義烏集成續三編

浙江人民出版社

叢書集成續編　第一二一册目錄

詩文別集——宋

須溪集七卷附校勘記一卷校勘續記一卷……宋　劉辰翁撰　魏元曠校勘　胡氏豫章　一
蒙川先生遺稿四卷補遺一卷……民　胡思敬續校　六一
魯齋王文憲公文集二十卷附考異一卷……宋　劉敞撰　永嘉　一六一
戴仲培先生詩文一卷……宋　王柏撰　續金華　二〇三
碧梧玩芳集二十四卷附校勘記一卷……民　胡宗楙考異　四明　三七五
秋堂集三卷附錄一卷補遺一卷……宋　戴埴撰　胡氏豫章　三八三
存雅堂遺稿五卷……宋　馬廷鸞撰　宋人　五三九
陵陽先生集二十四卷……民　胡思敬校勘　續金華　五六一
　宋　柴望撰　吳興　五八七
　宋　方鳳撰
　宋　牟巘撰

須溪集

須溪集十卷　永樂大典本

宋劉辰翁撰辰翁字會孟廬陵人須溪其所居地名也少補太學生景定壬戌廷試入丙第以親老請濂溪書院山長江萬里陳宜中薦居史館除太學博士皆固辭宋亡遂不復出辰翁當賈似道當國對策極言濟邸無後可慟忠良殘害可傷風節不競可憾幾爲似道所中以是得鯁直名文章亦見重於世其門生王夢應作祭文至稱韓歐後惟先生卓然秦漢巨筆然辰翁詩文論詩評文往往意取尖新太傷佻巧其所批點如杜甫集世說新語及班馬異同諸書今尚有傳本太率破碎纖仄無裨來學即其所作詩文亦專以奇怪磊落爲宗務在艱澀其詞甚或至於不可句讀尤不免軼於繩墨之外特其蹊徑本自蒙莊故惝恍迷離亦間有意趣不盡墮牛鬼蛇神且其於宗邦淪覆之後睠懷麥秀寄托遙深忠愛之忱往往形諸筆墨其志亦多有可取者固不必概以體格繩之矣須溪集明人見者甚罕卽諸書亦多不載其卷數韓敬選訂競

宋諸家之文嘗以不得辰翁全集爲恨聞蘭溪胡應麟遺書中有其名往求之卒弗能獲蓋其散失已久世所傳者惟須溪記鈔及須溪四景詩二種篇什寥寥今檢永樂大典所錄記序雜著詩餘尚多謹採輯頁次釐爲十卷其天下同文集及記鈔所載而不見於永樂大典者亦別爲鈔補以存其概至四景詩則原屬單行之本今仍各著於錄故不復採入云

卷一
記
臨江軍新喻縣學重脩大成殿記
吉安縣修學記　南劍龜山書院記
雙溪書院記　西昌重修快閣記
大梵寺記　建昌軍普淵寺記
龍須潭寺記　空相院記
多寶院記　紫芝道院記
南岡寺藏記
須溪集目錄 一 豫章叢書
臨江軍閣早山玉像閣記
善寂大城記　永慶寺記
吉水洞巖朱陵觀玉華壇記
卷二
記
長沙廉訪司題名記　節齋記
愚齋記　太秀淵天貺田記
南劍雙峯書院記　竹坡記
小舒川記　秀野堂記
大隱堂記　朝陽書堂記
茶陵陳公俊汲古堂記
善堂記　中和堂記
德熟堂記　致樂堂記
彭希呂亦樂堂記　後隆堂記
玉笥山清音堂記　靜逸堂記
二樂齋記　節庵記
意樂記　西山雲壑記
卷三
記
社倉記　蘭玉書院記
須溪集目錄 一 豫章叢書
踐隱堂記　梅軒記
存厚堂記　泉山記
安齋記　本空堂記
心田記　虛舟記
玉應記　印洲記
同元亭記　永新賀氏梯雲樓記
朝仙觀記　虎溪蓮社堂記
鷺洲書院江文忠公祠堂記
南康軍昭忠禪寺記　歸來庵記
靈應廟記　汲古堂記

生意堂記
本泉堂記
盧陵縣學立心堂記
卷四
記
吉州龍泉縣新學記
吉州重修大中祥符禪寺記
吉州能仁寺重修記
紫極宮鳶顏軒記
江村記
濟巷記
休巖耐隱記
須溪集目錄 三
極高明樓記
吾廬記
武岡軍沅溪書舍記
萬安縣舜祠買田記
玉笥山承天宮雲堂記
靈威廟記
清緝堂記
樂邱記
南岡禪寺記
玉眞觀記
東樂記
卷五
記
讀易堂記
山園記
吉水義會社倉記
武功寺記
吉州靈護廟新宮記
山窗記
晚圃堂記
豈畦記
戒岡重興院記
安遠亭記
核山堂記
敬齋記
靜見堂記
介庵記
蘐林記
卷六
序題跋說賦
鳳鳴山記
湖山記
古山樓記
建興廟記
習溪橋記
玉湖記
芷堂記
逍遙菴記
山心記
須溪集目錄 四
長沙李氏詩序
不平鳴詩序
歐氏甥植詩序
程楚翁詩序
郭兼山冲晦中庸序
王氏族譜序
孝經集注序
贈倪生謀屋序
贈采詩生詩
松聲詩序
趙仲仁詩序
趙信之詩序
連伯正詩序
辛稼軒詞序
送人入燕序
北韻序
贈周秋陽序
贈方亨入蜀序

壹叁貳册97版

贈宋司獄序
贈蕭清可序
贈鄭簡卿序
贈潘景梁序
贈韓道錄序
贈廉監司序
劉次莊考樂府序
送段郁文序
吳氏族譜序
胡仁叔詩序
須溪集目錄
陳生詩序
秋風圖序
贈星度郭大觀序
題宋同野編杜詩
題劉景信詩
語羅履泰
評漢史
東桂堂賦
卷七
墓誌銘　雜篇
黃純父墓誌銘
蕭壽甫墓誌銘
陳禮部墓誌銘
古愚銘
祭師江丞相古心先生文
丞相弄哈伋美棠碑文
答劉英伯書
至聖像贊四則
病維摩贊
古心文山贊
須溪集目錄
文文山先生像贊
鷺洲書院修造疏
胡山長題屋疏
城南渡疏
嘉禾路疏
吳仙路疏
爲陳隨隱作其父藏一祠堂疏
能仁寺建清涼軒立山谷像疏
晉信院建佛殿疏
題竹間吟院
贈周儀之入燕序
贈琴泉陳生序
贈三同乳子序
贈徐心易之歙序
贈甘定菴文集序
贈季章家集序
贈泰和胡氏族譜序
贈蕭禹道詩序
贈孚齋詩序
重建中興寺巖主殿疏
鷺洲重修書院疏
齊沙永濟渡疏
南鄉渡疏
中華山路疏
修吉水縣學繪禮殿疏
隆興路學題書籍
代祝純陽眞人

謝有山黃提舉啟　回劉守招啟
贈王國鈞歸燕啟　贈滕王霄入京啟
贈士人入京干養親啟
贈蜀人陳定曳越學官選啟
贈劉恭叔問屋啟　贈家古劉教于米啟
贈同舍水俊聚糧啟　賀參贊入新府啟
賀遷入山居啟　賀造竹亭啟
賀造花庵啟　賀造水閣啟
賀造船亭啟　二月請人啟
答赴啟　花朝請人啟
答赴啟　社日請人啟
答赴啟　上巳請人啟
答赴啟　清明請人啟
答赴啟　遊春請人啟
答赴啟　遊春請人啟
答赴啟　初春請人啟
答赴啟　端午請人啟
答赴啟　三伏請人啟
答赴啟　七夕請人啟
答赴啟　秋社請人啟
答赴啟　中秋請人啟
古近體詩
初晴　山中雨行
沙苑簡　月下
題墨竹長卷與汪遂貞　送李鶴田遊古杭
寄別孫潛齋　夜雨
留京　輓劉明國
輓朱文公　輓蔡西山
錢秀才邀社日呈漢宰詩書以予之錢以長句
爲謝饒秀才又用社日韻作詩見投因用韻
並答三君
餘興　咏西湖偉觀樓
重陽　周耐軒見訪
壽段知事　壽城山六十五
壽周耐軒府尹　壽王按察
戲題　春歸
梅　許練師携手求題
春晴　壽王太守

記

臨江軍新喻縣學重修大成殿記

喻學丙戌之修禮殿爲大教官吳鳳孫以丁學喻敬直來請曰老生無能爲於鄉黨視前楹碑吾宋紹定戊子李侯仁任所修也於今六十年矣柱崩梁壞風雨駢然乃乙酉十月廉部眞定趙公秉政旣定先聖弟子籍百又二十人復其終身常調不征縣胥別有加命脩學於是令丞簿尉各以其力爲倡士之經營

勸相者奔走來會月三望而功畢廣閎丈餘靈星翼張越軼舊貫復弔出於震蕩殘缺之後蓋勞於創造而大於興繼鳳孫則承之視成而已此部使者奉宣之實意而諸大夫邑人受學之大誼也余念茲敢請余惟是邑名公多士非猥遠凡陋者之所敢及旣辭不獲讓則受言載之於篇道猶天也凡干戈潰亂之出於宇宙如雷霆風雨危不可處而天體霽然不待明日光復其舊必歸於禮樂情性道德風俗如使古聖人之所以爲天下國家者不用而一出於兵與刑則民之類滅久矣孰非命也錄周公而上千有餘歲命世而爲儒

事道如夫子事夫子如事君記曰能爲師而後能爲長能爲長而後能爲君夫子教爲君者也律有煩有省令有遷有改惟經之爲訓毋敢畔是故春秋者撥亂反正萬世太平之書也利欲之橫流也甚於洪水然平成之後不聞復有洪水也由今之俗望春秋猶治世非春秋之世治也所以爲春秋者治也刑之而不獲讓則受言載之於篇道猶天也凡干戈潰亂之出於宇宙如雷霆風雨危不可處而天體霽然不待有不懲也兵之而有不遏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受之天爲中國受之王爲嘉師必有推明人極之立與天地並其發常得於世教之所不及而後知今之郅隆者容有未盡昔之蹔廢者本未嘗亡也夫視學告

朔豈直觀美哉諸生低回習禮具贍冕服其亦思夫
東家之匹夫陳蔡之環轍時君遺之鄉國遠之而所
以至此者亦其遜世無悶不怨不尤屈於一時者爲
教大也故必以迂晦爲世守阨窮爲家法而況上之
人優重之作成之當路簡擢之著定之闔邑茂異之
顧其踽踽涼涼一或不能專志於道而終安於命則
所以爲天下國家者又未見其有可望而天下國家
亦卒若外之者未必皆世之咎也余旣言三代餘民
受罔極之恩於夫子者又欲陋巷時賢以身之貧賤
學其爲夫子者蓋進取之事不在科舉而在學術與

人品此世道之古也

吉水縣修學記

曲阜遺履千餘年自漢高過魯祠始盛開元詔通祀
則又盛慶歷置州縣學則又盛余嘗執俎豆於辟雍
祭酒攝三公以衮衣北面庭燎煌煌佩玉鏘鏘工奏
樂章搏拊笙簧其行事視先代帝王社稷宗廟上近
年黜陟配饗復增曾子子思下逮先儒與一時遊從
追諡在列東偏立書院建官御書禮殿不特校庠序
塾皆古所未嘗有也此一時也奎運殿回而講堂與
貢耒之滕之不暇而教諭蕭惟清實來請記因爲之
城闕之園蔬傷綿葛之何日吉又郡邑之一在多士
爲最在賦籍爲小江岸漂搖壬午稽天學存亡不計
水後三年邑有仁侯曰平陽劉煥至之日卽有意教
養簿朱憲魯人材足達志每春秋上丁與祓辟之旦
有事於先聖如魯而他廟上元之燈民間江南之樂
所以崇祀淫威者易彼於此觀聽異焉義哉而會者
巖穴常數百拔奉充庖勸佾禮飲閔歲且滿大議脩
學由長豐尉捐竭裨畫自殿而門自堂而序精廬廬
分別祠與秩開徑旁來星明戟幽規制聿新乃像闕
里初見睟容作會闔嚴馮貢致美又以社壇接壤脩

復種樹風雲遊息與學爲家或曰廢矣非制也將無
與燈樂似余曰異教土木窮妖極麗賢侯不以正徇
邪不以儉廢隆尊教父息巫俗脩廢官作恭孚光郡
他邑有乎不彼疾而此議焉黨隱也杜子美於衡山
孔廟詩以爲十年掃地倡恢大義壓戎馬氣況多文
大邑動容遠慮以中州之盛復百姓之富此豈衡山
小邑屋加塗墍而已三年之間士不見役所以存樊
吾道甚備此又王衰負擔攜持步送門生而僅免於
安邱之役者也吾亦有門生故人不待送而免方願
貢耒之滕之不暇而教諭蕭惟清實來請記因爲之

言教嗟乎此一時也又三百年所未有也樂始於賁
桴土鼓蔡起於壎篪逃播兎豈不求諸野哉周三百年
之盛而又盛焉非過也而後有三歎於此者矣魯雖
周禮然弦歌不輟亦緣武城餘風邑何可無賢宰之
澤哉事君者不敢忘其君亦不敢忘其祖古之得天
下者必問其所以失猝有問得失於子大夫者亦知
之乎其何以言之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
也以不仁又非其所以失也學與政不相待也文與
行不相應也其排擊也強而負荷也怯則諸君子不
得不任其責矣我有先正身爲盛時慶歷歐公中興

忠襄滄熙以來二楊端平剛簡間者濶焉而遂至於
此人人自愧自悔之無及而紛紛者方肆於平世則
亦樂其所以亡矣夫余也豈敢以往事咎諸君子哉
均是學也顧也或以爲非一繩所維與也亦以爲非
一木之力一與一同而與讓分進退決强弱異也聞
之夫子慈與愛者宜歌商明乎斷者宜歌齊今之與
於禮者齊矣然而諸君子宜何歌也教者勉焉

南劍龜山書院記

建炎中冦毀將樂獨題楊文清公之門曰此龜山先
生屋不可焚由是宅故在爲祠復齋陳公宓守劍又

延又欲以一身爲千古而過其半巍山遠矣後人尊之其必有以信文定之論巍山巍山之道爲不廢也抑吾因是而重有感焉自古德行之士朝廷不知也州里不知也而盜賊小人嘗知之物論不齊久矣此不齊而彼齊何也鼎也追蠻也亦魑魅者畏之耳人乃以爲玩也異哉斯文之絶續則有命矣河界浴成而書院復起此世道之盛也雖然微今之役則君子之澤如可已也豈不悲哉凡循舊易繼絶難是間雖小其有功於杞宋文獻蓋盛大又非如塗塗附者也

雙溪書院記

古心江公之門人鄱陽趙倅界如以書介廬陵之爲洲初而關里三重外勝內矣夫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故書院之道事夫子如事生愚嘗謂燕居之次得不知氣至而質化其後余至滄州規制宛然如舊一顏子而足聖門鑄人博約淺深惟顏子爲可考四非四勿是舉心思耳目納之鑪錘之中使人恍然而失其爲已變鄭爲韶又并會古帝王於尊俎之須使人粲然確然而識其爲用退省其私見其未正則俟之者復甚於步趨者不遷不貳顏子不自知也若無若虛顏子不自知也亦候之者知之耳仰高鑽堅前日之顏子猶有所用其力也瞻前忽後今日之夫子吾無所容吾力也未嘗違也而亦以違爲累從是而

識其如愚者焉樂矣夫子不可學惟學顏子謂顏子未嘗言者非也顏子之學正在於不言顏子之學夫子嘗時時言之諸生過堂下其亦思夫聖人之所稱可者多於其所自言者則其用心與力之次第豈不可證可信而亦有可希者乎抑顏子聖門之禹稷也簞瓢屢空者也簞瓢屢空非足以爲顏子乃其爲禹稷者志常在此而不在彼也斯堂美輪奐犧粢肉其久愚夫昔之陋巷者終其身而不可得則諸公大人所爲皇皇汲汲一仆一起者豈不可以無懷而屢嘆者乎其亦以爲學校之故常者乎幾道典刑壽俊其

同列皆江東人望余所敬者意者亦非學校之所能致也余也承幾道之命獨復以所關於先王者爲復之顏子誦之耳若夫諸老則非禮也敢

西昌重修快閣記

西昌快閣在黃太史前二百年間又復以太史重致余不能與不果自郡邑地主過使客且千百訟牒筐篋之外有適動其心爲興壞補敝傳遠地者乎無也治中於此一過而倡再過而新通薪蘇穢之餘乃有風流談笑寵光昔賢藻繢江山取高分表如此者雖欲不記不可得也名者實之賓也有其實而名歸之人以是爲公名乃歌曰風月之千年兮太史過之并塗之不可飲兮使君可之更千百年毋廢我兮鼓我歌我風月分我

大梵寺記

異時游豫章者必問秋屏列岫意其廣大觀也然出薪城道衢巷如城中又四五里而僊而後得三門啟然於民居鱗鱗間者大梵寺也乃周遭殿廊不見所謂秋屏列岫者已而入於僧房則秋屏黯然小窗櫚楯容數客止而西山在焉忽焉如登邱出於屋極又如幻維摩臂取諸江外何其蒼然几案間也於是徘徊徙倚轉而得列岫於天窗鐵普資之側誦山谷二錫阿靈紫芝之作者未嘗不喜而賦也承平內地湖山千里鐘鳴鼓應剎剎如如豈知世有清野哉一日戎衣起登城樓治蘭石渠答城下環萬數千鱗鱗者

必不使遺一甃而屏岫與焉蓋自盛唐以來四百餘
年之跡滅向之鐵者收其流金人亦何所不至然開
關之日兵如合符妥不易肆斯人仰棟俯寢左江右
湖如昨而大梵邱墟不可復識矣寺僧飄錫客棲久
之東湖謝墅者何寶祐相君濱山惠國之手築也規
制宴嚴高下橫斜倣昭次第而麗都一城勝處望攝
瀛嶠仙集焉何塵埃踽踽之所敢望至是無人乎其
間馬冀荒涼病者居之其名爲安樂堂貌落大方草
樹寒烟林燕凄然法印大師則大梵之一僧也在謝
侯邸第以此易彼更此於昔之秋屏者而勝回視同
公姻婭開如高展道人泛而言於公孫曰前欽翹後

馬駿可化馬駿爲梵宮可乎府判某曰噫吾志也總
管某曰噫吾志也猶半山公志也旣旣得請則白之
執政當塗下至吏胥徒可者半又白之軍司馬走馬
則誰曰不可蓋茫茫如垂翼而歸者累月一夕印夢神
人納之旦而告李公如夢曰果然妙聖壽山也奈何
其敢弗力如是又數月病者去餘者徙歲丁丑月正
元日新大梵揭焉皇皇日於其垣墉之不給明年修
法堂又明年扶樓閣僧宇間之毀焉又一二年遡百
得武寧周府於廬陵爲之起殿若門如制是爲耐菴
公自是莊嚴諸好集施少多而其徒亦各自竭唯卬

最盛哉金碧輝輝如第新成又爲諸方最旣告成已
丑求文爲記嗟乎世道亦多態已東湖者吾不知其
初由閟閟以來章亥之所步神禹之所經營孰非夫
佛之所謂清淨法身是湖也曾不當譽孔之一其鞠
爲民蔬不知幾何年而化爲高明閉爲窈窕東湖不
與知也書生辛勤建立傳子又孫而反乎復者飄茵
匯澤至使人指公墾而歎而公墾不與知也佛之爲
道至是有可言矣今其顏垣斷礎歲脩歲異復如王
侯邸第以此易彼更此於昔之秋屏者而勝回視同
時故家陳跡有顯爲如此而不可得人以爲遊觀春
服之始而不知太空變幻乃且從壞得之方其頹朔
燁卒呻吟滿目囓泄污穢有肯顧而有之者乎物莫
垢於此矣人亦何用存垢淨於心今之所成未有非
壞也使其不寂是壞者猶在也夫必壞而後歸於寂
寂亦壞也而自是無壞矣吾以壞觀色以色觀世而
知佛身之所以存彼毋其所亡而又幸其不終廢者
未必非達道者之所憫然笑而騷人羈客猶區區過
是而不釋也嗚呼其眞以爲理亂有關於天地與印
號可山能賦地大心勞出於其力者十七八吾儒能
事有不及顧聒焉謙焉託於言語文字以久雖然數

世之後賦東湖者蒼苔夕照得吾文讀之猶如西山笑墮淚方悟昔之秋屏者徒以綺語習業係人心如此亦不得不憮然失也

建昌軍普潤寺記

普潤廢普潤與君子以爲天道而佛之說從是勝焉是豈不亦有人事哉寺創五代時在江南爲小在盱爲盛在其鄉爲尤盛當其盛時非有彌天釋時祖印傳四方也直據上牀席美蔭撞鐘而食利死孝生怖信耳昌黎氏廬居之直道未試乃有富民遷封狻焉藉是日闢而有之擴如也由五季歷治平由治平錫

須溪集卷一

普潤至嘉定而廢當其廢時雖欲爲其守冢不可得也詎謂七八十年老僧猶存杜錫而起向之主人墳荒而鬼飢乃其頹梁壞礎猶寺故物去宅爲田亦無慮數姓俯拾如初平疇荅莽之間一日萬瓦煙霏雪合隨取隨足四野遺民鬨然而歎微物力不至是嗟乎吾僧小人營闔處以避寒暑長歎年積材木治不知其美已又朱門視朱門則無之非我亦無入而基址大畧具矣獨謹時日審面向人獻其良泊欲就不自得已故高屐忘形未忘乎屐也烏窠離患未離乎窠也舜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爲天子被袗衣鼓琴二女果舜未嘗異也使當爲天子之時而必易地而爲

邱曰燈雪壁住鳳山城中有年爲諸方所仰故法施眾而受業廣由燈得大大白無外見謂魁梧有演儀風故能力復其舊由大得開聞固吾鄉之人也遇燈撫憐超悟頓異由聞得智智者聞弟白是子子孫孫爲鳳山別出此則今之普潤非昔之普潤也所謂人事也其爲之易也成之美也燈故也佛何有焉或曰佛力吾不論且其荒草野田建大宮室復爲荒草野田在太虛亦一息耳風輪變壞文獸皆空悟塵影之何緣攖人間者如彼而能從力所及轉爲盛麗將未忘情者亦如太虛不能不有物乎此其爲持幻之幻

野人之事則亦與其心著物其人改操者無異今夫普潤之當復也則復普潤者其所也亦所謂佛法也燈固通乎儒者故以儒者喻之

龍須禪寺記

永至龍須蒼翠逼人至其下獺遝如縈並山委蛇長亭四三又屢恐而後能至入山門區碣橫縱無非李梁鎔者使人徘徊遠想如見同時此則過江以來封植位置之舊也自龍須重脩改步旁通促數武蹴爲亭廢徑荒蕪甚密深游者及門而豈而亦無所得矣墾翁之來夢倡數百繞牀如林三夢三轉一日登山

植杖見遷塔焉井堄草生喟然曰六百七十年於此矣播之新塘斯廖亟構故基復爲普通歸僧骨焉自是爲普濟修白雲爲山門古路栽松道迎甃如修鮮復停山光塋招雲立參柏榜龍須住處遠還可畫已而及祖師伽藍大小山門復梁鎔諸區已而及行堂浴院山前會所最後徹大殿漸之磬室買田爲燈長明則住山之九年己丑十有二月也墾翁之言曰吾所至如以身爲常住徧廬山間華亭上住且十年亦復如是惟泉石之光草木之香去之千里摩挲蘇刻甘潤願舌蓋穆如清風者世未嘗絕所謂法事也是諸法事全提千古不知誰爲而於其間仁仁知知

立無數而未嘗留一字其處茲山之脩復淺矣記復何爲不記古人之跡滅凡余之所爲皆古也不記又荊遷余曰吾鄉也非爲師記也亦不能不爲師記也士大夫建一祠修一塾類以爲先賢不世之業傳圖經著碑些少年經營州縣豈無遺愛如桐鄉名聲如潁川者稍易他處則不可復勉強此老出即爲人鴻冥雪印皆如擅千石鍾樹五丈旗事大心勞既成去之江還浙倦晚棲須山復何如香爐一峯湖邊一小寺而脽焉用之如棲賢萬杉南禪北禪吉行諸方窮巖昂然負石如山就而讀之意有師希於平生栩不

不屬一法是亦名爲無所得法知此則爲鹽湯以來無記有記何待龍須而記始出間記如何亦無一字何以故無作意故不知所記故雖然不可以莫之戒也自吾行須山于章如雲藤蘿蔽天再過呀然三過禁見時矣今壑翁興葬大脩種植方新來者豈不可以已乎木之存者如古人小者不百年又未得爲材也謹毋曰來者笑人無能而旦旦焉夢之且診

空相院記

佛以一麻一麥興而爲其徒者皆安受人施至撞鐘伐鼓列食萬鉢號稱禪林其下者猶說緣說果致俗

須溪集卷一

十八

慳信如食租衣稅又不耕食又不幸水旱然猶不失業未有受田於人而空奪於官府凡廢寺不贍日求於無何有以待還定者二十有七年如吾廬陵曲瀨之空相院者至其克復舊物則又難於天雨而苦於日闢矣蓋彼失而我復之爲戒後人雖欲不記不可得也院不知起何年而賜額治平又不知何年何許蕭氏捨田百石人世長短不可知以三十年爲一世計僧幾臘蕭幾世絕續又未可知會有他楊攘袂起曰吾祖嘗施是敢以上學官而增貢士莊籍由是沒入如卷地蓋院於此時所有獨治平額耳有僧紹隆不屬一法是亦名爲無所得法知此則爲鹽湯以來無記有記何待龍須而記始出間記如何亦無一字何以故無作意故不知所記故雖然不可以莫之戒也自吾行須山于章如雲藤蘿蔽天再過呀然三過禁見時矣今壑翁興葬大脩種植方新來者豈不可以已乎木之存者如古人小者不百年又未得爲材也謹毋曰來者笑人無能而旦旦焉夢之且診

空相院記

佛以一麻一麥興而爲其徒者皆安受人施至撞鐘伐鼓列食萬鉢號稱禪林其下者猶說緣說果致俗

須溪集卷一

十八

慳信如食租衣稅又不耕食又不幸水旱然猶不失業未有受田於人而空奪於官府凡廢寺不贍日求於無何有以待還定者二十有七年如吾廬陵曲瀨之空相院者至其克復舊物則又難於天雨而苦於日闢矣蓋彼失而我復之爲戒後人雖欲不記不可得也院不知起何年而賜額治平又不知何年何許蕭氏捨田百石人世長短不可知以三十年爲一世計僧幾臘蕭幾世絕續又未可知會有他楊攘袂起曰吾祖嘗施是敢以上學官而增貢士莊籍由是沒入如卷地蓋院於此時所有獨治平額耳有僧紹隆

者之非我既又慊然曰由我而復則亦未忘之我也夫如我之空矣而空空者猶在也於是老隆夫然而起曰院名空相非空空相法法皆盡惟記獨存是空空已空相不空居士點頭如是如是

多寶院記

業識貪爲第一而佛號多寶莊嚴身色非大貪何云何化誨能使衆生見寶不貪即佛即貪是大方便當知不貪不在貪外譬如濁水少飲愈渴置諸河邊恣得盡百則彼飲量有盡還已又如少年羅求美色不鼎神禹之所不能藏帝王之所不能守也彼以位爲寶耳失其寶者未聞復得寶也佛以無位之尊兼精鑒勝前崇遠增脩高當廣倍凡十八年辛勤願力求記歲月夫鎮圭九

入之富長曠大劫不見乏絕由其蕭然得之無用是以常有之也何必佛僧者出於其家營庇蓬蓽而床闕足安知三門廣厦不見寒暑一日居之禪林高明萬間出有鐘鼓入有泉石披廣衲浴香霧然視其色求其心過其四方常如有所不足負故也嗚呼孰知其如有不足者即不貪之本耶何則彼視其所居猶過客雖飛來絕境猶以爲非我有也以其非我有而遊世間世間猶足戀耶今之多寶者爲金爲碧矣來者美之以爲美居者不好知也不知至矣彼見其爲寶者固礙以爲不足寶者亦礙其惟不居而亦不去

物雖寶寶雖多不凝也海在天地間大者龍珠夜光
小者珊瑚成林古今無窮佛海法也而求者不之此
而之彼及其居於此者又有所不居則其心之所欲
有大於海矣而亦不知其誰之寶也蓋宇宙以來芝
此者多矣

紫芝道院記

襄曰余方道廬山之上林紅澗碧高下橫斜曳行竹
間新秀而野疎籬映路得二精廬時閒風香直上三
百餘步卽山半爲紫芝道院又上爲九子亭其顚余
問主人其紫芝何主人呼童以其芝視余曰箕山騎

松得之松根其葉重暈而堅澤其幹夾植而聳拳高
餘二寸通明扶輿色如鼎砂按石芝髓土芝瓜肉芝
嬰兒惟木芝出於茯苓者爲威喜芝生枝節間龍形
爲飛節芝又五芝五色惟得之中氣而火成之紫爲
燕胎芝由芝有道院由道院有人物東海而一異人
生南海而一異人來遊其偕隱皆不可知而塾
焉者已知之矣于亦知之乎此英雄氣志之所不能
有國朝圖瑞之所不能無也而以爲非耶則已晁貴
於昔人矣將以其小爲不足則將必有過此者焉王
氏之珊瑚猶是也惟其出於應感漢乎自然達乎際

會則赤水之元珠猶是也是道院獨不當吾記也抑
是芝也以爲寶不如玉以爲用不如穀顧得而食之
不飢其始許由服之不以天下易一芝之大其後四
老人服之以其身爲四百年宇宙之身芝者不常有
於人間未有此人已有此芝及其爲天下也又若以
此爲此人有者然于雲以爲世無許由吾亦當以爲
漢無四老何則子房在焉東海君亦在焉其爲四老
者此人也其爲黃石亦此人也下然商於之野劉項
之際豈其近於人而不聞於人而其君臣者獨知之
也子房每以世外用高祖千載之下惟杜子美如見

欲離諸相而求空相猶蛻衣而後悟四體之本然屏塵而後識明鏡之不染空雖非鏡實不離鏡苟知空之卽我卽我卽佛非我無佛自飛潛動植皆纖然我我而作佛事亦猶莊嚴諸好無不可愛又焉有礙我遊南岡見古大藏匏落如海想見盛時滉蕩華光殿柱二龍委蛇廣博頹崩裒集轉動豪縱自在空濶方還目怒視南岡語我是嘗有異相傳夜光去復來者後亦前厥或如疑問有是事否余曰顧虎頭以癡人神當其得意反覆畫雖未點睛猶欲飛去況殫精刻

劖憑虛示現亦與女媧摶土范人之形以至神明聖智彼華藏諸佛如是如是有差別否或又問曰是何不去余謂女非龍安知龍彼其天飛雲騰變化不測而謂是形體之區區者爲之乎九淵之沉潛不知何時起而不動且不躁也此其藏神精妙視微六合乃亦與土木無異暗鳴穴噫志動氣隨蓋神遊九天之上而九淵之塊然者固自若也龍耶非耶我夢彼夢無諸揑怪今人語神異則如龍極矣不知龍之爲物有甚不得志者雷風之驅馳江湖之踶蹙爲鱗爲介豈可與吾等逍遥人間世同日語哉吾意其願爲此龍長守藏而不可得而予顧欲其去耶雖然以不去而或病怪變異以來已入諸趣惟其能超是以不去也吾請有以喻子嘗試以宇宙而觀之昔之視者飛者王封而啮食者其猶有存焉者乎毋亦與人類同盡也使其不盡則其年壽卵胥亦且動於滿盈而不可爲數是龍也在鐘鼓之間不變不去無往無來謂爲無所得亦可謂爲得法實無所得亦可南同嘗然曰吾安能有法以及此龍哉吾昔者欲縮而小之賴公之言此龍得展布其體至今有餘地也而吾力亦從是德矣吾亦欲爲此龍之癡而不可得也

此龍在我法中雖逃一坂余歎曰廖固却也脩亦却也古人於一藏地復著四藏地故地大於水旁足迴旋脩不能不壞壞不容不脩復有吝於力而狹於材未可知而此龍無轉身處矣能曰奈何吾爲爾記之則爲脩第二歲以王於無龍如是前年過仰山不留藏問何故欽爲吾言龍異地動吾笑謂欽是龍猶轉此境不過耶遂持此轉作南岡藏記亦如說法能謝曰點晴

臨江軍閻皁山玉像閣記

江西葛仙跡爲多閻山最著閻山玉像閣最大像最

小按熙寧雙漸記隋開皇中基靈山館得玉像三尊遂建塋殿隋亂以鐵鐘覆而埋之至唐貞觀復出而吾鄉周益公記謂玉石像尺餘憑几而坐二人跣足侍咸通大火像僅存視鐵鐘則咸通鑄也與漸記已不合余遊臨德廟火後再創閒三尊已無有獨小像可古尺半鬚眉宛然憑几欲言玉色通明琢製精絶而又與益公記不合此穆陵所書玉像閣者因問道人尚方之所錫耶鑿地之所得耶蓋老宿莫能言然棟炎霜絶天墜地墳鐘銷柏廟無一物之覆以及此此於吹萬叔緒末矣難哉今臨江道錄李頴孫堂構以道力負荷翼爲千載傑麗無前則近世老冑之天得其精爲赤子得其道爲嬰兒者之爲賢爲聖爲不可知之神無不以此是故玉女以黃英爲黍米元始又以黍米爲元珠自其大者而大之則雖崇高救天下建五丈之旗而不爲侈自其小者退藏於密則雖華蓋之下北辰尊居仰而視之猶如一星子焉惟肖不待大愈大似不肖而況混沌之與形太素之與樸亦猶蚌隱泥沙而孕補陀之相石含委核而獻蟠蛇之符眞復有物在帝之先而非人力所能成就者而自咸通火熙寧火德祐火宮觀無遺而睟容儼然顯孫以道力負荷翼爲千載傑麗無前則近世老冑之梁魏哉如葛翁者飄然六合猶其壺中在在而見之矣重來儻脫毋拂梁塵

善寂大城記

雪巖老禪與鐵船瓌師緇經之次指其中善寂大城求文爲記曰記即銘我城成瘦且滅吾如鳩摩什不自醫也余謝曰奚病病而病病乃於空之疣贅也人又疣贅大塊者也故衆漚聚爲嬰雖

惡是焉得而去諸一日潰然爪爛臨裂還與大塊者同於虛空昔吾有患今有何患幻身報盡得大法身此則懸瓠之所不能怒宿瘤之所不能瘥也彼畏景而求去猶奉恫而圖存雖非學佛之爲感況其學佛夫行者欲休負重者欲釋懷蹇盍之大戚而墮甑去之似矣乃復爲城以處之爲記以銘之其來也有是耶無是耶不可得而知也有名耶有姓耶不可知而知也逝將去矣睠焉回顧猶剤之以爲尊而封之以爲雨我以城雉爲害女胡不以城贄爲礙彼不可去此獨不當去耶船曰不然吾之生也中土中土此城

也自吾行於世三里城七里郭而不爲限則夫遊於大荒大荒猶是也出乎壙埏壙埏猶是也吾形軀之不枝而地上者頤區區吾自中耶城誠陋矣中五之一小九之一得何以異此方其未爲此也自某至某且不知其爲何無城無我世無天地我可不生由天地有安成由安成有瀘溪王氏而我爲之族自族出家而王於是絶絶而復嬰則吾屬於夔蓋不復不我而大於物物一病也吾醫四方有可爲者有不可爲者忘可爲也潰不可爲也潰而保猶城而守吾不城彼而城此猶不爲漚而爲紈孰非幻也天者地之城也人者天之城也我以實際語空而夫子以空際語賁余笑曰以爲不可爲而必爲於此猶未滅求滅未滅求滅亦妄也吾聞汝人多夔未嘗以爲病也見有延鵠頸而高結喉者焉則必以爲怪矣是不求滅也苟至於不求滅則滅矣夔且不能爲之害城者亦不能爲之礙矣萬古一寂也爲寂即萬古也寂滅爲樂不在乎滅不滅是謂善寂師名復濟吾號夔師夔不常有有之常無間生乎之名則不必死鮮其累然亦離乎彼而立於獨矣彼無此累亦無此名或曰濟師連於頓也贅也非夔也余笑曰夔亦贅耳贅小夔也

夔大夔也楓有癭藤有夔菜亦有癭豈皆繫於頸耶凡長髭白足赤眼矮師亦以異得名耳贅非所以名也戲船夔益奇

永慶寺記

謂佛以離日用爲道著虛空爲性則佛亦將笑之故千餘年祇知道識性者必以禪爲晚台非其涉閱究竟有出於吾心之所同然者則雖父兄師友莫能强也若蕭氏之子從則年甚少趣甚高獨以其餘力起廢寺如箇幽客既成過之亦若覩他人而勸主張是吾以世外悟風契得之本然不然孰無事而勸主張

是吾以世外觀出世聞是言也隱几而笑亦爲欣然
是爲永慶禪寺在永新城中縣西南唐名新興有銅
佛金光應直感夢藏藏輪自轉圖經云廼至元丁丑
之燬邑無靈光基路草青又十三四年而僧遠來插
竹遠無求於則則亦無求於佛彼邊不知其何緣然
披榛而起明日而呼吸合荒度故圖既除數尺乃與
古基四履不失尺寸類非人力勉强如此由是樹法
座樓方丈與華光之堂羅漢之閣崛然不三月而就
雖續成宿搆待歲而舉亦未易至此使竣他日由逕
及門見者矯然盛哉亦舊所未睹也余謂是間有邑

以來未嘗有陵谷之變如此其極者而諸方建立歲
異亦未見有掃地勃興如此其易者此一人之力也
而非一人之力也如以爲一人之力則吾與有焉蓋
昔者井田之世吾與子並耕乎百畝令其人於千百
千萬且不可知此則疇之所不能均物之所不能齊
也世壞佛興損此益彼我則何事於施而施亦等矣
庸詎知吾之有力不勝於子之無心者乎抑語稍澗
當斯邑盛時高者擬封君下者擅鄉井使推此心以
及舉火之士則起在此敢煩他人必不至食有魚而
出無車也使推此心以舒其國之難則牧也輸財助

未嘗不與人同也遂以其神也爲靈於人靈於我耶
吾見夫夫神之爲靈有不通者矣故有以幽陰血食
神者有以淫祠禍福神者王則異於是其車馬衣服
雍容文雅宜與南面王者同其崇高富貴然西州之
灌口江東之昭明人貌而天非不與王同而王猶出
入光塵遊戲人物幾無所不同其憂亦無所不同其
慶則其神也非獨神於彼也宜乎仙矣吾以其仙也
豈非備帝王之福出乎世而未離乎世者歟則報盡
重來雖古之列仙有通乎命而不通乎性者矣其仙
猶未得爲至也仙之與佛如隔二塵而獨王之所在

必依於佛其在佛也亦命之爲五道仙人意者王之
超然又有非仙之所得第其高下也是合陰陽五行
古今侯王帝子神仙諸佛一視而無間然者也其於
性命福智不幾於全矣乎雖然吾不能知王之仙耶
佛耶其猶未得爲佛耶而嘗見其復出於人矣在昔
道君道之在宥惟肖而紹陵之夢丕顯大神之字其
靈爽又近而可證也是何其往來變化之不可測乎
此其神而明之亦存乎其人耶老茂不適中人而所
建立勞費萬計在人天小果耳何足陳於其前獨王
之道行于藏未有深著其何以通者蓋理有自然而

非必荒幻之謂也

吉水洞巖朱陵觀玉華壇記

因泰山升中於天近也地載神氣而產五行其尤高
且大者風雨之所交雲龍之所興仙聖之所往還故
柴望通靖零切登封極陟配隆況第爲洞天三百六
十之一古之眞人嘗修煉於此後之學者又沖舉於
此則壇爲飾焉植圭璧焉其增高據勝如東方明如
四郊合豈直佳時遠集俯落帽以與褻遲暮同遊顧
沉碑而橫涕也洞巖在吾州東南吉水西自貞元六
年閻使君寀棄吉州錫名遺榮隱茲山唐會要云今

巖石有若扉半閭霤飛瀑者相傳入巖中石合縣使
君前有謝仙後有彭劉又後有此山道童曾俱無名
俱得道而南唐徐鍇開寶初記稱浮邱王郭嘗遊此
道家紫玄寶錄遂稱王郭洞爲小華蓋指此古洞巖
名寶壽觀治平改朱陵洞水出東西兩洞入東洞道
古華蓋閣至瀑下未至瀑數步遞絕頂迂迴騰拏出
瀑上今爲玉華壇壇在曾仙童昇處夜有光拔江西
惟撫州華蓋山巢三仙而吾州稍高山輒稱華如瑞
華佑華南華者不一惟中華盛然稽其實如上所記
無一有而洞巖自閣使君外不見稱數方民之求福

草野勃興亦猶履巨跡而疑雨星聞雒音而希陳寶
雖鴻濛之與語而汗漫之與期要皆不可致詰然仙
驥未歸隱然下記其處虹光上燭夜中猶際於天則
茲山之爲玉華又近也其不可誣也凡人間世質左
契彼鑿空孟走此隱佚沉淪則亦居其所者之有能
不能也而人物顯晦猶是矣使眾眞雜遝者非浮邱
翁與其丹猶在是歟吾嘗挾二三子與父老爭道指
山而問在鄰城五峰忠簡胡公在其下居永和清都
東坡山谷遊焉佛塔其陰釣臺涓涓之所自出前望
快閣章貢橫陳想見宴期老人自此而入海周王南

征蟲沙猿鶴之後先也仙好樓居樓莫高於此矣既
下道人請記余笑曰宇宙茲山謂自今日始可乎道
人曰茲山宇宙自今日耳余請二三子具筆墨余爲
玉華記今日自閤使君至今日四百九十二年自寶
壽觀至今日三百三十一年自朱陵至今日二百二
十五年自爲玉華至今日乙丙丁二十有三月凡六
百三十有三日歲涒灘月旅蕤賓丙丁統日庚子御
辰余遊山并記

記

長沙廉訪司題名記

宋 劉辰翁 撰

春正月而歲新人情改飾脩潔必無肯復仍其舊者重天道也故湖南肅政廉訪司之題名始此肅政廉訪司者至元二十有八年以按察司玩廢更其名首選當世人望有風力者爲之觀聽竦然雷霆行空必將有所滌蕩震厲至之日列城肅然湖南帶嶺嶠隔江漢地大去天遠地大故難治去天遠故不盡聞今

惟見天高而氣清潦霧俱盡自亦不知其所以然者於是廉司之題迺年矣伴寀文於廬陵以爲之記重新制也按春秋未筆削前楚有檮杌專記人之惡夫子以春秋易之義主於春秋湖南故楚貪吏之昔也如杌而諸君子之肅也亦如夫子之爲春秋惟聖天子之命則有辭矣且按察猶廉訪也而必易之竊惟易之而肇揆之曰肅知加冠彌尊豈貴名哉願諟之寀按察者日求人之過而肅政者先正己而已矣漢萬石君家不言而令行小不釋意子弟至無所容措況乎立百官庶民之上不見其形視其影所謂不怒而民威於鈇鉞者豈可以旦暮致哉意必有出於擊斷斬伐之外矣方諸君子之來也湖南之人相與聞而喜曰是常爲某官者在事之諸賢又必有聞而與者曰是嘗以玉雪稱者則亦不待褒帷正色攬轡揚聲而不仁者遠矣此其想見風采隱然在題名之先者也他日之奏事而歸也都人士聚而觀者不又曰是嘗爲湖南廉訪者夫使天下移氣易俗回心而嚮道者其在斯人乎其在斯人乎此其屬鑿厚望藹然

在題名之後者也吾江西人也昔者得之徐公子方焉曰是嘗爲湖南按察者是嘗爲湖南按察而肅者是碑之立鏘然與子方前後聯裾疊佩鳴玉相應不知其亦萬一有能爲江西來者乎獨後我乎蓋願言不獲如見其人

節齋記

節蓋論其大者則天地四時豈謂一事之信一物之喬一小忍之頃哉人生亦如四時有三大節少之時學問事親既壯則欲忠孝著於事業老則全歸以見地下終令譽以遺子孫安大都不過百年每以三十

年爲一節而及百者少其不及百者多則壯者之歲
月有不自知其侵尋已大於日昃而猶以方中爲可
特未開爲可待也多行可悔常過憚改不知來日之
不足而悔且改無及矣可不哀哉吾夫子大聖人猶
不敢以生知廢學於其間兢兢焉每十年必一自省
吾果可以有進於前十年與否而十五以前之日已
不復得矣七十而後之遠者又未可知也計其逍遥
退老周公不夢則環轍者直三四十年也以三四十
年之仕而司寇者數月止後之學者何如聖人而十
年間世路際會俯仰赫然者爲不可及車馬輕裘有
平園公往還就視其家帖厨畫比年零落亂喪割爲
牆東平翁居之客主容膝而車轍巷隘有益公嘉泰

龍鬚碣數尺至無所處則壁之突隅上規天光下臨
盆卉森然亦不啻足平翁起階庭易短後劍書史鞭
塵疾混於吽牙託於嫉隅先日而出後日而歸間休
浴輒會親友閭里縞詠歌呼不知天地間何者爲美
何者爲惡何者爲貴何者爲賤或愚之曰固當如是
愚之者疑之以問劉子劉子曰於魚得計於羊棄意
蓋物莫不自得而爲人之愚爲平翁者得矣東家西
里恐其身以虞明日常忽焉不免則暮爲窶人而降
臣皂身惜漆而無聲墓鬼飢而驛徒欲如平翁得乎
視小節猶大則視大節猶細彼謂視大節必於其細
使四方臨戰陳守宗廟社稷與今日洒掃應對一也
下猶一介也當洒掃應對爲大他時雖
方一介之不當取也則一介爲大他時繫千駟受天
者觀人者之見也節無大小以能守爲大江西省掾
保慶李元剛號節齋求記余謂言大者而小者無不
具焉或曰節之爲象取於易曷不言易余拱手曰未
學

愚齋記

龍眠李公圖其山莊又自爲賦句字清麗殆安仁閒
居之本色摩詰輞川之別幅也再傳而家廬陵襲紫
聯纓羣從清華高下朱門連城映圃望如亭池盛時
平園公往還就視其家帖厨畫比年零落亂喪割爲
牆東平翁居之客主容膝而車轍巷隘有益公嘉泰

人爲智者而吾亦不能辭也

太秀洞天買田記

太秀江西洞天而山田不滿三百其爲官觀不知幾何年籍盡第增環山十里古以至今無人焉居之比年遊山者禱祠者暮投宿者日常數人食而田不加多世亂恭奉幣者益少余紹禹之爲道司也獨寸寸而節歲收歲廣復市田七百餘石附舊籍於山間耆老共祈乎一言以爲記凡方外以噓吸爲喬松而世亦以餐花絶粒者望之故其業視給孤乞食爲寡合雖有飢色必將忍之焉千年空山甫及千斛將來者道者尙亦毋悔乎其言

南劒雙峯書院記

笑人無能則昔之居此者爲已多矣謂非才且賢者不及此也當庚桑子之來草根木實澹然至足徒道後人以其處而代興賜焉挈走施焉雖然有隱有顯是山以杜眞顯而又有法樂天王爲鬼神司命幽明證信人物歸往而上不及問早中不及承天比於隱者徒以貧無求素無欲今其辛勤積累視他山能幾然井田之世上農夫數百人之食百金之費中人十家之産此草門圭竇之士所爲廬舍而竊嘆而金堂石室之地顧猶以蜀葭爲未足也繼自今其儉其勤有之廼郡屋府判某過爲瞻而贖之以吾俸不可會廉使汴梁李公果力主某請歸贖今而後乃得復爲其益思其始計其終於諸仙之過化爲不享於叔季

南劒雙峯書院記

將孫客授南劒而順昌之諸生以雙峯書院介吾兒以請曰邑之有廖氏猶楚申戴也自紹興中丞公剛以諫顯至慶元間運使公義剛爲朱文公高弟又百有餘年而其孫邦傑持鄉節過之乃以運使公配中丞公祀爲雙峯書院養生徒於是兩公皆得謚爲文靖矣於是龜山楊文靖公豫章羅文靖公延平李文靖公五公矣代變風移有北來寄公書院舊基而家有之廼郡屋府判某過爲瞻而贖之以吾俸不可會廉使汴梁李公果力主某請歸贖今而後乃得復爲

雙峯書院屋雖舊禮殿新諸君子之業勤矣願有記將孫又言鄉南之重新延平之修理巖山雙峯之克復皆府判也力余聞而悅之爲雙峯言曰師友之際難言也夫子於堯舜祖述之師也顏子於夫子父事之師也子貢於顏子兄事之師也若文公之所祖述之所嚴事之所陶鑄如服衰絰心所自盡也豈後人可擬而議哉文章之於性天道末矣而或謂其參天地之運關盛衰之數有諸賢不可得而與者若生同鄉學同門倡明斯道上接河洛爲世之大宗其後討論從祀後先揆一則自周公以來未覩有若此郡三

先生文靖之爲謚者也其於天地之運不知磅礴幾千百年而後一合乎此夏商以前蹔叔安之後廖以國氏又數千年其間生才名世豈皆魁奇迷溺如衡山師而必待中丞公而後顯又必待運使公而後合二剛節惠儼然與三先生壹則徵文公之澤不及此建爲東南洙泗及門之士星連吳蜀孰非語錄而膀爲先賢疏爲封公翼爲書院墜而復振而又有臺若府共光復之以有宣宇遡觀前代其不謂之盛耶不謂之數耶敘視建爲小然道統之傳發於延平則延平爲大順昌在延平小然一姓兩公最稱世嫡則雙峯視建爲小然一姓兩公最稱勝其慨然也太史公言林之先豈有天祿哉何廖氏之文歷異代而尤盛也

竹坡記

自歐公記相錦以來鄉那雖宰執侍從罕至而開慶已來吾鄉平林蕭公以王人起家兼江閫豈惟一時家國異數茲亦宇宙不多見也於是飛渡迫矣環城清野合村墟鎮市生聚可數十萬悍將之烽火一起惟公以家口保之今蜂房蟻邱四望烟綿孰非公之遺愛而公之孫元永復以至元貳卿與歷師海瓊是

家喬木將葉葉焉其如初歸是南北之人稱公之孫竹坡如平林迺竹坡自叙慷然曰斯竹也吾祖之林之一也不殖且落何以示子孫子曰物之爲林者眾矣雖受命如松柏亦當身而止惟竹也乃以孫特聞非以遠且多耶是坡坦迤三徑蒼然試遊目乎區中其西則金谷之園盛時花木連隄接壤遊蓋者無路今荒苔斷磴容有存焉者乎稍東爲烏衣又東緣野青陰華屋塵空燕徙不論幸而存者館墟而廢飾幽遷蓬集入汚出奴過者奈何也蓋夫昔之爲林也芳者蓧者蔭者翠者而蒸者風霜一旦淒兮搖落亦

其遺後者早已就植物而論東南之美惟此君獨高而況是坡是竹愈厚德以培之勤學問以溉之中虛外直確然當以其節顯庇其宇者猶慨然如有立灑然如執熱而濯也茲非淇澳之猗猗者耶何其閱世暑寒復其初過其祖以及其子也則夫竹之爲孫也有不爲當世用者耶而又可勝慨耶且吾黨笑夫晉人之高興也予獻予敬皆以愛竹款門而或爲人所閉或不爲人所禮孰如家有清風逍遥其下披襟永日嘯歌命客而俗物亦莫能至焉樂哉歲寒市而隱爾迺能遯蓋公以招其興鷲高慕外跡其人不相接之遠與郎爲後學圖示四方者用意豈不蹇陋疏甚

須溪集卷二

豈有不平安者哉毋亦饞者甘其萌創者剔其根子孫不賢者則又引山王以爲重植千戶以自封又不然者爲鄰同濟之肆大嚼恩之雖非戕賊而有一於此則慊然日有不安者矣君起家用世其疎濶恣不免予爲記此以是傳之子子孫孫郎或出或處雖千萬里外其平安如一日君起而謝曰噫子孫之幸也先祖有焉

小斜川記

新昌羅思敬爲我言所居山水之勝翰苑臺折桂峰皆邑望而洪覺範吾隣也溪流一葉洪以其類斜川

秀野堂記

昔者坡公之賦獨樂也曰花竹秀而野妙語天然豈無名園盛麗於此者而不足以當之矣長沙趙公以二十年間居壚地烏衣龜疏種植計今晝錦之堂豈能如前時湖南第一羣山圍之甲乙乃取溫公獨樂園詩語名堂秀野而移書廬陵記之余得書而嘆曰

憂樂時也將謂溫公之樂樂耶孰知其憂以慶歷嘉祐之民爲青苗保役之世安土之流移永樂之耗敗當其居洛孰非幽憂憔悴之日深衣而起曠然與天下爲元祐而一馬二童之不返是斯園五畝未嘗識公一日太平之樂也意其花竹猶有遺憾也若公之秀野豈非眞所謂獨樂者哉公之新第幾時突楊柳菀其茂陰蕙蘭芳而如水四時變態嗚呼朝暮紛唱酬以盈卷撫童稚則已長然而兵出涅吾不知朝燕坐吾弗與每曉露觀花晚風迎月回思往時鞭塵汗血烽燧夜驚蹈海之危蹤過河之枯淚顧疎籬寒碧石厓白朝至暮引接士大夫不倦人物之至其室也

道傍老樹無不可愛欲憩爲息焉而不可得今北窗晝倦雪深起晚時時趨騎過門羽書如電世之事吾不得爲吾之事非世所慕不知鄉社之耆英山林之仙隱其風流興寄何如也則今秀野其不樂於昔之秀野者耶而又欲爲彼耶雖先代大賢理無相勝吾獨悲溫公之時之志而又以慶此堂此日遂初之不可及者以其生無事之世而當無用之時也即公之父祖可知也彼宅成秉燭日驛平安雖賢愚相遠然以憂患之長途易功名之不朽後之君子有閔焉於此者吾聞此堂日用修香譜理琴事如不及區區栖

遲相望約公遊嶽且十年而不往則以逆旅之不如昔也遠承投簡誦兒童君實語爲花竹憂幸公筮遯與世相望余雖衰晚倦遊會當乘輿清時登堂聽琴得句長歌歌獨樂樂

大隱堂記

人隱天天隱道天與人如魚水人日處其中而不自知或曰人遠天中則聞之矣天何處曰天亦處人中耳莫大於天而莫知此大之所隱止在目前是爲道故隱凡大隱倣此鐵柱黃石厓隱鐵柱堂名大隱石厓白朝至暮引接士大夫不倦人物之至其室也如肆與市俱與人夜而後息見者皆以其擾擾若此豈隱者乎余謂此其所以爲石厓也余聞百里數百里間有木食澗飲如猿鹿者則跂跂然而喜或徒步往從之亦必無不得者今吾曰與之處豈惟彼忘我我亦忘吾而誰何者遠矣謂大隱必於朝市亦非也吾生於是長於是耳豈必變氏名哉或曰彼庸也或曰吾東家也而索我於方之外者亦有所不及索矣雖然爲石厓易欲不爲石厓難勞其身以爲人而人安之故曰爲石厓易一曰閉門靜坐而人有窺之者矣故不爲石厓難昔魏鄭公李鄴侯輩皆逃儒而入

於老故混若以老爲老已不得謂之隱矣介子曰身將隱焉用文今名堂曰隱已不得謂之隱矣惟不爲木鶴不爲鵑客不爲金門待詔不爲五將軍佩印斯堂斯日必無是事而是事亦必不以及我卽所謂大隱者如是而隱矣凡市門隱非庸人非方外故能識某屠某傭甚至知其國兵符所在與美人意中事如指師材不辯狡獪此事亦姑置獨有一事爲大隱過計遇祈孔賓呼勿去珍道士來勿失回道人共住勿怪

朝陽書堂記

同年賓中張君壽父尉吾州永豐攝永豐最後攝永新用之隱然如當路甚乃以此得奇禍不悔其後又官武昌城破爲諸生灌園而諸生起從之游與之言性命道德至久而南北共构之爲之植屋數間於黃鵠山中學宮之後東面日出君壽於是榜之曰朝陽書堂而馳書於廬陵求記朝陽者天地之仁氣也自或者以鳳爲名陽而詩人之意失彼其鳴也高岡也非有取乎朝陽也若梧者感仁氣而生而亦與耳今之名堂者又非取於梧也非鳳非梧吾且指朝陽而言之子以爲今之扶桑者卽昨日之西山者乎非也日雖久照若其淪於倒景也則亦魄耳故有聲如雷既夜半而陽生焉其得諸陽也如鼎盞五台六聚而後出於人間世爲升其升也至再三焉而如春氣知天地之爲此也有甚於爲人者乎而觀海於東南者足以識之矣彼以地下如人間晝者非也陽之爲盛未有盛於人間者也故其道文明人初生若初日出今吾與子蓬蓬然而日人於槁其又有補於東隅者乎其亦頹焉嵓焉而歸少休乎彼也則人之所爲其不能與天相似也亦在乎此矣凡人之不能忘者在宿念生道日進而日新其昨日者予忘之矣雖豐功

盛德大有造於其時者亦忘之矣士方少年起書生涉州縣閱當國人物事之成敗壞惆悵而如夢其可爲悔悼可爲噫笑亦復何限今夫日之照也徧天下歷萬古偶爾塵霧晻靄光景薄蝕暫能復以爲意及其與於平旦之氣也皦然赫然其如初則其求日於昨日不知其非矣是謂常清常明是謂性體彼其洗我也如此使吾八九十則已老使吾鷄鳴爲舜不更少乎而齊咨而涕洟而鼓缶而歌曰日昃之離嘆吾老而悲吾衰則其對朝陽也如愧之矣朝陽者日日之春而日日之古也凡過而不能改者吝也而不能

忘者亦吝也予今之日非昨之日矣故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予也城巷之幽居人也晏而起大如車輪非東方既明者耶而已不得謂之朝陽也斯堂左鳳凰山右鸚鵡洲蜀江浩然推擧而上雖視吾所見不丈五而早而已不得謂之朝陽矣欲觀日也觀於山欲觀日之生也觀於海海者地之至下者也而少陽生焉諸陽聚焉人人有是海而不知朝陽者日之可愛者也過是則杲杲矣以陽事陽也朝爲近抑放勳曰寅賓出日之寅也我爲主必有事也曰敬敬己而已矣是則朝陽也未嘗不曰在乎此而不必待乎彼也

茶陵陳公俊汲古堂記

茶陵陳公俊汲古堂於所居快閣之後其鄉人段左藏名之曰汲古記之他日良齋謝公又記之繇涪熙至紹定築茶陵堂廢後五十年庚辰而公俊始改居城西復汲古堂存二記慨然曰吾恨欲裹糧挾册一至於廬陵不能也有長沙之介曾氏儻得一言如涪熙二記者子孫如有聞也取請予笑曰若稽古若稽古則遠矣請以今喻予居鄰壑焉有意乎後進之士也每屢二及門無問識不識得其風神小異問或悉其名氏所業欣然客之其必有以啟我然寒温時事而退甚乃不及時事既出門初意失然子又懲前客病予訥爲之津津然援往昔聞見雜以語他謂初見然爾後相見復然至甚相得謬稱門人復然問猶汲也常言曰學問學之道問爲急雖有洌泉非誠心渴則其洞也如棄棄非泉病也渴者病矣渴有至有不至不至可忍至不可忍也愈知味則愈至子貢於兵食焚遲於仁知陳亢於詩禮問則至不問不至也汲之爲道也愈足而愈不足汲有不足道無遠陳良北學中國郈棍矩舍東家至安邱慼陳留潁川汝南涿郡起景眞起孺子遜二親爲稽叔夜走山陽古之人古之人其渴名士也如此吾可以望之閭巷之諸君也哉近年每過使客聘予講予謂講者非自陳已也使諸生各以其疑問必有疑也反復從子得之不得不措也是謂講然而問者嗇矣何以待問者渴而問者嗇也有得少而自謂已多者以時文談經經者紿時文止飲河者驕若不可復進也又有求之之過者惑道聽而哀晉都守成書而信燕說浚恒者必求深彼恒也本不深也苟不知其汩陳則汲

亦病不汲亦病故吾之於古有不然不然於衆之所然而衆亦謂予不然至淺者記問也有泥且食以爲不易者焉典故是也至深者義理也有穿穴旁通而當道塞焉傳注是也夫子亦何自言之非夫遠者之爲汲則予狂不至於此凡古事無所不有得其情者或寡陸羽知水無味有味無味者味味乃知也今人不知水自羽發之勉之哉古者腐也汲生泉

善堂記

自韋弦易佩以來有志於改塗易轍者卽美言尊行無不用其取於他山之石者則又驚世絕俗至乃使

人不敢稱楊侯克恭獨以善名其堂初若無所謂者然槩乎其無所不包語焉其不勝旣豈不廣大矣易直矣純乎精粹矣侯以予粗知字義謂予一言子蓋敬之愛之爲之言曰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繼之者必善也苟於其繼之者不深識其所以然則必漠然而無所可守矣始爲仁義禮智者誰歟求之性初性初無是也善而已求之盡前盡前無是也善而已者念之動也雖天地之分亦念之動也方其動也我且不自知其爲誰亦猶未動之先天且不自知其爲道天卽道也道所以爲天也而吾爲道之子所爲繼也繼猶春也春之於物其何所不至而豈有不善哉人見其無所不生也不能無善不善而不知其不得不生者皆善也而豈獨私於人哉而豈獨私厚於我哉吾於此見天地之量於此見命之流行自然如不得已於此見性之於人本皆如此而橫論爲惡調停爲混者皆未嘗返諸其初也泉初出猶雲初興豈下流之謂哉必有察夫動之惟微而後知其爲中也雖不離乎喜怒哀樂亦未至於喜怒哀樂故仁義禮智皆不足以形容之此則善之爲善也善者道之所善也吾赤子之心也亦猶人生未有名字所知者其父

母而已則其去父母特未遠也字之又字之其號名殊而所生不可知矣今之言性者皆字也心言仁仁言愛愛言覺覺言公德言常常言端端言幾幾又轉而元而通而復則字之字也向之員者稱有以爲方也而清者不可以爲和矣父止慈父止信非不足以爲爲善之所止而謂善之爲善止於此則不可蓋有止於此而不足以爲善者矣故家有嚴君而大人者不必信嗚呼不明乎善則雖執中猶執一而況愈支愈辯愈辯愈惑今世之所稱者以并包爲善而又以巽懦爲善之人則殆於認惡以爲善不知舜之善

也有若決江河之勇樂正子之善也優於天下則善之氣象爲何如也侯於學問既得於念動之初有以達性命之蘊而又有服膺固執之力不得志獨行其道屢空而不悶昔者荀息之言曰人之爲善誰不如我范孟博謂其子曰吾欲使汝爲善則我不爲惡後之君子無不有感於斯焉楊氏自四世三公爲蜀閭家侯青神人

中和堂記

河東李士弘剛果好義人也其來東南徧參歷試充然如有所得然余有所不能知也書來語我中和之

堂曰堂吾家也所在而揭焉有一言而可以變氣質之偏者不敢忘也惟吾子之留意焉抑中和之義弘爻何不知也余豈敢以諸賢之衍義復出之乎然自讀中庸以來有疑於朱子曰致中和於一身則天下雖亂而吾身之天地萬物不害爲泰身者天地之一物豈復有天地萬物在所謂天地之外而獨寄於匹夫一人之身者哉蓋勉而學道學而有得而後悟天地非吾身外物也天地之物備於吾身而心之經綸又有天地所不能爲者則亦猶一物耳不知吾之所以物天地者安在而自淪於一物則不知性之罪也今夫陰陽寒暑雷霆風雨以致於沸騰壓溺之變何所不有而不足以易吾性之所存是謂彼亂而我治由其治則雖天地待我而正萬物待我而生故在舜爲璣衡在夫子爲春秋璣衡在我春秋亦在我非外物也民受天地之中不知天地亦行乎此中而不自知一陰一陽之謂道道卽中也天地何所依依於中彼非中不立吾以此身爲天道中是其所謂道者亦依於我耳莫妙於陰陽動靜之間其間無物猶五常之信於陰陽動靜之間動靜莫神四時之中土中者天地之土也寂然不動者也而無

動者也猶怒哀樂喜家國天下也其未發也正心誠意而已吾能正心誠意耳而家自齊國自治天下自平知此則喜怒哀樂亦非吾之所能爲也順此而已今人知喜與樂之爲和而不知當怒而怒亦和也非怒之爲和而和者未嘗不在也猶當哀而哀必哀盡而後無餘憾也此豈動心與忍性之謂哉知其未嘗動則亦有所不必忍也故夫大寒大暑烈風雷雨人知其過不知其和彼其宣導湮鬱開闢變化不若是不足以有爲故在當日爲過在一歲言之亦適和耳凡吾所言非傳與疏也道不可須臾離也而亦未

嘗離也吾嘗言之云爾復爲弘也誦之彼忖無過不及以爲中又以其勉强不妄發者爲和不惟不知性亦不知道

德熟堂記

俗儒泥古敗誤事容可救若俗醫不通變存者立斃然不悟吾豈敢勸人服聖散子哉亦身所嘗試而驗自不能不爲故舊誦之云爾余柴然受峻劑苦滋補無甚效殆弱甚非藥罪去冬偶失血賴三建旋愈自是雜茸附以爲常顧愈弱惟蕭堯則戴兼濟脈之健疑熱乃少用寒苦耳根痛微腫忽痒掉寒甚亦風熱

常證耳然意視聽憒憒中兼濟進涼藥屢以盈初不謂其大黃與老硝也僥屢下熱退而體愈健問補藥雖參朮不用直健飯而已吾平生燥脾而食不進復少睡眠至是甫進食知睡味耳兼濟辨證審不盡言羙則兼言其理以爲抱補藥非治也塗積去而營衛昌不補猶補也古法惟汗吐下三妄有不吐不下奉惆錮滯而以爲中此固瘧痢痞腸蠱瘵之媒也彼初病有此哉今人輕用巴毒而一不知調胃與承氣之何說余因其言證之經論頁是由是復問御涼劑以爲常而日者又足膝冷且爽甚幾悔豈不弱證明甚

致樂堂記

致樂堂者濟南潘氏事親之堂也景梁之言曰昔者吾父之依依膝下也先生長者喜而名之迄今吾兄

弟四人委質南北雖歲時望親舍即相聚拜家慶愈遠獨斯堂也常在子目願夫子道吾志且開後人余曰是樂也人常有之而莫能致也其致此天也孰能得此於天天固予之而恃此以爲常忽之以爲常人人有可致之樂而莫能致也則亦未有深長反復言之者也今夫人生有不及見父母者有見其老而不及養養而無救於其衰且病幸而無病有貧不能仕仕而不能待者又幸而能待則有身爲親憂或中天而遂棄之以陷於不孝皆物理之常然情痛之必至天命之所不可知而人事之無可奈何也

人其有不知此者哉知故樂也抑是樂也人能知之人能知之而亦莫能致也有愁苦澹薄而莫能致者順矣乎夫欲其樂樂者亦必家人父子交盡其愛也致者推極之謂也無不可以思焉

彭希呂亦樂堂記

客之出於安成者曰彭希呂好客何其聲之藉也希呂復爲堂曰亦樂余曰豈非樂遠方來者乎希呂曰余安能有餘以及客哉顧遂窮僕痛何有何亡連牀聽雨行吾素履干戈息跡來者斷雁吾呻吟窗下周旋故我又未嘗不及古人而蜀明月也吾何客之有亦欲狂歌痛飲芳時暇日而北阮貧南杜絕藹然滿

人能知之而亦莫能致知故樂也抑是樂也人能知之人亦孰不欲儉非儉親也以曾元家學降而微不請與彼身爲君子至終身不忘挾纊後之聞者傷心焉雖其志誠不得已而可憾同也有憂患漏絕而不能致者幸不幸天也而亦有人事焉長沙之望長安也徒願焉一見其土柳子厚於劉播州至矣復不知誰念子厚者則所樹立使然也有愛憎相倚而不能致者弟兄孺子之愛豈人所能知哉思李令伯願爲人兄之語復有不得已而屬之其弟如范孟博周伯仁

目余亦競競保鄉閭奉遺體之不釋蓋無貪邑於槐
官無征西於墓上而驕騎者莫余加醉尉者莫余呵
則又未嘗不自以爲樂也余聞而壯之曰樂哉斯人
若然者獨亦樂窮亦樂憂亦樂今人亦安能知客之
樂哉故有辭左元放出者有逐王令去者不樂有客
則必樂其爲獨矣而未見其樂也蓋觀書無味而欲
睡則棄書睡耳若夫窮乃憂也未有不憂其窮者又
未有能自憂其憂者如顏氏之子眾之所憂乃其所
自樂也有石季倫者見其書猶惡其窮也曰士當身
名俱泰不知金谷滿盈俄而爲虛聲名謂何亦悔焉

而知愧否千載之下有書季倫者否貧果憂耶必以
眾之所樂爲吾所不樂亦非也眾之所樂吾亦樂之
顧其道亡緣耳則古人之餘樂也古人之所自樂者
既終其身矣我乃得占古人之樂樂之是亦古人也非
歟凡有待於外而樂有不樂者焉意亦非今人之所
能知也雖然窮者無余如也本余樂也君亦樂是使
余何樂也或曰君嘗教萍鄉今又掌表諸生蓋達者
非窮者

後隆堂記

後隆堂者永興劉氏丞相楚公之大父所興也方叛
據從橫中立保境曰吾免二國交兵活人多矣子孫
當有隆者蓋一再世而楚公生後二百餘年而永新
有貧翁之禍衣冠殲焉井邑墟焉又十有餘年而丞
相之遠孫振奇復建其堂於故基曰後隆有老人者
感而嘆之曰未可知也其相門常生相乎後之爲隆
者未有復隆於爲相者也雖然何必相隆者非必人
爵之貴也使公如卿卿如長亦足矣不然武子之施
已沒而巫臣之美始生於是振奇瞿然曰吾何德以
及此亦惟是前人之名堂者不可失且詔後人今吾
匹夫何能有一介之積如度浮蟻而可必吾後之更

隆哉老人曰又不然也處今之世公相可能也長不
可能也人亦何必爲人長即翁居內省不設一念一
念度眾生度其福德乃亦與活千人等彼所謂公相
日所爲事無非取於人者取於人者是養人者害人
也夫如是故祿盡道窮未有興者而詩書白屋如歲
方春如日方升彼豈常有意於爲善哉能無過而已
且夫人常有幸人之心不婾則望使吾日活一人不
能而幸夫人之不活者每如是未有每不自知也亦
未爲不損物也是亦易能也曹大家有言天
命祐善災惡非有差也然其道廣大雖父子百葉猶

壹叁貳册97版

若一體也今子生於畫行錦繡之鄉而立乎兵役荊
棘之野然獨饘於斯粥於斯身爲遺民代守墳墓固
非昔所謂隆者也而亦豈有絕哉子亦思之乎全范
陽者范陽百姓也救外黃者外黃小兒也彼百姓小
兒猶若此而豈有不能者哉徐秦皆祖柏翳而逐者
特綿則後之更事者言之有不願於隆者矣余聞老
人言始而驚中而悲且懼因盤桓反覆自國初至此
重爲振奇也記之

玉筍山清音堂記

余初入玉磵見其山泉曲折草樹木微戴曰使此泉
生閩浙石壁間皆當琮琤洗人耳矣既至承天如萬
石公家高明廬分門巷周迴乃若與山不相接者使
人曳行所至如見叔夜水邊柳下而去往往未離人
間意也未至清音堂門木魚道人已出廖南山在焉
觀其樹立顯倣蘇塊丙舍稍涉屏後則山石蒼寒竹
樹層陰有天竺呼猿雪後之趣時主人理茶事獨二
客徙於坐久悄無餘聲客曰宜琴恨不令壁間琴語
也余熟視壁間耳目蕭然方悟無絃之妙以不聞聞
殆又勝於聞也此日此堂初見此山後二年木魚以
其師請記曰堂後書堂峯梁昭明誦左太冲詩處也

余笑曰山水不如是也即山水有清音五字亦世間
常有此語直記之太冲能道耳是雖可誦何必聞乎
其聲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惟得之天然者可以意
會而不可以言傳醉翁之聽泉聲也如操而沈遵之
譜琴操也如泉政使高下一如當時所聞吾山間石上
矣又不知翁之於是操也如泉聲而醉翁之醉遠
盡曰無人鳥啼花落之外屬有泉聲泠然若衆音會
其斷其續猶之無可奈何而山之爲助也多矣不知
者以爲湘靈之瑟鬼也抑黙爾之鼓而希聲而舍也
一入手耳神情洒然但覺餘音之皆贊復有雍門悲

彈華亭清淚亦不願聽之矣此豈可以尋聲而譜累
句而作哉吾嘗謂陶弘景臥聽松風此於浩然之氣
爲有悟入松風往矣而曲肱者猶從之也此其在覺
之間也蓋若浮若游而不知其誰我松耶風耶其亦
出其山水之間耶於是木魚蹤然而起曰未嘗聞未
嘗不可聞也歸而刻之堂上

靜逸堂記

逸者自遺於人問而人亦遺之如子房學禮於滄海
君得力士擊受藥於長桑君飲以上池之水洞門
隱者能知魏王兵符所在與如姬所甚恨不言之志

此人皆察於世變達於情僞勉强成就出於偶然不爲險巇變化高尙奇節而人謀鬼謀賢於蓍蔡遠甚彼其初皆有以自喜其身不知老之將至平生倏忽田窮遯這不知其所從來旣疑前此未必有此人又疑今者未必無此人也吾嘗謂虞翻解印去官鴈夷身泛西子其感慨憂患與人同而長往輕舉與人異以其人爲必不死者豪傑之見而亦莫知其所終也然猶未入於方伎也不知何許老父哭龔生八十歲而天自是隱者如有術而術者亦隱至聞山林龍德皆如燕齊海上怪迂之士使有道者噫笑而不平好奇者想望而不及故樊英見列於高藝焦先得附於耆英呼邴孔賓者如神人事晦弘景者焉別館來者亦欲焉俯焉若無足稱焉嗟乎此中庸所以不可能也胡氏稱郝逸者如其字其言靜逸劾鬼神致雷雨前言某事某事籍何甚也及與之遇澹如常人正平平耳問其所以能無能也譚而已法亦無法也靜而已視其貌如其心夷然塵芥物我出入光景爲樂使在十年前見之兵間可以合好解紛亦若無意於人事者然皇皇求丹學道或疑靜逸未見其逸余笑曰此其所以逸也古有行山如夢人至閩其新睡聲者

皆人有言是中難得睡處放懷宇內故悟則皆道此所謂頓沛造次者今人學靜更覺靜之爲煩因其倚進於道樂以所自得者記之夫靜逸則自遺於人矣末必人亦遺之也以其有無用之用也其亦必不免於用也

二樂齋記

趙氏自常巷來言行爲諸君子所知其子孟儕取孟子二樂名其齋志意復如常巷蓋室而知其人也或曰爲爾亦有何樂做衣曳履泊如旅人慮而後語不自得一笑終身行乎憂患凜凜窘拘而不知免之何是樂也非人所能知也猶其愧其怍亦非人所能知之直自知之耳惟不知愧怍則自以爲不愧不怍及欲其愧怍亦且不可得耳立乎衣狐貉者之側做縕袍而不自覺者必其所自得者有在焉得斯人之不愧怍吾惟懼斯人之不得樂其樂也何幸斯人之不愧怍而已法亦無法也靜而樂莫樂於無愧怍而王天下不與焉故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而行一不義殺一不辜雖得之猶不爲也顏氏之塗而立於憊今人可欲心動見便則奪遊乎扼亢之所不如然射羿之府自以爲能者之所必取十百

寤驚神泣芒負形移逮其運衰智失鬼責人誅鄒然
如大澤之天亡江東之不可復渡也其於樂不樂何
如哉雖然待悔而知者夫人也必天知人知而後俯
仰無所容者亦夫人也天猶人也人猶己也則不俯
仰而知吾事吾心而已天與人且安在哉人能知不
愧作之爲樂則視世之所樂乃皆愧作耳奈何以愧
作爲樂復以吾爲不樂哉昔有王獻之禱者欲以其

自陳獻之云不覺有餘事管幼安過海幾覆舟獨以
爲一朝科頭三晨晏起之報吾嘗謂此二人者庶幾
爲寡過耳此非人所能知也嗟乎人之所樂吾亦樂
之退而有不能堪者焉故不樂也吾視近年有傳稱
長樂自以爲天獨厚之者有車騎誇人侈然而謂門
戶方興者其不羞不惡極矣而由君子視之跡其所
以云爾者不能不自飾也其良心也未有無愧作者
也人能知其所樂之自不能無愧與作則吾之不樂
者樂矣夫欲爲吾之無愧作矣而又欲爲彼之樂可
兼得耶

節慮記

不言而躬行者死飾其至也當是時也無著龜可決
無婦子可謀無身後榮諡可願無君父簡書可畏無

子孫後望可想直仰天俯地自行吾意而已萬世而
下而猶屑屑焉議之然不然盡未盡蓋寥廓藪澤之
間可以一笑亦不足辱也昔者吾嘗恨川洛諸賢之
嶺海也其後老奸豎孽託夢天人享有太平之福者
終其身其後播遷絕漠自李侍郎外無一人死者以
此羞當年而輕中國使黨錮猶存理不在此若近年
蹈海之禍則名士大夫無數如金堂賈純孝闔門陷
歿乃與其祖西和府君死節相望於是可以張吾軍
矣其視全軀保妻子者非夫不言而躬行者也豈惟
賈氏芳抑東都光拔賈氏祖承議公當紹定辛卯倅

嘉之節巷勉焉

意樂記

歐陽經叔自英英場屋已學葬書嗜山水如舉業嘗應擇地科累舉如志當其時學步者欲得其還盼不可科廢度無足用吾學餘是登臨縱觀傍午歷試凡親若友有往助後罷者必經經叔而後無餘憾焉間持一扇求予書意樂記且問何意曰吾家醉翁山水意也余逃空谷久閩足音如墜倦且厭甚矣聞君言不然山之在天地一高一下如落落特未喻經叔曰子知有其所為者而吾能馳如伏非無為者而未有知其所為者何在而吾能知之玩其成形如規輪得鎌或穴不得處如敗基取附於其所謂仁智者故竭齒舌焉吾言如若非經叔勝更妙一樂也吾無所用於世則已矣獨環視國中莫能喻非經叔亦莫能用吾言也

西山雲壑記

道錄歐陽士鼎言祖師滄熙左右街道錄太乙宮主田間見其履榛莽遺寒暑如獵得傷夫非意樂不至此余於是得所以為君記矣抑吾黨相與言必有益於遠者吾嘗使人視天台賈氏墓見其葬蛇形溢田中者黑如霧其族無散拜拜輒禍殆政得其毒處也而吾鄉永新擘劉之祖適似之甚哉或以毒天下毒其邑今君之用心誠溥矣其事誠足樂矣若此者亦願之耳深山大澤何世無之竅混沌者如有悔矣舊過武夷所謂仁智堂者得山水佳處吾欲全君樂以天聽沛然如有得於此何也某對曰此大聖人之所以異非可以聞而識也李鄴侯讀書衡山中聞高處懶殘誦經聲前悽愴而後快樂驚曰此必謫墮人也

將去矣亟就之得爐中半芋人天哀樂何與於經卷而察之至此此豈師曠六律五音之審子期高山流水之知而已哉惟鄴侯知此僧惟此僧知鄴侯而非斲乎知也孝宗天人也其必有所感矣明衣濫竽前喁後于空中遺音何足回首深宮蠖濩龍見雷聲其徹重雲而揺閶闔耶帝亦俯然而聽之矣而謂聖人不知耶則是師之精神氣志有出於聲前者矣魯君之呼而門者知之彼徹者之知君況君之知徹者乎此固不足深論獨前代英君有愚於求神仙而荒於頌公德者其究則甚於聲色而國命隨之天豈離於

人而欲昇山何求於人而欲禪下不可以語童子而高可以感帝王惟我孝宗與諸老爲師友其於道心執中知其一貫故時時接於方外足證自然而所遇所求亦不過如所聞而止其不破不淫不彼不此可以貫徹宇宙爲萬世法若從是而合儒者知耳入心通之妙則物無不該仙者知盡性知命之同則理無不在以此想見乾淳之際知孔老孟莊同時雖深山之中道家者流猶有皇甫高士而人不知覩其正大所感豈肯如化人幻世以亡國之音爲月宮之樂欺天輔亂雖其事至微而意亦可識無不足以爲鑒於

記

社倉記

巽翁先生無位而一食三歎無食而急人朝飢他日懷編書示予獨欣然如有飽色曰此喻邑西溪劉氏社倉約也人人有此心亦人人能之而不爲蓋吾與子之所共媿也彼將斬予記其倉子欲傳其約予鄉自是常慨然爲來客誦之而未及記而先生卒然其邑彭君幼遠猶望焉爲是記來也義哉彭君來廬陵

讀書叢

蓋三數既恨不可得則委先生諾責於子予潛然受之曰此先生志也前年吾鄉旱饑甚大家逆勘分閉餘粟冬春無所得糴鄉人之携持扣關者槩槩不能歸則徘徊浮橋間中江赴焉市而奪餅餌盤飧以飽者起責之金則含哺而走橋亦中江赴焉蓋橋者告予曰夜夫婦相泣既而水聲如投石者不絶嘗數人爲助夔之憐物不知誰憐夔者亦甚盛心矣吾廬陵及旦來者乃已殆不可數也彼特中人無策羞見閭巷故出此而官以道殣告者一朝而百餘不與也於其無異可歎耳天下之重未必一人所能任也人爲其所可能而不可能者從是舉矣宇宙一心也人類以來所不至於生意中絶者政自相依耳聖賢之於斯又未有省焉其後上捐義倉和糴數萬石深山長谷幸忍須臾食新矣豐鄉都轉致强者乾没僞占弱者擇輕受少獨區區藉虛聲出藏粟耳此無他無社倉之設也使廬陵所在有社倉者何得後時展轉望於天上亦或及或不及乃知政術不存倉卒補救雖仁心仁問無益今世訾無能爲者必曰士士亦妄自菲薄如西溪劉氏才二三十人人貸穀二三十石或百石二百石止然既得千七百餘石貸之三穀歲收息視鄉人殺其一再歲殺其二三歲則穀本可償矣息自爲本矣穀則君穀而鄉人之舉子者當能言矣又

三歲十歲以至於無窮子子孫孫與是倉終始而穀亦不可勝用矣此社倉法也夫數石之穀節於口腹豈人所不能哉士皆若此何事不可爲喻西無富家劉固士族僅足爾開社倉者不暇自量沛然召修其可願而里中窮士如彭君者又爲人奔走後先控抵爲助夔之憐物不知誰憐夔者亦甚盛心矣吾廬陵其獨無西溪劉哉願其力有十西溪者乃亦與吾等無異可歎耳天下之重未必一人所能任也人爲其所可能而不可能者從是舉矣宇宙一心也人類以來所不至於生意中絶者政自相依耳聖賢之於斯

民也同在畎畝之中而懷已飢之思極推內之恥彼不自累人固不得而累之何爲皇皇焉起匹夫之志勤身死力經營天下之大憂及萬世其遺後人以耕且食者皆其業也寧使自有餘而已緒前業救民命則陋巷之心勞於平世之心今吾百畝於此不待胼手胝足朝耕播種直推而與之共食其視古人用心與力之勞亦無幾耳而猶以爲難也以吾廬陵之所難故知西溪之風爲不可及也人以善小不足爲誕曰滿腔而已孰知斗升之水有大於西江者哉以吾廬陵之所睹故知西溪活者衆也嗟乎人命亦大矣

向之死者非盡鰥寡孤獨也自鳥獸之羣猶知愛其死鬪其悲鳴者猶爲之傷心焉況同類並生之民父母妻子臨流忍決則亦見斯世之無足戀而斯人之無足告耳其不大可哀歟西溪有社倉西溪之人未病也拯道亦貴豫耳今吾病定思痛而亡具猶前日吾廬陵豈獨愧西溪氏哉抑吾愧彭君矣吾愧彭君矣或曰劉族固多賢君子倉不修且獎來者未可知安知劉氏之子孫不德色於指麾乎其又有能扶植而擴充之者乎予曰噫過矣天地能生而不能使其無飢父母能生而不能使其無困於天地之不能而

能之者是倉也壺飧二士人報也孝子慈孫天報也菩見西溪之門駟馬高蓋鐘鳴鼎食潤及九里則有之矣世俗之所慮信天道者所不慮也是倉名堂曰集義翼以六廊六倉其積可萬石爲是倉者奉新監酒劉夢麟少游甫而少游曰非我也伊吾族之力彭君名程其父子屢貢其鄉亦佳士

蘭玉書院記

世稱佳子弟如芝蘭玉樹本謝家語也想見封胡羯末諸固當風流可愛往往不可攖以世務然倉卒敵百萬騎臨淮聲震都下名臣宿將安在丞相獨遣揩

庭三少年禦之上流老桓至有左衽之嘆亦疑其不更事甚使在今人書生語三日不能定既定臨事失措三子乃昌然而起談笑麾之無成謀亦無懼色如千將出匣遇物必割如豪鷹起乎秋風天馬發於西極未必芝蘭玉樹浮脆美觀比也古人家庭間絕然與紙上傳習形似者不同其浩然有養出乎志行乎素慷慨自任視利害如白黑春秋戰國名卿大夫非公族則世家其從容應對出入戰陣以爲常事後來君臣多亡命共事嶄起組俗無復禮樂儒者又寒儉狷狹才疎膽薄受任輒敗他時曹魏父子稍稍賦詩

橫槊間則共相怪其文采將畧天分不可及蓋氏衰族混之餘草間無英物久矣科目興類超徒步致富貴然再世則不可復賤衣冠文雅化及羣從高者矜持自喜下者輕俠不逞其家世何如昔人而區區求如江左風流亦不可得矣異哉欲觀世道視故家欲觀故家驗學術三百年間中原如韓呂典型議論爲鉅人長者過江如五峯致堂南軒諸賢又磨礲精密覆蒸翬積入境疑仙春流浮遠想見千樹青陰繞屋希顏而肖孔彼功名之士乃當羞媿俯首不復敢望政未知諸賢當事變所就何似而學術遠矣嗟夫子問誰氏也於是有大人先生取司馬子長李將軍贊弟固難得佳爻兄亦復未易今爲爻兄者皆願其爲諸命之曰蹊隱或疑之蹊者山間之迹昔未有者也而勉爲不至爲晉人之清談而止抑晉人非清談不直晉也安石在山東時亦子弟爾觀其徧詣諸將自託與幼度勤履几閤小物家法政爾人言王謝子弟自別者伹未知王謝子弟惡識古人

蹊隱堂記

龍泉康氏爲其子讀書之齋種桃李焉周遭可里所崎嶇犖确不用而又將塞也何庸之蹊亦若是乎予曰不然彼披榛莽排藜藿入而與猿狖爭出而與鹿豕羣忽焉草合不見前轍由行者少也若桃李則無不好也雖深山長谷溪回路斷苟有目者慮無不俓其處往復秩相屬如通道焉錯世之好者衆也曰然則容之得其蹊者千百而隱何居予笑曰子以爲隱者之隱必孤山之梅小山之桂竹林之密密爾豌之翩翩乎必去人愈遠於人所不好而後隱則刊崖之濯沛絕磵之沉淪雖今無聞可也蓋富春之臺草堂之壞吾嘗褒裒過之數曰介推哥子之言詭則聞之族人物之高下蓋屢嘆之不足尚庶幾有所感發撰

壹叁貳册97版

而又安知其綿上也昔者是山也樵斧之所攀援長鑱之所失徑自諸君子擇於是息於是而蹊生焉故凡隱者皆蹊也亦不能不蹊也蹊而桃李焉桃李而遯逅焉未嘗不與人混未嘗求與人異未嘗不與人同樂顧物之紛華盛麗舉無足以易此而吾老是鄉矣彼山人者則不可知若古有道之士種花食菜實未離乎人間而亦不可榮以祿殆眞隱矣桃李何負於隱哉方時豔陽華如桃李能不顧省而窮山枯槁者睨而遠焉彼誠有樂乎彼而名之所歸政復不能不累乎彼也人之情性隱者詎相遠哉或又曰康氏

之子功名方興而豈有意於隱耶而獨爲此名也予曰然康氏之教其子則有意矣今夫靜對軒窗行吟花下生意自然一舉目而足不待遊遠想而光陰華瘁感發無窮則學之所得或在是矣園林如此他時子孫仕宦倦而思歸乃與松菊留清居然無異則亦茲花之爲助也何傷於出而何戀於隱凡卉盛衰未嘗不與桃李同近世以名品相高謂晚歲爲長年風霜爲清苦春葩浩蕩黯然羞沮誰與領此而我獨取之則我希矣彼以桃李爲俗吾亦不能不以彼爲俗哂者喜曰異哉夫子之言之也爲蹊記可乎予曰

梅軒記

古貴梅未有以其華者至近世華特貴而其質乃少見用此古今之異也然其盛也亦不過吟咏者之口耳未有以德也數年來梅之德徧天下予嘗經年不見梅而或坡或谷或蹊或星者其人無日而不相遇也往往字不見德而號稱著焉某梅也卽其人可知也如安成彭梅軒與予遊甸見之如見梅焉是其德

分宜鄭賦梅軒詩今日又爲子之梅軒記也何梅之於子密也子何以記諸記梅乎記君乎夫梅舉相似也君梅似也君起於素封之地而呻吟乎冰雪之窗欞然如不自勝濟然欲逃名而人不我舍不知斯芳之藉我乎其山空澗落無人乎歲晏彼不我卽則我往卽之乎吾嘗謂梅者使其生於暄淑之景而立乎桃李之蹊雖翛然欲以其潔獨而爭妍者有其色好豔者無其人焉是其獨也豈也好之者亦皆也若二三月之間則莫之好矣物莫盛於東南而其盛於冬尤盛於南而號之者皆以其鍾南方之氣也故梅尤盛於南而號記可乎予曰

南人也是其盛也地也號之者亦地也若出於關隴
也而亦號之則異矣雖然吾嘗觀梅於當塗之野老
枝如龍到地復起高花照日者每枝而如蓋焉相傳
昔年蜀人載之雪山之下泛舟塘而東望孤山近矣
而不能進而留之此也又聞武陵官
梅一株如屋環其下可百客武陵人劉海蟾嘗煉丹
於此樹與海蟾俱不死者是其獨也又有在受形草
木之外也嗟乎君之梅能如當塗之大且疎又能如
武陵之高之壽則是軒也其亦庶乎有以異乎彼矣

存厚堂記

顏士元宗大名其堂曰存厚而問記於予予曰君非
能自爲厚也厚生於所積人未有無所積也雖吾與
君不過然不耕穫不泯飽以有今日者皆前人之餘
也自行四方所見朱門賓客或憐我而食我今蕭條
零落問故人于至無存者而韋氏之藏經長卿之售
賦新豐之授章乃由寂寂見收傳家其敢謂吾能哉
抑吾祖宗三世於此天念之矣太虛百年爲一息視
人間再三世猶屈仲肘耳化機不相待而待者常遲
之此天道之所以茫茫而人事之所以尤可恨也吾
與君中立於過化之蹊而饋漿於寄食之旅安知子

孫來者不笑人無過而驕其所大欲乎而盛衰之多
態亦在是矣吾且爲君往復言之君所爲厚者其能
賑人之飢急人之病如陶朱公再散千金乎無也其
能有尺寸之柄指麾反掌如古人全一城辦一獄活
于人者乎無也人胡能有德於天而況士之善也不
過庸言行寡過而已又安得有餘與不足而望其所
甚奢責其所不報無亦惟是犯而不校貧而無怨遯
而無悶爲庸人孺子之所易侮意者造物之所尤憐
者乎而君之所爲厚者從是積矣夫難平者何必其
平哉政使爲善朝種暮穫若左券相付然即其取於

未有欿然如其初者也而昔人之所存亦從是無餘矣士之賤也易爲下也而人情有甚難者焉貴其爲下也始難矣而其勢則甚易也夫厚豈有涯哉吾今雖自以爲厚耶然已媿於昔人矣厚不自知也將由彼薄故我厚也一念之所積人不能知而天則知之吾何以知顏氏之積哉顏氏有宗大可知已存至於宗大愈厚矣宗大之子孫未可知也未可知也吾爲宗大記之

泉山記

許嗣翁家四壁客閩辱石侯門左負區陋如連棲隙

居附隅而求余大書泉山揭焉曰吾泉人也不可以不識也願記之示吾子孫按許氏祖子春者事晦翁晦翁從益公徙盧陵晦翁派新安生延平徙建陽而號清舍紫陽者記鄉關也今人每以異鄉名其居者學晦翁也苟有血氣心知依風首丘豈能忘本抑祖孫三世百年於此淒其追遠跂予望之不一見其處政使子厚得歸善和宅無恙而兒童之嘵嘵者皆楚語矣渡桑乾者得不復思并州乎宇宙雖大唯思無窮凡思之不能自已者惟始念耳燕人弱喪過晉而疑陋巷蔬寞過歉然嚴師保之在其側不窘於此矣而謂之安齋何居竊惑之予於是聞而聳然曰予言於燕流涕泫然及眞見先人之盧冢悲心更徼君思

安齋記

客有言安齋之爲人也被服仁義疆勉學問如瀝儒

胡君之爲人也子幸乃得胡君之爲人也子未識胡君胡君安矣今夫垂紳佩玉準繩規矩左右斯須不敢失墜聖與賢之所以不愧不怍而有餘樂使小夫躁人易地而處猶猿狙而冠公服之乃其所大戚也而況惡衣服菲飲食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久幽不改其操見危則致其命彼將頫顧而視之何自苦乃爾而由君子即之吾心揆之義理有寧死而後已所安者將爲彼小人之所爲耶又不能一朝居也而彼未嘗不自以爲安也華居美食妖聲麗色用物多而使令足其悖入厚積猶足以遺其子孫也其羞

原憲而拙首陽也宜矣然而無是理也體之所安者未必心之所安也君子之所安必小人之所不安也未聞君子而又安小人之所安也雖然猶有君子而安終小人之所不敢安者蓋昔者等子之問煊喪也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乎也身遊聖門在言語之科汗不至薄其所厚試使三尺之童少知義理率然而請必不敢復以曰安對而子也安之豈獨無人心哉此小人之所不敢安也然吾視世之君子未嘗不爲等子之所安也彼乎也乃獨以其言爲萬世笑嗟夫此古人之所不隱也其使後人無疑乎也後之爲言語者則異於是矣悲夫客曰吾聞君言於吾心亦有如不安者他日爲胡君誦之胡君曰某聞病有難知有不能自言者吾子受人之徽言以惠脫我是使我得復起爲人也請書之以毋忘藥石之自

水空堂記

子年七八與西家二三兒共受書舅對於郛城會深甫深甫垂髫睞墨黑盡日樹筆髯問倚首抄六經他解附注旁每葉字如蟻計平生若此何嘗百餘萬字今年七十餘皓然禿翁不知此木束在何處後來新義何限舊沈豈復更容入耳忽忘展卷班班茫然隔今世昨夢空山嵐曉曉欲不成章而問童子童子然老無受簡之兒吟有白頭之妻喟然嘆曰五十年場屋富貴不早來功名事去矣蕭然四壁讀更萬卷無字用髣髴記面方爲者不多與我意合遂名所居曰水空一日杖出城舉手裂指無他求求予記刻壁間死郎埋以爲銘予笑曰噫晚矣然士方少時志科舉辛勤過古人徒欲以記問工時輩不知心血之耗及其得也或陸沉州縣或流落嶺塞坐念場屋何心至此就使

奇遇如磵叟晩達如齊人壽駭如柱下相君其畢如
宰如亦無異士偶之復於上而其人苦不自已以此
方彼不猶早乎百年末得盡爲善亦不足初心誰負
晩背其師方泊然俟彼氏以老窳來日之有閒
而手循餘髮故將創行樂嬰兒之無知也則先生之
志其不使子悲乎蓋死而可悲者未有若無成之士
而士之可悲者又未有若記問之爲誄也是巷之設
方求釋此悲者然以吾記記於斯得無猶有文字之
習吾爲此記猶如食蟹動人風氣抑使讀吾記者憮

然長吁慘然四顧一雪其心之所甚痛而後俯焉謝
去浩然無復意者而樂亦不可言也子年未四十執
筆數十萬言爲人役未休政坐童時屬對始悟彼本
空求吾不朽豈儒墨相用固爾耶先生妻莊氏貧而
樂毒各未有艾其歸先後不可知作山曰小孤之山
屬予記其處焉且志曰同穴夫知性之空矣而未有
以易身之爲患也則儒者之道其終不能無憾矣乎
先生名子淵莊氏同邑永和人

心田記

新安章貴安與予同年生同年第尉吾州萬安氣概
偉然其文浩蕩奇崛詩又深古多與託有苦外之味

而又能琴能騎能射能發擿不畏勢急義不量力皆
吾所不敢望獨一事羞不吾及蓋吾雖不能而能不
爲而貴安乃不能不爲是可恨耳然遂有議是公不
少審細喜犯難者予笑曰爲貴安謀則欲其毋犯難
爲任事謀則又患其邦審重耳今夫平居議文法不
合不過罷去然且人人首鼠無善自營卒有兵革免
胄一往之士將以誰望諸君言持重持重蓋將遏抑
吾所自能若不擇利不顧死爲天下先非輕何以哉
今人尚多責古人古人不自言已矣臨事乃見子嘗
以此對客浩歎拊髀政亦恨貴安經事挫折或不免
改作今別矣他時何地復見復如今日否吾豈謂今
能有益吾事顧反覆之而不置者千載而下亦有識
子之何心貴安號心田微子言且一年於此子亦不
問是田者名心乎抑心以爲田乎獨嘗恨近年士大
夫以口舌爲名節亦復不競間獨能數語自喜不啻
出萬死其塞報也如施其終身如隨將自愛不肯復
墾發天地以來聖賢所爲經營出力死不敢落者適
一酬酢而倦雖其初本無所爲者而其究或甚於好
利矣昔者吾嘗行田間見田者俯而耕仰而避吾路
也爲之怵然止曰粒我者夫子也孰如夫子勤其身

以食人而無食人之色蓋吾知愧是人者矣而是人猶有愧也夫地不與吾爭勢而鋤耨及焉夫地不與吾爭力而黍稷生焉夫下於人而能大受者此田是也而此田猶有愧也使田而不春則田爲無用使天而不雨則田爲無成與此田終始晝與夜而不知止其建旗鳴鼓役千夫而從之者亦且與商賈無異而世安有虛舟也人人以其舟遊而未有知無用之用忠臣志士臨流願濟與百戰無成僅以身免者獨忠無舟耳空江渺然蔭落橫塌其於世事亦何情者惠而載我適相值而甚不偶然也古之經營天下

反覆萬里羈旅漂泊若此者何限今茫然遠想求其渡處不可得或炎不盡載問其爲舟則如漁者往矣子胥之逃吳疎平之亡楚以此說其生而成千載以至烏江之沈涕洟沱之倉卒至今誦其語猶悲之此豈足以易吾心之用則大矣抑吾力能至矣乎其又有能較毫末於天地者乎而天地猶無功也則是心也豈不愈敝而愈有餘量愈用而愈有餘力乎夫千萬言而一言盡之吾言之不給於口類此若千萬人而一人望之吾豈敢以薄待夫人哉固謂貴交之心有冏然者也彼闕其田之不熟而欲求嘗藏者虛舟是也君必待之抑子四方招涉有二戒焉爲刻舟嘗蔡載視其外完物也既載百餘生焉

言心學者與勸農無異貴安名應子

虛舟記

蓋子與方外言莊子虛舟則善矣而未免於觸也士後羅君號虛舟子欲與君言莊子乎則君我徒也非無所爲者也江湖之舟爲貪夫牛馬走晝與夜而不知止其建旗鳴鼓役千夫而從之者亦且與商賈無

蓋從者帶索殫於衝直虛則整實則漏也今吾與若皆虛舟也又嘗赴急彷徨絕岸終朝而不能濟爲之仰天大息非無舟也而未有能操之者也是又以虛爲恨也君盛年力學出語英妙有奇氣當能爲世緩急姑爲其所以任重載物者而用是舟者則他有人焉

玉牕記

徑畈仙人徐景說嘗呼吾鄉吟士劉芳潤曰玉牕玉牕求吾先師巽齋歐陽公記之記未成而巽翁又倦玉牕悵然中道四望而嘆曰已矣惟會孟也能知二

先生意且二先生有知也其亦必以子請爲然也子逡巡辭徙久之曰予何敢記玉牕徑畈精神筆墨浮動星緯欻林壑如天人獨玉牕玉牕總夫君比猶霞子烟子見稱於謫仙也予何敢記玉牕巽翁暮年絕麟謝頹顧悠然寘玉牕懷抱如冬今神遊超遠寔能知其所欲記者何說此海內共恨以爲不可復得者也如之何其使予獲罪於酉河也予何敢記玉牕玉牕日過矣有徑畈之詩與巽翁之帖在子姑澄予契左耳予亦惟是淺陋不能知玉牕者安在亟取徑畈詩而讀之則玉者竹也玉言德也嗟乎君專門之爲居竇牖之爲業瑤臺瓊樓想象何許而玲瓏虛白不琢而天四時雪月光徹夜旦得之披褐瑗堵之門蔽其高明政亦與玉何異獨古未有玉竹者雖詩人比物無常然聞是牕之名誰能不怪哉知之矣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人自人屋自屋也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匊自匊人自人也是牕有竹畈徑之言主人則竹無與也言竹而已則今之居者又竹之賓也以竹名牕意者君不可見以玉君從之矣君脩然立萬竹間風環鏘然青入編簡視牕外皆玉也而錄牕外者視之則順然玉也順然者亦玉也以君視竹

識玉也玉乎竹乎爲之賦淇澳君避而起起而賦鵲鳴之二章焉予笑曰君爲玉僕亦不得不落落爲石

印洲記

安成之劉稱龍雲龍雲之後有集者遊湖南攝新學教授新學者羣山溪酒豪之子弟而教之君爲之數年歸而息焉爲予言所居上下數洲田間其一面而正圓可二畝强而名之曰印洲求一言爲印洲記予筆墨稍暇不能爲是洲記也君裹族踵門日急如爭地待券證顧客之來者所急不在此宜獨取此因客去慨然就殘燭記之吾嘗謂洪水以來山之顛陊滅

沒者何限其存而培塿亦必地之有氣力者耳洲之爲物又其細也數千年間不散爲飛埃犖爲荒田而士者居之則貴而名印使後世聞百印洲予記非茲丘之薄也郇物之得名也昔者此矣孰大孰小何貴何賤士方未仕視造物區區若刱客我安得一旦藥擅受之而孰知其不足貴耶吾嘗悲夫爲此者之不仁不祥欲銷之而不可得也彼其閥人也多矣其假人也甚矣人於何擇泛然扞方數寸好惡津於人上以擊斷破壞其爲利益者不一二而殘賊可哀未有已也自一命之微上曰視印而不得不多事矣是洲

也塊然頑然僻陋蓬顆孝猶隱者之無名氏不見爭取子欲持此用之人間耶則吾將前賀而後弔也固非印也使其爲印亦何常之有意者非子之所得玩也子之爲新學也其知之矣隘几而觀悠然如懷之而匿其綬其尚有不足耶則吾請有以喻子雖天子之旧不與易也印至相極矣季子徒以無二頃失其本心今吾苟有頃卽相印亦不足貴也況其下者世道不同人益異見有以與人而涕泣不肯受者有利其斗大殺人以求之者有槩之肘後至死而不悔者今子之專是丘也無官事無天刑帙者勿奪姦者勿謂矣其尚有不足方盛年志科舉聽吾言類不入爲彼者恐不免姑爲是洲也記之於此洲乎吾懼爾之用於世也

同元亭記

周嗣翁爲亭池上池蓮花葉高柄嗣翁倚風亭觸零露忘歸慨然曰吾家濂溪公見性體於此矣求予書愛蓮二字亭上予爲改曰同元之亭使曰寄聲爲我記之予謝曰君之樂不能知也而以予心知之予嘗以予之樂言君之樂則君之樂予之樂也非君樂也

且予言之而有合於君者何哉凡天地之間樂者皆生意也生意日新未知古人當日所見何似而君之樂顧從古人記之矣何必予記雖謂濂溪公爲君記可也抑吾有少恨恨公鄙我其言曰菊之愛陶後鮮有聞蓮之愛同予者何人是公喟然爲此蓮絕望於我也嗚呼孰知予今之愛有甚於公者乎吾今雖欲自以爲獨郎則又以見笑於嗣翁矣夫予亦不自知借風流文獻有之似之故屈嗜芰平製衣羽嗜茶驅蒙績傳君祖孫相望於是蓮也而既專之矣我不敢復愛於此蓮我不敢復愛於此蓮婉今變今懷之遠

矣昔爾先公得謚於先王曰元公子豈敢謂公之愛同子之愛乎毋亦相與有不能無情者竊獨與公同此元也且公嘗爲草言曰此與我同意蓮猶草也草猶生意與我同則公之愛蓮有在常情之外者其謂是元也其知之矣圖書本君家物君左圖右書者玩今之所賭有昨之所嘗記者乎太空無是已外之爲雲者眾矣而科第爲下叟必勉之抑子厚云若登梯足愈多身愈高人愈抑之是在科第之外者也然未離乎人間也造不極詣不止復有高於是雲者焉而峻極於天矣傳曰雲從龍從我者也其何若登天之有

承新賀氏梯雲樓記

予前年衝信道間遇一士頎然超然徒步入京有家僮荷笥與自隨天雨塗泥蠹數日見其行不見其登車子於是嘆曰彼舍車自苦殆以筋力著志陶士行之運甓司馬長卿之題橋此其亦各有恨哉問其名居吾鄉人永新賀沂叟也吾以是識之矣後二年沂叟攜其子過予出梯雲請詩曰吾父子盡讀書是樓也賦詩者識予苦心予笑曰豈惟人哉蒼蒼者其識之矣夫雲也起於山川其盤桓而上者天半能至此者不息故也然吾嘗登高山雲之出吾杖履之下者

猶如土灰焉仰而視之如土灰者復不知其有幾則夫梯是雲者非強志健武亦孰能至焉叟必勉之昔者是雲也與吾子同在草野之中其去人不遠及其得於太空也其崔巍結構奇詭萬狀自以爲極矣抑是元也其知之矣圖書本君家物君左圖右書者玩今之所賭有昨之所嘗記者乎太空無是已外之爲雲者眾矣而科第爲下叟必勉之抑子厚云若登梯足愈多身愈高人愈抑之是在科第之外者也然未離乎人間也造不極詣不止復有高於是雲者焉而峻極於天矣傳曰雲從龍從我者也其何若登天之有

并爲我書之

以香城山爲南華以朝仙觀則自前吉州守
天台葉丞相始華蓋者北辰之宇也山之穹然者象
之故爲峯今言華蓋山者何其甚哉初臨川郡有三
峯雲間號江西高絶處相傳隱者浮丘公控鶴而上
遯嘗約其弟曰王若郭後見於此是爲華蓋山三仙
翁而所至高山必有二弟子之跡何蓋昔者之皇皇
其師也於彼乎於此乎未可知故所在而見之也繇
臨川邇永豐有西華山又西至吉水東山爲中華繇
中華山五十里得盧陵香城山又高爲南華皆二弟

子徘徊白雲之地而南華三峯略與華蓋山相似其
下有忠簡公胡氏居之又盧陵望也故南華最盛予
爲記仙姓名不求人知而知之者曰浮丘公是矣又
求公之弟子而不可得則曰是嘗授詩申公不乃與
王子同耶或曰控鶴在老子前與太子晉同時其授
詩亦猶老子二百餘歲見秦獻公也或曰授詩後有
王寖王喬皆列仙傳殆是已而郭又未見聞
也則曰王之郭也變姓也蓋從兄弟也先後時代且
不可知而知其同姓從兄弟變荒哉乎方之外而不
得而方內敗之也某邱與地氏浮丘者不一世安

在其爲授詩翁且授詩翁荀卿門人彼知授詩之爲
人師而不知荀卿之於浮邱又其師也仙籍多王氏
古今王喬六翼皆屬引所謂無是證而華蓋山托爲
須魯公記如淳者尤侵華蓋山北辰之宇也山如
華蓋可以出黃致而斯堅之矣浮邱先生古之隱者
也隱如浮邱則仙矣自其弟子求之不可得則隱矣
與之隱者不可知爲浮邱之徒則浮邱矣王與郭且
不必問而爲喬爲褒爲子晉曆千載之後吾知香城
之爲南華耶南華之爲香城邱於此有雲其下爲雨
吾不知誰爲之雨則歸之天而天又誰爲之也意者

其帝也反而取諸裳衣裒冕焉圭璧焉耳目具而高
明者區區猶夫人焉猶夫人焉今吾一舉首而凜然
歸之其明威其明畏其比人間南面巍巍乎宮室之
鉅麗哉羲皇堯舜氏而天無稱雖有巫陽莫之跋尸
而心之精神極其遠想寥陽金闕紫微玉皇崇高富
貴備物典策神而明之也若此陋矣天無情地無形
仙無名以帝爲主宰則人之也無物者有物也仰而
爲某某則神之也有物者猶無物也仰而茲山茲仙
也猶仰而爲天爲帝也其不可知也則亦至矣太山
之上有巨人跡焉曰昔黃帝戰於此閼者隱然矣之

及至山之有崑崙也星之有牛女也昭然指其過客紀其時日辯其處所如所嘗睹如家人語古以至今山不崩天不墜厥亦若有持之者焉而皆意之也憂其崩且墜者爲愚爲誕而知其所不可知者爲智窮無窮極無極吾將證之南華而南華老仙復隱然笑之悲夫吾聞韓子之論山也曰最遠而獨爲宗其神必靈予避亂方山之下天大雪望香城雪倚天照日如戟眉而其中峰高大人指之曰朝仙觀也王玄洞其左郭公巖其右蝗旱禱焉天燈出焉道士鍾允升掌觀事與其師張文良校修祝曰惟宋萬萬年子子

孫孫惟王永作神主自有天地不知何年此山爲香城香城生忠簡以匹夫捍城郭以編修官按宰執吾所知者其靈只此其最盛以此星淪嶽路南北雍隔近年始宗華蓋福華者無不在則如忠簡者尚有人也是爲德祐元年吉州南華山朝仙觀記

虎溪蓮社堂記

方山在青原山東山西瀧江出其左右村江出其右方山之泉出山下山東爲峽委蛇循峽左右赴二江是爲虎溪元年冬十二月予避地虎溪主蕭氏諸君幸予避地虎溪蓬累而行蝸牛以居揭揭焉載其木主而無所可祭一日步行田間得精廬曰蓮社欣然蹶然就而臞焉社友十餘中堂高潔佛祖咸在道人覺就可晤語請記予謂道人蓮社本遠公廬山廬山前則亦虎溪也遠送客未嘗過虎溪謝靈運求入社不納而往來淵明山水隱暎醉醒兩相得非以其徇徉方外世味薄耶淵明爲桑軍六載縣八十日予塵居寡諧非無意斯世名穆陵進士十有五年獨嘗教授中都百六十日龍又三年起從廬山公江東七閱月從江東得孥故入修門四十五日以憂歸歸又七年而當德祐初元五年召入館辭未行十月除博士道已阻歲晚白永新江轉入虎溪留虎溪三月矣十年之間仕已如此去年廬山公以節死誼文忠惟予與同年萴獻可皆公客相對感念離合出處流落惟師友之故而予尤以貧似淵明獨誦其詩爾百世下彷彿求一語不可得以此愧恨天其以予畀於彼而合於此率帥山水至此遠播邪何虎溪同蓮社同道人相得又同志爲此堂記甲子則予與淵明命也亦本無高處正自不得不爾入表同昏平路伊阻誦停雲此語淚下霑土何能無情此堂起咸淳二年靜觀居士蕭公某創爲之獻可其弟是年爲

德祐二年二月戊午社

鷺洲書院江文忠公祠堂記

故大丞相贈太師益國江文忠公古心先生祠鷺洲
侑歐公己卯曹山長奇所作也於是諡文忠四三年
矣歲禩荒涼矧暇俎豆至曾君始有意教事以及乎
此祠成聞者垂淚先生慶元戊午遭僞禁之世父師
竊窮傳習朱氏處白鹿遊東湖所交多考亭門人出
入端平諸老其爲吾州年曰十有三聲名德業高邁
前聞故能創鷺州如白鹿深衣入林媚映前後無不
心醉名理然所聘不過十數名士而縉紳德之吏民

憐之悍卒化之去之四十年賢侯健吏其何不有同
時父老化爲異物而識與不識曰古心古心如昨曰
江檢詳者亦如昨豈惟吾州士論勝而民俗厚亦先
生之流風餘人心能使其沒世不忘如此也蓋嘗痛
名賢之在天地間如風雨其變化及物闇繫晦明也
極其所至曾何足以當俄頃之運而鼓之動之沛然
如出乎六合之外者聲也雖復身數朝家累世壽考
且百年之久而又能不殄厥愠不隕厥問以有成也
要亦如風雨過之爾而讒者敗之忌者離之不肖者
寒之當先生之盛年則有不見釋於鄉人者矣藉第

令其人亡恙亦誰復比數而先生之所存每抑而愈
彰已遠而彌長者聲也計其三四起家直出於讒者
之疏忌者之遠不肖者之隙復何能遂其志行其道
展其四體而聞其名者願其有所成諒其猶有餘蘊
雖善不足以相及而猶欣然樂之者聲也凡大人之
行其聲宜如此也先生開居其志念在國家其精神
在廬陵往從班時嘗問葉西澗廬陵曾得士否因爲
言布衣數士瑗堵水竹問意西澗退而嘆曰吾至廬
陵夢耳咸淳初發德音欲求諸儒之後昔宰以先生
自建來主朱氏先生奏曰臣在建安牧龔朱氏備至

象而已而後立身名節壹以先生臺諫爲風采推論
人才長育之自斯文一變而至歐公再變而至先生
而先生又以身狥宇宙與之終始雖康之山番之水
同光而共潔而其道隱然增鷺洲之重與歐公而並
其好士似歐公論諫似歐公變文體似歐公而又得
諡似歐公受鄉人毀似歐公歐公老潁而先生祀吉
老潁者有所避而祀吉者以其思鳴呼豈偶然哉方
其爲鷺洲四方書院未有萌其後徧諸賢論建實始
此顧獨嘗有遺恨欲修鷺洲仆前碑爲續記雖未能
知其何意然昔者吾見其考亭書院記矣曰如以名

而已窮山空谷秋屬肩隨人以爲此學之盛而由更
事者旁觀而竊嘆乃不如昔者退學於僞禁之時信
之之深而得之之實也則吾亦爲世道隱之於心久
矣然則續記雖不作可知也意者其在斯乎某事先
生十有五年日所見之猶史獨爲廬陵言則言之先
生玉立如山和氣在眉睫間如柳聲含弘如鐘登斯
堂望二公者不知山川之氣何時而復生而又安知
其不共天風而下也

南康軍昭忠禪寺記

往予從廬山公於綠野門徑蕭然挈春流數百步外

棲殿戟戟舊祇園寺也時公罷政府國朝恩例厚臣
子龍靈其先則即近寺賜功德院改寺額而公之先
太師墓距今第三里而近故祇園至是爲昭忠昭忠
云者景定元二間也予往還日涉獨未嘗過溪一至
所謂昭忠者謂當崇麗大刹也後十有八年以負土
之役再至綠野裴徊且久步昭忠落日及門門廢升
堂堂壞風廊雨立僧飢佛竈旁無寸垣光際湖外蓋
戎馬掃灰累年於此必盡廢乃止會公之子錦說衰
入燕有蜀僧文舉從之杖錫北來望昭忠住焉予勞
苦之曰自上都過河涉淮渡湔江歷重湖可無超絶

年之後鍾爲英人起爲名家貴爲元宰壽爲耆英死
爲妨節乃在東家之近培塿之旁方其退然與樵夫
野叟樂阡陌守墳墓過長門而不入豈嘗睥睨及此
而昔之爲此者乃若與國家中興氣數名節合而有
待又何其盛也嗚呼吾欲以前日爲盛耶則盛者若
此矣吾見馬蹄獸迹梁空木壞龍象凄然雖昭文地
宅林殘礎絕井其堂者倚今仰古人亡迹熄而流澌
繼之矣夫其盛也若此則今之修者其於木石之間
山川之外猶足久存耶是雖世外之人無與於得喪
而悲傷感慨終已不能無情者以此況彼得不謂之

愈哀耶夫其哀也雖欲復爲祇園不可得也以吾之
盛者托於彼以子孫絕續爲不足恃以君臣會遇得
於丕顯休命爲不世又以大文之可得者爲不朽萬
一其出於荒田野草猶可以有考於此也悲夫法法
有壞陋忠之忠也不磨不磨則不係於祇園之廢興
必將與文忠爲終始凡天地之間忠臣孝子人心天
理其或者有考於此而有所不忍廢也則斯文也其
亦不可以已矣

歸來菴記

歸來者古心先生石山菴也先生生於林塘老於同

野死於芝山之下死而不死者在宇宙不死而死者
人心是也嗟乎歸來乎歸來乎四方上下其何歸乎
昔者閻之大禹曰死歸也歸有幾有戰敗而歸者有
去家愈遠喪其所挾而歸者有呻吟中路流離悔恨
而不得歸者有赴蹈不顧毀傷其面目者有優游卒
歲全名於牖下者歸有幾嗚呼人謂之不死奚益東
坡謂延州來季子庶幾不死然終春秋之世餘皇姑
蔑之不返甬東泰伯之不祀復能蕭然人間若無意
於去來者則吾亦不知其何心蓋不死而死者人心
是也悲哉是菴爲先生之所手築意其魂魄猶不忘

凡方社數姓之祠甚明著尤異有功於當世翬塋不信不必有封爵氏號泊然出於盛心感動本無求與偶然天高也而難攀人近也故易求其理一也舊見無功而物之爲報自有不能忘者里將興神必靈陳杭臬言賈平章故狎遊嘗深夜密期竊負出巷口遇鄉老人止之曰公年少貴極未可量何玷累至此賈慙悟返之肆及明視其地里廟也因自喜及武昌圍城中拜右相呵道巡城曲見小廟礙車止曰夢是矣城陴夢其自道若平崇巷肆則予猶及見其既相後所作新廟廟淺甚人之未達亦何所不至神不能與人所無而急人之病導人之善爲人所歸往尤近尤

我此圖志之所不敢遺岳瀆之所不能效也吾巷曲以百爲靈應王廟直三巷口廟丈餘甚古崇之者香炬警接晝比年前亭後館做於鱗迹之所不容斥又盡圖相顧求記或曰凌王姓或曰歲夢某某應或曰願毫矣予惟混濁隱約之中數步之近如夷門生市南僚鄭弦商陶朱公友頻耳目所忽不意而解紛救難冥神明者人事常有之況名爲神建爲廟而求記

是者非姻友則里人也復何辭何擇之有

汲古堂記

汲古堂者宋公子諸生國學之堂名也當有井故云德施鼎遷堂廣又七年學殿而鉛山前釋褐進士趙嗣德以其重修大義橋之詩之井之堂亦名之曰汲古汲古者又過江初邯鄲賈逸祖所自號也先生則嗣德之祖之友南來依於趙於詩學焉賦焉死而葬焉章泉趙蕃表之曰宋詩人貢元放者是也至是祖而配焉又取諸章泉配焉登斯堂酌斯泉者低徊喬木之下如過周墟覩魯廟無不求正其名而憐傷其

意復求文於余以記之余爲之長太息曰莫古於天天者不平之積也由今言之亦孰非古也第論前日戕戕堂下安知其至此其至此無極也南渡百年姦臣擅者五六人矣夫福威之不惟辟姑爲君宗裒而言之毀金縢被霜露開居聞問之黨遍天下當其時非聖主意也凡哮天意負人事盍獨此其平世所謂敵國者直彈擊文致口語而已流恣於近年班朝綵野愚寡冲和點首寃怒激極震電橫彗誕取前史所謂宦官外戚湍鎮權臣以爲是反復迭起不可解之宇宙者一反手而勝無遺而古有不足爲矣吾嘗歎

夫日所見之猶史或言與事實事與情異顧疑文字
以來欺世也皆若此其爲蒼蒼冥冥者忽而欲塞務
使能言之類亦如其不能言而有不足信矣今子之
讀書是堂也其能得夫世外者而志之邪其亦不免
於傳聞所傳聞也悲夫子亦知之乎古之所存者今
不必有今之所有又古之所無也古猶汲也其陳乎
吾前者或廢或絶則或地下者有之耳故冢之嵬洞
之鼎峴山之石參差零落出於千載陵谷之有待然
而汲者希矣古猶汲也必竭而後新今吾雷同諸老
之後常一經而百傳復欲舍是而圖之則必僭先賢

而背師說雖童子亦且以爲不可然而汲者新矣直
心盛年高尚甫得一第即唾棄歸而養志此其中有
大過人者斯堂何許宛其驟止儻能得夫元放章泉
之爲友攬古所謂不平之恨肆而評之當有出於衆
人之所不講是爲汲恨吾不能贊其志徒想見斯泉
於重湖之上萬山之外寓焉言之發其微而止抑惠
山如海發於夢寐有寺僧者謬之曰在是則在是矣
是得之華池者猶惠山也亦所謂汲也則吾與子得
不已相見於此堂與直心惠字也友元放者其曾祖
贈金紫彥孟也友章泉者祖龍圖充人也橋縣北寺

橋北橋寺一新橋最鉅

生意堂記

士不願爲相願爲醫自吾所見異時賢相或薦、士不
達相與歎息憔悴而止盡日坐政事堂署吏牘無一
如志然不得退下至州縣獄事或衙奇取勝或偏闇
遂非屢爭而氣塞頃嘗建議分畫數道報聞既事壞
思吾言欲行之已無及世事大謬類此遂使人思里
巷倉卒投一藥治一病奪命頃刻之間獨行其意無
求於人受托專而成效速惟醫道最善亦最樂而少
不習此數年間坐見陳元吉醫名起活人衆家世與
而吾等腐儒從昔無用愈至是決矣余亦欲爲元吉
而不可得也日婦病甚賴元吉有瘳元吉問出諸公
生意堂說相示復有以觸余心焉因從上記之醫書
言手足痿痺爲不仁今之不仁者非手足痿痺之謂
也而心死矣其人康彊飲食富貴壽考而若存若亡
老宇宙無與我事則其形雖具而心死矣幸而沉昏
廢錮之中有一二焉若顙之有泚而其歸亦泚顙而
止是其存者雖異於衆人而少焉忘之亦衆人而已
矣吾前所以落落難合於世者以其無生意者心死
故也天下未遽有不治之疾也若此者不治矣故夫

子曰殷有三仁焉悲夫天下之無生意也久矣三百年間周茂叔之不除草張子厚之聞驅鳴櫟以爲觀生意於此孰知神農之所嘗千金之所授樵夫野人之所挾其於紓疾痛延時命有大於陰陽寒暑而儒者以方技略之昔者吾嘗志斯業也以事親濟人已矣惟節飲食審藥物以自救晚得元吉精意善治如此寶資以安老而又甚恨於不如盛哉元吉之用心也蓋彼失而此得之皇皇乎其三吐三握之盛也優優乎其一貴一賤之交也儻乎若屬之神明其無私德忤乎若飲之有量輔敬器而早正之也方卧者憊空日暮雖人情所甚急亦必有不盡急者固未離乎岸也瞰焉而不得濟則已爾少須待之終亦必濟未

論也若夫中流失船浮沉托命而遲返漁者亂渡援於牀狂者渴於井號呼靡及水火互至骨肉圍視欲絕起人者固非能使死者起也然及其創垂仰飲俄手則天意也其更生之日也陰陽之薄人也害於溺而人情之忍死也甚於浮皇皇而拯之猶懼不及而貪夫耆利暮夜不忘或珍而後市或亂而後捄懷鍼屬石存變留行此曹氏所以撫牀而呼韓醫所以望商而敗也故善舟者無不濟而濟有遲有速則必有不濟者焉謂人命之不足以有待也悲夫蓋嘗疑孫思邈之捄髯病也彼龍也而求我急斬而返諸其室鷄鳴而出暮而歸雖其勞不啻而思所以及人者無憾則其樂亦不可言也夫余亦欲如元吉之一日而焉曰此有秘方吾欲得之返而獲獲而見捄其亦甚不可得也獨喜談而樂道之且以信於鄉人士大夫矣龍之爲病也不死人則有不堪者焉賴其利也利

濟菴記

自易簡方行而四大方廢下至三因百一諸藏方廢亦猶中庸大學續而諸傳義廢至詩書易春秋俱廢故易簡方者近世名醫之藪也四書者吾儒之易簡方也安成謝潛叔療病能出入諸方而加以巧思常試之奇驗他日以濟菴記爲請余亦喜言之因謂謝

其方也其方之足以利人也則其待也乃所以爲濟也龍者有方不自揉而靳於孫則孫之治是病也必有出於是方之外者矣彼亦自以爲秘矣而孫實知之則龍之智不智於孫吾惟懼夫後之急者無龍之藏有龍之病而來龍之所不能求則濟者寡矣於是清叔笑曰幾見夫舟之濟也倦於人又幾見夫舟之濟於人也德於色余對曰君進於技矣他日得夫龍者而揉之是龍也能濟於天下是亦子之濟也清叔曰吾能吾濟而已安知其濟天下也使吾望是人也而濟之是有擇余曰然博施濟衆豈能博且衆哉無心而已撫心博矣濟其」濟者衆矣子乃能濟衆我不能病諸善夫

本泉堂記

觀於水曰觀海極矣其善論六合之內者曰末之海也非江河雜流百川灌輸不至此而爲雜流灌輸者亦末也故三王之祭也先河而後海謂之知本雖然猶未得爲本也夫氣之感也未有不本於人心天地之間者心也悲而鼻爲之酸痛而曰爲之泣雨者天地間之惻然者也一勺之水或蟠蛟龍非藏蛟龍也惻然者爲之也故能往能來而皆出於天其變爲旱而常也爲潮昔昔盈子謂雨無本雨無本於泉泉之爲雨本於心吾廬陵邇贛江而上富川出值夏爲忠簡公鄉又東道三十里得富川爲文山之友鄒氏次清鄉人稱鄒長者其曾祖長者厚益公既爲平園嘗以其餘返鄒氏不受則植莊鄒氏橋示報道

雨雨復爲泉乎則夫泉之本也在是矣曰近之矣其猶未得爲本也夫氣之感也未有不本於人心天地之間者心也悲而鼻爲之酸痛而曰爲之泣雨者天地間之惻然者也一勺之水或蟠蛟龍非藏蛟龍也惻然者爲之也故能往能來而皆出於天其變爲旱而常也爲潮昔昔盈子謂雨無本雨無本於泉泉之爲雨本於心吾廬陵邇贛江而上富川出值夏爲忠簡公鄉又東道三十里得富川爲文山之友鄒氏次清鄉人稱鄒長者其曾祖長者厚益公既爲平園嘗以其餘返鄒氏不受則植莊鄒氏橋示報道

橋與莊一不仍士兩賢之同時往來誠齋父子番洪景盧學士近年僧無疑隱者代爲銘詩顯其世次清又登夷道者振孫其孫好義如次清爲堂曰本泉求余記余宇振孫曰慶元前陳者皆其本矣尙無忘慶元少年清修意趣非凡充而川流感而天雨將淵然由此堂起是能味吾言者再吾言亦復未盡舌根有泉

休巖耐隱記

羅君伯雨起童科貢鄉漕當景定盛年諸老先生喜其才寘館閣不果退居竹村號竹村世亂更名所居扁曰休巖曰耐隱或曰休者其誰歟隱者其誰歟而何此君之不一也余曰然是或一說也且不耐非休也亦休故耐耳農圃代耕再易所獲當不與旦旦分尺寸者等雖天地冬春之故生物熾然日新日化而不知其休久矣雖一旦之間東西代起行三十七萬八千里而所休亦稱是矣人身天地之元氣於其間一日一時積而不可勝用雖建功立事之日月人人有蹉跎之歎而優游與蹉跎異正自不得不優游者由潛至躍一飛一跲蓋重耳十九年子胥六年句踐二十年其間雲雷之屯風雨之變可悲可哀可生可死回視俯仰之間而成敗得失居然相遠安期生與

居巢老人同時千項羽老人中道憤疽發背死而安期以不合去而長存是又在九州之外功名之表可以坡翁而笑矣彼夸父渴張毅熱臭而死何足道就其高者計之人生百年有早休者中休者晚休者晚休少耐中休又耐早休又甚耐人亦何能自知其爲中爲早如陶淵明杜子美陶弘景賀知章槩中年知止而自其初終計之則亦晚耳嗚呼襲生遂天天年之數人者皆老於世故悟於世味早休後死所得不既多乎其不又耐乎或又問曰如子之言是自古至今無一人早休者皆暮矣奈何余曰不然太公年八十居東海之濱是早休八十年者或人笑曰七十九而且以爲早休余曰不然子能八十不求用乎自其少年以至八十而不求用得不謂早休乎此其所以耐也子徒知其夜而赴國之行暮而不知其畴昔磻溪之日長也休乎彼不休乎此非不休也耐也耐耶非耶或者喻曰子之況彼也遠矣然則以爲竹村壽可乎曰可

廬陵縣學立心堂記

余年十三以童子試縣學堂上後十年而進士第一者亦於此應其如夢耶當其時堂跂跂集不可一布武講於斯食於斯後倡縣丞簿廨隣語變其左階分寸不得入每霖溢溝浸無可泄亦百年於此盛時美宰園顧無策僅疏爲樓窗數尺飛雨霑寥比年邑改是贅旒者尚不廢墜而教論鼎來廩空而客去況有能議改拓迫蕭渙可至獨慊然陋已起而圖之則向之丞簿廨芬焉已久屢請儆回復歲餘而後下溝埒餅五丈厥既荒度而老居居之儆之不可棲之左已

而廢寺熾然有禪居僧賤契齒而脅新安學田將奪渙可指學碑辨危而後定而工役亦少間矣興造未易爲也難又若此吏且接踵而向之役既而不休斯堂比進士第一高深倍廣稱蓋鑿而築之三尺翼以雨窗然後席函丈餘然後池雨四集然後取樓窗西之爽藏書易米廩爲小學觀者環迴不獨標星之新其外也渙可曰吾爲鄉校不可以累後人一以已力任其費惟是樵星小學等成終而會渙可復以其奉廩不足諸生感曰此惘惘復爲誰事請各效供奉餘足焉由是不毫髮掛簿責有勸無敢間起丙申冬終求堂名予命之立心是日也揖諸生而進之曰學何爲也政爾不爲抑復誰能彊此自有天地而斯人立焉斯人天地心也其心天地者學也伏羲堯舜氏作而後人得其所以爲人者伏羲堯舜氏不作而立焉者私淑於曲阜之匹夫自曲阜千年而天下爲學校之天下以至今日邑無小曲阜是也學無小伏羲堯舜氏是也洪水汨陳三光五嶽之不得其寧禹以胼胝爲平成功當是時也天地託之禹師尚父之所經營父師徵敬之所歸往而獨首陽之子戚然其間爲綱爲常當是時也天地託之夷齊春秋者山林

誅討爲尤難於一聖二賢而接乎伏羲堯舜氏以垂萬世然微言絕而邪說興孟軻氏以開知閘之廓如也當是時也天地託之孔孟俎豆之經歌之雖存乎寥廓而天下以學不學爲治亂人亦未嘗不以不學爲其恥向非隱然者檢而律之則遊梁而因者皆爲儀秦讀城旦書者皆爲鞅斯封君侯王皆爲五霸而功利與刑名交驚於世民之黔赭其不鬼魅幾希嘗細清流雖無益於存亡之數然此風不競將宦寺小人皆迭執其柄斯人者雖不幸乃其心則布之天下國家矣故嘗謂韓歐當平世崇辨拒邪又在關洛之

先場塾之外爲學校功宗皆所謂天地立心者也夫
庸人者不足以爲天地心矣異氏者不足以謂天地
心矣千載一時科舉廢而學校興學校興而人材出
故學校又爲天地心之心也子也若昔堂下之童子
也豐碑在刊忠節如前蓋在萬衰遲而有道德初心
之愧故於斯堂也始之喟然終之喟然渙可名狀時
同官葛時第前職周適道朱介賓相成之

宋 劉辰翁 撰

記

吉州龍泉縣新學記

天下未嘗一日廢學自孝弟日用君臣上下麻象祭祀官寺曲直侯客應對軍師名義市井然信器服度數事事物物皆道事事物物皆學道何嘗一日不行於天下夫婦之愚由之而不知學者習焉察焉是故以校庠序學不以無校庠序而不學而校庠序亦不絕於世者則長育人才之事自不得不由此其選耳

混一以來文獻大第舉或者遂謂儒生出吏胥異教下俎豆不復設設亦戲曾二三廉吏與刑相望罔焉於禮樂之缺失布德音厲名教於是收綺席於園蔬扶壞壁於馬廄然周爰所不及者其縣懸遠也龍泉又遠也廼五星聚南斗之明年乙酉三月龍泉改夫子廟廟新學遂濱之誦曰我有夫子魯人祀之我有弦歌嘉賓敬之誰能紀成千載峻之則相率具吉水朱簿詣孫氏沒官宅爲夫子廟狀伻來願記其始簿名憲東平人也以檄至龍泉謁殷圜視門廡齋廬無一有負城濠廹江岸水歲至歲陷慨然曰吾魯人也吾不可以不力於夫子吾嘗製諸暨事夫子如魯屬邑簿亦有意素定是日相攸得孫氏故居金山之麓夷曠高敞極四面中僉曰邑何不毀存是如有待朱簿以是馳白郡如邑諸邑令佐學宮多士興起如湧奉城外遷城中庚寅舍菜予披圖論狀爲諸生歎曰學官發學有矣有以遂事興者乎何所爲而爲之不可當吾世而廢吾邑學吾邑也吾興之可也異邑之大夫何所爲而爲之二三子亦知之乎此夫子所不能得於晚周者也今人惟見衮衣赤舄萬世通祀以爲賢於堯舜之世不知從其祀者非畏匡之士則陳

蔡之役也蓋聖人之業勤矣今吾兵革之後得與周餘幸民問居無事詠歌先王之道又遲迓往來賢人君子拾遺補闕不惟有綿蕝之觀而又有爽鳩之樂大哉居乎此一邑之士所不能得於其盛時也簾垂白日世短年長豈無老愴傷懷而抱不用之恨者乎毋亦惟是聖人復起斯文未喪身爲顏閔抑何爲於此道未嘗不見用也以吾道爲不用則佛氏獨得而用之乎彼無君臣上下者也以吾道爲無用則老氏獨得而用之乎彼亟以身爲天下者也今夫敬忠以臨其民孰非夫子之教是吾道貿然獨立於天地之

間萬法之表道用於時豈必其我四時行矣百物生矣復欲爲於四時百物之外天厭之矣人亦有言用舍行藏在舍能藏惟有道者能之故曰惟我與爾有是夫吾黨之無人也是鄉俗厚氣淳前修未遠忠信多而甚好學爲士此時惟當灌園以給公上謹身以訓閭巷他年過是邑者聞有處士之廬能卻城圍於三十里幽居谷口者又隱然名重於京師素位而行其必自平時不由徑始不然道未嘗廢也人廢之人未嘗廢之士廢之學固未嘗不盛也嗚呼吾於父兄師友至卷卷也

須溪集卷四

吉州重修大中祥符禪寺記

佛滅度後二千二百六十年爲大曠劫來未曾有曠劫上自義農堯舜聖賢文獻神明帝胄王侯列國仙真海嶽三宮九廟王堂金門臺省館學上林邸第州縣亭驛庫塾禮殿圜池故家田廬邱壠斷烟廢址荒墟殘照以至無有區宇情識沉淪跡絕雖如天竺靈隱淨慈徑山諸大寶刹漂搖慘愴晝無遊者祥符此時在吾城中號第一禪又自往年圮壞欲盡齊厨綳堂當齋廡廊無復起理有大比丘寶龍居會自嶽來歸推重教席入門而歎鄉閭古寺洞徹至此會當千戈南北縱橫歲儉人飢豪右衰落施者猶丐工價騰湧官無閑廩廬敗不遑救又於其間樓船駕海斬伐百祀六合爲爐鐵牡欲飛祥符此時乃能新成晃如湖山起自衡簷以棲過笠中建雲林開合萬衆道人高坐風旛堂堂梵僧來禮初見儀矩鐘樓藏殿壞無不舉金晶碧映塔崇故本侵者歸疆壁湧諸天燈徹內外用意久遠積銖累息傳之千燈丙子庚辰工費萬億不知昔者祥符盛時亦如是否於是觀者贊歎疑怪會雖宏願以何化力時能舉嵓舍舊圖新於滅刼末變爲莊嚴是大希有求記於予予曰盛衰反覆之變天也蓋故老嘗言過江前城內外惟開元併圓通塔院藏院爲一而祥符直慈恩之羅漢一院耳計嘉初基牆垣繚鑿鎖高下相應縈城帶圃鱗襲霧合何其壯也衣冠僑寓以來蝸爭蟻附侵爲世業橫列萬間佛且餘幾甚者寺田千石擅入一姓蒼頭廣兒狎吹高閣零丁食鉢仰哺而蹴與薄貸而厚責當其時雖把茅蓋佛不可得於是亦幾年矣佛者下於凡民之間以不爭爲業而儒代斥之爲名高官淫用之如贅附就知好還之故其事烈其言長吾以世外觀人間意天之厭是人也亦

既久矣明黨也而清流清談也而橫議忿消世短事快國亡吾以一寺之區區言之而讀吾記者可以三太息而垂涕矣天何分於彼此佛何與於榮衰雖世界起滅因緣受報皆錄一念相續幻空空盡彼其不壞者不在此而狂爭倒見從斷執常則亦達者之所隱笑耳世之變也有過其舊者有不如舊者舊有因有改若大中祥符之寺則莫之改也而物有改之者矣蘇明允記其鄉圓覺院慨然有感於楚漢之際日季布之忠於楚也雖不如陳韓之先覺而比丁公之貳則爲愈夫其記圓覺也而及此爲不切吾取以記

須溪集卷四

大中祥符大中祥符則然

吉州能仁寺重修記

往時春遊出牛蘇堤過鳳山能仁止觀道場在二園間古木蕭然前塵自消予時過詩入堂下曳倦入寺尋山谷留題徘徊受禪師井塔久之聞塔下泉聲冷然乃能去後數年過之則荒苔路斷種爲墓林山門畫石鐘鼓弗考僧散莫居又二十餘年而德祐初元融堂冲師拾於衆人之所不取蓬累處焉予乃避亂有赴北門而怨南山者而釋氏之徒以攻苦出願力撥亂起廢孝僥焉若有殆而爲之雖歲增干柱日食萬指亦戚爲吾道蓋是無能名無實功無盡分也則

壹叁貳册97版

凡能言者娥是矣驛傳傾田賦陷貨來積府藏虛徒
飛書倚牘攜上聽市眾援死之日墓有諡史有謚蓋
知者以爲民賊而論者以爲人才吾非厚自毀而尊
異彼也言之何及將以泄吾心之所甚憤而激來世
以所可蓋庶幾虛僞省而眞實見如冲才使冠中與
人間事吾豈憂殘做與凋之哉一廢一興必有痛懷
千古者而後識吾言之悲也盡天地皆佛心則皆能
仁也而儒者以仁爲公爲覺爲愛爲當理而無私心
之謂講焉而未已而皆其似也若未有文字之先卽
有天地之後豈可以一言盡哉旣有天地無一物而
非仁未有文字無一事而非仁不知全體則質之手
足證之一果一核自以爲似而其實愈遠惟佛以不
能爲能而吾以無不能爲能則雖堯舜有所不能矣前所陳者皆能也而末至於無能也
無能者不在是無能者無不能也師於是勞勤七年
矣山前後應復者無不復應有者無不有又種松鑿
竹坪古路蜡青翳密位置亭次映帶八泉將復爲禪
林勝處而退然不以爲能事方卷卷焉理詩人堂表
山谷祠余問師修復至此備矣止觀塔安在師從坐
起立目光炯然

南岡禪寺記

山起於空虛微塵不息一下一高其奮爲東山也勢
至已不可遏然猶坡陁蜿蜒平田廣澤之間悠焉爲
南岡岡隆隆爲寺寺於治平間爲禪山田百餘視吉
文諸禪尤下余遊玉笥西歸宿焉寺創如新完且弗
飾門徑荒唐松竹手植戢戢老能披罷說法殘僧數
鉢視如叢林方規隱然余周回太息國無喬木久矣
高陵下谷望而蒼然者必寺而茲寺亦鮮無幾舊惟
一藏龍光出焉想見成時參差曲折暉映宏稱然循
其初則皆幻也鄰山有木鄰寺有鐘鐘鳴法食窗列
蔥翠比於萬石之家千室之邑種種贍足祖孫不替
詡知一麻一麥建立女第哉世教滅亡而山間林下
以西笑輿慮亡不增益成麤獨此莽蒼初見成立而
能力亦少極矣鄉非此僧用意於眾人之所不視豈
復有寺哉而能方感然惟一大藏未了不爲能事余
笑曰人苦不自足方其爲荒邱敗窟也欲求佛不漏
不可得今橫藤敷坐長廊轉日見在豈不十七八何
不安意慰願如是可矣尙皇皇南岡曰吾法以
不住相布施故爾余曰不然譬如馳求徑行萬里無
有住處以爲不住已改住法以住爲利況住亦殺不

住亦礙礙在不住吾不住者不離於住吾住常住住
卽不住如江行船身在船中隨住卽住而此船者實
未嘗住於是長老從坐起曰信如君言卽今南岡爲
有佛處爲無佛處彼露柱者實代余對余指曰住住
師能吾城中龍氏號明知大師說佛法甚辦余故喜
言之云爾寺修於五星聚前記成於五星聚後三月
又六月爲中元乙酉垂書

紫極宮寫韻軒記

余舊過洪遵紫極宮徘徊寫韻軒上雖江山明麗而
棟宇凋殘加以俗書滿壁類鮮不媿文吳二才子者

後十六年當閏辛巳之正月余自廬山還滯留過之
則殿角如飛高出廊右前閣俯月澄景內徹中分爲
三宮之祀謂吳氏故司江湖水官附焉亦安知水官
之久不復爲天官耶皆未可知也於是祀三官猶二
仙拔仙籍吳彩鸞者以女子遊許仙之會行歌之次
文簫過之感其詞亦知有已跡其縹緲與俱陟焉坐
頃幾何而文書狎至問而知其主舟雇覆溺也又頃
帝怒謫向人間則言語漏泄是罪緣是下至紫極棲
焉文本書生不自業賴鸞書唐韻每得數千錢且書
且鬻後各仙去是軒其寫韻處也韻者人間書也鸞

仙之在人間世不至今混混如常人哉吾且指是軒
言之韻之有字也誰爲之乎天爲之乎則吾未知天
之於字也識之乎不識之乎以其初制字者人也則
吾又未知聲之爲道其先有聲而後有字乎抑因字
以爲聲乎其又誰告之皆知聲音文字之皆天則我
亦天也其爲我者天也則我爲之亦天也必仙也而
異於人道則仙者非人爲之乎而又誰爲之乎自韓
退之作彌明發獪語而謂天上爲別有書自俟道華
謂天上無愚情仙人而仙者遂又當徧讀人間所謂
書而由達者視之皆非也吾與造物者爲人則書之

出乎吾後者猶日閱人而成世當亦何不識凡吳氏
唐韻皆反復作葉子書朱墨分部精楷宛麗開玩如
新近年酒敬本尙存世人不能效也彼文豈常習爲
此字哉古所謂不死者復爲人也二仙故在攜手來
遊

按彩鸞本晉將軍吳猛女父俱登仙籍距唐踏
歌過文簫時乃四百餘年其爲並謫無疑在仙籍
吳文應其故偶也或曰何四百年之久而猶美少
故態耶曰天上一晝夜動經人間幾歲月未久也
或曰仙矣如涯何曰未離欲界故應爾爾或曰天

上自有文字何必故作人間書曰人間那識天上
書書之亦不售且晉人多善書法其精楷宛麗亦
有餘習故然其不寫他書而寫唐韻亦故留此韻
事韻話以作人間一段風流話頭耳此神仙遊戲
狡獪處也非韻本存世鮮不以爲子虛矣

玉眞觀記

自伯陽以來大丹大法又玄眾妙千門萬戶單傳密
授嚴居澗飲清修練要雖以聰明人主化人接引常
中道而墜葬於不睹之鄉而慟於多岐之野蓋一離
一坎而不能使之純陽亦無不以爲恨也而東家之
寒女西室之深閨耳無聞目無見浩然塵欲之表捐
親戚棄人事早自信而獨行若艮知而縣解起玉眞
觀爲黃冠師此華山女之所不座講所宮觀而奉玄
帝前三間東偏於是禱者復之東偏曰又曰盛希靜
求余記之按天官書北方玄武虛危朱文公熹謂眞
武爲女眞神非也今爲眞武者又像如道君皇帝亦
非也虛危居方王癸天一生焉爲是一者青龍白虎
朱雀交會其所是爲龜蛇與三物獨異而名玄武有
不物之道焉玄者天也天乃道也此豈女眞後人名
號之雜又豈天人福想像之比邪北極以爲天一陰

一陽之不測也南面以爲君二氣五行之妙合也黃
帝以來得之以立民極伯陽而降得之以善其身求
之形體魚遠求之禍福則又遠水中有火先天地生
滄家以爲龍虎而法家以爲龜劉吾日用飲食眞跡
而心踐之顧恍耶惚耶是爲官者物邪龜于圖于卦
戴負而北首南方鳥火飛舞來非雀化蛇乘見砂天
地由此合而萬物從此出故在太虛爲關軸其大無
所不至而靈亦可知帝言符咒訣劾淺矣斗爲江湖
去虛危最近觀劍氣者常在焉豐城者未嘗失延平
者未嘗在也仙聖往還一氣遇物成形西山之下有

劍焉曰旌陽東湖之上有劍焉曰眞武其地合宾宿近故其神最靈豫章吳楚之間又江湖也斯堂也應之矣希靜經營二觀以其時以其地比於創造而天師者遥屬之靈應若昇矧有相焉觀成某年月日

江村記

胡叔端風雨步相過語余曰余友過相厚曰端齋端齋云者子不樂也世亂得江村寓焉因自號江村余非號江村也昔者余居俯昆江也今如得吾江焉益吾祖靖康之來安成北門也於是百餘年而予去之去之而江村江在是而吾居亡矣此吾桑梓羅綿之

感也願一言以慰吾思何如余曰噫舊國舊都望之悵然昔有弱喪而歸而爲人所謬者遠故也今君之寓所距故居五里而臨流太息晞焉出涕夫余亦屢遷者爲君感發遷有幾有暫而歸者有久而不歸者有久遠而後歸者有不得歸者昆江遠矣其出於瀘水不能百里而至於君之鄉陂予望之在此猶彼何所無芳草兮竊獨懷此故宇則夫馮河而思禹績有不忍言者矣念哉爾祖其自清江以來自以爲不幸棄其田廬僦隙而處孰知三世長子又孫大其門閭而鄉人望焉學子塾焉則其徙也乃其所以興也夫又安知江村之瑣屑不爲北門之名居乎則雖謂今日如靖康可也謂今日勝靖康亦可也凡遷之爲道江爲近譬彼莊莊未知所屆則後之託吾居者不有遠於今之望故居乎未可知也於是君重傷而不能語曰余靳君自解焉至此余謝曰余以身譬耳行吟澤畔忽自感其志也若待清之日則蹲會稽者猶稱百也夫又安往而不自得也惠山之泉鑿地而得之未必眞是猶居然諺以自誑況乎遡江而飲厥既得本而甘其尚何求君求舍予戒歸奴僕燭盡而語君問余歸志予笑曰亦君志也遂解手而別

東樂記

不知仙之樂於人間似否意者人間之樂亦不能不樂也觀其言沈東老可談可敬尤賢於人者不過釀酒留客賣金收書二事而已果然吾亦樂之人人有此樂而不有然亦有所苦耳嘗行千里中路遇親知問鄉信外望庐酤村釀渴相就而囊無留資索然以別又嘗都城閙書肆名帖已價閙十千錢不能居數日貧就則它圭玭之矣自是每過肆往來於懷以爲恨無涯棄其時得之當何如也然人情事後之恨而使其時得之當身之樂常不足凡吾所言又昔所嘗苦也而亦

皆以爲樂者今人見東家貧西家富然後乃知其樂未見亦不樂也譬猶江行視大商厚載高檣列艦歌童舞女百工備豫所至邑井盛麗留連風月若不可及漁舟醉卧夜起蕭然顧富商燭下持籌而歎如有所負明日視其主人猶有墨色不堪甚之意祭流問卜豈大得亦大喪或未嘗喪直計以爲未得耳哀哉語揭之曰東樂子笑曰子則樂矣奈之何西家餘慶爲漁父笑然此猶可笑者若比年東西家勞逸憂苦之不齊雖復秦越不相爲有可垂涕吾友歐陽餘慶居去城十里茅齋立壁風雨不捲取回道人榴皮字則已讀書外大有事古人爲學自孝弟日用賓客應對以至山川離合戰攻天第古今興敗風雲變態日

星度數閭里興廢燦然如在其目其間居廣覽必求高山曠野舒襄發憤至或求異代陳跡戰場故墨荒邱亡國如太史公過大梁阨嗣宗登廣武昌黎祭田橫弔望諸君墓其躊躇彷彿收拾形勢想其胸次如劍千星奕布陣往往藉是以驟非必眞有是境也不者腐儒俗士佔畢不出邱里生隨死蕞滅沒誰紀然亦有可哀者貧者不能遊遊者不能遠也今子之讀書是樓也不待過都歷險登高遠想探幽考異而與斗酒念平生故人綏念有以相及者必餘慶餘慶爲余曰貧何樂之餘慶者樂也餘慶曰雖然何心樂此余曰貧而樂者非余者矣異者今亡出於夢覺勝敗等於目擊歲時賓客淋漓徙倚撫有今而後知貧之余樂也而亦難非余者矣異者今今道舊有悲有樂歐公太平出守而欲求陽鳳號禽

之處東坡所至登臺有長楊五柞之感淮陽不終之恨無非取諸人者謁其所見略同可謂其不病而呻吟亦可若子之於是樓也南望而蒼梧陰東顧而子胥沒其晦明風雨烟埃起滅南宮北里顏垣廢井亦有得於語言圖畫之所不盡者乎此則學之所以爲有用樓之所以爲助也於是李氏子憬然謝曰吾樓何足以當此余爲之頽然而起曰噫乎此亦非他時之所能得也蓋愴然宛然如見其處宋輔之叔景儀課子姪依於道嘗五上觀光北世季學不廢元祐間有名朴事伊川者其族

讀易堂記

大秀洞天監宮道人曰魯雲窠年七十五聚山中童子挾書各異面名堂讀易求讀易之一言余問易如何讀讀安用道人不對余笑曰吳是吳凡讀易與誦經等不知諸天魔王神通變態與金書玉字說經功德誦之又誦何當於神明何益於人理而稽首空中如有德色今言易九六利不利象某象某人爻剔鬼車鼓龍歌咷咷跋無虎蜃脣羊牛革狐尾字不字涉不涉一見已決厭再見尚須讀耶從元亨利貞近身遠物不得其用則亦與道經咒語無異或遂問

如何用余謝曰何用易至邵康節初有用耳康節四不出出遇人云日有未佳即返顧不知數邪此其所以知數也今人語易神異而日用之不知古人開口必於易故王子慶知莊子子太叔皆曰是在易也某之某尚須卜邪通身皆易通古今皆易而不知知讀而已讀何用又未有知無用之用也余去年過大秀魯道人聞余至穿林取疾延客坐堂上拾炭煮泉焚香供茗語小渴復供閱春雨數品明日從余郁木欲攀蘿逕或曰雪未消且住此兩日半共一卦氣至今再卜其勝亦不可得日異巷道人至問魯叟何如曰日健飯喜茗如昨予曰是真能讀易者坐久復聽泉聲琅然

吾廬記

陶淵明人品自高其率然而出率然而歸賴其詩文興寄足自道本志使人想見公解裝登舟望烟村柳色曈曨東作之外而其廬近矣嗟乎樂哉誰無此廬而誰能言之蕭廷直兄弟呻吟其鄉捃據數家取儒科頡頏爲宦族子姓客焉中分第甲相過爾汝欣然獨樂來者莫辨誰適於是廷直以其兄所謂邠廬者共之曰吾廬本陶語也余笑曰淵明也志於斯隘也色

於斯盡地而處尺寸不相讓曰吾廬也或蓬蒿瑣堵
俾焉自足曰吾廬也斯二者何居吾廬曰不然不然
自吾所見少時南宮北里長干步之街一姓之宅代
衰系絕行者環顧今其有存焉者乎又且倚廬而言
之層城上林人間世外不論大都富郡封君甲第下
至賣漿沈酣高樓列肆陵夷草莽莽今其有存焉者乎
破窩辨白屨二踵來掃地班荊比於巴人之橘韓氏
之楸苟焉愈於他日每鞭塵蔽野揭竿望屋棄焉而
走道旁寄食轉目爲飛烟吾籬疏垣薄然跂者不求
睨者不敢尙念承平諸老驅馳浪泊頗頓九折或過

新居一覽或念故書三易運遭百六而屠羊不返瓜
牛託處今吾與伯氏喘息也而相聞容膝也而待客
邪風未改周餘故吾其不有餘於古而猶有不足于
今耶余聞其言歎曰茅三間如此雖周公不與易已
世之化也起棲夫自大羞前人無能徙竟鄰市大宅
者皆是也而吾廬少矣元次山於其所居壹命之曰
吾政復不吾亦復誰爭子所宇宙以來此山此水是
不一姓愚哉吾也然不元之山元之水而寄之吾則
亦賤矣大矣安知子之非吾吾之非子也雖吾之可
也謂之公言可也客之主之亦可也吾儕小人知閭

廬避寒暑而已大官大邑身之所庇而不知昔者吾
有上棟下宇在通達之中曠限之野自陳仲舉徐孺
子輩或不事事或不復相維持年深去風雨欣之
今落然無復遺跡徙行歌倚仰望蒼蒼如樹下危坐
愈泰歲晏凄然曝我冬日亦自以爲瀉瀉而已矣厥
或告我子寫亦將去爲之茫然尋杞天之憂而問絳
人之故其愛我者曰子何以彼爲哉子有室廬其中
空虛吾將補子以不漏而扶子於東隅是頹然者豈
不益可念耶言未既吾廬上人悟曰吾則自以爲足
矣亦自以爲陶矣乃不知吾之外復有吾也天地一

山囿記

里有同氏善畫山水求所以自鳴於人者余取昌黎
南山詩目之曰山圖復爲記曰就非閒也子之爲山
也亦嘗縱觀曰涉而得之乎其亦心往而昔至也夫
眷眷然屋市之爲居曠而立於莽蒼之野浩然而歸
周流不出百里而西起崐山東天台雁蕩南至於羅

浮其間如巫峰之雲廬阜之瀑洞庭九疑之縹緲西湖靈鷲之清麗桂林衡岳之奇古騷人志士之所遊與遊而不能造造而未及徧或牽於同行或困於無侶或數步有公事不得往與中道迫於私故徑歸者莫不猶有餘恨幸而得至其處而敗於風雨慌於蛇虎隔於梯梁僕痛馬豬猿斷烏呼卽平地入望而潸然勝之具不進亦且彷彿而止子於是問若堂奥若莊逵若菴羅果百里鏡現維摩臂而取以來也其何能如是想子之胸中靳靳乎筍石造天幽幽乎藤蘿逼日孰非圖也吾與若遊於其間有賞之而已而安用人浩乎其出於平川渺乎其入於纖妍恍乎其不知自苦如此斯言亦甚達併記

所以爲之也則吾於登臨也愧之矣蓋人而不能賦

也而入於斯子之手如賭昔者吾嘗笑相如之上林也彼則自以爲鉅麗矣不知郊關之內草木禽獸若此又何足以喻於海島之一洲泰山之一石而喙殫力竭若人間世所未有不知建六合之家環萬山之跋而待跋而遇不間遠近隔今古分彼此吾道猶是勝則左秦右楚皆吾囿也蓋精神宇宙一俯仰而得之几席不似子之圖於畫乎而何區區烏有之有吾四方倦遊厭煩在目念情少想多輕車而不遠南史宗少文能以一室自畫平生所到山水置之壁間臥遊鼓琴而谷應恨吾手不能畫欲託之子以寄

吾想然吾有大恨吾昔者所見臺池亭館山阴水麗人物草本舟車管絃殆不止於畫也今已矣將象其丘墟弔其遺迹要亦何可勝道毋亦存其舊日記其大略時時某巨某水依稀指畫爲後生輩言之則畫之有本幸其藏於子者無恙或足爲吾遠想之一助而神傷獨往終有不能無情者賴子未嘗親見親見殆不能畫亦不忍畫如優旃學故人談笑意象豈可復睹哉今吾行田里間無不惻惻可感況其見畫或曰孰非圖也吾與若遊於其間有賞之而已而安用自苦如此斯言亦甚達併記

武岡軍沅溪書舍記

道莫迂於天小之爲生成次第大之爲晦明消長又大之爲升降變化常五合六聚積數世百年之久東海而生一人焉西海而生一人焉及其得志當世如跋而待跋而遇不間遠近隔今古分彼此吾道猶是已夫子存不大信於天下朝出而門焉譏暮歸而荷蕢矣蓋悵然四方之野莫知所從適甚或削衽見異極矣然易世而門人尊異代而遠孫相更千萬古而南面與天地並今爲其徒者曾何足以望游夏而儀然爲人師用家國道小不合爲進退榮公論大不幸

爲貶斥比死節輒迹所至遂爲後來所追慕愛惜附
著不衰而其生也已若此矣此則夫子之所未嘗遇
也如過江前陳簡齋近年魏鶴山皆以逐客道沉溪
祠沉溪祠而不自已人因爲書舍教人士教益廣則
書舍亦益廣今爲書舍高下相望奉夫子俎豆終焉
此吾所以聞風而感爲之極晦明升降道盛衰之故
竊不敢以書生之好德者賢於古人而必以古人之
當日者適爲書生地嗚呼不苟然也吾道之植於生
民以來其漸如此武岡本騷楚之國有向氏自芷沉
徙居沉溪沉溪之老人曰林下翁遇濂溪垂髫學焉

晚猶及見靖康之亂簡齋過之相與言濂溪舊事日
相得因愛其山水卜翁隣屋賦詩去去又百年而鶴
山來翁之孫曰大雅翁者事之如簡齋而鶴山亦願
留簡齋處鄉人爲之合二先生姓稱其圖今爲祠若
學古今名誘相長在宇宙如丹青失之彼得之此當
時以爲罪而後世以爲榮是非之在人心如天何言
非春秋揭焉褒貶揚抑則其聲慕或不至若此而亂
賊之懼者亦鮮山林過客名字不足以相及而禍敗
常相尋故有破家而同傳亦有以戈逐爲知幾況過
江盜起人自救不暇顧從容流落主賓嘯咏各不忍
已也

吉水義惠社倉記

邑舊有存愛莊莊田六百石耳歲乏困興發有常官
弛其租重民食也學自刑子併爲官田而民始絕望
矣於是邑之士聚而感曰我飢矣猶有飢於我者也
乃口分不腆之田爲衆倡衆亦踴勉唯力沛然後之
得地一千八百七十二石有奇是爲戊寅以來平濟
之莊每歲輸視民田春夏雞踢減損市直過半收其
直積貿田又三百石有奇然通可官斛九百餘耳民
飢猶不足而莊籍爲戶右日海舶之造後誅物役之
不勝而指壞噬臍甚矣敦亦惟按察分司馬公布喜
澤識政體而內省行省郎中二劉公實來慨相語曰

莊名平濟眾積也奈何與并植戶計等壹蠲之然後
老稚權呼釋然如得後望餘命無復患廼諸君子又
聚而感曰莊之累大矣歲寸寸積貿田固善田益廣
賦益盛不愈累乎其自今惠民以其直勿糴田止此
且自癸未三月易其莊曰義惠社倉雖柁舟不歲造
尚徵隔於馬公諸有徵斂必繼是以免實永賴勿壞
益勸在此記也予歎曰古人念窮困嘉惠鮮必曰敬
修其可願願未有已也而事異心違其中有得其所
不願者矣是莊之建始於夔蚿相鄙忘其家之不足
而民散矣春山之木樵者不竭舉以與樵者則頹首
辭焉惜其本也悲夫吾欲其營是莊也如私私不可

邑六七月之食比於成季之殘貞惠文子之弼其與
幾何試使斂散得人益以不倦遲十年之後斯人子
孫生者無數而吾亦給之爲無數抑初念誰不願此
積貿生怨固非爲已積也然吏晚之爲外府官粟之
如監河一貸之不遂再則怒三則有受其禍者矣里
莊之事人情之所不能廢也善之爲懼也陷而多責
何必任眾人之所不舉而後憊且悔哉幸遭仁賢是
莊得不敗壞而亦不敢充羨獨懲創爲儉斥而爲施
何也其誼以爲我損以予人則彼亦絕望也吾聞贖
人不受金則其後亦且不贖人今之積者非盡民食
也有輸有費有不可會者焉幸而稔十可六七存耳
不幸水旱十一二未可知而又修田萊備水患築陂
塘貸穀種儲車運葬莊屋走阡陌待催吏饗田祖以
歲之不易事之不虞卽十日雨三日雪環千里而水
如去年雖廢棠垂之亦所收一二而止帶其禍矣幾
何不絕義猶井也深者甘汲古所謂社倉者亦二分
之息以此爲術其後猶有官侵用而不繼私貸食而
不繼者況施之爲道徒以慰窮乏塞觀望一志於散
而民散矣春山之木樵者不竭舉以與樵者則頹首
辭焉惜其本也悲夫吾欲其營是莊也如私私不可

爲求一說以易之而當當而可久則施之德之義又
未爲不當也以其極也而吾猶有所不滿毋亦是區
區者有可以充之又充之實而緜是正焉也此固物
之所無奈何而理之所不能無慨者也夫義惠之與
平濟名實遠矣記其名不記其實則是莊緜存愛之
而平濟緜平濟而義惠雖爲之盛德而有加焉可也
蓋嵐旱不收有幸種而穫者或美其田之盛而由耕
者計之盛則盛矣不如薄收而再藝謂夫生意之止
此也若諸君子之生意則未有已也

萬安縣舜祠買田記

大洲僻邑深山卜寺而一日揭焉以舜祠興雖邈乎
徧矣然能使閭旋博雅之士爲之矯首而遐思況濫
遊騖之人爲之褰裳而忘倦以其所立有在常情之
表者則寶祐景定間僧了敬之爲也方祠未成記先
具鄉繡衣持節至其處問焉爲兒其畫堵基山爲讀書
堂雖嘉其有志昔寫言者又久之堂成祠成祠成而
厥去主龍須其徒慈意者自仰山歸祠敬祠敬之十
五年而買田既百餘石合是二百畝求田記刻寺
俾有考余笑曰時節世間安得不使來者笑人無能
何昔之舜祠者成之難而今之寺田者獲之易也則
亦有聞舜祠之風者也如將爲爾并舜祠記之邪則
或者以爲無謂也不并爾舜祠記之又未有知夫無謂
之謂也寺在韶山山之下爲韶江江韶口里韶濩雖
俚訛志謬自儒者言之無一可若彼教中古帝王亦
猶幻耳悟則舜在床琴不悟則必陟方乃死吾以韶
山見舜事舜如吾師然鄉人士之爲我來者如鄰侯
書堂如李氏山房士大夫之過其下者如望蒼梧登
九成要亦何以大相過荒濱絕逕詭爲異聞隱爲奇
觀遊者如有所慕因徘徊之久而又有感焉向之田
者始由是而積矣人有常言曰知自孰知田之自舜

又孰知日用飲食父子兄弟無一之非舜哉斯民異
端無重華故至此今夫山田二百井田之世不足當
上農夫二人之食然亦有甚難者今夫耕者或不得
食販夫夜作旦而市或不售則不食彼深山大眾不
耕不售而不缺食不惟不缺復有餘而田者積焉今
夫望施示人難矣有得有不得焉再而竭三而倦或
不得謝則怨而施之佛者卽甚厚如梁蕭氏以其國
則小梁然施者常不悔也不惟不悔益腆而田者積
焉彼豈皆能一生死齊得喪道隆行顯且佛實有力
至此哉乃其迂濁則又若舜祠者焉豈非心胸中曰

福有在福田之外莫之致而至而好德者遠矣山無窮田無窮百年千年連阡陌始此夫舜祠者理之所不當有而佛之所無用也固有有之而不事事之而猶無益而二僧以此爲無窮且以此不朽嗟乎昔者萬安永福何至此後舜祠二十三年七月須溪記

武功寺記

佛入中國以其勤苦無聊之跡本非人情所嘗習而堪之者又儒者講師縱橫演易凡數十百萬言雖才智辨士猶有不能盡通其意然依稀料想若有若亡至二千年不晦則亦不可謂無其理也乃有聖惠西

來不立文字應機一返之性而分宗異解類爲不可測知斷句半句光怪隱顯教意不傳而其傳復有甚於教其難知難言遠而至於不知不言無可授受此宜贍刼不一遇而頓超代起又未嘗無其人也亦猶吾儒起六經傳疏專門之後遇大人先生獨取四書深極性命而記問疏於六經語錄多於傳疏今言性者人可以爲聖而聖者亦不過如其人而止若由聖至神猶從有人無直當置於不道此其爲實踐之學豈獨今日之所少而北方之所無也而欲爲禪林其未嘗學者亦能嘗輕前聞上清談而次科舉古爲六經者少而爲四書者皆其徒文武並墜訟止奪銷

於是老山林困時命者始嗒然有意於廣聞見合經史乃異乎曩昔鋪答問而拾閎略者其或者世道之將盛歟未可知也惟是七八年來釋業彌天建爲官師禪衣而夾駝又有北來高僧兜離旁行一字萬言談曰扶教而陵世狎俗舞經斥戒蕩然遊人間意非復凡律所可係縻雖其寵光辨易方與甚盛而不能不與其教異則雖其徒病之亦莫得而揜也比是而觀則此一時也儒者之廢固未嘗不進彼一時也禪與教之失豈不猶可以爲得與然吾閩長沙王聖與言瑕吉袁潭三州八百里有武功山山深絕無人之

境有僧志與禽獸之與居枯木之與徒創爲道場一作一息視如叢林雖開創甚不暇給不廢是事嗟乎禪之不禪其已久矣北非無宗也其渡廬君子之國宜贍刼不一遇而頓超代起又未嘗無其人也亦猶九州之外萬一有其人焉而亦不可見矣是佛最盛時而禪學往往而絕也江湖闔漸之間寺以千數吾豈敢復望大乘氣哉而況崇酒肉以爲常混色空以爲達一與一壞過晉惡薰於此有人焉爲是寺存是道豈獨今日之所少而北方之所無也而欲爲禪林之科舉乎雖大如徑山高如雪峰吾猶以爲陋也將爲禪林之四書乎雖辨如維摩論如大慧吾必謂之

儒矣寺在葛仙峰下左飛瀑右石江滙爲三潭龍居之沿流隱見獅子香爐乳香諸峯在水口經始於己卯春爲雨華堂其爲藏爲殿爲門也不日成是獨法堂數間耳先爲記可乎余應曰可或人曰見諸如之何未見如見余不應舉手而畫曰一人曰一乎師乎抑別有指乎余不應且不盡非不盡也乃不知盡之所起於是或人悟悟而稽首以是傳

玉笥山承天宮雲堂記

玉笥山承天宮雲堂起斗之歲也先是余遊洞天宿山房見其成而去爲書廬陵劉某過第一山山王笥承天之雲堂成五星聚斗之歲也先是余遊洞

中人求余記之未暇也其明年乙酉九日登高把菊望數峰如筍意欣然記之雲者出於山如玉及其得於天也如芝如筍如鶴如龍如浙江潮崑崙樓又或堂堂也而如人飛空騁轡以遊昔者山中之人共卧木石之間安知其至是至是望焉欲即之而不可得也亦可以一悵然矣山九疑皆秦人方其避秦也披蓁蘿而入巖棲而澗飲草衣而木食欲是堂也得乎雖後來爲蕭爲孔爲壇爲宅不可知即子眞九江棄官變服亦必翻然爲樵夫野人混混乎其中其霜露稿乾豈比茅簷俛仰之適哉而數世之後仙宮化城金堂玉室披華星拂紫霞鳴鐘列食波及來者巖巖如別館不知前八九天人者猶彷彿過之邪其高才靈氣第欲如王羲之陶弘景之流暫游忽別亦不可得也何昔之鶉居者望焉而爲其所難而今之含蓋者隱然而不爲其易也亦可以爲之悵然矣然吾聞古仙人記云去後千五百年五陵之間成仙者八百其時可其數可廬陵鍾陵不合者如礪斯堂雲海日閱人而如指安知不有隱君子變姓名而處豈皆如吾等淺之爲信信又淺之爲留題者咨爾來者候氣審之舊堂御書樓下如寄提點江西道教知宮事李

允一既修殿餘廊西客焉高樓廣倍於是副宮許景容分琴書其間允一景容皆吾州人記成明日甲子書

靈威廟記

陰陽之氣行乎山川與日月合其變化詭特起伏盤礴必有所爲者非通乎六合之故遊於萬物之表則不足以識其奇而以爲怪儻所謂人物亦猶是也況於神哉山起西南如青城太白者凡爲五嶺其趾而高入雲今吾自章貢仰闚視灘瀧懸絙如在山上不知其流至此已入地萬丈凡出乎地中者爲泉皆竅

而湧其精神於海坳如也人見其下流而已通大地
而論則涓涓者江之祖然其泉必出於僻遠往往忽
之吾測地於天以泉知海故於記靈威河口也如見
不敢忽也靈威廟吉安永昌鄉鳳凰山下義昌水橫
陳河口西會瀧龍至此四十里如驟弭焉蓋天山之
飛下溪谷之上浮氣勢融合如絪縕中其傍爲靈巖
巖有寺寺宋碑記廟在建隆以前石神像也故曰石
頭王廟初嶺大水石乘梓卓筒止焉江爲邮流民不
墊決自石之來早鵲觜雨已而逐捕捕獲戰盜戰勝
護其鄉如家室宮大其宇郡異其功歷三百年尤信

故在滄浦爲靈威丕顯哉賜詛止此廟白水而遷遷
者孫氏克順今其孫璞又與何仁叔劉宏規率其鄉
人爲石郎殿其左廊七人第七未可知比尤顯蓋王
名雲或曰石吉邪自立邪而何從而知之也余曰不
然人之得於太虛也息耳而爲聖爲靈爲不可朽則
亦一天地也彼其託於形受於氣得於雷霆風雨日
星霜露者苟變乃與隕然確然同體而尤璞故其感
者或爲月爲星爲龍爲大士幸而不出於金玉而爲
人所賤則貞剛之至必將有所激烈亦猶區區化
弘公者病已況漢初將相餘烈豈後來名字草木之
區區者乎余欲效太史公最王蹟石有盡斷自滄浦
今之南面者非穀城之老人與金華之仙于邪昌黎
韓公謂清淑之窮而高且遠者其神必靈其爲石英
丹砂不能擅當其奇吾以是山川考之抑高且遠而
尤奇神之馮依其間者猶鍾英於宇宙自與南來踴
躍而歗沸者爲一都會天道莫神爲陰陽而不自爲
非是石也不能爲其幽非是山也不能爲其明未有
非五合六聚而成者也亦未有百年千年之久而無
所爲者也暮夜坻若產賢醫問遑不出邱里之間而
生者每生則眾有司之者矣非邪是廟也恨其出於
幽遠而無名而亦幸猶伏於巖穴而與人相似故其

俗厚而民慤其物產力作尤多且裕而自見於功名
亦三百年矣有項氏士龍登甲戌第其明年爲德祐

吉州靈護廟新宮碑記

東南諸郡城陴封建王爲大或謂瀕險蠻陵定江南者堂邑名同非也天之所命必其福力
不盡用於當年而英爽猶是以有爲於後世者雖無
江南之跡猶可故泰山之下得古名將而北地通祀
關長生澹陽之塞宇宙如一身但言介胄者景絕誦
弘公者病已況漢初將相餘烈豈後來名字草木之
區區者乎余欲效太史公最王蹟石有盡斷自滄浦
爲石誠之爲物必有至此者耳而子以爲怪又安知

戊申涓祐戊申瘴踰嶺入江西南安之樟奪門以出野死以村斷已而嶺而萬安而龍泉草船柳車訛動城外有謂神戰於境上者其地其日如載雖怪不可語而風至輒蘇寶祐乙卯夏禁卒康成叛夜縱火掠有告者守王俏命黃淮將卒捕天大雨黑惟電中見城闕之處逆黨登屋得於涼風之山縣疏之變東臨瑞西起袁環馬足所不至者二百里卜於王曰毋恐其驅之衙吾民不知也而敵之人能言之於是爲景定議王功封靈應忠惠顯佑廣烈王王子以下列侯五乙亥入衙者萬夫畝於廟出廟門晴像其居處意豈知王平生哉則自漢以來至今日又

雲候陰蔽舟而下岸者畏日他反風致雨拯旱災疾疫歲常事尤異而亦吾所見吾郡所見且二三十年間所見耳民生實難比年出於水火又難也指道不言而千萬人奔走如市當其危難請禱不自吝稍紓旦夕顧念力不復給冥報尚或可緩蓋公私交痛若此而猶廟宇增飾日新月盛則報者眾也財者民之命脈非其求而獲不可爲救而何至絕筋力窮無涯事不急哉廟有寢制也淫而後宮數十詭麗則自竇祐乙卯始宮之成也吾嘗過之曼廡雕牆離爲六六民之無告余以前史氏爲父老所屬筆乃爲歌以侑

金珠黛綠綠綠千態涼臺俯池舞殿連閣網疏朱戶錢牀鈿柱帷帳甲乙層軒疊甍佳花怪石壺奕琴瑟前堂列壽孫曾位置高下相屬雖蜂房蟻垤要亦備矣彼閭巷所爲若此孰知金門玉堂清涼宣溫上林鉅麗如忉利兜率或者猶以爲此工力所成非神人之圃明月之宮寒露之府下視之猶如積蘚累塊況所居雖以莖臺井幹中天迎年其於涼風之山縣疏是宮曲折不類飛塵之集蟲蜚邪然昔者諸老常爲我言累朝宮室之儉與少長所見都城邸第人間南面王乃不至此政如尺堵之制當何爲世宮廟之作像其居處意豈知王平生哉則自漢以來至今日又

落垓下軍漢金購我頭千斤赤帝鉥此紘朝薰雉晨
不怕異摊文頹陰相懿甯酬勳帝命封食西江濆靈
威喑嗚樹炎焚過飢勘暴如斬梦震收電止梁擢筋
左麾駱甲瘡走磨新宮沉沉笙鏞彀斐杼紵摅疏鯀
紋曲閨綺闥飄氤氳娭光增頻盛翳紛爛如芙蓉星
佩裳芝蘭參差鸞鳳翥綦博歌譔容法法王教以武
還顏忻蒲萄漲清漪且醾駝峰酪駱羶且葷鴻門落
日哀榆枌萬歲嚮此沉烟芬兵曹臨牖銛鑿鑽俾我
孺子愔訢訢容我黧老安富殷無復魑魅瘴疫氛扇
回樂閎寢廟分虛黑叩齒王知聞

清緘堂記

君尉吾城中時魁相持節章貢君以書自通章貢公
復嘗有聞君清修又甚緘要栗語往往還贈浮俗概常
常者云爾猶未足數數稱也一日章貢分涟帥旗部
分萬衆啟行道鄉邦檄軍諮從事首舉君舉君詞曰
盧陵尉場如圭清修温潤須栗强明衆謂人詞實稱
然幕府復援類頗侯輩意未可知及君出章貢書伏
軍門謝前得公獎目且年歲於此豈偶合抑素論定
之所不備林品高下之所欲兼而豈易言哉顧雍得
蔡邕一嘆於塗而字元嘆桓温辱太眞一睇於襁褓
而名温雖人物不同白薰自藉而風流眉目皆成故

事當世想見況經公手所論定表表如此而其植立死忠死節足以附麗而難忘宜君之圖之也雖然猶有快周伯仁者猶有以滂禍爲未塞者猶有晚而不視而諱相門人者則君之汲汲也其不使余悲乎嗚呼客乎孰有清縝如君而猶存者乎數世之後不知何人而談清縝者從是見矣君蜀人大雅堂楊氏矩湖子好修隱處愈厲如丈山言後文師之九年十月望須溪劉某記

山窗記

袁氏山窗古心先生益國江文忠公之所書也吾行

廬山意公筆墨在在輝映然山南北無一字非居者之不求求不與也而南林之外慈山之下夜光出屋飛動洋溢念與公遊從非無意者而故居陋甚不足以容於今何及蓋徘徊墟忽之餘如見廬山高於此少時讀凌虛臺記以爲任終南之下而不見山故築臺焉如使見山者必待築臺而後得之則亦多事矣是問面壁斷之爲窗而天生焉不知蒼蒼者之欲我耶抑子力能致於此也蓋悠然與之俱曉不惟山在吾目中而天亦在吾山中矣豈小之爲是納岑樓于碧而已耶彼以爲一隙之明從是漸悟者不知心體之陋見心即天也天高九萬一舉目而天全露豈有破碎隱顯昏澄之隔大小之間若癡蠅之觸飛伏之跡樓觀之窺邪不知心體則雖四方上下無往而不礙自未有此隘言之塞固窒也轉而爲窗矣而窗亦塞也自窗之外言之則山之未見者見矣而山亦塞也山則在此矣不知是山與他山復何如平生所見又慊然如有不足而爲之遠想爲之圖畫往往喜聞而厭見不知一上一壑即千巖競秀政自何異復亦何以易此每山行麻落窮崖深穴愈盡而愈不盡然奇峯翠巒會不如還觀而倚杖及僧

舟野店得之燕坐如閱如即尤使人依依而不能去勝於當然無不得其全體此亦觀之至也尚何求樂哉茅父既玩之此窗矣嘗試以吾言隱几則見山如我見我如公要亦未嘗不日相接也

樂上記

科舉前傑然有文采志慮可喜者惟安成劉翼父兄弟曰翼父請曰余兄弟爲家君求樂上於馬淦陽既書之而家君孥子願子記是上也則出其云云如畫余蓋難言之而辭之又難人子以此娛親而親之樂適在是有餘矣達哉此叟復何求於世而何惡

於此巳且爲足下家君言有子而文而高科而名世
卽八九十亡恙其不高車畫錦銀青金紫擁左右甯
能一日舍此而盛時早計若翩翩墨埃之外去復來
者叟亦知之乎此漢高豐沛新豐閭意豪舉蓋世類
如此而卒不知千秋與萬歲魂魄猶有知否也不者
其亦負此巳也雍門之歎伶玄之感言未終而飮餘
淚是間獨何樂乎雖然吾亦厭乎吾生久矣乎蘧伯
玉請先乎是叟則是叟之樂吾能言之而欲爲屈子
之遠遊復臨睨乎故鄉巳若此矣而爲莊
子之夢復舉而出於南面王者乎而南面王巳若此

矣通有陋儒嗷然而號於極曰皐就其所言甚麗甘
美皆吾人間之累可爲頻顧嘔噦嘔悔重娛而不忍復
顧其庶乎知人心有感事者又爲之大招曰舉賢
能任豪傑先威後文誅姦劉暴尙其爲我來也於乎
近之矣而亦不足爲巳吾安能復置是非得失於吾
心哉往者吾弗及來者吾弗聞樂莫樂於今之爲吾
者矣而以昔之知我而復我亦爲不知我者矣雖然
其事尙遠遠者百年後也奈何乎今吾知叟之心矣
天地一巳也古今一我也何必以生爲不樂死爲樂
登高而望黃帝之所休文王之所避風雨在我猶彼

且吾何暇哀乎吾之所不及第論十年間尸鄉之客
杜郵之鬼其人皆英雄文武榮名福力騎列星而橫
四海又通宇宙而論生無名死無成如狐如貉如鯨
鯢相望儻以此爲樂則皆樂也而又誰樂之邪吾所
謂樂生亦樂死亦樂夫吾亦有何樂嗟乎夫亦欲樂
乎此而不可得則吾與二三子逍遙以求日優游以
卒歲可不謂大樂邪蓋累不遺而已忘年未老而先
化昔者子貢倦學而請夫子與之言畢如宰如者如
此不知者以爲實其知者以爲寓也延吾亦有所倦
乎此矣嘗試乘日之車出於大荒之野叫重華起文
子顓乎其任運而往浩乎其乘風而還亦有知子之
所樂者乎而余與叟老是巳矣叟名某字某聞其言
知其盛德人也宜壽宜有後

記

鳳鳴山記

通城湯侯謂予所居鄉梓里雋溪之上有妙因寺焉其側有山曰雞鳴如翔如翥諸山莫高焉隱然四面而望德人君子之容也是宜爲鳳鳴倘以是聞於圖志可乎願記之余曰山素封者也孰非人之所命一匡廬也匡去而廬存曰廬政亦何謂之有今之雞鳴者本蜀之羣羊山也金陵牛頭王茂弘目之曰天闕

則天闕矣況有道之世四靈畜於郊藪則丹穴之雛雛者安在其非尸鄉之祝祝者耶事固有可疑而人不疑者且以爲簫韶之音揖遜之舞初作於朝廷之上而翩翩者聲聞而感白天而下不憚萬里而來儀于頃刻者乎其或者此鳳之在人間覽德輝如虞賓者非一日矣故後世之所以爲異者乃當日之所以爲常者也是聞鳳猶聞雞也聞鳳猶聞雞則雖謂茲山鳳鳴可也山之形也形非聲也孰能聞無聲之聲故坡公謂世未嘗一日無韶吾以世外之耳聞韶雖謂茲山鳳鳴可也夫山則何擇於斯在鏗猶蔣在結爲晤處有名人生之隱者居之是代未嘗無鳳也昌黎以一何堅爲鳳鳴之國茲山宇宙人物如林復有遇昌黎公而爲鳳者焉未可知也復有爲鳳而不止於爲堅者焉未可知也地靈獻兆嗜慾有開前乎千載非惡聲也而昂昂而藏藏尙未得爲稻中散耳後乎千載名聲變化其獨無與卧龍同稱遞起共事業者乎則鼓而待之矣君侯身行南北更所不到處意象偉然能爲太平者而卷卷後進爲山川改觀如聞鳴聲盛心復不可多得而望當世抑又至矣歐公喜梅聖俞蘇老泉客我爲之賦云二物非能致太平

然後生夫鳳必待太平而後出者也豪傑驅馳於橫絳而使後來者爲鳳吾黨之願也茲山之望也復有狂歌而過者必後世之知平者乎而予亦從是遠矣作鳳鳴山記

晚圃堂記

晚圃魏國韓公詩語也道師熊氏藏室名焉吾因子有所感矣士大夫圖州縣老塞下勞侍從倦台鼎懷淵明之高風念伏波之苦語常已晚而不歸或不知其已晚故有記魂夢於枌榆委芳馨於蕭艾自其悔痛言之先一日亦爲早自旁觀者太息則未有不晚

者也今子之涉世也其能幾何盛年高舉待詔金門八駿如風再往返猶冷然善也雖故山見志歲晚浩然卽五六十又八九十未晚何早計如之於是師聞吾言啞然笑曰未嘗晚也未嘗非晚也前所言者直一世之晚耳一日之間以桑榆爲晚一歲之間以搖落爲晚以搖落爲晚則桑榆非晚也若代之二叔則搖落又非晚也是以今觀昔無往非晚也子厭廢興玩倒景處西山而賓餞存夜氣於燕息寂然若羣動之俱泯頹乎若松柏之方獨彼血氣衰者類三十年爲一候吾清淨寂寞者則雖百年一日也荒吾圃於

未央何朝華與夕秀有抱甕老人偃且憊甚過之而嘆曰吾惟早種以及此也吾日入而息未日入而息爲怠安和夫怠者不樂吾圃也夫大塊勞我者也而大塊亦圃也因負鋤而立見月而笑

湖山記

淨信大師行成自燕歸豫章爲吾州僧錄然士大夫不稱淨信而稱湖山湖山蓋叢林之詩友方外之義俠也而亦不知其湖山者何謂一日出其鄉章丞相題字云云則山西山湖東湖也凡浮屠氏四出以遊乎空中視戀著故俗如未出家可鄙師獨馳萬里外國不忘其本本儒氏故歐公從石曼卿識僧演慨然以爲承平四十年磊落奇士幽憤沒溺於此況南北橫潰聲實陸沈師能進退自守騰變踔絕恨無以曼卿之交交之也而皆其外也吾且指山河大地言之自岷山積石以來苟無洞庭彭蠡具區鉅野從容磅礴之以入於海則雖龍門伊闕廬山衡岳天台雁蕩其頹然渺然汨於潟水者皆不可得而見也今人不能於千古之上六合之外具大知識則有以山之高下爲踴躍奮迅千轉萬變而如龍求其所以爲

龍者而不可得則又以爲輕清既上玄黃者一旋一轉澄湛而下漸積汚濁以及此也則雖天地之愚不至是矣當其未爲海也出於東南而始有湖則山之牛尾而聳者也六七及其洋洋而並於海也而向之牛尾者如象而爲鳥以千數又行九萬餘里而得之於歸墟也則蜿蜒斷續而如龍者見矣如龍者見而高者或如天矣其不能如龍者亦且坦矣偃然名爲大塊而不可紀極矣自其下而觀之則亦山也蓋東南之爲湖者若此用此觀之則通達之中其爲雲夢也復何止八九而彭澤之澤西山之下有東湖之勺

水焉夫何足以興於大澤之舄孔而瞻焉言之若畏墨而止豈其不自廣若此抑此吾初也錄湖之初而有山由山之初而有形由形之初而有我由我而卒歸之無爲佛自其有形者與我無盡則山之來若皆西而水之行者必東也亦安往而不得吾土自其無形者爲我則今之巍然者雖百千丈乃與放焉而溢忽焉而涸者同一起滅卽海之所謂東者又未必非天之所謂西也而何懷乎故宇之有吾嘗植杖於笠澤之中洞庭之野而後知宇宙之四游也皆若此是蓬蒸之清淺也未嘗不爲陸而圓方之遷流猶覆局

中矣妹吾妹則愛之愛焉而不穫者衆此望人之腹所以觀而多責也可不謂哀邪古之夏畦者吾得數人焉子產以蕞爾鄭爲一畦而人誇之有華之野啟七十里爲一畦而匹夫匹婦皆已責禹貢周官至以九州之內則壤經埒爲一大畦故畊氓耘握者終其身畦復畦之不足雖天雨猶有憾也若乘雨之雲負月之露以出乎擴塊之野則青青陵陂鬱鬱大冶吾庸知其初芊綿者春也采采者人也大以畦大小以畦小亦無人焉而不我彼以無我爲無畦者正累我也我則異於是無我無不我王佐名鉉天資近道學

豈畦記

天地間無息壤矣南湖朱氏子得其一丘以爲畦東至於鄆讙竈陰西至於虞芮南至鄔劉蔦於北至蘇忽生有樗焉灌之不受有桑於此遜又遜之而莫知其何人也則相視而笑曰子豈畦者耶遂自號豈畦

古山樓記

長沙朱君佐過予於廬陵相視各壯盛也已矣年近五十書來語我古青之樓將棲隱焉求文以爲記余爲記之曰青者何山也靖更之古山如何山在天地間幾千萬年而未化如駢枝痈贅而莫之勝說豈惟人病是將陰陽者慽之矣吾亦不知其初高下磊落變化何以至此也以爲大塊之所壅而洪水之所決耶其高且數百千丈爲日月相遷隱處殆造物之所不能去也意者其亦有祀國之故且墜且積以及此

邪求之六合之內而不得豈神州赤縣吾不信也異乎此者其當何如何厚何頑何頑於是有共工之子不爲我言之瞷也奈何余仰而噫俯而笑曰今之古者其猶有存乎則余不得與於斯也子又以今之今者爲足存乎夜以思之其知之矣其自明日以往抑不可知余以斯樓爲不足樂邪四方若此君樓居而我記之其復何憾井幹麗譙臨春結綺盛時鉅麗者安在下至齊雲豐樂岳陽黃鶴騷人嘯詠而謂天地欲無意焉不落日又烏知其至此則斯樓者其不足記邪其不謂之隱耶夫四方而不足以爲隱此足矣隱而謂吾山可也謂天地有意乎後之人益不可也而後之人若則吾山矣山在天地間誰能主之四岳三塗是不一有力焉方其自恃也有過此焉而卒不可恃也彼其有助於人也亦多矣其助之不可而因以做之與其姓以吾隱此而山亦吾則山與君俱不可得而見矣不能不在人間而藏於人間異時欲知君者求之樓

欲知君樓者求之記記成於己卯庚辰之春日是日也霧漫天自子規南二妃西青青者如失惟朱氏樓獨存

戒岡重興院記

天下名山必歸禪林如封建大國鐘聞數里僧徒千百會食一處高下萬間王侯貴人賜金上牓奔走飾奉香霏設浴南北宗枝縱橫訶詆見稱冢嗣枕經而卧名滿京洛荒州僻壤誅鋤苦盡羣居鹿豕羸垢雜髽身兼土木霜朝露夕堅苦誦習小心戒行節食賦工高像出營亦極一時之力廼有隙光破陋觸礙成

須溪集卷五

與未必非夫世之所謂當然者也人何能七世一心而日入於盛難也七世一心而不忘其所機超然獨悟更在諸方之外無聞之表任心直致回視叢林隨落高座制席然後知燕姬趙女不必勝於浣溪孫畧齊韜不能名於背水又未可以地望尊語錄惑也二十年前西湖鄉僧盧求吾志三塔笑不與復不自意爲安成西戒岡山重興律院發其狂言至此院落照間有瀟溪王氏僧道清以醫名有艮齋謝公謂書重與而莫知其所起無圖牒無碑志清以嘉定賜號慈濟大師大師傳獻可可傳志寧寧傳師聖聖傳德顯顯傳幼聰聰傳復濟皆名醫而類近年重建法堂與聖所爲門廡殿閣藩求予書慈心何所不濟是間七世專門名科四望迎致不知愈所常苦湔熙至今當復幾千百人大者施田小者獻供從食得衣以儉至餘日興歲造如負急償積久同新愧後拚前第如所就亦自難事施益廣醫益聖又寧止此予因記是本末喟然而歎曰賈夫販子千金小牓有不肥嗜其欲取饜其事者乎同居圮半坐敝風雨券分庶孽臨終執手猶有平生辛苦之恨而況醫之爲得比於計功受賞孰非已自能致雖僧俗誓異福報事長非其自請亦復誰能勸是彼所謂當然者且奈何哉王孫虞寓棄其女而不分富長者必求其子而後

予爲罪哉

建興廟記

遷衡居永陽之二年龍集析木之津日在胃二星聚
月重暈丈餘於是建興廟寢成族廬市嬉汎如承平
曰將軍之賜也旁求擇棲盤桓樹陰曰將軍之賜也
廡有三神劍名在焉厥亦惟曰將軍將軍者著始也
將軍海姓朝上黃昔者胡氏望走而歸祀焉意其九
江偃隱之子孫歟而亦無所考已提三尺起風雨沒
而朝食其土其盛年事業如何想見指其墓處曰萬
安邑人者慶元戊午重修廟碑也又八十年矣逢時
險艱故爾生聚而嗣守益盛庭廡鱗鱗帶江如畫然
猶溢而爲寢則額者疎而報者稀也堂而兩楹者五

翼以書室像其子孫綱疎畫簾古拙疑烟道人宗超
老於是役而胡君奎沛然成之君曰衆舉也族施也
吾何力之有顧所以湯神之聲威光遠者又他有在
過而求記於遷叟遷叟曰久矣夫子之無報也予報
也能是環東南數十大祀西則金馬碧雞梓潼射洪
武當二聖又西爲洞庭吳城旌陽之鐵柱集雲之二
龍南則衡岳祝融南海之神颶風之母其東則婺臺
桐山又東錢塘如雷如霆子胥之所旦而奮也方盛
時冠冕大者帝號小者王侯其丹艧鉅麗儗於鈞天
邱茅屋者楚俗也矧是鄉是廟又有功德可紀實甚
宜乃歌曰大風起兮故鄉馬渡江兮甲若電光長慧
其故地顯然使人流涕不敢仰視而安邑之邱永陽
之墟昧焉以昔時將軍聞者如生獨彷徨顧其鄉曲
不忍其餘民如孫會婦子爾汝而語旦而卜曰毋動
已而濱者如旦已而千百者亦如旦開慶可也乙亥
之人何恃而不恐乙亥可也丙子丁丑何恃而不恐
舍再舍可也左葦溪右江曰何恃而不恐蓋前國正
王公遷爲我言去年禾川騎下之日過舟數百其並
岸寸尺不泊而去者如有所憩邦吾登閣望舟中遙
叩額過廟者無數不知其何見也是夜閣市聞鐵馬
縱鉀悄然無一跡蓋神助如此胡氏自五季衣冠盛

歷中天已未以至今日將軍與之終始是鄉惟古木
同時得不翦拜使人如故其故國羨其壽俊焉南望
太和三十里而暫邇江而百有餘里爲永新號焉雖
吾四境時時有警有墟者而胡氏里以弱見完如于
也能是環東南數十大祀西則金馬碧雞梓潼射洪
與王公焉依者倘十數子兮項尾蹙蹙乎無所可入
其不見嬪於神幸也於戲其敢忘諸在昔寢廟之作
有享歌焉如靈均八九章者豈必闕如王宮大如官
府哉直傳之其人書之壁以著意諒如昌黎所過昭
邱茅屋者楚俗也矧是鄉是廟又有功德可紀實甚
宜乃歌曰大風起兮故鄉馬渡江兮甲若電光長慧

吾劍兮截若橫鑒祠兮鼓舉旗風兮偃旗雨柳行
行兮莫予敢侮孝子兮忠臣孝有鬼兮忠有神過故
居兮太息顯頓首兮天門將軍歸兮日晚壺榔兮
道遠

安遠亭記

郭公彥高招討出江西眾知其文武威風中州名士
也把酒鷺洲之上公言往在沅湘深入谿洞南士相
與亭其處曰安遠爲詩若記惜予不及見也予因顧
謂諸生曰馬伏波飛蔦霧瘴之嘆計其西南遠者七
千餘里耳尤以爲遠班定遠酒泉玉關之感北歸長

安三千六百里耳猶以爲遠若公鷹揚塞外如酒泉
玉關復不知其幾而又山特磨道收羅殿定白柁服
鬼國往往伏波所未嘗到此豈可以書傳橫從道里
計哉乘風危坐舟楫號涉萬里吾黨出門西向如望
天上若南行瘴嶺非冒死罪遠涉則無所爲往平居
旬月之役顧念妻子馬鳴客別僮僕無人色號知老
臣慷慨風霜九折略地報主功名本志哉公方提師
巡行山谷布宣德意使蒿萊遺黎復見天日昔龔遂
爲宣帝言海濱遐遠不沾聖化今欲使臣勝之邪將
安之也公通古今識大體初至沅時以反狀告者六

七公不聽迄無反者問其人類怨家也予著公安遠
大畧春草碧波鳥啼樹間予與二三子候公歸騎南
門之外襁負之孫更生之子皆欣欣焉則示西江安
遠一亭也公名昂大名府人

習溪橋記

吾州習溪橋永新下陽湯信叔爲之初咸淳癸酉夏
水甚橋圮三鐵牛見譏曰赤烏二年或曰橋是年五
月念四造牛云水去民病涉子謂太守黃同年鏞曰
市橋腰也畫夜雜沓何啻十數萬人褰裳縿木負擔
提攜自墜攀高車覆蹄顛豈三十六萬石爲郡而不

能復一橋器之曰吾日補前政數十緡析欠且不足
安取此子其以美言出眾力大成之郡爲倡予曰諾
橋疏成久之會吏賦沒數十萬余謂郡僚曰此獨不
可橋乎亟入白許久之橋屋成又久之橋屋成其難如
此繇癸酉至壬午十年耳廼五月念四日最大水高
戊辰水又數尺繇南柵門邊長潛之屋漂者如市枝
牽牛決抵橋橋壞橋數棟爲前驅雖址寺無恙稽其
日與鐵牛合殆何數也既數月海舟急工彼沸與山
林賈輸橋僧以此時丐橋柱湯氏湯顧之曰吾以爲
旅脫盜難苟造舟有餘者無不施或曰施寓言耳然

不逾月橋成成而壯於舊倍圖經云橋木橋唐天寶七載縣令吳勵置不知何年改習溪習溪爲城南甫六百年自有此溪則有橋而謂天寶始則吳令之云也意者亦必有記也天壤以來爲吳令者多矣而相望於無聞無記故也微咸湔鐵牛見則孰知此橋自吳赤烏造哉此赤烏牛耳橋不始此也以蜀三犀證之則橋亦始此耳是三犀邽水患濟行役不爲縣則爲市於今亦六千二百六十四甲子矣贛江南來每春雨積夏雪翻湖擁西江溉江壅習溪溉溪未有不冒橋迺歲或再至三至不再三至者亦無慮不浩蕩

閱千數百木而橋始一壞赤烏始一見何古之作者如此其厚且固也而作者亦無聞焉又何厚也橋於地用龍行以吾所見如吳之垂虹閶之水西泉之洛陽不論楊州金陵錢塘姑蘇又畧枸小者亦不可爲數無不葱青闌干雕麗蜿蜒垂楊過雨鞍馬如畫是橋朴陋不當一溝一曲而成之難則郡之壞也久矣以其壞之久成之難而湯氏以一言之信一人之力一月之久問海舟之役俛焉爲之而人不知此吾所以記也雖然自吾小年見是橋盛時爲社林州祠爲官藥肆爲旗亭歌鐘列妓長衢燈火飲者爭席定場

設賈呵道而後能過往往可厭然咸湔新造而旗亭廢矣十年再過而燈火稀車蓋息矣今其棟宇高堅江山呈露聲銷塵歇未必不勝舊時而市井老人行歌還顧自不能無所感也於乎鷺洲橫陳石梁縣瀑亦有孺子蕭然而濯足者乎爲我候之信叔復買地橋西又屋以栖守僧又將買田作僧供供佛皆不可以不記橋成壬年十有二月明年九月郡人劉某記

核山堂記

蓋吾甚有感於核山之爲人也澹乎其無求於人默焉而不見其所長循循然而起亦若無與於人物休戚而人物休不能外自四郊之外四郊之內橋梁衢道壞而未舉舉而未成者必求其故竭其力盛寒暑不倦不愆於分寸步武如志異端禍福不爲動而遇所可捨如委諸路不必其知有已雖憂患困阨之中猶爲人所難爲畫地而計出入於水火白刃生不望報而物報亦或如之又非自有餘也惟力所不可與不能耳甚儉已而足人其旅於城居不十年而橋壞爲高明東西墜環子姪學焉娶焉復如其故居盛時不衰與之久而益親知益信然知之不爲喜不知不爲病吾以是敬之爲之記核山堂亦曰核山書

院核由書院者有意乎義學之爲也核山其自號也木生於亥核在木中仁在核中如知其爲中則天地之於元氣人之於天地皆核也皆非自外至者也無此則不仁故無不仁之天地亦必無不仁之人人之不如核也則多矣此心害也無心無害非無心之爲核題其所以生者必出於無心也易曰碩果不食食者剝也剝之又剝而後不食者見焉則以剛之不可盡矣是剛者非果也剛也天地非此果則不能爲於其春春非此核則不能爲於其果故言果不如核核者造物之心也雖然核必棄於人者也其爲物也剛有棄於人之道焉以其棄於人也而物或望之爲無窮此君子之所以爲人下而造物之所以爲無心也今夫吾之於人也何能爲於一核而自喻必仁必不曰不仁其言也大大於天吾嫗矣吾嫗矣抱獨予嫗也或近世生道有二一種而生者核是也有異木而亦生者非核也接也接雖枝葉有過其本者爲此人巧而核之爲道迂爲味寡爲力勞矣然而核古意也生道不二本二乃僞也則物之化焉多矣是以嫗夫核也抑獨予嫗也哉核嫗見眞故核又有眞義

玉湖記

淦張元發號玉湖或曰玉方寸爲印方數寸爲璽尺以上摛爲圭竦爲環規爲璧周旋爲瑚璉彝器大爲巇極矣彼玉伊何湖也湖鏡也殆幻也而亦有其理乎予曰有猶之玉山山之有玉猶眾山耳人立而山受映也極西有雪焉望之如玉又西有立人行而山受映也極西有雪焉望之如玉況乎爲泉爲池爲澗爲溪深而爲淵長而爲川苟矜重特達無不可仰依附晃耀亦無不可何獨於湖而不然吾不知彼所謂湖者其空明錯落何似汪洋迤邐何似風塵四野白汗文泥

山之高也失其所謂蒼蒼者登高而望玄黃霧合而川流林表一日數頃方如鏡而白如月也非玉乎則夜之所見亦猶是矣方月之未出也暮色暖然不必深密也當其時湖爲玉月之既出也光景動搖已而沈沈如席如犀照底當其時亦爲玉此皆人所日涉而近得之者非幻也然近矣而未得其趣抑天地有大幻者吾嘗行廬山囘宮亭簸左蠡呼天而無岸前年出山南崴大雪候土目渡避海舟下出夏林驅馬入長江沙四望皎然光霧奪目汗漫迷路問野人何處曰湖也何路之問蓋宮亭左蠡重湖間也嗟乎非

夫所謂玉湖者乎恨君不至其處至其處不見是境吾爲此記寒雨如氷望二孤叫五老其頭欲白神清魂蕩十不一述焉又不知君之與湖湖之與君與吾所見大幻何似慨然嘆曰觀至此復有進於此者乎無矣

余爲此記讀者無不洒然想見玉湖塵世之外厥或難曰主人無在余曰玉湖是已今世號焉者多矣非其人如玉且不見稱數尙何記流俗涔涔彼白我白心胸相識能知人語意所屬非神仙大人抑復誰能況此張君幽雅勝士多從游者刻吾記紙則彼捷者紿者有所不能也而過人殆遠矣君何

堂上以此曉之非張君意也是歲端二又書

敏齋記

敏齋陳清父每見而有歉予之色曰登至不敏者也而衆相謂曰敏齋殆誘且謔之而毀者以爲機也予曰不然人未有非敏者也雖有下愚之人手不能方圓目不識之無及其得於博也彩色電轉狂呼鵰視梟未成而脫諸口如取雖有離婁之目力研桑之心計或不能及也今夫負於塗者輕千里趨時日如不及權門並進捷徑夜行迎意傾前利之所在未有不至也目憐心心憐風雖有跛牂見便則疾亦如盧令逐魏三周華不注而不止雖力不能及而不可謂無其意也夫如是孰非敏者雖然人未有敏者也或明小而闇大或智前而愚後或知一不知二不論就其能者劉玄德兒事而遲顧長康癡黠相半以龍錯之智至東廂而後悟以楊德祖之能更自園於三十里而不知也則復有敏於此者乎其敏者亦不可爲乎清父曰幸也予不至是予曰不然乎欲使君與夸父爭先與慶忌比捷與惠莊取辯乎則君誠不敏矣抑使君從容而談利害貫穿而通古今得之心而書之紙則彼捷者紿者有所不能也而過人殆遠矣君何

謂不敏大器若樸天機貴深豫章七年而知鬬雞三變而木干將埋於不用鷹隼藏於爲鳩日之行也緩於步而入駿常後之犬也雷霆之蟄也無所知而山石不能禦積也後之敏者皆昔之不敏者也靜近愚晦近魯默近訥而君有其質矣試使君巧慧便麗猶將惡之況恥其不能而柱以從彼爲快或曰敏者敏於學也故有七步而詩成八叉而賦就者倚馬磨盾者一揮九制者豈不亦可貴乎而何惡於敏予曰不然此非所以爲敏也君子之學不貴是也人毋以敏及權門並進捷徑夜行迎意傾前利之所在未有不至也目憐心心憐風雖有跛牂見便則疾亦如盧令用敏彼以敏用敏則凡俗吏之健決小夫之趨辨躁

人之速化以至老於機而僞於蔑者皆亦可以敏矣

芷堂記

吾同姓自昭居何山近市如陋巷家惟芷一本五十年根浮甕香出屋客至意銷有羨焉欲得之者其家尊曰吾父所植也問自昭曰吾祖所植也無不惻然已惘然去比年馬之過市也如織高垣重閉丹青草木無得保所素玩矧是羨植然睨者不至至者不取亦若有守之者問何道自昭曰吾惟托之無可奈何而亦無與競也問其所以培壅而壽自昭曰吾見吾父未嘗溉溉亦無所受根而已片蓬芷日雪霜亦

於是其得於天者狹今其葉可二尺而花之層出者拔其萃以長比他植最早又後衰吾與之生長更世大變以及乎此顧有以記之也蓋自何山百里求予記於荒林之下噫吾城居人也往年闢一室號問不知有方外道人養盆芷念年昇以好我歲再花而予遷遷而避於方山之下他日過吾居未焚有馬於庭方齕是根以飽予悶然三歎賦之去彼其芳也與予同又養於方外不爲淺矣一入吾室曾不能芘其足而求之曰心在是天地亦人矣人亦天地矣動猶車輪中空虛必不動者與之俱動而非軸之謂也陰陽之爲化其圜物也故未嘗停以其無可停之理也因

須溪集卷五 二十三

修自然而已不遷不吝亦自然而已此其有數存乎

其無停也謂之動又必待其少頃而後爲靜焉有是哉水動而濁濁而且澄不待其止也蓋清之於濁嘗相受而未嘗相受其性如此水亦安能常止止而不流未必非受濁之所也惟流而不失其止之性則動也未嘗不澄徒一器之水猶若此況大壑大川經營六合而出於六合之外奈何以其往也而罪其不止以其容也而遂謂之不滀哉夫大川大壑也猶若此不能知天地之道自其動而觀之則天地一市也市之所以籍籍者何也動也有大隱焉居於市而無市人之心無市人之心者亦必有獨子之色焉若其起

居飲食猶夫人也而中之所有者有不與之俱化者矣夫市也猶若此蠱之化也必異其初者也其初未化而已有其質矣及其蛻也向之爲蠱也其死久矣蛻未蛻之間如無知焉人不能知也觀其蛻曰觀化晚矣夫蠱也猶若此鍾君茂甫名居室曰靜見意者亦不以靜見天地之心爲非也不以靜見天地之心爲非則亦必有見矣而猶以爲未之見也質於予嗟夫吾欲使子觀於靜耶則求天地之所謂靜而不可得也復欲使子觀於動耶則動也又未嘗非靜也彼日夕相守若非文字之托無以爲此菴者予歎曰人苦不自足耳往時父兄子弟杖入市不東家即西里酣嬉傲睨行者避路常少年厭鄉井志遊俠拂衣

逍遥遊菴記

客有以逍遥遊菴大字求記者視之安成故人趙滸也而神貌不可辨矣逝將自此肆志衡茅之下終焉日夕相守若非文字之托無以爲此菴者予歎曰人苦不自足耳往時父兄子弟杖入市不東家即西里酣嬉傲睨行者避路常少年厭鄉井志遊俠拂衣

壹叁貳册 97版

草屨出門左湖右湘諸公貴人咸飛鶩共賦縱觀遠賞猶鬱鬱不自得高者談邊下者覓舉已得舉復不衆視庸夫高等同官爭寵科舉外復大有事或從是遠引閉門息迹而諸賢論薦當路踵餽直疑殷生不起名山絕境俗駕交橫或間王事攜妓女世未嘗一日無客客未嘗一日不遊然飛揚跋扈者常有不見知己辭君北去之意由今語之意何如也吁嗟滄乎本忠厚福祿子孫家食樂善好修見稱瑞世亦何惡於人者一旦變衰而野人獲之以爲疑犬羊羶之以爲肉語有禁步有詠悴焉不知有生之樂於此時而

方行求蓬藁如脫桎梏茫洋乎塵垢而噓吸乎喬梧抑微子誰不願此且以今者之遊爲志則子之昔者其獨無逍遙者乎其亦逍遙甚矣而莫之知也昔之逍遙甚者猶莫之知則今之遊者其未得爲逍遙也吾欲復與子飛蒼走黃左旋右抽狂歌痛哭若無人者其將能乎其之齊之魯之宋之鄭之秦之楚之不可而翛然跨海踞龜殼而食蛤蜊者乎其深根固蒂以爲不殆於墜者幸矣一日遊亂山中見塵而走既一龍一橘之不足以逃死則黯然者卒歸之數乎而何地之可菴何菴之可寄於是滾也泫然曰奈何予曰昔之逍遙者不自知其可樂也而今也知之矣長途倦暑思樹而欻曰清涼境不必美蔭也故曰有杕之杜生於道左如之何以今日爲不足焉知後日之若今不猶吾今之羨昔乎滾憮然曰愈甚矣予曰不然卽君之泫然憮然之間而菴具是矣或曰然然則菴子之遊亦若是乎曰然

介菴記

屬子初識老彭介菴翁年八十餘健步咳聲如松風夜濤厚重如抱甕負鼎望而知其稟盛志彊然不知其有養於此有年矣相遇不相叩一語別相望百里而遠顧卷卷以介菴二字徵言或曰介堅也故木之

介猶甲之介猶蟲之介確如也其以此自守如石則不以易乎其外也菴是之謂乎彼介之義則然矣然非喻道之言也易曰憂悔吝者存乎介介者其間也物莫不有是間達者藏焉人則顧陷其險甚可悲也吾嘗行田間春泥汩然墊於陷者容足以爲天下之險如是而已前而遇絕澗丈餘蒲蒲緣木之僅濟又以爲不殆於墜者幸矣一日遊亂山中見塵而走既暗失道聞水聲潺潺或曰此有橋欣然若翼以飛它日視之廩然莫能復也則向之神者度之矣凡平世之蹶人也甚於淵而立乎是非榮辱之塗也如幾故

間者天下之至險也得其間則超然避世而不犯不屬於此亦不屬於彼不爲利先而害亦莫之隨也其爲介也微雖至微必有介故物莫能礙而從容者猶足以自處焉邊境有人焉其名爲竊人知竊之爲盜而不知天地之盜有所不可無也宋鄭之郊曰出戈錫陸之吳羊之晉不耕者亦數百里焉利害之交死生之地常若有戈錫數百里者而人不知也然此其曠者也若燕南陲趙北際雖不合者如彀而猶可以避世也而此猶其遠者也楚漢之時商洛之路兵革之衝也而四皓老人嫺傲風塵標然如巴邛之橘

此以楚漢之間爲介也而此猶其小者也陰陽變化出於開闢之始六合之外而一動一靜至微至危在於一身一息一粟而人莫之知也此以有極無極爲介也大寒大暑而不相侵也往古來今而不相涉也是一動一靜之間者也此其爲介也至矣不知天地藏於吾身則以吾身塞於天地而有不容焉呂梁之流而遊者狎之中山之燼而入者冒之彼固未嘗無際也羿之彀中而有中央者焉乃其所以不中也猶之樂也此矩堂履齋皆有之而不能得者也雖然拔於吳壁而益知吳壁曲折也是亦未嘗無際也若客翹林觀東閣雖無中書考無尺一責然日暮而白雲飛夜中而啼鴻血盛年撫劒浮沈賓主欲隱則雖吾亦不能知也彼以其外

之介者爲介卷非也雖然吾語是卷也逼矣而何以處我

山心記

羅君斗雷自號山心以書抵余曰昔者吾嘗遊矩堂履齋間未嘗不朝夕見也未嘗不爲余記也當其相時則有所不暇也及其歸也則又有所不暇也今以屬之子矣矩堂董丞相槐履齋吳丞相潛也嗟乎二公者非不暇爲子之山記也意者亦欲爲子之山而不可得也嘗試言之方矩堂爲北衙所逐載車匆匆如轟錯過市其平時非無東山之志而狼跋其胡睆一日鐘鼎之樂而晚節末路陷世大僇丁沈賈踏江斷國亡而後姑孰之濱敬亭之墅爭二公爲重然反其所自生皆不能無老潁之慽則二公之於山也非無心也雖謂之無山可也子亦知之乎子之山也子之樂也此矩堂履齋皆有之而不能得者也雖然客翹林觀東閣雖無中書考無尺一責然日暮而白雲飛夜中而啼鴻血盛年撫劒浮沈賓主欲隱則不

壹叁貳册97版

能欲決絕則不可於其時老是鄉也得乎吾今與子莽蒼四顧豈惟矩堂履齋之不作而薇歌不任掩面道窮欲去是山也得乎是山之心不心係乎時之我不我概謂之無心焉可也雖然山無心今之不可得而疎者卽昔之不可得而親者也予隱几而觀之青青者亦其語乎天地之氣百年而一爲人數百年而一爲公相其爲丁爲賈也幸而不出乎我而爲董爲吳者亦幸而不至乎予也則夫山者非今世之貧賤交乎則其莫逆而不可解也決矣雖然佛言過去心不可得今吾欲求之山之心於今而不可得也予

欲語余以其今邪則已屬之過矣夫心是山者山未忘也若身在世間則予忘之矣予以爲山一心耶則山之心而非予之心矣盍山憐心彼以其無心也故憐心嘗試往問之亦必謂吾言然

蘄林記

香者天之輕清氣也故其美也常微於視聽之表微而感襲而不私其於人也神受之冷然而天與清風俱可以際會而不可以把玩蓋貴富自然而非貴富之所能援比於人爲不朽非夫生意磅礴則不足以及此而或者欲以智力勉强雜多品致熏修屑屑焉彷彿諸其形容而不足以易寒葩異藥之一笑人亦何所不至所貴乎香者無求於人惠然莫得而親疎近於有道後之爲香者直涸之而已亦未有識眞者焉清江之張氏桂得過江御書蘄林二字於向氏寶而藏之曰何所非林亦無時焉而不芳因自號蘄林求余記余謂林者圄萬物而物不足以圄之故香意者其出於空虛得之淡漠委蛇乎無何之境而非夫梅檀薝蔔之謂也予亦知夫芳之所在乎未嘗卽人而未嘗不接於人藹衆芳以爲林芳不在乎其衆益千奇萬秀之不足王其遇也得一而已多春夏之交

風霜之所鍾英烟日之所增態靚者麗者豔且淑者畫有不能爲於其工譜有不能盡於其類然通古今而共評香無出於蘭芷其爲草也微其名世也籍秋霜冬雪何物不枯惟小山與孤山清濁溢乎宇宙吾所謂一者必其出於衆植之上林者得之以爲香而非物物之皆香也及其香也雖謂是林也物物皆香可也屈離騷楚兩龔東都嚴陵唐韓杜宋歐蘇極能言之士贊欣之而不足雖復德位之尊福力之勝名節之高而風流文采居然有不可得而並者飄飄乎一林一枝一代一人香者未嘗一日絕於世世亦未

嘗以其變於昔也而不香雖百年千年之遠所以名當時而誇異代者猶斯人也此所謂品也抑吾有二恨恨或者不知香而立傳彼甲爵朝士蘇合道人知徐熙惠休而已今其人安在凡膏煤木屑皆欲以比生香不知生香者無可比也嘗欲效香傳伉花品而無其人一恨恨前輩察於耳而聞香吾山中也曰桂與蘭證之吾山中而已今言楚者曰零陵與人桂諒亦何嘗身至其處佩此紉彼枝清濁哉二花殊絕也今爲贈二恨張氏志高潔暗文獻不以世俗寒暑易尊尚不以物論浮夸眩情識其所種樹如

此與吾同好亦不得不與吾同恨且其名桂其爲恨也月地而天香雖然芳何心於林表而林表得之此知道者之所憂也生乎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然芳之貴重隱約者政以無人焉故也則新林也得不又深又深於此與

宋 劉辰翁 撰

序

松聲詩序

故嘗笑夫莊子之言聲也之謬謬則謬謬而止耳之調調之刁刁則調調刁刁而止耳而何足以傾於耳寤於意所謂琴瑟之壹吾何爲聽之聲皆出於自然爲籟而有小有大若近若遠或離或合高下變態磅礴恣肆者未有若夫松之爲聲也夫其爲聲也疎疎密密多多少少亦若多其徐徐而來也如解亦如襲大

如驚沛如決勃如變色洶乎如浙江之潮而未嘗絕也混乎其昆陽之戰追奔偪北而不知其所止也隱乎其天氣之既吸而阿香之已遠也其負重而休也耶其再解再合而勝者敗者皆不可知耶宛兮而似嘯頹兮其欲醉徵而語振而舞有匿者軋者沓者鬱者柔且緩者如笙鏞者裂萬鼓而餘鳥鳥者蓋泉也得之山石之間有其雄有其悲有其頓挫而無其韻若竹之爲物則非無其韻也則亦如優孟學孫叔敖俯仰談笑皆似而疎髯不類則乍聽皆合察之而愈遠也使天地間人才似此則老成幾茂文武威風皆

當充塞宇宙詩而似此則天矣豫章熊氏詩號松聲吾爲發聲義此非世間長絲短笛一絲一曲比也欲知其詩者求之松聲欲知松聲者求之風風天也非松非風故又發天義

長沙李氏詩序

蓬放翁詩萬首今日入關明日出塞渡河踐華皆如人想見狼居胥但苦北有志無時載馳驅載驅漕語出狂徒以資今人馬上萬里復少此此曹氏父子所以英雄冠絕傲睨風塵之表如長沙梅溪李君庶幾登高能賦使人謂江南才子亦

不負山川奇氣者計其所涉歷戰爭興廢不論高臺壯觀荒邱古冢史傳歌行有不盡記諸記盡記不盡見者如河出崑崙窮所未睹益剔抉往返湛冥濟勝而又有得於父老所聞證異同合新舊感長吟歌浩歌音節悲慨不待考其時其傳寫諸懷抱觀鏡所收無非裘錦盛時泥一若獨爲行卷開瞞書生不出閭巷按圖拊牌豈不可羌汎靡徒哉嘗笑李稼軒比來志氣如虹獨鍾情數曲止君楚人楚聲又留連燕趙解裝下榻收拾評論少年壯事誰託之流離欷乃節周旋筆墨間意亦使人與已老無能爲役之恨吾聞夔卿

之欲於其市歌罷而繼以哭覽此亦然

趙伸仁詩序

劉後村做初學記駢儷爲書左旋右抽用之不盡至五七言名對亦出於此然終身不敢離尺寸遂欲古今之不平者無如天人者有所不平則求直於有位者則求直於造物能言故也若天之視下也其不平有甚於我有甚於我而不能自言故也每賦詩入手必先得一事伏而後起最是一病近年文最少詩最盛計何人不作何日不有趙仲仁自圩來出鉅編商畧前古詩十四五可取至五言十可二三七言視五言又難得絕句又難得第其格價故常獨以古勝非其才不足兼家數異也相過彌月時

時與之上下前人律絕務進於古然未嘗及建安以來得失以爲佳處已欲無上不足復贊也雖然尚有遺論後村謂文人之詩與詩人之詩不同味其言外似多有所不滿而不知其所乏適在此也吾嘗謂詩至建安五七言始生而長篇反復終有所未達則政以其不足於爲文耳文人兼詩詩不兼文也杜雖詩翁散語可見惟韓蘇頡頏變化如雷霆河漢可驚可快必無復可憾者蓋以其文人之詩也詩猶文也盡如日語豈不更勝彼一偏一曲自擅詩人詩局局焉雖雖爲無所用其四體而其施於文也亦復恐泥則亦可以睡然而憫哉

趙信之詩序

越王之孫有賢公子宅於不土之里而諒無言之詩此非亡是憑虛比也賦秋陽問對可不須焉坡公直欲以筆墨徂豆构之千載非其用意奇崛孰克知此爲畤字哉德麟平生文字則可考已嘗笑大年小景爲元祐脚自然造輩輩手宗室故易得名生其時得

公重難矣哉羅壽可示予趙信之詩予讀之歎曰此
自足矣豈待附致藉重使人讀而問又因而想見往
往以爲可人者顧猶待吾言耶附翼耶本朝有宗衮
而無賀白一恨然自南塘兄弟下逮汝輩以少許
勝多多近年崇滋崇澤輩平平爾汝亦欲與紫芝相
望惜也代衰道墜誰知其人信之獨能後四靈酬倡
播爲月課雖吾老矣望故都鴟社有欣慨焉使在二
十年前少年若此豈獨爲吾等說項侍奉選也嘗記

古心說趙忠惠兄弟成就番陽湯料理鳥山方皆極
用情此二三君子皆以文名天下在其門或未見信
之好學意度開美其於李鴻旧也如其祖於壽可以
其祖於田有之似之云乎光遠而又它有耀者也天
未有懷塵昏路斷吾愛公子覺獨如當日德麟而止
恨無筆力爲賦冬陽信之由祁也

歐氏甥植詩序

詩無改法生於其心出於其口如童謠如天籟歌哭
一耳雖極疎頴朴野至理凝詞褻而識者常有以得
其情焉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其言俚不屬於毛不離
於裏其義乖小東大東匪且有且昔育恐育鞫其音
鄙其文拙方言如噫不雅甚如殿屎刪後

連伯正詩序

古之窮詩人稱子美郊島郊島以其
時或曰時與命不同耶曰不同也使郊島生開元天

貧閒計亦豈能鳴國家之盛而寒酸寂寞顧尤工以老則篤其賦分言之亦不爲不幸也若子美在開元則及見麗人友八仙在乾元則扈從還京歸鞭左掖其間惟陷虜數月後永流落田園花柳亦與杜曲無異若石壕新安之嗟記彭衙桔柏之崎嶇則意者造物託之于美以此人間之不免而又適有能言者載而傳之萬年是豈不亦有數哉不然生開元天寶間有是作否故曰時也非命也世變又衰求如子美當時不可得而厄窮過之如故人連伯正乃未嘗與子一命之士而長吟坐嘯淒其千百其詩其命如此殆也

須溪集卷六

合古今窮者而爲一人因爲言古之窮者不必如今之甚以寓吾懷傷不可極之思而其詩之苦則伯正自能喻之於言雖覽者未嘗不同其時同其命直不能如其詩之一二則得之曰者在彼猶我故雖嗚咽流漱之至亦無不快然稱好云

程楚翁詩序

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未嘗亡也而所以爲詩者亡矣方其甚也顯諫默刺無往而非怨人見其怨也以爲甚也不知所以爲厚也猶有望也蓋至於奄奄延延其可議也以爲無足議則以爲不足刺也以爲不足刺則

昔之怨者曰遠曰忘雖欲求其復甚焉而不可得而所以爲詩者亡矣所以爲詩者亡則其熄久矣讀匪風下泉之亂至於誰能烹魚溉之釜濟四國有王郇伯勞之爲之喟然歎曰詩至此亡矣夫其顧瞻周道也猶有思也誰能烹魚則苟有食其從之矣冽彼下泉猶以爲冷也微撫王而待郇伯則道傍凡木之陰或俯而息焉而亦不知其非矣詩未嘗亡也而至此無可爲者矣雖謂之亡可也科舉廢士無一人不爲詩於是廢科舉十二年矣而詩愈昌前之亡後之昌也士無不爲詩矣所以爲詩亦有同者乎程楚翁歙人也自歙至閩千里自歙至江西又千數百里而去年入閩訪老謝今年來江西訪予風霜歲晚貂裘道傲再遇邯不振獨皇皇如有求而不悔自親窺諸人未有出此況於未識誦其詩悽然而思深佚然而志長非其中有以自處孰能反復三千里若無所爲者乎負笈宿舂行不百里不得意而返戀戀不復出迂而不可回也咫而不能止也其所求於詩者如此則所以爲詩者豈不甚厚矣乎東漢之季顛躓遠海者大抵以求師取友爲事異乎戰國之客之秦之楚亂人家國者此則孔孟之澤也嗚呼詩未戰國而已亡戰

國復至今而未亡未亡也而愈昌王者之迹其有以爲未熄也歟哀哉

辛稼軒詞序

詞至東坡頗蕩磊落如詩如文如天地奇觀豈與羣兒雌聲學語較工拙然猶未至用經用史牽雅頌入鄭衛也自辛稼軒前用一語如此者必且掩口及稼軒橫豎隨煖乃知禪宗棒喝頭頭皆是又如悲笳萬鼓平生不平事并巵酒但覺賓主酣暢談不暇顧詞至此亦足矣然陳同父效之則與左太冲入羣媪祖似亦無面而返嗟乎以稼軒爲坡公少子豈不痛快

靈傑可愛哉而愁髯齲齒作折腰步者闇然笑之勅勒之歌拙矣風吹草低之句與大風起語高下相應知音者少顧稼軒胸中今古止用資爲詞非不能詩不事此耳斯人北來喑嗚叱咤悍欲何爲者而讒擯銷沮白髮橫生亦如劉越石陷絕失望花時中酒託之陶寫淋漓慷慨此意何可復道而或者以流連光景志業之終恨之豈可向癡人說夢哉爲我楚舞吾爲若楚歌英雄感愴有在常情之外其難言者未必區區婦人孺子問也世儒不知哀樂善刺人及其自爲乃與陳若山等嗟哉偉然二大夫無異吾懷此久矣

因宜春張清則取稼軒詞刻之復用吾請清則少遊杭浙有奇志逸氣必能彷彿爲此詞者

郭兼山沖晦中庸說序

吾黨纔悉物理欲如白黑多寡而後能喻至言天人性命之際往往愈析愈離而眞實愈不可得此中庸所以有伐柯睨視之歎也舊愛先儒釋中以爲一家則堂爲中一廳則堂非中而廳自有中矣物理不可謂不極也然嘗小年觀月見其若步相隨人而不知其體之未嘗動也長而遊四方觀於星垣斗極雖極南極北萬里之遠而目前者猶是也由是悟所謂中者日用而不知也新淦尹真定何君示予以郭兼山父子中庸說將刊布之求序予開卷卽得其大者了無不在者又非一處自有一中也是理也嘗言於人而未嘗言於人嘗言於人者無隱乎爾未嘗言於人者日用而不知也新淦尹真定何君示予以郭兼山父子中庸說將刊布之求序予開卷卽得其大者了與人意無異其言曰天地之數起於中合中合之變起於自然而不可推移故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又曰孟子言不失赤子之心此得天命之性者又曰必有事焉則上天之載可以馴致或萌於心或感於事隱而未見朕而未發皆可謂謹獨然則謹獨之道何爲哉先儒謂謹其閒居之所爲非必此也君

子豈以耳目聞見爲意哉卽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而有不睹不聞者多矣嗟乎此非執柯伐柯者之所能喻也吾雖欲自以爲得耶則兼山父子已先得之矣吾言之而有合者何也彼其學於程氏得於面命也非諸生讀語錄比也吾嘗疑程錄自有精意如鳶飛魚躍章語云與必有事焉而勿正之意相同會得時活潑潑地不會得只是弄精神未必或者不以其禪也畧之非郭氏學於伊川則必亦以爲禪矣雖然非取節而言之又表而出之則子雲復生未可知也象山嘗疑太極圖絕於吟風弄月之後以此觀之又未必然

送人入燕序

往時吾州去行朝千七百里長亭短堠如畫衢信之間華堂逆旅高堂蓋道憩車繫馬不見晴雨列肆青樓倚門成市行者如織然場屋之老人山林之退士有終身不出邱井聞東上而笑今燕臺萬里而又塵沙暑汗野無流泉苦寒裂膚通薪後爨謁選者羣于百滿年歲固有僥倖非常而流落者尤不少覩往時驟如隔牆取果如維摩臂見異國舉津津焉動其心諒無一人能安分白髮者豈昔之能者皆靜退而今之往者皆英妙耶意者科舉廢而瓦缶鳴官簿非而狗尾續也香林張提舉柱在今朝以當路保舉發身賢勞歷任非鑿空詭遇者比獨家食有年欲一動不可得春半來別謂將北首予善其斯行也爲言今昔之變以慫恿之以見夫求者不當求而處者不當處也又以見香林時才之選而今舊人之風也然則入都之日謹毋以吾說示人謹毋以示同進者須溪云

王氏族譜序

生物一本今言陳胡者曰舜後耒有曰吾瞽出也言司馬歐陽者本禹耒有曰吾自鯀也故譜之所傳世之所及必有可稱者耳計其間絕續轉徙陵夷湮沒何可勝數而居然十世百世不亂姑卽吾身而論爲王者有幾上而不失業而遷者有幾推而上之其無名若字如阿大第五者豈其少哉而阿大第五至今云者亦獨以其仕耳吾鄉金地王氏北來季稚以十入世孫譜宋而上又譜金地而上則推極其本自黃帝而下盛哉雖槐陰與馬糞何別已卑陶庭堅忽諸多矣又南又北得不失姓難士大夫數世忘祖聞遙

壹叁貳册97版

遥以掩口獨先河後海跋涉不墜又難拔王氏爲嫣
姓有姬姓二有外國姓四至晉始分琅琊晉陽不同
譜然濟稱恬從兄則二譜又似未嘗不同也季稚一
本之帝王似矣禮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
侯毋亦以黃帝而上有未始無始也者而金地稱長
者曰始祖亦非也非其有田若祠以存至此後世豈
知有長者哉是其存也又不以譜也嘗記賈丞相初
牒閭試賈於族徵有感揚言曰天下士夫無它賈求
卽與牒館中共贊我公廣大得張子西銘意是日適
客倡賈都都參有孫秘書者素狎起驚曰將無求牒

試耶四座笑不能忍似道亦笑而沮試言生物一本
安處此

北韻序

字出於聲聲制於氣皆物之自然者所謂天命非意
之也蘇老泉以物之懸於空中首高而尾下於是權
衡生焉夫物之初也何莫不然道生於一而縱橫離
合長短左右生焉是爲字獨嘗疑莊書之作起於漢
省然狡猾髣髴誰能家至戶曉而揣摹習之雖蒼頡
之初苟非出於形聲情性之所近將如琱戈泉貨國
異世異雖今莫能盡識故方言優亞常有聲分之字

孝經集註序

東陽厲同舍直之來江西留臨川優游祖豆間有年
譜生愛之未嘗有所求於人獨時手寫古孝經集注
是正次第如蟲鏤鑱續久之刻成編纂轉授以售則
無不售比來死喪之威至無復解宦持服有踰年不
訃訃已不弄稻錦樂樂無恙有身爲學官風槩棘不
去賊茅鴟又不去若此者豈復可以紙上流涕道之
哉仁哉君子用心其使予悲矣親喪固所自盡也哭
死而哀非爲生者也喪三年以爲制亦不能不爲生
者也今周公以來防範禮教胥淪喪哀哉詩云孝子

不匱永錫爾類直之於是不匱矣直之居泗涘上方求予書泗東書院將歸而聚習於斯焉夫亦何以甚精義爲卽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其誰不喻喻卽三語足以爲經矣不敢毀傷者天地生物之心也心不桀亡豈無爲子皐哀者吾言誠過

贈周秋陽序

吾評周秋陽不獨志行落落難合而文字亦多犯世諱其講義懸合處類與所謂禪學相出入可諱也詩雖流連景物他人以爲隨世可樂者未嘗不痛飲大噱而其極嘗有流涕可憐之邑讀者神傷可諱也疊

是二諱可以長嘯而立於獨矣願俯仰不能無求嘗往復千里無一遇獨皇皇師友問意得一言自信塵視宇宙何足復誰不加淮陰北上窮朝晚步意象有過此否持此四方行已半世使吾言而有益於飢也不當更求求無益而迂未已殆亦未可解也凡窮達有命至使人罪詩詩又自罪罪之甚至自誣首如坡公烏臺磊落傾倒猶恨不覓豈盡吹來洗索之故哉十數年前按章月課言某人背師說或竄棄不齒終身如負大僇吾嘗欲取諸賢高處得之佛老形聲俱似骨脈都非者比而陳之可以覽觀有省然且不敢

異哉秋陽將舉世非之而不顧者非邪吾遊冶城讀晉元帝廟碑慨然想見清談千載之上劉後村遂用爲詩本水心意也皆所謂文章豪傑之士特自有見者也雖然學問何用文章外有事世道若此未可以前非爲是以吾說爲據以能此爲足也後山太虛知己尚願屢警

贈倪生謀星序

妄成倪方大既見以卜居卜之我數年間求我者眾矣或驗或不驗故厭薄未有以對也偶夜坐風雨中慨然念之就有以無廬望我而不恤就有以無廬養母望我而不恤迫惟往時星陋不庇寒暑洎奉親入翹館分東府起江東窩揮塵連春光最後都城借全府別廨皆極華屋而吾母亦見棄於此卒未嘗有家君子舍之樂焉今雖益宅數間使吾惘惘如逆旅以此方大方行四方吾欲使子卜之通達之中如吾舊耶其亦不可得已如吾晦者亦無及已毋亦蚤謀一枝以館斯粥斯不至如吾舊吾晦也嗚呼就有以無盧養母而不恤如吾者乎如吾者能言之而已能言之而已

贈尹方亭入蜀序

往時士大夫入蜀動稱萬里吾鄉如劉茂中以選人罪籍往其弟又以布衣往皆不得已而皆改官以通籍歸如羅子開又以納粟取二千石稱普州使君其後蜀愈壞至朱南山開鄉閭求從遊之士許京削蠶萬券猶有慟哭於江濱如趙仕可者又非瘴烟絕域也其上青天如死地斯世之所以不可爲類此近年南北混蜀道通士又無所爲往乃有出門西笑如見邛竹杖鑿空而起者幸無罪戾之逃與格法之拘獨以布衣徒手捐妻子棄墳墓以其身輕百丈上翟塘歷鮓甕如可喜而又無萬券京削與改官二子石之

望往往直以成都如錦青城之上在在如牡丹坪可以悅心目忘鄉井歸而可誇道於衙門檀槭之下耳則喪亂以來北荆湖江浙又不足道也吾於是奇尹方亭矣使異時人人如方亭無以爲又耐辛苦輕寒暑舟楫世道亦不至如此今雖如此而又有不樂鄉井不愛京浙名東書遠館獨藉手吾一言若輕舉而初識天地之圓方如方亭者又亭矣吾安能使子局然一室哉雖自走嶢關出長安秣趙刷燕登黃金臺騎驊騮而歸可也

贈宋詩生序

古巷歌故俚采而删之爲風楚非無詩訐其所遺若祈招者眾矣此騷辨之所不能平也唐時采詩盛而童謠絕猿啼鬼泣里無歌聲今宋又如唐矣嘗疑李杜以來所不泯沒者非其自致於人人豈復有嗢噱口誦百寮上者哉而近年感慨之作又甚矣雖新安石壕秦中諸篇何足以盡喻其苦而亦何可以得回思兒時所誦中興之言狡童之刺不知其國其人何能自克蓋誅絕之罪也於是宋詩遠矣安成故楚乃有兩生彭丙翁胡復初者起而收拾之自喻采詩將四方巖穴無不有其跡焉甚盛心也浩然賢之予以

行余謂采藥名山可計程必得今江湖有幾畏塗滿眼不惟有霜霧之勞而又有虎虺之患裹糧逆旅待見從客或未及見而其人已不可得矣蜜之於藥日課也海之於珠歲利也若無所利而歲爲課者惟采詩乎然使吾不出戶庭而坐得所願者兩生力也俱妙年俱作者故所好獨在此而自其邑首塗出北而遇火爲之徬徨累日如有求而不獲余亦不能却也蓋些余魂於焦爛之餘拜而送予勉哉詩之窮已若此

贈宋司獄序

獄無輕重絕人命江南春病腐秋病暑高明者或不免況獄戶隘繫日重有一宿而斃者有一人斃延一鄉者彼以爲輕罪而須繫之無害而不知其害之至此也吾聞司獄宋子貞每三日卽取輕繫者上之催結絕盛哉仁人之用心以余所知其甚難者又不一事焉有優當路當路於既往妄而執男子之嘗館者意其計已鞫之甚夜且鼕付有司焉子貞受而全之迨旱慮囚白以其非辜久繫請卒脫之不測使衣冠父子相保者子貞力也有捕盜不獲而更失其卷者既獲盜問焉盜不勝掠則謬曰嘗賄吏盜之集羣案

吏使識之最後執其一曰是已吏冤痛誣服然盜亦哀其亡辜則愬於辜陶鬼曰非我也奈何子貞聞之語盜盜愬於辜陶子貞載其語白郡郡不聽及盜棄市與吏俱子貞力爭不可得緩死久之廉得其案於廢卷千百中然後上下駭服當其時非子貞此吏幾不可贖然此獨職分宜爾其所居卷有老人日不食食酒酒敗幾沒於酒子貞起而調護之厚又適其情老人得不甚病其施恩不報用意於無情類此此余所知也余所不知復不知其幾也子貞不求余知也余疾夫麽人者之過其實也故直以余所知者言之

如傳使勸且戒焉而亦非求子貞知也

贈李生談星序

頃有言近年樵谷星術者問誰氏曰永豐李公卿子也家故儒識今古其來也因問之曰天不變道亦不變信然耶東都莊遵一夕爲客星帝座間暮年黨錮中荀陳相聚五百里內見謂眞人東行其一時將相貴人何限天之於隱者獨常目在之如此故吳中高士恐不得死而戴逵一仰首卽知其爲我蓋天地重在此不在彼也何代無隱者隱亦無姓名者其皆可見耶其亦有不見耶九州之外千年之久其有不見於星象者有之耶無之耶天不見耶其隱者變天亦遂無意隱者耶生無以對因重謂之曰固有妄人得至天上問何地俾就罰嚴問之彼成都卜知天上則嘗候之矣乃天下亦如有嚴君平耶今天上復有何人其至不至生未必不知會有寄聲問生生奈何隱

贈蕭清可序

秋風歲起歲甚彼沈沈如山者何恙所欺獨貧士被屋耳自杜詩以來類以秋風茅屋藉口然宇宙千年所遭甯始此直類子美狂歌發之使子美爲千萬間不能而自子美藉口至今則千萬間在此矣蕭同舍

清可居虎溪本亦自渠渠足庇寒暑變衰厲濟梁壞成墟皇皇欲求草堂貴於人予謂當時王錄事於予美已許甯少靳政似亦擬掛名集賢間予美易嗔小詰墮其計且徼此孰知當時王錄事哉然又有仰人栖止徼爲名聲者十一二年前過某郡有同舍語我平生無求值新侯業置屋邀我俛仰其間余兩賢之問故人地主乃大不然蓋競也如清可介然冥無幾求者非有求而無託于無求以賢人之賢已實自賢者則求者與者皆其情之不容已矣嗟乎吾故人無屋多矣吾爲故人屋多矣吾故人屋亦多矣復

爲清可徼予美如新清可貧清可貧

贈周儀之入燕序

中州人士淵藪比年可兩兩數雖由坐井固陋知聞不廣抑大故有數如麟如鳳理不在多獨恨窮居已老無緣睹所未見誦蘇子由贊韓魏公語泰山黃河之外遠想慨然周得儀之溪園公子耐軒弟如食前方丈家庭饗飫何所不有然尤有庾家兒慕王逸少亦以爲無益於洞酌故止然猶有二憾王肅云鑿背爲尊又云爲牛象全形員尊卽鑿且負是也未必所意時時見過論意不屑去則其美如此其進亦未易量也今其遊上都覲國必將還參熟候初見大方故與之言坡公焉方坡公兄弟未出蜀聞人稱韓富范

歐陽如天人及至京師見諸老務爲寬深不測之量憮然如有不滿其言富公無間之可入也美辭也其如有不滿者亦在乎此也而諸老之厚重可見則亦在乎此也當其時朝廷尊嚴雖以坡老之大未易干說如戰國策士之遇今女子小人未得則怨而上之人接之者亦款焉先有所不滿焉嗟乎此一時非中州極盛時乎吾嘗論故都一代風流文物造就後進之美皆始於歐公過江乾淳不能及也向徼歐公韓富之門不得爲多士儀之是行得見如歐公者焉而後知古所謂得士者得其一已多不足多屈也蕭何奇韓信客有可傳此後不傳

贈鄭簡卿序

濮吳中丞曼卿將爲其鄉校禮殿祭器而使江西省掾濮鄭簡卿實來江西郎中馬德昌徼余考之古以堅其信余授意範匠亦再毀而後合既與晦翁所定毫髮無復異惟犧象不能使其中虛四立蹏註如古亦以爲無益於洞酌故止然猶有二憾王肅云鑿背爲尊又云爲牛象全形員尊卽鑿且負是也未必所意時時見過論意不屑去則其美如此其進亦未易量也今其遊上都覲國必將還參熟候初見大方故坐晚酌飲故器小而足凡高尺幾寸幾分謂自此而

準非如鏡律一黍之不容易故深衣隨人指中節爲寸而宣和製器亦有依樣減樣之異最通論也減之可卽從是而增增亦可也而殷像尊高立三獸其下如伏雞二蟠吾欲稍充之使負尊戴戴如肅所云理無不可而又力有所未及姑存是說以開來者萬一不爲無補而非與古異非與晦翁異也凡禮之起皆由此也彼分寸者復何自而制哉其深如此卽其高且廣不得不如此也故曰由此而準也若夫稻粱黍稷之器宜從竹疏如籩豆取其氣四達姑從土築沙土爲之從古去有不易其所之義故可以杜爵可以奠

圭皆不當鑄鬲有柱爲其反地也簡卿委蛇謹審亦欲知禮意者故特爲之誦之卿名居敬求所居齋名余謂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獨欠行字耳使行之而擾復何足以臨其民敬者先立乎其內也尸居如事帝則出門如見大賓則使民如承大祭矣非器之謂也感與應一念也至簡至簡而不容吾力行之哉故命之曰行齋附爲說

贈琴泉陳生序

謂能琴能仙人豈信之哉琴亦不得不仙音之授人以意者必之乎海中無人之境使之荒寒絕壁水鳴空山四顧蕭然將不可以一朝居而後萬累俱捐而後泠雪滿懷而琴亦從是近矣此與送君者自岾而返蓋同一悟入非夫人間世之比余四方聽琴就其能者鑿鍇中肯節止雖堂上娛人若不得已至能使孟嘗爲之霑襟欲絕則曾不如漁歌鄰笛之去人遠而尤悲非其絃之不合而意不至也臨川陳琴泉有魁然抱南風之興且其江繁漸淡得之自然而無弄琴之色固已默焉出江湖之上余心疑焉因與之言曰女知夔一絃而鼓宮宮動復調一絃而無一絃之不動者乎未有一言而無其君者也君道然矣女知

廣陵之所以散者乎或者其有君而無民也不知琴意則已知必審之

贈潘景梁序

吾陋巷蠻蝸氏之間草樹荒涼國中貴人無爲來者日者二客談詩去未遠乃有前驅踵門下馬低徊如將就老兵東偏顧還辟而主人問焉則今之行御史濟南潘君景梁父也坐無俗客惟詩若文傾聽不可得絕余爲理二客前語相顧充然若再盡上馬去復求余書語問意余謂文者皆不得已也故傳六經語孟非問答卽紀事無作意者下至諸子史或一事反

覆或一語酌詰猶未至無謂無謂者獨建安以來耳故東漢皆以西都爲妄作班馬視先秦如古人凡沛然成章而每舉不厭者甚不多見也杜詩韓文間以俚語直致而氣始振然變潮以後之論與而惑者始不可窺戟矣今言詩類如子美散文言者嗜嗜藍田壁記爲古異哉必求其有謂與不得已庶幾羌村同谷之音朦王閣後記之體乃與無作之作合夫言雖技也道亦不離於言楚非無周公仲尼之道道亦不待周公仲尼始而有陳良北學者彼狶以日用飲食之外爲他有事也今君之所聞於北方者未有非吾景定元爲名次而各綴之以瑞因記是年有以一桴三米獻諸朝者乃改建陽嘉禾使吾州有詔者如建

陽則斯予爲嘉禾何名三瑞何再見之爲祥歐公賦蘇梅有云二物非能致太平須時太平然後生吾於是蓋再歎矣

贈韓道錄序

士患不入官入官邂逅惡弱殘州冷邑如囚寄枯懸俸入不足以塞號啼之憂回思士貴至欲復爲屠羊不可得士官廢興如此近年道官比士官則又甚矣盧陵韓道錄自臨川來客天慶天慶異時置司兼司持尚不之薙爲甲乙而來者定巢託食殊窘免於削伐儻賃則幸耳吾州寺十百道宮十不當一若與僧

頭會百處一稅緡計千處一歐公謂老子數千年才一遇遇必出於時君世主然猶不勝況今世稱道官於不可爲之時與寺至多僧至富之處破窗瑫雨落其窮欲使有力者稍助薪水顧師無求人之色故當雖全之然聞其師自燕歸則慨然故山之興若不可留者獨復捆屨宿舂又逾月不能往子笑曰猶待婣翼耶師浩然徑去古云天上多至尊相奉更若人間耳是山中勝天上也人能知山中勝天上即天仙不

與易也況道官況吾州道官其歸去來耶其又勝來耶

贈徐心易易數序

豐城雷宜叔初赴殳之日卜於鄉人胡易鑑遇瞽無膚其行次且意殊惡易鑑賀曰魁兆也瞽從肉無膚無肉獨殷巍然其上非殷頭何惜其次且在二三間既唱第果然他日又卜發丑魁得咸之上六曰是在下經第一爻上爻也無所與讓二兆人皆能言皆占爻象之表無復魁人魁地故常事而驗驗亦常事耳然可與言易天地間無非易也或得之聲音或求之時日或見於字義故有隨曲射匿云吾嘗葬古心公不克卜之市邱生其卦革邱曰克予未信也明日而左丞弔焉復克葬予問邱革改也而不改何也曰是在武侯易革震革象也視之信固悟古今字說未盡倉頡制字而鬼哭粟無所遁乎其情也鼎無足也而乘舟生焉雷太虛也而爲盈爲實以之一離曰也推十日而知其子其名牛推兩日而知其二夫其名昌神矣深者心易之變化意者其出於此乎謂余身卦

小過之恒昔有筮陊之益以示郭璞曰震衙風仙卦也雷山雷風顛倒適近然余常以仙爲妄想殆過踐官不墜常事若代有言責高其前聞人如滅孫達諫鼎出菜魚上遠甚君子以爲必有後蓋三世而至文仲言猶立盛哉如臧孫有幾而泯焉者多矣古之人古之人尤難之吾乃今得之京兆廉氏廉氏以官賜姓故至平章尤著凡司徒司空下至倉庾皆氏於其間獨氏廉難也受是姓任是官又難也吾不能知世道何如前時獨聞乃翁古遺直如不可復得吾江其外孫徐心易乃獨得之聽其言有出於先儒之外

西廵得廉監司如瑞雖使各有職每寢食及而清亦柄已吾江西公論隱然在之殆半古而倍不半古而足也今其爲行臺選表身愈高望愈重其寄國與家愈大祖道諸賢櫂風南浦之上倘去舟如登仙廬陵劉某聞其行也喜曰我識范君其持身處已將有爲也將有言也固廉氏之遺風不衰其大將軍介胄之士蒙矢石扼虓虎雖州縣小吏米鹽錢穀馳驅寒暑拼幹山海豈比乘使者車坐行臺察屬部高簡貴盛哉而視世事浮沉利害若無與痾相顧憔悴妄發爲戒居常疑陽城七年事不知此七年間夙興夜寐何能自處人生幾七年官且暮不保少年不自愛快朝飽忽失聲已矣何限獨號號顧畏名節不可爲寄負當年羞萬世尙論解衣赴蹈急病況仁聖在上天度如天吾嘗苦口論親友教兒子雖亡杵亡益獨闔數年間吐哺某事某事趣銷印如不及歎曰眞英主也勉之哉語布衣難人臣又難諫人主易諫英主尤易

甘定巷文集序

去此二十年臨川胡幼謙嘗校文廬陵余爲京庠時豐城甘公以幼謙屬我故知幼謙公壻也問公集幼謙以銘請曰方兵公行未就又十六年而行狀不來則幼謙亦已矣乃幼謙之子安詩以公集來求序序有幼謙之作矣余何言念他時再見如夢夢非他人所知他人知不能言乃言之公壬辰徐榜余是年甫生而公以戊午來校文廬陵衆謂去場屋爾久豈復能謀士而余尤見迂不入時者公得余論策驚賓首選殆兩窮自相得也時有省賦魁項教汝明者別持一卷曰余主斯文也宜魁公爭不能勝既相見輒罵曰牛項屈子項不能堪甚則取公所發策與余對獻之其鄉人戴正言慶炯媚賈相戴得余策讀之感動曰有如此策耶吾不忍攘其舉獨取公削籍置江

州於是公三制矣乙丑紹陵登極古心在政府余爲京教白公寃榜朝天門甘某三雪衆讙歎奇事已而古心薦擬得京局余爲公釋上日公驚曰見次耶是日謝古心爲朝士言余處二人皆以識會孟故其一人夏司門禹錫前吉教也明年余劾去公代公去夏代夏改官日白堂曰予諱禹錫願去禹諱錫賈相怒曰有自諱諱耶亦汰士窮達命也而余獨著其連蹇者傷吾文之難遇與知已之同時而其與余善者命又特相似非幸連不朽後世復知有吾等哉幼謙贛尉名以遂戊辰第待次丁外艱其校廬陵之二

年國亡又十三年幼謙死平生骯髒至爲文皆似公文似公復自勝若公文則有幼謙之評在善矣哉余不與易也公名茂榮字榮可其鄉稱之曰定菴先生

劉次莊考樂府序

余嘗與祭太學見太常樂工類市井倩人被以朱衣及其歌也前者呼後者哦羣雁而起竟亦莫識何語物老人至鄙俗不可曰者倉卒問對可誦而舉科舉興士能時文而止而時文亦復猥陋不達第尺牘何等塗抹絕倒或錄前名合選大官要職至斷窗丐貿金龍擊致又不能得能言本色此雖前輩亦且不免故楊體文以道士代言陳仁玉林光世輩皆以雜儒

流修史所謂僞定一時後世誰知予定吾文者豈可一二縷指而道哉予既爲曾同舍季章埋銘而其子麟也舉歐公於聖俞子美江鄰幾卷例俾復序其家集余謂諸生時文不能如季章故他作不能如時文時文外大有事然亦豈能事事而學政在時文理到而無不通耳使季章而在何所不可今抑何所可爲是能使人嗟悼適復在此政恐時有可爲亦不過當日爲人落落草創而命遭世盡閣焉歌而後爲樂府哉解題外集古今作或題樂府而詩近律用見賦詩者不必本古題古意而意之所到亦不自見者所蓄發如是而止徒吾文如已以爲身死言立之遇然思諸公貴人不能得如季章而用之者不必求之四聲響切而暢此於解題又最有助吾嘗

論米元章書史兄弟也

曾季章家集序

詩自小夫賤隸興寄深厚後來作者必不能及左傳史漢閒記人語言亦不特公卿世家爲有典型雖何物老人至鄙俗不可曰者倉卒問對可誦而舉科舉興士能時文而止而時文亦復猥陋不達第尺牘何等塗抹絕倒或錄前名合選大官要職至斷窗丐貿金龍擊致又不能得能言本色此雖前輩亦且不免故楊體文以道士代言陳仁玉林光世輩皆以雜儒

今其人先安在而季章藩溷筆墨驚見之如新幸矣
其今日哉季章名應璋墓誌次第可互考

送段郁文序

郁文段君以東平書生爲吾州知事數相過論文說
詩氣相同甚善然北來馬上君獨守文飾吏視書如
律得不迂滯疎廢吾南士政坐此他日聞某事某事
强人意必郁文郁文乃甚剛毅難事之長蒙茸柄鑿
鮮不決裂敗意君從容其間能使曲就條理感移變
化而人不知亦由其審細不倦而又平心以觀理微
言以達意故侃然獨立而不忤使專政得民不愆于

素所爲講盡詎止此乎吾平生鰓事感憤或急欲語
不自達雖消磨至盡終覺激至梗塞故知爲郁文者
難也吾州事紛糾百它郡語言成市吾閒居經物猶
有議其傲病其貞者舉不可諒故知爲郁文者難也
惜也君去我使我無益友以攻過使吾民不得豈弟
以懇獨有一於此推此心事上長位宜得輔推此心
事君無遂事而諫物之蒙利者當益廣而予獨不得
閟者然郁文不當獨寫我也嗟乎復有虛心好問如
郁文者乎藍顛倒羅列之餘而皆君此自有也

泰和胡氏族譜序

先王有小史以奠系世其歸在厚人倫後世反崇華
胄自損其實而他冒其名雖華非其所當於其人奚
益假如言劉者宗漢不知婁敬之劉得爲漢乎言李
者宗唐不知徐勣之李得爲唐乎胡之受姓以來貴
且華者莫踰漢太傅廣譜胡者孰不詫廣爲冠冕惟
泰和胡叔俊獨知廣黃壯而遡其自出之派則本於
河東以及於金陵叔俊固知辨名實者其爻予名文
可者叔俊族予也其人猶狹多奇尤喜賦新句觀其
志要有所樹立不欲苟附借於人予嘗問其世文可
告以叔俊自叙如此予因詰之曰自宋以來貴且華

者又莫如忠簡公爾不祖太傅然則忠簡公後乎曰
吾非其後固其族也已五季時有諱贇者字文美官
金陵子三人避地來吉伯公霸居廬陵仲公眞季公
陽皆居泰和公眞之後有曰衍擢進士爲朝奉大夫
公陽之後有曰箋爲南城縣丞叔俊出衍後而吾出
箋派諸禮謄紱炳如也印以陽文節公所爲榮福堂
記井然不可誣妄雖不忠簡具族固不辱有胡豈可
概言隴西而泥稱琊者哉予聞其言而益壯泰和
胡之世有其人也又復之曰剛簡登第人問忠簡言
非其祖卒能以直聲振當世爲廬陵異日忠簡況胡

本舜之遠胄也希舜之人即舜之徒擁衣於鄒魯門牆者奚必以剛簡忠簡爲泰山哉後二年文可續叔俊垂綵圖爲流慶圖成借叔俊子景純過予求弁一語遂書前言以加諸首

吳氏族譜序

吾州盛世大族相望屋高下如畫圖花木成陰羔豚合樂老者顧少者而歎猶有生不及見承平之恨其偪隘喬遷者又別爲宗綿瓜蔓葛至不相聞知類以爲已業所致八邑惟永新大夫數姓固然一日襄城之慘儒坑鬼餒方知天涵地育未必皆祖有功而宗

有德也杵漂焉留遜綿者吳氏吳氏有譜楊東山所爲引邑邑燼譜亡宰邑者故紙得之不知何等物也以與蒙菴吾仁與如棄蒙菴寶之與俱於是亦屢破屢刼復不知僵前仆後間何能自保每相過求予叙斯譜不置屬予屢病相愛不敢强又數年蒙菴死死猶筆之舉扶問以爲詩其子若壻屢道之忍辭則披示舊載而告之曰予所稱遜綿惟吳氏非獨爲邑言之也蓋其所存者匹夫之業而國不與焉故千百國冠子對鹿皮翁徒道一隱字者今人未必知古人而有輕古人之色漫謂尋常語即尋常得試使宿留思之會朝不足以易荆蠻之至德而延州來之歸喜見之未有不自見而色已如此

蕭禹道詩序

書策雖黃池之霸猶一映焉曰公第一者不必其爵也此非譜之所得而譜也此邑上中浣派來自廬山其歸廬山者爲咸涪尚書爲德祐宗尹下者猶監司太守滿門然一名第一辛苦不可望今爲庶此譜有斜目者表而出之班班自南唐至近年愈甚惜也觀止此使科目不廢學不墜皆將有列於上陳如蒙菴者尤吾望焉此則事之可感者也吾故論其綿綿於譜之外邑之外者使其萬子孫永永其遜焉則繼此譜者其不益又盛於此也勉之

蕭禹道詩序

嘗過友人坐間有杜詩一部試開卷第一句云一縣蒲萄熟余問此有意否其人大笑曰一縣蒲萄熟耳余日題爲寓目下言苗蓍政謂此二物皆北地所生今滿眼見矣未喻信手復閱一卷指第一句生平鵾冠子舊解曰鵾冠子隱人也其人即不復問揖余坐余因自念此顏馹之歎也故其下云眼復幾時暗耳從前月聾其厭世自悼如此肯疊鵾冠子對鹿皮翁徒道一隱字者今人未必知古人而有輕古人之色漫謂尋常語即尋常得試使宿留思

胡仁叔詩序

舊常評某人詩清嫩其人不滿以示羅澗谷澗谷曰過矣審然當唐詩何人共可幾語爲足以稱此凡諱嫩欲稱老不知清嫩與淺嫩異政未可少也如輕風淡日時花美女小兒晻晻初語別能令人賞愛有味亦不在多固未可與彼老者同年而語也杜子美轉添愁件客更覺老隨人儻無起語十字坐盡情事曲折更接以紅入青歸桃柳之句豈不誠媿其嫩耶

劉孚齋詩序

作詩如作字凡一齋第一頻欲以少許對多多許然

氣骨適稱識者蓋深許之桑麻深雨露燕雀半生成以生成對雨露字意政等怨而不傷使皆如青歸柳葉紅入桃花上下語脈無甚慘黷即與村學堂對屬何異後山識此故云功名不朽聊通神海道無違具一舟幾無一字偶切簡齋謂識此故云一涼恩到骨四壁事多違此今人所謂偏枯失對者安知妙意政阿堵中作詩如作字橫眉豎鼻所差幾何而清俗相去遠甚嘗與客言老杜親朋盡一哭鞍馬去孤城客言近世戴式之亦云此行堪一哭何日見諸君余曰俗矣因人舉誠齋高安賦云江西个是奇絕處天下幾多處得名中對著此橫絕氣蓋宇宙客言即某人云天下有樓無此高余笑曰又俗矣即同言同意愈近愈不近詩至是難言耳

陳生詩序

詩在蒲橋風雪中驢子上非也鳥啼花落籬根小落斜陽牛馀雞聲茅店時時處處妙意皆可拾得然此猶涉假借若平生父子兄弟家人鄰里間意愈近而愈不近著力政難有能率意自道出於孤臣怨女之所不能者隨事紀實足稱名家即名家尤不可得或一二語而止如孟東野慈母手中線歸書但云安極

羈旅難言之情如李太白昨夜梨園雪弟寒兄不知小夫賤隸誰不能道而學士大夫或媿之矣如陳后山歸近不可忍以爲精透亦可以爲鄙褻亦可如杜子美問事競挽鬚誰能即嗔喝欲起屢見肘仍嗔問升斗乃并與聲音笑貌仿彿盡之矣又如古人於奴婢猥下寫至孤客親僮僕凄然甚矣又云僮僕生新敬則出處世態隱約可見又云犬因無主善則俯仰尤有不忍言者如陳簡齋平生老赤腳每見生怒嗔揮汗煮我藥見此媿其勤更自風致清眞而豈令人不能道哉履豨者無況愈下賦車者載獵歐騎吾評

古今甚深密義我之淺易他人不能識乃反笑予

陳宏畏詩序

小隱陳君以九日過我因爲誦老杜舊摘人頻異徒一頻字而上下二三十年存沒離合之際無不具見但覺去年明年之感未極平生又如衣冠却扈從而今扈從道旁觀者之還京之喜與先時不及扈從而今扈從道旁觀者之歎班行回首之悲盡在一却字中然此尤以虛字見意如遠愧梁江總還家倘黑頭纔一梁字耳舉梁而入陳入隋不勝其婉人知江令之爲隋臣而已三誦此語復何必深切著明攘臂而起正色而議哉往往不知也

秋風圖序

讀者又以實字忽之今人詩五字或贅二字不可以事王十五司馬弟爲之修平生憩息地營葺但茅屋而大官遣騎麟里親朋相交如此則拔之者之力不能勝樹之者之眾

贈胡聖則序

子美平生流落拄足鄜鄘塵丐拾爲資起浣花草堂三年而後成成數月爲秋風所破不知嘗復完葺與否而飄飄江上避地愈遠從瀼西徙浣花各三宿桑下而去否今還客耳身生太平恨晚生亂離又恨早居今憐子美亦羨子美

贈星度郭大觀序

故友張居中言泉人某善命視其弟命五星既四正又順服駭曰故都待從命也然不得科弟問何故曰喪亂主四餘不主五星也予聳然志其說於是當國有羅孛者哀哉地遷運改將五星廢久憤而復求用於人間耶抑其裂有甚於四餘耶果五星耶今不喪亂耶吾儒有郭大觀得五年前臺歷盡歷之妙以是游諸公曰觀人盛哉郭少年之用心也吾聞大德得祿位名壽蓋有有祿有位有壽者矣名終不與也龍逢斬比干剖萇宏碧子胥浮伯夷叔齊餓靈均沈皆古之無福人也子識之耶識之耶不鄙棄耶而主既堂也徐卿蕭何韋三明府爲之圃其破也王錄

但可取者則多矣

題跋

題劉玉田選杜詩

天下能讀杜詩者幾人而玉笥道人劉玉孫集妙句多悟解如此甚未易得也予評唐宋諸家類反覆作者深意跋涉何限吾兒獨取其間或一二句可舉者錄爲興觀集然概得其散碎簡遴選語若上下極論長篇大意與諸作互見不止此蓋此編與吾所選多出入凡大人語不拘一義亦其通脫透活自然舊見初窺王履道跋坡帖頗病學蘇者橫肆逼人因舉不

復知天上空餘見佛尊二語乍見極若有省及尋上句本意則不過樹密天少耳見字亦宜作現音猶言現在佛卽見讀如字則空餘見殆何等語矣觀詩各隨所得別自有用因記往年福州登九日山俯城中培壤不復辨倚欄微諷杜句泰山忽破碎涇渭不可求時彗見求言楊平舟棟以爲蚩尤旗見謂邪論罷機政偶與古心歎惜我輩如此古翁云適所誦兩言者得之矣用是此語本無交涉而見聞各異但覺聞者會意更佳用此可見杜詩之妙亦可爲讀杜詩之法從古斷章而賦皆然又未可訾爲錯會也

題宋同野編杜詩

杜子美年四十五自鄜陷賊半年明年自拔取拾遺扈從還京又明年始外補又明年始棄官入秦自是流落艱轉凡三遷所遇識不識相勞苦所居間得故人爲地主起家贊戎事斧斤多助種藝果樹廣者四十畝東屯又有稻可收當時朝廷雖亂道路無壅雄藩賓客之盛自若公以三朝遺老負海內詩名游三川如錦城下洞庭意氣浩然江湖勝境樓臺高會長歌短賦傾陪賓主避地如此實亦與縱觀何異子美古今窮人而倉卒患難所遇猶若此予非以其窮爲

可願所遇爲可羨也以子美爲可願可羨則所遭又可知也同野宋君避逃兵間手鈔杜詩離亂者百七十餘首爲一編古今詩愁亦未有其比然四十五年所作亦豈無閑日而笑者晚生後死瞻望慨然

題王生學詩

詩之妙後世由之而不知老杜衣冠邽從徒一邽字而昔之宜扈從而不扈從與後之欣喜復辟初得見漢官者舍其枯而集其菀者具是有焉文章之髓豈在險艱援據終日咿吚而又不能道豈不亦可笑哉

題劉景信詩

近年江湖復少就其傳者亦何能一語如二儀清濁分高下氣槩境致此語在杜集尋常以爲至朴者而亦不可及

跋白廷玉詩

杜子美大篇江河轉怪不測雖太白退之天才罕及至五言七言律微有拙處然時時得風雨鬼神之助不在可解若七言宕麗或更入於古野而不爲俚亦惟作者自知雖大家數不能評也此筆絕於世久紛紛一花一葉師婆弄鬻徒亂人意

語羅履泰

杜詩不及前人更勿疑遞相祖述竟先誰別裁僞體親風雅轉益多師是女師此杜示後人以學詩之法前二句戒人之愈趨愈下後二句勉後人之學乎其上也蓋謂後人不及前人者以遞相祖述日趨日下也必也區別裁正浮僞之體而上親風雅則諸公之上轉益多師而女師端在是矣

評李長吉詩

舊看長吉詩固善其才亦厭其澀落筆細讀方知作者用心料他人覩不到此也是千年長吉猶無知己

說

經說

儒氏之說始於戴國堅白異同之辨其窮極變眩卽儒者自爲之夷狄之人語言不通安得文義輾轉若合符節如此儒者但見其超然偏祖不惜身命遂疑六合之外有異人異者竭其心思如夢想化人何所不至後之儒者不能知其所自出乃望而尊之雖攻之者亦以其書爲似書鬼神者有造化所不言之巧

賦

東桂堂賦

中州劉君端伯扁其教子讀書之堂曰東桂客有過而問曰東烏有則應之曰胚渾發於仁氣之溫厚事業方乎青春之磨礱物所從始總名曰東豈以出乎震者然後顯發生之鴻蒙然桂烏在堂卽桂之宮人卽桂之叢善培植根莖葉菁葱芽荄萬實皆一氣之所充敢問秀氣之所鍾曰吾之桂不待移栽於八盤之絕頂亦豈遠躡乎五嶺之遐蹤其蟠然於清虛之府者乃密陰之所同及其一日而來天闕者乃清芬之所從詠遊其間敢明發聰暮而屬思膽靈肝通朝而運筆活冤生風其花也豈有不攀而挹其香也豈有不薰而濃者乎言未既明輝澄徹乎冰壺之內清影流入乎霞杯之中主人於是指而示客也人以山

垂耀於無窮也猗與盛哉

墓誌銘

黃純父墓誌銘

宋 劉辰翁 撰

歲庚辰予初與純父遇風雪東湖之上驚相弔曰賈鹿泉見君友問古人耶今人耶或者亦以君爲古矣君在此耶語雜悲喜至甚夜不絕未明復撼予語拊髀浩然曰吾平生慕湯東澗近年慕君亦欲從君後耳君豈從古心公致誤耶識君慷慨紋寄不淺因摧衾而起以所聞於江先生者爲君言之如東澗何可

及也未第時與其兄客徐景說標致已不相合旣第得信州戶閫一日有趙尚書出參督府視事首見簿主名歎曰余識之眞西山時湯某乃猶爲此官哉即拜疏薦之代主家山從是隱然出徐徑畈上自端平至景定三年出入諸老皆成履歷即小人拔引及當國所忌惡皆不足爲全名之累不待辨某事忤某人而大節自不可及此如陳太邱黃叔度公論常身爲之地故樹立矯矯不肯爲人稱門生也亦各其時命也言未旣君淚沾余衾獨舉往年麻姑山夢夢一籍題忠孝二字而某在也孝不敢言也忠特若此予亦喟然于少年州縣不自試一二因舉子房天授沛公他多疑拒獨縣悟如子房意此所謂漢事將成也誦出師表至引喻失義以垂忠諫想見庸人自用故傷心玄德之不見身世何長今人喜言四方上下孰知言不見奇奇而不用不用而驗驗而悔悔而恨恨且見禍其進退倡仄復非前古君臣之比哉君曰世事勿復言即文字何等不足存而穉年以此憾至死因泛論鄴侯山人高致魏延與淮陰膽畧相似李伯紀張魏公成敗天意語不必有出出不必有謂未嘗及心事彼此直歐欲往復不知出於

君之口與余口也於是相知深矣復欲與君談不可得矣前年猶寄余詩去年有持書來視緘題若不可識則君死矣余以歲初謝客嗚咽而入問耿蘭以故至舉扶病中相屬語腸痛欲絕海內人物風流畧盡託君筆墨相蔭映後死猶有講學之望願不樂人間世如此念前冬有沅湘老人以君文求余記曰黃先生雖不能飲尙健坐余謂純父長七尺年五十生世大有事在迄如此而止造物復何以我輩爲哉讀門人狀君行豈不整密婉至然不如君前夕劇談盡予若君語語而俯仰浩蕩人物著微心跡纏綿功名蹉

跌後有君子可以想見而嘆若狀所難言又有人不
攻者江閫貴人與邊守將不相接君代書密付語見
赤心指授得宜又多軍情所聞所聽不得達者錄是感泣
思效倉猝用意勝謝東山自異顧內幕所左右能此
而已其苦言節費見于賞募得淮卒三千備遊擊爲
淮捷營改鐵鷄小舶爲艦艦大艦取勝識諸郡閉絕
流民如他盜請城外築堡居老弱而各選其壯者從
軍便爲閫帥釋當路之怨馳從約之書共圖國憂胥
懷磊磊出於人所不堅而人亦知惟君所爲嗟乎使
君得乘一障亦當遠勝一閫雖九江事去相府連處

須溪集卷七

諸司蒙茸君猶力勉以私財招軍撫溪峒爲用至獨
松失守庚牌暮下速援行者議饒信道梗盡徑崇安
繞出三衢兵夜發君與家人不相顧至石門過長劒
相泣君曰國事至此暇顧爾輩耶自是言之有傷心
者矣國家養兵三百年體羣臣子庶民三宮仁儉一
朝有難人懷顧望徒擁烏合盜府庫君以書生志氣
感動言必祥哥火乃爾然至好而好閉大閫而閫潰
肝城閉有投擊城下至斃者諸將欲置之君正色不
可曰我輩以路梗假道致疑耳若屠一城三宮聞必
震駭諸將已瞑目謀不利君不爲動既又具單行宿
次啟奏有笑者曰君猶謂有通進所耶君慨然泣下
曰誠不忍以爲無也閫者姑掩瀆歎息及入閫有狠
將以衣糧乏喘喘謀劫主帥以出君所贅不得達者錄是感泣
一日坐水閣有飛矢掠項過著柱跡所由來忌君者
出此明日君行軍亦潰生亂世無及於救文不自爲
政故所就止衙然積誠所至在建而勸分分建昌而
祈雨雨皆以客館係人豈得天意亦何嘗有一日得
行其志而惜之者如已試世自有畫君名方與有西
園八十之老傅太史自得以君來爲賦詩喜曰碑無
龐老名又曰能威兵處在眞誠其志慮風采何如也

自咸淳第授靜江府臨桂簿嘗辟酒州淮平尉不就
後五年辟建康府鳳臺酒庫自是始與幕議又五年
辟臨安府德清酒庫德祐初差幹辦江西制司復帶
行禮兵架閣未幾復帶行國子正明年除宗正簿督
機特改宣教郎初筮爰代達年不願上仍待闕淮平
界北得遙授曰不敢墜登北艦有銜命鉤致者自免
徑歸諸司舉制常庀紙書所聞雖介有政聲者請以
已所應得者舉之受舉者不知也或知而謝輒避去
此事亦近年所罕見余出仕十五年未嘗受人一則
書自謂出處與余同謂此自其父聞象山之學於其

諸大父益莫徵朱陸授學者懇惻窮至所至老成欽
動諸所識予不能盡知而尤於丹徒陸君實秀夫耿
耿焉君實大節可哀君實文不多見君文識君實
宜君實之所納贄也君文不蹈襲諸作不爲時文議
論講義注疏而辭事義理俱王清整醋暢足自爲家
詩亦有思致竭日前意樸厚雅馴視他人能此復少
彼王於家庭講授人物大意倫紀親切廩廩見之千
峰陳公宗禮嘗對人云吾欲得一客如黃純父清苦
不可得其文之有本又如此士常患不第一第足自
致詎能以去就易民命爭國事破權倖險姦貪懦狼

僧辭能闡意能誠也世狹道迂而環轍如陪臣坐廣
如車中及其窮蹙無能有甚於魯男子之不得去而
南霽雲之不能食也嗚呼徽斯人斯世之不幸斯言
也亦孰知其可悲君臨川黃氏居崇仁東里諱丙炎
初字文炳晚更字漢翁于誄之曰純父其鄉稱之曰
思梅先生生丙申卒丙戌會祖儼祖邦基父應辰梅
隱公也思梅思公也娀陳夫人娶陳氏子男六慶孫
興孫鳳孫翼孫暉孫慈老翼孫繼爌黨陳慈老以治
命後鳳孫慶孫筆墨可愛皆如思梅復生壻趙次愚
孫男五女二葬崇仁鄉西隱里雷公山實丁亥三月

丙午君厚重不妄語疎濶無餘懷及所委曲傾盡若
自營收致後進有豪氣乙丑自京歸安仁道中有盜
殺人逸累居者既誣服君以過客得盜名告使者使
者得實謝曰君乍脫場屋洗冤如此可量哉其後避
難得便舟出溪洞谷護送皆所嘗盡力有恩意者亦
若有助焉乃銘曰嗚呼國之初也材不必其如君世
之甚也憂不必其如臣莫不幸於以身從人久不幸
而以文致身故雖有孔明公瑾而用之如陳琳阮瑀
又如溫石二子而不得爲許遠與張巡豈非命云

丁守廉墓誌銘

士不幸而用所學於科舉其得失飢渴升沈勝敗曾
不如庶人之常業雖有寬易靜篤之君子十上五黜
幸不黜愈恨恨乃甚于黜使夫憐傷太息者猶惑於
其命則所以煩詈摧廢當何如而益迺然死而浩然
蓋尊精失營者莫科舉之爲累而其阨窮不悶者必
學道之有得也余於祀禮家老儒丁守廉之葬若不
知時世之已易嶽然道之如新亦士之不幸舍此無
可言者復千斯墓也不知何云吾猶獨爲斯墓恨也
嗚呼科目之負人也多矣由今言之亦何恨於科目
哉日授之徒心相如之友今年某某薦明年某某第

又明年如某年或書曰楠棲收梁棟宜有待或謂曰廣豈不當侯不侯君曰不然吾先鞭爲有人矣當兩午猶朝日也揭焉而首選不及送戊午且四十矣再選輒再屈已而甲子復然甲子至癸酉復然問誰貢二人止往往門弟子而止也吾州多士貢額多臨江數倍每榜後考者爲言某卷得復失能使人出狂況一經屢試白首汲汲學雖吾事而世貌譁名殉者成路觀其死之前日猶明燭就曉抄書自課如兒子死之日復大書示其子云死非所畏何必張皇學問不衰死生不變又實有得如此其視往年場屋間夢

不類芥雞之相踐而水雞之微視耶然昔之憐傷太息者至是猶不置則書生之清論世道之遺思也君之子敬直修謹有禮稱其家聲屢至請銘凡求銘其先者苟不得志於利達必鄙絕科目自附前輩余嘉敬直用意眞取名淺又見高安辛拱辰敘其同門受業身通者以十數且云先生貧而介視富貴人無足動其意無忘吉笑鄉黨穆然敬之其自叙殖禮齋則云先大父潛山先生出蜀載書數千卷曰使吾子孫免爲俗子之歸亦免爲勢家所奪緣是自號殖禮以學殖場貨殖慈訓服甚潛山事慶元諸老猶及章雲

蕭壽甫墓誌銘

蠹欲禁時海內名號未起吾廬陵之南須山之北有大儒先生曰黃宗魯其子爲叔豹吾先人師宗魯而友叔豹叔豹以文名六館接慶元諸老自是從吾先人游者彬彬如二黃間而朱氏甥炎子實先後諸生復轉授爲資余七八歲時表氏抱余學稱堯章先生後改名植字聖舒號古平宦至太學博士倅袁州如西昌蕭壽父大德少聖舒一歲耳於時事聖舒如弟子又以弟子俱見吾先人先人厚之如厚吾出先人死吾十歲槩未嘗知其人也晚而聖舒以賦奏南宮

第一又甲科其名位之興赫然欲揭當年叔豹上士爭相藉寄自謂出朱氏門下師其父者亦蔑得師其人而其人亦莫之知也此子矣乃壽父則未嘗知其人而其人亦莫之知也此布衣師友之畧也日壽父死而其子來泣曰芳春之登門晚蒞吾父之登門則不可謂不早也今吾子愷又館於朱教古平子之子是斯文四世之澤如泉脈往往自公家始也幸存弟子世家示萬世子孫毋忘其初予以其言篤厚繫流風又知壽父樸茂似前輩雖其存若不顧人知者不當爲衆人道乃其所以可稱者亦不能不爲衆人道也嗚呼其忍不銘余以

德祐歲逃空虛干戈反覆之交望蕭氏秋嶺如一葉凡流離接境者必此焉依而後得甯宇已而盜四起已而官軍北方且爲風林爲疑巇然盜過之曰毋犯官倚之犄而角喜之者以爲造物之報而君子則歸之德言之著云鄉人之至於鬬者重其言如季路季布或陷於義衆推戶側跡甚者希賄市雍容親黨之閒無忿無怵勉其子盡力友賴以完此其事在近年年日者平生無贊如其邑之溫師幹英臣鄉先達敖適軒陳忞齋陳靜齋所交揚景堯蔡濟父陳鳴道蕭清父康行可或得之隱約或託之歲寒相敬愛終其

式叡爾孫稷而食之

鞠華巖墓誌銘

去年春客有自東來者以取得書籍相問遺中有華巖講義一編視其篇贊而辨攻其理法而不爭考其人鞠氏本吾鄉人也予於是心識之矣居數月豫章鞠昇孫求銘其先人甚懇余固味其由來取行狀讀之華巖也前客殆非適爲之地耶然昇孫叢其遺文乃無講義者而客并隊其吟稾數篇因得信其壯遊至老與所嘗贊謝知己異哉鞠氏多吉人永豐有華巖諱巖字驤父永豐西門里人也去吉留洪少慕師

友母死葬洪爲洪人倚墓築廬種鞠繞巖曰吾姓吾
味也號鞠花巖俾巖我如呼名異日履齋吳丞相字
之然學者喜稱華巖逮事包宏齋之先人克堂而宏
蕭又謂其從象山之子鷹堂久說經極自得而不爲
新巧以亂至當故愈近不厭程納齋嘗稱其律已嚴
事親孝二三公非往往詠布衣者至吳丞相尤厚嘗
受白金買木卽以嫁葛氏孤女二官之校尉以覓舉
幾者而失者四暨吳丞相當國始得舉亦不第錄其
所稟以得舉若第者不必其報晚得山地百畝而食
之高松萬株耕雲種雨自謂樵蘇織紝盤飧粗備門

徑蒨盤栽花補空家臨孔道飯芻送目山人夫婦豁
如也子娶陳遂初姪女遂初其門弟子咸淳德祐之
間遂初之名節高世隱然有相高者其平生言論於
朋友講踐猶多不滿倦窗談柄教人以治生用智風
流疏俊海內知名者無不愛而與會蒼山爲詩多鄉
校前席熟維不聽去者先後帥漕逾十年起東湖植
門徑最後理學祖犯風雪出歲晚抵巖邑不數宿而
返當科舉未廢之前年也尤倦倦請貢額三學有研
知狀其出語不炊世空意足達強公議展故素有山
林處士之風嘗愛昌黎誌王適翁婿媒媪聞意意是

翁迂濶必多談笑可畫恨昇孫不及而謹飭過之亦
佳子也其爲書掾三代之毀譽以求間其先人又何
其獨行有家法翁配田氏亦洪人本葛氏婦前甲子
卒翁自誌始娶田年四十華加三老成相遇末嘗反
目郎少忤彼此一笑其眞如此冠昏用古禮家祭以
季月曰吾庶人也於書至陰陽地理無不習葬兆皆
自卜曾祖某妣某氏葬東門坪頭祖某妣某氏葬東
門雙橋英潭皆永豐父某妣某氏洪人也葬洪之新
建曰榮岡生慶元戊午年八十四以某年月葬馬耳
山田夫人左圭家三里子昇孫孫某會孫某姬有鞠
通鞠尤輩似遺論人宋祖大章待制詠則然其後又
有先整仲謀登科末心非族出惜未考也銘曰蘇翁

陳禮部墓誌銘

寶祐丙辰之策士也既日晨再鶯臨軒看少年首上
對徹親覽卷首有臨御以來如日正中語及唱第進
呈次第七上手擢易首唱第七既又不滿眞首唱第
四第四則三山陳俞也于是寶慶三年矣時

諱言久前別院命賦題久于道以故草茅附會如再中然前徹覽後易寘皆命也而俞策亦實有及書邱者舜卿嘗語余考官不能使俞第一天子不能使俞第七其自信無怨如此而亦從是退飛矣初君授靜江軍節度推官開慶與古州推兩易故君以已未更至盧陵辦守禦明年江山清軍開得余詩於他屈其辭可著爲令李肯齋市健吏亦稱不及不及去許疑不屬余爲舉子美丸藥流鶯囀君矍然曰是在俞衙中而不悟自是莫逆于心每坐倚友齋倚梧竹極談世事成壞即使長急召不顧幕辦粲然無所回于用武之無地最後作蒼霄林辭二賡不可忍聞李先生之墓君年二十九出文榜至是四十九又明年文公北日門人林達可始以行狀來請銘則君死十九年矣其言正羽檄徵兵時居瀛大人憂苦塊寢語有趙同舍文白君歸能言巷居人夢絳紗籠甚盛迎源禮部去旦果然文公哭之慟葬伏虎山趨日草亭先生之墓君年二十九出文榜至是四十九又明年文公北日門人林達可始以行狀來請銘則君死十九年矣其言正羽檄徵兵時居瀛大人憂苦塊寢語有趙同舍文白君歸能言巷居人夢絳紗籠甚盛迎源禮部去旦果然文公哭之慟葬伏虎山趨日草亭

之日誓心錄三卷取歐公夷陵語也今生至今德之公期君以督葛之事君亦贊文公以張李之功其反而娼者而謗者爲不少矣有以科斗竹書獻當國者覆策軍事謀家慕語如史驗如卜當未行夢丞相子且驚曰彼白屋安得此必平園公家物也詎止此獻黑筆視黑籍如軍書少焉登一舟若之敗所風月凄者擢說曰我出陳推官後矣語由是喧不辨遲歲年冷殆非人世境也吾死已夫親友共留其行不可曰士爲知已死苟利社稷何恨吾登草亭望風雨欲一得監庫稍遷太學錄咸淳除博士竟坐前語逐不辨人共死不可得嗚呼我知舜卿使朝坐燕與誼肯棄他日謝丞相啟云人之云云謂盜周公之寶玉其蕭老母弱子遯荒在人間哉星言赴難縞素爲資得君然坦迤玩世無悶如此而亦從是老矣又四年而差軍師倘不甚敗臨河救溺不卜命之短長每誦郭元充福建帥幹闕至此鄉嫌改添差不趨務久又改添瑜此語悲之其乘飛至屋天也復差福建運幹待次于是咸淳八年矣復除太博十月免迺德祐前予湖州別駕德祐改建甯于是國事非于前死無知已于後其心之所樂而文字耳而文史

臺參武册97版

苏絕嗚呼吾欲觀乎九京也其有恨乎無恨乎以君自言其死爲不恨則知如余者不死而恨也悲夫景定末余留建君留京君畫二龍寄余題曰甲子上元日并贊每展圖誦贊後死何爲自吾所知所厚周旋離合何限求仙才與靈氣惟舜卿古心江公嘗薦君館職不合黃華甫國云臺中日月論公客添一客耶十五年間夷溷跖廉衣冠道盡君不惟少合亦少可閒居日長夢虎豹起草亭俯晴晦其在下種梅數百長歌入雲俗子無足還顧顏然自然韻度乃出蘇子美上爲文達大家數四六尤高宕詩本荆公而每見

每進雖有怨誹有柳州南澗之風初學六一公帖卒自爲體如剛花異草風日清美皆余所不及嘗手寫楞嚴圓覺金剛三經去廬陵日棄之先死七年葬其妻鄭氏般若山回草亭中爲壽藏君死子弱不克歸葬每歲寒食馳僕裹飯灑伏虎邱而已既十五年辛卯乃敢而合諸鄭宜人之兆陳氏長樂世次見石室翁碑二子瑒環環爲族父企後君兄會弟侖皆同舍會先二年卒侖後六年卒瑒謀銘于達可達可曰有先生之友會孟顧道遠日迫請刻之墓上其可由是林君之請勤矣林君之誼高矣吾銘成則葬後之五年乙未四月也君著述多擴誌傳之矣此不載銘曰

長歌兮莽蒼青松關兮白玉堂奄塵昏兮夕陽我不起兮不知彼童汪君墨綬兮何壯操余彗兮忽反顧兮魁淪降君不歸兮猶葬湖山兮朝行茵菱蕙絕兮詔子浪浪信終古兮誰芳君余銘兮家上余麟兮不祥行倀倀兮不得四方蹇思君兮天望君爲龍兮奚傷

樂邱處士墓誌銘

安成古長沙郡吾廬陵之劉未嘗不本長沙也而譜多不可考多故不可考也按唐思禪師塔碑思劉氏長沙定王後是爲七祖而龍須山擔嶺二塔化身相望皆其家兄弟他日見石勳石材石壟三廟亦云弟思同祖云而安成有與泰劉氏神者又長沙來也荒山野水之間時出於殘碑斷系如此吾故家在須山之陽而祖墓在擔嶺之下嘗欲考而同之嫌其特出於往往不可知今安成西四十五里曰湯市有何年處士墓田湖南徙家焉自處士失其名以下至可往宇達仲凡十世皆可考則廬陵自漢以來爲一劉益信仲達有子翼甫嘗銘同姓之墓曰郡士族半劉宜劉吾鄉而歐吾鄉者俗也其論可謂偉異然不知

長沙一本其流溢於東南者皆非某氏比也雖後來
濶遠有他賜姓亦如士范蔡豐所言然然不得與安
成比安成百長沙爲近達仲樂邱翁也余嘗記樂邱
知其賢且達已記之後三年而樂邱翁死年七十鄉
人士惜之是年冀甫又死其中子應登將以丁亥某
月日葬樂邱謂曰應登與弟及門舊也而弟已矣知
樂邱者記也葬樂邱以此記可也顧家庭庸行有記
所不及而宜書者顯并志而銘之則幽朋之埜也余
惟是父是子今人間所少其所言槩常事而得古人
史傳語意此自可傳吾傳之以其子應登之言曰吾

翁庶祖母羅氏出也而後嫡兄暨祖父死父死而庶
弟怨翁曰吾惟不能逃祖父命以及此今遜可也舉
惟其弟所欲而與受其所不取聞者媿焉先墓之葬
舍南且歲久相者曰水啟視之不驗卒改葬三十里
而近然終其身以爲恨每對客持杯呼孫温卷偶語
及此潸然不可仰視生母再殞病不能送慟爲絶几
當祭與適蠶嗚咽如新藏先世故書徵履謹遠親執
友至至閽僕異視之有加割產爲眾祀歲興發捐直
籍貧者賦與之或籍而不至莫夜歎焉不能食以爲
怪蠻夷道焚頁參師郡有守望吁陌之事必翁也乃

可保故開慶遺民咸淳毀賦公私無復患餘責尤多
材畧屢興作所指畫必不可改慮變尤審憂世若已
責教其子有身法毋以奇險擅鳴曰爲文不當爾也
應鳳甲戌餘對第五得建昌判官馳書預戒以姑取
教官毋未習與人郡事雖書至已受選而言不可廢
故傳閔世俛仰尤戒遠葬僻葬險葬利葬訟葬樂邱
其所自卜癸未春廉使澄陽馬德昌以鄉飲召應登
應鳳問翁日用大書樂邱二字寄亡恙予讀應登行
述至須鬢音吐左顧稍下樂邱抱合牀高下茅屋皆
夕陽人影如見其人踐其處歎日是難言者復何以

斯邱之上兮拱木皆春斯邱之下兮樂友古人不仰
愧而俯怍兮初返乎吾貞百世之下猶百世之上兮
其復得爲晉無懷葛天氏之民

古愚銘

世道交喪謂古人愚首陽事拙金谷名俱離黍何求
懷沙感志自傷爲傳以至憔悴結纓而進執簡爲三
閭私外人不知公以我累公曰不然我實予愧哀哉
棄官終老黃石豈畏簡書聊永今夕江東辟召實匪
前期聳還初服不從袞歸位置稱觴亦豈公意遭罹
酷罰公撰銘誌八年出處於誌有之斯文大老甯爲
毋愧前人欲知生直尤貴情眞如愚不愚不愚何罪

毋以其如而示其外

雜篇

祭師江丞相古心先生文

嗚呼自詔勤王予心獨苦平生師友歲晚伊阻人之
說言說言不祥厥或告我主番陽湯湯居然傳聞百不
一實何獨於公如見隕越豈思難平夜夢屢驚猶聞
靈光乃卒莫楹蒼天蒼天夫子何罪死何倉卒誰主
誰體膚如何如何血枯我欲見公淚洗模糊公非
無子有子有弟其存其亡訴莫予寄疇昔之言歷歷
在耳公柄朝堂堂守節魂不待招公毋棄我我公
其後十五年事上書窮途祭酒諸生欣然起我文特
峻清公閣來朝或獻宿士公迎謂曰此必劉子相期
第一策及兵謀掃除學步摸索暗投太學半年受知
再面公歸同野竇始往見攜提反覆於建於閩我如
處女公我父兄公寔少子曰我畏友每書渠渠君母
子毋修門出走風雨對床執手奈何別淚浪浪逝將
棄官終老黃石豈畏簡書聊永今夕江東辟召實匪
前期聳還初服不從袞歸位置稱觴亦豈公意遭罹
酷罰公撰銘誌八年出處於誌有之斯文大老甯爲
爾私外人不知公以我累公曰不然我實予愧哀哉
已矣明不負幽七年又見無約不酬昨秋三宿言餞
江畔怪公異遇後約春半風塵涉迷共擬迎公孰知
昔別三至愈凶玉色金聲光風霽月義哉干仞杜折
維絶我有死毋公實葬之我有稚子公實奬之身後
之盟可質九地掛劍心存蓋棺事異悠悠穹壤渺渺
八紘公非無往死不旋踵曰我重臣無所逃死生而
秩秩爲國之恥亭名止水左手攜孫白刃紛紜哭入
九泉人言全歸願得死所死而若此尚庶無負使公
守土使公柄朝堂堂守節魂不待招公毋棄我我公
暮予魂而可招於我歸只

丞相莽哈岱美棠碑文

至元二十七年秋九月丞相莽哈岱以江西省治廬陵凡四十日薨於位又二日喪行居民望過車罷市長慟至不可忍閭閻城士大夫哭於野者不約而集無不相嚮而弔依依憔悴無聊之色田野間之謳頌踊絶至有負販之人不自知棄其所求望廬垂涕而返既數月有自北方來者號於馬上兒童父老聞其聲者喟然而哀痛之如新今期年矣省遠迹遠燧改情遷而語及當日猶爲之飲泣而悲嗄咽而嘆也方公之未至也揭竿滿野環顧及汀歷歷無墟煙吾郊

鬬之禦奪者混相濁如市公之來也悄乎其容肅然而無聲不惟貪夫股戰軍伍旗幟改觀而盜賊望風褫魄凜焉以消者復不知其幾不惟城無囂塵里無夜驚而昔之門扃戶鍵者譬見天日煦然其如初不惟長亭短堠行歌逆旅而深山長谷婦人孺子與荷戈之士雜踵而無何近邑近州行者達曙皆曠十數年所未見雖太平全盛又不過如此也或謂公之在事四十日止耳卽四十日間有所詘罰聲動亦何能家之君子不言而信不怒而民威於鈇鉞者與柳子厚謂呂衡州之死哭之者逾月哀聲變于南北舟船之上必呱呱然又有謂化光何以得此者以今換昔容之於此猶懼其復生於彼從古然也乃不待草茇獸

復過之哭死而哀非爲生者也我觀九京而譽武子百世而下故當識其何心晉人望羊叔子之碑而墮淚則叔子自爲也公之沒也若士若民請於省府爾之省曰吾責也府亦曰吾責也其門生故吏則又曰吾責也民士以其詩來請嗚呼後之人有讀是碑而不墮淚者乎余亦何足以發之系之以詩曰衮衣繡斧衣今以喪歸窀穸中道里門畫開官路夜旅繡斧衣今來旬來撫之所欲言言適盡意亦不過如時文止耳間有數字

數句贅人講說及得其用意槩不得不爾又非如子雲輩數數可厭爲遁辭爲蔽意終亦不得爲奇耳然亦未得如陝蘇歐蘇坦然如肺肝相示其極無不可誦回思宋初時用意爲古文者與同時貢學問自爲家者欲一篇想像不可得近耳如葉水心洪容齋愈榛塞矣文猶樂也若累句換字讀之如斷絃失譜或急不暇舂容或緩不得收斂胸中嘗有咽咽不自宣者何爲聽之哉柳子厚黃魯直說文最上行文最澀三百篇情性皆得之容易如駕言出游以寫我憂知我如此不如無生道之云遠曷云能來雖婦人自道

答劉英伯書

辰贊書卷卷自清溪諫君來自是每見清溪輒抱愧致君一來或勝報書云云耳而圖論教與國恐愈久不復可望清溪歸亟草草圖之英伯高才妙年又雅

亦能此而不朽亦以此若皆如劇兮燎兮固所未喻況首尾聯綴不自厭如左傳所謂類難其心而有名章徽豈不悲願英伯從是一掃削去若百行中有十行是能自喻處快讀一過亦足以不負白日矣曩在場屋時欲令考官憤憤中驚發況于載而下求其文者知其心非明白痛快何以哉此自英伯所易直過之耳尚有一恨恨英伯好奇字六經自劉歆傳寫外無一難字豈可謂無奇哉舊見魏鶴山取篆字施之行書嘗笑其自苦無益近年如楊慈湖畫心字文本心畫雲字在邨鄙閒中曲折愈不相似自書學以

來鍾王眉目可喜何嘗顯倒橫豎自不可及若如彼所自爲于字體則謬于經傳則乖不知何所取也三十前見文宋瑞取古文集墓誌行狀當時雖不能讀心甚異之後見石經本方悟何物杜撰而晁公武輩不知也必欲字字爲異亦難必欲字字篆就亦難仿篆文作今體爲古書易不易于汗簡乎科斗乎秦隸乎難於平復飲啖無味不食自飽皮膚皴慢不能充食人無識不至此者蓋世有狂道人喜爲左字彼見篆元坐少頃已復昏睡今方首夏尚未炎熱腠理不密動輒自汗南土氣候不常時或風雨稍覺涼冷衆皆可笑也聞北方蒙古寫通鑑儻識之乎即用此古六經何不可者作文作字皆一種意見諒好古甚以爲

賢于不好者然不若不好也豈有英伯記問洋溢奇字填胸顧能彼不能此每有來者皆俗子得清溪又得英伯誠所願以老者故復出此欲言豈此而止短紙行筆素不喜作小字牽強殊不傾倒便舟過我作數日客并進所聞唐突見絕未可知惟卷卷如此不宣備

乞致仕牒代廬摯

當職伏自去歲到任未幾感觸風寒宿疾發動病態叢集實慮難勝職任其呈江南諸道行御史臺及移文貴司備申憲臺以求醫歸田爲請者屢矣亦已疊奉臺檄不蒙准申自惟選與闔葦重以疾病支離猥荷睠存揣已揆分何以得此慚悚之餘徒有策勵疲駑勉朝夕顧雖涓流塵垒無益崇深而庶幾圖報萬分之一者以亦不可棲遲冥默寂然遂已也自爾以來力疾治事又經八九箇月終見大病之後精力難於平復飲啖無味不食自飽皮膚皴慢不能充食元坐少頃已復昏睡今方首夏尚未炎熱腠理不密動輒自汗南土氣候不常時或風雨稍覺涼冷衆皆稀絡已獨衣袂衆皆衣袂已獨挾纊但遇陰晦腿膝注馳步履蹣跚目視昏近兩耳重聽心思憒憒事多

壹叁貳册97版

退忘當職年雖未及六十其衰瘁癃老之狀雖年踰七十者未必至此欲望憲臺許准致仕養痾山藪別選賢能以代其處公私之間俱爲便益雖古者大夫七十致政卻緣禮經所載四十始仕摯在稚幼時蒙世祖皇帝天地大造教育作成年及弱冠疵賤姓名已登仕版今上皇帝嗣登寶位圖任舊人以摯遭際先朝服勤帷幄多歷年所擢置侍從居無幾何選任方岳敭歷中外垂四十年儒者之榮至是極矣由是而言較之古四十始仕七十致仕者從政之年已過禮經所言者已數年矣又近代熙豐間范蜀公鎮年六十四遂致仕而歸援以爲例彼以論事不合而歸摯以謝病得請而歸酌古準今何不可者雖摯於范鎮無能爲役欽惟主上聖神武文遠追勛華尚何區區宋氏熙豐之君所敢擬倫而豈可使宋獨有六十四致仕之鎮而吾堂聖元獨無五十餘致仕之摯也又緣御史肅政俱爲風憲之司肅清風俗條格具在即元所請其爲風俗之助誠於大體有所關繫當職陳乞之言初非好奇矯俗蓋古有以退爲進飾讓釣名者當職涉閱載籍凡有此類每撫卷嗤笑以惟可恥今茲移文求醫致仕既無規避又有故常欲摯

須溪集卷七

六經萬世如日在天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孰云輒死不得其傳

老子像贊

孔德之容惟道之從坦坦施施溫溫恭恭萬世之下復有一夫子而後識其猶龍

病維摩贊

衆生皆病安得不病更欲何言視我塵柄

莊子像贊

無他變化有語皆囈何日花開作兩蝴蝶

古心文山贊

此宋二忠如國亡何開卷熟視龍泉太阿摩蛻六合
浴于天河下視萬鬼腐爲蟻窠千秋遺像涕泗滂沱
空餘後死作尹公他

滕王賓贊

似不似在阿堵同不同在裏許其落筆也如箕其出
神也如杵其得於酒狂也爲劍俠而得于獨醒也爲
處女固不得與二陸三豈不可與四皎五嗟乎使吾
得而客之亦何至嘲子雲而責子羽也

文文山先生像贊

悶然忽忽萬古咄咄天風慘然如動生髮如何尋約
亦念續芻豈可英爽猶累形軀同時之人能不顙泚
昔息其生今姤其死
焉有如此而在人下焉有如此而獲令終其像不下
欽若其量不及魏公所以爲世之重者爲宋五忠嗚
乎此廬陵之風

重建中興寺巖主殿疏

中興禪寺古佛舊遊香火與西峯同殿宇在東廂下
喧卑近路倣漏經年將拓地於祇園改奉公於方丈
與萬眾瞻仰於百代因緣興費不貲開修共喜以金
剛杵扣銅鐘鳴古佛實在山中嵌巖自可世尊所住

園內杖錫曾遊別來幾度菜花開到處千年豆子熟
塵埃小殿風雨東偏白衣紫帽有時而重逢畫壁青
苔不知其非舊迺有長者遍觀道場於十笏室邊得
一裂裟地可以佐界應於當陽昔破屋數間偏側復
偏側今堂方丈中興又中興誰爲雪山牛更起法筵
象施無不報爰以是申

鷺洲書院修造疏

鷺洲初建共傳洛水之將興龍漢一消又怪孔堂之
欲壞樹苦心而容蟻瓦墜地而爲鴛偷一木不支則
四維俱廢浮屠之宮老氏之宅無不可爲於譙之子
雖誦之孫奈胡弗力此文獻第一爲冠冕中興梁木
其壞其頹何至發兩楹之歎宮廟之美之好尚復還
數仞之規

鷺洲重修書院疏

江臨萬竹好如滄州之畫匯葉落滿庭謂是何人之
古殿不可以當吾世而忌者畏人修況古心教思之
無窮而今日上意之所鄉宜自靖自獻毋其壞其頹
宗廟衣冠誰不在弟子之列室廬風雨政恐爲執事
者羞

胡山長題屋疏

子雲擔石乏盡尙存一區宅之苟完元龍湖海歸來未有百尺樓之可托如蛛絲屢營而弗就宜鳩婦見笑於無能然後庸人皆得而易侮之是則世尊所謂可憐憫者吾嘗爲爾再三讀君亦慨然九百辭今年無錐也無未知所得大人好鳥亦好諒不加疵豈無一枝栖此三匝痛矣痼矣念夫小人皆有圖廬館斯粥斯烏乎何時而止此屋

齊沙永濟渡疏市渡再溺有爲新船易敝漏者日永濟渡而爲疏云偏有田疇養其利無窮故名之

渡來無跋男子更自誤人親見如屈大夫可爲流涕

是爲長者易此漏船宜一人唱千人和謂前車覆後車戒有田幾許卽度長生財者君之所輕何如命重川何人而不渡所得福多

城南渡疏老衲一日告我市心雨渡歲溺人是將何窮何人渡此而不凜凜廟以衆力買田代渡歲輸卖造大小四船月瞻渡子使行者援手得濟免於厚逸重載輕棄人命一之乎怪而問焉君爲何神幸以教我乃指洞口梯高何斯違斯不使履坦華悟以告劉子劉子從史爲作是言

喜心少少許多多許贊康莊道高高平低低平

窮華山之絕徑半九十里用茅蹊而成路甚八百盤中華山路疏友王華甫夢中華山白衣老人立冠束帶揖且言曰子有心願其忘之乎怪而問焉君爲何神幸以教我乃指洞口以迄路隅如此聲牙哀彼重研自某至某旣勤梯高何斯違斯不使履坦華悟以告劉子劉子從史爲作是言

舉確舉硪噫吁嚱委蛇委蛇搴參蹋有能相率扣懇而投滄海之尾亦可平行翫蹶而度橫山之間夢固有因誰其語兩黃鵠事無不了君不見三石牛十人同心百日千丈

吳仙路疏

路徑不平未免令人剗削擔子稍重難爲獨力承當
始自丹霞觀前直至三軍廟左道坦坦昔者君子所
履覩泥滑滑今則小人多怨咨幸有石可以東補西
塡庶使人便於南來北往驛騷開道路賴衆人心力
向前鵬翥在秋天有萬里雲霄直上功名無量錢穀
幾何

修吉水縣學繪禮殿疏

六經方册如日月之明四時之行萬代宮墻有宗廟
之美百官之富睠爲觀美示有等威豈聖人爲百世
師而君子以天下儉爾於夫子肖矣曷其報罔極之

恩毋使後人加之而有無能爲之笑

爲陳隨隱作其父藏一祠堂疏

乃翁藏老在琴棊詩酒之間是子相攸爲歲時伏臘
之計雖有少稟寶無幾求但助浣溪之十箋亦爲平
地之一簣偶然題作木居士是在諸君可以配食水

仙王卽成故事

能仁寺建清凉軒立山谷像疏　寺有清凉軒山谷留題是爲詩人堂又以詩人堂爲書特書必無新楷

題竹間吟院

金華仙伯今如百世上人茅屋幾椽但有當時一句

江湖輪角已無四海之雲莽門巷雀羅更塋請賢之
月候乃接小橋於雲外因開別院於竹間豈無簡牛
箇人來談味外味句非山中日月不能辨此事非天
下豪傑不能與此盟蓋將礱石以留過客之名而又
刻梓以集成家之作然有約法勿使俗子寄名于其
間亦使後人知有吾等題詩之在上

代祝純陽眞人　四月十四日

佛生五日有閒鶴會之祥仙列三陽來集鷺洲之上
倘慚初地仰視後天恭維呂仙與造物以同遊長上
古而不老先天一氣存於丹訣以無窮是月純陽況

乃金精之將滿揆惟初度悟此長生共扳方朔之桃
來上安期之棗伏願旁日月遊宇宙乘清風御陰陽
使圯上一編不絕傳於今日即環中萬刼始得悟于
玄眞

後夕月圓正釋子護生之日今朝雲集喜仙人降瑞
之辰祥霭碧霄懽浮紫極恭惟物外通物玄中得玄
晉日月於一酒壺中煮山川於二升鐺內退離陰火
離花敷芃芃之金進坎陽符坎藥綻茷茷之玉縮地
脈而遊下界躡天根以徹上清則變則通不知不識
某夙生慶會得遇誕辰丹道無窮又何待龜齡之祝

贊塵塗有幸願常瞻蟾采之光輝

謝有山黃提舉啟

公卿久不下士可謂輕先才能不遠中人顧堪聞上
獨安取此亦使知之公求士甚於士求公上援下不
以下援上何汙而爲之洗耳何嫌而至於絕交彼將
不屑以爲名我乃無言而不報但存交際亦是風流
如某者枯木朽株死灰復溺文好文景如景已不如
人公不公孔不孔又何有我同年四海足下家君相
結淺而相知深其身死而其言立父爲九州伯兒爲
五湖長光遠有宅上有百尺絲下有千歲舉實緣無

路建臺三四月薦士第一人豈曰秦無特從隗始棲
輸坐角固知推挽之不前繫帶還珠愈覺綢繆之無
益茲蓋伏遇某官英才妙選雅望高情不倒屣于雁
門守而倒屣于王潛夫激揚甚遠未下車則荀慈明
既下車則孔文舉講貫已多肆先鶚表之翔又重鶴
書之墮然而近觀所主爾匪其人雖大夫薦不聞與
之大夫自無過慮國士遇則當報以國士未知所爲

回劉守招啟

伏承張燈元夕領客公堂民樂遨頭願聽春冰之鐵
馬坐招續尾共看大樹之銀花某夙戴二天欣陪午

夜豫想妙曲笙歌之外得聞豐年語笑之親有懷謝
私尙容稟控

贈王國鈞歸燕啟

馬周獨酌一斗八升誰識翹林之貴孟子不受兼金
百鎰若爲旅瑣之供愛之能勿勞乎兆也足以行矣
寮慄兮登山臨水胡能無情富貴者送人以財請以
爲贈

贈滕王霄入京啟

有一男子長歌于楚澤之中乘萬里風自致于燕臺
之上蹇十年不調逾三月聚糧何眾口誦佳句謔而

須溪集卷七

萬言不一杯直阮籍駕車窮途哭而返豈達者哉王
郎拔劍斫地歌莫哀有知我者方今官無買價賢有
聘書行而過東馬嚴徐之間亦不在秦黃晁張之下
騎將軍馬已看當路之同升愛丈人烏更在諸賢之
樂與

贈士人入京養親啟

三釜及親人生之至願五十當貴世俗之美談耶行
黃塵烏帽一作紗之間期遂滕薦縉簪之樂時哉不可
失聿觀衣錦之榮敢予又改爲請致黃金之贈使題
椽筆高揭冰衙

贈扁人陳定叟赴學官選啟

風簷卧雪久知鄭老之冷官春水濯纓忽報山公之
啟事自古京塵化衣不得者一日唐肆建鼓以來之
我後子先時難機易鳥有飛而六翮亦在鬙毛骨而
貿之千金況其生馬使冉于與之粟卽祖生着我鞭
善孺子衙宰平久知其器大丈夫志天下何愛吾言

贈劉恭叔問屋啟

南村羣兒欺予美何可復言東頭一閭著士龍亦云
不惡去女去女莫顧違之違之何如居然卜三兩作
隣亦或笑五十步止剩牀闕足移具借車是雖彈鋏

而得廬也須束縗而請火溫公若干省宣徽若干省
少者數于伯通第幾橋丁卯第幾橋存之異日

贈家古劉教子米啟

擔簦負笈共知學古之入官毀瓦畫墁自幗童蒙之
求我弟子笑妻啼之在列從者慍糧絕而莫與長此
安窮薄言往愬雖三年不志于穀但當求于祿之書
然一日弗食則飢殆見索枯魚之肆乃爲乞米之帖
以代采薇之歌令壺餳伊優亞倘亡恙者訥龍那鉢
剌薩惟所與之

贈同舍水俊聚糧啟

蓬居及溺幾爲東海之浮漚秋至啼飢又見西江之
涸轍蕭然餅粟已罄意者裹糧而來穜萑萑爲其何
以卒歲采薇薇亦暮不如無生等欲一囊之如侏儒
遂以三餐而適莽蒼舊時指麾與之與之辭今日叩
頭唏來嗟來食士而至此誰不慨然

賀參政入新府啟

潭府新成上公卜宅黃河帶泰山礪一朝柱石之尊
安新甫相徂來松千載棟梁之負荷樂眾人之同樂
居天下之廣居履此高華伏惟慶澤某叨承一障政
切萬間祝君子之攸寧與皇家而有永祥開朱芾豈

惟占夢于熊羆恩捲珠簾更喜棲身于燕雀

賀遷入山居啟

睹耳市囂每恨入山之晚藏身林壑要爲避地之謀
相望無鎮步之遥回視有塵囂之隔松下不妨喝道
花前自可啜茶閉興相關雜聲不到我輩忝友朋之
舊今朝逢好事之新倍懷阮杖之錢大作漢酺之會

賀造竹亭啟

開洲栽竹恍如淇澳之風肆筵臨亭隱若渭川之勝
蓋有此則門清可款若無此則人俗可憎故子猷不
可一日無此君而薄詡所以三徑待良友顧我賢主

人之氣習而有古君子之風期亭已落成竹增觀美
亟鋤草檄以約良朋倍懷阮杖之錢滿罍孔樽之酒
春風共往可人參玉版禪秋月偕遊滿地看金鎖碎

賀造花庵啟

深巖絶洞曾聞竹徑之通小圃層坡近有花庵之搆
何心機之巧運與智匠以精營春則桃李覆簷夏則
萱榴映室秋則芙蕖繞徑冬則梅竹橫窗其餘百卉
之駢羅未可一名而槩盡燕遊共下滿身紅影交加
高卧其中撲鼻清香旖旎是爲樂事可乏豐儀約詩

友以攜壺期心朋之覽勝座開行令任情摘取以傳
枚月下醉歸乘興折來而簪帽時不可失機以偕行

賀造水閣啟

畫棟朱簾不羨滕王之西捲翠簷碧瓦未饒漢相之
東開況此中有綠沼之迴環更向上接紅樓之縹緲
規模壯麗輪奐鼎新信經營不日而成必富足多財
乃就賢者亦有此樂君子不可虛拘是用釀金少伸
賀禮

賀造船亭啟

昔有隱君會造舫齋而燕處今聞長者亦爲船閣以
居遊蓋以世路險若驚濤人情激於駭浪每切臨淵

之懷時與浮海之思襄逐浮流左右若亡維之楫近方勇退安閒如不繫之舟乃叔小亭深求此義既畢工而就溝須澆酒以落成用飲芳樽以成樂事酒鑪茶竈不妨爲鷗侶之盟釣具漁蓑可以效魚鄉之思

二月請人啟

九十春光已入半分之景二三公子可無半晌之娛與歡伯以共謀屈賢人而同集雖非勝賞卽可清談閒日樽前欲相從于竹葉春風洞口莫見笑於桃花甚愧坐邀專容侍謝

答赴啟

坐看斗柄春移二月之辰笑捧雲箋日有羣賢之集方欲長謳千金于此際乃命杖屨一介于其間鐘鼓後邀我賞春酒況當花柳之辰願爲同社人長共園林幸得歡娛於暇日門墻桃李可漸依倚於春風

暑具稟酬卽容會晤

花朝請人啟

親朋落落慨今雨之不來節序匆匆感良辰而孤往輒修小酌敬屈六賢固知治具之荒涼所願專車之規燿春光九十又看二月之平分人生幾何莫惜千金之一笑引領以俟原心是祈

答赴啟

燕語春光半老東風之景蟻浮腦味特開北海之尊紀樂事於花前置陳人於席上相從痛飲但斷口腹之累人不醉無歸幸勿形骸而索我

社日請人啟

自同田父日逢五戊之期乃命劉生時復一中之意可無名勝相與笑談請篤叙於久要望過從于半晌春風花費與鶯燕以相關新雨桑麻話雞豚而具樂率然申稟幸甚丙原

答赴啟

駒陰過隙甚嗟浮世之流光燕子來時又是去年之風物吾聾政甚佳召賁然感軫念之良勤敬奔趨而取後邀我賞春酒況當花柳之辰願爲同社人長共枌榆之樂

上巳請人啟

光景長虛擲上巳甫臨人生能幾何良辰難再敢屈羣賢之雲集共娛三月之春和鳥羽飛觴猶記蘭亭之舊金環壓轡願爲蓬舍之光

答赴啟

三月三日清明天氣之新一咏一觴少年風流之舊極知厚意以及陳人蘭亭賢感集之時賓酬主唱金

谷詩不成之罰吾輩頭來

清明請人啟

清明節物之來春光欲老穀雨茶香之嫩風味方新欲爲款教之圖敢致屈尊之請梨花闕外恐空負此良辰蓬華門前敬肅迎於明日仰祈惠顧容罄謝言

答赴啟

無花無酒方暎興味之蕭然一琴一觴遠想幽人之嘆叙忽承雲翰如對風儀且過辱乎寵招敢敬承茲佳惠杏花村裏何須更指於牧童竹葉尊中行卽相從乎歡伯

遊春請人啟

問柳尋花又動少年之興提壺挈榼擬爲明月之遊可惜歡娛幸成閒暇願竊有請寵爲賓席之光甯適不來第發春風之笑

答赴啟

岸花汀草無限風流春雨暮雲有懷故舊忽拜瑤箋之貺具承寵命尤及良辰願偷一日之閒來共羣賢之集

幽草更當勝於花時

答赴啟

午陰嘉樹政荏苒以驚心秋月華牋忽嬋娟而在手且承寵命尤及良辰願偷一日之閒來共羣賢之集枇杷初薦恰當首夏之清和楊柳新條更向餘春而擾亂

端午請人啟

五日甫臨誰復有獨醒之趣諸賢咸集可能無一笑之歡輒開桑落之尊少用蕙蘅之佩甚相思之如渴政重綢繆共痛飲以讀騷何妨酩酊

答赴啟

高含風羅登雪不到聞人蒲切玉黍包金有來雅命既蒙呼召敢不共承試浴蘭湯況是金蘭之同氣仰看艾虎也隨喜艾以上門

三伏請人啟

坐飢蒸炊難消長夏解衣盤礴得及閒時耶爲浮瓜流李之歡非有烹羊鳧羹之具相與共此尚望憲然清風來故人掃我一涼之地濁醪有妙理問渠隔壁之家

答赴啟

須溪集卷七　四十五

政愁炎熱撫長日以蒸人忽有清涼挹好風而在手且承河朔之飲以及山中之遊擁篲及門當不嫌於褻衣脫帽露頂幸勿責其疎狂

七夕請人啟

豉院女牛又是雙星之過漉掃斗室輒謀一夕之歡嘉與英標共談靈匹亦一年而一會曾幾見而幾回固知乞巧之兒癡未能免俗聊以屬屬于情話宜遠不來

答赴啟

瓜果盈庭想見西樓之樂梧桐落葉自憐南院之貧

以斗杓七夕之時乃俎豆諸賢之後七襄爲報愧無織女之章一笑相歡敬佩主人之意

秋社請人啟

節物忽忽八月之五戊朋遊落落一代不數人聊因分胙之餘香聿懷欲屬屬於情話牽率鄰重慚愧簡傒燕去羅來能幾堪於離別雞肥酒熟且相與以從容

答赴啟

鴻雁秋風久疎芳訊雞豚社日忽辱佳招感主盧之殷藝念日翁之牢落卽容趨赴拱侍笑談孺子無能不是陳平之意氣稻君可惠無嫌方朔之滑稽

中秋請人啟

千里共明月起故人何處之思幾日又中秋動老子南樓之興有懷數友還酬一尊欣賞桂華撫少年兮不再庶幾如願共此夜以相歡

答赴啟

今夕秋期正爰十分之明月可人風度忽來五朵之祥雲甚慰故情不忘俗客南樓之興非淺餼辱相招北海之尊不空願同一醉

五言古詩

初情

初日入高樓歸雲雜江樹魚遊新雨晴鳥語晨光吐
天容朗復清烟色轉輕素墻草麗車前巷溝映泥路
聰明祛宿濁礎泫滑微步會朝有宿客過午無來屨
沿砌上蟄衣虛庭竿犢人生足無事世故非所慮
彼語吾不聞清風有時度

山中雨行

雨行如漏逢側身半車中風翻荷葉白難可爲芙蓉
向來三重茅仰屋嘆穿空已經亂離苦志念常從容
入城過新雨路靜市人稀吾家林塘間水鴨狂欲飛
門闌稚子笑隔樹見翁歸何人無此樂顧慕樂知希

七言古詩

沙苑箭

道人不在無人茶空房惟有菖蒲花偶留壁上一枝
箭熟視恍惚令人嗟箭頭年月去如電誰向空中再
相見亦知近事不偶然汝亦當時負吾箭神仙一劍
在吾手萬事空驚一搔首馬鬼重過雨淋鈴異日臨
邛是君否

月下

月色爲酒吾爲壺仰天吸盡欲更沽世界如入流離
珠東南大半江海湖微風白浪如搖鬚子從我也有

意無跳身作勢與浪俱嘗試入此觀何如借哉畏死
非吾徒嘔出還爾桑田枯仙人嘆我流六銖醉中無
力能分疏汝白失節如逃禪指咄咄汝負吾

題瞿竹長卷與汪逢良

摩河池上龍千年化爲匹練橫曳壁拔石數莖衝蒼
天我見其面何必全

送李鶴田遊古杭

天下南北車書通行人點點過汴宮空餘民嶽一拳
土點慘如雪吹不融平乘樓上王夷吉一灑中州淚
如雨西風羽扇不障塵更自蓮子隨根去政事堂上

心更遇楊開府憔悴語言敢分明買酒行澆茂陵土

寄別孫潛齋

嘗笑唐衢生一慟可以死焉能流涕被面日日別知已又嘗笑朝鮮無淚可霑巾悲歌兩語爲我異頍人平生鍾情重離別一聽陽關腸一絕銅駝陌上會逢君誰料相忘如永訣憶昔攜手青青春水邊一笑襖吏塵醉態狂歌醒能賦滿座惟有孫堯文酒闌歌斷如轉燭寒食翠翼新鬼哭丞相高梧異鳥巢會園仙市芳郊綠海棠三徑無根株敗瓦頹垣亦已鋤舊遊多感有至此獨爲吾黨懷區區我欲與君重一到化

爲長瓶醉荒草早知世事去如風只合黃公壚下倒當時一醉捕埋我不見與亡應更好且復止此休云我有陳子高能文令其讀罷日就君就君歸日誦所聞吾貧吾老不足念君鬢君髮何年變幼安九十愁更愁空羨一生長樂傳嗚呼斯人斯世不相見緣樹鶯啼淚如霰

五言律詩

夜雨

夜半起雷車天門報曉衙何消如此雨又有未開花繡被人中酒茅簷客夢家一晴天地潤稽首見重華

遠夢孤難到懸高烟景微重留山僕怨數別里人稀病用寒衣盡書無定日歸十年行役事倚首轍獻欷

輓劉明函死於冦

浮邱成一夢如此哭斯人宇宙眞如醉風霆若有神涅槃空萬劫懸解總微塵有子承千載堂堂麟筆新

輓朱文公

皇天開太極庚戌聖人生六籍文將絕千年道復明洲源羅仲素師友李延平遠谷閩溪急潺湲洛水聲

輓蔡西山

四海朱夫子徽君獨典型青雲伯夷傳白首太玄經有客憐孤憤無人問獨醒瑤琴空寶匣絃誦不堪聽

七言律詩

錢秀才要社日呈漢宰詩書以子之錢以長句爲謝饒秀才又用社日韻作詩見投因用韻並答三君

和津積雨坡云爾故並浩翁快閣晴投贈更欣佳士識眵昏窗待好山明浩然放逐緣多病東野窮愁坐不平萬歲千秋有何得一杯斷勿換浮名

餘興

江國遲歸二十年十年兩鬢峽江船身如梅子半晴
南路大開花相後先堠短堠長春繫馬江南江北夜
聞鵑人生老大空無用寄語羣兒早着鞭

咏西湖偉觀樓

舉目看來皆畫屏只因閑檻接蒼冥江湖二水一般
白吳越兩山相對青雲北雲南何處沒潮生潮落幾
時停西偏不被斜陽碍眞見山家興洞庭

重陽

風流九日勝前期誰把茱萸壓桂枝天地盡從騷國
老風煙何似蔣陵時故人四海知誰健白髮黃花總

奈吹滿座衣冠陳迹遠明年復憶去年詩

周耐軒見訪

麥徑紆斜緒野蝸傳呼驚倒望前牙能忘特進羣公
表來訪尋常百姓家草市波喧騰竹馬柴門路監簇
鞍花屏窺不信雖同甲爲倍高明兩鬢華

壽段知事

曉立瀟湘拜二親擁門賀客半詩人八月三十斛菊花
水秋入千年壽樹春每有傳聞須說項明當召入定
留恂南來北去多陳迹惟有聲名日日新

壽城山六十五

留得八千唐刺史看成百億宰官身不爭一月大小
閏猶是兩朝耆俊人今歲兩翻初度日明年三十六
宮春近來化得鄉君子爲報麻姑不更塵

壽周耐軒府尹時方歸自燕

去日江南梅未花歸來芳草滿天涯驅驅斥堠八千
里夢寐青原十萬家白叟倚門清燕集黃童騎馬學
胡笳八陵盡是燕京路想爲孤楸訊暮鴉

壽王按察

試手東南第一回江南知已是寒梅山中四老衣冤
起野外諸生俎豆開天運又從今日始江空如見老

翁來清平笑語皆文物早起書雲認魯臺

五言絕句

戲題

無人知坦腹水影半簾莖驚謂青蟲墮垂絲忽上來

六言詩

春歸

留春一日不可種樹十年未成芳草斷腸落落綠窗
攜手鶯聲

梅

花前速到速到月下一盃一盃好語被人道盡簪花

步月歸來

七言絶句

許綽師攜手求題

養就金童姥女情松風蘿月寄閑情廣寒桂樹商飈起思尺浮黎白玉京

春晴

江柳長天草色齊新晴何物不芳菲無因化作千蝴蝶西蜀東吳款款歸

新燕池塘綠雨肥初晴未暖日光微角巾猶帶花梢濕纔倚闌干見絮飛

壽王太守

鱗鱗鴛瓦試新霜斗帳寒輕夜漏長天上玉麟來瑞世夢餘奎壁燦星光

韻華瑞籥應黃鐘六葉階蓂舞鳳袖有西山童子藥清霜夜映玉顏紅

龍飛天子禹湯明收拾英才共太平寄語吳興賢太守亟將霖雨濟蒼生

八千秋與八千春此語錄來未識眞曾共麻姑擘麟脯笑看滄海幾揚塵

月中桂斫夜琅琅搗就瓊花絶粒方錄是蟾宮折雲路願持雲粉薦霞觴

卷一

一頁十二行殘原誤殃　三頁二行達原誤達九行恩於原作世如十六行近原誤迎　四頁十三行儉原誤檢十五行朝原誤賮十六行此豈二字原倒五葉末行由原誤曲　七頁六行成原作城十三行矣下雙字原誤梁　八頁十四行舉原作拜　十一頁二行待原誤時　十一行下可字疑衍　十七頁十八頁四行胄原誤昌　十九頁十一行間原誤開末行寶原誤實　二十頁十四行廣原誤磨十九行

美原誤矣　二十三頁六行殿原誤電七行柱原誤桂十六行木原誤水　二十四頁八行者原作哉十一行固原誤同十五行龍原誤龍　二十七頁五行重原誤同　二十九頁二行縣下原衍也字五行上求字原脫　三十頁二行粟原誤眾十行人原誤人三十二頁五行柴原誤紫十七行今原誤金

卷二

一頁九行嶠原誤橋　四頁六行閒原誤聞十九行皃原誤早　五頁五行田原誤曰　六頁十五行持原誤待　八頁十七行絲野二字原倒　十頁九行招原作抬　十一頁十三行知原誤如　十二頁八行爲原作焉　十三頁三行佩原誤佩　十六頁三行訥原誤納　十七頁十一行楊原作陽十三行組原誤祖　十八頁十九行下辯字原誤惑　二十二頁四行者原誤哉　二十七頁十行泉原誤由十二行家原作冢　三十一頁十七行兼原誤東　三十二頁首行想原作相

卷三

一頁六行如原誤知十一行蓋原誤豈十二行閉原誤閑十九行游原誤海　二頁十五行拯原誤極

三頁十九行予原誤子　四頁十五行間原誤聞五頁十六行肩原誤扇十七行排原誤非　六頁十二行狀原誤狄　七頁八行槁原誤橋十行或原誤哉十三行目原誤日　十頁五行上也字原誤他十五行惓原誤卷　十二頁五行其原誤共　十三頁十二行未原誤禾　十四頁四行十一行知均誤如十五頁十一行無原誤與　十六頁七行遏原誤道　十七頁十一行上無字原誤吾　十九頁一行漏原誤陋　二十一頁五行刓原誤刑　二十二頁十一行慄原誤慓　二十三頁八行上嗜字原誤者

十八行風原誤賦　二十五頁六行日原誤自八行
彼原誤役　二十六頁七行徒原誤役　二十七頁
十七行下出字原脫十九行幸原誤宰　二十八頁
六行味原誤未　二十九頁十二行時原誤旨　三
十頁九行皆原誤旨　三十二頁十四行歡原誤勸
三十三頁十六行終原誤於　三十四頁十五行
昔原誤實　三十五頁六行地原誤他　三十六頁
三行國原誤固十行正原誤止　三十七頁五行知
原誤如十九行憙原誤惠　三十九頁六行元原誤
死十一行并原誤幷十三行通原誤道　四十二頁

十五行皆原誤旨　四十四頁十一行休原誤林
四十五頁四行階原誤暗

卷四

一頁十七行具原誤其　三頁七行而原誤西　四
頁末行亦原誤而　五頁五行爭原作華九行比原
誤此十七行扃原誤局　六頁末行祇原闕　七頁
六行乏原誤之懷原誤壞十一行末原誤木　八頁
八行額原闕　十二頁一行屋原作星十六行汞原
誤永　十三頁十五行久原誤又　十五頁五行日
原誤目　十六頁十八行歷險原誤麻儉　十七頁
一行柞原誤祚十九行耶原誤邪　二十三頁一行
比原誤此　二十七頁三行上充字原作克焉原誤
焉　三十頁十行袁原誤猿十一行禽原誤一　三
十一頁十七行棲原誤樓澗原誤關欲原作亦　三
十二頁一行巖巖原作巖巖十行知原作如十二行
日原誤目　三十三頁十四行名原闕　三十五頁
一行嚋踰原倒六行云原誤六十九行離原作雖
三十六頁十三行不原闕十四行付原誤村　三十
七頁三行勘原誤動　四十頁二行天原作大

卷五

一頁十二行圄原誤因十六行爲異二字原脫　二
頁五行載原誤者七行更原誤史　四頁三行憤原
誤潰　十三頁十四行乘原誤東十六行客原誤容
十五頁十行過原誤退　十六頁七行有原誤月
二十頁十七行乂原誤義　二十一頁七行睨原
誤晚　三十二頁十八行下地字原誤動　二十六
頁三行予原誤子

卷六

一頁十一行洶原誤洶十八行竹原誤行　二頁十
九行託原誤詫　三頁十七行霆原誤震　四頁五

行龍原誤平十二行星原誤心　五頁七行課原作悵十五行歐原誤鴎十八行俚原誤裡末行猥原誤畏　六頁十六行上直字原誤情　七頁十二行可原誤司　八頁五行苟原誤荀　十頁十八行致原誤故　十一頁末行裘原誤裴寸原誤才　十三頁八行揚原誤楊　十四頁十三行注原誤証　十五頁七行難原誤獨十行可原誤不　十九頁二行延原誤起十三行憩原誤遡　二十頁五行客原誤帝八行戴逵原誤載洋　二十一頁二行下於字原誤而十三行藪原誤數十八行過原誤遇　二十二頁六行接原誤按九行行原闕　二十五頁十九行質原誤贄　二十七頁三行富原誤當　二十九頁八行察原誤祭　三十頁十一行州原誤洲　三十二頁十三行卷例二字原倒　三十三頁六行此原誤北十三行闕原誤間十五行上使字原誤便十六行憩原誤潮　三十四頁一行王原誤生十一行乎原誤吾　三十六頁七行邑原闕十一行闕原誤問十九行得原誤德　三十七頁六行固原誤因十六行今原誤令謂原誤爲　四十頁十二行服原誤段　四十一頁十六行　原誤聽十八行者原誤矣　四十二行九行與縱原誤無蹤十五頁十四行裁原誤栽　四十六頁七行濈原誤嫩

卷七　二頁十五行及原誤反　二頁三行乖原作垂末行若原誤著　四頁九行爲原誤烏　五頁十行破原誤彼險原誤儉　六頁十四行摧原誤催　十二頁一行畫原誤晝五行日原誤曰十三行未原誤木　十三頁八行坐原誤生末行別原誤刖　十五頁十二行異草原誤畢莫十九行由原誤曰　十六頁五行家原誤宰十一行相原誤想　二十頁十行子原誤于　二十三頁六行盡原誤益九行斧原誤虎十行衣原誤夜十三行聚原誤娶　二十五頁十六行汗原誤行十八行雨秋字疑皆作彼字　二十八頁四行是原作足　二十九頁十九行眾原誤聚　三十頁四行復原誤福十一行胡原誤明十三行數原脫　三十一頁五行加原誤如六行痛原誤痛　三十二頁三行鳩原誤鴟九行二行字原均誤門十行上某原誤葉十七行滄原脫十九行丈原誤文　三十三頁十八行愈原誤俞　三十四頁十六行但侈

原均誤伊　三十五頁三行辨原誤辨九行地原誤
他十七行上於原誤初　三十六頁十行岑原作岑
三十八頁五行馬原誤焉十二行日原闕十八行
亡原誤仁　三十九頁十六行酺原誤脯　四十頁
二行懷原誤哀十六行就原誤求　四十一頁二行
繫原誤擊　四十七頁十四行誰原作吹　四十八
頁五行匹原誤匪十二行發原誤廢　四十九頁八
行高原誤書　五十二頁九行回原誤家

四庫總目須溪集十卷係從永樂大典錄出並採須
溪記鈔及天下同文集補輯茲刻凡七卷乃據十萬
樓鈔本原八卷因詩餘近有朱氏單刻本故未收入
鈔本譌誤甚多而其文艱澀甚至不可句讀誠如總
目所云殊難訂正顧其答劉伯英書具言韓文未得
如歐蘇坦然如肺肝相示其極無不可誦而以柳子
厚黃魯直行文爲最澀訛容齋水心爲愈榛塞不知
其自爲文乃又甚焉復云文猶樂也若累句換讀之
如斷絃失譜或急不暇舂容或緩不得收斂胸中嘗
有咽咽不自宣者何爲聽之哉眞不易之論乃自言

之皆自蹈之何耶豈所謂見千里而不見眉睫者然
文則縱橫變化以極其工當以求工之累而蔽之也

南昌魏元曠跋并校

卷一

二頁五行月疑日　五頁十行爲疑居　六頁五行止疑趾　八頁八行友疑文　十一頁八行病者居之當作居者病之　十三頁二行笑字疑衍　十四頁二行曰疑曰　十五頁五行獵疑瀨　十六頁九行穿誤窮　十二行門焉疑旁門　十八頁十一行問疑聞　十九頁二行夫疑央同映　十一行世疑色　二十五頁十七行如疑知　十一頁二行海法疑倒　二十六頁六行似疑愈　二十八頁末行夙誤風

三十頁十行蓁疑蓁　三十二頁十行棄疑來

卷二

首頁十四行來下疑脫求字　十六行背疑橫　二頁九行氣疑風　五頁八行乎疑予　六頁八行蓋下疑脫如字　十四行剛字疑衍　十八行公下疑脫據字　十九行鄰疑隣爲疑焉吾疑官　七頁三行也力倒　十頁三行木新昌志作本同　四行孟作孟五行音下有講易二字　六行秉作氣　七行涵望八百作期望八伯八行西作東　十行四方作方來　十一頁七行陰疑蔭陽疑傷　十三頁十七行名疑鳴　十五頁十四行頁疑良　十七頁十三行徵疑是茂娘　十五行徵疑徵　二十九頁十二行焉疑爲

卷三

首頁十六行日誤曰　三頁十六行吾總彭君矣不應重　五頁十一行爲以疑倒　八頁末行號當作好下同　九頁六行客疑步　十二頁十八行強誤疆　十九行不當作莫　十三頁十四行於誤終　十四頁十二行忽忘展卷十五行字疑所

十六行不疑衍　十五頁二行土誤上　十三行娶誤妻　十六頁二行差誤羞　四行細疑重　二十三頁十三行言疑元　二十四頁十六行抑疑柳　十七行抑誤仰　二十五頁四行甚盧陵志作盛　六行曰作予　十行華山作華上夫行而作以某作浮　二十六頁四行華蓋山盧陵志作華蓋者　十六行地作帝　二十七頁十七行左下右字疑衍　三十頁十行而　三十九頁十八行酒疑息　四十五頁七行旒疑疣　四十七頁四行若疑蓋

卷四

三頁十八行又廬陵志作林綱作綱十九行當序作
空貶　四頁五行堂志作堂土十三行嘉作其
五頁十一行大中祥符不重　六頁十九行寺誤孝
七頁三行賊誤賦九行旣誤卽　八頁六行霍疑
緇　九頁十八行緣誤綠　十四頁十七行能下當
有得字　十五頁五行甚疑衍字六行豈當作雖
十八頁首行初當作粗　二十二頁十五行跋誤跋

二十三頁首行輸誤輒　二十四頁六行在疑
二十五頁八行復誤後　二十七頁首行德疑惠
五行之疑衍字十七行祠疑嗣　三十六頁九行何
爲疑倒　三十八頁八行下清嶺二字疑衍　三十
九頁七行帥疑師　四十一頁七行矣下乎字疑衍

卷五

三頁十三行狃誤秈　四頁十四行者下也字疑衍
五頁十四行師疑詩　十八行於當作于　十四頁十
一行析疑積　十五頁九行雖誤擁　十六頁首行
兩誤阿　十九頁七行無疑烏　十四行機疑譏　二
十頁三行不下疑脫具字　五行圄疑圃　十三行入疑
八犬疑大　二十五頁十一行梧誤梧　二十七頁
五行品誤出

卷六

首頁十行多多疑衍　十二行其昆陽疑若昆陽　二
頁十五行傳疑衍　四頁十行者道疑之道　五頁
首行讀疑讀　七行欣疑深　六頁二行視疑庭　十四
行時疑語　八頁首行日誤曰　十四頁十三行諸誤
譜　十五頁五行衰疑哀　十行色誤邑　十七頁十
三行北字疑衍　十八頁九行喻疑云　十九頁七
行計疑議　二十一頁三行賢字疑衍　十三行兩兩
當作一二　二十二頁十一行客疑容　二十四頁

二行近疑遠　二十六頁十九行之疑足　二十八
頁十行深者疑深哉　二十九頁十三行大誤天
三十二頁十三行卷字疑衍　十九行如疑知　三十
三頁首行先疑皆　十九行此疑所　三十四頁十六
行陽疑楊　十二行其誤具　三十五頁十二行邑字
不應重　四十一頁三　四行題作玉田文作玉孫未
知孰是　四十五頁三行通疑祖

卷七

四頁十九行則疑刺　八頁十二行欲疑黨　十七行
如字　十行出字　九頁六行平下予字　七行脈字　十
三行已而二字均疑衍　十三行官單下疑脫來自二

字　十一頁八行者疑衍　十二頁二行予下疑脫
弟字閒當作閒　十三頁十一行日下疑脫著字今
生當作吉人　十四頁三行拔誤搖九行大疑夫
十五頁六行月疑日客添疑文添　十六頁十七行
田疑由　十七頁十七行謹下當有脫之二字十八
行至閒僕疑戒閒僕　十八頁二行慮原誤慶　二十
四頁十八行工誤上　二十七頁十九行爲誤惟
二十八頁首行烟疑恫七行狩原誤極　三十一頁
五行丈誤大　三十九頁十三行林原誤休　四十
一頁六行半當作平　四十二頁七行費當作柳

須溪集校勘續記

四十五頁八行一當作納　四十六頁末行晴誤情
須溪與文信國同出歐陽巽齋之門故其志節
文章皆卓然有以自立文之佳者如閻山善寂
諸記之談佛老晉堂中和核山靜見諸記之談
性理豈畦介庵諸記之談事變楚翁序之談詩
奇詭縱橫深入蒙莊化境其艱澀處多由舛誤
所致嘉興沈乙盦方伯自謂與須溪有緣索此
刻許爲代校久之音信杳然亦難於著手江
南原抄本十卷與　四庫總目合後三卷詩餘
因朱古微侍郎已收入叢刻未付鈔胥故闕異

漱石遺稿

孫氏詒讓

先伯氏蒙川先生少有志操刻厲清苦以成其學而惟孝惟忠雖流離顛沛中亦未嘗忘於言其立身大節雖沒齒無愧作也生無他嗜好惟嬋精畢思於文字間凡所著述與諫坡奏牘薇垣制藁經帷納獻若干卷悉以自隨今皆散落不復見矣可哀也已舊夫廬室爲燬評而讀書之朝陽閣巋然於蒼松翠竹間亦天也耶喜而爲謁記求當代之鴻儒碩儒晨星稀矣惟息堂先生鄭公文赴蒲輪之召應奎遂有請焉適蒙念同年之舊思獻納之暇摭其實而其文炳如也每追念先生不無遺憾乃於鉛槧散失之餘或得之斷殘篇或得之朋友記識若詩若文裒聚僅十卷爲蒙川先生遺藁以應奎年之既衰朝露行晞何能厥紊吳搜姑錄諸梓以示若孫而朝陽閣記雖已刻於閣

之楣矣今併入十卷之首夫文載道者也文雖不能盡得荀能僅存則道亦與之俱存庶乎不與龍門草木俱腐焉

大德辛丑歲上元日弟應奎端甫謹書

朝陽閣記

東甌背江以城環斗而治江北東繞障嶼嶂峭峻若挂綵墨之輒動人乘俘之興循是舟行數十里入河爲樂清邑境又數十里至其邑勢則負山面海亦奇觀也於是陸行東越芳林將入雁蕩有聚落曰郭路父老云晉郭景純奠甌治時所經尚盤桓也其地嶼且奧自台山萬八千丈來下屹爲雁蕩諸峰若鵬翼鍾毓人物焉凡由是騰躍而西賓揖孤嶼殊異嬴嬴而雄健博大者皆其物也由陰爲梅溪王公宅其陽於宋嘉定丁丑遂生劉公諱漸兩公相照映天降時雨山川出雲不虛也哉公少字升伯早問於八二十餘年讀書僧坊暨陳子昂吟哦高視物表蕩中有峰曰朝陽清潤而特立梧桐生之乾作室以名讀書之閣公之志其在黃庭文王之時乎左麓有泉汩汩入海弟子尊聖公生二十四年試入太學僧寮已翕然遵有司得賢後月書歲壬戌廷策莫不期公必冠多士賈似道專國貪天欲網羅公以自誤公懇懇明道不計功之對遂失高選當唱第兩最如注陰霾漱射庭中不相視太史占者失人色公之不當此不祥有以哉其後公由昭慶館節度使掌書記除學官試館職擢御史遷諫省嘗與是科西魁接武權臣能紲公於一時終不能抑公於他日中平之信洪澳之誠德

修撰間尚海闊爲賢牧伯召還山荊都侍郎中書舍人吏
部尚書丁太夫人解氏艱明年江口口口師亞魁繼杜起
復公端明殿學士視儀執政倚公予惠海非以師之公不
爲起未幾假道湘近伸辭震皆亟死卒用其謀擁二王由
相鄉入海以兵逆公共政將遜相印公不復省成敗利鈍
托宗祀於毋弟成伯遂起既起則覺田橫樓海之謀信莊
生辭楚之志及羅浮以疾歸公慕其配林夫人舉室蹈海
公一家就義而海上瓦解矣平時有爲許負之術者曰公
當以憂死不幸其言而中成伯居城中既附後擒公之二
子歸尋故里十室九墟慨公所營朝陽閣巍然獨存屬同年
進士鄒應龍記之傷哉公之爲志也公其逝矣南山其毋
白石爲爛存者矣獨此茂哉閣也鴟鴞鴟鴞既毀既飄夜嘯不
足以爲妖也陰風噎噎疾雷虺虺不足以爲虐也旦日東

出清光一瞬歷危闌而滿上床宛見公之顏色也哉至是
公薨三十餘年矣伯崖之清周民猶得稱之遂爲之記而
槩以歸成伯仕宋嘗佐九卿既附以推擇尹爲邑鄉濛隱
田間文學行誼得其昆弟曰

瑞鼎不下十二樓
西伯寂寞鳳悠悠
先生有道垂鴻猷
殆今已矣如東流
高臥百尺昔所休
深夜書聲往復酬
日旭泉新清悲幽
山下出泉分龍湫
酌茲朝鷹神來遊
逝去混混嘆川流
詵詵興仁化魯鄒
歌此聊釋風雨憂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六十四集部別集類

蒙川遺藁四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宋劉敞撰敞字聲伯號質翁樂清人淳祐初以試入
太學伏闕上書攻丁大全送南安軍大全敗後
召還廷試又以對策忤賈似道復爲所抑後由昭慶
軍節度掌書記除學官擢御史累官至吏部尚書謚
每喪解官遂不復起會宋亡二王航海徽迫徙入廣
至羅浮而卒謚忠節所著有諫坡奏牘薇垣制藁經
帷納誡諸書航海時挾以自隨遂散落不存此詩文
爲其四弟應奎所裒集也敞危言勁氣屢觸
權姦當國家版蕩之時瑣尾流離抱節以死忠義已
足不朽其詩亦清古淡泊雖限於風會格律未純而
人品既高神思自別下視方回諸人如鳳凰之翔千

仞矣惟傳鈔既久文多譌脫更無別本可校爲足惜
耳卷首有應奎序作於元大德中又有鄭滁孫朝陽
閣記一篇爲敞山中讀書之地敞沒後舊宅盡燬
惟是閣尚存故應奎屬滁孫爲之記云

劉撝字聲伯樂清人早有令聞讀書應鴻湖山中僧寺年三十四以酒祐十年試入太學儕輩已翕然稱之時丁大全方爲臺諫劾奏丞相董槐迫逐去國將奪其位撝率同舍生伏闕上書大槩言朝廷進退大臣須當以禮書上忤執政送南安軍安置歸別其母解氏解氏曰爲臣死忠以直被貶分也速行撝至南安盡取漁洛諸子之書摘其精切之語集成書十卷名曰漁洛論語及大全貶撝還大學未幾侍御史陳垓誣劾程公許右正言蔡榮誣劾黃之純二公罷出六館相顧失色撝又率諸生上書言撝等蒙被斁敎眷視國家休戚利害若已痛瘝朝廷進一君子臺諫發一公論則彈冠相慶語溢肺膂至若君子鬱而不獲用公論泪而不克伸則憂憤忡結寢食俱廢臣聞扶植宗社在君

子狀植君子在公論陛下在位幾三十年端平開公正萃朝忠讜接武天下翕然曰此小元祐也適祐初大姦屏迹譖類在位天下又翕然曰此又一端平也柰何年來培養保護之初心不能不爲之轉移祖宗建置臺諫本以伸君子而抑小人昌公論而杜私說迺今老醫自非姦種相仍以諂諛承風旨以傾險設機阱以澳泌盜官爵陛下非不識拔羣賢彼則忍於空君子之黨陛下非不容受直言彼則勇於倒公議之戈不知陛下何負此輩而彼乃負陛下至此邪當陛下詔起彙鬢之秋而公許起自家食正君子現之以爲進退之機迺今坐席未溫彈章已上一公許去論之派自此絕矣況今天下可言之事不爲不多術猷藥石浸有適上之嫌勢挾金張濫處收民之職以乳臭豎子而躐登從橐以光範私人而渠與輔薄錢神通靈於宥蹊公器反類於互市天下皆知之豈陛下獨不知之也惟爲陛下紀綱者知爲身謀不爲陛下謀陛下明燭事幾詎可隱此輩蒙蔽術中何忍以祖宗三百年風憲之司而壞於一二小人之手耶臣汝騰陛下之劉向也則以忠鯁斥臣子才臣棟臣伯玉陛下之汲黯也則以切直罷遂使適祐諸君子日消月磨至今幾爲之一空彼誠何心哉高宗紹興二十年之詔尋謂臺諫風憲之地年來用人非據與大臣爲友黨濟其喜怒甚非耳目之寄臣竊視近事不獨臺諫爲大臣友黨內簡相傳風旨相諭且

甘爲鷹犬而聽其指嗾焉宰相所不樂者外若不相爲謀而陰實頤指臺諫以去之臺諫所彈擊者外若不相爲謀而陰實奉承宰相以行之方公許之召也天下皆知獨於宸衷及公許之來也天下亦知嘗得罪於時宰竟料陛下之愚終不足情宰相之嗔竟不可逃邪陛下萬機之暇試以公許之純與垓榮等熟思而詳評之其言論孰正孰邪孰忠孰佞雖中智以下之主猶知判別是非況以陛下明聖而顧不察此近見公許奏疏嘗告陛下揭至公以示天下垓則以祕密之說惑上聽公許嘗告陛下以寵賂日章官邪無耆欲寒俸門絕曲徑垓則縱俠客以兜擅關節持閫扁以酋取舉狀開賂門以簸弄按章至若之純之告陛下力伸邪正之辯明斥媚相之非舉舉謂謂流出肺肝發自當愧死尚取妄非舉非略無人

心乎且陛下擢用臺諫若臣寡卿臣吝藝臣應迪臣漢卿臣凱臣建光明俊偉卓爲天下稱首然前人而進遲或一鳴而輒斥獨竣衆謀貪鄙頑忍久汙要津根據而不拔劉向所謂用賢轉石去佞拔山者乃今見之可不畏哉今國綱未正事會方殷民生膏血朘削殆盡所賴以祈天命係人心惟君子與公論一脈耳小人以不恤之心爲無忌憚之事其意不過欲竊位日窮權勢日盛以富貴遺子孫耳豈暇爲國家計哉自昔天下之患莫大於舉朝無公論空國無君子我朝本無大失德於天下而乃有宣靖之禍夫豈無其故哉始則邪正交攻更出迭入中則朋邪翼僞險陷潛訕終則倒置是非變亂黑白不至於蠻禍不止向使劉安世陳瓘諸賢尚無恙楊畏張商英周秩輩不久據臺綱其禍豈至此烈古語云前車覆後車戒今朝廷善類

無幾心懷姦險者則以文藻飾依舌志在依違者則以首鼠持國機宗社大計孰肯明目張膽爲陛下伸一喙者則其勢必終於空國無君子舉朝無公論無君子無公論脫有緩急彼一二檢人者陛下獨可倚仗之乎若垓之罪又浮於蔡雖兩觀之誅四嶽之投猶爲輕典陛下誠之一日則長一日之禍異時雖借倘方劍以礪其首尚何救於國事之萬一哉又曰自昔大奸巨蠹投閑散地惟覬朝廷意向以圖進用之機元祐開意悼呂大防用楊畏爲御史初意不過信用私人牢護局面不知小人得志搖唇鼓吻一時正人旋被斥逐繼而意悼復倚用雖大防亦不能安其身於朝廷之上今右轄久虛姦臣垂涎有日矣聞之道路饒遺不止於鞭韓脈絡潛通於禁近正陛下明察事機之時若公論不明正人引去則運回展轉鈎衡重寄必歸於意悼等乃止今日之天下乃祖宗數百年積累之天下豈但此數耳壞則又諫游幸疏曰天下有道人主以憂勤而忘逸樂天下無道人主以逸樂而忘憂勤自昔國家久安四夷賓服享國日久多心漸生若漢武帝之單于震讋而有千門萬戶之觀唐明皇之北邊無事而有驪山溫泉之幸至於隋之煬帝陳之後主危亡日迫遊觀無度不足效也堯舜禹湯文武之兢業祗懼終始憂勤無逸言遊畋則不敢日昊則不暇食曷嘗借新穀之說以事遊觀之逸比年以來以幸爲利以玩爲常未免以輕親世故妙忽天下之心單于未嘗震讋而有武帝多欲之費耗北邊未嘗無事而有明皇宴安之鴆毒陛下春秋尚少貽謀垂憲之機悉在陛下作而不法後嗣何觀自十數年開創龍翔創集慶創西太一而又示之以遊幸導之以

禱祠蠱之以虛誕不經之說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積久慣熟牢不可破誰得而正之且西太一之役佞者進曰太一所臨分野則爲福近歲自失移爲信如所禳朝無公論無君子無公論脫有緩急彼一二檢人者陛下獨可倚仗之乎若垓之罪又之說西北坤維掖垣可也今五六十州安全者不能十數敗降者相繼禍何在邪武帝禍太一於長安至晚年以虛耗受禍而後悔方士之繆雖其悔之弗早猶愈於終不知悔者也大凡人主不能無過脫有過言之給舍臺諫當言之搢紳士大夫當言之皆所以納君於當道者也今陛下未爲不知道未爲不受人言宰執以下希寵而不言與夫言之而不力皆非所以愛陛下也其心豈以此爲當而不必言哉直以陛下爲不足以望堯舜禹湯文武之主而以漢武明皇待陛下也以材器昭慶軍節度掌書記由學官試館職咸富三年拜監察御史論內

降恩澤曰治天下之要莫先於謹命令命令之要莫先於察內批命令帝王之樞機必經中書參試門下封駁然後付尚書省施行凡不由三省施行者名曰斜封墨敕不足效也臣覩陛下自郊祀慶成以來恩數細繆指揮煩數今日內批明日內批郎報之間以內批行者居其半竊爲陛下惜之出納朕命載於書出納王命詠於詩不事言出而必言納者蓋以命令駁朝廷之大不能皆中乎理於是有出而復有納焉祖宗時禁中處分軍國事付外者謂之內批如取太原下江南韓琦袖以進皇英宗悚然避坐此豈非謹內批之原哉臣日夜念此以爲官爵陛下之官爵陛下之三省陛下之三省所謂同奉聖旨則是三省之出命郎出陛下之命也豈必內批而後爲恩緣情起事以義制欲其事當行某事當息具有條貫何不自三省行之其有未穩

於公論者許令執奏顧不韙歟元祐間三省言李用和等改官移鎮恩例令高氏宋氏皆舉故事皇太后曰外家恩澤方欲除損又可增長乎治平初欲加曹佾使相皇太后再三不許又有聖旨令皇后本家分析親的骨肉間奏亦與推恩司馬光力諫以爲皇太后既抑外親則后族亦恐未寘裒進乃今前之恩數已乘宰執擺有所事而不敢言更如此者數年將何以爲國故政事由中書則治不由中書則亂天下事當與天下共之非人主所可得私也四年改正字言正學不明則義理日微異端不息則鼓惑轉熾臣非不知犯顏逆耳臣子所難實以君德世道重有關繫不容不懇側開陳疏上論曰未蒙付外孟軻有云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臣忝職諫省義當盡言今既不得其言非可負

弟山中到　應奎成伯校正
後學阮　存　存畊編次

古詩

太玉洞聽琴

無絃不成聲有絃多失眞眞聲在何所和陶方寸春文操
惜已遠孔壇唫復陳所以桑濮響鄭衛波瀛桑濮知幽谷
閒迺聞太古清游魚出寒水鳴鶴橫霜晨休羨廣陵散是
人莫口行越人余季淵永嘉陳行之感以爲不然余
亦自信而記以詩云
汲古鮮懽絕植德根懽斷繩樞守窮賤旦旦天境續防意
如長城視身等瓦玉禍薦非吾榮臧穀詎吾辱暗漏但勿
欺人心勝明燭

挽新昌俞夫人　俞季淵母

我與令子交道味見顏色乃知胎教來諄諄及岐嶷世多
訣墓文令子序其實範身惟禮閨齊家本天則予哀難盡
書毋德更何極寒風號古林慈烏繞哀臆刻

寄徐子蒼　珣

涕泗千載孤佾友道已寂柯山風雪聞古韻響金石予生
涉云晚恣苦毛髮赤大道惟一中如渴飢飲食智過愚不
及均之失天則庶幾戮力庭滿春色印之賢聖言充
然乃有得

風水

不雨五十日一雨生意回渠料雨復擬日日間震雷中元
節候屆巨飈落塩壓故挽水倒流能撼山欲推掀茅與瓴
沙境境人號哀餘禾墊西畊大木橫荒坡芝田逮楠溪麗
井歸江菜飄敗墳港壓悲餓棲山限呼嗟今之人瘼札相
蠭蠭顧天豈聾聾瞽靜口口口口積乖必致盤薶燼終成灺
造化一戚應予尊何心哉未聞國詩官祖視星火惟

癸丑九月吉雨和宋飲冰韻

悼孫龍坡居士　鷰鶴山銘其墓

世教嗟蕪棘獨立猶者喬寄隱萬卷林不知霜淪頭抗論

早涙啓傷稼哀象難休休老農早夜祝願兒處與周彌望
涙欲滴相對如楚囚蒼天叫不應空使霜白頭市廛強喧
飾村落多閒幽僕指十載開曾無三兩秋龍冷雷產釜甑
閑埃積芻長此更不已菜色淪荒正陽精赫陰霾庶箕漆
室憂

代壽徐意一參政

東南仁氣氳堪與武夷相望鍾眞儒考亭西山接伊洛戶
庭坦蕩除蓁蕪意一先生嶺正傳剛以直養恥其徒端平
御史棄風節歷歷抗疏詆姦訣愛君憂國根性天實與名
稱名非沽藝祖所謂社稷臣四海權呼登政途津梁善類
秉貞跡大書特書等倣岸方寸一虛隘八極何年移植泰
道杜石明堂開遠模丹心炳炳照白髮力扶國是泊民瘼
共期望祉登嵩華長使廟閒都儉黎元翹首望太平願時
聖化還唐虞

夢川遺稾卷一　三

吳藝堂湯先生（即今縣中口君祖）

天地之性人爲貴四體百骸仁義具先生領之皇降初緜
緜厥肖天爵人爵不師傳能自悟眞實稱及眷企攸步深
居獨觀塵原學不拘境隨曾行已熟鄉口口深衣襲帶山
澤癯經史自家羅府庭東南清淑卿幾何見謂生賢扶世
數中公不召老正國共惜煙霞卓成痴予嘗北面承至言
如立明堂聞魚躍林寒鳥亦飛紛紛苦多求此境誰同歸
大造是時年方二十三自奠摳趨已云暮詎知窮餓驅遠
種難免良夜飢飢本士之常獨抱羹嫗悲遊倏忽五年疏
杖屨世界劍燭志士希稽首斯文獨終慕家書一幅來雁
山報言先生溘朝露肝腸欲斷聲欲痞六把書不釋手非
志晃與軒昔有謝仲舒三載不窺園歸胠脾邊慍扈無煙
家貧未爲貧有書足可研窗窗千載心俗子難與言勿嘆
師友寂日日親聖賢高山與流水妙趣歸之琴吾悵學未
成匪嘆無知音但向曾中會妙勢指下寄種菊或可茹得
酒聊復期動靜一以欽發爲琴之聲邈矣天地心

焦溪茶

上有白磵天下無雨窮吐出焦溪腑龍泉二泓康廬郊瓦

平生抱狷介操愧陋面目醬菜當閉門與世疎應酬崇何世患稔鯁顧如焉周顧頗亦長詰飢就非所憂皇路豈以株絕作飛蝗口禍涉無際何辭低自求

靜對松竹枝一塵無相干欲酒不至醉讀書庶永貞多種菊采采亦可餐衣冠背時樣筆硯同蔵寒但求聖賢心肯效兒女顏紛紛徃來者唉我柴門闌人生特寄耳何徃非羣蘭世挾智反愚予謂抱乃工淵明有妙節高邁疏與襲大抵豪傑士所見自峯同管弧非遂窮事堯道偏不達至理冥霧將奚從

扁舟泝西江忽抵梅花州二忠儼遺像予愧非其儔肝膽照冰雪要亦猶者流言直不矺時授禍端親憂由貧似相盼來往疏勿謂棲棲各元氣人皆詡姑息姑息特細事秖恐生道滅形臣覩中沸

元元棲精廬

菜

黃山谷居士有言士大夫味與腥不可一日有此絕句蒙川遺稾卷一

周濂溪先生窗前草不除云與自家意思一般故予作草詩

萬卉爭獻奇小草亦足貴四時春不斷可識天地意稗子謹勿蹂棲棲各元氣人皆詡姑息姑息特細事秖恐生道滅形臣覩中沸

菜

黃山谷居士有言士大夫味與腥不可一日有此絕句蒙川遺稾卷一

草

周濂溪先生窗前草不除云與自家意思一般故予作草詩

萬卉爭獻奇小草亦足貴四時春不斷可識天地意稗子謹勿蹂棲棲各元氣人皆詡姑息姑息特細事秖恐生道滅形臣覩中沸

元元棲精廬

蒙川遺稾卷一

贈江山人楊地理

相山如相人不論肥與瘠神氣孕撫掌擅千里隔今古非狀江山情水爲波誰歟璞幅絡絲眼爲天地碧

山翁過贅聲藏祠猶足醒持蒙

東都黨錮禍機阱深九淵標榜起俊厨接踵洗黃泉西園陰陽著太極萬化惟一中權衡迭軒輊極紲相始終人受命以生今古稱毫同彼昏自不覺安用光瞳矍

和萊陽先生感興詩二十首

至理根一初精微實高廣詩之形氣中今來濟古往貫耀列太空環侍惟斗仰變化妙不測虛靈本常明非坐識鈔

陋簞瓢學云罔靜玩感興篇剖陳如指掌

陰陽著太極萬化惟一中權衡迭軒輊極紲相始終人受命以生今古稱毫同彼昏自不覺安用光瞳矍

盡狐兔睨其窮天地亦爲慈何但頹偏方

仰觀復俯察上下融眞機元氣無奇耦魚躍鳶自飛神聖冀中域動靜心勿違天地紘諸躬照以日月輝孫謀納厥有先慮周萬微胞與豈不夥游泳皇極歸

猶明魄浸秋水均抱扶世心動學豈殊軌

造化洩元祕河洛圖書出讀龍亦何心以靈乃受役微旨

默觀羲聖書先天著復卦畫畫妙理具森列河圖文宇宙

竟先天妙用善經國三聖受心印執中數語畢詰學長枝

冀往往膠陳迹偉哉千載下元公指歸極

文盛起太息姬壤半淪夷仁積天所親道喪人已離霸圖

迭雄長盟詛興自茲王綱久不競覽卷涕洏日月照千

戈風雨感豈非神尼不夢周世道歸復爲元氣日以穨荏

禮樂節情性工夫貴深省愛親篤冰履酬世尚錦綉勿任

忘與切一敬收眾動威儀筋骸束趣味精神領相彼屋漏

中森若指兒炳窮蠻方天分靈光勿隨境

書法嚴貶褒明辨邪正很寒暑自迭禪日星常與存浮雲

豈不翳昭晰誰其蓄筆削匪燭報執拗開亂原

仙佛各有門託言深入山一探寂滅宗一透鉢衣關菩提

牾非樹刀圭詫靈丹橋形付塵幻蛻骨神飛揚啼哺亦奇

事詎憚力到難鴞先著明訓整轡望路安

智巧役一世往往悲古愚觸蠻榮利場向日事浮虛悄流

矢固自意薦裙水無相見龍斷登獨不揖徑趨是非遂倒
植大道歸棚筵後憤中夜思猶有未已
扶輿播清淑何代不毓才森森萬壑拔盍厚培蒙養
正性存師教大義開嗟哉古道息習氣少已乖區區黃冊
子所事惟尊魁戶庭且德色斯文何望哉
吃吃何所思
吃吃何所思一默照羅妄門外風雨深山鳥亦不訪有書
人生孰悠悠盍已圖大方卓爾志行立不墜炎興寀孫弟
足迹眼寤寐古人標榛根清苦趣木朽支離狀深衾持夜
珠視驪如釜湯毫整貴明辨造次宜謹詳勿謂居壯年光
香往往梁烟癖矯首知已賢大有蒼生望
險隘駒悒鬱理養夜氣任運爲沈翔
餞傅理掾
交游重金石里巷併泛菲胸中抱明鏡妍醜不相侵熱交
一郡一理掾橫滿爲之宗青青草不枯曾識無極翁遂寧
但貝貌弟交惟其心勢利易苟合道義難力任詠春發眞
起鼻祖陸續書問通乃今有耳孫力學追遐蹤潔靜二湛
趣邁月開凡德夷險秖一節雖雞鳴風雨林
水畔介雙秀峰平反幾春意坐令古狂空政最復政最匪
聖人不可見猶幸問緒言萬古守宇宙立一脈理義溫專門
詎赫赫功庭堂色若何還與慶厖同歸歟點無
輕蓬邦民再見公繡斧番禺東

寄與權器之二友
鴻鈞盜一字何物非生意輸囘得此剝而有此憔悴根靈
聚顰蛭孫古槃魑魅旦旦斤斧諄九殂特北步飛鳥不敢
棲何哉蓊蔚花風雨極震發雪霜苦顚跼天地大父母榮
枯均厚施醫植產靈芝至美終不閟桃李信春妍柰何悟
嫵嫵
秋心
秋日日苦短秋夜夜苦長長短不易晷處厄心自傷秋風
獨有聲葉葉鬧我窻秋月皆無情隙隙窺我牀耕耕寒事
迫孰整衾與裳故鄉隔萬山籬菊掃龍芳
城中有高樹
城中有高樹與我相爲隣潭昧生古道靜坐疎今人淵明

酷愛菊張翰勤思蓴蓴菊我何有一杯天地春

避寇寶福戊午

戊午九月十洲洲羣寇生正杞與赤水參會童石峴童子門保烹牛飫兒豎馴人諂妖鼉長驅無齟齬四境騰沸糞野壚競趨寨廛市爭奔城啼號震暮夜陰氣昏冥攜持牛箱笥扛舁及甕罌雞豕頭駢鬪豁息驚吞聲宇內同一胞何事起攘搶據險惡氛聚血牙餘種獷原嶺迺巢穴習鬬惟輕生鄰首視爲戲揭竿誰敢撄父老謂曩日草竊恣橫行羣酋計一勦諸峒平老熊病已定悍虎謀方興若非誌討捕終難保桑耕官兵駐大舁警報馳飛星探旗逼軍旅登城羅讒丁斐冑隱阨寨松明遞號令肅鎗鬪籌算精足馬熟作氷老稚倚以盧溪階鱗且遲林散翼亦驚顧予久放逐逢此增伶俜夜寢不忍寐朝聲何所

營無垢氈火攻坐令妖祲清張侍講丸戚諭南安時寇作氈火攻之策遂擒之孰謂毛錐鈍不逃蜚旗登

雪屋爲吳夢蠟賦

一扉天地寬玉雪照四壁天風吹不搖夜半聲鐵笛彼美人無眠梅花對岑寂訪戴獨回舟破蔡誰堪檄靜坐斂遙氣中邁塵盧白

平寇

西江十二州自昔閒寇警接圖覽上游峒俗號最梗嗜殺等兒戲縱掠恣狼獷右通嶝嵓東左接梅嶺梘桂貫肘肢相據易虺聘巢穴聚一邑流詩烈四境寶祐戊午春童石童子保石門保肆不靜蔓延及夏秋釁成難在頸聚落焦山寨鹿市空窟井田野寂牛鳴道路息人影突刼不可計間間已先奏太守趙大夫一念切救拯符移密布置紀律務森

整憲鈐選精銳雄爾赫奔梃鬼醜慝已平總郡將指授疾雷霆直搗姜坑屯鋒若神城潰亂奔可憐重委荆棘孽殊首領囊丁壯授山搗械斗雄猛天俾殲其渠陽精遂昭烱寨蜂巢何號花獸亦終僻願汝宇宙同乃廿犬羊並如醉復歃酒以生不知醒聖德潭涵濡皇心極恫惻造化開生機春詩雪霜吟

詠月追和韓昌黎韻

初秋十五夕皓月來滄溟白鷺與其色烏鵲能踐靈蓬掖覓桂蔭孩提窺兔形寒氣序餘暑浮光滑青冥列宿各韜彩寥草休衙榮浩蕩靈槎圮瑩潔仙掌吟門靜送佳客牕虛照羣經佛閣高低見譙更遠近聆竹風搖瑣碎花影列娉婷靜坐禪安室開行詩繞庭銀河占米價瑤象認文星何處笛傳浦誰家酒散亭探固悲蟋蟀遊旅懇蓬萍水閣落葉

餞李叔飛赴劉朔齋招

五侯之鯖紫駝峯鹿鹿鬬飣難爭雄世多果腹鮮知味北斗以南推朔翁桂林延入蓮花讌相邀皓月烹清風渠渠胙臺與胹熊座有一珍羣品空春容構組須郤戎海戚鯨波列上功

六友詩寄林景雲陳謫國林道初俞李淵靜友蔣

靜友性不凡惟嗜土石瘦與草似無療於吾如有舊抱獨

直友古耐交莫問三兩箇玉立君子姿足以豐吾情盧也
內有容動節老無挫花遠親鴈蓮得汝乃自賀
淨友蓮

淨友何亭亭修潔得自性本生淤泥中乃與玉同堂一淨
消萬暑特立起孝敬色香非色香是謂花之聖
高友松

高友住山中無心涉塵囿山中有明月明月照棲鶴人
眠不成披衣起閒步相得靜無際勿訶秦宮污
節友菊

節友獨愛秋相得匪遲尊受氣惟至正啐見黃與素飽清
風露味甘守烟霞癖如何千載人僅一淵明遇
清友梅

清友天賦完歲晚樹獨煖粲此白玉英懷彼清廟瓚香自
根中來冰雪匪壓斷一見一回老盤勉呼茗椀
還譚鳴玉北枝梁

天下惟此花葉町畽與北有翁號北枝假惋宇宙塞紛紛
紅紫蹊陽春豈不力枝北春雖遲今古冰霜特
贈鍾春谷星學

玉星聚東井老人現端門總是太平象渾儀妙用存巖傅
本騎箕執箕付無言一旦寄粲雨夜夢形至尊試問古馮
相此數如何論太乙照西蜀子午斜谷昏毘陵星霣石田
里春風溫穹壤一理氣理爲氣之根步推尋其元太極照
乾坤
饒湖南趙提舉

丹湖偉人維南城胸有老范謀甲兵望來灰江鎮魚塾坐
令鈴閣風無驚峒猺習閑不識機亦以出萃爲常程痛剿
根株蓄鼈閒方知罷挺不如耕吾皇詔趣渡湘水溪蠻辟
易最休聲王館清風肅九郡清風肅處春風生邦民借寇
欲斷橘願公爲我謀鮫鯨邦民愛公欲植棠願公爲我銷
欃槍愛旗獵獵羅道左竹馬截鐙兒童爭我謂峒寇特區
區耳有西江狡謀成蜀危棄甲曳戈誰枉撓二矛重弓列
御屏衡山雲起瀟湘清指日南城障東南托
天半壁一柱擎願摩浯石歌中興
古興和饒雲峰韻

貪婦守蓬蘿顛頷無顏姿挈瓶眷公姑肯涉山徑蹊夫君
呢浮譽疏越成睽離家欠鹽織具茹苦藍力支叫天天不
應聽彼風雨鳴明月古乞鏡清夜長分輝見月如見君此
道惟心知造化毋輕動一棋仍一奇得耦固有分失意吾
命猶紙青燈傷低牆羣蟲逞春嬌半益難言芳手織
補天線五色生輝光主家不顧吟內美誰錯張妾命痛在
骨病非病狂滴滴肝肉流寃嘏宮樣妝層陰閒深奧雨
露膠雪霜猶記承恩時會不一餉忘忠勤勿飲源薄恩乃
濫觴妾心諒安往勿飲君壽長渠知滄海深難以升斗量
聞陳正學理琴

聞君整琴待秋風我欲從之魂夢通桑麻野鼎暮景翁揚
休山立皓峒東淚痕猶溼龍門桐有曲無音悲天公猜悶
未冷狗幽濃那知斯道將蓬篳山矸石爛臭腐芝蘭盤
蠅迭相雄兩耳年來怪不聰羣陛援雜安於聾煩君爲我
調怔忡流泉隱隱深澗中春溫廉折各不同聲雖在指意
在胸雲飄柳絮風入松恍然樓閒坐虛空伯牙所知何外

鍾口鶴飛來采芹宮

梅史君守橫浦擒寇閔而猛虎久負固吞噬莫水捐流寧烈髓苦一呼蜂蜩起老天誦盥黎羣村鎮梅蟲指授討捕略前驅謝張琴火嘗窮其巢穴分疾徐節制我一舉墮腹初嘯聚時餘猶悉披靡大暑熾焚悽心瘴癘一纔甘澤隨車至咸曰霽村前人事天道貴除惡乃孫孀洞落洗腥穢生意從此始雞豚醉秋社老農自相語生長子復孫一飯不安匕南人今不反合爪鯉城主願緩除書來德風徧田里

喜雨呈趙史君 崇寧

閏餘五月郎六月一雨不來田欲裂邦侯赤心走羣望喚醒蛟龍睡時節雷車風馭相後先甘霆連天聲未歇茅簷事日高起疎苧寒亦爍硬菜苦猶美非恤漆室憂莫救沙界病生死不可料何哉爲泰否佛祖顯雲封道源開嶺趾誰云築底郭直爲通德里廬陵有可人訪梅一至此抑我旬雨復咽區區枯草寧有知孕出蘆芝光吐結邦侯來仁求此心表裏不欺天地徹爲霖何假蜥蜴藏蹇古雲已喜鵲鳴埜斗頓溪流高一尺盡與疲人洗炎熱脫未猶猶實方胝早稻津津香已舖飢者可飽者逸深夜城鼕鼕清絕持此豐年遲聖主願同何試歌休烈

與李叔虞餞予雲同遊開元寺壞壁存菩提又有達磨蒼龍如我來問訊哲嘗知宇宙中開眞遊廬山僻邇誰親疎秋風相對一吠釀杯行莊莊復徐徐山僧野樸談古初元城老嘗此居浩嘆不足歌纔之滿庭燦燦木芙蕖疑是萊栢鄧耕個人多病俗不可醫天欲廢道還從渠儒生腹大能幾圍但教盛酒勿郊行載酒相攀提識根深窟天津如地許大猶吾廬鳩首梅溯迹若疎眷容婉晝妨清醪詩如琴絃分疾徐節我一舉墮腹初嘯聚時餘猶悉披靡大暑熾焚悽心仲時從之靜對夕陽舉紅葉或聽夜雨隣翠樹國步孔棘須神醫縱有鵲醫誰信渠風傳西事方解圍願君勿藏匕

上書

和謝學士見寄

大道久磔裂啾啾夸毗予彷彿皮毛鮮執探古人髓我亦坐玆疾默聞照非是束身雲擁鄭凡論悉掩耳夢不到伊傅志惟高角綺人生駒過隙鹿何時已耽書夜不睡省事日高起疎苧寒亦爍硬菜苦猶美非恤漆室憂莫救沙界病生死不可料何哉爲泰否佛祖顯雲封道源開嶺趾誰云築底郭直爲通德里廬陵有可人訪梅一至此抑我

理義剛無言但心只新篇發天趣步驟古詩史第道從所擇豈古與剛薄

一舸

一舸泛湖流風濤正掀舞鷺空翔魚龍沈淨未知所同舟一性命俱父父母再倚門望兒歸天亦諒心苦初爲記候

弟山中劉應奎成伯校正
後學院存畊編次

行

猩猩行

肩輿行人形言語則機警置筆不可招嘯縱馳驟劫爲所嗜偏鴉陽即首肯染指疑舍沙浸淫歸臨酌蹀履意欲歡孰知墮深穽鄙哉酬酧人自頑猶未醒

畏虎行

於菟伏林薄樵者遠斤斧蠶甘骨肉飢毋蹈爪牙苦山居聚落消十室九閉戶形影自相弔祝神爲驅禍獸毒猶可逃急征聲譁誚

董孝子行 孝祖甲寅卿孝嘉鄉董道成以父病封肝粥進晡愈縣聞而給之題非聖經之孝於

不知書者求之亦可言孝

嶧有董孝子父病割其肝肝還猶可封一念充之雖遺體戕毀傷此毀乃爲完牆條村落區四顧藥餌艱親病日甘菹不療何由安有父始有身無父身奚存裂肝粥以進果獲慈證寬嗟哉古道閔天紀紛夷殘訟諠澤官寫縣尹悉盜顏惻惻敦教化各各還根元邑民以孝聞莫愉意所歡大篇述梗槩詎修詞藻繁託之劇山川千古理義宣

吟

戍婦吟

月色暗還明鄰家砧杵聲有衣難寄遠無夜不關情冰合長沙波霜枯細柳營北征人未返鴻雁又南征

和趙寺丞憶鶴吟

既名僊者物何慧亦沈冥弔月憐孤影埋雲惜瘦形琴中空作操詩外不消銘巢落鳴果遽猶疑昨夜聽

三十一歲吟

寒千古聖賢書有時理到意獨會有時慾動心如凝有時目睫交宇宙有時思尺生藩籬有時開口邀豪傑有時眥目撚嬰兒堅凝力最在深省但守瀟瀟風雨鷄

丙辰吟

熙靈歲丙辰海內厄安石慶元歲丙辰鴈學禁如織寶祐復丙辰衣冠墮荊棘龍蛇數云惡鄭玄炳先誠諸生不辭舌投荒誠予職鴈鴻號屋頭鼯鼠攫牀側雪集屑已粟日出汗欲赤癘癘半南州可軒巢神力崇雷開司諫江公望藏所高乃器同舊苦共冬寂丙辰自丙辰狹香且讀易

五窮吟 韓昌黎

習學文交與命窮瘴江風雨值衰翁似檀欒一笑中

四不吟 鄧廉節

大寒風雨暮不出公會坐旗酸不到我牽道體投遐荒雨室中胡不懼

六無吟 蘇東坡

食無肉兮出無友居無室兮病無醫冬無炭兮夏無泉祠有坡翁慰我思

用家吟 少時作

舊穀未沒新穀登家家聲壞舍歡聲慘慘今年雨水足隻雞斗酒相逢迎豪家征斂縱猛隸單巾大帕如蠻兵索錢沽酒不滿欲大者羅織小者鶖穀有揚簸實亦簸鉅斛凸槩課其贏詎思一粒復一粒盡是農人汗血成

四十年來父子情吁嗟今日任飄零雖慚負米供三釜莫
悔餐瀛救一瓶欲水西江甘冷味炷香南極祝高齡白雲
縱隔三千里詩禮朝朝似過庭
四十年來兄弟情集集天理鏡中行形如鶴瘦因書癖志
不蠅營守筆耕庭燎獻臧知聖主臺評飛劾到諸生阿奴
鬱抑休嫌拙門戶如冰耐拄撐
四十年來朋友情朱絃疏越最希聲開思白日同天樂每
向清宵坐月明世事只隨漚起滅故交不趁木枯榮早知
黨禍今如織祇合漁樵老此生

五言律詩

寄菊廬貝氏

文章時不偶憶影想蒼蒼抱劍客千里憶家書數行草菜
蒙川遺稾卷二　三
荒菊圃風雨冷詩堂若問求安策東籬歸策最長

過白沙

出郭纔數里片景盡漁家夜靜惟聞犬潮平不見沙寒風
欺權葉淡月讓蘆花世路幾銷鑠一翁常施茶

題花巖

厭聽朝雞唱歸來覓柳栽半山張錦繡一水隔塵埃擊鑿
疑無路看潮別有臺仙人不可見孤鶴夜深迴

淮上

翠華南渡後此地獨防秋明月家家淚西風處處愁鼓鼙
寒出塞烽火夜分樓征戰何時息長河萬古流

訪石門洞

洞中誰是主一個野桃開仙駕青牛去瀑從碧漢來門閒
雲悶悶山好客徘徊已擬歸休日隨溪築釣臺

登舟西郭別城友

久靜還思動離觴江上斟交情開世道科目壞人心門掩
溪雲早舟橫野水深清狡不解事應向故山尋

賦漁村晚照

白許同漁者築廬雲水鄉利名俱是幻鷗鷺亦相忘古塔
明秋樹歸舟動夕陽臨流不盡意何必問瀟湘

冷泉亭

兩峯相對立佛屋住中央有水地傳潔無風心自涼林虛
猿應谷人定月歸廊造物餘清供山梔一樹香

寄馮賀州

鳴鳳起朝陽斯文氣脈昌諫書留北闕詩筆化南荒湖柳
生新意園梅續舊芳相期功行遠何但說襄黃

靈巖

千巖圍一寺入境便無塵古木猶知已高崖若正人山靈
莊虎跡石髓幻龍身上有通天竅民愁獨未伸

大龍湫

總是住山水龍居又不同神明真一竅氣勢壓羣雄派想
從天落湫疑與海通矩那看不厭窄坐雨聲中

斗山接待寺

雲水無南北幾人相往還井深應接海石顯爲開山佛塔
棄流上漁艇夕照閒何當脫塵鞅分石伴僧閒

和朱運堯郊行

扁舟隨處泊山影動清波柳惜春風老花嗔宿雨多野供
驚鶴夢僧磬答漁歌靈運經行地今年幾度過

永春道中呈賈九

永春谷不斷桑柘滿林丘雲薄無多雨山清即是秋淺沙

寒立鷺小選晚歸牛不慣同爲客逢人問衙頭

臘雪

八窗惟一色稚子詫天花不稔已多歲無奧能救家山川堪古老宇宙頓奢華凍坐無他事呼松自煮茶

東泉

天然巖壑怪官況此中閒臺閣人烟上園平樹影開引泉歸月沼分菊上秋山起尺觴神仙洞聽笙唫郤還

滄浪閣爲王憲使賦

獨得艙臺趣心清不受塵幾多臨水屋誰是濯纓人波渺涵天闊沙淨印月眞唫機有鷗鷺渾不厭相親

游長渠石洞

六月訪古壑衣巾全似秋多無百年壽能有幾番遊泛酒月流秧聽笙雲滿樓相唫有樵者來往其爽猶

遊靈巖天竺二龕李君美舒東叟平叟黃達道同遊

秋氣飽林壑清曠悅所性山禽不避人野猿亦從命臨流悟世情過剎知民病論交愼勿唫森森古松勁

賦頑石坐壽中上人

一日復一日坐來空世塵清潭常見月老木不知春室靜佛爲證山深石作鄰莫詢門外路風雨暗荊榛

哭菊廬舅氏

舅甥三十年生別且潸然書落雁來處病深秋到還故人傷遠道孤子伴歸船定有焚黃日西山松樹阡

賦鹿巖司理所築懷京臺

銅駝無萬里長憶再遊難歲月英雄老山河草木寒夢隨歸雁遠愁賴酒杯寬寂寞先朝事斜陽莫倚闌

趙墳

客撫同路人行不盡青松水去成雙淚山來豎一峰土墳存舊塋木主上新封勿謂尋龍貴蒼姬積在農

劉縣主何視履

劉爲山水宅中有隱淪居未續戴達贊閒聲支遁書雲深丹井遶城老古州餘何事頻來往悵看人釣魚

寄解性存

相望纔咫尺會面若登天破屋人多厭空山月獨憐未貧猶有易疊阜鄰無田時到青松下西風伴鶴眠

思弟

久客知秋早近湖秋更彩以予眠不穩知汝夜難過歲儉山空粟門閉路沒莎歸期毋太晚親老鬢俱皤

寄穆景文

暮年聞俊發雨歲喜相過薄俗交游少清談警處多蒼深

留虎跡樹老集禽窠無計買鄰住青銅誰共磨

南山龍門

山根誰立石人說有龍居此地終招隱何年宅結廬雲封秋暗老瀑到夕林虛不但磨門峻爲誅恐來踈

旱

一雨連三月當秋乃亢晴不知老天意何忍誤民生川竭松爲主閒泉月作媒漁嫌居欠僻來往是征途

遊大玉峰 朱飲米九曲號風櫪同遊分韻得花字

一秋吟不盡才拙愧黃花極目皆城市論心有幾家淡交明白髮清話及丹砂徘愷分攜處寒林集暮鴉

白石洞

片石立雲端鑿峯向下看夜墳星斗近秋閣洞天寒泉滴
疑傳仙人危怯倚闌降龍孤劍在徘徊御詔安

溪上翁

閒年知近百偃僂合龜形不理兒孫事惟占水旱星慣醫
閒施茗貰酒自攜瓶勸世行方便何消念佛經

寄朱德卿

世事何拘束清吟秖羨君半窗聽夜雨一雁叫秋雲壁掛
琴音牆山寒酒力分河時服野堂上重與看騷人

出邑

出邑欣逢友不知三嶽遥雲深山失樹月上海生潮縣小
官租急年荒酒戶銷且尋僧舍泊第一免喧囂

西塗

蒙川遺藁卷二　北

一徑寒松老因來採茯苓水禽鳴杞澗野鹿臥梭亭瀑近
雲根歷仙遺石井靈守廬清道者不厭客頻經

臘月六日見雪

一冬長是煖見雪獨精神田野眠方穩湖山認不眞眾禽
憂失樹孤客喜忘貧只此嚴疑氣中含造化仁

尋春寄友

春歸無路尋烟水一村深中酒易成癖惜花空用心嫩芻
青引犢新樹綠藏禽每念離鄉友經年不寄吟

過柘溪得西字

晴雨春無定東風忽轉西地肥桑眼大天煖麥苗齊倉頓
尋幽所舟行畏惡溪野禽如避客飛上半山啼

西湖

滄波混碧空楊柳路皆通列岫疑奔馬新橋學跨虹東風

投宿西山雨抗論山蘿居冥冥白鷴深誰臥隆中廬

別修門 丙辰冬住橫浦

曉發別修門湖山霧氣昏年增正脈今日罪忠言死館

賢女祠劉氏年及笄父許適蔡未幾改適蔡女旦晉已須髮今又頓

吳遂投潭而死至今村名賢女村

關宗社生靈賴聖恩問天天不語願及見親存

過韶陽

是非終有定世路苦多屯山色難留客江湖亦送人牛羊

皇嶺寺陳千峯先生

有生意清瀾即舊知吾宗女猶爾況復號男兒

此行誰最險猶幸拜先生身與天俱遠心惟月共明家書

梅嶺

何日到世路幾時平戍晚嗟寥落春風獨滿城

曲江曾鑿險梅嶺到今誇何代移來樹幾人盡此花誅茅

別周孟謙大有

新佛屋蓋竹半樵家冷炊分南北誰與世道嗟

六祖塔

雖頭功行滿非意祖師名世事春風過禪心夜月明清泉

靈石寶老鉢鎮山城冷看梅花笑紛紛事送迎

蒙川遺稿卷二 九

二月十五日遊興教寺

一僧殊似竹結坐對觀音但見夕陽過不知春事深若芳

語野客樹老巢巢禽卓錫泉千古冷然照此心

橫浦十詠

周程三先生書院

千載斯文冷先生以道鳴山川師友趣日月弟兄情門靜

一松在源深雙浦橫兒童游里巷猶喜說周程

二忠堂劉忠定公元城先生張文忠公無垢先生

斯道今猶古相望百載間孤忠如日月遺像對青山寂寞

吾儕事齡矱世路艱聖朝仁脈在先後掾生還

橫浦

地與幢幢接中多隱者僧寺小水口古榕高巍石

猶看汝強飯莫思予何事成乖隔低頭愧荷鋤

聽松

梗梗梅嶺下禁足老僧如白髮雙親淚青燈一紙書應門

聽松菴補離騷

草木披細民衣食勞予來無一事吟詩補離騷

思西弟

寺門松未老是有鶴來棲一夜枕聆半天風雨啼

夜氣

夜氣不盈握黏然天地情風行石不動雲走月常明陶著顏回樂深山大舜耕此心無旦晝萬物自生生

次酬吳仙尉張都監遊興教寺

野寺坐寥閴蹔然問是音四山經雨過六月似秋深燈靜窺飢鼠鐘清悟宿禽元城今已遠共此白雲心元城先生

次酬胡編校

雅然同旦過一飯菽魚音對俗情全懶捨吉道亦深斜陽淨野鳥明月照棲禽誰續梅花賦相期鐵石心

酬胡編校

嶽根逢誕日相對意如何直道直時少清貧得壽多仙客

丹已熟鄰秫味方和休說南陵事窮通付浩歌

和康節三詩

安分

所尚卿爲鄉薌蓋竹護房山中觀造化世上任炎涼鶺鴒大最難比鶴長榮枯從置地全不著商量

晨起

一日事在晨興宜自今天澄萬古氣人裡半生心幾月臨僧閣寒燈度石林營營何所得白髮易相尋

聽琴

何人不愛琴難聽是眞聲急雨逢中過流泉石底鳴憂時身欲遯歷處夢猶驚擬續昌黎操洽寫此情

逢臘

一歲忽逢臘倚閭清氣浮雪飛湖山上月照楚江頭家遠易成夢酒暖難敎愁請書果何補自笑不騎牛

得弟書

我自甘流落溯谷汝不眠世嘿伯氏抽家賴阿奴隆地遲烟爲燒書是日作年何時風雨夕炙火勘新篇

立春

臘月廿四夕今生梅花州無夢到金馬有詩迎士牛生常見朋一歲又從頭形影人相弔先生遲迎不

謝胡編校惠藥醫膝病遂以藥名賦

養智莫如嚴誰甘遂作非年增思續斷親老憶嘗歸起石安吟久防風見客稀前胡古君子松節自相依

元夕

一來生萬感動是兩番春俗樸少燈火年豐多醉人遠鄉猶有舊明月只如新無奈梅花落相看老樹身

寄郭仙尉

三千里外人梅下忽逢君共對鴉山月如依雁蕩雲命奇明主棄心白老天問黃酒非玩飲煩渠禦瘴氛

幾張都巡

有梅橫石澗庾嶺還同名更因詩重心常與月逈期君堅老節愧我作魚翁此去天風便吹歸館閣中

飄零

飄零吾道在安處即爲家夜雨生蒲葉秋風倒蓼花貌添平日瘦學悟少年差自是問相問蕉溪一供茶

偶作

四十一年身天南作逐臣病居僧舍到炊飯僕猶嗔州淺稀高木山荒鬧伏龍退藏還有味所憾寄雙親

寺居

寺居貧亦樂多被憶家分非厭寒生鏖鐘聲遠入雲間松
知出處自髮兩毋衰此地民風古如何詩興在聞聽處處
聞步
出門俱寂寞短褐步東皐語簡反疑僻詩枯或近騷水輪
登禁脫身已滿南源苦學無寒暑雙趺片石存
次酬五羊李子先見寄 春暮
山深苔木寂一見古心存昨夜梅花月相期道不寒
飲咏
飲咏天之分吾何宜遠塵落身近南粵結夢履西湖僵僕
鄉親時公在南安鄉里故依僧免屋租親戚窗外竹供
梅是主天閑鷺成群井相經行處動名頃更屬君
迂拙
迂拙全無補區區秖耐勞青燈常獨照白髮不相饒讀劇
江雲隔檐家山月高試夾有餘藁何事注離騷

月照同庵
和題臨賦
近南蓬劇暑多病客難禁與佛廿同靜何人肯見尋望雲
生遠夢吾月照心思尺西關路愉愉君杖履時步鄰鐘暮
愉君杖履臨葺徑靜深深野鳥隨時有趣窮達付無心對月懷於酒寒泉咽一斟
錢別鄧霜齋游湘南 舉龍
扁舟今日去誰夜月添愁詩滿湘波上名高頂嶺頭友朋
千載事今古一般秋石鼓多遺刻君能寄雁不
寄雲峯饒安國波齋
千年古翁樹樹下兩松吟語不到時事笑皆非非心江添
明月淨峰共白雲深寂寬磚趺在何時重許尋

律詩

園翁

租得西山數畝園自甘學圃覓豚孫鋤如秉太史筆種
接應分造化權編竹爲防鄰犬護蟠花不礙樹禽眠聖朝
微士雖科目束帛無因到爾前

梅花

之子孤高勢莫攀分甘肥遯此林間獨先草木有生意幾
歷風霜無老顏氣質冷冷全大古聲名藉藉重孤山駐人
都擬調鼎手到底調鼐不假閒

蓴航

世路畸畹即險灘扁舟隨處著漁竿主盟鷗鷺交全淺管
領江湖夢亦安吟定月侵蓬戶靜釣閒潮打石磯寒卽今
航國眞難事莫作尋常一等看

錢塘觀潮

此是東南形勝地子胥伸下步周遒不知幾點英雄淚翻
作千年憤怒濤雷鼓遠驚江怪碧雪車橫駕海門高吳兒
視命猶輕葉爭舞潮頭意氣豪

偶得

淡飯清茶處處安學儒容易識眞難風無形迹頭難覓日
有光明阻覆盆竹色滿庭圃夜氣柳陰夾徑悄秋寒世間
萬象俱呈露輸與山人自在看

王宗仁舖遠仁鄭季克同游分得村字

山關非爲看桃李愛識西山深處村舟泊野橋分柳色服

尋閒經被苔痕鴈占欲雨喚夫婦雞傷殘陽聚子孫得次
不知商歲久歸來燈火已黃昏

黃山樓

風生汐惡舟難去獨上危樓立暮雲數片斜陽隨處沒一
聲清磬隔江聞廟靈古木懸新紙碑老蒼苔補斷文漸愧
年豐官酒賤往來人每樂醺醺

雨中和酬眞君寶

簾纖花雨送殘春不出書樓動數旬閒夢有魚占樂誠嫂
形如鶴耐清貧漏欺白屋添苔暈澤滿青林長樹身惟憶
西湖舊遊夕光風霽月幾精神

寄魏僉判

君住龜山我羅山天教識面帝所閒書樓自喜看山坐詩
卷相尋待月攤鏡不可欺知貌改寢牀惟無夢覺心關婦知

大有眞泉石何日攜琴更出關

寄徐徑畈吏部

舍則安貧用則行休嗟時事幾番更鸞鳳只向明時出鬼
魅猶爲暗處生改秩纔動天子詔養親甘共野人耕要知
出處惟參易莫學鴟夷變姓名

又寄

元陽詔墨動天霞舊到東都處士家世路幾年滋艾葦
山今日聚梅花作舟濟國看商傅鍊石補天過女媧珍重
諸賢扶大道聲名毋使後人嗟

愧不柯山與執經曾將尺紙話飄萍六年憶別心如醉一
日相逢眼倍醒結友書無鴈共志辭書瘦得鶴同形自憐
所性惟方鑑水築山高倚座銘

題江湖偉觀

柳發荷老客裘寒獨對西風立上方萬井人烟環魏闕千年王氣到錢塘湖澄古塔明寒轉江遠歸舟動夕陽北望中原在何所半生漏得鬢毛霜

投趙玉堂史君

鑾坡榮拜錦袍新雁蕩行春作宰臣無援可回民氣脈有才能振國精神係沈海嶠三更月直長洲塢一雨春閒道鈴齋少公事昔分吟扇與梅人

和何明府愛蓮詩

濂溪題品非輕許秪愛亭亭臭味同日暖色歸霞照裏夜涼香在月明中獨憐冬葉留寒碧徐笑花學醉紅天付清姿常淨植何問結社石陶公

次何愛山喜雨韻

梵宮默禱託爐烟火纔愁張六月天雨候隨車有蟻延水問道三千里白髮雙親可奈何

貴溪道中

蒙川遺稿卷三　三十四

分沃野兒龜田已如簾影多琴暇更與四方同潤澤應幾大有將事年

偕劉中諸友遊明心寺

一春風雨掩柴扉今日相羊意豈微山遠從誰覓古蹟水高何處認魚磯永寧下路邑人疑是舞鸞歸

贈公亭下路邑人疑是舞鸞歸

挽趙少卿

玉壘金堂擢清才苦欲歸田挽不回南望堅使星來甚侵霄閣秋山靜竹鑽吟庭夜鶴哀路出鎗鏘多巷祭幾人和淚折寒梅

挽曹夫人

一鼎盛神已恰情大家名重乞誰銘金花屢錫華封誥自髮重看禁從榮三世種成庭上桂一生讀盡藏中經當年曾佐先夫子晉守蒲川寵自年

挽楊砥軒錄參

計落鄉山各淚傾世間難泥是賢名一死人稱似砥平夜燭已殘賓館寂曉梅舊得丹砂熟卻向金華洞裡行

挽葛竹西隱君

吳到先生道已窮夕陽千古起悲風青史傳中添此翁缺文

星徑畈徐左司以下橫湖作

玉轍相逢一日過卷無轍跡行樵歌因嗟世上深危證合住山中養太和莫草不知春事去梅花曾識歲寒多予今問道三千里白髮雙親可奈何

貴溪道中

賦求仁齋和趙史君韻

一編論語半言仁克復功夫理趣眞斂衽黃堂方寸地散爲橫浦十分春元陽有宰堅編伏太極無邊萬象陳生意源源如穀種卽爲天地本來身

道源

父師兄弟一堂深貌像如生世所欽直鄉端倪則萬古不專佔輦詣來今地鑪香火溪山護嶺近衣冠鳳霧侵千派萬流同一水來從濂洛洗人心

和酬劉監獄

四十餘程到廣關到來無日不看山捿持冰雪拔跨揖青

學春風桃李顏一飯不望三祖處滴資界請有堂額名華對三祖堂劉忠定趙汴何陳二忠閉有二忠堂劉忠定趙汴公寓此趙忠簡公尺騶壇近猶題奚驛稍往還

橫浦有感

風雨夏時夢不成忍將佞舌博功名學如谷永生何辱節若劉閻死亦榮蒼蘚無心同客靜寒梅有眼照人明此邦風物多清古曾識濂溪興一程

思親

擬著青衫歸拜親青衫未著已危身鴉山地阻無書到雁過門思古蕩慈荒塞高有夢頻節物蕭涼嗟遠客家庭笑語愧鄉人裘巾但棗丹衷在終極罹來又有春

和趙友青呈宋仁史君

賢哉太守卽長城領客郊行天放晴鷗鳥不驚知政靜樵夫相對說官清驢壇突兀誰劖壘學海蒼寒政擢纓世事寂寂應無嫌雙鬢分明作世珍

次酬胡編校喊竹屋

詩禮傳家耦吉人雖雖完得性中仁鄉評莫識生前事客夢誰醒一羅飛辯寫看書借壁光皆隨鵬鷃論行藏聽簷僧魚放齋爐拂曙香客茶杯禮數常小屋槃飧舍巷靜矮簷偃僕窺身長黃花影唯悲死後身婦餓虎號墳栢花婦儀魚憶溺頭蓂也識人寥落不容重陽已吐香

此意

此意蒼蒼曉不難詔令狂士受飢寒莽風縱好惟貪坐夜桑氣曾臨屋有光老僧相對說修藏貌臘漸覺衣冠古家月雖明亦懶看杜老徐因窮得句淵潛非爲拙辭官世情淡誰如道說當文類鍔機君猶豔才如襪線我無長近來悟得安心法菜飯滿園一灶香

次酬楊德中

丹心炯炯老天知莫問人閒識者稀孤雁過門思古蕩慈一屋中舍萬象光捲關獨坐類龜藏梧桐弄月思康節梅鶴尋春風坐閉鴉滿樹憶重闈醉因酒賤歌豐歲寒覺衣單戀晚暉珍重栖吟秋憶履常事到中年心更懶人逢多難識應長幾回夢覺南窗下聞得隣家煮稻香

賦望雲寮

家山一望三千里華髮雙親七十稀目許朴忠寬社稷誰如廿旨謀庭闈菜根有味逢春雨草色無邊傷日暉總總白雲何處是夜夜寒窗夢但東歸

謫居敎書未放孤臣返客夢雖驚一雁飛

無垢雙趺十四年予今恰已一年全閒窗臘把春風坐閉戶聞聽暮雨眠曾鬢相逢非偶爾詩山可對只依然蓬廬世事皆如此且誦先生庭草篇

次酬楊德中

丹心炯炯老天知莫問人閒識者稀孤雁過門思古蕩慈鴉滿樹憶重闈醉因酒賤歌豐歲寒覺衣單戀晚暉珍重五窮同寂寞忍教結柳向誰歸

挽妻母鄭夫人　龍圖鄭先生景望之孫

詩禮傳家耦吉人雖雖完得性中仁鄉評莫識生前事客夢誰醒一羅飛辯寫看書借壁光皆隨鵬鷃論行藏聽簷僧魚放齋爐拂曙香客茶杯禮數常小屋槃飧舍巷靜矮簷偃僕窺身長黃花影唯悲死後身婦餓虎號墳栢花婦儀魚憶溺頭蓂寂寂應無嫌雙鬢分明作世珍

挽陳名門值雨年一編心事苦難箋神因哭婦泉猶溼魂爲招人雖雖完得性中仁鄉評莫識生前事客夢誰醒一羅飛辯寫看書借壁光皆隨鵬鷃論行藏聽簷僧魚放齋爐拂曙香客茶杯禮數常小屋槃飧舍巷靜矮簷偃僕窺身長黃花影唯悲死後身婦餓虎號墳栢花婦儀魚憶溺頭蓂寂寂應無嫌雙鬢分明作世珍

幸塔名門值雨年一編心事苦難箋神因哭婦泉猶溼魂爲招

次登堂計已傳自悟淨生如泡幻罪知懺祕烟姓字鐫

片石垂千古亦把鱒烟姓字鐫

此意

此意蒼蒼曉不難詔令狂士受飢寒莽風縱好惟貪坐夜月雖明亦懶看杜老徐因窮得句淵潛非爲拙辭官世情淡誰如道說當文類鍔機君猶豔才如襪線我無長近來悟得安心法菜飯滿園一灶香

一味嫌清淡多刈園蔬種牡丹

壽趙史君計院求仁先生

西江都以梅花重無愧梅花有此翁學到靜還皆實地仁祠與佛同順成幸熟處更春風更看判筆如神異民擬生祠與佛同順成八荒開壽域獻壁何但鯉城中

聖世如何肯棄賢唐書筆削稍同游恰一年才刃固難盾墜後智襲猶欠燭幾先嗟吁寄跡寒梅下白首青燈哭訴天

川韻自述

擁圖誰復抱琴來靜坐玉夫欲換胎事到平心方是道行

和顧大庾新建昌龍講堂

爺前哲豈非才鎔中華髮侵詩矣松下裘顏巽鑠哉猷猷未能忘一飯經綸猶願齋容領佩衿庭草靜中春不斷嶺梅孤處日相尋良冥已探聖賢蘊剑復方知天地心賴有諸公扶大道如予未害入深林

和酬黃霞碧見寄

此心難與俗人言終日深居養浩然學到苦時方見道數當厄處不由天烟霞約客成三友風雨憂時及四遠珍重故人相勞苦器之元與錢同堅

十月十三生日

居常由戶便思親況復流離值誕辰命薄不嫌增甲子騷清猶可記庚寅菊酒晚招同醉梅蕊纔先喜卜鄰警書工夫須力進客搓已有數整新

和郭青齋詠龜泉

鎔出形模造化工石罏中有冽泉通來從西峽蝦蟆培靜鎮常源瑪瑙窗潤澤一城沾眾渴澄波千古照孤忠貪廉名氏供標榜無洞無盈道不窮

春雪和譚知縣韻酬北枝

雪到南邊不論春倚闌萬象總模糊陳摸糊世界山川老軒鄂人心宇宙新鏡沼瓦鴛鴦披服盡閒擁馬最傷神功名慣到空花處輸與當年高臥人

花纔與來相宜乾坤寂寞當如客今古平章無盡詩說者色香猶近俗丹心秋許伯夷知

謝江訊雄

自從謫向章江上兩飯惟聽寶界鐘尚憶賈生陳痛哭甘爲胡廣說中庸春風舉世知騎鶴夜雨何人識臥龍吾道未嫌駒繫晉一編燭照入四

得波相依若友朋無端鳴咏頓伶俜親野水應生夢幾許斜陽不整冠屑屑工部瘦神清猶猶遲楚臣醒人言氣習多濡染鄙笑吾今甚亦是

問鼠

雙影投號閣西秋波曹何苦侮畸崎因讀書盧嚙從誰恕寇履俱傷重我著相因洞入窟虛垣來州某氏來輕投翻盆攪幾何時丁青事張湯法吏不

偶書

暮雲漠漠數行鴻心事淒涼正憶家不向孤山留諫草能庾嶺見侮花嗣丁嗜闘牙成血楚俗趨蠻髮半遠明日都人心宇宙新鏡沼瓦鴛鴦披服盡閒擁馬最傷神功名慣到空花處輸與當年高臥人

梅花

人詩之子群春早道眼看來春最遲萬木已悲山欲瘦一

高臥躬吟樂父詩病無鍼石治當時天公未墜炎劉祀
事能令先主知八陣尚存籠對壘一星纔落便無師動思
遺烏藏帳揭老柏蒼蒼萬古思

韓文公

斯文久矣吳荊棘一疏批鱗徹聖慈不忍中原淪左衽
詩南土作蠻貶鄒郿以後功何遂魯道于今厭尚新宇宙
欲昏星斗落空山鞏木亦悲春

杜工部

木黍秋深流亂離蘆灣歲月付於詩天高有語雲驅隔夜
半無眠神鬼知心抱孤忠生已瘁身逢多難死應遲自從
大駕收聲後粗有篇章續楚辭

和靖寄見寺

樓樓恒聽鼓魚聲心印相傳第幾燈江有白鷗閑似我地
惟香鯽懶於僧吟難用世皆來野寺窮亦宴時祇少陵多謝
故人相厚意一簑當暑敢凝冰

詠桂呈張貳車

昨夜秋風吹作花異香早已滿天涯蓬萊深處兩三樹風
月分來第一家綽約道裝如侍案婆娑醉影欲乘槎廣寒
莫遣癡蟾會留取芬芳與世誇

錢梅提刑

梅花山下送先生持節西江衣錦榮國步正艱須砥柱虜
氛方熾待澄清來時野草如春煖去路山禽語自晴不怕
風寒今滿地摩挲古石記勳名

絕句

錢潘吳二察院去國五首

兩考歸蘇一相留孤山草木亦含羞誰言不與錢塘江自流
豈碑共惜棠官去局面還憂宰相來今古幾多興廢事只
緣忠佞是胚胎
誰新佛屋當鑪跡何漢楣覓幾棟梁因想中原陵寢處斷
垣衰草正斜陽
宰相從來號謫書晚年似欲做癡兒癡兒多病傷於飽爲
祿如何到飽時
生節雷聲午夜殘鼇封一疏孽冰寒先生此去非沽譽西

與時人作樣看

和靜仲止漁村雜詩十首

料理蓴醪甘冷圓卜鄰唯喜近漁家昨宵雨過平湖闊明
看菰蒲深幾花
半生心力在吟編錄得形如孟浩然水屋數間城市隔客
來無路只呼船
老松瘦竹可相儔稚髮皤皤到白頭世道已如寒日晚唯
消把酒賦三休
非遠城中欲避塵漁村鄰里笑言真自從范子扁舟後肯
著斑衣有幾人
酒欲醒時鄰已靜斗橫刀落尚聞機莊香盞茗燈相照不
枉人生又一宵
甘友漁樵懶做官靜占時事轉艱難近來地氣如南瘴厭
月梅花不識寒
苕霅村中卜釣磯臨流搆屋不嫌低屋頭所種無多樹大
有新來白鷺棲
渴性當噴俗者勢世間何處覓風濤小舟泊向蘆花蕩一

簡漁翁熟睡高
幸覩世事已忘機觀詠流行幾度時萬物本來同一性可
知狼鳥不相疑
白髮蹉跎清道衣苦吟應有鬼神知編章但可陶情性羞
殺唐人自獻詩

寄西郭六首

寂寂書堂秋夜涼一篇心盡一爐香弟兄動是經年別羞
見天邊有雁行
儒生棄業戒悠悠鑿井求泉須到頭要識汝兄勤苦事頂
門白髮一莖秋
千里家山人夢頻又封書尺寄行人未聊定省多疎闕守
道安貧即是親
汝兄望汝撐門戶汝不耽書柰汝何汝着一程兄弟傳官
將歲月付蹉跎
向上工夫冒憚難須知寶土可為山若還志切無回轉直
透龍門亦等閒
一別獅山十載期蕭條吟屋賀修治羊腸門外新楊柳試
問春風長幾枝

訪西湖

東風吹客到西湖汀葭沙禽半識吾惟欠數間茅屋在種
梅花處伴林逋

寄社中

暗壁寒螢聚夜愁孤燈相憶話綢繆雁來不接西風字又
見黃花老郤秋

謝劉祕監獻佞固寵

白玉堂中翰墨師忽令奏牘玷塗碑向時剛道梅花累今
梁梅花自不知

題馮廟

雲疑雨妒不相干古廟深山萬木寒水土平冶今幾載猶
聽父老說艱難

京邸思家

小樓終日戶全扃詩卷閒消答子槃城裏不曾聞杜宇尚
疑三月未清明

賦何明府愛山堂

終日看山終日好山可悅人人不老愛山誰識愛山心瘦
竹長松相對好

皇恐灘橫滿作

十八灘中第一灘舟行風順不知艱諸生歷落成皇恐世
上何人敢犯顏

和姚正字用旭信施韻題召星館

朔風吹客上江西歷徧山崖與石溪野鳥不知言是禍曉
窗猶自向人啼

和葉正父見寄

前生疑是老頭陀卻笑今生猶犢多謫向梅花前根住禪
關參得祖師麼

寄友

瘴雲未免鍾儀縶夜雨應憐范叔寒尚有重圍年九十空
揮客淚落江干

和漁翁四絕

滄波萬頃即長田一舸東西臥碧天鬢髮如銀長是醉不
知生甲是何年
得魚換米傍村舖蓬底烟生溼草炊醉倒船頭呼不醒斜

湯悅孫有孫見
收網移舟月上時西風吹浪膾鱸肥任渠宮買高肇回醉
臥蘆花別處磯
世業相承不製頭一家全在水中浮有魚便可供高醉休
問清流與濁流
硯
色若馬肝徵帶紫星如鵝眼更添青端方一靜渾無語卽
是吾今座右銘
十六夜月
何處吹來笛一聲長空如水浸江城中秋有月雲猶妬底
事今宵放得明
次酬陳雲谷
書空咄咄懶題詩深愧敲門客問奇簷晚小窗閒蓮瓢西
蒙川遺稿卷三 十四
半無眠客柰何
被酒閒憑茗主和惱人風動不銷多月高片影橫窗上夜
愛梅
花飛仙梅花十詠韻
訪梅
山寒木落峭孤臺南北常分冷煖開自笑三年如積習每
來月下立蒼苔
見梅
水邊林裏幾徘徊衆笑清樽不憚開秪恐對花無好句卻
成孽負一年來
探梅
只辦茶杯與酒樽山中寒日易黃昏今年閏月遲消息枉
費清宵幾夢魂
詠梅
草木班中有此花暗香浮動影橫斜古今陶寫閒情性惟
說西湖處士家
過梅
謝李叔飛惠酒
清談莫擦頗危證白暨孤燈話君地胸今日得生今日福世
間萬事付詩松
贈相士
火色高肩類馬周南冠漫落楚江頭道人莫說閒榮辱且
對梅花衆笑休
贈五星術士
星斗胸翔李袁寨梅誰問命艱難疆宮緣被孤星主合向
山中守歲寒
用坡仙梅花十詠韻

冷淡生涯合頓開老天故遣雪頻催相逢喚醒平生夢不
假山翁特地來

憩梅

清入肝脾冷入肌天機忽露兩三枝爲渠瘦得身如鶴詩
病除非詩可醫

擬梅

花事俱空葉更飛孤標猶項發枯枝溪山的皪無人問戔
石心腸雪凍時

友梅

玉骨冰肌綽幌輕縱教雪壓色逾明太清不入塵人眼完
得平生淡性情

贊梅

萬弁千葩總一家不心纖蘖脈皆邪空山玉立如風度人
指爲花不是花

壽壽二親三首

萬竹森森一水泓堂名勁逸即逢源賦詩何必多工部怕
與梅花共瘦生

榮开花封感聖恩壽杯阻其捧親前韻何有行逢春日辦
取斑衣聽老天

廿向清朝作逐臣茹蔬觀草即經綸心香都在寒梅上宛
宙常逢不老春

賦韋軒

人性之偏懼不知西門爲此佩柔皮投巫依誰傷於急涵
養工夫熟者誰

弟山中劉
應奎成伯校正
後學阮
存一存畊編次

賦

明堂賦

淳佑五禩孟秋中辛朝家蔵禮遵
廻圜百神效靈金景開祥上帝宴
臨禮容而拜稽曰古聖王之建明
不忘其始厥後乃以黃琮鳴尾鐵
奕於穆我皇克尊故典不侈不嗇
人洽和厥應如響然植木者必根
社稷必建太子適今嚴父之侑雖
孤在天之靈故作明堂賦其辭曰

物之最靈羣爪力而爭兮賴上
聖而始靈氛天攻而巍
本兮欽后皇而蔵祠拔
處兮匪生我之茂私廼興禮以崇
世室重屋兮制上圓而下方皇
帝名以崑崙兮虛四壁
之琴瑟兮在旁悠悠兮儲庆
兮起百廢而具新追皇
慶而蔵禮兮剖禮義之
川辛陟祖考以嚴侑兮
辇皇圖而四維繩繩陽九
於錢塘兮賴火德之載
燃思陵原之慶流兮渠湖山之燕
臨淵而履冰灼元蚖而蓮蓮兮闢
卓兮守隨以驟錄混身於圜海兮
爲始終兮忍見尼而弗告
執事兮申敬齋以自持
先夕宿於太廟兮蓮蠲吏而整場
儼天仗之夙戒兮戚車

太平

送志賦 闕補作

緊蒼靈之乘權兮庸付我以識知抱靜朴而冥思兮相在
室而勿欺唯日思與孝兮一方寸之所圖渠敢自蔽兮隨
吾生之圉莽 明紛媚道之波流兮滋
臨淵而履冰灼元蚖而蓮蓮兮闢 皇路之晝迷志苟不
卓兮守隨以驟錄混身於圜海兮 等書載之茂育與國相
爲始終兮忍見尼而弗告 谷固知言則貫融兮森溪蓼之
射影余纏此孤狷兮若蓼蓴不恤 執事兮申敬齋以自持
緯之欸欸願稟委其純 先夕宿於太廟兮蓮蠲吏而整場
儼天仗之夙戒兮戚車

愉兮愉愉焉其樂只瓠之守叫閽以排予兮馬之後晉阏報於宋社兮雖節解其靡悔矧從諫如轉圜分可涉以肥而自外首濫讒於齊該之罔朔兮指細史該之貶盈復顓忱於宮寅之讎寐兮諫天王城嘉鞫兮德汗簡而流鞏兮無斁之可乖乃參會乎丙辰兮桑二學之多言遂妻雖以成錦兮嬖寵之株連赫赫威儀兮裂石淵淵怒濤兮拍天我思義虞以抵漢唐兮昭聖亂以多難其鴻古而不與上下兮唯貞之不可誣彼窶氣出沒於太虛兮凡變態之故也炳日月星漢之垂象兮正自莫掩其桑也仰吾皇如斗極周武有若如此兮臣敢貢桑靡陋舜兮前有木而諫有啟且施鞏設韜以來箴兮盾叟而激清寧之怒此質證之譬誰兮不免於謫長沙鑿坳之抗

慭兮不得不洗泪羅夢彭咸兮卜若何倚正信以爲杖兮歷崎嶇返虛白以內鏡兮燭危途冥擊柝而整纓兮日未晡擁旁午而酣睡兮安其棲盼日雲兮不可知青蚨正兮音遲遲蓬遠於倚門兮孰慰所思藥莫藥於勝上兮靈解於庭師元戚之制欲兮惟烟霧是鄉仰無垢之皓心兮愧雙趺之不皆昭花其有開均受氣以立命兮本萬古之一春不競時以媚俗兮故寧歷落平歲寒孫混沌之鑿開兮凡造化之幾新肯狎介以爲守兮曾坎壈之爲屯夫豈不能效成蹊之言兮與紅紫以相爭面岡栖栖於寂寞之鄉兮如族人立

覽賦形於宇內分粲蕤蕤植之叛紛何眾先面獨後分曰此

梅花賦

楊浦操

山寂兮木茇地鱗鱗兮嶺之陞峩林木兮多集鵂兮美人兮

馬蹴如古分礙今行植分發深豈不能暗暗兮卓昂浮洗
柔抱此堅確兮若皆會其不可鋮横潮兮幽絕梅只分酌
螺蛙蟬蓮分一氣烈宇宙皎兮明月

贊

諸葛武侯贊

臥南陽吟梁父不出不巍事先主開誠布公集思廣益而
經綸如是雖有所不爲而後可大有爲宜出師一表與伊
訓相表裏魚腹沙磧廟前古柏誠斯形之斯著

四先生像贊

晦庵朱文公

天振斯文紫陽木鐸博詳反約是繼絕學日月昭炳揭之
以行開居野服身履道亭

南軒張宣公

玉質金相卓爾良貴有鑑在心明利與義大原斯開維世
之模表裏不貳皇皇聖逵

東萊呂成公

探微極深經緯萬象不顯其儀沈潛返體立川若惟和
且平甘雨潤澤古井淵渟

象山陸文安公

卓學蓋倫居超徑詣觀我靈龜以燭來世履矣君子克底
厥居澄然自得春風詠歸

銘

硯銘

斯石曰端表裏潤溫墨居與游孰識所存闇然弗耀主靜
力到以興我躬胡不慺慺

鏡銘

不偏不黨一照萬古予乃褊心而柘褊是怒禹其不內觀
兮瑩徹太虛之府

墓誌銘

故友林道初察推基誌銘

儒有以義爲質以學爲飾寘此身於規矩中而不獲竟其
用於世是必有固於數者非天意也公諱公一姓林氏字
道初始祖自閩徙居溫之樂成會祖世定祖守謙父標從
蠹之陳先生游潛心篤行以儒聞於鄉公其長子也方髫
卯時已儼若成人不妄言笑不輕交友好讀書經傳子史
歷覽精研與意會輒筆之凡有關於修齊平治之大者寤
寐不忘鄉達諸老每見器敬謂他日能以文行自樹必子
也年二十一與計偕試南宮不武益肆其力於學端靜介
特得伊洛考亭旨趣最深仲紙論事動數千言大較如行

雲流水而舉根諸理開慶己未登進士第廷對有奇偉氣
本襄然魁天下會奸相丁大全竊其私易置第二當時譜
語云惟有林公一箇公延紳抗疏嘗接及之初授文林郎
興國軍判官時北兵瞰江勢洶洶公唉曰小人之召外患
如此哉吾方筮仕不幸道梗不得同王事塊坐山林於時
奚補改授信州觀察推官郡號多訟郡侯廉公明確事無
大小悉以委公公周而造在廷折以片言輒得其平而去
雖氣力者持之不爲固撓會少事多志於救物雖披瘠不
憚臺紳應詔交薦如端明陳公昉司業金公君衡文酈陽
善其以公行義政事效之君衡文酈陽得名士居多學者
興起願受業戶外履滿公不能拒也壁此府垂三載詔除
宗學諭遷以疾終於官囊無一錢衣衾亦不具郡侯寺丞
馬公夢得哀之捐俸以給同寮及鄉寓公各正言倪公

行純道爲數銅分屯於仁孰謂公嘗分祖後人

母昌元郡太夫人解氏蔣氏墓誌

先母諱道富姓解氏瑞安府樂清人父好古娶王氏解氏

劉世爲媚且鄰先母以慈惠靜動歸吾父性驅記不誦即

通吾父樂賓尚義每不靳譽和以成吾父志與吾男士並

最友愛謂家貧非所患有子讀書乃興家之本勉吾男各

課子嚴甚弗假辭色　徽　遂借圖之子白於庚戌榜補太學

以壬戌物俱錄舍選擢本常第先母封孺人暨召試館職

除正字遷校書郎兼檢閱院編修官遇郊禮封安人王申

試吏部侍郎陞侍讀封太令人甲戌典貢舉試吏部尚書

封太淑人先母不妄言笑雖甚喜怒不形於色嘗　徽　罹丙

辰言禍謫庾嶺以直被貶分甚及巳未理舉

生得卜蘇奧之原仍先隴也嘗譬諸姻舅舉必誠密信獲

逢終事甲之大成襄之春滿秋槱松柏鬱鬱世之爲男子

下哀痛詔有旨准遣歸其鄉葬

吾眠其覺之未得所藏留衣巾食悟不加之意其於書從姑之識何相去萬萬哉從姑事姑晴佛好修年六十有三不語亡矣人莫不以伯道無兒哀之乃有婿敦親親之義不憚勞勩而以吾從姑祔祖炎之塋且治田以相連祉合劉氏祖炎基祠焉嗟夫孝天性也亦人道也一牲之感往者樹楽者芟余既多從姑爲廣性之道又多鄭君夫婦能於所性而加厚之劉與鄭自今以道義著矣是閫風俗之一機也以咸淸六年閏月二十五日辛酉卜窆曾祖妣云姪奉議郎隊集英

撰修撰知慶元府主管沿海制置使司公事某誌

賈鎔境墓誌銘 南村錄在簡

士君子不得志於當時而能終不失其志必有游乎其天者以灌溉之詩特其寄也嗟夫世道趨靡人僞滋馳乃有超然獨得於聲利之表如鎔境先生誠先生姓賈氏諱孝孚鎔其字幼有異質年十二擅屬文舉鄉書後傾敬之屢舉不就鎔只愾通歷代史記葆家往往許居書舍用篇篇深擇幽致思神遊一室之外事不入耳面於唐人詩尤工自號鎔境見宇宙之廣由川之奇水石草木之秀嗇歸陶寫古風樂府迅邁灑落而近體律紆積蔵最融風煽變家藏日煖於是編其所追省者曰焦尾集寄連大父排冠之地海棠叢檜泉徐常侍結菓意又自號海棠集書賓友岸幘迎笑商確古今竟日無睿援筆成詩不爲推敲態而奇正變化渾然天所晚得者曰鏡馳集註西漢紀則有

故則有騷壁事鑑取東坡互註重增慨而題其卷

閩悲岵屺也先生文勁氣橫鶩陰靚門女若資誦陳公南一少卿趙公崇暉正言陳公求魯折節靚先生不敢友 孟志之立則易孤守之卓然難視然先生不知其爲卓且立也誕日至舉文潞公同甲會遼集親朋結歲寒之交一一再舉而先生之病病矣時酒酣八年正月二十七日也享年七十有五而卒嗟夫以先生志之學竟不就一第豈果窮矣乎居家和穆處鄉黨後學樂汲以善公家揆譽隆勉而敘之於閫 馬有視卓筆水光 客連充庭未始不用之博觀慶手而非之之連敗賈氏自洛陽申請曰賈家門戶有先緜閫徙溫之樂請 蒙川遺稾卷四

馬會卿與隱德不耀

與閫事司理參軍

漢王忠文公於韋義而知人之名可以

不於先生乎書宏 代 偉以露境 乃卷 所得者秋 不矣者

敢以請 集在 稿 著世門賢 長汝屋次孫 梅 姪也先生葬於左原

賈以文顯

蒙川先生遺稾卷四終

筆雲寮記 語宇本

余與橫浦馮資界寺對元城張無垢舊讀書處也得隙地不踰丈結竹爲屋面旁窗之寢斯食斯扁曰筆雲菴菴取狄梁公顧白雲思親之義客有過余者曰惟循惟默爲子之職子不是思而只筆雲何居余曰顧適貽親之憂筆雲順是自貺乎今夫三歲一大比詔選士法環鄉閭俊茂之游罔憚百計借吾掘尺寸之管以鈎倒位穎拔簡寄身策楓宸拖紳執簡排親高堂人莫不榮之曰此經畬之驗也子盛負海冠於頗江之濱妖霧毒熛夏蟄林鴟扇吻揆咎射影栖栖乎尚未知性命之繫而奚察之哉予自只爲親之心安乎余悽然曰吾親之於我要則孚之懼不能孩也孩則詢之患不能學也學則鞭撲之誥掖之患不能仕仕於以有爲無以多爲少之槩合併其所僞寄者探究其所逃亡者戶絶者不惟官之便亦民之便也朝廷有令於郡縣亦既閱三載矣而能行若之令以致之民者凡有幾人

不能患也幸爲博士弟子員乃提耳面命之端爾躬卓爾志誰無志聖天子教不諱日擊時事日非矣陽明銷鑠而陰濁潛行雲破爲祲時雖爲利慮非洪天命凝人心詩國步之道於此即大聲疾呼焉馬患我君正所以事我親也盾敢苟利祿辭患難而負其所以爲人子哉客曰如子言天乎愛矣豈雲其庶幾乎余曰庶霜引車天不我伯奇忽寒執御天不我閔子是無非乎我只順而我固自取疏隔如此積春陰而未霽盼白雲而疑思以卷舒爲動靜以合闔爲起居既不能朝夕乎親之側則所以寄之於雲者夫何足以寫心之精神之流行歟客曰熹禁烈矣可以耳不可以目可以目不可以辭子明其幾而棄位以待時則今日望雲之繐緦異日舞衣之斑爛盡化乎余曰大道堂堂此心無隱淵淵無詭挾必參合原脊數額保明僕申若預洞惟志之求元氣氣必誠之收收不承教以全我之天客曰識之哉

論經界自實疏 臧洁四年二月時 語宇本

任正吉 活字本

昔間經界不正政之先務推排經界之弊者慮經界之行不可以不察察則擾不可以不要之於從人從則玩於是求其易簡而可行者有推排之法在實而已實正而賦稅若秦法令黔首自實之意不過仿昔人經界之遺意籍則自實賦則自陳各實其所自有而不墮於以有爲無以多爲少之弊合併其所僞寄者探究其所逃亡者戶絶者不惟官之便亦民之便也朝廷有令於郡縣亦既閱三載矣而能行若之令以致之民者凡有幾人是尙可護過於朝廷之趣辦哉一郡有一郡之責一縣有一縣之責政使不人人如李惰年之用心苟得其意而勉行之亦足以大有功紊之何猛者務必深切於行而寬者付之悠悠而不行均之爲失朝廷之本意蓮使貧民下戶日困於抑輸而豪民猾吏亦得以相蒙爲奸於是州縣之賦額十不存六七惟從事於巧立名色重催預借以應解綱而怨悪歸於公上吁孰能執其咎哉向使州縣之官能視國如家視民如子一革習吏並緣之害量事慶宜以要其成縱不能盡復舊額而誅心求之不忠不逭大虐而公私交正亦與太平之要略也臣謂宜使郡責之縣縣責之鄉原脊產若干精選鄉隅官任責稽考俾戶戶登載無隱漏無詭挾必參合原脊數額保明供申若戶籍既申日後或有不登載之產許民陳首充實只如此

行之不必過於煩苛只重民之職則鄉得其實申之縣縣得其實申之州從此賦額一定與民更始越三載又從而升降之事核而欵不事法明而獎不懲謂州縣猶不可爲臣不信也臣愚欲望聖慈下臣此章推排之令其已行者刻期結局其未行者疾速推行令各鄉恪遵照調酌事宜劾更黜有所不悛惟陛下裁擇旨依

上理宗皇帝書活字本

臣等前月二十五日傳聞殿中侍御史陳垓秦程公許罷出石正言蔡棠秦貴之純罷出六館相顧失色且疑且信頃即報行實切驚駭臣等蒙被教卷與天淵地肓同一原大視國家休戚利害若已痛瘝朝廷進一君子黜諛孽公論則彈冠相慶若瘝肺腑黜奸邪若妖氛郅孳蟠據剝纏君

子遷而不復用公論沮而不克伸則憂憤抑鬱結寢食俱廢面縶之以痛哭流涕此豈矯揉而然天理流動固應是爾今天下方幸君子有一脈漸長而遽折其萌方覬公論有一脈尚存而推裂其路其間於國家非但利害休戚而已存亡係焉臣於此時隱忍畏避不以告陛下胸中天理不幾乎熄臣聞扶植宗社在君子扶植君子在公論陛下自塞大寶幾三十年端平甲午更化時則公正之朝思讜接武天下翕然頌曰此小元祐也淳祐甲辰更化時則大好規模善類芽拔天下又翕然頌曰此又一端平也其間雖俊去俊來作消作長然而一脈尚存猶未至截然者正以陛下用心剛克書體本明培養保護耶正不至於倒植也

茶何年來羣陰凝涸衆醜結蟠陛下壔保護之初心不能不爲之轉移晉之山木日夜之息雨露之養方有

年來用人非據輿大臣爲友黨濟其喜怒非耳目之寄
大哉王言臣嘗觀近事聖諫不獨爲大臣交黨內簡相傳
風旨相諭且甘爲應大而聽其指嗾焉宰相所不樂者外
示優容而陰實頤指臺諫以去之臺諫所彈擊者外若不
相與謀而陰實奉承宰相以行之方公許之名也天下皆
知獨斷於宸衷攻公許之誅也天下亦知嘗得罪於宰相
豈料陛下之恩終不足特宰相之嗔竟不可逃邪陛下萬
幾之暇試以公許之純與姦參熟思而靜評之其言論
孰邪孰正孰忠孰佞雖中智以下之主猶能判別是非況
以陛下明聖而顧不察此臣近見公許奏疏嘗告陛下揚
至公以示天下陰則以私密之說惑上聽公許嘗告陛下
以寵賂日章官邪無警請絕偉門塞由徑垓則縱狎客以
鬼瞰闕節蛔闖扁以脅取舉狀間賂門以簸弄按堂清臺

何地風憲何司而污濁至此若之純之告陛下力伸邪正
之辯明斥婾相之非審審謂謂流出肺腑榮身居言責問
其風聲自當愧死尚敢妄肆奏擊狀間略門以脅取舉狀間略門以簸弄按堂清臺
君子險輔小人姑借噬御史之名絕無一言以救善類以
誅心之誖純之均之同惡相濟而已且陛下擢川臺諫若
臣磊磈臣咨嘍臣應起臣漢鄉近者臣斌臣燧皆光明俊
偉卓爲天下稱首然或甫入而遽遷或一鳴而輒斥獨垓
榮輩貪鬱頭忍从而要挈根據而不拔剗向所謂川賢轉
石去佞拔山者乃今見之可不畏哉剗今國論未正事會
方殷民生雪血腹剝殆盡所賴以祈天命係人心者惟君
子與公論一脈耳小人已不恤之心爲無忌憚之事其意
不過欲奪位自窮權勢目盛以富貴遺子孫耳豈暇爲國
家計哉自昔天下之患莫大於舉朝無公論舉國無君子

我朝祖宗深仁厚澤滲漉入心本無大失德於天下而乃
有甯靖之禍者夫豈無其故哉始則邪正交攻更出迭入
中則朋邪翼僞陰陷潛訛終則倒置是非變亂黑白不至
於黨禍不止向使劉安世陳瓘諸賢尚無恙楊畏張商英
周秩輩不久據臺綱其禍豈至此烈語云前車覆後車戒
今朝廷善類何曾最星心懷姦險者則以文藻飾佞舌志
在佞邪者則以首鼠持圓機宗社大計孰肯明目張膽爲
陛下伸一喙者夫如是則其勢必終於空國無君子舉朝
無公論無君子於公論脫有緩急彼一二憸人者陛下獨
可倚仗之乎臣等所以日夜痛心疾首深望陛下豁然省
悟一轉其機於君子小人進退之間也君垓之罪又浮於
榮雖兩觀之誅四裔之投猶爲輕典陛下嘗之一日則長
一日之禍異時雖借尚方斬馬之劍以殲其首尚何救於

國家之禍一哉臣等於公許之純初無半面之雅於榮垓
亦無纖毫之隙獨以國家存亡之機係此一脈故不避萬
死而一言之唯陛下裁赦

泰明正學息異端不付外乞罷言職 話字本

臣山林枯槁誤蒙上恩擢置言路自念慈拙無所報塞惟
有孤忠隨事輒言庶不負陛下殊遇昨者以本職上嚴冒
進狂瞽僭及明正學息異端之說蓋正學不明則義理日
微異端不息則簒弒轉熾臣非不知犯顏逆耳臣子所難
實以君德世道重有關係不容不憚惻陳冀垂聽納少
補萬分自愧積忱未至不足以感悟聖聽疏上踰日未蒙
付外臣無任仲忼孟恪之心爲無忌憚之事其意
黍職諫官義當盡言既不能依阿泯默徒竊陛下穹班美
蓋是以不憚嫛觸宸聽而君亦非敢以此沽能言之名深

只爲陛下儻因臣書知亟學不見感應之實理眞有在此而不在彼者必能力行善事以開有道之長豈非宗社生民之貪慕恩寵不思引去不惟辜聖明訓臣實有歉謹瀝微悃請命於天伏望聖慈罷臣言職許臣歸伏田里少安愚分別選勝眞切之至

臣聞天下有道人主以憂勤而逸樂而忘憂勤自昔國家久安四裔賓服享國日久侈心漸生若漢武之單于震讋而有千門萬戶之觀唐明皇之遍于隋之煬帝陳之後主宠狎高揚文武之跡業祇取亡日迫遊觀無度不足效也

懼終始憂勤無逸言遊田則不祈禱之說爲遊觀之幸哉比年兔有輕視世故藐忽天下之心多欲之費耗北邊未嘗輒事而春秋尚少貶譏垂憲之機悉在自數十年來創龍翔創集慶創導之以禱祠蠱之以虛誕不經習慣如自然積久愈熟牢不可之役佞者進曰太一所臨分野信如祈禱之說酒北坤雖安堵不能十數收降者相襚福何在晚年貝虛耗受禍而後悔方士不知悔者也夫凡人主不能

倚從當言之給舍臺諫當言之搢紳士大夫當言之以納君于當道者也今陛下未爲不知道未爲不受人言卒視以下希寵而不言與夫言之而不力皆非所以愛陛下也其心豈以此爲當而不必言哉直以陛下爲不足以望堯舜禹湯文武之主而以漢武明皇待陛下也其於邪所志所言所行爾農知之稔矣年豐而田野遂益哉而波濤清此皆與爾同慕爲諱之險也今勞恩遽朝將興爾農別孟酒慈懇所望於爾農者不敢以去而怠吾慮爾農聽之可乎

一勸爾農勿廢本業何謂本業力耕是也耕種必勤壅畎必治塘砌必修雖曰勞止然秋成可立而待有穀在倉有酒在缸父子兄弟室家團樂其樂無涯可不慕乎

一勸爾農勿事末作舍農而爲者皆末作也彫鏤設飾炫鬻技以巧爲工以商爲能謂川其心行險僥倖或麗于罰傷敗隨之可不戒乎

一勸爾農勿開訟端終身遑路不在百非終身遑畔不失一段事無大利害切莫興詞一字入公門吏胥籙事受指揮脫遇清明官府猶興理其直枉否則泥中洗泥何有別白非但害人抑以害已可不謹乎

一勸爾農勿隨惡作何謂惡作賭博寇盜與夫唆教譖訐背是也方其引誘之初甜言利吻使墜其中及乎敗行喪名悔之無及爾惟以農自力凡有此等相干戒而遠之非惟保身實可保家可不守乎

一勸爾農勿官公法茲郡並海而居漁鹽是務若爲尖利卽爲海劫苟陷于此如落深淵天網恢恢疏而不漏駢首

安敢可不慙乎

勸爾農教子讀書力行好事則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書語云朝焉耕田舍郎歸登天子堂非出於農家乎又云不見公與相起身自犂鋤非出於農家乎人苟能盡矣天理自見可不勉乎

太守中大勸守爾農酬酢之間其詞樸其意懇爾農歸告弟子弟孫能受此大勸良心流動和氣充盈感召豐年端在乎此爾農懋敬之哉

九峯講院記　陳士衡

鵬不息則不搏龍不蟄則不神君子不藏器則不足以待之言則不探其源於是盡觀夕維指孟子四端卽舜禹道川書田游歷太學能歸大自山棲遁山水間自蜀歷荊楚變夏陵漢立廬其側召赴京師行次汝州辭疾入棄山居許由祠旁自號由東鄰高宗幸嵩山遣使就問其母又涵養之贊座右曰常行細務無非學把住初心便是仕

蒙川遺稿補遺　九

親至其門野服出拜帝謂曰先生比佳否對曰臣所謂泉石膏肓烟霞痼疾者其息深矣面其用可易究耶南海區君郭鈴忠孝名家也浩浩聞與徽游太學爲同舍生朝夕相與談二帝三王之道內外合一之學手得所師焉君狀關上書論兹臣誤國兵士解體不報遂南歸築講院於所居陳村以講業爲終焉計未幾子亦以狂戇疏忤執政去還南安軍奕慶讀訪君語平生三晝夜君喜曰衡幸得以詩書禮樂詢二三子也蓋君私慶全歸之恩者徽纆有感焉君能致其身致之云者委其身之謂也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全之云者保其身之謂也其保其委豈豫計乎曾參閔損保其身矣未嘗以是而負於忠龍逢比干委其身矣未嘗以是而負於忠也君之所以教人者竊謂必不異此願毋終藏而不施諸

眞識實踐有如此者旁搜互發靜照澄思而得之易大而天地幽而鬼神繫而事功其非易也然所以爲易者性也如典謨訓誥如中庸大學禮運間居燕居哀公問諸篇究極指歸大率言遠不遺邇言天必於人窮數十年之力以其精粗本末者而約之於已如權衡尺度之應萬物皆有無過不及之則公之學以致知窮理以主敬盡性嘗北面西山葉公味道西山謂公曰世無曾思君子不當在弟子列唯諾甲辰盡領考亭宗旨而返自少至壯至老壹是勿貳西山眞知人哉抽關發鑰私淑艾其徒發端秋接室臨不足以容閫精舍曰東湖曰陽山曰鳳川執經問道沈潛哉柚隨力有驗相與厲君子儒之行科第不與焉嗟夫宇宙之氣磔裂瀕仆聲光寥廓孰嗣考亭朱夫子外爵祿富貴推道德性命之求流暢灌輸雖深山窮谷亦有果其志卓

其行誼若乎其後如順齋先生者蓋其脫儿釋關倡學焉聖賢之學一有得焉終其身不忘故達之家庭而孝友達之族姻而周洽達之里閭而急義振德識與不識咸尊之曰順齋先生至是可勿泰存順歿逾矣曾祖澤祖顏父延璂俱隱德不耀公娶崔氏粹有閫度年八十有一先公六月卒以咸豐九年十二月庚申合葬於永嘯山之原女適登仕郎陳應男子文以上庠解稱教授共門垂滿沿洵制證辭致之葛

孫三有論語解十卷中庸大學解五卷孟子解七卷易解十三卷書解一卷禮記解五卷雜著二十卷

河汾之緒　有儒婦與　行確心證　大闡六經

裘裘　之水沄沄　名不酬德　書身世後　插山

劉忠肅蒙川集宋史本傳及忠肅弟成伯敘並作十卷今所傳遺稾四卷乃明廣東左布政使永嘉阮存存所輯刊非足本也一卷本

國初時猶有傳帙故黃俞邰倪閣公並據以箸錄而朱竹垞經義考誤忠肅集有足本極詆中庸大學說又云目錄有瀍洛論語敘朱所見本洛誤作漢遂以爲周州經籍志今本並無其文是其論也然阮輯本世亦罕覯

弄城家展轉迻寫奪誤甚多就暨閒收入

四庫全書館臣任勷勘者不守蓋闕古讀或以意爲擧綴迺足成伯序十卷之文以合今本卷數而於書末實鎔鏡墓誌發缺不可讀者則徑削之咸豐閒忠肅蕭孫永沛等得傳鈔

閣本只活字板印行又輯佚文六篇爲補遺一卷校覈

不審復有刪乏於是忠肅遺集不獨元本不可復見而阮編本亦點竄無完膚突同治戊辰詒讓應禮部試報罷南歸道出甬東購得寫本尚爲阮輯其傳之致得盡刊今本之謬家大人遂命校刊以挹悉依舊寫本其有奪誤顯然者乃依

閣本活字本畧爲補正稍涉疑似者則區蓋以俟續勘又原本有小注數條似非出忠肅手其跡與發寺詩注規駁本詩迺不知鄭志宏刊號祖棡倉陋殊甚蓋亦明人所加也今只錄寫本所有姑坿存之光緒初元十月重勘一過復記其後瑞安孫詒讓

表勵準
王

甲春康宗校

錢琳胡永子

卷之一
廬陵銅溪劉同編輯
鄱陽三臺劉傑校正
賦
宋文書院賦
寶婺新樓賦
氷壺秋月賦
喜雨賦
詩四言
疇佚
詩五言古今
訓井
和立齋對菊二歌
和暘谷春郊韻
用玉成韻題秋臺詩卷
夜觀野舟浩歌有感
贈仙山剛公新創香林
宿實峰呈玉澗

天基節雨有感
和立齋書懷二首
書蠡和韻謝再答之
和伯兄新竹韻
和敬弟韻送其歸
和立齋宿汝韻
和叔晾橘花韻
和立齋番公吟
和立齋蠟梅韻
寄敬巖
和汪元思喜雨韻
題抱膝庵
冬至和適莊即事韻
七言古風
汪功父聘石友
和叔晾橘花韻
贈葉綠澗
和立齋番公吟
再詠番易方閒士
和立齋蠟梅韻
和立齋喜雪韻
和覺居見懷韻
題魁星
和易岳兄芙蓉吟
用其韻壽易岩
用適莊賜韻回祝
和葉聖子山中韻
題砥齋

薰風歌代壽節齋
題平心堂
題東郡所藏宮錦
侍伯兄宿履庵創事呈本老
拍手行
七言律
和碩夫兄五松韻
和秋澗惠蘭韻
贈吳賊
和易品蘭菊韻
八詠新樓
和易品首夏韻
寄立齋
和遁澤惠豆栗韻
和叔晾春寒韻
賦雙松堂
和碩夫兄五松韻
和得全喜雪韻
和遁澤喜雨韻
和易品雪
題康湖偉觀
次前人韻
春歸
和遁澤初夏韻
和易品喜雨韻
用前韻答車玉峰
和遁齋密窩韻
題秋輦詩卷
和易品韻
次希古韻送天台金吉甫
和楊石溪瑤花詩
題時遁澤畫卷
題潘氏山水障
題梅
和遁澤惠豆栗韻
和叔晾春寒韻
賦雙松堂
和得全喜雪韻
和遁澤喜雨韻
和易品雪
題康湖偉觀
次前人韻
春歸
和遁澤初夏韻
和易品喜雨韻
用前韻答車玉峰
和遁齋密窩韻
題秋輦詩卷
和易品韻
次希古韻送天台金吉甫
和楊石溪瑤花詩
題時遁澤畫卷
題潘氏山水障
題梅
仲夏遊赤松有感
再次前韻
和無適四時賦雪梅
商省有感
舟中和陳子東
題伯兄新樓
贈曾敬仲歸三衢
題西樓有感
和德夫弟韻
有感
元夕後即事
送蒙齋姪宰餘姚
新秋自警
和胡子升大久韻
送金華趙宰
題承庵
適莊兄遊山
題潘氏高逸臺
和叔晾春寒韻
賦雙松堂
和得全喜雪韻
和遁澤喜雨韻
和易品雪
題康湖偉觀
次前人韻
春歸
和遁澤初夏韻
和易品喜雨韻
用前韻答車玉峰
和遁齋密窩韻
題秋輦詩卷
和易品韻
次希古韻送天台金吉甫
和楊石溪瑤花詩
題時遁澤畫卷
題潘氏山水障
題梅
和遁澤惠豆栗韻
和叔晾春寒韻
賦雙松堂
和得全喜雪韻
和遁澤喜雨韻
和易品雪
題康湖偉觀
次前人韻
春歸
和遁澤初夏韻
和易品喜雨韻
用前韻答車玉峰
和遁齋密窩韻
題秋輦詩卷
和易品韻
次希古韻送天台金吉甫
和楊石溪瑤花詩
題時遁澤畫卷
題潘氏山水障
題梅
和遁澤惠豆栗韻
和叔晾春寒韻
賦雙松堂
和得全喜雪韻
和遁澤喜雨韻
和易品雪
題康湖偉觀
次前人韻
春歸
和遁澤初夏韻
和易品喜雨韻
用前韻答車玉峰
和遁齋密窩韻
題秋輦詩卷
和易品韻
次希古韻送天台金吉甫
和楊石溪瑤花詩
題時遁澤畫卷
題潘氏山水障
題梅
和遁澤惠豆栗韻
和叔晾春寒韻
賦雙松堂
和得全喜雪韻
和遁澤喜雨韻
和易品雪
題康湖偉觀
次前人韻
春歸
和遁澤初夏韻
和易品喜雨韻
用前韻答車玉峰
和遁齋密窩韻
題秋輦詩卷
和易品韻
次希古韻送天台金吉甫
和楊石溪瑤花詩
題時遁澤畫卷
題潘氏山水障
題梅

卷之三

和遁澤惠豆栗韻
和叔晾春寒韻
賦雙松堂
和得全喜雪韻
和遁澤喜雨韻
和易品雪
題康湖偉觀
次前人韻
春歸
和遁澤初夏韻
和易品喜雨韻
用前韻答車玉峰
和遁齋密窩韻
題秋輦詩卷
和易品韻
次希古韻送天台金吉甫
和楊石溪瑤花詩
題時遁澤畫卷
題潘氏山水障
題梅
和遁澤惠豆栗韻
和叔晾春寒韻
賦雙松堂
和得全喜雪韻
和遁澤喜雨韻
和易品雪
題康湖偉觀
次前人韻
春歸
和遁澤初夏韻
和易品喜雨韻
用前韻答車玉峰
和遁齋密窩韻
題秋輦詩卷
和易品韻
次希古韻送天台金吉甫
和楊石溪瑤花詩
題時遁澤畫卷
題潘氏山水障
題梅
和遁澤惠豆栗韻
和叔晾春寒韻
賦雙松堂
和得全喜雪韻
和遁澤喜雨韻
和易品雪
題康湖偉觀
次前人韻
春歸
和遁澤初夏韻
和易品喜雨韻
用前韻答車玉峰
和遁齋密窩韻
題秋輦詩卷
和易品韻
次希古韻送天台金吉甫
和楊石溪瑤花詩
題時遁澤畫卷
題潘氏山水障
題梅
和遁澤惠豆栗韻
和叔晾春寒韻
賦雙松堂
和得全喜雪韻
和遁澤喜雨韻
和易品雪
題康湖偉觀
次前人韻
春歸
和遁澤初夏韻
和易品喜雨韻
用前韻答車玉峰
和遁齋密窩韻
題秋輦詩卷
和易品韻
次希古韻送天台金吉甫
和楊石溪瑤花詩
題時遁澤畫卷
題潘氏山水障
題梅

和遁齋密窩韻
題秋輦詩卷
和易品韻
次希古韻送天台金吉甫
和楊石溪瑤花詩
題時遁澤畫卷
題潘氏山水障
題梅
和遁澤惠豆栗韻
和叔晾春寒韻
賦雙松堂
和得全喜雪韻
和遁澤喜雨韻
和易品雪
題康湖偉觀
次前人韻
春歸
和遁澤初夏韻
和易品喜雨韻
用前韻答車玉峰
和遁齋密窩韻
題秋輦詩卷
和易品韻
次希古韻送天台金吉甫
和楊石溪瑤花詩
題時遁澤畫卷
題潘氏山水障
題梅
和遁澤惠豆栗韻
和叔晾春寒韻
賦雙松堂
和得全喜雪韻
和遁澤喜雨韻
和易品雪
題康湖偉觀
次前人韻
春歸
和遁澤初夏韻
和易品喜雨韻
用前韻答車玉峰
和遁齋密窩韻
題秋輦詩卷
和易品韻
次希古韻送天台金吉甫
和楊石溪瑤花詩
題時遁澤畫卷
題潘氏山水障
題梅
和遁澤惠豆栗韻
和叔晾春寒韻
賦雙松堂
和得全喜雪韻
和遁澤喜雨韻
和易品雪
題康湖偉觀
次前人韻
春歸
和遁澤初夏韻
和易品喜雨韻
用前韻答車玉峰
和遁齋密窩韻
題秋輦詩卷
和易品韻
次希古韻送天台金吉甫
和楊石溪瑤花詩
題時遁澤畫卷
題潘氏山水障
題梅
和遁澤惠豆栗韻
和叔晾春寒韻
賦雙松堂
和得全喜雪韻
和遁澤喜雨韻
和易品雪
題康湖偉觀
次前人韻
春歸
和遁澤初夏韻
和易品喜雨韻
用前韻答車玉峰
和遁齋密窩韻
題秋輦詩卷
和易品韻
次希古韻送天台金吉甫
和楊石溪瑤花詩
題時遁澤畫卷
題潘氏山水障
題梅

舉業有感
重題八詠
送馬秋山寄友人
題悔古
長短歌
黃華歌
和希夷木犀韻
送趙書記
寄東湖諸友
次前韻寄鄭悅齋
脩翁誕辰韋軒府判寺簿同宴三姪孫階僊介閒以紀其事
新堤行借山長韻以呈韋軒
竹石屏歌
和易品春雪韻
和易品木犀韻
和立齋元日韻
贈朱道人
汲齋吟
廣曾敬仲
和盧山高韻
題玉澗八景
題潘翁小卷
獻官人二絕
舉業有感
重題八詠
送馬秋山寄友人
題悔古
長短歌
黃華歌
和希夷木犀韻
送趙書記
寄東湖諸友
次前韻寄鄭悅齋
脩翁誕辰韋軒府判寺簿同宴三姪孫階僊介閒以紀其事
新堤行借山長韻以呈韋軒
竹石屏歌
和易品春雪韻
和易品木犀韻
和立齋元日韻
贈朱道人
汲齋吟
廣曾敬仲
和盧山高韻
題玉澗八景
題潘翁小卷
獻官人二絕
舉業有感
重題八詠
送馬秋山寄友人
題悔古
長短歌
黃華歌
和希夷木犀韻
送趙書記
寄東湖諸友
次前韻寄鄭悅齋
脩翁誕辰韋軒府判寺簿同宴三姪孫階僊介閒以紀其事
新堤行借山長韻以呈韋軒
竹石屏歌
和易品春雪韻
和易品木犀韻
和立齋元日韻
贈朱道人
汲齋吟
廣曾敬仲
和盧山高韻
題玉澗八景
題潘翁小卷
獻官人二絕
舉業有感
重題八詠
送馬秋山寄友人
題悔古
長短歌
黃華歌
和希夷木犀韻
送趙書記
寄東湖諸友
次前韻寄鄭悅齋
脩翁誕辰韋軒府判寺簿同宴三姪孫階僊介閒以紀其事
新堤行借山長韻以呈韋軒
竹石屏歌
和易品春雪韻
和易品木犀韻
和立齋元日韻
贈朱道人
汲齋吟
廣曾敬仲
和盧山高韻
題玉澗八景
題潘翁小卷
獻官人二絕
舉業有感
重題八詠
送馬秋山寄友人
題悔古
長短歌
黃華歌
和希夷木犀韻
送趙書記
寄東湖諸友
次前韻寄鄭悅齋
脩翁誕辰韋軒府判寺簿同宴三姪孫階僊介閒以紀其事
新堤行借山長韻以呈韋軒
竹石屏歌
和易品春雪韻
和易品木犀韻
和立齋元日韻
贈朱道人
汲齋吟
廣曾敬仲
和盧山高韻
題玉澗八景
題潘翁小卷
獻官人二絕

七言絕句
題流殤圖
題浴沂圖
題長江圖三絕
獨坐看海棠
題山橋
題易道傳心圖
和易品木犀韻
和前韻
春雪
和叔嵕
拜明招二先生墓有感
和叔嵕清明後偶成
題立齋天台圖
元正
和玉成書秋熹詩卷
韋軒遊山遇雨
和前韻
答子宣雪中惠吳中珍味
跋潘默成詩
書補之梅
題王伯忠雪月圖
除夜訪楊此齋
秋興
塗中即景
卷之五
書疑序
雅歌序
先世遺蹟序
送曹西淑序
樓說之名字序
好生錄序
送王伯忠序
啟蒙發揮後序
會拜題名序
記
默成定武蘭亭記
淳化帖記
靜觀堂記
婺州都稅院記
保寧軍節推官廳建造記
復齋記
長嘯山遊記
慕庵記
陳氏世系記
卷之六
說
洪範九疇說
皇極說
獲麟說
蜀先主託孤說
明帝告馬后說
矯齋說
三姪字義說
吳孫字說
汪功父字辭
時在子辭
吳子善字辭
詛楚文辭

姪孫進父字說
葉涵字說
箴
本齋箴
外孫字箴
敬脩齋箴
宜齋箴
贊
河圖贊
漢高祖像贊
徐伯光道廩贊
乾道御書贊
乾道九贊
齋集目錄
卷之七
銘
醫銘
夜存齋銘
拱辰閣銘
文定家藏淳化帖銘
新聘端石銘
瀘石銘
餽臺銘
存齋銘
遺書銘
四友廚銘
手板銘
時哲夫字說
吳弼頌
橘榮頌
古鏡箴
考德問業箴
中處箴
汲齋箴
洛書贊
唐太宗像贊
甲寅畫像贊
截斷提起贊
古賢像贊
吳翁字說
橘榮頌
知樂仁壽頌
書
上王右司書
上呂寺丞
社倉利害書
賑濟利害書
答劉復之求行狀
答何子恭
卷之八
上宗長
答嚴陵史君書
答倪孟德
復吳太清書
答葉都倉書
與何無適
通趙星渚
回前人書
謝得御書
回趙稅院
齋集目錄
答車玉峰
答王栗山
復天台陳司戶
答葉通齋
卷之九
帖
朱子帖第七卷
寺簿徐公帖
先友陳葉二公帖
同郡五公帖
紹興五公帖
默成十一帖
默成十八帖
夏戴二公帖
雜著
通鑑託始論
魯齋清風錄
武當贈行軸識
金吉甫管見
汪功父知非稿
古易音訓
大學沿革論
家語考

水災後劄子
卷之十
大學沿革論
中庸論下
中庸論上
誠明論
朋友服議
卷之十一
鄱陽三臺劉傑編輯
廬陵銅溪劉同校正
題跋
跋道統錄
跋時遯齋遺言
跋朱子與訥齋帖
跋麗澤遺文錄後
跋季兄大學編
跋汪約曳高安紀程後
跋張魏公憂居帖
寶晉小楷跋
經濟集目錄
題九老圖後
常剏王忠惠公家問跋
跋朱子帖
跋唐致政詩卷
跋桐江書舍記
跋董氏族譜遺跡
題賈菊徑龍眠馬圖
跋趙遠庵帖
跋勅額代明招作
跋蘇滄浪二詩眞蹟
題碧霞山人王公文集後
跋呂申公試卷
跋唐侍御家問
跋武昌解氏善居圖
古貴人押字跋
跋張氏家傳
跋趙宰先天圖
跋沙隨易雜記贈貢師文
跋文公梅詞眞蹟
跋邵絜矩詩
古易跋
跋勉齋北溪文粹
跋昌黎文粹
跋朱子大愚帖
跋歐曾文粹
跋周吳蔣三君帖
跋久軒定齋帖
書伯兄心箴後
跋默成詩卷
卷之十二
書仰觀圖後
跋東郵得朱子帖
跋朱子與訥齋帖
跋徐毅齋帖
跋曹昌谷叙荆門遺事
跋字韻
跋先訓
書先君遺獨善汪公帖後
跋汪公祭文
跋樸庵潘公帖
跋信州史君李公帖
跋果齋時公帖
跋史君梁公帖
跋陳中書帖
跋陳大卿帖
跋銅官三公帖
跋李侍卿五公帖
先友總跋
跋麗澤諸友帖
跋曾樂道帖
魯齋集目錄
跋陳鄭答問目
適莊友子帖跋
跋東峴帖
跋南山倪三溇帖
跋何無適帖
跋徐彥成考史
跋劉楊二先生帖
跋覓居帖
跋介岩潘公帖
跋蜀帖
跋趙星嵓帖
跋趙傑軒帖
跋韓初堂帖
跋林宗山帖
跋蘇愚翁帖
跋趙草巢帖
王石潭帖跋
林省吾帖跋
跋胡怡堂跋
大安迷道詩跋
鄭文振帖跋
跋如山東坡飲冠頌
跋東郡繹山碑
跋葉氏家世墓銘後

古中庸
跋蘇愚翁詩
跋鄭北山梅花三絕句
書葉西亭鈍漢傳後
跋東郵山谷詩軸
跋潘竹眞四尖詞
跋竹溪吳君詩集
跋怡齋吟稿
跋朱子升所書出師表
書尹和靖墓後銘
朱子詩選跋
跋潘子宇還淳集
復齋書目跋
魯齋集目錄
跋蘇太古書
跋金八行家傳
跋思成字詞
卷之十四
傳
宗忠簡公傳
卷之十五
續雜著
皇極總圖
述民志
卷之十六
辨
詩十辨
毛詩辨
跋西樓姪孫三帖
跋前人垂死兩日前分韻詩
跋大愚四帖
書鄭北山祭忠烈廟文
跋朱子帖
跋北山畫朱子詩送韋軒
跋東郵所藏帖
跋朱子與汪獨善手帖
跋劉僞堂作立齋銘
跋滕行父三峽圖
朱子繫年錄跋
德夫弟史斷跋
跋里積約
魯齋集目錄
跋北山遺蹟
跋文公與月林帖
卷之十七
風雅辨
二雅辨
豳風辨
魯頌辨
經傳辨
卷之十七
尺牘
答季嚴州
答湖滄王全夫
答季伯韶
答吳松林
回鄭卿求岩桂賦跋
回葉成父
答王景梁
答何寬居
回楊行父
回干晦仲
卷之十八
哀挽詞章
挽曹叔獻
挽潛齋王樞相四首
挽丁知縣
挽郡博士待班劉公歌
哭錢學老
挽鄧夫人
挽朱侍郎
王風辨
賦詩辨
風序辨
詩亡辨
慰鄭定齋
通蔡子明
答何師尹
賀陳本齋
回潘丞
復陳本齋
答蔡子明
通陳本齋
回陳樵翁
回韋軒
代挽王潛齋二首
挽施子華
桐陽散翁挽詩
挽汪約叟
挽司直兄
宗夫人挽章

挽何無適
挽頤軒張朝奉
挽徐郎中
挽思泉居士
挽朱宜人
林省吾挽辭
陳卿內邵氏挽詞
馬母葉氏挽詞
蔣叔行挽詞
悼蔡修齋
徐制參挽歌
宋史館檢閱所性先生時天彝父挽些
挽蔡文叔
魯齋集目錄
盛化州挽些
挽施子華
挽通守陳帑院
挽王夫人
卷之十九
祭文
祭趙星渚文
祭徐彥成
祭定海縣丞楊元定
祭吳先之
祭南坡老人
同祭北山何先生
祭王堂賓文
北山行狀告成祭文
祭蘇愚翁文
馬華父母葉氏挽章
挽張佛子
挽趙龍泉
挽朱侍郎
挽何南坡
滕勿齋內楊氏挽詞
鄭寺正挽詞
李三朝奉哀詞
朱昭父挽些
挽時僉判
挽邵公容春
宋史館檢閱所性先生時天彝父挽些
哀倪孟容父詞
祭常簿姪孫文
祭徐彥成
祭定海縣丞楊元定
祭吳先之
祭南坡老人
祭時道澤墓文
立齋大祥祭文
祭趙草巢文
卷之二十
墓誌銘
宋金華令蘇公墓誌銘 徐彥成歲月記
宋故太府寺丞知建昌軍王公墓誌銘
太學進士樓叔茂墓誌銘
定海縣丞楊公墓誌銘
魯齋王文憲公文集目錄終
魯齋集目錄

賦

宋文書院賦

蔡子明講於鵝湖用文公白鹿洞賦韻示學者以墨本見寄因用韻和之　蔡奎魁之珠粲閣文教於無疆涵累朝之樂育葺慶曆之元祐之忠良雖賜九之震蕩復王氣於錢江鵝有時而號晝夙終朝於桐岡抑理大之矢謀達此道於八荒錫書堂之四號揭儒隱之遺芳因宏規而恢拓立郡縣之膠庠發天地之清淑導濂洛之洋洋自龜山之復南開太宗之世運繹分殊之一語極精析而莫渾彼憑虛而夸毗忌所蔽之難通盛哉乾淳之大儒四合朋簪而而稱所以設爲庠序兮緩猷而明德大厦渠渠渠兮有棘泮宮傑閣里之森嚴兮覩覩乎樓之東山川斯拱兮清淑斯融藹圭璋兮印

而後倦此紫陽之學之爲無弊所以紹龍門之統與百家之異論聽鵝湖之古剎寓昔日之琴書鎖煙涼之歲久埋切磋之舊模偉肅使之絕識攬六轡以爰諏新覺宇之壯麗儼衣冠之進趨坐皐比而振鐸啟穗佩之良圖乞題表於天陛聘師範之勤渠遊綵衣之歸騎肅眞蒿於前除庶先覺之古韻著後學之貞符羌子隱約於陋巷忽拜駢珠之華集恨車輪之生角望室堂而莫入粗識爲學之爲已何敢襲之而口給幸羣經之粲然盍遺音之細緝願言忠告於我人請絕時學之陋習惟窮理與居敬要此志之先立豚洞賦之末章矢一心之允執既爾的而爾張亦何勞於決拾亂曰玉不事彫琢曷成爾珍兮木不就規矩曷正爾口兮曰明誠與敬義于以泳游兮志所志學所學亦世顏之流兮慨往哲之不作何以解憂兮劉明訓之具在宅又何求兮

貫委新樓賦

炯乾象之參輝兮麗玄運而不息殷七政之後先兮表耀曜之精則閱四星十有一度兮獨司女職鞠帛裁縫兮供衮衣之補徹問機杼之友兮隔河漢以相望御眞氣之皎皎兮繙人間之陰陽仰綵藻而衣青雲兮製白蜺以爲裳珩璜深杳兮德彌彰姓爾國兮湯沐据地勢之驥踶兮潔神宮之穆穆皇靈靈而來下兮瑶席而璵玉絕塵囂兮夜氣肅聽千嶂之相繆兮東南最佳架修梁而承宇兮豁往古之壯懷自家令之著句兮意俗而辭俳雙溪瀲瀲兮流恨無涯當其出守兮農猶未瘼味於桑利兮不償厥售夢回劍舌兮史有餘臭吁嗟乎赤章兮終莫宥紫志兮重職篤學兮博通一念差兮百智窮八詠八詠兮胡爲乎樓中士生斯世兮莫先乎器識富貴不可苟求兮聲名不可以虛得孰有不養而成兮不畔而稱所以設爲庠序兮緩猷而明德大厦渠渠渠兮有棘泮宮傑闕里之森嚴兮覩覩乎樓之東山川斯拱兮清淑斯融藹圭璋兮印

兮談今

氷壺秋月賦

子男列爵兮國有常居襟三洞而帶雙溪兮分女宿之墟誰作燕坐之室兮有扁氷壺相爾室之琥珀兮是微是虛主乎中兮志趣萬殊孰有甘心乎冷淡兮詩書之擾求名義之凜凜兮斯焉何取或無所爲兮又何足以爲觀省之補彼東風之蕩無檢束兮物物是與夏日亦長且舒兮有酷斯暑氣象不我徐兮氷壺一以清有月有月兮秋更明清明相涵兮璀璨光晶極表裏之透徹兮鑒彼君侯之心兮鑑空衡平一準自力兮千室自春朱絲鼓兮清和聲簾垂兮服整儼焉撫字之勤兮不計歲月之道

緊西風生兮遠林白露欽兮煩景穀黃有餘最兮猶從容待秋之一稔豈不愧歸兮去爾民之未忍眇眇扁舟兮家具表遺愛兮旌旗行行青雲之步武兮廉德久簡於上知念世道之已熟兮此爲何時聚歛慘於盜賊兮甚東南之瘡痍傾倒暝眩之劑兮勿留刀圭既無欲以揜其剛兮仁必有勇飲蘭露而餐菊英兮豈富貴之能擁惻有隱於民瘼兮不知震霆之可恐人懷襟度之寬兮我覺幸神之甚聳蓋任重道遠之士兮聲色凝然而不動我非有風鑑兮察所安之甚精見公雖疎兮知公獨深長此簡書兮勢不得而日親薰魚同一天兮各適其情人生聚散兮如太空之浮雲少歌曰今人薄交誼兮古重離別人合有離兮月圓有缺人別不易見兮南轅北轍彼月之缺兮或圓圓乎林樾安得長官兮皆公如處處氷壺兮貯秋月

喜雨賦

己丑之秋七月將望長嘯與客命駕經從于南山之下農人告予曰雨月不雨驕陽盛熾傷禾稼之就槁塌破塘而莫慨溝澮涸竭草木病瘁訝一飽之未期歛雙眉而墮淚長嘯愀然歸而與客曰四海蒼生望霖雨不知龍向此中蟠此非王金陵之詩乎想新法之紛張驕青苗而色沮澤民之事業如是乎金陵之所謂霖雨猶今春之播源所以基後日之禍也當其太空發墨雷奔電掣溪原爲一桑麻昌沒菌衣生於用器蛙蜊行乎几席麥欲秀而泥蟠覆正飢而葉濕牆壁苔穿鶯花猥藉於是足沈礎潤之氣衣蠹香舞之煙望玄雲之洪馨慨沈蓄之永歎何歛散之失時棄盈虛之大權而乃異一開戶阿香熟睡魃敖舞於頖世龍深潛於九淵幸玉清之悔禍遣六丁而下觀翁炙照畢疏河浚泉祝融歛迹而退避昇翳振取而蓄鞭長嘯不疼側耳而聽初浙瀝而萍蔡忽砰湃而奔騰如猋風兮入溝壑如怒潮兮來海門又如百萬悍悍之最銜枚赴敵而戈甲夜鳴滴馬鬃於李靖洗牛背於鄴林點滴瓦溝兮有碎玉韻建領屋角兮有瀑布聲激竹溜之宮徵煥花徑之精神自是渴者澤仆者起枯者妖華者成如沈疴之遘脫如亂邦之中興又如光弼入子儀之軍一號令而旗幟鮮明化彫瘵而豐裕消愁歎而歡忻一點一穀如圾如京童子不識秋事之可慶但喜得新涼於戶庭也長嘯於是誦孟氏勃興之語廣詩人有年之篇獻于太守太守不有歸乎天子天子謙謙功不敢專讓于皇天天寘不得而名本大德之好生也歟

詩四言

嘒伎

元會開物風氣渾龐聿生神聖惟包羲皇始畫八卦人文炳煌大道之書誰云已亡

羲乎大哉堯之爲君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巍巍井畎田出作人息擊壤而歌不知帝力

虞舜側微重華協帝父頑母嚚烝烝乂天理之極人倫之至恭已當天雲行雨施

禹乃嗣興載平水土天錫九疇彝倫攸敘克儉克勤不伐不矜有興有則貽厥子孫

昔在帝堯咨舜一語允執厥中舜亦命禹危微精一蟻復兼舉三聖授受獨賦前古

湯聘莘尹五進就桀天命人歸鳴條自葛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日新厥德鑒此盤銘

於穆文王順帝之則身蒙大難小心翼翼三分有二以服事殷可謂至德萬邦儀刑

武王達孝善繼善述盟津旣誓子戈戡厥敵箕子于箕洪範以陳惟

於皇周公勤勞王家赤爲凡凡德音不瑕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坐以待日制作大備
生民以來未有孔子金聲玉振始終條理五經之道天地同流立此人極萬世東周
賢哉顏子好學獨稱既竭吾才欲罷不能不貳不遷庶乎亞聖一簞一瓢不幸短命
曾子雖魯鐵悉不遺吾道一貫以魯得之易質得正手足斯啟仁爲己任死而後已
至哉子思憂道失傳推本遺訓中庸一編提挈綱維開示蘊奧無聲無臭孰知其妙
惟孟軻氏雄士絕識伯仲禹功力距楊墨性善養氣前所未聞歷選諸子實醇乎醇
聖道不行自周公殁聖學不傳由孟子卒上無善治下無眞儒章之欲更其僞五年不許白于令尹進而問焉日理無二夫令尹義而歸之父母怒從夫三日赴井而死國人憫

右詩十二章章八句下闕

列井

列彼井泉蓮華斯名有美一人於焉載沈夫也不二昊天曰明父之我愛曷慰我心
列彼井泉蓮華其號有美一人於焉是蹈琴瑟既合載言載笑父母不允中心悼悼
有列彼泉弦歌之東所謂伊人宛在其中我心既得皇恤我躬匪一死之義之從容
有列彼泉在弦歌西所謂伊人之死靡悔人孰不死我無昧昧是心之存炯千萬載

洌井四章章八句金華胡氏女旣嫁矣夫不良父母奪之欲更其僞五年不許白于令尹進而問焉曰理無二夫令尹義而歸之父母怒從夫三日赴井而死國人憫

之而作是詩也

五言古今詩

和立齋對菊二歌

秋至百芳歇籬邊佳色團遥思古節士愛此黃華蕃我生千載下根不相同看叢叢夜氣厚曉葉千味薄中表自芳儔對花發長歎眞固非素積動色形豆篇悠然露眞意猶云欲忘言淵明一寸心

之子歌遠遊征車事奔逸歸來東籬下一洗四方色幽觀草木蕃若不與人力苟無浸灌功造化庸有忒今年秋苦旱五穀慶蕭殖梅仆竹亦焦枯芝槁蘭苗一朝去酷吏甘雨解眾惑天人本無間喜氣滿城集茶何倉廩虛一飽竟難得不如菊花乾醫方賸稱述細嚼供晨餐

和暘谷春郊韻

一春風雨多連日幸開霽滿尊酹芳菲嘉約趁予意遥遥溪南國

樂只羣英萃裴回曲徑狂老踵尙堪企竹脩君子容花向少年媚
俯挹百草香尙友萬山翠往事動深感高譚出中秘莫色排空來
一笑散襟袂不有短長吟寂寞此風致

用玉成韻題秋臺詩卷

杳杳南風琴洋洋大雅音復古心未古難以筆力任秋臺千古調
渊乎樂不淫天然絕琱飾無非情性吟掩卷三歎息式如玉與金

夜觀野舟浩歌有感

康衢久寂寞擊壤音微茫南風啟簫韶拜手賡明良周衰二雅廢
鳳兮歌楚狂楚狂已再變三閭竟哀傷俯仰千載後嗟嗟情性荒
梁選尙遠思猶明粹而朴開元生李杜我宋推蘇黃宗派亦淪墜
紛紛師晩唐吟骨不淳古記魄不自强雕鏤心肺苦何曾徵宮商
謙翁著和澹感興開紫陽紫陽尙六義六義興已亡鄭衛日盈耳
一時名未正事事盡拘攣父母惟生繼昭昭大義存節文斯二者
氷炭攪我腸章貢有奇士野舟刊名章古城夜酌句正義尤洋洋

游談到魏晉百世流遺芳

贈仙山剛公新創香林

佛說菩提泉其性本澄澈人乃無無穢誰能還瑩潔我觀漫碧泉
淞亭貯芳例恰如老師心風止雲跡滅憶昔著詩句無乃太疎拙
彈指二十年相看頭已雪老師闢新軒眼方頗虛徹得得穴山寶
一脈引幽絕清泚貫花徑冷暖資衆嗽一動一以靜誰盈復誰竭
水性本不殊地勢差有別卽此兩水間盡是廣長舌學子來問話
當以無說說但見香林香薰蒸千萬葉

宿寶峰呈玉澗

默成已仙去北山久寂寞豈無愛山人時時訪林壑心境不相當
丘壑自丘壑誰知百年後秀氣纔有託的的盤溪孫精光發河洛
神龍躍天津鞭霆駕飛電相逢玉澗翁筆底銀漢落江湖四十年
萬象恣描摸從游八九子天才皆卓犖張起十八難曹溪源一勺

媿我局陋巷飄簞粗知樂遐望詩壇高勢與芙蓉角掩旗仆金鼓
不敢事攻略弔古得名勝盟府定盧儔派長竟先歸白雲冒南岳

牧歌寄謙牧翁

山前羣羊兒羣羊化爲石山後謙牧翁雙牛挂虛壁仙佛道不同
妙處各自得我來牧坡上牧翁已牧出風行麥浪高日暖柳陰直
沙平草正軟隔林數聲笛試問翁牧意著鞭還用力率起鼻撩天
蹋地四蹄實渴飲菩提泉飢來嚙芻莖步行頻倒騎神光背上射
因悟角前後通身白的皪勿使蹊人田毋乃失其職舍策脫簑歸
人牛兩無跡

天基節雨有感

歲歲天基節晴和萬國歡今年侯國宴疎雨忽潸潸允矣天人際
機緘妙已宣聖心方感慕雲意慘天顏誰識天倫重端爲萬化原
一時名未正事事盡拘攣父母惟生繼昭昭大義存節文斯二者

此外豈容干在昔權臣繆區區欲怙恩私心崇義斷强抑所當尊
近日劬勞報猶形厚薄嫌一言誰誤主孝道未純全此事書青史
千年不可刊勿云今旣往熟視所難言父母人皆有何稱考叔賢
只將誠意感各盡此心天

壽潘介岩

寶祐重頒曆祥開甲子三一分春色滿喜溢壽巵寬去歲霑餘慶
蓮宵飫豆籩今年東望處紫氣護天關正阻松椿祝難忘契誼篇
只將生硬語便作瓣香看天不生賢數人培厚德難幾年涵養力
方到介而安出處隨時義從容最可觀青雲平進步中立了無偏
一解星屏紱扁舟歸故山修門無一字已決此身閒小築邃新宇
除書動笋班勤渠朱邸請公論謁朝端善類頻回首爭先候奏篇
忠嘉當有力聖德本天涵

和立齋書懷二首

病暑已成痾塵埃凝簡竹蕭蕭北窗下閉門惠然獨臨靈欲西邁
風露沛心目仰觀牛女星相望明河曲誰能却鳳皇共此鶩難逐
美人天一方郵音空往復寥寥明月懷翳翳談間玉歡喜聞歸期
熟彼白駒谷幸自有長林尚可停鶩鶴
平生景風操慷慨懷賦竹恨無百畝地相與種黃獨只有滿架書
可寄千古目何敢倫規矩周容競追曲彼不見泰山政以鹿斯逐
子酌芝山泉天蓮雨回復應感鶴鳴章聊以石攻玉遷喬豈不佳
歲寒須入谷天地何方圓吾將叩歸鶴

小酌敬岩梅下和立齋韻

化工忘慘舒但起姑息念一冬漏陽和未識六花片厥指不十日
冉冉歲華禪我聞敬岩下梅英照清淺尊酒酌嘉友薄批明月薦
披圖論人物行子感舟纜回首九君詠清賞恨疎違從今蓋新盟
談笑恣雄辨多霜冰雪章細澡塵埃面歲歲臘殘時檢舉舊公案

魯齋集卷之一　九

舍霞飲沆瀣聊助神氣清何須超大壑潛髮睎崑崙天道有常運
過化續者新長生非受命莫使邪念興儻然養至德自可康頹齡
古今共一理萬法同一心世事互起滅反覆如碁枰赤松事黃帝
至今何不泯安期千楚羽對奕非邪眞徐公何爲者得得捫蘿尋
惆悵紀一夢浩不知涯津馳神上無極塊思下無根長吟追去古
抗論貽來今於我政無益默計空辛勤不如素心友相與尊舊聞
聖道無隱顯人心有晦明正論歎剝蝕危如絲一綸舉世閙月窟
何人開天根浮華正豗豗元氣方埋淪毋起遠游念而起凡子評
爲學有精要莫作隔壁聽淵源祛滯吝德義開胸襟毀譽何足問
死生何足論饑食渴而飲願爲堯舜民

和伯兄新竹韻

叢竹太蹉跎一鞭忽仲脚穿石作斜勢朝宗意穆若片綠吐新梢
員粉露殘籜今年造化深稚子六七作翠屈不嫌密獨步豈疎略

魯齋集卷之一　十

是爲石箏瑞不負歲寒約清標稟三世有倡不予酢誰與共栽培
莫至風聲落懷古不成寐傷今政作惡纔有題詩人人面定非昨

和立齋荔子樓韻

我久抱離索加子憂思薰血氣日以耗話別難爲情之子行邁邁
征車從仁兄閩嶺在何處目斷遮行雲素口播芳郁丹荔嘗鮮新
重樓一以眺千古乘杼心海風駕空來褭徊振響襟遥知意軒豁
塵袂何由親惟有清夜夢翔翔踰南岑曜靈倏西遁劍啄來嘉音
見書如見面瑰詞襲魚鱗朋友正歡慰喜氣騰家林呼童烹露芽
蠡眼時一斟是中有鳶永透入肝腸深

和敬巖韻送其歸

生涯魚上竿世事風入角民齊既煎熬民髓復椎剝上下急交征
絕口政與學孔明痛威靈厥德修罔覺自古昏與疎其機在一數
歸來有嘉士尚可理商榷贈言一寸膠救彼千丈濁精義有入神

端可鼻端跡趙孟白貴賤玉女皆天握如彼角斯嗟如彼玉斯琢
不患公不後所患志不恪秋陽日以燥江漢日以濯眞積而力久
白見所立卓庭前梅粲粲梅下石磊磊雲飛川泳閒俯仰自不惡
獨立萬物表誰能伍離離雨露懋蕭艾霜風茹荃藥天意孰云遠
罷此歸意確寄言順應人大公一以廓

効希夷和陳北溪韻

北溪眞有道出語涵芳鮮覺彼羣迷句眞與梅爭妍一花一太極
獨立形氣先遘仙名誤得未必知其然
甚矣天地閉獨放一花鮮未論色之潔未論香之妍只於氷雪中
誰占生意先萬物心自服政問何能然

和立齋衍友韻

吾儕有何樂同志味自長天高與地下參我人中央痛掃物欲蔽
於出元明光力學日不足遊宦那可常山人暌間久歲晚歸南荒

晉齋集卷之一　十三　夢選樓

會友魚貫卧展轉幾巽床老我失此快獨卧風雨戀同忠少壯時
此味曾親嘗白髮眞可媿觸事方面牆喚醒舊時夢吐哺歌新章

高風行壞木齋

人皆喜君出我獨喜君歸君出豈不微事業生光輝君歸亦不惡
風味高一時人才有消長世運有盛衰公論不可泯隱顯觀姑媸
隱者未必是顯者豈皆非逝世媿無悶貧賤不可移得時必行志
斯世相網維無悶是在我行志未可期一處特易易一出眞難持
一稔舒羣情翼翼周鼎重亹亹宸慮輕前星燀坦象德星萃神京
利欲政滔天四海皆塵埃世俗所樂者君子方鄙之君開青雲步
要津夫何疑手揮體國略口訥阿世詞長揖羣玉府拔足逃阱機
旂常偉實紀前史辭虛聲當此秋正中角亢迎長庚於赫袞繡瑞
黃鵠已高舉甕盎喧醯雞君雪有清泚一洗京塵溷故舊逃間闊
縣縣綵綬榮玉露滴碧鵲珥貂宣寶貺陛下千萬歲與公同太平

晉齋集卷之一　十四　夢選樓

荷足今世具小需時運宜天意欲平治當今非吾誰

和立齋橘花韻

梅花已仙去草木同蕭薰萬物競妖冶二氣勞氤氳南服有橘隱
春風罔知聞濃露浥清曉落月籠夜分玉圓太極判蚌合開天眞
芬芳滿宇宙那肯媒東君

再和適莊韻

客從東方來喜甚展折齒鼎烹石乳精談笑秋月裏中有八十翁
宴坐維摩榻逍遙澤珊瑚器玉瓚間鬱恍立齋持修綆汲汲古井水
參也魯依然商聲從曳屣翹首諸俊游靡靡燒蛇尾雙鸞輝九苞
關關奮棲枳梧陽有卧龍共躋風雲起翁當沽美酒怎驚膾錦鯉

送立齋入閩哭久軒

雙溪秋氣深送子臨古道古道如掌平四顧行人少行行復行行
何日度南嶠故人今已矣未必死非好世事浩無涯愁雲黯江表

晉齋集卷之一　十五　夢選樓

壽秋壑

皇天分四序春生而秋成春風煥九野秋氣呈清明萬物一以實
物物含生生我公秉元化全體涵金晶義概抱宇宙智略吞羣英
五行互相制自昔誰去兵狂酋干帝紀赤舄司專征神謀運玉帳
靈旗繞氛營轀軨鞅鞅備廣距甄角精殘醜肝膽破束手所受盟
肅肅荊楚淨湯湯江漢清東西百萬里齊民競春畊歸來輔皇極
一稔舒羣情翼翼周鼎重亹亹宸慮輕前星燀坦象德星萃神京
旂常偉實紀前史辭虛聲當此秋正中角亢迎長庚於赫袞繡瑞
縣縣綵綬榮玉露滴碧鵲珥貂宣寶貺陛下千萬歲與公同太平

送希夷之江西

小雨欲輕塵秋聲壯亭驛驅車過南浦別懷徒錢積世道一以壞
爲善不自力一朝晉兩生爲人作行色后山薄命篇覓不待宅日
送子行復行一步一歎息誰知離索悲有甚萬鍾失此事已悉言

此情未能釋有時誦吾句或爲千里益

秋熱

西風不力征老火未甘退蟬聲亂耳繁痴蚊健姑嘬一雨洗天來不復有故態天序自分明人心其少耐

和立齋踢月韻

我觀天壤間何處無此月對月兩心同正自欠此客月情人更清心景兩相迎平生負此約鬢影今星星我有一句話願與月同盟清光無暇蝕與德時時新

和叔峻禽聲放言

天以鳥鳴春鳥聲不敢止天以人鳴道斯人其可已鵂鶹固無知喧啾亦何利鼓舂杖頭啼瀾翻林外起不學九皐鳴聲聞可止此不學干仞翔一鳴來瑞世古以鳥名官列職有理致只有歸去兮陶公不爾愧人豈不如鳥鳴則震天地不鳴干聖傳則鳴千古事

苔徑路窮不可去半山聞語音山路未爲險世路尤嵚嶔何時倡麋鹿結茅入深林

和葉聖予山中韻

赤脚忙晨炊掉臂會清招相如僅御盛浩然韞巒調遥指白雲邊乘興尋夷巢古殿金碧峭玄冠綵翠銷怪石壯熊卧老樹蟠龍腰清陰團野色習習生涼飈懸崖斜斷處棲木成飛橋刺膚起霞暈小小飛蚊驕日長詩思渴香泚供山瓢清狂驚四座浩氣摩丹霄書岩苔凝筆題葉摹柔條語歇任人意無庸發輕嘲

和前人小桃源韻

二初何如人夫豈古隱士道成遊浣寥羊臥不再起鶴鶴舞松聲蕭騷快心耳金罍清塵生餘丹不輕委我來桃源遊直窮路所止飛蘿搖春煙素雲噴清泚了無一根桃此名安可紀豈是牧羊兒即劉阮二子不然命名者亦別有深旨何時架草堂深入此山裏

詩翁莫浪鳴文武道未墜

和寬居見懷韻

北望虧馬臺荆榛滿中路英氣一何多懷古渺難訴山河腥日月虎豹沐雨露鼠輩楚猴冠異哉天所賦豈無濟川才海留秋又莫清風從何來灑灑定吾故贈我金琅玕鑿落雙魚素

佳菊何青青寂寞離之東濁醪二三友一醉涵鴻濛緬懷陶靖節邁邁無遺踪誰知千載下譜入處士宗我生亦已晚百拙勞化工上無學古心下無適俗容聊自樂其樂君子固有窮

赤松創臺

平生百慮嬾尚有丘壑心佳哉二三友欲盟同幽尋兆懷豁虛曠玄宮窮遠探時方釀薄暑萬緑張雲岑斯室凝粉牆日影篩碎金瘦筇扶野步羽扇搖清吟澈茵湖清泚雪瀑開風襟脫巾挂琪樹露頂涵重陰山禽自在語山醪隨意斟物外轉栖碧二亭石險蒼

脩然逃世慮鍊魄繼還軌

題砥齋

古劍蟠雙蛟瑞景騰豐城耿耿涵義氣凜凜無俗情塵世三十載世事嗟冥冥當道舞狐鼠白晝嘷山精秋風滑夜發匣內鏗然鳴故人耿介士有砥靜且平寄語善持保功用眞難輕莫授刀錐銛耗蝕徒欷欷傾許我礪英芒一抹霜花明北斗歸京洛暗南擊猩鼯腥彈鋏倚霄漢掌上風雲驚物莫不有用時分非人能

廬陵銅溪劉同編輯
鄱陽三臺劉傑校正

五言律

代壽忠王　高宗皇帝生于丁亥與　藝祖皇帝聖誕之歲同　孝宗皇帝生于南渡之初元丁未　光宗皇帝生于丁卯是時益國公周必大和東宮之詩有云一丁昌火運三合聚皇家以爲仙源衍慶之符既而　寧宗皇帝生于戊子　今皇帝陛下生于甲子而大王殿下又生于庚子甲戊庚命書謂之天上三奇敢叙其事見于詠歌敬祝無疆之慶

天眷中興業丁年祚慶基皇圖開一子寶曆出三奇象奏前星瑞光依太極儀一巵眉壽祝敬和益公詩

立齋遊山不能僧次遁澤韻二首

色動山行約令人憶舊遊地形雖險易坤道自剛柔路遠岩頭石煙橫洞口舟十年塵土夢此志幾時酬

山人眞漫浪隨處得清游雪瀑方爭勢風雷不肯柔詩光浮玉板酒濫瀉瓊舟一枕斜陽裏清歡各自酬

題屏岩詩卷

有偉屏岩稿溫淳類眾芳波瀾雖未闊骨骼已先張盡堪江湖氣且無蔬筍香若參詩本旨却恐費商量

台山周詠道別五年因詩寄借韻以謝二首

解后松齋日曾知學共程心期千古遠世味一毛輕孰謂睽離久猶垂故舊情何時風月夜得共挿文盟

巾處乾坤大同時總弟兄行藏雖有間道誼豈無情欲向忙中定先須靜處精光陰如電走慎勿驚塵名

題徐觀之字說

堂空一鑑懸萬古光燄灩彼自有盈虛我要無虧欠陰祲不能掩只於事上觀足爲操舍驗

舟中和葉聖予三首

雲欲回風勢先埋逼曉山催程推路險破冷覺盃慳帆腹欣初飽篙師相對閑卧聞嚴子瀨只在片時間

桐江波漸滑露色午方開香火嚴蘭若煙霞老釣臺崖高徵徑險水轉萬山回欲訪先生裔相從買一盃

江潮風帆急潮回沙露痕寒林無剩葉茅舍各成村雁落煙波渺鴉歸野色昏未知孤客棹今夜泊誰門

野興

文字饑難煮爲農策最良興來鋤曉月倦後卧斜陽秋稼連千頃春花醉幾場任他名利客車馬鬧康莊

題效奇

未識效奇處得於詩卷間屋邊環翠竹窗外卽青山月向女牆過煙凝老樹閑不緣心匠巧何以發天慳

題適莊茅亭

屋角園雖小幽深隔市塵扶藜時自適杯酒樂天眞松磴規模古茅簷日月新閑花三十種相對四時春

和趙師日韻二首

佳士溫其玉相親意豁如應前千箇竹燈下一編書交道無窮達人情自密疎清風明月夜或可訪吾廬

我生無燕頷四壁笑相如門巷堪羅雀燈應且讀書老來心事懶貧後故人疎尙有多情月時時到子廬

水仙

葥葉蔥倫巧氷姿獨耐寒梅兄雖有伴蘂弟不同看山谷詩猶在

遣仙影不單玉纖捧金觥誰遣慰儒酸

瑞香

呈外來香國瓊敷四出葩嬌姿不受暑睡思却便茶心裏藏金粟枝頭簇紫芽長安厭歌舞還肯到儂家

蘭

早受樵人貢春蘭訪舊盟謝庭誇瑞物楚澤擷芳名蒼玉裁圭影紫檀含露英奚奴培護巧苔蘚綠青青

梅影

梅花已清絕明月忽橫牕孤影知難並羣花已竪降淡痕開畫帳皓色掩書缸寂寞素娥冷須臾擁去幢

自述

身坐眾香國蒲團詩思新一貧難累我此興未輸人陋巷誰爲侶寒牕不染塵五言盟四友筆下頓生春

過白鶴寺

小泊古蘭若雙檜發舊柯山光浮夜氣柳色媚春波僧類胡孫瘦農師盜伯多野人時問我新守政如何

晚興

散髮風簷下沈沈日漸曛鷹拳擒野雀蛛網獵飛蚊羣動能爲計吾生亦謾勤塵緣難著眼晚興寄青雲

新愁

愁逐西風動伶俜祇自憐家貧緣累重學陋欠師傳白髮還生矣青氈尚杳然高山流水調何日奏朱絃

題蟄庵

一蟄了千悞心安境自寬軒昂就收斂自在覓艱難龍怕鳥羣勘人疑蕙帳寒欲知舒卷意編簡靜中看

題寧庵

寂寂鐘魚冷松楸蔽杳冥雲侵晴路濕衣染晚嵐青天未生人物山應銷地靈何祠香一辦遺恨滿空庭

宿倍儡店感舊

諸老皆仙去遺蹤歲月深主人今易姓客子亦傷心來燕傳新話羣蛙試鬧音欲將興廢事歷歷問雲岑

宿仙山浸碧軒二首

冒黑投精舍呼燈讀舊詩平分禪榻穩共聽雨聲馳溪山挽故知人生萍聚散後會復何時

浸碧去崖谷頑然話夙緣水雲藏定力霜雪護華顛漸喜虛形槁祇求實行全曾隨癡鈍失當已得心傳

遣興

初向坡頭下風霜入鬢毛味長濁竹簡焰短妖蘭膏家與人俱瘦年隨氣轉高朱顏無藥駐戀下勿徒勞

催雨

人世如居甑驕陽不可詛未聞勞作狗安得夢維魚賦斂民生槁干戈國計虛安危關一飽雨意莫躊躇

喜雨

淪鬱雙雲合霈霓一雨通新涼驅積暑喜氣薄高穹點點合生意聲聲起死功田家雖少歉尚可及年豐

和汪元思喜雨韻

龍蟄金瓶小神驅雨陣斜建旗飛素口走澗舞生蛇風使開雲磨雷香隱砲車農人有驕色一飽不須賒

題抱膝庵

一室方方丈名標抱膝新有書宜勘古無學可留賓靜坐神明固
清談滋味眞傳家名刻在長對草廬人

冬至和適莊卽事韻

跛躄廢人事來投大士家清談半牕月澹坐一杯茶燕豆來霜果
鴟紙浸臘花葭浮纔一日芳思已無涯

七言古風

汪功父聘石友

一片冀娑蒼玉質久作欽江秋水骨磨琅薜垢飽風霜袖手甫遊
來楚國我曾研破青煙痕露華半勺拖玄雲文理細密溫而淳伯
樂一顧空馬羣癃癘好古子汪子雅有半面如舊情巧取豪奪俱
不敢聘以厚禮强委禽吉日良辰新勒駕絳帳交歡相慰藉斟酌
株酒闡紫陽大義發越添聲價紫陽是渠桑梓賢久矣驂隨幢墜
編會心不惜時磨研至理神投珠瑩圓我今贈君明堂一柱金書

墨霜毫冠帶來蟾窟楮先生者白而腴卽日相邀來覽德弦歌聲
裏春光半淨几明牕風日暖四友參前無間斷俛首循循而勉勉
萬里一鞭塗甚坦太極門開初未遠

和叔嵓橘花韻二首

清和景氣已非春午陰濃處延詩人一盃佳茗沃嘉話粲然三禮
羞粲蘋洞庭手植清香發金粟銀須照膚雪薰風十里滿芳思萬
斛明珠剖胎月素華綠葉驟頌中光生南國德橫空朔吟受命不
遷句對花不飲無慚紅

厥包錫貢三千春爲花著句會無人顆顆珠璣香萬斛薰蒸天地
句風蘋充實先生詩興發嚴不數陽春雪龍蛇一紙開天荒琅
然吟破夜光月炯炯后皇嘉樹中精白在道言非空秉心高潔寄
清賞世人只解歌春紅

贈葉緣澗

有客有客訶而旃手撫數册堯夫書八八從面之八八四千九十
六無餘小游軒革何足算大游九尻相乘除太玄洞極亦無法更
有司馬推潛虛莊莊古今四海闊動靜禍福無能踰玉芝金鎗籙
元命自合抱道山林居堯夫堯夫初不死精神炯炯先天圖元會
運世未爲密一畫未畫元非疎自從漏泄加倍語便覺造化無工
夫吾儒更欲窮造化造化尤解窮吾儒且將餘法供劇戲君識此
意廉其靁世人逐逐不知止誦詩還肯安心無

和立齋番君吟

日月星辰天之精山川草木地之文本乎天者既圓象下者何不
皆方形此疑千古不能決讀盡六經無異說依稀子夏微有言譬
諸草木區以別草木之中操執堅僉曰此君耐歲寒虛心直節表
直勁窮冬大雪青琅玕平生正坐一圓案未堪全德君子比內圓
猶是智之餘外圓無乃德之賊我聞楚東有雲仍生來氣骨清稜

稜觚哉觚哉出乎類長大益覺廉隅分自從大學悟絜矩四面正
直各得所獨秉重坤六二爻斯可以爲民父母厥初受命莫不然
世衰俗弊失其傳商周之際斯爲盛孤竹二子何曾圓

再疎番易方節士

博物君子識鑒精包羅錯綜能成文夫何異與戴慶孫慨然譜竹
擬諸形非草非木言甚怏品類繁夥難盡說九江五嶺多逸遺維
此方君更無別隱彩韜名志行堅萬里臨邛族最寒文饒攜來甘
露寺聲價壓倒萬琅玕眼節鬚牙如積累四面對出莫與比不有
芝田紀錄詳後世莫知深可恥我聞此說亦相仍未嘗親得見觚
秩江東使者返行部招徐節士番中分个个折旋皆中矩什什來
歸敬若所有匪貢朋保歲寒凜然如對齊充父后山居士知其然
心事曾將詩句傳老來不復人間事寄語山翁莫創圓

和立齋蠟梅韻

蜨花檀暈香如梅攝號入譜名京垓立齋形容消息大濃芳不受
霜雪埋疎影橫枝雖未足淡淡中色攙先開薰然不待詩料理詩
人無奈清香催詩情香韻兩奇絕詩香相感從何來只緣人與花
相似心香灑灑俱無埃坡公衣鉢何敢睨簡齋香酒非吾裁有時
靜聽羣兒讀繞樹日走數百迴仰頭生意已如此俯視百草方枯
荄

和立齋喜雪韻

生意原原如發積陰閴陽開有繩尺風霜氷雪豈少思到此自宜
天地塞凜然常則亘古今此外不知還不識連年冬令太傷遲君
子憂時長歛眉萬物驕矜不自待落盡窗前年後梅深山芽茁無
空枝更疑麥隴青離離一夜風號陽氣服玄冥奪威正當局蔫水
裁花兩日飛更撒珠璣三萬劒攬柄收權應恨晚明朝已迫東方
木却恐春風未肯和顛倒天時難善俗

寄敬巖

泳飛堂前橘柚香田田荷葉浮波光主人攬轡度閭嶠驅馳端爲
蒼生忙天生人才不虛出必使事與才相當爾才綽綽有餘力豈
容袖手窺其旁平生正坐嚴伶相不解嫵媚相頡頏時固亦與
國論莫肯默默安周行老子九百何自苦艱難險阻須甘嘗玉溪
饑民昔嚥聚至煩禁旅來張皇繡衣彈壓浦三日猶鬼屏迹消叢
篁露布一語不自伐猶有忘者羨回轅今年玉節蓮峰下約束海
若無驚艘剽聞屬郡微有警往往鹽子多陸梁此輩未易以柔服
必至腥血膏鋒鋩由來受病非一證莫將已効誇頁方規撫貴閫
謀貴密當以虛心來眾長局面布置要合節自有勇士爭敵昂堂
堂元老熟戎事幸甚赤舄歸故鄉豈無惕然桑梓念囊底餘智應
被張同心相濟一堂上誰兵誰將誰干糧不然歲天啟壇鉞老熊
當道驅羣狼甲兵錢穀亦分內事機捷出眞難量豈予所至輒多

事老天驅入功名場橘柚黃時聽好語綠綈四輩催歸裝

題魁星

天樞之宿爲貪狼引領三台朝帝旁典司多士擅文場名在第一
聲播揚因此氷炭凝兒腸彷彿肖象祈流光

題定武蘭亭副本

玉華未命昭陵土蘭亭神蹟埋千古率更搨本大堅珉鹽帝歸裝
投定武薛家翻刻愚貴游舊石宣和龕御府胡塵橫空飛渡河中
原荆棘穴豺虎雒揚蒼茫鴈南轅百年文物不堪補紛紛好事競
新模傾欹醜俗亡遺矩如今薛本亦罕見髣髴與刑猶媚嫵清歡
盛會何足傳右軍宅帖以千數託言此筆不可再慨然陳迹與懷
語今昔相視無已時手掩塵編對秋雨

和易品兄芙蓉吟

大專肫肫分四氣曜霍西征駕新霽人間萬寶告成時白帝疇功
有良貴后皇嘉惠於一頭蜆旌鸞轂誌晨游蜀錦步帳數千里爛
然一抹眼波流玉容休露月梳曉翠袖蹁躚舞微笑雲舒霞卷競
芳穠照水迎風爲誰好水中木末眩驕人拒霜宜霜名字新平生
不識春宵暖甘隨青女嫁花神易品胸中五千卷景物驅歸句中
鍊賞花不是少年心見花依舊少年面石丁作主事難憑子高那
是夢仙瀛何如醉鄉自廣大幕天席地山爲屏詩魂醒處風光轉
梅花已槩受降城

用易品韻壽易品

天地之氣秋惟清清之極者爲聖人惟皇降衷本均平賢愚美惡
氣質成有偉易品萬人英聖涯涵泳心卽經人心道心惟一精怡
然融液萬理明槩度迴出風塵表視履元吉祥藻考彖利兩關路
分曉富貴功名何足道一枝綠玉暢幽聲殷勤拜捧壽吾兄明朝
西現長庚星芒寒色正古千齡老而有子希世珍一念種出無邊

春宅年頭角昂俊聲安車迎養雙朱輪

用適莊賜韻回祝

大椿蟠根雙韝蘿秀色各分元氣足共占百五十二年八千春秋
從此卜西方無量不可思南華寓言不須讀造化發育自無已天

和遁澤惠豆栗韻

民曰同胞豈異根萬殊皆自一本分燒萁春栗不忍聽詩翁感慨
何憂勤我有兒拳蓮實中共房饑饑笑秋風平鋪春色殷勤種終
鮮宅年又怨公

和遁澤惠豆粟韻

秋深萬物盡歸根五穀從來不解分以長而食了無事南山有種
何曾勤遁澤眞情在句中薄俗三歎曹劉風識得異形同一氣應
無管蔡怨周公

題平心堂

洛龜圖文錫神禹箕子陳範畀周武九疇自天倫既敘彝用一以

壽爲主人生富貴何足數最要康寧安厥處爾其好德全付予惟
皇之極必福攸君侯有德存此心居官居家堂兩銘強弱人已無
留情湛然方寸如砥平藹藹庭鯉雙趨庭指此良方垂後昆信受
奉行不敢輕宜爾子孫皆千齡

和叔峻春寒韻

知和而和當有節節貴得中息超越造化神機豈易窺天上不知
誰理燮東皇面目似非眞我聞四時皆有春春來天地已交泰肅
肅羣陰豈可伸金谷笙歌未嘗冷莫張威勢嗾詩人

題東邨所藏宮錦圖

后德相成帝業昌不耽歌舞詩新妝六宮婦式頒蠶事職雅心嵩
清晝長忽見雙娥理絲把寬急對牽身勢強輻輪飛轉一樓細文
茵獨坐迎微涼高捲翠簾三四侶織就五采成龍章獻功不須出
宮壺手授縫人裁帝袞端拱明堂萬國朝文物聲明光四境何人

遇此一段奇追記丹青描不盡器用鋪張規制精默寓經綸谷縋準世間畫手無此圖疑是當年閻立本

賦雙松堂

和平堂前列四株雙松爲主雙檜賓深山大澤不肯住鞭選翦雨來重閣蒼髯梳風音瑟瑟霜皮凝雪氷鱗鱗靜有精神觀世變悄無顏色阿綏紳朱幡皂蓋幾來去丹檻藻棁方更新魏武子孫敎宿好十八公子忻相親世間靈物妙難測一氣長存天地仁巍嵐堂下萬休戚左右泠眼時笑顰或然一念私欲勝垂垂二老能相與起居出入知所敬願言共保千千春

侍伯兄宿履庵創事皇本老

朔風蕭騷霜正濃追隨雁影來城東樓閣寶門八字啟一超徑入青蓮宮老師槌拂活潑潑臨機一喝開盲聾舌根拖地無死仆何曾一字粘虛空管帶忘懷聞妙義豁然暗與吾道通詎方善人忽

聚散黃昏方打齋時鐘明極堂前吞筒裏畫灰爐畔捉條龍須臾八萬四千偈盡在蒲團默坐中

拍手行

五雲縹緲護天關擧金輦寶來如山上有封題三道印多是中朝清要官一齊一縷蓋民命刑筆新淚蝕舊瘢東麾西節步霄漢公私赤立生意堅年穀豐時無蓋藏那禁水旱相摧殘黃馘槁項卧溝壑獰奴狠子生狂貪輸畊太息鴻鵠志乘牛讀史需時鄭忽如妖禽嘯清曉泥丸初不勞驚彈何人把玩張聲勢直合聚蚋奔醯酸竹兵烏合本兒戲伍籍久蠹心先寒吁嗟身世狹於掌北望神京雙淚潸國家有紀誰敢犯濟彼德惠防民姦何曾假借污暴手病入心膂何時安堂堂正氣不久熄自古東南多造禍誰出孽山拍手笑袖中三尺山河實

七言律

和頌大兄五松韻

重開甲子舊年華莫問行程差不差幸有數盃澆舌本不須一筆寫心花戲無膠雪非人福時到春風不我除兩手託天緣有氣氳飄陋巷也爲家

蜀葵韻

亭亭弱幹裊新涼露浥精神導太陽紫粟綠房醫士寶黃裳紫袂道家妝宗華衣錦趨炎晝蜀本錄金耐素傷千古無人歌實德驗人只解逐餘香

和秋澗惠蘭韻

竹蘭臭味古來同同處元非造化工墨竹方生秋澗上紫蘭已到晉齋中築臺移玉尊清惠運筆揮金尚古風却似高人來伴我幽芬日日透簾櫳

和得全喜雪韻

天道流行自有經一冬常燠大無倫臨期飛雪粗成冷只暢明朝便是春窗外曉山高積玉夢回夜月更鋪銀玄冥恰以輸臺悔改過雖新已悮人

贈彼西山紫翠間百年遺族備艱難一區濟濟雖孤立萬物原原得靜觀舉世莫知黃髮貴何人肯伴白雲閑相將共折長亭柳況是殘梅已著酸

贈吳城

襟佩青青白面郎未成佔畢已飛揚深嫌實學規模拙只把時文日夜忙志氣崢嶸謀富貴身心荒落敗綱常佗年窮達皆無據却笑儒冠誤可傷

和通澤喜雨韻二首

久欲飛山試笋輿避炎情緒未能嘉讀書求道調心馬製藥無方遣睡蛇天地秋來催祭鳥池塘雨過鬧私蛙病夫推枕幡然起骨

健神清眼不華
葉下亭皐半月秋風飛雷屬起雲頭一雀返照收林樾萬派飛泉響滄溝放鄭賢侯初下令乞靈搢士未能謀吾儕且說維魚夢那問驅車相國愁

和易品蘭菊韻

小春天氣未和平冷暖於人孰重輕幽菊瘦蘭皆有味凄風楚雨自無情披來破衲便身穩寫到新詩徹骨清箇裏不知誰得失薰蕕境界要分明

和易品雪

豐年嘉瑞有根原碎翦銀河倒底懸古有諸侯延辟孟今無令尹訪飢袁猶猶吠犬思騷楚茂茂貞松記漆園險韻忽拈眞寡和茶煙起處屈高軒

八詠新樓

鼻飛高插女星光可是溪山屬沈郎眼力拓開千里遠樓身檻起一尋強爭觀王謝新題壯不數齊梁舊事荒誰識倚闌眞樂處清風明月滿篇章

和易品首夏韻

垂老東君戀舊寒惜春情緒正孤單笑它功業傳千古還我詩書博一歡芍藥階前風味淡酴釄架上典刑殘勸回春色憑詩句生意津津上筆端

次前人韻

彈冠事業耳邊新我夢何因到紫宸自古爲仁知不富如今學道豈憂貧與其鞠扑殷民懃孰若簞瓢樂此身志士不忘在溝壑不應後世便無人

題康湖偉觀

蒼翠雄盤一古都新樓面面納乾坤陰晴朝莫天容變閒閘榮枯

敢忠言請改圖

和遵澤初夏韻二首

萬古南薰與舜同何時吹入五弦中百年喬木支秋暮一旦新萌長露叢世事漸如宣子日詩情猶有大王風來牟繰彙新動業更有何人詠大東

深深陋巷更深藏轅線曾無一寸長學問不宜隨苟且傳聞何敢博一歡芍藥階前風味淡酴釄架上典刑殘勸回春色憑詩句生喜張皇一池科斗書千古滿徑風騷竹萬章此意寂寥誰與共美人只在水之陽

重題八詠

樓壓重城萬井低星從天闕下分輝傷心風月詩應瘦滿眼桑麻豈憂貧與其鞠扑殷民懃孰若簞瓢樂此身志士不忘在溝壑不忘春又肥山到東南皆屹立水流西北竟同歸倚闌莫問齊梁事石淒涼卧落暉

和易品喜雨韻

轉移劇暑若覩雖誰謂炎涼反掌間狐鼠就擒元憤鬱旄倪相慶
便清閒朝發恰似政聲好天意翻嗤詩意墜一飽所關誠大矣吾
儕安得不開顏

歇煩一轉亦何難只在邦君念慮間社鼠城狐纔就縶士龍猗狗
便投閑平時莫見天人密順處不疑霖雨墜夢裏忽聞風力猛定
知千里破愁顏

送馬秋山寄友人

赤城千古一東湖誰肯重開太極圖要得斯文傳氣脈定須吾黨
立規模聖賢不盡七分易天地長存三字符念念服行方是學莫
將枝葉費工夫

用前韻答車玉峰

人物如君屹鼎湖高山仰止我儀圖講篇損益開新式略紀刪修
有定模目斷交情殊惘悶心通古道若相符去年不客東湖上幾

失人間大丈夫

題涵古

梅花之外竹扶疎矮屋明窗著此癯生意多從閒處見天機却向
語中枯通身總是先天易開眼無非太極圖點點若知河洛意庖
犧豈有古今殊

平生意廣泰才疎學未成時家已癯蚤慕滄洲窮廣大晚依麗澤
沃焦枯先儒凜凜今如在聖道洋洋孰與圖兩字高題時仰止千
江一月幾曾殊

七言律　　盧陵銅溪劉同編輯

和邁澤雨中韻　　鄱陽三臺劉傑校正

梅霖傳得遁翁憐磊磊詩郵忽到前嘆霧掃清塵外馬瀑泉呼起
耳中蟬妨宅種事并芒事知是豐年歲歉年陋巷一瓢應易足更
無思慮且安眠

一雨踰旬勢未休微寒猶欲衣輕裘水精顆顆留蛛網土脈層層
起蟄機正免客車頻倒屣莫將詩句苦埋頭書生事業浩如海鞭
辟尤思友誼稠

和易邵韻

一身之外總虛名未必虛名果有情謝謝交游何足恃區區世味
本來輕三春已過猶無雨四海將枯只是晴利害所關天樣大一
豪得失豈難平

寄東湖諸友

東湖久是一年期雅好綢繆豈不思耳瞋臂疼衰甚矣山高水濶
欲何之工夫只在潛心處端的何須對面時堠子分明書八到康
莊穩步復奚疑

和通齋密齋韻二首

密密齋中養妙倪恐因題扁破人知了無聲臭誰能測縱有神明
豈足規此外不憂還不慮於中何慮更何思浩然二氣充天地誰
道吾儕老未衰

密密齋中克已私人心幾動最惟危識身有道須明善暗室之中
莫自欺凜凜知風知顯處兢兢不睹不聞時聖師欲到無言地子
貢當年也未知

和易邵梅下韻

梅送清香到酒邊東君伎倆已先傳稜稜梢外殊無冷點點花中
各有天霜潔冰清時未正風和日暖老相便一不一孟適意毋空度添
一年時減一年

送趙書記二首

相逢雖脫意無加滿腹經綸肯浪跨雅興屢陪郊外樂清譚不倘
酒邊譁忍於棚驛攀金縷記取梅坡嗚玉花木落山空平野闊浩
然別思滿天涯

只將精識作生涯評古論今吐粲花玉潔冰清官自大雲飛川涘
吏無譁偉人落落難重見餘子紛紛未足誇老我不能歌頌語杯
中須減飯須加

題秋臺詩卷

曩雅騷聲歷幾霜篤言拙嫩擅詞場登臺甚矣秋容瘦得句依然
風骨香卷盡群餘古韻筆精墨妙發潛光此中境界眞堪樂枕
上休貪南面王

用希古韻送天合吉父

行李西來又欲東無情雲雨鎖長空思前細膩書中味廊上虛傳
琴外風老去苦無佳客語新來忽有賞心同錢唐江上雲霄路相
對無因話月邊

次前韻寄鄭悅齋

單騎衝寒發路東只緣歸計太疎空三年事外多閒日一別花間
幾信風但覺莫期當世合功名要與古人同愿君試問眞消息應
已西興吳短蓬

和楊石養瑤花詩

旗槍春光淋打圃未應造化委蕪蓯雖無紅紫呈新面尚有瓊瑤
戀舊枝后土歸根詩帝寵番易名圃少人知長篇寡和愿花報豈

料因花又得詩

壬冬朔旦修翁誕辰韋軒府判寺僧同宴與三姪孫參陪於僕介之壽以紀其事

招徠二老冠耆英寶鼎氤氳俎豆珍南極玉繩浮列宿西屏綵袖舞千春親親同醉杯中淥老老深推膝下仁看取來年宣勸處松椿桃李轉堪鈞

新堤行倩山長韻呈韋軒

幾年厲澤道方亨別鶩從來路竟成由是之焉知所止安而行處坦然平疾徐先後將觀禮作屏輕營豈爲名萬里修程今放步肩中旅子自分明

仲夏游赤松有感

堆堆書冊畧抽頭快意茲行不厭籌雨覩風臺凌絕景雲巒雪瀑壯清游二皇羣石應難覓南澗雙羊已莫求訪我舊題無復有姓去年花仙宗屢欲編爲譜句法深慚不著家多藉孤芳相點綴採歸筆下便光華

省方魏衙人留

和曺西徼明月樓韻

宣和棟宇鎮東城平野蒼然一眺明疊嶂有情宜晚對雨溪無奈向西傾招邀風月標嚴句麾斥雲烟醒魯樓誰倚闌干來點檢渡頭終日有舟橫

政聲藹藹拱和平士悅民安訟自清末俗規模多倣偉人事業必恢宏一新庭宇猶餘力三肅溪山訂舊盟休道人生行樂耳詩壇融盡古今情

再次前韻

一簇樓臺表郡城月於此處最光明山搖玉彩東南上水決金波西北傾老木修容賓畫棟女墻嚴陳護丹檻西風屈指何時到來慶黃雲萬畝橫

月指山間願不平何須江上有風清用之不竭詞雖侈却道平分意未宏嚴子五言終耐久陸侯子載已寒盟肯於明月相料理定有清風不世情

和喜雨韻

體天生物以爲心喜讀箕疇好雨星我已不疑豐見斗君今何慮井羸瓶只緣報國推心赤自是憂民感帝青若旱作霖人望久雄風那數快哉亭

和無逸四時賦雪梅

蕙蕊蕭消菊已乾橫枝疎影到癯仙向來買種恨無地我輩鍾情亦有年最是愛他風骨峻如何只喜玉姿妍小園應怪無佳句未放幽香到酒邊

九人清賞創塊詩記得歸時月未斜詩卷寂寥今歲客虬枝依舊去年花仙宗屢欲編爲譜句法深慚不著家多藉孤芳相點綴採歸筆下便光華

滕六驚車夜叩關起來四面失煙寰映書伶豔便窗勤北山侍立政思伊水上風流不到溝橋間須臾月上梅花冷人與梅花相對閑

寄言青女莫來賞聞道長安凍殺人應瑞豐年占尚遠慮方新幸閩北境無他警更喜東皇已問津有客方揣詩到手天才端的是祥麟

送尉翁住天柱延恩

換却鉗鎚過赤城先聲知已沸騰騰當機棒喝須端的護法神通莫盡憑脚底湧泉同瑩潔眷梁天柱共峻嵽果符鼓棹滄溟句海角元東欠一燈

南省有感

魁文不過欲盡新從此相踵有幾人箇裏未知全是命平時無用苦勞神後先雖必三年事得失同歸萬古塵堪笑近來狂士計求

樂就辱太迷津

送碩夫兄之武昌

年年征袖拂孤篷飽歷風霜以有功行矣又謀千里外別情多在
數聯中騷騷荻岸颯新白索索楓江落冷紅若遇雁音頻寄字寒
牕時欲對清風

舟中和陳子東

幾年不踏玉京塵今日因何走一回怪石怒吞寒瀨急短篷衝破
暮煙開賴他清笑千餘度否則浩歌三四盃寄語遁仙詩侶至攙
先開著數枝梅

低垂紙帳絕纖埃冷透孤衾夢易回宿霧未收沙瀨黑大江纔近
水程開細搜景物歸詩句盡逐蓴愁入酒盃最是推篷頻問訊岸
傍未見一枝梅

和曹盤齋積雨韻

魯齋集卷之三

無端淫雨挾愁來極目丹烏安在哉雲雨未開癡不去天容何事
苦難開依紅宿蝶霑新粉點綠行蝸篆老苔驚喜盤齋橫槊句此
心曹作復然灰

題伯兄新樓

步轉層欄四望寬了無一面欠雲山龍分玉脊隆隆起溪露銀波
隱隱寒詩思細摩僧塔峭壯心不下女墻閑仲宣百尺登高卧未
必當時得意安

夜坐呈外舅

傷春心事正無聊短髮蕭蕭任意搔旋買茶芽清睡思不須酒力
助詩豪生涯狹處針多味世路險時才忌高我爲獨醒愁不奈羣
君爲事赴陶陶

略無家具可經營有子頑冥祕鋼深歲月自催忙裏客功名不著
靜中心詩非得意貧難遣酒已忘情恨莫禁坐對冰翁無可語孤

燈殘火伴清吟

贈曾敬仲歸三衢

切切蛩吟雨後繁急催客子整歸轅臨行慷慨有忠告前此廣酬
總戲言先世聲名期遠紹故家風範要長存花朋月友終無益書
火青編緊閉門

題果齋集後

童髮及侍果齋賢白璧沈埋二十年師道倦爲蓮幕客詩魂猶伴
雪堂僊同游諸老無人在所幸斯文有子傳讀到徐卿珠玉句撫
膺三歎愧遺編

題西樓有感

往事傷心不可論高情還許小通門旋鋤荒草追風景因種殘花
刻雪痕敗壁古苔權作主破窗夜雨暗消魂青山不管興亡事依

舊樓頭挹暮樽

魯齋集卷之三

送金華趙宰二首

絃歌聲裏一氛安士友催詩送長官律已十分無可議愛民一念
未嘗寒更知耐事如公少留取滿名作檄看百姓越疆歸令問恩
流職外此尤難

六龍潛處起宗英來作金華有脚春人被撫摩稱是佛事歸聽斷
果如神忍看鳧鳧雙飛去趁得葭灰一點新近世柏臺冠豸者多
求作邑有聲人

和德夫弟韻

偶尋沮溺問年豐負笈肩琴恨不同春草池塘君有夢秋風燈火
我何工年時猶願文加進老大方憂道未洪妙手自堪修五鳳羅

題承庵二首

十年足不到承庵撫事興思重愴然風急雁行斜漠漠夜深磐影

羿娟娟燼亭暖徹通宵火魚板驚殘向曉眠欲識本來眞面目杖藜未免再留連

神封王爵號優游眾水奔歸洞下流沃若郊原眞可隱悠然心景自相投綿綿野徑蟠山腹瑟瑟枯溪瀉石頭直到法華高處望天珍未許有心求

有感

歲月飄零事轉乖未能憑酒放眉開蕭蕭棠棣悲離黍寂寞芝蘭悶野萊生計半隨豪氣壞放心猶傍聖經迴秋來旱勢沿沿遠誰念蒼生正可哀

適莊兄逝山

誰閣重陰一日晴清游應是愜高情遙知雨後山光好但想雲邊屐齒清素壁雖曾題舊字沈痾不許插新盟因知關吏留魚鑰謾遣奚奴候晚程

魯齋集卷之三

元夕後卽事

夜來風色作清寒燈火殘時人意闌歸路月華猶皎皎今朝雪影亂漫漫比他柳絮眞無賴損盡梅花不忍看獨坐不知時節變一襟和氣有餘歡

題潛氏高遠臺

數曲梯階稍久覽略移武步到仙寰詩懷納盡雙溪景眼力推開千里山方檻小欹煙雨外飛蓬斜插斗牛間馮虛似駕瞰皐鶴棲鵠危巢不足攀

送蒙齋姪宰餘姚

鬼扁攙先伯仲間迎陽帶雨渡天關向來邑爲貪風壞此去民思善政安三百里同開魯國二千石卽繼壺山蒲封正次東溟側要拓胸襟管樣寬

和胡子升大父韻

實訟宗星夜挾長庚精扶珪組粗眞相種來與十有四葉天子蘇袞瀛春生秋殺造化功始備前輝後映行見旂常新炳炳御屏上高揭剌史名仁風霈四郡溪山草木俱被循良聲須女聽洋南極瑞山光水氣騰祥雲百姓欣欣有喜色一步拜手祈松椿日君煥赫停寶馭月妃嫘嫄留文茵金風玉露澄象緯洞洞下鑒民之情一祝吾侯早歸綸閣佐明主坐使天下風俗還眞淳再祝吾侯多男子森森蘭玉盈堦庭三祝吾侯春秋八千歲瓊漿玉斝長對黃華對

竹石屏歌謝遊澤

好古博雅時遊澤往歲贈我墨圖相今年挾予初度臨又復持贈竹石屏相以祝我老竹以堅我心長歌短歌先後發書室夜夜生光熒君才固磊落愛我何獨深此石不知出何地來自紫陽夫子門業陽緣督而授受謂宜永作傳家珍所寶又有大於此餘光委

照非其人以我所願葉陽學以我生作石笋孫石笋固宜有石竹笋竹生成同一根當時竹上歲寒句先達賞流傳今去年忽得葉陽歲寒字如約屏石來阿盥朝夕斂身對三妙儼然拱侍滄洲之竹林寓物敬募度義全幽貞不有畏友相勉厲安得準繩磨琢箴句中雅意已佩服石中有竹誰能評歐梅蘇范六君子絕識雄辨萬口稱珠犀砂玉亦似矣髣髴未得此理眞願我生既晚欲說口已瘖造化發育固難測嘗閱古有剛柔分柔土既發萬物之生氣剛土故牖萬物之陰精人之所見自有限熟識萬象俱妙凝此非物之影眞是竹之形遺梢墜葉積於土土化爲石竹自存生物不隨凝結變請觀琥珀與水晶我疑此石生滇濱土石變化歲一星歲歲層層應夐狀直欲盡磨琱壁鋪作千畝帳

和希夷木犀韻

秋來望月如水犀忽有香風鼻觀吹偏尋不得見花面若得見花體破金粟徹詩翁徹花憐深夜燈重吹今朝恰重九更搗茱萸尼霜蠶未地把菊蕊青揩哇景物自冉冉氣候猶遲遲對花莫怜疲行樂姑趁時清歡既易過不飲復何爲兄弟琴瑟合子姪鴈鶩推轂莫學植公三十六

和叔棠

人心乘氣機投閑肆馳逐飛天忽滄劃忘生以徇欲大而名節喪甚者邦家覆一狂方寸亂一安萬事足僅裹業陋巷糞肉怕書腹平時工用深舉動自絕俗偃偃無所守有爲皆碌碌一墮荊榛中終身困鼎鼏世事豈有常烏可執卷贖學問在我拚自棄富貴在天拚自辱

和立齋元日韻

之子善遊遨西征蔚飛翥歲月換作詩思故鄉老我絕世念孤壓耿寒光坐對三古書緯緯舉統英天地時一泰吾道何時昌莫以一日脹得此千載香苟不新厥德正亦王看常只今自煮一斗酒待子醉我拳書旁

恩泉種德懋后皇命淳美髮鬐傳正學一念不妄起眞固滿腔仁
兢兢日增累甲子正一周鳳眉追角綺年年三月初南極何煒煒
預酌長生尊家慶合庭鯉今歲南極光一照千餘里我有百靈丹
遠寄蘇江邊殷勤爲子壽角亢光芒寒一丸當一歲送以華池泉
初進雙目清再進華顚玄三進毛骨換四進還童顏五進志氣神
六七八進生羽翰進進誠不已俯挹洪厓肩不須駕黃鵠炯炯天
地之方圓只恐獨立無與侶不如歸來歲寒之下相周旋

贈朱道人

道人跨鶴徧天涯偉貌絕景收拾歸點頭濡墨茅屋下乘興吐出
胸中奇百尺生綃冰樣潔落筆一埽風雨驅速水拍天窮萬折怪
石磽确蹲熊羆槎牙古木蛟龍走斷雲寂寞無心飛淡妝濃抹西
子面天梯石棧猿猱悲野騎殘僧小橋險酒帘濫桅播斜暉生綃
收尙研摩況有五花館當年驅情氣猶賴世情刻只有學道心微

然不自滿庭外槐花任爾黃達人高視供一笑

和立齋歲寒歌五章

羌人生之秉貞兮執無陽秋能澹而無欲兮斯能無求宜此心之
冰堅兮凜北風之正道歲寒之堂兮足自以修
憶昔堅保兮銘著心腑故迹堙蕪兮茫茫監緒贈口碧之萬竿兮
猶有遺矩歲寒之句儼然如覩
聖人體物兮萬世之訓寇厥後凋兮基於不競使步口爭妍兮
保常眞歲寒之知兮寧不謂性
有昜我人兮先君之思有陟爾岵兮我心傷悲望松相之蒼蒼兮
我無令姿歲寒之操兮炯炯心期
車旄南歸兮惠我五閱一唱三歎兮亦孔之暇嗟置諸左右兮
省招揭歲寒之歌兮聲聲激烈

和廬山高韻

北山之北幾千古兮嶺嵐層嶂數百疊鍔然橫杭乎浙江歷潛岳石磴綿延而上是爲山橋之徑景兮驚霆噴雪終歲聲擊撞風柔日暖花氣發綦屨杖策而一遊兮踏攀分寸獵華磵如羅太虛之渾龐峭壁立之萬仞兮著亭對時窺俗徑雲中泉石更磊砢玉虹步步鳴淙淙清風滿峽振衣袂清揣脩竹飛斜矼目極千里倚層檻煙光蔽暖兮樓臺城疊隱隱呈紛麾上有陽精斂魄走飛轂下有蜿松偃柏駿旌旛安期棋局在何處時有平定起雲車雙洞陽有館足高卧神融氣一澄世塵參橫斗轉萬籟寂夜夜山鬼窺燈書旅常功業垂朱紱

五言絕句

題玉澗八景八首

畫出女墻月老子興不淺誰識春光中解使平湖斂

斷嶼數行樹孤舟一葉橫前山風雨暗此岸已天明

山外江村晚縱橫八九家過橋無路處人思渺天涯

點點飛來鴈空中若有音詩翁正牢落識妙別離心

梵宇出林杪暝色斂烟樹鐘聲有無中聽於無聽處

落日下大野江邊漁事收小舟橫斷岸長笛一聲秋

慘淡經營中落筆景已換不見片帆歸危檣還泊岸

獨跨藍關馬花花道且長誰知寒徹骨一雪到瀟湘

題時道澤畫卷十首

斷岸臨江浩風聲瑟瑟寒蒼翁五君子莫作大夫看

浩浩雲橫塢霏霏雨不收野橋人少度寂寞卧情秋

虎嘯風生壑龍藏氣吐雲草廬勿高卧天地正絪縕

綠陰最深處橫閣出林杪江闊野橋間目斷行人少

斷岸江波闊遥遥十里寬人煙藏處密樹色媚寒灘

石謖山溪口溪溪自有原若非江海量曷受百川奔

寂寞小橋前山人住何處村童酤酒隨策杖同歸去

雨水匯長江絕壁上蒼翠前頭風浪惡危檣且深避

緑卿雲煙外遥遥江水明數家藏密樹一塔峭孤城

野渡人歸處縱橫八九家晚來寒力健風起酒帘斜

晚得知心友芳樽日日開不辭江路遠依舊抱琴來

名利嘔馳急江山自古今舟行水上意人立渡頭心

到岸未爲了行行萬里途舉頭岐路惑岩畔遇樵夫

題潘氏山水壁

疊獻雲煙表茅檐竹樹中起予深陋趣筆底有高風

呆官人三絕

直道難行久前程豈易裁遲齋養辣口奄有世間嗟

冷面無慚色眞心不脫空雖然數在我終是與人忠

數本非嘉穀如何樂此名能於數外看方見業之精

題梅

萬物正搖落梅花獨可人空中三五點天地便精神

七言絕句

題流觴圖

東晉羣賢事已荒却於紙上見猖狂茂林脩竹今何在一段風流付夕陽

題浴沂圖

一時言志聖師前鼓瑟聲中三月天誰識詠歸眞樂意如何却向畫圖傳

題長江圖三絕

一目長江萬里長幾多興廢要商量時人莫作畫圖看說著原頭正可傷

魚腹江邊八陣圖嶙峋於此豈良謨後來狠道長蛇勢用勢須還烈丈夫

瓜步洲前水最深幾人待此縱荒淫誰云天意分南北自是人無混一心

獨坐看海棠二絕

萬翠千紅各賦形原原生意到春深誰開錦帳藏妖豔應是東皇有蕩心

沈香亭下太眞妃一笑嫣然國已危當日杜陵探有恨何心更作海棠詩

題山橋十首

軋軋飛車入翠微人於妙處未探知自從標榜新拈掇碎却山橋一段奇

北山之北兩山馳一逕蜿蜒石作梯脚力倦時山始好芙蓉東畔赤松西

石碓斜蹊下水隈玉虹噴雪掛崔嵬雖然只是泉三疊滂湃聲搖萬壑雷

認吾廬

題易道傳心圖

圖書表裏用功深此道相傳直到今書裏有圖圖有句圖中卽是聖人心

和易品木犀韻

昨夜西風作意涼吹開粟粟繞枝黃有時月窟聞來往天上人間一樣香

對花只是月宮遊追彼黃流注玉舟莫被淸光虛度了此生更有幾中秋

和前人韻

屢作家書欲寄人姓名愁墮軟紅塵眼邊忽見傷春句屈指別來猶是春

庭前日日見蘭芽誰把靑山特地遮雁影寂寥君又遠踏期夜夜萬壑雷

卜燈花

春雪兩絕

閉歲晴天亦太慳六花日日舞簷端渾然一色無分別也把梅花作雪看

無端雨雪恣癡頑弱甚東君太失權一白但爲羣醜幸毋消羣醜只依然

和叔崇兩絕

道心常要攝人心有德之人必有隣愧我空虛無一善安能交義契蘭金

春來風雪無虛日老去光陰如箭急窗外梅花猶未殘高標却被寒留得

拜明招二先生有感

憶昔龍門續斷絃榮陽一脈浚家傳誰知麗澤收聲蚤夢奠于今日兩茫然

八十年

神皐王氣黯腥羶爵命今年下日遷俎豆孔堂新飯佩風煙晉國一原英魄一山藏回首懷忠道路長天意未開南北限要教北學王南方

林麓幽幽氣象閑三年肆習萃衣冠自從引翼無求地荆棘叢中路頗寬

炯炯長空一片心東南鼎立統斯文卷藏萬古春歸去只有餘光在此君

研席齋樓一柏堂至今魚鼓訴淒涼溪山不掩中和氣發見隨時萬物情

吟詩猶是少年情要復當初赤子心心出入時何以御手持一卷

敬齋箴

和王成書秋臺詩卷韻

多少門人迹已空後生久矣失遺風聖賢立教無千古時有污隆道不窮

束髮家庭識所宗平生心在瓣香中白頭始下券臺拜的的精誠自感通

仲氏孤忠徹九天青原淡月慘遺篇摩挲朱子嗚呼字寂寂庭前重愴然

和叔崇清明後四絕

把酒留春尚肯留幾多生意聚詩眸可憐桃李無涵養只有桑麻自進脩

安期老子肯過從每恨清尊不肯空好句忽來今日雨高情終是古人風

昌黎空作送春詩只道門前柳絮飛豈識一犁江上雨春風於此大知非

緩步微吟竹一枝情懷不比少年時少年春思無歸宿却是如今老會嬉

題立齋天台圖

留題已是十年前展卷重看思惘然妝以不言傳至道豈如吾道以言傳

出處於人不偶然當時已報赤城緣丹青有筆誰能寫聖則堂前月滿川

元正

開正又展一年期霞觴醽醁酒半巵獨坐晴牕無一事呼童和墨寫梅詩

龍蛇筆底盤枯藤兩卷風騷泣鬼神此是玉成衣缽處他年出語定驚人

韋軒遊山遇雨

踏碎羊山黃葉堆天飛細雨相車回二皇應訝來何晚不忍聽君話別盃

和前人韻

名山終是欠徘徊小隊輕車快意來他日相思無覓處殷勤先贈嶺頭梅

山靈豈是少恩哉兩載從容自不來羊石豈能留得住和羹消息到寒梅

答子宣雪中惠吳中珍味

誰枉袁安雪裏車忽然盡餽入吾廬平生安識吳中味攪碎袁翁滿腹蔬

跋潘默成詩

不動心齋有素規稜稜風骨太清奇殘書斷帖人爭寶誰識先生婦翁詩

書補之梅

玉質專房宮樣妝風流終媿水雲鄉一邨飛落人間世添却逃禪百倍香

題王伯忠雪月圖

片紙裁成數寸幅王孫風致寄毫端只於天地交光裏認得前程萬里寬

除夜訪楊此齋

除夕家家整世氛老來天賜一閒身正當風雪翻空急面拂冰花訪故人

一別瘿仙已八年伶俜鶴骨尚禪冠相逢逆旅歡然處各著精神子細看

秋興

年少荒唐德頗慚了無佳客伴清談相親幸有坡詩在秋晚堂深燈一龕

巷底蕭蕭絕市塵供愁疎雨打黃昏悠然一曲泉鳴調燒了夜香深閉門

塗中即景

溪邊柳色露新芽春透微波漠漠斜一陣隨風香頗異定知前面有梅花

宿寧庵聞溪聲

清溪瀉出瀑泉鳴記得昌黎語不平要識中流多峙柱故能千古振英聲

感舊三首

年時清話幾黃昏雙柱亭前竹外門離合盛衰方感舊忽逢新句動詩魂

交契綢繆事未磨月牕再得共婆娑君今有子全無恨願我伶俜奈老何

却為清貧識世情人於淡處味方珍未終舊話君還去賴有梅花似故人

湖上

木落孤山分外孤尖風索索響枯蘆暗香全未傳消息和靖還曾著意無

笙歌只解鬧花天誰肯敲冰掉小船要識湖山真面目偷佗拾月訪三賢

歸舟三絕

江邊踏月人孤舟水月流光一片浮夜靜海門雷怒吼潮頭凍殺

末甘休
波聲拍枕不成眠擁被推蓬月尚圓霜下夜深人正悄數聲飛雁
度林顛
幸脫塵氛入帝城又揣幽恨滿歸程鴈行不整關心事深媿漢人
千慮輕

伯兄新樓十首

欲牆縮地保鄰歡巧作規模不見慳初轉層梯心似隘一開牕了
便寬閒
不嫌陋巷据坡頭旋斲煙萊著小樓面面有山殊不惡倚闌銷盡
半生愁
東山謖曉日葱曨一簇樓臺紫翠中鴛瓦露搏鱗甲動參差鼉影
掛斜紅
野色晴暉展畫屏綠槐古檜兩娉婷却嫌一帶無情竹只放金華
三夢選樓
半段青
投西眼力拓天寬收得煙林透入關雙鷲斷霞飛不盡九峰斜抹
君鮮間
林間塔影鬱蒼蒼向晚風傳供佛香燈燄萬龕時炯炯然文筆
吐光芒
未說樓居即是仙自然高處隔塵囂誰家雙鶴鳴猶曉聲在東邊
竹樹間
月滿闌干風滿衿浪因景物動清吟鐘驚老鶴翻金刹角引棲鴉
投暮林
樓頭小圃徑斜通種竹休教勢倚空好是故廬猶在眼未應俗態
障西風
七絃之外數聯詩裊裊爐煙洒半厄豈獨對牀堪聽雨不加語到
月斜時

謝葉聖予送筍
誰念簞簞一飯貧蟄龍頭角正森森殷勤惠我清貞節減却君家
幾畝陰

寄題江山葉氏翠香亭

此君來與小山盟共挹周揚一世英何用偷它當日意男兒自要
立芳名
取平園相君記誠齋二三遷內有竹翠播空桂香馥補之句
遙想琅玕百頃強旋栽應笑子猷忙絕憐羽葆搖新綠更有風來
細細香
誰竊清香下廣寒霜風深就粟膚丹須知葉葉蒼圭色花未開時
自可觀
小詩越境論交情不見新亭句未精寄語主人猶缺典梅花應忖
不同清

白荷花

青幔紅裙忠懿孫如今流落不堪聽丹書鐵券山河誓却與春閨
賸滄刑

過趙清獻故居

隱隱數間清獻宅只在城東竹樹中遼鶴不知何處去誰將白鹿
口高風

題思泉庵

一時人物久飛仙詩竹和庵盡變遷何有禪師風味在野人門外
汲寒泉

赤松夜宿

香火悠長仙力重山川布護妙難控詩魂飛繞翠屏中泠雨疎風
月斜時

時入夢

中秋

中秋天氣似重陽幸有庭前桂子香書冊根邊無一事任佗風雨
送淒涼

寄題胡子升讀易亭韻

梅花亭外倚霜晴讀易亭中一老成亭在道旁還有意幾多行客
想風聲

葉西廬惠冬菊三枝

風緊東籬長舊叢主人杖屨日裴徊後時獨立應無恨少待梅花
相伴開

霜天無物不彫殘忽見青裳羽葆攢欲制頹齡須耐冷一陽定有
落英餐

誰知造化用工深處士陶潛獨返魂白髮書生留晚節從今歲歲

典刑存

和乘雪遊山韻

千丈層巒正作堆瑤林璀璨路縈回寒光徹骨清無敵第一軒ㄣ
第一盃 右潘遵想清致

肅然窮巷凍堆堆高卧袁生夢正回擁鼻微吟燒榾柮茅柴也薦
兩三盃 右自安清況

三閭大夫贊

愛國憂民感慨深沅湘浩浩魄沈沈懷沙哀郢成何事日月爭光
只此心

廬陵銅溪劉同編輯
鄱陽三臺劉傑校正

辭

詛楚文辭并序

先秦之碑凡三有祀亞駝之文有祀大沈九湫之文有祀巫咸之文大抵皆詛楚也歐陽公以世家推之楚自成王十八世而至頃襄秦自穆公十八世而至惠文末年嘗與楚數相侵伐疑此時所作予按秦指楚忘十八世之詛盟率諸侯之師臨加我其爲頃襄無疑秦自稱文始稱王不應自稱嗣王惠文之末當周愼靚王之三年楚固嘗率趙韓魏燕伐秦五國皆敗走乃楚懷王之初耳惠文不與楚頃襄相值也自是懷王數被秦兵給以獻地而使與齊絕繼以會盟而刼執其君然後頃襄始立乃與秦昭襄同世

粲然可稽豈集古錄考之亦有時而疎乎古者出師必聲敵國之罪求神于神如武王底商之罪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是也詛楚之祀其遺風歟頃襄之時國尤不競今年失八城明年失十二城欽悵靡知逆婦于咸陽何敢率諸侯犯此氣燄方張之秦哉予嘗讀蘇氏之論曰昭王薨楚王而囚之要之割地諸侯熟視無敢以一言問秦者田文免相於秦幾不得脫歸而怨之借楚爲名兵至函谷秦人震恐割地請解自山東難秦未有若此之壯者此報王十七年也司馬公通鑑失載後人幾不得爾知詛楚者必此時平秦之不道諸侯詛之蓋有不勝其罪者楚不詛秦而秦反詛之凡數其罪考其世家亦無其實豈有聰明正直之神而甘受羚於爾之浮詞而甘受詬於爾之姓幣乎決無是理也明矣其碑出於鳳翔開元寺土下後置於太守之便廳蓋秦穆葬於雍秦泉所大學三在在前德所以明由致知焉致知之要又在格物窮天地間物必有則格物之理致吾之知萬理同原皆可類推表裏精粗

年觀今開墓在開元寺東南數十步則寺豈所謂故基耶見城公手

雅一時之妄萬世之笑繆審既錄齋生誦吟稷詛遺醜假託繪鳴彰善瘴惡是日天心彬彬爾籍大冢勃興末經斯鑒骨氣厚淳三代遺跡不一二覩大觀之後內府祕珍隨巷之士易識鏤金臨摹至再大觀其眞存來墨本求售且輕摩挲慨嘆剝嗤驎峋折旋圓勁隱然渾成玉鈎鐵鎖虬翔鳳騰忘其不道政刼字稱第入神品庸長碑牓

時在字辭

景定辛酉仲春巳亥道澤時充之父冠其從子在于學古堂偉親友主某祝而字之其辭曰

古之學者學以爲已維爾之先有志斯偉巨屨猶在弦歌愈音歲月將遒爾維承爾宗爾命冠以追古以祝以嘏秩秩貴主我觀大學三在在前德所以明由致知焉致知之要又在格物窮天地間物必有則格物之理致吾之知萬理同原皆可類推表裏精粗

推至乎極眞積方久豁然自得存之以誠謹之于思惟是古學絕今勿爲或古或今是不立志予也不佞字以一致禮儀既備敬哉敬哉于時保之以永方來

汪功父字辭

表姪汪氏子名蒙遹孤以友愛克自植立亦有志於學欲從予游一日請所以侑其名者且求其義予以爲字者固朋友之事因爲之辭以祝之曰

相爾父命名之曰蒙以蒙厥汝俾求其通通之之道學問是充毋自暴棄而曰顓蒙必浚而窒必達而聰或徇爾欲蟊賊內訌匪學滋隨終身昏憒惟道有原惟學有宗戢觀羲畫名卦是同艮止乎外坎陷于中如泉未達莫適西東夫子贊易式啟爾衷乃曰育德以厚爾躬又曰果行以警爾脩匪育必陋曷大其容不果則止曷追遐蹤夙夜此訓業廣功崇是曰養正是曰聖功用力必勇立志必洪孜孜善問如木斯攻懇懇求友如石斯礪必慥以靜必研以窮日積月累八窗玲瓏毋間而斷百倍其工功甫宇汝以要其終汝父已命匪子之從

吳子善字辭

寶祐癸丑季冬吉日松陰先生吳仲淵父冠其子思齊而謀其字於友人金華王某再拜而祝之其辭曰

古重冠禮筮人旅占筮賓戒賓必惟其賢我實不敏爲子之辱字之以辭尙能昭告后皇嘉惠降中于民善善惡惡是曰良心氣質匪拘欲物匪蔽毋自棄暴必先立志我懷古人德賦道尊赧然而奮我曷未能舜何人哉有爲若是希聖希賢惟學可至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能行其行是亦堯焉爾酬爾酢爾成德惟予祝子有言爾宜好善心切故能思齊我其字之曰子善父汝受而保承天之祐

竹字詞四章

本生此君兮交歡挺勁節兮瑑玕當窮冬兮萬木搖落貞獨立兮翠寒

承嘉惠兮君子之庭昭爾扁兮追舊日之風聲抗塵容兮不屈中自守兮虛明

周子言兮甚密聖可學兮其要有一止無欲兮二字故靜虛兮動直

動直兮靜虛本立兮不孤有容兮乃大忤人兮任渠

續國語序

昆侖旁薄之廣大前瞻後際之無窮宇宙之間人之所以靈於萬物者以至理獨會於此心可以知來而藏往可以原始而反終也天開文明河圖斯出聖心默契畫卦造書而後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傳子世後一千八百六十有餘年吾夫子集道統之傳任述作之責成熙舊聞斷自唐虞而已夫子豈不欲備上古之淳風考制作之本始探幽賾而昭陽德也顧其荒誕鄙野龐雜殽亂或訛其旨或失其傳非可以立人極闡世教爲萬世帝王之法程於是因民心之感以正其情刪詩者所以導其和也因治世之事以達其道定書者所以立其教也因民用之疑以極其變繫易者開物之蓍也因亂世之事以悼其失作春秋者立法之書也天地忽否吾道荊榛詩書厄于秦楚烈焰之中漢之儒者不能追亡補逸以足百篇之義乃過用其心於百篇之表矜功衒博詭聖誣經如畫鬼神誰憑譁愚而莫能證其形似也大抵翻空者易奇覈實者難工異哉太史公之爲書也唐虞之上增加三帝曰黃帝曰顓頊曰帝嚳論其世次紀其風績驚駭學者以吾夫子之未及知也吁學至於吾夫子而止夫子之所不書大史公何從而知之缺其所不知

不害其爲學夫子也至我本朝蘇黃門始曰太史公淺近而不學疎畧而輕信朱子屢稱此言最中其病及觀黃門之古史又上及於三皇以伏羲神農黃帝堯之若與大傳同以少昊顓頊帝嚳唐虞謂之五帝終與大傳異其輕信何躬自蹈之乎堯舜吾知其爲王也舉夔稷契伊傅周召吾知其爲賢帝也禹湯文武吾知其爲王也舉夔稷契伊傅周召吾知其爲賢也吾何從而知之以吾夫子之書而知之也夫子聖人也前聖之相傳至吾夫子而止後學之取信亦至吾夫子而止於後學之取信於吾夫子不得取吾信烏乎取吾信唐虞之上三皇五帝之有無離合吾不得而信也出於吾夫子之言吾之所信也其或出於諸子百家之書非吾之所敢信也雖百篇之義固不得而追補然其大經大法巍乎粲然如日月五星之麗乎天未見其不足也千載之下猶未闕有法而行之者以追帝王之餘風尙何求於茫茫不可致詰之外哉春秋之書吾夫子之親筆也其人可信也其時可近也傳之者失夫子之意多矣曾不是之求乃舍近而求之遠棄實而求之虛何耶天地之內一日之間事如沙塵何可勝紀大者無出於三綱五常而至微者以亦有理三代既遠自漢而下其見於史者十有七不過存一二於百千萬億之中而學者猶罕能盡觀而徧考也我朝治平間先正司馬公奉旨編成資治通鑑合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之事爲二百九十四卷君臣出治之本天人相與之際規諫之從違刑政之得失善可爲法惡可爲戒採摭刊削井然有條最爲三代之下甚盛之書也文公朱先生以之編通鑑綱目五十有九卷大書爲綱分註爲目綱倣春秋目倣左傳踵編年之成文遠策書之舊制門人李方子爲後語續厥明闡發揮本旨羽翼麟經殆無餘蘊僕嘗聞朱子曰左氏於春秋倣經以作傳後爲國語二十一篇別事殊或越數十年而遂其事蓋亦近書體以相錯綜云亦以建安袁公樞爲本末其部居門目始終離

合之間又皆曲有微意其錯綜溫公之書亦國語之流矣於是考國語之爲書始於周穆王終於周定王凡四百八十有餘年止八國之書合一百八十有二章唐之柳宗元乃以國語文勝而言麗奸怪而反倫學者惑其文必信其實是聖人之道賢也遂作非國語六七十篇以望乎世者愈狹而求相於呂化光豈不愚哉司馬公曰國語所載皆國家大節興亡之本宗元豈足以望古君子蕞妄著一書以非之宋蘇公嘗敎之曰自魏晉以後書錄所題皆曰春秋外傳國語是則左傳爲內國語爲外二書相副以大成業凡事詳於內者略於外備於外者簡於內先儒亦以爲然以是知左傳國語不可偏廢袁公本宋之書歷年幾兩倍於國語而不過二百三十八章或者疑其太簡且病於無所發明然時益近而事益多此勢之所必至事益多而詞益少此可以見其筆力之精也不觀其博則不知其精不知其精則不切於用爲士者以萬物皆備之身而不以古今自任不以經綸自期者亦自過其躬而已僕因考通鑑之初語卽外傳之終語也以是知司馬公之意未嘗不拳拳於外傳於是分門約語附諸儒之論辨編爲續國語凡若干卷合若干章以俾一家之支流餘裔竊嘗疑之左傳國語文氣不同未必出於一人之手左傳之文浮國語之文質浮者近於誣質者近於冗左傳多詳事情國語多陳制度然重見者亦少雖間有之而詳略且異若故相避然此可疑者一也見子春秋者猶有一百二十四國今國語止列其八它皆不足取乎況陳宋衛蔡皆大國也亦無一語之可紀何耶此可疑者二也齊之內政不見于經而出於管子先儒皆以爲非管仲書疑戰國之士僞爲之豈有七百餘年之齊別無它語獨剛節此書乎此可疑者三也漢興之初亦以周之舊典禮經廢墜影滅諸儒幸得其傳皆欣然存之而不疑司馬公已定爲列國之舊史矣非左氏之文也嘗聞諸國各有

史而不相知秦併六國始盡得之往往私相傳錄皆非全書左氏文之而爲傳國語疑未經穿鑿者秦其本國也宋衛非秦所滅所以獨無歟自入通鑑以來周止亡國之語耳非可續也魏趙韓分晉而晉語亡趙已滅吳楚復滅越滅魯韓滅鄭齊滅宋故國所存惟楚而已吁中原禮義之國帝王聲教文物之地俱已丘墟雖秦楚亦未幾而亡矣此天地之大變古今之奇禍也烏在其爲可續哉雖然僕之所續者晉也非續其國也識以國言之魯固亡矣而有不亡者存以吾夫子之聖亘萬世而不可磨滅門人子孫斑斑於後世遠夷暴君亦莫不欽謁致敬至今猶然雖周公伯禽之封國實成湯徽子之苗裔也遂以續魯語爲首上以繫夫子之所不取下以續夫子之所傳續魯語者亦所以續宋語也又以之補袁公本末備云

重改庚午循環曆序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四時代謝循環不窮而元亨利貞之德未嘗須臾間也人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得天地生物之氣以爲體子子孫孫曾元雲仍千宗萬派與天地相爲終始此所謂民吾同胞者共此一原之氣故也雖其顯晦斷續之不齊而此氣初無間隔譬之水焉自一勺之微集而爲溪澗川谷匯而爲沱潛淮漢其間斷流絕港固不能無然渾渾浩浩不害其爲長江大河也譬之木焉自一苗之生發而爲榦支條葉蘗而爲櫨桷椽桶其間枯萎槁落亦不能無然欝欝茂茂而不害其爲聳壑昂霄也古人立大宗小宗之法所以合其同而嚴其別固已見之圖譜原其受姓之初考其遷徙之序烏乎吾不得而知之矣大宗之法有二義截然以始來在本國者爲始祖亦一義吾宗始祖三府君唐末自義烏之鳳林來居城下生死之年月無傳其子六府君實生子朱梁之庚午感天地生生之德流行不息惟吾宗生生之氣流慶無窮遂以庚午起曆凡我一原生息之慶悉書其日月于逐歲之下周而復始若循環然雖百千萬年可同此一曆也續而成之尙有望子爾後人

送倪君澤序

士有求名而勉爲自脩者此世俗爲人之學也士有好脩而指日求名者此世俗忌人之論也求名得名而實有未至不特人敗之天亦有以敗之非天故欲敗之也此理之所必敗也有其實而名自至豈人不得而掩之天亦不得而掩之非天不欲掩之也此理之所必不能掩也自其變者言之有其實而名不稱者有之未有無其實而能久鉴其名者也夫以求名爲心名苟得矣則所以自脩者必懈誠以自脩爲心名雖得而自脩者益篤何者愿其實之不稱是名也爲人爲已於是可以判矣若倪君君澤所謂有其實而名自至者也予知君澤爲最密其爲人也外木訥而內精敏所

積者深所存者遠眞自脩之士也未嘗求人之知雖終歲同處共案而莫測其學之淵深也一旦對策大廷結知聖主置之鼎甲入方鬻喙感愧恨知之晚今將趨南康幕戒行有日子固知其必篤於實而不有是名也審矣然仕宦之實無乖政事而只歐陽公一代文宗而對人多談政事或有疑而問者乃曰文章止能潤身政事可以及物斯言眞可以鍼砭後世文士之膏肓夫撫連詞藻不能政事者其病小玩愒歲月而不屑於政事者其病大乃欲以不事事謂之養望者益誤矣昔君澤不憚千里之遠役甘違四年之久次杜門山林不入城府與人謙恭不異平日此則所謂養望也今發軔宣歙已脫冗職之污賤南康無貳車太守之下即幕僚也千里之休戚所係也百姓之枉直取正也有貢賦之征焉有軍旅之事焉有官吏之宿弊焉有田里之隱憂焉又有書院前賢之遺範焉人未及太守而先議幕府矣四面之責方至非可以清談閉

雅之爲可尙也非可以體貌沓施之爲可書也苟以臺閣自命富貴自期厭塵勞而忍小物吾見其名喪而重辱矣何有於養哉昔魏國韓忠獻嘗以大名爲開對推官暑月汗流浹背理事不懈府尹曰此人要路在前而治民如此眞宰相器也此豈非後學之所當法歟君舊字希程今改字君擇夫致君澤民固儒者之事業亦朋友以是期君也自上而下言之能致君則澤民在其中矣自下而上言之能澤民乃致君也後世無莘野之聘無版築之求致君澤民之士有所未暇東萊先生日心思之不可圓而滯也其論精警未有不自澤民始苟以此自詭不親細務而曰此養望也卽異時持祿固位之根基可不懼乎君不憚其艱索予言以相其行輒發是語庶朋友切切偲偲之義云

宜晚堂序

題扁之說亦有體乎齋居則有儆戒之義堂宇則有頌願之情亭榭樓觀以寓興致其標示景物者次也義烏何公頎字碩甫取老杜覓屏宜晚對之句以宜晚題其堂而寓有疑焉夫山色青青萬古不老四時朝暮無不宜者何獨可對於晚耶豈非旦晝之間物交物而忘其山色乎至於塵勞於萬變紛眞幣於一時適有樂於吾心焉耳非山宜我是我宜山也今何公老矣其家人親友之所頌願亦人之至情也雖借是語而意實見於言外未必果有取於山也詠之者不爲法縛可也坡老云作詩必此詩定非知詩人諸君子雅頌鏗鏘金春玉應得此意者多矣予何爲者而可與引於前乎予與公之子同予相別餘四十年一日袖此集訪予於陋巷各以蒼顏鶴髮幾不能辨道舊感慨且徵予序固辭不獲因爲之書云

墨林類考序

歐陽公集古之勤十有八年得千卷并包夷夏數千萬里歷周秦漢魏數千百年聖賢功業亂臣賊子事迹往往史傳之外證明僞繆其於所得之多雖勞而有益也其後東武趙明誠著金石錄三十篇上自三代下記五季鐘鼎彝器尊俎之款識豐碑大碣顯人晦士之遺蹟見于金石者皆去取褒貶之凡爲卷二千南渡後瑯琊李丙亦集錄千卷越二十年天下之間碑名蹟舉萃其家百世之消息滿空歙然具于牖帙之上其它如復齋碑錄東觀餘論及交際金石之類記述不一謂之博古可也論之學則進德脩業之士有所未暇東萊先生日心思之不可圓而滯也其論精警予固非有此癖好也亦非有力可以訪求也類秦漢之名碑摹其古也列晉唐之精刻善其字也分爲六門便於討論也名曰墨林君逸士嘉言善行沈淪荒墜者何可勝道姦回之徒盜名惑世假託依倚者宜亦不少安得強敏有識之士於進脩之餘追遊藝之意裒金石之所載具其詞章攷其眞僞評其得失削其繆妄續歷代之典法補史矣吁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願予所編不足以議此因其序以見此云爾

考蘭序

序曰考古士之常業也考聖賢之成法而后識事理之當然雖天文地理律曆制度凡所當考者不一至子治亂成敗是非得失之迹尤不可不考者也若夫書之爲藝有六義有八體有脫簡缺文之疑有豕亥魯魚之辨考者考其字之訛謬也非考其字之妍媸後世之末學也梁武評書按一時之遺跡蔽數語以形容此烏足以盡其精微哉袁昂又評之唐人又評之本朝諸公亦從而評之大抵皆祖述其意而異其辭爾梁之庾肩吾又曰第其高下唐李嗣眞亦效之此固未易工也亦不過論其大體

而已未有提出一碑一碑縱論其善惡者尤未有一碑變數十百
碑如蘭亭敘者也予因觀蘭亭考而有感焉推其源流辨其同異
列其所自出萃前賢之論贊亦可謂好古博雅之士矣間其考精
者之所以爲精不善者之所以爲不善則未嘗有決詞也夫以一
紙之字臨摹響搨數十百本而刻之雖不能不失眞猶可曰互有
得失蓋所傳者之未遠也然一石之字搥拓之間且有紙墨工拙
之異濃淡肥瘠之不同豈有一碑轉相傳禪子子孫孫變而爲數
十百種而有不失其眞者乎一傳而質已壞再傳而氣已漓三四
傳之後倘髣髴其流風餘韻者鮮矣盍亦求其初乎孟子曰觀水
有術必觀其瀾此觀其所會也又曰水無有不下性無有不善此
觀其初也不揣其本而求其末不探其源而涉其流今爲士者事
事皆然何獨於蘭亭可嘆也哉本朝黃山谷最善評書其論此碑
也則曰褚庭誨所臨極肥張景元所得缺石極瘦惟定武本則肥
瘦相半而有不失其眞者乎一傳而質已壞再傳而氣已漓三四
傳之後倘髣髴其流風餘韻者鮮矣盍亦求其初乎孟子曰觀水
有術必觀其瀾此觀其所會也又曰水無有不下性無有不善此
觀其初也不揣其本而求其末不探其源而涉其流今爲士者事
事皆然何獨於蘭亭可嘆也哉本朝黃山谷最善評書其論此碑
也則曰褚庭誨所臨極肥張景元所得缺石極瘦惟定武本則肥
不剩肉瘦骨三石皆有佳處又謂定州石入棠梨板者字雖
肥骨肉相稱觀其筆意右軍淸眞風流氣韻映帶一世可想見也
今時論書憎肥而喜瘦黨同而妬異曾未夢見右軍腳汗氣斯言
慷慨激烈似亦審矣東坡則曰放曠自得郭河南則曰神氣飛動
殊覺天成或曰遒媚勁健或曰溫潤與刑或曰謝脫拘束皆未爲
精密也米南宮之贊雖奇崛鏗鏘殊覺滉瀁其曰永和字全其雅
韻九觴字備著其眞標浪字無異於書名由字益彰其楷則亦庶
幾乎得其實也或謂定武本仰字如釘眼殊字如蟹爪列字如丁
形而爲會公樂道識之曰恐爲九方皐所哂然驟驪黃牝牡之不
記則有之決不以犬豕豺狼麋鹿而謂之馬也苟能於永和九觴
浪由仰殊九字列之中開九方皐之目亦未爲過近世如尤錫山
王復齋皆喜評碑帖陸象山謂二公於蘭亭一主肥一主瘦二公
猶爾其孰能決之惟高宗皇帝贊曰視亭遺墨行書之宗眞百世

不易之訓予嘗味山谷之評以薛肥張瘦惟定武本不瘦不肥其
論雖審而觀者未悟其意後之翻刻者止求於不瘦不肥之間則
字畫停勻反成吏筆倘何足以語蘭亭乎其意蓋曰定武本有肥
有瘦肥者不剩肉瘦者不露骨此右軍之字所以爲行書之宗也
夫賞鑒識別之嚴各隨人品而上下昧者貴耳賤目矜已忮善未
易以口舌辨也間有雅尙君子摯長度短博覽研校不過至定武
重開本而止蓋初本罕落東南未易見故也葉公好龍見眞龍而
反疑之紛紛皆然予見此序亦多矣雖不能盡知何處所刋每見
善本亦未嘗不爲之躍然及見中原故家舊本於是心降慮消氣
融神暢又懼其見之未博也疑必有過於此者廣採近時精鑒之
士所共推爲善本者十餘家點點畫畫鎚鉢而考之未見其可以
伯仲稱也脫肥者必失之氣濁瘦者必失之骨寒神癡而質俚者
有之意縱而筆狂者有之或同兒戲不知其醜而矜于石者繁瑣

黙成賜硯序

昔大父幼師黙成也期待之至乃以廷對之硯賜焉大父不負所
期卒以此硯復對策于行朝其後宦轍南北必挾以自隨先君平
生無長物所嘗用者亦止此先君卒保藏惟謹蓋其制古質堅後
人不知必有厭棄遂屬內兄伯遠小篆銘文鑄子其下今雖廢曠
遺芳不嗣者百有餘年矣誠得此硯長存或有志而自奮者焉知
其不永爲衣鉢之的傳況兩世手澤在焉可不知所保乎

重改石筍淸風錄序

夫天道流行發育萬物鼓天下之動而神變化之功者莫疾於風
起於空洞蒼茫之中而激越於山川徘徊於草本虛徐游泳於精

神與致之表冷然而不可挹倏然而不可留其感人也深其動物也力有自然之妙莫知其所以然者其唯風乎聖人觀物察理撮諸形容喻君子之善而名之曰德風德風感詠歌之意而名之曰國風曰風氣之開以見造化之推移曰風聲之樹以示治道之興起有曰風教風俗風範風致皆取其感人動物有自然之妙故也烝民之詩曰吉甫作頌穆如清風傳者以爲清微之風養萬物者也蓋其薰蒸披拂也天地爲之光華如人之嘉言善行流播傳誦後世爲之奮起故閭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閨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百世之下聞者尚可以變化其氣質而況夫先世之流風餘韻子孫所當觀感服習繼繼承承要不失其氣象而忍遺響之不嗣乎余生最晚不克肖似十有五年而孤諸父亦相繼淪謝而於先大父之清規素範不得而詳也猶及咨訪故老採計遺書至於孫曾則已蕃然不得而聞之矣夙夜戚懼追求亡逸

餘二十年存者無幾其幸而得者爲之哀集考訂表識序題亦既成編聚之日石笋清風錄石笋者先大父丘蘧之名清風之所自出也予今已年幾六十矣舊學荒蕪不足以增衍遺緒痛文獻之頹連尤凜凜乎殘毀散逸之至再則清風爲之掃地若我輩從子孫書種不絕清風徐回凡今日之所以辛勤整比反覆叮嚀或可以爲後日作成之助況是錄也非有聲色珍寶之可悅非有鐘鼎舊藏之可玩玩之者有能思賢人君子交道之所以綢繆味斷簡塵編辭氣之所以忠厚必知紹述先志軌度前脩兢兢業業勉勉循循盡其力於學問之所當爲絕其意於性分不當得之外其間或有名世者斯無忝於爾所生矣是雖出於乘彝好德之良心豈無賴於父兄濡染薰陶之力至于觸本此爲易事學既淺陋不得不假借而襲取之也以是爲學抑末矣昔姑溪李端叔善屬文工於尺牘東坡謂其得發遣三昧者釋

恨焉耳予髫自麗澤歸溫習舊書有未解者因手壹成圖沈潛玩索萬理悠然而福慕益知圖之爲可貴而靜中之有眞樂也敘其所以貽之千姓非敢爲他人道吁邵子垂沒始以先天圖授之伯温未嘗不哂其過計也先天圖卒大明於後世者豈伯温所能與於斯乎烏在其爲能授也哉

發遣三昧序

文章有正氣所以載道而紀事也古人爲學本以躬行講論義理融會貫通文章從胸中流出自然典實光明是之謂正氣後世專務辭章雕刻纂組元氣漓矣間有微見義理因得以映帶點綴於聲語之中是之謂倒學至於書疏尺牘亦日用之不可缺者尤宜循雅準勢欲圓而暢筆力欲簡而嚴非學問不足以至之學得其本此爲易事學既淺陋不得不假借而襲取之也以是爲學抑末矣昔姑溪李端叔善屬文工於尺牘東坡謂其得發遣三昧者釋

氏之妙語也若與之實少之也然所以得此三昧者亦出於博洽之餘惜所用者小耳因見小晉編類尺牘以資筆端之芳潤會語之曰此非所以為學也不得已亦當求於古作者可也偶有姑溪三昧集出以示之亦非可取足於是編也又為之博採於韓歐蘇黃而下諸公分為十卷稍廣其見聞所取者有淺有深淺者冀其進豈不知導其苟而成其隨者非教也猶有望其能入深者冀其進豈不知導其苟而成其隨者非教也猶有望其能倒學以識文章之正氣云

送立齋入京序

立齋東歸南轅息肩未久今已幾錢唐之權矣念昔者同保歲寒之盟杳未有期不能不使人浩嘆雖然出處各有義苟能挽世道扶綱常遠者見于行窮者見于言非屑屑於往來者則周伸行藏同一機也今久新一職而踐合席可以行其學矣立齋以義交而不相忘可以言其所見矣今天下事變其端不一非可一言而盡

子居山林讀書以求盡其分耳苟言天下事豈無出位之嫌乎昔顏子居陋巷樂簞瓢非有厭仕意也門人問為政者前後相望而顏子獨發為邦之問夫子承警以思出其位責之而直告以因代禮樂何也蓋學者學聖人之道豈曰獨善其身而已亦均有天下國家之責焉非彼為則此為也寧捨之而藏不可用之而無以行也夫當周之末諸侯日夜之所求者富國強兵之外無它事也異時齊景公問政於孔子而答之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此可謂迂闊而非急務者而景公猶能粗識其旨日信如以今天下父子之倫廢缺者固不止一端而莫大於氏族之無別絕人宗祀亂人婚姻駸駸乎夷狄禽獸之歸此唐季亂亡之證也以今天下君臣之倫廢缺者亦不止一端而莫大於紳仕之無義德行播地俘囚天經經說聖苟於一得無所不為其害有甚於焚書坑儒之禍苟幸久軒冕子之言先圖其大者推其餘次第而講行之亦可為世

道慶而子今日之往亦不為徒行也視子之時首窮經無得於道無用於時其行藏未易以優劣也子其勉之

宇宙紀略序

伏羲之世上上古也天機動而河圖出人文開而八卦成天何言哉感伏羲之心假伏羲之手開千萬世文明之治伏羲亦何言哉得於心應於手而自有不可勝言之妙不知其幾子百年也至文王紊彖周公繫爻吾夫子又從而翼之詞則費矣圖將隱矣夫子憂其圖之遂亡也以四句十有八字紀之於大傳又不知其幾千百年也至我本朝康節邵先生始得而傳之及朱子本義之書作有先天後天之圖於是粲然而大明矣予往歲於康臧求家見一先天圖規制甚簡古云得於徐敷齋心甚愛之每疑其中分一半若倒轉然於造化不合耿耿久之壬戌之冬上蔡書院剏交於玉峰車君首出此圖示予即向者之所見其可疑者已正之矣繇日

對之如在伏羲之世甚矣車君之能古其今也上天下地古往今來之紀孰有大於此者乎既而又出示以巨編曰宇宙紀略凡幾卷若干圖圖之後有證有考有釋有論至於乾端坤倪民彝物則禮樂制度之詳經傳義理之奧莫不備載皆經世之具也嘗試書乎人見圖與詞之費也而不知所以然者實隱乎其中中庸曰君子之道費而隱又曰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是書有焉車君名某字某黃岩人有三世家傳之博雅與子一見如平生歡命為之序子不敢辭於是乎序

晉齋王文憲公文集卷之四

續金華叢書
廬陵銅溪劉同編輯
鄱陽三臺劉傑校正

序

書疑序

聖人之經最古者莫如書而最難讀者亦莫如書以二帝三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孰有加於書者奈何伏生之口授科斗之變更孰能保其無誤此書之所以難讀也朱子於諸經莫不探其淵源發其簡奧疏淪其湮塞而貫通之纔析其錯糅而紬繹之無復遺恨獨於春秋不敢著一字書止解典謨三篇而已後又有金縢召誥洛誥說及考定武成凡四篇予嘗多幸得觀典謨手畢密行細字東圖西補蓋非一日之所更定其用力精勤如此學者猶恨不及見其全書孰知書之果不可得而全解也朱子嘗謂眉山蘇氏書說善得其文勢或謂失之簡曰如是亦可奈謂金縢王氏獨不解洛誥猶能於此而不穿鑿亦稱之也又嘗問東萊先生於書有不可解者否曰亦無可缺後二年復見乃曰誠如所喻是亦難說者至於朱子教門人則俾之先讀其易曉而姑後其聱訛此固不得已之詞甚矣書之難讀也今九峰蔡氏祖述朱子之遺規斟酌羣言而斷以義理洗滌支離而一於簡潔如今文古文之當考固已甚明矣大序小序之可疑今已甚於帝王之詞與史氏之詞參錯乎其中今亦可辨有害理傷道者又辭而闢之有考訂平易者亦引而進之如天文地理之精叅歲月先後之審定用工勤苦久已成編後學可謂大幸然疑義缺文之難朱子曰未詳曰脫簡者固自若也分章絕句之難朱子不肯句讀者亦未能盡通也況讀書至拙如予者豈能遽爾然于中哉諸儒之所能解予固幸因得而通之予之所不能通雖諸儒極融化之妙支綴傅會屈曲將通然亦終朱能盡明也在昔先儒篤厚信古以爲觀書不可以脫簡疑經如此則經盡可疑先王之經無復存者後生爲學所當確守先儒之訓何敢疑先王經也不幸秦火既熄後世不得見先王之全經也惟其不全固不可得而不疑所疑者非疑先王之經也疑伏生口傳之經也讀書者往往因於訓詁而不暇思經文之大體伏生女子之口傳孰不知其訛舛聖人之經不可改伏氏之言亦不可正乎糾其繆而刊其贅訂其雜而合其離或庶幾乎得復聖人之舊此有識者之不容自已漢唐諸儒智不足而守有餘泥古護短堅不可開遂至本朝二三大儒方敢折衷以理間有刪改議議喧厖猶數十年而後定今訓註多已詳明而猶可略也惟錯簡繁多極闕玩索若稍加轉移以復夫體不動斤斧以鑿元氣不可強通者仍缺之是亦先儒凡例之所許也元體苟正則訓詁不待贅詞可以益簡而益明矣愚不自揆因成書疑九卷凡五十篇正文考異八篇藏之家塾以備探討嗚呼歐陽公曰經非一世之書也傳之繆非一日之失也刊正補緝非一人之能也使學者各極其所見而明者擇焉以俟聖人之復生也予深有感於斯言云

雅歌序

古之詩猶今之歌曲也但雅頌作於公卿大夫用於朝會燕享用於宗廟祭祀非庶人所敢僭惟周南召南通上下而用之被之於管弦之中以約其情性之正以範其風俗之美此王化之所由基非後世之所可及也其於國風雜出於小夫賤隸婦人女子之口以述其閭巷風土之情善惡紛糅而聖人亦存之以爲世戒非皆取之以爲吟咏之當然讀之者悚然知所羞惡則聖人之功用遠

矣正不必句句細繹而字字精研求其美者玩味誦咏之可也若以爲聖人既刪之後列之經籍而皆不可廢則又何以謂之鄭聲注而放絕之乎今考桑中之詩曰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其溱洧之詩曰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芍藥雖蕩然無復羞愧悔悟之意若概之以後世怨月恨花殢紅偎翠之語艷麗放浪迷痴沈溺者又不可同日而語矣子嘗謂鄭衛之音二南之罪人也後世之樂府又鄭衛之罪人也凡今詞家所稱膾炙人口者則皆導淫之罪魁耳而可一寓之於目乎然三百篇之音調已亡雖鹿鳴而天下篇腔律具于儀禮集傳又非樂工之所能通識觀其章叠句整氣韻和平而淵永深穆之意乃在於一唱三歎之表孰能審其音以轉移其氣質涵泳於義理哉至於習俗之歌謠辭俚而韻窒又無足取所以學士大夫尙從事於後世之詞調者既可倚之於弦索泛之於脣指宛轉榮紆於喉舌之間憂

憤疏暢思致流動猶有可以興起人心故也間因暇日有傳寃忠愍陽關之作而子朱子爲之感慨題贊其意深矣因併及它作可以麗於此者不問古今類爲雅歌若干卷而竊有取於放鄭聲之遺意云

先世遺蹟序

某幼罹艱棘學無行荒廢源寖寖乎將墮先德垂垂乎就泯天開一覺豁然四顧茫無根蔕藉朋友之力粗知學問之正塗同首家庭之文獻已流落幾於盡矣既而自慰曰與其守先世之遺書不若得先世之遺志雖然伯魯之簡已失叔敖之孤徒存今不考諸遺書何以繼其遺志幸保手澤數紙晩遂裒整列其目於魯齋清風錄之首使觀者知不肖孤不能自强終無以續先世之遺音將抱恨於九原猶可以爲後人之鑒云某拜手敬序

送曹西徼序

僕聞聖人著明德之教於後世曰大學其書有始有終篇曰絜矩後世不循其本而遽以怡國平天下自任國且不怡而天下得其平者尤鮮蓋絜矩之道未易明也絜矩者所以處天下以方正均一也三代而下所甚急者富國强兵而已富國强兵必以理財爲本而儒者不屑爲夫理財而不用儒者其害不可勝言矣朱子曰國富則民貧兵强則民病今民已貧且病也而國未嘗富兵未嘗强何哉夫財者天下公共之物也積於左而右必困窮於右而左必虛前後上下皆然今乃上不積於國下不積於於民必有所偏聚者矣僕於是知絜矩之道爲甚精密也故著孟獻子之言爲公卿大夫之法且極言聚斂之臣其罪踰於盜臣其斥之也可謂深切矣自貢助徹之制壞而租庸調之法立庶邦惟正之供者止此他皆非正法也今勢家巨室以不輸王賦爲能相習成風而有司惟困弱小戶之是征至再至三無所愬告騙而爲盜賊而後已咸淳辛未實謨宗卿曹公分符寶婺下車之初悼弊藏之赤立恨勾稽之久廢不得已借鈔於勢家巨室以攻其虧盈此救時之權也蓋一巨室勢家必兼百千萬小戶之貧督一大戶可以寬百千萬小戶之力庶幾乎絜矩之道財賦方輻輳而謗議紛然而遽止雖一時講行尙欠從容詳密而初無重催抑納之訴又何尤焉既而百廢俱舉時和歲豐民安其業且陰爲水旱貴糴之備不止其數以求名人歌頌者不釋口獨於借鈔之事人不以爲善吁可歎也吁亦不足歎也可歎者傷眞道之難行不足歎者吾知謗者之心矣今以大農之長召公豈不以大農者國家財賦之淵藪正欲倚公經理之願公無以前事爲鑑而自沮進而告子上退而告于元老理財無巧法止得天下輸其所當輸者足矣但輸其所當輸自公卿大夫始是道也即絜矩之道也以義爲利者也平天下無以易此僕誤辱眷遇之隆不能爲祖餞之禮贈

之以言古人所重敢以是告執事云

樓說之名字序

子外舅峴山先生樓公晩而得子愛如拱璧方生計衰落僑寓金華自任薪水之勞鞠其子兀坐於枯椽敗牖之下或勉其爲農或勉其從釋先生愾形于色又有勉之以讀書習字者則亦俛而不答年幾弱冠乃謂予曰冠而字周道也吾將與之冠而名且未命子盍爲我謀之予謝不敢當曰命名父事也字則賓焉先生固請予未有以對頃之有日者過我試以此子之五行叩之其言曰澗下有水源幽而地寒將東其流而巨山限其前退而西就兌澤則得其所矣子心獨有感復命曰宜名此子爲澤字以說之先生曰何義也曰山下有澤於卦爲損此子生而家道替之象也水逆行非性之罪有山障其流回入於澤勢使之然也夫兌者說也陽剛居中中心誠實之象柔爻在外接物和柔之象故爲說而能正此爲澤之蓋亦自取之也先生曰然得之矣因爲之序

好生錄序

天道流行發育萬物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是之謂仁故仁爲至善之道也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蓋兩澤相麗交相浸潤互有滋益此說之大者若夫汪洋演漾澄涵清泚上接洙泗之淵源下承伊洛之流派是澤之德也不然則同流合污渴斯濯足爲澤之蓋亦自取之也先生曰然得之矣因爲之序

惠不見知於當世區區之慮正恐珠光媚海玉彩搖山不能不返起愚夫之疑敢以韜晦涵養四字爲涓埃之助而申其說昔先正樞相筮仕之初西山眞公爲作潛齋記其所以推潛之義殆無餘蘊大略亦韜晦涵養之意今登於文集刻於堅珉植於家塾樞相平生受用異時功名事業實基於此伯忠夙夜觀感服習亦既熟矣奚待子言每讀舊論至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此直妄人也聖人之言寬大止曰難乎有恆矣既不能常則其實可立而見豈能欺人徒自欺耳若夫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亦幾於詐而曾子以之稱顏子何也苟出於詐亦豈能有常而從事於此哉善乎朱子之言曰顏子之心惟知義理之無窮不見物我之有閒故能知此予未嘗不爲之躍然有感蓋人之美質難恃學問易晝惟知義理之無窮則學問自不能止此句地步甚濶根基甚厚工夫甚深有純亦不已氣象誠能如是

送王伯忠序

淳齋王伯忠調浙江征官兼惠民藥局戒行有期先數日訪別口予言爲贈予謝不敏而徵之再三惟伯忠明粹疏練處事暇密不

林季春之月田獵罝罘羅罔畢翳餧獸之藥毋出九門君子達而在上立法定制品節禁戒其爲教也順而易君子隱而在下著書立言開導勸世其爲教也逆而難況愚夫愚婦冥頑蔽痼教化未易感刑罰未易艾不得不推天道福善禍淫之理多方以誘之開其不忍之端遏其愁惡忘返之念此令君好生錄之所以編歟令君嘗宰金華律已甚嚴視民如傷百里旌倪愛之如父母忽惝然懷歸不可挽後四年以此編見寄三復披玩作而歎曰至哉令君之存心也先之以列聖之寶訓次之以賢哲之格言雖佛書道藏稗官野史無所不載分門合類善惡粲然吁其用力亦勤矣雖非先王化民之正法是乃仁術也識者當觀其心云

又不止於韜晦涵養而已今輩轂之下四方智愚賢不肖之所輳輻也是非曲直利害之所囂咻也貧富貴賤禍福之所變化也榮辱之所馳騖習俗之所薰染威勢之所怵迫或忌於旁而不得釋或謗於後而不能自明或誘於前而不能自禁必至於悼忠改錯追巧苟媚者相迹而奔也有能不變於初不貳其守亦可以爲難矣於斯時也不期於韜晦涵養而不容自已蓋不韜晦則蹈危機而不知不涵養則鼓輾躁而不覺然苟止於韜晦涵養則猶故吾也何有進乎惟能常存義理無窮之心而益求其所未至凡一事一物無易無難皆莫不爲吾進德之助矣詩云衣錦尙絅惡其文之著此韜晦之方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此涵養之功也爲已之學入仕之初立心當自此始伯忠亦然之否

啟蒙發揮後序

齋集卷之五 夢選廣

沖漠無朕而萬象已具風氣漸開而人文漸明非一聖一賢之所能盡發故伏羲氏之畫八卦也仰觀俯察近取遠取得河圖而後成雖曰闡陰陽變化之妙而其用不過教民決可否之疑而已歷唐虞夏商有占而無文至文王始繫之以彖周公繫之以爻吾夫子又從而爲之傳更三古四聖人而易之爲書始備蓋非一時之所能備也文王變後天之卦而先天之易幾於亡大傳發義理之奧而變占之用幾於隱後世不能會通而並觀於是尙義理者淫於文辭尙變占者淪於術數而易道始離矣我朝盛時邵子密傳先志然猶有所未盡間嘗考之禮經別子爲始祖繼別爲大宗注疏有二義一謂諸侯之庶子別爲後世之始祖一謂始來在本國者今三府君自鳳林遷入城府固已合始來之義若以天子建德疏有二義一謂諸侯之庶子別爲後世之始祖一謂始來在本國者今三府君自鳳林遷入城府固已合始來之義若以天子建德祚土言之尙書莊敏公祚土東陽郡侍講煥章祚土金華丞相文定公祚土魯國皆得以爲始祖也小四府君創業臨江子孫出仕亦得以附始末之義閭族建議請同享於三府君之廟所以共明命而厚人倫於親親尊尊之道庶幾乎有所觀感服習垂裕無窮云咸淳己巳冬至奉父禮舉序拜謹述事始書于題名之首

記

默成定武蘭亭記

蘭亭脩禊序右軍之神筆也所謂道勁圓健已備其美七傳而至

智永其徒辯才尤祕藏如護頭目越二百六七十年而唐太宗以
衛取之未幾殉于昭陵而眞蹟亡矣唐初善書者多而臨摹不止
一家惟歐陽率更爲逼眞勒石禁中石晉時契丹輦歸流落于定
武此所以定武本獨貴重於天下本朝慶曆中碑出民間歐公集
古所見已四五本乃以定武爲別本蓋亦未深考也其後米南宮
所得止褚河南臨本耳自熙寧後薛師正父子別刋二本以易元
碑於湍流帶左天劉損一二筆爲識行於世者往往別刋本故定
武眞本亦不多見南渡以來紛紛翻刻幾千石矣說以傳訛僅同
兒戲每竊哂之實祐丙辰仲夏將晦內兄潘伯達之子出乃父遺
訓以家傳數碑授予囑以後事而默成所實蘭亭敘亦在其中予
且悲且懼質田以承命久而玩之實熙寧以前定武本也何以證
之字有率更體而所刻五字尙可見也諸家所識精筆儼然在目
千石碑易莫敢仰視如皓月中天而萬緯沈暉如祥鸞覽德而翬

飛敛翼自可獨步東南也方宣和紹興間胡馬南馳中原俶擾士
大夫宜未暇留神於翰墨題識于後者猶二十餘人多一時名公
卿也豈非懷古傷今而卒付之無言乎最後范太史沖一跋微發
其機寓感慨之深意眞足以瘡晉室羣賢之舌而奪之氣後之來
者宜不復可措手矣惜乎元祐諸君子之故蹟脫落不存自是息
影潛形百二十餘年而歸于予無所嗜好一朝而得北方喊時之名刻傳默成衣鉢之餘玩亦異事也暇日摩娑展觀對諸賢姓名肅然起敬豈特懷感世道之廢興而是物之託諸人者已不勝其可歎未知後之視今復如何也因題其顚末于后云銘曰

步東南永式清鑒

淳化帖記

本朝儒學獨盛非漢唐可比而碑刻尤多蓋　太宗皇帝偃武修

靜觀堂記

予之宗人盧陵史君平生嗜易自號玩易老人晚於所居之西偏
敞堂一區扁曰靜觀予時得從容於其間而思得其義蓋易之道
陰陽動靜兩端而已靜而觀萬物之理是靜涵乎動動而順萬物

之情是動主乎靜也周子曰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故又曰非不動不靜也朱子曰惟聖人全乎天理其動也靜之理未常忘其靜也動之機未嘗息此周子所謂神妙萬物者也史君學有淵源講動靜之理熟矣觀萬物之情精矣故出而試郡安吉也當嘉熙庚子歲以歉告禱兩盡其瘁裔其用廣其儲梳剔獄訟動劇民隱凡可自盡者皆得於理之所當然惟此郡苗額悉隸上供歲仰和糴例責牙儈是時價日穹用日窘轉糴于大家亦理也豪猾訴于漕臺使者嚴止之告于朝廷都曹不憘也內有兵食之憂外有餓莩之責郡復可爲乎於是再乞祠三自劾而歸矣動靜者進退之機也進退審則動靜之見定可以無撓寖祐乙巳再守建昌未兩月盜發廣昌之管下蓋頑民蟠据山谷家植戈矛平時擅私販之利生長于寇略爲患且久矣一旦因憲司保伍之令太嚴激其嘯呼勢漸猖獗侯亟作運謂爲捕招並行之不敢遽離巢穴吾事濟矣此制勝第一機也有曰不動聲色密運籌策張聲勢倡隅總設招誘解脇黨郡賴按堵皆由深沈果斷應接得宜不失事機故也有曰子不聞比歲憧捕之盜乎此其徒也讐之養疽不潰決不止侯能款以計一舉勦之除數歲醞釀之禍根於旬月間四境無相煽以動者功不偉歟夫平寇之策不過招與捕二說招所以捕捕所以招應機者神執方則泥已丑之失必於招也今日之得招而捕也且招且捕不足以相病故也其後鄭公逢辰之秦尤爲慷慨皆未足以得侯之心蓋其靜觀乎世道久矣故能以一靜獨立於羣動之表應倉卒而不懼者此也至於廬陵之功尤爲敏捷始兵勢挾驕卒劫制郡將一日號呶侯叱之

其勉之哉史君名侑實予之族姪云

婺州都稅院記

古先聖王屬意於商賈也厚矣其制法爲甚詳其設官爲甚密以其貿遷有無爲民生之大利也故有司市之職分地以經之辨物以平之禁靡以均之與之行布徵價止訟與之除詐去盜斂賒無所不備又有質人掌成市之貨賄有司關達貨賄以節傳出之何其慮之深而衛之周也孟子曰古之爲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治之耳其後有登龍斷左右望以罔市利者人以爲賤故從而征之蓋紀征商之所自始非若漢武帝窮兵黷武海內虛耗始稅商賈以充其欲此非賤其罔利也而實利其倍息而已涼法徹事一開其源而終不可塞然亦通都大邑燕車楚輦之交馳江艦海舶之輻輳征之未以爲虐取之未以爲苛猶將飾其詞曰所以抑末而厚本居是官者晨出坐曹羣賈在列或色動神喜於萬

寶橫陳之時或朶頤染指於巨貝旅廷之後一念火熾百行瓦解知自愛者於銓曹不敢輕下願注之筆以其財利易汙也惟褻之征官則異於是地僻而道左物瑣而利薾官寒吏瘠朝夕盼盼於刀錐之贏歲額雖輕而課賦常負官多虛而吏專責矣故益不可爲也按郡乘都稅務舊在西南二百六十五步宣和己亥煨燼之餘徙于今地去州西二里一十步實建炎庚戌也紹興辛酉又災郡太守龍圖周公綱卽新之嘉定初又災集撰王公棐在郡幕奉命重創嘗爲精辭矣寶慶丁亥漫塘劉公宰爲趙君琚作題名記及征官歲人多稱頌之景定庚申居民不戒災又及之咸淳丙寅待郎陳公綺始創屋四楹於草莽荆棘之場洞無壁立不得與閭閻伍過者愈薄之越四年天台侍郎慥堂鄭公之仲子某不鄙其陋辱莅斯職旣至顧瞻徬徨不忍周覩愀然太息曰此實吾之責也默計事力蹙蹙靡騁何所旉材何所僦備首以從物之費別貯

以立其志伐廢址大樟以定其本糲檢浮窳對越實心以俟其機果有天幸脩翁大賚王公之伯子櫬以大理簿來爲員外司馬君以契家子受教於脩翁之門有年矣理簿慨然曰成君之志非吾其誰於是請于侍郎趙侯孟傳顧寬其期會以日額補虧之奇羨捐以起其役且自割俸米食之又以橋梁之餘材佐之遂得以因其四楹前後翼之以軒廳堂門廡吏舍庖湢次第而完且美矣且斂牆縮地虛其四旁以防延燬斧斤斷續兩年于茲會其貲凡十有五萬無一毫及于商賈皆欣欣然悅而願藏於市也君以某有一日過從之雅乃述其顚末來徵事記曰某之先君子更歷中外令迫於前而不可不爲非有醲賞誘於後有爲而爲正以作於上者從容而有餘應於下者亦隨力而興起不過以吾職之所當得者爲吾之職所當爲爾區區之暇藏焉息焉堂之中器用雅潔堂之後水石幽邃東序則經史橫陳琴聲情越足以澡愉其精爾足以涵養其志慮事至理彩其應不倦蓋有以證怡其原也賢太守遂大書不倦扁其堂猶歎盛哉意甚渥也竊謂天下無不可爲之事業顧吾之來者增而大之以蓋吾陋子竊謂天下無不可爲之事業顧吾

整雄壯藻麗鎭壓溪山氣象偉然心孚義感而幕府亦從而效焉節推趙君某一日訪于於陋巷曰敝屣幸已落成願有以紀其役予以年衰學植辭而請不置考諸郡乘節度推官屬在州西二十八步它無碑碣而創始之歲月已荒兩監郡之尊前後臨之城隍灾鑒於其旁泊職者惴惴不敢肆往往視爲傳舍苟焉支柱而已前推官臧君某懼其屬宇之將壓也嘗新之矣迫於替去而不遑他顧趙君來未久堂室之輪奐粲然兩序之棲楹翼如也非有嚴令迫於前而不可不爲非有醲賞誘於後有爲而爲正以作於上者從容而有餘應於下者亦隨力而興起不過以吾職之所當得者爲吾之職所當爲爾區區之暇藏焉息焉堂之中器用雅潔堂之後水石幽邃東序則經史橫陳琴聲情越足以澡愉其精爾足以涵養其志慮事至理彩其應不倦蓋有以證怡其原也賢太守遂大書不倦扁其堂猶歎盛哉意甚渥也竊謂天下無不可爲之事業顧吾之來者增而大之以蓋吾陋子竊謂天下無不可爲之事業顧吾

而微不同不倦者與之之詞也人方困於色荒於酒役役於貨利營營乎進取此心之德已虧豈能不倦哉昔子路勇於有爲者也而夫子慮其不能持久猶以無倦勉之況後世氣昏質懦者乎或始銳而終怠或驟作而隨止曰姑緩曰少待者皆倦也凡勤其所不可勤必倦其所不可倦二勢之所必至非毅然有守確乎有常者不能不愧於斯扁與之者乃所以勉之也或謂昔韓忠獻嘗爲推官有稱其理不倦爲宰相器豈非賢太守以是期之歟君曰何可擬也忠獻以少年登高科授鹽丞常丞通判淄州直集賢院然後徙爲開封府推官擬非其倫則吾豈敢昧此二字即張子警隋之意某雖不敏請事斯語不敢忘予曰君之言善矣須知不倦者終日乾乾之路頭也非進德居業不能至此徹上徹下語更無餘法異日交承不必對書印層請觀斯扁則告新之能事忠矣君黃岩人遑庵之從孫也

復齋記

詩不云乎上天同雲雨雪雰雰而終之以生我百穀余嘗疑焉方其朔風怒號寒威慘慘草拂之而色槁木嬰之而葉脫水落石出山川寂寥於是天地閉塞而成冬矣所謂穀者投糜糞溷埃塵瘁然未有生意也是時太史謹候玉琯鞠莩飛灰陽氣潛動此之謂生生不息之機物無終困之理聖人之象復于以見天地之心焉蓋萬物必有大剝落然後有大發生人亦必有大摧折然後有大成就予友汪伯壽嗣詩書蒙故業有屋一區蕭然於茂林脩竹間雜卉芳妍家具雅潔有晉宋間風致人所歆羨一旦流落飄蕩不與余相聞者十有餘年一旦過予面有德色曰我過異人授以醫學已療數十人矣貧者施之藥富者與之方日邁月往證熟理明我將謀數椽之居名之以復齋閉門靜坐益探索其所未至予盍爲我記焉予曰嘻醫道之難言也久矣此聖智之所盡心而後世得矣予聞有萬卷堂獨善閣者君家之故物也君能開其口正其學嘗其勤範其廉不失先世之初意又能疏通義理講求淵源以復漸麗澤之餘教謫然於士君子之間是亦復之義也而況於醫乎

長嘯山遊記

辛卯之秋八月末晦有六日長嘯子與客遊於北山未至赤松三里而近有徐先之之別業焉一山傴起於平壤之中顧而異之啟柴扉穿小徑步至其顛勢如臥牛南望積稻山如屏松之應山也邇而遞步松陰之下徘徊南山間水聲潺湲竹樹繁翳便與塵世隔絕入實積觀遂吟招隱之詞曰金風瑟瑟兮敘素秋黃雲逝兮委空曠歲冉冉兮于邁形役役兮爲誰被命駕指北山兮爽氣朝浮揮靈氛兮遠御策枝筇兮深以悄潛玄宮兮清以幽仙道恍惚兮亘千古以難悟遵

像寂寞兮想二子之精修聆清岑兮飲玄玉之液餐芝英兮嗽華
池之流叱羣羊兮共化鵠雙鶴兮同遊朝崑崙兮暮玄圃抱義門
兮訪丹丘橫八風兮上下歸兩澗兮綢繆嗟彭殤兮均一夢之不
返何虞象兮同一氣而不伴嗟子房之末智兮捨圮上之老黃石
有約兮猶封留念子生之多艱兮命與事仇髮已種種兮盍早爲
謀何時結茅兮濯井竈之餘休嘯日月兮跨蒼蚪聚紫府兮棲瓊
樓二三子兮其從子杏見住持蔣道士鑿崖架室石磴崎嶇名之
曰清涼境界鶴計簡淡松度凝遠眞修行人也次歷諸道房有樓
峻峙於西岫丹楹畫棨藥欄相因重閣旋閤雲霞飛鬱深窈便戶
酒通器具精潔愜几濟然道士曰馬庵主烹茶焚香意甚勤
愉復尋周管睹丁洞元童掌籍精舍軒池儼是人琴俱非屈指舊
遊二十年矣一歎而退登方丈轉至鍾樓之側有室曰隱齋階下
一石玲瓏秀膩下銳上展齊後累石爲山峰巒參差花木間發思

致殊不惡樓三區在臥房之右一曰邀月正與鐘樓對曲幕兩間
牖前脩竹萬竿窗密環繞竹外卽溪流也翠色滿樓泉聲滿耳坐
久不能捨次至夢仙堂題歲月經濯纓少憩于枕流亭上奕棋一
二局草酌少許徧讀前賢石刻景慕高風相與歎咏因得四十字
曰二皇不可見小酌酬清歡晚逕山林秋香院宇寬清泉噴白
石翠竹護朱欄滿壁先賢句摩娑子細看再茶于邊清入小桃源
臨飛流澡滌滿面康衢之埃然後出觀門轉橋東謁二仙祠酌祠
後井水清泚甘冽香味俱永久而不散登祠右經畫見山川融結
之妙策杖徊步而蔣道士邀諸塗呼酒于隱齋樓下遂留宿于邀
月又得四十字曰黃冠輸勝景邀我上危梯地僻人聲悄樓高山
影低隱前列脩竹檻外卽清溪泉石偷風雨詩魂一夜迷時夜渴
半紙隱微明疑曉光之何亟也推牕一望月色皎然竹影落澗瑤
光玉繩鑿落陸離於幽砂直漏之間起坐久之餐靈山之爽秀吸

鑠萃蟠山蒂鑿平地曠衍田園雞犬晏如也羣居處以安以固
使隱者得之足以畢餘生而遂至樂也山橋雖居嶺椒然危青峭
碧戛霄摩漢遠眺城郭隱隱在晴光曖曖中杖履穿磵磯而止力
憊息喘至一聚落縱橫十餘家皆汪其姓生涯隨足無甚貧者一
老饋漿而辭余問其屋後最高之山曰碁盤山而不識其命名之
意山頂有徐公湖水旱之禱無遠無近神岫相盼嶄岩鉤鎖豈無
意而然耶雜坐盤磯上有蒸雲一穗逕捋於隆鼻之表指謂同行
曰此雨雲也皆莫之信偶得一絕云每日城中喜看山卻來絕頂
望瀛寰白雲何處爲霖雨倘在山尖翥鬱間由是蹔岡下埜至于
鹿田本一寺也今爲東西有故相葉公養空播公之題字皆鐫之
石寺後有斷崖大石離立於竹樹間養空榜曰第一軒觀其亂山

如城合圍于外魚鼓對鳴相呼於內衍平皐以如席分圖廬之向
背眥錐布讓廣袤數里而鹿之不睇也亦已久矣冠以朝眞之險

實以馬面之雄碁盤蟬聯白望虎踞長蛇屈曲而下遊鞏蛙亂躍而驚顧楊家山崔嵬其左後阿山蟠据而右雙龍繞其胸尖峰掇其肘名曰第一眞不虛也少休于東寺午炊未熟雷聲轟轟須臾雲氣昏昧狂風振蕩驟雨飄忽晦冥隱晦淵妙屏迹遂賦四十字而出詩曰自陟山橋路青綾步步奇探幽忘倦懶脫險得平夷香火分雙寺風流訪斷碑我來風雨甚妙處未容窺頃之雨定冒煙而至金華觀觀方重建法堂虹梁雪壁藻煥明敞道士徐清臣進酒而先已醉甚遂宿于爽軒窗前一峰卓立煙雲出沒頃刻百變是夜薄冷松聲搖壑飛瀑激風睡思清甚蚤作促炊入雙龍洞洞前有楸庭壁間句云一水穿開岩底石片槎引入洞中天誠絕唱也若夫峭壁擁地穹谷隱天情流疊疊玄蔭耽耽東紐分光葉艇航碧外洞可容千夫內洞深窈無極神鏡鬼削賦諸形似或如龍鱗爪觸圍或如象鼻腳最員獰如獅甲如龜實蓋懸空霞帶拖綉幔有神龍焉不可至矣路轉山腰展齒印蘚探冰竅洞洞前一亭亦新創也下危梯觀瀑布續登朝眞自鹿田西麓而上二逕如綫草莽斜封一峻一險前呼後扶白雲深處碧實大張石室直連三大間最後石梁雄架幾數百尺限以橫石圓瀾溶溶瑟瑟有聲蓋莫知其幾深也有天應有月岩素光淡薄破暗鏤冥外有小穴俯首盲進十餘步內復虛曠斜坡慢道上有雙室對敞支洞之側崖縫如擘狹僅容身上不見際曲進數十步冷冷不涸其外怪石數顆對列洞前趺坐其上萬象森陳于古不老挹天宇之輪囷攬煙塵之吐吞溪瀨阡陌互相經緯樹色點綴錦出綉沒眞奇偉絕特之觀也窮幽極眇杳然莫測靈以奇

而生境以靜而融世慮消忘仙志遐舉竊謂地勢高絕人迹疎遠非有神以司之則虎豹狐狸之所宅也勝域殊景未易久留歸投山靈猛捨而返次經石井潭飛瀑激雪壯響轟雷小亭翼然當前野橋斜跨其上遐望洞山已入霄漢佳思飄飄所不足者脩竹耳過秦國長主之墜樓墮玉鳳孤塚巍然枯棘翦翦荒茅芊芊羊虎殘缺甲士不全四顧蒼莽無片瓦寸甓之存焉歎朱門之不恃要後世之多賢斜訪牡情寺僧有分謙者精廬倚翠曲池涵此小橋低飛入養空所書浸碧軒軒後一亭雅探花石濟楚鑿石聚泉標爲玉乳便房曲閣折構華巧謙長髮而慧裝背古帖默誦前輩尺牘頗識吾人氣味欣然不憚於相陪引至穆賓閣見養空昆中四詩板精書飛動詞理超逸相與敬歎而出訪智者寺坐雷音亭上尋雙澗之源其一始於廢寺之石曰慈源山川相繆地靈閘露同入智者再飯于雙清堂欄外方塘龜魚藻荇游泳槃紆古木灌

叢野草馨烈壁列侍郎陳公相國葉公尚書陳公參政錢公四君子賡唱之叶知寺邀茶爲禮頗敬叩龜巢歷覽報乃魯國文定之塋也方丈久虛一卒住守墳望尖峰四圍氣軟門前松徑里餘疊碑道旁規橅宏壯路由葛村而歸于時丹楓纈林香粳染袖金粟垂穎翠莢採豆卖蓉覩冶籬菊敷茂葉蘭芬抗塵擢蕊於深幽香稻兮春玉簸珠於踐踩懸顆苞於棄菜葉乍黃於橘柚日暄而不熇雨寒而不驟正一年之佳景候也菱乃巽勝軌脫凡塵志同類偶心閑景妍不爲酒困不爲事萃煙霞甄陶神觀燈鮮首尾越四日各有得而還粗述梗概奇妙莫宣足跡之未歷者復與同行尋盟焉同行者誰楊元定徐彥成汪必先長卿則金華王某字會之也

慕庵記

金華令尹愚翁先生蘇公秋水之操而春風其德不以僕爲邑子

而鄙之辱交甚厚一日浩歌歸去來之詞百里士民不能回也鄉之寓公與當路使者俱不得而留也自公之去金華無令尹者今四年矣戊辰冬辱公之書曰某少孤先君久在殯始克襄大事越二十年地以泉脈沈浸遂改卜于帆遊鄉唐奧茶嶼與先妣合葬幽魄即安遷徙至再是皆不省孤執事不敬之此後悔今又三十年雖謹刓末第而祿養不及哀哀之痛抱憾終天自度猶介之性必至忤物召禍以羞其親由是奉身蚤歸得以時拜墓下每誦康節先生之詩曰三尺荒墳百尺山生身慈愛在其間此情至死不能盡日莫徘徊又且遷未嘗不爲之心目悽斷近葺數椽爲棲止之地榜曰慕庵子盍爲我記諸僕雖不敏不敢辭竊謂聖人刪詩而蓼莪之篇特著于小雅蓋其推父母劬勞之恩周密詳盡所以感動人心有惻其隱而不能自已孟子所謂大孝終身慕父母者正以欲報之德昊天罔極也今公有味乎康節之吟徘徊不忍去

故作精舍以奉烝嘗以報顧復可謂不忘其所由生矣雖然誰云寸草心報得三春暉此晉之受業者所以廢蓼莪之講也今公以慕題其扁固無待乎觀省之助抑亦以示子孫云爾自吾父母之當慕也推而至于曾高極而至于授姓命氏之初同此一慕也下而至于雲仍以及乎千萬世之遠亦豈外此慕哉非曰徒慕其蒸嘗而已必思所以脩身厲行保一氣之統行而無間斷可也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懼虧其體懼辱其親也保一氣統行而無間斷者亦惟存此心之仁而無間斷耳此心之仁即父母生育之仁也父母生育之仁即天地生物之心也其所慕者不亦遠乎敢以是語詔其子孫若夫搆造之歲月工程則有不必書者矣

陳氏世系記

陳氏之先居閩之侯官本朝古靈先生之裔有諱鑾者自閩徙于

說

洪範九疇說

或問九疇之所以則洛書者其目可得而易乎曰不可也可易則非聖人之書也夫陽變陰合而先生五行故五當一數而不可易人稟五行而見於五事故五事次二而不可易八政者爲治之大綱也故八政次三而不可易五紀者天時之大節也有八政而后天時可推此五紀不可先於八政皇極者四方八面之所取則故居中而不可偏三德者五事之直對也三德蘊於內五事著於外品節剛柔所以定五事之合中也稽疑者八政之橫對也有政大疑不能自決必卜之而后吉凶見庶徵者五紀之直對也庶徵之

休咎五紀之所以逆順也福極者五行之直對也人稟五行之氣有善惡焉有厚薄焉此福極之所由分也三德者又庶徵之橫對也休咎之形剛柔過不及之偏也五紀者又五事之橫對也五事中節而后天地位四時行焉三縮三衡九疇之數昭昭然一定而不可易如此以十數推之而可以如是乎

皇極說

五居中者統體一大極也八位皆有五數者物物各具一太極也五行五事五紀之五此顯然可見者也八政之有五何也食貨祀賓師五政而已三司者所以統五政故曰八耳三德之有五何也一正直二剛克三柔克也七之五用卜是也八之五時九之五福是八位之中五無不在五行雖五大分則二實陰陽之所互生也天生水本乎陽位于北陰也地生火本乎陰位于南陽也木爲水之耦陽而實生火金爲火之耦陰而實生水土則貫四行而無不

有從逆八之有休咎九之有福極是也人稟五行之氣於此矣武王之訪箕子之陳直與危微精一之傳相爲終始於一書之中其條理縝密不可易也此所以謂之大法與故朱子曰此是人君爲治之心法皇極之奧義朱子言之詳矣其餘所未言者敢與同志共講之

獲麟說

事有出於人之所共喜莫之致而至者謂之祥亦有出於人之所不識卒然而遇者謂之異是以麒麟鳳凰自昔亦以爲祥目異也何哉蓋其爲物也世不常有諦其名詠其德誇其瑞而不識其形見于詩書傳記寥寂希闊於三千六百年之間謂之異亦宜哉然其性之靈也未嘗輕出必有至治文明之世覽德輝而後來又安得不謂之祥乎惟聖人之門其理素明其論素講而不以爲疑也故有子曰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類也聖人之於人亦類

也但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而已予嘗深味其言而竊歎夫天地清明淳一之氣不常會而不易遇也方其幸而交會則鍾於人也爲聖爲賢鍾之於走獸也爲麒爲麟鍾之於飛鳥也爲鳳爲凰至於景星甘露之見於天醴泉寶玉之見於地嘉禾紫芝之見於草木龍馬之圖神龜之書其名狀雖或不同理則一而已矣然則麒麟鳳凰非爲聖人而生也特與聖人同值夫清明純一之會同生乎聖人之世也故聖人之時必有麒麟必有鳳凰隱顯之間特因人之見不見耳愚嘗謂鳳凰者有感於陽之靈者也麒麟者有感於陰之靈者也陽者天之道君之象也陰者地之道臣之象也當其天地交泰君臣同德麒麟鳳凰所以畢至有聖君而或無聖臣此鳳凰之所以獨至也有聖臣而或無聖君此麒麟之所以獨至也夫子歎鳳鳥之不至感聖王之不作天下不得被中和之化夫子已之詞豈情也哉是知平時魚水之歡皆虛文也

明帝告馬后說

明帝之告馬后可謂理到之言若可以感動其良心者然使忌嫉者聞之未必不愈增其怨怒倘何望其果能聽從也邪史曰后於是盡心拊育又有若果因此言而後生殺愛之心者皆史臣病之矣夫子憂患後世之心未嘗少衰於是始修二百四十二年之事立百王之大法爲後世之軌度豈得已哉說公羊者乃謂文成而致麟胡文定公祖之以爲與簫韶作而鳳來儀者同一理爲先天而天弗違志壹而動氣之驗言亦淵奧矣然文成而麟至固足以大春秋之作麟至而見傷又何春秋之不祥也乎以夫子憂患天下後世之心垂爲萬世之法程夫豈小事文成而反致不祥之應豈理也哉但先儒之論既曰麟自聖人而出乃又曰麟出非其時虛其應此爲悖理善乎程子之言見于劉質夫入關錄者足以破千古之惑文定祖述程子而於此獨異焉新奇之病賢者亦有所不免可不愼哉

蜀先主託孤說

每愛劉元德訪孔明之言曰漢室傾頹奸臣竊命孤不度德量力欲伸大義於天下詞義正大凜乎有三代之風此孔明所以幡然而起爲之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者也當其梁益粗定鼎立勢成至於即位漢中經營剋復幾五十年春秋於是亦老矣使元德誠有興復漢室之心必能擇宗室之賢以託國俾之繼志述事以成吾平生之志願豈不始終光明哉惜乎計不出此臨終數語君子以爲漢祖唐宗皆有媿色是固然矣識者精考密察以爲元德平生心事於是俱敗言若甚公而心甚私庸闇之禪不足以了乃翁家享豈不甚明元德既不能擇賢宗以授國則當公天下以爲心盡於精爽未憊之時播告天下以行堯舜之事以孔明而代元德授受自可無媿豈不卓超千古今乃不勝老牛舐犢之愛設爲不得已之詞豈情也哉是知平時魚水之歡皆虛文也

明帝告馬后說

夫人之氣質不齊自陰陽五行紛綸雜糅有清濁焉有美惡焉有厚薄焉而清明純一之會千百載不一遇也雖聖人亦不能一人之所稟而能和人之所偏是故舜命夔典樂教胄子曰直而溫寬

而棄則而無虐簡而無傲所以扶其不足而抑其有餘也教化不作於上而吾夫子講道洙泗私淑諸徒輩弟子雖愚魯喪辟之不齊吾夫子不過進其退而退其兼人者而已世衰教弛人自爲學苟欲矯揉其所偏其將何以爲準的哉亦曰求之於學問之中乎誠能求之于學問必知無過不及之謂中默計吾之氣質於何爲過於何爲不及不及者企而及之過者抑而反之必至於中而后已矯揉云者卽變化細密之工變化云者亦矯揉成就之驗矯之爲言治其偏而歸於正之謂也苟能矯枉而過於正則反爲矯之累矣或失之激或失之亢則皆非所以當學也然中非易至也亦難識也學問之功非一日所能成就也君子之學不爲則已爲必要其成非百倍其功不可也中庸曰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正雖柔必強朱子曰明者擇善之功強者固執之効吁是非矯揉變化之準的歟

三姪字義說

寶祐癸丑之季冬十有一日乙卯奉伯氏命挈諸姪來歸教養越五日進而告之曰天之生是人也莫不付之以仁義禮智之性不以聖賢而加多亦不以愚不肖而故少也然託於人者爲氣稟所拘故有晦有明爲物欲所蔽故或絕或續人之可以全其付託之初而不爲氣質物欲所勝者其學問之功歟是以大學教人明明德必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所以指其得之之由也曰瑟兮僴兮赫兮喧兮者言學問之成德容之盛而歎美之也其餘義理詳密予將次第爲汝等言之思昔汝諸父之孤大略亦汝等之年其間聚散盛衰禍患事變不堪問首今何忍言之哉自是以來予日夜望汝等有所成立以承門戶之付託長姪當以學問率之益有所執持則自有毅然不可犯之威故朱子亦以毅釋儆字長姪先已名儆今字之以子毅次名曰付字之以子全幼曰伀字之以子可

於氣質誘於物欲則吾之本明者始昏矣揚子雲曰天降生民倥侗顓蒙恣午情性聰明不開可謂誣矣聖人之教亦因人之固有俾復其本明而已人生八歲皆入小學教之以灑埽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乃入大學教之以明明德新民而止於至善教之以致知格物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所學之體用備矣此學古之大本也今壹既冠固將責以成人非百倍其力於三綱八目之中則何以明善而復其初哉況敢望其治國平天下書曰爽邦由哲哲智也此吾之固有也請字以哲夫子其勉之

葉涵字說

咸淳庚午二月吉日通齋葉先生命其友人王某冠其子涵既笈矣宿矣期矣而某以微恙不果就列敢推涵之義以字之曰涵者清明之蘊也夫天地以生物爲心人得天地之心以爲心虛靈知

覺所以妙眾理而應萬事此所謂清明之蘊所以能涵者得此氣之靈也其所涵者卽此性之善也仁義禮智乃爲之綱百行萬善皆從此出必使之寂然凝然湛然粲然於方寸之中感而遂應則不失其所涵之善不然則聲色或得以誘之利欲或得以撓之貧賤富貴或得以移之百念動搖則吾之所涵者昏矣今子旣冠成人之責自此始必開之以學問之道澄之以靜定之功俾所蘊者常清明而不昧醯酢萬變泛應曲當始可以爲成人周子曰山下出泉靜而清也汨則亂朱子曰山靜泉清所以全其未發之善故其行可果請字之以無垢通庭文幸以此說求正焉

吳弱翁字說

栢蒼友人吳弱翁冠來會北山何先生之葬訪予於陋巷求其字之說予讀曲禮二十曰弱陸農師絕句朱子然之冠自爲一句弱言其時冠言其事文雖相連而義不相足也今弱旣壯而又有室矣朋友猶以弱翁稱之以是自怠非相勉之意也夫冠者將責以成人之道故其目有二十曰筮日云云始加曰順爾成德三加曰以成厥德未嘗不以成祝之請字之曰成

箴

本齋箴饒府博修史榮滿造朝

天道發育本於一誠其心生生其德孔仁人得此人具此全美本然之性日善而已聖人之本斯誠獨全眞實無妄其動也天人秉五常萬善渾渾其惟誠者五常之本吾郡博士齋以本名鶴山筆舌久焉服膺如本之根培養封植蔚乎蒼蒼干雲蔽日國本在家家本在身一身之本方寸虛明明德新民先覺後覺推以教人勉之實學深衣講席音吐琅琅乃製闊鈐乃闢津梁齋必有規兩碑對立題必有義浮華者鮮鼓之弗躍揮之弗前士心已蠹四顧茫然利欲雖深天理不泯豈無覺者會未旋軫作之不已久久必成

三載一瞬簡書有程得師百年泮水能幾爭長盧文雒示義理立國之本恃此人才學不務實吁其殆哉世道日消永矢一歿有感斯言難免世嫉我居陋巷閉門讀書高軒數過不鄙其愚冷舍竹林載言載笑雖未深賡肝膽相照秋風旣老行色駸駸別袂一列翔泳勢分我思古人行必有贈贈君以言情文弗稱知君之字知學之源何以體之亦惟誠焉君之言行何有不實誠實始終不誠無物須臾有閒私欲乘之其爲用者大本已虧薄物細故願君勿忽相期實深共保無斁

古鏡箴

子意何厚惠我古鏡有鼎斯模有容斯正思人之生心德本明如彼鏡然萬理具程物欲交侵甘受塵穢弗磨弗治自暴自棄醇子古書爲磨鏡方用力之久炯然其光聖賢雖遠如目斯覩以心照心無間今古惟子勉之致知是先人欲消矣天理滿然惟子勉之

力行勿止天理湛然人欲消矣

外孫宇箴

文王之易惟震在東一陽既動勢可亨通爲德之仁爲男之長奮于二陰有雷之象脩雷既厲氛不震驚守之以正法度是循夫子傳彖乃曰有則恐懼修省保其安吉惟汝外孫汝父汝名蚤失所怙煢然一身伶俜重閫倘以色養文獻三世莫不汝望百蠹汝伺百邪汝窺一失其則烏乎殆而汝毋妄動動必由禮汝毋妄言言必知恥手足耳目皆有常規毫釐之繆百行之虧震乎咎者實存乎悔震所以亨惟則罔悖在昔汝冠欒欒棘心三加之祝既不得聞仲春令日吉服在御字汝保則敬戒毋斁

考德問業箴 并序

昔聖人自謂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且約其進德之序爲學者立自考之法後世所學無所志所志非所學故終身猶未至於聖人之良能莫不敬兄兄弟弟是乃愛親同此遺體如足如手違曰悖德悖德

德孝亦何有夙夜匪懈是保是守惟予升父翼翼怡怡宜兒宜弟伯仲塤篪以宜名齋以善相規以養壽母以貽孫枝尙期力學猶理致知知宜之義得義之宜齊于一家推而一國必有事焉神明厥德

汲齋箴 并序

昔嘗爲葉聖予賦汲齋詩有云當知汲井如克己汲去污濁清自同之句今又索箴再辭弗獲愧學識之不進無以異於前日之貺也復理舊語爲之言曰

人賦人受有物有則湛然良心萬化攸出欲動情勝既堙既塞趨彼末流浸以沒溺迺激其淵迺揚其力以竭天下以磯邦國易涸其源爲達其窒惟學有要於己先克制外養中非禮者勿本體清明有未嘗息我觀易象如井濟物寒冽淵澄本源之德有泥其污人將焉食潔治既清然後可汲惟聖予甫觀象體易昭揭斯名用

誓朝夕澡撰天君勿受形役豈汲於用爲我心惻勿輟而緒左右逢原要在自得成汲之功博施無極

贊

河圖贊

河之圖兮開天地賾五十有五兮陰陽相索惟皇昊羲兮肇端平神畫心妙契兮不知其千萬年之隔

洛書贊

洛有龜兮負文錫神禹兮彝倫攸敘商之季兮汨堙箕子載陳兮皇極爲之一新萬世之大範兮存乎其人

漢高祖象贊

世道大變異哉漢祖不階尺寸而有天下三章之約偶中時機董公仁義安識精微

唐太宗像贊

世道再變太宗有國終始胡風歷年三百萬乘不足一將之雄仁義果効何止歲豐

徐伯光道廩贊

道滿天地萬物浩浩道非可廩廩則有道中虛而實日用之寶嘉穀稊稗辨之貴早

甲寅畫像贊

石笋巖巖昌培而崇繡湖洋洋昌淡而通茫茫遺緒耿耿衷孰融爾氣孰肅爾容稜稜霜月習習春風匪範爾德用警爾慵

乾道御書贊

皇矣孝宗聖德天縱翼翼小心親承大統監觀王國宗廟黍離彝恥未復版圖未歸寤寐英材弘擴大業昧爽丕顯孜孜聽納爰究爰度是經是營鳶飛魚躍遐不作人有赫其明或黜或陟破俔拘攣萬里咫尺于鄰于輔于蕃于宣百辟是憲人物薦然中興之際

於斯爲盛維我先臣恭承眷命昔在乾道試邑長沙政聲上徹召節亟加入覲于庭天顏開豫股肱之郡汝其綏撫于嚴于信宣化兩暮帝曰來汝郎省經帷晝既訪問夜出奎畫貂瑞駿奔衣冠駭喈帝意若曰汝言有章既及怡具然猶未詳盍罄汝忠裨我政體毋替朕命媚于天于雲漢昭回臣拜稽首對揚天休昌言敢後帝心亹亹帝謨洋洋求治之切度越百工威靈在天遺烈在下日月于邁遹然今古君臣之契自昔所難有進有退惟義之安龕珠陸離三十有九既勤堅珉永鎮墜阜神光發筍睠金厥篤惟忠惟孝百世其承睠忠爲勸睠孝奚則睠臣之榮惟皇之極

截斷提起贊

上饒克齊陳先生以截斷提起四字接引後進亦喫緊教人之要法也金華王某因爲之贊曰

美質難值人欲易昏意必固我四者相因繩繩馳騖網常日淪孰心本虛靈天理昭晰一敬不存明命斯遏日究忏下淪陷沒滅孰能幡然奮發振挈毋間而斷毋作而輟必常惺惺萬事中節

右提起

乾道九贊

強圉敦牂乃正元日觀族孫珙乾道之章志淳而理該差彊人意猶懼其體之未切也爲之推衍先儒之說或可爲進學之助知道者不足觀也

於穆乾道其德曰元萬物之始萬化之端氣行在東於時爲春天命人受於性爲仁君子體之眾善之歸

於穆乾道其德曰亨萬物之通違元之生嘉百會南陽極而陰萃敬退讓禮云禮云君子體之抑抑威儀

於穆乾道其德曰利利貞已私生物之遂斂華就實未黍疑疑義以制心大分斯得君子體之萬事之宜

於穆乾道其德曰貞物理備具物生之成天紀周復爲時之冬爲性之智藏始於終君子體之正固弗移

於穆乾道德曰剛健一息不停萬古旋轉維健維行剛斯可見雲行雨施乃化乃變君子體之有強無勌

於穆乾道德曰中正寒暑代謝無有偏勝當消而消當盛而盛正或未中惟中無病君子體之卓然有定

於穆乾道德曰純粹體用渾然具美全懿邪惡莫干陰柔莫媚時曰至誠眞實不僞君子體之精一無二

於穆乾道是曰三陽爲夫爲父爲君之常是曰爻天是曰子剛下濟而泰光明四方君子體之吾道斯昌

於穆乾道君子體之終日乾乾烏可已而勇猛精進窮理致知獵

險摧剛萬里載馳須臾不力明命斯隳

古賢像贊并序

先祖侍講平時無玩好守鄱陽日於洪丞相家摹傳古賢像六十餘軸皆紙本也其原出於祕府有手澤題其上不幸收藏太密蠹幾盡得全者無幾而又散留它位某舊傳寫二十餘本初未之奇也舊本既失益可寶愛近囑潘伯達摹題其姓名暇時因各贊數語懸之素壁典刑凜然六一居士嘗謂七賢圖歐陽氏之舊物也且使子孫不忘先世之清風某質凡學陋固不足以發揮往哲抑以寓高山仰止之詠尙庶幾來者識先世之清風云

郭汾陽

巍巍令公再造唐室膽量包海赤忠貫日大姦莫間大兵莫危名將接武皆帳下兒

陸宣公

年少得君同濤大難朝奏夕疏仁藁炳煥山東聽詔感泣諸叛前魏後陸時不正靚

韓昌黎

唐文三變至公而止日光玉潔八代披靡諫佛骨疏上時相嗇于載是非眞嚴矣乎

柳河東

文盛正元鏗鏘皇雅絕塵峻崖古匪玉斧從游一誤再斥不歸羅池之上秋鶴與飛

趙韓王普

五閫將曉大明赫然抑抑人傑佐命之元功銘玉鉉名壯金縢風雪夜計一新乾坤

曹周王彬

帝王之將冀義羽仁汎播氛祲湛布陽春雷鼉電熄天宇清明不

王忻公 曾

溫溫忻公大志厚德桃李成蹊春風無迹計忻忘同理化后戚宗
廟之器揚休山立
呂文靖夷簡

賓日天聖政關簾帷起賢弼黨慮遐防微月殿濟權玉棺破惑舒
卷屈伸深哉仁術
范文正仲淹

雪壓孤根斷蘋力學危言正色蹇蹇諤諤靈府兵精瑤衷膽落先
天下憂後天下樂
韓魏公琦

堂堂魏公受天間氣赫奕孤忠鎮定大器手扶日月身佩安危大
沛霖雨寂然神機
富鄭公弼

魯齋集卷之六

慶曆人望元豐老成片言折虜訪落戎兵恩浸南北壽配岡陵鶴
降星殞始終之靈
文潞公彥博

元祐黃耆冀日導乾出將入相餘五十年虎老風壯松壽節堅龐
眉瑞世迓福不衰
曹武穆璋

侍中內輔器識迥殊預勉樞輔逆料胡鶻風熄狼煙霜凝金鉞襲
慶將壇矯矯聲烈
狄武襄青

太平名將偉哉氣節御梁公像留髯邊涅西折元昊南摧智高童
謠方息角大成妖
歐陽文忠脩

學授孟母一代文宗追琢大雅刻滌澆蹤諫疏直筆雪壑霜空全
節蓋王文憲公文集卷之六

飾蚤退潁水清風
蘇武公軾

奎宿精神烏臺繚繞神龍追電天馬汗血世外文章筆頭風月航
海而南平生奇絕
林和靖

野人雲臥孤山蒼蒼梅侑逸興香揚詩囊湖邊竹戶猿鶴徜徉寒
泉秋菊千載耿光
醉吟先生白居易

江州司馬元和諍臣雞林聲價鑾殿規箴變素去矣詩酒陶情西
湖浩渺雲水流馨
宗忠簡

雙龍遐驤風埃帝邑秉鉞齋壇揮涕戮力天聲外揚臣姦內抑忠
憤莫紓孔明祖逖

魯齋集卷之六

岳王

赫赫武穆天開駿功聲震河洛威吞犬戎梟槍忌武烏臺勘忠齊
名諸將愧死英風
張魏公

中原雲擾閫外專征東潰淮西敗富平勢裂南北天摧大勳千
載公議一點忠誠

廬陵銅溪劉同編輯
鄱陽三臺劉傑校正

銘

醫銘

立志必仁察脈必明見證毋忽用藥毋輕惟仁則明惟審則精全此四德尤難其人其庶幾乎拙窟王君有眞見無苟利心我作是語匪誇爾能守之勿愆勿愧斯銘

日新齋銘

上帝降衷無有不仁剛柔雜揉智愚是分惟欲易汙惟已難克改過遷善惟學之力疏瀹澡雪如垢消亡存養省察無時敢忘與日俱新與天不息月異歲殊昭然明德

夜存齋銘

性無不善同此良心苟得其養氣定神清持守一懈倏焉放失休息之餘求則復得物欲逐逐且晝遑遑有濁斯寐焉補梏亡學苟日新存不待夜一言蔽之謹厥操舍

求志銘

志學志道聞諸聖人尙志持志鄒孟亦云心之所之求然後得必有事焉講之貴力同曰此志有淺有深亦有不遂非氣不任立在求先志至氣次至與不至爾敬爾肆隱居行義達其所求二者能兼伊呂之儔昔吾夫子猶曰未見乃揭乃扁夫豈自僭斷章取義敢求兩全我心有感託字而傳在昔大父卬角賦竹頭保歲寒默成囑目求我先志幾五十年夙夜凜凜恐或顚連左詩右書相我陋巷有闕斯室衲融境暢卓爾前後竹柏蒲森仰止精畫有赫其隙黙成之書大父之操小子識之胡不慥慥大父之操黙成之書宜爾子孫永表吾廬

拱辰齋銘

屹屹蔡公手授茲齋曰的其傳惟劉實學乃傳爾侃以祈康勿執虛如盈爾念爾慤乃承乃盤乃銘乃跡允契厥初惟德其託

善則堂銘爲黃岩揚幼學作

民有物則懿德是彝私欲一蔽萬善斯虧猗歟周子有精其思著書覺後百師之師謂本必端謂則必善親疏難易言簡而辨維揚行父揭爲堂扁涵泳四卦其則不遠我觀其要心存乎誠朋友責善無怠斯銘

文定公家藏淳化帖銘

於皇太宗偃武修文游心翰墨古蹟效珍入神入發妙潛振埋遂閣翼翼墨板鱗鱗氣完體裕波黠妍精引卷周覽人物彬彬攷事鑑書如影隨形正邪忠佞實根厥心心正筆正千古良箴自時厥後飢勃紛紛神昏體瘠浸失本眞搶攘南渡故物罕聞博古君子

撫几驅神維我文定擔然無營有實斯帖有睟于盎紫宸仗退靈府淵澄槐庭景轉寓目典刑題識雅密印款鮮榮肅拜啟玩手澤炳明所寶非帖情風是承詔爾後裔聿彰厥聲

默成賜硯銘

維皇大父幼師默成授此玉質曰端之珍相彼雨翁對于黃庭玄雲肩寸澤潤斯民情風寂寞畀于支孫于以寶之究此令名

新賜端石銘

有紫而腴有潤而密就礪砥之新功啟山川之老色中星炯然聿彰爾質發揮聖言神明厥德

淳祐歙石銘

有斐其理有規其形聘歙江之舊德緒魯齋之新盟吟風弄月露湛雲蒸毋涸毋渝毋替斯銘

澄石銘

闇而彰縝而密有砥其平表裏如一直內方外君子之德殆若忘年之友朝夕相親于几席

清端石銘

不瑕于㾜有質粹如含章于內以時發舒不必鮮仁之語不濡子孫之書相在爾室汝爲君子之儒

鎮臺銘

禮饋腯肉有金有幣交際之恭君子所貴生鵝烝豚匪戒匪賮是曰貨取君子所病我非用禦享是多儀毋摽使者審此令詞

愛日銘

天地之化一息不停歲不我與日月駿奔是以君子自强不息審已乾乾夕惕斯惕禹惜寸陰周公待旦矧是聖人罔敢或倦出作入息衆人蚩蚩自棄老人傷悲我年嘗少我學不力明德昧昧嗟膂無及嗟爾小子毋曰妙齡髦敵幾何頎頎而巾爾寒襲裘當用力萬善必備缺一不可過此以往幾非在我惟叔崇父有揭斯扁詔我銘之愧此無淺

遺書銘

石筍文獻歲月浸荒爰輯墜簡於焉永藏有聲其光乾道奎畫有味其言名賢遺帖翼翼卷帙典則尚存願言寶之百世其承

懷古厨銘

好古博雅學在其中玩物喪志式病于躬是碑是碣象箱款識爾圖是書典刑思致我懷古人世遠言堙如或見之實慰我心

四友厨銘

端歙之珍雲煙郁郁爾毛如錐爾楮如玉天相四友得與斯文曰聖曰賢有翼其臨捨之則藏用斯不忒一與心會神明厥德

界則銘

縱橫妙用三百六十如碁之方無閑是積一紙一年百千萬億是曰絜矩永爲書式

手板銘

言必忠信行必篤敬在輿倚衡聖人有言

頌

陳輿頌爲天台施處士作

機賓主有辨表表玉立貞元所鍾邁邁時運廩然高風月落霜飛冰凝雪霽一點清芬足酬天地心事誰知圖不盡意

充實齋銘爲劉叔崇作

惟人之性原於一善欲動情勝惡然後見人之好之我所固有若存若亡好未必久利害可移外物可改昔也所好今也何在君子惟學必有諸已其所謂信實而已矣彼樂正子以好善稱從游于敖有不足論二中四下毫釐不差其或未實充無以加既實而充於斯爲美雖至聖人上下一理孟子之言具有等級充實一關最當用力萬善必備缺一不可過此以往幾非在我惟叔崇父有揭斯扁詔我銘之愧此無淺

遺書銘

石筍文獻歲月浸荒爰輯墜簡於焉永藏有聲其光乾道奎畫有味其言名賢遺帖翼翼卷帙典則尚存願言寶之百世其承

人之一心滿腔曰仁義禮智信雖各有名總而專之以生道存推
所由治所者每問起居多傳執事亦時有齒及某兄弟之意又知孤
露之蹤所以被眷存者始終不替如此茲聞召冠星郎密畀上宰
直前奏事上沃帝心尤增慶賚伏念某生四十有一載矣先君棄
孤今已二十有七載幼孤失學顚倒沈迷浸浸乎小人之歸矣
學不失秉彝逆天理事揮而去之推此一念俯業于醫五十餘年
躬脩炮炙勉勉濟世不爲利屈有威其誠或報之德急義好施隨
入隨出不問親疎視吾有無匪恩之市匪名之沽有惻其隱弗退
弗渝何待觀過始曰仁乎維天降祥有鍾于善子孫衆多厥鑒不
遠咨爾子孫循循勉勉名世者出必太且顯

橘榮頌

羌爾錫貢姒之服兮頌爾素榮鬻能之國兮與春無競嘉爾之志
兮表裏純白抑子之所嘉兮各一太極顆顆圓兮陰合陽開五行
爛兮玉質金相方有道兮寂寂紅紫自知其醜兮翦舜涵疎色香
異兮國風不采非世人喜兮皓皓獨立夫何求兮德聲而且實侯
黙之際不敢遑本而逐末不敢徇利以忘義於世味淡泊無一毫

梅之流兮觀爾儀刑毋自失兮培之擢之數弓之地兮率性不變
眞畏友兮踰則爲枳秉天之理兮願我德業與爾俱長兮柯葉茂
茂無彫零之像兮

知樂仁壽二頌

人心本虛靈纔昏便失脚一理苟昭融羣疑自揮卻物物有精義
事事有歸著一習了萬變勗哉有餘樂

衆星環北辰微月墮西牖夜氣澄中襟梧亡保且晝存存帥人欲
生生體天授一仁無間少勗哉有餘壽

書

上王右司書伯大

在昔嘉定壬午得侍伯兄曁舜拜于秋閤徹棘之後便蒙開述先契
篤隆夙好情義藹然既而賜之迂願衡茅至今有光倒指十有六
載矣覩無再見之期未嘗一日不起高山仰止之思凡親舊之經

相之事而佐其所不逮者其惟都司乎嘗謂君相者出治之原也君德之進不進經筵之責也相業之成不成都司之責也左右司雖曰宰相之屬三槐之下黃閤之中必得德量器識之才彌綸得失裨贊庶務宰相曰是都司曰非宰相曰可都司曰不可必使廟堂無過舉四海無冤民內而君子小人之各得其所外而夷狄姦宄之各安其分是皆都司職事之當然也國家數十載以來士大夫戕賊於利欲之塗良心熏染於貪濁之習滔滔流蕩無所底止其間能自拔於頹波之中者蓋不可以多數矣有如執事中立不倚氣節凜然精神風采赫赫於符竹之間聲名聞望袞袞於薦紳之口召環之初天下共係之日必橫經虎觀矣必執法霜臺矣執事方徘徊退避兩載而後進豈徒然哉必有一定之見矣今日之來豈不熟觀天下之大勢必以爲世道尙可扶持化原尙可輔佐乎然而天下之勢日壞國家之勢日輕亂根日壯命脈日微如之何其不思所以救之之道也天下所共知者內而民生日艱而楮幣無策外而夷狄日強而兵力單弱任今日之事者皆知其尤難夫生民之休戚固係於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也朝廷者又豈非監司之綱乎兵力之弱強固係於將校之能否師閫者將校之綱朝廷者又豈非帥閫之綱乎合內外治之原既係朝廷總朝廷之政又關於都司其任豈不爲尤難端平更化以來朝廷治効其略可見雖都司潛眡密贊於幾微隱約之間而不見其跡異時識者考治道之得失曰此時此政爲當此時此政爲不然宰相猶若人也而政有異焉何哉則必於都司謹之矣可不謹哉執事培埴之久歷之深學正義明志定氣飽當必有以處此矣然吾儒之學雖曰有體有用必體立而后用有以行又必體無不具而后能用無不周也世衰道微學絕教舛士氣不振風俗不淑正以士大夫體不立而急於用借曆時行道之言以蓋其富貴利欲之私意近世一二

賢者固有以異乎今之人矣進而未能盡副海內之望亦以其體未至於無不具所以用亦有所未周歟此古今之通患也而況都司之任尤非宅司比也霖雨之原也舟楫之具也麴蘗之資也鹽梅之根也若夫天下之事變其來不一也國家之安危非輕也幾微之間節奏之會呼吸進退於毫髮之間失利害之相去已有霄壤之異矣惟講學然後有以明夫心之制得夫事之宜昔王梅溪聲名節行爲時巨人晦庵朱先生猶脫進也乃拳拳以尊德性道問學勉之而不以爲僭于湖張公文章風采爲時俊才其去荊州也南軒張先生送之亦告以講學之說而不以爲嫌以是知無貴賤無老幼皆不可一日不講學也人之美質有限而歲月亦有限學問無窮而事業亦與之無窮講學者豈有它哉亦窮理以致知也惟能隨事以觀理故於天下之理無有不察又能卽理以應事故於天下之事無有不明如鑑照人如衡稱物自有以盡其公且

平之德矣今執事上欲答主知次欲參廟謨下欲副人望不知以何事爲當先何事爲可後推本尋原萬弊蟠結蓋有不勝其可憂者執事其何以處之哉願執事審時度勢熟慮精思薰蕕同器決無久馨之理君臣際會從古所難日月逝矣歲不我與毋爲小人所先發也不審高明以爲如何謹齋沐裁書以道此拳拳之誠淺陋僭率不勝愧懼

上呂寺丞延年

某幼孤失學退處陋巷日知收斂身心於簡册間殊未嘗一再晉謁也幸於例牆有先世師門之舊雖閒養痾卻客亦未嘗不獲瞻侍既而令表傳道尊意乃知不肖如某亦未蒙擯棄而在薦錄一人之數感佩興起念不可無一言仰答隆知用政僭陳倘丐垂察某竊惟平治天下之道莫急於人才教養人才之地莫急於學校後世教養之政不修未有

壹叁貳册 97版

甚於今日則其化民成俗之驗固已昭然可見也南渡以來三先生鼎峙東南倡明正學沒衍淵源成就人才爲國家數十年之用可謂盛矣年來師友凋落義理堙蕪後生小子倀倀然無所適從以其意之所便者爲學雖有氣質之美不過沒溺於進取之塗而已至于汲引後進收拾晚生開導訓迪封植培養以續不絕如綫之氣脈捨麗澤書院何賴焉夸契丈負家世嵩嶽萬鈞之重誠宜充養氣體保毓神明恢崇德業開拓規模夸禮有德招引善類夙夜相與講磨實學以復還先世之舊也某得之友朋之餘謂夸意欲更文會之約久矣悠悠日月謀畫未定切慮旦夕官轍驅馳不容久駐此事必至因循廢弛終於不振而已也今幸天啟深衷凡聲氣所同留意諏訪俾有志之士咸挹麗澤之風而陶泳講習之樂此其意豈徒然而其事豈可苟哉某切謂朔望片時徒會亟散切偲之論不浹輔仁之意不孚則恐於高明所以篤念先猷紹

復師友之盛才足有稱妄意及此珥節里居之暇早定規模請一老成有行義善講說爲衆所敬者爲之長嚴其尊崇體貌之禮優其飲食供給之需使真有志於講學者三五人相與左右之汎濫齋宇增置休榻接納後學不限其來許其寄宿不以虛文利祿之誘入其心使之一意講明義理涵養德性果能如此則旁郡聞風而至四方視傚而起咸知厲澤遺規久而復振作成磨礪日衍歲豐有以輔學校教養之所不逮而培埴斯文之壽脈以爲國家無窮計益以顯揚成公先生以道私淑之功而於尊契丈繼志述事之孝孰大於此而於愛君報國之忠又孰大如此僭越犯分不勝簒恐惟執事進退之

社倉利害書

社倉之法人皆謂始於朱文公而不知始於魏國錄元履魏公初行于建陽之招賢文公而行之於崇安之五夫然文公之法與魏公少異招賢之倉遇歲不登則告發及秋斂之無貸息也五夫之倉春貸秋斂收息二分小歉則蠲其半大饑則盡蠲之此爲小異魏公之法雖疎而簡文公之法雖密而煩二公同門友也孟子酒酒然無所適從從容之間未嘗不交病之魏公病文公曰不當久儲速腐惠既狹而將不名也當時亦莫能決其是非要皆常得如二公之賢則法俱無弊奈二公之不常有也東萊先生常謂文公曰子之穀取之有司而諸公之賢不易遭也南軒先生則曰立法無其本用法無其人雖指劑舒實爲朱先生發也此其深長之慮有朱先生所未及思者蓋仁人急於愛人利物念有生之類莫非同體其忍坐視其饑餓轉于溝壑化爲盜賊哉惻隱之發如救焚拯溺何暇逆計其後日之不得人而遽已乎此朱先生之盛心也若夫二分之法與青苗異者蓋剤舒託濟人之名罔其利以供上之用朱先生因濟人之實儲其利以復

爲民水旱之防心之所發惠之所及何啻霄壤以青苗議社倉其不審亦甚矣及朱先生異日自悔其法之未盡善故謂元履之言雖疏而其忠厚惻怛之意藹然有三代王政之餘風豈予一時苟以便事者之說所能及哉後日之請所以必曰息有年數以免者則猶以不忘吾友之遺教也逮其晚年又自憂其無守法之人故曰有治人有治法此雖老生常談然其實不可易之至論也蓋無人以守之則法爲徒法而不能以自行況於所謂社倉者苟非常得聰明仁愛之令忠信明察之士相與并心一力以謹其出入而杜其姦欺則其法之難守不待已日而見之矣此又予之所身試者吁朱先生晚年之意即張先生昔日之言也大抵後之好名者不深求朱先生晚年之意不深思張先生昔日之言自其立法之初考覈不精周防不密則已與二先生之意異矣謂之好名可也由是婺女之社倉始終沿革有可得而言者恭覩淳熙八年朱先

生申請社倉指揮若曰其斂散之事與本鄉耆老公共措置州縣並不須干預抑勒至哉言乎此行法者所當共守也今也不然領以縣官主以案吏各鄉又非有德望之人爲官吏之所畏敬者俯首聽命苟且逃責利害不敢專決姦弊不敢自懲玩舞虛文壅塞實意吏既慕於前權宜伸縮隨時輕重吏則議其後故賢者不屑與之相抵悟也此立法之不審一也昔之法也先給以米貸以米斂亦以米今也不然斂以錢糴若能薄增厥直亦何患民之不樂輸哉價既不平穀不時至勢不至於敷擾以抑勒人情之所不堪小民未受其利中產先被其害此立法之不審二也後之繼者慮既貸而民不盡償則社倉之惠窮而追呼之害起故朱先生之法一轉而爲魏公之法但儲于鄉以備歲之不登及其歲之小歉也又不以貸而以糴則魏公之法又轉而爲廣惠之法矣然而積之既久則化爲浮埃腐土果如朱先生之憂夫以天地生民之

寶百姓日用之天棄之於陳朽敗壞之域而不顧是誠何心哉及其發之也雖痛損其直而民不以爲惠有至不得已而食之者反不如糟糠之鮮潔直不以人類待之矣是又何心哉其未發之時主者謹視封鑰不敢以新易陳或差官檢視盤量既有酒食微需之供又有人從偷竊之耗主之者凜凜度日有破家蕩產之懼此所以鄉之善士不願委請而多方脫免詞訟反至紛紛其甘心任責者率是豪覇之人即時移易私用空其封鑰及至檢覈不過旋賂官吏當連年旱傷米價頓踴慮其賑給見底反巧爲說辭以蔽當路寧科抑而不敢盡發也則社倉立法之本意果如是乎所可大慮者不特此也當其再糴而償之價不遽時例行斂抑或增會價或添斛面或責以上色之米或有數十里擔夯之賞猶云可也有產者惴惴然恐後日之不給錢而白斂米如和買羅絹之類此亦不得不慮及此而況今日常平義倉之米即昔日斂科備水旱之米也原亦自鄉而移于邑自邑而移于州今若重斂民不堪命故當一番敷糴之時吏持其柄以爲乞取之資其害尤不小是豈治世之良法哉切謂有愛人利物之誠心有須有無我之盛德既足以來天下之善言而后可以行天下之公法求名者不足以行法自是者不足以行法泥古者亦不足以行法然圖利者不可以奉法避事者不可以奉法不知民吾同胞者亦不足以奉法非特上之行法者未遇而下之奉法者尤不易得也所謂立法無其本用法無其人至是而益驗矣古人有言穀賤則傷農穀貴則傷民今之農與古之農異秋成之時百逋叢身解償之餘儲積無幾往往負販傭工以謀朝夕之贏者比比皆是也農人以終歲服勤之勞於逋負擬償之時則穀賤而倍費及其不憚經營之艱苦羅於青黃未接之時則穀貴而有倍費是穀貴穀賤俱爲民病也昔人既有廣惠之法穀貴則損價以出之穀賤則高價以入之一出一入低昂適平其法至簡其事易行無社倉前者之弊法亦良矣自朱先生之法三轉而下同於廣惠者此所謂不泥古而善繼前人之志者矣然而前日出價既損而前日入價反高原額之虧盈庶不折今欲望台慈一以愛人利物爲心而不計其原額非特今日之重失諸老先生之遺意苟以原出價數抑人戶糴價非特今日之困是爲異日白敷之漸也爲民父母以若保赤子存心必不忍作俑於此或以原額爲不可虧折乞就本州權暫關錢撥助以俟後日盈價輸償亦甚易行也僭越出位不勝震恐

賑濟利害書

恭聞　孝宗皇帝後時失實之訓言簡而意周萬事民瘼如在目前眞帝王之軌範也伏自某官開藩之初首舉是訓以警僚寀可謂得爲政之要見于施行者今三閱月又似未有成效其故何哉孟子曰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今執事訪求民隱虛已

納善孳孳不倦舉行荒政焦心勞思此百姓之所共知也不可謂無不忍人之心矣然官吏奉行不足以識執事愛民之盛心文移旁午而膏澤不下流移日甚而糴價日昂或者議其政而併疑其心愚獨以爲不然四方之風土不同田里之休戚不一以執事博詢羣議如此之勤而應之者泛然唯諾一無以仰助執事愛民之政此吾鄉士大夫之責也今不揆愚陋敢先陳吾鄉風俗之大畧繼之以愚說二條恐或可以裨贊荒政之萬分敢祈采覽切惟兩浙槩號富饒而東浙之貧不可與西浙並稱也人或有知之者蓋女之貧不可與浙東諸郡並稱則人鮮有知之者金華今日之貧與三十年前亦不可以並稱人無有知之者矣夫均此都縣也肥瘠頓異必有其故何者昔之爲民害者版籍荒落而已雖胥吏持虧盈之數舞出入之權而猶有遺利在民也自經界以來版籍具在而有無虛實固不可隱其奈經界之時縣令朱中直匿鄉都之

舊額勒保伍增添新數先爲姦吏之地民受其欺而不能辨不特無遺利而民以暗被苛取矣其害豈不大哉況自南渡以來科配之數越爲重發間次之發之七邑金華爲尤重夏稅之輸十有三種雖間有蠲租之令而此賦自若及哀都之長版曹也增羅絹重厚之數而民力始困加以十數年以來絲枲之價頓踴穀粟之價頓輕知民力始困矣富家巨室僅僅自保用度稍廣質劑隨至中產之家往往一歲之入不足以支一歲之用日降月下而窘色不舒每至秋成如解倒懸爲有餘粟以待糴價是以勸分之政固荒政之所先而非金華之所急大抵勸分之政爲富而積粟者設爲愚而嗜利者設今穀價既隆數十年之所未有於此時而猶閉藏俟復何待嗜利者雖無厭而如是之愚者亦鮮益金華所謂富家巨室實不足以當江西浙西困弱最下之戶昔之爲富家巨室者尚有數年之儲今無兼歲之蓄矣雖有閔糴之心而左支右吾其

財發粟而賑恤之使之得免於流離溝壑之憂倘有是可以寓其愛民之心耳春省咈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此王政之所先也切惟今日義倉創于慶曆初令民上三等每稅米一斗輸二升以備水旱其後興廢不常令下及小戶矣是官無以賑民使民預輸以自相賑恤已戾古意今又移易宅用數額常虧遇歉歲則復科巨室此何義哉其後又有倣社倉廣惠之遺法盡將前賢立法之美意顛倒紛亂以爲沽名賈譽之資始也低價以強民之輸先爲中戶之困既而官吏侵漁所積朽壞民得之而不可食今幸新陳相易而積日未遠而州家顧乃深藏固閉其所以備水旱者一切倘辦於私儲愛民之心何以敷於百姓公聚朽蠹三老庸儌此晏子之所深嘆也況今朝廷猶特發粟而俟國殊無發粟之意切恐百姓德巨室而不德官府巨室怨官府而不怨朝廷甚非所以承流而宣化也昔成周荒政十有二以聚萬民一曰散利縣都之

委積以待凶荒者恐不如此今不若先發官庾如常平義倉祉倉廣惠倉之類盡盡數散之官庾竭然後及于私家名正言順議威仁暢既足以廣君上愛民之心又足以成州家愛民之政百姓德官府而巨室心服亦庶乎王政之遺風蓋設施先後之序實意之所孚義氣之所興起故曰賑荒之體先官庾而後私儲者此也昔成周之衰王政不行莫甚於戰國梁惠王猶能移民移粟於河東河內故孔子之所不取以今親之能如惠王之用心者尤鮮且糴價何爲而騰高也以歲旱而無糴也是糴價不高於豐稔之地實高於旱歉之鄉然高價之利不歸於旱歉之鄉實歸於豐稔之地彼歉者既歉矣而又盡索其家具積數倍而僅可易常年之一彼豐者既豐矣而又坐享高價以常年之一而可得數倍之利是豐者再豐而歉者再歉甚非平準之意夫天時豐稔之不同地利厚薄之不一此爲政者所當輔贊天地之化裁制其輕重之宜豈有坐視其偏倚之勢而無以權其低昂之中恐未可以言善政矣今縣官勸分之令乃隨時直不與減損此巨室之所喜而細民之所不樂所徇者小而寡所害者大而衆不可不審也然又不辨其鄉之豐凶不察其家之有無例令賑糴其豐而有者固可以濟民之乏彼凶而無者自謀且不給又何分之可勸哉是以富益富貧益貧勢不均平人心不伏互相推託遷延日時民將餓死誰執其咎今獨租之數既定而七邑之豐凶大畧可見有上熟之邑有中熟之邑有下熟之邑又有最旱之邑中旱之邑不旱之邑以上熟之邑自可以補最旱之邑州家何不裁損其價直求糴於上熟之邑復裁損其直以賑其最旱之邑也其中熟中旱之邑又有最旱中旱不旱之鄉亦有上熟中熟下熟之鄉所以裁其直者亦如邑焉其庶乎無偏重偏輕之勢無甚休甚戚之民彼受抑者無怨詞彼受濟者有實惠豈不善哉今最旱者當賑濟而上熟者亦賑濟上熟者當勸分而最旱者亦勸分恐未可以言善政矣故曰賑荒之要抑有餘而補不足者此也愚之二說若迂闊而實今日之急務惟高明詳察而進退之

答劉復之求行狀

某早歲疎慵知學最晚人所擯棄乃蒙尊府捄堂先生一見偉視進而教之遂獲尚交於下風既得親炙典刑文獻於前又得漸染芝蘭竹韻於後情均魯衛義重金蘭受知豪盛如海斯深益蒙札誨諄諭先夫人行狀尤見至孝顯親所以期待不肖者乃欲推而納之文章之籙雖自信甚篤不應犯此大不韙然詳誦來教情深禮隆怒貌惻惻卽合痛鞭鬻駑奉命唯謹其敢辭乎但有一二委折交戰于中有不容自默者願略陳之某嘗謂行狀之作非古也又嘗考之衛文叔文子卒其子戌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請謚之詞意者今世行狀之始也周士大夫以上葬必有謚而勳德著見於時人所共知不待其子累累之言故請謚之詞寂寥簡短不能數語後之大夫勳德不能盡表表於當時而人子哀痛之中難於自述遂屬以門生故吏具述行事以狀其請自唐以來有官不應謚亦爲行狀者其說以爲將求名世之士爲之誌銘而行狀之本意始及矣夫觀昌黎廬陵東坡之集銘人之墓最多而行狀其不過五篇而婦人不爲也又知婦人之不爲行狀之意亦明矣若以行狀而求銘猶有說也今先夫人已有墓銘乃捄堂之門人述其師之語理已當矣若又爲行狀不亦贅乎愚謂行狀之不必作者此也況某幼失怙恃而行狀墓銘因循至今而先世一時交游知心之士零落淪謝不復有者此事往來胸中日夜如坐鍼刺豈自親未有狀其行而誌其墓乃爲宅人爲之其忍乎使某果粗有文彩可觀而先夫人猶未有誌銘則亦不敢爲也然所以不克奉承者誠非飾僞若夫師生之稱古人之所

甚重願某何者乃敢偃然居之尤不敢當所有家傳誌銘及所賜
染札併用納回仰惟先夫人淑德懿範苦節貞儀固足以光耀女
史垂於無窮然顯親之要實在復之立身行道日進日盛而不在
乎區區之文也君子愛人以德豈可麗於世俗之交惟高明識察
而恕之

答何子恭

書來諭某之病往往出於鄉原之口彼鄉原者趨向卑陋志識鄙
淺駸駸欲求聖賢之正學欲聞先王之大道方將驚視駭愕以我
爲狂爲妄未能得其講學之淺深且要吹毛求疵去黜檢教宅立
脚不定此今日成材之所以難也愚謂後生小子乍脫於荆棘坑
塹之中方欲著身於正大光明之道未曾講得一事行得一步豈
能每事盡善縱有病痛且要是大路上人宅日志向漸定移步漸
熟然後可以逐旋敲黜宅使之澄治未晚今若遽然四面責備束

縛太緊鉗鎚太酷彼將疑爲君子如此之難憮然退安於舊冗却
是吾輩爲淵敺魚顏子所謂循循善誘恐不如此世衰道微向此
學絕少只得且容宅樂親吾輩開其是非善惡之見令其退透不
惑持守不遷然後進以細密工夫可也必切而後可瑳必琢而後
可磨亦理也高明以爲如何

魯齋王文憲公文集卷之八

盧陵銅溪劉同編輯
鄱陽三臺劉傑校正

書一

上宗長書 論掃松

某竊謂人之所以爲萬物之靈者以其明天理秉禮義不忘其本也是故先王之制禮自天子至於庶人所以祭其先者節以世代之數今掃松之祭野祭也古無是祭也古無是祭而今世俗行之無敢廢者雖閭巷小人貧無立錐當清明之時一陌之紙一豆之飯猶徘徊於火葬之所而寓其追思之誠何也所以約天下歸於厚敬其所自出也敬其所自出則凡塋域之所可考識者固不以世代爲限此所謂報本反始之禮禮者節文此天理也吾宗亦金華之望也其聚族之會者有二日月旦之會曰埽松之會月旦之會所以示長幼之序埽松之會所以致追慕之思月旦或有時而缺埽松則不可缺也雖閭巷小人猶不敢缺況吾宗其可已乎自始祖而下至於一府君其塋不過七所上世諸尊長約以三位輪掌丞相位一年十一府君派下共一年三三府君與尚書派下共一年大約所費不過用二十有餘貫故尚書位計錢十有二貫九中散位計錢六貫十八承事位計錢六貫此例行之非一年矣十八承事位下每次係三五叔三位主辦前日蒙三五叔賜訪以三七叔位窘乏僉又蒙三九叔踴躍欲行權免然某人微行卑非主宗盟者何敢容喙但以卑下奉承尊長之命豈敢恝然而不報退而念之所費本不多而此事之所關係甚大不特有以啟鄉黨之議議而天理之在人心者其可泯乎則某之蹤次而言不爲無因夫子孫之不能以皆盛也固也亦幸而不至於皆衰則盛者其可保乎今族人咸曰三三府君派下之最盛者莫如尊叔今之人往往謙沖遜避不敢以盛自居然於此事則不當不以盛自任也咸欲屈尊重與三五叔合之則每位不過用三貫而已通以三年輪掌計之則每年不過費一貫之貲固尊叔之所不足計然所以植立門戶持扶天理誠非小補諸族人不敢以此稟聞某竊謂尊叔握空拔荊創造基業親戚鄉黨莫不指重是豈僥倖所能及乎而況二賢弟學問卓然此理洞明何待愚者一言之悟正以每年循習舊例不知此曲折也誠使尊叔知之豈不歡然驚奮大抵不以此稟問者抑以待尊叔甚薄也然某則不敢不稟拱聽尊命

答嚴陵史君書

比聞嚴之彫匱甚以爲憂孱書乃知傳者之太過探以爲慰此無宅蓋宅人不能措手而賢者不勞游刃耳若人人皆可爲則又何以見大才別利器乎又聞史君入境減騶從儀飾去供帳浮費大殫運米屋屋隨至仁聲仁聞固已先入其心教條一頒自然樂從

也甚盛甚美區區之見以爲賢史君不常值也朝廷之米未易常撥也嚴之民未易頓裕嚴不產米其來已久每視上游之商舟至否爲之豐歉年來米禁既密賑助不至軍儲日窘民食日難嚴固有疾視婺人之意今欲平其氣厚其生不若請子朝乞蘭溪一縣撥隸于嚴然後嚴可爲矣蘭溪隸嚴不特此縣之米饒裕足以充嚴之虛而衢婺兩溪之米俱可通矣使禁截極嚴密不能俱絕也嚴合六縣而不足當蘭溪一邑之輸而尚可以爲州乎議者不過謂嚴隸浙西婺隸浙東難以錯雜割地殊不考嚴之建德梁晉通嘗隸東陽矣婺之浦江亦嘗割富陽之地矣一州雖屬兩路均吳國之境土或分或合各得其宜何拘攣之足徇以今日行都言之嚴猶王畿之內豈應貧陋如此甚非所以拱衛王室藩屏京師之意或不得請只乞割蘭溪水西六鄉又其次焉以地言之既與嚴接境又居浙水之西屬嚴尤便更或不得請則奏疏數陳不厭再

三或朝廷終不肯從亦當列其利害及奏請始末大書于石植之郡治以待有力者繼之可也儻幸此請或行永爲嚴之大利邦人感史君之恩世世無窮松楸之祝祠像之嚴當不減范文正公之盛自昔仁人君子膺民社之寄不以一時之惠及人而自足也必欲興大利除大害要使其德澤深長行于千百年之久是可謂今之俗吏謀富貴者言哉惟賢者平日抱負在此故使如愚言亦得以罄其謬至于維持學校振起儒風旌賢勸善亦必次第而舉矣扵日以俟

答倪孟德

來諭日月往矣精力遒矣雖有願強勉之志而無可強勉之時足見感慨之深而某亦政坐此病此言爲後生者勉固亦甚切所以自爲之慮恐未然也夫日月之已往精神之已邁者不可得而復追矣在今日亦自有得力處蓋血氣向衰則志慮定更歷既多則識見明即其欲強勉之志便是可強勉之時不必徒追悔於既往而自絕於將來此吾人尚可著力也未知高見以爲如何

復吳太清書

某疏鹵之學至不足道況當垂垂衰老之年方切慚負平生之朋友乃厪下顧賜以長書若施於所敬者顧某何以辱此惟有愧感既而聞嘗登嘗今大人君子之門而所得以平實古雅爲主此爲學第一義嘗謂平實是躬行工夫古雅是講學工夫躬行不可不平實講學然後能古雅若論輕重則躬行重若論後先則講學先則知已得造道入德之門深切起敬及觀所惠書陳誼甚富立志甚高論孔顏之傳授又皆洞究大原曲折詳密自非深造自得何以至此歎祖三復爲之躍然某往年嘗與趙星渚議論問問北山何先生何以教學者某對北山不曾開門授徒不會立題目作話頭接引後進某登門之初嘗蒙舉胡五峯之言曰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內星渚曰文公已病其頗傷急迫某曰急迫之病乃在下一句知乃可精上此四句於初學似亦有益星渚曰然某無以私淑同志敢復以此爲足下獻足下所以定其本者似亦古雅矣至於以尋樂扁其讀書之室恐未合乎平實之訓也似覺求上達之意多於下學之意少竊謂苟無下學之工決無上達之理朱子於此一段公案固曰學者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以至於欲罷不能而既竭吾才則庶乎有以得之吁此千古不可易之教而傳之無弊者也更望於博文約禮居敬持志益加勉焉何患不眞見孔顏之樂也惟高明察焉

答葉都倉書

逖違偉度轉目三載東閤窪嚴而枯伶姓名無路可達雖聞恭膺醞渥即拜異除亦不能致一牋之慶非慢也翔泳之勢不同也惟

高明亮之某衰老待盡於窮峒奄奄泉下人耳何心與時競哉伏辱寶帖諄諭勤勉備感謙虛此某之所望於足下者而足下反以見獎何耶此事之造端實出於足下篤念亡姪之良心長願却慮之美意此亡姪之所感激一一聽從宗族之所以稱贊正在於此狂瀾激衝惡獸猖蹙誠出於意料之外當是時也明目張膽力辨其萋斐之誣嶺定其揣机之勢使其家紀綱粗立九原無有遺恨豈非足下所當任之責乎事變至此可勝嘆哉竊意足下事定心平亦深悔前日之無情必爲其思善後之計今詳來諭上委之於從與者之過下脫之以不足責之言往往正名定分之意少黨姦惡惡之意多此則非所望於高明所欲言者何限要非筆舌可既尚賴惠顧前好不忘初心以大公至正成始成終之是猶有餘望也恩恩謝先辱毋罪率直幸甚不宣

與何無適

昨令弟元鼎下訪首傳雅意出寶度之古端爲老境之重鎭惠至渥也某再三研磨躬自滌濯誠溫淳明粹如亞聖爲妙品但某書齋荒陋平生未嘗有此受用然其三益之友俱不在目瑣瑣駑才舉無足以慰其意靜而觀之大有慍色況某詞章之拙點畫之繆皆足以獻笑於大方縱令含羞忍垢不敢違主人之命而某當垂盡之年豈足以久淹此賢哉其勢必至於埋沒至寶得罪造物已勉承厚賜拜留幾月敬用復歸寶藏非敢固守一廉爲不情之遜尙冀矜體視收如蒙篤敘先契振其枯落側聞編集古文甚精却望賜借一錄庶可以廣私淑之教乃不朽之大賜也

通趙星渚

卽日白露橫江黃雲棲畝恭惟暫綰經濟妙養中和顧諟天明相在爾室某輒去誨範七年于茲自永城無借留之路而某亦夢斷於東湖不謂崇情篤雅有請于朝於劄以驅其出不免一再往回

有愧於山靈海若多矣幸得草巢之肯來遂因風變而謝絕也瞻望道德之聲光服習提警之精實非不切切于衷終不敢以山林之姓名驅馳於龍尾之道門籍之下幾至堙蕪不自意懷人憂世之念深欲以枯根朽質置於造化爐中誤玷鶚書不勝驚愧恐呂公之夾袋掌記陳密學司馬公之薦士稟編無此樣人才也未免爲知人之累益重愧悚惟是大賢君子之進退足以卜時政之得失足以驗世道之盛衰雖聞暫收朝蹟歸隱故山陶鎔水石於世氣之外疇酢聖賢於德履之中行藏用舍本非二致皆所以敬天命而植民彝也且聞屬車豹尾中稀如晨星切恐絲綸方底之詔已飛下岷嶓起安石以副天下蒼生之望恐終不可得而恝然也某幽屏衡茅過從絕少舊學剝落幾盡尙有一點血實不隨血氣而消殘編故書時時涵泳向侍坐隅蒙棄陳克齋所記暮春草改木緩誦稱嘆某自昔亦以爲此甚端的也近年來以今集註細細較之深以爲疑又以文集參攷則知其反爲未定之本大不如今集註之精密也近嘗再講此章未及錄呈不知高明後來亦曾再入思慮否某平生口於無極而太極一句見得未透朱子謂無形而有理非不明白但於周子命詞之意嚼咀未破故象山未能釋然某不揆淺陋妄窺先儒之心謂此是周子太極圖說只當就圖上說此一句不可懸虛說理若又有所謂無極之理蓋周子欲爲此圖以示人也而太極無形無象本不可以成圖然非圖則造化之淵微又難於模寫不得已畫爲圓象擬天之形指爲太極又若有形有象故於圖說首發此一語不過先釋太極之本無此圓象也後人殽亂疑惑故朱子曰此只是無形而有理言簡而盡然必於圖上指此一語方爲親切無疑未審高見以爲然否朱子之說中庸至矣精矣而某妄有所疑朱子平時謂家語爲孔叢子僞書今於集註反取之以證中庸之悞愚尤惑焉哀公問政子曰云云

止其政息痛意夫子之答只此數語自人道敏政而下止及其成功一也皆子思之言又舉夫子三句以證之故又著子曰字恐非妄也此下子思又自說去家語中間又舉哀公曰此恐不足信某妄謂其中仁者人也義者宜也此非夫子平時語自是孟子得於子思者其爲子思之言明矣未審高見以爲然否某固陋之質於經書疑處甚多無筆吏鈔寫未能一一質於高明先述此三條以求開悟之方敢乞始終提誨庶不抱此鵠突道理歸全於父母天地受賜大矣某謹專人省候起居其輕浮賜之容留不勝幸甚未卜侍拜更乞爲斯道自重爲明時自愛精調鼎食佐吾君開萬世太平之基某頓首忱禱不宣

回趙星渚書

卽日冬令權輿霜明風勁恭惟勇退要塗表儀世道誠無間斷神相後先尊候動止萬福某近者僭上口口之教以暄門籍之荒涼

旋領令嗣承奉賜書知已上徹電覽乃聞尊體偶違和裕未敢繼
馳尺牋敬詢藥石之慶方引領東望日切泰山北斗之仰專使遠
臨俯授寶帖聯題累牘蓬華生光驚喜下拜盥手剔緘仰見郁郁
情文勤渠謙讓如親侍函丈之間恭聆金聲玉振之韻感慰無斁
某崦嵫甚迫衰病日侵無由可以航一葦躬拜於岷嶓山下請問
平生所疑以祛其固陋之見而尺書之敬亦復瞶闊幾於自棄重
荷不鄙矜其荒淺賜之規正又蒙振其廢惰復以三目俾入思慮
將有以做策而陶鎔之幸甚過望敢以愚魯之見陳于別楮更乞
始終提誨誠所願望某近得車玉峰書賜報大學致格傳未嘗忘
也欲以知止而後有定一段接聽訟一段卽是元致格傳某聞之
躍然若不動斧鑿而元詞儼然誠追亡之上功也後又聞昔日嚴
陵吳守槩亦有此說見盧新之跋嘗以此說請教于西山葉先生
先生云且去涵養不知尊明曾聞之否此說以爲如何某又蒙玉
峰以所編道統錄稿見教題目甚大采摭甚詳愚意以爲尙欠綱
領也未知曾達尊聽否某窮嘆世衰道微同志絕少仰惟星渚先
生海內範模歷且久不知朝野中可以與之切磋論辨者誰歟
後生晩進有志於學所以傳道授業者誰歟某孤陋寡聞待盡巷
窮了無聞知敢告疏其一二因便以開其昏蒙尤所願幸使介不
敢久淹謹拜飾牋恭脩大貺之謝氣候向寒更乞謹護鼎茵柱石
斯道大展經綸以副四方善類之祝某拳拳無任不備

佩服佩服

一無極而太極一句某非敢妄疑先哲但疑其既是無形而有理
則圖中圓象非形而何此周子於圖說之首不可無此一句也
然其精密微妙之旨拓前聖之所未發自在其中初無牴牾也
某妄謂當時朱子若說入圖上來則此句有著泊未必起象山

之疑議耳

一先賢以家語爲先秦古書此句稍寬竟不知爲何人所錄疑其
爲子思以後子孫所編如疑顏子窮飯之類誠爲可鄙決不出
於子思之前明矣若以子思之言證家語之失可也以家語證
子思之書於義有所未安竊謂一部論語門弟子問仁者多矣
夫子止語之求仁之方未嘗有仁字親切之訓至孟子方有仁
者人也義者宜也之語則疑其得於子思朱必夫子之言也尊
見以爲然否更乞不倦之教

一賜問張子言氣周程言理旨意不同某竊謂理氣未嘗相離先
儒不相沿襲雖言不同而未嘗相悖言氣者是以氣爲道之體
理已在其中言理者是以理必乘氣而出氣亦在其中雖有形
而上下之分然道亦器也器亦道也二之則不是張子言氣數
段朱子又曰張子固嘗置於近思錄道體門中此意可見朱子又曰張子

說得是好終是生受辛苦是也伏乞尊照

一賜問幾有吉凶夫子與朱子之言不同某竊謂周子曰誠神幾
聖人也此言聖人之幾在誠神之間自是有吉無凶又曰誠無
爲幾善惡此言衆人之幾既有善惡安得無吉凶若衆人之幾
能動以正亦無凶之可言夫動以正者天理之本然也動不以
正此人欲之或然言雖不同實不相悖伏乞尊察

一賜問伊川言奉祀之人是繼室所生當以繼室配爲不易之禮
固爲的確所謂不易之理者祭祀時母子一氣感通也然於禮
有所未盡是或程子有爲而言也或有謂春秋之法以元妃配
而繼室下得配故程子如前之云未可知也但今所謂繼室與
古之繼室不同古者諸侯一娶九女若元妃薨凡繼室皆其妾
媵也雖有于不得並配今之所謂繼室亦皆禮聘與元妃固等
夷耳但有先後長幼之分所以不可不並配今之庶母卻合古

者繼室之義雖有子死當祔于妾祖姑別室以祀之有此曲折未盡未審尊見以爲如何敢乞開曉

謝得御書

某伏蒙分頒　理宗皇帝親御筆書旌表懿號墨本某百拜敬觀而天光發祥於華門圭竇之陋草茅賤士日瞻寵靈以爲厚幸伏讀下方賜語獲知廣廈細氈之上君臣都俞之中天下於是蒙祓大哉乾元之澤雲龍風虎眞千載一時之遇猗歟盛哉又知滑德精白孚感上心如是則百僚之貪廉四海之肥瘠舉莫逃於日月之明推是心而往太平豈不指日可冀奈何氣運未回聖志未遂而天下百姓攀龍髯而莫及矣烏乎悲夫慶元遺民對揚帝握下情無任欣幸追感之至

回趙稅院

某昧昧陋巷掩關自守曩者誤蒙尊翁星渚先生遠賜招聘俾與

聖則多士共陶賢師帥之德化浩渺東湖沾漑無極雖聞詩禮親傳淵源博洽未敢遽脩東閣之敬歲莫告歸竟不獲瞻際英標實爲曠禮徒深高仰近者家奴歸自名門恭捧手畢謀光曄曄透出紙外申誦脆雅感激無斁茲又辱尊翁尊使下臨教資優渥尤深感愧謹勒短劄以謝隆施庸誼契家齊盟之始未由面覿敢冀定省之暇金玉厥躬上承家學以躋光大之業遄風不勝拳拳伏匄合照

答車玉峰

陋巷無仙里便風如隔滄溟秋雨窮櫚聞焉人跡忽有持書立於黃葉堆裏乃吾畏友軫級枯朽訪問安否德甚渥也敬審云云英嗣神童秀慧曰裕當已能讀父書矣某伏蒙頒教道統錄三巨編盥手莊誦大哉書乎自昔聖賢儼然臨乎其上世間未有是書也非有大學力如何有此大制作照曜萬古與天地相爲終始無疑

昨見蔡九峰嘗編一本曰至書次第亦如此而不如此本之詳敬若姪亦曾有一書名與此同但止始自周子至于黃勉齋門目煩雜皆不及此精當愚見更得於逐門內更與次第之爲尤佳蓋此莫難於顏子子思之詳亦莫難於朱子之簡若孔叢子家語之類未可全用要須揀擇某自前歲已拜觀序文無便失於拜賀今始得見全書尤以爲幸願蚤入梓開我後人拳拳之望外蒙賜論大學致知章不亡尤見洞照千古錯簡紛糾不能逃焉已經二程朱子各有定本而尤未盡甚矣考古之難也某亦嘗見人說聽訟章爲致格傳不敢以爲然今若合此一段共爲一章却自分明程伯子改本亦以知止接至善但首章三傳亦在前次方及八目以此觀之知止爲傳詞亦是一證知止既是經文而後無傳此尤分曉使朱子得聞此語豈不莞爾一笑今若以程伯子本移知止於八目之後誠意章傳之前尤爲省力前三綱自爲經傳後八目自爲

經傳未知高見以爲如何河圖分合說見加倍法之始亦佳若一三五爲天數二四爲地數朱子謂此積數也非倚數也要將參天兩地倚出此數今來說却有此意開發多矣若謂因何盡卦只是奇偶而已此不必疑但曰四者之變不知何所指更望賜教省吾挽詩高古非某所及珍重之言過矣區區之愚猶有所未盡嘗觀朱子編書必先立一規模未嘗渙散無收拾或立編目或立經傳或曰嘉言善行或分內外篇一時易成恐不能久蓋道統之名大學者人人要看須是一條一件不可移易不可有無方爲盡善固陋之見猶未能識編次之大畧敢望開曉某奄晚景贍侍無期惟有一心尊嚮不問朝夕一年之間尺書往復曾幾所欲言者何限臨紙耿耿

答王栗山

某幼孤失學脫親有道曾未知嚮方卷藏不謹姓名誤落於人間

遂爲當路牽挽一出不自意陟峻嶺臨東海之濱冒登聖則講席
獲友諸賢一洗平生之寡陋所恨不能久旅於莊人雅士未及攄
衣叩請此皆質弱氣餒求道不勇之過至今愧悔無已憶昔齋扉
暇日聞月旦之公評固已知栗山之聲望久矣性拙且懶未能奉
咫尺之書致殷勤於左右反使栗山以書先之其爲慚負何可量
也竊計春秋亦已高而所施於某者反若後生之於長上小官之
於達官然此則非某之所敢當也某譾焉枯朽無用於世蒙不鄙
棄辱以講篇諸作遠賜雅教肅容端拜誦詠甚久仰見君子之所
養發揮於辭章老健簡古不鑿不晦實有以激衰情而增高明也
每謂後世文章之所以不古者止不本諸經而已苟能於大學以
求其用於論語以求其教於孟子以求其通於中庸以求其原如
是則義理沛然此文章之元氣也此四書者固非爲文章設也乃
經天緯地之具治世立教之書潛心涵詠有自然之文故也近世

之文大壞於舉業浮而誕鑿而誣其次壞於駢儷弱而鄙麗而諛
間有厭今而嗜古者不過求於奇詭艱澁以掩其淺陋空虛固亦
有出入史漢根蔕韓柳者終不免墮於博而寡要勞而無功之中
此病沈痼莫能藥也昔王兵部創書堂於仙都此風頓變每得朋
友書此意猶未泯今栗山有職位於其間領袖多士更望左右扶
持以引以翼俾勿壞是禱不審近來新進有可者否聞有黃岩杜
則卿誠佳士也不知尙留否如此君者更得數人常在堂中則聲
應氣求不患不翕合矣高見以爲如何某一向以無書堂便久不
得伻荅腆施魯人之鼻有如此者惟高明察焉某崦嵫景迫無由
可以承下風奉餘論願言留情鼎飪謹護體府藩維斯文棟幹吾
道不勝忱禱

復天台陳司戶 天瑞字景祥

某頃辱下訪不憚數百里之遠意亦勤矣寵以長書示以巨帙禮

落記魄不強掛一漏萬不足以識足下纂輯之誤不誤論下之差不差姑以愚見有疑於古史之一二爲足下陳之歐陽公春秋論辨魯隱公非攝如此之明蘇學於歐豈不聞之今魯世家一信左氏語豈忘之乎蘇氏以管仲智有餘而德不足亦過矣當是之時利欲汨沒人心已亡其所謂智亦只知得利欲一路而於天理民彝未嘗知也愚方病其不足安得謂之有餘獨蘇氏以管子之書爲戰國之士假託其名而爲之言治國則以智欺其民言治外則以衛偪鄰國此則非習俗之所能識視國語全本管子無它語豈不陋哉然猶取丙政之制此爲可疑夫子之於春秋凡諸國變先王之法度如爰田兵甲刑書之類悉書之不應於丙政獨不書也既無其證何以信於後至謂管仲既沒齊國因其遺業常強於諸侯此亦誣矣蘇氏之敘微子也末免徇左氏太史公之無識會不少悟夫子以微子去之爲殷之三仁去之之去是去紂而隱遁也豈以利害動其聽哉有曰孔子之歸魯非求仕也以爲父母之邦蓋將老焉此句大勝太史公其爲論也謂夫子於陳蔡無取焉以楚昭葉公之賢前後六年徘徊以俟及浩然有歸志猶反於衛者以須魯人之招也是以世俗鄙夫之意論聖人與前一語如出兩人之手又言孔子以布衣養士著籍三千人其賢者凡十人而已豈非輕信乎其敘孟子也尤率心借不嗜殺人之句自發一段議論又以指習爲性爲孟子之失其論子夏開後世排僞學之端其意亦有所指也朱子雖謂其晚歲粗知省悟終曰舊習已安未易猝拔而本原綱領終未明了至哉言乎今必有以細細剖擊之使後世無惑則吾之本原方明而吾之學力亦可以自慰也然其讓論之差不勝其多今不暇條列更舉一二言之自入春秋以來鄭莊爲一大罪魁天倫蕩滅殆盡而蘇氏猶以賢稱之此大惑也自是之後鄭國數困於兵可亡而不亡者亦有其故齊秦晉楚之爭

伯而鄭居于中遂爲戰場惟其地爲中國之險要得之者必強是以兩欲得之而非一國之所能獨有也故雖甚弊而不至於亡及子產當國而伯業已衰不然則鄭覆已亡久矣安能待子產之出乎子產之才入孰不知鄭國之所以存亡者未易知也晉文公不汲汲於得國在春秋時固未易多得蘇氏遽以王者之事許之則過矣豈忘却聖人一譏字乎至悼公頻起諸侯之師以不戰困楚此亦一譏之餘風恐古之屈人兵者不如是也其論樂毅也不知身自墮於戰國之習所言不根於義理反指書生之論以爲笑此其深病前乎此齊國伐燕矣孟子教之曰反其旄倪止其重器置君而後去之此則庶幾乎王者之事齊宣不能用不足責也樂毅自謂數奉於君子而亦不知出此既已席卷八百年之積聚歸燕願乃久徘徊於二城之下果何爲哉鳥在其爲奉君子之教蘇氏以爲智勇相敵勢固然耳此爲實論乎凡此之類豈筆舌之所能

既足下潛心今古識見迥特議論淳正比蘇氏尤爲峻潔蘇氏之傳惟伯夷傳實以夫子之言此爲最淳其論亦簡明抑揚頗挫有餘味也足下已載其論而去其春秋兩辭尤見高識其間亦尙有些小徇蘇處更望玩索無急急於成甚幸但名曰古史要錄未爲正大蓋蘇氏門下不是著腳處昔司馬溫公嘗纘稽古錄極爲簡要稽古之義亦甚大擬欲易爲信古錄如何夫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是夫子之謙辭此名也今此錄是錄其古之可信者此實也又有一說足下別錄洗泗師友淵源所以尊道統闡聖學淑人心扶世教揭民彝此舉甚善但不以帝王本紀統之似失其所以上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不若於春秋後自作洙泗師友一門然後繼以隱遁異端功利兵法刑名縱衡諸家如何後世封諡不足爲聖人輕重盡去之目錄中歷代諸臣恐須列其姓名庶分曉易見本中誤家脫落尙亦有之荒陋無以復來教有辱下問之

勤不敢不盡所願言程子謂致知用力之方凡一言考古今別是非居其次以讀書講明義理爲第一此正是識本原可達聖賢之正路也足下已幸嚮次差久得以究朱子之淵源一行作吏此事便廢願急急更於四書中夙夜探討涵泳其中義理無窮無盡果能用力於此則考古今別是非特餘事耳更於應事接物得其當也出而事君小則承流宣化大則謀王斷國眞可以闡聖學淑人心扶世教揭民彝不爲虛語矣不審高見然之否不宣

答葉通齋

某餘日無幾急於聞道恩友朋之誨教如饑如渴故不敢以頻瀆爲憚況辱溫詞誘進而可甘於自棄乎連拜金蘭琅之章喜甚慰甚如獲弘璧不忍釋手所以藥其狂誕者至矣非一感之可既但某一時之言龐雜有誤尊聽既蒙導之以盡言不敢自默切謂集家語者固出於門人弟子也於家語中集其精粹而爲論語者

疑子思也尊兄亦以爲恐或有之止是其下一必字太死殺爾尊諭曰非子思所著亦明矣然某未嘗言爲子思所著也集字與著字大不同集者合衆人之所長著者明一己之所見或恐高明偶未見察某所謂著書自子思始者指中庸而言非謂家語也措詞不明皇恐若古家語之不存王肅反諸書雜錄以補其亡非中庸用王肅之言妄加哀公曰之類甚明此朱子所以言家語之多疵是晚年之論無疑朱子於四書至死脩改未畢因門人之疑而脩改者歷歷可攷此朱子遷善之盛德而不可泯沒者但學者不可妄有指議苟有證據不妨致疑於其間是勉齋通釋之例云爾今不曰可疑而徑曰疵此大病也高明之賜宏矣魯經之編固知犯大不韙駭人觀聽吾兄見愛之深惟恐某得罪於名教諄諄誨諭懇惻眞實至矣愧感愧感但尊諭尙有回護未忍盡斥其非則愚見猶有未能釋然者不

敢不更陳之尙願傾倒忠告尊論記錄之書非經體也移動未爲不可是經體之當然明矣謂夫子之微言非可以緒分而類合恐有所未盡是書也若夫子之所自著前後次第有微意焉是誠不可移動也三聖之於易夫子之於春秋各自成書而輔嗣杜預與之破碎其罪之矣此書雖集夫子之格言初無前後次第之可考又非上下貫通以相承雜出於衆手之所紀當前者或後當後者反前夫子之言與門人之言雜然失其倫次顯然可見未知其不可移也尊諭謂句句自然意味微妙無窮者略無所損也學者隨其逐條章指曲折優柔饜飫者亦無所妨也南軒類聚言仁此却是摘撮看文字朱子病之誠當也此則於一部全書無少無餘非摘撮比也昔謂之語不爲之類合可也今謂之經恐不可不類合也隨步換形各有攸當政所以上承教齋先生尊經之意未審尊明以爲如何區區之愚以尙書一典敘事二謨敘言故欲以事先

於言者首以溫而厲者以此章包含夫子之德容渾然全備故欲冠於篇端如堯典之欽明文思也此義既未明今當去之尊諭謂雖記錄之書亦自各有意義某亦嘗聞之朱子固曰首篇多務本之意八俏皆禮樂之事公治長論古今人物先進評弟子之賢否微子多記聖賢之出處此亦因其近似可以推測者而言使集論語者果有此意則篇篇有之不應斑殘零亂如此竊恐後學因此强推之必立一說籠罩傅會穿鑿爲害不小又如堯曰以下雖無子曰發端亦恐夫子嘗言之故錄於此若曰門人舉此以見聖人相傳之意恐不應不分不曉如此含糊也若曰始以務本繼以帝王之相傳却是著爲此書非記錄也孟子篇終却是此意分明此致是著書之體尹氏遂曰以子張問政繼堯曰以明夫子爲政可知已蚤是有些傅會苟如其言則克已復禮章吾道一貫章又何嫌於五美四惡乎若以政爲急則爲政以德章又豈不勝於此曰

記錄則前後無序非病也曰著述則步步可疑尊明以爲如何孟子四一手之書也本自有條理政欲學論語故亂其次序惟趙岐解此意總作三節說一曰時君咸謂之迂闊二曰與弟子答問三曰又自撰其法度之言雖曰不可移動而朱子編要略已創例於前矣尊見以爲如何尊諭欲以格言大訓與答問爲經餘則爲傳此言簡徑明白敢不佩服然只此規撫則亦不免移動矣然鄉嘗一書體則經也今當爲傳乎堯曰至公說當爲傳乎當爲經乎更乞明賜提警三陽之慶未遂捧扈爲壽於通齋之下仰止耆德天錫難老以柱石吾道不勝東望頌禱之至不宣

魯齋王文憲公文集卷之八

帖

朱子帖第七卷

盧陵銅溪劉同編輯

鄱陽三臺劉傑校正

先大夫與朱子契誼之密無如渭闕之時先生亦奉祠里居披示心腹縱卷有加見于諸帖固可考也然講學之帖理不應無意者爲好事者所有今不復得而見之矣越十有二年始得此卷凡八帖中一帖先生嘗以易書求證于大父且欲蚤賜鋟誨及今改定爲大幸叔父時執經講下故曰伯禮所詢數條具以圖憲報之亦乞有以訂其失又言沙隨古易章句之詳博亦未知尊意以爲如何此尤見先生盛德無我懇懇求善如恐不及然後知此等帖散失亦已多矣若夫饋藥之感信受奉行其治心養氣之教此特子一

之常言意其相與之情既眞津筆醪答未必具稿故文集亦無此帖也嗚呼既自幸新有所得而復惜其多有所遺而大父故稿亦無以互見故特著其悲恨于卷尾云

寺簿徐公帖一卷

在昔淳熙丁未先大父膺簿七閩時公掌邵武學事大父察其所安眞可以致遠既以京劄舉之又露章特薦謂公學問該洽操履端亮自爲諸生衆已推重既登科第聲譽益休今掌教一邦師道尊嚴學校整肅士子知所嚮慕若置之周行其謀議獻替必有可取誠足以上備旁招之列故公有此除目先是大父檄公至司而一路士子翕然風動謂之得人時搗堂劉公炎正在公講下後寓婺女爲某道當時氣象感嘆久之疑公往來尺牘必多散失實祐癸丑之冬德夫弟忽以此紙來憲某竦然玩誦識古人淳簡眞實之味一洗近世浮誇不情之習嗚呼此風俗之所以隆也公未幾遷寺簿出知通州而終蓋越八也搗堂與徐東軒皆公之弟子云

先友陳葉二公帖

昔先大父與文昌陳公相國葉公爲兄弟之友未弱冠遭曾大父之喪偶故籍之尙存見賻儀獨厚於隣里者有日陳解元天與葉解元夢錫潘解元師元各贈一貫足此可以見變故之艱難朋友之契好先世之淸風也四君子皆相繼奮身儒科爲世名人一時交游人物之盛如此惟牛山潘公之書帖無存陳公葉公之帖幼年所見至多散逸之餘存者僅僅此耳陳公止七帖公不歷州縣一再轉徑登言路持從橐晉用甚峻中遭貶謫及起廢于新安而大父適渭江東同此一時凡郡計有相關者直言無隱情尙以老兄稱之可以見久要之不少變也葉公所謂鄉耆相敘之樂正大父臨按新安之時初大父之赴番易也葉公適當軸力留大父以

自助大父毅然不許葉公至形于色且言番易初非佳郡而必欲往何也大父領郡未幾而葉公不幸貶矣前一帖在荊南時中三帖在謫所後一帖乃奉祠里居之時其言鄉邦農事之難勤羅價之低昂詳悉無遺益足以見相與之情異不以體貌虛文而奪其務實之意不以閒退剩語而忘其憂時之心昔之大臣亦異乎今之所謂大臣昔之朋友亦異乎今之所謂朋友矣爲之慨嘆識之卷末云

同郡五公帖

昔大父嘗習詞科求正于庚溪陳公侍郎公稱之曰辭氣嚴密無愧古作將就試報罷夫人之疾歸竟棄其稿後陳公法當與自代始集乃大父一人應制前輩所見固異於常人晚年徜徉於西郊得林泉之樂里人敬之此數帖在番閫時所得者禮亦謙矣說齋唐公與莊敏伯祖位爲婚姻其守上饒也在大父後兩最淳所盲

親密不爲潤飾之辭自香溪范公南下未知其契好之厚觀范之詞知競進之可恥而安其遲次之分當時士大夫亦多以此自勵而其筆札亦爲時所貴重也興化劉公雖爲南軒所斥觀其筆意質實措詞閒雅終有古風山堂聾公意勤詞簡亦有典刑是皆存其遺蹟而未暇叚考其美德也

紹興五公帖

子景慕前脩好觀遺蹟未必盡求其點畫之研也所恨不能尚及遠古猶得見乾道淳熙諸賢之帖爲最盛近年始得此紹興五公書凡八紙先伯祖莊敏公多子弟代書而親筆絕少見此爲晚年親作雖覺筆力差弱而恭謹謙厚之風藹然可親默成之字歲積漸多此二帖筆道神健不可以世故東縛忠定李公字有典則端重自在而出處艱關之狀微見一二北山鄭公筆逕情眞雖口禁劇而有餘才太史范公意度嚴重運鋒純熟萬里計閒之言凜然忠憤千古難平即此五公之賢推中興人物之盛惜不得盡有其手畢也

默成十一帖

某自幼知敬默成先生初得應仲豆豉二帖喜不自勝寶藏餘四十年始賴得十有二帖作二卷亦既書歲月于後矣實祐丙辰之春內兄伯遠携四十有九帖授予曰吾家不知愛得好事者寶之足矣越數月既成背軸伯遠復來展玩嘆息而去未幾伯遠竟凶嗚呼伯遠知子之素所敬愛故以託其傳其志亦可悲也此十一帖獨首帖爲少年之字餘皆雜遝豪健而不踰軌則宜伯舉余君之賢美嘆重也伯舉亦以善書稱故能參其筆意云

默成十八帖

右默成十八帖多南渡搶攘之時禍亂交孚人不安厥居氣象益可想也先生之出處大畧與致所寄莫不灑然至於奉親之歡與人之厚儕受之嚴長守之固亦可槩見此卷所得不既富矣乎雖多非晚年老筆眞如鳳雛翔于丹山雖未千仞然不肯輕下云

夏戴二公帖

竹軒先生夏公少嘗師先大父晚留書塾而諸叔父復師之聲望甚偉既而登鼎甲趨模府大父捐館而亦丁內艱而歸後以十詩哭于石筍墓下用東萊先生哭芮祭酒體也詩律溫潤謹嚴而遬情忠厚篤實蓋於大父出處之際知之也深是以願之也無浮辭焉博士戴公厲澤之上第先君同門之好爲最深有賦　御書石刻之詩激昂慷慨而議論宏遠二公皆篤學清苦今豈復得見斯人乎世衰道微人物益眇而某之家世亦已就於堙微懼遺書之歎遂後之子孫或有立者將不得知先世之雅道故拜手書於卷後

雜著

通鑑託始論

聖賢吾不得而見之矣而得見聖賢於書治亂吾不得而見之矣而得知治亂於史事紀於言理寓於事非事則理不可見非言則事不可傳大哉書與史之功乎所以開萬世之光明立人心之好惡也書曰天敘有典典者君臣父子長幼夫婦朋友之倫也因其生而分之以其所當處者謂之敘又曰天秩有禮禮者尊卑貴賤等級隆殺之品也因其敘而與之以其所當得者謂之秩德者得也得其道於心而不失之謂也是以表章而榮顯之於車服名器之內故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夫命者天之令也人主體之而代天行化也唐虞之世而命之而已雖堯之命舜舜之以天下亦不過執中之數語至於命九官咨二十有二人往往見之於都俞吁咈之間及殷高宗之命傅說亦不出於一時之訓誡必皆叮嚀於欽哉之一詞周之治尚文然後有策命之禮命徵

子命蔡仲命君陳命畢公命君牙凡五篇皆成周盛時之文穆王之二命已不可同年而語平王之命文侯悲嘆感傷氣象索然聖人存於周書之後于以著王轍之所以東也逮其末年踐惠公仲子之賵聖人存於春秋之首于以傷王轍之所以不復西也甚矣王之昏也褒姒之難廢后黜適王之所親嘗也今乃以天王之尊命冢宰之貴下賵諸侯之妾若禮所當然而不愧此聖人絕望於平王而春秋之所自始也策命蓋非常典授之以土授之以民撫之以彝器旌之以車服明之以詞章司徒書命司馬輿士書服司空書勳將之以太宰侑之以內史卿逆子境侯郊勞館諸宗廟饋九牢設庭燎及期設主布几筵太宰涖之侯端委而入太宰以王命命冕服內史贊之三辭三命而後即冕服既畢賓饗贈餼加之以宴好吁周之舊典禮經如此之重授受其可不謹乎春秋之國咸沈酣於戰爭攘奪之中綱淪法壞朝貢聘告之使希闊寂寥於

天之庭者正以王命之輕也秉周禮者莫如僖請以隱公觀之平王之崩魯無弔使又不供王喪致武氏子來求賻後四年王使樊伯來聘後二年南季又聘而未聞魯之玉帛入于洛也威公弑隱而立篡賊也魯之所當諱也固不敢命一介之使以告王王乃使宰渠伯糾來聘繼之以仍叔之子又繼之以求車之使威公薨于齊始終不以禮王乃使榮叔追命之夫何王命之褻也又以晉國大略言之曲沃奪宗叛王屢矣不惟不之罪反使虢公命曲沃一旦爲晉侯其後侵併諸國日益強大文公伐楚定襄之下此溫公所以開端而著論也考之世家則曰魏趙韓皆相命侑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重耳爲侯伯賜之車服弓矢秬鬯虎賁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重耳三辭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受策而出出入三覲其儀如此之恭也惟此一命於史有光其次則衛之二命一追命襄公一答命瀕臣皆有辭自是不復再聞王命後當威烈王二十有三

此又補致堂之所未及雖然逖春秋以後之書舍是亦幾無以爲託始也東遷之周平王以晉文侯立而周已弱襄王以晉文公定而周遂衰敬王以晉大夫立而周益亂晉大夫自是爭衡於中國矣況戰國之周土地日蹙人才日消王官不備聲名文物蕩無精彩實不過諸侯一附庸耳積輕至此豈足以爲天下重哉僕聞君能制命爲義臣能承命爲信君不能以義制命則無以使人心丕應惟命之承僕因質其疑於太史公考之帝紀書命三侯於九鼎之下此溫公所以開端而著論也考之世家則曰魏趙韓皆相立爲諸侯豈非因其自相立不得已而命之歟又十有八年田和求爲侯魏使使言王許之而后立詳觀許之一字卽太史公以之而爲命也當是時王命輕於一羽烏得而拒之哉五伯莫盛於齊桓晉文猶熟視楚之至而不敢問倘何待後之桓文罪一大夫之自侯也前乎七十有餘年猶猶以王命爲重後乎七十有餘年諸

侯自相王王之不足而又相帝則於王何有上下百五十年蒼娘將訖錄如日之莫如歲之冬天敘斁喪天秩流離天命僭忒而不可禦非聖人定之以仁義中正而立極豈區區智力所能折其衝而攄其勢哉天下固有不可爲之時而聖人則無不可爲之道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聖人固未嘗不欲與周道於東方孟子亦謂夫子得百里之地而君之必能朝諸侯有天下信不誣也今攷周之亡也猶有邑三十六曰三萬土地寶器雖俱輸於秦周民遂東是知王可降而民不可強也在聖人亦未可謂不可爲之時之屈周之德澤入人如此之深也況自有可爲之道乎胡氏乃遽曰吾末如之何者亦勇於自棄矣

魯齋清風錄

昔先大父失所天年鄰弱冠而師友已盛先君棄諸孤某雖踰小學而懵未知書嘆賢不肖之相去何其遠哉編意中散公以一貧遺大父而動心忍性之功甚深先君以餘澤貽我後人而靡克由禮之習易染此賢不肖之所由分與雖然貧賤憂戚之所玉成者必中人以上之資而簞食瓢飲付之中人以下則衣短褐墜也必矣貪而樂富而好禮非工夫至到者不能也予自授室以來嘗從事於生產作業而微見効矣靜而點檢身心則荒蕪不治棟然知愚絕利一原閉門讀書粗知聖賢廣大精微之境於是家事曠弛日就窘窄然亦甚甘心焉蓋此重則彼輕物固不能兩大也今行年六十始正嗣子之倫疏其衣鉢之傳有田二頃足以供祭祀足以養妻子足以治賓客有書萬卷手帖石刻數百種足以資探討足以窮古今足以涵泳義理以之治心以之脩心以之游藝無所往而不可然不能不藉田以安其爲學之心尤不可不藉書以保其衣食之原豐約貴賤兩得其宜有才氣者出雖兩無之亦不害其爲賢也漢疏廣有曰子孫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衆之怨也吾無以教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自哉言乎人孰無子孫之念而能爲此遠慮者益鮮矣其後劉表問龐德公何以遺子孫答曰人皆遺之以危今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爲無所遺也斯言益深矣然則所以致安危者無宅義利而已惟汝小子揮焉苟一意於利則讀書種子斷絕恣爲俗人利固不足恃而身日危矣苟一意於義則志向進進乎高明則可爲君子雖貧亦足恃而未嘗一日不安也小子其識之服日偶分部而錄故書之目爲十有五卷以防散逸而部各有序因思柳子厚嘗病世其家而業不隕者雖古猶乏也美王氏之伯仲有穆然清風發在簡素之言遂命此錄曰魯齋清風云

武當贈行軸識

在昔慶元戊午先君趣武當之戍匹馬就道略無難色志氣偉然遂得覽觀荊楚形勢之勝北望中原心馳故國訪問遺老周知敵

情當國家和好方堅而卒無以自見凡四年而後歸於其行也贈言者不一惟臨江叔父之序勤渠懇惻於固結人心之一語識慮高矣規撫遠矣愛兄之道深矣又得竹軒先生夏公二詩優柔平淡溫厚雅奧慰民凋之句期之以培植根本之計也思吞虜之句屬之以規恢中土之略也言簡而意深豈尋常惜別之語哉先君道出番易訪大父之故人石翥余公蓋沙隨先生之門人識篤古君子也纘綸先契期獎後來藹然滿幅且言賓幕之任所關者非小概之以是亦難哉之一辭則戒謹恐懼之意隱然見於言表非知道者不能及此三篇者體雖不同皆有以盡其相愛之眞情後人每徒取其文辭要識四君子之用心也於時某生甫半周今侵等六十歲矣驚日月之飄零痛文獻之凋落因泫然流涕書於其後

金吉甫曾見

實甫甲寅立冬日蘭溪金吉甫來訪以讀論語管見一編示予觀其立說則曰凡有得於集註言意之外者則書子竊惑焉夫孟子之所謂自得欲自然得於深造之餘而無強探力索之病非爲脫落先儒之說必有超然獨立之見也舉世誤認自得之意紛紛新奇之論爲害不小且集註之書雖曰開示後學爲甚明其間包含無窮之味益玩而益深求之於言意之內尙未能得其髣髴而欲求於言意之外可乎此編儘有見處正宜用力奉以歸之不敢有隱苟能俛焉孳孳沈潛涵泳於集註之內它日必有驗子之言矣

汪功父知非稿

萬事無不由學而至惟詩未必盡由於學其工可學也其氣骨韻關於人品朱文公獨愛韋蘇州詩以其無聲色臭味爲近道此言不特精於論詩尤學道者之要語也自三百篇以來獨平澹閒雅者爲難得夫平澹閒雅者豈學之所能至哉惟無欲者能之非無此氣骨若充之以學庶此氣骨開張完固而駸駸乎成矣一日以知非稿見示而予得以審其進是非作之者固欲知其非而觀之者蓋欲知其是予方定其端以待功父學之成宅時會有識者符予之言

古易音訓

予暇日校正音訓而有未能釋然於可疑者久之方悟成公之謹於缺疑也善於復古也所謂古文者今亡矣昔劉向嘗以宮中古文易校施讎孟喜梁丘賀三家多有脫落獨費氏經與古文同鄭康成王輔嗣固皆出於費氏今之易卽古文易也今易之字則非古文之字也況籀篆既更隸正益異轉相傳寫之訛豈能盡合於古哉晁氏既不見古文易今所按古文不知其何所據也姑以古文異同者言之今之若古之總字也以爲當從古也凡經傳昔書

大學沿革論

自昔聖人大經大法所以宅天衷立民極定萬世之標準者悉已去籍於春秋之末吾道失統而下歸于孔子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之外它無書也今大學之篇鄭康成謂之通論以爲記博學可以爲政也何其陋哉孔穎達方以首章爲經乃曰此經從盛以本初又從初以至盛上下相結粗釋文體而文義未明歷千五六百年莫有知其所自出至本朝程子始曰此孔氏之遺書也既刊定之又從而表章之以爲初學入德之門施及朱子遂斷之曰經

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或問中又言子思以授孟子無疑然則曾子之右其爲子思之書乎朱子序曰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又曰是書垂世立教之大與後世學者方識此書之全體大用坦然大明矣其始也遭秦大禁斷續班殘出於屋壁之中韋編爛脫竹簡脞亂漢儒掇拾整比使後世猶得見聖賢之遺經可謂有大功於名教矣然則求全於大壞之餘觖望於既得之後未止於至善亦人情之不能無恨於此而況世變風移師殊旨異非一時之所能驟正也於是隨文釋義而不知其綱目之相統承訛踵繆而不能問其血脈之不通穿鑿傅會而不思其義理之差舛晦蝕因循於是訛益訛而誤益誤二戴不疑也鄭康成孔穎達不疑也漢唐諸儒亦不疑也至二程子方敢倡言之曰此爲錯簡此爲脫簡此字當作某字此句明註爲衍學者如醉得醒如寐得覺方知聖人本意簡易明白未嘗有艱辛險絕之辭只第二句新之一字稍生則已訛而爲親講解者百餘家未嘗顧傳中三新字之相應眞是枉讀聖賢之書程伯子先取三綱於採雜之中列于首三句之下自是一規模也程叔子乃眞於首一章之後七傳之先又一規模也淇澳一章二程子皆於誠意傳後取而眞於殷未喪師之前朱子不是之從乃獨殿于至善傳之末以其內有盛德至善之句可證也又以沒世不忘爲至善之極考之可謂審矣惟有致知格物一傳獨亡自漢儒以來未嘗言其亡也今以經統傳則知其首尾森嚴以傳承經則知其義理精密亡此一傳粲然易知況致知是大學最初用工處誠意工夫是從致知做將來此一傳之不可缺也明矣此傳既缺則何以爲明明德之基何以爲新民之本又何以知至善而止也於是朱子不得已而追補之字蓋非不親切目意非不分明熟復玩味終是後世之詞不如古人之質厚而朱子亦自以爲未善故存齋必大問所補致知章何不務其文體曰亦曾勿而爲之竟不能成以朱子之義精肇健豈有所不足於此然古人風氣不同然不得而強用其力也每讀大學至此未嘗不爲之掩卷太息咸淳己巳得黃巖王峰車君書報子日致知格物傳未嘗亡也自知止而后有定以下合聽訟一章儼然爲致格一傳于時躍然爲之驚喜有是哉異乎吾所聞也苟無所增補而舊物復還豈非追亡之上功乎雖然程朱三先生玩索非不久離章析句非不精而不以爲傳何哉必有其故矣予嘗反復而思之此傳之亡也我知之矣此傳錯簡於至善之下其逃亡也爲甚切其掩藏也爲甚密蓋其承上句也爲甚緊此三先生所以確然信之而不以爲疑然三先生不以爲疑後學乃敢一旦而更之無乃僭妄乎夫天下所不可易者理也二程子不以漢儒之不疑而不敢不更定朱子不以二程已定而不敢不更其義之至善而全其心之所安非強爲異而苟於同也況朱子亦未嘗截然而不相參也子爲之條疏于后夫以經統傳以傳附經則其次第可知者此朱子之言也此章若爲經文則主無所統而下無所附一也兩止字之相應承接固緊矣兩明德之相應而承接豈不爲尤緊二也以朱子之所補文體難於湊合孰若移此章爲傳而文氣宛然不失舊物三也以致知格物之不可無傳而此章於此處尙可緩也用其本有以補不足不動斤斧四也古人不區區於字義只說大意而字義在其中況此既有知字物字自然爲致格之一傳五也致知云者因其已知推致於極之謂知止知也至於定靜安慮而后得所止豈非致其知乎六也物則有本末事則有先後知其本之當先末之當後是謂致知在格物也聽訟者末也無訟者本也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物格矣此之所謂知本卽此之所謂知至也七也聽訟一章元在止於信之

下程子進而窮之經文之下朱子乃列於誠意傳之上曰以傳之結語考之則其爲釋本末之義可知以經之本文乘之則知其當屬於此可見則知朱子亦未嘗不以爲當在此八也朱子聽訟章句曰觀於此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後以此可以知止一章甚明九也或問又曰知止云者物格知至而於天下之事皆有知其至善之所在則吾所當止之地也未嘗不以知止爲物格知至十也以朱子之語參互較之則固以爲致格傳矣然勇於補而不勇於移何也以誠意一章觀之至易質前數日改猶未了假以歲月烏知其不遂移也耶朱子曰義理儘無窮前人恁地說亦未必盡須是自把來橫看豎看儘人深儘有在此可謂開後人窮理之門而限以一定之見是心也歐陽公亦曰經非一世之書傳之繆非一人之失刊正補緝非一人之能也學者各極其所見而明者擇焉以俟聖人之復生也其言精切而深遠廣大而公今程子朱子之語錄也蓋顏子之所聞曾子未必知也子貢之所聞子之言不能載也三千人之姓名不能盡知也況其言乎嗚呼論語之書精則精矣而於夫子之言未可謂之大備也宜乎諸子百家各持其所聞而發越推闡莫知所以裁之毫釐之差千里之謬固有不能免者乎讀家語而得論語之原其序謂當時公卿大夫士及諸弟子悉集錄夫子之言總名之曰家語斯言得之矣正如今程子朱子之語錄也蓋顏子之所聞曾子未必知也子貢之所聞子未必知也子游未必知也齊嬰之君問答二國不能互聞也以今準古揆之以事度之以理不有以大會粹爲一書則散漫而無統浩博而難求門人何以別其精微故曰家語之原乎然記者非一人錄者非一人才有高下詞有工拙意有疎密理有精粗紛然而來兼收並蓄亦不得而却也於斯時也七十子既喪而大義已乖晨昏乎入於戰國矣各剽略其所聞假託其所知縱橫開闔矯僞飾非將之以雄辭詭辨以欺諸侯以成百姓其禍根盤結於海內紫亂朱鄭亂雅大道晦蝕異端搶攘誣聖言慢後世此有識者所以夙夜寒心思有以拯之不得不於家語之中采其精要簡明者集爲論語以正人心以明聖統以承往緒以啟來哲爲悠遠深長之計其不遠則不能斷古今之惑子不敏何足以知之竊嘗謂學者莫不讀論語也自漢以來諸儒名家亦莫不發釋論語也至我本朝伊洛紫陽諸老先生出而論語之意始大明曰脫簡曰錯簡曰衍文曰缺文曰某當作某始敢明註于下然未有定論語爲何人所集

平既不以已說自是亦不敢厚誣後世之無人予於是深有味於車君之言而爲之論與同志共評之

家語考

子每讀中庸集註以家語證中庸之有缺有衍私竊疑之因書與趙星渚言答曰文公謂家語爲先秦古書無可疑者因求家語之始末而益有大可疑請從而論之

考古非易事也此先儒之所甚謹豈後學之所當妄議必學博而理明心平而識遠殆庶幾乎得之蓋學不博不足以該貫羣書之言理不明不足以融會羣書之旨心不平則不能定輕重之權識不遠則不能斷古今之惑何足以知之竊嘗謂學者莫不讀論語也自漢以來諸儒名家亦莫不發釋論語也至我本朝伊洛紫陽諸老先生出而論語之意始大明曰脫簡曰錯簡曰衍文曰缺文曰某當作某始敢明註于下然未有定論語爲何人所集

也藝文志有曾子十八篇此不過記錄之書也子思二十三篇若中庸大學則子思著作之書也以論語之體段推家語之規模大槩止記而已然精要簡明既萃於論語則其餘者存於家語雖不得爲純全之書其曰先秦古書豈不宜哉雖然予嘗求家語之沿革矣其序故曰當秦昭王時荀卿入秦王問儒術卿以孔子語及弟子言參以已論獻之卿於儒術固未暀也而昭王豈能用儒術者哉可謂兩失之此家語爲之一變矣於是以其書列於諸子得逃焚滅之禍秦亡書悉歸漢高堂生得禮古經五十六卷經七十篇記百三十一篇註云七十子及後學所記此豈非家語之遺乎河間獻王得而上之宣帝時后倉明其業乃爲曲臺記授戴德戴聖慶普三家大戴刪其繁爲八十五篇小戴又刪爲四十六篇皆無傳爲馬融傳小戴禮又足月令明堂樂記三篇鄭康成受業於融爲之註解究其原多出於荀卿之所傳故戴記中多有荀卿之

書班固曰孔子家語二十七卷卷與篇不同顏師古已註云非今所有之家語成帝時孔子十三世孫衍上書言戴聖近世小儒以曲禮不足乃取孔子家語雜亂者及子思孟軻荀卿之書以裨益之總名曰禮遂除家語本篇是滅其原而存其末也以是觀之禮記而家語又幾於亡矣予於是有曰論語者古家語之精語也禮記者後家語之精語也今之家語十卷凡四十有四篇意王肅雜取左傳國語荀孟二戴之緒餘混亂精粗割裂前後織而成之託以安國之名捨珠玉而存瓦礫寶康瓠而棄商鼎安國不應如是之疎也且安國武帝時人孔壁之藏安國之所守也不能以金石絲竹之遺音正曲臺之繁蕪其功反出於二戴之下必不然矣是以朱子曰家語是王肅編古錄雜語其書雖多疵却非肅自作謂今家語爲先秦古書竊意是初年之論未暇深考故註於中庸亦未及修故曰家語爲王肅書此必晚年之論無疑也吁家語之書洙泗之的傳也不幸經五變矣一變於秦再變於漢三變於大戴四變於小戴五變於王肅洙泗之流風餘韻寂然不復存矣古家語正中庸其詞甚愨其義甚明奈不可得而見也以今家語則其餘者存於家語雖不調瑟却成大病是以不容不論惟明者擇焉

水災後劄子

竊惟婺女之爲郡三面阻山而太末之水限其西南中間沃壤甚狹豐年樂歲僅僅自保國家無兼蔵之儲上農無半年之食一遇水旱上下俱困今年陰沴馮陵西疇告病橫風猛雨浸蕩於其外況七八月之間山裂石走百川沸騰五邑狂瀾會于一夕傾覆我室廬漂蕩我家具淪沒我稼穡關絕我民命橫尸被野宛氣藏天雖咸淖亦不如是之甚也此豈小故哉死者吾末如之何而生者

日就溝壑尤爲可念伏惟某官任父母斯民之責推已溺已饑之心散財發粟備加拯恤德至渥也既而申奏朝廷大捐稍廩賑出泉符使者跋履巡按官吏奔走山谷所以慰勞給助恩已曠矣然識者之慮無涂憾於今日深有憂於方來何者膏腴在下面瀕溪磽瘠居高而帶山下者宜秔宜粳宜秫高者宜粟宜豆宜油麻又其次則蕎麥芋果蔬蔵幸免十之二三薑濱溪者洪水之所壓帶山者洪水之所發浸之成芽沒者成稿衝突者砂石縱橫者陵谷易位凶年之禍未有如是之慘者來春之價翔踴細民艱食已無可疑講行賑濟又將次第而舉然後知於今日局面與去歲不同蓋承豐穰之後者易承凋瘵之餘者難吾邦自庚子之春講行勸分于今三年一舉而民猶樂從再舉而民力已竭三舉而元氣必絕矣是以講行於吳侍郎之時不勞趣辦上下歡然講行于趙都承之時科擾程督費力殊甚講行於今日實無良策蓋富家巨室

赤立以待新令先有啼饑之憂況弱戶乎是故勸分之令難以復舉夙夜以思惟有籲哀朝廷歸命君父攘借四五萬石之米俟來者糶錢樁積秋成糴還朝廷決不以煩瀆爲罪本州又作急那融四五萬石之資日下差官收糴於浙西俟將來賑糴訖事此錢亦不息耗折但浙西晚禾將熟趁發之司未下和糴之令則數萬石之米攙先收拾止浙西一二中戶從容可辦此其次也大抵凶荒之餘必有盜賊攘奪之患計出無那勢使然也但得乞米之泰轉糴之官卽日就道便可徧諭鄉村告以此意使百姓知官司既加振業于前又有措置於後必無貴糴之憂必無流莩之慮徘徊顧藉那心自消然後糾結保伍申嚴號令按逐苛刻之吏禁戢暴橫之民庶幾千里之愁嘆自銷國家之根本益固誠非小補也

廬陵銅溪劉同編輯
鄱陽三臺劉傑校正

雜著

大學沿革後論

甚矣人心厭陳言而喜奇論也蓋陳言人之所玩熟故易厭奇論人之所創聞故易喜殊不知陳言雖易厭而可常奇論雖易喜而必不能久也譬之布帛粟粟朝夕服食而終身不能易譬之日月星辰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而況聖人之書正大而平實精確而詳明亘千萬世而不可磨滅平其心易其氣求之猶慮其不可得而可以新奇求之哉後世乃穿鑿而好異傳會而騁巧不幾於侮聖言而壞心術乎此所以爲先儒之所呵斥也僕見此病久矣一日聞大學致格章不亡不特章玉峰有是言也自董矩堂以來已有是言矣考亭後學一時尊師道之嚴不察是否一切禁止之此言既出流傳漸廣終不可泯乃欲以首章知止至近道矣一段尤之未免躍如其喜是喜也若爲新奇而然其意非喜其新而喜其復於舊非喜其奇而喜其歸於常以其不費詞說之追補而經傳儼然無有亡缺豈非後學之大幸僕嘗作沿革論而猶有所未盡既而以大學首章朝而讀莫而思退一段讀之數十百遍又添此一段讀之亦數十百遍沈潛玩味文從字順體正意足然後知其不可不易也人生至十有五歲自小學升之大學故此書所以載大學之道以教人就以大學名其書也所謂大學之道者大以人言學以地言道以教言其道在於明明德在於新民在止於至善此三句乃一書之綱領而全體大用盡於此矣夫天命是理爲吾之性天命是氣爲吾之心非是氣則理無所寄非是理則氣無以靈性合理氣者也心統性情者也今教之以通明知識謂之明理易露也第四節首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此一句非聖人不能道也是之謂直指全提言古者所以開今之學也欲明明德四字若自本而之末自始而之終此順詞也忽難之以於天下四字其勢却翻轉自末而歸本自終而原始却是逆詞此文字險處乃以六先字貫之所以遡其用力之端自天下至齊家皆新民之事也自修身及致知皆明明德之事也致知在格物忽又變此句法而其旨益密自三在六先而下其勢若建瓴傾瀉在致知二字上文法之力豈止萬鈞之重致者上之所以教也知者下之所以學也知字既重不可不授之以致之方蓋致知只在格物之中窮物之理所以致吾之知也第五節七后字方是自始而至終自本而及末欲學者知効驗之先後循其序則不差先之下后之上六字反覆而體用頓異第六節曰自天子至於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爲本只一句總結不特關鍵甚嚴且包涵許多教法博而不露約

而不脗於牛語之中剔出修身東定上下凡格物致知誠意正心皆成就修身二字指此爲本則齊家至本天下皆末也後又以餘意一句正結二句反結已含蓄傳中意思俱足此於聖人何嘗餖飣意於作文而詞章自胸中流出自然如此若三綱之下無致知一語則不知其所以學自物格知至之下無修身一語則不知其所以行聖人之言一字不可有無一字不可後先也今推首章法度典刑如此嚴密然後足知止一段雖若承接緊切而文勢語意反成緩弛矣蓋知之一字教者之所主學者之所宗若等閒輕道破不特文字無精神而於教法亦失先後之序況未嘗窮事物之理如何遽能知所止而得所止哉如是則乃生而知之之知非學而知之之知也僕故曰不可不易者此也夫致知者知之始學之先也知止者致知之効而學之功也誠能知其所當止則思慮不雜意向不偏氣質不得而勝物欲不得而遷此所謂定也方事之未

至也則此心寂然不動寂然言其靜也不動言其安也及其事之感通也必審而後發發必中節矣審其慮之謂中節則得所止之謂非物格知至能如是乎僕昔謂知止一章逃亡爲甚自今觀之正見拙而非巧也然其錯簡於此不爲無其由昔本在止於至善傳之後今乃遷在止於至善經之後此錯簡之由也非後世喜新奇而創爲此論也朱子之門人亦有問曰定靜安在物格知至之後意誠以下六事未然之前慮則在意誠以下將然之際如此貫之可否朱子批云解云似已有此意矣朱子又曰知止至能得是說知至意誠中間事章句云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意誠以下則得所止之序也或問又曰格物致知所以求知至善之所在自誠意以至於平天下所以求得夫至善而止之也此固已分明以知止章爲致知傳矣但未決於遷也昔乎讀者未嘗玩味致此疑於滄州講席之上耳此皆僕前論之所未盡者不敢不思有以補之

字以指其要章句密矣或問詳矣學者之問答亦備矣又推出體用二字該貫一篇之大意故勉齋又曰皆所以明道之體也僕於是而又有感焉首章三句句有體用也天體也命用也性體也率用也道體也修用也總三句言之天固體也性則天之用也性雖用也又所以爲人物之體道固體也實爲性之用道雖用也又所以爲教之體僕固曰首章三句句有體用者此也子思子於性教之中提出一道字教學者所以修上承天命下立民彝戒懼乎不睹不聞存天理之本然者此體也加謹乎獨知之地遏人欲之將萌者此用也未發之中體也已發之和用也此言性之體用至於中庸則言道之體用故朱子曰以中庸對中和言則中和是體中庸是用以中對庸而言則中却是用庸却是體古今言體用未有如是之密者蓋庸是常行不可易之定理中却是隨時權衡合乎此理者也而中之一字又有體用之分焉程子所謂不偏不

倚者此中之體也呂氏所謂無過不及者此中之用也朱子合而言之曰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也中間又以費隱分體用以該明分體用末章又自費為學立心之初至篤恭而天下平因用以歸于體故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蓋心易氣玩味章句殆無餘蘊僕至愚陋讀此書雖有年矣始則茫然終則躍然及其久也猶覺有所疑焉無所質正深窮病之蓋子思子之為是書也義理精微而意味深遠規模廣大而工夫纖密有非初學之所能遽通其莊然也固宜於是子朱子提挈綱維指示蘊奧支分節解脈絡貫通句句字字粲然於心目之間烏得不為之躍然但固滯之見似覺文勢微有斷續宮商或相奪倫雖朱子亦嘗曰文雖不屬而意實相承乃指第二章以下十章言僕於此十章曾未見其不相屬也凡朱子曰承上起下豈非相屬者乎此後實有斷續不相屬者朱子却未嘗言之此正僕之所疑也知仁勇之分言最先也

而三達德之總言乃遺逸於七八章後行遠登高之辟繼以鬼神之為德若判然不相接也大哉聖人之道凡三章此與至誠無息不相類也哀公問政與仲尼祖述尭舜遠此皆固滯之見涵泳探索終未能釋然因見漢志有中庸說二篇五字心頗異之求於諸子之列已有子思二十三篇寫意大學中庸當在二十三篇之內矣今乃於此又捨大學獨提中庸之說而二之何歟沈思久之豈非班孟堅亦有意於考異而傳疑乎僕不揆其愚乃搜厥原乃宣厥滯乃輯厥辭乃秩厥序嚴嚴乎大分之辨也曄曄乎大用之融也遐想舊規以意逆志庶幾得之姑整錄識于後辭未達復者于論但拆裂古書搖動宗旨不待人罪之而亦自深以為罪也孟子曰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僕不佞倘有待於後之賢度之

中庸論下

或有問者曰二篇之析子固有盡矣然則性之與教亦有不同歟曰非不同也正以其所指以示人者各有義也推其性之所自來則人與萬物同一原也推其性之所實有雖天地之健順亦不外此教非不同也曰修道指其當行之路也曰明誠指其當知之理也知而後能行行固不先於知也夫性最難言也原其繼善成性之初理與氣未嘗相離也推其極本窮原之義理與氣不可相雜也於不可相雜之中要見其未嘗相離之實於未嘗相離之中要知其不可相雜之意方為淳粹峻潔不悖厥旨矣夫氣者性之所寄也性者氣之所體也舜之命禹曰人心曰道心此分理氣而並言湯誥曰降衷劉子曰受中此於性中獨提理言所謂性即理也告子曰食色曰生之謂此於性中獨提氣言故曰不識性也子思子曰天命則理氣混然在中曰喜怒哀樂本乎氣者也特以其未發無所偏倚故謂之中此氣而含理也發而中節發亦氣也有理之道也曰不可離豈非日用常行之道是曰庸乎是以君子戒懼乎未發者所以養此中也謹獨於將發者所以審此中也惟中而後可庸也雖天地位萬物育亦庸也非聖人推極其中和則天地亦有時而不位萬物亦有時而不育此感應必然之理非天地本不位萬物本不育必待聖人致中和而後位育也故首章非無中庸也蓋中庸之義已默寓於道之中不然則次章忽曰君子中庸與首章全不相屬恐子思子之文章決不如是之無原也吁不觀漢儒之訓故不知闕洛諸子義理之粹明不觀中庸之輯解不知朱子章句之精密僕竊妄意而猶有疑焉者以此書章節散漫易於錯簡朱子止從其舊乃於中提出費隱字為之聯絡固為甚密

自次章以如仁勇聯絡之自十二章至十九章以道之費隱聯絡之自二十一章至三十二章以天道人道聯絡之於第一二十章又以包費隱兼小大起天道人道之旨不復有纖毫間隙之地其用工於此書可謂密矣皆所以開後學之耳目發往哲之精神而僕復何疑焉但第二章既是第一章之結語第五章亦爲第四章之結語各分爲二疑其太密也第七第九章朱子既曰承上起下則是文相屬而意相連矣竊疑止是一章恐不必分也第四章初言過不及此固中中之義次言人莫不飲食豈非庸乎第十一章索隱行怪此非常者明矣半塗而廢此不能常者也不見知而不悔此固能常者恐推上知仁勇反覺寬爾費隱之爲體用亦精矣竊意凡言道之費處皆指日用常行人之所易也者所以申明乎庸之義也前言飲食日用之常也此言夫婦人道之常也天地之間陰陽感應庸之大者也天地而猶有憾者是陰陽感應之大者也

天地而猶有憾者是陰陽失其庸也惟藍田呂氏以費隱以上論中以下論庸此最得子思子之本旨朱子乃以爲未安恐不得其意但呂氏此下有以隱爲至道或恐以此爲未安也不然則子思子反復論中如此之詳不應論庸如此之略也豈以發越費隱二字之精神故掩其庸乎又何爲有庸德庸言兩字露出精神以是知非忘庸者也凡顯然易見形於天地之間者莫非庸也費隱之下當繼以行遠自邇一章九經之下當繼以大哉聖人之道言聖人之道雖如此高大亦不過在禮經威儀之中亦庸也但無此德則不能凝此道自用自專反古道皆不知中庸者也本諸身至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亦能盡此中庸者也卒章四稱德亦指中庸之德而言雖自實用工夫天下平亦本乎天之所命無聲無臭非可求之於氣也僕之所疑者如此恨不及質正於朱子既不敢自以爲然又不敢自欺曰無疑撫卷浩歎若有得焉與其蓄所疑而長終世若暴白其所疑以俟後之朱子云

誠明論

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之此反訓也子思子又以不二體之又以純亦不已體之人之生也稟此眞實有仁有義有禮有智粲然在中無感不應是曰誠明人之一心孰無知覺氣質物欲或錮或蔽必有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物來順應不妄不欺是曰明誠前篇曰天命則性在命中修道則教在道中然非誠則命不能立非明則道不能行此誠明之可以爲綱而不可以爲目次章曰至誠盡性此聖人之誠也其次致曲此賢者之誠學知之事也楊氏學問思辨篤行之說朱子於輯略亦取之竊意顏子啊然之嘆實似之形著明動變化六字程子推出於外承上章言也張子推入於內起下章言也曰成已成物言所以爲教也至誠無息推而廣之言天地之誠也至誠前知與大舜文王之所以與相應鬼神之德

與武王周公之達孝相應哀公問政章移修身二節入前篇之外舉夫子之答問以起明善誠身之義竊意夫子之言至其政息而止此下皆子思子之言申言其政之布子方策者如親親之仁尊賢之義等殺之禮其所以修身修道者皆明善誠心之功後之人欲舉文武之政行於天下者尤不可以不明善而誠身也博學之以下又明善誠身之本所以爲教也曰誠者天之道以釋上誠字之下當繼以行遠自邇一章九經之下當繼以大哉聖人之道以釋下誠字不勉不思從容中道此言聖人生知安行不待明而誠擇善固執此言賢者必待明而後誠非明不能擇非誠不能固皆訓釋之詞也漢儒悉亂于上豈有綱領未立而訓釋已見本末先後之無序何足以爲典則之文故一篇之中此章爲最長所以舒徐容與開亮彬蔚盡明誠爲教之義復贊仲尼道傳四聖德參兩儀以結至誠盡性其意已足而猶有餘力再提至聖至誠開而又闔渾渾無涯至聖以德

言推其所以能盡性配天地至誠以道言推大經大本之所自出也蓋能知天地之化育無所倚惟見此誠肫肫淵淵浩浩而已至此無得而名焉故結之曰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言至聖之德非至誠不能爲至誠之道非至聖不能知誠明明誠兩下極功關鍵尤嚴歸宿尤密無以加矣子思子之書見于後世者立此三篇大學發明曾子之傳授中庸發明夫子之精蘊此篇發明自已之所得大學有三綱八目爲易見也所以爲初學入德之門中庸推性命之大原闡道德之明教爲難知也所以爲學者最後工夫此篇以誠明爲性以明誠爲教無形無色無聲無臭所以爲尤難知也蓋其胚胎造化彙篇貞元理深而又深辭密而又密但見其經緯乎振家庭之金石雍穆乎開簡策之儀刑盛矣哉後世不足以追策其遐躅矣孟子親受業於子思子之門性善養氣之論眞發前聖人之未發可謂傳得其宗但其才高氣雄有英調偉論以爲其位義之具或抑或揚奇采振耀鋒鋩所向石裂山摧雖子朱子亦每嘆服其文章何其妙也然終未能盡滌濯戰國之餘習警悟超絕之意多而和平醲郁之味蘊其所以異於戰國者猶以師友見聞之熟而義利王伯之辨甚嚴豈可望子思子之文章自義理根原正而大體自然流出淳粹篤厚無一點疵類之可指今觀七篇之書述子思子傳授之言自在下位不獲乎上至人之道也而止乃中庸之殘章斷簡也動字之外更無他語發明此誠以是知孟子之得於子思子者尚淺淺後世之知子思子者尤淺也韓子知孟子醇乎醇而不知子思子尤醇乎醇也濂溪周子心傳子思子之道於千五百年之後而得於子思子者反深其著於通書曰誠聖人之本此以性言次章曰聖誠而已矣此以教言曰誠之源曰誠斯立此以天道言曰五常之本百行之源此以人道言終其書推明誠之義不一而止精慤邃密皆孟子之所

未發嗚呼道無古今學無先後亦在乎人之自勉而已此僕之所以確然有俟乎後之朱子也

原命

命不難於原而難於推亦不難於推而難於立夫命至難言也吾夫子猶罕言之自伊洛諸儒先得義理之正傳訓故精密非復漢儒之舊天賦二字之外無餘說也推其命之所有則有理焉有氣焉渾然理非氣無所寓氣非理無所主理氣未嘗相離亦未嘗相雜蓋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上下既分固不得而相離然形在乎其中亦不可得而相離也曰理曰氣形而後知天賦是理爲人之性有仁有義有禮有智雖有是四端不得而見也推其已然而后知因其惻隱之發而知其有仁也因其羞惡之發而知其有義也因其辭遜之發而知其有禮也因其是非之別而知其有智也百行萬善皆從此出天賦是氣爲人之形有清有濁有厚有薄雖有是四端亦不得而見也推其已然而后因其聰明之質而知其得氣之清也因其昏愚之質而知其得氣之濁也因其富貴而壽而知其得氣之厚也因其貧賤而夭而知其得氣之薄也五福六極有萬不齊皆從此出故推其已然者不爲難於此而又有數焉則可以推其未然也夫數者亦天之所賦也亦有理焉有氣焉河圖洛書數之始也有文五十有五文四十有五奇正偶偏者此洛書也天豈能諄諄然授於人哉不乘之以龍馬神龜則造化之妙陰陽之機何自而著雖出於物而不囿於物物物皆有理有氣惟神聖而后能推之伏羲因河圖而畫八卦大禹因洛書而敘九疇聖人則之者用之於曆數以推天地之變化用之於卜筮以推人事之吉凶循環無窮感應莫測此聖人神於用而妙於推也以卜筮言之卦爻一定之理也假大衍之數託蓍而揲之積其誠意凡十有八變方成一卦未然之吉

凶可坐而知也以曆數言之以日月五星運行子天者有經緯離合之不齊以太陽一周天爲歲以太陰一周天爲月分之以四時參之以餘閏皆求之於已然而推其未然越宇宙之無窮皆可坐而知也聖人之用數止於如此夫一非數也此數之所由始也天開於子其體圓而虛地闢於丑參乎天中其數爲二故曰參天兩地倚數之元自是一陰一陽動靜變合而生五行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五行各一陰陽是曰十干日月所會之次舍謂之辰周天凡十有二辰千辰相摩爲六十甲子以六十甲子紀其年月日時此曆數之名號也後世於曆家窺見此理則以人之所生歲月日時推其所直之甲子亦名之曰命此固不可謂非天之所賦也於此可以推其性情得於仁義禮智者孰多孰少可以推其氣稟得於貴賤壽夭者孰厚孰薄苟精其義亦可入神又有以五星之躔度吉凶推之今考其學以日計時得

命十有二次其六十之十二得命七百二十計之以日又六十其七百二十得命四萬三千二百又乘之以歲六十其月則得命二百五十有九萬二千矣夫以二十有二字之至約參伍錯綜甲子凡三周數衍變化數之繁夥一至於此其術可謂神矣然以古今之遠四海之廣人生林林過者化來者續惟天之命於穆不已運之中又何其術之窮也又有不俱圓於二百五十有九萬二千命之中又何其術之窮也又有不推五行五星而一倚於數者紛紛術豬於天下如太一之小遊三百六十年太一之大遊四千三百二十年軌革之九百六十年九元之四千五百六十年楊氏太玄之八十一首關氏之洞極二十七家司馬公之潛虛五十五行光局促而易窮也惟康節邵子之學衍而申之爲最盛以三十年爲一世以十二世爲一運以三十運爲一會以十會二爲一元曰元會運世者不過又加一大年月日時也然圓於數而終不能無止法推其極亦不過五萬五千九百八十七萬二千而已愚不能又加倍也何能自二十二字欽而約之愈妙而愈廣雖古今之遠四海之大人生消息變化之無窮蓋有不得而異亦不得而同夫十干十二辰衍而爲六十甲子推其所以相克者止於五行五行氣也五行之神則仁義禮智之性也性卽天賦之理也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此常理也君子修之亦有時而不吉小人悖之亦有時而不凶此非常理也變也氣之不齊故有時而變理則一定而不可易學者當循其常而安其變乘其彝而御其氣要使理常爲主而氣每聽命焉雖富貴貧賤壽殀之不同而仁義禮智信之在我者不得而泯此自昔聖賢教人之要法所以經綸天地之大經裁成輔相之道無以易此張子曰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窮理盡性則性天德命天理氣之不可變者獨死生壽夭而已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愚故曰命不難於原而難於推亦不難於推而難於立然不知其原則不能推不能推則不能立故作原命

壽雨劄子

伏聞某官憂農閔雨靡神不宗而又禱祈於社稷於義尤爲至當蓋社者實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五土之祇而后土勾龍氏其配也稷者實專於原隰之祇能生五穀者而后稷周棄氏其配也自昔國家所以昭事新報莫重於此與其屈膝於老子釋氏之祠與夫妖妄淫昏之鬼者相去遼矣愚又聞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其境內之山川今用黃冠之教而上供其皇天上帝是禮之僭也又以羌貊夷族旋繞周穢於宣布教化之庭是禮之亂也至子職分所得而祭於禮爲正者則前後未有能舉而行之者誠爲缺典夫山川所以爲神靈者以其氣之所蒸能出雲雨潤澤萬物故也今東陽之爲郡北山莫其後雙溪媲其前此所謂境內之名山大川

是也愚自兒童時每見北山有雲冒其巔須臾有雨雨則滂沛周于四境近年以來雲雨多興於南山之西而陽不和其氣逆而勢不順縱有豐年而東北常歉蓋北山者一郡之望山也今其氣鬱亢久矣識得賢使君立其壇壝牲幣之制考其登降奠饋之節躬率僚寀精白嚴事必有昭應夫人之於天地均一氣之流行然是氣無所攝屬則決無感應蓋天子命諸侯主是山川以蒞其人民社稷之事故其氣屬我相聯接而無間夫山川者天地之正氣也人以正氣感之則正氣應以戾氣感之則正氣感之本先須正其感召之氣凡政事之有名不可亂也又曰于創爲此服豈不驚世駭俗人將指爲怪民矣僕曰以深衣爲弔服鄉閭亦間行之但未加麻耳是服也勉齋黃先生考之爲最詳其書進之於朝藏於秘省板行于天下非一家之私書也遵而行之豈得於邇僕於北山成服曰服深衣加帶經冠加絰武即素委貌覆以白巾見者未嘗以爲怪越數日通齋之既斂僕雖以深衣入哭隱之於心疑所服之未稱也自吾夫子之喪門人不立正服乃以義起若喪父而爲心喪程子曰師不立服不可立也當以情之厚薄事之大小處之若顏閔之於孔子雖斬衰三年可也其成已之功與君父並其次各有深淺稱其情而已僕於北山受教爲甚深豈可自同於流俗因思儀禮喪服有朋友麻三字此豈非朋友之服乎鄭康成云朋友雖無親有同道之恩相爲服緦之絰帶又曰士以緦衰爲喪服其弔服則疑衰疑之爲言擬也緦麻之布十四升疑衰十五升即白布深衣擬於吉服也蓋緦衰服之極輕者也他無服矣止有弔服所以擬之莊云弔服加麻其師與朋友同既葬除之疏云以白布深衣庶人之常服又尊卑未成服以前服之故庶人得爲弔服素冠吉履無絇其弔服圖云庶人弔祭素委貌白布深衣士朋友相爲服弔服加麻加絰帶是爲疑衰或曰深衣吉服也而可爲弔服乎麻者即加緦之絰帶也僕曰註固已云疑於吉服也況非止爲弔服親疾病時男女改服註曰庶人深衣又曰于爲父斬衰尸既襲衣十五升布深衣扱上衽徒跣交手哭是孝子未成服亦服深衣也或者又曰安知深衣爲弔服不爲麻純乎僕曰純之以彩者曰深衣也純之以麻者曰麻衣純之以素者曰長衣以采緣之袖長在外者則曰中衣各自有名不可亂也又曰于創爲此服豈不驚世駭俗人將指爲怪民矣僕曰以深衣爲弔服鄉閭亦間行之但未加麻耳是服也勉齋黃先生考之爲最詳其書進之於朝藏於秘省板行于天下非一家之私書也遵而行之豈得於邇僕於北山成服曰服深衣加帶經冠加絰武即素委貌覆以白巾見者未嘗以爲怪越數日通齋之既斂僕雖以深衣入哭隱之於心疑所服之未稱也自吾夫子之喪門人不立正服乃以義起若喪父而爲心喪程子曰師不立服不可立也當以情之厚薄事之大小處之若顏閔之於孔子雖斬衰三年可也其成已之功與君父並其次各有深淺稱其情而已僕於北山受教爲甚深豈可自同於流俗因思儀禮喪服有朋友麻三字此豈非朋友之服乎鄭康成云朋友雖無親有同道之恩相爲服緦之絰帶又曰士以緦衰爲喪服其弔服則疑衰疑之爲言擬也緦麻之布十四升即白布深衣擬於吉服也蓋緦衰服之極輕者也他無服矣止有弔服所以擬之莊云弔服加麻其師與朋友同既葬除之疏云以白布深衣庶人之常服

神之盛心如或可采願勉强行之

朋友服議

咸淳戊辰臘月十有九日夜承北山何先生之訃次早排闥往哭

葉仲成父來弔僕問昔日毅齋之喪門人何服曰初遭喪時朋友以襯幞加布帶其後共考儀禮至葬時方用深衣加絰帶僕於是釋然知其無戾於禮也故作朋友服議

鄱陽三臺劉傑編輯
廬陵銅溪劉同校正

跋

跋道統錄

立天道者陰陽也立地道者剛柔也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此非天地之道統乎聖人以仁義設教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道所以繼絕學而開太平此則聖人之道統也道統之名不見于古而起於近世故朱子之序中庸拳拳乎道統之不傳所以憂患天下後世也深矣昔陳君平甫請於張宣公本六經語孟遺意將十四聖人槩爲作傳而國朝濂洛河南橫渠諸先生附焉洙泗門人至兩漢而下及程門諸賢凡有見於道有功於聖門者各隨所得表出著成一書宣公遜謝不克堪曰若裒類聖賢之言行聚而觀之斯可今觀麗澤手書遺文密札細字粲然於錄督書焉者幾百年矣豈

非先生嘉其母子之志以成人之美者乎于子子孫孫猶不可忘此意也拜手敬觀書其後以歸之

跋季兄大學編

大學之編明白整潔悉落窠臼非用工深者未易到子交季君之曰淺觀其辭氣宜未稱此編者何其善於稱揚也爲言舊義且自規知人之難性翕問曾見小學否實言外之教云

跋汪約叟高安紀程後

慶元緡錢之禍子不忍言也今又拜觀約叟汪公紀行之卷而重有感焉蓋大愚忠公之蘭也獨三汪公著始終之義長公裂裳裹足以道其行少公舉舍携孤以讓其喪嗚呼是豈不足以增天倫之重哉天倫有五惟君臣朋友以義合友朋者又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所取正者也於平居相與講論者易隨變故不願已私者難至于斥權姦而敢言扶禍患而勇往則平居相與講論其可知言表使人泫然出涕文公之跋若未滿而實深與也絜齋以其季

矣嗚呼大愚公之忠既已昭白于後而二汪公之義尙未大顯於時豈非後學所當發揚者乎二汪公皆先君子所敬愛之友也子自童丱蒙教拊爲甚至敬觀此卷遺墨尙新俯仰已五十年而公之墓木拱矣悚然爲之感慨輒記歲月于後

跋張魏公憲居帖

子每觀魏國張忠獻公之行狀見其一再奏疏於請居二十年之後寢苫枕塊之時忠孝之誠眞足以立天地之心壯綱常之本未嘗不爲之泣下高宗皇帝初不以爲忤而逆檜之餘孽末殄羣吠喧豗而公復股矣又未嘗不爲憤恨今觀公憲居三帖正此時之筆也讀其辛教使不悖孝道之情又足以想其篤厚淳至之素心此又忠孝之本也未知此帖所與者何人而能問公之安否於憂危可畏之時信賢矣哉考其歲月則紹興乙亥之夏至今寶祐甲寅正及百年吁綿竹之塋域何在今方兵連禍結其存亡未可知而公之後復寘漠而不振讀公之帖者必有感於今昔者矣嗚呼悲夫

寶晉小楷跋

寶祐丙辰元夕後五日邵君出示米南宮小字詩稿一冊再三囑子爲之序子不善書何足以知此寶晉之字幾擬天下而小楷不多見濃墨大書以逞其逸邁奇偉之勢是其長也人亦以是愛之至於蠅頭細字而閒暇平安篇什雖多而始終如一何此老之不憚煩也非故態時露一班幾不能辨靜軒先生所指其精神風格亦正在故態中若夫收藏跋宕之氣運功於毫芒如觀魚紫視閒而甲胄森然如走馬蟻封內而動中規矩此寶晉之異事而子之所獨愛也邵君又言其所自來得於米氏之子孫此固其家藏之物無疑子孫不能保而它人是保此不足深怪政不必子孫保而得它人常保之乃所以爲可貴也邵君力學自好其所保者何止此哉子將次第而請觀焉

題九老圖後

唐有洛陽九老圖傳于世久矣我朝洛之諸公繼者凡三其二圖形於普明僧舍蓋樂天之故第也元豐中又集于韓富公之第凡十有一人圖形于妙覺僧舍時人謂之洛陽耆英圖此則普明之本亦九人對奕者文潞公司馬溫公觀者富鄭公舞者趙公正南諱丙回視持書人則王公君貺諱拱辰也餘則忘其姓名矣此乃花溪胡氏表所摹當時已恢書棋局爲戲笑今四十餘年憂患熏心笑不上於眉端欲如往時不可得而此書亦復流落廢棄於道左見之惻然收而表襮之書其本末于後時展玩以自警後之觀者亦有感於予言者乎

常卿王忠惠公家問跋

人主固不可有輕天下士大夫之心也士大夫至爲人主所輕盍亦反躬而自責乎吾宗忠惠公自言路劾柄臣而去國屢詔不起死之日猶有柄臣奉公之書久之而俱不敢緘又數年柄臣者敗天子思公之言褒以遺直遺愛表以徹謚錫之土田以恤其孤獨蒙天子愛重久而不替如此今觀公之家問藹然篤厚之眞此其所以爲忠君愛民之本若公者非特一宗之瑞一鄉之瑞實天下國家之瑞天之未欲平治天下而不壽公歲月逾邁使公尙在始逾六十非止宗黨之思有識者莫不思之至于天下百年有思公而不得見者得見此帖猶足以慰其高山仰止之敬希夷其謹寶之

跋朱子帖第八卷

寶祐丁巳夏六月得此卷十有一帖于昌父弟得之於鍼奩窗牖之間使人遺恨感嘆者累日往往前此所得之帖皆以前後去其素紙而此卷迫切尤甚亟加裝褫尋考歲月其具位稱雲臺者淳

壹叁貳册93版

熙乙巳之春稱南京鴈廣則丁未不久也江西臬事之稱則丁未戊申之間皆大父在福建漕臺之時最後漳州一帖則庚戌六月越月而大父巳捐館矣此爲絕筆之書也追惟疇昔肝鬲酸楚計前後之帖搜訪十有五年猶未盡復一日不謹散逸難收可不懇哉卷中所稱黃堉則勉齋先生也一時筆札之間四句該盡德器可見察之之精道其人於大父不敢不實且言有以教誨之又何其敬愛之而至也其餘通情無間縷縷周密無書無之子孫苟不知寶護心德巳亡前鑒不遠也

跋唐致政詩卷

子自兒童時巳知有鄉之尊老曰致政唐公亦間嘗得侍杖扃聽話言兩臉如丹雙瞳如漆步履如飛和氣郁然子固未嘗不起敬而莫知所以請教也後得見公自壽之詞曰君欲問子年八十有七百歲十分尚留一世間滋味嘗盡酸鹹苦澁時今倒食蔗無甜又必知其所以寶先世之遺體尤謹於愛護者也槫氏安得不興乎盛哉

題貢菊徑龍眠馬圖

龍眠之馬皆少年之筆也初龍眠好畫馬圖馬所在至忘食縱觀與之俱化乎龍眠大恩始絕筆故口龍眠之馬皆少年之筆也人實龍眠之馬正犯其所甚恩者矣昔有名僧獨愛養鷹與馬人問之曰獨愛其絕神峻骨健神情挺然故家佛敢以二事告之

跋趙遠庵帖

右遠庵先生趙公手帖四紙得於撝堂劉先生遺書中某實藏于笥近三十年及搜訪撝堂往復遺稿則已散逸而不可得獨於挽詩見傳心識顏冉折衷舜師商之句而已又舞以來獲見遠庵文集爲恨今觀安得三益之會於朋友之義可謂甚篤之語於師門之慮可謂甚深論理一分殊之跋得龜山以來一派宗旨爲甚的未嘗不注心景仰也景定癸亥先生之嗣子工部來鎮東陽惠政藹然某蒙禮遇爲尤厚用敢褫襏四帖歸子家廟之而尊尚之志亦淳雅推此志而不倦進德其可量哉

跋桐岡書舍記

藏幷手書歲月于后云

跋　勅額代明招作

臣聞人子之事君功在社稷德在生民死之日國有彝典哀卹之有賻有弔有祭有誄有輴朝之禮有讀葬之官有綍披鐸翣之行列有明器龍輴之名數有崇墳豐碑之式有石獸翁仲之衛又即其梵宇晨昏香火以奉其神靈之遊息皆所以旌表其功德也而寺獨以功德名所以示世世子孫無窮之恩恩亦厚矣本朝大臣功德之盛未有出於呂氏之右者自許國文靖公申國正獻公父子相繼輔相兩朝下至右丞東萊公扶中興之運雄勳碩望書之青史書之太常固已焜燿今古加以榮陽公得洛學之親受文清公載北學而之南貽我太史成公寺丞忠公學問淵源羽翼道統兄弟相繼爲百世師子于孫孫慶源有衍而未艾猗歟休哉惟呂氏之先葬于太原天禧中文靖公遷祖父代公魏公子鄭州之管及識公而予之族姪倫少嘗師之爲子言公之學頗詳公嘗客諸

南渡後人所及三復二詩尙想幅巾小舟邈然滄浪之上其人遠矣墨猶新也悲夫

題碧霞山人王公文集後

文以氣爲主古有是言也文以理爲主近世儒者嘗言之李漢曰文者貫道之器以一句蔽三百年唐文之宗而體用倒置不知也必如周子曰文者所以載道也而后精確不可易夫道者形而上者也氣者形而下者也形而上者不可見必有形而下者爲之體焉故氣亦道也如是之文始有正氣氣雖正也體各不同體雖多端而不害其爲正氣足矣蓋氣不正不足以傳遠學者要當以知道爲先養氣爲助道苟明矣而氣不充不過失之弱耳道苟不明氣雖壯亦邪氣而已虛氣而已否則客氣而已不可謂載道之文也吁若蟠浦先生王公之文亦可謂得其正氣者乎子學也晚未及識公而予之族姪倫少嘗師之爲子言公之學頗詳公嘗客諸

城寶元中建寺墳側賜名薦福禪院公薨詔改賜懷忠薦福子孫從祔建炎初右丞葬夫人於新鄭賜寺額曰元淨明招因右丞隱鴈南渡薨於桂林暫殯于寓地紹興十六年鴈部初葬於婺之武義明招山惠安院又得地于墓之東二十三年奉右丞之柩窆焉自是子孫悉祔于左右三十一年遵先志請子朝於惠安之上冠以元淨二字其後文靖公葬于信之德源亦以永安院請于朝改曰懷中永安之院皆所以遙望上世之兆域以識終天之恨然于孫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丞嘗禴饋一氣通流固無南北之間也山僧昔嘗備灑埽于懷中永安已勒勅額登之棨石今又承乏子元淨惠安詢之父老寺舊有勅牒之碑慶元戊午燬于火敢不重刊以侈聖朝報功之賜以興故國喬木之思云

跋蘇滄浪二詩眞蹟

老米評公之字以五陵年少方之亦太貶矣觀其神韻意度終非之家書於敦厚謙和之中有剛毅不撓之意言行相顧表裏如一藹然見於家庭父子間之眞情誠之不可掩如此夫當孝皇嗣服之初厲精求治從諫如流公於是時以敢言受上知被親擢諫行

言雖宜也公已逆憂其甚難何哉今百年矣其難易視昔又果何如也有能如公忘私徇國先辦一去亦何難之足云於乎九京莫作感今懷古使人掩卷太息實之能繼世科又能刻苦自勵是豈特顯揚其先烈而已其有關於世道者甚大也不知僭而題于后

題呂申公試卷

自科舉之法立而鄉舉里選之制壞此無足怪蓋取士之法壞於淆亂之婦人歷數百年聖賢之君不能復此爲可恨然猶有可議曰國朝兼采時望也至糊名之請行而士之進退一決於三日之會鍾而爲大聖大賢或千百年而一得是天地之間氣也以大舜之聖而頑嚚象均不能同德於一家而管蔡之愚不革德於周公封胡之間於聖賢之外求其世世一德相傳之久固無是事也無是事則不敢輕責天下之人故先王之教厚人倫美風俗者所以不可一日廢也武昌解氏去聖賢固遠矣而能獨得夫淳厚之氣於字以得其人又於人以驗其世故自唐末終五季請人固無足取觀其押字莫不狂詭飄揚傾欹放蕩宜乎亂亡之相尋及我國家盛時諸賢之押何其閒易而平正也君子之於物不以其末而棄之亦必求其本也陽呼是雖筆墨間之淺事也其可忽諸

跋武昌解氏舊居圖

天地間所可大恨者氣運之不齊也天理固未嘗須臾亡天理之亡此氣昏之也自陽明一染於陰濁氣氳轇轕而陽明不得以自全矣於陰濁之中而陽明惻然不雜者實不易遇故清淳精一之會鍾而爲大聖大賢或千百年而一得是天地之間氣也以大舜之聖而頑嚚象均不能同德於一家而管蔡之愚不革德於周公封胡之間於聖賢之外求其世世一德相傳之久固無是事也無是事則不敢輕責天下之人故先王之教厚人倫美風俗者所以不可一日廢也武昌解氏去聖賢固遠矣而能獨得夫淳厚之氣所鍾者衆所傳者遠隱然仁義之遺風豈人力所致哉是亦間氣也歟若謂其不識字故能全其天此有激之云以愧世間識字者可也不然先王之教詩書之澤豈敗人倫壞風俗之物哉何必譏書然後爲學此夫子之所大惡也草巢趙君之圖此也知先王之教不可一日廢所以示化民成俗之方借解氏事以興起感發人之良心善性其旨深矣若欲以此表章解氏敗非其所願也使其知表章之爲榮則解氏淳厚之氣鴻矣因有感而書于后

跋趙宰先天圖

質讀康節之詩曰皇王帝伯經褒貶尋月風花未品題蓋直欲以是爲勳業爲事業此方聖經爲古人之缺典先王之詩未易觀也朱子曰康節之學其骨髓在皇極經世其花草便是詩草巢之爲編已於花草上見造化更能敲出經世骨髓使天下之民皆擊壤而歌之豈不幸歟

跋張氏家傳

蔣江張氏家傳一卷予友伯誠甫之所撰述紀其所自出旣詳且尊文有法矣謹家譜而不忘其先塋此孝之大者也敬觀其本末蓋自深澤至於瑞龍積累豐厚而其所以致富者以躬耕爲本一再傳則又以儒學顯而其所以爲學者以信古好義爲本張氏之盛也宜哉無其本而塞其族之昌大固無是理伯誠之季今又以世業薦於鄉書種之茂宋易量也祭義曰古之君子論撰其先祖之美而著之後世者也其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不知不明也知而不傳不仁也此三者君子之所恥也伯誠其得之矣

跋文公梅詞眞蹟

昔南軒先生與先大父石洞翁在長沙賞梅分韻有曰平生嘉絕處心事付寒梅今又獲拜觀文公先生懷南軒之句曰和羹心事履霜時節由是知二先生之心事與梅花一也然此八字雖甚平

熟極有深意蓋和羹之用正自履霜中來自昔賢人君子有大力量立大功業者必有孤潔挺特之操百鍊於奇窮困厄之中而不變者也異時先生又曰絕艷誰憐眞心自保所以指示學者尤親切梅花與二先生之心果何心哉不過保一眞字而已天台呂居中學朱子者也保愛此詞如護拱璧惟獨爲其推所以知愛之道昔朱子嘗書寇忠愍陽關詞而題於後欲使百世之下有以知先生與萊公之意繼之以嗚呼悲夫予於此詩亦云

跋沙隨易雜記贈師文

文公朱先生著易本義謂易本卜筮書而當時學者皆疑焉惟沙隨程先生好以卜筮說易有雜編一冊蓋親筆也其門人得之以呈文公公以所疑書於後俾歸以此說質之沙隨先生不審以爲如何也可以見先生待前輩之禮其恭如此沙隨亦稱劉公曰元城先生稱喻公曰玉泉先生稱汪公曰玉山先生稱文公則曰南

跋邵絜矩詩

自詩之六義不明而後世始傷於太巧詩益巧而正氣益漓不復有寬厚溫柔之教矣近世論作詩者須有夙根有記覈有吟骨有遠心然後陶咏諷誦卽聲成文脫然頴悟吁美則美矣是非所以言古人之詩也三百五篇之作雖有出於閭巷小夫幽閨女子之口而亦自有以得吟咏情性之正者豈必刻苦用心於琢句鍊字之工哉景定辛酉之秋始獲拜觀絜矩邵公之詩卷其參朱子之考亭也題五夫壘田詩云足見山深俗轉淳可容鉏處盡畊耘膚萬里長惟闕何日畊桑得似閭新篁有句云芽筍扶疎生意足要從此處見天然詞平則眞力見音澹則古意完是猶不失詩之正氣於此可以觀世變矣橫渠曰置心平易始知詩此難與今之詩人言也率爾題于後而歸之

古易跋

詩書厄於秦火而易幸存猶不免殺雜於諸儒之子分經合傳千亂舊章使後世不得見三聖人之全書者蓋千有餘年於此矣東萊呂子慨然復古定晁氏刊補離合之未安而十二篇之易粲然復完於垂沒之年紫陽子朱子深所嘉嘆於是本義規模一循其序四經流布復爲之首願婺爲子呂子講道之邦反鋟是書某竊病焉往歲因分麗澤之席亟命工鋟梓旣成辱北山先生何子

恭父爲序于後易道之淵源經傳之因革莫不無餘蘊念是書攷覈之精辨析之詳疏其義文欵字之相承訂其分章絶句之或異精神粹密盡在音訓不敢以旣退而累後人越明年遂用紫陽書堂本足成之敬識其歲月云

跋昌黎文粹

右韓文三十有四篇得於考亭門人謂朱子所選以惠後學觀其體致氣韻議論規模可謂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者也程夫子謂韓子之學華朱子謂其做間雜文字多故曰華然亦有些本領大節目處不錯有七八分見識氣象正大又曰韓文不用科段直便說起去至終篇却自純粹成體無破綻又曰韓文雖千變萬化却無心變只是不曾踐履玩味不見到精微細密此學者不可不知若以之資筆端發越義理可也墓做其所爲則非朱子教人之意云

跋勉齋北溪文粹

右勉齋黃先生文粹三十一篇北溪陳先生文粹三十篇經說十五篇金華後學王柏之所編集而又附以雜著四十餘章北山何先生亦嘗增定焉考亭之門而親傳面授者不知其幾人矣窮鄉孤陋未能徧求高第弟子遺書而盡觀之但見端的固守其師說而接引後進敷暢演繹而不失其本意者惟二先生之爲可敬勉齋先生辭嚴任重充拓光明而通釋尤爲淵奧北溪先生辭暢義密剖析精微而字義爲階梯皆所以爲後學之津梁以達于紫陽之室者也此編非敢妄有銓擇亦以其嘗玩味誦讀者開其子姪云

跋歐會文粹

右歐陽文忠公南豐曾舍人文粹合上下兩集六卷凡四十有二篇得於考亭門人謂朱子之所選觀其擇之之精信非他人目力所能到抑又嘗聞朱子取文字之法文勝而義理乖僻者不取贊

邪害正者文辭雖工不取稱老文字須如歐陽公登眞觀記會南豐仙都觀記萊園記之屬乃可入此可以知其取捨之意矣又曰歐陽公文字敷腴溫潤曾南豐文字又更峻潔又曰南豐文字說通透如人會相論庖一齊指摘說盡了歐公不盡說含蓄無盡意又好曾所以不及歐是新徐曲折處又曰文字好處只是平易說道理初不曾使差異底字換等常字自蘇東坡文出便傷於巧議論有不正處只就小處起議論此皆朱子論文之法學者不可不知因併識之云

跋朱子大愚帖

先君子仙都府君與獨善汪公契好至厚某爲兒時未嘗數日不侍容色也嘉定辛未獨善先遊先君子亦相繼棄諸孤不數年伯尊流落其子開之追尋其遺祖遺書勑勑懇懇志甚可悲棄陽之帖大愚之詩尤所寶愛某故樂與之從游爲其摹刻於堅珉揭堂

劉公船山楊公克齋陳公皆感其事慨然題跋子後不幸元思蚤亡此一段流風餘韻泯然不接於耳目今年伯尊死元思始克同葬原帖與石刻亦次第而出某復與昇二刻龕于麗澤書院使獨善之高風義槩與麗澤相爲終始非特有以慰元思泉下之靈亦所以勉薄俗而助風化也嗚呼大愚先生忠公於是竟終于貶所今六十年矣世變夥矣師友彫喪學絕教乖風頹俗弊不堪回首獨善之子若孫今已跡滅祀曠天難諶命靡常悪迪從逆之訓不靈善人懼而世道來復之期益未可知也慨念疇昔烏得不爲之泫然再與裝褫此卷於廣壙靈之餘使前賢之遺響尚洋洋乎人耳觀之者忠義之心庶幾油然而生扶世教於下者抑何能哉北山何子恭父箕谷倪孟德父立齋剛仲姪皆元思之所敬豈可無一詞相與起其墜於後乎

跋周吳蔣三君帖

山谷時猶曰師師之藏不知行道以先覺覺民學校之教不知明道以啟迪後進故學者不知重道而尊師士亦不復論學而取友三復斯言爲之永慨予讀書陋巷不求聞知有志于學者彼此固相知名有願交之心其交契已在於未見之先矣五山王抑之克齋陳公之門人也特訪予於雙溪之上爲予言果齋周君希顏之賢淳祐乙巳導予訪于天府石林軒風度粹和義理該洽相與傾倒如舊識然泛西湖之烟棹步揚園之泉石談論終日甚樂歸來間以書尺相勞問意尤渥也松林吳君字淵仲龍川陳公之甥由武博出貳廣德由貳而守歸鄉求士甚篤於予尤拳拳焉相敬愛未幾復謀居龍窩遂成疎闊矣浦川蔣君叔行自端平乙未識之夷清堂上後館玩易書塾契好始密相知爲甚深補太學幾十年僅一奏平等科名竟不遂二君皆北山之親表吳君樂易温雅蚤脫場屋晚求有道以訪師友之淵源爲政尚德厚俗決不以健刻

求知當世者蔣君寬和機警蚤知學問之原委未能免科舉之累然其蚤察物情巧中事會每一見之未嘗不與之劇談而撫掌也此三君子者皆非今日世途可行其志困窮而長往也宜哉慨斯人之寂寂而斯帖之僅存交道日險問學取友之事益落落矣如之何而不於此長太息也

跋久軒定齋帖

予幽約不勇不能尋師取友於四方求乾淳諸老私淑之遺訓以變化其氣質與世參差交道枯落淳祐乙巳之秋因事入京始識久軒蔡公蓋西山之孫九峰之子是時給禮玉堂初除正事與友人王抑之敬嚴立齋二姪契誼頗密予起敬其家世甚久遂往訪焉公即以故人相待劇去岸谷意氣篤厚有前輩風越再年出持江東憲節後移節本道予以而民未敢納謁而攜孥已在門矣既而兼綰郡紱再至尤款密於松齋道院之間及登政府相予如一日公凡兩去國後一出尤偉皆以事關學校力爭不得而去善類恃之如泰山天下想望其風采以元祐相業期之間居三年而薨矣嗚呼悲哉定齋鄭君字文之自太學博士出爲東陽郡長史朋友間悃道予姓名忽一日求見甚勤卻之不可自是情誼稍欵其人博洽通練議論軒豁實有用之才也僅一持武岡之麾丁內艱哭愛子用頓家居近亦聞其捐館二公皆閭人今不可得而復見矣吁淵明有云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摩挲遺帖凡十有一紙聯爲一卷攜涕而書于後

書伯兄心箴後

右心箴一卷適莊先兄晚年之筆也鋒藏力健氣定神和非天君泰然焉能至此嘗以卿之前輩曾書不欲鋟梓于孫宜寶藏勿墜

跋默成詩卷

默成此詩筆豪氣逸歸宿有味非特一時題咏而已此所以爲可

敬也不幸幾毀於兵宿閒若有神護再還舊觀仲志之子若川知所寶愛不輕於投予亦不敢輕於得遂與李花詩重加裝背以壽其傳

郡陽三臺劉偉編輯
盧陵銅溪劉同校正

題跋

書仰觀圖後

昔在帝堯命羲和曆象日月星辰以昏見之星定四時之中其義審矣聖人創法之初亦立凡例欲後人推而通之蓋舉其中氣則孟季可以類見此南面之占法也於是帝舜又北面而占之以昏見斗杓之所指以齊七政只一句而四時十有二月月有三旬其占俱備其法益精此所以天象之圖南北各異不可合而爲一也後人又分二十八宿定爲四方按以四時往往穿鑿而不得其說蓋地之體方故可以東南西北而定天之體圓動靜無端運行無始何以裁然命之曰此爲東方之星此爲西方之星乎月令占以孟仲季之月此爲東方之星此爲南方之星此爲西方之星此爲北方之星也昏旦比堯時可謂又審姑以仲春言之日月會于奎此降婁之次也昏弧中旦建星中弧則與鬼是爲鶉首之次建在斗上是爲星紀之次以何爲東方星乎古人未有以夜半占者苟能常於子初考定則春北十日之星次第而見是爲東方之星也宅時亦然閏嘗推之古今曆法莫難於度數之一黃道之分二事定則推步不差矣予嘗有曆議歲差議象氣議凡三篇當綴於此圖之後丁巳夏蘭江金吉父與希夷姪孫夜觀天文辨星象求其圖之善未有如此本之精者因手摹之併題其說于後云

跋東郡得朱子帖

考亭設教多士景從登門而問者類錄其語修書而問者則條其目然記錄易差手畢無失也吾鄉如月林潘公之子端叔恭叔半山潘公之子文叔皆在弟子列尺牘條答見于文集者文叔公獨少止書三答而已此卷所有者皆在焉最後一書則此卷無也僕每讀到悠悠度日永不到眞實地頭光陰可惜既以自嘆又不能不以人物世道爲憂也未嘗不聳然流汗子孫不能保愛流落於人間固多矣苟能於言下省悟亦不異於及門也觀者其毋忽

跋朱子與訥齋帖

訥齋趙公登朱子之門爲最先其後遠庵見仲相繼而進聞之以道義締之以婚姻往來尺牘其多可知見子文集者訥齋止二通而已此帖亦不與焉今以辭語考之實慶元丙辰先生乞改正從臣恩數之後沈繼祖未上疏之前也當是時國論大變善類奔波海內震駭審觀此帖不勝感慨其餘則家庭閒眞情實意契誼藹然寶藏宜蓮後七十有七年當咸淳壬申之冬訥齋從孫某來赴保寧幀出以示其後學王某敬拜手書歲月姓名于后

跋徐毅齋帖

咸淳壬申之冬子畏友通齋葉仲成父出示毅齋先生徐文清公遺其先正監丞都運之帖一巨軸後學王某肅容敬觀蔼乎仁義之言也確乎朋友之義也秩榆之人物尙盛也縉紳之公論尙明也其於出處輕重之間講之尤密視名輕則爲己重爲民重則謂己輕簡而裕辨而正事關父師情深誄此豈止爲家庭之天球弘壁而已所以嗣先德存大範鎭家乘也發舒融暢實有俟於後人

跋曹昌谷叙荆門遺事

開禧初姦臣柄國啟釁開邊一時附和者柄然無遠略無一事不欺誕也何止荆門城築之事而已不有諸賢峙柱激濁以去就爭國勢其危哉昌谷曹公亦有戚於漢陽之辨故壇之爲甚力此實有關乎邊備之大計豈一家之私寶乎後四十有七年監丞都運葉公之英嗣由庚示其友人王某謹拜手謹于卷後實之蓋公之字云

跋字韻

鐘鼎款識篆奭尊爵之款識罕傳于後世而獨篆寂寥六義荒墜斯變小篆遒變隸書二人雖同時而斯猶有所宗也遒則無復絲毫籀法矣隸轉而楷楷轉而行行轉而草行已不莊草尤放蕩世變所趨淳厚斲喪可勝言哉楷書首以元常稱惟江左諸賢頗得之至隋唐其法漸壞歐虞褚薛顏柳諸公皆不能遽也今之學者不能推其原以復乎古乃欲眩其詭以揚其波蓋部分偏旁俱壞於能書者之手取妍好異哉亦甚矣後有作者必將以六義正之偶見屏巖上人集字韻而有感遂識于後

跋先訓

右嘉泰癸亥先君班政在京時賜某之字此蓋小學之教先致敬於言動之間告戒諄諄祝望甚切未及聞詩禮之訓則先君已棄不肖孤距今六十有一年矣艱棘顛危上辱先訓幸延殘喘大有身分未了之事何以見先君於九原嗚呼無恤之簡雖存鄭公之

業莫贖悲乎痛哉咸淳癸酉十月朔再加裝褫泣血拜手謹識

書先君遺獨善汪公帖後

先君少有大志中年慨然以單騎遊荊楚大武當幔雖國家和好方堅無以經營謀略亦徧歷邊徼弔春秋戰國之遺跡訪靖康建炎之逸事如地理之近遠形勢之險隘虜情之隱微邊防之疏密如指諸掌見於簡册形于書問者多矣某幼罹荼毒不能搜訪僅得此一帖大略可見今正恨襲樊失守人物耿然蓋於安平無事時士大夫念慮不及此一旦事變之來莫不束手無策作此帖時實慶元己未距今七十有五年矣感今昔之盛衰爲之永嘅深慮散逸略加整固附于先訓之後云

跋汪公祭文

公諱大章字時晦與其兄時法公爲先君莫逆之交公獨後死克享上壽哭先君之辭甚淳而實非他人所能及於是藏之惟謹公

之遺墨尚新俯仰已六十餘年感念疇昔爲之泫然先君交遊至公於是盡矣悲夫

跋樵庵潘公帖

公諱友文字文叔半山翁旬之長子也半山與大父爲忘角之交公以契家子相過從書問甚多今存者五帖而已公嘗登考亭之門亦有答問近爲好事者所有矣悲乎傷哉

跋信州史君李公帖

公諱知微字中甫莊簡之長孫也嘗爲吾郡錄曹登麗澤與呂門諸友甚相好也賢譽藹然後以愛女歸子我季父少尹而孫女又爲易巖兄婦書帖往來甚密今僅存此三帖於散逸之餘於此亦可以想像其氣樂易也

跋果齋時公帖

公諱字子源自其先登麗澤之門而公又師事朱子有語錄昔我

先姑生于臨江校官之舍後奉公之琴瑟公亦分教臨江遂作水玉堂簡帖往來固不可勝數今止存四帖

跋史君梁公帖

公諱安世括蒼人公之大父家頗富教子讀書甚銳一日有劍客過門忽令諸子棄所業而學焉莫不怪駭久之睦寇大作諸郡殘破獨梁氏率鄉人共保一出與之戰屢捷卒全一鄉賊既平復命諸子讀書公遂登第仕至郎官南澗韓公銘其大父之墓云先君勾稽青田登公之門亦以先契故以行第稱先君系之以賢契友則其齒德俱尊矣餘此五帖亦見其相與之眞情近因朋舊以問其家世似亦不振云

跋陳中書帖

公諱希點昔爲學官時先君得其書慶叔父銓閘之魁中言時兄之教見問大愚之官況當亦呂門之朋友其帖餘七爾

跋鄭大卿帖

公諱知悶與先君始交者也故有愼蓋如故臭味之同之語亦及大愚之姓字必嘗師蘿潭矣後嘗知鄉郡子少年不敢見之蓋不知契好之始終也帖止存其二

跋銅官三公帖

昔先君之宰銅陵也值開禧用兵之時防江之備甚密流徙之民無餒政亦勞矣柏亦得以目擊其大略一時書尺盈几今不復見止存三公之帖交代張公子湖之季也書詞爛漫習乃兄之餘風而無法度其書慰先妣先叔之喪而已太守韓公諱茂卿倉使三公諱柟亦相與探問邊境之消息形于言詞殊無長官待屬吏之傲亦賢矣

跋李侍卿五公帖

李公嘗受大父特達之知此交訊於初登朝之時後知鄉郡簿叙甚厚僅存此數帖於敝笥滕朱二公契好皆深索諸業集名餘其一孔山三帖乃臨江叔父之所受先君不應無有也一詩一詞銅官餞別之貺云

跋先友總跋

先君端方嚴介操交寡與然久要急義無愧古人某爲兒童時常侍獨善汪公呈秀汪公無虛日自先君即世故交亦相繼淪謝猶得拜櫟庵潘公博士戴公白石餞公餘皆不及拜其履舄矣嘗時書尺皆類成大軸如二汪公夏公戴公皆已歸其子孫矣諸父書問亦然凡今所存姑表契好之大略此皆不肖孤不能保守遂致寂寥泯滅不得傳于子孫則其繼志述事之責可知慨其永嘆嗟何及矣

跋麗澤諸友帖

昔東萊先生呂成公講道于金華四方學子雲合雨影從雖儒宗文師磊落相望亦莫不折官位抑輩行願就弟子列況止齋與大愚之帖年實下之固心悅而誠服非貌敬而面從得時止齋之門而師止齋謂哭邱中先生其言可不誣也白石不及登成公之門而師止齋既爲成公門人則白石行輩又降一等其後作文但欲尊其師而與成公並稱幾於無忌憚曲是橋坡王公力辨之所以正人倫之分厲風俗之倫也古人於行輩最嚴於師弟子爲尤重蓋人生三事師與君父一讀昌黎之師說則知所師者道也而不計年之前後此於長幼之序並行而不相悖者乎近世無求道之實心而好人之諛己也先生之稱交曰相悅心實不然不以爲非亦不以爲恥於是先生二字輕於一羽矣可勝嘆哉永心之帖致問同門諸友於叔度獨稱曰丈以其年德之最尊餘皆兄之如曰德章公謹仲益憲甫温仲日强敬仲伯膚叔昌仲謀凡十人情義纏綿且恨不得長相從也師門之敬亦篤矣

後九帖獨善汪公之尺牘也諸公皆有聞望於時汪公師門篤實君子也觀其交際可以知諸公之情觀其稱與可以知獨善之德惟呂公泰然自悔學問剝落殊少振起及黨禁方嚴獨上書斥侂胄之姦至杖流嶺外不憂不懼及侂胄誅朝廷官之則已客死矣白石爲誌其墓而闕者諒然麗澤私淑之功其可既邪因有是帖而後及是人云

跋曾樂道帖

公諱樂雅望甚偉善筆札大愚夫人同氣也獨善左右大愚在貶所往來問勞甚勤大愚終于筠相靜軒奔喪護其師則獨善之季呈秀公也故有一門節誼之感時是獨善同行歸則韶坡往後則呈秀公終其事曾公以手足之情不容不拳拳也

跋陳鄭答問目

亡友汪君元思諱開之條問二公之目有二公親筆答子其後元

思蚤亡遺書存者百無一二其父死始得此二卷於塵網中予平生視元思也深有愧焉元思未離小學郎罹家難跡茫昧不可尋意其必至流落矣丁亥之冬忽得其詩二首驚喜過望然後知其寓止予往訪之於循理廣教寺之門側大布之衣襲之以紙栖栖一室文集數種在几議論確然有守一掃世俗輕浮纏繞之習自是招其入城府尋再世之契予賴其切磋之益甚多同志翕然願與之交君又能叙先世師友之舊徧求當時名公而參請焉如船山楊公克齋陳公毅齋徐公直齋錢公皆嘗叩問或登其門或拜其書恂恂不倦後遂得壻于捲堂劉公之門晚又遇三山鄭公存齋諱師孟字齊卿專叩通釋之疑甚詳既而鄭公終予郡齋久之元思亦不起疾朋友斂之而欲遂葬焉其父堅不從越十餘年其父死朋友然後得與同窆其父子叩其諸公遺書俱無有也朋最不得年予每謂叔行孟德孟陽三君皆非今日世運可亨者宜其困窮而長往也慨斯人之寂寂而斯帖之僅存文道日險論學

取友之事益落落矣如之何而不於此長太息也孟德風雅質疑一卷附予後其子明原以墓銘請予不敢辭爲誌之於石云

跋何無適帖

君諱欽字無適北山先生之嗣子也天才不羣有晉宋之遺風焉予得其帖甚少止二十有五遺視帖其絕筆也予不敢受姑勉其意少留數月將面還之未幾君死矣方恨無所歸適元鼎合予作書與趙星渚求題墓大字遂以此視將誠又得君銅爐一蟠蛛水滴歸其女矣止有遺墨數卷而已

跋徐彦成考史

予爲學之初志不立不得明師良友導其進脩之方不過求於詩史翫其華藻蓋鄙陋之識直淺之爲丈夫也是時表姪徐彦成名順頗熟於史而好談兵每與之劇論其人嚴伶矜持非特爲予之益友亦予之畏友也方從師於王德固之塾見朝野雜記假以示之子孫云

跋東峴帖

予少無雅問而婚於東峴之樓風聲氣習亦翛翛乎其難入也口人之從妹婿胡君恭叔諱景聲嘗薦于鄉貢依于甥館處之終身

子予喜甚質錢傭工以鈔寫未幾又示以文公語類予驚喜如獲異寶方悼部帙之多難於盡錄吾姪請助予之鈔鈔且過半子於是始知聖學之正途入門之次序此意未易忘也宅日就正於搗堂船山北山三先生之門蓋以粗識伊洛淵源之大略矣未幾彥成暴卒予悲痛不能堪每見其遺蹟未嘗不爲之酸楚憶昔予妄集賜秋小編品論中興人物吾姪爲之攷訂精確周密卽此一卷自足以見其學識之過異也予自覺此編之僭率雖已焚棄而此條論尙存故錄爲之感嘆書于後

跋劉楊二先生帖

搗堂提孟子將以二字大有餘味昔猶未悟今始知之二先生雖皆登考亭之門而未相識也搗堂爲序作魯齋銘船山見之旣稱贊弘毅之說而病孟軻秋殺之一語謂搗堂之婿汪君元思曰不若改作孟兼秋殺搗堂亦嘆服其言而未及親改朋友切磋一字條論尙存故錄爲之感嘆書于後

跋劉楊二先生帖

搗堂提孟子將以二字大有餘味昔猶未悟今始知之二先生雖皆登考亭之門而未相識也搗堂爲序作魯齋銘船山見之旣稱贊弘毅之說而病孟軻秋殺之一語謂搗堂之婿汪君元思曰不若改作孟兼秋殺搗堂亦嘆服其言而未及親改朋友切磋一字

跋寬居帖

君諱子舉字師尹少年以英邁之氣挾蘧麗之辭談笑功名之場中更排根始就收斂闖北山之藩雒探伊洛之旨趣移以北山書爲介紹下顧予於陋巷之中自是交游十餘年敬愛無斁丙寅莫春忽得君之遺領往哭之明年暮春得君之壙記哭君夫婦之喪于庠訶樣授之以挽辭予之情備見於此矣歸而訪其遺帖凡二十餘紙問以一二見于雅藏錄云

跋介巖潘公帖

公諱墀字經之仕至秘書監以修撰華其歸公之喪以病不及往弔公之葬不知其時又不及挽其車而哭幽冥之間負此良友因整比其遺帖聚之以辭曰　嚮咸曉之柄國兮倡僞風以賊夫天德賴星靈之下燭兮亟移柱而調瑟正氣傷而未易甦兮學問之原雖一予方閉門陋巷兮神營營乎紙上之遺則雖丹溪之弦誦洋洋兮恨求道之不力幸朋友之意氣感予兮一見如平生之舊識譬諸草木同臭味兮有不求而自得柔兆敦牂之歲兮維夏之日別誠求於淨明之蘭若兮同門畢集有美一人兮氣肅而貌哲凝乎其觚兮不偏而望潘乎其覩兮絕去雕飾是曰介巖兮聽其言而充實曄靈遝遝兮健而不息再會于巖子之故鄉兮樂得朋而款密君翩翩乎中秘兮壯賁善之羽翼亦胙之以茅土兮南翼熊軾暫息影於蒼山之麓兮景翳翳以將入柴車閶門兮庭宇閴寂寞勉勉言笑兮若有味乎杖席歲律甫換兮感訃聞之孔鬯我將卻駕而往兮雨足如黍馮撫香以致唁兮東望渤泣吁嗟哉前乎聖哲之不我待兮後乎賢者之不我接薰者未必壽兮猶者未必折幸同志而同里兮又不得漸磨於朝夕何會君之不數兮復棄予之甚亟思君無以爲懷兮執論心而自釋攬遺帖之炳炳兮僊若見乎其玉立倏莫色橫空而來兮聽雨聲之淅淅

跋蜀帖

嘉定初鶴山魏公首請周程之謚其發天理正人心所關係蓋甚不揆其後鶴林吳公亦嘗曰何格輩斯道荊榛朱爲至當之歸二朝陽洞析微義以告後學必稱居相與講明而求爲公皆西州之士而學得其正如此予每愛其文而不得識其人也後乃得識平舟雲山亦西蜀之珍而學皆有源委昔平舟守吾鄉矣每一門必揭二何曰十二時不忘恭敬三萬息皆要和平自脩工夫可知也首屈千乘訪予於陋巷旣而以厚禮聘予於麗澤後以寓公讓論不合而止臨行子請其一講而去公異謝且恃天時

人事之相符後招予於上蔡拳拳留其歸趣其來始終如一今亡矣雲山之父南疇公嘗師晏先生亞夫諱淵有文集雲山後卒業饒雙峰諱魯之門其宰臨海也惠政藹然卽以同門見稱意甚勤篤旣而有位于朝出守于合朝廷委以救荒之政盡瘁而終士以其廉貧賑恤之典甚厚暇日聯二公之帖以慰高山之仰烏乎參升之墟淪於腥羶蜀士之落南者尤恨未盡識也

右平舟二子西賓趙曲洑嘗遣至書堂其姪源爲臨海尉嘗見訪其族見山名文仲尤相子厚遣子就學齋職張達善須亦蜀人

跋趙星渚帖

韓昌黎曰白頭如新傾蓋如舊顧意氣之何如昌時日之足究子嘗爲之言曰此無它特一知與不知耳昔吳公子至鄭見子產如舊識卽有縞帶紵衣之交贈何也蓋季札知鄭有子產子產知吳季札皆工予以詩準冀與之卽能洞知其本末形于謝帖其胸次已加人一等宜其

有季札久矣是以深相孚於未見之前意交歡於旣見之後堂下一言亦先知鄭之有蔑也坐間少異亦先知溫之有嘉也昌黎又曰士之脩身立節而竟不遇知已前古以來不可勝數或接膝而不相知或異世而相慕以其遭逢之難故士爲知已者死吁此正昌黎之病根也士之修身立節爲士者之所當然知不知在人何足以嘆遭逢之難哉聖人曰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又曰不見是而無悶斯豈非學者之大戒予踽踽陋巷朋友彫落言之而莫予聽也俱之而莫予和也不敢與世混混相濁若可慍也然有尙友古人之一路豈不在我壬戌之秋忽有軍將打門傳示天台史君之書恍不知其何爲觀其姓名乃果昔聞於朋友而欲見而不可得者蓋招予至上蔡書院之講習予欣然從之吾道之將行將廢予不敢知也以素慕之人有相親之機亦人情之所共樂然其相與之厚相敬之眞亦其理之必然何者以知之非一旦傾蓋之比故應然耳苟無因以會面亦不害其爲知也觀其遺帖可以見其眞情矣壬申之春忽聞其訃予涕泣東望拜發其誄詞歸而搜諸遺篋得其帖爲一卷時展玩焉未見其爲死生之間也

跋趙儆軒帖

公諱希悅文公之甥孫昔侍于婺不欲見之及爲守乃蒙下顧爲上蔡書院趣予之行一再招飯言論典刑無一俗語氣象終與人異後以廋節去後專介于書堂相勞問甚篤殆歲而歸竟不及一造黃巖以謝之公之喪僅能以書弔而已其子與科以行狀見委予以編遺事踈甚不敢承命

跋韓初堂帖

君諱境字仲容相臺之秀寓居于越嘗以架閣言事貶于婺稱適莊先嫂爲姑而篤親誼焉議論磊落可聽詩書筆札皆工予以詩準冀與之卽能洞知其本末形于謝帖其胸次已加人一等宜其

耿視一世終于再貶亦可傷也

跋林宗山帖

君諱拾東嘉人與初堂同貶于婺因初堂而識之二人趨向大不同一未忘富貴之餘習一不忘儒素之清風荷其相與之意頗眞後趨朝聞麗澤之擾擾戒以勿爲已甚不失於君子之厚尤相愛也自其入言路則不復通姓名矣後敬巖君玉皆其孫也自以爲恩焉

跋蘇愚翁帖

君亦居東嘉嘗參保寧幕旣而攝金華令相與之意亦眞後不堪征賦之令迫飄然賦歸歎而去上官留之不從親舊辟之不出時得其書以慕庵記好生錄序見囑道謝之詞甚謙其死也予醉之其子瑛乃以墓上之碑囑予勉强綴輯未知其果入石否

跋趙草巢帖

君諱必升天台人初來爲義烏令首來訪予從者不識而差池余知訪焉一見略去岸谷如故人自是情分甚密與余同庚而月長余之辭墨則也以皐比遜之徘徊久而後至不數年而謝世矣余專介酹之覩書辭氣象坦夷和易非世俗能勉强而企及也

王石潭帖跋

君諱貢天台人介特有守隱居於頑惡之鄉習俗化焉不敢爲非王實翁之創上蔡書堂也欲求領袖無策以勉其出乃置一社倉於其鄉令鄉人自求一賢士主之一鄉之人咸造其家致請君遂欣然出見實翁受條約實翁言其情懇其將書幣請平舟爲山主星諸爲堂長二公皆領略既復命卽歸于故棲不再出矣後星清竟代實翁爲郡乃聘予而至久之始具古服執弟子禮來謁予敬事倒指已三十有五年和者今悉亡矣感歲月之滔遒悼朋友之零落傷學問之無成而隻影之伶俜也嗚呼悲夫後之見者其亦有鑒於斯云

鄭文振帖跋

鄭公文振諱南升建人受業考亭有語錄時考亭弟子多登先大父之門大父爲閩漕時先君爲青田簿故不識公及先君以大父行狀求銘于朱子亦納于公而回帖如右且言閩中之政不止一豎事恐有未盡者其知大父也詳矣二帖偶存亦可寶也

跋如山東坡觚冠頌

拔公八窗玲瓏天機飛躍矢口成章觀佛語何有哉一超直入三昧現前借渠拍板門槌逢場作戲耳後世以公爲好佛是不得其情者自古知道之士未嘗不闢佛其徒怒且怨公慢佛亦甚矣其徒反歎喜讀嘆尤爲可笑若此觚冠頌雖人大藏中佛亦不能辭也與六馬圖贊同此一機方拔公之授晁公授藥寮也雖當中原極盛時此紙方罷大藥藥寮於喪亂流離而不忍捨其深愛可知咸淳癸卯人日如山出以示僕距元祐癸卯已一百八十年矣若

跋胡怡堂帖

君諱夢魁淳安人來爲東陽簿人郡幕忽來訪予從者不識而差池余知訪焉一見略去岸谷如故人自是情分甚密與余同庚而月長其言耿介質確大有古人之風其聲如鐘然兄弟相隨怡怡如也故以名其堂於予敬待如親故更無岸谷相期待者無浮辭無非吐出眞心仕塗坎壈處之泰然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於君見之或問其堂之在何所曰隨身云

大安迷道詩跋

端平乙未九月六日往拜船山先生楊公于蘭江之大安中途不審所向屢迷屢復因成小詩自警而辱諸友和焉易嵓兄立齋姪亦有作也人不見此卷矣已已夏姪孫璞忽以見還恍然如前日事倒指已三十有五年和者今悉亡矣感歲月之滔遒悼朋友之零落傷學問之無成而隻影之伶俜也嗚呼悲夫後之見者其亦有鑒於斯云

鄭文振帖跋

鄭公文振諱南升建人受業考亭有語錄時考亭弟子多登先大父之門大父爲閩漕時先君爲青田簿故不識公及先君以大父行狀求銘于朱子亦納于公而回帖如右且言閩中之政不止一豎事恐有未盡者其知大父也詳矣二帖偶存亦可寶也

跋如山東坡觚冠頌

拔公八窗玲瓏天機飛躍矢口成章觀佛語何有哉一超直入三昧現前借渠拍板門槌逢場作戲耳後世以公爲好佛是不得其情者自古知道之士未嘗不闢佛其徒怒且怨公慢佛亦甚矣其徒反歎喜讀嘆尤爲可笑若此觚冠頌雖人大藏中佛亦不能辭也與六馬圖贊同此一機方拔公之授晁公授藥寮也雖當中原極盛時此紙方罷大藥藥寮於喪亂流離而不忍捨其深愛可知咸淳癸卯人日如山出以示僕距元祐癸卯已一百八十年矣若

冥有龍天護持乎因書于后云

跋東郊繹山碑

東郊趙公出示繹山碑俾予綴名其後此固子之幸也而未得其其次始以其字之可法耳三者咸無焉雖古不足貴也此碑徒以其篆之古也然登繹山者不見其石著史記者又無其詞踪跡茫昧不可致詰自唐已有棄木本徐騎省模唐刻子后今不可見矣徐文寶刻于長安者亦不易求公本今刻于墨妙堂者正與此本同自騎省以下又三摹矣所謂雙鉤者亦隱然可見東郊謂此雖摹傳之餘然亦自可貴此言爲不誣云

跋葉氏家世墓銘後

興滅繼絕聖人之盛心治天下之大政也謹終追遠故民德亦歸于厚甚矣世俗之媮也無所爲而繼絕者千百而不一二數吾見

其人焉不可以無紀葵之蘭溪知吳縣葉公諱誕師東萊先生呂成公先生爲銘其父之墓先生之季忠公爲銘其母之墓二親足以不朽矣吳縣不得年而未有銘其墓者猶有冢子諱紹彭誌歲月於幽宮冢子又不得年生於乾道壬辰卒于慶元戊午葬于邑之金氏塢言行堙蕪而不可考後四十有餘年其弟諱大同始命其幼子元煥詣之且無寸土之可紹曰能明義利之分則吾兄貧有後矣偉哉公之識乎世有繼祀之訟者可不愧死益見吳縣家庭之訓久而不泯如此元煥追念所後無傳俾僕粗述其顛末僕生也晚亦不及接侍音容何敢僭列于二先生之後然竊以他求公娶王氏僕之諸姑也堅誓柏舟歸死于婦家親黨樂爲之銘觀諸此則知其夫之刑于寡妻者有其道敢以是拜手書于後云

績金華叢書
郡陽三臺劉傑編輯
廬陵銅溪劉同校正

題跋

古中庸跋

中庸者子思子所著之書所以開大原立大本而承聖緒也義理精微而實難於窺測規模宏遠而實難於會通眾說淆雜而實難於折衷此子朱子以任其責而後學亦已春融而氷釋矣惟愚滯之見常覺其文勢時有斷續語脈時有交互思而不敢言也疑而不敢問也一日偶見西漢藝文志有曰中庸說二篇顏師古註曰今禮記有中庸一篇而不言亡其一也惕然有感然後知班固時尚見其初為二也合而亂之其出於小戴氏之手乎彼不知古人著書未嘗自名其篇目凡題辭皆後人之所分識徒見兩篇之詞之因有感亡友無適之言為之愴然書于后

右坡字

朱子字銘云放意則荒取妍則惑此八字足為作字之要訣惟米南宮字當於放中求妍此前一帖是也

右米字

跋西樓姪孫三帖

黃山谷云學子瞻書但卧筆取妍至於老大精神可與顏揚方駕者則未之見也予嘗謂欲識坡公運用之妙當於中筆清圓內求之

益公之字端重謹密如其為人此猶中年之作也每覩退傳帖無異往昔此其常德尤可歎服於此又識前輩後進愛敬兩盡其道足為世之法矣

右周平園字

跋蘇愚翁詩

太古蘇兄錄示先府君讀先覺錄之雅健感慨如見翁焉猶歐陽公重讀徂徠集也夫生之有死人所共知子路尚何所疑而形於問夫子答以未知生焉知死可謂深切子路不悟終不得其死曾子之疾示門弟子以手足俱全旦言戰兢自持之功自謂免夫而易簀一段猶在於垂絕之際吁是豈不亦難矣乎愚翁曰潔白事脩持從容中繩墨可謂知生矣曰之死了不惑可謂知死矣曰為此重憂惻亦曾子淵氷之戒云

跋前人垂死兩日前分韻詩

身如蟬蛻夢似楊花此不知死者之言故謂之詩讖愚翁洞達生死兩日前分韻詩有羽翰一息凌霄去之語此不可謂讖也亦因事微示之意耳彼以偈頌歌詩張皇惑衆者是不安於死者之所爲觀此可以知愧矣

跋鄭北山梅花三絶句

詩言志志者事之符也北山公賦梅花三絶豈非平生之盟歟乎癸臺之上宜植十數根林立於翁仲之間使公生氣常伸於嚴冬大雪之中勝於豐珉信後之刻多矣雙巖亦然之

跋大愚四帖

麗澤輟響而大愚先生實嗣其音故於同門朋友拳拳篤叙若家人然觀此四帖藹然忠厚之意見于言表機杼之感參松之問皆相與之眞情王丞諷切之戒所以全交道之不苟寒熄兀兀恍如昨夢此當在明招感成公講道之故迹也不能生死之語尤見守

命義之有力兒輩不免爲故人累非平日教愛之深必不輕發此言時慶元乙卯之冬而先生果終於謫所嗚呼悲夫景華吳公之後保守此數帖今七十有餘年家世曠然足以不朽族孫珹將以前後二帖登于樂石志趣之雅所可尚也爲之書于后

書葉西亭鈍漢傳後

昔先大父與相國葉公同讀書于野堂同登紹興戊辰第誼甚篤也先君與直閣公契好尤密某幼孤廢學中年始獲登西亭伯仲之門即獲觀鈍漢傳當時未解公意但知字有樂毅論體襲藏惟謹咸淳辛未之季春公之子天啟擁此傳出示恍然如異世事自念某亦嘗以魯自厲魯猶鈍也鈍亦魯也字義一而用有不同公欲全其鈍無競世之心也某不敢安於魯有願學之志焉今某之魯猶故而公之鈍不特全於一身天啟入仕餘四十年一麾猶未入手可謂能世其鈍者與斯所以爲識者之所敬云

書鄭北山祭吳忠烈廟文

以書生馭宿將危事也豈虛言足以服其心哉每讀北山鄭公吳廟之誄使人躍如凜乎壯哉辭也默成先生所謂至矣遠哉尤有餘味然不有英氣鼓舞於灌薦之表警戒豈能若然於稱贊之中乎嗚呼子房妙於機策士也孔明精於才自用也惟裴晉公謂處置得宜者近之後一百三十年里下士王某傷今思古爲之長太息書于崖碑之後

跋東郡山谷詩輯

古涪翁元豐乙丑在館時答外甥孫莘老之詩氣和而眞力壯音清而古意完此所以爲高也然世之知公者不過曰老禪曰草聖曰詩派宗祖而已孰能思其名在黨籍艱險百罹蟬蛻南荒而不晦高風勁節凜然乎古東郡先生抑亦尚慕其爲人豈徒賞此軸哉幸蚤輟清俸登之堅珉不然則墨必盡剝而迹遂堙微豈不爲

博雅之恨乎

跋朱子帖

乾道丁亥秋文公朱先生訪張宣公于長沙道由昭武拜端明黃公中于里第先之以長書其辭前後有曰八月十一日具位朱某敢齋沐裁書請納再拜之禮于尚書端明文台座云云今日之來蓋將頓首再拜于堂下以償夙昔之願伏維明公坐而受之使得自進于門人弟子之列而不孤其所以來之意則某之幸也鄉往之深不自知其越僭敢以書先于將命者而立于廡下以聽可否之命其書見于文集九月抵長沙此書則在長沙時遺東萊先生呂成公之手筆也故書中首言見端明事稱其德履且自愧淺之爲丈夫時朱子年三十有八其景行前脩氣識宏達度越一時至今使人躍然興起嘉定乙亥金華後學王柏受是書於成公門人獨善汪公大度之家寶藏于笥又五十有七年矣嗚呼自三先生入手可謂能世其鈍者與斯所以爲識者之所敬云

之聲教絕響後生小子安識前輩敬老尊賢之禮哉至於辭受之宜儒釋之辨當時朋友切磋之實意典則滿紙義理沛然大有補於世教者後欲併刻石于鼈澤書院以追弗果慨流風之日遠懼遺墨之遂銷爲之三太息敬識其不敏於卷末云一百有五中秋

某拜手謹書

跋潘竹眞四尖詞

竹眞以扛鼎之筆力游戲題詠張皇幽眇華彩四尖使人畏避不敢逼視正坐山靈水怪不能牢局深拒漏泄一段風雅烝烝二三君子以發鴻音振古之閟而反嚴號令戒堅壁或者疑此意之未廣彼將復命曰今之王公大人所好正不在此請毋過慮

跋北山畫朱子詩送韋軒

朱子遠遊歌雖少年之作已見其器局之廣立志之堅既有以開拓其問學之基矣其送胡籍劉忠肅二詩則紹興己卯時年方三

十克己一詩觀書有感二詩則紹興庚辰也挽延平先生二詩則隆興也酬南軒贈言則乾道丁亥也齋居感興二十首及分水嶺絕句則乾道壬辰也論敬蒙絕句則淳熙丙申也題寫眞絕句則慶元庚申踰月而易簀矣朱子之詩凡十卷其精微之蘊正大之情皆所以羽翼六經發揮聖道何止此三十有二章而已蓋余平日之所涵泳獨於此而有得焉端平丙申請子北山何先生書于一編清勁端楷無一筆忽忽亦足以見其心德深潛淳粹之藴慨北山已不可復見將誰與同此心乎韋軒別駕純實廉介恪守家法景慕朱子發於誠心歸敬北山意亦獨至於其滿替而歸侍庭之文辭與先君同日葬子婺女鄉雨塋相望不半里其後嘗展升堂之拜與公諸子亦密獲覩怡齋吟稿凜然貞潔之操見于此與也敢以朱子遺成公一帖及此編相其行必有贐禮也或假日整衿潛慮披展玩索躍然興起如相與揖杖於滄洲雲谷之間不知古今之遠出處之異庶不負尊賢之初心云

跋竹溪吳君詩集

僕聞前人語學詩者須有夙根有記魂有吟骨有遠心然後可以領異上三者出於天資不可强至於遠心嘗從學問中來今觀吳君詩集前有吾異友葉通齋序矣奚待僕之言況感興前三者已窺朱子之遺意學問亦可以得師尤不待僕言者輒書於後而歸之云

跋東郡所藏帖

咸淳辛未之冬幕長東郡先生出示本朝名公帖其後有跋乃李文簡之子校書公及鷹湖也校書名在慶元黨禁壽定辛未僞禁初解起知三湖鷹湖字季章於朱子爲尤密今言得先公手書凡八紙止存其二而已錫山尤公攻愧櫬公固先友也若後湖蘇公浮休張公清江劉公相去差遠未必及交內有諱復者不知爲誰或疑其姓顧名雖不甚顯字已將滅隱然尙有典刑古人所重墨蹟不特取其字也亦敬其人也世變之開闔盈虛豈有窮哉如慶

曆元酤諸賢之帖今已不可多見況晉唐之名家乎雖然物必萃於所好誠能博搜廣受久而不倦豈止晉唐之遺跡尙可得雖鼎鼐之潤彝罇之光照映於左右亦不難矣呂子曰心思之不可囿而滯也是亦不可不鑒也

跋怡齋吟稿

先君子與博士戴公爲同門友契好甚密子自束髮常得立侍左右先君之喪博士哭之甚哀撫諸孤甚厚未半年博士竟卒于中都哀誄傳播方知爲公夫人之作也益重博士之賢足以掩夫人之文辭與先君同日葬子婺女鄉雨塋相望不半里其後嘗展升堂之拜與公諸子亦密獲覩怡齋吟稿凜然貞潔之操見于此與閨自在閒雅殊無粉澤之氣古之列女節婦未必有也夫人卒先兄適莊爲書埋銘一時哀挽有曰名士誄文千古恨怡齋吟稿一編塵逐爲絕唱不幸風規不振遺書散逸子嘗太息而言曰吟稿

與塵俱不見誄文和悵總成空後六十年族孫珽摭一巨帙見遺
吟稿誄文恍然到目而幽刻亦在焉爲之驚喜感慨日後世固有
好雅之士不患不傳斯稿也正患斯稿之傳傷夫人之無後也雖
然三百五篇多婦人女子之詩聖人未嘗不採所以興起人之善
心導性情之正有補於世教也尙矣固不在家藏而私寶也子於
是書干卷末云

跋朱子與汪玉山善手帖

朋友之義實貫人倫如五行之土五常之信不亦重乎昔獨善汪
先生從大愚呂先生之在貶所也不惟調虞扶掖以慰其牢落之
懷而又講切磨劘以勉其所未至固無愧於朋友之義也某爲兒
時及侍丈席言語容貌恂恂和易人不過以謹厚長者名之及義
所當爲奮袂逕前乃如是之勇有平日言論激烈者之所反不能
何也先生嘗書而刻之柱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此亦敏行

之一驗與今觀文公手筆粲然辭氣慷慨所以嘆息二先生之事
凜凜然足以立干載懦夫之志是以起敬而書於後

跋朱子所書出師表

聞昔朱文公酒每酣多朗誦出師表而或書之以贈友人今見刻
本想其慷慨興起之意猶煒然點畫間文公嘗曰孔明有王佐之
心而道則未盡學者固不可徒贊歎於文字之間而已要當知其
心之所存道之所未盡庶或有得於文公所以書之之意

跋劉揭堂作立齋銘

昔夫子教伯魚曰不學禮無以立教門人亦曰立於禮又曰不知
禮無以立也則知聖人教人教子無以異也今揭堂所作立齋銘
而推廣立之義以是詔其子以是教門人又以是勉其同志可謂
得聖人之心者與竊謂士不志於道固無以爲立之之本然道之
有七齋居感興二十篇其壬辰癸巳之間乎凡篇中所述皆道之
大原事之大義前八累千萬言而不能彷彿者今以五言約之此
其精微一者相資然後能卓然自立故不爲事物之所搖奪矣此
學者之所當共勉也

書尹和靖墓銘後

先生戊子所進讜議明大義以破姦謀正君心以立國勢不合而
後求去此正是從容進退可法者也今誌墓者不書此一節乃曰
朝廷哀其病且老使以奉祠而去是何等語哉徐考其爲人乃諂
事秦檜方爲告訐之舉豈非其邪志方熾反以是舉爲先生之病
乎讀之令人氣塞不知秉史筆者能發明否

跋滕行父三峽圖

巴峽之險古矣然則西方之險與東方之險與水固無分於東西
險則因水之高下南渡恃蜀非恃險也以魏公之倡義二吳之忠
武雖有與王之基亦僅僅自保耳數十年來貪風西被蜀產盡而
人心離故狂戎以數千騎如騁無人之境今之任蜀果有張吳之

才與否則所謂巴峽之險方爲東南之深虞江山如昔而形勢頓
異不知當路者曾以是爲慮與因觀圖有感題其後

朱子詩選跋

先生之詩見干文集者止十卷每病其比次失倫裒定紛錯無以
考其歲月之後先因以驗其進退之序首卷雖先生手自刪取名
牧齋淨稿然實少年之作也今觀遠游一篇已見其規模之大立
志之堅既有以開拓其間學之基矣其次卷則自同安既歸受業
於延平之後時年二十有八自是往返七年豁然融會貫通而寄
興於吟咏之際亦往往推原本板闢究微眇一歸於義理之正盡
洗詩人嘲弄輕浮之習其挽延平時年三十有四誦其本本存存
之句亦可驗其傳何浴之心矣南岳唱酬實乾道丁亥時年三十
有七齋居感興二十篇其壬辰癸巳之間乎凡篇中所述皆道之
大原事之大義前八累千萬言而不能彷彿者今以五言約之此

又詩之最精者眞所謂自然之奇寶與南康諸篇則已亥之後於是年五十矣晚年詩不多見末卷尤不可考最後題寫眞絕句去易簀纔一月其任重道遠之意凜然於十四字之間嗚呼至矣先生道德學問爲百世宗師平生所著述以幸學者不爲不多而學道者不必求之詩可也然亦道何往而不寓今片言隻字雖出於肆筆脫口之下皆足以見其精微之蘊正大之情凡天道之備于上人事之浹于下古今之治亂師友之淵源至于忠君愛國之誠心謹學脩己之大要莫不從容灑落瑩徹光明以至山川草木風雲月露雖一時之所寄亦皆氣韻疏越趣味深永而其變化闔闢又皆古人盡力於詩者莫能窺其戶牖亦未必省其爲何等語矣某又於遠游寫眞二詩獨得其爲學之始終焉庶幾乎金聲玉振樂之大成也與

朱子繫年錄跋

朱子繫年錄者錄朱子之遺事而繫之以年也先生舊有年譜門人各以意裒集往往詳其出處者或略於講學備其著述者或缺於事實殊恨未周某生也晚曾不獲侍滄洲之杖屨高山景行寤寐不忘近年以來得先生遺書一二而潛心焉每欲考先生著述之前後以驗其進德之序文字鈔略力所未能暇日搜撥姑以其可考者類爲此篇先之以師友之淵源次之以致君澤民之事業而以易贊淵氷之戒終之故於此三節特加詳焉置之凡格時備參訂後有可考又將續之是亦魯鈍者之拙工不足爲他人觀也因識其歲月于后

跋潘子宇還淳集

潘頤齋集南渡後諸家之詩爲三峽舉以示予暇日嘗觀之玢磷豔逸刻飾爛冶既富矣乎予少年時嘗酷好之久而知其無益也遂不復從事於硯席間今乃不能識其用意精妙處蓋聞古人之詩也善者興起人之良心惡者懲創人之逸志故可以被之管絃薦之宗廟感鬼神動天地聽之者得性情之正其化民善俗功用如此苟作之無所益不作非所欠反使人之良心亡其傷化悖理爲害甚大豈獨味淡而質難哉今頤齋欲還其淳古之風宜何如當使鄭衛哇淫之習不接乎耳不入乎心潛玩乎三百五篇之精微上求乎英華韶濩之盛斯可以稱此名矣

德夫弟史斷跋

橫渠張先生曰觀書且勿觀史非史之不可觀也實未易觀也史未易觀而豈易斷哉寶鑑明而後妍醜可見此心明而後是非可決欲知妍醜先磨此鑑欲決是非先治此心實要法也治心之法無他亦沈潛涵泳乎聖賢經傳之中收斂齊肅而無放肆馳騖之病則此心明矣德夫以少年時史斷見示遂推其斷史之原本授之非獨可以斷史也立身之道亦不外此

復齋書目跋

醫家書目者復齋汪君某之所編也予嘗閱其說則知醫道之甚難昔之聖人妙參二氣精度五行推衰旺生克之由辨虛實盈虧之理著在方册垂世立教於是經之以道緯之以證樞機乎治法圖衍其藥石之性前賢後哲更相發揮至近世而益備世無明師可也師不常有書不常存書之功信大矣然媒利逐末者曾不窺見其藩牆每患其少而不患其多何也今復齋蒐交扁華頓悟眞機契聖規神良功攄巧囊篋氣運管籥陰陽艾灉蘭室之精微金匱玉函之秘要莫不收讀葆潔題篆端妍不忍輕染丹鉛光生牖牧朋窗似爭求識面目駭神揚比天祿石渠之所藏已五分之四矣然復齋非世其業又非有脂腴饒腐之資而所得乃如此則其用心之勤可知也推是心以往其不倦於濟人又可知也苟或馳騖乎未得之書荒唐乎已見之旨滿其廣博而怠於鑽研如

是則不患其少而患其多矣予因跋其後而併箴之云

跋里積約

右通齋先生葉仲成父里積規約條畫周密議論有本于嘗三復嘅然而嘆曰田不井授而比閭之法廢下無相保相賙之心上無綱維聯屬之勢任天牧之責所以厚同體而共明命者視之漠然周官委積吾不得而見之矣隋唐義廩今亦非昔文公朱先生創社倉之法猶可以補王政之缺一時則効者多而皆不能得全其始終者蓋不知守其兩言其奏請固曰以鄉之有行義者主之官司不得與後人忽此語而二病交相攻及至於壞譁然誠嘗無敢扶持豈知里積之規乃出於儻儻自足之書生蓋其學有淵源清修約已開一鄉無窮之惠可謂仁矣予每誦朱子金華社倉記而有感焉彼以粟之甲戶止輸穀五百石以貸十保之民其惠固以甚狹不數十年其富自若而此倉已廢者何哉詩書之澤不流於子孫而仁義之心已亡烏識吾兄弟顛連而無告者所當損有餘而補不足也視通齋今日之舉固有愧矣恨無朱子大手筆以發揚其師友之訓予不佞敢以一言相之願益詔子孫保守必家學不替則此積常豐必有憂色而無德色則此積常豐必有敬懼之心而無鄙薄之意則此積常豐將見聞者有所興起而里積徧滿天下不待上之令而周官委積之法復見於後世藹然有三代王政之餘風孰謂書生無用於世而利澤不及民哉

跋蘇太古書

右禮書敘畧一卷永嘉蘇太古所編洞見源委亦間有發明可謂有志於學禮者奈其書亡逸何每思至此未嘗不攡卷太息而有遺恨焉昔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遽曰周禮盡在魯矣不知當時指何爲周禮況去籍於戰國孟子已不得學諸侯之禮而聞其畧以是知周之舊典禮經不待秦敬而亡之亦已久矣河間獻王不知何以得古禮經五十六卷藏于秘府班固既見之乃不登載於八書中遂至於亡此尤爲之可恨也今所謂儀禮十七卷或謂此止載行禮之威儀亦非禮之正經朱子然之況二戴又儀禮之傳乎若今之所謂六典之書胡文定父子謂王莽令劉歆撰雖諸儒先不以爲然亦以其來歷不明與周官不合且孔孟不曾提出話學者此爲可疑耳爲今學者之計旣幸有三先生經傳集解且宜研窮精究未可遽萌編纂之念因書鄙見而歸之

跋北山遺蹟

金華王某受教於北山何先生爲甚深而所得遺帖爲獨盛未能一裱褫今取指南之序於此卷之首以其得之爲最先就正私淑之二跋則警誨之綱目具在而古易跋於是終焉自是不復有所作矣三跋皆稿也北山義理滂沛詞義溫潤獎厲勸勉之意隱然見謙德之中如春風無迹而生意溶然今一字一畫不可復得矣爲之感慨酸楚而書子后

跋金八行家傳

浮名如煙燄朝盈而莫涸實行如黃流行遠而勢壯況孝者冠冕百行可以動天地感鬼神豈年運泪遷所能湮沒哉伏讀純孝先生金公家乘使人感嘆不已乾淳之間習尚忠厚公論坦明士脩于家聲聞于外有好德之心者莫不起敬愛慕乃合邑莊人雅士聯辭聞于郡郡上于朝隱然有鄉舉里選之遺風吁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豈不信哉朝省一時報可止令長吏存恤仍復其家公又不敢安上賜且割膏腴爲義役倡郡太守南澗韓公於是旌其鄉表其里所以共明命奉天職迪彝明倫崇化善俗可謂兩盡公終于慶元丙辰後七十有三年始克祠于學官嗚呼往者非有勢利之挾也來者非有要譽之求也非有所爲而然也此足以見實行之著于斯人之心者自有不可得而泯也子烏知數

百年之後不有移其所以旌乎鄉者而旌其邑哉他時會有以證
予之言云

跋文公與潘月林帖

文公之學照曜今古文公之字徧滿東南然門人故家三世得公
之尺牘則絕無而僅有而以文稱者尤不多見以月林先生風烈
之盛而文公尊禮之嚴如此文集中乃不登載一字僅有墓道一
碑而已顧二子一孫姓字猶有存者當時類萃其有所遺逸蓋不
勝其眾也今裔孫宛丘通守不秘其傳壽諸梓以惠學者而於吾
道所關豈曰小哉所以共明命昭祖武追往哲以補缺文也願不
偉歟於是僭書于后

跋思成字詞

傳曰禮始於冠其目有二十曰笠賓曰宿賓曰爲期曰陳
器服曰卽位曰迎賓曰始加曰再加曰三加曰禮冠者曰見母曰

字曰賓出曰見兄弟姑姊曰禮賓曰醮曰殺而又有冠義
一篇其義尤備今人於禮之始猶不肯行況三百之經三千之義
乎朱子家禮已爲節文而立齋之所講行又其節文也然亦足以
爲學者倡自是亦間有行之者矣昔趙文子冠見欒武子范文子
韓獻子智武子各有訓言次見張老善四子之言而繼之以
志在子三字今觀北山先生思成之命至矣予亦曰志在子
吾子勉之

之公親率諸軍進衛南日兩國既和我欲入覲君父遂撤而前虜
陳兵以待公曰今前後皆虜壁進退等死耳嘗死中求生人人爭
奮無不一當百虜遂大敗斬首數千虜益生兵陽敗而却公曰彼
十倍於我一戰遽却是必有謀若襲我則殆矣卽徙軍南華虜果
夜至得空壁大驚次日公自南華過河襲擊又敗之公所得俘囚
問京城動息又得王檄知二聖北狩天族偕遷公北向號慟卽日
自臨濮趨滑州由黎陽大伾邀乘輿孤進戰他軍無一會者及聞
張邦昌僭位卽回戈內向先遣健步持檄慰撫京城又得王書言
僭僞義當征誅聞其出於權宜未可重擾京城不若按甲近畿移
書問故候得其實討之未晚公卽移師觀衅且復王書曰姦臣邦
昌竊據寶位改元肆赦止勤王兵纂跡顯然自古姦臣其初未嘗
不僞爲謙退中藏禍心今二聖諸王北去惟大王在天意可卜正
宜有以歸天下之心不可緩也及聞都城反正貽書于王曰今日
附耳語之日來日當以節度使相處諸將請公此行不復返矣及
公歸諸將出迓公曰事畢矣善隨以狀至欲卜領衆歸降且有解

國之存亡在大王行之得其道與不得其道耳所謂道者其說有
五一曰近剛正而遠柔邪二曰納諫諍而拒諂諛三曰尙恭儉而
抑驕奢四曰體憂勤而忘逸樂五曰進公賞而退私僞公謂八曰
結怨王之左右矣不恤也又累表請早決大計王命公總諸將於
長垣韋城衛南南華屯衛五月王卽位于南京詔公入對一論人
主不可以尊怒爲賞罰二論人主職在任相顧於稠人廣衆之中
不以親疏不以遠近虛心謹擇參以國人左右之言爰立作相毋
使小人參之三論臣下有懷姦藏慝嫉賢蔽善者當使耳目之官
澈心彈糾毋有所隱上納其言將留公黃潛善汪伯彥惡之出公
知襄陽府復有割地請和之議公上疏曰　陛下初詔大統奈何
遽聽姦臣之言欲割地以哦虜乎前日靖康姦臣未嘗議遷朝說
一言以告和暮獻一說以乞盟詞卑禮厚惟虜是徇終有前日之
禍宜人臣弗與虜共戴天而俱生臣意　陛下亦赫然震怒一洗

前日之恥未聞有所號令作新斯民豈可復徇姦邪之議哉爲是
說者旣不忠不孝又壞天下忠義心而襮其氣臣願躬冒矢石爲
諸將先　上壯其言改知靑州會李綱入相公與語及國事慷慨
流涕綱爲　上言綏集舊邦非澤不可遂徙知開封府是時虜兵
初退兵備廢圮盜賊縱橫公下令曰爲盜者賊無輕重並從軍法
由是羣盜屛息人情始安王善者河東之巨寇也傾兵七萬叩濮
州謂京城殘破不足語勇直欲據之公自料勢未易敵戒都統以
下守城吾將親招之單騎竟造賊巢善亦訝公之來約與公會公
略不出一語但執其臂仰天號慟徐曰朝廷二百年涵養當危難
時無一人出爲時用使當時如有公一二輩豈復有今日之患今
正立功之秋王善爲公忠義感動亦同聲而泣且曰敢不効力公
附耳語之曰來日當以節度使相處諸將請公此行不復返矣及
公歸諸將出迓公曰事畢矣善隨以狀至欲卜領衆歸降且有解

甲帶甲之請公書從便三字善益心服越三日來降衆疑不決人
情洶洶公獨信之爲也善以五百甲騎從餘皆解甲既至左右止之
曰此留守司門擅入者處斬善乃下馬趨入拜于庭公禮以禮接
之日公禮相見不得不如此延之以飲臨行曰昨已許公節度使
先授照帖當卽具奏善大喜且請到寨撫諸將公許之不疑既入
寨第賞有差自是軍聲大振又有王再興掠西京李貴往來淮上
楊進者號沒角牛及王進等頭項人所至侵掠公遣人諭以禍
福招來之羣盜素服公名相繼而至楊進者尤所敬慕公曰軍中
老弱婦女久被驅虜吾不忍其無辜宜盡釋之進等奉命諸軍所
放幾二萬人楊進屯城南王進屯城北二人氣不相下一日領衆
相拒于天津橋都人頗恐公以片紙喻之曰爲國之心固如是耶
當戰陣立功勝負自見二人相顧慚沮而退公之去磁也以州事
付兵馬鈐轄李侃巾軍將李世隆與將校郭進殺侃爲亂至是與

其弟世興將三千人歸公世隆入拜公詰其亂之由世隆詞服公笑曰河北陷沒而吾宋法令上下之分亦陷沒耶命引出斬之時眾兵露刃于庭世興佩刀侍立左右皆悚然徐語世興曰汝兄犯法當誅汝能奮志立功足以雪恥世興感泣其後虜犯滑公謂世興曰試爲我取之世興欣然受命勵眾至滑掩虜不備急攻之斬首數百以歸公復厚賜之下進者亦巨寇也其初來降人情鼎沸謂非眞降者或請以兵陰衛公曰不然正當披心腹待之雖木石可使感動況人乎及進至公慰勞存撫又呼首領者數人飲食之待之如故吏明日按其寨進益感畏黨有陰結爲亂者進自擒殺之有相率遁者進之次也每戰必先登一日傷而還公方撫勞而羽報又至公曰誰可代汝行者皐曰非皐不可裹瘡而前數日擒一酋而歸趙海亦招賊之雄也屯板橋輒斬路設橋以阻行者問勃衂者八人過海營海怒曰我畏閻大尉邪

悉戮之偵者以聞公呼之海以甲士五百從公方接客遽語曰殺衂者誰海曰無之出報狀示海具服命械繫獄客曰姑徐之奈甲士何公曰何怯邪治海者某諸公何預喻次將曰領眾還營趙海已械送所司告偏裨善護卒伍明日誅海聞者股慄會公拘囚虜使議者紛然獨許景衡言臣聞宗某之爲尹政術卓然過人誅鋤強梗撫循善良都城帖息莫敢犯者又方修守禦之備歷歷可觀臣雖不識其人竊用嘆慕開封乃宗廟社稷守不識今之縉紳其威名政績亦有加於澤者乎伏望上爲宗社下爲生靈特賜主張厚加任使疏入上大悟封示公公感　上知益自奮勵且造決勝戰車千二百乘每乘五十有五人人十乘爲隊坐作進退周旋曲折可以應用又據形勢立二十四壁於城外駐兵數萬往來按試周而復始沿河鱗次爲壘結連兩河山水寨及陝西義士開五丈河以通商旅京畿瀕河七十里命十六縣分守

命鼓勇而前竟與虜接敗之公喜統領後遷統制自是每出必捷建炎二年正月虜復自鄜抵白砂鎮距京城四十里都人恐甚僚屬議守禦之策公方延客圍棊談笑自若眾不敢言而退各以己意分兵伍撥城隍之梁乘城而備公曰何張皇如是命諸軍解甲歸營曰吾遣劉衍必能禦寇復遣精銳數千益之潛戒曰宜繞出虜後設伏以待伺至擊之又諭吏曰上元在邇可舉舊例張燈因弛夜禁士民遊觀如平時虜不敢進衍與戰大破之遂復延津胙城河陰收其輜重甫及收燈捷書已至眾益大服時有詔諸路兵馬以勤王爲名因聚爲寇議所以杜絕之公上言曰向者京城初圍天下忠臣義士憤痛爭奮越數千里勤王當時大臣無謀不能撫而用之致有前日之變勤王之兵例皆撫棄編勞賞給不當流離困死弱者淪於溝壑強者變爲寇盜昔有本心皆上之人無以處之故爾今乘輿移蹕淮甸中原民無依歸故吾兵所至

且河東河西不皆從虜者皆自保山寨縣其而各立名號以堅報
國之心今所放黃榜有云遂假勤王之名公爲聚寇之惠如是則
勤王者解體而河東河西民皆失望臣固知非　陛下之本心乃
代言者不能推廣德意失言願別降詔以慰元元二月虜犯西京
下思京師者天下之根本億萬生靈之塗炭　陛下早回九重則
天下靡有定止　上遣中使撫諭時契丹九州人日歸中國者公
引近座側推誠與語期奮忠義給資糧遣之且賜以公憑候官軍
公命統制官李景良閻中立郭俊民等領兵萬餘所趨鄭大戰爲
虜乘中立死之俊民降虜景良南遁二公捕得之曰一勝一負兵家
之常不勝而歸罪猶可恕私自逃遁是無我也兵法固如是耶命
斬之纔而俊民與虜將史官人燕人何仲祖王義等以數百騎直
抵八角鎮與丁進遇擒之初欲持書訪公既生致麾下公曰郭梭
民吾統兵官也失利就死尚可爲忠義鬼後有知者不失血食今
全軀苟活反爲虜人用何面目見人乎命斬之謂史官人曰京城
不守　王上巡幸領重兵在近畿命我守此有死而已何不以死
敵我反爲兒女子語脇我邪亦斬之謂何仲祖曰爾本吾宋人脇
從而來豈出得已嘯而縱之虜又犯滑公曰滑衝要必爭之地失
之則京城危不欲再勞諸將我當自行遂不俟命而往公大喜即以銳卒五千援之擒至滑率將士迎敵虜眾十倍或請
少避之擒曰退而偷生何面目見宗元帥　鏖戰至暮虜少卻公遣
統領王宣以五千騎往援未至擒再戰死士之後一日宣與虜大戰
于北門外士卒爭奮虜退河上宣曰虜必夜濟收兵不追及半濟
而擊之殺傷甚眾公命載擒喪歸爲之服縗厚加賻卹仍請于上
贈擒拱衛大夫明州觀察使錄其家四人虜　自是不復犯東京矣
王策者遮之舊將善用兵虜以千騎付之往之來河上公密遣統制
官王帥正擒之釋縛解衣坐之堂上賜以悟盖欲協討策威泣誓以
死報且具言虜中虛實公益喜大舉之計遂決　時招撫河南翌盜
聚城下又募四方義士合百餘萬糧支歲半公聞西河州縣虜兵
不過數百人餘皆脅使胡服日夜望王師之來倍道上疏大略言今

之士大夫曾不爲　陛下思　祖宗基業爲可惜父母兄弟後望
救援之意西京陵寢爲賊所據未有寒食祭享之所又不爲　陛
下思京師者天下之根本億萬生靈之塗炭　陛下早回九重則
天下靡有定止　上遣中使撫諭時契丹九州人日歸中國者公
引近座側推誠與語期奮忠義給資糧遣之且賜以公憑候官軍
渡河以爲信驗各令持數百本又爲榜文散示陷沒州縣及爲公
擒付中國被虜在北之人連給諸路豪傑曰事可舉矣會諸將約
日渡河故表請　上遣京尤力且言丁進有眾數十萬願守京城
李成願屯從逵調楊進等領眾百萬願北渡茲三頭項八皆同寅
協恭共濟國事　陛下速歸九重盜賊戎虜皆無足畏矣不報五
月再上疏且言今城壁已增固樓櫓已修飾龍溪已開沒兵械已
足備棄棚已羅列戰陳已習熟人氣已勇銳禁河五丈何皆流通
陝西京東滑臺京洛蕃賊已皆掩殺望　陛下毋聽姦臣之言以
失兩河之心沮萬民之氣又奏曰臣欲乘此暑月追王彥八字軍
取懷衛滑相等州遣王再興護西京陵寢馬廣等取大名洺相眞
定楊進王善李貴等各以所部分路並進既渡河則山水寨忠義
相應者不啻百萬願　陛下早下遷京之詔臣當爲諸將先則我
宋中興之業必可致疏入黃潛善等忌公沮之公尹京幾歲武
備不擾而撫農出師剋虜抗疏請　上遷京凡二十餘奏初遣都
人之言曰　陛下何不認我宗廟乎何不眷顧我朝廷乎何爲使
我社稷無所依乎何輕捨我生靈使無仰乎是都人之望　陛下
切切如此中則斥大臣之姦臣託曰時巡意圖偏伯忘宗廟朝廷
之重違天地神明之心棄大一統之規模毀二百年之基業且天
下　陛下之天下彼姦臣何恤於存亡如京師　陛下之京師想
險俟安知夫去就但知親屬歸在江湖寧願中原變爲夷狄終則
聚城下又募四方義士合百餘萬糧支歲半公聞西河州縣虜兵
不過數百人餘皆脅使胡服日夜望王師之來倍道上疏大略言今

統之基業不足惜謂我京城宗廟朝廷府藏不足戀謂
眷不足救謂諸帝陵寢不足護謂周室中興不足紹謂晉惠覆轍
不足羞謂巡守之名爲可效謂偏地之伯爲可述儲金帛以爲賊
資椿器械以爲賊用禁守禦之招募慮勇敢之敵賊也掊保甲以
助軍慮流移之復業也欺罔天聽淩蔑下民凡誤國之事無不爲
之言極切至而嫉者益深公嘆曰吾志不得伸矣疽發病甚諸將
排闥入問公矍然起曰吾固無恙正以憂憤成疾耳而能爲我殲
滅醜類以成主上恢復之志雖死不恨眾皆掩泣曰願盡死諸將
出公曰吾度不起此疾古語云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
襟遂薨實七月十二日也年七十遺表猶贊　上還京先言已捐
日渡河而得疾其末云囑臣之子記臣之言力請鑾輿了還京闕
大震雷霆之威出民水火之中夙荷君恩敢忘尸諫　上已除公
門下侍郎御營副使依前東京留守命未下而訃聞贈觀文殿學

士通議大夫謚忠簡以杜充代公留守都人請於朝以公子頵得
士卒心請繼其任詔以頵充留守判官充無意於虜盡反公之所
爲將士去者幾盡而河豪傑皆不爲用頵力丐終喪以歸葬于京
口之峴山公平生律已甚嚴自奉甚薄方謫居時饘粥不繼吟嘯
自如晚年俸入雖稍厚食不重味衣弊不易曰君父方側身嘗胆
臣子乃安居美食邪親戚故舊貧者輒予之家無留儲同舍生林
迪先公登第音問不通者累年一日挈家謁公繼以疾告公往視
尚能以後事屬公既卒公恤其家備至以其女妻修職郎康森且
以已女妻森弟劾以申親好其子從公討賊補官爲文登令公之
急義如此者眾依公活者幾百人死之日風雨晦冥異常遠近過
之族而悉焚之昔之被服青黃丹堊之榮者皆煨燼之末秦尚才
棄德而梅君幸無以材稱者伶俜潤谷固自若也雖免於難而蕭
條亦甚矣於是南枝獨盛北枝寒落漢一再傳晁錯用事假託與
味疏罔骨肉腥穢東南大庾之裔不復登廟堂淳沈于世爲醫士

大庾公世家傳

天地變化后皇妙合有子五人曰混沌氏赫胥氏若木氏金天氏
中央氏帝出乎震木德先王封若木於東方實出日啟土功掌萬
物之生列受姓氏爵爲上公子孫繁茂散居四方有三萬八千種
其顯者有柏皇氏栗陸氏其餘材器皆足任使惟不失若木氏作
酸之正性者獨梅氏之宗焉梅氏二子長曰不次曰仁不字伯華
仁字仲實伯華者精神玉雪德馨寤聞風霜不得而摧沮東皇不
得而料理也故世世以風節自高仲實者生意滿腔敷身堅若方
其青純年少世味生澀遇之者裂吻戚顙縮舌憊齒及其體胖德
老衣狐裘佩金玦色和氣溫時人美之曰樂只君子遐不黃耆既
而祚國於燕被玄袞與魯咸共治正天下清淳醲郁之味養民生
日用之和與聖人同功在武丁時得傅說爰立作相以代咸命之
曰苷甘盤虛已受和惟咸惟仁交濟厥德沃朕心用協調子萬邦

爲治若和羹爾尚式乃前猷允協于中罔俾咸仁專美于我有商
後世稱賢相者皆咸仁之緒餘云五世孫摽仕召南爲大夫佐文
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時詩人歌之周公采而次之國風用之於閨
門鄉黨邦國之化天子思摽之績徵其子摭俎豆乎祭祀賓客之
間俾修其祖業裂江南之地封之襲若木之爵都于大庾從孫卉
仕王國與栗陸氏之後同封爲嘉侯以病坐廢依終南之族不遷
遂分南北枝周衰秦一海內大興宮室渡渭屬之咸陽荒搖怠政
事皆決於李丞相拔擢同氣凡杞梓櫰樠楨榦柟樗之徒連茹並進封五大夫而黜扶蘇二世降職楚羽屠咸陽舉若木
之族而悉焚之昔之被服青黃丹堊之榮者皆煨燼之末秦尚才
棄德而梅君幸無以材稱者伶俜潤谷固自若也雖免於難而蕭
條亦甚矣於是南枝獨盛北枝寒落漢一再傳晁錯用事假託與
味疏罔骨肉腥穢東南大庾之裔不復登廟堂淳沈于世爲醫士

染人冶人鞴之所敬事曹操引兵迷道三軍病渴蒸之雲仍有名林者避世山澤操詭於眾曰吾引若等見林矣軍士津津然喜躍名重當時尚如此嗣伯華者卒不偶於三代晦於漢魏亦無聞人當宋文帝陸凱落南見名春者字一之玉立隴首驚喜歎賞采髣髴之上國天下始知名又有莊名者風姿清麗尚武帝壽陽公主副笄六珈充耳琇瑩光彩莫比時人榮之然伯華之風流醖藉高蹈塵俗蕭散孤特喜徜徉於深山絕谷斷橋流水竹籬茅舍之外與雪月爭妍雖與俎徠十八公渭上蒼庭鶴爲莫逆之交然二子者徒耐歲寒不改其操當是時英彩煥發清芬滿天地二子拱手下風不敢班也後世乃有如莊者慕富貴失身帝王家伯華之家聲頓減一宗舍垢長往唐宋文貞公鐵石心腸爲時端人伯華之枝始有出而與之交自是騷人詩士爭先延致苟非其人語言無味也至我本朝如蘇黃輩傾心從游播之歌頌惟處士林和靖又訪梅君之長老耆龐龍鍾樛項而黃皤者爭貴重之華實之際於此可以觀世變近世好奇之士不問也此又世道之一變後世鼎鼐不調倘倘忘鼻至以鼻吸斗酢爲相業獨魯咸子孫衍裕於天下廟堂之上日夜思所以重其聲價爲國家之大利乃以回天下精淳醲郁之味以養民生日用之和爲不急之腐談嗚呼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託物作史以文爲戲自韓昌黎傳毛穎始當時貪嘈頊者有暗香疏影之句識者以爲善於形容夫以冰清玉潔之姿雅度孤標與騷人詩士醺風酢月於荒寒寂寞之濱聲音氣味之孚藏宜也自三代以下未與有道者交也引而置之莊岳之間自伊川程夫子始夫子中興聖學英材萃門嘗進梅生藥而與之言曰子知萬物之榮枯乎此陰陽升降之大節也然逐枝逐葉自有一榮枯蓋各有一乾坤也藥曰物物各有一消長亦不外乎一大消長此理一分殊之謂乎夫子莞爾而笑曰藥也始可謂言道也矣梅生得聞大道之要頗有矜色同門有龜山楊先生者深戒之俾其好藏清豔由是涵養益粹紫陽朱夫子一見如故人有贊中句裏說盡心期之語南軒張先生識于長沙王令尹坐上自謂平生佳絕無以踰此往往因伯華而思仲實慨然懷古於鼎味之中遙遙世胄人咏其德久而不忘根深本厚者如是哉東海之外眞腴之墟有隱士者黃衣紫裏清馨叠襲人慕梅君之令聞願爲假子

都陽三臺劉傑編輯
廬陵銅溪劉同校正

續雜著

皇極總圖四

元辰元日元月元歲元世元運元會元元
會辰會日會月會歲會世會運會會會元
運辰運日運月運歲運世運運運會運元
世辰世日世月世歲世世世運世會世元
歲辰歲日歲月歲歲歲世歲運歲會歲元
月辰月日月月月歲月世月運月會月元
日辰日日日月日歲日世日運日會日元
辰辰辰日辰月辰歲辰世辰運辰會辰元

右一

日水日火日土日石日日日月日日
月水月火月土月石月日月月月日
星水星火星土星石星日星星星日
辰水辰火辰土辰石辰日辰辰辰日
石水石火石土石石石日石石石日
土水土火土土土石土日土土土日
火水火火火土火石火日火火火日
水水水火水土水石水日水水水日

右二

乾坤乾艮乾坎乾巽乾震乾離乾兌乾乾
兌坤兌艮兌坎兌巽兌震兌離兌兌兌乾
離坤離艮離坎離巽離震離離離兌離乾

震坤震艮震坎震巽震震震離震兌震乾
巽坤巽艮巽坎巽巽巽震巽離巽兌巽乾
坎坤坎艮坎坎坎巽坎震坎離坎兌坎乾
艮坤艮艮艮坎艮巽艮震艮離艮兌艮乾
坤坤坤艮坤坎坤巽坤震坤離坤兌坤乾

右三

八一七一六一五一四一三一二一一一
八二七二六二五二四二三二二二一二
八三七三六三五三四三三三二三一三
八四七四六四五四四四三四二四一四
八五七五六五五五四五三五二五一五
八六七六六五六四六三六二六一六
八七七六七五七四七三七二七一七

八八七八六八五八四八三八二八一八

右四

元會說

元之元至元之辰

此所謂無極而太極也元會運世歲月日辰雖未有跡之可尋而其理已粲然備具于中矣

元一

會一

此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復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之時也

會二

此分陰分陽兩儀立焉之時

會三

此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
之時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
成女

會四

此二氣交感化生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之時惟人
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
善惡分萬事出矣惟人也以下當
在會六之首

會五

上古結繩而治穴居而野處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
中野不封不樹之時也

會六

聖人始定以之仁義中正立人極之時於是有伏羲
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旁觀

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
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爲罟以
佃以漁蓋取諸離庖羲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
木爲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日中爲市致
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
噬嗑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
而化之使民宜之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刳
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
下蓋取諸渙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
隨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斷木爲杵掘地爲
臼杵臼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弦木爲弧剡木
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易之以宮室上
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葬者易之以棺槨蓋

取諸大過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
夬

天

邵子於堯之世始紀甲子於甲辰之下書唐堯創位
於是卽其數而推之具載見于左

一元十二會

一會三十運

一運十二世

一世三十年

歲月日辰如常數

此邵子經世之大數也蔡西山曰一元有十二會三
百六十運四千三百二十世猶一歲十二月三百六
十日四千三百二十辰也又曰一元有十二萬九
千六百歲一會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月一運有十二
月日時後天小運也布算推卦宜如後天圖倣有不
同而實本於先天也

大庾公世家

天地變化后皇妙合有五子人曰渾沌氏赫胥氏若
木氏金天氏中央氏帝出乎震木德先王封若木於東方實出日敢土功掌萬
物之生列受姓氏胥爲上公子孫繁茂散居四方有三萬八千種
其顯者有柏皇氏栗陸氏其餘材器皆足以任使惟不失若木氏
作酸之正性者猶梅氏之寮焉梅氏三子長曰不次曰仁不字伯
華仁字仲實伯華者精神玉雪德韻遠聞風霜不得而摧沮柬皇
不得而料理也故世世以風節自高仲實者生意備腔敷身堅若

方其青純年少世味生澀遇之者裂吻縮舌慘齒及其體胖
德老依狐裘佩金玦色和氣溫時人美之曰樂只君子遐不黃耆
既而祚國於燕被玄袞與魯咸共治正天下精淳釀郁之味養民
生日用之和與聖人同功在武丁時得傅說爰立作相以代咸命
之曰昔甘盤虛已受和惟咸惟仁交濟厥德沃朕心用協調干萬
邦爲治若和羹爾尚式乃前猷允協于中罔俾咸仁專美于我有
商後世稱賢相者皆咸仁之緒餘云五世孫摽仕召南爲大夫佐
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時詩人歌之周公采而次之國風用之於
閨門鄉黨邦國之化天子思摽之績徵其子蔆俎豆乎祭祀賓客
之間俾修其祖業裂江南之地封之襲若木之爵都于大庾從孫
并仕王國與栗陸氏之後同封爲嘉侯以病坐廢依終南之族不
遷遂分南北枝周衰秦一海內大興宮室渡渭屬之咸陽荒淫怠
政事皆決於李丞相拔擢同黨凡杞梓楩楠樲櫟櫧橿柮櫨
之徒連茹並進封五大夫而黜扶蘇二世降職楚羽屠咸陽卑若
木之族而悉茨之昔之被服青黃丹堊之榮者皆煨燼之末秦尚
才棄德而梅君幸無以材稱者伶俜澗谷固自若也雖免於難而
蕭條亦甚矣於是南枝獨盛北枝寒落漢一再傳晁錯用事假託
臭味疎間骨肉腥穢東南大庾之裔不復登廟堂浮沈於世爲鹽
鹽之墟有隱士者黃衣紫裏滑馨甕甕襲人慕梅君之令聞願爲
士染人冶人謹之所敬事曹操引兵迷道三軍病渴賴之雪仍有
名林者避世山澤操詭於衆曰吾引若等見林矣軍士津津然喜
假子風骨絕不相似世人安而未察又有名梁者世傳嘗佐禹治
躍名重當時尚如此嗣伯華者卒不偶於三代盛時歷漢魏亦無
水能興雲雨越人祀之其言荒誕君子不取也
聞人當宋文帝陸凱落南見名春者字一之玉立隴首驚喜嘆賞
史臣曰梅氏之先有二族一在商末封爲伯以忠誠諫紂爲紂所
采驛寄之上國天下始知名又有莊名者風姿清麗尚武帝壽陽
醢屈原賈誼探悲之漢成帝時乾綱斷紐九鼎將移南昌故吏名
公主副笄六珈充耳琇瑩光彩莫比時人榮之然伯華仲
居士爲金石之交以詩文酬而忠諫不逮吁何其寂寂也伯華仲
福者乞斬佞臣頭而姦邪爲之縮頸至我宋有名堯臣者與六一
實之後盛衰不齊毋足怪者獨以愛華棄實之際於此可以觀世
變近世好奇之士又訪梅君之長老耆厖龍鍾搞項而黃臧者爭
之外與雪月爭妍雖與俎豆鼎鑊之交然

貴重之華實之妄不問也此又世道之一變後世鼎鼐不調倘
忘眞至以鼻吸斗酢爲相業猶魯咸子孫術裕於天下扇堂之上
日夜思所以重其聲價爲國家之大利乃以回天下精淳醲郁之
味以養民生日用之和爲不急之腐談鳴呼人莫不飲食也鮮能
知味也

託物作史以爲文獻自韓昌黎傳毛穎始當時貪常嗜瑣
者咕咕然動其喙笑以爲怪惟柳柳州奇之又有革華傳
非韓筆法宅人竄入無疑歪坡公乃作羅文葉嘉黃甘陸
吉江瑤柱諸傳屏山劉公亦有蒼庭筠傳李忠定公又有
武周侯文城侯文信三傳亦各有寄興焉予與大庾公詆
契舊矣病暑無與語遐想風致爲作世家其原深流長有
不容不盡著見者未必怪也終自愧其常耳瑣耳

述民志

辛亥之秋婺當大歉皇天仁愛下民特啟上心賜之良牧仍以部
使者之權鎮撫之以活千里百萬生靈之命旄倪鼓舞而相慶曰
而今而後吾知免於溝壑矣竊以爲下車之初所當先者莫及於
講行荒政輒述民志條具如左

一曰大寬民力

首乞出自特筆勿與官吏議丞行曉示及帖諸邑將淳祐十
年下五等稅賦盡行倚閣候來年麥熟起催蓋周官以荒政
十二聚萬民一曰散利二曰薄征方當萬目睽睽觀政之時
首開此舉出自特見喜躍可知實荒政之先務收拾人心之
大機也議者曰既倚閣十一年秋賦而不言十年者何也蓋
善良下戶眞實貧弱者往往保長催納無遺所負者多是姦
民猾吏計會挖欠以希橫免其善良者實不霑惠今止言十
一年分以其當年旱歉之故均行寬大之政非欲惠姦猾也

二曰急糶糗糧

首乞申奏盡借常平見存之米及申奏告糴于浙西劄下撙
節通放目下雖未當便行賑濟急借常平之米何也蓋數年
以來求外邑之米顆粒不到州倉一郡之儲盡仰給於金華
一邑所以州倉無儲積金華米價踴故目前難知旱傷之可
長州縣仍舊預借十一年秋米以應軍糧公私交害便覺氣
象皇皇今急借常平之米便可抵數月之用待檢放已明然
後起催民戶無詞次第輸送亦自不誤賑濟也且得上下無
煎迫之態足以差慰人心申奏告糴須當寬作數目以二三
十萬石爲約其實未必用十分之一也事固有先聲而後實
者實作數目不特人心大安有米者不敢閉糴矣須乞行下
臨安府嚴州置曆批放不許阻節

三曰置局講行

一乞親書數劄於上寓公次則吏書問所以救荒之策
庶幾博盡羣議其要自在籌度其可行者行之
一乞牒通判主局見在中寄居如季通判鋪徐通判邵
孫王知縣夢得等皆號通才或請爲局官同共商議
一乞便請局官採訪七邑見任官吏七邑寄居士友公
廉通練者姓名類爲一冊以待差委
一乞即差官檢踏旱傷抄劄戶口檢放雖曰有定時往
往率是遲緩民不能待咿荒以布委所差官不見腐苗
朽穗不敢多申分數所謂檢放者止得鐲少秋賦而夏
稅科數凡十餘色之費固無所從出況又秋賦鐲放不
實民力必至大困今早禾雖已收割趁晚禾尙在田委
官得分數之實也若抄劄戶口之官乞卽與檢踏官相
繼而出使千里之民知有賑濟之望民心自然大安必

不輕棄家業流離四方矣
一救荒有二名一曰賑濟二曰賑糶夫賑濟者皆老幼
病患無依倚無經紀之人也既抄劄姓名審覈給曆直
討口食而供養之而已若此者料亦不爲甚多既有常
平之米又有社倉廣惠倉之積皆當撥爲賑濟然社倉
廣惠有名無實有害無利不於此時而盡散之空誤朝
廷指儗此米爲害未已也其間亦有已糶者索其錢揍
爲糴米其未糶者預期告報撥隸何所先常平之散若
以此三項米賑濟度亦不爲不足
夫賑糴者減價收錢而授米也價不減無以謂之賑價
大減或能激其客視市價之低昂而略損之可也使人
人知州郡有米其口如此之多而不知者無所規利價
亦不至於大穹價不穹而市有米荒政舉矣
一局中不可令富室干預蓋爲富者不仁巧爲謀計以
便已私書生陷其中而不知也昔趙都承於此講行賑
荒也官吏嚴明規模詳密深山窮谷亦有米可糴民到
于今或稱之然當時之大害政與巨室爲謀其一以物
力數糴其二抑價太低以物力數糴者此富室之大利
貧弱之大害也嫠之上戶非浙右江西之比號至富者
不可班於兩路至劣之家其所謂第二三等戶蓋有極
窘匱者今以物力數糴例以上三等爲準則當數者戶
名多實富者得數少言若均一而姦計政在此中物力
之不足憑也尙矣自經界來不曾推排物力數年來不
曾過割稅色其產去稅存者至多此物力之虛實不可
憑也兼物力中墳墓山樣竹脚池塘無米可收故貧乏
之家爲物力之累無力糴乞畏憚號令不免破家賣產

糴米以應官司之數而上戶富實者與不肯人收割物
力反少可以拱手安坐以待高價之利富益富貧益貧
其大不均有如此者
大抵人戶得曆頭受賑糴者無戶口十分之二而告糴
於人者不可以數計也官既立價太低有米者必不肯
甘心盡出低價耳目之所不及威令之所不行必閉糴
而不售無賑糴之曆迫於一饑必將哀乞於人盡力私
增倍價期於得米而不詞故官價雖平而私價不期穹
而自穹矣當時私價踰於官價二倍是知物力均數數
名甚公而意甚私官價太低乃所以激私價之必高此
不可不鑒
一下本局選有心力官吏往平江糴米須於目下卽料
理啟行要在運司大農等未和糴之先趁辦庶幾價廉

而米易得緩則價穹而無可糴之理彼蘇秀之民勢須
應副朝廷和糴豈敢糴與外郡兼浙東旱傷之州亦多
若宅郡皆出此計則後至者來乎今以郡計盡數約之
或可糴三萬石米既至則糴常以萬石之資循環於道
路旋糴旋般隨糴隨果至三萬石可也仍給榜外
邑召募客販許陳乞實數借本州米曆於關津通放却
欲此米在本州出糴只依時價更不裁減如此則應募
者亦必多向者但能科米於一境之內而念慮殊不及
遠故施狹而民困

四曰消弭盜賊

周之荒政十二曰除盜賊凶荒之年民迫饑寒盜賊易
起與其除之於已動孰若消之於未形今州郡講行荒
政既早轉糴米數又寬奏民固已無詞搖動民心更能

疎馳獄訟不致淹延禁戢豪強不相侵奪如此周防曲
慮庶或可保莫枕近城聞有一二宗子把持州縣專以
欺詐白奪爲生者或足以召變又聞遠鄉有數處專爲
羣盜之窩藏逋逃之淵藪晝伏夜出三五爲羣帶刀途
面牽牛椎狗刼掠財物幸未至於殺人此亦嘯呼之端
也城中則有開櫃坊停著賭博者其風甚盛多是十數
爲黨倚騷惰之卒無籍之胥爲之持局引誘良民欺騙
博脫合分財物恣其醉飽此盜賊之所由生也遠鄉無
窩羣盜無所歸著不能糾合其黨城中不與廂吏通同
則爲盜易敗無以行其術廂吏商家皆盜賊之盟主也
須行痛治此外又有鄉村惡少平時無籍挾及刼奪雖
未成黨歉歲既無一飽之資乘閒抵隙亦能倡爲不靖
如此等人乞帖鄉都官密察體訪以姓名來申視其人

續金華叢書
鄱陽三臺劉傑編輯
盧陵銅溪劉同校正

辨

詩十辨

序曰聖人之道以書而傳亦以書而晦夫天高地下萬物散殊皆與道爲體然載道之全者莫如書既曰以是而晦又曰以是而傳又曰以是而晦何也在昔上古教化隆盛學校修明聖人之道流行宣著雖無書可也惟教化有時而衰學校有時而廢道之託於人者始不得不傳然後筆於言存於簡冊以開後之學者而書之功大矣及其專門之學興而各主其傳訓詁之義作而各是其說或膠於淺陋或騖於高遠援据傅會穿鑿支離詭受以飾私駕古以借重執其詞而害於意者有之襲其訛而誣其義者有之遂使聖人之道反晦

蝕殘毀卒不得大明於天下故曰以書而晦此無它識不足以破其妄力不足以排其非後世任道者之通病也紫陽朱夫子出而推伊洛之精蘊取聖經於晦蝕殘毀之中專以四書爲義理之淵藪於易則分還三聖之舊於詩則掇去小序之失此皆千有餘年之惑一旦汎埽平蕩其功過孟氏遠矣然道之明晦也皆有其漸蓋非一日之積集其成者不能無賴於其始則前賢之功有不可廢正其大著者不能無遺於其小則後學之責有不可辭大抵有採討之實者不能無所疑有是非之見者不容無所辨苟輕於改而不知存古以缺疑固學者之可罪紐於舊而不知採理以復古豈先儒所望於後之學者雖後世皆破裂不完之經而人心有明白不磨之理終未能推人心之理以正破裂不完之經何忍徇破裂不完之經以壞明白不磨之理乎予因讀詩而薄有疑既而思益久而疑益多不揆淺陋作詩十辨一曰毛詩辨二曰風雅辨三曰正風辨四曰二雅辨五曰賦詩辨六曰國風辨七曰風序辨八曰魯頌辨九曰詩亡辨十曰經傳辨非敢妄疑聖人之經也直欲辨後世之經而已

毛詩辨

愚嘗求三百篇之詩矣固非唐虞夏商之詩也固非盡出於周公之所定也亦非盡出於夫子之所刪也周公之舊詩不滿百篇先儒以爲正風正雅是也夫子之刪固非刪周公之所已定刪周公之後雜之詩存者止二百有餘篇先儒以爲變風變雅是也頗雖無正變之分而實有正變之體周公夫子合而爲三百篇而總係之於周也然今之所爲三百篇者皆周公夫子之舊乎愚不得而知也昔成康既沒之後至孔子時未五百年雖經幽厲之暴亂而賢人君子之隱於下者未絕也太史卿府之掌藏未亡也太師瞽瞽之音調未失也而雅頌龐雜已荒周公之舊制夫子自衛反

魯然後正之況東遷之後周室已極衰微夫子既沒而大義已乖樂工入河入海而聲益廢功利攘奪干戈相尋視禮樂爲無用之器至於秦政而天下之勢大亂極壞始與吾道爲夙怨大仇遂舉詩書而焚滅之名儒生者又從而坑戮之偶語詩書者復厲以大禁其禍慘烈振古所無漢定之後詩忽出於魯出於齊燕國風雅頌之序篇什章句之分吾安知其果無脫簡微亂而盡復乎周公孔子之舊也夫書授於伏生之口止二十有八篇參之以孔壁之藏又二十有五篇然其亡失終不可復見者猶有四十有餘篇其存者且不勝其錯亂訛舛爲萬世之深恨今不知詩之爲經藏於何所乃如是之秘傳於何人乃如是之的遵焚禁之大禍而三百篇之目宛然如二聖人之舊無一篇之亡一章之失詩書同禍而存亡之異遠絕乃如此吾斯之未能信夫天下之書合千萬人之言如出於一人之口吾知其傳之之的也雖數人之言而亦不能

不異者吾知其傳之之訛也以其傳之之的固幸其言之無不同以其傳之之訛亦幸其言之有所異也何者與其彼此俱失而無宅左驗固不若互得互失而可以參考也是以漢初最善復古而齊韓魯三家之詩並列于學官惟毛萇者最後出其言不行於天下而獨行於北海鄭康成北海之人也故爲之牋自是之後學者雖不識毛萇而篤信康成故毛詩假康成之重而排走三家獨得盛行於世毛鄭既孤行而三家牴牾之迹遂絕而不得參伍錯綜以詗其是非凡詩家疏義等學合十有二種凡九十餘家至本朝又三十餘家無非推尊毛鄭崇尚小序學者惑於同而亡其異遂信其傳之之果的也且萇自謂其學傳於子夏按子夏少夫于四十一歲至漢已三百年烏在其爲得於子夏哉若傳於于夏之門人則流派相承具有姓氏不應晦昧堙投說所授受以証後世惟魯詩有原見稱於史至西晉而已亡陸機雖撰毛公相傳之序上

接子夏而又與釋文無一人合其僞可知愚是以於毛詩尤不能不疑也

風雅辨

昔者朱子破千載之惑遐黜小序刪夷纏繞作爲詩傳自詩之湮沒經幾何年而一旦洗出本義明白簡直可謂駿功無所遺恨惟風雅之別雖有凡例而權之篇什猶未坦然故其答門人之問亦多未一於是有腔調不同之說有體制不同之說有詞氣不同之說或以地分或以時分或以所作之人而分諸說皆可參考惟腔調不傳其說不可考也近世儒者乃謂義理之說勝而聲歌之學廢不知古人之詩用以歌非以說義也不能歌之但能誦其文而說其義可乎究其爲說主聲而不主義如此則雖鄭衛之聲可薦於宗廟矣天作情廟可奏於宴享之間矣可謂捨本而逐末凡歌聲悠揚於喉吻而感動於心思正以其義焉耳苟不主義則歌者以何爲主聽者有何可味豈足以薦烝變化人之氣質鼓舞動盪人之志氣哉善乎朱子之答陳氏體仁也舉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攷曰詩出於志樂出於詩樂乃爲詩而作非詩爲樂而作也又曰古樂散亡無復可考而欲以聲求詩則未知古樂之遺聲今皆可以推而得之乎三百篇皆可協之音律而被之絃歌已乎既未必可得則今之所講得無有畫餅之餒耶所謂腔調之說灼知朱子晚年之所不取也至於楚辭之集註後詩傳二十年風雅頌之分其說審矣其言曰風則閭巷風土男女情思之詞雅則燕享朝會公卿大夫之作頌則鬼神宗廟祭祀歌舞之樂以此例推之則所謂體製詞氣所謂以時以地以所作之不同等說皆有條而不紊矣竊謂朱子所條之凡例正以周公所定風雅頌而別之律以先儒所謂正風正雅者無一不合但於所謂變風變雅者有不得而同後學無以處此遂橫生枝葉以求合凡例而不能

按據凡例以釐正舛訛所以辨議起而卒不能定故爲之言曰先儒正其大義而不能不遺其小節以待後之學者此也

王風辨

詩何自而始乎於堯之時出於老人兒童之口者四字爲句兩句爲韻豈嘗學而爲哉衝口而出轉喉而聲皆有自然之音節虞舜君臣之賡歌南風五絃之韻語與夫五子御毋越厥小序刪夷纏繞作爲詩傳自詩之湮沒經幾何年而一旦洗出本義明白簡直可謂駿功無所遺恨惟風雅之別雖有凡例而權之篇什猶未坦然故其答門人之問亦同歷夏商以來詛吟於下者格調紛紛雜出而無統周公於功成治定之後制作禮樂推本文王之所以造周者王化基於稚席而風動於鄰國取其聲詩義理深長章句整齊者定爲一體適有合於康衢擊壤之章而重之名之曰風被之管絃以爲家鄉邦國之用止二十餘篇而已及其立爲學官取爲燕享宗廟朝會之用亦因以放此章句總爲一代之樂及夫子祖述周公之意刪取後世之詩以合乎風雅頌者亦不敢參以別體故周七百年之詩如出

於一人之手非作之者共此格調也乃取之者守此格調也三百篇既同此格調而又有風雅頌之名者何也蓋作之之意不同而用之之節亦異今先以風言之周未有天下之時近而宮女遠而南國被文王之化形於歌詠者亦此風也凡列國之民感國君之化有美有惡焉形而爲歌詠者亦此風也王國之中感後王之化亦有美有惡焉形而爲歌詠者亦此風也凡在下之作槩謂之風初不系周之盛衰但當其盛時風如二南當其衰時風如黍離何獨於東遷之後雅始降而爲風乎平王之雅不可降而爲風猶文王之風不可升而爲雅其曰國風者周爲商列國之風也其曰王風者周王天下以後之風也風只此風也風之上所繫有不同耳安有可升可降之理哉後世因降之一字遂謂平王以前有雅無風雖風亦强名曰雅是皆於降字之義有所未明於是風雅之部分雜矣況周自武成以來至平王時且三百

五十年成康之際仁義漸摩薰陶情性教化盛矣內而妾媵之微外而井里之衆環王畿千里之地卒無能吐一詞一歌語與豐岐江漢之詩律呂相應寂寥湮沒終無一章之風可以備聖人之刪存遠東遷之後土地且蹙一旦興起播之篇咏遽有十章之風豈理也哉至於何彼穠矣一詩平王以後之詩也合次於王風明矣今乃强之尊而名於二南或謂武王之詩則又强抑之列國之類進退無據以此推之它可知矣愚敢謂二雅之中不合於正雅之體用者皆當歸之王風焉

二雅辨

愚又考小雅之正詩其爲體有二一曰燕享賓客之樂二曰勞來行役之樂朱子所謂歡忻和悅以盡羣下之情者也大雅之正詩其體一曰會朝之樂而已朱子所謂恭敬齊莊以發先王之德者也據二雅之體而正今之詩以正小雅而亂入正大雅者有之而正雅亦不得於全無紕矣至於變雅之中有變雅之正者焉有變雅之變者焉有章句繁多詞語嚴密有似大雅之體者焉又有言語鄭重義理曲折又皆王公大人之作者然施之於燕享非所宜用之於朝會又不可無乃出於放臣逐子出妻怨婦樽酒慱勞之所委者乎此又變雅之再變者也或謂決古人之疑只有義理證驗兩事今求之義理固亦可通責以證驗絕無可考者不能不反致疑也予應之曰諸經悉出於煨燼之餘苟無可驗而漢儒臆度之說何可憑哉聖人於杞於宋尚有足徵之嘆況求之後世乎有一於此與其求之於漢儒臆度之說孰若只求之於正雅之中詞氣體格分畫施用豈不曉然其爲證驗莫切於此尚何外求哉且夫怡怡醇勸之情與譏刺怨傷之意其心不同也稱述先王之盛德大業與感慨後世之昏朝亂政其言不同也協之以八音和之以六律由是美教化厚風俗與夫私心邪念聞之而有所懲警者其

用不同也發之於人心者既不同形之於言語者亦且異施之於事者俱無所合有是三不同而得以同謂之雅可乎雖聖人規模寬廣而條列不應紊亂如此其始出於降風之一言而不知其所謂降之義遂使後世不識二聖人禮樂之正意謂之者冥然聽命於小序良可悲也愚故謂變雅之不合於正雅者悉歸之王風其說審矣

賦詩辨

作詩所以言志也賦詩亦以觀志也觀其志不若觀其禮而禮有則也夫歌詠者發於天機之自然而人心不可飾於倉卒之一語是皆可以觀其志之所向而吉凶禍福之占亦因此而定此春秋之時所以賦詩於盟會燕享之際而有不可掩其本心之情僞者蓋一吟一詠聲轉機萌事形詩中志形詩外眞情故態不能矯誣自非義理素明於胸中而有能勉强不失於金石遲亟之

間哉當是時惟鄭國七子六卿之賦爲最盛而趙文子韓宣子於立談之頃猶足以定其終身之所就亦可以善觀矣予則謂善觀樂者不觀其志而觀其禮先儒所謂禮先樂後者蓋事有序而后能和此樂之本也以燕享而及宗廟之樂謂之褻可也以諸侯而奏朝會之樂謂之僭可也雖有事證恐不得謂之當然惟二南之樂得人倫之正爲教化之先可以用之鄉人用之邦國小雅之樂已不同矣有天子宴諸侯之樂焉有上下通用之樂焉此則截然而不可亂舞位且有多少之數歌詞豈無異同之分玩其義審其音則樂之本不待索之於鏗鏘節奏之末而後知昭懿之後僭禮已多況東遷乎夫君臣之分天地之常經也毀冠裂冕暴滅宗周逆理亂常之事接武於史人心之樂喪壞無餘烏足以責之於鐘鼓律呂之中猶有降殺等威之別哉如晉侯之賦假樂賦既醉齊侯之賦蓼蕭此諸侯僭天子之樂也楚令尹之賦大明季武子之

賦韓宣子之賦我將此大夫僭天子之樂也魯曰秉周禮其宴享之樂也僭曰一之日曰二之日周正也范宣子也爲之賦彤弓宣子不敢當歸美於文公焉其宴穆武子也亦爲賦彤弓賦湛露武子以爲肄業之所及而說辭焉禮樂之大分尚有間存於人心者魯之所秉亦微矣固無望於宅國也是以晉享穆叔而奏肆夏奏文王穆叔俱不拜亦似乎知禮者其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此果穆叔之言乎抑傳之果無誤乎是皆未可知也棠棣之詩周公之詩也左氏以爲召穆公之作楚歌武頌而三章六章與今詩差互亦何以知其爲召穆公之作楚歌武頌而三章六章與今詩差互亦何以耳此言近之矣是皆以部分未安章句可疑而生此紛紛之說也至於魯三家者嘗以雍徹夫七月而系之以豳猶云可也使周公東征九詩而俱系之以豳無乃太遠乎是故文中子謂君臣相詶其能正乎成王終疑周公矣非有聖人之明訓後世亦將以爲當然而反證雍之可以通用矣大抵左氏之言多失之誣而春秋之禮亦失之僭皆不可引爲三百篇之證愚故曰宴享而奏宗廟之樂謂之僭可也雖有事證不得謂之當然

豳風辨

豳何爲而有詩也豳之有詩非周公之意也以今七月篇考之蓋周公推王業之原本出於后稷播種之功以成王尚幼未知稼穡之艱難故紀其天時之變遷人事之勤勞使瞽矇朝夕諷于成王之側與無逸之書實相表裏其忠誠懇惻之意篤厚如此然其詩不立之學官不播之二雅毛萇忽名之曰豳風則何以知其爲周公之意也邪夫子感周公之作取之以爲法於後世以凡例推之謂宜存之於變雅也明矣今僭之以風繫之以豳不能不啟學者之惑故昔人嘗考之於齊魯韓三家俱無所謂七月之章而毛氏獨有之謂其非周公之作固無所考以杜毛氏之曰謂其果列於豳風之中則後世之疑不一而毛氏亦無以釋其惑也詩遠無傳也久矣且其事始於后稷係之以部可也而其詩作於周公系之以周亦可也今不部不周冠以公劉太王之豳上無以見其始下無以見其成曰七月九月曰二之日曰一之日曰二之日周正也一章之中二正並舉何哉況公劉太王商之列國也豈有不受商之正朔乃上稱夏正下創周正是不待商紂之淫亂而先有篡商之志也愚故知其必非周公之意也或謂七月之詩恐與豳詩互採亂而傳者失其眞歟歌豳之文見于周禮之籥章既曰豳詩又曰雅頌且無所謂風之文安有一詩以備三體之用歐陽公併與周禮遂毀之則過矣王氏謂豳故有詩而今亡後世妄補之云耳此言近之矣是皆以部分未安章句可疑而生此紛紛之說也夫七月而系之以豳猶云可也使周公東征九詩而俱系之以豳無乃太遠乎是故文中子謂君臣相詶其能正乎成王終疑周公其風變矣惟周公能正其變故夫子系之以豳其意深遠可爲曲推其妙長樂劉氏則謂不使成王之世變雅之聲而攝引其詩使還周公也其說益巧矣不知夫子之意果如是乎如文中子之說

酬本變風以周公能復升爲正風如劉氏之說固實雅也變而爲風曰風曰雅曰正曰變可降可升得以意定初無定體不知聖人之法果如是乎夫鴟鴞之名見于金縢之書金縢之篇系於洪範旅獒之後聖人於書未嘗有回互委曲之意而於詩乃極其幹旋拔拭之功聖人之心光明正大必不如是之苟率也夫凹谷西北之陋也三監東南之壞也地之相去也數百餘載有周公自作之詩焉有重出合於一風之中孰謂夫子之聖有如是之部分哉漢儒無識大略如此故愚願以豳風七詩以類分入於變雅焉或者難之曰十三國風其來已久今遽缺其一無乃太駭乎愚曰不然列國之有風既未知其果定於十三之數乎而十三國之名亦未知其果爲邶廓衛王鄭齊豳秦魏唐陳檜曹者則當列於二南之上與其推其次序而又不能不惑於小序之失何如闕病之而躐蹈之乎惟朱子去小序之外此等皆置而不復講其意深矣學者但當悼後世之不幸不得見聖人之舊經相與沈潛玩味其無所疑者斯可矣

則其可疑者雖聖人復生亦將闕之也已

風序辨

缺疑之義爲其無所考證不得已而缺之也或幸而有所考證亦何爲而不決之哉夫魯之有頌亦變頌也惟閟宮一篇獨歐陽公歷考僖公之時初無所謂淮夷徐方荊楚之功深以爲疑其所論辨亦詳且明若遂以爲非僖公之詩乎則詩中有周公之孫莊公之子兩句終不可泯沒是以朱子於宅篇皆曰無所考獨以此篇爲僖公之詩無疑者正以此兩句爲可信也愚嘗即其詩而熟味之固不敢以爲非僖公之詩也意其間有顛倒參錯之誤是蓋傳之者之過也若引孟子之言爲據則戎狄是膺荊舒是懲爲頌周公也審矣又嘗考周公之世家雖周公亦未嘗有戎狄荊舒之役於周也則其所遺逸者亦多矣凡後世名爲逸詩者不知夫子既刪之餘乎漢儒傳誦之餘遺乎此皆無所考而當缺者況國風之

善詩者之常至於提督頌之號而以僖公易於周公亦恐孟子不
如是之耄也或以爲僖公四年嘗從齊桓公伐楚督遂以爲僖公
之功也當是之時楚方強大桓公且不敢與之戰而卒與之同盟
在齊猶爲可羞況於僖公因齊之師從人之役進無尺寸之功而
敢退爲虛誕之辭侈大淫誇以誣國人夫子尚何所取以播其醜
哉必不然矣若夫齊方淮夷之事則與荆楚不同聖人存之於書
載之於贊誓之篇其爲頌伯禽之言昭灼明驗無可疑者顧讀之
者偶未思耳又窃意土田附庸之下辭氣未終血脈不貫移泰山
巖巖保有鳧繹兩章於此倫序方整既不害其爲僖公之詩亦不
妨以爲伯禽之事至于則莫我敢承以下文意亦不相接俾爾昌
而熾一段當承於亦其福汝之後方爲聯屬古人作詩章句雖重
而有味條理雖寬而實密必不如是之斷續破碎也觀此一詩命
辭措意雅與淵原必出於賢人君子之手而周公伯禽之魯氣象
嚴嚴保有鳧繹兩章於此倫序方整既不害其爲僖公之詩亦不
妨以爲伯禽之事至于則莫我敢承以下文意亦不相接俾爾昌
而熾一段當承於亦其福汝之後方爲聯屬古人作詩章句雖重
而有味條理雖寬而實密必不如是之斷續破碎也觀此一詩命
辭措意雅與淵原必出於賢人君子之手而周公伯禽之魯氣象
之盛無出於伯禽之時自是以後武功不競世爲弱國烏有此偉
偉之績哉祝而籲之之說鑿尤甚矣蓋風祝之辭與鋪陳事實之
辭語脈迥異且曰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愼威儀維民之則允文
允武昭假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祜味其辭氣雍容句法莊重非
伯禽其誰當之愚故曰幸而有所考證而求其考證之的又執出
於聖人之書既足以破後世之惑亦胡爲而不快哉

詩亡辨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然後春秋作集註曰王者之迹
熄謂平王東遷而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詩亡謂黍離降爲國風
而雅亡也此朱子本程子楊氏之說而趙岐未有此論也二說本

自咸陽三月之燄熄而經已灰後世不幸而不得見聖人之全經也人矣出於煨燼之餘者率皆傷殘毀裂而不可綴補經生學士不甘於缺疑而恥於有所不知又不敢誦言其爲傷殘毀裂之物於是研精極思剗剔磨訂雕刻藻繢日入於詭而傷殘毀裂之書又從而再壞矣江左儒先尊經過厚而忘其再壞乃以爲先王之教未經踐踩鬱然獨全者惟風雅頌而止耳又謂聖人欲以詩人之平易而救五經之支離孰知後世反以五經之支離而變詩之平易是殆不然當三百篇之全之時而五經未嘗碎缺當五經之支離而詩亦未嘗平易又以後世傷殘毀裂之經觀聖人完全嚴密之經又非所以言聖人之時之經也六經雖同一道而各有體猶四時均一氣而各有用此皆天理之不容已雖聖人亦不可得而以意損益之也聖人初何容心以此救彼哉若彼待此救則各有一偏則聖人之經在聖人之時已非全書矣於理有所未通然詩之爲教所以異於它經者自有正說當周之初雖有易而本之卜筮雖有書而藏之史官儀禮未嘗著周官未頒麟未出而春秋未有兆朕也周公祖述虞舜命夔典樂之教於是詔太師教以六詩是以詩之爲教最居其先然其所以爲教者未有訓詁傳註之可說不過曰此爲風此爲雅頌此爲比興此爲賦而已使學之者循六義而歌之玩味其詞意而涵泳其性情苟片言有得而萬理冰釋所以銷其念慮之非而節其氣質之雜莫切於此此詩之所以爲教者然也漢之劉歆得見聞之近乃謂詩萌芽於文帝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吾故知各出其諷誦之餘追殘補缺以足三百篇之數而烏得謂之獨全哉自是以來承訛踵陋訓詁傳註之學日盛而六義之刖反埋至程夫子始曰學詩而不分六義豈能知詩之體其門人謝氏又曰學詩須先識六義體面而諷味以得之故朱子亦以爲古今聲詩條理無出於此是以於詩集傳每章之下分別比興賦之三義而風雅頌部分已明而不嘗易也亦非謂於六義中風雅頌可缺而不必辨也特以其無所考驗而難於定耳朱子且難於定後世孰從而定之哉間嘗竊思朱子之作易本義也因晁氏古易復其經傳之舊乎以正後世離經合傳之謬以是知周公之詩與夫子之詩必不雜出於風雅頌之中夫子未刪之前周公之詩雖或龐雜猶幸正變之說尚存於既刪之後故敢祖是例以析之詳味其正經之旨則漢儒毀亂之病不待疏駁而自見矣昔朱子嘗謂分詩之經分詩之傳此說得之呂伯恭而朱子因立此例於楚詞集註今推本二先生之意而爲是編因著其所疑於前以待有道者正之

鄱陽三臺劉傑編輯
廬陵銅溪劉同校正

尺牘

答李嚴州

藕花秋潔水鴻明河侯度奏功朝班趣覲江山戀德台候某賤軀病暑遂成年例杜門謝却人事者三越月矣故一節不能陸續奏記往有引領北望仁政於千峰松月之下軍將扣門有出望外端拜函書披讀詞染於桑麥目高風襲人且有折俎泉符以裕其溝中之瘠兵厨名釀以澡其愁外之塵庭雀驚呼偕苔改色書生有此奇事何感如之厚齋郎省人物也斜飛外藩豈上心得已哉曩者斯民昏墊仄席憂勤遂以右馮累君摩撫襦袴之謠天低易遠兩載成資曲培望寶予環之命多出於垂滿此今日之造化所謂

謹名器有定力之新機今其時矣緑綈方底當已鴛夜潮而上舍雙溪道太末必能遂雅志耳異時衝發過羅常爲嚴病今年白粲之舟艫艫相銜自西而上波及兩郡頓消朔踴皆君賜也不然兩郡決不能真枕前之爲政者聞之當愧死矣鄉守嚴明官吏敬束兩賜以時數十年無此政甚幸甚幸敬岩進職移節廟堂所以處之者密矣厚矣社倉之舶其心是也其事非也今州縣大家以不納常賦爲雄執能推民吾同胞之心捐廩於賦外謗議之興理所必至但當自責難以尤人若利民諸事今日固有舉肘難行之病但往往初未嘗出於確實測世之心且無纖悉周密之慮講之不精託之非人其齟齬不合未必一一皆有舉肘未免使苟且朵漏者指以自文矣使吾發之以誠處之盡善如是而不能行斯無媿也高明以爲如何頂夫兄一出不審儒寄外家昌黎所謂磨肌刮骨吐出心肝企足以待眞我讎寃名曰交窮者端爲此兄發也

是可浩歎豈脫已領却當轉寄昨聞令弟都運館离燕堂夜雨對牀填篪交和其樂無涯某以未曾瞻識不敢拜書怕次乞導此傾縣長公少公名滿天下定當聯鞚入對映照班行倘能航一葦面鶩於大室慶禮幅紙抒謝言不盡心尙冀台照

慰鄭定齋

某踽踽陋巷幾與世隔春初剽聞執事丁太夫人之艱非有的說道路云邇無從訪問又不敢率易奉唁得罪慶門孟夏望後時天彝出示所惠書始知其詳且悲且媿越二日陳廣文來訪亦言得書嘗寄聲存問媿且慼者以平生知已如執事者不二三數而慶弔絕不相聞豈人之情哉然山川悠阻影響昧昧勢既不得以自通習煩廢事亦山人處士之常態執事誠以古心相照決不以音問疎曠棄絕之是故隱淪不振之姓名猶在湖海容納之內而記存勞來之眞情悠然發於寢苫枕塊之餘藹然見于故人尺牘

之後吁是豈今日士大夫之常德哉此愧猶可諉也此感則永矢弗忘也執事自罹大變戴星奔馳跋履險阻勞悴甚矣羣號擗踊茹哀飲痛嗌何及矣卜其宅兆負土成墳大事終矣毀不滅性聖人所戒酌飲不入曾子所悔雖欲致拳拳愛助之祝今已皐矣不復措辭矣雖然蓼莪昊天之恨寸草春暉之感豈有新故之間哉況恩深滄海如何報之語執事之素心也讀禮之餘益思盡其遠者大者斯爲達孝矣愚聞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涖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將爲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爲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此皆執事躬行心得之餘而某又不能忘言者是欲少補前日愛助不及之誠而已某近得魏國張忠獻憂居三帖中謂故舊曰公不以其哀苦而孝之教使不淫於學道是區區之望也魏公功業之盛年德之尊而其言猶拳拳如此蓋其救拔求善出於中誠豈勉强者所能此

所以爲魏公也盛德之事學者莫不興起後有北山何先生之跋而某與舍姪亦級數語敢以爲執事獻千里將誠不敢効世俗禮仰乞台覽

答湖滄王全夫

觀下論之目深見讀書不苟不爲人耳出口之學甚善足下可謂有願學之心而欠勇往之志有涵泳之意而欠講辨之工所以義理孤單而滯礙未融也來諭一有所著雖事物未至而其心已有偏倚此三語初看時甚異既曰有所著不可謂事物未至既曰事物未至又安有所偏細玩之則知語滯而不通蓋此章大意如當喜則喜而不留其喜當怒則怒而不留其怒有可怒者不以喜而忘其怒有可喜者不以怒而忘其喜此之爲不失其正留其喜怒此朱子所謂一或有之也當怒不怒當喜不喜此朱子所謂不能察也忘其當喜忘其當怒此朱子所謂欲動情勝所以失其正也

朱子謂於心上理會是見於念慮之微者是也後章大意是心既正矣知其當親愛一向偏於親愛雖有可賤惡者而不加審也知其所當賤惡一向偏於賤惡雖有可哀矜者亦不加審也如父子之當愛此心不可謂不正也而不復審其惡焉此正是事上病耕種之欲豐碩此心亦不可謂不正而不能審其已碩亦只是事上病此正是正心以後之事朱子所謂是見於事爲之失者不可謂之未安若敖惰者卽敬畏之少殺者也非今人之所謂敖惰肆其無禮之謂也曰當然之則明敖惰止可如是而已亦不必疑而鈌之也又來諭絜矩一段舉本文斷續不貫而難曉本說君子能絜矩然後上行下効而天下平恐人不識所謂絜矩之用也而可乎所謂今如來諭但欲識絜矩之義而不必行絜矩之用也而可乎所謂自得者乃自然而得是集義所生者獨自得之如義襲而取眞弊至於尙新奇立異論爲吾道之害矣不踐迹聖人病之也非取之

魯齋集卷之十七

順應未嘗作意也今天下之大本在前是之名未正闕雎之求未賡雖妙選宮僚往往局於避忌之多端而不得盡其箴規涵養之實又曰今天下之大患在北司之勢鴟張羣陰磅礴衆正塞瘡蔽惑人主之聰明斷喪士大夫之心術朱形之幾不可不慮又舉一世之大弊士大夫奔競無廉恥苟且不事事州縣之疾苦不聞財貨之本源不講邊備之單弱不恤甚而綱常淪壞而不知但有富貴一念浩浩乎不可遏此所關者豈不甚大而廣又恐不可以不作意也愚嘗謂天下之官莫尊於宰相亦莫難於宰相凡一時粗有才望莫不於此敗其所長者前後相望何也蓋天下之事機無窮一人之志慮有限彼皆欲獨運以專權徇私而固位此其所以爲取敗之道人主無職事在論一相宰相之職雖無不總其要止在於收拾人才而已賢者養其望能者責其成智者竭其謀勇者盡其力合一世之人物共一世之事功各因其才而公用之吾何

容心焉此眞所謂不作意而行其所無事者也然人才不易知非廣詢博採參伍其賢否何由可以得其長而當其任願趨庭之際盍請於父軒竭一時之祿賜大作規撫關鬲材之館廣聘天下之名士以居之日孜孜而訪問焉須得平生不識面之人凡目下稱師稱恩而有求者不使充斥乎其間當有奇謀精畫効忠于前者則深謝之謹識之熟講之力行之其私謁者斥絕之果能如是何世變軽輔之足慮乎豈惟相業規撫光前絕後而於東閣令譽休美亦有關也此呂正獻張宣公之遺範左右其勉之謹發愚衷上答記錄之盛心若夫爲治之大原大本動關上德非草茅之所敢言及于政事之至纖至悉綱目多端亦非筆舌之所可既青燈夜坐嘗與立齋商略之或恐自能詳布于左右謹奉書不宣

答季伯韶

幸甚得隸部封一抵之數遙望使星炯炯斗牛間可仰而不可近豈敢以一字干其嘗分哉自顧隱徽不肖何足以辱眷記而不忘如此特枉墨妙勞問勤勤且有折俎之饋此尤出望外下拜極其愧感屬以郡政不綱居民延燎燬其七八百年之屋祠井里惴惴度日寓公率以義約爲救焚之備貧乏如某亦在推撙不免質衣物以奉承不知造物者於何處持盈處之權陰有以助之義也捧來諭不覺失笑賜問三政何先尤認謙虛不鄙夷之盛心若社倉有名無實義役豐歉不齊又非一路通行倘可緩也若夫歸併一事即過割稅賦也此則今日州縣之通患婺郡二十年不過割矣貧富之不常年異而歲不同烏有許久不進不退之理此勢家巨室之不願聞而暴官汙吏之不肯行也由此逃亡戶絕者不與蓬正而稅長代輸破家蕩產比比皆是而爭役之訟自是而擾擾矣不清其源不行之力未見其有益於百姓也此不望於厚齋將誰望賢昆仲當今偉人皆清廟不可缺之器明堂不可捨之材豈久於外臺者願即矜念民可少甦非賜問不敢僭及云云

答何師尹

某汪疎無用苟全性命於陋巷慢蒙識察即以臭味相求開心布誠傾倒無餘藴雖平生故人有未能然者自願何以得此於當代之偉人哉自是以來此心炯炯依嚮頃刻未嘗忘書疏之疎密政不足計也好風西來冰函飛墮龍蛇滿幅英論崉然遙望康廬彭蠡彌高彌深敬審朱明未垂暑氣未王羽扇牙籌敵寨民飽台候某憂患餘息生意剝落殆盡所以自治者甚疎亦無以淑人而況利欲波蕩士習風靡安有向此冷悄生活者杜門自安其拙而已北山先生時有失血之證氣體多倦年來亦少講說以是無足爲執事道者執事去學校而治兵理財世俗之見宜有未解者吾儒之學無精粗皆當爲之事牛羊會計聖人亦盡心焉自古言理財者多矣未嘗知善理財者莫善於儒者自古稱儒者多矣未嘗知理財亦儒者分內事今廟堂何所見乃以執事爲之此漢唐以下之所未識是豈果有取於此乎亦偶中暗合耳不然何宅事之未善也執事之不鄙夷其職隨事軌效所以寬民力以培養國本歲屬百萬在宅人爲甚難在執事特餘事也有如神機絕識而可但爲國用支局而已乎大則當運籌決策於用兵之所次則折衝禦侮於形勢之地可也今在外不離於九江之境豈天意亦有所囑乎使之習風寒熟事情將以大任也察敵勢之虛實審兵將之勇懦上聯襄蜀下援長淮善用兵者未嘗不於此而展布焉此豈酣衆富貴者所能識此執事向者不勝西事之憂言於當路增湖石之戍誠爲急著似聞未能盡如執事之請而招軍已至內地人心驚疑無肯應者似聞已有中輟之旨此蓋長沙所當深慮竊聞其幕府泰然未審果何如也區區之愚不若且移副閫舊治練哀吉之兵亦次者也台意以爲如何書生不識時宜然亦同此憂國之

心願執事專意講求西南之衝要於閑暇未及然之時今之攄壤官職者必退避於緩急之際末必非執事當此重擔惟高明更加之熟慮若夫豐碑巨碣意則雅矣句則健矣讀者知所警矣執事談笑揮毫自是出人數等於斯時也而可以此爲事業哉區區所望於執事者非止此也執事交盡天下士亦何取於某豈以其無用於世而不以鄙直爲嫌乎今之士捨科舉之外無它學也世之所謂有才具者又皆出於俗吏之手豈識儒者之實用哉惟執事當以儒者之實用立門戶世俗伎倆屏去之幸甚九江乃陶士行之故治也其事業亦有當於高明者乎

答吳松林

近聞遠趨邊閫密贊機謀將有千里之行正恨不得攀送且不得專价導嚮往依戀之忱忽拜誨緘謙德滿紙感甚愧甚又蒙傾倒眞情敷露出處之意以寓別尤極感佩執事自桐川歸入山堅坐軒然有淩雲之氣誠得當今魁彥印證于后爲宜若使簿領倒無成於陋巷者點級則爲此卷之羞不祥莫大焉由是不敢措一詞謹

今四五年矣未嘗不歎咏高蹈絕識之過人今乃爲一議幕牽挽而出方疑執事自待之不厚也來諭以爲無官可做謾爲祿仕計固非知有榮進之想自首舍已以從人亦甚屈矣今未論因不失可親之人而聖人嘗度時義教人不可榮以祿者其旨深矣成事不說某不當贅瀆區區之愚更惟裁處於進退久速之宜或恐可以少答知遇之隆也名集細芽拜賜珍藏和靖所書東西銘四箴石刻敬以脩書大風正寒敢乞金玉鼎茵爲時自愛自重不勝拳拳之至

賀陳本齋

共審榮膺帝命分任史權自業麟經久斟酌百王之大法始參鶚序創制潤四朝之巨編必是非賢否之大明想邪佞姦回之甚愧應笑昌黎之怯懦要追司馬之雄保豈特儒者之榮抑亦古人之幸仰惟慶慰某自安隱約於陋巷不求聞達於當時誤入眷知始

蹟璧然既荷不鄙夷又不可不少見微忱佳製有曰孫枝執可繼其芳惟予足繼又曰盛美不在予而何在其自任者可謂甚勇其所以自期者無乃太侯乎何其眇視宗族旁若無人大略矜夸之意多而非所以培養退讓之風也致使盛族果無可繼前芳尤宜哀痛感慨厚自豐植以遠者大者自期可也每舉進士不下數百人賢否邪正雖然並進縱在高甲又何足以繼先烈仰惟先正師保氣節勳業著在國史播之天下後世豈在區區一第哉某亦嘗親炙密察賢親天資俊敏自可有爲願以器識爲先窮探學問根本見乎躬行者篤實無瑕則人稱之曰北山之後有此賢孫會可謂顯慄長矣盛美如是始可繼芳也非恃親愛不敢出此語惟高明亮之

回潘丞

近歲多幸獲奉英標於瑟琴書冊間辱眷與厚甚薦飛魚躍各適

其適終不可得而同趣也故人戾青雲翔天表一舉而知山川之紆曲再舉而觀天地之圓方猶肯下顧雞鶩之栖栖耶一札度垂虹而南飛委餘光於陋巷恍然落月之照屋梁驚喜起舞賜論令姪之事某久服高誼當時固嘗從與一語豈知麋鹿之性習荊棘草莽而無長林豐草之志今已備嘗艱難須有悔艾之意彼筆生者不患其不從此卻在高明思有處之庶可終此大惠蓋不徒曰飲食之而已必加教載撫存之然後可玉其成耳未知台見以爲如何盥官趣戍不審合符在何日亦略歸鄉否某病暑入秋尤甚奚辛苦討道理也於此可以見他無師友盲擅處亦甚可憐也非蒙尊兄下問之勤何敢放言如此然亦不敢以爲是惟高明有以印證之答末發之書尤更直截分明不知疏庵新昌之講是何人後便乞賜報夫仁義禮智信性也皆未發者也本不可形容孟子是將情來說因其見於外方知內有此理耳未動之時如何下注腳不知毅齋如何說未發之體併乞推教

復陳本齋

某於臘月二十有六日拜書修慶悅唐實夫轉達未知何日可澈冰曛歲正之四日伏領賜書正某修書之日也是日金華有雷電之變知契好不替膂合如此何感如之某學識淺陋不敢妄論古今玆因執事與修史筆敢陳管見亦不暇詳其條目姑以大綱言之太史公之入書嚴矣所包固有未盡而封禪何足以專一書其此意思程子云方始是仁者以全體言也此是於令尹問目外因及此耳未審高明以爲如何此間朋友先來多是以爲訓做字看來做字不特是粗而亦有病仁是人元自有者何必去做他乃知傳亦知所尊矣班固作十志視八書有分有合有增有損而藝文之爲志名既不與諸家雜出而崇儒重道之意比太史公益下矣范蔚宗之紀東漢不得與班固並稱自古之論然也蔚宗乃別出玄苑一傳於儒林之後既知有本末又別立黨錮傳於前則其識不可謂不班如也此傳雖前所未有義所當立且東漢之盛孰有

誤矣廉節之學非是難學蓋是不可學若一一定之於數則王道

有踰於黨錮諸賢哉魏晉以下固不足言其推國家之所以遠邁
漢唐者亦以周子再開萬世道學之傳伊洛諸先生義理大明盡
掩前古今上聖德巍煌未易形容其有關於世道之最大者莫如
封五子列諸從祀崇尚道學表章四書斥絕王安石父子之祀也
今四朝大典成於今上之朝舍此不錄羅史筆極其典法而五子
之徒浮沈出沒於列傳賢否之中便無精彩豈不爲千古之蓋襯
者歟岩姪嘗奏請於朝廷不會取旨收索宣付史
館區區之愚以爲道統立傳却小了道統當作一志豈不勝於經
籍藝文之志乎若欲作傳則當曰道學傳終不如志體所該全備
伊洛以來門人弟子著述書目悉可類聚首載吾道今上臨幸辟
雍之詔吾道粲然可以上接夫子世家下陋東漢黨錮豈不偉歟
此非導諛於君也將順其美是亦格其非心大臣愛君無所不用
其誠蓋如此某固有白事雖私實公乾道庚寅先大父諱某宰長

長沙丞相某宰於潛劉史君藻宰崑山皆婺人也皆以邑宰聞孝
宗留意字民之官幽隱必達一日三公俱被召天下翕然聳聽莫
不奮厲五月大父面對稱旨即差知嚴州實代南軒張宣公幸卿
信州驕卒作過兩易大父知信州壬辰冬召赴行在十一月十五
日奏事十六日徑除金部郎官繼賜奎畫訪及治道癸巳五月兼
崇政殿說書秋以讒者謂大父漏泄禁中語出知饒州自是老於
麾節間恐此事實錄中不會登載不特大父被遇上恩之隆如此
尤足以見孝宗考察州縣之能否破創資格而用人無朝躓而徑
除郎以庶官而蒙御筆兼說書皆當時異恩也是以宏模偉德之
一端恐秉史筆者之所欲聞子孫沈淪無由錄上送官幸執事左
右史事不敢不聞大父事實見朱文公文集第八十九卷神道碑
銘之內大父官不至立傳今不至立傳而得傳者亦不少某之事
力不能進伏今閒從伯祖尚書諱某新得入傳按史法亦有附傳

之例大父與錫山尤公爲同年進士情好甚密大父卒錫山亦賜
誄文或辱鼎重轉達史長得附傳以垂不朽豈特存沒被惠而亦
足以補孝宗聖政之分毫進退惟命非某私情所敢必也某家藏
宋秦公唐史吳兢傳稿一卷眞蹟粲然惜向者不曾拜呈嘗時李
文簡公亦爲大父跋數語即模勒鋟木于史館某亦得墨本今以
納上不知此刻今尚存否吳公眞足以爲萬世作史之法則而秦
公刪潤之功大有警發恐或可以少裨大手筆也

答王景梁

昔往南溪攀別兩邂逅寬已先騖悵然而返耿耿至今之日伏奉
手畢之光慰感抱懷誦詞滿紙推予過情此則非所敢當宗兄坦
夷磊落刻厲辛勤青雲之科不占已孚舉業如是足矣趁此青春
鼎盛蓋亦用工於根本之書以培養其窮達之良心開眼闔眼無
非受用之實地記得朱子語錄中有一段說用舍行藏云他人用

無可行舍無可藏惟孔顏有以行有以藏於有事說得極重雖未
必當時聖人之意於學者警發有功若夫家貧親老別無妙法只
有進德修業四字須是念念在心以聖賢爲標準蓋自古無餓殺
聖賢也此某平生勸勉友朋之拙策聞者莫不笑其迂自謂忠於
告人莫出於此若欲別求妙法則墮坑落塹者紛紛皆是審高明
以爲然否吾儕遠書諛語舞徵皆在倚閣之數併惟識家

答蔡子明

某此月初得之郵傳天心開悟王言載敷尊公久軒先生陞華蓬
殿暫遞琳宮知衮衣之將歸副鼎鉉之素望政恨未能求端便肅
賀賀慎立齋歸反辱寶墨雙函以宗文賦警策晦上原大道之
傳下闢邪說之害指示後學之正極其坦明伏讀煉然起立久知
褒拂過情將有堂職之命尤極愧惕但某學不自力老未有聞上
不足以窺聖賢之蘊下不足以騁功名之塗抱塵獨慙閒於陋巷

守天下之至拙何足以宜振德之賜此蓋仁齋平日以人物爲已任不忍一夫之終棄政恐赦康瓠於大雅之側適以累知人之鑑既閭時論一新得以全純愚而安隱約甘勝大幸竊惟仁齋以高明之資更練世故洞達物情運量斯世如鑒如衡不失毫髮天假閒暇正欲培益其積累之原益禰其問學之精廣於此時寶毓神明使心廣體胖上以左右尊公副四海具瞻之望下以蕃衍英嗣綏三世慶源之長區區之愚不敢道諛於尺牘中以爲盛德之報狂生故態不入時大率如此伏冀錫察

答何寬居

某自去歲修貢謝忱匆匆不能盡所蘊而書生疎闊當世事情妄議天下事既而不覺自笑政欲高明知山林腐儒眞無用世之才可以置之度外而某亦不敢以尺書復進于冰壺非敢忘德也出處塗轍不同也伏自榮登朝著擢用日寄曾無一字詢候起居須

望經濟眞不足盡之齒牙無疑矣因北山之回介拜謝餽之甚渥雖曰錫類之仁眞無所爲而爲者尤見義利之限界甚明也發書啟簡則精畫名刻在焉盥手揭之素壁蓋執事以平日之所受用者開論後學甚切但塗轍分限俱含兩端使學者何所擇至於詞氣溫量寬鑑嚴自是名言亦恐方圖大小二句終未能勝也人知此二句出於孫思邈而不知孫又出於淮南子渠更有一句云能欲多而事欲鮮雖與上二句未稱亦自有味也高明以爲何如又蒙錄示而南儁之方尤見憂時體國之要策蚩蚩熱寐誰慮及此不必伏波聚米而形勢瞭然在目西邊防禦添兵雖不多已爲兩路之重因只得且如此經理古郢之要衝非識古今形勢之精不能及此蜀道之急尤今日之最當先者若止取辨於荊棘似亦非計不如勉其復四川之險要護成都之沃壤則蜀運自寬若天屯田清野之二病非一黃榜所能革此則恐欠穩處愚不知兵

妄意如此但今日之愚上下無一定規模若主議之人在內則恐奉行于外者易差主議之人在外則居中主張者易搖所以今日事事無終始績用不成者此也或得於而邊專一道之事力畧如維揚之任責使之經營積累以數年爲期庶或可以稍成頭緒但君臣之遇合難保古今功業之難成其否天也非人力之所能必也然貪人之祿立人之朝義當自盡其心焉耳扶三綱不至於沈淪拯百姓不至於塗炭賢者未嘗無此願也事之不如人意者何限豈得盡如所願哉耿耿微生日夜望聖君賢相以天下爲心損上而益下痛已而裕民邦本固而公道昌庶幾如執事之高明翕合衆志赤心任責尙可爲也未知能副此願否未知何日得拱丈席以聽開濟之規臨風馳神

通陳本齋

孟秋既望風露已清而溫纓佩人望益高后皇嘉相五月末因碩

夫兄行審附一書以道仰德之誠必已上徹冰體繼是天氣尙熱癇疾微動兼爲濕氣薄腰腿間屈折頗艱由是尺書不嗣七月初忽聞執事去國爲之惘然繼之以喜執事之去甚善矣猶恨其差遲也審執事之踪跡固明矣猶恨心事之未盡白也雖然頹波滔滔時柱獨立信賢矣哉某嘗愛坡公之言曰問世之治亂必觀其人問人之賢不肖必以世考之然亦如之何而考也不過出處行藏進退語默之間見之君子不容於時君子何病時之差也君子苟容於時時亦何病君子之恥也能各知所恥則世與人兩得之矣執事之去盡力請於師尹得郡之時乎師尹之去固甚巧矣章貢之行未盡善也心迹俱明者於此時惟陳右司一人而已師尹之歸匆匆一見且曰少定再入城當從容也既而又匆匆過城挾無適行矣無適於是得脫陷阱其言謂西潤迂從同道若果未有行意亦何妨卻之我之邁邁豈更輩得以持其柄哉

此事姑置之鄭定齋曾問其消息否昨傳其得興化既而興化屢易守猶不見其姓名心甚疑之執事必知其詳願垂一報播介岩既歸則爲終焉之計亦無一字入城府但聞其卜築爲人所誤未爲穩也昔生巢事不免一疎尤見此老之淳德林園錄稔韓架閣境皆禹金華二公人物雖不同皆佳也亦得時奉從容餘非淺陋所知執事一出五年乍歸家山其喜可知僭有高風行一篇姑見須美之意幸垂藻鑑謹專人詗候起居家兄臂痛不果修書立齋姪別已拜書令似諸位德業日進和父既得胄牒魁占無疑不敢拜狀乞斥名瞻見未期敢乞康濟一身自致中和倚需蒔運之復以大發揮

回楊行父

一別芝宇轉瞬十餘載回首遊高明諸同志如在天表清夢栩栩未嘗一日不懷想瑞岩使至忽領藻緘高誼不忘既慰且感浯溪古刻分惠此意尤厚緗帙即日成云莫矣霜旭烘晴侍學有相雅候萬福貴集中外鴻祉惟均某冉冉餘齡待盡陋巷幸有殘編繙閱如見聖賢此心不敢怠也垂諭堂扁極荷不外某素不以字稱何足以承盛意只此二字觀之則知學識迥出世表所以處家持身得其要矣遂欣然勉强一書併綴歡語以復來施未必可用更惟裁處某近刊何北山所著魯齋銘以墨本納呈至希一覽無由會晤願言力學躬行善保斯則爲千萬世子孫之基不勝拳拳謹奉狀不宣

回陳樵翁

維時急景凋年雪慳寒薄共惟梅邊雅興塵外高譚白龍薦祉尊候動止萬福雲閎仙輯錫慶川融某東書聖則獲並英游餘十載矣每辱加念墮筆底龍蛇之寵光彩陸式重斷金歲寒之心度越世表不勝起敬不勝懷感仙都水息固久未開連歲之頻仍濕氣著人故易成疾此亦氣數適然非一人所關係於不堪其憂處樂亦不改方見學力也物價翔湧非實貴也會日輕而物日昂勢所必至小民從容不見窘色此最是好時節不敢嘆我生之不辰某雖無用於世七十六年喫了二百七八十石米可謂古今之幸民造物之賜侈矣旦莫入土尚何言哉尊論書堂氣象翕習聞之不勝欣慰以諸賢扶持作成之盛自應不同但欲求前旌於他郡殊非策也第一是人情不相知風俗不相入却與仕宦者不同佗職尚不可況於直學乎此尤不知所以上承雅意做里士風不競久矣如某掩關衡茅後生英俊望望去之罕曾識面何由知其賢否苟未有交承則前職未可解組或先有才望俟之已久不妨再任儲材當在平時若求於臨期必至於苟且矣惟執事加之意風餓之賜甚感久要不敢不拜靖念疎陋無益於聖則每歲必蒙專价問勞固足以見歲寒之盛德但舊朋友在堂甚少新者不相知

妄叨重惠掛名簡書起人厭薄今天運將周不爲不久用敢拜手控敢乞注于籍今後不必專价或因有便一札半行足表交情臨楮忱禱非敢自取疎外不盡歡塤忠聖賢之訓也瞻際無期願言金玉體府以棟吾道拳拳不宣

回于晦仲

某老境寂寂急於歲莫幸未窮殘編斷簡之盟恩我良朋恨無飛羽齋藏忽有好音璨緘在手垂露粲然欣審即日霜旭烘晴綱維聖則台候有相萬福來諭縻塵俗此固人家所不能免然日用酬應何莫非事事所當事卽此是學一事一物之中有無限道理不當厭棄事物閉門獨坐方謂之學也且聞堂中依前翕集只是朋友甚少耳況今右司新被朝命主此精廬神交氣感多士景從當祚佩雲合也某衰盛無益於書堂每歲必蒙遣价訪問生死此意甚厚甚感激無窮但年運而往今已十載無益有損後之來者

聲問不相接必出勉強或爲虛費之累使拜受尤不安願開歲倚閭此例庶幾安分免貽殘喘之羞幸甚玉峰得書云今年書堂再被水浸濕氣能爲人患殊欠良策不矯可山頭起幾間否今夏荷周平之來款數月喚醒舊夢但某生意甚微不足挽其久處爲之慘然某被寵惠甚腆公務私覿兩極其至祇受皇恐無以侑書謹以解炬百兩覘使价復于執事切冀容留會敘莫期願言力學自愛益大遠業不勝忱禱不宣

回韋軒

某不敢以鎮府舞儀自取疏外近領台誨光風襲人違仁滋永思仁感深曩者高軒數過蒼苔閒令猶隱隱有石聲也伏蒙紆念夜寞華予歲莫五雲之朵先春而來欣備彩衣受命玉筍催班難爲弟難爲兄一出一入賢哉父賢哉子拜後拜前體眞元爲萬化之幾無思孝備一身之美朝於王所允若天心豈特親之交懽直爲

國家之盛事聞郵音而倍喜就慶廣以非恭仰新鑒宥某賤狀蒙舊賴庇荷安尙勤殺軫頒寶劑以扶其龍鍾封名畫以寓其繾綣意重丘山感深河海少延殘息貲出大生揭雙軸於坐隅拱高風於天表匆匆治報未盡精微惟洞然相白不宣

潘陽三臺劉傑編輯
廬陵銅溪劉岡校正

哀挽詞章

挽曹叔獻

野草何青青野花亦著著王圖黯烟樹東風開泉扃靈辰倏祥練誰載何因循半生安陋巷簞瓢澹無營天命有窮達書生多苦辛世印同一路玄廬等枯槁我本里中子升堂託微嫺每懷裕波語惟士有常心几杖雖疏闊瞻瞻敬愛深故家喬木瘁不復典刑存流水桃花宿瓢零薤露音幽宮一以閟清淚洒芳春

挽汪帥參

一世欽齋老聲名四十年冰融南省日春滿洞庭天笑語當時密交情晚節堅秀英今已矣新閤獨鼎然

右一

世路艱危極人情政可歎未聞親子在而有外邪千軒冕多爲累簞瓢未必寒此皆身外事且閟一丘安

右二

挽潛齋王樞相

忠簡流餘慶文忠印此心詞章傳世早事業得君深不盡風雲會寧知歲月侵九重驚殄瘁議者舌方瘖

右一

治命深衣斂親題石像鑄精神傳巨扁風月掩遺編流落人間境陶銘物外天建安名教在宅日配先賢

右二

總角思先友同宗麗澤傳典刑諸老盡文獻舊家全交道從公晚知音去我先淵源誰與遡愁絕伯牙絃

右三

精舍北之北幽宮南復南雨山生死寄千古姓名諳地勢蟠空壯溪聲戰颯酣青烏發天秘萬壑拱遺龕

右四

代挽王潛齋

自立西山雪聲名四十年清思奎畫重忠簡物情憐廊廟風雲斷圖林歲月遷潛齋元不死有子續遺編

右一

先世論交早名公不忍忘共期霖雨施忽掩斗樞光北墅風煙慘南山草木香片雲開白日卽典耀龍驤

右二

挽丁知縣

鑒識北平貴從遊五十年遲遲登虎榜急急到鳧仙振起非無地

榮枯自有天老成彫落盡一壑鎖蒼烟

挽施子華

哭子天倫變賢哉更可傷毅翁悲莫斷學者悼師良缺月窺元室凄風銷輿岡身雖隨物幻名筆起潛光

挽郡博士待班劉公歌

忠簡流餘慶文忠印此心詞章傳世早事業得君深不盡風雲會寧知歲月侵九重驚殄瘁議者舌方瘖

右一

宋風變九野萬物負生意素蹕何欒欒清血洒幽隧猗歟靜壽翁歸全可無愧人生託冥漠消息同一氣過化來者續自昔歎川逝

右二

温温夙好修甄陶瑚璉器凝乎觚自渡潛乎靚且達詩書以爲糧忠信以爲鎧人皆崇榮途公獨徐攬轡三轉坐皐比五鵄爭自致

右三

上培德誼種下開文字瑞一子通金閨一子需大對衣冠繪慶圖豈料造物忌學校失師模鄉閭思善類梅花已流水草木誰臭味

右四

桐花散翁挽詩

澈水之西巍然一峰是曰道堅翔舞而東林樾蓊蔚丘壑渾融雍雍落惟金之宗五世積累鍾此散翁散翁頎頎生有異質學敏而博心廣而實迺孝迺睦迺大其識教子一經維寬而栗教人盡己維久無斁選舉法壞取士以文決於一夫刃沈遂分良才美德翁二子典刑是親翼翼亹亹曾不幾見翁遽不起我來哭翁亦已晚矣制曰之義眞可愧死我既哭翁亦相佳城千嶂矗矗萬壑沄沄一丘永閟昭明上征萬壑沄沄千嶂矗矗子子孫孫載昌載毓

哭錢學老

殆國黔婁死升堂弔者誰不郊能至此千載有斐如凜凜默成德清風百世師舅甥貧到底終老外家祠

挽汪約叟

幸有靈光在天乎作庶亡生來最眞實病裏亦康强和氣留丹鼎

右一

憶昔先君子金蘭氣味投中間有生死一別幾春秋曉漏傳幽夢英魂覓舊游城東烟月冷應是訪新丘

右二

挽鄧夫人

霜冷留賓髮心融象貝經疏金重錦誥琢玉琛芝庭方祿參軍養俄丹壽母銘可憐萱草露也解位儀形

挽司直兄

老厭鴛行武騎鯨不肯留空存丹棘讖未告紫宸猷黃老事初志青山厭晚謀夕陽無限好心事竟悠悠

右一

典重班諸老聲名始壁流開尊口佳士幞被闔前綿月冷金閨緒

塵生玉杖鳩梅巖傷目處鴈影正寒秋

右二

晚始親荆玉劬愉氣誼稠泰壇霜月下暑枕夜江頭一田關公念連書釋我憂平生知己淚寂寞酒新楸

右三

挽朱侍郎

國論多同異身名有險夷一從離紫禁再不上丹墀悵慨風雲斷飄零歲月移却因閒得早冷眼看人癡

右一

泌瀝康湖水我我蜀野山是翁元不死蛻骨此中間草木參臺絲薜荔翁仲班白雲傷北望清淚更潛潛

右二

宗夫人挽章

勳烈高忠簡夫人衍慶源春風南澗藻秋雨北堂萱鸞鎩傷孤影芝庭茂兩孫清霜凝素仗璀璨滿西原

挽何無適

二五之英清通瑩徹有鍾于躬非賢則哲烏乎無適自幼卓絶奴僕選騷銓衡莊列鞭霆走電不可追爾一操而存肅整轡轍著書未就不幸短折既賦以奇未易泯滅世外精神筆頭風月有閻斯立有妥斯魄既妥爾魄既築爾幵是曰反終是曰歸全人生斯世豈必百年欲動情勝萬事出焉執好孰惡孰嬾孰妍孰窳過而改孰善而遷一征物表浩浩其天風定水止月印萬川陰陽不獨動靜不偏既靜復動太極炳然

馬華父母葉氏挽章

方疾呼兒語民方弄潢池兒職不可稽母疾尙可爲綉衣繡出境肅斧旋芟夷百姓得莫枕歸來拜蓀帷母訓不敢墜母喜開雙眉

陰功覃雨露慶報當期頤孟夏草木長庭萱何遽萎平生事儉約
猶有嬪時衣熏爐經卷靜不復朝莫披西風秋又晚莫菊思年時
瞿瞿臨祖奠清血應漣洏明朝鶴巖道舊冢連新悲

挽頤軒張朝奉

右一

藹然一氣備天和不盡人間歲月多鄉里同聲稱佛子兒孫相繼
奮儒科錫租捐廩今無有封豕然燈可奈何德在人心眞不朽幾
多麟碣汗山河

右二

挺挺長松施女蘿平生能得幾相過總帷遠辱雙絇臨淚眼猶膳
厭髻鬟會未經年成契闊至今一慟竟蹉跎吉人已矣難重見山
口悽悽薤露歌

挽張佛子

嘉慶圖傳世所稀夫何佛子遽西歸平生施予心無爲時事艱難
眾有依德誼百年猶積累詩書五世漸光輝兒童父老傾山谷洒
淚追隨丹旐飛

右一

陟屺雖頻莫慰心見公猶幸母如存東山何事遽陳迹西路如今
又斷魂柳萋忽臨新冢道林花空滿舊時園一衿和氣歸何處化
作功名遺子孫

右二

挽徐郎中

郎潛不復坦衿期留得清名舉世知老矣空還新虎節歸來只是
舊鴻禧危言寧免班行忌已死猶聞海內推病裏僅能成大厦當
時燕雀不勝悲

挽趙龍泉

滿擬田廬樂莫年誰知鳧舄遽飛仙鶯書連走文場捷麟趾多推
正脈賢聲晚錫藍衫更鵷弁徑分蒲璧鎮龍泉春風滿縣開桃李回
首松楸鎖翠烟

挽思泉居士

平生不蓄買山錢晚得佳城豈偶然官職叢中韜素志風波險處
識名賢只將和氣占心地尚想清脩養性天宗鄰典刑難倒指忍
看庭玉淚濺濺

右一

猶記年時訪故山細聆舊話侍清閒汲泉倚杖臨荒甃尋塔呼僮
厭野菅回首恍如前日事傷心已隔夜泉關手擁菖歌歌清些淚
染含風細葛斑

右二

挽朱侍郎

蚤亞魁躔入諫坡却因忠讜蹈風波龍墀一去江湖遠鶴骨歸來
嵗月多紫橐將隨時事轉丹旌無奈夜舟何萬松蒼翠皆親種月
露淒淒泣隴阿

挽朱宜人

蜀峰飛來不記年巢巖翠綿瑞康湖演漾吞萬壑風雷日夜
噴飛泉水西葱鬱氣方壯水南重得黃牛眠深山大澤絕異處造
物冥鍾難輕捐龍翔鳳舞萃英淑豈非天授夫人賢綵雲落月相
珪璧山花庭草搖香鈿虎竿甲士儼成列萬松磨勘生蒼烟夫君
肇力扛九鼎親著幽德熏蘭荃應有山靈乘赤豹千年阿護青瑤
鐫

挽何南坡

刻苦工夫眞實心一言體用已全陳聖賢斷續三千載伯仲漸摩
八十春保護斯文勤且讓作成吾鄙敬而親我來不復瞻耆德流

木蒼烟迹已塵

右一

少公稟氣後三年易簀翻居三日先學數弟兄猶聞有喪臨父母
獨誰全悲哉易感精神往造化難憑禍福遷應恨南山人遠去從
今獨臥北山阡

右二

離落縱橫一逕分平生杖屨幾登臨某山某水機緘露彼室彼廬
精分深檢校舊規心欲折摩挲新誌淚難禁素車白馬人歸後鶴
唳猿啼總些音

右三

林省吾挽辭

羌若人兮大帶而深衣張拱徐趨兮儼乎其若思動有則兮神定
澹無欲兮心夷便僤歛巖之紛吾前兮醯雞起滅忠信傳習之省

吾躬兮聖賢我師伊春陽之冉冉兮生意方懋何雪霜之不仁兮
荃蘭遠蓑搴三后之純英兮時不得而榮瘁抱太極而永歸兮哀
與我之其誰雲沈沈兮淒颸風穆穆兮斷漸長田長田兮寂寂永
夜暢旨獨立兮千古名垂

滕勿齋內場氏挽詞

東風捲地兮摧千紅松柏青蔥兮啟幽宮龍帷廣柳兮辭簾櫳埋
香掩玉兮甘長終芳草萋萋兮春又空春君寂寞兮誰與同

右一

吳門山少兮烟水寬一鋪千金兮尚云慳夫人勤儉兮同艱難子
荊苟美兮營玄圖平生首丘兮志應寒雙溪渺渺兮何時還

右二

憶昔登堂兮拜淑儀小子卯角兮勤將携夫君念我兮力不遺歲
月沿邁兮鬢成絲西望紫霎兮清魂飛載哀千里兮空蓮涕

右三

陳卿內邵氏挽詞

羣山峨峨兮屏下環鍾爲人英兮司賢關風雅解頤兮簪佩珊珊
有女頴悟兮拱聽帷閒識性情之正兮婦德閑雞鳴警戒兮夜漫
漫水清玉潤兮卿月相傳夫君騎鯨兮今幾年綱紀繩繩兮閨門
肅然樂山堂兮花木亞妍蕙橘蘭蓼兮棄釵鈿凄凄東塢兮藏風
烟曹霎流雲兮去翩翩飛絮寂寞兮隨珠輦忍看雙璧兮沈黃泉
龜趺螭首兮何時鐫山靈阿護兮莊綿綿

鄭寺正挽辭

北山峻嵽兮配井絡之勲名子孫繩繩兮聿彰厥聲一塵不顧兮
番禺君甘領祠官兮挂長纓操存益固兮涵養益深臨行一念兮
尤清明

右一

坦溪渺渺兮配流慶之深長圖林帶宅兮風月無疆陽鳥受盟兮
舉清觴胡不百年兮長徜徉澡身更服兮養氣安詳遺頌洒然兮
墨耿光

右二

北山寂寞兮號東風坦溪鳴咽兮繞玄宮曉露滴滴兮泣蒼松芳
草萋萋兮奈臺窿窿體魄永藏兮魂徂太空一聲鶴里兮春無容

右三

馬華父母葉氏挽詞

若溪猩鬼兮呼嘯幽篁綉衣一出兮血膏斧鉞加兹兮鼓歸來兮拜舞
北堂潢池夷靖兮母訓是將慈顏開喜兮家國之祥薰風自南兮
草木正長胡不百年兮俾壽而康庭萱夜殞兮奄玉晝藏使者莽
屨兮桐杖皇皇一道生靈兮悲如我傷

右一

瑤巖嵯峨兮龍翔鳳飛玄廬肅啟兮松楸露晞東望宰隴兮劵臺
依依靈辰不留兮夷牀曉移紫莫黃菊兮貢祖一巵熏爐經卷兮
儼如生時靈幄香銷兮猶有旗衣音容寂寂兮萬古永歸龍輴繡
翼兮驂神魄一聲萬里兮風號谷悲

右二

李三朝奉哀詞

羌與公別兮幾二十年思洲渺渺兮路曼曼棹剡溪兮乘興訪故迹
兮愴然下晉齊之拜兮如夢挑燈道舊兮猶平生歡我少公兮六
歲悼彼此兮華顛解予佩兮授予館言未終兮歲已闌會公疾兮
孔熾恒毉窮兮拔殫聞易簀兮數語意穆穆兮詞嚴湛神爽兮不
變驗學力兮采堅白磐川與玉局兮交一世之名賢宜公之好脩
兮羞芬蕙而糗茝蘭退靜處而莫我知兮老冉冉其流連厭塵世
之輕舉兮倏昭明而遂仙幸與公兮永訣撫往事兮自憐言告言

歸兮邁邁有懷渭水兮淵淵樓運故隱兮全純愚而孤處當歲莫
之急景兮聞公寵穹之有端皎皎兮誦行卓卓兮瑤鐫涵泳以適
意兮鳳岡樵隱之遺稿纂記以廣業兮春秋族系之巨編豈待是
而不朽掩既往之孤峯蘭風之皐兮望不極歌薤露兮有淚懸泉

蔣叔行挽辭

萬山蟠兮有宅一區吁嗟吉士兮心古而色愉平生激烈兮談忠
義之事求師教子兮必有道之儒流德誼兮鼎鼎浸策足兮功名
之途引壺觴兮自適玩日月之雙車有淑兮爾配綵枲兮劬劬指
期頤兮二豎立病既偕老兮亦相繼而長徂望雙旌兮有慟酹一
束兮生芻

右一

萬山蟠兮新此一丘吁嗟乎吉士兮靈辰不留佳城鬱鬱兮馬踟
不進前岡隱隱兮牛眠是求窀穸蜿蜒兮有隧杭舉偃兮伏流東望

盧兮廬舍西望兮松楸白雲兮生死同壑黃壚兮杖屨昔游孤哀哀
兮罔極悼愁愁兮千秋恨素縗兮莫執相爾些兮商謠

右二

朱昭父挽些

春風初開兮別君南浦誄君輀軸兮冬又暮會歲律之未改兮生
死異路吁嗟乎實齋兮有前脩之風度瑟瑟倜倜兮凝然寒素不
忮不求兮未嘗倫縄墨而改錯視萬馬之奔逸兮欻組轡而獨駐
安於一簣兮豈期世之足語天何賦之厚兮而奪之遽何旅窆之
未返兮合豺虎而哮呼凜世道之畔兮良士罹罹想君一笑於冥
冥兮豁然大悟山鹿麋兮旁圍水湯湯兮在下付萬事兮雲空顧

盩辰不留兮挽者何悲羌茂行之皎皎兮而今已而惟孝友百行

之首兮何習俗之日薾惟不虧其降衷兮何足尚乎浮辭靈辰不留兮斯人永歸薤露一聲兮行人淚垂

右一

靈辰不留兮挽者徘徊羌若人之秉德兮佩先訓之不回以直道事人兮任當路之疑猜坎壈一官兮窮達何有於我哉靈辰不留兮啟祉塘之夜臺薤露再歌兮亦孔之哀

右二

靈辰不留兮挽者邁邁羌前脩之典刑兮何後生之昧昧平鄉常人之號兮豈直欲以之而自悔靜觀世道之日詭兮蓋亦惡夫奇奇而怪怪靈辰不留兮路曼曼乎長夜歌薤露之三章兮識者爲之永嘆

右三

徐制參挽歌

右二

北風高兮歲律將殘望東隴兮目斷旌丹有美君子兮擧扇自飾直哉惟清兮不亢不激轡十五年之朝望兮僅彰纓於列院參幕府以自說兮乃勌勌而忘倦宜表世而厲俗兮曷止於斯靈辰不留兮祖奠載期薤歌之一章兮執不孔悲

右一

歲律殘兮北風正南渡梅花之橋兮龍鍼鑣鑣有美君子兮蒼梧翠竹善繼善述兮恢韋齋之芳踽羌世道之緯繣兮孰識夫異體而同氣惟不忘其所由生兮合羣從而一視慨垂絕之叮嚀兮欲蛻而理融靈人不留兮將永閟于幽宮再歌薤靈之章兮號萬壑之長松

右二

北風北風兮歲律告終豈惟歲律兮嗟世道之益窮有美君子兮非斯世之人物有古人之風兮有無我之德我亦何知兮託先世之餘契雨書相勞苦兮藹然敬愛之意迹雖疏兮此心不忘死生契闊兮悵十二里之高岡歌薤露之卒章兮有淚搒搒

右三

挽邵公容春

北風獵獵兮申原之幽玄扉啟兮靈辰不留蘇黃之像兮儼其如在容春之人兮杳不可求一棺兮厚德萬古兮高丘

右一

申原幽幽兮北風正高薤露一聲兮山鬼夜號吉人考終兮如蛻遺編不朽兮風騷一丘兮安固萬古兮滔滔

右二

北風北風兮丹旐飛飛申原邁邁兮鐸聲孔悲素輦槳槳兮二字皇皇如有望兮魂其來歸地有靈兮人傑表爾隧兮豐碑

右三

宋史館檢閱所性先生時天奠父挽些

大專槃物兮剛柔盪摩五行雜糅兮顓蒙孔多陶一氣之奇侅兮奄宇宙之幾何握異采之陸離兮憃僅佪而遲遲襲正軌之茂則兮耻踐迹而循科御長轅而獵太空兮摧九折之峨峨子不羣而介立兮眾瞽瞽而肆呵玄虬蹶泥兮侵雄虹於頹波龍麻鏕鏕有美君子兮蒼梧真辨兮世揜揜其屑賤神巍巍而上征兮訴緼襲於太和忽脩靈之聿皇兮任侏儒之僛僛咎將誰執兮豈天賦之未邁落日下大墅兮慨高風之吟哦羌若人之莫見兮感生意於庭柯阜豐詞兮九里亘千秋兮不磨

挽蔡文叔

南風之薰兮五弦絕可以解慍兮憂心益慇念寓形於溟涬兮藐一區之起滅前乎數千年之名世兮後方來而未歇往者不我留兮來者不我接何彼讀之弗天兮而獨萎乎此哲非夫人之立極

令凜世路之迫阨惟聖斯惻令建學校以壽吾道之脈士不可辱
令又焉可殺孰悟我聖明令幾襲秦之亂轍我公之忠憤貫日令
所以疾驅而揭揭一去國令一陰方猶再去國令重陰栗烈鄙夫
熟視令壯羣邪之蟠結目斷留田令歌南風之閔

右一

南風之時吹彼棘薪喬木斯壞令棟梁昌任樽櫨根闑與居楔令
匠眯眯而弗尋況承天之八柱令窮歲月而莫登天豈不生材令
巖牛山之嶙峋雨露之所潤令存日夜之朘朘及大廈之將顚令
無一木之可乘羌小民之怨咨令謂天不仁非道通乎三極令孰
識天心天既仁愛我民令爲生偉人一去就令治亂攸分天亦仁
愛我公令不使貝大羊之駭奔危機發令眾寐昏昏乘離明以爲
燭令魂營營而上征目斷留田令歌南風之再吟

右二

南風南風令莫遲稿質坎離互宅令已翩翩乎月窟駕朱鳥以啟
路令潛玄宮而永息終長夜之漫漫令委人間之正則道所以經
世令名不可以虛得方一去而卽悟令可以淑艾乎士習倘再去
而能悟令庶姦諛之屏迹使長孺居中司馬遂相令征酋當爲之
怵惕又何至於闖江踰嶺令喋血上國思魏證而莫九齡令吁其
何及公雖九原令疑遺忠之尙盡我被公之知令始終如一不得
哭公于堂令不得執公之紼我何負於神明令兩足如蟄歌南風
之三疊令恨無極

右三

哀倪孟容父詞

憶昔見公令季原之堂兄弟怡怡令情約是將藹子姓之弦歌令
頭角昂昂來者起敬令知德義之日昌造化無情令慨有季之先
亡氣象少異令燈火淒涼幸二子之自奮令視前有光何祿養之
不久令遽驚風木之傷痛日月之未改令已變故常以公之剛介
令豈北面於緇黃我知公之心令榮不足以挽其恨之長東風作
惡雪絮正狂黃壚曉啟令松楸蒼蒼勞生令永訣世事令茫茫交
之道令日落老有淚令滂滂

盛化州挽些

悼世習之緯繣令爭騖乎險阨藐異采而儃佪令已喧咥而吠怪
孰視衣冠之故宇令羣獪菅蒯酣一盃之醯鷇令較得失乎晦曖
公胡爲乎高搴令提一劍以北指恐脩名之不立令氣軒軒而有
偉們虱以談當世之務令江東莫比燼世儻於蔡焰令同雪國恥
驅馳乎蠻叢魚鼈令上功萬里中原咫尺令莫歸寸疆素志剝落
令口悄恍而淒涼霾輪鞿馬令猶思故鄉晚得一障令遙遙乎南
荒時繽紛而易變令又何可以久留謫星墮境內令吾將窅求魂
營營而上征令叩太儀之幽幽歛智囊而不售令遺恨千秋夙聞
公名令意卓犖而不羈解后公之揮麈令心朗氣夷嘗叩公之所
歷令動中事機將款密乎山扉令杳璜佩而莫追悲風起令江村
白日下令大墅表獨立令雄碑間一丘令今古

挽通守陳帑院

羌西岠之屹然令鍾此奇才方世道之葅繣令棄騏驥而駕駘
以一屐而誅二凶令宜異言之喧咥炯此念而安民令皇恤乎身
災公論雖屢蝕令猶有時而復開之何未久令而終不能遂公
之壯懷詩書令自適優游令力齋扶疾而告修善之訓令俄怛焉
而順斃彼西岠之無情令忍璜佩之沈薶生於是死於是令湛一
氣之去來惟心無媿而氣不餒之言令萬古莫得而塵埃況有不
朽之銘令表獨立於崔嵬

挽施子華

二五交運令雜揉乎剛柔美惡厚薄令何稟生之不侔厚者未必

薰兮薄者未必蕭羌寓形於溟涬兮藐起滅之一漚惟父母之哭子兮蹇彼蒼之大尤吾嘗抱此至痛兮知毅翁之恨難收雖我不誠子兮知謹實而好修撫新碑而感慨兮相鐸聲之口謳奧山兮泉瀏淒嘯兮雲幽夫子有命矣夫之嘆兮可以釋而翁之憂憂

挽王夫人

秋山蕭蕭兮連山之岡有幽一宮兮千古其藏毓野堂之世則兮綿瓜瓞以承芳來宗牖而自度兮如奉姑嫜相君子之婉婉兮發軔康莊圖一世之天兮遠痊佩而沈璜秋風蕭蕭兮連山之岡

右一

連山之岡兮秋風蕭蕭有永千古兮幽宮迢迢一編之女訓兮慨遺音之寂寥謦謔清芬其如在兮鑿帨彰彰忍雙親之望望兮遲女歸而魂消靈辰不留誰其擬招連山之岡秋風蕭蕭

右二

祭文

祭趙星渚文

維咸淳八年歲次壬申九月丙辰朔二十日乙亥金華王某謹以香茶敬祭于近故待制侍郎星渚先生趙公之靈曰嗚呼惟公蚤親有道淡遁洞源堅邨官牒高蹈丘園河洛所啟考亭所論探討玩索如誦己言審其將發控制放奔驗彼未發培植本根貌恭而安言厲而温恢拓日廣聞望日尊帝曰嘉哉汝其通籍時酬利祿是猶是弋孰嗜義理是保是式易退難進翔而後集翼翼道山嚴嚴講席浙水東西亦鴛熊軾一念如春一清徹骨紫橐逼人幡然去國有嵬蒼古有渚泓澄地靈人顯迹隱身榮後學矩矱斯世誰

謨雨朝之眷四海之名胡不百年而遽棄傾舉朝失色天子震驚以義窮深極微展也一致歲云莫矣蹈雪告歸叮嚀宿約眷以爲期疾病事變一諾差池有懷斯愧公心不移書疏絡繹使者交馳乃請于朝督命下貽暨陟崇領公已交麾棠陰未改有黯其思已已之秋拜書寓里聞公臥疾共嗣報啟曾未踰時誨言累紙慰此孤陋不寐而喜什襲珍藏如古器洗十有大字嚴正瑰偉千載北山夜號萬鬼言志之傳神幾之似無極之妙太和之始家語之書於避世公初入南通籍金閨公再入南雙鳥鬼飛鼓滄溟而三殤少母之祀未終所疑未訂厥指水陸遙遙尚期操几誰謂絶韋遽去鄉關而益遠乃攝左符乃次五羖及帝恩之重霈何宦情之同麟史斯文未喪世道方牧萬目睽睽爲蒼生起泰山爲頹梁木嗟乃正元日拜公題箋詞情藹藹歸興浩然掛冠之志堅不可破

祭常簿姪孫文

維年月日王某祭于姪孫常簿之靈曰嗚呼莊敏擢第百五十年曠瑪四世餘芳始傳家庭孤棘學校艱關官轍屢駕驅馳淮暝春融卞幔風壯談塵躋名閩籍輩聲縣譜列院開祥曲臺接武駿駿華要公論共許世道莫料再斥而歸幡然內省痛創町畦有感斯嘿有扁斯規志氣未倦疾病乘之原始反終急急作計衣衾棺槨整整成備修身以俟壽夭不貳凝定泰宇怛然而逝鄉閭驚駭宗黨痛傷回首冠子禮賓舉觴曾幾何時會哭此堂日月流邁音容永藏幽幽橫舟寂寂西廡一死一生交情可覩有酒盈樽有殽在俎我酹爾靈有淚如雨

祭潘蔚平

嗚呼某與仲氏憶昔送公長亭話別黯然秋客誰謂此行雙溪路絶一時分袂死生永訣嗚呼哀哉如公人物屈指無多多一時屏亦未爲侈何志涉南海之鯨波再掉徐聞幸已北向征車復左更入煙瘴是孰使之然哉抑定數之不可挽之耶尤使人於此而極其恨也嗚呼士窘才調公獨迅敏風疇電酢神色暇整士窘筆札公得天葩氷清玉潤紙上龍蛇公之執謙和氣融融拱規蹈矩折旋蟻封一言相投坦然心曲抵掌劇談脫略邊幅內無聲色之奉外無玩好之供諳仕塗之局面熟世道之機鋒當其勇往霆轟雷裂意所不可萬仞壁立及其事定月霽雲收一絲不掛一痕不留南轅北轍崎嶇萬里神皐一息飄然遠逝鷺宦海之風濤豈甘心於避世公初入南通籍金閨公再入南雙鳥鬼飛鼓滄溟而三殤去鄉關而益遠乃攝左符乃次五羖及帝恩之重霈何宦情之同嗟乃正元日拜公題箋詞情藹藹歸興浩然掛冠之志堅不可破

高公絕謝致書贊和計厥赤之半道俄計音之已傳方驚疑而未信駭遺橐之遽南公果仙而不返矣掩涕泣之漣漣某等無似世莫我知公何所取獨契衿期綢繆繾綣久而未衰悵從游之甚晚恨不識公之早歲每誦詩梅之六絕遐想風流之高致勒黎母之堅珉有邦人之雙識是亦足以不朽雖蓋棺而無愧旆旌悠悠津堠茫茫風壑露霎來返故鄉神其寧矣山深水長誰當匍匐伏哭道傍病不能往寫此悲傷

祭徐彥成

嗚呼自八行表公廬之望逮移辯分石筍之春蔚蔚故家之喬木森森玉樹之階庭雖苓敷而異圖實一氣之流行往歲奪其冢嫡今年喪其元孫豈曰蘭自榮而蕙自槁我則同此痛而同此心也矧子與子自昔相親憶予之幼也玉雪可念方子之壯也老氣夙成功緒沈著志慮堅凝殿颸霜顥琅琅夜燈或談古而忘寐或兀前所罕閱割雙親之心膂飛病婦之驚魂風濤壯兮雛楫失大廈落兮梁棟傾悵遺恨之襞積空搔首於冥冥日月消邁即幽戒辰有梅花兮被隴正露冷兮氷清何必豐碑於隧道此即千載之餘馨思昔聽月窗之曉角拄山行之老藤不復共此風致矣徒涕淚之交零有肉在俎有酒在尊以酹爾爾髣以祖爾靈尚饗

祭松下胡子升

嗚呼俗弊道衰大雅不作學不爲己工乎剽掠投時射利不知愧怍一與已異立號嘵譁百鳥喧啾忽見一鶚衆寐方昏君乃獨覺刻意向古苦與世角早悅象慈晚會濂洛必論必孟中庸大學豈無他書束之高閣歲不我與難窮者博乃踐乃實乃守乃約一掩坐而不言尺度前賢風鑒稜稜疾惡掀髯而張目見賢色暢而神温扶義以竭其力責善以傾其情豈特一家之佳子弟實爲吾鄉之良友朋也可謂得五行之貞淑意其開萬里之脩程一夢不返之哀驚魂壯兮雛楫失大廈落兮梁棟傾悵遺恨之襞積空搔首於冥冥日月消邁即幽戒辰有梅花兮被隴正露冷兮氷清何必豐碑於隧道此即千載之餘馨思昔聽月窗之曉角拄山行之老藤不復共此風致矣徒涕淚之交零有肉在俎有酒在尊以酹爾爾髣以祖爾靈尚饗

祭鼓院叔父

嗚呼叔父天姿璞玉渾金叔父問學陶鎔性情南軒先生侍講交承叔父及見服膺典刑晦庵先生講道于閩叔父綵侍北面受經由是得易之元得禮之誠蚤和履粹仁熟理明當其處也則宜情濟泊志在乎浴沂而鼓瑟及其出也則不負所學有心乎致君而澤民其律已以潔兮撓之而不濁其接物以恕兮盎然而如春議論則正大而高遠政事則豈弟而廉平何善人之不淑兮禍福之

其測嗟彼蒼之茫茫兮號呼而弗聾追念疇昔歲在甲寅先皇御極羣才彙征于時叔父仕版疏榮越三十年僅綴廷紳造膝三事感動帝宸眷注方隆意自此升叔父乃曰福過災生露章力請求老山林爰捐符竹退安里門堂堂晝永兮玉川之風腋更闕燕坐兮一縷之煙沈嘆雁聯之寥落弔隻影之煢煢意謂叔父獨殿於諸老天必萃餘慶以錫脩齡何葆衛之素謹而疾疹之相承何梗芬於胸臆而憂念之獨深何鼎烹之弗御而藥石之莫憑語塞步弱數月康寧方展初陽之慶倏驚長夜之魂窮意仲秋先皇上賓天以叔父先朝舊臣生不能大用於斯世死將收名於仙京鶴馭冉冉玉樓告成脩竹遶屋兮霜風悲吟寒梅掩色兮夜月傷神勁畫淋浪兮墨猶新一室瀟然兮榻生塵風度凝遠兮尚可求於夢寐諄諄誨語兮不可得而復聞嗚呼痛哉石筍一氣棣華五人哀哀通籍奕奕家聲諸孤積釁降禍弗矜惟餘叔父亦繼淫淪澆風鑒此意以來歆

祭吳充之

哀哀充之粹如珪璧幽濯蘭蓀佩伶俜鶴骨含英漱潤博觀厚積意其鼓南溟之九萬而乃移夜舟於四十君之先世百年積德君之諸父聯華桂籍鸞停鳳峙萬竿寒碧交一世之豪俊煥郊扃於政色何其盛耶鯉庭聞見螢柱專精渴硯枯筆手鈔不停酌今汲古一綆千尋角銀袍於百戰追青毬之舊氛何其勤耶既不使之傳替襲組又不付之振殘表徵經營雞饌琴書屢移慨翟門之家落炯心事之孤奇責重力眇羈愁夜噫精澤內耗形神外離又何其囝耶某託親非一日過從幾十年氣味偶合交情遂堅月窗雪屋切磋素編春花蒔圃杖屨盤旋聯洞天之野步扣西湖之畫舫握手道舊洞示肺肝謂家聲幾墜而未振幸玉季奮跡於賢關一旦淪謝吾何賴焉由手足之愛也雖易貧而同臥致二豎之靈也乘氣弱之榮纏方養痾於寓館忽冒雨以言還枉緘題之欵密報近恙之差痊七月之初尺素來惠字益精妍誰謂數日倏以訃傳義當匍匐而往弔夫何事勢之拘牽幽明之間有愧莫湔嗚呼堂有老母兮夜哭孔悲下有稚子兮咿嚶穗帷庭前之寒梅瘦竹兮如故人之風度充之不可得而見矣無復訊之以來期銜詞薦恨涕淚漣洏

祭汪約叟

嗚呼伐木始廢谷風繼興飄覆雲雨老杜太息一貴一賤翟公署門惟先君子不苟交情金蘭落落倒指數人於公伯仲契好尤深豈酒食之詡詡豈勢利之營營破鐺倒甒敷肝露誠道義同趣憂喜一心燕話終日呼僮命燈清夜促膝曉雞屢鳴悵獨善之先往

痛親庭之繼傾覩爾諸孤賴公尚存折節行聲言和氣溫勤勉期望如親父兄二十年矣景物飄零不替疇昔不問死生感義槩之猶古豈今人之可倫侍公歌笑會幾何日忽報公訃驚悼失聲而今而後何所依承此故感先契而哭公也麗澤夢奠日月浸長邦人祀事春秋不忘而公薦祼於上麗眉皓首陟降乎夫子之堂起敬於下者相與指之曰是嘗親承乎道德之光熏和染粹兮濟濟乎前脩之軌度楊葩振耿兮恂恂乎後學之津梁瑞芝靈草霜雪摧謝猶有古松兮偃蹇乎孤岡玉繩璇象清曉隱滅猶有長庚兮煌煌乎西方嗟老成之彫落而典刑之遽亡此故爲鄉黨而哭公也方玉卮稱北內之壽而璿旒推錫類之仁船背黃考詔以名聞安車駟馬兮將見其加璧之召前哽後咽公庶幾乎親饋之勤此蓋熙朝之盛典豈徒梓里之光榮邦君謂公德齒俱尊一紙之奏方離於畫戟如綸之命將下於楓宸何掉頭之不顧乃高蹈於冥

寘錦諸奠奕今不得相公之膝靑衫閃閃兮竟不得加公之身此又爲朝廷而哭公也嗚呼人孰不有死所可畏者疾病之纏公壽開乎九袠炯視聽之益妍蚤潘鍊於玄鼎而陶鎔乎性天雲餐燦爛鶴骨蹣跚與物無競神怡體安精覃孔孟之奧時吟約叟之篇近染微恙藥旣告痊盜喜氣於簡牘慶杯酒以檀欒人影方散脩核未捐變忽生於肘腋舟遽移於夜川一劑不及進一語不及宣嗚呼痛哉素編記日兮墨猶未乾遺恨滿樓兮溪山黯然女牆寂寂兮愁夜月錡釜漠漠兮沈曉煙故公之生也人莫不敬及公之死也人莫不憐嗟先世之交游至是而絶迹矣徒泣涕以漣漣敬陳薦奠俯以菲言

祭南坡老人

天挺濂翁太極溟濛知其有道惟程太中見其二子執經北面手授圖書異乎聞見春融天理弄月吟風德崇業廣百世所宗道否時賣翁風教盡心肇啟蔡祚妙攬台英皎皎鑑裁歷歷弓旌孰正

嘉秉黨禁奔駭考亭夢奠同志盟解維時勉齋獨得其傳弦歌百里孰相後先侃侃崇道義同契合氷雪交礪伯仲受業歲月于邁雨翁俱仙淵淵盤溪吾道繫焉勉齋遺書悲哉散逸公獨尋訪劬劬手畢十襲來歸以開我人洗傳四海私淑功深高蹈山林塤篪迭和天相耆德風猷遠播少公不疾悠然考終長公驚悼亦旣搆凶一門兩喪會不旬浹閭里奔弔接武帶經昔我侍坐肅肅雍雍皓首聯席誨我從容今我來思樂樂素韓有薄斯奠有啜其泣

同祭北山何先生

鄒魯云遠天啟濂洛理一分殊以覺後覺溫山之南宗旨是將羅李授受集于紫陽研幾極深大肆厥功穫析豪分惠我無窮有的其傳鰲峰翼翼執探其源遂通其釋墜緒茫茫執罅而芳公獨凝然精思不忘華華學子執定其力公獨屹然堅守不失衣錦尙絅詔百世嗇烝詩書燈火追念疇昔傷哉一奠老我孤立

祭時遁澤墓文

憶昔兮杖屨幾度兮同遊尙晚霞之危檻泛夜月之輕舟梧中兮傾倒言外兮綢繆乃隔千古乃顯斯丘青山詩料兮供不盡句流水世情兮涵不盡愁嘯落寂而無友兮誰爲玩此芳草嗟來者之不我接兮往者之不我留渺八荒兮君遊遙於何所奠桂酒而歌大招兮君其來下

祭王堂賓文

王戌之役首覩老成醜顏鶴髮玉裕金貞侃侃士檢藩藩鄭許于時賣翁風教盡心肇啟蔡祚妙攬台英皎皎鑑裁歷歷弓旌孰正執糾執訛執賓祚佩有雅履屐亦精酒傳疏遠是講是率不我遐棄意氣盡傾公篤宗誼庚甲相隣老及人老慰藉甚勤我歸故里停雲屢吟每至冬晚手書敘情敬愛無斁終始一誠去歲之臘亦拜問音緘勢少異蜕倭伶僂乃謂病瘍候證不輕已分必死賴天之靈攝養如故人曰再生我省斯語且喜且驚雖曰充實德齒已耄血氣幾何而脫其根會未兩月倏爾訃聞有客對坐不覺失聲書猶在几已隔古今東望慘愴僅疏唁忱衰病敝臾匍匐未能日月逾邁交情就堙遙陳薄奠有淚沾衿

立齋大祥祭文

天道流行過化來續死生晝夜同此機軸立齋之喪韓曙再祥音容益遠悲悼彌長賢愚貴賤莫不有死名節苟喪爲世大恥子德在人子書在前子學有傳次第鋟梓子孫永艾足慰孝心永安宗祀百世嗇烝詩書燈火追念疇昔傷哉一奠老我孤立

北山行狀告成祭文

我昔問學莫知其宗有過軌告有偏執攻淵源師友孤陋莫通有慨其慕天侈其逢得公盛名于船山翁獲瞻典則乙未之冬立敬居志首開其蒙自是尺牘載磨載罄不憚往復一告以忠遠探濂洛近述鵝峰理氣之會造化之工仁義大本聖賢大功體必有用和必有中無疑弗辨無微弗窮豪分纖析萬理春融匪矯而異匪阿而同日味厥旨體于爾躬必平而實必拓而充嫡墜弗勇靈鬚已蓬卒未聞道以此負公幸公耆壽身康氣沖不聞公病遽以考終有邦殄瘁吾黨悶凶茫茫墜緒卒業無從歲月流遒行即幽宮公之仲子莫泄哀恫抱公言行囑筆衰慵强顏敘次慨想音容如持寸莛來撞巨鐘惟德之盛惟禮之恭蕪詞弗稱有愧蟠胸奉以薦陳鑒此微衷

祭趙草巢文

嗚呼昔拱蒲璧來君烏傷撫摩彫瘵振起俊良昭揭仁問示之嚮方邀厲小學誦聲琳琅訪我陋巷宛然舊識如惠之和如衰之日如飲醇酎如春著物不流不矯始終如一我亦造公清風滿庭左圖右書前邁後尊事平而理意疏而眞問善則服不矜己能自時厥後敬愛無斁忽賦歸來白駒無繫塵滿空囊面無慚色繼者數更竟成廢邑我至聖則公仕于京訪公桑梓識公外孫我倦而退皐比鼎新月旦精審無如老成屈公步武典教鄉國衿佩華萍鐸音奕奕去公雖遠音問猶密去冬書來自言多疾意偶然爾或老之常龍津告我云公已亡驚嘆失聲氷炭我腸設位一慟子姪在行朋友道喪天倫廢缺勢利是競往往一轍人物如公陸沈莫挈豈無故人死有餘責公則有守出處恬然退不易介進不隱賢歸尋三徑野草荒烟一籬一咏所樂者天我實無似殿公庚甲亦豈能久千古契闊有味匪茗有歌匪香有淚斯痛辭短心長

墓誌銘

宋金華令蘇公墓誌銘

盧陵銅溪劉同編輯
鄱陽三臺劉傑校正

咸淳乙丑七月既望瑞安蘇公解金華組求去甚力太守勉之不可同寅挽之不可帥府移文力留之亦不可越二日邦人士餞公于郊有曰歸裝比自來時省公案留教去後看此最爲實錄莫不惜其去而仰其高風咸曰金華非大不可爲之邑也公非有嫌於中而去非有拂於民而去非有獲罪於上而去或有矯於時而然乎抑有襲於後也要其終而后見既而歸家自適不謁選者久之江閫辟之而不出東總辟之而又不出是果無官情也矣後世進取之謀無所不至自一試之得失一職之陞沈欲心滔天垂死不

已公非有抵於勢而不可出非有局於法而不可出非有屈於才而不可出非有疾病於身而不可出其無所爲而然乎或有問不出之意公曰吾豈敢借隱以沽名哉吾年已如此必待龍鍾而後止乎或曰何不徑上掛冠之請曰康節有云既閒何用更名爲公之心事坦然實無所爲也無所爲而爲之豈不足以厲世範俗哉彼南轅北轍奔走於名利之塗冥行而不之休者聞公之風亦可以少悟矣自公之歸五六年屢得公書相慰藉庚午冬倏聞公計驚嘆失聲爲位於蘭若哭之亟走介弔其子檄復書先君歸家杜門靜坐惟取故書玩味涵泳或乘興吟誦陶韋諸詩暇則抱弄諸孫怡然自得是年春因葬季子亦自卜歸藏預備衾櫬編古人達死生之詩名先覺錄有讀先覺錄之句云至死了不惑兩日前草分韻詩有羽翰一息凌霄去之語若徵示將行意一朝不疾不藥無一語悠然而逝予執書而悲且感公於死生之際從容如此非

爲作字辭有培厚根原涵養氣餒語公之有分辨蓋是基於此年十有八而孤居喪已卓然能自立從師講學朝夕不情擇交游謹出入諸老先生皆已遠到期之年二十有二中上庠選例以字跡疑似沮監史有竊原卷誘公換易者公正色遣之不以爲意端平初廟堂收拾士心凡有小嫌悉試後省復其名既入館下益自淬礪連貢于春官自是坎壈不偶親友有勉其就晚科者公謂自墮地時有無遲速已定不敢逆天命以自速非所當得之謹會丁內艱服除遂登寶祐癸丑第初調臨安府浙江稅兼惠民南外局公於是年五十餘矣凫庫雖猥瑣簽署文書外無餘事也人以公爲吏隱閒攝城南廂閫閫之訟填委公與之剖析化誨皆歎呼而去當路動色爭以關陞舉再調保寧軍節度推官娶爲劇郡前史君尚寬慈公在幕府以振紀綱明剖決佐之事有關天扃之爭必與之委曲開曉俾遏其初而後已間者感慨擊節史君亦以情理俱

到有益風教傳示僚寀首以京剡旌之後史君尙嚴急公以一眞務篤實佐之守亦多聽從密以金華令辟公其辭以撫字催科必知所先後非公所樂力辭不許意其必不以趨辦督迫也或可以小試學道愛人之正止閱四月圖圜屢空郡已忘其先後之戒公笑曰吾有辭而去矣亟上印綬乞歸故山守謝過復欲留幙府會守有召令公大書歸去來辭得遂其志歸去來辭千古一靖節也彼特借曠達之言以伸其君臣之大義是未爲無所爲也公則眞得無心出岫倦飛知還之趣者歟公天性至孝自喪父終身不衣華侈遺文片詞必寶藏母夫人嚴毅色養無違疾必親嘗藥夜不解衣嘗露禱損己年代母居喪哀毀盡禮卜地改葬備嬋勞瘁拜墓下必裵回悲愴不忍去歲時祀享必齋潔思其居處笑語竚立追慕如親見之友愛甚篤處鄉黨姻舊一以謙和不爲翕翕熱端重凝遠無自矜之色不妄交際初若嚴冷久有餘味爲人謀必忠告之未嘗含糊依違胸中耿直與人言必及前賢德行至論人心世變必感慨慷嫙人多謂之迂闊公自少年沈潛經史日求其所未至常恐不及伯父師岷隱戴公家藏書頗豐公盡得而徧讀鈔不以倦親即諸老磨礪辭章溫淳舊永不事琱飾作詩平淡潔雅人多不好也正書淳健結密行草有楊少師風致嘗有感於程子之言若不會處置放下便是無義無命延平先生曰事雖紛紛須還我處置於是纂集前賢立朝居官出處等事爲一書時時遊覽每訓諸子曰讀書要在明理理明識見自高不患不能處事又曰讀書要平生受用脩身正心做天地間一箇好人凡聖賢一言一行皆是做人好樣子康節檢束二字勉齋憂畏二字眞可以藥後生之膏肓公之尊德性道問學有分辨如此安得不謂之庶乎使其蚤二十年入仕事業必有可觀者惜乎銓歷僅書六考階止文林郎而已生于慶元己未仲冬乙卯卒於咸淳庚午孟冬丁亥得

年七十有二卜以明年某月某日葬于帆遊鄉唐嶼先塋之下從治命也娶葉氏繼薛氏男三人長樸博雅有識雨薦于憲臺仕後次楷將仕郎先五年卒少俊敏公哭之甚哀女二人長適蔡堅亦先卒次適周麟孫孫男三人芸孫茂孫載孫公命茂孫爲楷後孫女一人在室有處事錄十卷好生錄十卷讀書錄十卷文集若干卷自號愚翁云初予識公於郡太守傒軒趙公之門繼爲邑下士子非有求於公公亦非有德於我亦未及相與劇論學問文章之淵源雅相敬愛於旣去之後而莫知其意今樸之請詞確而情哀予是以不敢堅辭於乎世降俗薄以恬退爲矯激以嗜進爲眞情蒙詔負義婾喪隳身雖貴而氣已腐公之風操峭厲檢履純固身雖屈而氣常伸於萬物之表不可不銘也銘曰

峻而裕介而不倨有祁斯窆千古永慕過者起敬是曰宋廉吏蘇公之墓

宋故太府寺丞知建昌軍王公墓誌銘

江左名家王爲著姓其後散居會稽譜牒不紹婺之七邑皆古烏傷之地而隸會稽烏傷有鄉曰鳳林里曰王邨皆王氏之聚居皇祐中有諱固者始以進士決科邑人榮之改曰折桂里自鳳林徙于浦陽者未有顯人由浦陽徙于吳門而顯者忠惠公也自浦陽徙于金華而顯者公也諱夢得字起巖舊名秀之字子俊會祖諱吉故秉義郎祖諱汝謀擢秀未振而舉于浙漕父諱朝佐積善發聞肇畊終其身以公顯累贈中奉大夫姚薛氏贈令人奇山先生之孫女也公生于嘉泰癸亥九月辛卯少同口氏師鄉先生徐公仁傑業勤志專日頮面不避繇京庠躗太學凡三年每試輒中寘擢端平乙未第時方更化召眞文惠公典貢舉士氣欣躍發策問大學之要公以敬爲一篇綱領援證詳明適契眞公意與第往

臺參貳册97版

謝眞公力疾延見稱賞勉以遠者大者援迪功郎臨安府錢唐縣主簿兼領學事舊有夫子廟而無學公曰茲非缺典歟卽白京尹趙公與懃尹慨然發帑繼廩命公董其役禮殿講堂齋館門廡翼翼沈沈嚴邃深靖欵謁有次公養有廩像設禮器咸應法度既成潼川吳公泳爲之記趙公素嚴或呵叱僚宋公獨當其意檄入僉幙攝臬事莫不異之是時水失其性京邑靡寧以脩江築堰爲急務委公受給物料錢米鉅萬公意事功孰星出入靡勞敢憚趙公白于朝連進兩資淳祐辛丑浙漕魏公峻辟充檃賞所準遣癸卯都承韓公祥領鹽事請于朝差兼浙漕幹官提督鹽塲京尹趙公與懃兼漕以和糴賞奏賜乃像故公自關陛四轉承直郎以考滿改合入官轉奉議郎差知臨安府鹽官縣時史嵩之當國都承韓公謂公曰某已薦公于廟堂許除掌故矣公力辭僥倖改秩法當作邑不敢躁進韓公竦然未幾嵩之去國人以公有先見之明公以爲

自立之道當然也京尹以鹽官以次遷因怒於漕宰欲勒以辟公曰奪人之職不忍爲亟奉母東歸弛勞里居訪尋師友益求其所未至丁未十一月趣領縣事是歲兩浙大旱臨安爲甚公卽講荒政列爲四等以甲戶勸分工商自營細民羅貧之賑米價既翔常平府倉所發有限而續食尙遠於是痛揑縣帑分甲戶糴于鄰境凡一千七百石有奇以濟自督四隅分委佐官督六鄉官吏日券扉屨之費皆優給之不使一豪擾都保巡視既頻訪問又審而欺弊自縮民霑實惠百姓樂業詳見葛應龍賑荒記自公筮仕連七年勤勞盡瘁幸需邑次始得休養精神爲作邑之本故宰壯邑詞訴雖繁多據按剖決民無稽訟獄無停囚事至見一定不畏强禦不可轉移或以拘執議之公曰吾平生亦頗得執力淳祐己酉閏月丁母夫人憂辛亥服闋壬子五月差知和州含山縣王公埜守金陵檄入制幙甲寅復辟爲江東帥機王公還朝解職十月差

而不用或傳閫之失疑似之混必別眞僞不亂於浮言眞材實能庶可得而擇治功安有不集者乎第考其大略謂今日千里長民之寄事之集不暇給者綱解是也綱解之所以難者賦稅陋也於是都省有推排之令布告四方越四載未有就緒者何哉要須先定規模曲盡事情使之持久而不變然後可以成功夫自州而縣而鄉都官而保十十而較之夫豈易事其勢不容不自鄉都官始此皆豪家大姓實爲之昔者官吏精明監察嚴而稽考密鄉都有所憚不容其私今也不然州局無可專委之官胥徒皆少年無賴之輩豪家大姓先生慢心釐改在其手步算在其手造籍在其手雖親戚故舊之產猶不容不隱況糾正其自產哉懷私得便平日併吞之心反因是以售其奸況守令更易靡常識見不同規模屢易貧弱長受困苦而賦稅卒不得其實願於戶部暫建一司擇通練之才專督其事審定規模守令不得輕紊州縣申命一司專任

關割之任就以牙契委之交易必用官紙不許用私紙因得以考其關割戶籍不至隔失一劄自上而下由本以及末二劄自下而上由末以推本非更歷世變之深考察物情之熟不能道也六月至盱江視事盱之地據東南上游山高而水清故士以經術議論詞章擅名者代不乏人其俗剛而其材武易動而難安挾干戈嗜刼掠亦時有之必一大治而後定不過一二十年又起多由富家征取太苛而民不能堪是時有羅動天者怨其主謀氏相擬刼其家乘勢入縣焚燬公急調兵收捕多立賞格離其黨不旬日擒其渠魁法外梟其黨幾二十人咸謂平內亂未有如是之速者前乎此每有警多藉鳴總協力其勢不容不白諸司援兵之至速則縱殺大掠反甚於寇緩則忌功生事此前事之通病也公以自劾待罪有旨無罪寬使猶上爲法受惡之章竟予祠一時賢士大夫公論翕然惜其去公自以爲當去無尤也家居三年優游自適出於

吉凶悔吝之外舊號約齋更曰澹軒辛未之春忽患墜墮自是脾虛不喜食荏苒半載雖羸弱力疾無惰容一日孚姪進藥忽正色曰吾至此何以藥爲倦甚將寢左右解其意而衣冠之扶以寢氣漸微而卒時一月三十八日得年六十有九積階至朝請大夫娶邢氏先十有九年卒孚曰某官女一人在室孫女一人尚幼公檢履純固丰度閒雅未嘗有慢易之色而不失於和未嘗無嫉惡之心而終歸於恕每恨少孤祭必盡敬終日愴然墓木毀於風亦感歎流涕曰吾不復見此木之成矣奉母事兄怡怡愉愉以祿養爲幸中年哭母哭兄哀痒殊甚敬丘嫂如母撫孤姪如子教之成刻之澤一門和氣人無間言自奉至簡衣食不求豐出仕三十年儒素如故少游鄉校時迂齋樓公典教作典士類尤器重之及驅馳宦轍刮目交譽者皆當世偉人八劄三口口口有所挾地凡贊幀府宰畿邑剖決斷擬當代吏師皆即可生平手不釋卷異端雜

圃之於一虛之中而不知變此公之所謂太盛也人競趨於虛公獨趨於實宜宦塗坎壈而卒不得大試也嗚呼悲夫將以明年某月某日葬于赤松鄉梅砂湖之東阜從治命也公之于姪以予與伯仲從游之久必知公之實來請銘其墓予以才思刊落固辭而請益堅遂爲之銘曰

天賦之介而濟以通中立不倚出處從容妙齡筮仕有驅其疾雨賓周行孰媒孰隙白首承鄴入告于庭文弊賦殘本末備陳盱俗易動亂宜速殛曷忌曷仇義當坐黜既適我願既返我廬堅守我約澹然自娛進不隱賢退不茹愧疾病莫昏油油而逝東皐之卜沙湖之旁手植松檜祖阡在望族其後徙于鄴者以參政相遺躅

徐彦成歲月記

金華徐基之嗣子順字彦成生于嘉定戊辰閏月二十有八日卒于淳祐丙午閏月二十有五日娶時氏無子幼勤敏端重如成人親羣兒相與歡笑跳躑於前漠若不知坐立儼然未嘗有戲慢之色雖有喜相玩狎者亦莫之敢侮讀書不待警策如良馬在御蹀躞不自止編摩鈔錄疾如風雨先君深愛之至於談古論事疊疊有本末而聽者輒忘倦與人交若簡淡而忠厚之誠藹然乃有所不爲確乎其有守也事親問寒燠藥餌惟謹年來吾敕斷家事善兒亦自力以佚吾老師友稱其可與共學鄉黨謂其可以宜家吾亦日望其有於成也今不幸死矣而反有以重吾之悲於乎汝雖得其氣之粗淳而局於數之不永天所命也吾何言哉是年十有一月甲申葬于赤松鄉陳家塢之原煙巒風壑永闕汝身千古茫茫藏吾至痛吾亦將卜巖相從於斯云

大學進士樓叔茂墓誌銘

國家取士沿襲李唐未能復古考諸科名記賢公鄉參伍相望此法之善也晝天下之士氣稟不一詞章亦異選士司之能猶未免以志尚爲離合況承訛襲舛者復不少乎此非科舉之法雖中實有司之見難遇耳然其法雖不足以盡天下之賢士方年少銳氣英發芒彩烜燿一鼓有餘勇再而三則疲矣間有介然之悟收斂精華追尋根柢講習討論之業既備省察克治之功亦密陶鎔德器涵養益宏雖終不遇不失爲士之良師至於困躓摧挫厄窮無聊老且死固比比也雖爲士者不自愛重而天地英秀之氣沮於科舉者亦不少矣予以是於樓君漢章而有感焉君諱奎舊字叔懋婺之東陽人曾祖諱瑞祖諱允載父諱雷皆不仕樓自漢以來指東陽爲望族其後徙于鄞者以參政宣獻公顯居于永康以樞密襄靖公顯徙東峴之宗獨徙十二府君允載爲鄉曲所尊敬攻媿先生實誌其墓知其後必有人焉君少而穎悟日誦萬言下筆輒出新語人謂東峴之興必此子也既長出從誠齋國錄陳公山堂國博章公學皆器重之時迂齋樓公來掌鄉泮以作成人才爲己任愛公之文屬以準度自是骨骼開張精神縝密老成皆放出一頭地稍一第特易易耳既而補上庠以小疵沮抑者累年孔山喬公奇其才授以漕牒創與計偕禮部屢黜之再中上庠成外校與秋薦復爲禮部所劃君恐負師友之期父兄之望將斂華就實大其所成天不永年以淳祐辛丑六月甲申終于正寢得年五十有一娶李江朱氏子男二人術衡卜以辛亥二月丁酉葬于縣之孝德鄉南山君婆峭勁尚氣節度軒豁與四方奇偉之士把酒劇談無所忌往往以功名相激遜然面折不容人過亦或憚之乃若事親從兄友愛弟姪愉睦無間言以君之天下卓犖氣吞餘子乃俯首下志工聲律之業以求合有司之程度固不能不縮武矣何至屢與屢仆終不遇而死哉而謂科舉之法能盡天下之人才予以是歎人才之不幸也於乎悲夫銘

曰
天與之秀又開以名孰扶孰抑莫究厥成有丘斯閟有石斯銘適紹爾志相維後人

定海縣丞楊公墓誌銘

君諱某字元定姓楊氏曾祖諱淵祖諱伯玉父諱林皆不仕世爲婺之金華人誠齋先生國錄陳公上第也生于淳熙丙午七月甲辰自幼天姿凝重家雖貧約不與凡兒伍父兄異其志命從學刻苦肄業進不可禦里師巷塾不足以應其求始進于大師講下友朋交譽藉藉以儁是時麗澤收聲其門人橋坡王先生山堂章先生與誠齋先生皆以汲引後進爲己任而靜軒呂公克紹家世相與切磨其間鄉評之所取重雖不能不以舉業爲工程然躬行之實講說之正固已大異於習俗由是學有所宗士有所則數十年儒風不墜者作人之功未泯也君執經誠齋之門克勤克敬如事

嚴父誠齋視之亦猶子也賓至多侍講論或至夜分於是多識前言往行得爲學之本嘉定庚午貢于鄉辛未中上庠選時契齋袁公爲司成天台潘公子善爲正錄黨禁初開正道昭著氣象翕然講軒導君子潘公又得間學問淵源之懿觀感服習心平氣降律己自是益嚴擇友自是益切功名之念自是而益輕鈍于場屋者凡二十有餘年己卯僅一薦又屢黜于春官端平乙未因以累試恩奏名天府廷對入等授迪功郎常州晉陵縣主簿再調臨安府於潛縣丞遷鄂利安澹泊與長官爲文字之交戶庭寂然人不知其爲官府也未嘗求之於人諸公多得于案牘間皆知其學之有源也交薦于朝秩滿府尹欲羅致之君翩然而歸踰年始謁選更授慶元府定海縣丞宦情既薄不欲矯世掛冠其無意於斯世也久矣寶祐改元二月甲戌以疾終于正寢初移巒居士徐公求賢士以淑諸子君以少年應聘矩度修整言語謹確起公之敬遂以

其子妻之子曰璐國學免解進士女一人適迪功郎紹興府餘姚縣主簿唐燦孫女二人尚幼以是年十一月壬寅葬于赤松鄉五石山之原一日璐以墨絰來請曰某以薄石而先君墓上之文未有所屬知吾父者無踰於子願有以紀其平生以慰不肖孤罔極之痛予謂顯親宜求當世聞人昧昧陋巷者何足以垂後日吾但求其知不知不計其聞不聞也予不得而固辭雖然君嘗察予無用於世勉以爲己之學導之以師友之正是君知予者厚而予不足以知君予見君之居家也終日儼然青燈永夜手不釋卷沈潛涵泳俗事一毫不入於心坐立有常處未嘗傾倒跛倚語默有常節未嘗戲言苟笑孝友篤至夫婦相敬如賓與人交恭而有信潛而能久不爲激訐之言不爲表襮之行誠意既格上下益信服之予所知者如此嗚呼士患不知學學患不知道而固守力行之勇內不爲私欲所牽外不爲俗習所動斯尤難也自君之亡而爲學之士益就寂寞作人之功不幾於泯乎是可爲世道懼也而繫之以銘曰

人孰不學學必爲己斯焉取斯魯之君子既承其原盍豐其委亦曰于仕我行我止亦曰于止苦無宅嗜青燈素編有永于味五石之山窅然爾隧一氣之寧千古之閟我其銘之以詒來裔

元吳師道撰王文憲公行述傳王文憲公集七十五卷按原書八佚各家書目均未載四庫二十卷本外間罕見清康熙間馮如京所刻名遺集爲十三世孫承秀重輯凡十三卷家刻金華叢書本十卷卷九以上及卷十一編次與馮刻同惟以研幾圖爲單行本及卷十二與馮刻異後有補遺八篇亦較馮刻多四篇此二十卷本乃江安傅沅叔先生所藏明初精槧每葉二十八行行二十五字余嶺刻叢書行皆二十六字欲依原書行款故此刻特變異以存其眞其卷九之第八葉卷十一之第十二葉第十二葉卷十八之第二葉皆闕余從四庫本鈔補餘亦間有譌奪僭撰考異一卷附後季樵胡宗楙

卷之一
喜雨賦
如沈之遲脫按沈下似有痾字今增
嘷伏
末行右詩十二章章八句下有闕文
和敬巖韻迓其歸
卷之三
和德夫弟韻
魯齋集考異
偶尋阻溺問年豐按阻當作沮今改
竹石屏歌謝遁澤
全幽眞按下有眞字韻此句疑當作眞今改
壽立齋
麗眉追角綺按角當作月今改
卷之四
發遣三昧序
不得不假借而竊取之也遺集假作暇非
卷之五
書疑序
在昔先儒篤學信古遺集學作厚是今改絆其繆而刊其贅遺集絆作紲是今改
靜觀堂記
益其靜觀乎世道久矣遺集益作蓋是今改
長嘯山遊記
橫入風兮上下遺集入作八是今改
卷之六
古賢像贊
感泣詩叛遺集詩作諸是今改
卷之九
通鑑記始論
王享醴命宥遺集宥作侑後當威烈王遺集烈作裂是今改
古易音訓
隸正益異遺集正作王非
大學沿革論
又言子思以授孟子遺集按作受非斷續班殘遺集班殘作殘編非學者如醉得醒遺集無如醉得醒四字然不得而強用其力也遺集無然字
魯齋集考異
然爲致格一傳遺集致格作格致豈非致其知乎遺集豈作先非以此可以知止一章遺集作以此可知止一章
卷之十
中庸論上
修用也遺集用下無也字
中庸論下
止三十二章遺集止作次言人莫不飲食遺集次作此非玉是今改者是陰陽失其庸也遺集猶作獨當以大哉聖人之道遺集繼字是今增原命按此篇及禘祫別爲一篇列入目錄
四千三百二十年遺集二作三以十會二爲一元遺集十作十二會一而氣而氣每聽命焉遺集而氣下無而氣二字是今增
卷之十一
按目錄此卷次行有鄱陽三臺劉傑編輯廬陵銅溪劉同校正十六字與正錄卷首次行所列校正編輯姓名互易

跋麗澤遺文錄後
粲然於緑督書苟者幾百年矣遺集苟作苟按苟疑即句之譌今改
跋唐致政詩卷
後得見公自壽之詞作遺集詞非輒掛克享上壽遺集克作可按可疑即冠之譌今改
皇而失安期矣遺集失作共是今改
跋董氏族遺跡
董氏安得不興乎盛哉按董當作葉今改
題賈菊徑龍眠馬圖
獨愛其峰神峻聳耳按峰當作鋒今改
題呂申公試卷
拙於華華藻者按華下華字衍今刪

卷之十二

跋果齋時公帖
今正存四帖按正疑當作止今改
跋史君梁公帖
莫怪駭遺集莫下有不字是今增
跋麗澤諸公帖
於叔度獨稱曰文遺集文作丈是今改
跋葉氏家世墓銘後
誌歲歲月於幽宮按歲下歲字衍今刪

卷之十三

朱子詩選跋
盡洗詩人嘲弄浮之習遺集弄下有輕字是今增

卷之十四

宗忠簡公傳
人情洶洶按洶下疑脫一洶字今增閭勍百劉者八人按宗忠簡集遺事百人疑一日之譌今改

甲士五甲從按宗忠簡集遺事五甲疑五百之譌今改閭者服慄按服疑股之譌今改時王璽靖康王使虜和按靖疑請之譌今改

卷之十五

大庾公世家
漢一再遺集再下有拾人遺集拾作治是今增
述民志
以物力斂米者按米疑糴之譌今改

卷之十六

詩十辨
又曰以是而暇遺集無曰字然後筆於言遺集於作其集其成者遺集作終正其大著者遺集無著字雖後世皆破裂不完之經
遺集經字下衍說三十七字
毛詩辨

禮禮集為與

至於秦政而天下之勢大亂極壞遺集作至於秦併天下其勢大亂極壞又從而沉毀之遺集沉作坑是今改漢定之後遺集定作唐猶有四十有餘篇遺集十下無有字遺焚禁之大厲遺集大作火如出于一人之口遺集口作言雖數人之言遺集作言雖作吾知其傳之之訛也遺集之下無之字以其傳之之的遺集作言傳之之果的也遺集之下無之字
學者雖不識毛萇遺集雖作也遺集作固獨得盛行于世遺集無盛字遂信其傳

風雅辨

刪夷繆繞遺集無刪字非以說義也遺集非下有用字不能歌之遺集能作勝故曰詩出於志遺集志曰字皆可協之音律遺集協作諧所謂以時以地以所作之不同等說遺集以下有人字是今改

王風辨

推本文王之所以周者遺集以下有造字是今改而重之名之曰風遺集作而重之名言風乃取之者守此格調也遺集作守之者蓋作之之意不同遺集作意

言感國君之化遺集感作蓋亦有美有惡焉有美惡焉遺集作亦其曰國風者遺集曰作爲非風之上所繫有不同耳遺集上作內是皆於降字之義遺集無字律呂相應遺集應下有者字

二雅辨

朱子所謂歎忻和悅遺集忻作怖只有義理證驗兩事遺集事作字貢以證驗遺集以作之與夫私心邪念作遺集邪作雅諒其用不同也遺集其上無其字是今改施之于事者遺集施作詩誤有是三不同而得以同遺集無以字冥然聽命於小序遺集序作雅愚故謂變雅之不合於正雅者遺集正下無雅字亦以觀志也遺集觀志無定而禮有則也遺集定作言得入儒之正遺集僩作倫用之邦國遺集用上有小惟之樂遺集惟作雅是今改可以二字遺集曰亦爲賦形弓遺集無形字爲字共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遺集三作肆是今改楚歌武頌遺集武作賦後世亦將以爲當然遺集無若侯而用以字

朝會之樂遺集朝會作天子

豳風辨

俱無所謂七月之篇遺集篇作章固無所考遺集無所考作故歐陽公併與周禮遂毀之遺集公字無而摭引其詩遺集其下有遺集詩有聲字得以意定遺集定作言

風序辨

此疏之過也遺集之下有之字太師傳于周遺集師作史漢儒傳誦之餘遺集遺集餘下無遺字況國風之次序遺集次序作序次得其本而不通乎末遺集通作溯學者但當悼後世之不幸遺集悼作閔非其無所疑者斯可矣遺集所作可可作已

魯頌辨

誰周公亦未嘗有戎狄荊舒之役遺集役作伐公三字無移大浮誇遺集移作侈修是今改若夫齊方雒夷之事遺集齊作徐齊移秦山巖巖保有鳧繹兩章於此遺集無巖巖鳧繹四字敬慎威儀六句遺集

經傳辨

陳卿內邵氏挽詞

盛化州挽些

羯鼓管蘭當作管今改

卷之十九

祭趙星清文

有炬頃偟拔頃當作傾今改

祭時遒澤墓文

誰爲玩此方草拔方當作芳今改

祭蘇愚翁文

辱公乎畢拔乎當作手今改

水澤潺首在下拔首當作兮今改

山靈何護兮拔何當作阿今改

朱昭父挽些

卷之十八

挽何無適

孰事情拔熟當作熟今改

卷之十七

通蔡子明

斷喪士大夫之心術拔斷疑當作豈疑當有奇謀精畫拔畫當作畫今改

答何師尹

執當執研拔當疑當作媚研疑當作斫今改

卷之二十

宋金華令蘇公墓誌銘

讀書要平生愛用按愛當作卑於咸淳庚午孟冬按卒當作國史館實錄所主管按主管疑史之誤今改

宋故太府寺丞知建昌軍王公墓誌銘

及管路政事或未嘗憂形于色按嘗疑當作之誤今改

生平詩文

戴仲培先

明張氏約園開雕

先生名埴字仲培清四庫提要祖機師事鄉先生高閌鼠璞按語閌為開兄閎所器重見鄞志鄞縣志有傳機子燧嘗作普寧院記自稱鄭峯戴燧見鄞志引成淳臨安志惟鄞志謂燧進士偏攷選舉表宋之戴氏第進士者五人梓乾道五年埴紹定五年埴嘉熙二年進之淳祐元年得之寶祐元年不特燧未第進士郎王伯厚桃源世譜註以機為進士亦未見選舉表也燧為機之子而埴為機之孫埴又埴之兄也世譜云埴伯仲接武儒科先後持節將漕為衣冠光鄞志採之是埴於宋

季官將漕矣究心郡國利病如楮券源流如鹽法如義役詳攷得失筆之於書考證經史疑義及名物典故之異同持論極為精審皆見於所撰鼠璞一書其曰鼠璞者蓋取周人宋人同名異物之義文獻通攷列之小說家失其倫矣清四庫提要按語埴生宋之末季愴懷禾黍嘗引憶君王詩云依依依宮柳拂宮牆宮殿無人春晝長燕子歸來依舊忙憶君王獨立黃昏人斷腸自謂語意悲悽讀之令人淚墮鼠璞見王伯厚戴氏桃源世譜云呂成公謂梁風存則懍懍乎若奉槃水而涉春冰為先生言且為後之人勵也抑攷江湖後集卷九錄先生詩六首賦一首小傳云里居未詳詩多仿月蝕雪車之作非拘拘四靈者也和王教慕春出遊詩云振鐸揚儒風函丈紛冠服又云顧我闕黨徒無成坐欲速王教不知何人彗星一詩作於紹定壬辰閏九月越六年戊戌為嘉熙二年先生始第進士詩中有云洒掃庭內萬化基蕪穢不治孰觀法軫驅風車為宰輔負衡失平在修飾翼鼓羽翮主變夷飛翰不勁必振刷然則未第時慨內政之不修憂外患之孔亟已情見乎詞矣先生言行所可攷者如此因書於崙時民國二十一年十月後學張壽鏞序

朱鄧 戴 墉仲培撰

和王教暮春出遊

矯矯雪霜心孤與受命獨留滯染緇塵垢面不醖沐胥城借一戰墳塹輸前瀆葵心向朝陽晞光不能燠徒嚮終無贏驅馳惟僕僕豈無豐水滋豕嗟非佳穀呼爾授芻秣鞿紲絷駒犢堪養我良朋林桂膜芳馥博覽繹故書宵中三萬軸悠然西湖上日與英俊逐振鐸揚儒風函丈紛冠服師友遞譽咨循誘教匪扑精進日千里目

駭地脈縮顧我闕黨徒無成坐欲逝披襟莫舊飛隨羣被私淑楊然黎蒐腸殊未飽公餘彈鋏何時歸涎沫流肌肉遐想烹太牢殷勤奠采菽詩箋采蘩所以芼太牢待君子也更當春暮時浴沂衿佩蕭心賞弄篇章絕唱滿風穆流水諧朱弦押強破萬竹孝先謾耐嘲橫榻便空腹安識物外遊幽賞機緣熟猶復有良儔堅久渝晚菊依然蒼蕤叢檀欒旁淇澳補韻澳亦作一緘荷起予明珠得盈掬大雅久不作疏越鼓凡目迎風挹回瀾淨洗塵駿翹披閱不停手豈復憚諄復自笑詩思慳企山纔抵麓正望使

南印象馬來天竺競病安能廣振紙空瑟欲絕影天邊鴻坐困家池鶩搜索縱成篇無異蠶蠶木所幸悟不進合井在旦夙願言戒逝攬出晝勿三宿

韓下曲

舊來聞說京師樂香街十里春風陌朝踏金梯入鳳樓暮下瓊鉤延翠幄蛾綠梅花裝淑質蘭蕙芳笙歌聚下曲琵琶陌上桑徂醒未解篇催曉玉珂策馬長安道解珮遺簪日日歡不覺紅顏醉中老我謂京國皆繁華何時飛走登雲車誰知著足繩屋底八年飄泊空谷嗟蕭

蕭竹窗風暗度耿耿鬫釭自語孤坐達掖凝清霜獨臥重衾踏寒雨雲雨陽臺夢不成況欲綺席羅傾城丈人屋上烏啼夜乾鵲巢中鳩喚晴晴啼夜夜未央娟娟素月明喚晴晴未曙寂寂青春深鳩喚烏啼終有侶猶勝月兔孀居千萬春

雹

玄黓執徐歲月律終無射京師連雨雹小者如彈大者如拳林柯葉亂下烏鳶折飛翮屋瓦著劃遭擊撲居人顛沛行道錯愕初疑巨靈掀捲馮夷宮淵珍散墮光閃

爍復疑清霄萬里驅長蛟泣淚盈盈驅飄渺稜層水精碎噴噦珠琲滑有識覘天巧一何景象惡嘗聞聖人在上冬夏無愆伏寧非二氣不相剝被塊封條已無巽祉羽無勞驗風角今天子握極衡運斗樞璇化豫順羣黎嘉灼精浸胡未孚冰雨墮霄冪其欲霈廣澤胡不爲甘霖沾句枯焦重甲坼其欲鴈土脈胡不爲晞薙厭浥濕瀼普漸洽其欲我誅伐胡不爲豈弟之三白軀蝗人地落其欲弭蟄蟲滋生植胡不爲嘯平之三白軀蝗人地千百尺或云水氣專一不解散胡不爲長河玉岸之奚不如霜雪結不如澌冰之嚴泓散不如雲霧之葱鬱天氣五色之卿謨叶應豐穰昭帝德此寧舒不如雨露慘冰可納凌室助頒刷或云陰氣脅陽不相人胡不爲飴非欲示懲詎用作戲劇漢儒說證應紛紛太不一或賢邪易位或賦斂苛刻或妻妾失倫或大臣擅法玄道幽且渺率附多穿鑿仲尼百世師麟經戒侵過此變凡在書公室寢衰削自下凌上曰僭以乘變剛曰剝佛湯港冷泉凝寒脂煙熱溫雨受陰氣淩泓自然結時當秋氣杪是理尤彰灼風起庚庚作令日行西西主殺數至九變金乃從革大則爲兵小刑罰內外靡不以時決天地方會藏診候生京洛得非小嘿執矩未潔齊得非尊收爲正有顓錯得非箕伯吞聲不掃除哥女讒姦不除滅穹昊赫然奮嚴威重陰膠固紛零落我願聖王覩此攬乾綱用夬決登俊良屏邪慝陰塵靜掃單于庭陽和徧歙鄒子律大明威威照九州寒燠時序百穀熟天若雨珠眞可噢請以綴哀覺之十二旒龍旂和鸞之纓絡

彗星

紹定壬辰閏九月己酉之夜彗星出清臺奏御正衙避席太官減膳羞鼓宗徹音樂雞竿肆赦曾出囚繫龍扈責躬求讜直精誠徹九垓德音走重譯闔橋冠帶遍鹽生筐篋縱橫對以臚臣聞泰素朕形玄黃辨色左旋右轉一闔一闢來伸往屈四時行除舊布新寒暑易恢恢天網疏統理廢厥職東方歲星木主仁不掃蜮刻尚趙剝南方熒惑火主禮不掃驕蹇習陵弱西方太白金主義不掃寇盜生亂略北方辰星水主智不掃蒙蔽長讒慝中央填星土主信不掃詐欺滋姦猾皇穹遊選綱紀星出持彗帚掃環域日華機上有九彗乍上乍下空如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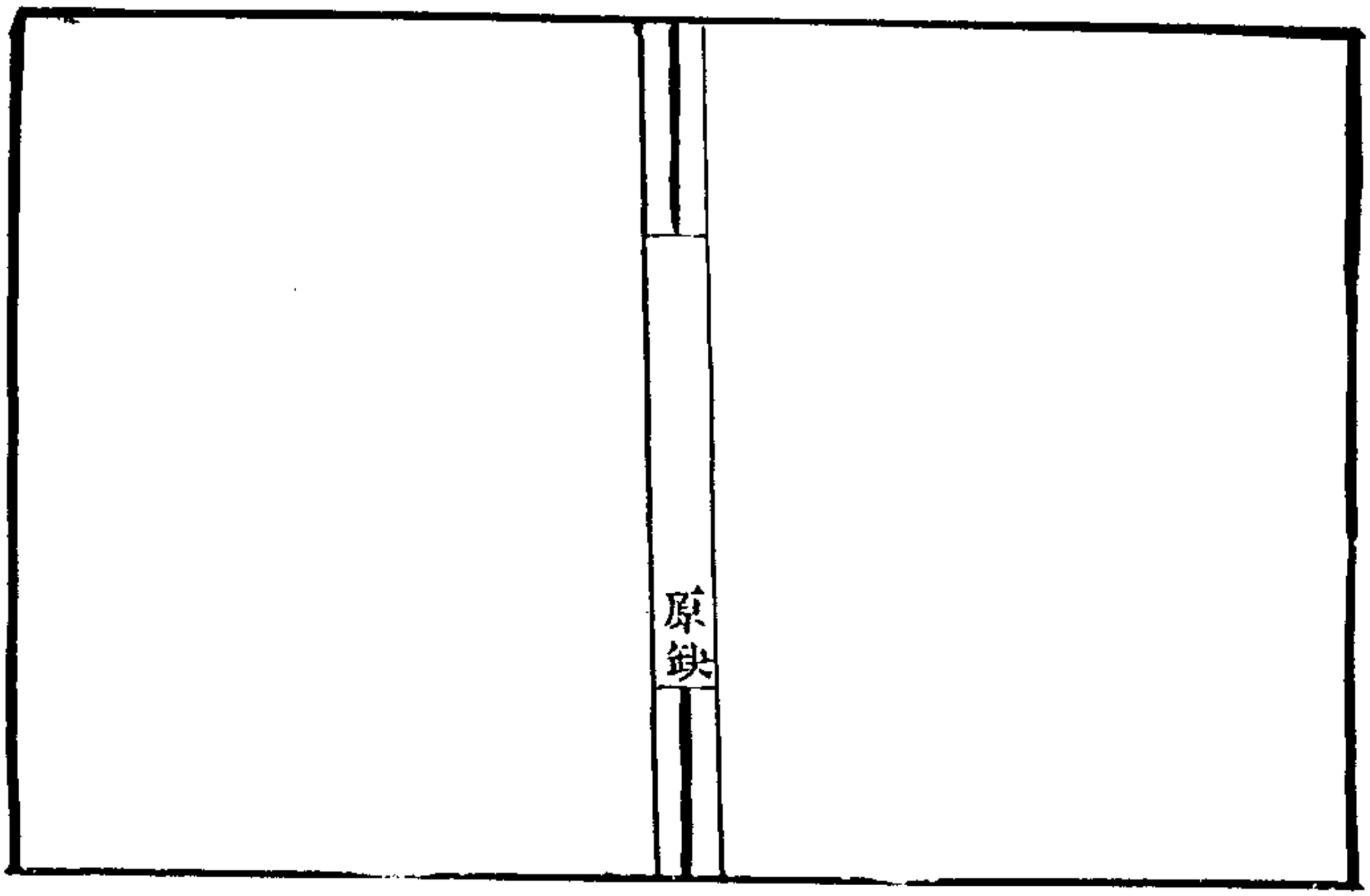
歸邪向上有兩彗出也不行見則滅天狗短彗在尾傍
火光炎炎空煊赫天槐類彗雲如斗蚩尤類彗箕後曲
六賊如彗在西方咸漢帶彗居正北驅策莫前彗乃
排軫轄不指房心明堂位不臨箕尾后妃宅不抵參昴
誅衾裯不向牛女逐淫佚不訪獄廩至婁胃不詢蓋營
到危室不求社廟上井鬼不好文章遊奎壁不窮天根
越亢氐不容弋猟來柳畢不從玄枵問虛耗不由張素
句觜客不自觜觿訪葆旅不入柳倉覓廚食不呼七星
問急事不召南斗共酣酌天王帝廷為大角兩旁三星

如鼎足斗柄所指以建時節曰攝提格酒掃庭內萬化
基蕪穢不治孰觀法軫驅風車為宰輔負衡失平在修
飾翼鼓羽翮主變夷飛翰不勁必振刷秃翬一加內清
末畢翠鴈忿悁竦毛厲翼長紆抑之未伸悼哀訴之弗
直皇皇向我若有歌者曰象子於儲胥之下兮質予於
勺水之陂羲頓悴之弗察兮仍顧領之莫知紛外侮之
多僪兮懼昭質之纖夷曠一飽之靡安兮矧上征乎崦
嵫噴唳四起悲聲徹天修辭慰藉一語莫宣回視周除
孤雄屹立寂若無聞淡若無識揖而延之化為羽客翩
然馭風九垓瞬息

諭鶴文

和陳府教授見贈

遭風洙泗濱汲古酌犧罇魚躍池藻翻鶯呼庭樹喧樂
山不樂水居城猶居村一朝薦黃鐘鳴九畹滋蘭根



之辰也

聲鏞案江湖後集錄先生詩文七首小傳云里居未詳詩多仿月蝕雪車之作非拘拘四靈者也聲鏞既惜鄞志於先生篹述略而不載因更刊其詩文列最璞之次備更有廣之者尤所望也時民國二十一年九月廿六日

人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美玉名佳茶

珍藏版

碧梧玩芳集二十四卷永樂大典本

宋馬廷鸞撰廷鸞字翔仲樂平人淳祐七年進士歷官右丞相兼樞密使事蹟具宋史本傳史稱其罷相歸後又十七年而卒考卒鸞之罷在度宗咸淳八年壬申其歿當在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己丑今集中老學道院記稱著雍困敦之歲余年六十有七則作是文時去其病歿已不遠似集爲其子端臨所編矣其曰碧梧玩芳者廷鸞家有碧梧精舍晚年又自號玩芳病叟

因以爲名也自明以來外閒絕無傳本惟永樂大典所收頗存梗概大抵駢體最工理宗末年又居兩制朝廷大著作多出其手其他詩文亦皆典瞻秀潤盎然有卷軸之味端臨承藉世業撰爲文獻通考至今爲藝林寶重卽廷鸞所學可知也其集宋史不著錄原編卷數已不可考謹以今所存者裒輯排比分爲二十三卷廷鸞又嘗倣呂祖謙大事記之例作讀史旬編以十年爲一旬起帝堯元載甲辰迄周顯德七年庚申爲三十八帙今全書雖佚而緒論尚散見永樂大典中併裒爲一卷附於文後共爲二十四

卷宋史稱廷鸞所著又有六經集傳語孟會編楚辭補記洙泗裔編讀莊筆記諸書今並不傳又稱其召試館職時卽以彌君德重相權收直臣防近習爲對爲將作少監時論貢舉三事又言宜編除被災州縣租賦爲起居舍人時言太皮當謹書災異又言翕受敷施以壯人才之精神虛心容納以植人言之骨幹念邦本而以公滅私嚴邊備而思患預防同知樞密院時言培命脈植根本崇寬大行忠厚又言恢大度以優容虛聖心而延佇推內恕以假借忍難行而聽納則情無不達理無不盡云云其文今皆不見收歟於集中或奏疏別爲一編故此集皆不見收歟

碧梧玩芳集目錄
卷一
奏狀十一首　表九首
卷二
詔三十九首
卷三
啟文二首　德音一首　制十六首
卷四
制二十七首
卷五
制二十四首
卷六
制二十二首
卷七
制二十六首
卷八
制二十五首
卷九
制八首　勅書十五首　批答六首
卷十
申狀四首　書一首　啟十一首
卷十一
啟二十四首
卷十二
序八首
卷十三
題跋十五首
卷十四
題跋十三首
卷十五
題跋十四首
卷十六
題跋三首　說四首　贊十八首
卷十七
記八首
卷十八
記三首　墓誌銘二首
卷十九
墓誌銘六首
卷二十

雜著八首
卷二十一
讀史旬編
卷二十二
五言古詩十首　七言古詩四首　五言律詩二十
三首　五言長律一首
卷二十三
七言律詩六十七首
卷二十四
五言絕句十八首　七言絕句六十四首　詩餘四
首

奏狀

兼右諭德辭免奏狀

自天有命踏地無容臣竊以聖主治謀莫重元良之本儒臣勸講尤嚴贊諭之僚就謂謝材遽塵華選伏念臣憲愚下士汪猶諸生久汚班行已寸長之蔑取驟登儲宋於三善以何裨忽蒙補展之簡知躐預青宮之諷導載稽唐制見謂優秩清班允若聖時率用名流勝士臣既無素望又非舊人特被選掄殊駭觀

聽懼深維咎誼合循牆伏望聖慈俯鑒愚悃收回命渥免陪春誦之聯別選才良上輔日新之學庶安愚分仰答隆恩所有恩命臣未敢祗受

除國子監司業辭免奏狀

自天有命踏地無容臣才不如人學未聞道僥逾里選靡由岸序以進身綴編時文莫識聖賢之用意有若儒官之選允由士類所推況朝廷天覽地大之時正學校魚躍鳶飛之日欲淑佩襟之儀表是資領袖之端良有如樂正之官是曰司成之副陽城可謂有道乃見服於學徒高閎豈非儒臣或貽議於公議仰尋先哲內懼非才倘猶昧於循牆將有叱而避席瓠殫敬惕仰冒皇明恭望聖慈俯照忱懇收回誤渥改畀時流大學得名儒俾羣其行師氏教國子永觀厥成所有恩命臣未敢祗受

除兼翰林權直辭免奏狀

恩擢超踰愚衷震惕切以明時掌制秉嚴內命之司聖主掄材尤邃外庭之選若稽史牒謹簡詞臣官清僕直則備自有唐資淺攝承則昉由我宋上規開寶文郁乎哉近接溫熙道粲然矣聿求宗匠俾典禁林然而望實未孚神祖尚難於蘇軾官名初建孝皇始

命於端詩伏念臣猥以諸生起於下國識窮短綆無能汲古學之淵源思澁寒竽不足協於斯文之律呂以場屋屑儒之靡列縉紳華選之先從太子游已懼罔功於論導見王者志若爲有補於討論矧耆儒宿老甫弼靖歸乃新學小生居然代匱綴承人乏豈及臣愚恭望聖慈俯憐卑悃收回誤渥改畀名流庶幾詞章足以俠人文詔令足以宣皇澤担然制誥復還二典之醇大哉王言俾達萬民之悅庶安愚分用竭忱辭

除權直學士院辭免奏狀

璧水充員無補明時之造士蓬山列事況遭聖代之右文仍叨疊組之榮重誤疏綸之寵非天曷戴無地自容伏念臣猥以孤生起於下國繩樞甕牖曾無藻色之工金馬石渠早愧芸香之選頃從農畝召復舊班學淺資輕屢丐一麾於江海年除歲擢浸成三入於瀛洲更以常才猥參少令豈直今世人文不輕得此政使先朝宿老倘或難之維昔淳熙有臣必大嘗貳職于中秘兼典制於內庭彼其獨擅儒宗矧又奮由訓學然觀避疏猶云才技之無堪暨覩訓詞凜然名實之有戒是知華選難畀庸流臣詞孱敢企於前

儒愚戇不通於世事倘冒殊恩而亟拜滋誤審主之選掄俯庸披露於血忱仰乞收回於汗漫庶安舊次免累聖知所有上件恩命臣未敢祗受

元日除起居舍人辭免奏狀

洪惟宸渥震惕愚衷切以柱下清官朝中盛選致君堯舜執簡操筆皆聖人之徒事爲春秋廣記備言斯國史之體諒非長德曷畀庸流臣才望至卑資歷尤淺復來七日中秘首麾泰內三陽右螭尾進歲月無幾旦暮輒遷率由典常最稱遴選諸所記注尚多攝述戾重殫庸陋瀆聖明伏念臣山林之癯本無薄技歲月之近偏歷華途晉貳蓬山俄接螭坳之步隨承若徑冒於與除重貽議於踰進而況謀猷內告缺

犖鶩鶩追豹尾之班在於典常已越夷等愚臣玩日曾莫效于涓埃聖主如天纔一吐其狂瞽若更趨擢允極僥踰士有常心然後禮義廉恥之與立官曠易得正緣公卿侍從之可圖伏望皇帝陛下察其愚衷賜之聖斷收回恩命改畀時名使無處叙人之所爭而多取天下之公器庶安愚分永戴皇明

隨龍轉四官辭免奏狀

鶴禁執經漫塵攀附龍飛賜秩特愧超踰蹤等既深循牆敢後伏念臣素持樸學蒸際盛時三年獲侍於承華一得何裨於新益性能天授本由聖學之高明

自天有命踏地無容伏念臣學殖空荒見聞單淺比充員於新益獲侍龍潛茂有補於就將漫隨鴻翼茲蓋恭遇皇帝陛下體乾剛健位履正中大明方升正懋緝熙之學小蛰求助尤資訪問之功嗣德在初知人則哲欲講明於聖履宜簡拔於髦英非道不陳必有孟軻之素學唯材是冥難私秦府之舊僚欲望皇帝陛下深軫重慈俯矜愚悃特收成命宜亟畀於名流俾闡大猷以上培於新德所有上件恩命臣未敢祗受

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辭免奏狀

臣伏蒙聖恩除臣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中使宣押臣赴院治事臣聞命震驚罔知所措伏念臣一介孤生再逢明主禮闈擢第濫居眾選之上游禁苑試言首辱先皇之殊遇三館遷延一鳴虎豹守九關早已困下窺之豺害鳳凰翔千仞詎容希羣羽之雌階天地重開班行再穆首還舊府俄掾宰庭荏再六年遭逢千載靡知止足徧歷清華瞻帝鄉之雲愴陳末命升陽谷之日竊仰重明臣塵筆橐而學識不足以稗補新朝臣掌絲綸而文字不足以發揚大册徒以舊陪儲禁從而攝長春宮官既極僥踰念求閒

散敢圖睿眷擢置樞臣奏薄技於從官尚難自勉贊本兵於宥府胡可冒居矧未嘗一日而歷州縣之勞乃遽踰累遷而接廟堂之武先朝名臣會不一二後進晚輩政冀萬分倘昧懇辭立虞顛踣伏望皇帝陛下收回成命畀英髦俾還獻納之舊班祈遂退休之素志庶安愚分不辱聖知所有上件恩命臣未敢祗受

表

中書舍人謝上表

臣有常憲遷直玉堂帝庸作歌驟頒寶畫詞林盛事儒藻榮觀中竊以內禁深嚴諸儒儀直八磚晚筵未許倦遊三伏早歸豫容風退率沿唐世以暨本朝爲

臧筆右均記事已叨于假寵演綸西掖代言忽冒於

昭代之右文於偽臣而假寵遇酥入詠昉常錫於宸
章前席興思億荷蒙於聖製至如易簡尤遇熙陵彼
皆傑然之才宜夜煥乎之寵如臣者汲同短綆吹類
寒竽自慙操上水之舟每念草歸田之賦比由夜直
照燭火安敢以呈輝迅霆發聲衆籟自為之息響退
循荒斐彌積兢慚謹茶和成二首上瀆聖聽

除禮部侍郎謝上表

王制祿則贊書久塵內史帝咨能而典禮遽貳秩宗
帶悸有容衣芾已泰感深滋懼恩厚難任中竊以侍
從班寄禮官責重韓愈奏簿枝白許文章叔孫召鄙
儒不通時變況復愧漢唐之士若為事堯舜之君伏

念臣一介羈孤千齡際遇甘泉宮玉堂殿承詔才慙
水蒼佩進賢冠章身德薄漫塵兩制初乏一長天章
下飭於禁林寵過令狐之夜矩海潤無裨於儲宋謬
同公幹之春華雉鶉不濡贍烏欲哺舍肉屢貽於穎
谷歸耕獨戀於綿田重污高紳薦千間廣廈俞旨
早被恩言孰謂知禮乎既慙綿蕞何以謂文也仍綰
絲綸傴躬腰下之黃金靦面階前之紅藥榮名過渥
寵器易盈茲蓋伏遇皇帝陛下任官惟賢知人則哲
惟天明畏必惇典庸禮以代天工作民孚先必發號
施令而達民說詘容鴛鷺疊冒寵光臣內揆所蒙長

懷未報聖人爲禮教式敷降典之邦冀明主可忠言
敢愧進思之宸筆

進先皇御製宸翰表

臣某言臣先於景定五年六月同前學士牟子才恭
被烈文仁武安孝皇帝賜臣等御書御製玉堂寓直
詩臣等尋於學士院刊刻立石者伏以龍馭神遊深
抱烏號之痛鼇坡聖作空餘鳳翥之奇寫琬琰以甫
成冒晃旒而登進稍紓睿鑒深動孝思中謝臣庸謬書
生遭逢先帝繼極甕牖本非潤色之材金馬玉堂久
玷清華之選頻對花磚而候影顯同蓮炬之分輝維

一介臣曷當主眷與他學士皆拜雲章聖肆筆以成
書帝作歌而賡載華琅就刻欲刊懿典於金坡仙鼎
告成頓隔威顏於玉座襲藏增感捧戴知榮茲蓋伏
遇皇帝陛下景運當天重華協帝繼文之業用彰神
藻之發揮見堯於牆允極聖情之追慕恭陳寶軸肅
上紫宸供奉當時自忝貞元之朝士傳誇盛事尚矜
涵化之詞臣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所有
先帝御書御製詩一軸謹隨表上進以聞

同知樞密院事兼參政謝上表

吉涓穀旦肅上瑤編中謝伏以國家紫蓋黃旗上應東
南之運金城鐵壁外嚴西北之防徹桑常謹於綢繆
召節載馳促朝魏闕恩書猥被擢貳機庭恍驚詔綍

汗仆不勝其紀載武有七德務保民以爲先天生五
材欲去兵而不可恭惟皇帝陛下乾旋坤轉日照月
臨登瀚海銘燕然欲挽倚文之弊賦采薇歌杕杜
永無忘經武之勤詰禍戎兵戒我師旅惟中興五世
之業丕顯丕承自滄祁四藩以來日攻且守爪士持
弓而禦塞元臣授鉞以臨邊北復襄樊南通交廣侯
望不撤乎四境籌帷每出於萬全馬飲江湖坐送佛
狸之死兵傳庶鶴望風而遁草付之亡既修伐功爰修武

志混夷駭矣聿昭禦侮之良皇王丞哉丕播駿聲之
烈視諸故府欽乃攸司裁爲百卷之奏篇必提其要
一征而無敵

謝除視文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表

載纘九年之行事皆聚此書臣等莫補宏綱顧規常
德春秋無義戰於二三策以何稱帝王有要經斯十
相印上還愧殷肱之已隳寀綸中出知體貌之未衰
侯藩許避於鄉邦書殿仍兼於祠廩恩與天而同大
感無地以寄言中謝伏念臣猥以謏儒獲逢休運旁招
俊乂濫陪鴻翼之後塵利見大人親覩龍飛之盛際
粤從初政已躐近班干秋無閥閱功胡爲取相公孫
有狗馬病宜亟避賢惟其未嘗施橫草之勞是以久

賀皇帝登寶位表

統接千歲王者無私明照四方大人有繼華夷胥悅
宇宙一新中賀恭惟皇帝陛下神受英奇性鍾睿哲聖
功養正期於傳不勤而師不煩帝位履中必也天助
順而人助信謳歌有歸慰嫩攸歸遵聖父之顧言敬
保元子舉太皇之慈訓擁佑神孫稽春秋立嫡之文
法大易體元之義一人有慶天下爲公臣荷朝厚恩
忝國舊輔洵清海晏共欣聖作之辰山高日升快覩
時平之象

詔

招諭雲南土官等詔

朕誕膺景命君臨萬邦聲教所通無間遠邇矧此西南之地實我祖宗之民叛賊死可伐敢冒刑章作爲弗靖侵掠境土戕害生人憫其狂愚累加招諭本賊執迷負固罔有悛心爰命將而出師以恭行乎天討指其巢穴取彼渠魁尚慮諸路甸寨土官軍民人等或受制於凶徒相掘搖而搆亂原其初志匪出同謀

旣處危疑遂懷反側庸申訓告俾亟來歸詔書到日除死可伐不赦外應有被死可伐脅從讋誤之人納款出降者並免本罪各安家業原有官者悉復其官能生擒死可伐及殺獲其首級者具以名聞優加賞賚匿擢其死可伐族屬能生擒殺獲本賊者命爲本路土官該載不盡事理令總兵官擬議申聞施行於戲咸與維新式布寬條而示信自求多福勉思後效以圖功咨爾遠人體茲至意

景定五年十月丁卯詔

朕嗣守基圖君臨區宇慙四十一年內撫非涼罔敢

暇逸荷高穹之眷命蒙列聖之遺休洪濟艱難圖惟康乂歲實薦登而民生底定疹氣卽弭而邊塵寢清朕方益勉修攘居懷儆戒積勤爽豫有加無瘳乃至大漸恐不得負扆見羣臣皇太子溫文夙著仁孝有開升儲副者五年久參裁于庶務宜自春宮而嗣服允符至道之舊章可於柩前卽皇帝位皇后佐佑朕躬章明坤載可尊爲皇太后應軍國事務並聽皇帝處分爾其式遵成憲誕受多方益奉母儀恪遵慈訓皇帝成服三日聽政喪紀以日易月羣臣共爲寬釋勿過摧傷百官入臨並隨地之宜諸道州府長吏以下三日釋服在京禁音樂百日在外一月無禁祀祠嫁娶緣邊不用舉哀山陵制度務從儉約應中外諸軍支賜及其他不在詔中者並聽皇帝處分於戲人羙久生奈盈虛之有數天維純佑緊付託之得人更賴股肱之元臣文武列辟交修不逮揚贊丕平咨爾羣倫體予至意

求言詔

朕荷列聖之儲休膺先皇之傳祚顧惟菲質獲贊不圖燭理昧而何以周知羣情更事淺而何以裁成庶務繼猶判渙其如多難之未堪不遑康寧永惟萬事

之有闕肆初臨聽合廣咨詢天難忱斯孰謂迓續之本民亦勞止孰爲綏靖之方上而朕躬之愆違次而朝政之得失外則邊陲之利害下而田里之感休惟言路之宏開爲新政之急務用求忠讜期底救寧若昔大猷蓋有闕門之典閔予小子敢忘謀廟之詩言而可行則匪徒容納試之既效則宜示寵嘉悉意以陳爾無傷于後害虛心而聽朕方佇于嘉謨咨爾多方聽予至意

賜侍讀侍講說書官詔

朕以菲質夙承羲方先皇帝貽厥孫謀莫詳資善之

一記子小子茲廸彝教俾親傳雅之羣儒勉奉遺謨初承大統感疇昔之問安覩牖予惟見于蕘矧今日之發政施仁且欲觀其志覩其行儻非講學何以紹圖王人求多聞必精研于古訓天下治在道宜深究乎理源惟對賢士大夫之時常多則于古先帝王之道有得由堯舜禹湯而汲汲猶恐失之論唐虞仁聖以訢訢我自樂此肆因初服首闢經帷既登進於舊游且劳延於時望惟端平親政讀衍義之成書惟景祐盛時陳正說之丕訓稽累朝謨烈之懿暨七篇仁義之陳六經之道與同歸百世俟聖而不惑

自求自趨開子以饜飫優柔所知所行廸我于高明光大銳期磋切周廣緝熙庶君德之日强則治功之益進予其自勉爾尚交修

賜先朝故老大臣詔

朕纂承先帝之丕圖注想朝廷之故老天下大器念付託之惟艱舊德元龜方咨諏之是急晚言勛輔式燕殊庭曩屬時艱屢膺事柄人則謀謨廊廟出則控馭邊陲中國四夷每想聞其風采元侯宿將嘗稟聽其指呼豈惟朝廷之周知蓋亦帷籌之熟講凡修攘之大政有老成之遠謀惟天全付予有家欲恢先緒乃心罔不在王室宜罄忠猷

奬諭李庭芝詔

王公設險以守封疆哲夫成城是資智策睠言淮左有若滁陽自五代之際迄百年以來雖人民城郭之或非尚陵阿泉池之不改藝祖肇基王迹所紀戎功先皇敷遺後人欲圖吾圍有嘉闓制能體廟謨百堵皆興不愆于素五月而畢迄潰于成比峻壑之憑陵望崇墉而郤走周平獯狁必先朔方之城唐備西陲允藉臨涇之築本元戎之碩畫既羣下以同心仟圖具諗于成勞亟詔用申于奬歎昔先王受命既復宏

規于前人圖功益恢遠畧

奬諭御前諸軍都統制利州路安撫使知興元府吳拱詔

省四川宣撫司奏卿發卒助修興元府渠堰宣力最多歲有豐凶在天時而難必地無肥瘠顧人力之何如惟水利之能修則金穫之可望乃眷西南之境昔稱下上之地粲爾先臣聲爾叔父皆以繼武整軍之暇不忘務農重穀之心卿既踐世官仍遵家法率萬兵而省徭役繕六堰而固堤防穿鄭白之渠在今矣隗通褒斜之漕異彼徒勞闕奏載嘉注懷彌厚

奬諭安南國太國王陳日燇詔

國永存而及裔嘗申帶礪之盟父教忠以事君益謹梯航之貢職言外屏夙奉中朝伯成之辭諸侯視如舄屨龍頷之隨父爵荷乃祈薪有嘉高蹈之風爰錫褒崇之典無替厥服蔪覽襲封不懈益虔復來琛獻蓋修方之再至知藁義之一忱予懷慎德之規不寶遠物爾有成亨之節敬識多儀茲下璽書特頒金幣永惟恭順益用敦嗟

奬諭安南國太國王陳日燇詔

藩服輸忱家庭授政言惟作命嘗進辭以示褒史不絕書乃修方之彌謹用循賜式以示恩徽

奬諭安南國王陳威晃詔

朕修和有夏惠顧南邦開國承家美肯構肯堂之績尊君親上嘉來王來享之儀比錫命于節旄俾紹封于茅土邈是鯨波之迥隔曷爲象譯之再勤式彰拱極之忱誕致充庭之貢載循恭順良用歎嘉惟時成周蓋未遑于饗質迪我高后亦酌取于獻程頒金帛以言還錫璽書而用勸柔遠能邇胥益廣于綏寧資父事君爾爾堅于忠孝

賜皇叔太師武康軍節度使判大宗正事嗣榮王辭免以充山陵禮儀使照典故兼中書令加食封恩命不允詔

丕惟叔父祗事先皇卜遠有期慎宗爲大追念同生之愛恪奉欽儀協酬罔極之恩用端使範宣勤備至已事而竣爰議疏榮可輕論報虔致東朝之命進兼中令之尊蓋國朝登拜于親賢在今日講行于典故阜陵秀邸之後未舉爰章祥符天禧以前率多故事顧如謙志乃控捄詞父嶽無容敢仰勤于冲遜毋命惟謹願俯鑒于懇忱所辭宜不允

賜太傅右丞相兼樞密使魏國公賈似道辭免

以理宗皇帝祔廟已畢照典故轉官恩命不允
詔
祇奉冥游安靈清廟神竭安坐對越在天孝思永言
涕零如雨昔勤辦護今相肅雝維昭考不顯亦臨在
沖人無德不報渙汗其號方隆維石之瞻謙尊而光
洊覽循牆之疏曷煩重請祇恨難酬所辭宜不允
賜賈似道辭免兼監修國史日歷提舉編修玉
牒提舉國史實錄院提舉編修經武要略不允
詔

位冢宰正百官載圖宅揆總羣書奏七畧乃屬提綱
無廢前勞迄成鉅典別予初服祇適先皇食見于羹
坐見于牆盡循堯道大書之策小書之簡丕顯文謨
必有房喬領史務以兼修必有魏相奉故事而條奏
于以舉宏綱而撮機要于以揚鴻烈而章緝熙作唐
一經第付諸儒之潤色建周六典備頻上相之持衡
亟賴綜裁毋勤謙遜所辭宜不允
葉夢鼎辭免簽書樞密院事不允詔
閫陵祇役政地宣勤執鍤九飯旣畢送終之事廼車
再宿遽膺引疾之章得非犯舉陷之埃塵抑或冒征
途之風露會言近止庶可序情閔勞企予望之猶冀
陳力就列如云與告則匪欲閒寅奉皇輿將反虞而
祔于廟載瞻行闕必無歸而造于朝所請宜不允
謝方叔辭職不允詔
朕嗣先人宅丕后茲廟謀之云初惟太臣慮四方在

勤通觀厥成乃進厥位是特唯阿之相告抑何辭受
之足云民宇攸寧邊兵尚宿既盡我將之饗益恢常
武之規其繙捋章以承眷意
賜銀青光祿大夫葉夢鼎辭免除資政殿學士
知慶元府沿海制置使恩命不允詔
初就穆陵促還近輔昔者辭以疾不能造朝今予祇
命公爰分居里聆言古鄭密邇天台有雞犬之聞地
無改開靡餘鋭之戮海不揚波公輔偃藩京師蒙福
何其濡滯方復懇辭殊啼眷懷未忍雅志會且歸矣
無幸松菊之猶存卧而治之遥鎮滄波之浩蕩式遵

里居而何間聽言舊弼光輔慈皇歷算周思嘗贊萬幾之務超覽淵識洞明庶事之源昉此聽臨用申咨憲安石之志雖不渝于東山子牟之心豈遽忘于魏闕毋云謝事不我告猷所辭宜不允

楊棟辭免同知樞密院事兼禮參知政事不允

詔

朕迪遵彝典寅祀總章天日清明豈朕德致感通之效夙夜宵密伊臣鄰殫崇亮之功晉翊鴻禧仍參大政匪直酬庸于使範蓋將加重于本兵安事撝章歷陳歸志履信思順朕方克享于帝心惡滿好謙卿乃資式儀萬邦之憲君臣相勑盡圖千載之安所辭宜不允

欽循于天道豈熙事之告徒忘遠猷之是經文武兼資式儀萬邦之憲君臣相勑盡圖千載之安所辭宜不允

楊棟辭免進書轉官不允詔

朕臨政願治惟日有萬幾而必勤立武足兵豈天生五材而能去是以信史有表年之記善經存輯睯之文詒厥子孫布在方册以卿耆彥爲朕提綱雖資儒館之編摩實賴政塗之舉要作今上本紀固將藏名山而副京師佐周室中興良已嘉車攻而采吉日遂差戮旦迄奏華編使範肅而儀閑德鉅典成而文足

證稽唐虞盛際無愧上古之書得齊魯大臣有異叔孫之聽其膺顯秩靡事撝章所辭宜不允

洪勳辭免權兵部尚書恩命不允詔

朕念祖先人助予初政贊陳兵事老謀若蓍龜之明戒長禁林英詞如河漢之麗人鑑之亡遠矣家笏之在依然惟我有臣克庸濟美卿鎔文承考風烈踐猷升堂而聞正音獲聆雅頌入國而望喬木尚有典型比自閩陬再還禁路薦班掌武仍直撝文久此佩囊晉之曳履周官大司馬之政無競惟人端平小元祐之風不顯亦世益肩遠畧奚事撝章所請宜不允

洪勳乞祠不允詔

朕惟端平親政之初庶幾元祐得人之盛緊爾顯考日陳嘉謨嘗嗟魏徵之遽亡殊喜臧孫之有後于是卿以淵源之學仍擢科級以典麗之筆嗣掌絲綸豈惟克家端且華國而況入從出藩而踐歷久表夷裏祥而望實孚星履納言厥聲勸誦甫藉多聞之益曷興厭直之思遽覽來章未悉雅志爾念先人之緒業既踐世官朕于更化之忠賢每懷舊德勉安厥位益告爾猷所請宜不允

包恢免除權刑部尚書恩命不允詔

朕元旦祇朝思皇多士發德音下明詔方于俊乂以旁招無老成有典型何況耆英之在服卿侍言帝幕帥屬春官雖屢詰致爲臣而歸每申以不得謝之詔載稽仁祖之世有若臣拯其人絕故人干請之書見稱前直枢京府受賜之吏猶謂平寇卿之云爲豈其若蒲裔淵源所漸遠矣風采所及凡過之昔貳儀曹儒者守禮今長憲部哲人惟則皇肯克明孰謂理官非三后之列蘇公式敷能使周家綿八百之基往布好生之仁體茲春朝之命尚何以遜爲所辭宜不允

賜少保觀文殿大學士充醴泉觀使冀國公趙

葵上表辭免乞致仕不允詔

朕惟纘髙守文之君必詢黃髮而咨故實年耆德邵之佐雖無壯事而有老謀卿出入三朝儀刑列辟師尚爻九十而秉鉞張昭所以見屈于吳人衛武公百年而作箴申公所以受貢于楚相方將任事未始引年矧今極衣繡之榮奚必羨懸車之樂若不得謝具有禮經克壯其猷無悳詩雅宜鐫捄疏式體眷懷所請宜不允

賜少傅觀文殿大學士充醴泉觀使冀國公趙

葵乞守本官致仕不允詔

朕當元日會漢京之朝感昔人發晉樽之意與懷頖望近臨濤江矣出特招起之泉石正侯賈生之前席

忽聞考父之循牆王言出如綸令弗惟反君命不俟駕禮有宜然盡歸乎來遲不謂矣所辭宜不允

呂文德辭免寧武保康軍節度使仍舊職恩命不允詔

惟我國家之與最崇將帥之勳凡爵酬勞無越六旌之貴有功進律尤隆雙節之榮肆考紹興厥有成憲序再遷勤勞備至光世所以被優恩連摧巨敵繼上殊勳吳玠所以承異寵卿以古名將之畧爲吾良邊陲之臣荊楚爲西門式倚金城之固岷峨橫太白重清玉壘之昏懋爾多庸華之兼鎮茲爲曠典宜體

辭建安之毫難冤魏蕃之息偃起之衙泌鎮我湖湘至懷賢覽奏陳尚形遜避上書不自伐卿誠高漢將之風出令必惟行朕則有周官之制所乞宜不允詔

朱炯乞歸田里不允詔

朕調牧守將令潤九里以及京師卿爲邇臣蓋嘗間雨社而輔公室雖令畏郡視古右扶起爲股肱之良任我蕃宣之寄昔羣渴集澤未免出已之儀今九扈登場可以與民同樂得非政平訟理所以時和歲豐不隸不競而宜人則予以懌何嫌何疑而謝病匪我攸聞爲民少留姑徇顯川願借之志勿藥有喜無起彭澤賦歸之懷有不如章難予從欲所請宜不允

江萬里再辭免除資政不允詔

朕畀矜閫部適困民艱申錫重臣俾仍牧守豈直少旌于治理蓋將嗣課于康功荐覽來章力辭成渙大夫求牧何乃欲反諸人與赤子阻饑忍不得乳其母也宜承初詔毋專再陳

林存辭免知潭州湖南安撫使恩命不允詔

南楚上游星沙重地一瑞五稔所貴選侯大纛高牙尤嚴置帥以卿詞華哲匠政路舊人粵予解琵而更張曼倩割符而出守紆東嘉之紱既留召舍之詠思辭建安之毫難冤魏蕃之息偃起之衙泌鎮我湖湘湖山民樂吾重倚于翰維宜蠲撝章亟承眷意所辭宜不允

李庭芝乞亟俾追服不允詔

中國之勢無競維人人臣之義無以有已念卿往年之受任蓋沿古誼以奪情護兩道之風寒底四郊之日靖蕃宣是力眷倚方深夫既以義斷恩則必謹終如始政使冠衣畢制曷紓三年過隙之餘哀甯如樽俎折衝可立千古不磨之偉績勉就明揚之孝將酬敵愾之庸所請宜不允

姚希得乞歸不允詔

卿二年制閫一意公家知無不爲迨天之未陰雨事乃有備如人之護風寒式資允文允武之才兼任足食足兵之寄師屯聯絡天塹奠安有穡人之成功無疆吏之來告眷懷績用良所歎嘉胡爲抗章遽欲解組念河冰之未合正吾先時預防之秋俾江水兮安流豈卿計考求去之日無怠爾事勉爲朕留所請宜不允

馬光祖辭免除沿江制置大使兼江東安撫知建康府行宮留守不允詔

維今江閫內護留都每輟將相大臣往任保釐重寄卿碩膚厚德典刑宿儒其威名茂著于鎮臨其惠澤素覃于牧守茲謀閫帥無踰老臣昔黃霸潁川前後入年而愈治郭伋并部兒童數百以來迎成命既頒俾民大悅人惟求舊初何疑于重臨事不辭難亦胡爲而多遜所請宜不允

高達乞祠不允詔

朕思固封陲責成帥守重湖之北正倚中權夷陵以西復資遠略是乃安邊立功名之地未當閽門養威重之時遽論新閒詎容從請太白出高敢戰者吉況

屬盛秋匈奴未滅何以家爲益堅壯志

賜皇太子生日詔

陽居大夏允屬嘉辰震爲長男欣逢初度承邦家之積慶綿宗社之丕基日就月將溫文以懌星躔海潤純嘏爾常茲爰舉于虞章乃誕須于賜式祗膺茲眷用介壽祺

賜皇弟生日詔

少暉帝之仲秋時爰備寶盂侯弟之初度慶輯秋華位極師垣勢隆宗懿式相好矣卑須臺餽之奠禮亦宜之用致門弧之喜永綏壽嘏庸對眷懷

賜葉夢鼎生日詔

月維建戌時屬生申弧矢以射四方有華左戶帷幄之策千里密借前籌往績修齡是頒奠式體貌有加于近輔載錫之光精神宜折于遐衝俾耆而艾

又賜葉夢鼎生日詔

月紀肅霜近金行之正節星垂大鼎參玉鉉以贊元慶屬門弧寵加臺餽式燕且喜其茂對于眷懷俾壽而臧以共扶于昌運

敕文

皇帝登寶位敕文首尾詞

門下帝王統羣生實任撫綏之寄春秋正五始況承付託之初仰惟先皇丕昭前烈繼序十有三聖光紹盛宗享國四十一年遠幾仁祖覩民若保事帝如臨以江海之量優容羣言以雨露之恩滲漉九有時和屢格敬難坐消日引月長久於其道蚤朝晏罷通求厥宜聖躬莫憚於集勞冲候遂愆於節適興言菲質

恭倚宸庭解帶靡遑所期日閒抱弓何反詎意天撰驚聞憑几之言俾奉繼圖之重恪承慈極勤撫多方創鉅痛深且嬛嬛而在疚投艱遺大尤栗栗以弗勝惟天地之德好生惟祖宗以仁立國矧屬君臨之初政式循覃布之舊章可大赦天下於戲天付有家傳在予必稽謀而疾敬德爰有天下歸於予惟永念而弗棄基庶能慰六軍萬姓之同心於以答中國四夷之望治尚賴忠賢碩輔文武具僚協濟康功共扶休運布告中外咸使聞知

德音

制

皇太子妃全氏立爲皇后制

門下王位在德元所以接千歲之統后職聽內治所以形四方之風朕肇總朝綱儀圖坤載文王爲世子問安嘗共至于寢門太姒嗣徽音思媚益仰承于宗禀奉慈闈之命延登中壺之賢涓選剛辰誕揚渙

號某氏沖嘉而淑茂懿敏而靜專居勤圖史之遵動
中珮環之節仰惟聖爻謹擇儲妃興懷慈憲之家我
之所自出冕得元良之配因不失其親禕褕桑入覲
之儀矜帨盛來賓之禮天作之合人無間言而能謙
悰自將柔荼有恪寒濕覲旨甘之適夙夜期儆戒之
成漢覲錫名鍾在太孫之愛居宮臨深增益慈皇之
歡朕丕紹帝圖敬敷民則怕怕愉愉而奉太后茲惟
即祚之初雖蕭蕭而慕宗公端屬御家之始矧明
揚於親訓仍申諭於砂躬謂子事母婦事姑既無違
禮男正外女正內當舉上儀加重翟以玉笄範盤螭

而金璽式遵隆指茂建冯名於戲朕承長樂之顏后
則佐饋於東內朕奉清顯之祀后則親蠶於北郊關
雎有正始之基鵲巢爲節用之本順陰陽之義則家
理侔天地之行則物宜晉示化原永綏福履

與芮特授中書令制

門下朕丕惟叔父追仰先皇兄弟孔懷素篤同生之
愛禮儀既備茂宣往送之勤穆陵屆竣事之期慈極
促報功之典欲酬使範宜峻朝章襄德第勞邦奠未
之有改先意承志親命不得而違式隆專席之榮具
詔垂紳之聽具官某躬全明德地極茂親一體先朝

望之大雅獨備溫仁厚叙親賢時維昭考聳民贍之赫赫莫重建旌訓公族之振振有華袞爵式相好矣禮亦宜之粵予宅恤之初追感盡倫之義求而弗得望而弗至惡乎用情敬其所尊愛其所親庶幾達孝況承治命具有舊章是用端策消辰揚庭潨號衮衣赤舄仍冠公冕薄甲獨戈加崇奠鉞舊組不移于洋水新麾增煥于雲安順考邦奠三公進兼兩鎮特優宗老累朝曾不數人併衍爰田申陪眞食敢云叙貴惟以篤親於戲楷漢制之兼郡連城用彰殊禮慨唐宗之大衾長枕能不愴懷式介蕃釐以綏茂渥可與懌特授保寧軍節度使制

賜告口宣

有勅統紹先皇恪承遺訓行尊叔父式茂殊褒兼兩鎮以升華崇翰羣工而誕告對揚前烈祗服明綸

門下朕祗遹寶牽由舊章惟王發政施仁續周家忠厚之脈命相布德和令輯漢書覽大之文董時官修緊我宰輔裁成義類等百世莫之能違謙避恩徽以三公不易其介肆陪井賦敷錫渙綸具官某宏材周事物之幾徵粹學洞古今之源委讀書不讀律欲致君于堯舜之隆治法與治人常慨世於周秦之敝以勤勞穆天緝以公恕秉圖鈞四方既平念昔搶攘之可後登于齋鉞渙以明綸具官某德度粹夷才猷而非甚有紀百度維正及今閒暇而屢省乃成禁網膚敏高陽苗裔紛其有此修能河間詩書卓爾近乎闊則寧滿于吞舟經制定則靡容于亡悔謂魚麗法度缺矣不幾小雅之盡廢若行葦福祿成焉蓋本我大雅頌繇帝胄服在官聯立朝推中璽之簡廉事上

家之世積信令皎如日月寬條沛若江河上紀先朝
式至今日乃光烈考聖謨洋而嘉言彰予臨兆民歷
年多而施澤久前爲律後爲令小作紀大作綱洽民
心而不犯有司式顯有虞氏好生之德宣主恩而建
立明制是資仲山甫將明之材總齊悉上于羣書褒
賞宜陞于絶席一成而不變既昭昭象魏之垂三命
茲益共顧懇懇師垣之避凜莫踰于素守姑申衍于
眞畬庶幾表大臣興謙崇遜之風可以厲人心立綱
陳紀之外於戲六典之建爲民極爾尙式時周公一
夫不獲曰予辜時則有若伊尹勉攄素學儷美古人

緊我宗工奚煩多訓可

口宣

卿寅亮天工綜裁邦憲維師避寵姑曲徇于一謙成
渙疏恩茲申陪于多井祇承茂眷永翊丕基

同知樞密院事葉夢鼎除參知政事制

朕以眇質初紹鴻基天全付有家孰堪多難王圖任
共政無若舊人久協贊于機籌宜晉陪于宰籍式彰
枋用乃播綸言具官某識洞萬幾道該衆妙簡知聖
躬貽厥燕謀初建儲闈訓于舊學屬抱遺弓之痛且
宣奉指之勤佐佑沖人罔負先聖之顧託鎭定大事

欲紹前哲之聲猷終仰丕成以光初政稽用師言之
錫丰參台路之元永建乃家藉垣墉之保以輔台德
貢羽翼之良朝有老成國其康乂噫毳在萬世孰能
慰羨墻之思舜欽四隣其必賴股肱之助顧惟宿望

奚俟多辭可

簽書樞密院事姚希得除同知兼參政制

朕未有艾率昭考以繼猶王用丕欽圖舊人而共政
晉貳三軍五兵之本併參一日萬幾之繁乃播綸言
式彰枋用具官某德全方大望著腦邛參帷幄之謀
先帝早加于大用偉衣冠之侍沖人尙及于從游悵

起商芝之隱久矣從游御齊蒿之邪引之當道茲予臨蒞遲汝歸來動則左史書必纂言于玉陛學爲王者事尙卒業于金華細聽嘉猷以裨初政可

守太府卿兼國史季温時授起居郎制

朕光履基圖樂親耆艾武帝問治道蒲輪甫起子申公成王無戲言桐葉豈書于史佚登而鴻碩立我蜪伎蚤聞于獨孼時論翕歸乘驄更喜于重來風稜愈勁奚獨烏臺之振職徑從騎省以升班輸禁闥之忠嘉庸立乎本朝亦峻登于顯序山林獨往松柏後凋有猷則告侍細既之講非追不廵汝宜戒予面從朕粤予纂紹之新還爾班行之舊可使耆老大夫之久方引以自近事聖君者無諫奚取荀卿之言惟大人大賓惟典刑宿士之超遷天子有史官密賴繩愆而能格非盡體孟軻之訓愈增諒節益簡清衷可

糾繆春秋書大事庶幾廣紀而備言毋憚直前是爲報上可

朝請郎守御史朱貔孫特授右諫議大夫制

朕纂紹基圖恢張言路採蘇軾封章之語以厲憲臣有陽城伏閤之風斯爲諫長甫領親筆亟下除書具官某正論回天忠氣貫日粤受知于穆考俾重列于臨官詰當道之豺臺綱甚肅託祉之鼠宮省爲清本聖主之可爲忠言亦面臣之不畏强禦昉新臨聽式廣咨詢開門達聰方道人而使諫明目張膽豈有責而不言惟諫省虛常侍以弗除故上坡自雜端而

徑陟內藏王關外徼官邪爾乃慎則有嘉謀具惟入告予其懲而毖後患無使拚飛可

朱應元除右正言兼侍講制

法筵第一義已高攀檻之風諍臣有七人亟晉伏蒲之遷允爲異擢匪直序遷爾篤賓恢閎剛方沈毅對仗蚤聞于獨孼時論翕歸乘驄更喜于重來風稜愈勁奚獨烏臺之振職徑從騎省以升班輸禁闥之忠有猷則告侍細既之講非追不廵汝宜戒予面從朕方引以自近事聖君者無諫奚取荀卿之言惟大人能格非盡體孟軻之訓愈增諒節益簡清衷可

梁春選除右正言兼侍講制

察事行馬外蚤聞對仗之彈拜疏延英門聳觀伏閤之諍蓋欲措朕躬無過之地是必資天下敢言之人以爾秉心端夷植學醇正昔褒裳以去良由魑魅嘯凶之時迫義冠而來竟行獬豸觸邪之事首除貪濁務哉姦回不爲御史必爲諫官蓋酬夙望今之小坡古之遺補陛直序遷仍晉侍于細既靡憚攀于折檻名將留遠職在格非令得正人豈待著諍臣之論後有良史當續書諫苑之篇可

制

留夢炎除吏部右侍郎兼職仍舊制

朕疇咨耆哲必自史官久付春秋之筆削天官其貳小宰爰資朝夕之論思具官某方厚凝猷中和植性洛閩之條政事詢老生未能言賴川之對天人子大夫裒爲首直聲夙隸於表著嘉績茂邑於節歷韓琦於職事甚勤可占遠器王旦謂榮進與其用新進之才而試以煩劇孰若酬已試之效而還之班聯爾綽著才能夙稱宗儁更嘗既熟足以知

高舉蠲解蒞而號召復攬轡以驅馳賁然來思亦集爰止朕所親擢蚤已冠皐伊之徒汝獨徐趨亦合簪嚴徐之列併演西垣之綸綍仍陪東禁之衣冠噫吏斬如山以一切之法而舞奠官曹積木惟三班之地爲滯材藉汝清勤副予簡拔可

殿中侍御史兼侍講陳宗禮特授權吏部侍郎兼國子祭酒制

朕招徠正人措施初政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大明風憲之紀綱德鈞以才才鈞以勞徑付天官之衡尺少旌直節彌企嘉猷具官某澄之益清潛如自守訪予落止欲聞往行前言國有人焉是在法家拂士奏書如滿水之赴壑重朝若猱獸之在山嘉其不阿引以自近人物各爲目山濤雅善於題才學者必有師韓愈深宜於祭酒密勿燕閒之侍從容鴻碩之咨噫禁路獻納論思況親廣廈賢關與禮崇化又播新畬勉汝交修對予妙簡可

趙與可除金部員外郎制

國家錢穀出入典以民瞢財貨本末源流詳於珍部與其用新進之才而試以煩劇孰若酬已試之效而還之班聯爾綽著才能夙稱宗儁更嘗既熟足以知

天下之利源明敏而通庶幾合古人之心計漁予新遲畀爾舊官其機括於簿書以參裁於輿賦深圖國計益厚民生朕惟飾用愛人則百姓孰與不足爾念生財有道以庶邦惟正之供可

起居郎兼權工部侍郎兼國史兼侍講李伯玉

特授權禮部侍郎兼職如故制

朕嗣承聖緒擢拜從臣左史記言感先帝御朝之舊秩宗典禮際沖人嗣服之初用播綵綸以華筆橐具官某風猷端亮學問宏深以大對起諸生亞端平掄魁之選以讜論先眾俊輩元祐人物之英收膏反液

而德譽愈隆明目張膽而直節故在昔承華之講學多所發明今邇英之親儒尤眷啟沃已攝承於事典其進貳於儀曹實夙夜寅清之賢在朝夕論思之地公卿幸得遭遇式佇建明大夫何以假爲倚需眞拜有猷則告維乃之休可

文天祥除尚書禮部員外郎制

吾甚遴郎選尤重儒科尚以掄魁爲表郎其庶乎爾藻思清新詞華敏茂榮進茅定匪徒詵於高名煉慨敢言蓋已觀其初節擢從郡最登之郎闈夫立乎人之本朝而培養器業以答揚光寵者必有在矣豈

偉績編詩書視六經而無媿大夫掌論議增一秩以何辭旣好爵之爾靡尚嘉猷之我告可

姚希得除兵部尚書兼侍讀制

嘉元戎十乘之績自鎬來歸正司馬九伐之權於周受命非時儁望曷副僉俞具官某機猷碩膚風槩方整儒宗堂堂不撓尚於中行介臣休休有容可以大受緊汝入從出藩之久助予內修外攘之規平淮而韓愈在行迄奏鵝池之捷表海而呂望賜履載澄鯨浸之波輟爾論思付之居守兩都相望坐底江淮之晏清三年而歸宜副公卿之選表列在五兵之長還

其八座之尊仍侍經帷有華從豪噫必求諸道其惟講磨上之唐虞誰能去兵孰若吝禁中之頗牧有猷告后無競維人可

起居郎兼權中書舍人兼國史兼侍講湯漢特授權兵部侍郎兼職依舊制

甘盤商之舊學肯從河亳以來歸祈父周之夏官無使爪牙之轉恤有華筆棄用播絲綸具官某學深孔孟之淵源微雅懷經遠如玉在佩動之斯和惟木從繩粹然出正爰逢昭考俾迪沖人粵予初紹於鴻圖遲汝來儀於蜩陛心乎愛矣具聞藥石之箴言時而厲之聲聽

履氈之勸誦輟班記注晉列論思豈惟貳司馬掌政之聆艮徹展近臣盡規之益外振修攘之務內殫獻納之忠五材民用之敢忘經武一正國定矣是在格非罄汝嘉猷對予妙簡可

李芾除尚書兵部員外郎制

維我孝宗甚難郎選非歷守刺不在選除然必以居官久治行高者爲之朕之初政仰法淳熙其於用人宜守成憲以爾識高才閎資凝履勁踐歷既久績用有聞司臬京畿擢置朝序文昌諸曹皆望郎而佐兵尤爲名部其賚爾長以修我稽名數於有司整規模於暇日爾之任也尚往欽哉可

陳宗禮除殿中侍御史兼侍講制

朕惟言路之重輕實關初政之得失予懲後患無爲莽蜂而尤桃蟲國有忠臣斯若猛獸之衛黎藿既膺妙選用答僉諧爾蚤列英聰寢高時望夙推鯁直見謂朝陽之鳴中困擠排不改歲寒之節迪惟先帝嘉爽直臣昔召對席前思賈生久矣今宜居禁闥如汲黯近之其執法於殿中復模經於匡上以裨帝學以糾官邪增予初服之光展爾平生之素翔而後集宜亟副於欽翹言之必行固無難於聽納可

朱貔孫除侍御史制

朕恢洪至道察納雅言王多吉人所重法紊拂士汝長御史實貳大夫中丞屬方執法於殿庭矧俾提綱於臺院具官某學探元本體涵中和氣貌則威鳳祥麟節守則嚴霜烈日義方對仗連叱去凶最爲有功唐介乘驛重來言事益無所避茲峻躋於橫楊仍密侍於細氈無伏讒蒐慝之能容有讜論嘉謨而入告臺綱丕振國勢愈尊噫毋云天下本無事之秋是乃明主納忠言之日他山之石可攻玉惟仁義足以沃心當道之豺不問貙使斁邪爲之落膽邦其時乂汝永有辭可

新除秘閣修撰洪天錫特授侍御史制

朕以眇躬丕膺大統元茹嗣服用劉摯居臺端隆興初年羅十朋長御史爰考兩朝之成憲特招先帝之直臣具官某學問淵深風采凝峻秋霜始擊嘗勵志於鷹鸇歲寒後凋不改柯於松柏迪惟烈考嘉獎端良外咨禮樂之光華內典圖書之清重翔而後集盍歸乎來肆朕纂承首加號召惟初政之得失關言路之重輕今無大夫中丞合峻躋於橫楊古有法家拂士宜密侍於細氈君德緝熙朝綱肅穆唐介論事益

無避於重來蘇軾陳言冀有聞於入侍增而亮節對
我寵光可

儀應龍除監察御史制

朕興起治功恢張言路惟紀綱振飭莫嚴六察之司
必中外踐歷斯妙一時之選宜求璞望以副親除爾
圭璧粹溫笙鏞純繹登畿精緻端人正士之雍容服
領分麾小國寧民之綏撫比酬郡最擢掾樞庭與其
筆經武之綱學庶有裨於廟筭孰若冠惠文而彈治
以正大於臺綱意明主可爲忠言天下豈曰無事召
從遠外既非呈身識面之流茂啓忠嘉無愧明目張

膽之地佇聽皂囊之劃切益留青史之芬芳可

試禮部尚書兼直學士院兼給事中兼修史牟

子才特授翰林學士知制誥兼職依舊制

朕追懷先帝俊罷詞臣宸翰作歌冠中興之盛典鑒
坡訪事參募名之前規茲予履帝位之初進爾登禁
林之長疏綸已試正席久虛具官某素履珪璋正聲
詔瀆考四海而爲儁道德蜀珍典三代以同風文章
漢制久奏從官之技茲攝學士以來若涉春冰嗟予
未艾尚詢黃髮非爾其誰宜上詞垣仍兼瑣闥以新
政之謀猷翼乃后臣人惟良顯哉以初元之詔書聳

遠民聖主一見決矣諒非耆德曷稱殊知嘻建中閭
陸贄而亟置翰林長慶知德裕而遂令典誥古有光
於初服今惟用於舊人緊我宗工實惟頖浩可

龍圖閣學士王爚除端明殿學士提舉佑神觀
兼侍讀制

朕監視祖宗登用鴻碩升之端殿何殊元祐待蘇軾
之規處以內禪益用紹興起張燾之典仍晉陪於詔
讀茲湊發於禍言具官某篤厚而靖夷端莊而儼恪
國之耆艾魁壘能通古今朝之宿儒大人可備顧問
曩上星辰之履旋持江海之麾既紓民溝壑之憂亦

怒九閽之守汝既逢尤夙夙覽千仞之輝汝方翔集
茲由剌部促使造朝中秘萃乃英儒大蓬鄰於禁從
枕書自適庶同居易之雍容持論不阿蓋有古南之
抗烈整而召履答我敷綸可

王持屋除著作郎制

自我高皇帝崇重三館招延天下之英材有臣十朋
實以忠言諒節求游者廷一時人物之盛後世猶可
想見若爾屋者非其苗裔與學素深茂人有典刑去
國累年朕每有第幾人王某之思還爾舊官以昭風
烈可

吳舜龍除大理卿制

朕立政用人其惟四方之獄勿誤制刑明辟毋使天
下之平一傾爰得儒流晉居卿列爾濬如自守溫其
可親送以皇華咨度詢謀之既審付之丹筆淺深輕
重以必宜朕之初元法用中典茲選良士以惠嘉師
恢然寬大之朝澤以詩書之味迪皐陶之祗敘民用
不犯於有司積定國之陰功爾亦有辭於永世可

季鋪除大理卿制

朕聲營禹會崇建堯陵哲王在天既卑因山之奉卿
士惟月積酬藩翰之勤爾惘惘無華廉隅有守以愿

理豈徒玉帛鐘鼓云哉立太平之基宏在簿書獄訟而已盍邊豆司存之事惟搢紳先生能言噫叔孫號稱習朝廷之陳無取恒榮居大常府儲學之益爲多勉爾直清之規迪我溫文之懿可

韓禾行司農少卿兼國史兼侍讀制

朕爰登儒臣以貳冢政兩司農傳授家法是爲漢代之經師中都官除用士人亦有皇祖之謨訓爾識中原之文獻接諸老之典型師友淵源漸者遠矣詞章閎肆沛乎沛然自與三雍擢儀九扈學既周於體用理何間於精粗贊此劇繁資其通敏錢穀問出入之數莫嚴寶稽之司庶能考仁望之風宜卒金華之業可

翁合除國子祭酒制

朕崇化篤賢繼志述事掌成均之教法有祭酒之尊爾荀卿以古賊鳴庸俾修列大夫之闕韓愈爲諸儒倡實甚宜國子監之師兩詞源深長風節端亮畜自霜降水涸之後久翔省戶宜貳成均噫入館下招諸橋門之冠帶還爲學省之範模人有典刑士咸厭服生朕既壹之於韓愈表儒門碣道愛爾無多遜於陽城可

陳宜中除國子祭酒制

先帝時崇學校以育英才重科自以延俊乂於是名公鉅卿偉人雅望哥此焉出爾宜中舉問遠通氣節

瑞兗煉慨舉幡之誼六飾在其下風眷咨奏篇之言
大庭擢居亞選徑從幕府來納賢關昔元祐之初學
者苦於得佳士周頤之論師道立則多善人益展儒
猷嗣有明陟可

碧梧玩芳集卷四終

制

顯謨閣待制兩浙路轉運副使兼浙西提舉常平茶鹽公事趙與訔特授尚書戶部侍郎兼知臨安府制

唐戶部之用李回取其治辨漢京兆之命劉德多所平反嗟古人各擅於一長匪宗儒孰兼於二任具官某材猷膚敏智略通明象賢爲秀郎之英大雅軼河閭之譽豈無他人不如同姓見謂親賢用於昔日稱之曰能簡知先帝治常賦者民部建首善者京師命

以員除皆其素歷朕式敷德惠善繼先猷以庶邦惟正之供悉邦奉宸之獻則百姓孰與不足冀寬天下之民非屬宗英疇知予意噫嗣王求助莫先論思獻納之聯宗子維城首課蕃宣屏翰之績欽承明訓益厲嘉庸可

觀文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馬光祖依前職特授沿江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兼江東安撫大使兼行宮留守制

朕簡來近弼重鎮陪京念昔全江淮以濟中興允資元帥崇詩書久幹方而佐辟學士備顧問爰進律以襄功勉惟英儒允稱茂渥具官某經綸學富綏御謀長材能空冀北之良人物挺漢東之秀正封從軍之句蚤欲驅海若而逐天狼德裕籌邊之圖可以扼吐蕃而控南詔五年制閫兩道撫師齊人章章而歸魯疆申伯亹亹而維周翰率彼淮滿賢於長城春爾條

采秋爾滌場坐喜邊民之復業文能附衆武能威敵
疇非師閫之成勞伊功伐之可稱屬倚毗之方厚登
華遷閣增重禁塗仍資固圉之謀嗣奮折衝之畧噫
宣人有指疆土永言寶宇之儲賢者能立邦家在固
金甌之業式寬憂顧益懋綏懷可
兩淮安撫制置使兼知揚州李庭芝特授寶章
閣學士依舊任制
朕稽古遣訓閫守五圉見堯於牆敢忘繼承之志維
周之翰肆頒蕃蒲屏之扃嘉乃殊勞畀予新渥員官其
思忱一節文武兼資被遇先皇久臨制閫王師截淮

浦所期徐土之清諸將收山東坐使齊疆之復狼烽
灰冷木析聲沈我陵我阿有藝祖興王之境實肅實
堊拓中興用武之區越自紹統之初式倚幹方之績
茲崇褒律以超駿功煥乎文章固已陟穹班於寶庋
戒我師旅其惟固全業於金甌可
江立信除秘閣修撰樞密副都承旨依舊沿江
職護風寒勉建嘉猷答揚休命可
集英殿修撰江東運副兼淮西總領陸景思特
授權戶部侍郎淮東總領制
朕嘉與儒臣精求國計周官以小司徒掌教唯人民
土地之稽本朝以四總領供軍有錢穀甲兵之問就
密旨蒭乃幹方之烈昭予進律之恩必也正名爲之
甲命具官某賦資平實受材恢宏九流之學圓機千

將隆委尤屬通材具官某學該體用之源家擅文章之錄夙鉉駿望早上通塗西禁代言尤茲潤色十連爲帥式倚蕃宣察其器能政理之長不在語言文字之末雖精筆妙墨揚雄最其善鳴然畫笏簪邊劉晏本於運御既勤轉漕併總賦輿惟六官服采而版部最勞四鄙宿兵而大農益耗量入爲出計臣所以阜邦財自西徂東王人均於頒餉事其升從裒仍駕使韜諒無乏與庶幾宿儉嘻援甘泉之瑑既高獻納之通聯濟京口之航宜贊誓清之遠略可

陳宗禮除直龍圖閣淮西轉運使制

朕解慍而更招弓四出卷阿言求士每懷朝陽高岡之鳴宣室不見生未奉夜半前席之問特進淵岡之直儲華冰漕之行兩行已無礫緇立朝有本末榮進素定固知要路之在前介特自持詎忍撓節而速化悼邪朋之欺蔽嘉正論之指陳起之山林畀以原隰中遭煩嘖久已照知念爾滯留再膺臨遣嘻轉關中之漕莫如淮南之事優於舊渭上之耕宜使邊庭之略足勉所明指豈汝遐遺可

中大夫吳堅特授華文閣待制福建路計度轉運使制

而平賈湖湘使還之日嘗登汝以九列矣浙河擇使
復俾乘軺顧政汝優爲之而七郡嘉師獄法繁彫惟
明慎者盡心焉峻之貼職以華其行往欽哉使倉廩
盈而圄圄空雖古虜使其猶劣諸四牡勞來宜有顯
擢可

季鏞除右文殿修撰依舊知紹興府制

曾稽太守古尤重於介藩南陽帝鄉今特雄於輔郡
既得惟良而作牧毋庸數易以病民爾從容以和縝
密以栗飲水食藥夙持潔已之聲求牧與芻無負宅
生之寄克施有政甚宜其民浙水東七州有嘉治理
效鎮臨惟舊寵渥又新悃印綬歸吏免迎賈臣之役
以春秋對朕無詰嚴助之書祗服訓詞勉建多績可

季鏞依舊秘閣修撰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制

合兩道而建臺已課輸將之績分十連而置帥尤資
牧御之材爰屬帝鄉密藩行閫況重臨於并部宜愈
深矣爰下青冥之斧鉞起從緑野之園林朕思根本
當培固莫如於甸服爾幸精神未減猶足偃於魏藩
仍職延恩往臨古鄭惟良牧爲能厚下惟老臣可以
折衝苛征一洗於繭絲威望坐開於鯨浸內殺百粵
外控三韓噫率漢千艘尚想伏波之壯意盡齊四履
茂揚表海之高風可

資政殿大學士知慶元府沿海制置使馬天驥

除觀文殿學士依舊任制

朕視邦東表之雄選侯右府之舊連帥長十國莫如

古鄭之名薛學士象四時尤峻延恩之邃殿既騰治最爰錫璽封其官某識敏而深學閎以博擢高科登顯仕盃冠伊皐之徒賡賁巽英聲中接夔龍之武予其懋簡爾尚交修惟著以籌用幹神兵之柄襲裳而去坐逢鬼質之謀屬化琴之久更即建牙而起隱閫嶺多推於善政鄧江易鎮於大城鄴汲并州再臨恩信素著翁歸東海大治奚猶爲清三農之穡事告豐萬里之餘波息警王省惟歲民功曰庸予懷紫樞之近臣克勤綏撫時則清規之峻職庸示褒嘉有赫寵名增崇事任噫維令嵎夷暘谷之境視皆扶風馮

翊之間我澤如春帝思鴈汲近而舉遠爾身不外其惟固本以寧邦祇服絲綸荒圖保障可

馬天驥依前觀文殿學士通奉大夫知慶元府沿海制置使制

朕簡畀大僚蕃宣東表政方成而欲待以久莫如因任之官吏毀易則不安者多孰慰借留之望無煩易轍其就畝綸具官某識慮精明器資宏遠入則問兩社輔公室蓋造辟而言出則倡九牧阜兆民庶幾與我共理自閩山而易鎮於鄞水以殿邦廣中國之至仁海波息警去帝城而不遠河潤蒙休比念右扶

更求賢牧惟王者視邦選侯之計豈憚改爲然長史迎新送故之間實維滋弊徒得君重毋俾民勞噫召爽之典南邦不改棠陰之蔽芾郭伋之臨并部宜須竹騎之歡迎蓋懋撫綏嗣騰龍渥可

銀青光祿大夫參知政事葉夢鼎特授資政殿學士知慶元軍府事兼沿海制置使制

朕臨御初元優禮近弼問兩社而輔公室不果爲王留行倡九牧以阜兆民庶幾與我共理用敷滌號允穆師虞具官某厚德鎮淳明識經遠被遇昭考登進大僚瞻帝鄉之雲愴陳末命升暘谷之日協贊重明負薪之憂忽勇急流之退遐不謂矣乃從維之賦念大臣爲股肱之良人主有體貌之敬訪予落止不能造朝卧而治之猶可任郡瞻言瀛海實遏天台姑令近甸之建牙何異故鄉之衣錦升班寵殿申衍租畬噫儒以道得民往布維新之澤王任人共政敢忘求舊之圖倘海表之懷仁則京師之蒙福可

陳夢斗依舊右文殿修撰知鎮江府制

吳楚之南大江爲之外屏晉宋而下京口實其要衝分閫顧憂屬時耆舊苟得良牧賢於長城爾恢宏而

寬通廉平而篤實堅勝繁使見謂長材徊翔守剌之間更迭中外之久出膺閫制入贊帷籌慷慨時艱無盤根錯節典刑歲晚不易棄改柯茲仍窓殿之清班爰付价藩之舊鎮蔚棠陰其未改謹竹騎以來迎封植閫閾輯和壁壘本根用壯其惟强北府之兵機會可圖必有叩中流之楫祗膺妙簡亟懋嘉庸可

右文殿修撰知鎮江府陳夢斗特授集英殿修撰知鎮江府制

撰依舊任制

朕視邦選侯莫難擇牧得人因任可必改絃惟吾耆舊之良允穆軍民之寄晉升熱撰申錫溫綸具官某風猷明敏材業雋茂一翁二季相承文字之傳三江五湖尤稔政

聲之美若稽積閥爰進穹階於簪筆持橐以有華與增秩賜金而何異憲授官而累日月省媿待賢聞問而對春秋式觀奉最可

朝散大夫曹孝廉特授集英殿修撰知隆興府

厚其保障可

洪勛特授華文閣學士知寧國府制

雙溪疊嶂之清古多賢守一木十行之寵今用詞人

詔予太常伯之尊列在東諸侯之上假侍從清華之職爲近臣出處之光具官某行有典則文諧律呂家學克承於堂構父教之忠詞垣繼掌於絲綸世濟其

而鎮守木牛流馬護江右之轉輸匪藉通材曷共二任其升華於熱撰矦申錫於温綸遷表公卿朕欲稽漢循吏之故事令修庭戶爾其遵唐觀察之宏規可湯漢依舊秘閣修撰改知隆興府制

十國爲連旣勇辭於閩府一麾出守兹改畀於洪都仍其論撰之名付以蕃宣之事爾志尚潔雅理趣深微嘯道眞泳聖涯淵源所漸者遠抗淳雲崇高踰鴈祿可得而辭司禮樂於容臺偉衣冠於儲案陳情自列理疏不休式綏牙纛之行莫奪林泉之興詧言南浦夙號佳藩爲爾擇地則爲鄰邦爲吾選侯則得賢

牧無以易此其往欽哉登樓讀韓愈之雄詞民樂湖山之外歸榻延徐穉之清節士知廉耻之維以此爲邦斯能報國可

趙日起除右文殿修撰沿江制置副使兼知江州江南西路安撫使制

北斗之斡神樞帷幄方稗於廟算長江之限天塹藩垣莫重於中流兹輟儒英式分閫寄其敷詔綍以重師牙具官某趣操端方風猷敏勁吾珍莊也夙見取於蜀材獨何蕃歟蚤有聞於唐館自牧儒級浸熟兵籌治法征謀雍容幕府藩條使節嶷歷邊關俾掾肴

碧梧玩芳集卷五終

宋 馬廷鸞 撰

制

端明殿學士知建寧府兼福建運使江萬里除
資政殿學士依舊職任制

漢褒衛吏下郡國之憲書唐寵藩臣賜便殿之衣物
矧我阜陵之潛邸付之樞筦之舊儒亮采有邦治理
著唯良之效式序在位寵名高特簡之班具官某學
自孔顏道陳堯舜文章行世則江河萬古之流論諫
憂時則仁義百篇之奏積錄人望擢在政塗同寅協

恭夙已問兩社而輔公室宣德流化又煩倡九牧以
阜兆民閩之奧區建爲盛府大僚貴倨汝則平易近
民浮俗夸奢汝則清修苦節治有異等人無間言既
奏最於雄藩合升華於秘殿事權增重恩數又新噫
朕皆知之無曰建州之云遠民之望也姑爲顯上而
偕留益懋旬宣嗣膺簡注可

宣奉大夫楊棟特授資政殿學士知建寧府制

載政吾股肱嘗與共一堂之寅協郡守民師帥尚資
九牧之阜城陟秘殿之窮班撫儒書之脩國具官某
鉤深致遠貫大聲欲君子多識前言茂則古學儒者
在朝美政屢告宸猷自秉事樞管陪機務本精神之
相得亦禮貌之未衰有政其興閩之吾方倚重責言
不可償也人或求全幷之隆名付以鉅鎮蓋曲全於
進退仍允賴於蕃宣噫考亭義理之源上泝關洛建
安文物之郡遠比泗洙平時既熟於講明今日遂施
於教化卿優爲矣朕有望焉可

印應雷除右文殿修撰知福州制

朕設張初政彰念遐方視邦選侯況有十連之重寄
襟山帶海孰如七閩之名藩宜擇循良往敷慈惠爾
抱能甚裕更專孔多緩帶輕裘嘗懋幹方之績杜門

掃軟屢稽造閫之行維東甌之奧區以長樂爲會府
華之論撰命以鎮臨士曰時哉咸廸薰陶之化民亦
勞止翕歸摩以下嗣

湯漢除秘閣修撰知福州制

朕內諮宿儒外建良牧在朝矣政若肯爲王留行視
邦選侯庶幾與我共理茲入典奉常之禮樂乃出敷
元帥之詩書爾學有淵源行無緇磷名蚤立而身易
退操久幽而志不渝甫詔盍簪之期覽輝而下屢起
褒裳之典拜疏不休既諒乃忱姑徇其請特峻蓬山
之論撰往顒閶闔之蕃宣昔攬轡登車無憚大吏今

閫府作牧用康小民何必立朝乃能報國噫仲舒厭事雖不樂於京師予牟存心豈頓忘於魏闕伊身名之俱泰斯中外以無殊往則及瓜召無俟駕可

太中大夫常挺授寶章閣學士知漳州制

朕參稽師言如持衡尺愛惜臣子如護珪璋苟能守道守官允稽爲綱爲紀雖責言不可儻也然有過人皆見之斷自上恩優之外服假侍從清華之職爲近臣進退之光具官某蚤擢高科浚登華貫自論思獻納峻升文石之班繇潤色討論遂陞黃扉之秩既優居於三省爰寵畀於一麾王道無黨無偏本乎至正尚於三省爰寵畀於一麾王道無黨無偏本乎至正

君子或出或處初亦何常噫南漳名藩西清妙選及瓜而代尚觀干里之歌襦與環則還何待三年之奉計增而亮節體我眷懷可

江萬頃除福建市舶司制

海市分珍稗於國計輸軒揚寵予以便權爾父兄之學克傳搢紳之望允偉頃登藩最益無愁歎之聲迨列班行有不吐茹之節冰蘗自厲水鏡其明言曳朝陔往訶還既去之珠服此訓詞增而績用可

陳日暐特賜致忠順化保節守義懷德歸仁慕

者共方將築太平之基從吾兒游又以翼仁孝之德琢磨令範斧藻大猷豈無端人正士之後先道之訓必有元老大臣之領袖重於典刑賢聖藹聞溫文炳蔚時考則可矣遹觀三年之成胥與爾槃之何辭一秩之龍仍增培於井賦併申錫於渙綸以昭殊恩以奬懋績噫春秋冬夏無非教旣酬歲會之庸師保疑丞惟其人更覘日新之益尙資鴻翼以永燕詒可

呂文德特授少保職任依舊加食邑實封制

朕紹乃丕圖睠時英傑膺大事當一面久著績於幹方立少保曰三孤首疏恩於進律況輯瑞於頒朝之峻體予初服祇我明綸

賜告口宣

卿久專閫寄克靜邊虞昨開兩鎮之雄茲陟貳公之戈藥節兼舊鎮之威儀申衍戶封陪當邑采壯矣軍容之重煩乎命數之隆式循昭代之彝章勿替先皇之殊遇於戲惟明於任人者善繼其志惟忠於事主者不貳其心歷觀古人可驗今日周亞夫將兵再世迄能守節以有勛郭子儀受命先朝惟以效忠而永譽予徵回封疆之備爾思承閫閾之勞茂對寵光益恢遠畧可

賜告口宣

卿久專閫寄克靜邊虞昨開兩鎮之雄茲陟貳公之峻體予初服祇我明綸

楊棟該遇明堂大禮加恩制

惟我仁宗備法駕而嚴宗祀有臣貽永典儀仗以參使華霖晦爲之霽明辰象於焉炳著備成熙事肅倡和聲天惟休於前人既昭假爾我式至於今日亦右享之聿覩慶成咸被慈告具官某行高當世才比先民道宗洙泗之間孔子乃所願學文邁巴江而上揚雄最其善鳴久自禁塗峻登政地深惟虞周盛際莫謹類禋吾有齊魯大臣可與禮樂裒時景貺稽古曠文本朝以癸亥祀南郊肇皇基之億萬年漢人以辛巳祠泰時現景光於十一月爰命宗工式昭使範偉

山立而玉色燕星陳而天行攝以成儀滌以祼獻同
其福祚錫之土田薄三神之釐厚九重之眷噫伊陟
暨臣扈咸陳格帝之功君奭旅周公恪盡供王之敬
以祈永命惟有歷年可

同知樞密院楊棟曾祖已贈太子太保光廷特
贈少保制

朕載覽甘泉錫羨之賦庶幾清廟顯相之詩蜀無他
楊樞輔堂同其苗裔周有大賚曾閔爰賁之寵榮宜
刻慰書以昭餞澤具官某故曾祖具官某世業傳淵
濬之畧家聲冠汾陽之科援枹鼓而忘身獨全忠概

執干戈而衛社夙負壯圖撫躬淹志士之發揚裕後
啟賢人之久大遂相九筵之典乃疏三廟之封拱木
爲之高華班棘於焉通顯噫祭十倫而同福祚孰加
古少保之官德百世而推源流尚食晉太傅之邑可

曾祖母歷陽郡夫人程氏特贈和國夫人制

精禋帝祖福既被於八埏加惠臣隣爵必通於三世
可無國典以耀母儀具官某故曾祖母具位某氏柔
嘉處躬專靜持則傳稱繼室克嗣元妃之芳詩咏宜
家載衍閫孫之慶參裁密務顯相宗祈屬茲熙事之
成可後慶條之舉遂荒列國亦曰君夫人垂佑後人
則無遺壽耆可

祖已贈太子太傅知章特贈太傅制

九筵秩祀所以配天兩社均釐則知尊祖宜頒懸錫
以發幽潛具官某故祖具官某秀稟岷山書傳渭水
倘詢智畧可以借前箸籌之俾扞邊陲知其賢長城
遠矣惜不酬於壯志宜衍慶於後人子又生孫峻膺
兵本之寄聖能饗帝爰殫侯衛之儀乃廣靈祇載申
賜典噫羣公相子肆祀合敷祭澤之華少傅茲曰三
孤永作泉塗之責可

祖母和政郡夫人宋氏贈惠國夫人制

惟典神天必嚴宗祀烝舁祖妣爰寵輔臣宜以徽章

沃於幽祠具官某故祖母具位某氏秉心温靚率履柔嘉無蜀他楊既得名家之配必宋之子貞欽懿範之賢鍾爾閨孫爲吾碩輔秩九筵而相禮於三世以均發寵渙魚軒已正小君之號榮增馬鬣更開成國之封耀爾下泉享於新邑可

父已贈太子太師端仲特贈少師制

朕虔恭帝祖於九筵慨念君臣之一體淚落廟俎不勝予嚴父之思靡侵菜衣亦揆爾顯親之志睠楹奠之相祀於廟廟以追榮具官某故父具官某胄雖常貯於甲兵手不停披於玄草人生五馬焉能使予不

遇哉庭植三槐必知吾子有興者衮繡果榮於後閥旂常克相於精禋乃衷神釐用敷愍册噫上有澤下及其惠式旌祭統之十倫子能仕父教之忠斯冠周官之三少是有慶矣其與享之可

母琅琊郡夫人史氏贈通國夫人制

以配上帝國家既謹於奉先爰有寒泉輔弼亦勤於念母宜衷神貺用刻愍書具官某故母具位某氏柔順積中閑和率性昭其女訓夙漸濱於令儀宜爲母師有汪洋之淑問慶鍾子舍位陟樞庭茲拜貺於明堂遂徙封於堊國彤管有煒浸颺竹帛之芳聚服是宜可作弁堂之賁榮魂不昧勿替引之可

故妻文安郡夫人孫氏特贈吳興郡夫人制

國家之數祭澤無遠近幽深輔弼之念中闈有死生契濶往昭廟祐其侈綸言具官某故妻具位某氏惠問蔼存芳猷夙著其儀不忒是爲女婦之師而生有涯莫覩公侯之貴茲覃餞惠是錫愍書安且吉兮改俾若溪之望郡殁不朽矣尚昭藻澗之潛輝可

今妻通義郡夫人孫氏特封同安郡夫人制

燔燎場晨國家嚴精禋之典采蘋供祀輔弼有宗禧之承茂耦靈藏以華中閫具官某妻具位某氏閑和中節温惠成儀君稱之曰夫人孟正笄珈之美婦能勉其君子無慙竹帛之傳茲拜貺於明堂遂徙封於堊國彤管有煒浸颺竹帛之芳聚服是宜可作弁堂之賁榮魂不昧勿替引之可

母博平郡夫人朱氏贈義國夫人制

以配上帝國家既謹於奉先爰有寒泉輔弼亦勤於念母宜衷神貺用刻愍書具官某故母具位某氏莊重凝姿幽閑稱性元妃之有繼室嗣昭鴻案之儀邦君之稱夫人益豐魚軒之寵慶鍾子舍位陟樞庭茲拜貺於明堂遂徙封於堊國彤管有煒浸颺竹帛之芳聚服是宜可作弁堂之賁榮魂不昧勿替引之可

故妻文安郡夫人孫氏特贈吳興郡夫人制

國家之數祭澤無遠近幽深輔弼之念中闈有死生契濶往昭廟祐其侈綸言具官某故妻具位某氏惠問蔼存芳猷夙著其儀不忒是爲女婦之師而生有涯莫覩公侯之貴茲覃餞惠是錫愍書安且吉兮改俾若溪之望郡殁不朽矣尚昭藻澗之潛輝可

今妻通義郡夫人孫氏特封同安郡夫人制

燔燎場晨國家嚴精禋之典采蘋供祀輔弼有宗禧之承茂耦靈藏以華中閫具官某妻具位某氏閑和中節温惠成儀君稱之曰夫人孟正笄珈之美婦能勉其君子無慙竹帛之傳茲拜貺於明堂遂徙封於堊國彤管有煒浸颺竹帛之芳聚服是宜

閨範可

碧梧玩芳集卷六終

制

葉夢鼎該遇明堂大禮加恩制

朕洎選吉辛肇修宗祀旂常炳娜盛供帳之皇儀羽衛周張肅鹵簿之使領孰膺隆委我有近臣蓋乾德之命張昭實癸亥親郊之始皇祐之詔厲籍亦庚寅大饗之初既慶熙成咸被慈告具官某佐王事業經國謀猷選自三雍海流道德之富聞於兩社山立廟廊之才既殫基命之勤斯懋格天之績相與肆祀齋

我思成法駕安行先三日而兩卷露霽明庭對越秩九筵而月穆日華神來宴娭祭則受福政朕躬之專嚮於政路以均釐多井倍加眞朕申衍噫吉蠲而誦天保甫膺如川方至之休旅命而作嘉禾已有異畝同頴之瑞惟上下之勤恤庶天人之充和可

洪勳該遇明堂大禮加恩制

朕恪修宗祀屢照孝熙明堂在國陽款殊庭而日華月穆司馬掌邦政備法駕而星陳天行有嘉宣勞宜均拜胙具官某家擅文章之錄人推典刑之宗東馬齊飛視草世絲綸之美夔龍接武納言超筆橐之英

余卜秋宰以蔵上儀汝掌夏官而司內制太宰之贊王命卿士民庶肅然有聞祝史之奉正辭天地祖宗臨之在上十二駕龍之整雅三千組練之訓齊迄底熙成實多顯相宜頒惠澤申衍新畬噫戴經之叙十倫必施酋賞周官之命諸子爰啟封疆祇服寵靈益殫獻納可

洪勳洪燾父謚忠文已贈特進咨慶贈少保制

朕蠲恭帝祖均惠臣鄰五室九筵稱秩元祀一翁二季尚有典刑昭余祭澤之敷慰爾孝思之切具官某故父具官某崇論宏議欲起端拱咸平之治功全節

高風不愧慶歷元祐之君子集茲嘉慶是啟象賢兄爲元方弟爲季方並登禁路子執穀璧男執蒲璧咸侈國風因歧事於台宮併追榮於禰廟噫亮天地而貳公洪化雖僅見於慇書顯父母以立身揚名猶足昭於義訓可

毋吳郡夫人阮氏贈吉國夫人制

餒君之餘必有露蘭之澤無毋何恃以紓風木之悲具官某故毋具封某氏德合箴圖行隆閨閫於彼行潦生而躬藻澗之勤爰有寒泉没益重棘心之感二惠兢爽九原有光已賁魚軒嘗以郡封而賜沐茲申

鸞誥肆由國壤以疏綸尙其淑靈克歆愍典可

本于才父已贈大中大夫桂特贈通議大夫制

賢者在朝美政旣陟榮階君子篤親興仁宜加愍册

肆俾從班之老特追稱廟之榮具官某故父具官某

仙井鍾奇俯秤擢秀文聳籍甚江漢炳靈世載其英

誼槩卓然松柏後凋不改其操如用之賢長城遠矣

乃不及取一障乘之畸於人而祚於天非其身而在

其子崇論宏議忠言嘉謨擢登星履之華式需露蕭

之澤宜加一秩以貢九原噫子牟存闕之心凜其未

泯狐突教忠之報於此有光可

妻恭人喻氏贈令人制

夫尊於朝莫峻陟明之典婦歎於室靡諧偕老之期

峴十乘之行先啟允賴壯猷九筵之祀丕崇迄成熙

事倘匪我亭之虛侯曷由太室之精禋覩載馳驅循

駿奔走有隆賜胙式表均釐噫帝臨中壇光十一月

里之情以高牙大纛而鎭全淮如緩帶輕裘之臯古

存用錫美稱以華幽壤庶吾八座之老毋重五噫之

懷忘泣牛衣中耶旣莫同於通顯有若馬鬣者矣其

尙格於杳冥可

姚希得該遇明堂大禮加恩制

從昆侖而拜祀旣峻事於圜宮橫大江兮揚靈賜均

壇於制圖酒推後惠式茂徽章具官某罰珍顒邛和

壁環偉有貫穿古今之學有酬酢事物之才十國爲

連莫重高牙之寄兩都相望實兼留鑰之雄馬騰於

槽民狎其野黃旗紫蓋厚培王氣之休嘉玉瓚黃流

交鬯景光之震澹其均拜胙庸示疏綸辨等以正儀

加地而進律噫王入太室旣殫我將我享之忱伯執

鬯圭爰錫禰公爾侯之祉哀時之對克壯其猷可

李庭芝該遇明堂大恩制

汝上明堂之圖式謹圜宮之祀淮浦王師之所有嘉

方圖之英具數寵章以昭餞澤具官某山嶽淳峙圭

璋粹溫晏嬰仁人坐制兩極之勝柳渾儒者足知萬

駿奔走有隆賜胙式表均釐噫帝臨中壇光十一月

而拜祀勇執滿璧邑三百戶以疏思祇膺啟宇之恩

益茂幹方之譽可

李庭芝父唐臣贈朝奉大夫制

明堂九筵甫畢合宮之祀元戎十乘眷懷專閫之臣

宜以徽章賁其爾廟具官某故父具官某處躬素履

玩心黃中盤谷林泉自適大夫之進退出處漢中典

壹叁貳册97版

籍鍾爲元帥之禮樂詩書乃其嗣人爲國良翰屬告
成於禋祀方飲福於臣鄰能仕而父教忠既足當於
一面欲養而親不待其加寵於九原服我茂恩以華
幽壤可

母張氏贈碩人制

國家嚴父之禮克配彼天臣子念親之懷靡依匪母
寵予方閫貴厥妣筵具官某故母具位某氏廸德溫
恭宅心慈恕相其夫子不辭井臼之勤裕乃後人克
任藩垣之寄茲因餞惠復峻徽章淮海維揚州式資
良翰寒泉在浚下尚慰孝思可

妻宜人徐氏特贈碩人制

在國之陽屬舉精禋之典配天其澤肆頒惠術之彝
翰仍衍眞腴之入於賊聖人之祭見爵賞劬酬衛社
時維方閫之英蓋有中閨之助茲因察餞申錫恩言
具官某妻具封某氏有壺彝之清規爲禁從之良配
敬而宗祀勤南澗祭祀之供助我元戎任東閫蕃宣
之寄適均釐於宣室爰錫祉於庶邦頒人其頒無愧
錦衣之賦君子偕老有華象服之宜祇佩徽章益昭
淑範可

呂文德依前官職加恩制

門下朕恪修宗祀洎選吉辛崇明堂而度九筵丕親
郊丘之盛禮屬大事而當一面興懷疆場之元勳況
撫師承德以良勤豈受服執膰而有異其數祭澤式
奬戎昭具官某智勇冠時忠猷忱許國如飛如翰如江
如漢豈惟收淮浦之功非龍非鼉非虎非熊蓋屢奮
碓溪之畧萬人吾往四方既平勇敢而帥三軍有崇
文克蜀江之險堅邊而築百堵用李勣鎮朔方之城
比稽上古之彝儀爰謹季秋之大報滅烽卧鼓喜虛
候於戎亭奉幣執珪獲嚴禋於太室戰則克而祭受
福外無患而內以寧紛旗常之拱北辰獨節鉞之鎮
南紀師象山摧則每嘉將良兵利之奇艫驪矢歌亦

念士飽馬騰之盛既成熙事斯錫神釐是豐多井之
翰仍衍眞腴之入於賊聖人之祭見爵賞劬酬衛社
之勞天下之將通神明益懋幹方之烈必君仁而臣
敬斯天祐以人從永肩一心思皇多祐可

口宣

有勑宗祀明堂既受帝祉大賚四海肇敏戎公申衍
豐租式均惠餞益侈在師之錫無忘拜昨之恭

江萬里該遍明堂大禮加恩制

朕獲執珪幣恪恭神人明堂秩九筵昭予肇祀公輔
周兩社懷我邇聯用頒餞澤之新以寵楹庭之舊矧

嘉良翰誕錫明緒具官某斯文羽儀學者師表色正芒寒之始鴻名已塞堪輿根茂實遂之餘大論可著廊廟乃眷七閩之鉅鎮特煩二府之元臣其自時配天屬舉路庭之禮雖爾身在外宜均宣室之釐申衍爰田用昭惠術噫先王墾祀爲百姓朕敢懷專嚮之私天子嘉禮在大臣爾尙體同福之意祇膺帝覬益告辰猷可

江萬里曾祖瑛贈太子太保制

朕登延舊弼翊贊鴻樞我儀圖之既進賢於密勿德積載也乃原始於高曾具官某故曾祖具官某故曾祖具官某推節

陸沈懷材螻屈渾金璞玉鄉里稱爲善人枕石漱流山林遂其隱操一門所積三世其昌宜爾重孫爲子碩輔陟儲宮之上保載錫之光賁私廟之愍章乃終有慶可

曾祖母齊郡夫人沈氏贈清源郡夫人制

位陟副樞之列本我五兵恩疏刻密之章及其三世念茲重祖之配可後九原之榮具官某故曾祖母具位某氏淑慎爲儀令柔作則傳稱成德敬冀缺以如賓史著芳名與梁鴻而俱隱慶鍾未艾善積有餘宜爾聞孫爲予碩輔學士尊祖況追賁於曾門夫人起家用

家用申榮於泉戶懿靈如在茂渥其承可

曾祖母恩平郡夫人葉氏贈安定郡夫人制

位陟副樞之列本我五兵恩疏刻密之章及其三世念茲重祖之繼室可後九原之愍書具官某故曾祖母具位某氏稟性惠和修身淑謹同夫偕隱何愧祠裘與佛有緣自翻貝葉慶鍾未艾善積有餘宜爾聞孫爲子碩輔學士尊祖況追賁於曾門夫人起家用申榮於泉戶懿靈如在茂渥其承可

祖璘贈太子太傅制

后德惟臣況延登於樞輔人本乎祖宜申錫於愍書具官某故祖具官某學本師心跡同辟世濯滄浪之水足以潔身居畏壘之山從而厲俗對聖賢而自樂知爵祿之可辭善則有餘慶宜未艾茲予近輔乃爾聞孫太傅在前遂陟儲宮之貴秩賢者有後斯爲奕襮之寵光精爽如存歆承不昧可

祖母信安郡夫人巢氏贈廣康郡夫人制

體貌大臣追榮私廟孝畀祖妣申錫泉扃是加刻密之章以達含飴之報具官某故祖母具位某氏宅心淵懿植德溫柔節嬪鴻妻隱深山之裘褐慈如陶母餌前榮之寶親流慶甚長有孫而顯再陟紫樞之峻

申加綵誥之華起家而稱夫人用易新封之湯沐違
事而諱王母增光故壤之松楸可

父髣贈太子太師制

門令容蓋古人固有陰功庭自植槐近世以爲佳話
必若盡在三之義其惟教不貳之忠我有近臣追榮
慤誨具官某故父具官某學深源委性質直方仕而
輕結綬之榮柔不茹剛不吐居則謹佩韋之戒語有
注黙有思蹈前修之典刑揭後學之師表位不滿德
賀浮於名宜吾廊廟之英出爾階庭之彦噫兩社爲
公輔載揚家訓之遺芳九原從大夫宜對宮師之殊

寵可

母普寧郡夫人陳氏贈永寧郡夫人制

惟我有臣既荐登於兩地靡依匪母宜重感於九原
推其至情錫之慈典具官某故母具位某氏令儀可
則柔範有閫內睦外嫺蚤著閨閾之肅穆夫榮子貴
晚觀門地之顯融既纏風木之深悲莫覩斗樞之盛
事采蘋有報易湯沐之新封吹棘是懷賁松楸之故
壤可

妻通義郡夫人黃氏贈南康郡夫人制

臣事君以忠入躋樞筦婦從夫之爵下及閨門雖不
幸而悼亡亦必申之慈錫厚之至也榮執甚焉具官
某故妻具位某氏賦性柔明持身專靜勉其君子早
翰憲誥之忱宜厥家人尤極睦婣之美迹此延登之
貴追懷內助之賢已錫魚軒申加鸞誥義莫崇於伉
儷恩宣問於幽明惟其有之思致鵲巢之應如可作
也尚榮馬攽之封可

史宇之該週明堂大禮加恩制

朕合宮致饗宣室受釐禮重九筵既廸熙成之盛典
恩均二府有懷勲烈之嗣人宜布新榮以旌夙望具
官某處朔篤厚履行粹夷永言宣孟之忠爲善有後

能復周公之宇其德克明出殷方維入僕公輔不顯
亦世是謂喬木之臣所去見思綽有甘棠之政慈養
優游於里第夤班峻陟於殿庭茲衍賦畬以昭祭澤
噫書於旗常彝鼎朕靡忘先正之勲錫之山川土田
稱益懋象賢之業可

李曾伯該週明堂大禮加恩制

朕合宮致饗宣室受釐禮重九筵既廸熙成之典恩
賦資凝重植量恢洪十乘元戎嘗倚幹方而佐辟四
郊多壘輒勤敵愾以折衝壯懷早際於風雲暮齒自

安於泉石瞻言書德簡在深衷其自時配天式展親
祠之敬雖爾身在外共寤拜胙之華用錫渙綸申加
井賦噫四海來假靈祇已沛於蓼蕭三壽作朋文獻
尚存於喬木茂膺帝賚益告辰猷可

馬光祖該遇明堂大禮加恩制

朕獲執珪幣恪恭神人明堂秩九筵昭予肆祀公輔
間兩祉懷我近臣用頒餕澤之新以寵樞庭之舊式
彰褒律誕錫明綸具官某蕭括而洪深精明而果毅
高牙大纛出而成方召之勳玄圭袞入則筮龔龍
之列偉績兩都之尹正玉枕四輔之寅恭其自時配

天屬舉路庭之禮雖爾身在外宜均宣室之釐申衍
爰田用昭惠術噫先王罄祀爲百姓朕敢懷專嚮之
私天子加禮在大臣爾尚體同爾之意祇膺帝賦益
告辰猷可

徐復該遇明堂大禮加恩制

堂崇九筵聖惟能嬖網去三面民自不冤願如司刑
之臣可後均益之典其敷祭澤以寵禁塗具官某悃
幅無華靖恭有守爲厚守大體有漢庭長者之風老
成重典刑蓋周家獻臣之望玉乘鸞輅金揭鷁竿既
相祀於甘泉復奉書於丹鳳式敬爾猷俾裕我民錫

碧梧玩芳集卷七終

制

趙葵依前少保觀文殿大學士充醴泉觀使加

朕齋潔精禋眷懷宿望注想待元老時維將相之英

富貴歸故鄉均拜神明之胙爰敷餞澤式渙新綸具

官某天挺壯猶家傳義槩夙菑予捕夙高當世之勳

仲雪伯霜獨擅一門之譽容膺慨舊安邊之略其經

營陬畫江之圖雪恥除凶有封狼居胥之志執訊獲

醜有截鯨奔沛之功雌四方不已於行然三公不易

其介廊廟江湖之心靡間園林鐘鼓之樂未央明堂

度九筵屬稱元祀公輔間兩社慨念舊臣望喬木之

猶存宜蓼蕭之首被大國易三河之名壤眞畬陪多

井之殊恩以昭靈貺以崇徽數於戲昔仁祖御圖之

日當皇祐親饗之年稽古禮文肇舉國南之典睠時

勳舊載新冀北之封尚企前猷永綏壽履可

曰宜

類帝禋宗既齋明而秩祀出將入相於耆舊以均釐

丕衍多田進封大國其承渙渥茂介殊祥

趙葵曾祖太師冀國公世勣贈豫國公制

朕修欽天事地之彝典既竣事於合宮睠言出將入相

之舊臣俾均釐於曾廟肆頒餕澤追賁慈章具官某

故曾祖具官某實淳於名位不滿德門閎有興者蚤

已驗於肥家鄉里稱善人蓋素懷於濟物積有餘慶

燕及重孫再世臨邊既身爲於朔陸一堂輔政嘗武

接於夔龍屬典禮之熙成邁淵源而錫祉噫冀之北

土夙開成國之封豫介南河申析大邦之壤寵光優

渥英爽欽承可

祖母吳國夫人朱氏贈豫國夫人制

備欽柴之禮臣餕君之餘申錫沐之封婦崇夫之爵

均釐舊弼追賁曾門具官某故曾祖母具位某氏秉

德和柔宅心慈恕祀謹蘋蘩之職可以承先慶鍾梁

棟之臣是能肅後肆秩九筵之熙事爰崇三世之愍

書噫稽汝上之國既昭靈貺析河南之壤益侈舊封

苗裔有光臧昌未艾可

祖太師徐國公棠贈荊國公制

明堂秋九筵備成熙事大夫祭五鼎厥有彝章嘉台

衡勳舊之臣錫祖廟追榮之典具官某故祖具官某

高懷磊落壯志慨慷師友淵源蚤事南陽之大老聖

賢指趣晚交廣漢之醇儒其存者長所漸愈遠是生名子守邊崇方召之勲燕及閻孫輔政簉皐夔之列屬奏熙於宗祀必同福於大僚愍典被之慶源深矣噫遂荒徐宅名邦已肇於始封至於荆山大國宜加於申命可

祖母燕國夫人楊氏贈荆國夫人制

類於帝禮於宗元祀秩九嬪之禮過其祖遇其姚大僚追再世之榮具官某故祖母具位某氏簡澹無華温恭有度於彼沼沚是共藻祀之虔生於階庭茂格孫蘭之慶睠近臣之同福於王母以疏恩熙事既成三事均釐允極夫尊而妻貴九原愍錫永念生榮而雍已開大國之封兹易衡湘益侈本邦之錫淑靈不昧胥蠁其承可

婁德國夫人李氏贈鄧國夫人制

尋章可後噫學士尊祖所宜餞澤之均夫人起家永作泉塗之貴可

女太師漢國公謚忠肅方贈潭國公制

死哀方推舊弼之殊恩爰錫中閨之褕典具官某故妻某氏體柔明之度躬幽閒之風生也有涯既不恨牛衣之泣歿而不朽亦庶幾象服之宜餞澤式頒徽章有侈噫親祠泰時既流秬鬯之馨賜沐南陽永作松楸之貴淑靈如在光寵如敢可

劉克莊該遇明堂大禮加恩制

朕嚴禋上帝頒宥坐茫受釐每懷思誼周洽九垓人傑所鍾南方之踰裕乃父功尤幸西平有子屬詞華宿老獻納邇聯闈正始之音大雅爲之復作下建中之詔斯文可以中興甫聽履而上星辰旋把麾長沙開國益明吳芮之忠英爽如存慶源有衍可

而去江海比崇宗祀緬想舊儒賜文武之胙以必均
豈嚴吾之列而後可車回丹鳳當年語妙於恩書竿
揭金鷄今日龍榮於耆德申陪井賦誕錫渙綸噫王
揖大圭既秩九筵之禮子執穀璧載加五等之封晝
接用康辰酬伻告可

劉克莊母方氏贈魯國夫人制

國家嚴父對皇天后土之臨臣子念親有凱風寒泉
之感肆恩禁路追賁妣筵具官某故母具位某氏莊
重凝姿幽閑植性采蘋而於沼沚可以承先聽履而
上星辰是能格後疊此象軸錦韜之貴積爲松阡柏

家之華粤予既薦於罄香緊爾申加於湯沐噫祀於
洛邑方將第清廟之詩保彼魯邦亦何歎閟宮之頌
淑靈未昧懿典其承可

繼母林氏贈魏國夫人制

朕蒐奉高之上儀跡甘泉之法從淚落廟俎雖永助
予側楚之懷塵侵采衣豈不念爾顯揚之志其廣露
蕭之澤以紓風木之悲具官某故繼母具位某氏生
自義門嬪於勝士嚴於閨閫鍾郝之禮法有稽課以
圖書班馬之史編尤熟母儀甚偉禪悅更深揮華蹙
繡之簾雜杳泥金之誥既有子逮干鍾之養復從夫

亨五鼎之榮比舉精禋申加愍典大邦錫寵不侈汾
曲之封後嗣能賢自草瀧岡之表可

妻碩人林氏贈淑人制

嚴恭帝祖昭子宮廟之丕欽均惠臣工俾爾室家之
同福既失鴻漸之助用爲家柏之榮具官某故妻具
位某氏生中興忠義之門蹈名家禮法之訓玆母舅
姑之所冒無間言搢紳儒先之流指爲內則與崴皆
逝其生有涯賢哉大夫舊齋之榮至矣釐爾女士井
臼之感何加茲屬照成肆頒惠餽君子宜偕老也雖
不幸而悼亡淑人其儀一兮尚克歆於愍錫可

陳威兒依前安南國王加恩制

門下朕摹稱元祀洎選吉辛其自時配皇天既迪熙
成之典推而放諸四海式均大賚之仁眷時南服之
英世慕中華之美載敷靈貺爰錫徽章具官某浴義
浸仁履謙蹈信玆苗子肯播嗣分茅土之榮臣事君
以忠時謹梯航之貢無替厥服曰篤不忘屬時景運
之隆丕講精禋之盛先以雨而殷裔裔大明升空委
如山而瑞穜嘉禾同穎庶邦丕享四極爰臻帝歌
卿雲爛兮遠占華旦天無烈風久矣遐想至仁載嘉
象譯之來煥發鴻臚之詔有慶則益地申衍賦租惟

名不假人用增勳號以大九閽之式以昭三神之釐於戲惠宗公而罔時怨恫斯靖露零之澤勞天下而無私覆載靡遺日出之區祇服寵榮永存荼順可

少師保鎮軍節度使衛國公致仕謝燮昌特贈

太保追封淮海郡王制

朕載稽典彝用宏嫡睦九原歎逝追懷戚畹之英三太崇終倂侈王封之貴式昭寵數申錫愍書具官某濟美槐庭聯輝椒屋兄弟式相好矣有韓鄂華國家禮亦宜之莫崇位棘蒲若温恭之盛潸然夷雅之資居里第而避遠勢權飭家庭以迪閫詩禮朕欲基二

南之王化有關雎麟趾之風爾能儀四姓之族姻無流水游龍之習甚念睦親而民歸厚詎期殄瘁而人云亡眷惟中閨素篤同氣不遺一老曷舒則友之情豈伊異人采重孔懷之感刻密跋上公之品直茅列異姓之王以慰營魂以華鄉與於戲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曾壽考之難期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庶幽冥之不隔冀而英爽欲我情文可

湯漢以進書賞轉官同贈本生父嚴特贈奉直大夫制

荀淑行高故八龍俱有偉望陳寔道廣故二方悉著

父具官某高風晉慶歷之數公大節肖元祐之諸老解紱之日入元咸集於舜朝我冠而來百怪莫逃於禹鼎國有立政天不慭遺哲人其萎自關世道賢者有後式繼爾猷茲階庭踐維斗之華乃泉隧賁亞台之典憖人云亡邦珍殄瘁悵莫作於九原子能仕父教忠尚垂休於奕世可

母阮氏特贈吳郡夫人制

有子而賢既陔登於八座無母何恃乃弗逮於千鍾將而風木之悲廣我蓼蒨之澤具官某故母具位某氏令儀懿行吉德純忱鴻案如賓眞君子之配熊丸之踐斗尚敬異渥以啟方來可

故妻張氏贈淑人制

教子有古人之風茲升筆橐之華彌重梱巹之感昔榮保口今賁臨吳雖不及夫人之肩與必須識尚書之位某氏柔嘉宅志嚴靜處躬生中興名德之家源流遠矣爲先朝嗣臣之配閨閫肅然每持熊膽以助勤弗逮魚軒之迎待例已蹔榮於筆橐獨懷深感於捐襚嘻有子而稱願然既議鄭尚書之屢念母之不見也宜應魯夫人之文加而湯沐之封敬此泉塗之寵可

端明殿學士通奉大夫致仕洪勲特贈光祿大夫制

山深林密既還弘景之冠道遠年徂俄易會參之贊慨其歎矣聽焉顧之具官某學淵博以造微量宏深而經遠緜綸演潤端平故老之名家筆橐論思先帝侍臣之偉望浸登要路勇退急流賢者考槃獨寐語嗣王訪落不我告猷甫徇車之榮忽上拖紳之奏死生亦大矣等於浮雲談笑而道之居然委蛻起九原而悼往從二品以崇終其人若存兮無遺壽考斯文未喪也尚有典型可

陳昉初除尚書母齊國夫人林氏贈魯國夫人

制

入座升華班路已高於北斗千鍾弗泊庭闈空戀於南陔其施露葉之流少慰風枝之恨具官某故母具位某氏柔嘉宅志嚴靜處躬生中興名德之家源流遠矣爲先朝嗣臣之配閨閫肅然每持熊膽以助勤弗逮魚軒之迎待例已蹔榮於筆橐獨懷深感於捐襚嘻有子而稱願然既議鄭尚書之屢念母之不見也宜應魯夫人之文加而湯沐之封敬此泉塗之寵可

生母令人施氏贈淑人制

人代天工莫重納言之任母以子貴特榮淑德之封具官某故所生母具位某氏隱約自持謙柔維則樂有子矣是生鳳穴之奇瞻望母兮釜奉蘭脩之養茲膺榮於筆棗宜興感於梧槚芳塵遽掩於斑衣施渥特加於紫誥憲欲稱觴而爲壽顧有風弗停之悲因曳履以疏恩庶酬天罔極之德可

故妻令人林氏贈淑人制

夫尊於朝已膺榮於八座婦歎於室其就起於九原宜有特恩以昭慰錫具官某故妻具位某氏性專靜肅德稟柔嘉家譜芬芳夙傳於祖閣儀嚴整善事其姑生而不恨於牛衣歿乃有加於象服憲爲尚書婦亦少慰於蘋蘩曰君夫人必進承於禕翟芳魂不隔茂寵其敢可

制

陳堉除資政殿學士致仕制

朕餞惠先猷尊寵耆德昔孝宗淳熙之世有劉章胡銓其臣錄從班而陟殿帷初示優賢之禮自延康而拜資政用爲告老之榮雖保身嘉明哲之獨全亦課國惜典刑之得謝其頒坦制以奬高風具官某受材恢宏制行清謹嶧山之桐泗濱之磬何風韵之獨高新甫之柏徂徠之松有歲寒而不變自篤褆紳之列

徧僉藩從之華蚤著廉能今爲宿齒平生氷蘗有一琴一鶴之風晚歲山林適某水某山之趣比疏異渥以寵耆英欲遵漢世訪伏生之規亦念吳人稱尚父之語從以孫子固將下萬石之里門其在朝廷猶可受三老之几杖屢抗章而有請期約祿以自怡惟尊賢固人主之明而從欲亦聖人之恕峻升秘幄渙發恩綸家既有於安車門遂施於行馬以昭體貌以款燕閒噫九秩而膳飲從游式遵禮典百年而威儀自警尚聽詩箴諒惟存闕之忠無廢告猷之益若謀則就俾壽而臧可

劉克莊特授煥章閣學士致仕制

朕優禮舊儒愍煩官職請麾以出冀聞善養老而來拜疏不休迄欲致爲臣而去喜爾得全於明哲悵予未厭於典刑式奬高風爰頒制具官某詞章遠輩於修載學問上接於乾淳仰之彌高山斗一時之望行而必遠江河萬古之流予解紱而更張爾先揮而來下還居兩制其代王言擢長六官蓋先民譽進退有裕表裏無瑕擅名筆於本朝他學士閣不得下瞻耆英於下國一靈光巋然獨存乃復抗章力祈謝事雅志深嘉於疏傅渙恩峻陟於堯章增西清荷橐之

榮示東路角巾之寵鄉里蒙三老之教子孫卜萬石之門噫巨源出京師之初供帳孰多於祖送居易辭同州之後掛冠未美於保釐尚獻詢茲遐還不謂矣可翰林學士知制誥兼給事中兼修史牟子才特

授端明殿學士與官觀制

朕惟哲宗元祐之初嘉范鎮老成之望陟延康之秘殿錫以恩華賦崇福之眞祠遂其安逸用頒漢制併奬蜀珍具官某人有典刑學深源委頃從劍棧來瑞朝廷忠言嘉謨偉論豈殊於軾轍精筆妙墨英詞未遜於淵雲被遇先皇久登法從比纘鴻圖之始實傾

黃髮之詢肆疇學士之眞孰若禁林之老以疾來諗
拜疏不休勞侍從而厭承明具殫懇切專精神而輔
醫藥宜聽優游超畀渙綸式稽故典入關而牲多病
已遂留侯之高風在畝而忠不忘毋替更生之直節
可

牟子才特授資政殿學士致仕制

朝廷尚德方崚陟於延康君子遺榮忽聽違於神武
欲全雅志乃進穹班具官某秀稟蜀珍蚤推國器噓
海岱而出雲雨忠言若炳於丹青濯江漢而暴秋陽
大節靡渝於華皓朕之初政朝有老臣甫傾蕭艾之

周詢獨味山林之長往何恙不已式遏其歸顧令自
適於養恬忽復力祈於謝事念文獻之無幾慨典刑
之有存用升規殿之榮名以侈耆儒之晚遇噫召彼
故老嗟何及於咨詢賢哉大夫庶自全於止足勉而
嘉遜服我寵章可

周坦特授中奉大夫守寶章閣待制致仕制

持江海之麾會且歸矣上皇辰之履止或尼之方深
側席之思遽覽懸車之奏具官某學全素履朗擅大
名琅琅天人之奏篇蚤魁多士炳炳仁義之論諫獨

冠七人台斗之望浸高山林之日滋久比更大化念
爾宿儒嘗令佩印綬以爲邦不復隨弓旌而造闕俄
上遺榮之請爲頒增秩之恩噫進退豈不裕餘尚服
醫藥宜聽優游超畀渙綸式稽故典入關而牲多病
已遂留侯之高風在畝而忠不忘毋替更生之直節
可

牟子才特授資政殿學士致仕制

朝廷尚德方崚陟於延康君子遺榮忽聽違於神武
欲全雅志乃進穹班具官某秀稟蜀珍蚤推國器噓
海岱而出雲雨忠言若炳於丹青濯江漢而暴秋陽
大節靡渝於華皓朕之初政朝有老臣甫傾蕭艾之
羅上禁塗去佩郡章井流民譽雖仲舒厭事每不樂
於京師而靈光獨存猶足鎮於下國遺榮荷橐亟請
懸車可無褒升以嘉止足噫超邁賈誼嗟何及於少
年即拜申公悵莫迎於故老可

謝堂特授華文閣待制提舉佑神觀免奉朝請
制

十連爲帥方預謀專閫之英三命益共竟莫過循墻
之請魏閣特陞於候對珍臺仍領於內祠謙柄有光
渙綸敷示寵具官某風猷明浚材術疏通生重侯累將
之門豈軒冕之爲貴得經生學士之趣有詩書以自
娛察其理人御眾之長付以開府作牧之事南閫之

寄甚重豈漫選掄東山之志不渝疊形冲遜吾汙爲
反汝志良嘉得非高牙大纛之榮不易綵服斑衣之
樂松階峻陟仰瞻虞帝之華蕊館自怡獨挹浮丘之
秩併獨朝詩庸表寵嘉噫共理而無愁恨之民朕方
諜漢循吏之績遴職而有慇懃之疏爾乃希晉賢戚
之風益勉令猷嗣膺殊渥可

王堅致仕加恩制

門下朕念邊陲控帶之邦倚勳傑扞城之力老當益
壯方圖將軍之功歸不待年忽致大夫之仕甫賴整
師於淮浦詎期謝病於頻陽莫遏雅懷其敷異數具

官某性根忠義資稟沈雄綰髮而戰匈奴彭纓而號
飛將念昔銅梁之績重清玉壘之旨衝梯舞雲莫奪
墨家之守枯泉飛液咸敬漢德之神西師歌心瞻之
寒北道裹餱糧而去徑登齊鉞來護周盧乃瞻慰陽
實維鉅鎮外峙邊頭之保障內增江西之藩籬宜宣
老熊當道之威遽覽神虎掛冠之奏昔盱貽奪劒力
全臧質之城今南郡賜金熹愈呂蒙之疾何恙不已
鮮我方將僕辨三孤乃忝華於亞傅爵冠五等仍進
列於羣公併衍組圭俾安藥石於戲聽磬思封疆之
烈靡忘著令以稱忠懸車傳子孫之榮猶可闔門而

賚重倘其冲襜對此褒庸可

口宣

有勑卿有負薪之疾莫得而留職參差棘之班以華
其老祇承恩寵茂介壽祺

勑

賜兩鎮勑書

厥承太母之徽音遵先皇之治命時維叔父翕頌宗
賢德言盛禮言茶謙光愈渥聖盡倫王盡制漢號宜
加張先志之未酬俾冲人而申錫仍洋川之舊組增
夔國之新麾時庸展親論遠民而胥契丕應徯志聞

成命以咸欣

賜呂文德銀合臘藥勑書

凝沍屆時嘉平紀節念上流之巨屏倚大將如長城
嘗遣雪裘式昭眷注載頒臘劑往輔冲和軍懷挾纊
之温士有同胞之喜祇承朕命勤撫爾師

賜李庭芝銀合臘藥勑書

淮冰未合漢臘初臨聽予兩道連帥之臣獨任三邊
風寒之寄寶奩頒劑璽詔封泥助養冲和益優撫恤
賜汪立信銀合臘藥勑書

冬日烈烈三戍屆期江流滔滔十連倚重眷言副闖

密接上游常懷陰雨之防益誼風寒之護式資寶膏
奚錫珍良壯丽精神固予保障

賜劉雄飛銀合臘藥勅書

卿銳卻北氛遠寬西顧三戍既屆乃漢家用臘之辰
六甲重開又皇朝下蜀之歲茲頒寶劑往助珍調壯
爾精神拓予疆理

賜都統孫虎臣等銀合臘藥勅書

朕深居九重念閫西塞霜露所墜皆予經理之區雨
雪載塗感涵征戍之苦茲頒臘劑奚謹歲常益增衛
生之經厚撫將屯之眾

賜諸閫銀合臘藥勅書

朔風凜冽江國嚴凝瞻想大僚服勤專閫藥囊珍資
駿鴻寶之秘方璽檢細書飭嘉平之故事挾纊已浮
於仁氣看題用佐於生經

又

朔方動氣當水鬚雪脛之時南紀地雄有金城鐵壁
之勢藉風寒之衛護先陰雨以綢繆眷我寶臣賜之
珍劑用致熙和之助益宣扞禦之忠

又

雨雪三冬況鄰朔塞風寒兩道盡護全淮錫以璽書

賜汪立信銀合臘藥勅書

維大江西迫隆冬至眷言外閫服乃中權陰雨綢繆

備殫勞勤風寒擁護誕錫珍良善撫民瘁厚圄吾圄

賜友南國王陳威晃勅書

猶禮陽館錫祉南鄉嶷莽執遵雖侍禍之莫預靈來致福實共祭之是資載考慶係誕敷惠術肆增封而衍食仍加號以表功祇服邦榮恪遵侯度

批答

文武百寮賈似道等上表奏請皇帝聽政不允

批答

朕初服斬衰躬承靈几睟顏永閟淚血長潛有父親有君尊天罔極而德欲報其劬鉅其痛甚日雖久而

念白遲苟達此情何陳是瀆匪惟成滇之難反抑亦尋典之旨循批諭已勤陳請未止雖張罝雅志但願足於留侯然疏廣清風豈終辭於漢傅毋煩屢避宜即欽承所辭宜不允不得更有陳請

賜文武百僚三上表請皇帝聖節名批答

朕觀唐世以暨本朝有王者興必建誕彌之節今冲子嗣嘗思繼序之難惟列聖之彝章煩羣公之固請敢因涼德而咈與情執三年之喪方此遵行於達孝上千歲之詩詎容遽亟於隆名當畢鉅憂徐議嘉禮故茲諭答宜體至懷

賜太傅右丞相兼樞密使魏國公賈似道上表辭免以理宗皇帝祔廟已畢照典故轉官恩命不允批答

顧惟菲躬倚賴上宰靡瞻匪父白鹭之馭寖還所存者神清廟之靈方安允資輔相克就儀文茲陟褒綸蓋遵彝典胡洊煩於揚疏致屢控於忱詞豈同寅協恭近輔且悉頒於成渥而朝躬盡瘁上公乃獨關於湛恩每覽遜章殊乖冲願朕未有艾方將垂拱仰成公勿替刑何以他辭無受所辭宜不允

賜太傅右丞相兼樞密使魏國公賈似道三上

表辭免以理宗皇帝祔廟推恩不允批答仍斷來章

李庭芝乞歸田里不允批答

卿自膺推戴之求蚤奮折衝之略一節匪懈累年於

茲王事不遑起居念南仲朔方之役我行固已永久
懷吉甫太原之歸茲覽封章遂蒭解組朕思皇祖烈
枚臺武功關南之任漢超山西之留郭進美成在久
無競維人剏吾全淮今委儒帥滅烽卧鼓期永底於
肅清緩帶輕裘尚益資於鎮撫祇若予訓無棄爾成
所辭宜不允

碧梧玩芳集卷九終

申狀

辭免召命申狀時在池陽召赴都堂審察

伏准尚書省劄子正月一日三省同奉聖旨令赴都堂審察者伏念某窮鄉下士初無超異之才應舉覓官靡有廉退之節爲親干祿隨羣計偕遭逢聖明塵忝科第部授池陽教官待次六年甫就初任今者伏過公朝薦揚多士必須資歷稍深然後召用未晚至於堂審合立外扃若或貪戀恩榮聞命奔走伏恐下

長士流躁競之風上累聖明綜核之政欲乞朝廷且容某安意職業講求義理與一郡諸生涵泳聖時教育之澤以備使令於異日所有上件恩劄未敢祗受

再辭免國子監司業申省狀

鼎來明制震惕危懼竊以樂正掄材儒官典教不模不範充員甫愧於攝承如絲如綸誤渥旋叨於特置已懷曳組致復濫巾伏念某近被優恩還塵清選君之仁者善養士方將崇化厲賢臣之壯也不如人何以興樂教胄謝才無取威命有嚴共二任於一身不能者止未三旬而再命其謂斯何有鵷翼之不濡無

鼻比之可徹恩深識拔誼合控辭伏望朝廷特賜斂奏收回宸命改畀名流官惟其人然後英才育而天下喜教必以正庶幾師道立而善人多

再辭免翰林權直申省狀

言之無文詎堪覩草令弗惟反未許循牆忱辭願徹於四聰愚悃遂致其再瀆伏念某以時文應舉安能爲廊廟之言以經學窮科豈必有詞章之技申嚴浮沈偶塵班路平生夢寐敢望詞林地禁職親誰不豔夜炬分光之寵才慳思澀或致貽春船上水之譏尚未一辭立呈百短豈獨抱鵷梁之愧直將貽鼇禁之羞伏望朝廷特賜斂奏亟回誤渥別付能言才難不其然況值夔龍之盛際辭達而已矣宜須班馬之名流

辭免兼國史申省狀

史籍策勳已有汗青之日除書假寵旋增尸素之官閒命自天措躬無地伏念某疏慵特甚忝冒居多百短具呈三長安在侍玉皇之案已覩螭坳曳金貂之貲充馬走曩嘗庇職未覩成勞今值明時促登大典授簡何資於末至奏篇寖迫於上陳空空索已而竭焉馬豈獨愧鄙夫之問孫孫因人而成者又徒慙下

士之招伏望朝廷特賜敷奏收回誤寖俾服舊官言
爲尚清姑謹殿庭之記職在太史免塵渠觀之遊庶
竭譾材上酬洪造所有上件恩命未敢祇受

書

與葛坡先生書

昔王臨川與張殿丞書悼其先人之事無傳以爲必
能言之君子名實足以信後世者耳目所寓一以言
載之遂可不朽於無窮嗟乎王韶州官爲尚書郎荆
公其鉅子也苟非所託猶不能振其緒功餘烈況晉
生寒苦文字之細微者乎此其所以抱先人遺業悵

悵然求當世名公鉅卿一言而不敢易其出也何則
先人固以章甫逢掖終其身而其文又未嘗得列於
清廟明堂制作之盛彼所謂名公鉅卿者皆非其所
知也非其所知而吾方茫昧想像以求之固未必可
言言之固未必可信不信則爲欺而已矣欺來者猶
不可況往者乎伏惟先生之主書樂平也先子實以
邑子與執經焉距今四十年矣夫以接其人於爲
邑子之時而知其文四十年之久然則不省孤之求
也固可言先生之言也固可信矣於是乎慨然而褒
揚寵嘉之幸連藻繪及其嗣人顧何以得此於門牆

哉唐人吳武陵奉其先集曰濮陽文者求序於柳河
東河東爲書其人孝悌忠信之行於編端萬餘言而
曰吾聞諸博陵君此之謂茫昧而求想像而言者也
由今觀之某之得侈於武陵先生之賜重於河東矣
政無謝乎秋菊寒泉具明薦之九原可作尚有感於
斯文某何容喙

啟

答董齋長升龍啟

綴班荀之底僚逢堂萱之初度斑衣綵服甚慰老萊
子之歡顏竹林玉樹遂爲廣川公之雅製恭惟某官

釣竿之手乘天風而去蓬島飄零槁葉之身塵痕自
拂於萊衣觀意孰謀於義檄詎期投拭遂許躋攀昔
憐唐士之稚狂敢言朋字今愧漢京之大雅而理秘
文入則有辭以白其大人出則幽衡自齒於下士所
慙短淺莫報洪深茲蓋伏遇某官柄國元臣經邦魁
宰妙手藥膏肓之疾橫身支宇宙之危地老天荒哀
眾芳之憔悴乾旋坤轉提獨筆以陶鎔載惟小草之
微一出大鈞之造爨撫焦尾初辱賞音籠鶴剪翎又
頒剛翼緞匪銛囊之頴出要爲箴膚之舊藏如恐失
之亟其取耳范公軒鑑之下誰毀誰譽和氏衣鉢之

傳不進不止逮處中無兩月之久首將上在幾人之
間試觀知己於尋常誰有我公之一二某慨懷恩遇
銳激儒衷念國士搶攘之秋養人材暇豫之地青藜
夜炯稍窺前哲之藩翠袖天寒欲驗後凋之節其爲
銜戢固既編摩

賀來察院魏孫放

簡知楓陛宣入栢臺昔期魏鄭公當自祕監而預政
今見唐質韓再遷執法以還朝風采又新霜稜愈厲
嘗以茲事許之古人三人承明馬融自詫暫爲御史
韓愈已難要之言官不同庶列惟其忠嘉當上意是
以王聽不移惟其議論動眾心是以師言允愜矧復
海至蓋所優爲恭惟某官笙磬同音琁璋合德昔儀
鳥縻於憲府獨奮孤忠今黃能蹙於羽淵克清大憝
茲由直節薦簡殊知圜圜見素冠甫畢禮經之制行
行避驄馬重宣察事之威新除朝野之歡顏已死奸
諛之寒骨徑從獨坐遂可押班某託好金蘭分輝桑
梓立殿陛之前坐廟堂之上所願行范君之言乃邦
家之光非閭里之榮更喜成韓公之志

回授官贈本生父謝廟堂啟

授經麟趾猥叨懋賞之榮報誦蓼莪輒援馳恩之請

惟興廉舉孝之盛世事皆有感於鳶魚則凡念先報
本之私情人豈不如於豺獺假之誤寵猶厥徵忱某
敢不仰戴洪私益堅素守伏兮生我既承雨露之恩
主爾忘身何竭消塵之報其爲銜荷罔既敷棻

賀禰建洪侍郎燾啟

禁塗輟班閩邦將指轉輸河北遠稽六一之芳猷飛
鞚江東近踵西山之牧事皆由詞苑遂領使聯恭惟
某官學窮義理之原世擅文章之籙詔見王者之志
如端平號元祐之初詞成一家之言若文忠繼忠宣
之後比者厥承明而勞侍從煜然將禮樂而有光華

窮民受一分之寬張弓爲弛饕吏聳六條之察解
印以逃少須德意志慮之敷歸奉獻納論思之舊
寧淹翠節早下綠綈某受知最深辱眷尤密京塵
汩沒稽賀建臺郵傳蜚馳猥先拜教仰酬謙牘退
切負芒某跨朔滋久匄外勿從比誤除綸猥令兼
組雅出吹揚之舊尚期轅策之勤凜乎覆車之在
前重於全璧而有望

回洪運使燾啟

楓陛疏恩松階候對厥承明勞侍從既懷會稽之
章臨棨戟駐襜帷重記滕王之閣絲綸赫奕麾節
繁雄恭維某官圭璋孚尹筆鏞純繹西平維有子
獨擅典刑文獻之宗元方難爲兄相高論思獻納
之地早綵家學自紹主知三司使財賦之淵經制
有道京兆尹諸夏之表彈壓無譁立卷要路之津
忽勇急流之退員臣司統下頒郡吏之於寢司馬
圖林米笑先生之喑聾乃從越境易鎮江圻二千
石惟良風動稽禹之採十一荊蒙福星歸翼軫之
區增漁陽竹馬之歡踰出郡山木牛之智暑豈容

席暖即迓衮歸某辱知棣華豈勝相悅先酬謙翰輒
效須言蓋閩中興以來夙推洪氏之盛黃閣紫樞之
武接昔數鄱陽俏塤伸篪以偕升今歸天目修辭縷
縷撫抱陳陳

賀蜀閫朱尚書啟

植屏殿西疏綸閫北有加則賜壯元戎十乘之行誰
能去兵正司馬九伐之法師之中吉渙以明揚恭惟
某官開濟盛心恢弘雅志往救可也乘益州疲敝之
秋願一洗之滌岷嶓慷慨之氣宸旒簡在星履遄登
形弓錫諸侯嘉功飲在采薇衛中國奏凱是期某寅

奉扇課往依閤署承天寵也益增仗鉞之雄以公歸
兮式候覲圭之典
餞朱制使啟
筵尊告吉牙纛啟行斧鉞下青冥遠頫軫牧山河歸
舊國式倚規恢巫陜氣長雪山勢重某身縻禁籞目
短征帆祖帳餞行亟解殿西之憂顧鋒車趣入遂還
閫北以登庸罄叙摯依曷勝瞻岱
除國子司業謝廟堂啟 兼太子
左諭德
元良天下本首參審諭之職大
之教兩極儒紳之榮遇一由公衮之殊知無過爾躬
碧梧玩芳集十 九
不濡其翼古者皇儲世胄學本一途王宮國都教無
二致是以文王世子之記與夫周典師氏之官教胄
參於訓儲論德同於詔嫓師儒之選哲又是求如某
者樸樕小才啁啾短喙元本本深慚大雅之洽聞
援暖姝姝寧識古人之大體曾微薄技可厠清流入
學招諸生列屬記八年之舊執經侍太子蒙恩纔數
月之新胡然一朝切此二命既序升於鵷禁仍躐進
於虎門筆硯掃除久矣失鄶鄙人之步絲綸猥至居
然恭正考父之銘茲蓋伏遇某官道蘊孔顏勳高旦
奭不益懋厥勤恪恭乃服翰林逼畢盡顧淺閩無綰
轂羽翼成矣贊皇家貽孫子之謀股肱喜哉得君子
詰之長泰階陳六符豈平世有掣鈴之警長懷有感
碧梧玩芳集十 十

短喙莫容

賀劉中書後村啟

賢哉大夫祈致君事斐然小子辱代王言古今莫難明哲之全賢達未忘爵祿之嗣有二宜去見一何曾是以必天下之雄文乃足明君子之高致白樂天行杜司徒制殊嘉知止之風裴中立草高貞公詞用作寡廉之訓昔嘗有此今則未然公方勇退於急流僕且恐撐於上水排冠神武共推弘景之絶攀布韍雷門徒恐王尊之叱去不工視卓深愧粲花恭惟某官學者北斗泰山斯文秋陽江漢平生全節不爲此公

之婆娑老大拂衣詎使諸兒之啼黜嚴宸錫寵窠閣疏榮夫子爲臣而歸吾徒掌帝之制何能潤色莫擬形容遽棄粲爛於唾珠仍復殷勤於手札得之甚駭藏以爲榮載念先帝知公嗣皇敬老政復墮蒼梧之淚不如就黃髮之詢盍歸乎來訪予落止賜金既散雖已全疏傅之歸加璧而延恐不免蜀公之召

啟

答李海閣啟

茲審洛社啟賢海塢宅牧徒得君重欲置之安其代子言不善爲斯甫屬宸綸之濱渥遞勤鈞翰之鼎來恭惟某官盛德遒倫鉅材邁軌經遠高牙大纛四方不已於行乏圭衮裳三公不易其介風簡知於宸陛矦強起於午橋公拊王休方與股肱之郡僕學帝制得無汗血之善乃辱寵私特加滿潤不任吾事若何霑秃

頴之封胡瞻爾庭可以賦伐檀之刺某嘉拜傴僂有感輪囷思乏湧泉豈容有筆乾之戲風翔袁海知民無轍涸之憂

回蔡枝勘啟

疏思玉陛列職石渠成一家之言恐歸品藻裁五雲之體忽辱駢花於門牆殊無短長乃賤贋謬爲恭敬拜嘉不可遏讀又遲恭惟某官西山間孫久軒鉅子槃進素定有韓魏公之要路在前恬養自如無張師德之吾門屢及登已高瀛洲之駿武雅宜並東觀之英游遂奉詔綸參戎信牒金匱石室少煩博雅之雍容黃閣紫樞行踐世旨之赫奕某受知先正喜在下風如絲如綸恨不工於視草則肇則創期早就於奏篇

答陳狀元文龍啟

龍飛親策曠唱首登下明詔發德音大人造也字靈均名正則君子宜之伏惟某官孕秀七閩裴英六館諮上林之偉作相如最其善鳴得賓川之醇儒仲舒袞然舉首聲傳寰海飢動賢關盛事占五色雲修程破萬里浪某比肩邇列試目奏篇拙胡辱謙揚過勤褒異謝發策決科先天不事已收蓋世之鴻名犯顏敢諫

古大臣風好續傳家之相譜曷陳贊頌幸冀鑑融

除禮侍謝馬裕齋啟

盥塵西掖曾微視草之長擢貳南宮遽冒爲眞之寵控辭未蔆偃受奚勝惟伯夷三禮之吝虞朝盛揆若知章兩命之拜唐世美談苟非其人不在茲位伏念某學雖志道才不逾人再登宏道之科寖歷清華之選朝居久綴甚有媿於鵷滿祠廩厥千莫少安於烏哺遲頒俞旨早拜恩言孰謂知禮乎已悉綿蕞何以謂文也更縮絲綸退省其私敢忘所自茲蓋伏遇某官人才元氣王室股肱念舉爾所知常入古靈薦士

葉之目況不如同姓更深老泉族譜引之恩昔以此論道經邦今以此開府作牧遂使門生之下品躐登禁路之清曾眷私夙播於大鈞慶獎益勤於小物某敢不益堅素守仰報殊知汝作秩宗何補論思之列帝資良弼亟賡圖象之求

答兩淮李制使庭芝啟

楓宸賜寵荷棗爲眞兩道十有八州茂著平淮之績屬車八十一乘高陪上雍之班赫奕絲綸煜煌牙纛竊聞司馬九伐之法則圖以平元戎十乘之行其猷克壯入則簪毫獻納出則投壺雅歌豈非大丈夫之丙前行愧不工於筆墨

賀江閫馬靚文光湘啟

漢號廣庭晉陞秘殿金陵王者之宅久煩元老之壯猷榮宸學士之班遂用宰臣之故事允爲異數式奬元勳恭惟某官碩大高明忠忱果毅威名滿乎宇宙英氣凜於堪輿三精霧塞九縣颸回營屬翥夷之食上國鍾皐龍蟠石頭虎踞迄全江淮以濟中興更深陰雨之綢繆益遒風寒之持護不愆於素邊城收板幹之功適覩厥成天墜有金湯之固國家重於九鼎君相倚如泰山爰陞殿幄之窮班特視廟堂之峻秩階是乃爲公不顯亦世

賀江參政啟

絲綸赫奕牙纛晶明某舊出師牆新瞻宸渥三錫承

天寵也恩言早布於師中九域以公歸兮魁柄已占於虛左其爲歡忭罔旣殫陳

回江閫馬制使啟

斗衆一星誅簡宸旒之眷河潤九里遠依宗袞之輝再造闕庭亟酬翰驛伏念某材慙庸瑣運際休明中抱鉅爲政無所取材雖仰戴於獎提第深虞於擯敗

讀老泉族譜引永懷宗袞之依賦眉山內前行全後公奎之入刊辭有旣撫抱雜窮

回金陵馬大使裕齋啟

丹鳳盤馳玉麟居守詩書元帥早殫元老之壯猷禮樂羣英重覩舊人之圖任茂棠陰芾騎竹聲驪恭惟某官道蘊夔龍學卑遷固兼三王施四事慨想前猷熙百已於行歸黃閣之袞衣以三公不易其介從赤松耳家章六經光輔明主用鋪張於謨烈宜對越於寵靈如蒼生何乃眷陪都實爲舊鎭上念長江衣帶之水孰護風寒公起泰山膚寸之雲以沛霖雨里父老爲之鼓舞士大夫素所撫循益遠暢於皇威可坐培於王氣某獲覩漢庭之草又私受滕國之廛擬拜慶函先厭謙損侯誰在矣或歌吉甫之來歸不可諼兮又須武卿之入相

回鍾計院蜚英啟

保曰三孤敘進其位紳綏懽忭廊廟尊崇恭惟某官誕布廷麻晉升班棘總羣書奏七畧惟道蘊夔龍學卑遷固兼三王施四事慨想前猷熙百家章六經光輔明主用鋪張於謨烈宜對越於寵靈某獲佐下風欣逢盛事奮庸熙載而宅百揆茂勩斯文貳公弘化而弼一人永扶皇極

回葉少保啟

成國疏封殊庭領使十連爲帥旣力避於青油三壽作朋喜獨頤於綠野縉紳歎仰郵置歡傳恭惟某官高節全名鉅人長德疏而靈雨觸石之雲爲興靜乎深淵出山之泉不濁收功夔契抗志巢由正是國人

胙之名壤保茲天子秉乃桓圭茲爲平地之神仙不
礙山中之宰相某執鞭有志賀廈無從黃閣紫樞所
愧澄巾之及我青山流水何時扶杖以從公

回判閫李端明庭芝啟

陞班規殿易鎮渚宮宰相歸故鄉人羨錦衣之盛事
詩書謀元帥上咨裴帶之良謀筵篫焉占牙纛有恃
恭惟某官爽邻敏識棟國鉅才淮海揚州昔十年之
生聚教訓江漢荊國今四方之經營告成乃陟延康
往臨全楚邊人倚豺虎坐清閫首之妖氛僕射猶炎
兄早剪邊頭之喜氣眞儒無敵中國有人某充位無

庸幹方是倚於閫開府端荷傳郵三軍定中原日喜
捷書之載路前社間公輔遙看麻笭之揚庭

迎牟仆郎存齋啟

茲審顯奉宸綸寵還禁路民之表也宜在三階六符
之間士曰時哉已欣一馬二童之入有獻告后無競
維人某夙蒙琦佩之異知欲問郊關而敬逆先頒謙
損嗣造資歸

回劉尚書龍學啟

奎畫中頒淵同峻直聖有謨訓遠同河洛之珍符人
倚典刑增重巢由之高節歌舞義弁歡欣竊以

我宋盛時無如元祐斯文大老厥有歐蘇未嘗不慿
此旨然亦詎能無說輟鍊坡使河北嶠若居中辭翰
苑牧餘杭殆幾遊謗恭惟某官三朝舊德兩制鴻文
招賢普之書早揮大册挹浮丘之袖晚亭耆年蒼然
巨栢之配剛松鼎乎太山之與北斗貞元供奉之曲
繡辰慨懷大雅正始之音縉紳注仰茲顯揚於明詔
更卓越於前修某夙荷異知快聞新渥凜長庚仆明
月誰能誦坡老之詩延置壽作元龜正可上景行之
祝修詞緻綾撫抱陳陳

回林左史啟

陽之苗裔尚有典刑侯文王之本支卓然大雅起徵舊德追脩本邦湘水之南勢壤之西甫開藩於會府黃木之灣扶胥之口旋易鎮於名都方將宣化以承流況復駕輕而就熟兵衛森嚴戟戚識故侯斧鉞下臨青冥再晉端節政平訟理遠至邇安龍戶馬人著勞貞還定之績鴞冠豹尾催論思獻納之班某舊侍同朝欣聞作牧與我共理其惟剌史二千石之賢盍歸乎來當在宗相十九人之列所爲頌詠罔既刊磨

盧山謝氏求聘啟

曲江之好三十年夙聯科級廬山之高幾千仞新締姻盟幣之未將辭無不曉伏承令愛嫻於箴史不誇詠雪之才華而某長男迪以詩書敦騁冲霄之意氣非吾偶也以予妻之當年龍虎榜之兒孫此日鳳凰占之家室兩翁相語俱爲陶令歸來之人二姓其昌好畢向平婚嫁之事

盧山謝氏求婚啟

人於同年已締兩家之好吾求婚氏將尋八載之盟昔期說監宅之屏今重感山陽之笛風雨如晦俾無說今鳳凰於飛是有歲矣風帆匪遠星戶有期季秋於是御輪仲夏爲之將筵親交幣帛無遲歸妹之時

兒大詩書是叶家人之吉

昌江李氏求聘啟

角巾東第猶擁嫁娶之相關擁節南樓敢卽婚姻而請好天啟松蘿之託地連枌梓之陰於雅客而某次男皆楚伏承令愛嫻於華萼傳言炙稍熟庭閭經紐通於慈訓發幣上對於待於遠柯深慙馬氏之最良敢恃李公之知我折花逢驛使緘諫村此日之盟攜酒看芝出等洛社他年之會

昌江李氏求婚啟

鸚鵡洲邊結言有夙枌榆社裏刑幣自今婚姻孔云風濤如此生男已當戶相從劉綺之遊娶婦先及隣還想朱陳之世爲之有室得以及時攜酒纏紅訂八月乘槎之約幅書傳素念三星束楚之詩綿蕝陳儀絲蘿永好屏開金雀行依監宅之門闔堂設絳紗誦家庭之經傳蓋培遠業用副深期

吳園張氏求聘啟

婚姻三紀永乾秦晉之盟書嫁娶一村宜入朱陳之圖畫茲吾偶也紉我甥兮伏承令愛姆訓源流夙同家姓而某三男久書梗概期紹儒猷問我諸姑子婿

猶子以承先祖孫婦外孫鳳凰占世世之榮昌羔鴈
締親親之永好階方茁勉尋安邑第之宗風燕厦
新成早竝表賢堂之英渠

於趙許氏求聘啟

玉樹名郎企安邑家兒之秀金屏選壻登汝南人物
之評粉榆地連絲蘿天合伏承令愛嫻於閫範蚤聞
女德之修而某四男授以經籥粗謹父書之讀與爾
鄉里鄰黨申之盟誓婚姻占鳳毓既諧諏謀以吉永爲
好也幸分大嶽之輝此其昌乎願借伏波之潤

於越許氏求婚啟

甥男誰他有親則久男女以正非幣不交莫鴈諏期
令寵協吉四月惟夏茲逢假大之時三星在天際彼
綢繆之候多慚聘玉聊奉纏紅無乃太簡乎得以及
詩也春雨宜培於百草僕寔無祇嶺之懷夜宵勤誦
於六經公則有乘龍之喜

序

曾空青文集序

宋 馬廷鸞 撰

余嘗誦洛劒扶黎對酲之吟曲阜把卷臨燈之句固已心焉竊慕曾公才華之盛願前修日遠自乾淳諸老文字已多遺落況過江前後間乎然心嚮往之一日西堂吳太師爲言此吾鄉空青公也有集藏於家余方謀傳抄而公之諸孫今廣德郡侯太博公寄余新刊集本且徵言焉余惟曾氏自密國以儒學開迹

歐陽公稱其有德有言足以上繼點參元西淵源所漸遠矣空青子弟起家文章繼世潛逃於家尊柄用之時縱經於諸賢流落之日中間滅跡毀廬相隨入黨逆天地重開迄能以三朝正論暴白之世其視當時敗國殄民爲魁爲傑者之予孫補史咒神矯誣萬世者其賢不肖何如也昔石林葉公以親見揚雄美其詩以新樣元和評其書以三風頌其文近世李鴈湖亦謂人恶僞異俗痴文雅如空青公雖不偶於時而文采炳然垂後著名者不能掩也空青撫人而葬於信斷垣淒草孤寄百年太博監其州始封崇表章之其遺文如魯殿秦碑見者珍惜自可孤行於南豐曲阜之後斯舉也昭前文孝也植遺緒讓也今曾氏昆令季强侍郎公以忠言嘉謨入從出藩太博之爲邦以道得民朝廷深知治行將選表宪其文章則集芳趾美卓然一大家數江左諸王所謂未有七葉之中脩位相繼人人有集如吾門者何足道哉何足道哉輒贊嘆而書其後云癸酉某月某日

許進道文編序

揚子雲稱軍旅之際飛書馳檄用枚皐東漢安豐侯召還京師上問所上章裴誰與參之對曰皆從事班

彪所爲唐李衛公爲張弘靖記室自言河東精兵十萬提封千里半雜蕃騎涇制邊朔非文章之盛不能稱是職也異時平澤滌如拾遺取太原如反掌滅回鶻如振槁降嗢沒斯如驅小兒雖衛公謀慕經遠而精思亭起草臺之助多焉吾友許君進道嘗從事嶺南道經畧使府府公實爲相國董公公德盛貌嚴許君文理密察時斡腹有萬朝廷方經置大理董公命君草書答其國相用事諸臣大槩略屬反覆得中國之體而不失遠人之心所謂文章之盛者歟故余輯古今政府詞人之著作爲君誦之俾堂想見皇帝爲

鉅人長德進道嘗諭麟庠遷國子博士進丞大農位於朝彰顯矣他文往往有深趣獨掇其關於南事者著編端

吳氏寶訓警覽序

尚書與論語相表裏周道衰孔子沒獲麟之前叙尚書五帝三王之盛也而以秦誓終之天下其將爲秦乎聖人其絕望於當世乎夢奠之後述論語春秋戰國之交也而以堯曰終之天下其尚可爲陶唐乎聖人其猶有望於來世乎書終於秦誓未濟之易世變之窮也論語終於堯曰下泉之詩天理之復也知此

說者可以讀寶訓警覽之書矣警覽者先友昭武主簿吳公葉之所著也公字與權饒之樂平人學者因其書名稱之曰警覽先生之爲是書也述天人推性命董仲舒之策也一痛哭二流涕六太息賈太傅之書也萃古今之精英爲治亂之龜鑑陸敬輿之奏篇也此豈惜於諄然章句之末者所能知哉書成奉而質之晦靜湯公湯公一代偉人也叙其書曰與則帝王之治復見於今而生民之大幸也知此書者權湯公先生亦用是意慰焉初先生拔嘉定癸酉薦書累上太常不第然其名聲震諸公間自湯公之外如蒙齋袁公每聆先生崇論閎議輒抵几絕叫曰廟人廟人習庵陳公謂先生學本師心道難語世亦爲深知先生者先衛公與先生爲忘年交某少孤失學一日先生過族黨先夫人輒爲某兄弟整襟緩治酒肴俾袖所業就正夙蒙獎激淳祐丁未侍先生待親策於京師之俞園先生每開時事不可爲則慨然曰此多將禍鴞之世也某之憂此有年矣其肺肝內熱

數形悲叱以先生爲迂者有之某成進士歸先生首援先人遺言立足有餘地舉頭無愧天之語作古風數百言規戒之質薄才弱永負父師之明訓異時待罪經筵進讀眞文忠公大學衍義每縱警覽一書足以並陳金華方將建白上送而先生不可作矣晚得一官僅主昭武簿以發書藏名山公之于樞經明行修能世其家蚤薦胄闈公書自可不朽一日徵言於某嘗撫是書而歎曰道之將墜自聖之生不能回天而易命歸休於魯哀公之十一年論定乎百篇之書流涕恨不得手扶而力振之故以其忠誠惻惻之心發其該洽有用之學以爲此書庶幾有舉而措之者

鬼神不能易而吾夫子獨易之乎昔之人有爲觀物之書者曰天能使唐虞之亡堯舜能使世之不亂天能使周之不與孔子能使道之不喪今觀堯曰之篇歷序三聖執中之傳以及湯武造商與周之本末其或繼周者百世可知也而權謀詐力者不與焉嗚呼悕矣先生之書將使來者精思力踐於論語述堯之數言而慷慨感發於迄秦之微意執此以往帝王其舍諸昭昭乎其知之明也郁郁乎其欲禮義之行皓天不復憂無疆也千歲必反理之常也弟子勉學天不忘也余爲掩涕而述荀卿之賦以歸其書焉

讀莊筆記序

余讀莊子三十二年矣注家爲晉時攬其餘芳猶足曠然有忘形自得之懷況三十二年之久乎雖然一掩卷而茫然矣間嘗先後得林竹溪呂吉甫之全解湯東澗之畧說唐成玄英之義疏有武林褚道士者薈萃諸家之說迄內外篇林參以禪家固其所自悟者而又每每欲以文字關鍵論則恐不滿南華一笑只令莊老爲一宗自然成章然其胷中鱗甲正與晉史所稱郭象一輩人物相近焉公意象高遠時一著語不規規於成書若成褚兩家皆是浮屠老子之緒言耳成特爲淺近褚之所抄足以盡眾說其用功亦勤矣余取諸書手抄以附郭注而自覽焉嘗竊以爲莊子戰國人也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又蒙人也近聖人之居則又若此其未遠也彼既不肯北學於中國又未嘗與知言養氣之君子上下其議論故其爲說凌高屓空於吾聖人之書曾未數數然也後之解者欲一二以聖人之書律之則外矣禪家者流所謂此事尚不與教乘合而況中庸大學者是也雖然果有不悖於聖人者矣余每讀其書則必擇其不乖戾於吾說者時時爲之鉤玄撮要而余之所未達者則闕如也

續荊玉集序

昔東坡公與袁公濟詩云文如翻水成賦作乂手速者則釋而不推不推誰其比憂亦莊生說也雖然人皆企其歡忻之樂吾獨慨其多幽憂悲咤之懷彼將悼彭祖憐惠施悲如馳而莫止者哀形化而心然者至於末篇感時憂道讀者可爲流涕然則樂莫樂乎此書悲莫悲乎此書樂歟悲歟足以歸歟壬午四月

某誦而悲之蘇公此言殆爲先兄發也兄少子端常秋風起鴻鴈我亦繼華蹋邪知君蹈瞪獨泣荊山玉集其遺文成編余徵序而藏之而名之曰荊玉集已

而又讀安陽韓魏公序司封之文曰自滁州通判居憂手編兄文授其少子彦直以荆玉集爲名且志兄有才而不遇也兄之狀貌言語今不得見之矣其得兄者平生所爲文章耳諸子輩得不寶而惜之哉韓公之序云爾於是合蘇韓二公之說名吾兄之文曰續荆玉集以遺其子焉後之君子其必有以悼之矣兄苦學曩在京師館余從官宅鷄初鳴已秉燭操觚或述已作或塗抹學子所業朝紳與隣者窺見之嗟嗟嘆以屬其子弟一日自擇其文若干篇作兩大軸笑謂余曰此非愜吾志者即今守門兵婦所謂揀

不中者是也爲之絕倒屏去他如已酉鄉試程文魁乙選庚申辛酉余在都曹方有公事兄代述沂邸講卷作毛詩篇數百篇皆庸有遺耗矣兄今在兮文詎可期兄蚤逝兮文止於斯痛以冢兮草木芳泛以瓢兮波瀾洋兄不收留兮我滌滂咨爾巽常謹爾藏乃命第六男端益書其集端時余年六十二

王甥儒珍集序

王甥典謨之學蚤有聲場屋科舉廢輒斂才華而爲詩政爾精腴可喜暇日手抄此編示余余讀其精衞行及說杭事等篇皆綽綽有詩人風致昔徐東湖爲

山谷從甥山谷一見東湖詩便勉進步古人甥舅間以詩道相切磋如此余老不能進於是矣甥之茵末也抽而秘思騁而妍詞異時茵宿意新當偉然爲一大家數渠家半山老人之詩曰解我慈珩脫孟勞暮年甘與子同袍新詩比舊增奇峭若許躋攀莫大高余之解慈珩脫孟勞久矣展我甥兮尚洗眼以觀奇峭之作丁亥重九

楞嚴神咒序

經可譯呪不可譯愷師用力於楞嚴甚久暇日取是經咒語別加刻梓絲牽而繩聯之以便其徒諷誦志

吟以私利養以其說淚笑倣之餘前者唱于隨者和嗚嗚譬如市儈之矣俚曲斯鬼神之所戲耳獨如磨登伽何雖然咒之時義大矣哉螟蛉之子蜾蠃咒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矣速哉七十之子肖仲尼也仲尼之咒所謂護善遮惡者惟六經而已六經之外豈復有咒哉然則無隱乎爾則亦無隱乎爾

後序

儀禮本經注疏會編後序

余生五十八年未嘗讀儀禮之書一日從敗帙中得景德中官本儀禮數四帙正經注語皆標起止而疏文列其下蓋古有明經學究專科儀禮經注學者童而習之不待屑屑然登載本文而已熟其誦數矣王介甫新經既出士不讀書如余之於儀禮者皆是也然不敢付之茫昧幽冥將尋訪本書傳抄庶幾創通大義然余老矣懼其費日力而汎無所補也長兒請曰家有監本儀禮經註可取而附益之以便觀覽意欣然命之整輯釐爲九帙于白黑校併取朱氏禮書與其門人高弟黃氏楊氏諸家續補之編分章析條題要其上遂爲完書撫而歎曰茲所謂儀禮者歟韓昌黎之云豈欺我哉其爲書也於奇辭奧旨中有精

題跋

恭題祖宗御睿及從侍功臣下方

臣謹按國朝故事內中天章閣有神御畫像太常寺
朔歎崇德之閣有從侍圖形尊奉裝章朝有令典然
自昔三王五帝焜煜蜀室麟樂英彪炳晉祠又皆
列在偏方下國仰惟帝與王成登三咸五其功德如
日在天容光必照明良胥會白川出雲其精神如水
在地鑿井必泉臣是用稽攷典故慕成四軸安奉於

拱極堂每以敬之開基節恭行朝拜禮臣某拜手謹
書

恭題華氏所藏仁宗御書刑政二字下方

臣謹彭城陳師道文盛言神文聖武仁孝皇帝在位
四十餘年獨留神翰墨乃帝王之懿範來世之偉文
當時二府百史內外宗姻下逮近習臣不好書以爲
盛事今觀宸翰所賜刑政二字則一肆筆而不忘國
家要務旨在儆示雅玩而已然則師道淺之乎
知聖人矣臣謹按國史帝在御之三十一年爲皇祐
五年癸巳三月親試舉人盡是歲始改四歲一舉爲

問歲周王壽考遐不作人嗚呼盛哉若刑政國家之
要務則又每見於聖人之書其年八月詔舉賢良制
策曰朕纘承越二紀未嘗私一喜怒以褒刑賞又曰
王政之急在知人齊俗務本阜財予大夫詳著之然
則刑政二字或以之策賢良或以之賜臣下良有以
見聖心拳拳不少置四十一年太平之盛有自來矣
其明年改元至和臣五世祖先臣遵以言事官入對
極言唐天寶治亂事迹帝爲嘉納劉近臣亟稱之寔
同一時云董氏五世孫觀既建閣寶藏七世孫更生
以經術擢高科啟秩謂繇等以歸處之泰然如有祖

冕年月臣某書

恭題從官宅進思堂扆翰

恭惟國家駐蹕吳會東南旗蓋應運中興太紫圖方
作天作制承平百年官府寺第固已棨乎隱隱各得
其所矣爰自紹興給降御前錢造府以居執政乾道
間懷遠驛基以處臺諫而從臣官舍未有攸居國史
無述焉景定四年秋從官宅始成其明年夏權禮部
尚書臣某言臣待罪春官幸得與諸臣制宅而居則
又爲之規隙地築室三楹從於自公退食之際修進
思盡忠之事臣敢昧死請進思堂三大字亦臣子竚

瞻乘心宣猷永臨無極奏留朝入天筆夕頒奎章聖藻日月並明疏移雲楣幷擾無色諸臣拜手稽首仰嗣神文相與言曰思之義大矣哉皐陶爲之在虞廷也其贊贊曰思其攸攸曰思周公兼三王施四事孟子爲以思言之爲朝國之臣也其進思盡忠則仲尼取而列之經以爲萬世臣子事君之大訓凡士自一命以上莫不職思其憂而侍從者論思獻納之臣也先正司馬溫國文正公光固辭副樞論國事而曰臣於本受命則循從臣也於事無所不可言者古之爲從臣蓋如此故有便文自營而謂君子思不出

其位者倫也玩歲愒時而謂天下何思何慮者妄也若夫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而所營不過乎患得患失之間則其於爲人賢不肖何如哉詩曰倬彼雲漢爲章於天淵哉堯文丕天之大律也又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論思之臣其勉之臣等謹奉宸翰刻之琬琰因併著其語於下方以風示同列云

家藏御製詩恭跋

臣景定壬戌以國子司業兼翰林院權直明年癸亥以中書舍人陞兼直學士院故事經筵侍從官詞臣遞宿玉堂其後浸弛臣簠窩宿亂稱疾不入臣之爲

詞臣也恪遵舊制文明年甲子朝廷亦申嚴國典夏六月丙辰入直申時中官李忠輔傳旨錫臣金香酒四瓶新蒻被五百領蓋異恩也臣郎援詞苑舊比具短衰奏謝翌日遂有宸章之賜自是七月而星文示變二旬有咫十月而先帝棄羣臣矣是詩也聖作紹筆也嗚呼痛哉臣衰老病臥山中感世運之變遷悼斯文之湮晦顧皓玉堂如在天上而逝世逃難之餘河漢天章六丁護持紙敝墨渝金聲玉振臣輒裝褫寶藏臣家崇奎之閣固恭誦宸篇賜易簡之句而盡有感焉本朝三百餘年崇儒右文寵加詞臣賜以

聖製始於熙陵賜學士蘇易簡而臣被遇穆陵實終之天將喪斯文也遺音絕響殆止於斯天之未喪斯文也固備啟秀尚未可期臣之子孫其爲臣寶之癸未八月中浣後四日庚子孤臣某百拜恭書

書崔湖聰節惠錄後

死節豈易言臨余生魄不及從鄉先生講聞剛愍程公之烈矣讀然國史所書焉可証也謹按國史欽宗皇帝實錄靖康二年二月乙酉大風折木金人以金銀不足遣人來取提舉官以下八人受約東戶部尚書梅執禮侍從陳知質刑部侍郎程振給事中安扶

同見金帥金帥責以金銀不足曰胡不取之於民四人同辭對曰今國破主辱臣民皆願前死雖肝膽不計也於金繒何有哉顧誠無以塞責金人大怒問官長安在欲加罪振恐梅執禮坐之遽前曰皆官長也金人不勝忿以次殺之又按國史四朝列傳陳亭伯梅執禮程振以下六人同傳而史臣繫之曰斯四人者所遭不同至於不求生以害仁而殺生以成仁則同也建炎中與褒崇贈恭其忠於天壤宜哉嗚呼死節豈易言珥國史所書焉可誣也剛愍之孫及孝拳以發揚先烈爲志余爲史嘗盡窺金匱石室所藏因爲表而出之

跋蓮城拜寇始末

余讀蓮城拜寇錄撫卷而歎曰來侯之爲烈也小邑募民財殫力痛內之爲赤子外之爲龍蛇顧方崎嶇寄百里之命於其間賊倀得之矣修我戈矛與子同仇萬金良藥扶傷補敗朝歌之攘却中牟之拊循二者兼之余意其人必魁梧奇偉及監州池陽余從簿籙間見之儒者也蓋孔子曰儒有忠信以爲甲胄禮義以爲干櫓者吾於來侯亦云

題洪厚齋行狀後

余家與洪氏有連從曾伯祖老山翁客惠敏二文公門晚歲與文敏公相與尤厚以故二公文字余家藏略備厚齋又余所舊識其殁也能中以鄉貢進士李君之狀扳余一言余病瘧不能言竊嘗讀野處之誌景偉也首以重厚目之而銘之曰舉舉其質肫肫其仁猱也修飾保家之珍景偉者郢倅君名逃而猱者景偉之子也然則厚齋之爲厚也久矣誠能增而高凌而深舉舉肫肫者累世如一日則厚齋已無愧于景偉而能中可以爲猱矣洪氏之澤未艾也文敏豈欺我哉

題西磻祝君墓誌後

西磻之曾祖姑實爲葦齋朱公之夫人配德振賢是生文公爲千載儒宗然公之所以叙母德者四仁厚端淑而已然則端淑固祝氏世德也其有後也宜哉吾友曾清父此文辭直而事整余亦識西磻者故書其後云

題徐雲翔先述後

余自戚淳壬申謝病奉侍歸故虞川宍谷溥蔣沈蕙死里中隱君子往往遷謝而雍容篤厚號稱鄉大人者率多摧頹余爲驚呼絕嘆故親友徐君之子雲翔

識其先德若將望余詞而記焉以永君于無窮君祖
擇儒科世學有傳子寃里選義方有教其家則源遠
流長其人則金渾玉璞雲翔之述無曼言修辭炙諛
其子兄語其弟藏之深固之密叙世家者不假外言
書實錄者無取浮說彪之傳不必引重於父黨楊子
雲鐫之碑不必勒名於先友袁高諸公也雖然君山
林士子與有述雲翔所爲諸歟問其葬曰未也有一
日而訊青烏吾之涉易耳無一言以信黃壞我且先
葬而容改謂予周益公晚居平園杜門掃軌題序滿
卷軸其鄉人有黃榦者歐陽發者曾昌詩者咸以先
人也有子如此可嘉也世無歐陽公孰能補史官之
缺而幸有愚之記在

跋蔡以仁經世歷

鄉友蔡兄宿悟神解於康節歷書擬覆研精以已所
到爲是棄其書將入閩訪之西山後人求其遺緒參
合考訂以行於世索書題辭或問李通歷法於文公
公曰這都未理會得如今須是也曾布算也學似他
了把去推測方見得他是與不是而今某自不曾理
會如何說得自古以來無一箇人考得到這處然也
只在史記漢書上自是人不曾去考司馬遷班固劉
向父子杜佑說都一同不解都不是然則皇極經世

跋蔡以仁經世歷

張慶文慶斗慶瑞兄弟建祠於鄉之通元觀以祀其
先人居士公先友愚齋胡公記之援据精詳詞義嚴
正可以垂不朽矣張氏兄弟復扳予一言予讀歐公

蓋合遷固劉向杜佑之說爲一書豈獨自空中樓閣
出郎蔡氏多異人異書中郎入吳得論衡每私誡以
爲談助君豈其苗裔耶然客有嫌之者搜求其帳中
隱處得之抱數笥持去丁寧之曰惟我與爾共勿廣
相呼何淺丈惟君猶不然此書果遂行於世當語刋
書家合二蔡成編用周禮司農康成注例而別之曰
先後蔡云

跋舅氏南溪翁漁唱集

舅氏南溪翁孟歲以文雄稱州里半世挾册走場屋
梁鴻之噫唐衢之哭兼有之矣匪直郊寒島瘦而已

前輩云詩非能窮人人窮詩乃工殆謂是歟雖然五
言如閑煩錯云儲嗣知何日銷兵在幾時秋甲子云
事雖關造化責在理陰陽七言如憶襄陽云方城徒
峻如平地漢水雖深不是池警催科吏云五月已傷
翳新穀三春何恐督新苗此其詩俱凜凜乎工部北
征道州春陵之上矣布衣懷當世之憂草茅關天下
之責舅氏豈以其身之窮爲窮哉寶祐丙辰秋某自
州府罷歸始從南溪得所謂漁唱者讀之因思古之
名人才士類得外家文字之秀願深探錦囊稍稍其
流轉圓美之緒餘以不悖乎與觀之言庶他日有爲

派家如呂紫微者推舅氏於豫章公而自附於徐師
川洪龜父之流亦一奇事

題茂林野叟鳴蛙集後

有以茂林野叟鳴蛙集示余者客或見之曰是其鳴
也爲公乎爲私乎余曰止止勿說此吾州鄉書首選
也愷昨戊午歲余弟拔鄉薦君爲之首考官括蒼趙
和仲也已而皆不奏第余早與和仲同舍晚同堂每
聚集問相與道落問及戊午試閱事必鄭重諸之且
以春官失士爲不滿和仲曰君知博乎博懋於投初
不在得士之進取類如是耳余昆弟衰老不能以文

字行世而蛙鳴集春容大篇齒宿而意新王君年八
十所謂文無老人衰健氣七葉貂蟬人人有集自是
王家故事而年不及耳余願君築室蓑苔碧草清泉
白石問裝褫此集置之堂上使孔德璋諸人見之必
曰我以此當雨部鼓吹

題汪心齋讀史雜詠後

先友林竹溪詠詩百篇應葬芷先生袖達安晚丞相
丞相大稱賞即以上聞遂簡帝心早典內制晚位九
卿聲華赫然聖傳百篇不愧林作議論堅正往往過
之余欲取林詩相與參訂適爲友人趙禹明攜去雖

然聖傳是編自可孤行于世否則韞櫝而藏以待知者雖不必典制爲卿可也

題樵歌後

樵歌者其隱者之趣乎陸龜蒙歌於笠澤而與其童樵史虛白歌於廬山而與其子樵其爲歌也或感情而樂江湖之高或幽憂而哀風雨之危豈槩槩而貫珠乃烏烏而拊缶其要在於不失其隱趣而已此編爵氣筆力昔者魁人鉅儒嘗敬畏之矣摘句之首聯云寧爲蓬門喻莫作華林悟超然有追晉仙而謝吳客之意非龜蒙虛白之流乎抑吾又聞古今善歌者

扇陰陽造化之幽微皇王帝伯之顯鑠是伊川樵者之歌也後之樵者尚倚歌而和之

題跋

書餘干高太清冰玉觀雜稿後

高太清示余以冰玉觀雜稿一通讀其書掩卷而歎曰太清之於斯文不猶使氣盛時酒酣氣張技荒斫古仰天而號提劍而舞有吾家子才之風過江以來則寥寥其人也世方以文法以一天下之士公卿大夫咸出於吾試謀對之文太清挾是以震其有可其不兌固宜嗚呼起斯人於塗泥僕不

能也而貢亦不在僕也今之論文如市價然有求而欲售者矣有坐而鬻之輕重者矣僕無貴而攘臂其間姑贊其寓南金大貝象犀珠玉之貴而已

題李崧叟寤軒賦後

崧叟舉進士有名嘗自作寤軒賦以示余寤之時義大矣哉相奇之寤時憤世之言也考槃之寤歌樂身之吉也叟之所到深衣捐滋賦也會得時詩之飄飄然有凌雲氣會不得時詩之疲人面前說夢

題外祖有書堂感手澤後

某哭母三年垂祥二侍喪兒以外大父看書堂稿相示爲之掩卷流涕外大父官薄不顯於時名聲不昭於人而經芳傳譽金渾玉璞諸子諸孫皆以經學專門試太常輒不第斯文雨露自葉流根獨能沾溉其外孫超取顯仕材薄時艱於國無補誦喊中邦家社石之語面熱而汗下也士生斯世豈能自爲材哉楊揮讀太史書范賦典依陝民學問淵源則遠矣陶淵明作孟嘉傳蘇文忠書程公遺事感慨當如何乃裝褫以歸之而告之曰嗚乎斯文其永保之是兄家之寶豸而吾母之楊梠也寒泉在淩白雲孤飛千里相

書御史龍圖公集後

龍圖先公文集十卷某繕寫家藏點校既畢撫而歎曰公所爲諫書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然每篇不過數百字有他人諄復千言所不到者論命相疏舉崔羣開元天寶理亂之說而申之曰譬猶養身須常愼病不可以醫痛之日始爲受病之區至哉言乎又崔羣所未發者初劾宰相疏簡嚴特甚爭之不勝而猶有拳拳惜國體不敢盡言之意後世臺諫劾大吏持危怒罵不遺餘力者可少愧矣詩詞流麗有風致昔王荊公謂公始讀書聞以文辭辨麗雄天下趙忠定鎮

成都奏詔編名臣奏議蜀之鉅公李孝宗兄弟實與論次於公奏箚錄之無遺國史稱公善議論其言時或不爲激訐故多見推行此數言者足以盡公矣不肖裔孫何足以知之書示後人云爾

題察判學士家集後

先世子才集十一卷繕寫藏於家子才以詩文豪於熙寧元祐間迫淳熙中倅軒程公爲之讀其年弟其卷訂其述作大槩而惜其器業之未底於成於斯文用力多寄意厚矣壬淳熙八十有七年五世諸孫某讀遺編撫而歎曰程公謂子才元祐奏箚論北事數賞千人在書局亦不謁執政嘗舉似門人以其未第時感應事且曰萬事皆有命信得命及使不朽埋閟於靖康信然矣抑又諸史論如論晉人以父母之邦委之於劉石歌戎暴謔辱百餘年間無有奮發以生吾中國之氣又安得有奇士哉如論後魏謂中國以義禮文采之肉而飼拓跋之儻此之謂不幸非吾一人之可與魏爭吾必激天下之氣而與魏爭古之善戰者能用天下之氣而已矣嗟乎安得此語聞於炎紹中興之初乎子才從節孝徐先生游且久其文章雄直雅似節孝今兵徐集三詩係家集後而著其說如此

題周吉甫雲莊數學後

淳祐乙巳表兄李改卿問予命於弋陽周雲莊雲莊精於數者也推測良久奮筆書方寸紙遺改卿示余曰丙午高墅棘閒丁未首步蘭省越明年予叨薦墨又明年予冠禮部與哉周君以場屋儒名歸之山林庸夫以千萬人中不可揣摩之事言二三年間不可預定之時斯亦奇矣當許我時余不知孰爲余也如是而應是安有討較於其間者君不知孰爲余也如是而應是安有討較於其間者耶天下之不求而得者類若此耳上榮先生平生未嘗干人在書局亦不謁執政嘗舉似門人以其未第時感應事且曰萬事皆有命信得命及使不朽埋閟於將倘骯髒之門乎抑將上伊聶之堂乎將爲松柏之堅挺乎抑爲蓁蕪蘿之靡莫乎繼自今窮不必迭巧不必乞大均不必問是有命焉周君豈欺我哉

又

丙午丁未之間余爲士人吉甫言余且叨第矣丑甲寅余爲教官吉甫言余且得召乙卯丙辰余大館吉甫言余且歸嗟乎余不能隱居求志願以其身浮沈風波間與肝鬲膂惟其所遭一何遠也吉甫亦卿星人耳乃以其衛坐策余之成敗燭照龜卜無言不

酬又何神也余事無足言者歲行旣周又見午未余之鄉黨朋友皆且奮躍功名之會吉甫其爲余遍訪而精攷之得其人則以告余可也荆公云久諳郭璞言多驗老比頗合意更疎祇欲勒成方士傳借君名姓在新書謹以爲贈戊午再題

題趙德亮詩論後

著雍困敦之歲青陽載熙積陰曀霧玩芳病叟讀易至未濟終焉而廬山趙德亮遠以删詩要論來叟扶病讀之撫而歎曰深乎德亮之爲是書也其援据精故其說辨其感慨極故其味長或曰鄭康成以三禮月而成卜之得陽豫之卦未知删詩之後卜之得何

簽詩傳者朱之許也今君以春秋評詩可乎余應曰不然詩春秋皆史也序之言曰國史明乎得失之迹以春秋評詩詎謂不然六經惟詩春秋當自其變者觀之康衢之謠虞廷之歌果詩之本始乎詩之興也諒不於上皇之世先備有是言矣達事懷舊俗詩之變云乎哉變在彼不變在我故曰發乎情民之性也所爲作也君著詩論以爲仲尼刪詩於魯哀公之十一年而作春秋於四十年其事相因不偶然也謂非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又曰昊天不復憂無疆也干歲必反理之常也四始之孰是孰非大序之爲得爲失稽相而已齊魯韓毛東高閻獨抱遺經究終始於是藏之名山以待後之學者足矣昔孔氏作春秋九

卦也君如通其說嘗試以語我來

書洙泗裔編後

論語家語孔叢子皆孔氏家書也而有粹駁之不同家語駁於論語孔叢子又駁於家語蓋更秦秋而戰國戰國而秦漢孔氏之家學其亦與世道相爲升降也耶家語自安國撰次當孝成時其孫愆上書自言所爲作也君著詩論以爲仲尼刪詩於魯哀公之十一年而作春秋於四十年其事相因不偶然也謂非而不得立至魏王肅始得之孔子二十二世孫猛而後傳焉孔叢子至本朝宋咸始著明其書朱文公詆其鄙淺不列諸子之數歲在戊寅某讀書山中感時撫事悼斯文興喪之不可期適架上抽取孔叢子書

讀之因摘雅正不繆於聖人者抄爲此編且附所見於逐條之下因竊自歎於吾夫子受罔極之恩則夫誦其詩讀其書可不尙論其世乎乃併考沂水侯以降出處世次之本來遂爲之說曰嗚呼世變之推移可畏哉自春秋戰國以逮秦漢先聖子孫閱歷多矣鮒爲陳涉博士而子建不肯仕莽朝罷辭三公而光武王氏當世道將更與其革命之際其於爲人賢不肖何如也其處平世則儒之堅剛季彥之直清亦可以見其先人矣東漢以後迄有唐徙蜀封酋之號而其人不少槩見焉嗚呼世變之推移可畏哉

跋孝女記

泊灘孝女記者余友李若士會纂輯孝女饒娥事實之所作也吾邑之忠臣孝子史不絕書先唐而後則孝娥之爲烈也自唐元和盛際柳河東以至我朝乾淳宿儒慈湖黙齋諸公發揮盡矣其間疑誤之辨則此書詳焉大槩古今人之稱娥者或稱其當時哭死或逃其終身不嫁而死死不死未足爲娥輕重也娥豈苟生也哉慷慨殺身者易從容就義者難娥雖未嘗接學士大夫之緒言而天典民彝固有不學而知者矣李君獨旁搜而廣記之以其終身不嫁者爲是

而謂其卽死者爲非又復詳訂以伸其說且復有取於朱文公愛重沙隨之辨說正猶離騷序語中重惜靈均之事抑鬱而不得申於當年者又晦昧而不見白於後世也然則泊灘一汩羅也饒娥則女中之三閭大夫也死不死未足爲娥輕重也某幼孤先夫人執詣訓予其葬也實鄰孝祠每拜慈壁瞻望岑蔚爲低徊不能去竊於是竊有感焉李君該洽博雅事事求是於前史舊聞道事多所辨證是網尤有闕於名教讀者不宜草草故以愚說附焉之嗚呼臣之忠猶子之孝以娥之事觀之死易不嫁難耳唐之亡也不

嫁者惟司空表聖一人而已嗚呼

題李秋山家傳後

余讀秋山家傳慨令曩昔竊於韓退之之詩陸士衡之賦有感焉余與秋山皆番陽人定交於館學余自校中秘書以臣貳成均長儀曹秋山聲名在太學日杲月耀間過余深留若語瑰絕奇偉正大忠切余所畏也退之之詩曰我年二十五求友昧其人哀歌西京市始與夫子親前日之交秋山以之秋山擢魏科紆印綬濯朝纓飛翰藻及鯨波沒頂交游風雨散余卧軒中秋山獨一訪生死相與懷傳變之悲雪袁安

之沸仰林僧窓若不忍別別踰五年人已千古陸士衡之賦曰悼堂構之顛悴閔城闕之邱荒親彌懿其已逝爰何戚而不忘今日之哭秋山以之雖然退之以唐儒當風雲變化之時士衡以吳士有桑梓悠曠之感二公所歷要自不同而吾二人兼之悲夫君之將葬萬敵以家傳示余銘者余嘿嘿久矣君之所立宜有全傳萬敵所叙一皆實錄世世萬子孫文獻足徵也憶昨余自館中犒口語去國出宿湖寺言者在臺邏者在門大學生袖詩湖陰餞余者以百數若之詩云世事從來易荆棘人生樂處在山林

所謂哀而不傷怨而不怒者世變之積有自來矣君寫飛仙余滔留滯青門曉露東陵淡日間耶

題太傅北平莊武王家傳後

右唐太傅莊武王家傳二卷二十一世孫某採前史修成一編淮先王懿德在前朝贊述在史官其子孫無敢以擬議為也然自唐南唐至本朝閱代者三自以功名自奮然當衣冠道盡之餘閨閫師師未嘗改良元乙亥至于今丁亥閱年者四百九十有二矣某不幸當本朝傾覆中華淪陷悲宗社之陵夷愧祖風之輙墜悼往謀之不臧傷後咎之誰執昔韋玄成詩責躬而述殷傅楚之前勞庾子山賦哀江南而叙

永同佐漢之舊績所感而起固所以為書也書成誦黍離之三章而流涕以識其後云彊圉大淵獻季春中澣前二日

題程敏政鍾夫人誌文後

先朝以孝理天下率人父母者年拜官或以燕成或以慶典恩施厚甚德誥稱慶之詔曰惟羣工百姓夙依於覆育而耆老大夫咸被於甄陶令而仁壽之同躋必也安榮之其保大哉王言教民親愛如此程氏再世蒙恩榮寵赫然亦於其德而已詔翁蓋厚德純孝人也麗門皓首氣貌恂恂余嘗館翁門翁嘗與座

客言吾兆年葬先人半山每日五更輒走墓下晨省而歸日猶未明坐客咸咨其孝其於鄉黨朋友情誼最隆也鍾夫人丁翁先生之同氣有家法母儀諸子亦皆孝謹有西京韋石君之遺風翁與夫人拜命為其次子登進士貢籍也孫時登大太學遭時變不克以功名自奮然當衣冠道盡之餘閨閫師師未嘗改柯易葉而辭於嗜學猶前日楊誠齋每語後生萬里只怕倒却秀才揩子若時登者可保其克負荷矣於

碧梧玩芳集卷十四

題跋

跋黃君觀物外篇說

何啻千年與萬年歲寒松柏獨依然若無揚子天人學安有莊生內外篇盡先生所自賦者若此張子虛所授謂非先生遺書不可也余嘗讀劉儲觀物張公所爲衍義九卷今又得鄉之隱君子黃君詳說而讀之張公書既經淳熙聖人天語訪問已悉上送官矣黃君精思妙契藏之名山意者猶待萬世而一遇也

碧梧玩芳集卷十五

先儒謂聖人作易爲羲爲數知義不知數雖善無所統余於數學蒙蒙然如坐雲霧無以勘辨二家之書所以爲衍爲詳也獨於黃君書有感焉朱文公謂康節之學稍近莊老余嘗疑其書時有取於老莊之遺今君於此書扶道貶異踵先生所援引不敢苟狗焉嚴戒文公又謂康節以十爲河圖九爲洛書余又疑其書未嘗及此書謂九十之說其實特在乎歷紀州井無以他說擾亂其正意深哉嘗鼎一臠所見如此誠有味乎其言之也余老矣計吾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則莫如釋而弗推蹶然吾州固多長才秀民豈無爲君汴酒奉觴覩嘗粥藥於百原之上雲山水竹之間者君其無謂吾非黃石癡老子可以跪履取得而試與彼議其將有爲之衍繹者

題周公謹蠟屐集後

東坡評邵集此事以爲君子可寓意於物而不可留意於物今夫詩天地間一競物也故曰乾坤有清氣散入詩人牌君子之於是物也寓焉而已陶淵明每見樹木交陰時鳥變聲輒欣然有喜顧流賦詩寓之謂耳嘔心出腑如李長吉則留之爲獘也以余觀公謹非能爲詩不能不爲詩也悠然而長黯然而幽有

圓轉流麗之新聲無慘淡經營之苦思謂之寓者非耶雖然公謹一出門則遍集紛紛矣獨無感乎感則悲悲則吟豈獨有取於蠟屐之區區乎故曰公謹非能爲詩而不能不爲詩者也

題周公謹弁陽集後

公謹雅思淵才舊矣然其韜暉沉辭又何至也余庚午辛未係官中書公謹數過余未嘗覩其詩暮年東門西山相望千里一日遺余古句一日又餉余行卷既又稟其平生五大編曰爲我評之今日所覩皆琳琅珠玉前日所未覩者何也得非公謹是時留筆力

第思齊緝生民以大鳴國家之盛宜不泯出乎公謹
上世爲中興名從臣家升陽遷京師開門而仕則蹉
步市朝之上閉門而隱則俯仰山林之下其所交皆
陳平諸王孫舅流行非紈師竹致足樂也而今也
乃與文士弄筆墨於枯槎蹟虛之間騷客苦吟於衰
草斜陽之外樂之極古傷之尤者乎雖然詩固有正
有變也觀風者不必觀之閨帷麟趾觀於匪風下泉
可也觀雅者不必觀之文王大明緜觀於蕩之傷妥
之閔可也抑公謹爲苦則又不然試南郊慶成諸篇
則雍容之節蕭王者尤工若遂梁懷舊等作則窮苦

之辭易好者尤好是又無論正變皆奇作也吾愛其
中有句云凄凉怕問前朝事老大猶存後世書昔人
有言獨吾與伯業能耳嗚呼悕矣豈易爲俗人言哉

題方景雲詩稿後

余與景雲同生於壬午同蒿於丙午有二同之契焉
自丙午至於今四十有二年矣景雲之爲人篤實其
文雅而深純場屋之作僅露於已其所沾溉
復高列薦名中間試太常不奏第余之累也初與典
舉冬烘遂失景雲每誦東坡與李方叔詩爲之詠嘆
蓋其首章曰與君相從非一日管勢翩翩疑可識平
生漫說古戰場過眼終迷日五色余固嘗以是愧景
雲也其末章曰買羊沽酒謝玉川爲我醉倒春風前
歸家但草凌雲賦我相夫子非臞仙余又不知夫世
變至此不復可以自期景雲也悲哉然景雲泊然不
以望我暇日抄其所爲文成一帙屬余題示我予孫惟冊引李方叔云嗚呼書經五十八
篇可命題者何限作者何限其在于今惟張才叔一
篇可爲痛哭余之罪豈淺失一景雲百已

題四印五章後

先人往年侍親宦遊町江一日才叔父貽書爲言欲以

勤謹和儉爲保家四印先人欣然是之因爲發明其
義成五章某幼孤先人文字散落表兄李先生我之
自出乃能收拾序藏之既而以遊編見授則五章者
其首也會某錄辟廡時先生亦薄遊輦下乃掇取手
抄爲此卷以歸于先生或者當世名公鉅人見而取
焉賜之語以爲先訓不朽則亦不肖孤之至望也

書課歷序後

右先衛公館北莊許氏時課學者之遺訓也可以課
人獨不可以課其子孫乎余家九男子皆先公孫也
余欲以先訓課之當自余行課始客曰汝以科舉時

文適有天幸試南宮中首選入校中秘書以至承華執經露門勸講掌內外制極朝廷文章翰墨之選遂階柄用書不自汝而汝自書多矣今年踰五十飾巾待終而已政使記三篋讀五車渠能復於書有所發明乎余曰不然杜祁公既致仕還家年已七十始學草書卽工蘇黃門云人生逐日胸次須出一好議論若飽食煖衣惟利欲是念何以自別於禽獸余歸蜀當杜門著書不令廢日黃山谷云諸兒漸長不可不加意教誨人生家計厚薄自係時命但不可令斷讀書種子耳然則讀書課子愈老愈勤可也余之自課

跋先龍圖交游七君子帖後

某幼孤聞宗人遺老之言曰先龍圖公有七君子交游十二帖者嘗歷皇祐間往來牋牘也王文恭蘇集賢三帖當在慶歷之六七年宋景文以下當在皇祐之二三年歐陽帖在于南京時王文安帖在由給舍副樞庭時呂公帖在得請守杭時施公帖在同任東南使事時兩王蘇公叙交情歐宋諸人及時世事蓋自西師勞敝京師粟少朝廷憂之選才能明敏者大發運東南六路七十二州之粟以給江都先公由御史裏行轉殿中執法爲發運使淮浙洊饑河流堙滯卒能使上供漕給所部亦贍濟自是還臺遷維揚入諫省則日拜疏赤墀下與儕賢人爲敵矣此十二帖者先公奉使立朝之本末略可由是推考焉李兄叔翔爲馬氏甥得之外家寶如拱璧因誦所聞屬叔翔共守之淳祐十二年

跋家藏七君子帖

七君子帖其一爲楊文公其二爲文潞公其三爲張以所當讀棄於明師而讀之亦條其目於此編歲計而月校之如先公遺訓且併書所爲時文之業焉既授此編之後暇日當有以語我來

跋先龍圖交游七君子帖後

某幼孤聞宗人遺老之言曰先龍圖公有七君子交游十二帖者嘗歷皇祐間往來牋牘也王文恭蘇集賢三帖當在慶歷之六七年宋景文以下當在皇祐之二三年歐陽帖在于南京時王文安帖在由給舍副樞庭時呂公帖在得請守杭時施公帖在同任東南使事時兩王蘇公叙交情歐宋諸人及時世事蓋

文定公其四爲歐陽公其五爲東坡公其六爲韓魏公其七末詳末有題辭則梁溪尤延之先生也尤公乾淳名儒其子木石先生端明公炯寶祐間提綱史事以校勘辟除是數帖者雖紙敝墨渝不可盡讀而三百餘年典刑文獻在焉詩云云誰之思西方美人今西方之人兮謹書以貽子孫

跋山谷書劉夢得竹枝歌後

此帖出洪文敏公家華之文敏之子也洪氏爲鄱陽文章家奧篇隱帙萃焉法書名畫特土苴耳公又賞鑒精識其爲眞蹟不疑余家舊與洪氏有連先從曾

伯祖老山翁客三公門下每相與鑒定法書一日吾祖指言歐陽率更九成宮碑非雍本既而雍本吾祖以失言罰作絳字韻詩三百韻以爲笑樂前輩風流可尚如此小姪端異得此帖於洪氏端有自來以吾祖精識尚誤品題余老矣倘失言安能搜枯作三百韻詩小姪謹藏之

題張宣公題名帖

乾道己丑大日廣漢張敬夫定叟約其友崇安吳伯立湘陰孫師尹廬山雷孝仲自城東門尋梅行數里遇番陽鍾彥昭酒三行相與樂甚薄步至陳仲思草堂小雨初霽煙雲澹然南枝雖未折已覺春意滿眼矣外甥甘可大偕行

南軒帖

宣公乾道戊子與諸生講誦長沙之家塾明年己丑冬遂有嚴陵之命此其春也某嘗聞先儒之說自魏公薨後每出必與定叟同行觀此帖始信吳伯立佳士也公嘗爲賦卜鄰得佳士問學古駿駿之句陳仲思溪亭在湘水之濱公嘗陪張安國過之藍深有蜀山卜隣之意焉甘可大公錫也嘗從定叟之桂林之嚴陵公亦有迂疎俱舅之目皆帖中人物也抑又觀

公人日遊城東陳仲芳亭分韻得香字之句其詩曰絕憐梅事晚與客到林塘瓦桷村醪釅杯羹野菜香舊游看壁字新歲倘他鄉一笑俱眞率悠然意未央此帖實相表裏乾淳之典刑遠矣僕生晚不及覿之前輩姑以所聞叙其末徐君其爲余寶之

題汪氏所藏慈湖遺墨後

嗚呼商衡漢相之事遠矣一夫磯死皆簡之罪三代之前伊尹是心也三代之後孔明是心也而慈湖楊公之是心千載同符抑是心也必有所寄而後可吾鄉之前輩汪公某實以厚德重望爲公所知以荒政

托而遺以手書如此汪公迄能體承其語救災恤鞫境內無饑民至今父老談之爲流涕而汪氏孫某重厚似其先人於慈湖大訓奉如元龜寶如拱璧一日以示余余端拜受讀而敬書之于是方崇尚楊學爲之作閟宮建賢舍廟祀其像序讀其書然而歲何必荒民何必餒亦姑致謹於極與政之間吾民其庶幾乎是宜表章汪氏孫所藏而尊信之雖未能志伊尹之志然而赤子不困於豺狼之吻如孔明之云足矣汪氏其寶之遵遁爲從政者言焉公書在紙無以見公其額有泚

題楊東澗帖後

余與公相從三十年深思苦語皆置之不復道矣發了翁之疏叶號莫省於微言箋元亮之詩流涕乃成于實踐悲夫玩芳病叟憶翁舊話書于汪君所藏帖後

題徐徑畈贈詩帖後

故殿講右司徐公名霖字景說衢人去城二十里所居名徑畈初爲舉子時師事鄉先生晦靜湯公晦靜以英才目之爲甲辰禮部進士第一人史嵩之之爲相也專權固位植黨欺君棄賢任佞公論切齒徐公以新進士一日叩閽上書白發其奸海內驚嘆亡何嵩之敗明年乙巳朝廷更化穆陵思其忠命自待次教官給札入官丙午在館丁未參詳省試院余時以舉人入試所爲文知舉監試稍見推許議置前列諸公所擬殊未定徐公獨指余文贊其決遂叨首選待試親策亟訪謝之一見如平生歡居京師時時往來則爲余賦碧梧精舍古句會京師大旱徐公以館職言事攻諫長京尹乞罔不待命云穆陵至以親筆命宰執諭留不就余亦成進士歸訪之徑畈山中復爲賦後三數篇其寒夜草屋句云一飛一鳴動千歲青

燈相語鬢成絲今已爲脫簡不可讀輒以所記憶補之徐公材高氣勁道勝名立四方之士望如景星鳳凰一時鉅公元夫或擬稍過聲聞譽蓀而余獨憂之嘗寓書舉古人所謂末俗易高險塗難盡之語溥奉規切焉歲壬子徐公再還朝影附滋眾遂與同朝諸公交關而罷流落十年壬戌之春起家守臨汀徐公亦且收高反汝期於用世而天不假年矣余之得其手筆距今三十有三年矣天荒地老紙敝墨渝叙而藏之示我後嗣今世豈復有斯人哉

碧梧玩芳集卷十五

宋　馬廷鸞　撰

題跋

書張母陳氏禮部符後

綱常亘天地節義無古今是可以世變論哉恭惟
朝立極叙獎導民秩世明程嵗令應義夫節婦孝子
順孫事狀顯著者具明聞奏加之旌揚恩施甚厚三
歲一下如雙嘉之下若而士申詔書以吏奉詔不勤
吏二三年竟格嗚呼余舍新安張氏衣冠名族也朱
文公嘗以爲行孝諫補之余菁舉以銘先外舅之墓
而得於所聞者其詞蔚古今文人類如此耳雖然此

矣豈惟丈夫其婦人尤多賢圭奉公之夫人陳氏余
婦之伯母也每爲言其閨儀婦節之詭賢哉母也盛
德高年宗族鄉黨合詞以聞於州州上尚書禮部應
詔褒部復下邵國考實將行需恩而郡事倥傯吏文
遷延余所親張吏部收新安嘗爲之促文書會府罷
迄下不克拜恩哀哉其孫應文藏文以示予孫謁余
而言述焉中興四朝國史列烈女傳有陳堂前者其母
儀婦節大書青史今日視先朝時則異矣今陳與昔
陳之爲烈一也天與民彝又可以世變論哉

跋董芳夫鍋川圖後

余友蔺皐董君雅人也示余鍋川圖且索言焉余少
文老疾所至名山恐難遍閱惟當澄懷觀道卧以遊
之余甚欲借君此圖卧遊其間而君眷之不置也則
爲之言曰史稱維在別墅與裴迪遊其中賦詩相酬
對爲樂今觀其空曲淨杪之吟寒流秋雨之篇皆不
過四句而止耳何其簡短而有遺音也後人括摘摩
詰遐想其遊輞川某句則謂之倣昵閒適某句則謂
之蟬蛻浮游某句則謂之詩中有畫畫中有詩又何
其摹寫之無已也登臨而得於所見者其語慊想像
而得於所聞者其詞蔚古今文人類如此耳雖然此

固畫而詳詩也若置詩而詳畫則又不然輞川圖摩
詰所自畫也世間自有兩紙本有矮紙本有高紙本
皐所藏者矮紙之所摩與有能辨之與爾昇一隻眼

書二姪分閤後

昔唐相元微之誨姪等書曰吾不能遠論他人汝獨
不見吾兄之奉家法乎吾兄平生羈游以相給足吾
受吾兄正色之訓感慈旨一言遂志於學祖成一名
吾之所得以爲兄者則汝之所得以爲父有父如此
尚不足爲汝師乎今端巽端常父母俱逝子然獨立
於世變艱難之中不得已析薄資以持塞門此吾兄

吾學所積也今將以徵之所以誨姪者誨之蓋吾曾祖盤山翁無兄弟吾祖太師和公兄弟五人而和公獨當家事諸祖意向不齊而和公一意包容保持門戶迄無間言吾之二父信公朝奉公兄弟纔二人和公既逝吾所後信公養母訓弟以至協比婚姻而吾以弟之子爲兄之子則其孝友可知也二公授館人門藉東脯以養其親朝奉公病信公親治藥具親攜羹器以扶持之生徒皆以爲訝信公正色曰吾弟相依爲命者也聞者心服信公薨朝奉公泣血而哭之如哭其父葬之如葬其父鄉人嘖嘖悼至今猶有咳也吾冉冉老矣猶若未知止所者盡爲說以啗

我乎余答之曰純者粹然至善之名善生於心而經言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先儒則曰心者人之北辰也君之名先辰後純壹是皆以止所爲字止何所也方寸之間至善而已朱文公感興之詩曰太乙有常居仰瞻獨煌煌中天照四國三辰環侍旁人心要如此寂感無邊方張宣公艮齋之銘曰天心粹然道義俱全是曰至善萬化之源皆以心言也爰舉二先生之說相與切磋究之

潛龍起中復字說

君子已孤不更其名不可更也字獨可更乎雖然太

虛之爲少游履常之爲無已觀時察義其必有見矣

潘君應雷以經明拔三舍陟巍科聲名獵獵起故以龍起爲字俄而一旦更字中復益將蔽雷霆藏風雲以從事於掩身齋戒之義焉夫翕無餘者闢斯始造化之機也能潛乃升惟蟄斯奮吾身一造化也毋徒曰歲晚以字行更始號元亮云

朱甥師裕字說

外甥朱饒家本茗人生於鄱陽其父名之曰饒及冠將歸假馬氏阼階而行禮焉其父又爲請字於余余惟昔之人生於其州則遂以州名其字則因名取義

耳司馬溫公生於淮西故以郡名而取充實有輝之義字之然則吾何以字汝乎吾聞家之富者饒於財學之富者饒於文唐贊皇李衛公名德裕而字文饒余以師裕字可乎汝欲知贊皇公之爲人乎性不樂進士家不習文選然而籌邊樓之有大區畫精思亭起草堂之有大制作中書一品集文武兩朝獻替記之有大建明極材華勳業之盛中興以後莫知焉其亦可謂饒也已矣甥歸而詢父書守家學盈科而行成章而達使其胷中所積汸汸如江海暴暴如邱山吾之所圖於汝也不勤而空無實而欲豈吾所圖於汝哉誰謂華山高企其齊而勉之吾猶有望也夫

族子德淳字說

族弟之子德淳生于乙丑其紀年爲咸淳初元長而工醫其學爲太倉令淳于公之學德淳請字於余余曰汝以其生之年則淳爲咸淳之淳以其學之業則淳爲淳于公之淳則因汝之業制汝之字可乎宜以子全字周官醫師之職十全爲尙十失一次之問臣意診病決死生能全否乎對曰意治病先切脉心不精脉所期死生時時失之臣意不能全也德淳必也能全周官之十全而又能全淳于公之不能全是謂

青於藍寒於水可以托人性命矣人之言曰老醫少卜醫何必老史稱秦越人得方於長桑公太倉令得方于唐里公孫皆自少時公孫之授倉公亦曰吾身已衰無所復事是吾年少所得妙方也醫何必老顧慧知何如耳夫醫非慧男子不能慧則通通則神聖工巧出焉姪之齒未也而其性專靜其學精審殊有老成之風吾病夫也吾貧于黎庶而醫傲於王公幸其族有人則朝夕吾門視吾病診吾脉吾以身試之良驗噫子全勉之吾年五十一罷歸鬢髮之焦黃久矣今抱沈痛年六十有七幾死者數矣倘非飲我上

池之藻則汝伯何由髮而漆也書以爲德淳字說

贊

東平精舍十八阿羅漢尊者眞贊

一尊者立一人隨侍執巾一人鳴法鼓前列

資爐侍者揖請

海檀既薰法鼓既鳴或踈或隨而趨或傾以迎問此大士道無不在彩雲載之奚往而礙

一尊者立懸崖峭壁之下浣手瀑布泉一蠻奴執巾

高山飛泉濺沫跳珠濯我寶手氷雪烱如顧視蠻童執巾在側水既不濡巾安用拭

一尊者降水中龍

我以道眼爲傳法宗爾以願力爲護法龍道成願滿兼雲駕風地行空飛一微萬融

一尊者坐看龍抱膝

我非臥龍云何抱膝彼嘯而吟此默以息世出世間其揆則一導師無言萬法俱寂

一尊者倚松而坐看二獅子舞

撫孤松而盤亘玩獅子之頻呻蓋善財遍參之處亦遠公結社之人

一尊者坐水邊挈衣於膝一猿爲洗足

空山宴息不動如如適從何來貽我函書尊者默然上座接過爲善爲嗔不起於坐

一尊者策杖呀口前有幽花二山鬼侍側
頭隱於瞷肩高于耳喝猛如雷閃口見齒幽花可娛
短錫可倚坐於石臺從以山鬼

一尊者垂手執拂而坐

拂垂於手手垂於膝堂堂尊師宴宴居息昭琴旣鼓
黠慧亦希神閟意定玩此鬚髮

一尊者伏虎口銜花伏地

以我慈悲撫爾猛烈還爾佛性共我諍悅喘我小空
咯至勿恐拯儗雲花獻世尊供

一尊者坐看盤蓮

開法最先事佛亦久耄然衆中是大長老芬陀利華
真如來性脫而視之常樂我靜

一尊者左執寶蓮右執蓮蕚

芬陀在鼻出泥而香寶蓮在手不扇而凉斷崖蒼壁
冥坐倘徉無相無作大用堂堂

一尊者捫脇正虎一善神一侍者

弟子在右善神在左尊者儼然捫膝正坐雙眸炯炯
六用如如得大自在游物之初

一尊者按手仰坐一侍者一善神前有金童

玉女引幸相台掌瞻敬

弟子在左善神在右侍者儼然兀兩肘金章紫衣
合爪仰手現宰官身觀無量壽

銘

岷峰鐘銘

我事母時聽於無聲無鐘在簴何叩不鳴母舍我去
根在虛空稽之大雄考此華鐘倩智興師敲無明銅
譬徹十方抱嶽天宮兒在中野母為發飛仙晨昏夕燈
秋菊寒泉子子孫孫勿替有承誰無慈母慈悶者深省

小蓋銘

如荷小蓋荷之空堂覩日爰喜隨時爰張抑姑賢於
臺笠矣孩旅於旂常

宋 馬廷鸞 撰

記

益國趙公生祠記

樂平唐舊邑大本朝爲望縣紹熙中慈湖楊先生之爲宰也士肅肅民熙熙鰥寡孤獨待賑而衣冠禮樂之羣日與縣大夫揖遜堂上時時歌豈弟庶民之詩以相命焉一邑之三代也咸陽一炬而風騷大異何也徒聞聲磬兒高塗膏觸血者催科之呻吟也杜門蓽窶十室九空者比屋之流亡也搜原剔藪虎鳴熊

後盡於吾心邑士倡之通邑之旌倪一辭和之黃冠

師且願留公像於祠雲觀又以某爲邑人授簡記其

成某諗於衆曰公元勳盛德也樂平蕞爾邑非公素所拊循之民也如天之福公來自東笑談指麾而去其疾此在公勳德中間啻泰山一毫芒公於邑人纔一二日之留而邑人於公已有千萬年之思且使爲令者而有三年之愛於其民民何日忘之詩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固民心之天也然則誰非三代之民誰非慈湖之所以教而忍虐用之也彼崇山幽都投畀不受竄不永愧而後之有志於中牟單父之事者亦可少思矣因系之以書曰康山之崇兮公惠不窮

兮泪水之陽兮公惠浸長兮山浮清兮水涵暉公有
惠澤兮民有秉彝堅珉深刻兮來者永思

梓潼帝君祠記

梓潼帝君故蜀神也五季不綱神弗受職
宋興乾德三年平蜀明年丁卯五星聚奎文明之祥
芳郁萬世君之靈響震西土久矣而尤爲文士所
宗今世所傳化書吾不能知其說惟石林葉公燕語
稱凡蜀之士以貢大京師者必禱於祠下以問得失
無一不驗者自吾有敵難岷峨懷恰若之靈與江俱
東今東南叢祠所在崇建自行朝之祠於吳山者天

華龍燭晝夜嚴供四方士子祗走乞靈亦宜也弋陽
楓林方氏爲衣冠大門儒士若東甸登薦書者相踵
余之友方君某將試大常偕其弟某相與祠帝君于
里中爲之築宮塑像揭虔妥靈震耀而鼓舞之蓋將
惠微靈響爲進取資微言於余余嘗感今懷古茶惟
藝祖皇帝玉斧畫河全付所覆聖子神孫膺謨英略
未嘗一日不在殿西頭也今奎運重開天子明年龍
飛策士君盍降靈於東南之士使之舒翅揚英畫良
吐奇濟時績武俾閩洲泰隴盡歸職方然後馭車羽
儀導靈旂而還故宮不亦盛乎有問必先宜自方氏

始乃書其麗牲之石而系之詩曰梁山浮清兮水涵暉公有
梓潼七曲高嵯峨眞人初基斧畫河靈君受職山之
阿丹碧發巢龍虎呵柱天功業石可磨江流滔滔東
逝波靈之來兮自江沱結屋兮奉祠護柱兮蓋芝神
格思兮士曰時躍淵兮大飛冠若箕兮翊扶頤長策
用兮奇謀施敵北遁兮露西歸錦幡兮贊蓋導旌
兮駕玉螭吾言非誇兮神之聽之

綠山勝槩記

婺源斗入萬山間山之鄉吾境者臨風含暉奔奇競
秀予外兄張君輒得其勝處居之圃於居之傍曰綠

山勝槩而命記于余觀其池亭潔修林壑美秀則不
必叢花茂木之蔭也直欄橫檻烟霞澄鮮則不必重
閣邃宇之居也曉窗夜榮詩書媒樂則不必絲竹管
弦之奏也圃之勝固已名陳矣今夫士生天地間其
攀名梯奔利航而蹈蹙不休者欲暫而有此勝不可
得也厥有挂笏西山寄徑終南而居不靜者又安能
長有此勝乎君胷中洒然表獨立于羣懽徘詼之間
方且餐松風飲菊露製芰荷之衣紉之以佩山凡
水俗變爲清神積李崇桃坐護蔽麗柳河東嘗言地
雖勝得人焉居之則有增而高有闢而廣有不待飾

而已奐者蓋惟勝流足以受勝槩與憶予前年冬直玉堂君投簡而余以文書謝不暇居二年併掌外制予方如沐漆求解而君數數迫之不置也方連上祠請倘幸蒙恩還里則將挾溪童畦丁攜茶鼎筆牀從君緣山間可以翛然而賦矣

可隱齋記

了窩先生之從子鍾叔華少習舉子業後因足病疾微寥灰心進取居西偏闢小室了翁爲題曰可隱徜徉其間讀書作文尤工於吟咏日與朋友以酬唱爲樂他日以可隱之名問記於予予獨謂叔華非隱者

也古之人在市朝爲大隱在林藪爲小隱往而不返則有石隱之譏挽之便來則有招隱之操若其炫世盜名則爲充隱君子鄙之叔華獨以可隱稱可者未可之對也今夫士生斯世固將以爲斯世也豪傑之士志氣方剛耳後生風鼻端出火視功業可彈指取而山哀浦思林慚澗愧於我何有臺上之笑有時而弱于乘之君車中之謀有時而歷大國之將斯人倘終隱則何以誇當年而耀後世哉余固曰叔華非隱者也於是爲記

李氏儒富莊記

用此藥揩磨塵垢使通明瑩徹而後已此名言也世解讀書者幾人焦爛於物欲之場沒溺乎宴安之中蕭繹宋遵責之徒皆是也厄吾書者豈必鄧城之烟底柱之水哉叔翔有大雅資冥搜而力討飫覽而厚藏虛心涵泳切已體察其必有以知之者矣李文正家藏書甚富有不待見主人下馬直入讀書者子討論山中覓書不可得嘗願倘徉小谿盡發一莊引卷徐玩叔翔當不吾厭也庶幾文正之遺風歟因奉所假歸之輒以所聞讀書之說次第其語爲記

池州貴池縣尉廳記

出秀山門可二百步所得古闔閭之故址隆然如伏
龜有官府翼乎其上者貴池新尉廨也尉秦官也由
漢以來凡掌武事者皆得稱焉大尉至與丞相等尊
中尉巡徼京師司隸督大姦猾以至郡也縣也莫不
有尉尉於官爲最卑官雖卑且尊名自若也今之仕
者顧不然貴池附於諸侯尉出掾曹參軍下旦朝東
帶持手版趨日請諸所彔僦事暮走田廬閭逐逐無
停輪而桴鼓之警發召之役不與焉又俗吏尸厥官
伏如處女苟幸終更逝如脫兎固無暇營所謂傳舍
者以媛長官長官諱錢佈棄亦視陋忍偃而已先時

忽芳非望白雲兮翠微閭閻靜兮人吏稀弓刀閒閒
兮犬雞護蘿少仙之去兮萬里清嬋歌聲正酣君詣
大府受約束余亦上馬去君名顙字茂實武夷文公
之幾世孫

淨土院舍田記

唐院更宋且將百年前人之述備矣蓋嘗以檀法度
人施者無翼而翔不踵而至當乾道辛卯有初施田
者僧眞悟大師道崇匀文子吾伯温溪翁翁爲說
偈言云信心生供養念起即無窮我田無窮年我福
亦無窮自後迨今百有十六年由朱君純仁而降長

者李公以建殿及諸佛菩薩像施毛君自任以建三
門創彌陀殿施王君曰平夫曰立夫以金剛像施曰
宰曰彬之曰立夫又皆以地施而余兄弟與昭文文
忠南康公又皆以逋緡施凡施之事田爲大院之僧
如本宏普順普潤者皆肅肅然奉其教無敢越規矩
準繩且將修彼之禮以耕之陳彼之義以種之講彼
之學以耨之于是又介吾猶子奉潛溪公遺文謁余
而請記余觀多田翁盡東其畝祖也傳之孫三世希
不失矣父也傳之子再世希不失矣孰能更千百年
不壞不滅如浮屠氏之爲乎潛溪翁之言驗于是矣

雖然謂僧而可無田乎則彼之人固自爲大言曰我
師之教盡虛空遍法界皆吾福田耳釋迦云與大比
丘千二百五十人俱乞食王舍城中王舍城卽吾田
也國一師頒徑山千餘衆寺無常産庖廩不繼山之
神龍實助緣化山龍卽吾田也吾之田可恒河沙數
歷僧祇劫是可限以頃畝裁以歲月乎謂僧可有田
乎則吾之人又律以正論曰梵居者僧野耕者民必
也復而室家還而冠巾而後畀而田疇室家之不復
冠巾之不還而田畴是畀僧而民乎民而僧乎雖然
姑舍是僧之祈余曰吾因檀施助緣建彌陀誕節修

西方淨土勝緣其田得米三十斛有奇是所爲謁記
者也夫隨其心淨則佛土淨此淨土說也我無穢行
之稊稗人篤無量之果報此福田說也施福田修淨
土庸何譏焉彼將慊于不耕而食也于是取檀施之
田自耕而食之以逃吾人之譏可也古德云諸方說
禪潭潭何似我怕饑種田此語眞實有味或問華郊
樂堯舜之道于某禪師答曰江上一犁春雨艮以耕
食鑿飲道在其中于吾儒之說未大戾也姑以是文
之可乎後之觀文者將無謂其附會空王之談乎抑
亦不乖聖人之道乎是未可知也安得起潛溪翁九

原再拜質之

廬山白鹿洞書院興復記

謹按國史淳熙八年十一月辛丑禮部言知南康軍
朱熹奏廬山白鹿洞書院在本軍星子縣界蔡閒先
朝嘗賜之國子監九經又嘗勅有司重加修繕考此
山佛老之祠以百數兵亂之餘次第興葺而先王禮
義之宮所以爲化民成俗之本者乃反寂寥臣蒙恩
假守玆卽其故基度爲小屋敎養生徒欲望繼述兩
朝聖人遺意特降勅命仍舊以白鹿洞書院爲額詔
國子監仰摹御書石經印造九經注疏論孟等書頒

賜事下國子監勘當監上禮部奏聞從之於是東萊
呂成公爲之記後三十有八年南康守臣重修而勉
齋黃公記之又後十有六年江東憲臣重修而蒙齋
先生袁公記之後五十有四年齋藏不戒于火百年
儒宮一夕烟滅斯文之厄極矣於是領生徒尸講習
者盡然動心任藩侯爲師帥者慨然出披荒撥燼度
材鳩工爰畀之人徒焉賦之財粟焉舊日規制廼大
復與入其境則山慈龍水泊瀨者文公之舊也且於
徵闕顯幽之餘更有飾回增美之觀斯亦奇矣山長
某姓等寫圖纂事授簡於郡陽後學馬某而俾記其

成焉某避席曰嗚呼大川爲陟平陸爲江師亡友散法爛道窮文公之學有如弁髦而因以敝之矣談何容易昔公之託記於東萊氏也言言而商訂句句而裁量惟恐一語之差將變秀才爲學究而隨緣說法應病與藥者之無以傳無窮也於是成公之告學者則欲挹先儒淳固質實之餘風復大學離經辨志之始教于以尋關洛之緒言而懲荊舒之陋習焉已而勉齋之記壹是皆以治心修身爲本蒙齋之記三致意於正誼明道之言是皆大儒先生之格言大訓後學無復措一辭矣今姑實興復之本末而已抑諸若

游文公之學登其堂伏其几襲其裳亦嘗讀其書而誦其賦乎賦之末言公喫緊爲人處也曰誠明其兩進抑敬義其偕立充莘摯之所懷謹顏巷之攸執誦斯言者不過曰志伊學顏而已愚以爲未盡也摯之懷亦曰莘郊樂堯舜耳不必幡然而改也顏之執亦曰陋巷甘簞瓢耳不必用之則行也誠能懷於斯執於斯抱堅白如玉雪抗青紫於浮雲由是藏焉修焉游焉息焉宇宙一窗聖賢千載或凄凉經醉石之傍或慷慨感臥龍之節當其撫以深懷得無有招余新好者乎宜潮之曰吾之業在洞賦之終篇矣幸以爲

可與願刻諸石若曰僻列三先生之次有榮耀焉則某何敢僭

碧梧玩芳集十七　十二

記

饒娥廟記

宋 馬廷鸞 撰

娥立節唐貞應王寅更五代歷先朝迄于今五百二十有七年歷王寅者八矣嗚呼唐於此時銀貂縱橫王室如燬妖狐起仆河朔爲墟斯六陰之節也而有貞女子行烈丈夫事瀉於吾州邑見之卤莽而節亘千年荒江而名振八表斯昭昭者豈偶然哉制書之錫于唐者一于先朝者一于石章之立于唐者二于先朝者八自娥立節以來八年而祠與碑立二十年而唐制書初下柳河東之碑繼立百一十年而廢俾再立二百一十六年而先朝制書再下褒表者節義也自娥立節以來百有一十年而初祠狹前碑燬又四百有六年而別廟焚眾碑悉燬廢興者時變也嗚呼節義貫天地時變自古今紹三常五典同棫彝以俱焚天典民彝豈與瓦礫以俱墟磐如眾星分耀日轂冥漾有時而陽耀大明四塞清爭流滔滔有時而鯨浸洞開又安知無側怛勤民慷慨望古爲之與朴樕儃者乎蓋娥之英烈地行爲神空飛爲仙或搴月

也生斯時覩斯異者欲不流涕歎息於斯而不可得也於是士民相與投簡於里病與烈前人之迹備矣無復諄諄贅一辭姑詳廢興以紀時遷幽靈以感物而已病叟臥條山久幽不死而名不俑焉者也叟既成文又作迎享送神三章俾歌以祀焉而并刻之其詞曰吉兮辰良芳菲菲兮滿堂蕙發冰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靈連蜷兮既留爛昭昭兮未央鴈飛龍兮于征遭吾道兮鄉之長城波滔滔兮淚盈盈望汾潭兮盤石磯仙灘兮揚靈揚靈今未極隱思君兮太息朝馳鶩兮江之渚夕弭節兮

縣西之側待娥不來兮使我心惻
我生之初尙無爲我生之後唐世衰有父溺死兮誰
者憐之呼天與地兮涕漣洏至險不測濤與風至幽
不仁魚與龍至孝不睞感卽通豈人之靈兮不若龍
之雄惟天地之無窮兮哀吾身之弱齡往者吾不及
兮來者吾不獲慨其敗與蠢愚公老矣山爲平精衛
貌然洶爲頃抗吾戈兮縛脩纓猛志毅兮妖氛澄昊
天克挲兮靡人弗勝誦娥之烈兮揺我心旌
自我天覆奠之油油大田多稼兮屯膏是奠雄虹朝
濟兮雌霓夕虬觸石兮通氣雷車兮電幟雨甚至兮
之常也弟子勉學天不忘也其所期者厚矣秦漢之

際老學在伏生濟南高隱何必商山之冥鴻九十傳
經何必魯堂深贊先儒謂濟秦之險以通于漢者叟
之力也漢魏之際則鄭康成管幼安其人也炎運灰
矣當塗峙矣玄之年七十公車召而不就使者遍而
不進閉居以養性覃思以終業疾篤戒其子以羣書
腐敗恨未能於禮堂寫定以傳其人焉宣之年八十
四居遼海非經不談歸田廬有命不應白帽布裙舞
雩而風少非漢人老非魏人尙矣哉晉宋之際唐五
代之際則徐野民司空表聖其人也劉之與一老之
涕滿頤李之亡六臣之頒不洮集於佑與集菟者異
人矣老于閭世有興亡老于學道無古今昔者商周
之際老學在箕子父師之尊閫書是興若敷言若棄
訓箕子胸中一洪範也然而欲哭欲泣盈其懷蓼漸
黍油觴其目不得已推其學爾汝時君而告之曰如
此而昌如彼而亡其所感深矣戰國之際老學在荷
卿自夫子沒而微言絕孟軻死而正學不傳六王敗
姬四海爲嬴厥或修列大夫之閥卿最爲老師逃讒
褒死且訓其徒曰吳天不復憂無疆也于歲必反理
之常也弟子勉學天不忘也其所期者厚矣秦漢之

也然而人自覩謝宜明而我不受其誣訶人自書徐
干木紙尾我無與其軒輊八齣所讀者遺經三十卷
所成者舊史而已儒失其柄武玩其威中條之居滌
煩濟勝禎溪之人知非耐辱亭曰擬倫志所著也亭
曰修史勉所職也年六十七自傳休休以與靖節醉
吟第其品級于千載之下不亦卓乎此七八君子者
代則易年則耆學則二千數百年一日也蓋陸放翁
嘗以老學名菴矣吾嘗欲纂古今儒黨之旌期稱道
不亂者起三代而下至我朝諸公爲老學傳疾病未
能也姑書七八君子之云爲誌于石少須與無死以

贊頌其萬一且效通德公取吾府敗羣書禮堂所欲
寫定者雖不足傳其人猶足託吾子孫於千歲云著
雍困敦之歲無射之月晦日余年六十有七表聖著
傳之年也

遺老軒記

蘇黃門輔政於元祐請官於紹聖歸居於崇寧諸子
爲之築廬顏濱其自言也吾顏濱老也嘗自諫官不
五年與閩國政雖號爲得志而實不然今退居杜門
不與物接心之所可未嘗不行心所不可未嘗不止
行止未嘗不如意平生之樂莫過今日蘇公之所謂

遺老者如此晉秘書少監徐廣東莞人也劉氏易代
之際廣悲感流涕或責之曰徐公得無少過廣曰君
爲宋朝佐命身是晉室遺老悲歡之事固不可同徐
公之所謂遺老者如此然則一遺老也樂莫樂乎頻
濱悲莫悲乎東莞何也要亦各適其適而已從容乎
老檜修竹之間嘯傲乎鳳臺平湖之上避事已謝客
養性不看書蘇公之所爲也守丹徒之墳墓懷京口
之桑梓八齡手不釋卷一歲徧讀五經徐公之所爲
也有士於此壯誤恩華晚逢頒覆其始也類蘇公之
不如意而無其晚成之樂其終也類徐公之不可同
而有暮年之悲於是家有林亭篋存竹素亦妄以遺
老自鳴於二公宜何擇焉曰吾進難企乎頻濱是有
傾而未頹之初也易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蘇公之
時以之退已墮乎東莞是固淪胥以亡之後也玄曰
游水羣飛蔽乎天航徐公之時以之爲蘇公不可舍
徐公安歸抑二公皆八十餘老則造物之所賦厚矣
士當踰六垂七之年久生何益飾巾待終而已不然
則古之人有上相誇榮中壘耀龍時開一卷時飲一
杯老而自樂何樂如之蓋自名其集曰長樂老矣然
而斥以寡廉登之雜傳國則興亡相繼身則富貴自

如歐陽公司馬公恥之士亦恥之是爲記

墓誌銘

舒城汪主簿墓誌銘

新進士廷射舊未有淳熙初至尊壽皇聖帝嘗諭大臣令徵文臣能射御武臣能詩書越明年上御射殿按進士射合格者推恩有差餘皆賜束帛蒸惟聖明籠綏俊選砥礪材武於萬斯年拔爲典故今國家取士自禮部奏名以至親策射具如故事里人汪君繇鄉舉恩詔許入對君少年固以詞章拔鄉解其平居自業則不直齷齪弄文墨爲舉子業蓋兵書最明

習弧矢尤號精有司第君射爲合格銓細人蓬芒一言不相應輒不得調君守選久之得主廬州舒城簿以歸廬被邊州也舒城瞞邑也主簿文吏也君周旋其間亦安能暴耀所長以聲其孫吳之書英衛之技也而病輒以不起嗚呼彼猿臂將軍之不侯非命也歟君諱某饒之樂平人幼持身修謹爲才子弟好學爽特以賢師友丙子秋試君弱冠業已高在得中春官不奏第退而益修其業負夫蘊年君倡發私廩是故里無饑民鄉夫閭役君要求義籍是故官無缺促其至余亦嘗爲廬帥呂侯言君材美君抱藝死山林余固不得不爲君悼也已銘曰君無往兮淮之陽以猶子之義撫其孤蓋君之居官行事不可見其孝於親友於兄施於鄉閭者已卓卓如此矣初君既連蹇不得志於奉常則慨慨拜書闕下萬言以正君心凝天命謹邊防節財用稱提楮幣訓練軍佐之說自獻於天子奉入登聞鼓院以紙示帥舍守翁若將留君以待上命者已而報聞君因得游諸公間若給事尚書鄭公發祭酒禮侍張公夢鼎左司戶侍曾公噩茂皆欲令出門下受爵拜官諸公與推挽焉余爰君舊君子子某從余游滋久滔滔孟夏君孤蹇征淮訪余語離余方杜門遯囂有言不得聞古人有四路相

贈之義而未能出一語某來告曰先人蓋棺事定矣出處一時死生萬古先生無惜以前日有味之言爲今不朽之地乎余愴然不能辭曾祖某祖某考某生乙卯殁丁巳空于雙牌方氏男女幾人嗚呼淮氛甚惡野無居人有寇至邊邊軍夜驚其有能發一矢庶幾於景德推亮之事乎倘此事出於儒者豈不足以蓋武夫之顏而奪之氣又庶幾對揚祖宗寵綏俊選砥礪材武之萬一乎憶君未行時西淮部使者以書促其至余亦嘗爲廬帥呂侯言君材美君抱藝死山林余固不得不爲君悼也已銘曰君無往兮淮之陽

舉長矢兮射天狼邊風烈兮隴野茫釋堋鵠已兮老故鄉君永歸兮雙牌之墓山龍從以蔽日兮雲霏霏其永宇春蘭兮秋菊長無恨兮終古

總領秘撰費君墓誌銘

余讀詩至匪風之末章曰誰將西歸懷之好音未嘗不泫然流涕也蓋東周而西懷者岐豐之士大夫文武成康之遺也國家玉斧畫河睠焉殷西異時拓天扶日盡出西豪故江百年岷峨懷愴扶攜保旅而南者可以屬置東益州矣剏復與荆吳泯泯一息悲夫公費氏漢丞相後諱伯恭字希呂世爲成都人莊公

之孫也本儒家子遡房爲貴公孫所後貴軒公以儒術爲西州大帥蜀難攜家南下以編簡從紈袴以俊選侶造秀丙午拔潛薦不第俯就京秩初筮爲西鉤官屬再調浙西帥司酒官轉東鉤幹官辟主管文字自國家多事戊己雲屯庚癸日呼鉤椽無他鞭募而已公檢防錢粟補苴罅漏以贊其長由是無師不宿飽之處而有軍無乏興之喜頃入宰浦城浦城閩壯邑也邑政宜民民咸安之公嘗爲余言邑民甚醇吾政多服嘗曉步閭廛俗以驗吾政否臧則父老輒持

而孤木橫支難乎不難乎其間關而英蕩是移則遯尾之厲不敢辭也其繾綣而羈絏以從則滅頂之凶不遑避也要亦臣子一至之分而已鼎鑊物故公出閭而鄰而杭疇昔西山南浦之間爾宅爾田不堪回首矣嗚呼明夷傷也傷於外者反於家公既違大易之序矣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汝信處吾敢忘詩人之意乎挽公來鄰種樹東皋結茆西塾松風萬壑意及而交衰夕陽西流破涕而爲笑余與公同之忘其吳蜀之隔也居無何暴客訌旅殞之巢伏戎抄豐蔀之星兩家資用蕩析余守先人墳墓不能去家人女

婦諱偕公悵邑廬以居公與人有情於物無着時僚
邑士皆樂從之游乙酉冬余悼亡公來弔甚哀留止
信宿乃謂余曰吾丘墓遐思則枕簟餘潛在蜀者遠
不能尋在洪者老不能往因放聲長號余亦不知涕
泗之橫集也詎料閱歲餘而公已無意於斯世耶夫
人楊氏平舟公女也一子世文婦馬氏余中女也孫
山孫公殁之日丁亥五月也葬以其年十一月得吉
卜於余里之宜斯園自世變以來蜀客皆莫知其往
獨前溫陵譚侯慰斗與公里人相好而居相近也譚
侯之狀公行也事有源流餘無枝葉足以傳矣世文

以其子請昏焉余惟恐累公公顧欲親我也生于我
親乎殁於我乎銘余後公死倘何辭嘗聞蜀叟言莊
簡公當韓氏專國時其獨立也不可得而戚疎其勇
退也不可得而繫維公在邊殁命之秋正在廷擅事
之日其心平識遠有莊簡之遺風銘曰岷峨之西巾
大江眞人玉斧畫我疆異才間出駭四方紫巖拔起
賓太陽虞趙諸公蔚相輝朝銜劍閣暮巖廊公之先
祖簡且莊雙詔大化參翊朔百年人物盡珪璋故家

墓志銘

大監李君墓志銘

子應姓李氏諱雷應鄱冷邑人忠靖長子也公經學流聲如川沄沄文字行世如日杲杲君舍英咀華舒翹擢蓀經之傳人也孔明盛心嘗受任於艱危士行晚歲不婆娑於綿篤君乃典機籌終躬蒭蕘家之鉅子也榻前論奏本孤突教子之忠邊頭耕桑有慶州似父之政王之蠹臣邦之良翰也由太學上舍生登

進士第由郡文學贊征西幕府內歷館寺郎監外累擢刺史二千石往往皆光紹先人一旦韜輝沈蓍與時俎謝惜哉子弟力學而幼悟夙成博聞强記有耆儒宿士所不能知者儒科入仕而絕塞窮邊兵屯師律有老校退卒所不能言者余嘗舉君以不如而又戲君良箴者也延和之對知其不肯以售脂韋涅中之雜知其不忍以佯聵絲音陽之墨知其不肯以壅保障也其末也人皆閉戶君且纓冠良欲藉通材以靖本邦而已易曰遯亨遯而亨也小利貞浸而長也古人區區未極之問圖其暫安而爲所屑爲蓋易之教也尚何言哉問其年不登中壽問其秩不踰列大夫自名司顯位既不獲展其末用之蘊而荒原斷澗又不獲老其不遇之年亦獨何哉人倫生死大幻也世事新陳大夢也中外歷職大彩選也官曹決事大雜戲也作是觀者名爲大觀君質邁氣靈必有超然於此者矣君之弟若子孝敬人也能譜若年日月可考君之友直諒人也能狀君行事實不誣其閭里之詳其世祚之遠其宅兆之安彼譜若狀具矣銘無以爲也余之仲子實爲君壻一日歸白其父曰外舅病中說大人常在口意將屬大人銘大人勿辭也憶昨

余讀書徐巖山中與東澗湯公考評南渡初中原故老之遺文觀其叙婚姻述鄉隣傖荒陸沈死生契闊凄然在目未嘗不讀而悲之至雲龍李公酹其親家馬大夫之文曰喪亂而來同郡幾人若已脫之簪髮與將曉之天星當時東澗爲之諷誦不已余年未三十巨信此境榮何三紀之餘悲又甚也余與君姓偶同前人君又少余七歲廼不能以此文酹我反援此銘君又可悲之甚也銘曰君材博修石渠之書可紬乎君志澄清湘水之槎可乘乎渝城之邊柝可停武昌之江黿可傾乎蚤營四方兮惟我獨賢晚專一壑

兮嗟我未老君之所存者要未嘗亡也孰謂亡者之不如生乎茫茫九原誰能起之起而莫起斯石紀之

通判李君墓志銘

君景定三年第七人進士教授池州幹辦福建轉運司主管架閣文字三省樞密院司祉大常貳潭州贊湖南大幕府罷君歸享年六十七歿於私宮其孤潛以前進士詹君載采之狀謁余請銘嗚呼居鄉吾知其行誼也在朝吾詵其材名也非所謂賢而宜書歿而宜傳者耶勉而爲銘則吾能而吾區區欲忘言者何也蚊沈九淵而惟鯨隨之爲制也鳳翔千仞而輕以果許人也故曰於從政乎何有然則前之川泳之爲湖南賓客不足稱也士之得志於科目者徒以馳逐資富貴鮮腆相矜伐君則惟兒其深中隱厚而已晚歲投林棲山與傭保雜作苟卿所謂用之則勢在本朝而宜不用則退編百姓而慤者斯近之矣善事母母夫人程氏東坡爲賦思成堂詩者其上世也讀兒啼到白鬚之語君無愧焉君病且革招吾從甥王味道告之以謁吾銘而後瞑嗚呼居鄉吾人於昌黎公有張目而言走奴而請者余何足以當夫將死深悲之言無乃不以其文以其情乎君之自名曰果聖門未嘗輕以果許人也故曰於從政乎何有然則前之川泳之爲湖南賓客不足稱也士之得志於科目者徒以馳逐資富貴鮮腆相矜伐君則惟兒其深中隱厚而已晚歲投林棲山與傭保雜作苟卿所謂用之則勢在本朝而宜不用則退編百姓而慤者斯近之矣善事母母夫人程氏東坡爲賦思成堂詩者其上世也讀兒啼到白鬚之語君無愧焉君病且革招吾從甥王味道告之以謁吾銘而後瞑嗚呼居鄉吾人於昌黎公有張目而言走奴而請者余何足以當夫將死深悲之言無乃不以其文以其情乎君之自名曰果聖門未嘗輕以果許人也故曰於從政乎何有然則前之川泳

與鴻鵠以皆逝也彼貞元朝士之感何足道哉初君客授池泮實次補余處士之來自舊泮者能言君學政皆可稱閭人朱濬深源者文公之曾孫而余舊門生也深源入爲都司官恪當舉其屬余以君託焉輒亹亹道君幕辦強毅可喜事慨然剡上之掌故官遷留滯余爲堂中言第五人常入詞掖渠才劣且姑參讎閑君事以階清華可乎然余已謝病不能解朝政言歸無力足相料理而君亦以貳郡長沙出矣長沙帥府公貴臣君從容其間不波以同不崖以異未常屈於彼亦未嘗不得伸於此倘居承平時崔羣李傅

雲飛君其果於行者乎又曰末之難矣然則後之霧塞飆回君其果於止者乎君以此始亦以此終宜以此銘姓李氏諱睦字友賢饒樂平人世系在詹君狀中銘曰若有人兮升孔堂登政事之科兮曾參畏而不敢當君壯歲兮幕中之辨毅且強若有人兮過孔門懷高隱之風兮沮溺之與倫君暮年兮緜上之耕樂以欣一言以蔽之曰果兮萬世將無復改評茲君之自名兮吾以銘

趙母夫人范氏墓志銘

玩芳病叟讀玄至殫之次曰赤子扶扶元正有終測

曰赤子扶扶父母贍也揚雄氏之草玄也旣以是明子之能事其親范望氏之釋玄也復以是明親之能訓其子人倫天理盡於是矣趙母范夫人豈望之苗裔耶何其訓子之能及此也夫人之子曰嗣德由宗學生擢進士第棄官養母存順歿寧國人稱之有子如此嗟乎乃夫人之教也夫人閨出高平有清門之槩範有文士之才華以嬪於宣城戶掾趙公掾登賢科及識晦翁艾軒誠齋諸大老久軒蔡文節公其僚舊也掾歿終夫人執誼靡忒鞠其孤大其家仁其宗族里黨百年松楸自我封培曰祖考之阡也晚歲芝蘭自我扶植曰君舅之託也佐婚者奩襦焉佐殯者棺衾焉曰吾之宗也有饑者廩以哺有溺者梁以濟曰吾之里也逋租者懷仁折券者市義曰吾之奴僕也至若夫亡嚙指以盟親病創股以藥孤芳大節冰雪同明皆可紀述酒碁智聖之聯切於理春花秋草之賦工於詞雅思淵材宮商自韻皆可吟諷惟是鵝峯之詞事有切於蓼莪車東湖之句意有悲於倚楹此曾南豐所謂大人之事而顧令天下女子爲之盛烈也城之規也蕃之閉也昔之人不忍一日離其親以求榮也嗣德之游三雍也其歌於途誌於驛也則一出言不敢一日忘其親矣一旦投簪斂裳袖手版徑去此王黃州所謂年少辭榮自古稀朝衣不著著斑衣者奇事也南豐之序爲古烈女也黃州之賦爲國名士也若夫人母子之所爲吾於是有感矣在昔熙明盛時道化行大綱正詩書之教浹於閨門節行之修僕於屬籍歐陽公嘗序希孟謝氏之詩矣朱文公嘗述彥遠趙公之行矣希孟婦人之能言者也歐陽公字之而獨比於衛莊姜詩穆夫人傷已閔亡之賦者彼何如時也彥遠宗室之能孝者也朱文公述之上遡夫漢恭憲王至德高行之遺者又何如時也若夫人母子之所爲吾於是有感矣今以會南豐王黃州歐公朱公之言而髣髴其人於玉石俱焚松柏不改之日者民之性也先王之澤也若夫人母子之所爲吾於是重有感矣孝子之事親也之生而養之戀慕焉而不敢離也斯謂扶之死而葬之銘著焉而不敢軼也斯謂終蓋取諸玄焉夫陽微物礪時也母慈子孝者天也哀哉蓼莪其不能以養自終者時焉者或累其天也潔爾白華其不遂與雅俱廢者天焉者不泯於時也嗚呼凡生若歿之時子若孫之世語在狀中銘曰在玄之礪於易爲屯海水羣飛烈烈者蓼

風樹不停皇皇者親其可變者世氛而不變者彝倫循陔蘭兮秋草之萎植墓隧兮春木之茁謂余不信視此玄文

三十六代天師母倪氏墓志銘

晉眞人許掾之母登眞度世而眞誥紀焉唐哀子李訓之母繡像刻詞而碧落碑稱焉道家本以經功道恩披親超祖度上南宮爲事無所斬於文字之傳且其學幻言鄙非書生之所得閎也然歐陽公程伯子或譏焉或錄焉得非五經之外自有書六合之表自有人而孝子順孫發於天典民彝者又自有所寄耶

三十六代嗣教天師張君宗演之母倪氏歿於其宮謁銘於余介其先人觀妙先生所得於先正江文忠公之志若曰觀妙異時鴈風鞅霆回淵郤海受知穆陵玉珪象笏瑤扇宸章照曜林谷其所親浙漕進士王君之狀則曰倪氏齊家有序主饋有則相夫有佐佑功行之勞教子有勤飭嚴整之規婦道母儀兩無所愧是觀妙之室也余讀文忠窴天抱弓之銘乾端坤倪云徂何往將仲紙滿墨固已陷膺鬱眥矣是天典民彝也尙忍續之銘乎然懷雨露之明恩奉金石之舊章而託之山哀浦思之人亦天典民彝也又尙忍辭之銘乎張氏養素名山董道垂教自大中祥符以來輜車羽綸促之霞子雲孫嘉號錄之石糜芝田上腴續之瑤殿矗矗銀宮旗旗握帝之符佩神之訣獄祇受職星伯揚靈去之千萬世思禹而河洛皆禹逃堯而雲天皆堯傳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且獨不究其祖之所逮聞乎妃上一編佐興炎劉以仁義公恕統天下者四百年其間當塗受任者奮身持危與國俱敝而家人女子率爲秃仙固難爲淺見寡聞者道也瓊英之兄乘烟之父彼皆何人載在史册漢德可謂尤懷矣張氏之教源流於漢既彷彿宣城赤松之遺風則生居靈宅歿言倦姑者豈無感於此乎久矣余之不託於文也昔之人固有制形鍊魄遺俗獨存以究觀無窮者來之世變則賦湘靈記陵玉珪象笏瑤扇宸章照曜林谷其所親浙漕進士王君之狀則曰倪氏齊家有序主饋有則相夫有佐佑功行之勞教子有勤飭嚴整之規婦道母儀兩無所愧是觀妙之室也余讀文忠窴天抱弓之銘乾端坤倪云徂何往將仲紙滿墨固已陷膺鬱眥矣是天典民彝也尙忍續之銘乎然懷雨露之明恩奉金石之舊章而託之山哀浦思之人亦天典民彝也又尙忍辭之銘乎張氏養素名山董道垂教自大中祥符以來輜車羽綸促之霞子雲孫嘉號錄之石糜芝田上腴續之瑤殿矗矗銀宮旗旗握帝之符佩神之訣獄祇受職星伯揚靈去之千萬世思禹而河洛皆禹逃堯而雲天皆堯傳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且獨不究其祖之所逮聞乎妃上一編佐興炎劉以仁義公恕統天下者四百年其間當塗受任者奮身持危與國俱敝而家人女子率爲秃仙固難爲淺見寡聞者道也瓊英之兄乘烟之父彼皆何人載在史册漢德可謂尤懷矣張氏之教源流於漢既彷彿

晦遺俗獨存以究觀無窮者來之世變則賦湘靈記於此乎久矣余之不託於文也昔之人固有制形鍊魄麻姑者豈獨女婦之云乎嗚呼銘曰嗟時俗之迫阨兮願輕舉而遠遊窺前靈於往代兮尋羽人於丹邱身扶日而弗支兮家蹴雲而上浮美瓊英之遺則兮蓑乘烟之良儔旌彼元君卓爲靈匹含冲葆眞金堂玉室往就其人呼之或出

咸寧郡段太夫人墓志

嗚呼有宋馬某母咸寧郡太夫人段氏之墓夫人饒

州樂平人曾祖諱克明父諱誠中皆潛德弗仕夫人
生二十有五年歸同邑馬氏馬氏書生家夫人不逮
事君舅事君姑如事母旨甘竭力與小姑之未適人
者共處雍睦若同產無畦畛焉里之人咨嗟其慈孝
最睦也歸十有二年而寡居執誦訓子又十有九年
伯仲季相繼拔薦書仲子冠禮闕夫人從其子登朝
執經承華侍言邇英爲兩朝詞臣擢拜宥府夫人被
命書享祿賜衛徉里第而終得年七十有四景定元
年封太孺人三年封太令人咸淳元年封太夫人其
年八月己巳薨於正寢子男三人長巖甫丙午鄉薦

甲子奏授迪功郎江州彭澤縣主簿次某端明殿學
士中奉大夫簽書樞密院事季駿孤戊午鄉薦辛酉
國子監進士女一人適修職郎慶元府府學教授張
洪孫男九人孫女七人明年十一月丙申葬長城鄉
金鷄塘夫人性寬慈深靜早有共姜之節孟母之賢
家貧而教守林廬躬桑苧奉蒸嘗而尤策厲其子於
學成時延師晨夕課讀折箠幃以紡衿佩燃續火以
續書槃人所不堪者夫人無戚容變志暮年以子貴
則又慕公仲文伯之母之遺風勤約自持衣不服鮮
華食不嗜珍異在顯融不以爲泰其於綏接賓親輯
柔內外恩誼有加焉所以履其家之窮通若此子爲
教官御堂召則戒以安分無躁進爲館職輪當面對
御史近劾去則戒以無戚戚菽水吾安之爲兩制徵
投簪奉母去則戒以從臣異庶官無輕爲去就所以
命其子之進退若此先是其子久於朝夫人年老思
土不敢留丐外便養輒不得請前一年歸里暨贊事
樞府將再奉魚軒就養西府夫人忽一日命子婦曝
箱笥細碎曰吾某衣若干某帛若干某裘某裳可著
藏中吾無以涕後人爲也踰月而病病且革其猶人
謁吏而占謁巫而禱者爭奔走焉夫人自處則類若

有前知者所以適其身之死生若此夫窮通也進退
也死生也烈丈夫未能處而夫人能之是有不可書
者乎葬之日有以瀧岡自表之事諭某者某拜且泣
曰某起孤童叨顯仕先夫人之教也十年間再登朝
列母子未嘗跬步離板輿之歸未一歲也屬方以烏
私情歸命君父宸衷惻然爲賜急告星馳宵行入
門而呼不聞上堂而哭弗知烏用罪逆子爲先人積
三世詩書劬躬肅後不肖孤德薄能鮮遺時竊位聖
朝褒大先德制書煌煌然而家上柏大矣載烈象容
飭稚昧於長久者尚缺如也瀧岡葬親有年所矣始

克表於其阡不肖孤視先儒何能爲役倘免喪不死尙願戰兢臨履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庶幾求如昔人所謂幸全大節不辱其先者然後叙次潛蘂訃當世先生君子而乞銘焉嗚呼石崩之榮一何短寒泉之感一何長乎誠前知有此肯以一瞬之華寵易千古之悲憾乎蚤衰多難道遠年徂創鉅痛深撫膺裂眥幾何其不從先親而死也尙忍言之既以勉其弟若兄乃屬夫人之婿張洪書其梗概納之壙中昊天罔極嗚呼痛哉

魯國夫人墓銘

夫人張氏諱某嶽州婺源人曾祖盛美將仕郎祖昌辰將仕郎父遂承節郎監處元府都作院母潘氏年二十有三歸於前進士鄱陽馬某登受封魯郡新安文安定吉壤魯國生於戊子正月歿於乙酉十月將葬其夫念其子之悲將銘而銘之昔平園周公晚而自銘其閒人曰幽陰冲從他人莫宜況余衰老豈復能吹寒竽之音以寄絕弦之感乎嗚呼夫人起閭家嬪儒族性剛勁而實儉慈常以佛課自律當承平時營菽水奉余慈親抽簪珥嫁余孤妹兄詩書女桑麻勤蠶警細履盈保冲魚軒象服不爲榮晚逢世變

西移東趨奇安托危規深慮密荒原野燧不爲憂悲婦人常德耳余以弱才腐力逢危履巇乞身於燎原之先滅迹於稽天之後雖視息人間固無以見先人於地下矣雖然吾進之時惟恐吾之不得退而援之止者誰乎吾退之日惟恐吾之復進而屼之行者誰乎始余以文學掾登朝列入館輪當面對隔班劾去倉皇奉太夫人出關夫人整比行李獨抱余奏篇以出大瑞遣皇城遲者睨索之不得乃免國家以余東宮舊臣引以自近忠爲妬障事與志違憂危藁心酸幸嘔血與疾出次六和搭室無施侍夫人獨處秀江亭上親爲余作粥和藥待命六十日不得命再入有旨令家人遷第夫人固留江干余內引自乞誓寓太府寺明禋扈從恭謝馬上骨立都人咸憐之國家哀而許之去或遣余所親諭意夫人宜爲恩澤子孫計出國門一步不幸即爲旅殯人矣夫人慷慨流涕謂所親今所祈者惟一去耳朝廷苛留病夫攜閣國事即死且不償責何恩澤之云明日遂有書殿與祠之命余固幸於解瑯珬而排衣冠夫人則甚甘於糲笋珈而躬井臼也不自意既歸踰年復以越帥起家江東祥刑使者受朝命迫余就道怵余行者滔滔邀余

止者寥寥余之出處實爲狷狷夫人獨命小史質諸
神得陰壯陽釋之繇命諸子延使者入卧內視余疾
使者不得已以疾聞再與祠蓋自是亟上懇車之請
余固凜凜待後命夫人怡然其適意異時從臣奏子
投京官癸亥端復當奏則勸以恥恩兄子鎖廳進士
中選試南宮甲戌端臨當試則戒其子留家嘗藥不
得行是豈薄夫榮而羞子貴者耶進退之際繫念深
矣嗚呼祝柱之規弗謀徒使倚楹之憂滋深也朝坐
燕與者無救於世之傾危徒使宮居閒處者日虞其
身之顛沛也揚之墓門將日引月長君之志不可磨

而草沒苔荒吾之責胡可諉也吾不敢使他人讀之
吾子孫讀之知其非直晉潘之悼亡而永愧於楚萊
之棲遲也尙何言哉生於戊子正月殁於乙酉十月
二十八日葬以丙戌十二月壬寅其地在德興縣銀
山鄉之古蓮塘六男子端復端臨履端蒙端頤端
益五女長前卒幼未行修職郎朱渙文從事郎費世
文太學生彭開其婿也孫女四人誌其墓曰故魯國
夫人張氏銘曰古之辭公卿而樂耕釣者其獨往之
風與其偕隱之人高矣遠矣不可及矣猗若冲淵從
夫君兮遡泓瀾弗朝兮憂則違之喪禍歸兮樂而安

碧梧玩芳集卷十九終

雜著

宋 馬廷鸞 撰

祭胡平心先生文

惟公經爲人師遲登館殿才周世用睨視公卿屬以顓蒙獲親鴻碩嘗臨文訓欽感公知鄉老貢英超蒙送拔春宮擢士過凝飛鳴雖衡鑑之無私亦甄陶之有自憂鶩不入宮一麾乃出守竟何補於始平世雖嫡孫行名在惡子中徒遠膽於六一今者考終八袠過返九京白髮門生寂卓長臥青衿學子絮酒代忱

地老天荒蘭沈蕙死窮通榮悴之感離合存歿之悲皆成空虛何足傷歎唐人之誄今日亦云

祭咸寧郡太夫人文

嗚呼諸孤失母亦既踰年母柩在堂如聞其聲母像在几如見其容孰知日月有期體魄則降母之聲容將去此而何之乎年開八袠而半世鞅居祿集暮齡而一生淡泊藐是諸孤其何以報吾母乎疇昔京師戲綵成圖母謂諸孫吾不復此樂矣異時見我其徵諸畫工孰知此語之竟爲不祥乎浙江潮平理棹將發呼母而別淚湲長潛孰知此生之不可再見乎金鳧之阡相其陰陽慈母之德孝嫓相望山聯丑艮面直未坤以安尊靈以庇來雲穆卜艮辰輀車既啟血淚徵泉終天而止嗚呼痛哉

祭叔父南塘運幹文

嗚呼盤山巍巍詩書之門公爲之孫潛溪堂堂英傑之士公爲之予弱齡幾何呱呱以泣公自植立素業幾何僅僅以終公自營葬而紀其家而亢其身秋菊寒泉邊豆薦馨風朝月夕壺觴話情有人事之綢繆無世故之拂戾於細務以必謹而大體之尤明某蚤罹羈孤公恩甚勤晚冒顯融公懷甚欣宮保七孫幸

公獨存公今長往典刑併空嗚呼九品之官甚微百年之身已耄偉景定之褒綸錫淳熙之遺老曰通今博古而科目見遺曰隱居求志而行義可取帝制坦然公則何憾火黨盡矣我獨長潛

祭先姑孺人文

嗚呼自我先和公以修身謹行訓其子孫不惟諸父克守先訓言忠信行篤敬隱德於邱園而未嘗過求忍貧如鐵石而未嘗苟得雖諸姑之適人與其所以持家者亦皆勤儉致贏絲泉自潤而已若先姑尤爲嚴毅剛烈有黔婁之妻公父文伯之節焉以故

享高年集晚福大耋考終無一可憾萬石君孝謹之風兩家之弟果能服膺而勿失否乎可不懼哉日月有時將葬矣不省姪自哭先皇帝以來疾病幽憂死亡無日方仍大漸之前遥灑陵之血欲一送姑之喪而莫之能前也嗚呼哀哉

祭先兄提幹文

嗚呼吾兄而止是耶五十年兄弟之親依十五年伯仲之出處而止是耶兄今亡矣其存者豈不可得而言耶吾嘗評兄山林而懷天下之事献畝而深當世之憂簞瓢悴茹而有愛人及物之志使其官高則首

公盡瘁不爲勞使其家肥則解衣推食不爲吝使其遭時致身則捐軀蹈患不爲難而位不足以滿其德勢不足以行其志年不足以盡其材而止是耶吾父幼孤二父遷謝時兄纔九齡率諸弟以學雖初鳴琅琅誦書史白首不衰家故窮空以開門授徒爲業昧爽危坐閱文卷商題評寒暑不輟葬年課子亦如之意者勉書辭經足以累兄壽乎兄爲布衣嘗竊有杜陵吾廬獨破之懷又有昌黎平生悲詫之興晚歲值其不才弟爲盲宰相金書抵京師瓢一喜而一懼喜也以平安之來懼也以責善之故家事不言言國事

危疾抱兄而泣曰脫不濟門戶衰矣萬石慶安石得無仕進志乎兄聞而悲之乃肯就泉蓆不三月而疾不起意者任職居官又大累兄之壽乎弟以大暑大寒之月投牀卧疴兄呻不寧六月來京喪其長女纔兩日兄不顧而來十一月來京攜眷宦下又纔兩日兄又不顧而來暴衣露冠風鞿雨纆惟恐一日其弟之旅死也而豈料其身之不免乎蒼蒼者無信乎莊者無神乎病者痊而壯者殁乎垂亡者僅存而無病者長往乎庸庸者達官而皎皎者下僚乎嗚呼痛哉兄於爲善如水之必寒火之必熱然而直心無他

腸中產無贏餘亦戛戛乎其難矣鄉閭紛爭兄調護之士夫請託兄巽謝之僕厮傲慢兄箝制之儒生窶貧兄梯級之餓贏待哺兄平頒之宜其身歿之後聞者垂涕哭者失聲何以得此於人乎人誰不死搢紳死權死於官負販死財死於塗介胄死勇死於敵兄平生孝養一日還任必欲扶憊祭母墓而後行醫師勉以疾不宜拜必拜而伏枕不能興竟敢手足於凱風寒泉之廬良得死所矣然則兄魂何之乎將蕩爲太空與化俱逝乎抑從先夫人若平生歡乎兄則無憾弟將疇依弟年踰五十官歷二府何所求於世亦

不敢復爲世用矣一身失左臂而欲爲人可不可歟今而後惟偕季弟奉嫡嫂撫孤雛若哺若寄者以至成人然後他日有以見兄於地下耳于由東府之詩盤洲錨腳之賦可復思乎一哭而涕零再哭而魂驚三哭而聲咽四哭而腸絶嗚呼痛哉尚饗

祖祭先兄提幹文

嗚呼阿兄亡矣憶五十年間始而褰衣遂棗推梨中而撙空後雁前鴻終而號旻摘蒂枯荆曾聚散之幾時而悲歡之百緒也日遞月征音容隔矣山長谷窮草木澤矣殯於位祖於庭食裹其餘祖歸於館兄弟

而賓客之矣中年別兄臨別輒悲孰知此別没世爲期晝思冥茫夜夢見之瓊瑰盈懷枕簟潛頤嗚呼此年此時浙江之濱輕舟迎我呼我中流今年此時豐塘之阡靈車送兄葬已高邱孰寒暑之瞬瞬而俯仰之千秋哉恨飲泣勒文藏幽何生平之卒卒而修夜之悠悠朔吹爲我悲凍雪爲我愁明發遂行單杯永訣遊者魂歸存者肝裂嗚呼哀哉

祭亡弟總幹文

嗚呼紹定之元先人即世兄纔九齡弟甫四歲我生七年亦未毀齒母抱羣雛家徒四壁晝荻而教採椈而食食我猶艱教我誰即維方氏姑欲抱汝去曰勁齋翁實能訓汝取諸其懷涕零而與獨余從兄詩書相和帶經而鉏飯牛而歌每嗟予季講習若何更六寒暑微一音郵母懷弗康命我往求川谷之長林澗之幽行即其家忽遇諸塗魯壺齊屨樵牧與俱翁耄而荒予娛以嬉我心不快告母還諸又閱三霜始勇行一行泥塗濺濺雨雪彭彭遂挾予歸俾學我傍束書授徒負篋從兄簡編之樂絃誦之聲或雞三號或夜參半忘食已晡燃薪欲旦我擢儒科棄此兎園于自矜蜚魚躍於淵我官江圻去此東岡予自婚媾鳳求

其夙戊午初薦我留家巷姦柯白丁以癡物相合者冥升背者遠放其人虎視其黨雖干嘖有煩言屬處愁居予於此時而奉鄉書辛酉再薦我列朝紳便襞曰材以吠大猷請誅履齋欲媒其身我對延和細爲上陳本朝家法不殺大臣無滑此手以傷吾仁一言遑遑萬日睽睽愛我者我奇怨我者我麾子於此時而薦青闈謂爲獲伸再進再躓謂爲不逢孰憑孰襲以賓能獻書以門品授秩嗚呼哀哉命鄉論秀一第崎嶇惟有司不明國舍虞比一官拓落而天下無邦既中年之鬱鬱又晚歲之皇皇伊寒門之撐柱與濁

世而低昂姑忍尤而攘垢孰投簪而拳裘忽號山薤乃熟黃粱臨絕之音一何琅琅曰懷抱其靡終以妻子爲余累念子平生諸緣畧備婚嫁畢竟兒孫孔峙先人之緒業未荒姑氏之蒸嘗有繼倘顏鮐之關天可含笑而大地維昔之時老不哭少何令之哀兄哭其弟昔兄之亡三人行而損一人於易爲損令弟之效二忠兢而弱一个於傳爲危有文以勝無淚可揮如身無臂如車無軌孤鴻失侶獨啄雲長庚孤明不陪月鳴呼哀哉尚饗

九日祭亡弟總幹文

維昔雍困敦之歲無射之月亡弟總幹止堂君三年制終將以良月祓除其兄某乃以黃菊之辰奉梧酒之奠別靈筵而告之曰嗚呼古人有言閒居愛重九之名今我不樂獨立無同氣之親嗟余季之冥升閱黃花之三零始而枕棺外舍中而設几中庭終而隙駒迅馳祥琴成聲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孰敢違先王之禮經然則酒能澆胷中之磊塊菊能制短世之頹齡乎感物思人兮涕泗橫概今懷昔兮寢夢驚吾嘗與君奉母齊山江涵秋影欣然適攜壺之趣又嘗與君從兄東府風吹松竹測然感對牀之情或霜螯左持或雲液細傾今辰何辰酌此醽醁故吾今吾視此俗俪匏終年之大病將鬼趣而人形腹彭亨而不能納羶鼻足擁腫而不能跨柴荆嗟若君存能不我矜余又安能登高望遠臨流歎逝睇汝君山之陽而視如白雲之京也靈兮何之魂兮何營將爲浮漚爲飛塵棄我捐我即九原之昏昏抑爲祥雲爲慶星福我壽我驅二豎於冥冥乎嗚呼明年縱健人應老昨日追歡意已遲非東坡九日懷子由之賦乎鴻鴈池邊照雙影鶺鴒原上憶三人非浩翁九日懷知命之句乎彼蒼兮一時吾懷兮千古絕辭寫哀有淚如雨嗚

呼哀哉尚饗

碧梧玩芳集卷二十終

讀史旬編

宋 馬廷鸞 撰

自序

讀史旬編者病叟暮年之所著也昔東萊呂太史著大事記其爲書也曰記事列事之目無所褒貶抑揚曰通釋本易繫辭書詩序旁採劉向董仲舒史遷以及胡五峯之說明帝王之統紀曰解題爲始學者設所載皆職分之所當知非事駁雜求新奇出於人所不知也初公之爲書本起春秋首迄五代書未及成而

絕筆於漢武帝征和三年朱文公屢惜之傷斯文之不續後學之不得私淑諸人也今輒不自揆本康節邵氏經世紀年圖朱文公通鑑綱目略倣呂氏義例而爲讀史旬編旬者日之甲癸也書曰朞三百六旬是也吾書以日之甲癸比於年之甲癸謂之旬編自堯甲辰至五代周顯德七年庚申周以此年正月四日方禪三千三百一十七年爲三百三十二旬末旬自甲至庚類而編之自康節先生作皇極經世書紀年始唐堯甲辰而堯之前無年可紀於是伏羲而下至唐堯之前本易大傳家語五帝德與夫百家言皇墳者書其概以備太古之事而譜黃帝之世焉譜黃帝所以譜唐虞也唐虞皆爲五帝而皆不傳於子則無可譜者又自堯甲辰以下以至周平王己未之前太史公編年首共和庚申厲王居彘之歲月今但以春秋初年爲斷隨年而書其事無事則虛其年終之以詩書雜傳所載以備二帝三王之事而譜夏商之世焉唐虞既無可譜周之世數未也未可譜自孔子作春秋編年始周平王之四十九年己未終敬王之三十九年庚申魯西狩獲麟左氏傳終貞定王元年癸酉魯哀公如越是編入春秋之後列事目於前春秋之經是也述解題於後凡王事伯事之可論者著之諸國之事不著其他則有左氏之傳諸儒之經說不

敢僭焉自司馬公作通鑑始周威烈王之二十三年戊寅而威烈王戊寅之前上距貞定之甲戌左傳之所不書通鑑之所未續則採劉道原外紀爲傳鑑補遺之書亦隨年書其事無事則虛其年而不敢遺焉通鑑戰國而下以至五代後周之前亦列事目於前文公之綱目是也述解題於後倣東萊大事記閱諸家之史以廣其見聞集諸儒之說而訂其得失若征伐之本末制度之沿革亦粗及之而譜周至五季之世焉自黃帝迄五季其子孫之傳序已見於譜矣漢三國六朝北魏齊周以及五季其疆理之離合又爲

圖焉成書之首以通說數條論作史之源流歷代之
首則以皇極經世數考氣運之推遷凡此皆職分所
當知者而愚恨其不能盡知且聊欲便省記也其如
孤陋寡聞何經始於壬午之冬徹編於乙酉之秋越
三歲而後三十有八帙之書成姑以備遺忘授兒曹
而已陳了翁言通鑑爲藥山學者惟當愛日孜孜日
遊此山而已吾老且倦遊矣東坡云脚力盡時山正
好莫將有限趁無窮唐子西亦云棊罷收成敗書慵
卷是非棊之成敗猶書之是非罷且慵之時收且卷
之日也窺陳編以盜竊長兀兀以窮年豈七十老翁
制作通說

哉雖然是固不可不令兒輩覺也乙酉秋澣書

余既攷古人制作之本末因稽其成書之歲月論春
秋者言夫子感麟而作作起獲麟故文止於所起踰
再歲而夫子夢奠矣故歐陽公謂此夫子既老而成
書春秋緯演孔圖云孔子修春秋九月而成卜之得
陽像之卦是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書以九月而成
也太史公整齊世傳論次其文七年而遭李陵之禍
於是述陶唐迄麟趾是史記二千一百四十三年之
書年數張子節說以七年而成也司馬溫文正公受詔纂資
治通鑑歷英宗神宗二世十九年是通鑑一千三百
六十二年之書以十九年而成也李文定公纂本朝
長編自紹興隆興乾道淳熙節次上進收拾舊事垂
四十年是長編一百六十八年之書以四十年而成
也至於朱文公綱目本舉要補遺二書蓋在乾道八
年壬辰之歲正月而語孟精義成四月而通鑑綱目
成是不半年而書成呂成公大事記通釋解題本起
春秋迄五代凡左氏通鑑已載者皆不書惟著其所
不載者創始自淳熙七年以一日記一年越明年絕
筆於漢武帝征和之三年而已不及竟矣書之難不
其難乎時之難不尤難乎歲月遷流典籍浩博書以
自警云

三皇五帝世譜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愚纂三皇五
帝諸家正妄之說備錄於前所謂博學而詳說之而
列歐公邵子之言於後將以反說約也而復折衷於
天台戴氏之說焉愚按呂成公之言曰太史公作五
帝本紀既列叙其世系相因之本末而三代世系之
所自出復總而叙於五帝紀之末篇以見帝王之治
體統相承而出於一也秦則無復五帝三王之源流

矣太史氏之書法豈拘儒曲士所能通其說乎雖然遷之興寄遠矣而欲彌縫世次聯屬相承則誠有如歐公之論遷固不能自通矣漢儒相承以此爲定說如祭法禘郊祖宗虞夏皆禘黃帝殷周皆禘譽是皆粗而言之由遷必欲實其父子相傳之說故也譬猶書君陳序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而鄭氏即曰君陳周公子也此豈可信乎學者詳之

外丙仲壬

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放桐殷人之制兄亡弟及此先儒據一代成法而有是言然觀

商六百餘年間自沃丁以降立弟者十一君自太甲以降立適者十二君然則兩說亦相半耳成湯既沒之後經無明文太史公以來諸儒從外丙仲壬更立之說爲立弟河南邵氏程氏從漢孔氏外丙仲壬不立而太甲徑立之說爲立適愚竊考殷人當日之制有適則立適太甲以下是也無適則立弟沃丁以下是也廢適而他立則亂太史公所指仲丁以來九世大亂是也五峯誠史遷而欲改史記本文仲丁爲沃丁以爲自沃丁至陽甲恰九世亂愚皆不敢以爲然按史記云自仲丁以來廢適而更立諸弟弟子或爭相代立比九世亂於是諸侯莫朝此史遷本文也據仲丁立其弟外壬外壬立其弟河亶甲意當時仲丁外壬未必無適乃再世立弟所謂廢適也亂之始也至若祖辛舍其子祖丁不立而立其弟沃甲沃甲舍其子南庚不立而立祖辛之子祖丁祖丁舍其子陽甲不立而立其諸父沃甲子南庚南庚又復立祖丁之子陽甲所謂更立諸弟子也於是仲丁以來九世亂矣蓋凡史遷之說非以無適而立弟子爲亂也以廢適而立弟之子爲亂也蓋亦非直以立弟之爲亂也以立弟之子之爲亂也蓋自仲丁以來方有此仲丁而上不與焉此名何嘗誤就如胡氏之說必以仲丁爲沃丁遂謂其立弟九世而九世生亂愚謂有以質之自沃丁立弟而後雍已立其弟爲太戊太戊且能中興商室矣安在其爲亂乎大抵商人立弟非亂制惟廢適乃亂制太史公既知其說則不當復錄外丙仲壬以爲世次矣使當時不立太甲而立丙壬是也無適則立弟沃丁以下是也廢適也恐湯尹之時已亂而何必仲丁以來哉近世大儒有專攻書序者背河南程邵之說以爲太甲服仲壬之喪爲仲壬之後也夫營桐宮湯之葬地也密邇先王之訓湯之訓也太甲以兄子服叔父仲壬之

喪而欲其思乃祖成湯之訓以爲遷善改過之地伊尹之謀何其迂且拙耶故併辨之

文武受命之年

受命之說當以尚書大傳之言爲正而改元也稱王也皆非也劉氏徒辨其年而不辨其說何哉凡傳當以經爲正經於武成稱惟九年大統未集經世於癸亥書周文王爲西伯當以此爲受命之年至己巳王崩則爲七年與九年之說未合經於泰誓書惟十有一年伐殷經世於己巳書武王立至己卯克殷正合十一年其云十三者誤也若劉氏既主受命改元之說遂以十一十三爲非武王之年乃從文王受命以來數之也愈舛矣

武王問箕子以殷亡殺紂是非箕子不忍言王亦醜之問以天道作洪範周征伐以義理得二帝揖遜以義理傳天下者也商周征伐以義理得天下者也堯舜禹三聖相授皆曰允執其中湯之誥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武之誓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也衷也靈也皆義理精微之極也帝王揖遜征伐其迹雖殊而皆以義理之極爲羣言之首蓋當時發明義理者有人焉唐虞之際道在皐陶故述惇典庸禮而以五服五刑繼之夏商之際道在伊尹故論肇修人紀而以官刑終之商周之際道在箕子所以上遡執中之蘊也外紀顧言箕子不忍言紂而武王醜於克紂乃訪道而作範何歟

成王年幼周公恐天下畔乃踐阼攝政南面朝諸侯

外紀

成王幼方亮陰周公爲冢宰聽政事古史聽政是也攝政非也愚嘗論之太甲服成湯之喪亮陰不知政事禮之常也伊尹因其不明處之桐宮耳後世乃以爲放君成王服武王之喪亮陰不言亦禮之常也周公因其年幼代其行事耳後世以爲攝政攝政三字經所不載如書蔡仲之命惟曰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而已詩之序文言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者講師之說云耳

厲王共和

太史公前脊秋歷譜牒至周厲王未嘗不廢書而歎蓋太史公十二諸侯年表序篇之說云爾是脊秋譜之所由起也人知脊秋編年不知編年始於共和之

初人知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而不知亂賊兆於厲王之世太史公之說微矣哉或曰紀年何必始於共和曰康節經世書始堯即位甲辰者疑年也史遷始共和紀年者實年也惟其疑故甲辰紀年起於皇甫諡之說而外紀附注或曰戊寅辛卯茲紛紛矣胡五峯謂邵氏精極天地之數必不妄是以從之惟其實故共和庚申紀年之後千歲之歷可紀無異說也然亦非一朝一夕之故蓋周自昭王以後無年可紀三統歷劉歆本史記魯世家推魯之年以紀周之年自伯禽以後魯之傳序皆有年可書諸國之所無也此

固魯東周禮之一驗耳

貞定王三年乙亥晉空桐震臺舍壞人多死

自貞定王三年乙亥之地震至威烈王二十年乙亥之大禍蓋六十年間天下之大災異皆在晉而不在他國豈他國之史不書而晉史獨存耶天人之際必有可言者矣晉天下莫強之國中國之全壞先帝王之所經營之舊也一旦裂於三家非小變也大禍之明年又明年三晉請命於周又明年周命三晉爲諸侯而晉國亡矣精祲之相通固如此夫

春秋十二諸侯譜

鳴呼威烈之二十三年通鑑之初有天下之大變焉蓋十二諸侯出於共和之初下逮春秋變而爲七國則通鑑之初年也何則當春秋之末魯雖爲三家而悼公猶魯也齊雖爲田氏而平公猶齊也晉雖爲四家而定公猶晉也獨曹亡於春秋之末終陳亡於孔子卒之年蓋小國寡民是以先亡君子無譏焉閱六十餘年至通鑑之初天下之大國七秦燕楚爲舊國而三晉列爲魏趙韓呂氏之齊篡爲田氏之齊此四國者皆非聖賢之裔矣太史公六國表筆筆於秦之興而不暇諄復於十二諸侯之亡後之覽史者宜有

考焉

魏文侯

夢奠之後師亡友散春秋且爲戰國矣而聖人之後猶著於魯聖人之徒見師於魏魯之削滋甚子思固不足以回旋其間而秉禮用儒則其遺風猶在也魏文侯篡竊之餘且猶有尊賢尚德之意此空谷之足音也然予思言論風旨異時其門人孟子猶有傳焉子夏之云爲不少概見於魏者何也史記稱其居西河教授而劉氏云今同州河西縣有子夏石室學堂在焉意者其老於西河西河之民疑於夫子之時魏

文侯因以師禮尊事之而無復有從容諷導於其朝之益也顧文侯區區之心猶足稱者使其繼世此風不墜以及惠王之世孟子出而繼之相與扶持世教王道其庶幾乎文侯區區之心再傳而影響不存則公孫衍張儀之流已颯然至矣惜哉故愚於傳鑑補遺之終編備論其事焉

商鞅

商君之仕秦身遺其利而肖身蹈其患者也秦人之於商君陽殺其人而陰祖其術者也彼其負罪出走不之他國而之魏者得非以舊邦之猶可以逃難耶六

國之見攻於秦也其禍首於魏秦之攻魏也其謀專於商君亦既駕言舊好襲虜其將而又欲憑藉舊國通逃其身是以市井之行自處而以君子長者之道望人也蘇東坡詩曰豈惟公子卬社鬼亦遣謀斯足以發千古一笑而已農戰篇之說以爲豪傑皆學詩書以避農戰則國削且貧秦人狃其說卒至於焚詩書而後快曾不知隴上輟耕太息而起者皆農戰之人也鞅之得失如此劉歆新序之論方且誇之以爲書之無黨無偏詩之如砥如矢司馬法之厲戎士后稷之勤農業無以易此是以鞅爲三代之英也國師

公之反理詭道久矣本朝王荊公又翼之曰今人未可輕商鞅商鞅能令令必行吾從祖老山翁斥之曰商鞅何人也車裂以徇之人也鞅而不可輕則孰可輕也此論太史公班著云

蘇秦

秦說六國凡言其形勢甲兵之盛與其主之賢咨有辨士大言佞語至於論六國與秦相交之利害則皆鑿鑿精實無一語妄至於說趙語中有曰明主外料其敵之彊弱內度其士卒賢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固已形於胷中矣豈揆於衆人之言

而以冥冥事哉此數言者自孔子孟子以仁義告時君之外如欲陳當世利害之實孰踰於此又豈可以辨士發哉其說趙魏楚三國必有數語及人臣過計竊意此三國者必有大臣陰主事秦之說是以及之又其餘國之君率皆唯唯聽命楚王獨能以其國之安危利害與之深謀則威王之所以自謀其國者亦可謂操危而慮深矣儻非傳其子懷王則張儀豈得售其術而至六千里爲譬人役哉

東西二周

東西二周之所謂君者周公之後得其地而各自稱

若非王赧之謂也柔隱於西周君下注曰周公西周
武公也時王赧微弱不主盟會寄居西周耳然以區
區二周介乎秦楚韓魏之間此四國者不復以天子
尊周而常以小侯怨周於是每借辯士之口左右販
鬻崎嶇自存者五六年哀哉國策分東西二周各自
爲編史記所書亦多貿亂曰西周東周而又曰周則
不知其就東而就西也

封建郡縣

封建郡縣之說古今一大議論也論封建者至胡氏
而詳論郡縣者至蘇氏而盡朱文公又反覆明備且

有以處封建郡縣之間然論秦之趣亡無擇於封建
郡縣者是知秦惡之浮於桀紂也謀秦之所以存而
欲其續六國之祀以爲封建是不知秦之不可與爲
湯武也漢高帝除暴亂而興猶不欲立六國後況以
責之秦乎封建民法也亦曰有關雖麟趾之意然後
可以行周官之法庶耳

東坡五鼎二公之論相爲矛盾而皆未免有遺論也
謂封建可以禦戎狄乎千八百國尚存而犬戎入周
室矣謂郡縣可以息篡弒乎三十六郡甫置而趙高
弒二世矣論封建者至朱文公治體之說而止論郡

縣者至蘇黃門隨勢之說而止

以張敖故臣田叔等十人爲郡守請侯相

蓋公能教曹參以定齊田叔能明趙王以報主皆奇
士也而皆老氏之學也黃老於漢治有益矣夫趙事
發之初敖隨王罪三族而叔輩甘心隨迄能白王漢興
叛者羣起而復作於肯肉之間事既解高帝乃賢其
故臣而用之王且廢猶能自言其國之賢臣此皆非
泰世人主猜忌者所能及漢四百年之業往往由是
基之田叔者既全趙王異時治梁獄又能全景帝母
子兄弟之恩誼其子仁爲司直吳太子之變又令太

欲盡誅諸將而後發喪今惠帝折天國無冢嗣彼將誅大臣以逞固優爲也大臣姑爲自全之計以待此媼之老且死祿産庸人平勃取之有餘也大概欲存漢祚則平勃不可亡欲誅諸呂則太后不可存今諸公以計存而后以老死則漢氏安矣李文饒之說未爲主論而呂成公乃於學術上倒斷區區竊謂此時此事無論學術直論機權耳

致堂胡氏之說足以盡西京外戚賊禍之本末矣嘗因是極論之天地之間有陽不能無陰陰而乘陽則宇宙分裂人極際亡矣女子四陲是也姑以三千年

間世代興亡之迹攷之由三代而下亡於女子由石晉而下亡於四陲皆可數也歐陽公謂宦官之禍甚於女子此固爲唐末一代言之耳以古今大勢論則女禍深矣少女子能盡惑人主以亡國老女子能崇長外戚以亡國三代之亡固皆由是物矣周之東遷以褒姒周雖不亡於此而已衰於此矣秦氏有宣太后癰侯之專莊襄王悅美姬以易其宗漢高帝起於閭閻呂后初無功於王業也而漢初諸人之論每以爲呂氏雖故本推戴高帝就天下田生說又謂呂后與高帝共定天下語鄧寄是以諸呂之心自謂與諸劉等

憫然有取而代之之意而後動於惡中間霍氏擁昭立宣光妻邪謀時覺之早耳而終不免元后莽新之亂焉曹魏之篡於司馬氏也一再廢弒專以母后爲之主晉武平吳之後耽惑女寵楊賈賓召五季亂華之禍天下既爲南北矣齊陳以女色亡元魏以浮后亡隋文帝起外戚以篡周唐高祖竊宮嬪以取隋太宗寵武才人開蒙塵之釁子孫殲焉祿山之起爲太眞妃也唐雖未亡於此已衰於此矣河朔失而勁兵亡東南虛而蠻隔起非權輿於天寶末年乎朱梁以女開子禍而亡後唐莊宗以劉后殺功臣靳軍賞而亡皆女子之爲也自石晉而下則邊陲之禍繼之晉高祖欺天叛君借助契丹而亡於契丹周恭帝雖幼冲黠無陳橋之師則太祖尚遵養時晦之日也自時厥後則又有不忍言者矣嗚呼陽一陰二前代而知之矣四陲之禍其未有涯乎

景帝

景帝天資固深刻而猶有文帝之遺風焉保護梁王則文帝淮南王之餘意也擢用田叔則文帝用長者之微旨也減笞數定箠令何以異於肉刑之除乎禁酤酒何以異於酒醪糜穀之禁乎凡兩朝詔書爲民

而下者皆當時仁心仁聞不容有所優劣呂氏尊遷抑周其素論也然景詔之不載遷史之略失之也因抑班氏遂貶景帝何謂也哉

宋 馬廷鸞 撰

五言古詩

館中送鄭著作

士爲慈心縛蝸牛粘壁枯榮華不盈睫咎責彌八區
不有君子人中懷誰一壺公寰天台秋夙昔廊廟須
南宮接東觀並轡驂天衢幽憂腸內熱慷慨涕縷濡
拜疏上寰皇誦言折姦愚肝腐非已物宇宙須人扶
恭惟天王聖肯使善類孤一朝擁麾蓋自詭歌莠襦
黔欽殷肱郡新安文物都斯文崇陽翁千載長昭蘇

碧梧玩芳集二十二

豫章叢書

稻苗新進士倚公爲播敷蘋絲困窮民願公蔭蔫于
勉哉崇明德歸來誦唐虞

皇太子生辰詩三首

煌煌炎宋興奕世開燕謀建隆聖人出庚年寶運周
瀞符帝子生已月神光流稽首須儲君昭哉遞嘉猷
吹銅協乾陽主鬯彌千秋星暉狼弧低海潤青齊收
金輪趠鶴鶖玉觴侍龍樓無逸能爲壽乾乾謹時休

壬戌

蒼龍見天東殷驅拱辰北煌煌心星前炳炳天王側
休符協乾文正陽毓崇極銅樓薦祥光玉巵奉愉色

歡聲沸笙竽壽齡指寘冀何以祝元良勉哉崇明德
學問日就將福祿時萬億永侍帝宸尊重暉照四國

癸亥

正陽毓前星盛事符仁祖仁者壽之基生意一何溥
歡愉侍宮庭暉潤彌海宇三朝謹師文寸陰勤惜禹
新功鑒銘盤妙用明絜矩嘉賓從商周末僚媿韓愈
永言視儲君重離日常午八表躋春臺萬年受天祐

甲子

用大東萊臨川詩韻示諸兒

惠子五車書彼富吾何慊滔滔歲崢嶸濯濯木荏苒
前榮恒虛誇新儒就退斂東鄰有碩師登簋孰云遠
斯文豈終窮小子宜黽勉寒灶老薑此與復不淺

永韻周公謹見寄

十年思美人淵淪抑天飛辛勤種青門竟作抱蔓歸
日月老資送霜露沾人衣沾衣何足云入表龍煙霏
空山學仙子滿耳笙簫聽誰知九天上雲扉本不扃
度世同御風蓬蓬隨飄零又如芬陀花出火而青青
涪翁雪堂仙分苗故不疎投之孤芳籍托根豈云虛
報以蟠桃實一嘗千載餘洗髓躡閬苑游於物之初
朗洪高蹈翁哀歌淚盈盈幽居觀元化悼此歲月更

感遇三十篇謫之慨余情自露嘯玄蛾春日鳴倉庚
逑之懷桂林藥物珍陸離物情惡衰歇義心感親知
我生欠一死不死當語誰與我制頹齡悠悠白雲期

七言古詩

題王氏琴清堂

孤桐缺月風露秋夜拙催織寒颯颯拂牀文字飄葉
葉古心埋沒從何求客來洗予箸笛耳清圜琅然散
百憂南窗無弦數愈淡焦尾有桐棄不收卓哉奇士
千載去已矣奇并萬古休江左諸王孫子傳琴清之
堂遺風流飛泉爽籟十二操鏗鏘浮玉鳴天球文王

宣父次第作此身還見大雅不收拾書囊雜釣具伴
君攜琴隱林丘作詩一爲寫奇趣此生此興長悠悠

次韻謝潔齋惠春宵紙

霜毫禿盡半枝竹銅雀臺荒死瀋谷哀哉四寶併成
空猶有老崖藤搗玉青錢學士將相科黑頭刺史朱
丹轂懷銀印夫鎮湖湘掞藻端如起巴蜀天乎歲晚
椽斯文往往長吟書短幅雲昏雨暗白龍戲林密山
深紫芝曲鳳樓誰助斧斤脩魚網不禁塵土辱我馳
家畔楮先生越薄吳牋此粗俗鏗金戛玉新有聲縫
霧裁雲豈堪錄向來交友文字間矣往滿奔如撒菽

涛材鄉敢派江西一寸詩腸愁萬斛

次韻湯叔邀謝筆墨長句

南屏翁斯文千古何終窮清輝靈氣斗牛充我從公
家二老話此事寒更支坐燭跋紅哀哉人琴俱亡天
地覆有刀有玉誰錯礲翁今歸然魯靈殿砥柱一葉
萬仞中竭來訪我維摩室我起于坐欣迎公驚呼絕
嘆吾道厄客卿頴士委蒿蓬竈煤葦管不足用宣城
黟水無貢工奈何盲卒乘鈍馬欲寫傑作稱詞雄贈
公撒雷揮電施敏手餘事渲染文字如飛蠶我生哀
傷所欠死十年破硯烟雨濛一朝洗眼蒼獲玉句金膏
蠟素論猶激烈始信迂儒曲學如發蒙

謝吳直卿惠嘉樹篇

槐底婆娑生意靜柳邊搖落長年悲殷東陽守徒嗟
惜桓大將軍自涕洟不知庾叟江潭賦何似延陵季
子詩

五言律詩

次趙二卑韻

世事眞如此勞生何所知功名蟻行磨意氣鵲棲枝
于蔦歌偏好歸來賦足師達人寧自苦天樂更無疑

次李攸卿韻

麗句費敲推清吟出競病日長簡編叢春老蓬蒿徑
志士苦憂時高人思緒性山房讀道書晚花紅豔靜

恭進理宗皇帝挽詞

仁孝初聞代謚歌早戴虞多能天與聖大度祖同符
惻怛欽刑詔嚴恭事帝圖初終兩甲子經遠有宏模
典學懷終始昭明四十年立心天地厚接統帝王前
烏奕臨雍禮昭回贊道篇古今惟理大尊號冠瑤編
天保惟勤政春秋有復讐園陵初謁漢境土合歸周
連海滄波靜長江兵祲收庚申重立極功與建隆侔

神册方增授龍髯遽莫攀千秋恩沛邑七月葬稽山
春暗觚稜影星回羽衛班寢門如昨日無復侍威顏
盡拜宸奎賜新編聖訓成孫謀方燕翼龍馭忽遐征
四海堯音密三年舜慕情因山圖固在合應若神明

十月二十六日甲子

乘雲傷往歲甲子又今晨莫唱貞元曲誰爲寶慶人
前乙酉當寶慶時早霜明帶月寒菊豔爭春放晛昭
家弟于是年生
陵柘撝呵有鬼神

贈汪泰軒

咸淳辛未汪君對大廷一日羽服訪余固已

警余林下之思矣君輪忠萬言有司報聞余
以漕幕縻之君不可曰吾且扁舟歸謁子陵

無媿色足矣此其視聲利爲何如詩以贈之

萬言朝鳳闕一笑落漁舟把我蔥珩解從公款段游
東來迎羽服西去羨羊裘揮手謝漢使蒲輪公所羞

久雨潦漲未已

一雨遂踰月連朝仍徹宵雷公自收麥田父不耘苗
時見危垣墮仍聞比屋漂愧無援溺手窮巷有持橈

恭進度宗皇帝挽詞

四閫臨朝淺羣生被澤深儉勤成禹聖仁孝本虞心
漢殿觴稱玉軒湖鼎鑄金龍髯攀不得清血但盈襟
道遠年何駛民肥身獨癯寶龜傳聖子玉几導宸謨
百世尊王度千秋拱帝圖孤臣慙舜輔愁絕望蒼梧

荅趙心游興棱

亦有猗那頌從誰說象賢振振麟趾族煜煜錦袍仙
禮樂三雍對神明百世傳王孫何處隱芳草自連天

程楚翁訪考亭舊居著閩山集爲題其後

有客傳吟藁知渠來自閩四書猶在魯六籍不憂秦
太史經鄒嶧離騷感楚臣誰知夢奠日曾憶後庚申

挽李樓峯

萬選膠庠上三長渠觀中端從繡衣使直擬黑頭公
柯爛全杯換舟移絕壑空素交與年盡老眼視天夢
短槧傳邊警長篇罄畝忠危邦韜晝錦劇盜剪春蔥
地隔幾廬舍天憐雨充翁如今吾後死作傳豈能工

挽徐朝奉 徑畈先生尊人

海內嗟遺老諸公表逸民過庭忠訓在攀檻直聲新
諫草頻尊主緋花與顯親一門名父子千載慶君臣

挽李主簿 年宗祀明堂積雨

兒罷金華講翁從林下歸清時伯夷粟愉色老萊衣
洛社風流在襄陽耆舊稀瀧岡有名筆字字獨幽輝

次韻潔堂五日

故國天中節吾儕日暮年愁心菖歜苦悲緒綵絲牽
疊雪虛唐賜薰風絕舜弦窮山飣越菓醉摘倘凄然

挽費潔堂

井絡瑠璃瑞江干英蕩馳萬屯孤宿飽一族共時危
行地嗟蓬轉呼天泣黍離百年公有盡一慟我非私

共事咸淳帝俱生嘉定年江吳正寥闊楚楚忽姻連
不作武擔掾翻成葛水仙豈忘渠劒閣來閉此荒阡

挽陳木齋

擢第韓歐上論交渭浦邊聲名豈我後官職遜人先
徐廣生多戚龔賓死獨賢拊膺前劫事雪涕大招篇

贈程楚翁

汗竹丹鉛側空花粉黛中尚懷丞相亮肯署大夫雄
有客來今雨詩予邁古風幽情傾不竭渭渭碧雲東

挽徐朝奉 徑畈先生尊人

拔此詩永樂大典失載
從新安文獻志採補

五言長律

恭進明堂大禮慶成詩并序

臣恭聞孝宗皇帝淳熙六年宗祀明堂積雨
頓霽詞臣周必大上言曰謂天難諶乃爾易
見謂天蓋高乃爾易回蓋不待鈐珪幣陳犧
牲而景貺固已駢藝奏書之簡策至今以爲

美談臣惟皇帝陛下寅畏寶命嚴恭帝祖乃
卜中辛稱秩元祀宮中齋戒禱晴先夕陰雨
如晦詰旦羣臣奏請宿齋陰霾洞開天日清
晏迄于凌事景氣融明都人衆觀萬口嗟異
格天盛德同符孝宗臣以疎庸蒙恩兼掌內
外制齋宿之夕伏奉宣諭以肆赦之文臣正
當日必有擬述俾臣繳進顧惟書生庸陋何
以蒙被聖知如此臣於先儒無能爲役輒循
故事撰列明堂大禮慶成詩五言二十四韻
緒寫上進唐人韓愈所謂鋪辭語淺薄不足以

自效然而指事實錄則庶幾焉冒瀆宸嚴伏
候誅戮臣無任感激誌詩曰

鉅典崇邦祀精禋展國陽泰元神授筴癸亥日宜光
藝祖郊天始高皇受命長後庚甚再造先甲迓殊祥
率有歌時夏儀刑詠我將天街澄析木農扈慶金穰
築塞慈獯鬻梯山謝越裳宗祊嚴美報親享薦嘉嘗
周士咸奔走堯民共頌揚青冥收夕雨華耀炳朝陽
月御金波穆星流珠幄黃九重紛羽衛十二駕龍驤
錦玉琳琅展軒朱磬管鏘時行肅天步安坐集神羭
聖孝昭初祼元良儼貳觴旂常森奾娜黼黻罷周張

柴欲千靈墮蘭膏百末香金羅初日麗丹鳳德風翔
薄海乾施博垂雲解澤滂批周仍蹋晉蹴漢亦超唐
臣賤來蓬戶君仁黜玉堂恩書容蠆進嘉頌媿髒荒
有道帝能享難諶聖敢康畏威勤夙夜萬壽祝君王

七言律詩

恭和御製詩

聖作巍巍泰華高淋漓筆酒春膏奎文河漢天垂象藻思波瀾海駕鰲沐化罕逢休歎昉大中親遇不誇絢驪珠數十光盈把何啻春秋一字褒

亟蠡峻在九霄高雨露恩光切仰膏夜炬恩濃超賜錦春船思溜忭提罌日晷有影占花隱風鐸無聲引索綯昭代崇儒逢聖主小臣待詔愧王褒

恭和御製賜進士韵

熙朝道化聿求成龍衮天臨策俊英清問詳延敷廼聽嘉猷入告底于行堯章煜耀欣承渥湯訓叮嚀戒近名聖主得賢功烈盛小臣稽首願升平

御書道山堂次林竹溪韵

芒玉平雲璽印紅洛龜圖畫五三隆璧奎星聚來時彦河漢天垂仰化工文治正應淳化似恩華重與紹興同何須飛白人人賜始悟君王欲教忠

十月二十日客有言儒學事感而有賦

人知乾德聚奎爲文明之運不知建隆幸國子監尊儒一念上格蒼穹所謂志壹動氣也大中之後建隆前魚爛瓜分且百年地闢天開崇帝學河輝斗燦勃星躔千齡必反人弘道一念潛通性卽天歎息斯文今有幸昭昭奎運豈徒然

和南塘叔賞芙蓉韵

自攜敗册小牕開三十頭顱四十來閱日詩書眞足味薰天富貴只飛灰憐渠每吸醋三斗輸我清餘水一盃何似山翁醉花下安排籩豆洗樽罍

雙雀

荒塘水竭只踈涔雙雀翩然啄午陰此縱有魚應渴死不濡其咮漫窺臨病鶴尙畏泥坑辱宿鳥常虞矰繳侵何似春蛆甘寂寞一灘藻荇立清深

送建康知錄操襟兄

虎韜尙落諸賢後雁塔誰知幾榜前儘向心田寬地步却將官職信天緣難忘舊日鍾山閣易趁東風上水船王謝諸人英烈在問今何策可鐫邊

送湯東澗出守南劍州

掉頭不肯往清都勇趁秋風乞左符大論崢嶸聳廊廟雅懷磊落勝江湖丹心豈不戀明主清節還能立懦夫正是商山訪鴻鵠歸來羽翼莫卿瞿

七聚名藩亦甚都龍津劍氣正扶輿斯文孰是南夫子此地重逢行邊書忠愛平生在宗社歎愁宵使到田園黃花粲粲牽歸興歲晚江空一帳如

秘省和劉左司韻

三年三揖壁塗墨當日曾登著作庭大雅重逢君子聚斯文還屬聖人興倚天延閣緣雲上拔地方壺歷級升自別青黎仙分隔借書獨對短檠燈

病中修實錄十月二六日

明聖當陽四十春十年供奉感孤臣雲龍崛嵣嘆天客危絕縷貞元舊曲慟邇河漢篇章帝墨新正始遺音後代珍

沽市焚膏痛記烏號旦月斷稽山欲叫旻

秋雨歎

夜夜黃昏雨打窗愁深久矣晦明陽天公一怒四山黑田父三吁百畝黃禾黍洲油生有耳芭蕉點點斷無腸病身更與兒俱懶巖角全拋風露涼

久雨遣飼王祈班

舍南舍北水漫漫乍霽仍陰暖復寒石補色天原有痕泥污后土不曾乾龍蛇起陸生光怪鸞鳳翀霄性羽翰聊復盤飧飼桑戶可能藜杖過蘇端

十月望日泛舟鵝塘感坡翁後赤壁賦有作

浮浮短艇水風微一枕清溪遠曲崎蓬底鎗金斜日碎天邊散綺暮霞飛霜凝水落黃泥坂月小山高赤壁磯等是初冬一風景感今懷昔自欷歔

二兒就試

老病吾今業已衰已還魏笏尚支頤祝兒指日傳金榜懷我當年別玉墀殿陛詳延方顧俊江湖空曠劇憂時此行寥誨論邦國真爲區區杏苑詩

後中秋

金風吹徹玉蕭寒志士悲秋思萬端萬古凄涼更餘閏百年國缺又重看清輝照膽渾無寐蒼昊催人自鮮歡斗酒屬公今夜看只虧些子莫長嘆

次吳園親友韻

乞得危身百尺竿冥心晦息掩柴關自尋別墅開荒徑忽見高軒壓碧環海宇沈寥黃鵠舉風濤浩蕩白鷗閒劍花落盡長堤地歎息英雄隱此山

其地有走馬堤

泮劍池遺將源

癸酉春暮誼信甫寄詩次其韻

深閉柴門水竹村是非榮辱總忘言舍心只懼本心夫犯忌誰知尊足存居士病來惟臥室翟公客去莫書門人心日月無今古世道何曾頃刻昏

精誠可使嶽雲開濁世狂瀾挽不回蒼狗白衣從物
變青山流水喚人來交遊莫作宣明面氣候終成內
史灰我有長波一歸艇枕書春睡與悠哉小齋扁以歸無

次胡玉叟韵

莫學前人索送詩我無姱節可提撕忍聽世上新翻
曲堪笑山中老古錐人鏡炎涼過駒隙天遠日夜走
蝸規窮惘又度純坤月誰識初陽變一奇

和許伯修韵

秋風孤憤只心知拔得詩筒爲色怡句眼獨參成佛
後吟肩聳徹欲仙時俗哀蟬覓胡奴飽飣在何妨臣

朝饑此話只今誰舉似邊時言語正如卮

夜病

刼身危抱十年病青眼俄成一日昏夜席何常卧尊
者晨炊不礙飯王孫蝸涎有幾春潮湧雞唱無憑曉
日暾惟有阿樞癡不去幾回驚起問家尊

游荷溪西禪寺

蓼鬆招提寄遠村緇郎草草佛燈昏水將綠遶槃如
帶山送青來列在門句裡風騷者舊遠胷中邱壑與
刑存滿懷孤憤幾株石欲起當年兩遠尊

三月初四日宿僧廬

忠憤何由謁祠祿終廟社已同纓紱盡尊堯千古憶陳
編陳了翁三月五日潭州興化寺追薦神考忌日疏云報緣如盡指生永覲于樊籠殘喘若留劉髮已
脩辭于紱

秋謁祀瞻墓

了知五十六年非何處空山叫阿孃斗酒隻鷄雙淚
落荒林宿莽九原悲黃花委地傷徂歲青笋迎船憶
舊時廬下夜來霜履冷襪材特送懶殘帥

次韻李竹塢懷古

寶籙炎圖未百年神徂聖伏一凄然微先生起淹中
禮與老人期圮上編柯爛不驚人換世瓢空獨樂士

希賢昌黎憤世猶稽古難拘何妨只自鞭

拜岵瞻墓有感

我走金塘十五年新年六十意凄然扶藜策蹇趨廬下洗塵將雞拜影前蠢化不妨松飲露鳳棲猶擬栢參天微吟緩步滄江晚一抹青山落照邊

我輩少年端午給假蒲酒奉親之外日遊村田閒政足樂也今老矣竹塢老友近館授徒逢此小熟奉一酌道舊且有感於并汾舊事云

香羅細葛端陽節絳帳青衿少小時曩以彈丸浮晉孽今於筒黍弔湘纍千年感舊慷開卷一酌銷憂强

與三兒涉穫田渡車中讀朱忠靖中興事實有感

把卮蒲酒少年供母後村南村北恣遊嬉

五月二十夜記夢

生來不作浮名計老去翻驚幽夢奇宮黍不知哀九廟延麻猶聽拜三師睡昏擬草榻前疏寤辟疑催牖下期更把在前築路看癡翁說夢儻添癡

德壽宮古松太上愛之嘗持御香醴酒祠土神以祈屏蠢賊云時紹興壬午思陵葴亮之歲也

又題德壽宮古松

千歲堂堂十八公雨膏露沐貯清風龍吟高嘯長身客蠹化低催禿鬢翁誰謂蚍蜉能撼樹不堪螽賊欲蟠空御香灑酒荒荆棘腸斷孤臣泣壽宮

與三兒涉穫田渡車中讀朱忠靖中興事實有感

感

騷情長愛重陽近路客歸遲夕照西舉目山河秋寂寂城風雨晚凄凄老思舊隱盟鷗社寒涉深流信馬蹄憑軾試看炎紹錄空嗟語石與天齊

十月八日有感

日來天馬憤揮戈直爲當年弁晝河萬炬蓮燈照鯨海一杯麥飯渡滹沱思陵路上哀榮極德壽宮前着舊多忍把原碑參葉記江頭名利瀕歷摩挲

十月二十日有感

精一危微尚贊辭只須三語好爲之風清月白此良

夜雪暗雲昏彼一時玉斧照廊開闢聖金縢納册付
宮姬思成門外荒荆棘惆悵何人失令規

外孫朱饒歸吳興

出門一別行千里閉戶歸休讀五車天路塵冥車服
驥世科墨濕字翻鴉繡棚尚憶春暉報雲舍無令暮
靄遮晚歲飾巾吾待盡高空摩翮汝橫斜

七夕雨中飲客

羈懷病思不禁秋又報西風大火流梧葉未凋高樹
翠桂花不厭小山幽燕鴻來往書生老禾黍高低故
國愁志士悲秋窗復爾樓頭樽酒漫銷憂

十月二十日感舊

九衢燈火鬧嘈嘈斗柄低昂列宿高漏箭聲沈金鎖
徹紗籠影避貴官豪百家趁行香號燈林立宮前過
諸親王之莊勒者屬聲喝道紗籠皆避之烏號望帝窮霄壤魚爛遺民沸海濤三百五年
風雪夕孤臣白首卧林皐

正月四日

皇厭紛拏五季餘萬兵朝遣暮還都虎頭預卜清明
旦鼇足重開混一區天下歸仁吾有道日中爲市爾
無虞孤臣白首懷佳節莫桂焚蘭淚與俱

次張龍山韻反騷

雪柏霜松自有神衝風槁葉故難禁雲間已閟貞元
曲歲晚誰聞正始音天地有窮歸幻化聖賢無命亦
山林愁來又把離騷讀長夜悠悠慷慨吟

冬至

山寒律琯又飛灰萬壑松風冬起雷風景不殊雲黯
淡雪霜初霽日徘徊無人獻鞭拋塵履有客傳觴潑
凍醅天地不教陽德盡韋編曾叩伏羲來

次韻潔堂別歲

月底南枝插屋椽無人共賞只凋年我慙王氏青氈
舊君效坡翁白鶴躚小隱未荒存菊徑獨清難淀出
用潔堂韻贈徐清溪禱雨

山泉歸時好待春江漲穩泛輕舟一葉蓮
怒起乖龍變蟄雷神翁此手更神哉老天於物何嘗
病舊雨如人自不來彼稷之苗餘滯穗我行其野絶
纖埃方平疫獪猶餘事聊慰饑農取大咍咍韵殊鮮
端頗從旁云劉賓客不云乎正冥搜間
聊成小巧以取大咍遂用之

得熊靜程主簿書且誨以二父庚申用舊韻奉
寄

負米無親不忍嘗誰爲故老在鄰墻百年窗復知者
舊六甲猶能記歲陽襟佩書生聯講席鼓旂驍將角

名場斯文未敢荒先緒自首遺孤覩最艮

苦雨

倦夜拋書病不禁投床無寐雨涔涔長濟舊國山河淚細滴孤臣木黍心狂象踢池喧溜海饑鴞謀稻愴淋淫天公老手須斟酌次第龍分正望霖

謝毛子文見壽

編排老朽我爲魁孝宗朝有帥士戲將公卿同庚老公點落少編排此傍某爲魁某爲次張魏今借用綠鬢朱顏可得迴周雅報吟悲顧復楚騷長嘆誦恢台鴻飛滅沒孤身在燕逐炎涼幾客來肯著黎祁湯餅供一澆胚臊強持盃

次韻朱墀賓甫見壽

南華參透解天刑夜夜心香禱玉衡紫蓋十年違帝闕青山九頃夢雲京緇郎窟忍忘天祐白傅空令羨此青眼看君餘幾何風雨夜吟壁滿砌雲山寒影鴈橫波幕雨覩令臨分苦小酌村醪借臉酡

餞朱墀

祀瞻拜墓

老前劬勞易感傷一年一度拜金塘食蓮正憶慈顏遠毀壁新墳苦淚滂松蟠窄林成禿帶草荒高冢蔌幽望山哀浦思愁余陣陣溪風葉葉黃

假汝稍年只八年爭教老境不凄然青山慈母已黃壤綠鬢中男餘白顛天外羣鴻隨滅沒雲間孤鶴自遍蹤共攜斗酒澆墳上哀淚何由滴到泉

輕車大馬往食之

北平家傳成

宿屺瞻夜賦

咿軋籃輿度曉岑撫今懷昔淚淋淫謬我老去仍追誦棠棣新來又廢吟有恨臺瓜隨蔓盡無情澗藻與波沈僧窗月苦夜無寐莫詠兒寒動母心六十年前我已孤嬰兒抱母泣呱呱昊天罔極幽明隔良月就盈今昔殊雲塞斷行悲獨鴈風林反哺感羣烏澄江只似洹河水一碧寒泓照白鬚

過屺瞻墓

白髮蒼顏六十三年年拜母憶中男雲歸別岫山呈瑞碧江抱寒汀水染藍草報春暉天罔極樹隨年老我何堪

碧梧玩芳集二十三　十四

何堪薦餘煮茗清泉供淚泣餘潸酒不酬

屺瞻道中

蓐食霜明出遠村筍輿咿軋睡昏昏桑麻豐歲雲連畝風露高秋水落痕清曉跨鞍兒從父當年戲綵母憐孫白頭老病松楸隔一望雲飛一斷魂

波粼粼處淺溪沙漁屋低迷艸艦家地老天荒原野靜江空渡曉水雲賒淤泥日課黃金粟清泚時吹白浪花漫喜時豐阡陌裏豚蹄行矣祝汗邪

山中對菜薇花書感

輕盈插向膽瓶中看到山林禁籞同閣下天葩秋月

黯樓頭奎畫曉雲空紫微閣三大金字乃睿宗御書高攀玉樹扶班白太府寺一株獨盛余嘗侍親其下靜掃蒼苔拾墮紅西省五株苔痕滿砌余嘗草制其中三十年前天上夢老來無淚洒西風

次許表兄韵

物換星移一慨然天荒地老斷鼇前豈無志士王官谷亦有飛仙太華巔我若加三達本命君今過一漸稀年兩人中表俱頭白蜀餽幾堪幾幅箋

次龍山韻

新來霄漢冥鴻客舊日風雲振鷺行脫下戲衫優便散驚回客枕夢何長莫將吳蜀分岐路政把乾坤作

醉鄉惟有葵傾心不死清魂幾到殿中央

窗前莫問喚祁嘉望斷宗周黍稷華斗帳高眠聊避客深衣暫到漫爲家我懷荒草同元亮君悼空絃謝伯牙老矣悲歡總無奈仙書頻讀覽荒還

拜餞修史大著吏部使浙西

高懷豈必薄崑崙攬轡登車意自欣周太史官慚著我漢常平使喜推君廬山向已高千仞野水從今寬一分　鵷鵷裘供　更紛紛

五言絶句

仰和皇太子殿下明禋慶成詩韻

聖主精禋格明廷對越深元貞贊宸極盛德享天心
夕宿猶疎雨昕朝覩大明重光符景貺熙事慶昇平
鳴鑾回紫禁步玉捧宸旒肆眚遵虞典歡傳十二州

用清秋鶴髮翁韻賦小詩招深堂

幽居抱孤明懷古思舊京渴望寶連山老桂不勝清
月照窗炯炯蟲鳴室幽幽策杖柴門曉孤蒲半沼秋

豫章叢書

火中寒暑退造物其猶醯老身不蘭蠶清夜獨警鶴
老蟾明孤心凉颸蘇病骨保此中夜存微陽有毫髮
庭草無言綠林花取意紅因之酌茅柴招喚西鄰翁

和潔堂見壽十章

老色上尺宅靈氣鬱三田懷我長房翁授汝鷄犬仙
早知無廊廟胡不棄邱園揮手謝世氛保此中夜存
我生嘉定閒寶運稽炎隆當時貢珍祥今日泣麟窮
風雨頽燕巢波濤漲鯨海茅簷得此生其誰爲爾宰
大冬殿寒至病骨畏龐癃羸然祝雞翁不識山中相
頊頊金蓮篇慰此暮年癯誦我徵咎賦誇君摘句圖
喪亂屬何辜訏訏者諸子生來乏遠猷死去憂貢史
道義挹親仁詩書仰鄰富翠蓬羞排門驪珠驚滿袖
山哀兮浦思月諸兮日居伊誰百歲期遲汝十年書
祝公十齡壽小我五月生如何山林槁得並江漢英

七言絶句

贈張君

世間草隸是雲祁汲冢深埋喚不應五百年間徐騎省一千年後李陽氷
人生識字憂患始底用區區更出奇我欲掃空閒筆墨只憑老腕把鋤犁

贈鐵面王說易

春風吹袂過溪塘有客來稱鐵面郎今代貴人甘畏媚可能骯髒倚門牆

京邸漫題

不遑將母兄嗟弟無以爲家爾與余獨坐小樓風雨急江南歲晚鴈何如

贈彭瀘洲

芸香茗供盡清流十八仙人憶舊遊要是月中好風月年來無夢到瀘洲

示程介夫

流年何必共君參九殘青山老一庵試撿樂天詩集
看明年半百又加三
羊腸路險百千轉雲夢胷吞八九寬豆飯竿羹纔足
欲水邊林下卽心安

迎新倉守曾悅心道間偶賦

黃旗紅幟走踆踆曉出閭閻奔迓新車蓋如雲騎如
水山頭牛背有閒人

題張氏勤有堂

世間義理儘無涯桃李春風總一家最恨一般浮淺
學賣花擔上謾看花

題趙君畫竹

與可知竹子瞻知與可知與可斯知竹矣知
者無他知其直而已故予嚮之節每似之僕
於蘇仙無能爲役而以與可望王孫王孫無
後此是吾家召伯棠和公戊辰卽世
今七十三年矣

感二李 平泉
梁溪

老樹今踰七十霜氷魂玉骨自孤芳大家扶起摧殘
盡看花踏雪過前堤

渡海歸來一灶香八齊早欲卧僧房平泉免向崖州
死博得生前萬口羊

山中梅花

霜竿操尙特幽奇直節端如正士姿高拂九霄無曲
處古來唯有老天知

八月十四日紀夢

欲爲山巖作好歌舊時挾册向山阿我無縫霧裁雲
句奈此層梯躡磴何

斷蘯立極有前聞鬱鬱昌陵顯蘗春起自郇瑕形自
霜崖雪壁花千樹玉骨氷魂月一痕芳潔不爲塵土
著曉然入夢匪紛紜

浣瓊英貼貼貼塵雲根

潔堂惠菜餅次韻

落花寒食漫從容野摘堪供菜肚翁一笑琅玕青滿腹紅綾還憶舊家風

紀夢

陽至前一夕夢亡友康至甫遺余墨本晦翁像圖列三辰五星其上翁盤礴巨石若坐若行旁題一詩慨然有掃清宇宙之志而不能記其辭覺而有作

白日青天一鉅儒清霄入夢忽蓬蓬覺來猶省戊申下忍作當年義檄看

前年儻直玉堂廬下直歸遲毋倘問早識千鍾誤三

釜斑衣換得錦衣無

陳菊圃參政寄詩千里外託興於秋燕春花以示玩芳病叟病叟不能吟強和四章前二章借來意以自傷後二章述愚溪以誌感

風雨危巢萎百花坐看百鳥競銜茶斜陽對語歸飛處底是烏衣王謝家

桃李盤中天地寬誤渠鼎實爲才堅苔荒草沒渾無恥猶自青黃烟雨間

冠冕猱豺服緋花欲獻甘芹謂苦茶誤盡靈烏報凶吉終然爰止託誰家

夜夢嬉遊到古陂菱剝芙不知歸野田沒膝泥三尺拔足汙渠自一奇

燦燦黃花老圃覽秋芳不採豈云慳江南九日閨千里尙把寒香紙墨間

寄題程氏菊莊

白貴黃中自不羣冷霜涼露伴靈均集芳尙恨椒蘭變何況夭桃俗李春屈平

一觴露把餐英美八表同昏履運艱芳節不隨籬下老悠悠嘉氣眼中山陶令

一邱一壑圖書府三沐三薰烟雨中只把空腸受寒綠誰教腥腐涴清風天隨子

最愛誠齋語絶佳莫將清苦入妍華淡香秋晚誰能道猶是炎陽晝錦家韓魏公

甕裏醯雞千歲滅天邊蒼狗萬重雲長生閱世憑何術欲制頹齡藉此君洛翁

十月二十日

太乙宮前戎馬鄉思成門外野蒿場山中一瓣心香在獨遣孤臣病著牀

强提簪笏啼觚稜再拜焚藜淚雨零千古陳橋仁聖事不堪重勘舊編青

讀遠遊篇

愁來高誦遠遊篇度世傳生豈可傳物變無窮今老矣一雞八穀又新年

題楊妃唾壺圖

三郎好女思傾國一霎沈酣四海奔漢業巍巍魏英主事內廷供奉孔家孫

右楊妃唾壺圖第五男端頤得之請題翁題其後因教之曰自古內外庭不分未有以人主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婦人女子之時少則天下治矣漢武帝時執此物者侍中孔安國也唐明皇時楊妃職之漢唐之所以成敗歟然而寵任中書宦官又自漢始小子識之

十九夜紀夢

是夜夢至一所遇士大夫蘊藉修整衣冠偉然蓋洪盤洲丞相也與予話言甚歡曰余爲中書舍人未嘗識虞丞相余夢中憶二公同時立朝不記其官位之相去何如也私竊歎息以爲前輩爲紿舍而疎廟堂如此豈今人所可及俄而內子以皂褙絲鞋呼余更衣乃出意若訝余不當草草見達貴者余答之曰吾之忝竊輒繼公後塵正吾好伴也因更爲公留飯飯畢啟外扉指視天邊虹霓粲然又

歎息久之乃瘖是何辭也旦而考文惠本末
知其生於政和丁酉迄淳熙甲辰得年六十
八自乾道初罷相閒居二十年優游考終盛
福人也謹記於册以希他日之驗云
堪嗟叔運泳嘉宋忽夢清風乾道初二十年閒閒處
士可能身世得同渠
十一月十二夜夢南冠舊友感泣有賦
麥秀漸漸禾黍新清宵夢斷泣遺民只憐肝腦輸宗
社不負當年第一人
題芳洲詩集

芳洲黎君先朝名進士也既屈於時益昌其
詩古詩近陳子昂感遇絕句可雜牛山詩選
中七言如世事莊周蝴蝶夢春愁臣甫杜鵑
詩所謂長歌之哀非邪因書此編以寓贊歎
采采岸甘不自謀慇懃直欲奉王羞可憐斜日三千
字曾獻當年十二旒
虎踞已知王氣盡鵑啼誰感帝魂哀怪渠册後詩情
苦曾到留都豐鎬來
近聞在舊京賣縵笠子養閒身如今半幅騰麻
蚤歲茆廬依畫本暮年臺笠養閒身如今半幅騰麻

紙羞寄蠻坡舊主人
甲子初冬宿直玉堂凄風小雨夜日即承先帝
晏駕之變距今二十年矣大忌前一日孤臣獨
眠山庵景象正似當年挑燈危坐聞田家鼓笛
之聲凄其有感二首
無限都人哭鼎龍年多澤久似仁宗愁來一襟黃昏
雨天上人間自不同
雲黯天低結暝陰孤燈對影夜沉沉可憐一曲村田
樂猶是堯民擊壤音
挽許秋浦
紛紛頂板盡圈紅伯仲高騫槐市風一第不酬攀桂
客千年祇泣感麟翁
蒼顏白髮王官谷綠幕黃簾六館生閱世舊嗟身偃
蹇懷人新有淚縱橫
青門何在從瓜熟玉水難忘對竹哦政復安車裹輪
好情知老子不婆娑
挽張龍山
歌騷讀盡遠遊篇淡日寒空引綍天遠浦黃花秋易
老晚香留付子孫賢
雄篇爛熳兔園册挺翮扶搖膺背風揭日科名輕拾

紫粘天名姓捷圈紅
大雅林中集衆英三長正合入承明汗青有日頭無
白家傳脩來國史成
欽翹人物觀奇士芳潤衣冠儼碩師槐柳門前氣成
霧清風茗盌只談詩
諸公莫唱貞元曲老子曾聞正始音寂寞吳王堤上
路白楊花落晝多陰

挽李小溪

人是西京長者孫橫秋一鶚早青雲假令折就天邊
桂寶十郎家不足云

碧梧玩芳集二十四　十三

三十年間借一瓢鵠袍門外欠相攜降霜御史風稜
惡瞎眼春官日色迷
鬱鬱南坡一聚塵荒圖野草不成春家聲久矣非前
日宅相居然亦古人
仙李由來公與侯宋唐相望盡名流金鑾論事嗟無
自讀離騷臼勸長安日遠悵舊國禾宮故侯瓜畹風
景不殊江濤如此世緣淺莫莫休休乾坤毀幽懷
地往遡天風記玉樓

題老學道院

天典民奚聖得知斯文千歲以爲期試看涑水三舂
贊何必蘭陵賦詭詩
瓜爛東陵老廢鋤野民八十尚就書窗風文字翻葉
葉抱膝長吟一擁爐
白日臨晨老可娛平生有味太玄符莫將華皓嗤童
習更採玄文扁此廬
繁華泉石兩成癡早學東家晚學西章甫裁裁宜汝
詼如今翻恨十年遲

詩餘

水調歌頭　隱括楚詞　蒼朱賓甫

把酒對湘浦獨弔大夫醒當年皇覽初度飲露更餐
英服以高冠長佩厲以江蘺薛芷御氣獨乘清誰意
椒蘭輩從臾武關盟　吳東門哀郢路情無窮人世
短晦朔自秋春洗眼看物變朝菌共靈椿

碧梧玩芳集二十四　十四

齊天樂　和張龍山壽詞

老夫耄矣怪新年頓爾衰俱現排悶篇詩澆愁蓋酒
自讀離騷臼勸長安日遠悵舊國禾宮故侯瓜畹風
景不殊江濤如此世緣淺　莫莫休休乾坤毀幽懷
無限弱羽頻波輕裝浮海其奈滄溟激灩年華婉婉
況六十年頭底須頑健戲唱高詞作還丹九轉
楊柳依依我生之辰與公共之歎晨鄉章臺歌翩輕

沁園春　爲潔堂壽

吹飄零灞岸影弄斜暉花萼樓深靈和殿古人自淒
涼柳自垂相逢處記吾儂墮地嘉定明時　何須夢
得君知便穩道人生七十稀笑桓大將軍枝條如此
陶潛處士門巷歸今幾陣花飛一池萍碎又向先生
把壽巵年年好視東風萬縷老翠雲齊

水調歌頭　和深堂韻

老子蚤知退鷗鷺未盟寒癡頑踰六望七盍以壽爲
歡風有黍離傷咽誰有蓼莪憔悴使我不能餐更把
南陔讀淚落廣陵瀾　踏峨峰騰華頂卧王官青山
與汝卒歲紫茄可登盤乞得白翁歸處莫學緇郎更
誤危夢倚闌干多謝長生曲顏面怕人看

卷一
六葉三行空疑當作天　十葉九行簿枝疑是簿技之譌
卷三
七葉九行外字疑誤　九葉十九行道當作導
卷五
三葉末行申誤甲
卷六
首葉十九行城當作成　四葉四行名疑當作明
卷七
六葉四行廓當作彫　九葉二行椒當作椒
卷八
四葉十四行時誤時
卷九
四葉八行緒疑當作綸　五葉十七行熟疑當作孰
十九行蓄疑當作鼓
卷十
二葉首行徹當作撤
卷十一
四葉八行又疑當作未　十九行簿枝疑是簿技之譌
卷十二
首葉五行華原作竟　九葉十行數字疑衍
卷十三
三葉末行寓疑當作遇　九葉四行曰誤日
卷十四
三葉首行奉誤奏　八葉十五行臣當作至
卷十五
三葉四行陳平疑當作承平　十六行僅原誤豈缺

文原注疑誤二字今去　九葉首行藉字疑是藉字之譌　十葉八行云當作去十三行擬上疑脫比字
卷十六
二葉十三行摩當作摹　五葉十七行莫知疑是莫加之譌　七葉首行髮而漆据杜詩當作髮似漆
卷十七
二葉末行書當作詩　三葉首行兩兮字原鈔本均譌作號下同號字省筆爲号大約因形似而誤　四葉十七行涸然應作洞然　五葉十八行固當作故
十葉十六行出下疑脫力字十八行復興疑倒泊

濊疑是汨濊之譌十九行微闡疑倒　十一葉十行實疑當作逝若疑當作君

卷十八

二葉六行其疑當作具十六十七兩行三分字原鈔均誤號十八行遭疑當作遵　九葉十一行貴公孫據下文貴下疑脫軒字

卷十九

二葉十六行巨當作詎　六葉五行關字疑是間字之譌　七葉十八行皆原誤貨　十三葉四行其疑當作甚

卷二十

三葉十八行破誤詖十九行金字疑誤　四葉十五行官疑當作南　七葉十七行觴疑當作傷

卷二十三

二葉十八行往據杜詩當作住字　五葉六行鏡疑當作境　七葉七行政疑當作致十二行夢原誤勞

卷二十四

首葉十三行茅柴疑當作茅茨　四葉十六行羊元誤年　五葉十行霄當作宵　九葉十五行芹誤岸十一葉二行無字疑誤末行葉字疑當作秋

南宋末樂平馬氏父子以文章學業光顯於時貴與通考已家有其書獨玩史藉述多佚不傳此集四庫館臣從永樂大典輯出讀史有編只存十之一二又缺其奏議已非完書然且輾轉傳鈔自乾隆至今歷百餘年未有刻本無怪鄉邦文獻日就凋零而後生數典且忘其祖也予游江南得丁氏八千卷樓鈔本影摹一通歸與潛圃再三審校始謀付梓其前十一卷以後散佚詩文典重喬皇多係居兩制時作十二卷以後則暮年身際滄桑感時撫事文境漸變爲蒼涼讀老學道院一記已覺其遇之窮而志之可哀四庫總目但稱其駢體最工非知言者矣丙辰秋八月新昌胡思敬跋

三秋堂集

卷

署劍秋

甲寅之春初暮

秋堂集三卷 編修汪如藻家藏本

宋柴望撰望有丙丁龜鑑已著錄其詩有道州白衣集詠史詩西涼樂府末尚有道州白衣集序其乃後人雜裒而成詩末尚有涼州鼓吹諸編俱佚不存此本編次時相意韶下獄臨安尹疏解之得謫夢傳說以下十一絕疑即詠史詩中之作也望里和淵明歸去來詞以自擅閒元兵日熾國事日蹙輒流涕聞死事者必爲文以酹端崇登極孔大諫薦授廸功郎史館國史編校宋亡後杜門謝客至元十七年卒所著有道州白衣集涼州鼓吹詞皆自識語今雖重編仍列於前至正間其從子季武輯本楊誠爲序此本無序不知傳錄之所自

秋堂集三卷 精鈔本

宋柴望撰

望字仲山江山人嘉熙間爲太學上舍生淳祐六年丙午元旦日蝕詔求直言乃上丙丁龜鑑忤時相意韶下獄臨安尹疏解之得謫里和淵明歸去來詞以自擅閒元兵日熾國事曰蹙輒流涕聞死事者必爲文以酹端崇登極孔大諫薦授廸功郎史館國史編校宋亡後杜門謝客至元十七年卒所著有道州白衣集涼州鼓吹詞皆自識語今雖重編仍列於前至正間其從子季武輯本楊誠爲序此本無序不知傳錄之所自

歸安陸心源宋史翼列傳三十四遺獻一

柴望字仲山號秋堂其先衛人徙居江山酒旆六年丙午元旦日蝕詔求中外直言乃撰丙丁龜鑑十一卷起周威烈王五十二年丙午止後漢高祖天福十二年丁未自秦漢五代上下通一千二百六十年爲丙午丁未二十有一數其吉凶禍福於前揭其治亂得失於後正月書成上進忤時相意秋七月詔下府獄逮詰幾不免時趙與懃上疏言柴望思誠慤切所述根據史傳未可重以爲罪得旨放歸田里抵家和淵明歸去辭以自遣隱長蘆之高齋有樓扁曰奇氣廳曰百客乃肆意名勝登天台雁蕩之巔山吳江淮盧阜泛湘流探赤壁居武夷山中踰歲乃返景炎二年三山孔大諫舉薦奏授迪功郎史館國史編校屢進疏論是時顛覆益甚遂歸山中及宋亡杜門謝客獨臥一榻而感慨激烈每於吟咏間見之從弟通判隨亭制參元亭察推元彪俱與同志遊跡不事二姓賡咏于煙露之間稱柴氏四隱云卒至元十七年年六十有九著有丙丁龜鑑道州台衣集詠史詩涼州鼓吹

皆行于世柴氏四隱集附錄

蘇幼安秋堂墓誌

原序

詩莫盛于唐尙矣唐之詩蘇許陳宋肇其源高岑王孟繼其流嗣後羣英迭出爭相軋勝非不傑然皆名家也然言唐詩者類以李杜爲稱首何哉蓋天寶之間國事顯覆李白少陵目擊時艱激烈於心而託之辭直述興致迫切情實其閭巷出入馳驟於烟霞水月之趣而愛君憂國其所根抵者居多是故上參天道下植人紀中扶世運風雅以後不可少也二家以後言詩者吾惑焉西崑香奩織穠妖冶之音作於是抽黃對白掇花拾草者寖以昌焉詩道於是乎亡矣嗟乎其孰知詩者哉余讀宋紀柴國史詩集而知詩道之有在也公集秉于忠義而攄于危迫摘詞琢句動譜音律雄豪超越如天馬之驟空瀟洒清揚如春花之映日就其所造之深直能卑視近代而與唐之諸名家相上下矣至其詩之所以至者則又上揖李杜之精英而性情法度不啻自其胸中流出蓋雖聲氣所種各自爲家而其志之所之則皆出于時事之所激而倫理之所關固有曠世而相感者也誠以宋之季

覩唐之天寶爲逾危而公之所遭逢于婺緯黍離之思爲尤恫焉宜其發之憤且惋也然則公之詩豈可以淺視之哉知公之詩者要當知公之心則李白少陵不是間矣予過江鄉訪公遺跡公從姪季武出公集若干卷祈余敘素蒙公高義又嘉季武之請因遂書之公詩有道州台衣集詠史詩涼州鼓吹在公生時已盛傳於世兵燹日久散逸不次茲錄其遺存者若此云至正四年七月既望襄陽陽仲弦敘

文類

進丙丁龜鑑表

臣伏望以正次王王次春頒萬民之治象史載事事載道有前代之元龜睠溯氣數之興亡昌示始終之勸戒言非所當罪不容誅臣實惶實懼稽首頓首伏念臣賦性至愚讀書甚少自憐孤苦獲陪休明念先世之孝廉本故家之崇義嫠不恤緯憂在宗周值災見行夏之朔正運當晉厄之年是殆水陰既勝火德

信知有數沒非偶然苟曰無之胡爲至此痛思今日莫返顧波倘論古人具垂成鑒秦漢之君以下千有餘年方册之政可尋十常九矣棲燈勘義滴露研朱姑援實以斷時宜非飾說以冀天聽矧君子難進而小人之根未痛絕天理難明而人欲之蠹未盡消中國或厄於外夷大綱未聯於小紀四方戚戚之靡問萬民嗸嗸而不安輔成有賴於大成所重尤關於天子伏望皇帝陛下體純乾之一法震主之宜闡大學之明謹中庸之獨必安國本以安社稷必正君心以正朝廷當自九重首圖厲精之治毋使億兆玩閑梗

化之風臣忍死觸天指身無地今來古往治日少而亂日多主聖臣賢前車覆而後車戒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具表捧詣天庭上進以聞

丙丁龜鑑序

臣望聞以鏡爲鑑可知得失以古爲鑑可知治亂人主任社稷之重寄係億兆之休戚其於歷代之盛衰尤當究心者故人主不可不觀史觀史則儆省之功深而是非之鑑明其裨益於治道可勝言哉昔唐仇士良教其黨以固權寵之術曰天子不可令閑嘗宜以奢靡娛其耳目無暇他事則

吾輩可以得志勿使讀書親近儒生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斥矣士良爲計不欲人主讀書正欲愚人主之耳目蔽人主之聰明也巧矣哉臣區區忠赤無以自見每有憂不恤緯憂在宗周之心況當丙午丁未之厄歲而又日蝕元旦昭示譴告殆如杞國憂天不遑寧處臣不佞遂徧搜諸史竊以爲是歲爲厄從古而然帝王之世史籍略而不書今自秦漢而下數之至於五代爲丙午丁未者凡二十有一上

之明謹中庸之獨必安國本以安社稷必正君心以正朝廷當自九重首圖厲精之治毋使億兆玩閑梗

蓋丙午中日有蝕晉太康丁未朔日皆蝕信乎陰陽

之有數也然數生於理理有是非得失則數有吉凶禍福自昔災異之變未有不兆於人者古帝王盛時格心有道則災異疏帝王以後格心無術則災異密之厄君子也其厄於太康者以太康之則哉狄之厄中國也臣故採摭其實目曰丙丁龜鑑蓋爲十卷卷各有事事各有斷凡所以致變之因與消變之由者皆是瞭然在目則求天於天者果不若求天於我求數於數者果不若求數於理是爲得之亦知有天下者知天根於我數根於理必於是書而盡見且知人

主不可一日不觀史也臣故總其說而爲之序

和歸去來辭

陶靖節辭豈易知哉歸去一篇悠然自得之趣也無其趣和其辭辭而已坡仙之作皆寓所寓各適其適有趣焉不爲辭也余動心忍性於歸田之後觀得喪榮辱若將脫疑是焉暇日趺坐柳陰泠琢陶作與灘聲風瀨互相應答知山水之樂不知聲利之爲役也悟而歸去來兮買山無錢吾何歸望故鄉以迢遞對秋風而遐悲覺昔之有數也然數生於理理有是非得失則數有吉凶禍福自昔災異之變未有不兆於人者古帝王盛時格心有道則災異疏帝王以後格心無術則災異密之厄君子也其厄於太康者以太康之則哉狄之厄中國也臣故採摭其實目曰丙丁龜鑑蓋爲十卷卷各有事事各有斷凡所以致變之因與消變之由者皆是瞭然在目則求天於天者果不若求天於我求數於數者果不若求數於理是爲得之亦知有天下者知天根於我數根於理必於是書而盡見且知人

主不可一日不觀史也臣故總其說而爲之序

和歸去來辭

陶靖節辭豈易知哉歸去一篇悠然自得之趣也無其趣和其辭辭而已坡仙之作皆寓所寓各適其適有趣焉不爲辭也余動心忍性於歸田之後觀得喪榮辱若將脫疑是焉暇日趺坐柳陰泠琢陶作與灘聲風瀨互相應答知山水之樂不知聲利之爲役也悟而歸去來兮買山無錢吾何歸望故鄉以迢遞對秋風

而遐悲覺昔老之將至雖年少之復追知今日之計得視昨事之俱非春悠悠兮無際梨冉冉兮沾衣冥浮漚之上下隨朝露之晞微人生過隙如駒一作車斯奔堂有白髮終朝倚門故山無恙猿鶴猶存晨興剪韭時平開尊邀明月以同飲對春花以酡顏問梅友之消息報竹君以平安水循除而潺潺鳥幽鳴而關關寄白日之笑傲何浮雲之足觀曾無得而無喪任飛去而飛還將羲皇之向上又何爲乎齊桓歸去來兮若秉燭而夜遊殆形骸之役役果何競而何求知樂吾之所樂奚憂人之有憂扣白石之磷磷歌而飯牛

於雲疇名若飄瓦身如虛舟一死生爲大幻委塵世乎糟邱視今昔以隨化付長江之自流思遊者之既倦耆闍早而休已矣乎亦視夫行藏之時以決吾之去留胡爲乎莫知其所之取舍無所適賢否同襟期譬植者之必穫乃稼莠而弗耔聊一鴈而一詠撫良辰而賦詩以請觀乎物表奚疑人之我疑

謝太尹節齋起公啟

詔劉蕡以應賢良萬死觸雷霆之怒放范滂而歸田里再生蒙天地之恩方憂危於黑風大海之中忽吹送於黃河崑崙之上道將行而吾知有命人欲殺而

公獨憐才是爲頂踵之知夫豈毫髮之惠驚魂淚定
感涕雨流嘗觀天子聲名文物之區實爲多士衣冠
禮樂之地甫遊長安市吟累千餘愈在京師時書凡
三上二鳥感潼關之賦一騶出罔道之難使醉成狂
嚴府尹容而不殺哀窮見憐李京兆惜其有才固能
養成二子之名抑且仰見三生之造論前賢之至此
宜近世之所無誰肯如公加惠於我茲所恃以無恐
故又爲於此來望無大過人自小好學以孝廉之世
諧繼崇義之家聲字不充饑清至徹骨屢掇主司冬
烘之誚已無舉子秋風之心每浩浩以長歌或飄飄

而引去白蘋紅蓼幾窮吟眺之情綠水青山半是經
行之處雖非子長之歷覽亦爲李賀之偉觀人笑其
狂自謂之得畫長宵熟臥廬花之絮衣夜半鐙殘膏
松明而讀史理亂成敗之迹如覩艱難變故之慮轉
深舷向東風頗識岸移之勢扇遮赤日亦因路熟而
來方頌元和聖德之詩忽視建武詔書之下奏是龜
鑑敢攄龍頷之誠事忤貂璫致觸螳車之怒白璧初
不疑其刖足青蠅亦何意於刺讒眾照深山冷灰燃
重堤笑指烏爲鵲之誤深恨捏蛇騎虎之驚咎在轉
喉罪當牽吾繫李膺而下吏獄夫亦何辭謂眞卿之

謫朝廷烏有是事竟禍福死生於度外安吉凶悔吝
於目前他人不激則不深先生再言而再笑刀山湯
鼎已覺凜乎其傍筐食豆羹迺肯嘑爾而與朝掩滿
函之證暮甕盈籍之書奉旨出關即刻就道解驂擊
節大唱故鄉之歌鬢絲垂楊滿酌陽關之酒羸馬逐
青儁而去明公步白雪之篇此行豈是無名一歸儘
自不惡寺禽識面感呼簡士之來山獠無知亦說儒
冠之異雖嵇康之交絕覺淵明之興佳合眼詠離騷
何心時事支頤聽蟋蟀滿耳寒聲閒領妻兒摘蔓菁
而尋尤時傭僮僕採青蔓而鋤芋願希陋巷以安貧

無致長安之羞淚一邱一壑可以忘情山北山南聊
用卒歲緬思昔也以狂觸而萬死豈分於今得公言
以再造終身佩鼎彝之恩高壓華嶽沒齒存銜結之
報深仰星河惟謹丹衷西屬敢卽酬獻知已敷陳罔
既悚怵增深某月日望頓首

嵓山書院上梁文

古者三代之學大莫大於人倫聖人百世之師尊莫
尊於夫子不有闕里之祀曷恢鄉校之規大作經營
聿新輪奐竊謂世之相去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不
他岐行同倫書同文車同軌粵自異端競起大義

繁蕪鳳兮何德之衰麟也爲時而出道之將行也命
去魯衛以笑辭天之將喪斯文可奉秋之不作於是
人也詠春壇之下歌濠泮之春至亞聖之大才尤有
功於斯道雖曰火於秦而佛於漢又尙誦其詩而讀
其書參參朝陽鳴疏之餘挺挺濂浴大儒之出一佛
瑞世五星聚奎太極一圖語洩龜龍之秘紫陽兆派
勒回棱象之偏惟徐逸平與榮憲肅爲同門之高弟
得正學之親傳絲竹之音恍如昨日俎豆之事未及
百年道脈文章重振棱高之上黨庠家塾一新麗垣
之規宮牆增數仞之危宗廟侈百官之富弟子三千
衆分洙泗之波冠者五六人詠舞雩之服家多絃誦
人有詩書見師道之常尊續大原於不墮孰先孰後
去聖人之世近聖人之居斯世斯民先天下而憂後
天下而樂用歌伶語以相梓人
拋梁東禮樂三千剔星中天使斯文歸木鐸如何不
復夢周公
拋梁西負笈貧糧不用齋鐙然點瑟春風趣自樂顏
瓢陋巷低
拋梁南肯將行事寄空談三千弟子皆師孔問禮何
緣到老聃

拋梁北大道從來包太極若將天地與身參上下中
間皆合德
拋梁上恂恂侃侃於鄉黨恰如日月麗中天至於更
也人皆仰
拋梁下視於海者難爲也參乎吾一以貫之瓦礫糠
粃皆土苴
拭顙上梁之後禮議由賢者出有朋自遠方來人各
有能有不能有教無類道則無在無不在可見而知
齊歌金榜山高之詩作出玉鉉鈞謝之事

五言樵詩

吳樵溪山居

老子然家計蕭然屋數間頭邊惟白髮眼底是青山
暮急烏聲散琴低鶴睡閑片雲長是伴朝去暮飛還

金臺泊舟

欲謀歸去計歸去更匆匆王化何時北江流日夜東
片帆山共水竟夕雨和風時事只如此相催老成翁

宿湖外

懶入城中去來維柳下舟空江明月上殘雨夕陽收
好景多歸夜他鄉易得秋倚梧吟不盡樽酒更登樓

山居

老來無一事僮與鶴相隨繞屋疏疏竹編牆短短籬
起來花換影知去晚多時莫厭山居寂山人祇自宜

七言律詩

詔許出獄呈京尹節齋趙公

臣子狂愚獻直言聖明寬大度如天十封應詔皆焚
棄一片憂時祇似弦數絮逢丁陽九厄元龜爲鑑後
千年今朝有旨從天下知起長沙到席前

靈芝寺別祖席諸友

落日寒城暮雨餘滿斟離酒意何如見妻還指張儀
舌痛國誰憐賈誼書嚴馬病僮旋僱倩寺禽山獠亦
欲歔長安可是深居處更向深山深處居

富陽道中

幾年只向長安去今日囊書被旨回馬首獨行秋葉
路鱸魚時共菊花杯黃昏鐘動雁初下夜半月明潮
正來我自不歸歸便得故園早晚早梅開

和周居易見寄韻

十年爲客上長安人指冰山不會寒開口盡言投老
易到頭只爲挂冠難低棲屋宇居常穩小築園池坐
儘寬別有前溪魚可釣也須栽竹傍閑干

錢塘

不記錢王建國年尚遺强弩射潮痕地迴王氣歸吳
分山挾潮聲出海門南渡幾年猶昨日西湖疏影自
黃昏客來獨憑欄干處時聽漁歌過遠村

越王句踐墓

秦望山頭自夕陽傷心誰復賦淒涼今人不見亡吳
事故墓猶傳霸越鄉雨打敗花迷蔓道鳥翻黃葉下
宮牆登臨莫向高臺望煙樹中原正渺茫

送馬太初之越

一去山陰一冉溪如何還只恁分攜雨無聊賴人無緒
屐水又潺湲島又暗明日不知君上馬中宵誰與共聞雞
去時應有爾亭句爲我臨池援筆題

戚珠寺右軍宅

蒼樹寒煙雨渺茫後來誰此弔興亡晉朝風物今流水蕭寺鐘聲幾夕陽話燕梁空春雨急愛鵝人去暮山長學書弟子知何在風過池塘墨尚香

和王景陽越中寄朋舊韻

故人書只問平安已分還山豈願官猿鶴不驚松徑冷
夢貂蟬難換竹皮冠長安葉落秋深晃故國斜陽雨後看莫道劍中吟不盡不成吟處亦停鞍

金山寺

狄花蘆葉正珊珊山在長江寺在山門徑但從船出入僧房多住水中間江空落日斜猶照夜半秋潮去復還吟興未闌天欲曙一行斜雁起蒼灣

鳳凰臺

灑盡梧桐酒一杯興亡前事獨徘徊烏衣冉冉斜陽下白露茫茫江水來鳳去不知經幾載客來惟只見高臺閒於登眺成孤嘯五百年間王氣回

石頭城和王宮翁韻

懷鄉弔古易傷心絕頂危亭共客臨朝市曾經兵火後山川轉覺樹雲深百年歌舞空臺沼六代豪華漫陸沈惟有亂鴉歸去晚夕陽無限暮城陰

多景樓

旱被垂楊繫去舟五更潮落大江頭關江北望幾千里淮海南來第一樓昔日最多風景處今人偏動黍離愁煙沙演洞翻蘋末欲倚西風問仲謀

山陰蘭亭

寂寂山陰事已塵至今亭址倘嶙峋落花時節朝朝雨插柳人家處處春曲水自流寒食酒茂林無復永和人昭陵蘭紙今何在空有梅花點翠珉

別故人

便未成名也自歸不應猿鶴更猜疑冷看世事頻移局懶與仙人共奕棋南渡只今惟有酒西興臨別是誰詩行藏正要知時節卻是時人未得知

送葉苦磯之金陵謁信菴

一片斜陽落渡頭青袍烏帽獨登樓江流建業三千里山色淮南數百州都督正開羊祜府誰人得上李膺州此行不爲揚州鶴一字猶堪萬戶侯

呈中書權直理滄洲

玉旨傳宣曉直扉制麻侵曉進星歸三槐龍影連青瑣千柳鶯聲度紫微袖惹鑪香飄霧露硯傳盤露映旌旗承恩更賜金蓮炬猶勝清光太乙輝

宿門威于陵祠

桑田何處海漫漫耕壟傳聞建武閒眞主不緣符白水先生安可傲青山至今哀草遺寒燒此日秋江起暮鵑萬里崎嶇祠下路不知行役幾人閒

歸來

歸計年來付酒杯任他猿鶴自相猜東家種竹西鄰筍看向西風折廻歸每欣黃菊滿疏籬十書詣闕無知己千里離家有路岐歲月易驚孤客夢文章難比少年時荻花蘆葉休淒怨自有新開賞桂枝

奇氣樓

此齋全占嵰高勢更盡樓前第一奇詩思草碧連天水處數峰青斷暮煙時山川不逐陰晴換宇宙閒看歲月移琴已懶彈書懶讀一簾花影詠春遲

高齋晚望

纔是青山便卜鄰世情那得較紛紜霧含遠岫分爲雨煙起人家去作雲柳色晴光扶檻入鶯聲人語隔窗聞高齋獨捲重簾坐花落棋牀日未曛霧含一本作露涵

越山

吳越山分兩岸青遊遊帆影是西興江花歷亂如紅雨嶺樹高低似畫屏錢氏故鄉迷舊跡王孫草上諸陵已知太乙臨吳分曉看祥烏夜看星

寄徐編校

近傳丹詔下彤墀夜鶴寒猿也自疑江上晚風終是雨樓臺依寺寺依山酒邊歌拍穿花外船上簫聲落水閒光景流連空自惜鷓鴣啼罷暮城閒

秋堂集卷二　五宜秋館

處數峰青斷暮煙時山川不逐陰晴換宇宙閒看歲月移琴已懶彈書懶讀一簾花影詠春遲

高齋晚望

纔是青山便卜鄰世情那得較紛紜霧含遠岫分爲雨煙起人家去作雲柳色晴光扶檻入鶯聲人語隔窗聞高齋獨捲重簾坐花落棋牀日未曛霧含一本作露涵

西湖

年年柳眼青鯖處門外遊人可自閒天氣又晴晴又雨樓臺依寺寺依山酒邊歌拍穿花外船上簫聲落水閒光景流連空自惜鷓鴣啼罷暮城閒

重到都門倣韓韞體

兩年不作金華夢重到湖山事已非柳外晚風寒夕鴈花間天氣雨晴時欄干獨凭鶯飛去簾外低垂燕未歸欲把焦桐理心事滿庭芳草又斜暉

金陵秋赴別江壽翁

憶向西風折廻歸每欣黃菊滿疏籬十書詣闕無知己千里離家有路岐歲月易驚孤客夢文章難比少年時荻花蘆葉休淒怨自有新開賞桂枝

奇氣樓

此齋全占嵰高勢更盡樓前第一奇詩思草碧連天水處數峰青斷暮煙時山川不逐陰晴換宇宙閒看歲月移琴已懶彈書懶讀一簾花影詠春遲

高齋晚望

纔是青山便卜鄰世情那得較紛紜霧含遠岫分爲雨煙起人家去作雲柳色晴光扶檻入鶯聲人語隔窗聞高齋獨捲重簾坐花落棋牀日未曛霧含一本作露涵

西湖

年年柳眼青鯖處門外遊人可自閒天氣又晴晴又雨樓臺依寺寺依山酒邊歌拍穿花外船上簫聲落水閒光景流連空自惜鷓鴣啼罷暮城閒

客中夜雨

離情先怯向邊州寒葉敲窗更報秋幾點攪殘千里夢一聲滴作兩鄉愁若滁楊柳沾離席偶傍梧桐濺小樓惟有孤鐙照明滅夜深無語攬重裘

江心寺

寺北金焦徹夜開一山恰似小蓬萊塔分兩岸波中影潮長三門石上苔遺老為言前日事上皇曾渡此江來中流滾滾英雄淚翰與高僧入定回

重題黃鶴樓

自從崔顥題詩後更有何人弔爾衡芳草不知鸚鵡洲

恨晴天惟見漢陽城樓頭月落酒方醒岸口風高雁正鳴五百年前黃鶴去朋簪重訂詩盟

送朱南山開蜀閫

嚴上傳宣內引旨一封歷歷奏忠肝入千里路先聲至百萬都人夾道觀飾度旨公先授鉞淮陰韓信舊登壇鄴天正要中流柱莫擬人朋蜀道難

周永嘉使君趙致軒

一番出處計何如流泊中川不為漁落日淒涼秋老矣西風浩蕩客歸與吟成白髮添知已贈盡黃金買古書明發渤橋上路藉君飢力覓吹噓

薊州別友

客中逢客上夷陵輾轉淒涼睡不成無酒送君之遠道有誰吹角向江城白髮徂生人漸老青鐙相對兩無情詰朝其發薊州岸知到江山更幾程

送監丞弟元亨參江陵閫

北虜纔圍郭子儀上流決策退師期諸公但醵臨江酒老子祇圖別墅棋露冷夜傳誅虜壘丸便遞破符離書生已辦平淮表先寄鶴鶤原上詩

卽事

湞洞風塵莽未明天翻地覆劫將盈翠華海上知何似白首山中空白鷺笑向鷺花非世界夢迷弓劍繞皇陵誰知襏蕨同杯酒為酌興亡終古靈

和通判弟隨亭書感韻

風沙萬里塞堠驚地老天荒只此情世上但知王蠋義人間惟有伯夷清堂前舊燕歸何處花外啼鵑月幾更莫話淒涼當日事劍歌淚盡血潸纓

中秋待月用弟察推元彪韻

待月高樓月不明百年虛負此宵情浮陰亂向空中起圓影偏從塞外清江國蕭蕭淒露氣山城處處動笳聲何人獨抱琵琶坐淚滴冰絃暗恨生

七言絕句

夢傳說

傅說爲霖寤寐中高宗一念與天通後來亦有君王夢不是陽臺便月宮

西施

十二金釵對對鋪三千粉黛賦嬌姝君王莫道六宮妒醜一箇西施已滅吳

范蠡

五月菰蒲八月秋年年清酒酹江頭伍胥忿怒三閭怨爭似鴟夷一釣舟

長城

漠漠沙場萬里遥千夫一日起臨洮若無道德爲干禄更是秦人築欠高

沛中歌

秦時日月漢山河家計今誰與仲多天子不知天下貴酒中唯唱沛中歌

雲夢

紀生尚可稱皇帝韓信何妨作假王今日僞遊眞是戲只因一蹴誤高皇

長生

武皇何事羨虚空金闕求仙路未通王母不來方士去茂陵可是厭寒宮

蘇武

十九年間不辱君論功何獨後諸臣若教倒數凌煙像也是當時第一人

子陵臺

曾與劉郎共起居如何不肯受除書最憐人笑先生錯正好爲官卻釣魚

昭陽殿

禍水流來漢火亡白頭宮女恨昭陽至今人見飛來燕猶爲君王暗斷腸

淝水

想見西風對壘時目中先已料安危淮淝百里兵雖衆未抵東山一局棋

除夕對梅

青春無復駐年華幾度寒梅暗憶家惆悵新愁添白髮曉窗殘夢繞天涯

上忠齋丞相

世事篙人一葉舟長歌短棹發中流今朝正得東風便幾是西風便轉頭

過柯山下採樵民盡日觀棋局局新黑白兩般都著
過後來一著要高人
江南江北路迢迢往事東風恨未消昨夜杜鵑啼不
了始知春在洛陽橋
九陌紅塵撲帽紗襲書幾度進官家近來不甚知時
事只是栽桑不種花
古風
塞下行贈章士穎歸鄂渚上江陵謁闔相
夫運惟幄籌草軍前檄毋但白面書生之
未學也馬上揮鞭隨從軍樂後誦弔古戰場

文使鷺濤飢石相顧駭愕者此重食武昌魚
後會公案
長安二月春正濃長江二月風正急城頭楊柳雪絮
飛道傍黏雨泥潦溼郡鄴諸家俠少年上馬意氣揮
金鞭下馬揮筆大如椽與來一石未能醉劇飲數斗
日流涎玉山跌倒扶不起金鞭留當酒家裏隔樓髣
髴畫眉人相邀夜宿鴛鴦被睡魔不醒五更鐘笛聲
吹斷相思淚嘐嘐雞鳴將底闢欲去未去踟躕開道
逢項莊把劍舞樓上美人歌玉環剗然擊電蛟龍怒
清吟幽客夢華髮故人家相見即歸去已應河漢斜

夜雨如箭下流礮火驚淮甸襄師重屯郢州北淮師
未解長江面勸君莫賦橫塘詩樓頭正要籌邊算軍
前一著天下奇夜斬樓蘭無人知露布直到天子墀
六宮歡動龍顏怡惟清象武獻太廟未央前殿稱玉
卮擎旗斬將不足道運籌帷幄果謂誰曰何功第一
參大之噫吁嚱帝命我公歸袞衣以上元本

月夜溪莊訪舊

山山明月路何處認梅花石色冷疑水溪流白似沙
清吟幽客夢華髮故人家相見即歸去已應河漢斜

秋堂集卷二

詩餘

摸魚兒　丙午歸田嚴灘賦

問長江幾分秋色三分渾在煙雨何人折盡絲絲柳　語可憐金屋無人冷落鳳簫譜翠入菱花蛾眉爲誰嫵斷腸明月天涯春風海角恨不做楊花飛去

陽關三疊庚戌送何師可之維揚

西風送鬢殘髮早星星歎故國斜陽斷橋流水榮悴本無憑但朝朝纔雨又晴人生飄聚等浮萍誰知桃葉千古是離情　正無奈黯黯離情渡頭煙暝愁殺渡江人傷情處送君且待江頭月人共月千里難并

笳鼓發戊寅平　此夜思君腸斷不禁儻思君送君立盡江頭月奈此去君由揚州縱有明月無酒酌故人奈此去君由揚州明朝無故人

摸魚兒　實祐甲戌春賦

這情懷怎生消遣思量也只是寢怨一春長爲花和柳風雨又還零亂君試看便杜牧風流也則腸先斷更深漏短更聽得杜宇一聲聲切　天涯流浪最久十年閱世本只陰晴易換斜陽衰草何限悲歡畢竟年年事千古謾嗟修短無處問自閒倚簾櫳儘日厭厭悶浮名盡懶但笑拍闌干連呼大白心事付歸燕

念奴嬌　丙辰寄錢若洲

無敎碧　祝英臺　丁巳晚春訪楊西郊湖上懷舊

小船兒雙去櫂紅塵海棠雨燕子歸時芳草暗南浦自從翠袖香銷明瑞聲斷怕回首舊尋芳處　向誰負了若干吟句渭北春天江南夜雨總是傷情處黯

然消歇綠楊一陣鶯語　空記十載嬉遊如今驀地
雨處成離阻縱是相逢天涯路難覓當時歡侶寄語
東君歲華不駐誰爲留春住小樓昨夜東風依舊飛
絮

摸魚兒　景定庚申會
史君陳碧梧樓

便無他杜鵑催去匆匆春事能幾看來不見春歸路
飛絮又隨流水留也是怎禁得東風紅紫遊驄墜天
涯萬里悵燕子人家沈沈夜雨添得斷腸淚　嬉遊
事早覺相如倦矣謝娘庭院猶記閒情已付孤鴻去
依舊被鶯呼起誰料理正午暖還寒未是晴天氣無
端舞馬嘶杯酒舊恨一作悵重重還又
燕子樓高樂昌鏡遠人比花枝瘦傷情萬感啼血暗
零落逋梅蘇柳雙塔飛雲六橋流水風景遂依舊鳳
笙龍管腸斷何人重奏　聞道凝碧池邊宮槐葉落

霑襟袖

前調絕妙好詞增

春來多困正晝移簾影銀屏深閉喚夢幽禽煙柳外
驚斷巫山十二宿酒初醒新愁半解惱得成憔悴鬢
鬆雲鬢不欣鸞鏡梳洗　門外滿地香風殘梅零落
玉糝蒼苔碎午暖午寒渾莫擬欲試羅衣猶未闕卓
雕闌買花深院做踏青天氣晴鳩鳴處一池昨夜春
水

秋堂集附錄

墓誌銘 里人蘇幼安撰

秋堂公歿且有年矣有宋革命公爲舊臣避地守貞其故交遺朋非無行義秉文之志可以誌公者顧潛德遯跡晨星落落紀公之實者非草野外史乎公之志節昭著宇宙知之者非一人也乃謀垂之於不朽以俟夫後之知公者則余辱公知最深又烏得不銘

公姓柴氏諱望字仲山號秋堂其先衛人始祖承事公諱仲緊避五代之難徙居江山四代祖諱元瞻以孝廉著稱辟於朝先從祖司封公諱天錫與弟天因同年進士能以風節立朝不附權貴嗣後太史公諱禹聲待制公諱中行侍御公諱璿大理公諱衛承務公諱文交者三山鄭震紹武吳陵建安蔡元素松溪朱公諱復皆以禮學政事伯仲後先柴氏蓋奕奕有聲矣承務公生朝奉公諱伯之朝奉公生迪功公諱可用迪功公生秋堂公公生而穎異五歲能誦詩書輒喻商颺振林各賦詩爲別公神思清然不以得失介意愛君憂國眷戀不忘而桑梓松菊之懷託之聲律者寓然有度旣抵家和淵明歸去辭以自遣隱長臺之高齋有樓匾曰奇氣廳曰百客讀書鼓琴時或焚香宴坐終日賓友至則相與笑傲物外階下蘭蕙宛然清氣偏人就之遊者袞其神采飄飄起馭風之想

公性至孝早喪父太夫人毛氏孀節授公學業公在太學時雖晨遊結駟無一夕不問安否解職後益加虔謹於所居重構堂曰瑞萱堂承歡甘旨百爾務場其衷居喪哀毀成疾蔬食廬墓塊然骨立人莫能堪盡其天性如此咸淳初元兵日熾國事窮蹙公聞之輒傍徨流涕如當事者及聞爲國難死事者必爲文望空以酹之觀者聳動公家居聲名籍甚當塗屢薦之時太師賈似道專政公弗平之遂弗起乃肆意名家並可詡胜登天台雁蕩之巔由吳江陟廬阜泛湘流探赤壁居武夷山中踰歲乃返景炎二年端崇登極三山孔

大諫舉薦奏公以布衣直疏前殿特旨授迪功郎史館國史編校屢進疏論是時顛覆益甚忠志不遂鬱鬱成疾遂歸山中及宋亡元朝物色舊臣公杜門謝客獨臥一榻而感慨激烈每於吟咏閒見之其卽事詩曰翠華海上知何似白首山中空自驚又書感曰堂前舊燕歸何處花外啼鵑月幾更其悽惋忠憤讀之可爲下淚公從弟通判隨亭制參元亭察推元彪俱宋舊臣與公同志遜跡不事二姓歷咏於煙露之間猶動江湖稱柴氏四隱云公生於宋嘉定五年壬申卒於至元十七年庚辰年六十有九葬高齋山之

奇氣樓下卽公所居也公娶王氏生一子希浚爲宋太學生今不仕公孝友忠義篤於好古而練達時事簡於修飾而砥礪大節平居浩歌槑酒意氣閒逸勢利紛華一毫不入其胸襟至死生得喪旁午於前亦莫爲之動處宗族曲盡恩意孤嫠喪葬力爲周卹與人交始終不爽其高誼厚德眞古之豪傑也爲詩文率效古法而出以已見今所存者馳騁百變每與辛黃諸名家並可詡彬彬之作矣其大者則能韜晦終身不忘故君黍離悠悠之懷未嘗少釋彼有抱琵琶過別船者視公亦可以少愧矣公所著有丙丁龜鑑道州台衣集詠史詩涼州鼓吹皆行於世銘曰

兩儀奇氣迺萃哲靈少耽文學長益精明匪時龜鑑疏奏彤庭時與志違蒙難艱貞詔歸田里奕有芳聲辭賡彭澤徘徊杜陵鳳翔鸞躍再起策名頹波返照國運修傾恥仕二姓遯跡林坰文章節義彪炳可徵士林傳誦慶雲景星深不可量高匪盡書之可爲斯銘

其視斯銘

江寧汪家聲振之校

詩餘

桂枝香

今宵月色黯暗水流花年事非昨瀟湘江南似畫舞楓颯柞誰家又唱江南曲一番聽一番離索孤鴻飛去殘雲落盡銀漢難託　又腸斷丁香畫雀記牡丹時候歸來簾幃夢裏還王孫想念王孫飄泊如今雪上鬢絲更相思連夜花發折枝猶在春風那似舊時

宋玉

齊天樂

淒淒楊柳瀟瀟雨悄窗怎禁滴瀝思裏傳盤愁邊落雁多少東吳山色知他恨極料爲我窗前頻鳴刀尺竟日西風那堪無寐更鄰笛　黃花開徧未也花開應笑我年少難覓瀟上長安河邊渭水都把韶華暗掷何人碎鐙倚長草連天暮煙凝碧怕說相思撼楓喧夜寂

摸魚兒　登嚴州西樓

楚長江幾分秋色三分渾在煙雨傷心已怕江南樹那更暮蟬如語帆且駐試看羊裘釣雪今何許煙鎖白鷺如語帆且駐試看羊裘釣雪今何許煙鎖白鷺如語帆且駐試看羊裘釣雪今何許煙鎖白鷺

秋堂集跋

裴仲山以上舍生關懷國事目死上陳丙丁遁
鑑曉音痛日以亡國爲憂雖悃綟纏面無怨尤
乃不幸其言之中也事解曾登仕籍國亡遁迹
山林所著詩詞滄桑感慨悵淚動絶倫勁節高風
尤足振浮式雖集中謝大尉節齋趙公敬駢言
椀挈詩派在晚唐以律體爲勝所著道州台衣
集詠史詩西涼鼓吹諸篇已佚僅存此集三卷
展轉傳鈔不無舛謬閻陽毓之序均經亡佚此
本乃江南圖書局得丁氏精鈔本云不知傳錄

所自四庫總目亦云後人雜裒而成實爲其從
子季武於至元中所輯本也甲寅春月南城後
學李之鼎振羣跋

讀校讎通義末

中子袁勵準

甲春康宗校

錄梶胡永子

序

古今立言之家有不必傳而學士大夫類能誦說展轉流傳者何限間有一再傳矣光影都銷終致勿傳者又何限要之無當理亂無關倫彝則亦任焉耳已獨至忠義之士其爲言也多孤憤難讀矧值更革一時耳目率相詫異指謂不祥誰復樂爲稱道甚者速其敗腐迨歷世而後諒其心悲其志者即不能盡得其孤憤之所至然而獲其井辭以至細事雜說無不欲爭傳之則吾於方韶卿先生大有感也先生少負異才又起而繼承家學雄跼詞壇天下知與不知咸推宏博議者至方之蜀郡明允一時宗嚮槩可知已然而先生絶不喜爲空言綜核治體原本忠愛三爲當國指書奇謨思得撑維宗社惜也庸孱無足與議而麥秀之遺音作矣蓋先生既自屏恆望天末託物興懷揮涕悼詠迄無虛晷製作甚富悲憑特深即以詩計尚餘三千況於他文抑以黃文獻柳文肅兩及門鉅公採厥嗣所藏爲之傳次校鋟寧遽苦於言湮哉乃何僅摘詩篇止取什一尚恐無知輒難傳

示陸夫予知之矣大抵先生所遭既變出未經而先生所懷尤憤懣特過其情旨之激切音調之悽愴當有不止於是者當代公卿不免嫌疑避忌故遺編久秘即出難全錄即鋟難久傳往往然矣吕至世遠人更遺音盡絶百僅一存者又安知不經所改削者歟予中心悲之非一日也因不辭寡陋博採旁摭碎篇必錄微義并標以期與梅節愍諸公並傳者豈非以先生之孤憤當理亂關倫彝者乎予嘗被命勑誌而見潛溪所編人物一記彙列五目竊疑未盡如節愍文詞何其精能第曰忠義韶卿忠憤又何其激烈寧徒文學雜志遺事雖微見端而豈若博綜其言以告天下傳後世與之共諒其心悲其志哉固宜乎一時薦紳交致揚確卜世雲仍爭相梓傳良有由也不然者邑之立言爲潛溪所稱不啻二十許家或闡述六籍或博綜百家而予獨不能忘情于數公者夫寧無所謂也歟夫寧無所謂也歟同邑後學夫次張燧書于清遠山房

存雅堂遺稿目録

卷之一

五言古詩

遊仙華山

遊寶掌山寺

附方樽遊寶掌山寺

寄柳道傳黃晉卿兩生四首

懷龍山人聖予

藥壺山寺步師遠上人韻

寄仇仁近

重陽對菊得菊字

附方樽得兩字

題鄭氏義門

附方樽題義門

存雅堂遺稿目録

五言律詩

吳陸丞相秀夫

啄霜葉寄鼻羽善父

北山道中

附方樽寄吳晦叔

五言排律

仙華招隱

憶同張子長遊北山諸名勝

仙華山採茶詩

附方樽立秋日喜雨寄楚老

五言絶句

八景勝概

卷之二

七言古詩

三洞
與皐羽子善遊賣掌山
故宮怨
題光風霽月樓
鴻門謁同皐羽作
上元陳丞相宅觀燈有作
遼西曲
翠微樓對竹會飲
鹿田聽雨
同胡汲仲兄弟登香遠樓
東甌雪中山茶盛開
答仇仁近
呈皐羽
寄吳善父
存雅堂遺稿目錄 六上
次陳浦泉教授渡江韻
宿保安寺
八月十四壽吳艮貴
哭餘之張教授
和張子長
書示同志
贈樂閒居士
重陽明日得日字
附方樗得蝶字
附方梓得也字
附方樗題吳景禧棲碧樓
附方梓輓吳止所
答柳道傳餉筍
送吳立夫
附方梓重陽對菊得開字
七言律詩
北山道中
客有問金華勝遊者以詩敘其概
吳清翁石橋
冒雨渡浦陽江
春日集張元吉兄弟宅
寄梁隆吉
謁西峰寺壁間詩
九日同皐羽子善遊白石龍湫用杜老九日藍田韻
止所吳公挽歌辭二首
吳艮貴雪中歸
附方樗次韻
附方梓次韻
存雅堂遺稿目錄 六上
吳仲棻翠微樓九日落成和謝皐羽二首
附方樗和詩
附方梓和詩
附方樗呈吳學士新第落成
附方梓寄吳立夫
七言排律
贈張叔元鎮帥
七言絕句
三吳漫遊集唐十首
卷之三
上書
上陳丞相書
序跋
仇仁父詩序

重陽詩卷序
書梅節愍公文安集後
跋述古尚書復期上人手帖
跋謝皐羽登西臺慟哭記
題處士楗記後
記
棲碧樓記
附方樗重脩浦陽江橋記
附方樗重脩聖昌寺記
行狀
謝君皐羽行狀
祭文
祭温州路教授吳君
贋
存雅堂遺稿目錄
午日候張叔元鎮帥
答行可吳姻家
附方樗餉吳良貴
附方梓壽吳良貴
附方梓書吳立夫母夫人
卷之四
紀上
金華洞天行紀
卷之五
紀下
金華洞天行紀

五言古詩

遊仙華山 輯宋遺民錄 輯一統志 輯詩粹 輯陽德周維志 輯湯鈔

仙華矗萬仞我乃麾其東日夕與山對今茲踏玲瓏起左信奔鹿當
懷冀山人聖于 輯松雪齋詩鈔
前任啼猿大嘯崖石裂一覽天宇空蒼松飽風雨絕壁掛老龍樵斧
不得睨撫根懇吾躬邇哉軒轅氏問道由崆峒龍髯一以遠千載志
遊弓猶傳少女靈鍊玉于焉宮山林重帝胄香火明民衷我來重懷
古攬涕臨西風何當刺飛流一洗磊磈胸 輯詩粹 輯湯鈔

遊寶掌山寺 輯宋遺民錄

茲辰欲有適軒車偶來駿廓苔北村南荒竹晴窗陰接語未及久相
遨指叢林徑行任詰曲巖曉經欲釜于時春早暄生意見草心紅紫
寂未動萬山蒼翠深伊予夙好遊忽忽老見侵孤興尚衡霍遐思或
巫黔況此近居里而能盍朋簪裂古發悲嘯沿流引清斟栩羅復忘

疲古洞窮幽尋豈無聲利痴見笑山水淫人生本來浮世故未易任
蘚崖拂前題俛仰已昔今我法姑用我瞻言屬同襟

附方樗遊寶掌山寺 輯吳志

何年此招提近在芝掌側巉巖聳蒼空雲霧濛絕壁相傳于歲僧
於此寄疇昔提攜酌春酒況乃社日逼俛仰天地間一笑詎非得

寄柳道傳黃晉卿兩生 輯碧梧碧槠偶錄 輯松雪齋詩鈔

大火且西逝赫曦詎能爲叢竹覆孤館綠陰相蔽虧人散眾喧寂獨
鳥嗷鳴隨想見採討餘眉眉發新知僉不鄙朽拙勉哉勤相遺

其二

太樸散已久鴻甄疑未均惟有砥礪志搜剔得其純勿以輕璋貴頑
石實勿陳君攬國香蕊每與荊棘鄰荊棘豈不刺反以揚素塵

其三

盈盈黃菊叢栽培費時日依依五絲瓜引蔓牆籬出于今想新花于
今長秋實花實豈不時攖慨尚餘密丹令根荄傷委棄等藥蔌

其四

新秋涼氣發松籟謂于鳴山房良靜閒文史恢足娛吾心太虛廓儻
然萬象俱大觀物物齊何事分賢愚遐哉金蘭契聊用佈區區

懷冀山人聖于 輯松雪齋詩鈔

西北有傑閣宕巍切雲天綺窗通四望綽約流蘇懸中有絕代人端
居方盛年被服既殊眾容采亦鮮妍瑤牀置寶瑟玉軫朱絲絃有時
湯妙指冷宮商傳曲終恣仰頻託契軒農先摩曼諸里耳大雅誰
能憐我欲往從者淮海生寒烟

藥壺山寺步師遠上人韻 輯松雪齋詩鈔

旭日耀禪林曈曨見虛室觀心得無爲頗覺詩思逸得句新疾書振
衣陡爲失持此證空空一笑墮不律

寄仇仁近 輯碧梧偶錄 輯松雪齋詩鈔

憶昔三浙遊思還買舟訣大海濺波濤排空銀恨擊時方逢秋涼
風正淒絕況復嬰沈痾殘喘一身孑落日古渡橫蔥衣各嗚咽尚期

營歸餘旋泛山陰雪訊料人事遷方春竟五閱寧無雙鯉魚寒溫敘
曲折顧茲悲憤衷未足陳一切階前金鳳花當車行復鬚閭上西湖
光可似舊澄澈

重陽對菊得菊字 輯吳溪集 輯湯鈔

止所吳翁踪空容會葬者雨留明日重陽對菊命觴取菊爲
重陽冒雨開析爲韻不拘體各賦以致慨

懷哉止所翁與我幾觴酌方當舊節來已作秋原哭會葬有違朋風
雨此淹宿佳兒敬父執姻友更敦睦投轄不憚遠設醴仍爲穆其如
插黃遲不見而翁獨悲歡今昨筵還往東西數回首試長望依依但
雲木

附方樗得雨字 輯吳溪集 輯湯鈔

昨我醉騎馬失脚行踽踽主人笑掀髯把臂猶起舞茲辰復何辰
俛仰已今古達來置芻客共繞臨池圃折莫可插髮醉我不待酤
深悲聊強歡即散輾復聚悠悠去年人不及今夕兩願持菊花屈

題鄭氏義門輯麟溪集　輯邑志

人愛渭水清畢竟何流渾不知黃塵世何處覓旌門旌門縱百世豈
能外彝倫祇田風氣漓遂表爲義民麟溪有寒泉西流類拖紳泉聲
徧塞耳亂却牝鷄晨夜帳發烟黑秋缸吐火紅六世孝友家元屬書
聲中燗銀鋪作榜綽楔何崔崔戶神似相語莫遺阿奴來人心一遭
盡五宮皆作魔不廢斯干詩却聽燃萁歌兄弟本一氣爲利分豁攻
借問啮利人千載得不死鴟鴞巢滿林何地不感惻若非慈烏啼血
淚收不得我身親乃有況此身外物世人果何思肝膽每相賊當年
朱兩轓回首血在頤爭如義門鬼千載不餒而何人非楊椿如稽能
幾人祇緣本心死所以有淄磷大樹大十圍枝葉日歊蕃願培百尺
土庶此千葉根

附方樗題義門輯麟溪集

大義久不作頹綱孰能扶有回萬鈞力足起千載愚沄沄麟溪上

奕奕君子居同堂爨不析已及九世餘動必敦孝悌昭焉導訓謨
有田可以稼有畦可以蔬有琴亦有筑有詩亦有書雍雍子姓
肅肅巖婦姑祀饗必誠慤冠婚禮無踰濟鄰屢發廩致客恆軒車
一翁垂九十羣從紛前趨支持屹杜石萃礪精璠璵倩朝特旌義
大字標門閭豐碑妙紀實賦咏皆鴻儒老我愧同里時陪文字娛
白髮映沼沚清風滿襟裾高歌一舉酒歌罷仍長吁末俗見淳樸
歸然眞世模

五言律詩

哭陸丞相秀夫輯詩粹　輯楊德周雜志　輯宋遺民錄

祚微方擁幼勢極尙扶頭龍背舟中國龍髯水底天羣存周已晚蜀
盡漢無年獨有丹心皎長依海日懸

咏霜葉寄鳥羽善父輯浦陽風雅　輯碧巖偶錄

秋盡吳江道丹楓樹樹奇葉爲詩者色霜乃畫之師望似醉鄉近疑
猶花事遲停雲俄在念倚杖未歸時

北山道中輯詩粹

拂衣去城市信步踏晴泥草意春風蚤松陰野日西語長忘路遠行
近覺山低更欲遲來此穿林聽鳥啼

鹿田聽雨輯詩粹

禪棲投倦客山雨起更闌窗葉散幽響石林生峭寒洞深猶暗瀑江
遠忽飛湍想像雲蘿外應宜曉色看

同胡汲仲兄弟登香遠樓輯碧巖偶錄

策杖探幽勝同登況二難江山雙極目宇宙一凭欄春色啼鶯破孤
城擁恨寒遙遙烟靄裏猶作故宮看

東風雪中山茶盛開輯碧巖偶錄

海色連蓬島同雲一望迷寒花空故故醉酒只悽悽卜世無三兆傷
心有五噫仲宣樓上賦愁絕不堪題

答仇仁近輯松雪齋詩鈔

城郭相過孀山房醫薛籬谷當嘉客遯阿稱碩人適竹徑鳴騶斷芝

壇野鹿多松風雲壑冷掃石待狂歌

呈鼻羽輯松雪齋詩鈔

依依蓮社客斗酒共相酬臭味語中得榮名盃上浮世情餘百變吾
道合千秋肯信張平子窮居但四愁

寄吳善父輯松雪齋詩鈔

憤憤不得意興懷徧爲君猶爲乞米帖不作送窮文縱酒長違俗揮
毫自出羣相思今夜雨滿瀝未堪聞

次陳浦泉教授渡江韻輯世經堂　輯浦陽風雅

笑拂湖亭柳春歸客亦歸塔雲連峭暗颺雨絕江飛老覺遊非壯應
應遯却肥有詩充古錦尙不媿林扉

宿保安寺輯碧巖偶錄

捫蘿山逕迴流水石橋分一雨過秋寺千峯生暮雲望窮迷野色抄

遠見鴈羣烟靄蒼花外寥寥清磬聞

八月十四壽吳豆貴輯講鈔　吳溪集誤刻揭傒斯

四十强而仕斯言著禮經搏鵬宜運海振鷺且充庭後夜中秋月今
朝南極星槎夫頻獻酢留眼看袍青
吳餘之張教授輯松雪齋詩鈔
吾憐張仲蔚青草少人行曉帳螢猶濕空山鶴自驚徒餘八斗望誰
築五言城莽莽孤邨外王孫卦劍情
和張子長輯碧山偶錄松輯攷志
瀋麻溪山好相過不厭頻詩留曾宿客月照作歸人率爾呼盤粲憑
誰辨主賓未須陳恕尺高誼總秋旻
書示同志輯松雪齋詩鈔
尚覺浮名累樵漁寄此身等盟潛勗德証業喜知新氣誰生無間文
章合有神毋徒涉城市出處任風塵
贈樂閒居士輯碧梧偶錄
市遠塵囂隔神閒幽事并歸花憐竹影煮茗訝松聲月與詩如約琴
將鶴互賡冷香生碧落秋夢不勝清

重陽明日得日字輯吳溪集　諸譜鈔
重陽明日會葬諸賓當歸吳良貴留之不賓又析東坡相逢
不用茫歸去明日花黃蝶也愁之何各賦五言四韻
浮生聚塵輕流景飛羽疾故人已新阡舊雨又今日不惜酒飲狂且
須詩縛律一笑復掀髯天地何終畢
附方楙得蝶字輯吳溪集　諸譜鈔
主人留復留燭醉歌曰甚移樽對寒花散策響秋葉香凝紫榮黃
舞倦青蛺蝶惟有一逃賓蒼山雲萬疊
附方梓得也字輯吳溪集　輯譜鈔
主人有黃花留客香滿罇日飲豈緣乎市眠憨白也依稀聽雨牀
愁絕繫階馬此會良獨難幽懷還重寫
附方楙題吳景禧樓碧櫻輯譜鈔
白叟無人識青山是故知一從籬菊後兩過裕蘭時入暑重逢此
追涼約更誰清風覺相變未忍數歸期
附方梓輓吳止所輯譜鈔
先生六十化吾道尚奚云花館空餘影清歌無復聞夜寒鴻思主
風急雁悲羣有子方跨竈天應未喪文
附方楙寄吳晦叔輯松雪齋詩鈔　吳溪集誤刻俗編
地僻書難到春寒病轉深遙憐梅剪玉更想柳搖金几硯平生事
杯觴隔歲心恐君亦思我迢遞寄愁唫

五言排律

仙華招隱輯詩粹　輯宋遺民錄　輯楊德周雜志　輯譜鈔
隱髮集作謝翱誤
軒后悲蒼劍神娥下玉霄攀髯初失夢羣履尚凌敲碧墮升棺影青
分產柱苗山精依鹿竹天雨濕雞翹有約成孤憤無人重久要豢龍
因姓氏使鶴誤軒轅再再將終老冥冥不可招無書寄青雀有恨在
中條
憶同張子長遊北山諸名勝輯詩粹
昔與張公子翩翩訪赤松重來逾兩紀獨去宿孤峯古木蒼陂映禪

房側徑通夕陰千障黑人靜一燈紅幸及軒車會寧辭杖履從相看
如夢寐健步媿兒童春盡山仍好林深澗忽窮天低時墮雨寺遠偶
聞鐘弔古田無鹿探奇洞有龍幽勢穿窈窈高步踢玲瓏靈草多成
藥踈篁不作叢風光疑曉晚野色在空濛卜瞰疑無底言旋復向東
嚴阿依斷磴烟嶂落飛涼細路緣苔磴危橋跨石磯泉依山曲曲雲
與樹重重巨利標名嶽窮垣讓故宮倚欄斜日下入室老僧逢零落
蛹頭墨荒涼馬鬣封不才持薄祿終古媿高風弛擔雲關裏傳籠雪
峽中追隨尋道侶述作付文雄意景眞流電浮生尚轉蓬後期覬嚴
晏來往意憧憧
仙華山採茶詩輯碧梧偶錄
軒娥遊瑞草仙掌擘何年苗蕊凝空壁殊根蟠遠天蒙頭莫可厭垂
脚或爭傳冉冉雪霜飽亭亭風日鬻危哉梯鳥道允矣獲龍涎叢葉
雜丹鼎凝雲伴玉延香眞千里擷苞結三生緣夜莢抽雷後春焙貢
社前一鎗滴露片碾搗和烟碧澗規模殊洪州氣味懇滑甘於紫

筍幽馥詩青蓮既揀免毫點應添蟹眼煎松濤生遠韻風致想眞筌
七椀賡仝咏三篇繼羽觴醉鄉已失路摩空將逃禪服食益人壽何
當煮汞鉛

附方樓立秋日喜雨寄楚老輯譜鈔

抱疾不安枕且爲枯旱憂俄然垂豹霧莫是捲龍湫烈焰全收暑
新涼正得秋客誰議罷黜吾欲咏颯簟機杼松臺遂琴瞽竹戶幽
西田宜早穫却共虎溪遊

五言絕句

八景勝槩轅月山野趣

華柱丹光

何年撐空荒截置珊瑚樹長日燦朝霞芙蕖抱新露

仙壇靈草

蕨薇不記名絕壁挂纔纔果否垂衣年絲麻績蠶午

中峯晴月

縱身嘗決雲山月此畫皎疑是七還丹卻盼吐物表

深穴嘯風

草木何豐形懸崖護丹穴相傳通鼎湖深窈吹寒冽

劍峽遲鸞

峽中候帝子青鳥空徘徊搔首叩玄律何當化鶴來

卦尖望鼎

遥岑誰畫卦置此荆山鼎作可姓女飛千秋覘溟涬

藥壺閃影

紫車貯藥壺日夕發光怪不道洞府深翻嫌入荒隘

龍門飛瀑

飛雪灑硉矹流雲當面起遥遥垂絲毛仙臨流同洗髓

存雅堂遺稿卷一

七言古

三洞　騈石遺民錢　塤詩稿　臨場德周　讎校

宋方　鳳撰

金華北山三洞天垂暑欲往今華顛春風吹衣雨洗屐瘦節忽拄蒼
山烟山高地平走幽澗根絡石上森楠楩步從飛橋瞰石洞厓色開
世知幾年風痕霧迹化異物龍首昂左尾右旋就中暗穴如臺隰急
水瀉碧鳴嫣絃遡流東炬照徒涉肩背操石行拳攀水窮路夷內景
得以炬交燭窈幽玄綢紋風波兩浪接皓彩凝雪飛霜鮮大爲獅子
虎犀象瑣碎亦復蜂屯然蜿蜒雙蟠角尾具一一玉爪拏蒼堅穹龜
負甲色深墨長蛇白質相縈糾鐘能鐘聲鼓能鼓不假槌篾知誰懸
直橋斜檻藏溫室短眦長町移原田青雲白霓五色霞笑畫歟縈留
丹鉛中逸經過最深窅伏身低眺洞口泉空明一線關遠見秋蜺浴
海光嬋娟左農袈衣顏橫亘疊損威鐵垂蹤躅目餘神怪不可極似

鑿非鑿鐫非鐫出登山腹即中洞外視石井開凝凝入深路險思縱
綆長竿揭炬後且先水簾可俯心爲悼到此十九歸古遒嗜奇不憚
歷磊砢足以日故差輕便翻身却望水簾虎銀河天落飄吾前常情
疑復下百尺積水定作神龍淵石乾徑窄邱易進玉筍拔地修而圓
宜爲淵處乃爲屋亦或摩蘚題新篇同遊怪我久未出笑謂豈欲井
底眠林幽風起日已晚猶眴高洞山之顛新蒸可買樵我導不遠數
里仍攀緣傍從石壁入深坳如鐵戶限瓊爲欞儼然海相挂珠絡熟
視始信非誇傳左爲朝眞正面入便想笙鶴邀羣仙雲霞波濤仙衣
裳奇詭豈必下洞專欻然修梁架巖起左右蒼白龍形全望中極底
勝漆黑雙扉隱隱起半邊天光一道燭扉向知此明鏘從何穿霤深
壁峭不可往安得神羽如飛鳶陸余茲遊尚羣俗身所曩歷辭雖宣
但思乞水學坡老洗眼看字消餘年

與皋羽子善遊寶掌山

寶掌一山何勝絕老龍千載事已剖巉巖怪石峭森列矯首三洞謇
奇峭不知何年風雷烈鑿開混沌此豁裂高洞攀緣與天接樓觀所
巢勢嶕嶢隙泉瀉滴滴清日徹薜蘿爲衣優陳設中之洞兮巧融結四
達坦明如我闔低山一洞尤寒沈鮮然谷應合音節共憂孤蟬遠林
咽又疑帝子笙歌徹乘風便覺神飛越落泉非徇就僧楊好向天風
更攜抉相期夜半踏明月

故宮怨　轟月山野組

白日欲落何王宮腥雲頹樹生烈風獨猱幾年爭聚族饑蜚猙獰猙
人肉熊貔肆毒夜橫行刺蛆封血多飛雖蠆尻吐餓大如鶩照見女
鬼迎新故寒更鴉吻空哀哀誰能化鶴還鼂來山都冶夷總難記妖
狐吹火月墮地

題光風霽月樓　轟西籍堂

光風霽月四字晦翁書刻石建州陳正臣提舉浙江爲翰林
收書至建得此本歸初以霽月自號今遂以四字名其所居
之書樓

人間底處無風月知用何時最佳絕芳播崇樓淑氣浮影游古柱清
輝發向來雅重無極翁灑落襟懷與此同去之百世猶仿佛宛見道
貌臣廬中誰題品語黃太史大書四字紫陽子今從建水得此本如
拾瓊珠捲文綺携歸八詠雙溪州晏然直與造化遊無盡妙處乃萃
此牘矣君家百尺樓

鴻門讌同皋羽作　轟補陽鳳雅

項王重瞳氣蓋世叱咤啞萬夫廢交割河山杯酒中弱肉眈眈豕
虎視帳列爪士吞鯨鼈神鋒技擊光蕩摩中有一人亦拔劍是楚
漢舞婆娑須臾壯夫擁盾入怒目而諫背盡裂項王喑嘔無一言楚
國孤臣淚流血玉玦何勞再三舉拂衣竟作彭城死沐猴而冠何足
云君看五采成龍文

上元陳丞相宅觀燈有作　轟碧梧傳集

上元陳丞相宅觀燈有作　轟碧梧傳集

渴龍入夜吼百川無數鮫珠迸地圓星斗城天半欲落五花珠樹省
生烟烟燼豈不勝花朵踏歌何人增坎坷風塵淮北馳羽書金鼓江

城寒燈火君不見狄青宣撫荆湖間上元張樂夏清班忽然稱疾燈未滅五更已奪崑崙關

遼西曲　輯浦陽風雅

遼西八月邊風急塞草凝霜刁斗濕旌旆雁嗷嗷思婦哀錦機初罷流黃織并州快剪裁作衣製成千里寄相思巧盤詰曲同心紐附繡回旋錦字詩詩長字字愁胸臆紐比連環解難得解難得時君莫護啼紅認取封時痕

　　羣徵樓對竹會飲　輯浦陽風雅　吳溪集誤作吳虎臣

縹緲飛樓修竹裏珠簾半捲清風起月明十二畫欄空美人遥隔湘江水夜深吹徹玉參差引到丹山綵鳳儀還倚仙翁九節杖羣雲深處望安期楚調歌殘仍擊節簷外紛紛落暮雪樓頭醉卧笑元龍一片歲寒心似鐵

　　答姚道傳餉筍　輯天苗圖遺稿

東家鼎烹矜大嚼西家呼盧賽乳酪肉食那知儒素風似君臭味將毋錯

無同知我山齋少白粲隨時易辦松花飪佐食投箸每乃饑筠龍新掘來脆品封題遥寄四五尾歘然解剖出肌理和以芹根及蘿芽醮鹽澹著香無涯黃蘆脫粟絕萍膩得此加餐檢殘笥手把南華讀一過詩思陡湧如春波題箋酬君君莫笑胷中成竹諧清謳

　　送吳立夫　輯碧梧僊館　吳溪集多誤筆增訂

有人儲書塞中腸不能奮發爲辭章亦有英姿限時命坎坷名不登文場吳子妙年即秀頴隻字過眼終無忘文如瀉水溢萬斛晝夜不舍流湯湯于今東南聚儒彦奕然一發能穿楊二十脫頴客毛遂名登十九能低昂亦如列宿二十八有抉天畢施之行況子平生志遠遊瑰坐已能窮八荒從茲北上有歷覽徑到河淇經呂梁壽徐平野望不極半萬里程趨冀方君不見龍門探奇氣益壯文豪千載同翔

　　附方梓重陽對菊得開字　輯吳溪集

江源舊社茲重來素車欲返猶徘徊親朋正感隣舍笛風雨復對

出郭幽探約里程竹籬小語忽雲生寺藏衝樹聲聲得客染流霞暑氣清煮茗每聞松滿落長蓄牛與石牀平何來老衲唫魂盡滿壁多題世外情

九日同皐羽子善遊白石龍湫用杜老九日藍田韻 輯翠樵偶錄

塵埃隔處地天寬選勝携觴且笑歡不惜逍遙投杖屐何妨磅礴解衣冠晴餘風重雨猶落秋老天高酒易寒世事悠悠雙眼外與君飛濕醉中看

止所吳公靚歌辭 輯浦陽風雅 吳渙集前篇首末多誤字

嶽嶽文豪共議名歸來風月恣彈評竹階過鶴窺棋局花院流鶯和樂聲燈酌蕭閒期鄭老盆歌賺達慕莊生何來排闥緋衣召天上樓傳白玉成

其二 輯浦鈔

倦客囊書栖舊林如蘭交契歲寒心行藏與共盟猶在生死俄分感獨深喪寶可堪埋白璧知音端合鑄黃金朱莫遍插明朝是回首西

風淚滿襟

吳良貴雪中歸 輯吳渙集 輯浦鈔

別時黃菊映郊扉轉眼寒風刮毳衣豐瑞正當三白見修程適自四明歸回思水國銀兼浪勝看山鄉玉作圍老去羊羔總陳迹坐氊猶喜客堪依

附方楊次韻 輯吳渙集 輯浦鈔

思響菊舊垂髫

附方楊呈吳學士新第落成 輯浦陽風雅 輯浦鈔

一山遥接皇溪水甲第宏開相府居燕賀親朋來落落鼇飛夏屋見渠渠紫宸清禁功難泯綠塗春林興有餘輪奐敢陳張老頌梁間更看有懸車

附方梓寄吳立夫 輯吳渙集 輯浦鈔

尋師負笈頻千里授業登堂此一時我比棲苴寧得已爾郊附贅亦何爲家山在望悠悠夢舍館相逢疊疊詩歸去尚須憐獨客爲傳消息報南枝

七言排律

贈張叔元鎮帥 輯龍溪外編

越東佳氣鬱龍從捉鼻馨名久識公結髮蚤看翔萩苑濶毫頻見屬詩筒棄書忽學萬人敵乘鉞尤誇一世雄拔距三千堪敵愾歌鐘二八陋邦戎長驅誓擣燕幽北大纛旋移浦納東重鎮河山襄帝力時

垂竹帛願臣忠東南半壁騰王氣把梓全材恃將功鷁鷁幾驚消玉壘熊羆屢奮壯金墉璽書褒錫恩原厚節鉞招綏德愈隆羣策更能延俊秀衆謳先已徧旌童深仁共頌縣瓜牋偉績還期勒華嵩

七言絕句

三吳漫遊集唐 翻碧攜倩鐘

江上巍巍萬歲樓今春花鳥作邊愁傷心欲問南朝事風去臺空江自流

其二

願及行春更一年中流簫鼓振樓船不知何處吹蘆管城外風悲欲暮天

其三

不堪惆悵滿離盃水碧沙明兩岸苔無限塞鴻飛不度一陵風雨自東來

其四

孤雲獨鶴共悠悠別作深宮一段愁萬乘旌旗何處在白雲猶似漢時秋

其五

華表巍巍有夜霜海天愁思正茫茫遙知漢使蘆關外泣上龍堆望故鄉

其六

塞上風雲接地陰萬方多難此登臨坐中有老沙場客霄漢長懸捧日心

其七

江南江北望烟波南國浮雲水上多共說總戎雲鳥陣中原將帥憶麾頗

其八

邊風蕭颯動江城獨上高樓故國情磧裏征人三十萬空教弟子學長生

其九

愁看直北是長安雲樹深深碧殿寒心折此時無一寸夢魂不到關山難

其十

洞庭西望楚江分回首姑蘇是白雲今日南湖采薇蕨何時重謁聖明君

壹叁貳册97版

七言古

懷古題雪十首

韓王堂雪

聖主賢臣千載遇夜雪皚皚幸其第直愛榻外非吾家欲下江南須早計熾炭燒肉錫茵鋪細君行酒以嫂呼留論自可相天下何必區區泥上書

伊川門雪

定夫中立希賢士事師河南程叔子門外雪深三尺絕假寐覺來猶在此口生鐵石爲肺肝心欲求道寧知寒他年傳授稱高弟不愧芳名千萬看

蘇武窖雪

子卿遠使匈奴國持節堂堂不肯屈置之深窖死爲神飢嚙氈衣渴飲雪但懷忠赤自通神未必長伴羝爲羣西風吹墮上林雁白髮歸

來有麒麟

長安落雪

朔風瓊粉如篩墮四望民居絕煙火路無行踪門反關珍重先生獨僵卧洛陽令尹舉孝廉三冬喜愛照河南有志何妨屢遷擢要以清操除奸貪

李侯郊雪

西湖無舟波凍合孤山照人如玉立太守徒行訪隱君門前淨掃茶煙濕坐談會公幽懷悶寒梅吹香當酒盃隱君平生厭城市雪深何妨公再來

韓愈關雪

浮屠誕謾唐宗惑大內王宮迎佛骨披忠諫嬰直逆鱗遷庇潮陽蛟鱷窟雪寒藍橋道路危車兒道階兒女悲羈窮困苦暫時事廟食南海無終期

陶穀茶雪

上書

上陳丞相書　鞏日英子卅次撰鈔

鳳頓首獻書相公閣下竊聞之曝芹可獻天子聖哲不廢芻蕘千慮一得知者取之而況駑駘下走夙膺伯樂之顧忠盡血誠不以瀝之閣下將誰瀝乎鳳雖一介布衣伏處草莽其於家國機宜兵食大計嘗竊竊講究稍有開知身歷行都爰得一當惜當世依違無足告語廢然思返乃耳習六君子之名藉藉人口則浩然長歎謂獨不得閣下一秉國成耳凡一切用舍處置寧有不當而尚恐狡虜生心薦食上國哉竊閣下晉司寇陟政府果首嚴喪地之律旋正誤國之辜四方益鳴鳴向風翹首隆理乃天末悔禍疆域日蹙然國事豈遽難爲而左丞相先去以爲民望致庶僚離次守令委城三宮孑立無可撐持雖然竊不能不重望于閣下者何也知鳳惟閣下苟鬱結舌有

懷莫吐鳳豈特負閣下且以上負朝庭下負所學請得稍布區區願賜採擇焉語有之善衛室者不于戶隙而于門庭又曰綏則治本急則治標夫長江帶水固國之標而今之門庭也效義擾忠之臣奚第棊列內郡徙墾之肘宜急徙之沿江以控要害百里設屯十屯設督驛絡統制使往來奮擊互爲聲援則險要乃扼也國家德盛五季一意儒臣尾大之弊雖除然釀成積弱敵鋒所擺目無堅城曷若揀擇忠貞暫分潘閬使各爲戰守敵勢既分自疲奔命則國威可振也夫居言于室翔鵬不下凡卉春剪之莫不秀盛天地生才有限況時多事百爲培養猶懼勿給容忍芟薙自鍛羽毛乎凡國家可惜人宜儲之人當有因余言而深知仁父之心者世之人不有知其心則仁父自知之余知之後世亦必有知之者矣友人東陽翻遺民方鳳父

重陽詩卷序　鞏蕃參

子將適東甌重陽前日別家明日赴邑友會又明日吳績古遣蘆與過邀遂至吳溪高館則績古之兄景禧率羣從弟姪與客金楚芳有登山之約步仙華之絕頂攬八景之勝堅歸而分韻賦詩已盈卷軸乃徵余序余深念夫蚤髮日非朋好洞落日甚嘗發故篋拾掇三十

背城可戰堅壁可守潛檄江淮斷其歸路使進退失據腹背受敵天

年詩咸賦重陽會粹觀玩凡姻友鄉里之聚知交湖海之逢眾作具在沈思追想山川風景既殊而其人之存亡離合皆不可例論蓋歎息久之未別家時大兒樗偏南遊徧歷國以歸而已失其母余悼亡半載今爲東甌訪舊之行歸且歲晚人生來去俱若夢寐而能有託以垂不朽則非予之所及姑爲序此使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云爾

書梅節愍公文安集後　辛丑月日野翁題　載瓶志

右文安集十五卷尚書梅公執禮所撰曰文安者公所封開國縣也嘗考日錄金人叔上皇及后如等至其軍吏部侍郎李若水死之及大括金帛戶部尚書梅執禮死之皆靖康死節之最著者然世多難若水而次公則以金人有邀亡死義十數南朝惟李侍郎一人之語不知公擒虜之謀最中虜忌金人所必欲甘心者故忌公而惜李耳其實死事之無遺恨李何能視公當金人再邀帝羣臣多勸無行帝亦有難色惟若水與何棗以爲無虞及逼帝易服祇以一死塞責而聚者甚備請予識之嗟夫處士至於君六世矣處士之骨雖化于土而木固無恙非君兄弟之孝友不忘先訓能若是乎木之榮瘁義門

盛衰之所繫也鄭君尚深培而厚植之方鳳題

記

棲碧樓記　輯吳溪集

浦陽江水源西去縣三十里日桑溪遶旁澗而入日華源吳氏景禧卜其地爲壽藏之所經始于至大辛亥冬工未訖明年室人何氏亡又明年舉柩以窆而結廬其左上爲樓以備遊憩取李太白詩語扁棲碧山從西北來與嚴陵都接境重岡複嶺長林茂樹蒼翠欲滴曲垣周遭方沼澄瑩級磚渠石平甃峻築勢堊塗飾玲瓏輝煥饌供被服器用畢完佺花奇卉布蒔前後又二年秋九月領客籠菊斯樓之上且命予記之或謂予吳氏世居是鄉遠景禧承祖父業能充拓舊址搆廣厦連雲且二子所志又足覘正將便體養生抱孫娛晚不出戶而蒐裘故在尚假碧山之棲乎予謂昔人存樂斯丘而欲葬望其壙而知息者亦明乎造化乘除消長之理而然景禧日與物接而物于物家居豈不樂而山棲之樂亦若家焉試以是叩之當意與神會

正太白所謂笑而不答心自閑者視世人逐逐于聲利不暇回顧邦
慮至以貽後世子孫憂者大有間矣景禧于余親且厚是不可以不
記余雖老碧山未謝客倘嘗扶杖從之遊是年當延祐乙卯冬十一
月甲子邑人景山方鳳記

附方橋重修浦陽江橋記 輯善鈔 輯邑志

浦陽江出諸暨源經越之錢清入於海江去縣治不一里而近每
積潦人莫得渡宋元符間尚書錢公遹始撘橋江上久爲橫流旁
出橋若虛置以故危圮頹壓靡能葺理至正初元復由故道行越
三年癸未達魯花赤那海公適長是邑乃嘆然曰天其或者有所
屬乎明年秋因首割已俸爲修治之傚佐縣屬莫不協從凡閭巷
緇鄙之在編籍者亦皆出資以助而公則專任其事焉遂鳩工伐
石具畚鍤飭民庶衆刻其力如蟻斯集如鴿斯撘不期月而成其
南又築堤與橋道接隄杪撘小橋以疏別流日問津舊有迴恩亭
在祉墟之右因徙就橋側且爲屋十四楹以爲偵候憩息之所扁
之姓氏鐫諸碑陰云進士邑人方鳳撰并書

存雅堂遺稿卷三 五

存雅堂遺稿卷三

行狀

謝君皐羽行狀 輯宋遺民錄 輯明文海 輯文集

君諱翱字皐羽姓謝氏福之長溪人後徙建之浦城曾祖景暉祖嘉
至其父鍈以春秋學爲婿翁繆正字烈所器重嘗著春秋衍議十卷
左氏辨證六卷藏于家君世業幾冠已行聲誼有司不第落魄泉漳
間會丞相信公開府杖策詣公署諮事參軍其畧見西臺慟哭記後
遯地浙水東留永嘉括蒼四年往來鄞越復五年戊子夏至婺遂西
至睦及杭慕屈原懷郢都讀離騷二十五託興遠遊以晞髮自命爲
詩厥近代一意遵成唐而上文規柳及韓嘗欲倣太史法著季漢月
表采獨行全節事爲之傳大率不務爲一世人所好而獨求故老與
同志以證其所得會友之所名物社期晚而信蓋取諸潮汐嘗爲許
氏錄嘅時降交廛者舊凋落盡吳越殆無掛籍者思集同好姓字年
爵居里擇地昔賢所嘗遊作亭立石宅日示宿草不忘意其遊蹟非
勝絕處不到如雁山鼎湖蛟門候濤沃洲天姥野霞碧雞四明金華

洞天探幽發奇所至輒以遊錄述所賦詠多昔賢文字所未及持以
與人若載異寶歸者遊倦輒思婺睦之江源月泉仙華嚴小爐峰三
瀑布復愛子陵臺下白雲原唐玄英處士舊隱有終焉之志且欲爲
文家逋所爲稿臺南甲午寓杭遺人劉氏女以女至是買屋西湖日
與能文詞者往還乙未復來婺睦尋汐社舊盟夏田睦之杭肺疾作
以秋八月壬子終蓋于是距生年已酉四十有七矣垂殁時語妻劉
吾去鄉遠交遊惟婺睦問方某翁某數人最親死必以赴愼收吾文
及遺骨候其至以授之辛酉訃聞婺方鳳方幼學吳思齊睦馮桂芳
翁登及弟衡會小爐峰相鄉哭明日鳳與幼學方燾先往臺南度可
葬地甲子具舟之杭哭諸劉氏劉循治命候庚午以遺骨歸窆桐廬
買山營兆所度處越明年正月二十八日丁酉空以文稿殉兆在故
起居舍人范公端臣墓右地名嚴陵郡以著名即其地從初志作許
亭伐石表于墓曰粵謝翺墓盜君當入劉見戴顒墓表云然空之
君于飾慾謹身以待晏定見于禮文楚有哲人浴蘭射黍祈迓禎
庶著爲風俗伏乞憲令酌古爲圖愛身長日悠游泛蒲適意藥風披

在時舊所爲悉棄去今在者手錄詩六卷雜文五卷唐補傳一卷南
史贊一卷楚辭等芳草圖譜一卷宋饒歌鼓吹曲騎吹曲谷一卷睦
州山水人物古蹟記一卷浦陽先民傳一卷東坡夜雨句圖一卷浙
東西遊錄九卷春秋左氏續辨歷代詩譜未脫稿選唐韋柳諸家及
東都五體在集外憶君始至時留金華山中晨晚爲文祭信公望天
末共哭復賦短歌行以寄餘悲自是與余爲異姓兄弟不忍離離輒
復合每卧起食飲相與語意不能平未嘗不撫膺流涕也君好修抱
獨刻厲憤激直欲起古人從之遊其樹立有如此者顧死中年無後
之貽一洗泥塗之辱某私憐痒梗重感高義閩嶽黃楊適類初生之
旦陽春白雪端爲永好之期

附方樗翁吳艮齋輯吳溪集

壽介艾年期先桂夕瓊攄玉宇凱清影之高寒羽扇綸巾想雄姿
之英發於焉賡賡勿爾獨醒某未託葭聯勝欣綵舞還祝願齊于
嵩嶽微忱式薦于潢汙俯覬泰包俯垂謙受買臣謂五十當貴仕
固有時莊生以八千爲椿老宜益壯濮崇賈尼原亮是祈

附方梓壽吳艮齋輯吳溪集

宿羅斗箕旦迎弧矢推大衍之數宜學易之愈深備洪範之疇推
日壽之居始眉齊共介膝侍增娛某之稱兒以寓誠卿獻羔而伸

祭文

祭溫州路教授吳君輯譜附

昔年丙子始識君家而父伯叔三荆正花當兵革餘同館最我一兒

祝長於一歲念螢窗兄弟之情序屬二秋美璠關姬娥之會飭奩
箋而具牘微鑒茹以爲榮

附方梓壽吳立夫母夫人雅譜鈔

婺女降祥花甲式開于上壽嫦娥駐彩桂輪仍擬于中秋雅宜萱
背之稱歡侃復蘭孫之添秀某託姻孔篤趨賀末由輒憑柔牘之
修鄘效美芹之獻所懼輸瀆切幸麾留地老天長益廣齒齡之算
婿榮嗣貴會加鸞誥之貤

書北山感雪竹賦後跋

北山鄭先生末遇時作先生嘗以宣和庚子來寓浦陽集中詩及遊
亂錄所書後鄭者景山自先世實家焉林巒藪澤深村梵寺往往皆
疇昔所經行處皆兵火方張先生自言舉室流離窮乏萬狀僅脫頻
死此一雪竹也後既第更靖康元二以至被遇思陵秉鉞全蜀然卒
以執論不阿忤檜相謫臨封此又一雪竹也困而能自奮既奮復摧
壓而所守固自若先生之高節勁氣其不屈於權奸如此使後乎元

二之禍而有如先生者立乎其間則所以處陰陽向背者宜有甚於
憂時其爲雪竹益凜凜百世下矣嗚呼悲夫景山與客謝翱將往金
華山中過先生故居先生五世孫足老出雪竹畫卷及諸賢所書是
賦肅襟諦玩因得想見風烈蓋於是距宣和之庚子一百七十年矣
其年孟陬既望方景山拜手謹書

存雅堂遺稿卷三 跋

於跋語中并及之余觀嚴南先生去北山先生百七十年後而高節
勁氣相感如一日者以其忠義之憤同也夫忠義之氣參於中而發
於外殆有必不可磨滅者固宜百世下之讀其文者如見其爲人而
冠山子之昆季搜前人之片紙遺墨輯藁得而表章之其慕德之誠
亦重可嘉也斯其不愧爲嚴南先生之後人也夫康熙三十九年庚
辰孟夏巖溪後學鄭尚盡謹識

紀

金華洞天行紀上　輯自山樵錄

宋方　鳳撰

按先公荆完先生書金華洞天行紀後曰此從譜鈔所錄嘗閱程篁墩宋遺民錄標此爲金華遊錄屬之訓皐羽稱翊傳所著有東西遊錄九卷此特其一云不知此編髮集所不收又翬作金華洞人物古蹟記亦云友人方君鳳既集爲行記志所變怪先後有差云云又詳覽原跋本首稱嚴南詔卿登可見也故子斷以譜鈔爲確手錄梓行以爲好遊者一助萬曆已未修禊日張一楨識

己丑歲正月謝翱皐羽方鳳詔卿約遊洞天

十一日辛卯部卿携子樗省翁入邑與皐羽及陳公凱君用弟公舉帝臣會部卿夜賦詩示同遊者

存雅堂遺稾卷四　一　鈔

十二日壬辰陰寒部卿拂曉取道上洛之吳溪過吳似孫積古約俱行至橫溪訪楓時聲父子君用不至帝臣從五路嶺先過門皐羽繼至會宿時聲居

十三日癸巳枕上聞雨是晚以雨宿柳明府新居各賦一首

十四日甲午陰未曉即行午度太陽嶺晚泊上坦欲訪雙巖鄭子有子有聞之先至旅窩邀宿陵雲山房城友葉謙審言適相遇於陵雲約翌日同至赤松是夕子有出家藏先資政北山先生遺墨及从近諸賢書帖共觀至夜分部卿書北山感雪竹賦後皐羽亦題

十五日乙未曉聞窗外葉聲庭雨起而視之則霽既飯話良久子有之姪復留飲凝香閣隨抵赤松自源口入一里許萬松蓊翠有亭跨中路扁赤松山舊楓密潛齋王公埜書今住觀唐元素易以他書矣沿溪入橋亭扁金華福地郡人潘纘先篆過橋入三門勅賚積翠額大中祥符元年所賜與殿中列錦旛及獻花四木碑俱今猶存入門而右有堂臨池上爲濯纓堂默成先生潘待制良貴書入而爲松遊

存雅堂遺稾卷四　二　鈔

亭又入而爲杭流亭觀之前爲臥羊山即皇初平叱石成羊處也道士王元台謝天與款宿謁沖應養素二眞祠二眞初起初平兄弟也松下有遇仙石坐其上相傳往年唐公李度有目眚寓觀中嘗禱玆石遇二仙問故采草搨其目遂明且視日後十八年當相見彬州及唐登第授彬教有二道士過之唐不知省道人曰子亦記松下治眼時語平既而遂之不知所適方知爲二仙云時部卿病目甚故道士言之爲詳回宿王謝房各賦上元遊赤松詩

十六日丙申微陽道士水竹唐元素妙盧王德厚竹泉倪守約房中觀羊石皐羽作觀羊石記云金華洞爲皇初平叱石處予髮而問之髮種種乃一至而叱石處復不在金華洞未至洞十五里有山曰赤松今爲實積觀觀旁祠二仙二仙即皇初平兄弟是其處也石故在山之巔變怪牴牾宛然如羊形多爲樵牧及好事者取去道士拾其餘舊觀中余得借而觀者三處其一在天井東僅十數角斬然羣伏且起復無牴觸意若芊芊若草薙地可近而玩其一並田池之北岸

存雅堂遺稾卷四　三　鈔

纍石爲山參布伍列犬牙其上卧者十八九伏者十七牴者臥者十五履險而跂者十三倚而齕跪而乳者十一若觀古彝尊之跡於石形不求全而意自足其一積小坻位置加密跂伏齕乳牴觸與前變態略同復有拱而人立者奇峭特甚非前所有道士曷以他名使不與羣羊伍余曰是不可易左元放之遇曹瞞其化而爲羊與玆羊之化爲石是或一物也今而後觀玆石若馮而遊若脫而休花乎日與對而怕不知所求其有不復化爲是物乎道士顧笑衆皆沈寂起立若植以余言爲然故書以啟後之遊者其所觀三處道士曰倪守約唐元素王德厚云石去初平仙後若干年爲樵牧好事所取又若干年道士悉能言之於遊者非有繫故不書妙盧石傍有方竹一叢蕭疎可愛堂名蕭閒樓有減筆隸物化二字極佳水竹留飲饋王倪各爲煮茗倪之徒石泉趙元情疽發腦纔食未接客入小桃源路口有小桃源物外洗耳三石刻奇古皆餘杭虞似良仲房八分書未過橋爲物外亭過橋有亭泉上有臺名濟渡溪石皆磊磈水激射爲觴峽

爲盤渦道士徐南華攜酒肴并青窗王易所書趙元情夢遊小桃源
四時詩來青窗卽故樞密王公之孫名進思宮惠院號淳齋善書而
好險以避世立兄子爲子使出賚復分田遂其妻歸母家而自爲道
士於此南華酌酒滄浪臺榭陰下行至巖扉間新搆小亭名別有天
地復酌亭上巖扉有諸公題墨新種桃梅夾道道士周雲巖世昌要
會酌樓上石泉之徒王德謙益之携琴鼓再行午從親右登丹山行
翁林巨石間觀丹竈及丹石相傳某年丹光見石上有道人養雞見
雞啄丹取之丹卽飛去今立祠與菴祠前舊有老樹並其一中斷倒
架上半於其一附著而生下半則僵立不相接狀甚怪奇今爲改祠
道士代去曾遊者以爲言丹山而左稍下有丹井泉極甘冷一徑出
小桃源之上抵二仙祠回宿寶積觀中西廡石刻赤松山三大字李
陽冰篆偉甚以赤字從太下作火揭之有火災故寘不用而存其刻
云
十七日丁酉雨欲往三洞不可遂入城泊祥符寺待霽取道智者以

往
十八日戊戌雨留祥符皐羽有塔影霧中深之句部卿足之
十九日己亥陰入寶婺觀謁星祠登八詠樓寶祐丙辰歲郡守謝奕
修改創潛齋王埜書扁今易以他書矣時拏丁夫急所營奚奴不敢
出市衢部卿自同皐羽訪芙蓉盛太傅共與談世故晚歸祥符
二十日庚子新霽約賽吉自蘭溪門會於北橋部卿父子續古審言
登七寶寺塔樓拂塔院至道年碑石遇且庵徐玉汝干盧士安卜肆
部卿皐羽甚欲留訪諸老以雨餘得霽重于妨衆遂行旣出城遇邨
齋劉權院梅居邵深道成齋王玉成于菱塘之東王謝二道士自赤
松來西鹿田寺僧懷玉留而相導部卿賦北山道中衆客皆和脯至
智者寺山路有亭扁北山唐萬元二年八月縉雲縣令李陽冰篆書
入而爲倚松亭過橋有亭扁靈源小憩亭上又潛齋王公書靈源勝
地四大字寘之雲堂後廡寺僧莫之貴也日夕過鳳凰山法清院山
形如鳳凰舊爲法朗石晉開運二年爲國黎今改法清山西有一怪

松偃蹇如盤龍院僧圓矩云昔潛夫王公嘗護以闌楯遊憩其下是
晚宿院中

紀

金華洞天行紀下　附仙蹤無跡

二十一日辛丑有徐生館法清酒狂士也曉起攜詩見贈有鳳凰山上鳳翔之句聯中又以畊田鹿化石羊爲對臨別密詢審言曰余以麂比僧羊比道士鳳凰比諸君子審言途中述其語衆皆絕倒從法清而西過故康懿泰國長公主墳園登山可至北龍寺上有劉先生講堂劉孝標讀書處也三洞上爲朝真中爲冰壺下爲雙龍三石扁皆飛帛書立下洞口觀有天下名山四大字觀之左爲枕亭所從人洞路也以山下平地言之此則山巔然而迢遞寬衍觀之前居民成聚則此乃洞天之趾爾雙龍洞口石室明淨坐可三二百人仰視石室紺碧其際約可名狀者爲雲物爲仙桃爲道人几肩而立龍首見其左而尾懸石至地獨黃色俗呼呂先生藏身霞

衣拂其旁有北斗星窠洞穴如蓋頗水淙淙從中出即流入石偏暗出洞外溪澗眾束炬揭窠偃僂踏水入內洞凡三數丈首背皆擦石舊卧小舟而入今徹漏閣水際既入復虛曠如外洞水從石流莫測其淺深執炬者一一相指告見蜂窠石水蛙石石鐘手槌之鐘聲仙珠纍纍貫巖上石門限雪山山前雪山後雪梁之皎然仙笠懸巖石石鼓槌之鼓聲有形蜿蜒頭角鬚尾凡二屈蟠隱見爪尖皆白石如玉所謂雙龍也猫一獅子一頭足尾具額有珠大龜黑色白蛇糾繞其背首人甲下奇甚筆格一張一靖崖綏如繁霜有卷石小竅指面大有水正滿竅中名仙人硯滿候片時飛一滴仰觀洞中他無漏泉獨此爾浴室石龕三足螭懸鐘資蓋如名刹講臺上所設面加高大海角虎蹲立雲霞五色欲飛極裏從暗處俯伏遠望洞口水中所從入處僅一小隙透明如十五夜月名仙人堂月又大象足二小一仙桂水波石粼粼然大者如浪轉雪山後面石爲憎臺爲池爲田畦町高下可數仙人掛衣橫十數丈衣純素袪裙整搢笏天成又仙人眠石

最深窅伏身低眺洞口泉空明一隙隔遠見秋蟾浴海光婵娟左巖
架衣願橫巨疊揖眾嶽垂蹁躚自餘神怪不可極似鑿非鑱鑱非鑿
出登山腰叩中洞外覩石井閎潺潺大深踏險思槌綆長竿揭炬後
且先水簾可俯心爲悼到此十九歸言遊嗜奇不憚歷磊砢足以目
故羨輕便翻身却望水簾處銀河天落懸吾前常情疑復下百尺積
水定作神龍淵石乾徑闊却易進玉筍拔地修而圓宜爲淵處乃爲
屋亦或摩蘇題新篇同遊疑我久未出笑謂豈欲井底眠林幽風起
日已晚猶睨高洞山之巔薪蒸可買樵我導不遠數里仍攀絲旁從
石壁入深坼如鐵戶限瓊爲楊儼然海相挂珠絡熟視始信非誇傳
左爲朝眞正面入便想笙鶴遨羣仙雲霞波濤仙衣裳奇詭豈必下
洞尊嶽然修梁架巖起左右蒼白龍形全望中極底牚漆黑雙扉隱
隱起半邊天光一道燭扉內知此明牖從何穿窮深壁峭不可往安
得揮羽如飛鳶墜余茲遊尚牽俗身所驟歷辭難宣但思乞水學坡
老洗眼看字消餘年是夕與懷玉同歸西鹿田寺止宿寺丈室後有
奇石峭立牖坼間可行林泉幽勝特甚歎成先生潘公大書其處云
余往來南北兩山餘二十年猶未曾至鹿田紹興七年四月十七日
同智者長老法銓來于崎嶇險陋之中得虛曠寬閒之地修望喬木
巨石瀑泉氣象雄偉此蓋未之見不獨甲于金華也自是許吾鄉山
水以此爲第一云其丈室遂榜第一軒上爲思賢閣是夜聽雨軒中
二十二日壬寅曉霽過東廡鹿田寺廟廡列詩石內有葉丞相衡棄杜
五言四韻中二聯云水花分墜弱山水抱雲稠更宿招提境還同慰
遠遊又僧舍壁間有郡倅金陵吳琳題詩中一聯云雲暗雨來疑是
夜山深寒在不知春潛齋王公嘗和其後行數里至潛齋所營山橋
穆陵御書山橋書堂四大字下有懶瓚岩岩上有亭亭之西有石筍
又傍巖臨溪爲亭臺遠望州城城中之塔纔小雙溪如篆紋路口有
亭扁北山今亭臺皆廢既下山王謝道士登山取別徑歸赤松至
潛岳寺前帝臣審言同入城部卿皐羽續古肖翁取赤松源口虎頭
巖下道遇雨抵上坦旅宿

二十三日癸卯曉霽近午度太陽嶺晚宿棚時聲居聖傳之蘭溪留
詩以待續古先歸
二十四日甲辰過松巖陳粹翁午與皐羽別晚復雨
二十五日乙巳韶卿父子回抵吳氏書塾客有問金華勝遊者韶卿
以詩敘其槩云赤松上下雨霏微八詠樓頭重拂衣西港晴來汀草
長北巖回處洞泉飛風敲定磬鹿春過月滿丹臺鶴夜歸歷覽因知
古詞客盛誇雲夢未全非皐羽歸後作金華洞人物古蹟記

右金華洞天行紀一小帙蓋巖南方先生晞髮謝先生與諸老并先伯父續古同遊之所紀述也當時距宋失國纔十四歲然觀諸老情思感有黍離餘韻而紀述巨細詳悉不遺寫出北山勝槩宛在目中信非諸老不能作也然要之已丑實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也書歲而不書年者亦猶靖節不書永初之例耳後之觀斯帙者庶幾識前人忠厚之風云吳士謙識

又

方部卿浦江人號巖南先生元黃文獻公溍柳文肅公貫皆出其門先生宋時未及仕而宋亡遂抱其遺經隱仙華山往往過遺民故老于殘山剩水間握手歔欷低回而不忍去緣情託物發爲歌詩以寓麥秀之遺意鄭聖予嘗誦其詩曰田本論之在人倫不在人事等而上之在天地不在古今謝皋羽建寧人號晞髮先生宋相文天祥開府延平先生長揖軍門署諸事參軍已復別去及宋亡大祥被執遂

流匿民間之北水東日以吟詠爲事每遇談宋事輒悲咽淚下宋景濂先生謂其詩直遡盛唐而上卓卓有風人之餘文尤嶄拔峭勁儕若陳帝臣吳續古等亦皆當時之高士文章巨家也共爲此卷夫豈易得哉然俱世遠而莫之知予故手錄一過而略述二先生之行槩于後餘亦不復考矣北山泉石雖自若而寺觀消毀過半欲究其遺蹤亦尚賴此卷之存云天順庚辰十月朔後生郭翼述

又

郭公翼稱陳帝臣吳續古皆時高士文章巨公燧拔帝臣即正臣名公舉府志賢達傳雖載而未詳續古名似則志竟缺載府志曰公舉善屬文與兄月泉山長公凱日與方鳳吳思齊爲文字交由本邑論累遷江浙副提舉與趙孟頫善用薦者應奉翰林文字不知府志有未詳者帝臣以文字起家一時所交皆宗工碩士若同邑方韶卿柳道傳戴表初吳興趙魏公永康胡穆仲相交尤密嘗爲樓所居側顏曰光風霽月及提舉來杭西奏張模惟陰湯炳龍莆田劉燻永嘉林

宋浦江方韶卿所著詩三千餘首見宋景濂所爲傳柳文肅取家藏五七言古律詩屬趙敬叔刻置永嘉縣齋壓得三百八十首已不逮十之二越三百餘載同邑張燧湖力搜輯爲十三卷又十亡其九卽此集所稱遺稿者是每首加以圈點後錄各家評語卷末坿刊物異考及月泉吟社列金華叢書余復以物異考入續刻中單行四庫提要以遺集編次紊淆刪訂五卷余遂據以重刊

季樵胡宗楙

吳興劉氏嘉業堂刊

文者言語之精華也因其道以有傳然古者文以道傳後世道以飾文古之人有是道然後託於文以達之道若斯文亦若斯故其言約以實是謂文以傳道易詩書春秋論孟是也後世不必皆以其道亦欲爲文以自見道若斯文不若斯故其言支以虛是謂道以飾文文士之文是也然卒終不復古乎復古有道道綳乎中不得已而有言文斯復古矣故周程張朱數君子者出而太極圖說西銘易傳序篇書不在中庸孟子下誰謂文不可復古乎亦在實之而已矣西漢之文道雖不醇大略言由事發猶近古也自餘隨其人品以爲重輕若諸葛

孔明陶元亮杜子美陸敬輿韓退之歐陽永叔蘇子瞻曾子固數子者其忠義直諒磊磊落落有以自顯於世而其文亦可相爲不朽至如司馬相如揚雄柳宗元王安石之流其聲音步驟蓋亦無愧乎數子然予不知讀其言者視其人何如也由是觀之傳道之文與天地悠久其次與其重輕下此猶榮華飄風而負一世之力而爲之者惑也故元初陵陽先生牟公嶽博學碩德爲時名卿天下之書無所不讀古今典禮無所不考其源出於伊洛其出處有元亮大節故其發於文章淵深雅淡從容造理其法度之妙蓋有與歐曾並馳而其實則有道之者焉天下後世當有慕其人而愛其文誦其文而想見其人者矣端學自史院歸田于鄞公之次子浙東帥府都事應復景陽出在鄞出公詩文若干卷將鋟諸梓屬端學序引自惟庸陋生晚於公無能爲役其敢贅一辭然一常登公之堂而識公之面亦常誦公之文於學者所傳且得交於景陽悉觀公之著述非幸與敢附一言以識乎之幸若公之德業文章則不待贊也至順二年八月朔從仕郎前翰林國史院編修官程端學序

第一卷
古詩五言
東野平陵圖
趙春谷約遊北山次陳本齋韻
擬東坡九日和淵明貧士七首
和鄭漁莊救燕
題淵明圖并序
九日并序
簡趙子昂
陵目
和趙子俊閒居十首
米元暉山水
十月望能靜飲海棠花下索賦走筆一笑
羅漢臣莊笏亭
文本心參政約遊西山分韻得頂字
送姚子敬
題張老山從好堂
十日菊爲子昂壽
用韻謝戚子雲
別西巖使君
和德清海會魯郊七十一吟
餞潛岡南捉舉
柏生兩石間苓倪柏山
送洪竹堂
贈姜醫
贈日者薛東湖
第二卷
古詩五言
和德周弟苦雨
和無逸子敬獨姥山
和鄂之游龜溪乾元寺
和善之游法華
陵目
眞隱詩
余好問又號菊莊爲賦數語
借昌黎人日城南詩韻謝鄉曲見過
李千秋訪數語代謝
宣和御畫紫芥
岳君舉用東陽釀酒
德清孫氏和樂秀明堂
贈俞山月
送唐同知
適安齋
次韻程普輔

用仲實中秋詩韻
同賦開元宮避暑詩
次韻秋夜
送家白昭長慈湖
贈陳一齋
送王仲敏長明道
和馬侯游何山
送呂錫入閩省覲
聚星堂并序
史彥明致樂堂
次史德茂韻示諸孫
陵目
借淵明時運暮春篇
再和
第三卷
古詩七言
長江圖
山水圖
鳳凰山澗石圖
題洪崖先生出市圖
王維畫孟浩然騎驢圖
和王寅甫御史遊南山
送陳正德教諭常熟
楊求仁游何道山漫趁韻
和顧伯玉陳朝楫
寄閻靜齋徐容齋二學士代人作
善之入雪蘭皋置酒紀坐中事
倒撐魚船上灘圖
趙石心詩
贈劉心月
送陳正德長慈湖并序
題喊泉亭
再和楊求仁何道二山韻
律詩五言
陵目
和孟能靜總管西莊九日閑居見招
和張氏合族詩
和梅君遇退閑
贈屬白雲上人
羣羊踏菜畦戲作
次韻八詠樓
贈葉一山
題詩禪方丈
次韻仲實五首
答術者
送吳古村入越

次韻寄衛山齋
送周東甫教授餘干并序
次韻雨中
水村圖
第四卷
律詩七言
勸農日漫成
次韻謝張教授刻先人所被　理宗宸筆二首
荷花次張教授韻
和張教授雨詩
試院和李提管韻

和韻別無黨
次韻無黨留別
和劉朔齋海棠
和善之寄游何道二山二首
送李仲賓同知
七兒應復同客飲櫻桃園摘新歸以遺親用其韻識所感
次韻王寅甫
和陳無逸九日二首
和張老山辭免運同
和李侯九日二首
賀張老山得代
別趙子昂
送蕭子中
春雪
送羅漢臣
過洞庭山書湖中所見
送趙蘭皐教杭學
送鄭南仲主簿
題用拙齋
曩在長沙有遺以石山今歸之漁莊
餞留忠齋丞相　并序

和劉會孟
和虛谷韻簡唐月心
餞陳正則學錄長城
再和虛谷韻
和梅君遇二首
高賢孺厚齋使君之子來雪訪舊
和王梅泉黃靜齋載酒問花
丙申正月十五日示諸兒
十六日謝郡官兩學及鄉友
十七日謝趙子昂孟能靜及諸親友
送楊興府

大水後得雪二首
再和
三用韻
四用韻
道士號庭梅爲賦此
送張剛甫廣德學正
十一月朔冬至
餞俞好問入燕
和徐容齋正旦
和趙景程提舉見招
再用韻蓋座上有九老繡障
陵目
次本齋韻二首
十月海棠次唐同知韻
次韻除日聞鵲
送鄧善之
送人赴宜興教授
次姚子敬韻簡高司丞
王梅泉生日惠詩次韻答之
白賁
次韻
送程晉輔長和靖
寄趙君寶宣慰五首
孤雁
和任東津山長
和汴教耶律伯明
新城羅氏棣華堂
寄昌化孫梅泉
文性之惠蛤蜊綠橘
送李雲在學錄
次韻九日寄史推
次韻寄史彥明
答朱薾林見寄
次韻李侯喜雨
謝李侯枉過
陵目
長兒館杭閏秋十四日會於復軒
和陳無逸木樨
和仲實秋興
黃元靜飲客蒲遵海中殊勝絶
次姚子敬韻簡高司丞
王梅泉生日惠詩次韻答之
白賁
次韻
送程晉輔長和靖
寄趙君寶宣慰五首
孤雁
第五卷
律詩七言
次韻李子秋中秋
癸卯人日送子秋還杭
失題
丙辰元日立春

照陳東洲
題陸起潛皆山樓
送屠存博教授溧水
送鄔南俞教諭歸里
五言絕句
引賈節庵冒夏暑過訪
佛林天馬圖
和漁具十絕
贈薛東湖二
希年初度老友王希宣扁舟遠訪既以十詩用
淵明采菊東籬下語五章云每歲思親不持
陵目
九
舁讀之淒然輒爾和韻
方竹秋
溪邊釣船
題東季博山圖二十首
張敞畫眉圖
相如撫琴
猿鹿圖
猢孫圖
第六卷
七言絕句
禱雨得應送神詩七章
詠向梅衡無加書室
口占稅院劉君畫梅
題德範弟三香圖
次韻洪帥喜雨二首
遊高園用前韻
和本齋亡酒六首
送程茂叔二首
送羅竹山衛者三首
和陳無逸中秋風雨二首
餞高仁卿農丞奉使還北四首
舜舉水仙梅五絕
陵目
十
舜舉馬
秋江晚渡圖
夢會圖并序
題戚子雲五雲圖
金南峯隱居圖
四安道中所見
題羅御史詩
邱詠涯
月軒
題擇菴雲山圖
約家性存

送李際可婺源
揚鼓圖
山磬圖
贈東皐講師
送戚性傳
送蕭之剛
倦書圖
題高麗字跡
毘山二首
右軍書裙帖
題四畫四首
挽詩
挽楊郡府三首
挽師叔理三首
挽趙春谷二首
挽孫太監
挽陳本齋尚書三首
挽王厚齋尚書三首
挽成襄愨二首
用韻酬魏南嶽五首

三禽二首
送恩上人還雲門
挽趙止善二首
挽親家孟從吾
挽岳君舉
挽姚景春
挽趙碧瀾母劉氏
挽張師道二首
挽唐學賓

第七卷

雜著

喬林亭銘 并序
俞好問摘西銘玉成二字揭座石爲讚

周公謹贊
陳玉巖贊
謝竹所藏歲寒圖
學古齋箴 并序
漁父聽琴圖
有翅天馬圖
石上道士閱經圖
贈月川道人
張季宜像
畫竹四首
孟集虛像

虎岡四首
畫梅二首
畫猫
放鶴圖
故駕部郎中捫膝先生俞公贊并序
贊繆淡圖之祖四訓
第八卷
奏劄
咸淳辛未十二月初一日轉對劄子
狀
乾會節進狀
陵目
申省乞祠狀
辭免除浙東提刑狀
申省乞祠狀
武岡置清安寨申省狀
創大禮庫申省狀
祈雨未獲申諸司狀
表
賀乾會節表
賀壽崇節表
浙東提刑到任謝表
謝告奏
賀明皇慶成表
賀皇太后表
賀皇后牋
謝赦表
賀壽崇節表
賀乾會節表
第九卷
記
范文正公忠烈廟記
蒼山小隱記
木齋記
陵目
以齋記
范文正公義學記
重修妙行院記
松江普照寺記
君子軒記
第十卷
記
周公謹復巷記
俞好問交樂軒記
重刻晦庵景行堂記
重修顏魯公祠堂記

普照千僧海公堂記
紹興嵊縣新建東嶽行祠記
至樂齋記
林菴記
周景遠君子堂記
第十一卷
記
游桃塢記
荆麟叔以齋記
報德院記
義齋記

敬愍侯祠記
松江普照寺釋迦殿記
普照寺千佛水陸院記
澹軒記
簡齋記
新廟記
第十二卷
序
顏伯玉文藁序
送梅君遇入龍虎山序
文子序

杜南谷篔窗眞率銘序
周公謹齊東野語序
仇山村詩集序
杜南谷老子原旨序
送文心之釣臺山長序
張仲實詩藁序
嚴光大先天圖義序
厲瑞甫唐宋百初集序
送俞觀光序
張氏學古齋倡和詩序
俞好問詩藁序

送程晉輔赴和靜書院山長序
第十三卷
序
虞舜民學禮韻語序
趙氏族譜序
送張剛甫之廣德學正序
袁稼學重刊勉齋講義序
極圓覺上人詩禪錄序
陳一齋詩序
費茂卿方書序
繆淡園詩文序

鄭御史序
義門和樂詩序
陳公輔聽雨亭詩序
吳信之茶提舉序
掛冀詩序
唐棣詩序
張行山文集序
送王介敏山長之明道書院序
唐月心詩序
第十四卷
序
陵田
高景仁詩集序
郎晉卿序
潘善甫詩序
贈羽李松坡天瑞序
說
家自觀字說
林清甫字說
碧潭說
藷無隱說
怡雲說
覺非齋說
程堯封靜山說
湯與權靜德齋說
耕隱說
劉耕心字說
第十五卷
題跋
跋杜隱君墓誌
題淵明圖
題松苗圖
題仙人樓居圖
書東坡石菖蒲贊後
陵田
題趙主薄遺像
題徐容齋薦藁
跋忠烈王傳後
題唐饒州遺墨後
跋浮謳歌
題周味道菊塋
書陳養大祖贈告
跋崔清獻公帖
跋蔚上人約梅集
題范氏文宮卷
書范雷卿家譜

跋湯徽猷自言錄

第十六卷

題跋

跋韓子蒼帖

題博愛堂詩卷後

跋范令君晉陵詩十九首

跋歸去來辭

跋梅花賦

跋厲白雲詩

跋小學大畧

跋葉一山所藏文山相國書後

題四明二僧詩卷

跋劉君擇所藏十七章後

跋顏魯公乞米諸帖

題三高圖

跋捕魚圖

題閻靜齋與張仲寶詩後

題西秦張氏世譜後

題周公謹自銘後

題淩波圖

題向氏山居圖

書范石湖遺墨

題畢良佐山水圖

書蔡珽歸漢圖

書陰符經

擊磬圖

跋范文正公書伯夷頌

第十七卷

題跋

題李尹異菌

題俞子清侍郎畫

題秋江曉渡圖

慶省掾楊彥遠得子

跋周卿所藏坡帖

跋三蘇帖

跋趙元輔駿馬圖

題元吉猗圖

題毘陵所吟

題李伯時雜畫

跋繆淡圃文集

跋意山圖

跋陳忠肅公遺墨

題牧羊圖

題賈茂卿隨分二字

題淵明圖
跋停雲
書蘭亭修禊圖
題百牛圖
題古木老柳圖
題鼠齧瓜圖
題牧羊圖
題元吉三獐圖
題細竹圖
題三僊圖
跋蘇帖二

陵目

跋十六羅漢
跋呂牧詞卷
書尚書講義後
題東皋南園圖後
跋范天碧定史詩
題恩上人詩

第十八卷

啟
通湖南王帥漕啟
通湖南李倉啟義山
通交代楊寺正啟

同公孫侔啟止
同張教啟
謝葉丞相啟夢鼎
通汪帥啟立信
通陳提舉啟合
同教授謝薦舉啟
通交代汪守啟萬頃
賀汪安撫開閫啟
賀汪帥參啟
賀陳提舉建臺啟
賀寶慶陳知府啟

陵目

賀吳提刑轉官啟
道州徐宗丞到任啟
謝書考啟
書考謝運使啟

第十九卷

啟
通交代趙寺丞啟
通曹漕啟
通劉提舉啟
賀汪帥除都丞啟
賀運使建臺啟

訶除大理正啟
訶除侍右郎中啟
賀左史王侍郎啟 應麟
通交代浙東提刑啟 家鉉翁
謝馬丞相啟 廷鸞
謝禍王啟
通洪安撫啟 燾
同郭衢州啟
通鮑制置啟
賀朱漕啟
賀章參政啟
賀刑部陳尚書啟 宮
賀陳察院啟 過
同倪處州啟

第二十卷

啟

賀郭正言啟
賀陳殿院啟
賀葉丞相啟
通陳制使啟
賀徐察院啟
同安撫洪尚書啟

同洪制使啟
賀婺守趙侍郎啟
賀平章冬啟 二
賀章參政啟
賀福王啟
賀臺諫啟
賀陳殿院啟
賀洪安撫啟
賀慶元陳制使啟
賀吳提刑啟
賀陳提舉啟
賀平章正啟
賀汪安撫啟
賀運使啟
賀諸郡啟
代鄧知縣謝啟
代謝得闕啟

第二十一卷

劄

賀陳倉赴召劄
同何尉劄
賀李運使赴召劄

賀浙西黃安撫劄
賀董都丞劄
賀安吉任守劄
武岡送交代物劄
同錢安撫獄空劄
答太平趙侍郎啟
同送小錄劄
同南省登第諸鄉人請劄
同趙圖令劄
賀洪帥兼倉劄
同洪帥請宴劄
陵目 五
賀洪帥入宅劄
謝洪帥宴劄
謝福王請令劄
同福王請宴劄
賀福王子除秘撰劄
秘撰
賀福王生日劄
賀洪尚書生日二
同洪帥送生日劄
謝福王送生日劄
冬至送物劄
歲節送物劄
端午送物劄
七夕送物劄
重九送物劄
送丞相折俎劄
第二十二卷
祭文
祭梓潼文
祭范尚書文
祭陳司法文
祭楊觀使文
陵目 六
祭心齋文
祭叔時齋輅院文
祭孟從吾文
祭射洪文
祝文
禱大成殿祝文 武岡
禱堯禹帝廟祝文
禱諸廟祝文
祭渠渡城隍磊山祝文
祭社稷祝文
祭大士祝文

祭三大神祝文
祭射洪祝文
祈雨謁龍王祝文
請渠渡祠祝文
祭二郎祝文
再禱諸神祝文
再詣渠渡祝文
送渠渡龍王回廟祝文
二月十一日祭七曲聖父祝文二
祭梓潼祝文
祭蠶叢祝文二
陵目
謁府學先聖祝文浙東
書堂先聖祝文
朱文公祝文
尹和靖祝文
諸廟祝文
青詞
禱雨青詞二
薦父青詞
願意青詞
入宅保安青詞
疏
乾會節功德疏
壽崇節滿散疏
大慶觀送蟲蝗疏
薦楊少監疏
備修湖州路儒學疏
喻義齋洞庭山建退庵疏
游德明入燕疏
建城南第二橋疏二
俞好問刊詩集疏
奧里疏
三皇廟疏
陵目
陳守約葬親疏
脩茶提舉引疏
陳正則問許疏
張剛甫助婚疏
第二十三卷
上梁文
七先生祠
樂語
宴交代楊寺正樂語
宴公孫倅樂語
宴黃倅樂語

宴交代趙寺丞樂語
宴交代□□樂語
宴安撫洪尚書樂語
詞
木蘭花慢 餞公孫侍
干秋歲 壽黃侍
鷓鴣天 壽何簿乃尊
漁家傲 送張教
水調歌頭 壽沙雲巖
念奴嬌 同前
賀新郎 同前
陵目
滿江紅 壽趙樞密
水調歌頭 壽福王
第二十四卷
行狀
黃提幹行狀
墓銘
朱雪崖朝奉墓誌銘
朱山長墓誌銘
野翁禪師塔銘
龍源禪師塔銘
東皋友山蔡和尚塔銘

古詩五言

東野平陵圖

執掌不可耐壯士縛申卯驅驢古平陵水木落幽茂苦吟到斜日危坐類持鈞俗情見擺落鶩雁極眾口兩曹第居之邊滿百乃報吾終不以此而易彼升斗小裁鶴料案官事竟未了斯人坐詩窮咎在廚天巧有如發其幕爲謔豈不暴理宜得嬾憎柺腹鎮雷吼區區尤李氏此頗天意不

趙春谷約游北山次陳本齋韻

病士痼於懶舉世少匹亞未省讀道書低頭蒙絳帕夢想北山北戶限久不跨折簡許我游籃輿暫相借腹鳴肩自舉悠然謝衙靴避逅得水竹神明湛吾舍山亦紫翠橫了不費要迓平生赤雨腳城市所深怕何妨巖石閒共永一日暇高情偉卓犖不在古人下喜客見眉宇煮茗掃風榭老仙濾一癯龜息聞靜夜攝衣倒淩景回首憐俗駕吾儕偶會弁小語輒雷咤風雨萬慮清詎肯隨物化商山尚局促而況彼旺夏

東坡九日尊俎蕭然有懷宜與高安諸子姪和

淵明貧士七首余今歲重九有酒無肴而長兒在宜興諸兒在蘇杭江陽四輒繼和

和程漁莊救燕

燕巢屹高壘蛇行危折罄不虞猝見侵怪事發軒屏黃口養漸大紫翮翻相映雌雄力難護吞噬氣方盛豈不避戊己天意特未定主人勇赴救爲惠固當竟蜿蜒墮尺箠折首甘所迎古人致陰類嗜好用其性此族遭炮燔往往多夭橫人固異於物縱暴胡忍聽試看自古來善者終必勝羿殞莽亦屠曾莫保軀命報應各以類豈不信可證驅而放之涯是乃三代政姑用柳子言鋤吾草萊徑

題淵明圖 并序

淵明九日無酒坐宅邊菊叢中意殊寂寞江州刺史王茂宏諸孫已荷朝寄猶知有賦去歸來者能於此時遣

白衣擔酒遠餉遒詎一醉大是奇事集中九日詩僅兩首無酒則曰塵爵耻虛罍寒花徒自榮有酒則曰何以稱此情遒酒且自陶而茂宏所餉已酉九日十有餘年略不見於詩何耶此翁志節耿亮與秋俱高往往逃于酒而寓于菊二詩之作一感一喜微見於意固不暇于歲歲皆詩此中有眞意欲辨已忘言正當求之言句之外可也此幅筆雖簡意有餘輒和已酉九日韻述其事

醉中看畫未免發千古一笑

平生倘耽介四海寡朋交淒其九日至頗感顏髮凋無酒醒對菊風味乃更高誰識此時情白雲行遠霄地主玉雪籬邊有佳菊弄黃正堪摘我方持空觴千載高風

化內朽質非所陶惟有飲美酒一醉可千朝

九日 并序

陶公再爲建威參軍劉裕幕府也忽棄去屈爲彭澤令未幾又棄去裕是時已有異志劉穆之寧死不與九錫事王弘自江北來首以此議風朝庭裕遂移晉祚而弘爲吏部尚書爲江州刺史遂被心腹之寄既來江州柴桑近在境內于陶公時惓惓豈非內懷前媿欲拔高人勝士以自湔拔耶彼曷不知名節之爲高也陶公未易致則使人中路具酒食候其出醉而要之庶幾一見斯蓋已甚迫則亦可以見吾胸懷本趣固有在豈端爲一王弘哉適乘籃輿足以自返其視華軒爲何物而弘欲

以此榮其歸此又可笑也前是論者偶未及此日蕭然

因賦數語

秋風殿以至今日重陽日明明對南山尚想陶彭澤向來建威幕頗見有此客驅車不少留駕言公田秫如何又弃去此意誰能識寄奴趣殊禮風旨來自北只今王江州建白功第一故是僧彌孫舉動殊足惜飲餽望柴桑稍欲自湔滌殷勤白衣餉猶恐不我即中路候籃輿要致已甚迫葛巾赤雨腳顏然向州宅此翁本坦蕩焉能若違物一時可計取中寘未易屈華軒有何羨自載返蓬藁終身書甲子凜凜義形色卻使磷且緇安得爲玉雪籬邊有佳菊弄黃正堪摘我方持空觴千載高風

簡趙子昂

君維大雅姿被服蕘蘭蓀胷次綜流略本本又元元手
追七子作浚厲氣所吞餘事到翰墨籍甚聲價喧居然
難自藏珠玉走中原四年郎省戶小滯當高駕宵來爲
多士復除布春溫力爭吾道回中流收崩奔昏言維桑
舊從容駐輶軒我亦喜再見一笑略寒暄首誦新詩章
兩耳爲君尊高情殊磊落俗子何足論願我寂寞地無
物當贈言乃復攜尺紙看君醉墨翻霜木石芃老野竹
翠不藩落筆類申甲歲晚古色存思君時一把此意期
勿諼

和趙子俊閑居十首

俛仰一室內我興尙無爲凝塵深素几乍見閒居詩吐
辭甚高簡觀者未必知士固各有志肯爲富貴移汲多
讀其氛居然井在湄何似鴟夷全張弛隨所宜楊子不
違物趙子不干時此意諒所同相與三復之

窘步殊蹣跚戶限久不踰若或縶維之媿彼空谷駒俛
馬念平生我亦酷信書所得不償失每與憂患俱飲水
衣短不及骭髮短不滿梳惟有憂世心皇皇此生俱鮒
魚呼轍中微溫以相濡斗水旦夕急豈與人意殊試誦
反招隱願無懷故居墨突何曾黔行矣勿踟躕

人生與出處要不失其正手捧毛義檄以爲庭闈慶祿
養有甘旨東西惟所命賀客來何多踏破蒼苔逕再拜
征亦良苦我豈戀軒茵時運不可回物態日以新悠悠

稱壽觴閎里生新敬

米元暉山水

鶻突烟樹外水遠山更長天地有如許扁舟何處藏如何短蓬底結習猶未忘是時水月繁不見此夜光于今尚無恙懷神行可將我亦流落者此昧慣所嘗誰能畫我堂坐我於其旁

十月既望能靜飲客海棠花下卽席索詩走筆一笑

久聞使君歸扁舟欲自載竟負九日約吾意良有待今朝得得來適與佳辰會名園盛衆卉搖落不少愛爲語王林神無乃風景殺春葩發霜枝一夜作奇怪此花紅

濕處无如錦城最御未定鴻鵠萬里從雪外高情相煖熱置酒出花背固知是鄉人豈不在我輩西莊見西座一笑心領解主人獨妙年有花正宜戴胡爲亦見分無乃嘲老大誰令開非時故遣白髮對君勿輕白髮髮白老更耐洛陽劉伯壽耆英典型在醉帽乃插花豈是兒女態還以壽主人風流更耆艾

羅漢臣枉笏亭

爽氣鍾于西峨眉橫太白春風吹不煖暑路有積雪月照平羌冷雲頂七頂濕遊戲尙謫仙銀河洒醉墨遂令漢嘉郡千古占一色一從殊方走江山頗蕭瑟流落各天涯相逢未相識微聞莊鳥吟握手話疇昔乃知此邦

忘遠迷途誰爲詞此翁平生意故自略畦町何妨一笑回呼僮催煮茗兩年已三至我如飫龍鼎無乃太屬厭徒欲逃酩酊老筆忽先倡高標誰與並尙記去載游金碧光炯炯何處非吾鄉一氣相滓滭

送姚子敬

方聞與季孝久矣無令舉公車冷于冰吾已棄如土提書向孔牆萬代禮樂主而與先簿正厥有聖法寓士也得所歸至窮亦云遇於惟京頻舊幸不生蒿櫪斯文諒在茲天意豈輕付之子抱淵靜蕭然守環堵光彩難自閟珠玉滿囊楮一從鶚表飛諸公共稱許如何但熟睨引鼎力不武棲遲冷椽間无乃大廉取相縻共升斗端

欲重鑿宇勿嫌屋打頭碑兀氣未吐六月取一息千里
始跬步期君在遠業看君卽軒翥風雨忽道別恨恨寡
侍緒從今閉柴荊何以慰衰暮

題張老山從好堂

世有嗜土崇恣啖等粱稻海上逐臭夫自謂姣且好好
惡一失正方境眩顚倒亦有欲富者蠅營無不到洗削
娉鼎食孰鞭甘隸皁于此還有人涔耻貨賂冒一笑視
千駟貪賤守以道厥好豈爾殊吾自有至寶但恐好不
眞回奪諒難保老山殊絕塵裘裳衣欲縞區區名與利
何曾挂懷抱世人定不愛昌歜與羊棗吾意各有在端
末恨枯槁從好以名堂一室聊笑傲心惟有所好乃能

無所好好仁者夫子不知歲年老益晚而好易編窮
所好彼富如浮雲非義聖所悼諒茲得其從聖言極探
討孰重復孰輕辨之亦既早而我方忍飢四壁淨如掃
舍魚取熊掌因用儆衰髦

十日菊爲子昂壽

風露浩如洗漸覺霜氣滋九日已成旬黃花爛盈枝誰
云清香滅清香在詩脾詩人亦未老皎皎泳雪姿爲我
掇繁英和露三嚥之此物最壽耐千歲以爲期願勿忘吾州歲晚託茅茨

和德清曹魯郊七十一吟

元日書甲子曉槩問五辛頗記絳縣老宜有善頌陳公
乎生是歲早晚戰伐塵明年七十二舊課無糾紛斜飛
滿棲枳旁觀歎積薪欵乃來澤國比屋多頌呻何由躋
蓬域君勿開荒榛遺以大有年在在鼓腹人匪徒事勾
髮祭酒公儀刑古君子多士所共敬豈獨桑與梓吾
翁幸同朝輦路時並轡流風日以遠追慨徒倚徒子雲
篤世誼揭來自橋李念我一破廬落落荒城址遺以五
朶雲置之五雲裏我是老祠官未忘鏡湖水握手更細
論書味淵以旨嘉問有青衿十載詩千紙

西巖使君上冢過霅首訪敝廬又會能靜話舊感慨情見於辭所以道別

自爲盱江行最聲日蚩馳赤子問襦袴白雲滿鬢髭苦
邊重會晤握手慰所思舊有瀧岡表三讀起懦衰廼翁
平生志正在造膝時曾擊戚畹悍曾疏公田欺曾陳峴
首急或訝語太危移疾逃相印何忍張悌爲全歸千戈

際一致睽險夷象賢有令子紀實無溢辭刻之並纂疏
自足永久垂憶昔姑孰守欲碎脫韡碑博士何偉哉奮
身力護持靡沙與大石彼計意莫施遂令兩圖在留作
千載奇此事關世道磯激我匪私他時記先友要當附

見之願我窮未死僅存骨裏皮殷勤綈衣服古道其在
斯無物當贈策遠大以爲期願勿忘吾州歲晚託茅茨

和德清曹魯郊七十一吟

元日書甲子曉槩問五辛頗記絳縣老宜有善頌陳公
乎生是歲早晚戰伐塵明年七十二舊課無糾紛斜飛
滿棲枳旁觀歎積薪欵乃來澤國比屋多頌呻何由躋
蓬域君勿開荒榛遺以大有年在在鼓腹人匪徒事勾

楮耄稚情日親溪流甚清泚鷺山亦嶙峋故爲動鄉思便欲乞其身駕言登東山遐眺窮厓根有時于沂浴庶幾遠俗氛平生布衣舊方今鼎鉉臣挽留不聽去好語温如春悠然復少住終惠此邑民九十以珍從八十起渭濱如君老益壯眼明無眵昏精力殊未衰茵宿意自新盍陪英俊游可是枯槁倫而況二三子左右參魚鱗從翁取青紫且姑置垂綸憶昨初相識氣象清以涪而我已索如髮短不可耘蓬廬辱再訪頓覺雙眉伸大笑向我言六甲那解輪惟須飲美酒分餉良已勤珍重君子意自酌不及賓和氣何益盎喜色何津津長我梨與棗平地卽仙宸勿使他饑傷小大相參倭誦長短歌

意賦詩寄之

尤足夷我神倘來視富貴高情渺浮雲想其下筆時健能斡千鈞君倡我當和撚髭簷屢巡何來九老集往往多沈淪亦欲相從去病憊力弗臻似聞紀初度先我十二旬看君詠薰風笑我醉霜旻所期在千載天地見本眞蓋其生五月予九月也

餞楢岡南提舉

君前郡文學端自吾州始壇坫日以高到處執牛耳平生灑落胸作事故奇偉飛上南樓去坐得數千里全楚帶五嶺右俗甚豐美一昨干戈後或未識胡簋禾穮生巽宮學士氣如洗此行羣佩印良爲吾黨喜門閭屈大夫四海習鑿齒堂堂始興公亦從韻石起何地不生賢

送洪竹堂

家住西湖西愛吟仍愛竹富貴豈不好變滅如轉燭一昨流落後破垣竹猶綠往事何用訪得此良自足胡爲被書誤彈冠向茗曲三年飯脫粟不飽腹而況肉顏有青矜子對之尋舊讀時復吐佳句家山如在目不知竹是

伴誰護蒼玉東宮滿還滯留欲歸未可卜無錢買扁舟
遷居更勿促悠然謝此君行止任遲速新年雨雪深忽
已歸期告天公似有意爲爾開晴旭士固不可料窮久
理當復東風吹浩蕩萬里奮鴻鵠

贈姜醫

越人常遊齊後世多名醫漢時太倉長亦復出臨淄子
實同鄉里兩翁諒所師從今雪川水飲者不厲疵

贈日者辭東湖

抱疴逢鷹下白日背我馳我生已如此天命復奚疑悠
哉東湖水不迎亦不隨相對淡無語可以樂我飢

古詩五言

和德問弟苦雨

鵓鴣朝喚時竹鷄莫催雨脩脩晴雨閒平生睡足處刹啄忽以詩使我浪愁苦此事屬天公底用强如許淋漓不得休土偶復子土君何見之晚三歎詠集栩不如雨忘言危坐擁敗絮向來夏畦勞抱甕漢陰圃旱澇相乘除天地只此數爲我語老農未用輕喜怒使有二頃田亦欲荷鋤去我評昔遯世幼安勝根矩毋爲苦近名江湖多數罟但看采榮者隱約始終古彼以膏自煎謝去

匪吾侶無已則沮溺躬耕諒所取吾儕固長貧正坐力不武所營薄少耳搏沙尚難聚卻笑杜陵翁欲把漏天補胡不歸自謀颼颼被茅宇天邊金老鴉已放晴曜吐馬嘶羣動起吾惟守環堵

和無逸子敬獨姥山

維址呀洞戶雲氣一纔烟老龍蓄精祐萬石護其巔從此即林屋倒飜水中天金庭漫隔几窮探未擬旋轟雷四面動兀坐孤寂然頗疑北山脈跨湖潛屬聯歸來夢圭組新筍甜如蜜新茗白勝乳山靈倘見客吾欲老茲土預愁下山去塵事紛旁午試問白木鑱何如長柄鏟路去伴毛公仙獨姥舊聞名俚俗訛已傳一朝得妙語塗抹乃更妍天姥似失色葉姥休語牟而我復自笑槁

乾非葉鮮聊以調二士詖棹還延緣

和善之遊龍溪乾元寺

疇昔侍吾翁尚記入雪年米麵家家釀蒲荷處處田龜左顧亭風物清且妍回頭一甲子往事隨奔川翰林左絲秀宮錦不上船肯尋兩翁游來弄明月泉弄泉珠麗袖吟詩箭脫弦是誰修月斧斫地成空穿猶有半泓碧柰此筆如椽乃知宇宙內小大常相懸惟堪供我輩古瓦生茶烟雲乳聊一啜松風灑禿顛

和善之遊法華

勝遊得勝士欲濟得健艫如此正自佳甯論晴復雨徐行看前山雲氣互吞吐借我烏藤枝急奔青蓮宇跋蹇良亦疲籧篨可能俯呼酒酹此欲一笑失枝扙吾懷已曠然阿香殷餘怒牀敷相對睡不暇參佛祖晨光報新霽生色浮宿莽諸峰忽自獻頗自作眉嫵絕頂瞰具區勇往不可戶而我跛躄者遲鈍誰比數窘步竟難陪內熱生心腑龐通遠相要淵明喜欲舞籃輿叩隱廬趺坐面香縷四士若未還蹋破辛夷塢俱是青雲客那得薄圭組新筍甜如蜜新茗白勝乳山靈倘見客吾欲老茲土預愁下山去塵事紛旁午試問白木鑱何如長柄鏟路去伴毛公仙獨姥舊聞名俚俗訛已傳一朝得妙語塗抹乃更妍天姥似失色葉姥休語牟而我復自笑槁

它日蒙菜把終當作地主此翁死乃癡紈如已五鼓

眞隱詩

招隱賁招呼習隱聊習步素隱或素餐充隱似充數悠
悠千載內罕與眞隱遇少小慕眞隱每誦坡老句揭來
法華遊正在題詩處眞境忽在前更慕坡所慕眞則思
慮泯不眞精爽爲眞則光塵合不眞圭角露眞書無欹
仄眞味无反惡眞樂無安排眞逸无疲苦所以要任眞
從渠訝箕踞所以貴葆眞從他笑椎魯但看眞隱廬蕭
然祇環堵青山以爲屏白雲常在戶隨宜種花藥快意
掃庭宇可作眞率會可說眞實語可飮眞一酒何者非
天趣元眞乃詩流季眞是仙侶拉之相與俱巾屨此容
與坐聞闕鶴鳴時看蒼虬舞疏散略邊幅誰客復誰主
吾亦忘吾眞酣歌下山去

俞好客又號菊莊爲賦數語

人生自作計北屋連南莊其閒復何有積粟埋屋梁取
村有退士用意獨異常種竹一萬株規作歲晚糧老農
與老圃工勤略相當春雨茁陳根柔黃綠於秧翦翳峻
厥穎葉盛在本昌掇之付茗椀聊誑藜莧腸秋高飽風
露粲粲枝閒黃使天而雨金不可以爲糧此賜何敢慢
再拜然後嘗按掌不勞咀迸入牙頰香三嗑下丹田字
之曰黃粱其情性且烈毋以它饋傷爲爾制頹齡使爾
壽而康彭澤有公田秫種半頃強正使及秋成所得亦
已涼柰何不少忍決去驚鴻翔百匝繞東籬采采不盈
筐高吟發清餓持此送一觴珠玉寶其腹千載有耿光

子亦慕陶者閉戶歌慨慷但得三徑存何慮一莊荒老
我飢不死誰與辟穀方作詩聊以贈一笑爲發棠

鄉曲諸名勝不鄙老朽移樽見遇風誼甚古語
笑甚歡輒借昌黎人日城南詩韻少見謝意

人生貴合併造物忌嘲弄頗與同社閙正坐兩骭凍南
城七日游前事諸賢用但愁茅屋陋不足置賓從此會
豈偶然歲月日時共皆壬寅四癸義可取三壬老堪送況
有賽東陽初不減潘葑渴吻久已燥樂飮宜一縱笑談
更温克容與非倥傯永言戢厚意拜嘉敢不重

李千秋訪數語代謝
昔有孟萬年脫帽狂不休今有李千秋吟詩醉愈遒我
久闇佳句一面苦未酬殷勤忽過我意氣殊相投能道
太白語便可太白浮清論或抵掌烏紗猶在頭而我已
頹然頗有此樂不偉抱自卓舉下國難淹留同來玉雪
郎外家乃名流好歌鳳將雛飛上丹極遊

宣和御畫紫芥
荒園老蔓菁空見根葉大苦硬螯人口棄去何足賴穬
攫來萬蟻微醒有餘嗄

岳君舉用東陽法釀酒味頗醇使爾得數語
昔屢飮東陽往往錯認水次公似少猛汲生終戇耳知
我野心性雅不便輒美契闊二十年那復此風味飮罷

眞飲蜜直欲嘔心胃兒從南塘歸殷勤有佳遺公等久要在相看猶故意曲江加蘊藉鄭公殊嫵媚一見極傾倒吻渴不能止正性固自存遽莫測其際徐覺和以靜雖勁還可喜酒固未易知知酒亦非易酩酊何適從不夷而不惠

德清孫氏和樂秀明堂

人生致足樂莫如令兄弟綽綽而有裕其中自春意龜鶴五十載閶門數百指幾微無閒言輪囷有和氣粵從鴻雁散惟恐棠棣廢欲挽古道回茲事良匪易亦既成新居始得遂初志和樂揭高扁秀明屹對峙怡然兩白髮埙篪伯仲氏子孫皆雍睦

里閭亦順悌復如無事時難得眞可貴唐史傳孝義頗記張劉李跡其屢易世往往干戈際義風不少衰大書乃无媿嗟哉廣明后旌命曾弗至雖有篤行者誰爲紀姓字我閭二孫名不覺爲之喜兩記信實錄聯名盡名士光見眾論公必得一行史行看表門閭鄉邦誇盛事我詩甚鄙拙願爾多壽祉

贈俞山月

童奴從長耳萬風聲蕭騷歸從半山路問字良亦勞風閭餓虎嘯奭醒平生毫前山忽湧月始覺所見高頎然有遠孫載酒江湖敖胸中湛水鏡邂逅得所遭古月還相照了不隔秋毫但憐露草濕時復暮蟲號

送唐同知

平生一寸心神遊夢華錄喜君晚相遇風景宛在目肯爲此邦來大是渠儂福我但飲若水生意已俱復軋軋寒女手何事嗟空軸欲去復停車爲爾兩眉蹙猶是前叔度五袴回餘燠千家萬家喜吾意始云足路穩驅車去祖帳紛相屬賀下不賀上此語傳古俗況攜善頌歸親舍善可掬炮羔傾家釀歡聲動鄰曲麾節顧早還春風棠樹綠

適安齋

大圓如旋磨萬古幾曾息日轂環之走西墜俄東出聖賢法天運所以長汲汲大禹生胼胝孔弗遑煖席客寢何太康人或規不及亦有功名者齋內運百甕不放身暫閒苦欲勞筋骨如何適安齋燕處甘暇佚此齋匪侈麗易安取容膝竹几對蔡牀左右置書冊有時値佳友從容遂竟日體適任屈伸意適任語默惟其適之安適且忘吾適向來孤山老保此踰耄耋以安遺子孫此計固已得人生天地閒何事非吾職夜思晝所爲然後安可卽況君抱修能當念踵前業相期在萬里无從守一室精義以致用龍蛇豈其蟄

次韻程晉輔

一宿蘧廬託百事弁髦棄平生意何如猶動沾沾喜我喜在邱壑富貴非所睨況子好山居泉甘野芳嫻鹿門

時上冢丁不慕城市或嫌人村遠知一未知二試看近
市者事奪紛夢寐正墮膠網中展轉誤身世舉手謝逋
客士固各有志結習奈已深坐上謾同異山空陰綠淨
長日惟宜睡夜半呼僮奴發火然枯葦滿紙詩已成文
采一何麗墨池漲元雲晴窗藹微霧自子來此山與山
相昆弟又將三昧手於焉小游戲向來蜀之日往往召
猖吠迺爾付一噱千載息攘袂變滅今安在但有山繞
翠可憐七十翁嬉遨尚童稚坐閒酒如川留客燭煜醉
亦思翩然去芒屩踏初霽就林煨短茁帶泥落花藥清
絕恐无分得已吾欲已那堪迫暮末來日能餘幾城外

士饅頭區區誠過計卓哉荷鋤翁曠遠未可毀

仲實示中秋詩甚恨不同此樂用韻一笑病中
殊無思也

誰其持冰炭晨夕鬬我庭遙哉水帝后乃有此甯馨不
受百藥鐫奈何頑且冥是時八月半無雲天正清居然
作災怪流汗如翻瓶捕逐出人荒弱步愁　而子方
賓酒賓主更醉醒作詩調明月顧兔下乞靈飲量聞小
減猶能吸南溟客疾掃已空蕩蕩白玉局何必效淵明
若問神影形吾生七望八胎胸知幾經不樂復奚爲羨
子鬢未星何時定一來眼中見鶯停轅語到夜闌發火
烹中冷誦子新詩篇我亦能靜聽

同賦開元宮避暑詩

避暑如避虎山林每逢旃誰知浩穰內自有清靜緣同
來戴牟張作詩良亦賢是時正流汗赤日行中天勞坐
苦役役何異烹炮煎居然得勝地神觀爲爽然涼飈起
長日惟宜睡夜半呼僮奴發火然枯葦滿紙詩已成文
采一何麗墨池漲元雲晴窗藹微霧自子來此山與山
相昆弟又將三昧手於焉小游戲向來蜀之日往往召
猖吠迺爾付一噱千載息攘袂變滅今安在但有山繞
翠可憐七十翁嬉遨尚童稚坐閒酒如川留客燭煜醉
亦思翩然去芒屩踏初霽就林煨短茁帶泥落花藥清
絕恐无分得已吾欲已那堪迫暮末來日能餘幾城外
是乘鸞女月窟分天根更與瀉浩露盡洗蜂蝶喧苦無
好事者爲我載一尊而我子張子古誼夙所敦肯將新

詩句到我羅雀門何殊小山賦欲招楚客蒐犀首纍佩
印陋矣不足論老我罕出戶東牆甘曝暄應同花下醉
式副我願言

送家自昭長慈湖

眉山鍾神秀翁季天下偉直到仲虎輩奕奕殊未已家
爲文章家百年兼兩侍存翁名侍從頤山古膚吏祕書
性具存文脈益邐迤前除羅玉樹乃復有令子操趨夐
不羣老氣壓紈綺早歲琴倜儻篇短藥午夜几要渠紹編
刻教示正勤止家堂未輕出吾儕方側耳一朝著斑衣
束書事行李堂上白髮翁爲爾顏色喜江濤日日靜酒
酣可以起慈湖在何許精廬屹其址我欲鼓枻遊浩渺

昜淮涘長風鴈高浪瞥忽可千里如此甯不超踔脞前
无比須知歸宿處其道元甚邇鯉庭尊所聞囘自有源
委願尤厭凡近讀書愈窮理修程與遠業亦從今日始
合沓來眾譽烜赫繼世美持以貽家尊貢足當甘旨

贈陳一齋

謝公文物郡山川如錯繡轉根成蘭琴富覽寧復有自
我識君子再把中興秀卓犖妙言語經術更兼茂早歲
六典書嘐嘐發孤味春官失分寸詰不入吾詡天意將
有待本郡煩客授鄉人弟子行月旦師友舊朝隨貢篚
入莫處儒廣右固知致遠業當時無近售多士皆景附
三道共輻湊而我初何心高下隨所就澹然守吾一擁

書坐清晝交帚謝俗物冰雪瀼懷袖獨於吾輩人倒屐
惟恐後誰云一摧挫不如雁門守好賢篤緇衣同心藹
蘭臭況乃諸老翁夜艾耿殘宿殷勤見尊禮能使風俗
厚頗憐世議隘或用儒爲詬元氣須愛護大體必爭抶
誦言百僚上大作萬閒覆君當自此升儒蘊獲盡究是
爲斯文福豈弟神明祐平生聞人善喜氣如饋餾作詩
繼晉頌千歲俾眉壽

送王仲敏長明道

君本鄴中士行向建業去故都多感慨盡在登臨處乃
心所師仰當年上元簿閉門玩微言春風會歸趣

和馬侯遊何山

誤贊中一語若不滿于膝上長文文若二孫者然其意則爲侂胄發也陳氏乃晦翁之孫故曰課忠責孝也能寶藏之因識于下方云

建武重名節狂奴態猶故客星復何事一夕感乾度風聲激末造駢首死黨錮而五百里內乃有賢人聚行行望德星高陽里中去德隆則星昏時網不足與元氣之所全政在簪盍處乃知忠賢類天每下其顧二老甘隱淪四海起尊慕有如子孫行已是廊廟具深期任世道相期扶國步皇路方險巖傾輈當急赴赤手徒捧塊詎

障奔流怒濡迹本拔時其忍諉諸數事蓋有至難竟乖天所付汝南榜堂皇考亭繪緗素室有聚星事四遠競傳布老眼苦昏暗見畫如隔霧卷還坐太息冰炭擾百慮

史彥明致樂堂

高堂有壽母黃髮映兒齒天方畀修齡康甯燕多祉樂然八子心何物堪倫比和氣爲愉色皆自深愛始郁穆涵春風融怡妙天理此是謂至樂樂則焉可已再拜爲獻言忠養極娛侍隨時換輕暖每侍進滲澧初非假外內至樂皆在此況能以志養先意而承旨鮪鮮故自珍獻不如菽水有時平反歸兒喜親亦喜吾以名吾堂孜

蛤吠也勿向池邊照影如孔翠低頭勤筆硯翻墨滿裙袪男兒十四五年紀非幼穉不妨笑阿翁憒憒長如醉先生有雪霜嚴威不汝霽今朝發長吟老年謝丸藥閉門苦覓句殆似陳無已區區古人心今人知者幾平生顯州教不作功名計但令木根在浮華終易燬

侍輅院叔過山廬意行甚適夜過半乃知醉臥山中而親友或去或留因借淵明時運暮春篇

一笑

宿戒親友蓐食詰朝攜幼偕往歷覽江郊鳴吭在谷時雲在香灼灼桃華靑靑麥苗且行且扶且憩且躍橋有危躅湖有遐矚古人惜春常若不足又一月多何如其

樂狷者隱淪狂者詠沂千載彭澤異致同歸匪怨匪荒
天趣發揮大阮靜淵心慕以追晉嬉我林夕偃我廬或
醉或逃聽客所如林墮片月室耿殘壺一笑成詩良非
起予

再和

摩肩趨利市門之朝夷然抱闕市也亦郊一念靜躁懸
隔壤霄旱火禾焚實猷我苗飲冰內熱其何能濯大播
眯目近或弗矚我有至境反觀內足寂寞寬閒自得其
樂芒芒禹跡海岱淮沂游子倦矣故鄉如歸牛羊在野
舉肱一揮既入其笠夫又何追入荒我闔天地我廬六
鑿何有一席晏如西風籬落剝棗斷壺靜以觀復閉戶

者予

古詩七言

長江圖

宋吳興牟巘著

漢川影落鸚鵡洲金山鐘到多景樓老龍幾載臥寒碧中間不斷萬古流晚來雪浪天如屋澎湃舞我一葉舟舟移岸轉知何處離離煙草令人愁說與渠儂莫倚柁轉帆別浦去少休此圖此景俱可惜展玩不足空白頭家在江水發源處何時還我舊菟裘

山水圖

凝塵不去鼠行几劃見巨然與千里修眉拂畧遠意開

碎點孤煙樹如薺髻龍鬱鬱新翠搖我覺鄭公殊嫵媚懸知自是棟梁具歲晚霜雪須飽試舊聞北岳鐘沍寒長松造天冰裂地蒼皮玉骨不受凍礪砢千丈世絕擬誰能爲我試貌取奇姿偉狀來眼底張君平生飫所見雅復愛此秀而美雖然莫作差池觀老壯險夷同一致

鳳凰山澗石圖

南湖山人小劇戲夜半鈞天聞拊擊音節疎宕風起舞至今筍簴遺墟業君來訪古用此時地老天荒何處覓兀兀渡盡澗與岡磅礴徑微予趾棘重華忽已三千載鳳鳥一去無消息石兮石兮奈爾何搔首湖濱徒竚立

和王寅甫御史遊南山韻

玉堂仙拍手相勞苦但知歎空吸寒碧殷勤問翁今何如平生愛山苦趼足況此對面美冠玉也曾杖履極躋攀方瞳炯炯映丹頰顧記三生石上無讀書雙趺兩苦澁歸來舉似翁一笑飛鴻踏雪那苦憶千其爲我謝羣仙不妨天遊復八極袖中行記眞畫圖留向人間作奇特

題洪崖先生出市圖

洪崖先生住何許支離擁腫之爲伍蕭然行李偶出市東書瓢劍畧可數自謂生在三皇前野鹿標枝何太古當時但以結繩治書中正復作何語與馬絡頭來復來雪精胡爲蜀絕具祇呼張老無不可面謾三郎眞戲侮承平无事相娛嬉力追遐風來湛露一朝恍惚思草昧此意似已厭繁膴千村萬落荆杞生宛是洪荒一風土袖中紙驢不吃草拍手還向洪崖去

峭度灣蹊轉虛曲徑踏青螭脊上行所歷漸高山漸東
紅亭白塔出湖外下瞰諸峯等臣僕祖禪宴坐服生獰
法席宏開儼淸肅何人梵唄呼僧定劃然透戶如擊筑
浮嵐暖翠忽紛披依依精舍傍修竹至今猶作哄悟聲
餽食頗慚空洞腹崎嶇竟日亦已勞應接滿前端爲目
道人對境丫无羨折脚鐺中煖脫粟小立爲爾起深悟
願事掃除甘播掬崢嶸歲月苦難記三寸穉杉俄立鵠
山中老宿亦向盡訪舊無人空感觸細評道人似豪家
臺殿耽耽枕君谷當時氣象雄一方誰教刼火燒摩竺
十年舊觀永全還金錢奔走傾緇俗何山試問何所有
一溪淸冷滋寒醁入門使我意也消不省人間有華辱

殆是高人勝士徒山靈笑許茲論篤曠蕩幽深兩俱勝
胡不重游勇奔鹿多病歡娛久去心良辰美景甯相屬
昏昏午窗供坐涼跧旡西走白日速夜來可奈風雨多
盡力催花亦良酷最痛新紅三萬片園林慘澹餘老木
作詩遣愁悲兩啞那知醵作愁根窟古人眞欲焚筆硯
苦語殆可書紳笏願憐阮履共稽鍛更笑周妻與何肉
留連一物卽是礙羨君開襟少頃促愛詩乃復宜相似
句語卓犖光透幅卷還始覺心和平人生有手莫操牘

送陳正德教諭常熟

此邦自是高陽里陳太丘家好孫子十年閉戶養雋聲
我先子後一時起前時送兄今送弟綵衣拜親親爲喜

畧似德公上冢面徑來就談傾底裏如聞前月淸興發
杖藜曉對南山起夫笑撚髯自虹舉淸流照影時鵠峙
我歸已晚不得陪脚中平生信有鬼獨留詩卷使我和
思枯預怕搜脂髓小溪深處是何山藏機一句旡多子
當時言下誰領會只認泉石爲對屨至今遺跡記東坡
遂使此山同畏壘擬議固已輸一籌躋攀銳欲窮寸晷
眞境不落有其間更使高人爲標指先生醉歸方熟睡
凍蠅一任銷故紙

和顧伯玉陳朝檜

長城大雄古剏裏一庭老枏質已死依約僅見左紐紋
垂柯布葉乃如此相傳云是陳朝檜欲論往事皆死鬼

冰懸雪跨黃塵盡何煩卑莢相料理只應孤根鐵石堅
不怕如壺之赤鯽四旁那復有生意生意却從中心起
陳氏機淺重株弱雖有子孫何足倚崢嶸霸業隨手壞
五傳不堪重屈指君詩居然多硬語千載興忘雜悲喜
隋唐而來尤可感區區未數錢與李

寄閻靜齋徐容齋二學士 代作

斯人宗工國司命容齋有容靜齋靜海涵岳峙俱偉人
心同道同不同姓向來先後持玉節共仰福星在吳分
一公歸領集仙班一公繼登六鰲禁大名本是宰相職
高搴晝帷地步峻導密亦是翰林長怯掃槐廳消息紫
天敎兩蘇轉洪鈞赤子到頭合蘇醒東南秀士願不乏

當年蓍意極搜引而今造化況在手想見姓名猶見省
石生已起有温生我愛莫助德帡帡苦爲百草憂春雨
坐待風霜發茗艼

善之入蜀蘭皋置酒小詩紀坐中事

病翁禁酒乃禁脚不省人間有行樂主人善醉客善之
邀我來同鵞炙約清樽快吃船落塚顛悔從前謝杯杓
故人久別如此酒一時傾倒慰離索更擘新笋供春掬
狐泉槐葉未須學殷勤入鼎資過熟老饕恣吞不勞嚼
人生難得是合併開口一笑良不惡呼車載我兩中歸
阿香推車散飛雹分明戒我輕破戒故把春衫都濕却
我亦投牀作雷吼無數殘紅枕邊落

倒撐漁船上岸圖

倒撐漁船逆上溪六鷁過宋風退飛呂梁懸瀑行越之
瀧瀨如象人西歸一笑恬視險與夷同波委順未必非

趙石心詩

試問吳兒歌小海如何廣平賦梅花一片石心原不死
平生不落俗庚家趙子陳陳有曾府雲根半夜生槎芽
有時盤空吐硬語更覺世上浮且夸誰能爲藝青藜杖
苔蕪荒盡天祿與辟邪

贈劉心月

心月還將眼爲月秋空表裏俱澄澈閱盡世間嬋與妍
分明無處藏毫髮我方回向心地初含光自照非外襲

平生最喜阮嗣宗臧否兩字何曾說

送陳正德長慈湖并敘

陳正德甫本齋端明公之孫資稟超異而氣象峻整與
其二兄無逸正則相後先克持世業蓋本齋師蔣實齋
友楊東澗而聞之魏鶴山眞西山者也師友緒言講之
甚悉以選爲慈湖山長兄無逸取東澗送本齋敎授金
華詩和之以送而送者亦皆和焉楊文元自號慈湖在
慈溪其鄉里在樂平其仕國遂有兩慈湖相望千餘里
慈溪之慈湖其在樂平之慈湖否耶不可知也或謂莫
妙乎吾之心之神變化無方俛仰之間再附海外安知
慈溪之不樂平乎然則正德之樂平亦且三月聚糧撰

日而戒行乎告行於嘗所往來問途之所出孰爲近遠乎其既至書院也亦且循序而進歷階而升堂乎集其學者正席而登義乎正德曰若是者固知之且慈湖每舉心之精神是謂聖者語其徒亦未嘗不曰孝也敬也實也忠信也誠使學者極高明而道中庸下學而上達盡心知性而知天其有不至於聖也乎予深異其言夫義理無窮其是非疑似不過毫釐之間講去其疑而求其是可也昔呂成公平亭而議陸氏之學以爲勇於求道之時若不由階序然亳髮之偏不敢安兼聽並視却立回顧不造於至乎至粹之地弗措其語可念也盡以是求之焉遂和詩以贈

本齋之孫盛詞華下視流輩十倍過家書雖散佚千卷其奈儲死擔石何三昆研席相與勘辨不遺毫髮訛一朝束書慈湖去慈湖之學自象棱人之高明驚高遠不由梯級斗上坡而其下者保固陋終歲無路登嗟嵇萬形惟實乃無弊此道自古傳思軻慈湖論新論無我直意初不煩鎪磨虛明一語更超絕不肯與人同其波却笑禪宗用心錯我每讀此無麾哦徵言日久諸老盡獨抱永感如夙痾君家詩友講貫孰持之以往豈在他我耕我蓑粒我腹而彼徒夢笠與簑

題嘅泉亭

大龍小龍天下絕水簾高掛三千尺呂梁懸水那復言便應歷倒棲賢峽我來覓水洗雙眸怪底老崖枯欲裂龍公何處抱寶眠閟蓄精枯未渠泄誰知水火本無根重陰可以陽氣徹倚空長嘯山爲開以虛爲感感尤烈千山贔贔方沍寒渾乳琮琉忽飛發珠璣噴薄雜霏霧瓊瑤傾瀉濺白日若非捲取銀河來那得變幻在呼吸看泉須看無泉時自無而有乃奇特龍公作事眞狡獪吾儕用意亦奇掘經營小立看未了洞門忽已雲霏濕龍公龍公可以止何如翻手作飛雲便將豐年報明主蒼生赤子俱涵活火雲六月汗如漿更爲渠儂洗炎熱一笑回首謝龍公神用俱停天地寂

再和楊求仁何道二山韻

雪堂西席雪江水廣文先生是鄉里此翁平生事嘲奇欲上虛空鞭騄耳邇來深藏老鋒鍔未許容易試越砥插天光氣尙歷歷若爲著渠巖石裏仲華本願郡文學百年功名一日起崢嶸今不少自貶吾道毋乃太孤峙若將新句調山靈不遺陳迹踢死鬼世徒貴耳不貴目誰得其皮兼得髓翰林主人墨客卿會將此事全何子吾衰正復何所用兩錢之錐漫苴履固知梅老難抵當夜半偏師來研墨襆硯囊筆俱堅坐爾以不戰淹客暑天地凍合萬木僵軍中頗怪多墮指春風呼酒爲解嚴

律詩五言

和孟能靜總管西莊閑居九日見招

風物居然好亭池穩處安上饒初奏最西墅且追歡朗詠詩千首高眠日幾竿放懷閒孟浩乘興過蘇端近局人人喜閒居事事寬扶笻差可強拄社亦非難歲月期飴背功名付鼠肝相將斟壽斝一笑拂塵冠紅蕾春猶小黃花晚更寒摩挲話銅狄惟許鬢邊鶴來觀

張彥清學士以使事來杭訪問忠烈王子孫蓋其先皆自保定原系實同迺合二譜聚族謁廟敘拜厥誼甚古仲實賦詩以紀錄寄山中輒和之

有偉秦咸望厥初保定人風雲際興運茅土褒勳臣端自積餘慶匪徒榮一身聞孫藹今譽抗志矯秋旻嗜學今該古問安昏復晨金方感義氣內譜存宗親膚使光華盛輶軒采訪頻迺知清廟器俱是崐山珍公派既同出馳聲日絕倫仙班重典領宥府久彌倫揭節方宣化揮毫看爽神應嗟遠俗薄欲挽古風淳鉅族同三眷高情隘八堨焚香肅遺像序拜欣嘉辰頗屈彥清貴甯嫌仲實貧綿延百年緒翕合一家春樂只飲此酒勤哉書爾紳尋盟諒愈篤踏道毋胥諭暫別山河阻終期事業新相從萬里去伐鼓起通津

和梅君遇退閒

鞅掌徒勞耳人皆羨子閒惟甘寄市隱勿若憶家山街鼓晨眠穩丹田夜氣還蕭然無一事意已出區寰

贈厲白雲上人

雙徑聞鐘罷而今但熟眠事須紅日上身在白雲邊古貌應違俗高吟不礙禪爐頭熾芋火相對各欣然

羣羊踏菜畦戲作

活計元堪笑毛羣尚見欺蹴蔬元匪夢藩柳竟何裨正爾敗諸葛從何捉左慈若鞭其後者猶得養生規

次韻八詠樓

八詠樓中景都從筆下收使君容此客詩卷重於舟我頗曾三至君應倍四愁瀟湘與章貢千古只同流

贈葉一山

氣岸有如許當年乃鶚冠覓官談笑易知已古今難膊聲如山瘦心堅可歲寒郎潛有顏駟博士却儒酸

題詩禪方丈

切記犯正位須教截衆流聞鐘應已悟縛律未爲道室小纔容膝詩成自點頭出門忽大笑明月一天秋

仲實踐約來訪又得韶甫方君同得數日語蟬聯甚慰五詩寄意甚高次韻爲一笑

重腿嫌卑濕那堪暑雨稠抛書事藥裹欹枕聽溪流何用摅孤憤惟宜號四休誰能訪生死天際有來舟

江河去不息金石仰而觀但未隨流轉安能制汗漫親情人所重友誼古尤難一士俱來意遙知可歲寒

紅帶承顏日青袍奪鄙時猶尋雲弁約肯爲水亭嬉快
捐豈嬌客老翁眞小兒五噫且勿作舉按樂齊眉
陽美長腰米儋州禿鬢翁相傳作嘉話如爲表遺忠牧
檻溪山勝從容詩酒中南湖未歸客歲晚倘來同

答術者

賢關抱多士子獨抱遺經衣尚舊時褐眼誰今日青直
須行萬里未許赴三星會友誦佳句等閒生鶴俐

送吳古村入越

笑我甘若隱因君動越思緣波元可鑑綰髮已成絲共
心撫峯東澗碧梧鵷首南風至梟比右席專暮年尤惜別搔首
意悽然

說修齋老仍懷閱道時匆匆還別去汪海入新詩

次韻寄衛山齋

蜀客嗟流落甘爲學圃遲年華空自老心事復誰知未
有盍簪日還須上冢時詩餘何足論相對但期期

送周東甫教授餘干并敘

太學賢士之關異時英雋如林冠蓋如雲睠功名富貴
可立致一旦高舉遠蹈携書入山林惟恐其不深且密
也蓋久之而後稍稍出爲時用何進之難耶然流落顛
頓之餘尤爲人所愛重譬如珠玉犀象之珍要未易煨
燼之也吳興周君東甫以前太學諸生教授饒之餘干
州人皆謂此未足以處東甫也東甫笑曰曩使吾幸而

律詩七言

勸農曰漫成

白髮紅顏烏帽翁年年從爾覓年豐爭看漢詔來身畔
便覺幽詩在眼中且喜畦秧三日雨莫愁花信幾番風
我今亦是情遊者不稼而禾愧食功

景定甲子理宗嘗以顏曾傳配道饗下問詞臣
越咸淳丁卯昉以曾子子思升侑孔庭蓋推本
先意也先臣所被宸筆藏私室會軍學撤舊廟
崇新堂願得摹刻其上而某固未敢也府教張

君江詩以成之後之觀者將有考於斯文謹用
韻以謝

在昔前朝帝問頒龍樓當日正承顏曾思參侑褒崇后
堯舜相傳密勿間適駿先猷昭若日於皇吾道重於山
老臣獨抱烏號痛不及臨雍扈從班
藻有嘉魚首自頒師儒樂育士歡顏宸奎恍若從天下
傑閣崇成不日間要識道原觀件水坐令文物盛黔山
熙明殿下槐龍舞便合歸陪講讀班

荷花辱於淫邪陷於老佛幾千載自託根濂溪
而後始得以其中通外直者儕於道而近世魏
鶴山又推本周子之意取澤陂之詩所謂傾大
且儇者歸之君子焉明倫堂後新池驟著華教
授遂見之詩且有取於周子香遠之句寄興遠
矣因次韻

道中何物不生生頃刻能開碧玉蓮根腳好時花發越
源頭活處水澌連喚醒佛土從前夢細繹陳詩最後篇
霽月光風眞洒落千年此意後誰傳

和張教授雨詩

占雲日日問如何物意焦卷重可吁微酒人皆憂未濟
積誠我自愧中孚滂沱幸已符先兆穉稚行看穫上腴
此事相關情正切吾儕初豈事誇謏

試院和李提管韻

聖世旁搜盛武宣幾人舍耒歎胼胝武成宜取二三策
稽古還誇數萬言充棟此時唯恐後着鞭宅曰竟誰先
空筌相對眞堪笑半夜魚龍已變遷怒字該易恐字
死黨爲東岡賦遠遊余病臥空山聞而壯之和
韻爲別

鬢絲梅雪兩鬖鬖底事征車人指南自是會遊習蛙黽
不妨小住話魚蠶操觚中歲情良苦秉耒平生分所甘
若有書來訪生死白雲多處是吾菴

次韻无黨留別

濤波萬木撼新秋却笑茅廬似葉舟我但蕭疏眠頴尾
君方鑾鑠向壺頭早涼已喜無殘暑老別當須似壯游

黃木扶肖最奇處想留句子待浮洲

和劉湖齋海棠

人物當今第一流以花爲屋玉爲舟曉粧未許賽幃看
夜醉何妨秉燭遊錦里宣華思舊夢黃州定慧起新愁
何如歸伴徐公飲穩結一巢花上頭

和善之舒遊何道二山

行盡千峯日未晡齋餘扣檻喚紅魚百梁扶棟神輸巧
一驛鳴騶樂出虛那得詩情陪島可但誇山色勝衡廬
老禪趺坐渾先語案上旁行幾葉書

雨人相對說蠶叢猶堪嗟滿故宮忽見書圖如雪外
不知身世此山中餘生纔寓一稊米獨往殊欣六尺蓬

寄得詩來何處覓南湖蒲稗沒鳧翁

送李仲賓同知

一別豐儀十載間新春再見爲開顏雞林傳去詩如錦
龍節歸來鬢未斑白日絲綸倫端可待平分風月早須還
此行已滿英雄彀同上烟花紫禁班

七兒應復同客飲櫻桃園摘新歸以遺親用其

詩韻識所感

聞汝相隨入翠微歸時晚色已淒迷櫻桃爲喜筠籠重
燕子休嫌茅屋低我老恐妨兒輩樂新詩欲繼古人題
年來自覺摧頹甚送客何妨過虎溪

和李侯九日二首

自愧羸餅在井湄頗思時復一中之平生殊欠題糕字
今日堪憐對菊時烏帽已欣新得酒白衣誰似更携詩
吳興太守貞三絕嬾辭輕教玉笛吹
幾同九日九江湄杖屨從容信所之下濮遠尋觀稼處
尚記當年薦寢園百官分賜荷恩寬帶青絲籠空餘夢

東籬想見醉眠時快逢今日吳與守猶記當年己酉詩
我亦平生知所慕風飄衣袂任風吹

賀張老山得代

富貴方來本不期湖山還去豈無辭衆咻直從夷爲涸
一笑姑存噲伍譏難辦求田還問舍且教人務併尋醫
幡然强爲招延起從此巖阿爛蕨薇

別趙子昂

粉省星郎蹋曉班暫隨使傳走人間荆州利得習鑿齒
江左今稱顧子山君意頗爲尊榮喜人情爭羨錦衣還
但憐老病匆匆別白髮如何更可刪

送蕭子中

誠齋手摘千巖葉詩律清森近代無仍世科名香未歇
諸孫文采蔚相扶橫徑爲喜皋比穩覓句何妨鶴骨癯
會見蕭生起東海幾年志抱一時摅

春雪

一冬祇辦作嚴寒剪水飛花事竟難閉戸不知春意動
撲窗忽覺雨聲乾頗聞萬畝正雲集何處一簑如畫看
但喜畦蔬得蘇醒從今小摘有餘歡

送羅漢臣

向曾平步上仙槎拂袖歸來氣尚豪自有西山堪住笏
不妨右手且持螯凌雲彼美河津如夢泛雪回舟也自高
須我餘生復何事閉門三徑近蓬蒿

過洞庭山書湖中所見

欲談舊事恐悽然誰遣奇觀墮我前驚陣萬屯湖爲黑
冰鬚千尺水皆懸死多風色似天相阿那人家疑地仙
更有一般堪羨處嫩醅綠蟻醉無眠

送趙蘭皋教杭學

一自彭城向頴時重開講席整冠綬青矜喜得新師範
白髮能言舊尹薖獨冷定應非熱屬衆芳況復異凡姿
不妨且作回翔意直上搏扶亦未遲

送鄭南仲主簿

六客堂前翠竹屏雙谿館下碧麟生遍經此老竹吟處
可使常行簿領人吏爲祈蠶覓休假官因祭竈請比隣

也知矮屋難淹滯且與窮山作好春

題用拙齋

柿林園裏侭文黨金谷園中石賈塵漫說愚谿誰當世
若將巧宦目他人何如杜老幽居處一似无懷太古民
說道書齋名用拙可存吾道樂吾眞

蠶在長沙有遺以石山今舊物雲散此石獨以
堅頑獨存漁莊爲賦九芙蓉之句遂以歸之目

爲壺中九華致其悵望

當年持餉自湘東共載光憐翠色濃莫向壺頭疑蔗境
要從華頂看芙蓉諸郎自是階庭秀此物聊堪筆硯供
却笑仇池無與伴圖中望悵九奇峯

餞留忠齋丞相 并叙

趙清獻公自衢過永嘉曾文清公自越過姑蘇皆以入十之年就養于舍此東州盛事也大丞相忠齋留先生視兩公名德同鄉里同壽年同而東閤府判將迎安與以踵芳躅邦人士日夜望者余以老門生敢援前比賦小詩贊公之行

爬尺河山路匪賒人生迎養最堪誇續茶山集過吳下看戲綵堂求永嘉入袞高齡忻子舍同鄉盛事屬公家邦人莫笑門生老日日花間望小車

予與會孟同遊古心先生之門死生契濶今見其十年前與仲寶詩帥初既追和予亦繼焉

陵四

擾擾人間萬事塵舊交無奈白頭新此翁固是同門友今日眞成曠世人千里賞音知絶識九秋落木見横陳也休頻把遺篇看說到銅人更愴神

和虛谷韻簡唐月心

平生自分只虞毗況是而今一槁枝江左何人譚太極洛陽有客賦新詩物情於我眞疏矣吾道非公誰與斯未必梅邊聊索笑微言好與共參之

餞陳正則學錄長城

本翁十載郡博士司科官清亦未遲暫屈吳松湖海氣來看陳檜雪霜姿近家聊喜片帆穩遠業當爲萬里期老我柴扉堪寂寂不妨時寄畫溪詩

再和虛谷韻

宜隨世事事誇毘得得來尋霜雪枝苕曲新添漁隱話陵陽別論派家詩卜隣已喜同王翰到處猶能說項斯不是晚來投社去扶黎兀兀欲何之

和梅君遇二首

除却壺中日月長不知何處是眞常等閒鉛汞自生死從古薰蕕更臭香糞掃衲邊貧見口呂步虛曲裏換伊涼何當月朗風清夜喚出胎仙舞一場

行止非人所可爲疏庸何事不違時已驚夢裏雞鳴早翻笑人間鶴到遲剩曲船回空此興洞庭飛過怕渠知依然身世溪亭上售用新添五首詩

陵四

高賢孺厚齋使君之令子自番來雪訪明親舊此誼甚古歲辛亥余識厚齋金陵通守之舍堂陪朔齋劉公飲海棠花下倏仰四十五年追念悽然

厚德流光報必豐當年齒稚已奇童蘭芽秀擢孤根內華表驚呼一夢中肯向陳人論世好絶知新句有家風海棠花下看鍾蔣說著令人念此翁

和王梅泉黃靜齋載酒問花

逃癯形容兀似槎誰詩獨樹老夫家高人早擅無雙譽佳客爭看第一花已爲義尊成銘酌酌誇信筆寫葩華斑斕小草眞兒戲得借餘光亦所嘉

吾五十年間未嘗一杯自壽汝曹所知者今乃力營甘旨爲七衰慶事出創見欲深避去又不可使汝曹宂曰懊恨復如吾者小詩答勤渠意

丙申正月十五日示諸兒

七十新年未盡窮香醪滿泛饌尤豐便同五鼎爲吾養汝有雙親勝乃翁一念自能通造物諸孫更與振家風華燈璧月今何夕春在親情笑語中

十六日謝郡官兩學及鄉友

七衰空餘永感情南園養病閉柴荆一朝破戒爲兒子四坐合并來友情地主每能容朽拙天公特爲放新晴餘年得此今多幸白髮傾欹故一醉成

陵四

十七日謝子昂孟能靜及諸親友

兒將白髮共嬉娛敢意高軒訪敝廬七衰年齡同絳縣諸賢詩句過黃初菌芝那解出枯朽冠葢便能傾里閭爛醉何須問生理貧家今有百車渠

送楊與府

細語當年別後春驚心寓縣尚吹塵濁醪易貰新豐酒衰俗難逢舊雨人君似伏波當益壯我幾南斗不能神合并未久匆匆去魚鳥蒹葭誰與鄰

大水後得雪

便須飛酒又何佳得得來尋貧士家破屋青燈纔一黍荒園老樹忽千花酒逢寒夜饒偏貴詩出窮人例太誇

雨月兒書滓未到定應行腳更天涯

蕭條籬落勝于村還徑人稀早閉門過眼風花纔一瞥到頭石笋只雙蹲何妨好那笑爐空火自存笑詠車斜微雪事諸君本本又元元

再和

饑年得雪意殊佳天亦終憐田父家是處連雲眭宿麥一時積水散空花預占餅餌眞堪喜若比瓊瑤未足誇我正坐須來歲勤夜中踏甕喜无涯

正思覓食繞諸村咄咄今朝雪塞門屋角空囷飢雀噪牀頭敗絮凍鴟蹲分無曙酵能相熟賴有符訾僅自存堪笑少陵窮不死區區若欲問黎元

陵四

三用韻

雪中何處不欣佳却似偏尋囷約家老病尚應餘菜色風騷未合到梅花貧暄擬向田翁覓面旋時聞兒女誇可是年來四不出也隨苓省傍南涯

慚愧長髯市人村送詩踏凍到衡門未愁顧兔千毫禿持看陽烏三足蹲我亦欲尋安道去人應共怪阿先存界天雪嶺依然白更憶當年李仲元

四用韻

暇食于人苦未佳從來逝旅便回家囷時長是餅無粟一夜偶然燈有花雪夜又寒誰復料物中惟老不堪誇卷書危坐時相望不覺西南各一涯

五十年前三尺雪匆匆掃花下荆門坐驚荏苒吳楓換
長憶輪囷蔀芋蹲霞局還如一日事刼灰能有幾人存
新書讀罷令人感轉首看看又歲元

道士號庭梅爲賦此

苦把庭梅劣野梅庭梅元自野梅來肯辭台鼎當年貴
直向丹田內景開山意濃時還耐看道根孤處更深培
元機參透何分別猛拍闌干一笑回

送張剛甫廣德學正

桐州咫尺路平寬華撿春風白髮歡教育兼全三者榮
起居頻報四時安的傳何況自話老 諭寶齋本齋 遠業
豈徒榮一官從此江東有新句將來應對裨雲看

十一月朔冬至

魯億再聞號爲偏五載之終似遠然辛亥徒爲章首歲
上元直在太初年 是年上元甲子朔 其正周正建子 桑正
未從元凱叩長短且學少陵吟短篇一線閒愁隨日長
形容空老此江邊

餞余好問入燕

疾鼓漸已轉涼颸想見湖亭送別時發軔功名初得意
聯鑣賓主總能詩昔人猶自薦佳客今日何憂乏已知
最是人生急三釜高堂白髮數歸期

和徐容齋正旦

想見新年試筆時風流應不減丘遲歸來燕子元相識

七十八春華髮老幹龍文鼎力猶堪品題人物多成傳
管領溪山盡易銜了不安排方是適本無全缺又何慙
詩傳析國睢陽冠七字新詩落枕函
怪底膺門稚子歡倒衣迎拜病猶堪喜看詩卷牛腰大
慙說踏車鴉尾街風誼薄雲誰得似雲泥被逕我增慙
新年精力知強健酬答端能日百函

能靜十月海棠花下飲唐同知適至因言昔在

漢中十月海棠亦開用韻

貳車曾上漢中臺十月海棠無數開萬里相逢會識面
雙眸歸盡更傳杯高情共昔燕支量歸夢還思灩澦堆
客去主人應卜夜不妨喚取燭籠來

和除日閣鵲

門前車馬氣如雲鵲喚意甚馴別歲風光從草草
報人消息喜頻頻當家金印君先得明日椒盤我自親
共樂高堂稱壽安與迎養趁新春

送鄧善之

尺一俄聞有急徵風雲奮迅有南溟正如蜀客懷鉛筆
未羨鵷都寫石經此事惟須一艮卦今朝頓見兩文星
幀溝婁畔傳書去人在金坡白玉局

送人赴宜興教授

催喚沙棠港口船門前龍象聳初筵養親始願家艮近
事道中年志愈堅美俗一新吾禮樂高賢多羨此山川

不妨且為坡翁住却上天玉堂陪眾仙

七言律詩

次韻李千秋中秋節

節物詩情總索然漫將梨栗當盤筵堪憐永夜空尊月
記取衰翁斷酒年十日尚留花影在兩瓶便作竹根眠
分明破戒緣佳句免使兒童誚禁烟
癸卯八日送李千秋還杭
喜聞罨畫初回棹便擬共公吟過春何事客鄉還送客
今朝八日更愁人風吹柳面梅花老路轉裙腰草色新
只恐西湖留不住重來好爲話疲民

失題

篇章何事等嬉游尚想揮毫翦燭秋從古殺青徒自苦
只今醉墨可能求忽傳警立沙頭句又見鴻歸天外洲
樸研去來須猛省不由自己更誰由
歲在丙辰元日立春是時先人守當塗郡齋賓

客雲集皆用元旦八年東坡和王仲至秦少
游詩故事所謂省事天公厭雨回先人笑曰
天公省事今乃多事耶今三十九年矣追念
慷慨小詩聊記當時笑談之語

一昨姑溪歲丙辰老仙元日去班春當家句子頻催客
省事天公卻人紫凰天涯今已老泥牛歲首又還新

笑談誰記當時語獨立東風倍恰神
和任東津山長
吳興學法獨諸華吾道元無遠與遐今日誰能留下馬
古人猶自酹先花肯聞燕豆悲流俗共喜泉比得當家
入手新書惟重拜頡頏那得並飛霞
和宗教那律伯明
翩然來自舊京華歷數山河不謂遐往事已空惟重黍
元談未了更澆茶商遊句好我爲坐東道情深未憶家
也欲衡州門外去一犂長傍人煙斜

新城羅氏樓華堂
中和偶向此校聚友愛當知吾意同十世共居尤盛事
一家三代自春風試看華鄂相扶處正在閨門載翕中
昭諫而來名節偉更添新記與無窮
寄昌化孫梅泉
揮手秦稽信宿然未行俄已兩周天雲緘尺素歡開後
雪鬢雙溪恐墜前高誼誰能似孫宰舊題應復記蘇仙
何時布襪青鞋去摘野芳苗古寺邊
文性之惠蛤蜊緣橘
二珍肖會到柴閭詩爲高懷趁早還海上便如逢若士
橘中戀不減商山可人風味知渠得老我形容有許頑
快擘黃包烹紫蛾爲君浮酒一開顏
送李雲在學錄

橫經之暇即吟詩三載如常匪敢隨聽雨不知官獨冷
看雲自與意俱遲翠飛鬢宇生新敬鴒立儒衣動去思
還恐西湖難久滯此聲梁楚已先馳

次韻九日寄史推

弁有山兮水有湄登臨舍此復何之髮疏帽脫狂猶後
雁過江涵感慨時盛府主賓俱好事滿城風雨苦吟詩
人生自可行樂耳劍首功名但一吹

次韻寄史彥明

等閒看盡弁衮眄旁郡聯頒率檄馳候管乍投新定志
郵筒忽見故人詩君方清絕行明鏡我正摧頹據槁枝
爲喜綵衣還膝下揀枒趁得頌花時

荅朱鄰林見寄

天目羣仙帝所毗別來引領但神馳分明和自香山老
活脫吟成玉局詩論舊驚心幾甲子扶羸笑覓一節枝
如公再合幡然起休戀春山笋蕨肥

次韻李侯喜雨

誰似當年召信臣天教來此活疲民水鄉怕旱相傳古
甘澍隨車總是春坐看豐登成樂歲只將愷悌對神明
已聞宣布形歌詠寶主殷勤用意新

謝李侯枉過

鳴騶窮巷忽相過共柒將迎客步何每望故都身不羽
欲賡新句覘空工磨盤與踘復爲公出泥飲惟應說尹多

卻是旁觀工指點若爲公錦雜漁簑

長兄授館于杭每休暇過仲實家相與譚經析
理閒則飲酒賦詩爲樂今閏秋十四日會於
復軒相視而笑曰好天涼月卽中秋況今歲
兩中秋乎迺留飲劇論夜參半蟬聯不休情
愈神穆予聞之甚喜因爲詩寄之

共飲方酣月滿樓劇談無寐露侵裘此宵此景應難值
吾壻吾兒亦罕儔情誼渾如同一姓風流不負兩中秋
絕憐老子婆娑甚破戒何當太白浮

和陳無逸木樨

秋旻金氣正高張併作西風一夜涼何處杯中无白墮

如今扇底有黃香自慙老柄如犀禿卻笑春花爲蝶狂
勝賞清吟兩奇絕吳山橫過卽仙鄉

和仲實秋興

金鼎吹茗頗然清閒早空庭一葉驚拄頰偏宜對朝爽
揮毫正好賦秋聲鏡中鬢短休煩鑷壁上弦閒不受縶
志士由來多慷慨何如百囀聽鶯鳴

黃元靜飲客蒲蓮海中殊勝絕

扁舟經入夫渠國一笑俱非襏襫人低拂柳陰偏辟暑
活烹花蕊快宵新小巾脫去我先醉大杓取來渠更莫
獨嘯數能詩興發羨君越樣老精神

次韻子敏朝奉司丞

西風小立對晴川冷笑人間自聖顏使事嫌因荔枝出
歸期休在菊花前平生漫說少陵老終日誰陪上界仙
應是社中鷗與賢詩情比舊更依然
王梅泉生日惠詩次韻答之
堪笑哀翁作計狂又隨笭箵到魚梁未秋早覺凋蒲柳
已老安能種漆章誰似讀騷仍飲酒有時贊易自焚香
梅邊有約君應記但愧年來久覆觴
白賁
致飾雖云賁則亨合章內照乃爲貞離明外附天光發
艮止中存道體純玉質未凋虹貫日素功後繪物生春
也應笑我元猶白不比羔羊正直人

次韻
大海相環宛一洲浮漚乍起已千秋三壬笑向人間世
四癸時尋物外遊我輩安能知許事平生未若樂斯邱
閒窗翠竹時相對更說緇餘總繆悠
送程晉輔長和靖
傳家氣脈固深長掖策來登和靖堂南渡金聲元不泯
西菴草色可能荒要知持守爲涵養好把精微重發揚
共喜慈闈得甘旨他時遠到未渠央
趙君寶宜慰別三十五年矣未由再晤近張倩
仲實轉似西湖詩圖乃知吟嘯湖山之樂輒
爲五詩奉柬

南屏環擁翠雲堆誰遣精廬特地開祭酒先生甘隱遯
燃藜太乙忽飛來胸中磊磈倪五千卷門外芙蕖十萬栽
白日竟拋妻子去羣仙攜手上瑤臺
右南屏書院
橘園亭畔市多塵麴院橋邊境轉清山色湖光精舍倣
筆牀茶竈釣船輕奈何一字不堪煮且與三賢相並行
笑問壽藏何早計不妨更學趙臺卿
右西湖書院
毅齋大老除新綬名節尤偏毋所尊曾是廬傳第一唱
御留衣付外諸孫袍披柳汁初承渥稱泛霞觴共拜恩
何記吾家多夙契何當握手得重論
右鄭夫人傳
伯子堯夫豪傑人四時佳致四時春靜能觀動一機活
會復承元千古溯造物生生還化化世情故故又新新

不妨長向亭中醉自覺沖融氣味眞
右四時春
平生知己一李及別後長闊白板扉偶有客來孤鶴起
也无人覺小舟歸儘渠俗子頻相惱只恐仙禽未肯飛
莫笑襲琴并煮鶴醉眠林下兩忘機
右小舟歸
如何苦作斷腸聲度盡關山失弟兄萬里它鄉誰是伴
單栖半夜若爲情嘐嘐每歎衆人薄落落孤將一意行
只恐影沈湘水後更無來者繼高名
贈陳東洲
散髮披襟頗自由野麋見客忽驚投新詩生怕將愁至
博學何妨與熟遊未說天邊金澤子試尋城外土假頭

不然且學伯倫醉荷揄相隨死便休

題陸起潛皆山樓

醉翁朝暮四時景誰遒描摹入此圖嗟作皆山眞箇是
吾女去二稘何處吞聲哭忠孝果何辜神理諒未燭
攜來到虎窠之俱也曾住客相陪否亦有清泉可釀無
更喜一般佰倡舊商樓百尺俯塵區

送賀存博教授溧水

直道方心古所難任渠俗眼笑儒冠子龍有屋猶黃壤
老鄭无氈漫冷官一片湖光清客緒三州鼎足屹詩壇
只應翠麓迎人意歲月功名正好看

送鄧南舟教論歸里

試把溪堂舊墻看三年苜蓿守晚寒吟肩祇自初來瘦

蹇尾方知細滿難憂患可能期學力功名終不誤儒冠
到家莫作多時住趁取秋風送羽翰

五言絕句

賈節菴冒畏景越修塗過我茗譚情誼甚厚令
問古或無思大節不可復見而骨肉消息訪
問雖眞相對殆感慨不能爲懷青鐙夜語誦
少陵夜闊臥聽風雨之句意甚惘
然其歸也兒曹以此爲韻賦詩道別余亦作

右留

披時譽蕭騷臥處準佰仄傲然煙雨中安有知睢澤

右簑

輕圓兀其頭不受暑雨厄時將蓬外挂旋轉卷七澤

右笠

裹裹不自持何以制沈痞聊懸一鮀餌鮀餘魚未可狎

右竿

彼已苦其密此猶患其疎獻吹試新圖一梁雙白魚

右網
熒熒枯蛙中急雪洒不滅西風明日晴雙花爲儂結
右鐏
呼風忙趁魚一片如掌大且等後舡來過湖猶早在
右帆
登登遠還合聲從何處起魚走潛深波禽在深波裏
右櫂
卽此是瓊冰醉棹舞波面何似宮亭湖爲我覓如願
右楫
贈薛東湖
抱痾蓬廬下白日背我馳我生已如此天命復奚疑
九
陵五
悠哉東湖水不迎亦不隨相對淡無言可以樂我飢
希平初度老友王希宣扁舟遠訪風誼甚厚賦
以十詩寶用淵明宋菊東籬下語五章云每
歲思親不持觴幷蓼莪幾欲廢詩雅蓋深知予
心者薾之慢然輒改此身尙我累椽粟時自宋
行年似啟期顏髮日夜改古人歌既醉其中有五福如何憔悴者忍欲但餐菊
有酒巾可漉無酒恤自空但懷停雲友相望各西東
九日抱壽酒時節無差池我生秋已老菊荒而崩籬
扁舟適寂寞十詩繼騷雅定是王宏孫猶記南山下
淵明六十三我已多數秋未死亦倘然神仙殊繆悠
平生遇初度何曾具盤筵感君知我意老淚更潸然
人生百年內榮華僅少選何似雜黍約歲晚長相見
堪憐武昌柳搖落向江潭虛名竟何益北斗與箕南
淵明詠三士講學馬隊閒斯道幸不廣石高媲廬山
方竹杖
此君久不見歲晚伴華顛直節要到底勿論方與圓
溪邊釣船
莫出前溪去隨宜下釣鈎風波苦不惡鱸鱖滿船頭
題束季博山園二十首
是誰按籃染千條萬條碧我欲問東風東風淡無迹
右柳堂
陵五
輪囷肖天巧霑霈含雨意惟應野老知此是豐年瑞
右瑞雪
雲臥不禁冷誤把嚴扃觸翻動若木枝紅光被空曲
右東壑
落落金彈丸飛鳥不敢下盧橘不到吳楊梅同過夏
右枇杷塢
行行西晻西暝色蒼然人芸芸各歸根我亦坐內息
右西晻
綠酷春灩灩綠水煙渺渺百年散誕內空以愁自繞
右綠繞
倚閣發長嘯援筆記舊游想見同來者俱非第二流

右第一澗

桃源逃不徹眞境宛在目要令千載下知有古風谷

右桃源

泉脉十字過石籬千里通救來聊煮茗風味故應同

右小谷簾

青青南澗芹雪消春已動如聞修廢篁巖半發流潼

右南澗

窮鱗無處遊網罟如雲密悠然釣臺畔神手看落日

右釣臺

神仙好狡獪空飛萬里行石橋小如許鐵杖響彭鏗

右石橋

門蘿上復上未省所歷高忽與鷗鴻值萬里一羽毛

右山亭

冷石眠夏天冰室透毛骨所以安樂窩大暑苦不出

右安樂窩

澄然蓄精神百尺往往深不放寒泓發可以觀我心

右寒泓

此處若爲關自來還自去中有無心人不妨相伴住

右雲關

乾將干石危化作一林雪盡日無別香五月何曾熱

右綠筠林

大讀書處皎皎當月潤香影不可假高花在巖中

別來五百歲於焉駐飈馭吳市梅子眞邂逅亦神遇

右聚仙

好著在眼前世上少人覺留此不抄傳付與神仙著

右仙奕

眉嫵臣罪小君王一笑休明日章臺路便爲越風流

張敞畫眉圖

相如撰琴

不負百年心琴中托意深如何渾忘卻猶費白頭吟

猿鹿圖

野鹿正周張猿投雨臂長由基方選巧何以總相忘

胡孫圖

山果包已盡充然兩嚥中雄雌自相命槲葉老秋風

七言絕句

己巳秋七月不雨人心焦然迺戊午齋宿致城隍清源渠渡龍君落山五神于州宅以禱始至雨洒塵自是閒微雨輒隨霽旱氣轉深苗且就槁要神弗獲某憂懼不知所出越癸亥日亭午率郡僚吏申禱于庭未移頃雨大至髦稚呼舞皆曰神之賜也某既拜賕又明日以神歸念無爲神報者乃作送神之詩七章以侈神功且又以祈焉

休休早稻已焦卷晚稻搖風更可憐枯盡百源無一滴老龍何處卷雲眠

幾度看雲眼欲穿不應氣數總關天去年兵又今年旱守也於民自寡緣

五神萃止足精神迅發風霆一欠伸能事莫嫌相迫促門前多少望霓人

老火猶驕氣蘊隆爐香藝罷日方中片雲忽卷天河落頃刻難名造化功

神祐恭惟及物深中閒感應妙精侵要知應處還爲感終始惟當秉一心

最前物意頗昭蘇未省郊原徧也無更覓洗車三日雨

普教大地活焦枯

龍輈欲駕已多時父老遮留一日遲秋菊寒泉何以報精勤更寫送神詩

都梁北鄉士多好學有向君敏衡者一日訪予語甚質氣甚夷禮甚度予心異之閒爲予言曰家故沅徒也今所居有谿實自沅來乃築室聚書其上以教子弟因以沅谿書舍名之而其亭則曰無加蓋其地舊號無加莊以其東止于石西止于岸南止于路北止于泉也顧有以發之予既爲賡右書二顏而向君又以所謂廉崖者詒予予聞此石傑立于尺實

陰厲峻削可敬可仰有類乎廉者頗思一至其處摩挲此石以激衰懦而未能也乃各爲一解以謝焉

書滿精廬莊繞門門前流水出於沅知君自得濂谿意直向沅沅認本源（因子寓康廬號濂溪者本春陵故居也）

右沅谿書舍

無加之義復何如解盡當年太極圖（太極者猶曰梨天下之至極無以加此云爾）八面四方都恰匝更於止善用工夫

右無加亭

廉崖千仞孰能干一見令人毛髮寒可以人而不如石我當爲石具衣冠

右廉崖

予方臥病稅院劉君以畫梅堅索詩口占遣之

今年四野赤如赭安有吟情到此花何況病夫空百妄
只於眞實認根芽

題德範第三香圖

水僊侑食老逋家更著江南小白花三雅如渠好兄弟
眾芳未許以肩差

次韻洪帥喜雨

敞車亭午作雲頭喜雨亭前黍秫秋但得人間甌窶滿
等閒萬慮一時收

感予妙處捷風雷造化於人豈遠哉見說商霖一尺字

閉門車馬待公來

遊高園用前韻

蟬聲緊喚客回頭依約疏僚去後秋不是先生新句子
一川雲錦費勾收

盡渠絃索隱春雷相對淸風君子哉涼親主人歸未得
不妨卻許蜀人來

和本齋亡酒

白家老瓦慣從游和氣如春不汝郵近日更誰嫌外酒
夢成噪吻吸靑邱

羨渠痛飲日亡何一石如髡亦未多麴米春濃禁不徹
酒腸笑我本无他

眞成有子萬事足何況人生七十稀莫道梅花遮五嶺
風輕月朗去如飛

贈羅竹山術者

此君乃肯與人事辨舌生風有竹山何似竹林唯痛飲
嗒然臧否兩忘間

魚須翠碧俱拋卻重糈今居卜隱中門外有來能握粟
爲渠滿意說年豐

華紋紙帳稻畦衲楷柮地鑪煨芋供此是人間眞富貴
莫將輕易許渠儂

和陳無逸中秋風雨

身似浮槎何足絆家伺墮飯不須看杜裁白髮三千丈

可奈青泥八百盤
病攻我劇聲摩壘月滩人深目睞糠一盞渭醪如許障
諸餘不用苦思量

錢高仁卿農丞奉使還北

常平舊法最爲良頗記中丞耿壽昌此意推行在人耳
肯教豐歉制低昂
好農使者慣經常歸路西風水國涼但使人皆歌美稷
故應此卽是甘棠
別來五度見重陽草草賓朋共此觴聽得酒邊新句子
可人風味故難忘
裝輕路穩好兼程還向鴛班侶雋英自葉流根誰識此

老農摩腹送餘生

舜舉水仙梅五絕

橫出一枝誰與並整青蔥珮立多時窗明几淨好風日
移向此中渠不知
檀暈金杯酒奇晚風併作一香吹此中畢竟同還別
付與司南鼻孔知
雪琬冰甌鷰茗時蕭然相與對幽姿一生肝膽何由俗
時有清風披拂之
當代浩翁有素評此花雅合奧梅兄玉宸殿上重差次
可是詩人許與輕
老逋久共孤山住好事誰令有水仙變化侯王等閒耳
不堪持到影香前

舜舉馬

常得奚官薪撿齊也思驤首一長嘶好隨便面章臺去
柳色如煙路不泥

秋江晚渡圖

晚來江上鯉魚風千里青山一望中自是欲歸人意急
等閒付與濟川功

夢會圖并敘

趙堯卿嘗夢東坡野服乘驢訪之顧室中書史環列喜
曰天下之樂無以加此宅日又夢因問水仙王事卽答
以茫昧語堯卿與斜川遊稔而是時方補註坡詩故心

誠所感如此今翰林張周卿所記澄照德公之事人皆
以爲異余謂東坡之精神無往不在而平生喜佛言句
流布中土歷劫不磨豈非澄照素知向慕雖亂離奔走
結習未忘有以得之與一以詩一以禪雖不同而所感
未始不同也樂廣以形神不接而夢爲因東坡爲之說
曰心依塵而有夢夢覺之間塵塵相授數傳之後失其
本矣豈非因乎信斯言也二會之夢東坡必宅有所因
使因東坡則數傳之後不當復爲東坡故竊有疑于其
說然澄照夢公時年六十有一而其壽至一百有十四
則倍壽之語亦幾矣正甫御史視澄照爲同姓是宜保
其圖而登其壽二小詩附下方

覺來猶記舊儀刑趺坐無言月滿庭畢竟是因還是想
不妨重舉夢齋銘
洛僧加滿九十五也向香山畫作圖況是東坡會囑付
壽年多似手中珠

題戚子雲五雲圖

一從鰲去波瀾海夢斷蓬萊不可尋當日五雲依約處
有人掩卷自微吟

金南峯隱居圖

高哉千丈屹南端路入層雲欲到難試著幼輿巖石裏
人閒爭似畫圖看
身在山中不見山卻因遠看更扉顏煌煌三秀如堪采

拂石眠雲未礙還

四安道中所見

蒼涼初日破林霏幾度言歸今得歸兀兀籃輿續殘夢
門前兒女挽人衣
分明路入茶山去喚起昏昏嗜睡翁共笑翁來已差晚
珍芽秀甲老秋風
一溪百折渡復渡盡日如行繆篆中自歎勞生欲飛去
琴高借我赤鯉公
何事區區外諜光五漿先饋豈其當儘渠爭煬仍爭席
物我而今已兩忘
生怕秋蟲稻把稊腰鎌爭出傍晴暉凫高首下泥中鶴
啄得黃雲盡始歸
狹路傾欹下澗隈歸牛忽帶夕陽來狂遮瞪視渾无奈
憑杖誰人拽鼻回
紛若多岐意轉猜若爲誤向此中來平生不作窮途歎
途若窮時一笑回
依約茅茨傍翠微炊煙孤起半開扉早禾趁日連加鬧
老莢爭風拍板飛
木瓜已過折山來黃帕封林未敢開想見白沙紅照裏
繡紋磊落見奇瑰木瓜園入折山數里世進後方敢賣
土人取瓜埋其半于沙中以紙裹花貼上以溪水灑之日灑乃紅
千顆豐融怕日侵楮生調護貴於金直須待析囊封後

方見冰霜一片心
薄酒三杯醉不成雨敲疏瓦見微明破衾判作空堵滴
滴到乾時也解晴
聽得荒鷄第一鳴吹鐙發火飯初成衣囊滅盡渾無袂
又是蕭蕭帶雨行
崎嶇蹋破布行纏負米担鹽似蟻緣爲養生涯隨處足
五湖鮭菜范公船
人向長安渡日歸長安不見但雲霏只應白鷺曾相識
船到前頭更不飛
可是茅岡太無賴苦要錢足刺船行御開官路相將近
便覓山輿陡頓輕

千山過盡又行腳慚愧道人看客勤裹得白雲欲相贈
一甌茶更白於雲

斧斤不貸老根株素節蒼皮委路隅憶昨此中逃午暑
前知愧不及堯夫

落落長松不計年輪囷枝幹欲攙天流烏已化爲神物
枉損蒼鱗亦可憐

姑溪小隊帶薰風笳鼓誰迎鶴髮翁三十九年成一夢
幾多陳迹淚痕中

每羨向平婚嫁了恣遊五岳可會回也應未斷塵緣在
依舊挑包入浙來

支離病骨倦泥行擬向蓬窗睡到明繞贅秋紋故相惱

更求底物是親情
亭亭明月無人伴一意孤行天地閒憐我扁舟連夜發
肯分清影到蒼灣

中秋有約竟須歸未到家時月已隨不合盡情看到曉
今宵聲滿雨垂垂

兒能忍渴留佳醞我亦開包得快梨自笑初無泥可洗
頹然還得醉如泥

歸途擬向城中去論舊翻驚人已非悵望故亭煙雨外
平生漫說謝元暉

題羅御史詩

蒻草詩篇好護持又吟罷蜀井竹西詩獨將高節堂前去
春光一曲透霓屏紅錦綢中養不庭誰道青峯白雨點

題作雲蒼也更奇

邱詠涯

墨道洋洋陋百家就其淺矣詠其涯直須辨取乘槎去
未許當年海若譏

月軒

坐歎冰輪吐復吞長風忽爲拂霾昏褰開萬里光纖翳
到處人家月滿軒

題擇菴雲山圖

老圖畫裏也賦幾雲抹前山凍不飛寸許塔尖何處寺
扁舟臘日訪僧歸

約家性存

春風小語記懷岷二十年中臂屈伸白髮遺民幾人在
重來老鶴更精神

蕭條今尙有誰來老盡荒庭一樹梅多謝高情肯相過
衡寒自起掃蒼苔

送李際可婺源學錄

說看瓊臺氣塞胸天教有子慰孤忠春秋爲喜一經在
兄弟誰知異姓同

乃祖當年洗日功持書賴有紫陽翁此邦況是淵源地
好玩遺編振緒風

羯鼓圖

閻元宰相也渠聽

山巒圖

玉殿何勞定等差弟兄俱是老涪家季方也與新名字
免得人呼作瑒花

贈東皐講師

飛錫會聞五臺去雲間瑞相是耶非我眉清現更奇絕
萬里白頭吾未歸

東皐何事字無功講罷應知萬法空時枕苕溪作歸夢
臨平一路藕花風

送戚性傳

睢陽書院戚先生綸也名孫侍從臣文物相傳今幾葉

又開講席淑來人

送蕭之剛

旬宣幕府得君開直到千峯盡處回聞道棠陰春更綠
不妨依舊入東來

倦書圖

日長偏困校書人袖手旁觀亦厭頻絕憐識字苦勞神
誰道春酣雨不禁朦朧眼色透雲屏著人花氣深于霧
卻是三郎睡未醒

題高麗字跡

片紙殷勤遠寄來從箕子舊封開六經元不經秦火
好爲刊傳惠後賢

毘山之居不皆竹也而其所尚友獨在竹遂擅
此山予覩野徑橫陳荆扉半啟小舟攲柳下
不覺欣然呼渡徑入萬竹煙霏中山靈頗怪
俗客何自來耶因留詩云
指點山居阿那邊閉門花木養風煙隣人不饌蒼玉束
一一而今欲造天
山人猶未出山時風月雲煙總爲詩笑問年來閒何閣
此盟應有此君知

右軍書裙帖

戲將墨妙寫煙雲曉起驚呼失素裙盡洗當年羞澁態

從今不比舊羊欣

題四畫

天氣融和凍已開桃花浥暖亦佳哉人生辦取東南尉
底用一雙鸂鶒來
多情宛頸兩鴛鴦貪趁湖心錦裏香
夜深花露濕衣裳
金蕊爭放木天容蕉影清波分外紅玉立前庭一公子
風標不與俗人同
積雪凝寒不肯融梅花伫立待春風嫩波正比鳴頭綠
厚葉休嗤鶴頂紅

南岳魏監廟曩自請奉祠恬於弊利十餘年來

益閉戶讀書易人稱識之余托姻且契比來
吳惠致五絕篤敘故舊情誼藹然用韻復寄
不足酬盛意
人生一世奄忽而篤疾亡何已旅酬南岳爐頭芋初熟
等閒知閱歲春秋
誰知白鶴早登門遺墨猶餘屋漏痕師友百年同慧脈
固應自有不亡存
全眞閉戶魏不琢二紀恬然外世榮留得詩名皮陸集
到君句法有餘情
阿囝離鸞嗟燭耳誰陪老婦祭餅盆二雛幸足寬懷抱
共說河汾有外孫
挽師叔理
卓爾見成鍛超然驚絕塵形骸脫邊幅肝鬲烱精神正
自關天分應難語俗人誰收身後藁傷逸更清新
已飽憂患味方敬翰墨動龍飛薪進士猨臂老將軍千
里摧車軸羣工愧斧斤天乎如有意更爲續斯文
四海東坡老平生秦太虛神遊已冥漠坐念更欷歔
墨看猶濕心期炯未疏堪憐疇昔語腹痛勿驅車
挽趙春谷
隴地追風驥垂天鴛海鵬嗟哉中道止藉甚到今稱幾
士待舉火一生甘飲冰居然使跡壽念此拂人膺
子美轉同谷靈均懷此都修名千載短多難一臣孤天
意終難料心期自不渝西風吹更急蕭索閱泉盧
北弁方胥會西塢還莫追津梁摩詰病臺沼雍門悲鶴
箇中元自有千峯
挽詩
挽揚知府
蜀有古愛直公爲令子孫駐原曾婉嬽治獄輒平反槁
落榮觀盡紆徐雅道存靈光洞却火德齒晚弼尊
骯髒羣飛外康强七衮餘耆年猶謹禮細字每抄書十
載甘琳館三州奉板輿挂冠天未可雙鬢老康廬
見說佳眠食遺身疾自無方則採几杖俄已易牀敷久
讀耆舊傳仍聯嫁娶圖湖岑望不到灑淚向天隅
挽師叔理
卓爾見成鍛超然驚絕塵形骸脫邊幅肝鬲烱精神正
自關天分應難語俗人誰收身後藁傷逸更清新
已飽憂患味方敬翰墨動龍飛薪進士猨臂老將軍千
里摧車軸羣工愧斧斤天乎如有意更爲續斯文
四海東坡老平生秦太虛神遊已冥漠坐念更欷歔
墨看猶濕心期炯未疏堪憐疇昔語腹痛勿驅車
挽趙春谷
隴地追風驥垂天鴛海鵬嗟哉中道止藉甚到今稱幾
士待舉火一生甘飲冰居然使跡壽念此拂人膺
子美轉同谷靈均懷此都修名千載短多難一臣孤天
意終難料心期自不渝西風吹更急蕭索閱泉盧
北弁方胥會西塢還莫追津梁摩詰病臺沼雍門悲鶴
送恩上人還雲門
當日親曾見珙公如雷辨舌振宗風分明句句字字是
又向苕川訪病翁
澈師何處覓遺蹤坐聽雲門寺裏鐘正自年來苦行腳

有還家夢烏無反哺期灌園松檟近足慰九原思

挽孫太監

埋玉愁聞薤露歌向來耆艾日消磨平生所至棠陰在
晚歲其如麥秀何洛社竟虛同甲會鑑湖應改舊時波
四春手植頻調護萬感今猶憶爛柯

挽陳本齋尚書

在昔實齋老公能繼盛名平生守師說晚歲萃儒榮禮
赦原兵禍臺綱忤物情抽身甬東去騰上幾公卿

天俾公多壽人知道不孤超然一室內不與萬波俱甲
子新詩藁蒸嘗舊布襦何妨傳遺老文字照龜趺

有意超塵俗無心愛夕晡勸餐惟屢卻持璧竟全歸得

正復奚憾倫生良所非傳家孫子盛端不墜前徽

挽王厚齋尚書

清晏三朝望文章一世榮掌綸誇獨直荷橐表羣英石
室資殫洽金華賴闡明孤臣傷暮景風雨自鷄鳴

開慶言容悅咸淳奏直前每逢時宰怒自保哲人全垂
世三千卷歸田二十年汾亭有道操獨罷思猶然

文獻遺諸老風霜曾殿餘斯人不可覩吾道意何如永
念年家好咨聯選部居撫緘陪綸送東望淚沾裾

挽成我翠

輕舉游帷宅高辭神武門賜湖分老監遺笏付諸孫玉
佩聲尤剛丹成道自尊只應我願月常里照仙魂

吾叔聯姻好當年記漢嘉回頭一甲子遺恨滿天涯尚
喜長庚老俄聞大耋嗟區區論疇昔何處挹蓑霞

挽趙止善

自處若素士不知爲貴游多聞每是正窮欲更清修方
借望郎重已深宗國憂嗟哉事竟爾喬木委林丘

昔日三株樹彫容頓可驚一癯危獨坐多難失孤撐官
舍煎茶夢天涯裹飯情無繇送車後抆淚愧平生

挽親家孟從吾

東野哭其子難存百歲身孤孫猶在抱行路亦沾巾滿
目家園樹何時淚葉春詰生爲執紼艮足化鄉人

挽后君舉

苗裔眞王後僕射老監同庭惟參玉樹氣未減秋蓬衣
側先期具舟藏半夜空故應芳蘂在位刻賁幽宮

挽張師道

少日追楊晏由來閒氣鍾兩科無近比萬里有奇逢正
喜蘧扉重俄驚鷹舍凶輔車方遠稅已見菩堂封

在昔台州守先人事分多通家能記憶上冢每來過老我病未死送君倩奈何賢哉幸有子健剛看雲摩

挽唐學賓

奕世詩書味端知積慶長於人不畦畛爲世作津梁肯助魯修泮能令齊發棠陰功天所相食報在諸郎

十七

雜著

喬木亭銘 并敘

宋吳興牟 巘著

晉國王公旦手植三槐於庭雖不作王溥宮職而其子文正公旦爲名宰相孫懿敏公素爲名諫官名將帥曾孫韋蘇文忠公爲記三槐堂稱其好學而文以世其家又爲作懿敏眞贊發明故國世臣之義以爲世臣者其勳烈已著于時德望已服乎人譬之喬木封植之勤養自拱把以至合抱非一日之故其論敏懿公之父祖子孫蓋足以當之予倘張樸字仲實循王五世孫追惟前

烈寶其舊物近又復喬木之亭蘇文忠公所稱王韋定念純熟三十年閒種木繞屋厥木惟喬異彼樸檄爰自茅蘖以長以育以至拱把合抱連幅忠根義幹積善滲漉其陰數畝萬世之福我思其人猶愛其木曾是比隣弗戒樵牧僅逃斤斧容慘神辱維時聞孫有惻心目贖之以歸天實從欲汎掃其庭雲漲新綠媲美王氏三槐鼎足曰有清輝如晞膏木風有清音如韻琴筑可娛其親可庇其族我誦角弓封殖是祝自今以始公侯必復

俞好問摘西銘玉成二字揭之座右俾其子若孫因名思義克遂有成

天地之心生于萬物其生緆何凝沍摧剝蕭蔑蒼蒼受變乃成霜露既教而況在人貧賤憂戚是爲福澤德慧術智是爲疢疾增益不能空乏其身於維此意未或不仁父母于于夫豈不愛厥既愛之曷驕以敗恩之過甚如飽則傷所以古人教必義方旨哉西銘造化全體惟好問父以訓其子他山之石攻玉之工物有相假始就厥功彼麤而鷹此温而密宛其成矣錯落圭璧如琢如磨君子自修既恂且慄鑽發孔周匪玉其美伊石其力生成之德

周公謹贊

儒而俠其非歟屢而隱其幾歟違俗而贅牙玩世而滑稽歟吾亦不自知或隱几著書或狂歌醉墨是殆見吾衡氣機也將求之北山之北忽在乎西湖之西然已見圖於筆墨矣儼幅巾而杖藜

陳玉巖贊

爾巾猶古爾鬢未班畫前有易胸次不凡早歲場屋略取二三一旦棄去隱几窮探時乎神游雙溪之間亦有負苓相與住還怨而無極肯露機械山空月朗虹貫巖桑

謝竹所歲寒圖

我觀在昔交道實難風雪凌芳眾卉日殫睠乃三友媚於歲寒松勁梅清綢繆相徵竹亦欣然枝舉葉攢如相告語晚節是完復有石交竦立巉岏三而四之久愈能香允矣謝子取友必端願彼市道慨其永歎設圖燕坐銘詩載刊勿渝此盟以鑒以觀

學古齋箴 并序

吾婿張仲實好學者也嘗即其家教授生徒蓄籍頗眾來修以養意甚樂而尤與吾鄉鄧善之相友善其之江陰也善之質襲爲之今所謂學古齋者蓋是其處善之比有遠役此齋復歸張氏程則去蘇實來德孺子箴未始不同也事彌似其年仲實方念自弛使亟溉掃老屋

數椽環以華竹日挾二子開卷其間咿唔聲徹戶外鏘如鸞鶴學子欣然乃皆來集如其初講肄之暇俯仰千載嘯歌一室自樂其樂書來頗有騎婦翁意予欲扁舟自致以同其樂而未能也夫世有古今學無古今一人已之分霄壤懸絕此乃聖師喫緊爲人語然施之教學之室則幾若教人者之爲爲人而爲已者之私爲已予疑焉仲實曰今將使教者以爲已之心爲人學者以爲人之心爲已若何余曰然何教非學何今非古則爲之箴曰

今人與居戢戢同宇古往之宙庶越而語匪好曷求匪執曷御是以君子惟古是慕學古之齋不過環堵我友寓之子去我虛窗明几靜研席有所爰命二子密侍巾屨亦有來學五合六聚魚雅童賁共進以序執業呻畢豈不夙莫其教伊何吾行必與非以爲已成人之故雖我有餘不爾閉拒大匠自治爲世規矩其學伊何反躬內顧非以爲人成已是務自足于已不外馳騖舍已而耘何有黍稌惟學惟教惟忠惟恕古人皆然今人則否絕今不爲是謂學古咨爾學者目擊心悟亦惟敬哉我仲實甫

漁父聽琴圖

出緇帷坐杏壇環弟子而琴穆然深思蓋託之文王想見其人漁者何爲下船而來持頤以聽既以仁稱夫子

猶歎其苦心勞形而欲語之以所謂眞者豈以文王之操其有憂患之心乎故其離世遠害甘終身以隱淪然自居以知道未有眞而不仁者也曾餘論之未竟悵莫駐於挐音

有翅天馬圖

何年塵鏡昏乍洗金背湧出狀怪詭自古空言馬生角今乃見馬生兩翅恐是渥洼種往往感龍氣龍惟神飛行天若傅兩翅何足貴想似穆天子會瑤池內多身重不得飛一朝乘之超遙出六合奔風軼電那容追萬里一息日未旰當時從官無乃疲或云車轍馬跡往往有如此安用彼翅爲徒留誕謊誑後世我願觀者更勿疑

我聞西王母參目而虎首物以類應固宜爾

石上道士閱經圖

石槃槃可容膝山竹亞爐煙直捐爾書捐爾筆嗒然坐自納息

贈月初道人

昔朱桃椎見高士廉瞪視而其意竟莫傳言固不若不言之全吾終日言而未嘗言亦不自知其所以然是語是無以問月川

張季宜像

貌古貌巾凡巾孰知其滿腹下筆如神蓋昔之勇冠軍而今之老斲輪也可爲中國之式席上之珍然且弗屑

方超然企浩翁而挹元眞

畫竹

臨風永嘯劍戟相摩大節稟然正而不阿

玉立娟娟現淸靜身匪雨之力本無垢塵

維翠琅玕高拂晴空朝采之發有若長虹

枝葉淸潤發此華滋蒙霧之力而不自知

孟集虛像

黃冠野服翛然於大滌天柱無何有之濱吾與之虛而委蛇其虛緣而葆眞者歟

四虎圖

黎藿不採林有伏猛其何一日朝無骨鰓

驚雷游雪赴此渴吻下噉淸泚有文其炳

顧視有威嚴下之電不疾而速風行草偃

畫梅

淸香襲人無處可著起視天宇參橫月落

老逋之詩逃禪之筆洞其玉雪忽在吾側

畫猫

翦紅以聘文炳如虎鼠輩疾走莫予敢侮

放鶴圖

放鶴兮休皐澹容與兮蕭騷欻素風而孤矯兮舞空中之落毛翁在南山南北山北兮羌欲往而從之放翁曷爲自還兮波粼粼而送軟軟鶴如迎兮乃下翔婉欲止

兮鏘鳴璈噫吾與汝兮猶未離乎天弢數數然肆可跡兮宇宙雖大將焉逃吾曾不得夫白渥兮以爲馭蓋未嘗去來兮彼延竚意兮客之適與遭吾氣以爲馭蓋未嘗去來兮彼延竚祇徒勞日暮客去但見鶴啄空庭兮首下而尻高我亦嗒然而忘吾兮眇天地其秋毫

故駕部郎中捫膝先生愉公贊并序

唐時愉晃天寶末從駕狩蜀嘗爲陵州守卒官遂家焉蜀之有愉從此始其俗益蕃大與牟氏世通婚姻如古朱陳人以爲美談捫膝諱汝礪汝舟則其季也無捫翁諱煒然皆有文集傳于世越自唐難先父存齋公與鳥氏名烜先後出蜀寓氏寓太湖之西山蓋隱于焉諸子

亦能自樹立不苟家聲昔陶潛作外祖孟嘉傳某竊
不自揆按此比爲捫膝翁贊嘗求名筆書而刻之俾後
有攷焉外諸孫牟某贊

蜀有遺直陵陽愉公靖康之末駕部郎中惟國與主已
所顧忠陽九百六阨運適逢雨宮北狩外詛內訌金虜
僞旨議易宋宗我之百官若聾以次署議屏息厭
恭賊臣邦昌何等妄庸僭干天位自取其凶公於是時
義憤塡膺吾膝雖弱與鐵石同誓不少屈以仕楚宮擲
筆徑去矯如驚鴻捫膝之令走卒兒童不肯帝秦自以
爲功烏乎魯連萬夫之雄惟吾捫膝異代同風國有生
氣炎紹再隆揭節諭蜀公來自東一有不合歸臥蒿蓬

信意爲文大篇眷容時乎自寫紙上橫縱奇奇怪怪龍
蛇之踪而其英烈衝斗貫虹奕葉詩書至無悶翁惟我
祖母慶善夙種越至吾母信安肇封譙焉小子敢昧所
從爰述斯讚傳示無窮

贊繆淡圃之祖四訓

繆淡圃以其祖中齋君遺訓四言者求予言眾俱備乃
申述其意以復焉　積善曰有所爲而爲善必不力能
眞積力萬善身一　持忍曰惟不忍於人乃能忍于已
忍者義所爲忍過事堪喜　勤儉曰勤儉必起家更有
爲已學進修貴自勉斂退貴自約　安分曰人生已分
事猶恐不得盡雖豚蹄乃非吾分　雖然所以
行之者一敬而已矣祖訓孔昭淡圃其恭敬之

宋吳興牟　巘著

奏劄

咸淳辛未十二月初一日轉對劄子

臣一介疏賤誤玷周行每竊惟念自先臣子才以來世受國恩至深至厚消埃未報日懼空宮茲者皇帝陛下親朔前殿諸門洞開旦氣清明而臣以此時猥當轉對天光所臨其敢具文以塞故事臣嘗伏讀國史竊觀元祐三年五月一日蘇軾轉對條陳三事其一條曰唐大宗司門令式云其有無門籍人有急奏者皆令監門與仗家引奏不許關礙祖宗之制自兩省而制近臣六曹

等監長貳有所欲言及典大藩鎮奉使一路出入辭見皆得奏事殿上其餘小臣布衣亦時特賜召問非獨以通下情知外事亦以考察羣臣能否情僞非苟而已伏望更與大臣商議除臺諫開封知府已許上殿外其餘臣僚舊制許請間奏事及出入辭見許上殿者皆復祖宗故事元祐六年八月一日范百祿轉對亦條陳三事其一條曰太祖皇帝建隆三年詔自今每五日內殿起居翰林學士及文班常轉官轉對既又命尚書省集官議其可者而行之眞宗皇帝詔有司錄轉對章疏一本留守祖宗之於轉對其勤且至如此今一歲之中侍朝者有數臣僚每次一員轉對不過十餘人借使人悉知

言奉宸庫已取珠子六十斤戶部已用金三千六百兩此言及節用者也禁中求乳母則劉安世等言之內中朱紅車子亂行則蘇軾劾之其言及宮闈者如此皇太后親屬向宗良知邢州則蘇轍言之皇太后親屬楼斷酒務少欠宮屬錢均作七年送納則曾肇等言之其言及戚畹者如此隨龍馮宗道遷轉則王巖叟言之內批錢班幹當牛羊司劉言幹當翰林司則曾肇言之一宋用臣敘復中州刺史則范祖禹以爲官棄與士木不可以復用一陳景元校黃本道書則范祖禹又以爲異端虛誕不可以成宗夫其一時更進迭諫議論之有餘并包兼容聽受已甚美而臣軾臣百祿猶惓惓以復舊制

議轉對爲言當過計哉忠言利行固不厭其多王道利
宜固不嫌其廣也伏惟皇帝陛下作共卽位於今八年
凡其所建植施置壹是皆以元祐爲的而聽言一事尤
極謙隆初元詔書盡復祖宗舊制間因臣僚避對則又
戒飭申嚴導人使言固已無所壅蔽乃自比歲頓異流
傳皆謂諸臣進言稍有忤拂聖意厭憚玉色弗怡或顧
左右而言他或視屋霤而不答人臣犯顏逆耳本爲難
事藉令未能施用奈何更加阻傷遂使循默成風此豈
盛世宜有我朝以言立國列聖相傳未嘗罪一言者雖
中更大拂亂大傷敗而祉稷之長久終有賴於人言然
則人言何負於國儻陛下不察徑銷廢之志士忠臣甯

不爲之解體況外而邊事孔繁內而陰邪伺隙日食不
見天且忘予而入冬過燠寒氣未斂其何以與來歲寇
敵相挺或能勝予而豐歲且然脫有水旱其何以善其
後惟有一綫言脈所當極意扶持今日果已盡如元祐
則聽言之法固當益循于元祐今日或未盡如元祐則
聽言之法尤當百倍於元祐陛下試取元祐諸臣之論
奏與夫愚臣前者之條陳蠖護燕閒特賜觀省聖明之
意必將有槩於中其繼自今益恢聖聽毋疑其歸過而
責道毋嫌其立異而要名凡有苦口之言率皆虛心以
攷其懇惻恂忱者欣然容受其忠實有補者則立見施
行或者偶非其人則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不當以人而

廢言或皆無可采則川澤納污山藪藏疾亦當容之而
勿問庶幾聽言之美一與元祐同符天下幸甚臣於二
臣無能爲役特援轉對之比以爲憂愛之私干冒天威
惟陛下幸赦狀

乾會節進銀狀 武岡

彌月不遲於赫一人之有慶任土作貢丕昭萬國之來
朝上件銀品列於金英生於石地不愛寶式彰萬億年
之休天用降康誕受九五福之壽

申省乞祠狀

某本以闊疎加之闇劣荷明時曲矜於先緒而大造不
棄於微絲擢之於患難之餘畀之以民社之寄葢亦自

知其非據猶欲少報於殊私領事以來盡力所至雖一
毫未有於實惠而千里或諒其苦心願以資淺望輕平
時不足以鎮壓數奇命薄所至輒值於艱虞妖雖人與
咎將誰執何敢效相尤之語但知爲自治之規賴廟朝
遠暢於德威幸封境獲清於旬浹有如旁郡之元惡亦
爲多方而悉擒尚藉覆存未聞觸罷茲遂書於下考正
當勉於後圖外則蔽障容邪內則補治元氣必得精神
强壯之吏庶無歲月玩惕之風重念某鼠技已窮馬力
已竭況以跨年之久病凜乎永路之難全深恐疾顛有
辜隆使敢據眞恤上瀆公朝欲乞矜憐特賜斁奏縱未
加於顯黜願亟畀於閒祠得稍遂休息之私實仰拜生

成之德

辭免除浙東提刑狀

除委驟加愚衷增惕伏念某素無能解見謂迂疎自抒省戶之華居慙怳惕比籲祠官之請實出忱眞葢深懼於踰涯惟必期於從欲俄蒙簡擢躐畀臬司惟外臺之寄最嚴而左翊之區至近地大物博岸獄頗滋人微望輕風稜何有況復侵放多病亦欲遂於稍休欲乞公朝特賜敷奏收回成煥謹悉祥刑或未棄於微蹤尙改畀於小壘庶可效涓靡之力茲允謂生成之恩

申省乞祠狀

某藐爾孱庸誤蒙奬拔平生夢想豈望臺郎旦夕馳驅

況在甸服固知極難於稱塞有欲稍效其疲駑遽此彌年居然惕日既不能悉聰明智慮坐蔽於獄成又不能體疾痛癢疴力伸於民隱振揚何有仇怨已多貢以物望之輕祇爲明措之玷載惟弱質每覺早衰自夏秋以訖冬率苗病而寧歡況心力必彫意緒怔忡無非親齊和之時固已積曠寮之咎前奏力祈於夙退庶幾少追於疾顚自墮因循第增愧惕茲幸書於下考其敢昧於初心是用瀝控微忱上干鈞造欲望察其眞切賜以歸陳特賦祠官俾安愚分別求時望以重職司誓殫香火之勤仰答乾坤之施

武岡邵靖安寨申省狀

本軍雖爲僻壘然西通融桂北控沅靖南連全永家與溪洞相聯舊來節次於要害去處置立堡寨控扼防把無慮十五六而後徭省各安武岡一邑雖地無溪洞而紫陽鄉都分最闊去軍縣且二百餘里其俗頑獷又與永邵接境往往惡少之所出沒廼無巡寨以爲彈壓戊辰妖寇相梃嘯聚无所控制幾至猖獗本軍隨宜招捕仰賴聖朝威德隨得弭甯事定之餘儻又不知防守非所以懲前事而慮後患也某雖僥倖替去然不敢不爲此邦長久之慮昨差官相度下肯渡乃紫陽鄉要害之地遂行創立寨屋三十餘間及寨官衙宇等皆是本軍自行措辦一毫不以擾民並已齊備了畢今來欲以靖

安寨爲名招刺寨軍一百人駐扎防守見將標釘到已斷妖賊周千四等及其餘妖徒田産盡行籍入本寨充養軍之費或尙支用不敷在本軍隨時那融應付其契勘得本官舊有武陽寨監押一員併同管轄一員闕官歲久欲乞公朝敷奏將上件二闕省罷特置知靖安寨兼巡檢一員專任武岡縣紫陽長溪兩鄉防把之責仍下吏部作闕許經任人差注或從本軍選辟一名庶幾此寨既建可以聯接聲勢禁伏姦暴千里均拜安靖之福實爲利便

勑大禮例庫申省狀

本軍每遇大禮例進奉銀二千二百十一兩一錢四分

隨網別進奉銀三百八十四兩五錢一分五釐所有價錢係照指揮截撥及剗刷雜色窠名應副外尚且不敷舊來弊例或敦之質庫墟戶或敦之軍縣吏胥甚至有告訐獻助之名本非得已而吏緣姦重貽民害質庫墟戶之往往停閉以避科買市井蕭然日甚一日某曩歲抵軍詢知此病應詞訴並不許告訐獻助而它未能區處也緣本軍以縣爲軍賦入有限兼因妖寇調發官軍民兵爲費不貲某不敢以一錙一粒科擾百姓自行那融應辦皆出於常年調度之外郡計僉見軍窘無可措盡遂痛行撙節浮費及供給等錢銖積寸累計見錢一萬貫者創置大禮銀綱貼助解庫一坐月收微息專一

椿管不許移動如遇大禮年分收買兩項進奉銀兩除久例截撥剗刷錢外將本軍三年所積息錢支出添助上件銀兩價錢成淳八年明堂大禮爲始大約可增錢六千四百餘貫者比之目今市價略同在民可無倍費庶幾稍革科配獻助等弊田里之間生意粗囘務以仰稱夫聖朝嚴恭大禮不瀆不擾之意本軍除以節次施行外所合具申公朝欲乞剗下本軍照應永爲無窮之利

祈雨未獲申諸司狀

本軍今歲苗稼茂盛但自六月以來一向缺雨高下之田率皆告病旱稻抽穗者亦多焦卷連日祈求雖四郊

問有得雨去處卻未霑足萬八之命一年之計決此一日雖已多疎方剔獄訟講行寬恤如諸牢囚繫勘酌疎放合催錢物等第寬減外竊念謬政致菑實爲守者之罪豈容恬然自處謹疏食閉閤自省應出入並用小轎僕物後樂並省少見身貶倒之意仍備申諸臺乞賜申奏將某罷黜以謝千里之民民下原闕十四行

表

賀乾會節表

陽居大夏實符炎運之興德爲聖人爰記虹流之瑞亨嘉之會福祿攸同申賀恭惟皇帝陛下祇遹駿猷丕釐熹命文宜多子共知有道之長漢舉高年尤欲及人之

老時萬時億之德之純臣幸際昌期阻陪賀列周而復始泰元願神葵之增馨無不宜天保效南山之祝

賀壽崇節表

至哉坤元乃順承天誕彌厥月於其王母受茲介福於萬斯年慶輯無疆歡生有感申賀恭惟壽和皇太后陛下儉慈是寶恬澹無爲在太極先自見兩儀之運以天下養坐膺五日之朝瑞節相先瑤觴胥懌臣欣逢華旦越在黔邸聽長樂之嚴鐘莫陪鳴玉增泰元之神策復見循環

浙東提刑到任謝表

右銓惕日方自惡於鵝梁左翊覩風俾載馳於騶轡寵

光曷奕感激輪囷 申謝 惟民之生皆天所命本無不善何有於刑自後世尊用司空城旦之書故斯人浸遠闕睢麟趾之意然則臬事亦重矣安得人者以司之禁於未然輔所不及矜畀庶戮必深識聖人不獲已之心明清單辭類皆非俗吏所能爲之事盍咨淑問庸受嘉師伏念臣見謂譾劣粗承忠教帶衡佩矩僅守曲士之尋常錯節盤根初蔑良工之剖劂荷曲予於先緒每加錄於後蹤出領州麾專城良忝人涛省戶典選何裨自知稱塞之難願循止足之分俞音泛閱誤渥更加叨乘使傳之華越在帝鄉之近然而地大物衆曷諏度之能周人微望輕於振揚乎奚有覺鉛刀之甚鈍懼繡斧之莫

任視事云初撫躬增惕茲蓋恭遇皇帝陛下好生如舜克寬若湯得位曰仁式廣天地之大德措刑不用方臻帝王之極功爰重職司以嚴甸服臣敢不明謹於獄殫既厥心送禮樂而有光愧曷當于華選畫衣冠而不犯惟仰贊於盛時

謝告奏

將命徂臨贊書申錫寵靈所被戴捧奚堪恭維皇帝陛下體念臣工惠綏畿服訓詞至厚蓋有三代之風威嚴在前不違咫尺之地綸音遒逮節瑞以光臣自愧微蹤驟膺隆使維丕顯休命何以對揚監於茲酐刑尚思勉

賀明堂慶成表

度九尺之筵稱秩元祀歌萬年之頌申命用休慶行宗祊澤流函夏 申賀 恭維皇帝陛下齊莊中正寅畏嚴恭式彰致美之忱菲食如禹聿嚴昭事之德卑服卽文宜迄用於肇禋而畢來於諸福臣濫將隆擢幸際昌辰宮廟駿奔莫贊聲明之盛邦家燕祉益祈運祚之長

賀皇太后表

世室合祉肇成熙事東朝介福喜溢慈顏萬國咸歡雨宮交賀 申賀 恭維皇太后陛下功高保佑德備徽柔肅在廟之忱此思齊所以聖等如山之壽曰天保莫不增屬載舉於縡儀庸茂迎於景貺臣親逢盛旦濫玷使華燕及皇天繁祉願紱於文母于彼原隰歡謠樂聽於堯民

賀皇后箴

禮嚴上帝於皇旒璪之儀美萃中宮爰贊玉齍之祀萬方禔福三殿均歡 申賀 恭維皇后陛下文定厥祥柔嘉維則夙有家而警戒孝敬相成茲在廟而肅雝徽音是嗣贊今日皇猷之盛踵我朝后德之賢臣拭目邦榮慶身外服秉文顯相莫陪多士之聯移俗厚倫共美二南之化

謝赦表

熙事備成禮嚴三載慶條數宥和暢九垓聖澤流行嘉

生獻悰申賀恭惟皇帝陛下寅恭饗帝忠厚承家神感至誠已聿懷於多福邦有大賚用敷錫於庶民開釋無辜蕭蒸極治臣初將隆指即奉寬書湯綱闓疏咸識自新之路呂刑明恤益宣不殺之仁

賀壽崇節表

四月維夏日行南陸之長八千爲春天錫東朝之壽宮闈輯慶海宇均歡申賀恭維皇太后陛下秉德靜專游神恬澹詩歌震夙生民時維姜嫄易用正中介福於其王母穀旦相先於嘉會藻旒親奉於怡愉臣幸際昌期敬裒善頌近畿持節莫陪長樂之儀廣內稱觴第想瑤池之集

陵八

賀乾會節表

歲在壽星愛紀誕彌之節陽居大夏況逢長養之辰華渚流光寶區輯慶申賀恭維皇帝陛下聰明天縱聖敬日躋億載怡愉方奉稱觴之樂四方綏靖自臻磐石之安於萬斯年既多受祉臣欣逢盛際敬輯頌聲自慚周雅之使臣阻陪在列願與帝鄉之父老仰祝殊齡

宋吳興牟　巘著

記

范文正公忠烈廟記

文正范公忠烈廟今在姑蘇三讓里天平山公自睦移守鄉郡再省三世松楸不但漢人過家上冢之榮而已嘗建白雲菴奉香火洎登政府得追奉三世置墳寺始奏改菴爲白雲寺祀徐國公唐國公周國公蓋慶曆時也猶未有忠烈廟之名先是元昊據靈武納旌節僭位號威脅諸羌肆爲邊患朝議舉兵攻討遂以邊事付公首用种世衡築青澗城拠衝要大營屯田聽民互市鄜延乃異時西夏貢路但嚴備不出以示招納有築大順城以捍環慶築細腰胡蘆十二寨以制明珠滅臧二族元昊勢漸析乃命公及諸號知兵者分領要害爲持久計以待其敝已而昊卒內疑如公言而公在廟堂以議論不同均佚南陽繼遂謝事矣公內剛外和恩威迭用當時邊人相語此小范老子胷中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指揮也或又以龍圖老子大范老子稱之其爲人所畏愛如此邠慶諸郡與屬羌皆立生祠繪像以事其終也屬羌首數百舉哀僧舍哭之如此三日乃去宣和間慶帥宇文虛中以郡人思公不忘祠事甚謹奏賜額忠烈朔它有侈額皆易新榜紹興失秦隴慶陽廟貌遂在

嘉業堂校刊

宅方始改奉於天平山每歲上巳三司率僚屬鑒博士率前序偕來致祭廟久頹毀至元乙酉主祭邦瑞提管士貴共議重建取義學餘米歸之義莊爲土木費司計邦翰宗遜等佐之其年四月既望新廟成丙戌二月既望率族奉安前設文正公神像廟凡十楹黝堊丹漆備極壯麗供具皆完好大德甲辰行省聞於朝禁治煩擾崇奉尤嚴於是士貴以書抵某碑記厥成謬焉末學固辭弗獲惟昔文正公在朝閭延州危急自請代張存正欲委身不測之地人以爲難某竊謂未若公上百官圖誠宰相爲張禹雖觸盛怒坐以越職會不少沮爲尤難蓋不顧其一身之利害禍福故能內

肅朝綱外抗方面謚曰文正廟號忠烈如是之偉也夫士大夫則知尊祖矣尊之者何銘其德善也是宜作爲銘詩刻石列廡下其辭曰

南陽諸葛蜀漢再造志決身殲民哭陌道乃廟汚陽成都夔子號曰忠武西人悲喜相傳尚記誠雙誄邻於惟文正異世同轍雖老益壯雖死不亡精忠盛烈夏日秋霜昔討靈武皇威遠加聲勢震燁摧其角牙忠宣有廟叅錯西土公像在堂莫予敢侮天平之山白雲之泉公歸自西廟貌宛然誰實新之偉矣杜石上公之服楊休山立內祀先公爰備廟制維垣啟宇光榮三世式濟美忠宣弟之昆粤至斯今代有賢孫

迺厚義隱迺廉義學同忠合忠新廟攸作潔我牲牢
率我宗黨揚虔侯靈默通肹嚮公在帝旁玉虬既駕
神游逶迤馭風來下佑我後人俾熾而昌廟祐是保
千載奉嘗

蒼山小隱記

欽之婺源有佳士曰遯叟藏君宜自其先人以詩書遺
後至君宜遂發聞而著能名負屈稱久汩然無當世意
蓋嘗取邵子書四四而相因爲十六者上下究極之歎
曰世逾遠戾逾老茲庸詎非吾自佚時乎別業在蒼山
距其居二里許儕信諸峯環左右皆歷歷可名物指數
一方勝處也築樓藏書隱事已略具復營小隱於山之

傍且疏泉自山趾以爲九曲池游者必道池中曰橫舟
者以入稍進則名花異卉駢羅雜襲於四時佳致窈而
洞崇而壇位置略如京洛好事家又進則羅分二圃蒔
佳蔬而挹晚香若松梅類也參合四并與主人而五其
堂曰五隱蕭然幽人靜士之廬也又益進則島沚縈環
有船出菰蒲中桃花流水試尋源而問三山對峙藏春
中倣覆蒸繡錯亭觀相望便疑神仙去人不遠遯叟杖
履日遊而樂之曰是足佚吾老矣馳書茗雪屬予記予
每病世之隘小舉足輒値牆壁抵掷榛願在隱約而平
寬若遯叟之於蒼山者其樂蓋無涯而君以爲小隱何
也東方生陽狂滑稽自謂陸沉於俗避世金馬門何必
深山之中高蹤之下於是有大隱隱朝市小隱隱陵藪
之論世之出人名利者此固其所藉口小隱豈果小哉
吾嘗聞大隱於夫子曰賢者避世蓋已居辟色辟言之
名而乾初九之文言遂發其義曰遯世無悶夫不見是
而無悶非乾之大孰能之遯乾之變也故曰遯而亨而
亦有大矣哉之辭未有大而不亨者也至於考槃在澗
碩人之寬乃詩人所以形容賢者退而窮處之德體氣
象而夫子曰於考槃之詩見遯世之士者而無悶於世
遽與乾並言之夫亦惟其大而已矣吾所爲大隱者蓋
如此要非方朔輩所可與遯叟應虎學甚博氣甚靜不
侻於物變者而遯方且依山林即閒曠窮理而參乎數

以觀夫寒暑之代謝草木之零茂人事之倏來忽往而
自樂其所樂以遂隱居求志之願於夫子所稱易詩之
旨固已識其大者況生紫陽之里同遯翁之號而九曲
之池實爲小隱稱首其仰高希賢尤切余恨未能一至
其處窮惟九曲有大隱屏之名反招隱者也敢附斯義
以復於遯叟其小也祇以爲大與彼潭之東池離而志
不果者也余得以略遯叟曰大矣哉子之大吾隱也乃
歌曰雲山之蒼蒼兮言采其榮其下九曲兮彷彿乎大
隱之屏吾端策而得遯兮又慕夫嘉名噫孰知吾之樂
兮肆其外而中閟紛衆美此具備兮大莫大乎吾身吾
將出王游衍兮曰旦而明藏之至密兮拓之無垠舉堪

與其猶小兮何況朝市之與山林

木齋記

東平李君公略自號木齋問以詮予予曰古蓋有端木其氏干木其名子木心人其號者抑是之取乎公略曰非也非敢自擬於是顧平生狷急往往以語言忤物欲爲椎魯木强而不能早聞論語木訥近仁之義因竊取其警焉特未知蒙莊氏所稱形如槁木望之如木雞者何如也試爲我訂之夫仁道至大夫子何取於形之不外飾歟故其言也訥木訥類也則亦許之以仁故邵氏之孫皆來卜居七易之學遂盛行於蜀其地距我鄉百里雞犬聲相聞也我先人嘗仕焉當寶慶丁亥而予以生越十有二年侍親去蜀昔之善地莽爲荆棘耳然嘗覩之木質樸堅韌之中蓋有闇動發生者在於

其形不於其心非所以詮仁亦非所以論木也人有心木亦有心仁人心也心之德也且孰爲木之心春盛德在木是木之德具於心者也春也卽仁也木神則仁是木之神妙於心者也仁也亦春也程子曰木仁之氣象惻隱之心春之氣象木也春也仁也蓋合三者而言此木訥之所以爲仁質樸堅韌之所以爲闇動發生也公略其以形求之乎以心求之乎天下固有形似而心非者彼商郭子綦以形之徒勞行若馳而莫之止也終身役役而無功也嗒然隱几使如槁木焉似矣然心可使如死灰乎紀渻氏以雞之欲鬬虛憍而恃氣也應嚮景而疾視也養之三月使如木雞焉亦似矣然其德全者豈吾所謂心之德乎信斯言也是率天下而不仁也亳釐之差千里之謬蓋不可以不辨公略有文墨議論嘗爲吳興糾曹又爲臺省掾皆有聲質直而好義志仁而無惡不肯媕阿容悅固已知木訥之義矣余猶疑於形似之間故以是語焉

以齋記

漢嘉以峩眉重本名眉山郡後乃易今名不但山川奇絶聞天下昔康節翁前知靖康分裂此爲善地可避兵故邵氏之孫皆來卜居七易之學遂盛行於蜀其地距我鄉百里雞犬聲相聞也我先人嘗仕焉當寶慶丁亥而予以生越十有二年侍親去蜀昔之善地莽爲荆棘

六十必復今已踰其數矣辛丑曹君克明舉茂異自燕來杭漢復有人在省需選聞之良喜張仲實爲予言克明篤實有義氣異乎流俗閉門讀書一意於學謂易六十四卦卦下象皆有以字因以名其齋且求予語夫易聖人憂患之所作吾與克明俱流落萬里外憂患備嘗固當相與共講焉易之諸卦皆觀象取法乾居其首孔子於此不過曰天行健何哉伊川曰天道覆育之象至大非聖人莫能體育人皆可取法故取其健而已君子以自强不息法天行之健也大率人一呼吸爲一息一息之間天行八十息一晝夜萬三千六百息故天行百萬餘里然則天之行健人之自强不息實相流通一

息間斷人與天始不相似矣以齋之以要當法乾之自
強不息而予讀文言則又知所以自強不息在於學以
聚之問以辨之而言者又學者喫緊用力處天之運行
無已時則人之學問無止法孔子猶韋編三絕而況他
人學者雖能用其力者雖休勿休胸中有全易而理無
不明自一至六十四何莫非吾日用間事朱子曰以者
聖人以易之書也克明尙勉之予耄惛不能進矣毋忘
鄉里故其亦有以儆我哉

范文正公義學記

古者二十五家爲閭閭左右各設塾鄉先生爲之師裒
衣博帶晨坐閭門教其民之出入田畝者有教有養誠
記昔錢公輔嘗記義田某也何敢與斯文竊聞文正公

爲良法自井田廢閭左廢古制盪除漢以來或爲講堂
爲精舍而養則未之聞也范文正公嘗建義宅置義田
義莊以收其宗族又設義學教養咸備意最近古夷攷
厥初宋時天下有四書院應天府書院爲首先是郡人
咸同文聚徒講授士不遠千里而至文正公亦依之以
學同文爲人質直尙信義宗族貧乏則賙給之喪則振
邺之不積財不營居室或勉之輒曰人生以行義爲貴
君倦倦興學之意其年七月旦日記

重脩妙行院記

杭北關之外江漲橋至左家橋有聆
行院淨公早歲喜畫彌陀佛無爲子楊次公呼之曰喻
彌陀名遂大傳院距喻家橋甚邇蓋以其姓姓其橋也

予異時屢至焉比不至且久每記無垢張公所作窒堵銘其言方彊之亂淨公徑入賊壘願以一身代一城之命賊悚爲少戢夫爲善之心勇猛堅確而本於誠實是能感通神明彼盜賊之徒雖甚悍桀亦有人心甯不爲之革面改圖惟善之歸乎況推之以造事立業將無不可爲者淨公前後所爲如欲飯百萬僧乃至三百餘萬鑿西湖多寶山爲彌勒像又增廣其居爲殿堂樓觀皆一念之誠實始而終之方其畫時坐一淨室禪觀寂然見阿彌陀光明好像而後下筆故所畫如所見凡所建造如其所畫也事見於張忠獻趙忠簡張無盡之頌之類皆世之鉅人元夫也圖悟勤大慧果眞歇亦皆敬重

之如見在佛則佛法中之大知證也不亦偉歟院更多故久就摧圮幼山冲公提點早受業妙行往來諸山徧歷僧職各有勞能雅意第欲宏其祖師前規以酬夙願而已乃以華亭義興兩莊八百六十餘畝山一百五十餘畝歸之常住一新其院三門廒殿佛殿浴室無量壽閣廊廡楯檻高下曲折奇花異卉芳菲掩暎宛爲勝處大開養魚池每歲臨池放生以申祝讚圍圍洋洋不可勝紀又通船步拓蔬圃廣栴檀林以安挂錫至於建菩提圖修水陸堂由中徂外莫不完備祖師心傳所謂勇猛堅確而本之誠實者朝夕奉以從事冲公年已八十年貎惠元珂等再建寺宋祥符元年改爲普照主僧必以學行者充寺僧凡二百餘房至無所容此其變而復許健強如六七十其力足以達其所爲用克底於成先

是喻彌陀之寂也張循忠烈王以文祭之王五世孫橫子婿也承其先志以來求記戊申十一月也余聞冲公自稱方是閒觀其大作佛事無負祖師之付囑亦可以少閒矣而猶曰未是閒也自有此院未始有記眞大欠闕事必得記方是閒也其果遂可閒歟予願冲公益加之意雖休勿休喻彌陀死而不亡歲時來歸顧瞻新宇亦當欣然爲之一笑

松江普照寺記

一切世間佛法最盛盛矣而不能不變者數矣變矣而不能不復者時也必理足以馭數而不盡諉乎數智足以因時而不至違乎時而其能又足以立事式克底於

成故垂名無窮焉普照本堂乾元元年大明寺也相傳爲陸氏故居始孫吳時陞抗封華亭世居華谷三十五里谷水之陽崑山之陰時尚隸姑蘇天寶十年始爲縣石晉天福五年始創秀州割華亭以隸至元丁丑陞爲松江府史傳稱陸機自孫氏之亡退居舊里蓋自建鄴宅歸也普照豈非其別墅歟自夢形黑幰地化寶坊春鐘擊鼓而作佛事此其盛之始也會昌五年天下僧寺皆廢普照亦其一也錢氏時鎮守司空張瑋於寺後鑿河通流寺後基去三之二矣此其繼變之始也大中十二年貞惠元珂等再建寺宋祥符元年改爲普照主僧必以學行者充寺僧凡二百餘房至無所容此其變而復

盛者也建炎紹興至淳祐戊申屢經鄣攸此其屢變者也寶祐乙卯行金再造山門翬飛翼跂此其屢變而復盛者也役之大者釋迦殿千佛水陸院千僧海會堂余嘗爲記已具載其事它如庫廳海月堂即高僧惠辯號海月法師也梵修院嘗立觀堂即舊之五百羅漢殿也善住教院即舊之東塔院也至於圓通殿西方殿懺院藏殿之類靡不完具鐘樓鉅鐘聲聞五十里而寶塔崢嶸屹出雲表尤爲奇觀每歲官僚於此建道場申祝讚益廣善緣爲民祈福遇首春仲春仲夏四立日皆修期觀誦經典率以爲常此皆前後諸人所共修營或捐己資或藉化施或出主僧或出徒弟其智足因時而能足

以立事不徒諉之數也庶幾盛而不復變焉前主僧佛智通悟大師子閎實相與規度協贊其力居多大德丁未因來求記非徒侈土木之盛也以見諸人之勞使後者效也況佛之智慧即吾之智慧不如待時也佛之能仁即吾之能用力於仁也豈流俗任智矜能者之比哉銘曰

大相國寺并包百數殊塗同歸不內外故人之觀物之時雨化之顏曾成德之閔冉達財之由賜固君子也若乃樊遲之不終絕於君子陳亢之躁有聞於君子亦得與于答問私淑艾焉由是而推誠聖門教人之大法也後百餘載孔子所教之君子散在四方既已略盡異端起而功利熾孟子不求勝之惟舉聖法以示學者聖法修則君子多君子多則邪說息孟子之所願也孟

釋迦之殿高棟插雲邦壤攸奠蒲牢霜吼扶桑日出紅光陸離幽霧辟易靡所不照斯之謂普普照之中物無患苦潮汐以時亦無風災稻蟹日富布施日來稽首佛慈其何以報謹爾薰修是祈是禱悔過興善一念猛烈願爾衆生永離塵刼

君子軒記

是氣流行陽一而陰二故爲君子者常少不爲君子者常多有所不及則有所勝焉惟立教之君子以降衷秉彝修道而制其數以默扶造化之所不及之爲君子亦欲人之皆爲君子君子多則爲物之春否則草木當大夏而黃落分數多少之間教之淺深之驗也古者家塾

黨庠遂序小學而大學皆有教法當其時之可不過時而扞格也知類通達至於大成不小成而止也從容以盡其聲不徒記問也長善而救其失不徒私淑艾也此即孟子所謂君子所以教者五雖各因其人品所施若殊要不過教人使爲君子而已先儒以孔門弟子言之時雨化之顏曾成德之閔冉達財之由賜固君子也若乃樊遲之不終絕於君子陳亢之躁有聞於君子亦得與于答問私淑艾焉由是而推誠聖門教人之大法也後百餘載孔子所教之君子散在四方既已略盡異端起而功利熾孟子不求勝之惟舉聖法以示學者聖法修則君子多君子多則邪說息孟子之所願也孟

子亞聖似顏子傳道似曾子時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方且日與其徒難疑荅問歎然自謂予未得爲孔子徒也子私淑諸人者也夫孟子曾不得爲時雨之事淑艾自私獨爲君子豈其所願哉天之生聖賢固不使其自有餘於已而獨爲君子也張仲實居今而學古從之者衆乃拓學古齋之石創爲使齋疏朗清曠體日以舒敬日以專學者日以親予本孟子語榜之曰君子軒而戴君師初爲之銘仲實復求予語予問數歲來吾黨之私淑艾者不忍獨善願出其緒餘以惠後進絃誦之聲相聞教之將盛與況欲人之爲君子而幸世之多君子仲實夙志也今將進而任君子之教與世道之責有大於是惟吾仲實勉焉若時雨之義則師初之銘美之矣

記

宋吳興牟　巘著

周公謹復菴記

周公謹以復名其山中之菴問予曰歲丁丑吾廬破始去而寓杭燕雀過故墟猶有嘵嘵之意況先中丞治里閭其藩而休於其居圖書無恙雞犬相識忻然以笑先人三世之墓故在雪竅一至或再至焉輒傍徨不忍去年益老懼無以自遂抱喟沒齒近得吉土先人之塋側儻異時營菟裘遂孤首下從九京志願畢矣幸爲我記復菴新息後在泊浪鳶影點點中臥念從弟少遊平生語欲守墳墓稱鄉里不可得今杭視雪爲旁近郡公其長願斯長而享出入無疾則眉壽無害考終命之福也朋來無咎則子孫逢吉必復其始之祥也余敢自附

善頌以落復菴之盛

俞好問交樂軒記

俞好問名其軒曰交樂以問於吾吾曰是何居好問曰吾得之蒙莊書吾曰豈非老子之語南榮趎所謂交食於地交樂於天者歟他日子綦以語九方歅則又曰邀食焉邀樂焉何也夫交者同也邀者求也試就其說而言之曰交是矣交食於地人樂也交樂於天天樂也人若乃六三頻復失之厲危矣而猶曰無咎六四獨復力之微難矣而猶曰以從道此其意開人以善自非終迷而不復如上六未嘗不致其悔悔公謹僑寄他邦蓋不得已顧戚然以違家事爲已缺者

乎安得至人而與之論天樂好問胸襟灑落師興無盱
哇無留藏居政溪之上蕭爽數椽堂有老母以志爲養
裁水盡歡有如甘旨一可樂其性喜書晝抄夜誦有四
猶子時來講說二可樂又喜爲詩操筆立就有佳客至
相與吟哦三可樂隙地雜植有香之花四時皆春芳菲
不斷四可樂好問每曰我交食於地不與地爭蝕巍之
利交樂於天不與天爭陰陽之和敦爲人與物敦爲利
與害惟其無四者之累是以有四者之樂未嘗力邀而
強取之如子之云者天耶人耶天耶吾聞之歎曰
吾於好問托其交而不知其樂吾其至愚哉何足與論
天樂雖然至愚同至人其亦可樂吾所樂乎哉

重刻晦菴景行堂記

古者建學釋奠必有合有國故則否而鄉先生亦得祭
於社焉三爲鄉都故有尊賢祠如端明汪公太史范公猶
合之宅邦惟江山縣學祠是正介先生而次五賢於景
行堂則國故也鄉先生之位也文公朱子記其氏名與
其學行氣節備矣車舝之卒章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孔子亟稱之以爲好賢如者此五賢之所立雖若不同
然正介學於胡安定延平學於楊龜山所以求仁也諫
議力攻蔡京童貫仁人之能惡人也叔嶼以一士曹掾
也余則曰天下魯公也豈張巡許遠從父兄杲卿一轍
八平原蔡州事具史冊無庸察言惟是乾元已亥公
嘗撰天下放生池碑銘進之而其再進大字本則上元

庚子帥百僚上表請偃起居西宮遂貶蓬川則庚子八月越明年辛丑至大曆癸丑十有三年公由臨汝薨吳興始追刻而建之郡東放生池之上所謂一日三朝大明天子之孝問安視疾不改家人之禮示天下必有尊也蘇文公以爲公實規諷肅宗非區區放生池者可謂知公之心惟公大忠大慮齎不顧身每爲朝廷爭典禮爲國家折姦邪而又一正其本爲天下萬世明綱常使凡爲人臣子無敢遺君親後雖觸忤隕越卒陷死地而不悔夫豈慨慨殺身易從容就義雖平居能犯顏敢諫則臨難能使節死誼茲其爲天下魯公也繇當宋嘉祐辛丑之際始卽池上舫齋公嗣紹興初始賜額忠烈廟崇

樹表章偉矣乃自近歲編戶雜居廟毀像壞過者太息東平李侯奇以令辛丑夏四月實來爲守下車聞之嘆然丞按祀典考郡乘躬至其處參訂申畫而謀諸長居貳佐作新廟民相其役始七月成十月中酉公像揭虔安靈大其門廡敞其軒楹規制尤閎傑既用壯嗣下郡學教授周鯑以侯意屬記於陵陽牟某某圻也弗獲辭烏烏乎軻奐雖新感懷猶昔嘗試憑楹而觀波光渺瀰鏡明黛蓄照徹上下而公忠義所在其精神之盛烹蒿悽愴千載如生安知不瞻遺民懷遺刻乘風雲而來下余蓋不足以見之若夫厲荒而廟與懷聳善而扶正如李侯之爲者則誠有補世教而卓然異於流俗可尚矣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維侯有焉後之人尚毋忘斯語是爲記

普照千僧海會堂記

三代盛時禮樂制度學校倫教修設明備外物莫干其藩厥後寖衰我以徽東漢明帝時竺法蘭摩騰首負四十二章經至白馬寺符丈六金身之夢上所崇信趨者濶倒諸人先生徒持空言以抗會莫之止日蔓月滋唐會昌五年以前不啻二十七萬餘僧來天禧以後不啻三十九萬何其盛也一盛一衰相與消長勢使之然昔伊川程子嘗遊覺海惠林精舍見衆初方食忽歎曰三代威儀盡在是矣彼其拜則膜拜衣則条衣非可比而同之三代程子之言顧若是何歟禮失必求之野或者觀其會而得其意歟方其于于而來脫屣而升臨席而坐不語而食蔬食菜羹必祭如必齋如雍容可觀古意猶有存焉者故程子有慨於衷不覺喟然而歎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其目繁多要不必盡同亦取其意之存乎古者而已它可類推特未知佛氏所謂三千威儀八百細行同乎否乎維松江普照寺有千僧堂自唐乾元宋淳祐丙戌由罔祿之厄無復舊觀崇教六師龍祥之所建遺刻乘風雲而來下所建遺川北澗之所建者又悉爲瓦礫之場至元丙子萬戶沙侯來鎮是邑與慧悟興教大師某相爲倡率首叔鐘樓庫堂西廡而千僧堂未遑暇也又四年己卯里侯之爲者則誠有補世教而卓然異於流俗可尚矣詩

人趙架閣施所居堂爲之因陋就簡意未稱臨化之際
專以此事屬其後人於是徒弟通辦太師其鍊積寸累
且募檀施大德癸卯於舊址重建其堂完明周密風日
不到設坐備物使僧衆得以如法而住繙誦經帙下自
己功夫出則聽說法申祝讚功德無量因來求文以記
逆施之人當去未去視彼臨化灑脫明了一辦大事者
爲何如且强立文字以傳久遠海會之叢林有具眼者
不得獻笑乎重說偈言曰

盛哉海會千僧之堂是爲普照選佛之場其有禪客
白丹霞說若去選官不如選佛霞問選佛當在何所
選佛之堂江西馬祖萬中選千千中選百於百之中

又選其一愈選愈少其義伊何人以爲少我猶曰多
有知此堂願發所造窗几靜深牀坐完好夏有疏簟
冬有重席掃衣而起振履而出千僧齊唱一口百聲
千口萬聲清徹朗朗有大導師默然晏坐忽獅子吼
喚醒惛惰聞者震越得大警悟須臾之頃萬善咸具
凡諸佛子皆得度已稽首首照朝夕彈指

紹興嵊縣新建東嶽行祠記

古者諸侯祭境內山川以其能出雲氣爲風雨祭之禮
也春秋書魯猶三望公羊氏曰望者望祭泰山河海也
鄭司農以爲魯境不及河魯得祭泰山曰河者非也三
望淮海岱也公羊蓋失之然魯之舊法旱則修雩吁嗟

也士民共樂之礎礎在野歌舞在道熏爲太和以迎善氣以占嗣歲其厲豐年無有菑害又益喜相賀願伐石紀其成則因余世舊上虞劉惕堣西秦張楩以來請紀惟神無方無在不在賢令尹不有其躬欲以揖塞民災發於衷誠非有一毫自爲意故神之聽之雖遠而通大庇於民民從之役不踰時食其報者而或者昧損上益下之義刻民之肌惟已是利水旱弗恤咎神弗顧答則且將事土木以要於神失其本矣曾爲泰山之架一一懸牙籤新若手未觸韓子之詩視歐陽殆不如林放乎余嘗使越未能忘其民也既幸其獲蒙神休而尤有感於令之義特書之俾刻焉以告於來者而繫以詩曰

巖巖泰山實奄東魯龍駕帝服爰作神主使雲前驅風以爲御歘兮上征左右帝所維越在東則一其顧慨彼稿乾沃之膏雨旱火不光休氣布護維山之陽民拓新宇石梁既抗於民於廡廟寢孔碩神其來下其靈剡剡堯席椒稰載揄爾瑟民歌以舞水有鮪鯉陸有秔稌至於來茲豐年其屢神功莫名樂哉此士

維郡維邑皇受多祜

至樂齋記

古浩文君心之悶爲余言吾室環堵門闔落然就使吾終日安從而不去者非書乎書誠吾之至樂也或且曰書禮粕也憂患也至樂無樂乃皆束書不觀游談相高以是爲至樂焉人蓋有飫食而不知味者未有不飫食而知其味者也吾固疑而不信且吾先人寡慾好好書頗勤勤輯散軼以遺其後授而讀之未嘗一日而舍書以救至哉天下樂終日在書案此歐陽詩語也故吾摘之以名讀書之室而求吾之所謂至樂者子閎而異之讀書亦大難異時藏書之家所少非書而讀書者常少無它書易得而不知其爲可樂書肆而已雖讀之不樂也與不讀同鄴侯之架一一懸牙籤新若手未觸韓子之詩視歐陽殆不免乎譏韓言藏歐言讀李繁謹其異果能讀而樂乎否今之書日益以少而難得讀者宜益以少君知其難易將

至矣有能知書之難得則知書之可樂而至樂者出焉心之生長見聞資稟卓異意氣之盛如川方增乃退然承其先志以歐陽子讀書爲法夫歐陽子蓋知其難者也自其早歲率從人借書且抄且讀嘗見昌黎集於隨州某氏篋中求之以歸始爲古文每歎在夷陵欲求史漢一觀不可得是時承平且久書難得尚爾迨其晚歲所藏僅萬卷三代以來金石刻千卷又皆出於四方萬里窮絕之處得之雖然二者非有聲色臭味可以移人而公甚篤好或手自校讐或以立訓傳或以訂史傳百家之訛謬至與其爲六一而樂之終身其得之之難而樂之至如此詩蓋言其平生之所得而寶天下之名

言也彼謂歐九不會讀書豈知言者哉心之藏書不多於歐陽子之晚歲亦不易於歐陽子之早歲今也坐一室中窗明几靜左右橫陳俯仰千載非芝編標帙部居條列以爲美也非虞初稗官凡將急就以爲博也非薰香摘艷以爲功也蓋有其至樂者之存吾心而已所自得言莫能喻抑知其難而有以樂之歟心之屬予記顧昧惛因記其所與予言者且以信予之說毋遽忘其難而淺趨於易則其樂亦無窮矣如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此則至樂之候也又將以是觀焉

林卷記

壬寅首春林卷簾訪簽事按臨吳興郡郡之吏民莫不

灑然改視易聽與歲俱新不以苛察爲明健決爲斷深刻爲能酌緩急寬猛之中隱然虎豹在山林而蓁藿不採蓋與人之論如此而子臥病荒園久絕請造乃特枉車騎過之闊略將迎高談朗詠淪茗從容因知其所存過人遠甚問謂子曰若知吾林卷之意乎昔吾嘗從事安西幕爲蒲城長由河洛嵩華道襄峴以出岐梁往來秦商蜀漢之間今自監察御史出贊浙西憲司由魯復淮泗絕濤江至京口過姑蘇惡於錢塘以來茗霅凡天下之名山巨鎮雄偉而傑特孤峭而奇絕媚秀而窅深者皆徧經而歷覽雖外縻乎職未能超然自放其閒以益親蓋君子嘗名其燕處之室曰君子而以閒於予夫君子成名之人也君能取以自名美矣子何足以言之

周景遠君子堂記

東平周君景遠甫壬寅之夏以使事過霅首扁舟訪敝廬靜專大雅溫然君子也頃以既見爲喜宅日再見語

且孰不願爲君子如堯時君子十六人周時人皆有士
君子之行而魯亦多君子其類衆其道廣固君子之願
也不必自有異名然陽一陰二大往小來可爲君子而
不肯爲君子君子可化中人而不能化中人則君子之
類少而君子之名始著君子之名著而君子之道始孤
矣豈君子所願哉名者息之招而又羣羣然抗其名以
爲的於天下吾懼其立於獨卻往來無方也故遠伯玉
恥獨爲君子何恥也恥不能使人皆爲君子而已立於
獨也後之君子或不能爲遠伯玉徒使惡直醜正者競
起而相仇名適爲君子累楚之好修漢之尚節義及唐
之清流是也無乃好名之過歟周君曰子之言幾矣其

曰好名之過者何也君子病其名之不章學以求於君
子求而不得者有之矣未有不求而自得者吾方求於
君子之不暇而暇好名之避者避好名是君子不可爲
必同流合汙而後爲得也夫實之所在名斯從之抗君
子之名不可避君子之名滋不可升吾堂因名思義
凡易象傳記稱君子者始數十百其嘉言善行一日森
列左右實果外乎名哉吾家濂溪子曰實勝善名勝恥
也故君子進德修業孜孜不息務實也意謂務實則其
實修而名善非惡乎名也而敢以是說繼衆君子後以
自儆焉不亦可乎予益異之予因周君之先嘗躋廡仕
習聞中州風俗文物之舊君盍亟美冢賢早有令譽宦轍

記

宋吳興牟　巘著

游桃塢記

程周卿糾湖學晉輔長尹堂兩邦相望故家蔚如此會晉輔秩滿歸相與挈家望母慈桃塢菴楚望漢卿偕內外諸孫侍文孺輯杖候于門親友來會者予與文性之史順甫劉道甫自俞步至菴五六里所菴雅潔可居滄洲翁所位置翁以來增葺之前曰桃塢後曰更不疑巨碣峙立趙庸齋筆也先人氏名亦在焉時適三月半兩新霽青松如沐筍已上番茶蘼甚開芍藥亦有開者主

人兄弟怡怡愉愉連日以奉母之觴徧酌客飲酣甚歡中夜復浮太白對牀笑語猶眞吾觀周卿飯不足晉輔囊無餘而能調娛其親不知山中爲寂寞而妻子皆有自得之色此固人之所難而吾儕之所爲喜也留三宿兩時止時作杜杖叩諸菴徧叩茗供殊清適性之玩金鯽魚頁久隱見不常若自珍貴不可致者兩盛還菴中性之大書雪壁且賦詩一章曲盡佳致紹老克翁亦繼來期而不至者史載陳正則正德及文端甫子則陵陽牟某獻之甫也時丙申三月十八日記

荊叔麟以齋記

都邑浩穰承平日久上恬下熙弗慮弗圖一旦風塵倏

起父子兄弟對面相失顧吾心之天都獨在遏故墟睹遺蹟感慕傷嗟有不能自已者焉若荊叔麟之復爲此齋是也叔麟之先父諱某自號以齋居杭新門裏朝市肩相摩不樂仕進自肚至老手不釋卷尤善書以齋其所書也入法咸備見者忻羨生乙亥終丙子年六十有二五于綸緯紱紳素紱即叔麟少年事遠遊去杭且三十年歲乙己來歸自宣問其兄弟鮮矣問其室廬燬矣興言往事無與其語古有爲鶴言者曰去家千年城郭如故而人民非而冢纍纍歲代遷逸理有必然無足怪者三十年者特千年之一瞬息爾叔麟之所以遭遽至於如此可勝歎哉幸四世之祖墓在西湖之上守者亡

恙再獲瞻省有念以齋不可復見不覺感慕傷嗟非吾心之天者其孰爲之要不當以世變論叔麟卜居鄉閭復爲以齋子昂集賢趙侯爲大書而揭之越丙申夏因來寄聲求記其事予惟以齋以名齋非徒自謂也蓋將遺其後之人不在叔麟乎夫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爲人之子終身行之猶恐弗克況生事葬祭之而不得以其禮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此心當如何傳家名齋曰以之一字叔麟固宜敬恭朝夕奉以周旋思其容音而屬其荒絶存其手澤而著其德善以齋在是則吾親在是吾親在是則吾心之天在是千哉一日而何三十年之有叔麟人今而貌古有學問有踐履

必能立身揚名以圖其孝之終以大其門以無愧以齎之義矣

報德院記

距松江府五十四里而近曰下橫涇時思報德懺院在焉蓋佛氏有大報恩匕篇柳子厚以爲此匕篇皆由孝而極其業以儆夫世之蕩誕設弛好遣其書者夫報恩即報德也報其父母生成之德也而其報德又莫若懺罪報德者是天罔極而致其時思也懺罪者改過遷善而致其愧悔也豈不五體投地千聲齊唱而求其罪消滅哉院之主僧曰友歡泖出願亭林寶林寺自幼悔悟聽講天竺能背誦法華經修長期觀氣貌古樸不事外

飾兼通周易默參妙義非苟焉者宋咸淳辛未易徐氏基地結菴廬以庇風雨以事香火度弟子元吉普潤等善治生廣業普潤習台衡教於超果分任院事次第而舉歛問語吉與潤曰吾年七十行且去矣盍爲我罄衣盂建九品觀植淨土緣且市田爲供給刻之石以示久遠元貞乙未啟長期申祝讚首掷三門兩廡僧堂歲役未竟大德庚子壬寅歛與吉普相繼示寂潤竭蹙嗣乃事遵法堂砌祖塔構鍾臺建釋迦殿塑左右侍從普陀大士羅漢諸天備極莊嚴壁有金采沼有紅渠層閣飛檻高切雲漠平蕪絕島近在目睫殊偉壯嚴遂爲一方勝處先是啟長期之歲東北隅忽竹園產靈芝夫竹之

有筠四時不改柯易葉已非凡植況靈芝瑞植匪庶翠氣相交暎發耶衆皆歎曰造物者生祥下瑞以有此芝振動時人之耳目故一切興修有相之道次第而成不待懺罪德已報矣越至今日咸歸功於潤焉潤自號澤翁篤貞而疏通是能盡報德之義克與先業盛其福澤至大戊申春賜金襴袈裟號慧元普照大師尤有榮耀焉月遠來求文以記予蓋不獲辭乃銘曰

於惟歡公秉志夙堅爰發宏誓獨奮空拳始來橫涇把茅三椽殿堂樓觀一旦屹然翠楣之妙華榜高懸是曰時思以報所天報之維何懺罪是先誘化澆俗崇植勝緣姻緇和氣芝實鍾焉九莖三秀衆美具全

厥在報德其應尤專人所創見競誇以傳潤也師吉後克繼前晨夕蕭修不懈益虔施於弈葉益昌以賢如澤之潤獲福無邊

義齋記

臨安山水天下奇異時英雄崛起之跡歷久而平錢氏子孫希白穆父華皆去而爲文詞取科目司誥命至近代平齋洪君出又以倫紀常著名節流風餘韻攻也方君天瑞生於是鄉妙齡秀發雅慕前修劬書嗜古而喜爲詩其居有山月吟牕日嘯詠其間家則堂嘗爲作詩序其胸次已不俗又以義名其書齋而問於予曰識曾學落然嘗聞仁以義節故親親而仁民仁民

而受物否則愛無差等墨氏也氣可配道與義故浩然塞乎天地否則以義爲外告子也敬義立故德不孤否則敬以直內而不以義方外釋氏也若是者皆不能以無義義者固非一行一致之爲而子猶昭昭焉以義爲揭者何哉豈有半夜叩門攝衣從之而以在亡爲解者乎亦有懷憤不直佛人色上而稠人廣衆輒譏責不顧者乎抑亦有排難解紛辭千金而不受因絶其人不與通者乎天瑞曰是之所義非吾之所謂義也況井以辨義義之與比君子喻義之類易嘗不專言之而元麟之取節則原道行而宜之之語也昔曾子曰義者宜此也中庸曰義者宜也楊子雲曰予得此義謂之義也韓子

殆本此歟予於是知天瑞眞好義者矣夫天下事物其不皆有當然之則子之居是齋也盍試思之自君臣父子兄弟以至朋友鄉黨鄰里以至一語一言一舉動云爲之際凡行之而得其當處之而得其平由之而得其正辨之而得其分者皆所謂宜也義也是義之名也固標絶於一辭之表而義之實每裁制於衆理之中雖以之爲詩可以興可以立可以怨可亦義之宜也發於情止於理義止亦宜之義也傳曰詩書義之府也孰謂吟咏之不謂義齋乎

敬愍侯祠記

唐以來使海外亦曰使絶域其選甚重至元甲申朝廷

佛有大報恩且使其孤一意事國焉厥既就職追慕不少衰又念人子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求之無不至惟佛俯仰之間再拊海外吾父死而不以安知不往來與俱遂闢寺東廡創敬愍祠塑侯遺像以嚴香火以致延佇冠佩有肅神采如生相率拜祠下且喜且悲因市田百畝捨入常住爲此祠歲時薰修及七月十五日忌日追遠費專一僧掌之其有規約治中繼陞太中夫爲浙東宣慰副使歲癸卯自述顛末來以諗其先友陵陽牟某求爲記刻石示方來烏乎子尚忍書敬愍侯之事哉昔葉公子高將使齊問於孔子以爲事若不成則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則有陰陽之患意欲處若成若不成

以自免而孔子則曰事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盡勉之使忘其身而遂行耳今侯之遠使猶未入國不幸資志而終雖慮患不如葉公子高然視孔子之勉子高者夫何歉是固宜書況有賢嗣於旬宣立身揚名式克負荷其爲是建祠捐田種種佛事匪直以妄塞悲也一念之孝根於心通於神明抑至也宜奉聯俱書焉後之人尙守成規廣前志惟誠惟敬弗懈益虔是祠也千祀一日永終長存可也侯名積翁舊朝名執政留耕先生伯大之猶子故自號存耕留耕嘗爲端明殿學士制置福建云與我先人道誼交而侯又於予厚死生契闊執筆泫然復而歌辭三致意俾侑祀焉辭曰

許誤碩輔宜廟堂一朝龍節徂遐方楊颿直欲梢扶桑怒濤稽天物怪狂奔忽誰爲尸不祥魂兮渺渺之何鄉亟命下招遣巫陽謂我弗信眩密章吳都繡錯美稻粱甲第中啟宵洞房湖山左右蔚相望魂胡不歸此徜徉追思罔極涕泗滂新祠屹若依賓方雨花繽紛梵唄揚侯兮來歸鸞鳳陰風颯沓佩玉鏘有椒其醑羅饌饗歲時宴娛跪陳觴豆孫世世永奉嘗

松江普照寺釋迦殿記

松江普照寺陸士衡畢業也自孫氏歸晉兄弟入洛以文鷹舉任威聲權勢振動當時倚伏者相尋會未瞬息已有華亭鶴唳之歎而其臺榭化爲像設研席化爲梵

像若左若右分列八位備極莊嚴而三世如來圓通大士應眞羅漢諸天人之相亦次第而成至於琉璃無盡燈瓜華諸供具莫不完好每歲州侯帥其僚屬於此建道場申祝讞而禱水旱禳風災者亦皆至焉夫成之難則其傳之也必久是役也再見丁未甲子復周蓋非一手足之力而超成其終功尤多可謂難矣超既寂其孫了聞職是熏修事實來求文以記曰是固所以久傳而不廢也予聞萬形皆朽惟理獨不朽者而佛氏亦曰一切諸法皆有破壞惟有法身常住不滅雖與吾說若不盡同然所謂法身亘古今彌宇宙到處充滿亦無雜壞豈拘於形而外於理哉區區言語文字如浮雲如空花

乍起乍滅了無根蒂反欲取其常住不滅者托文以傳
聞也果以爲能久傳不廢也蓋亦歸諸於已而已乃爲
之贊曰

維我普照王本自法身出光明攝方寸虛空常獨耀
盡三千大千無限河沙界皆佛慧照中夫是之謂普
衆生宿業重展轉動迷誤願佛垂慈憫與除諸障礙
譬如摩尼珠炯炯照濁水一作是念已業去障自空
而我初不覺心目劃開豁首釋迦尊爲我證明之

普照寺千佛水陸院記

普照寺自唐乾元元年至於宋數百年矣屢興屢廢洎
祐戊申迨今又六十年寺之耆宿分任其責山門列廡

佛殿次弟興建千佛水陸院地廣費鉅衆請屬之惠慈
大師志新既領主席於是慨然捐衣盂營檀施寺僧元
德爲之分幹徒弟淨心聞人爲之協贊大作新之
始於戊戌繼奉謨持之旨其事尤嚴越丁未乃來求記
予嘗記釋迦殿矣固辭弗克則復之曰善必由積累而
後成佛乃曰不於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種善根已於
百千萬佛而種善根何也夫計億兆者本於一至寬乃
所以爲至衆也且一者何心是也心以方寸而總萬善
如木之有根生意函活十條萬幹聳壑昂霄皆自此始
水陸院之義亦然昔梁武帝嘗制水陸儀文三年而成
幾三千卷其後修設者以十六位各分八位而爲上下

召請則通三昧法雖簡施則博其上八位慈容端相爲
人敬慕下八位殊形詭狀爲人恐怖有善有惡有勸有
戒大率以懺悔爲先有能用意猛烈一悔之間諸惡盪
除衆善咸具曷嘗不本於一哉今惠慈於此三役位置
曲當山門兩廊壁湧天台聖域五百高流閣上設西方
三聖銅鑄千佛閣下設千葉廬舍那佛普賢文殊二大
士左右壁湧水陸冥陽三界像間飾以金采眩輝衆目
輝映方池而其池面菡萏數拔飛檻相屬生香不斷疑
淨土移來此地諸佛子於焉修行莫不超然得大自在
皆惠慈十年之間苦心勞形之所成然亦其胸中自來
積善如木有根故一人所發有此殊勝非徒極莊嚴事

其罪業日增福祐死者拔其幽滯免墮輪迴而已世安
有一念之頃不能感動鬼神而能普濟生靈功德無量
遍周沙界乎惠慈得之矣銘曰

我觀人心內有善元無惡顯迷彼佛知往往路頭錯
爾時諸大人一切諸菩薩忽現善慈相與衆共說法
法皆由心造罪亦由心起心起罪一空各已得度已
衆生地獄衆六道阿修羅隨佛登天堂只在一刹那

澹軒記

燕山喬侯扁所居軒曰澹參政左山商公挺實名而書
之因來寄聲俾爲之記顧某耄憊無能爲役而喬侯之
意友朋之屬不得以辭澹之義大矣嘗試求之蒙莊氏

外篇其刻意則曰澹然無極而衆美從之繕性則曰古之人在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知北遊則曰相與無爲乎澹而靜乎而刻意之言爲尤備蓋始澹終言淡中言惔三言者雖若不同其致則一實相爲用焉夫惟澹然然後能無極而衆美從是故夫平易恬惔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德全而神不虧言惔者如此虛無恬惔則合乎天德純粹而不雜淨一而不變淡而無爲動而以天行言淡者又如此一澹之中衆美咸具喬侯名軒於焉取義不亦善乎然蒙莊則曰此乃養神之道非朝廷之士尊主强國之人之所好也惟是喬侯入則郎省戶出則贊藩方今又懷澄江丈二組有社有民誠

朝廷之士尊主强國之人而惟澹是好獨何歟予竊謂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澹庶乎近之自朴散淳澆習俗破蕩功名富貴之役勞吾形聲色滋味之奉汩吾神攻者衆存者寡惟欲虛徐其貌容與其意而自以爲澹事物之來未有不讒脞膠擾失其故常者無他神不全故也神無爲妙萬物曷嘗淪於空虛同於無用哉夫存神以致用易說也豈惟蒙莊賢哉喬侯日坐澹軒因名思義恬無嗜好焚香讀易參玩爻象以洗其心何其澹乎抄經史左右森羅吟咏其間寄與簡雅何其澹庭空月朗神閒志定素琴橫膝大音聲希何其澹所養愈深則所存愈澹神不虧而用不煩矣昔曾相國避堂舍盥飯用其說從民之欲慎以無爲且去刻深受而進謹厚長者清淨甯一天下實受其福所謂朝廷之士尊主强國之人非耶敢以是記澹軒喬侯名簣咸字仲山甫云乙己六月二十五日記

簡齋記

人之有宗族猶水之有源委木之有根幹其所從來遠矣司馬子長班孟堅皆嘗自叙李翺及舊史皆稱韓氏自叙其先本漢司空稜頴州人後徙陳留中昌黎韓文公之先世也世之自叙率本諸此惟陳氏本京人繼徙眉之青神太常公徙雒陽長子忱京東轉運使靖康中運使子慈州司士參軍揮避地蒲之猗氏遂家焉簡齋

則太常次子恂之孫也靖康南來紹興問參知政事以疾請去除知政殿學士知湖州歸老烏墩之精舍既沒遂窆於歸安縣廣德鄉上强里之巖山南北隔絕二百五十餘年兩房子孫薈纔不絕但不復相聞區宇混一以來參軍之五世孫損齋公來爲浙東廉訪使郎是參政之五世孫屋訪損齋浙東叙兄弟焉離而復合夫豈偶然然損齋慨念水木本源自浙東謁告來害拜簡齋之墓漢人以過家人家爲榮公之此行盥爲得之俾子識其顛末將刻石列之家祠予與簡齋之先俱蜀人今寓於書竊嘉公尊祖敬宗之義不敢以固陋辭云

新廟記

鬼神之德體物而不可遺誠而不可揜所謂造化之迹也故社稷有祈有報有由辟而山陵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民所取材用亦得祠焉未有宗而不感感而不通者世弗燭厥理或淪虛幻或涉怪誕事神之義戾於古矣越上虞縣四十五里是爲廣利侯廟崇岡列峙大溪橫陳乃衆流所滙岡若蒲蒻前有二石筍東南有二龍湫禱祀必應其民無水旱之憂宋熙寧八年制以神聰明正直庇於一方侯民之求如應影響特封廣利侯實協古道大守趙公井紀其事于石使君祠事益荼如制書侯蓋石晉之方石聖官而吳越錢氏所封通澤將軍也按唐乾寧三年錢鏐以兵渡江誅董昌遂併有越

歷五代至宋初入十四年雖通職貢奉正朔猶自封其境內諸神故侯有此號然歲無所攷舊記乾德二年邑令盧某禱而獲應其得封殆斯時乎又十七年錢氏始入朝又九十七年始去錢氏舊號二百年間畧可攷者如此而晉非典午之晉則明甚建炎省方過縣而趨四明義旅翰扈見空中旗幟有若廣利侯之號此其尤卓異者也廟舊在石筍下紹熙辛亥始更面勢迄今又將百有餘年日殿第不治鷹鼯無所前營護宅役神弗顧答歲在乙未里儒金應辰慨念古誼興任之於是金夢佳潘行孫分其職僧處恭總其施若廟寢若門廡次第一新崇岡嚴翼軼於舊觀揭虔妥靈近遠來會歲復大

序

顧伯玉文藁序

士散久矣卓犖非常者負特其能不肯輒俛首從流俗時又無大科異等以得之徒區區建數尺之竿懸一魴之餌而欲待橫江之鯨不已疏乎且羣舉茂異歲一人美名盛節也孰不以爲希濶難逢而幸一値焉然不聞羣刺史勸爲之駕縣次續食與計偕又不聞公車朝奏而暮及故士始而奮繼而疑且怠造端宏大而其畢也小事之不可料每如此構李顧文琛伯玉豈非所謂卓

犖非常者與年弱冠著文名實在是選勇不自制一旦蹶屩走數千里新豐逆旅斗酒獨的解橐出所謂文類進卷行卷者寫之生紙以干氣豪是時伯玉年少意銳如川之方至太阿之出匣三軍之朝氣其視一世爲何如孺留兩載孰我仇仇亦不我力倦游以歸彙董公孫皆前爲博士乃冠其科伯玉豈有不能正使須試而後用何至參差罔薄今猶在羣博士下予滋所不解或者曰伯玉論太高文太奇嘗稱作傷已賦以爲雜之迺之仙山而贈言者頗眾予老病日侵強食息人間世旦暮且盡欲附六翮從之不可得甚恨甚恨君過其子眞子厚憫已懲咎諸賦殆不可復辨又嘗上書光範以爲世無蘇明允不常在弟子之列其辭驚然無所謂遯富來是行也安知不與子眞神遇幸爲我問之曰自去九江隱吳市門翩然選舉爲仙果樂否雖無妻子累然平知不取造物者所惡忌耶予觀自昔文人往往高自標

送梅君遇入龍虎山序

梅君遇居澄江有詩書之業水石之勝以貧故不能不出從斗祿奔走塵埃鞅掌獨勞非其所樂一旦賦詩拂衣徑去何其見之高志之決也自號雲水道人忽又棄其家入勾曲山爲道士布褐芒屩霞餐芝茹見而識之者相與勞苦輒笑而不荅尚喜爲詩好風涼月時復朗吟能自道其意近寄聲云嘗繇柯阜出冰谿以訪龍虎之仙山而贈言者頗眾予老病日侵強食息人間世旦暮且盡欲附六翮從之不可得甚恨甚恨君過其子眞之苗裔耶仙山乃騎麟翳鳳霓旗絳節之所上下而往來是行也安知不與子眞神遇幸爲我問之曰自去九江隱吳市門翩然選舉爲仙果樂否雖無妻子累然平

生一念惓惓憂國能遂忘邦千載之下誰與論此意頗爲我迫爾而笑否

文子序

爾受計於會稽會稽者會計也武康計籌山因計然嘗度地於此而得名然其義固有所本范蠡師計然見於史計顏師古以爲與孔子同時是也其書曰文予者有與平王問荅語徐靈府遂以爲周平王時人則誤甚劉向著錄文子書九篇耳李暹所註乃十二篇疑不能無附託其間或謂乃楚之平王楚越相強平王時楚事日非予胥既奔吳而計然亦去楚間道適越耶不可考矣南谷杜君辨博而篤實恬靜而疏通其能可以用世而

其志果於遯世雖嘗領薊臺珍館亦復舍去築披雲之菴於計籌山上燕處從容取文子書及其事之散見它書者會萃而刻之三代古書遺跡一旦震發於湮沒之餘眞山林一大奇事予觀自昔財計之臣鮮有能自全者計然之策范蠡略用之於越十年生聚既以報吳乃翛然遠隱竟免於烏喙之毒手而圖謀相便計然乃神仙得道人□□□□□□□□□□□已蓋計然嘗受於老子者也夫善計不用籌策此豈區區廢居操縱之所深忌祇以自貽殃禍覆撤相尋曾莫之悟可歎也

南谷嘗註老子得其宗旨又萃此書俾與師說並行其警世切矣學者合而觀之可也雖然書徒糟粕曠洞遐想沈寥虛間胸中係累雲掃霧除豈不一快然者哉又安得從南谷君登籌峯望元墟求鴟夷子所以泛湖之處

杜南谷籌峯眞率錄序

百世在吾前千萬世在吾後求爲可傳而後有以傳琅函羽葆典領名山則夫章既往而垂方來弗可略已此籌峯眞率錄所爲作也計籌山之陽夙有靈跡周計然

子文予開其先晉太極在仙公葛元繼其後雖年祀云邈而斗壇丹井猶可尋趙前朝南渡楊武公茂勳請葺常搆齋宇以奉家嗣香火歐陽公故實也未幾復爲報德昇元之觀命亳人洞微先生祖常主其席遂當左仙處號重以德壽宮親御寶跋錫之華扁昭回雲漢焜耀林泉式克至於今粵歲某甲當塗杜道堅實來上距祖君十二代然纔百年而兵革之餘次第經理爲力蓋有甚難祖君時者矣厥既捍衛其樵牧以安以甯則倒廩以賑荒山巔澗俾耄稚賴以活因興敝舉廢一新之百廢具舉類無不可傳者顧前人原委世次未有紀用爲大欠乃爲眞率錄衷其名氏列諸左方俾後有攷焉夫

衆萬不齊本其初一眞而已眞則一而不二純而不雜至實而無妄故眞心存則眞氣聚眞氣聚則眞脉永後之人尙思杜君之所用心迂續之特保之其可傳者將與此山相爲無窮計然援范蠡傳最爲端的不繫於此山故不書

周公謹齊東野語序

野史雜錄尙矣疑傳疑信傳信爲士者網羅散失率多取焉否則參稽互質焉張耒謂李林甫冰山開元錄中語治鑑取之他若堯關錄樂天樂甫無徵不攷莊宗還三矢於廟雖五代史顧不取唐史如高祖宇叔德則見於唐書直筆姚崇十事要說則見於昇平源記室著次

仇山村詩集序

觀水必於海觀其會也李杜其詩之會乎非精能之至未易據其會而擅其名山村仇君仁近嘗有辛丑出西岳詩適從何來而欲效淵明耶自此亦皆以甲子書似此例者甚眾而世獨喜言淵明蓋淵明甲子凡十二時自叙其平生出處本末略備庚子鎭東參軍使都已有靜想田園好人問良可辭之語辛丑還江陵中途欲投冠歸故墟以申前志乙巳建參軍使都則其田園日夢想其意愈迫矣是秋去爲彭澤令八十餘日遂賦歸去來辭熙元年也其使事往來及留上京還舊居皆在此六年中自此不復出乙巳至丙辰又十二年庚戌西田存殆無幾是又不可不知也余病卧對牆壁平生結習掃除略盡每聞人譚舊章故實往往面熱汗下已爲椎魯木僵人周公謹忽以齊東野語示余豈尙以故意待之耶公謹生長見聞博識彊記誦之牘存於篋以爲是編所資取者衆矣其言近代事特詳蓋有余之所未聞或聞而不盡聞者乃自託於野何居文勝質則史質勝文則野與其史也甯野野固非所病也況禮失求之野而獲何獨史而不然他日任筆削者儻有取詘不能補史氏之缺而登其所論乎卷中載脫韡圖贊先君子之遺事也烏乎寶祐開慶之間姦邪小人奴事稟腐中外相應以醜正誣善之說欺君誤國馴至不可爲識者推原禍本未嘗不太息於斯因攬涕書於卷末

君自號山村有山村不願富貴而志在田園正如已酉九日庚戌西田丙辰下潠田舍穫耳是眞知慕用淵明者可尙已

杜南谷老子原旨序

偪仄塵埃中胸次憒憒對俗人譚益不樂南谷杜君扁舟過余議論超然有以開余意相與登道場雲峯宿焉夜參半篝燈出所爲老子原旨余不寐幾徹杜君博極羣書不但發明其宗旨而已於某章曰是堯舜之事也某章又曰是禹文王武王事也其說以爲老聃爲柱下史所職者史而百篇之書亦史也故以書求之余驚異焉自司馬子長以老韓同傳千載不滿河上公註老

子頗及吐納導引之類其後孫登陶宏景松靈仙人唐道士成元英張君相輩亦皆註老子又近神仙家王輔嗣以老子解易人或非之然眞解老子則初不及易至蘇子由直以是謂襲明爲釋氏之傳燈老子亦豈意其末流之至此也今杜君乃求之於帝王之書參之以帝王之事譬如披眾昧出幽深明白正大氣象頓殊豈不甚釐世未有能察杜君之用心者夫道術久裂人各私其私競立門戶甚至保殘護缺以相非詆莫肯曠然舍己求爲眞是之歸杜君雖自號原旨而不主一家惟理是同惟經是從惟正是宗務使天下後世無所致疑其師之說其用心蓋若此可謂宏也矣豈固與原道異哉

余固陋於原旨未深究姑論其大意云爾

送文心之釣臺山長序

子陵口占尺機劘切鼎鉉懷仁輔義天下悅之兩語十四字平生所學正在此光武夙同研席乃諉曰狂奴故態何耶使肯憮然相助爲理必將以仁義堯舜其君建武之治當不止隨世就功而已久要劉文叔已在子陵劑量中陛下差增於往蓋深寓其不滿之意士固有志又安能自貶其學以從人哉河水不魚毋落吾事子陵可謂不負所學矣鈞臺距水極遠磴道轉山腹乃至與顧野王所記水邊有平石臨水者若稍殊然壞斷境絕眞足以隱噫南陽帝鄉寂寥千載子陵此地乃遂建精

舍聚生徒列於學官益知太空浮言功業要有盡而君子之學殆山逾高而水逾長也古涪文心之爲山長將行求予言趣書此以貽之心之顏異絕人靡不通貫曩時父子兄弟自爲師友蓋甚樂今去而之山水荒寒幽寂之處尤可靜坐讀書暇則登招隱閣羊裘軒從容吟嘯其樂未有艾也子嘗欲取所謂十四字者大書刻巖間而不果心之尙有意乎

張仲實詩藁序

始余聞張仲實名未之識頗曾見其詩仲實生王侯家不有其貴富力學自課如諸生間關多難度無所展用始肆意於詩間之山水窮絕處吟哦忘日夕詩浸有聲

而家事落矣仲寶夷然不顧嘗言詩不能窮人爲之益力遂以詩名昌黎云不用文則已用則必尙其能者能者非乞能自樹立不因循是也近世士多失故常拔出流俗用文辭致聲譽如仲寶之能者其因循所至哉故子決與女既來杭諸公見者問無恙外輒舉手賀得佳壻比過其家書數束茶數串泊如也仲賢俛首微祿時奉甘脆娛其親而賓客日至則人人與爲疇咨或高譚極飮論文賦詩一不問有無其中要有過人者焉所爲詩殆子餘篇已傳之好事猶手自刪去十取三四擇之嚴宜其爲之不苟也夫以仲寶邁往不羣天分高而筆力勝不肯稍從時尙必期於簡絜深穩而後止譬東波

瀾就熨帖爲力蓋甚難然凡詩之病旣盡去而活法精意高情雅韻亦可得而見焉余尤善其遣興一首善推跡原本有關倫紀而感行役謹時物往往出入少陵此非子之私言也嘗觀周詩所述山川草木風俗氣候皆在豳岐豐鎬之間至黍離而感念深矣異時少陵由長安走鳳翔轉同谷以入蜀次其道里所出亦皆在於西秦川諸詩至今讀者猶凜然眞足以繼風雅而驗世變仲寶先秦人詩以少陵爲法余閱其葉因相與根極而論云

嚴光大先天圖義序

邵子發先天之祕不過四圖然自一分而二推之至於無窮邵子以爲猶根之有幹幹之有枝愈大則愈小愈細則愈繁而朱子亦云本是小底變成大底到那大處而變成小似非假圖以明之則四圖之義未易悉究是以朱子謂東北以之西南便是自否以之泰是兩角尖射上與乾坤相對又謂邵子天地定位否泰反類詩八句是說方圖中兩交股處意欲分作四層看又謂文王入卦應地之方是邵子見得四正卦生出四角是方底意思皆若有取於圖者嚴君養晦心通於易嘗取方圓定位二圖演之爲四十九圖毫分縷析如機織之錯綜經緯布置粲然可睹而未始有所牽合穿鑿大抵一本於邵子朱子之說如八卦相錯一卦分八卦上下順逆

對待博易數從中起天根月窟乾坤六子縱橫之類皆有以發其義蘊數之不能終乙自非潛玩默察先具此圖於胸中安能與之脗合乎亦可謂精且詳矣最後一圖乃易之所謂太極邵子所謂道卽太極心卽太極而朱子所謂象數未形之全體也兩儀四象之所攸生也今願列於諸圖之後嚴君之意自流溯源蓋欲復其性初於寂然不動之時尤見先天圖心法是當求之象數之外

屬瑞甫唐宋百衲集序

詩雅四言漢以來遂爲五七言唐開元之際又始變爲律詩論者謂詩之道至是略盡殆不可復變宋百餘

年間乃有集句者出其不變之變歟求之同文離合雙聲疊韻建除郡邑名諸體無與集句類者惟聯句近之但栢梁則君臣同時昌黎則朋友同席視集句遠哀古作頗異焉實始於半山王公半山平生嘔疆執均行新法則諏諸老爲流俗作字說新經義則自春秋爲斷爛朝報乃甘摭拾陳言從事集句何耶然其天資殊絕學力至到猝然之頃不勞思惟立成數十韻對偶親切昭合自然抑難矣四朋厲君震廷瑞甫博學工詩尤喜集句合易爲同易故爲新大抵效半山而自有活法前後凡若干首題曰唐宋百衲集唐宋集古樂府皆在焉壬寅春聞吳興太守東溪李侯與其友千秋李君皆有詩

名倡醵甚盛慕而來謁一閱其集咨激再三亟俾摹工刻之以傳而辱徵予序昔李汧公以眾琴爲百衲琴黃豫章以集句爲百家衣直戲言耳今廷瑞精能之至所謂細意熨帖平滅諟縫線跡而百衲之可乎吾儕窶人得一破衲須蒙頭熟睡素無詩分何敢言集句然亦能知其用力之難非一朝夕因爲識梗槩如此且以見君子成人之美焉東溪名岳千秋名昌齡

送俞覲光序

俞君覲光自新昌絕嶠江訪茗雪望其容傾而整聽其論辨而博誦其詩雅而潔以思學名其齋益名御史默齋公子諸孫也嬰余暮得侍默齋同朝聞者謂焉見覲

光如見默齋觀光以迓爲山陰教諭乃古者鄉校黨庠之任蟠地若分於異縣而教實本於一鄉其齒位父兄也游從師友也佔畢子弟也論議月旦也固未占已乎然予嘗上下世變自典午過江衣冠之人東者往往皆在山陰而王謝諸人惟談元理翛風流道則未之聞也曠數百載先朝建炎再值南渡於是尹先生以醇經筵得謝而來呂太史以省侍留文清公而來朱晦翁以常平使者救荒而來後先相望此邦遂爲道學淵源之地而士亦知所推尊由濂洛泝洙泗江左風尚爲之丕變非前時之山陰也氣數回復誠不意百年之間緒言日泯東州文物夜叉星稀默齋公獨歸然以身任道行年

九十視聽不衰方且立訓傳俟來世豈非天相斯文使之耄期稱道以興絕學乎雖藏書未肯輕出縞意觀光自有得於親授密傳之際是行也升堂皇集矜佩必將發其異聞與學者共鄉之教庶幾淵源所自猶可考習俗所移猶可回當仁幸毋遜焉談元理而尚風流夫我則不暇

張氏學古齋倡和詩序

木犀之名出於近代或云即爾雅所謂梫木者樛枝偃蹇秋半始花花過於枝香過於花公等安在何相見之晚廣寒宮丹桂婆娑下有顧兔乃一旦與之齊名玉局翁鶺鴒鞏鄂之句朝錢塘暮四海其名益盛此花蓋晚

遇而翁猶恐孤芳老於澗邊欲采擷而佩之士舍芳抱潔伏巖谷而不耀者曾不得如此花之遭自拔於凡草木翁獨能無情乎張仲實氏學古齋前一枝初吐香氣韻而賦之用意如此宜其有以自樂也余有幽憂之疾迸林戴君師初相率諸友就飲花下時適白露降之三念不能自釋今而後知詩之可以娛心奏金石破蟄蟀之吟安得與好問同其樂

送鄭晉輔赴和靖書院山長序

日天高氣清餘暑辟易吾仲實邁往之韻挹鷰峯翻蟾窟爲花著語灑落不凡四坐詩流競發新意而丹梯癯仙顏復與花共話疇昔不喜時之艷陽而喜其風露之高寒不取花之富貴而取其山川之耿介風流賞晤勝絶一時可無詞邊孤芳之歎矣子方逃塵對庭中犀兩株繽絲落蘂閱諸賢雅輯慨然想見其處槐不克陪既和其詩復書此貽好事者與會和詩者一十五人師初

王子慶周性之鄔願學白庭玉戴禹祖屠存博陳無逸顧伯玉王德玉戶貢卿凌德甫仲實之姪如晦景忠不與會和詩者一人牟某獻之父

俞好問詩葉序

詩直耳目玩耳自昔詩人往往以之鉢心抪胃甚至欲嘔其心而少陵亦有良工心獨苦之語夫愁勞其心以娛耳目如膏自煎蓋可歎而世且竟爲之悲鳴雨吻不肯止豈所苦未易奪所樂耶俞君好問日以吟哦爲事侍從老會稽亦猶在西菴也險夷一致終始一節天下吾意其未免昔人之所患苦而君方夷然以笑曰吾將以是娛吾心閱其帙佳句層出不務爲刻深憔殺自有一日而至其處湖清且漣如彼泮水有蒲與荷如彼芹藻何莫非道亦何莫非教而凡能爲學校累者吾書堂

卑無一焉尤幸之大者也亟裝爲行聞者肚之親朋畢集酌酒賦詩以餞而予爲之叙予固三十年前主千秋鴻禧老祠官也恨不與輔晉俱東春風鑑水不改舊波而吾非故吾矣如有問者以是語之亦可一笑

宋吳興牟巘著

序

虞舜民禮樂韻語序

約禮之文而讀之以韻語略見於儀禮士冠禮三加之辭而傳亦有之曲禮所謂正爾容聽必恭毋勦說毋雷同少儀所謂不窺密不旁狎不道舊故不戲色是也他如太公丹書管氏弟子職莫不然至於賓之初筵抑抑威儀相趾有體之類則通於詩矣客歌驪駒主人歌毋庸歸　五伯桓文宋襄楚莊秦穆亦爲五伯他如朝宗遇覲會同曰六禮冠昏喪祭卿相見亦曰六禮乾坤六

嘉業堂校刊

字曰六宗天地星河海岱亦曰六宗六經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亦曰六藝名數同而事則異見於施用必且龐雜而無章乖戾而不協矣虞舜君舜民名數啟蒙乃自歷代以來涉乎名數者皆挈其凡要序其次第而又參稽互訂取其是者附註于旁其義較然如指諸掌可舉而行無悖於理夫眾萬不齊者數也至當歸一者理也通一而畢萬則殊會而同歸此蓋天地人名數理之總括非直童子方名曰數尋行數墨之書也

趙氏族譜序

尚論其世世必有詩宗則專焉族則廣焉子觀自昔華宗茂族遭時多艱宗譜散亡衷於民庶往往弗克自保

嘉業堂校刊

況其族乎劉知幾作宗史又作譜敘如云彭城叢亭里諸劉不承楚元王之類按據非不精然後世凡言劉氏悉曰彭城而知幾之宗史譜考不復論矣蘇明允作譜族又作譜引如云眉之有蘇自唐神堯時郡刺史蘇味道父子始以親盡不書之類書法非不嚴然近世凡言甲乙氏族必曰江卿而明允之譜與族亦不復存矣可勝歎哉東平趙氏避靖康之難舉族過江盡五季劉漢鳳翔節度曰平章昭之後也其六世左丞公政遇政宣時猶子侍郎公受知淳熙間進用天地間吉凶同穴憂喜聚門雖皆不得老壽以終其後乃益蕃衍而十一世諸孫某又能作祖趙族譜於世變之餘不亦賢乎譜有

嘉業堂校刊

圖倣年表爲旁通繼之以譜綱舉目張繩聯珠貫不盡用蘇譜例族無疏戚隨長幼皆以次第書其散居某所則見附主外繼某氏則見因親錄姓之奉始則見紀原至於誌狀奉末婿壻閥閱見聞墜軼則皆見右集與撫遺爲積數歲然後成蓋眾譜所不及勤矣備矣某字仲德博學工文詞其爲是譜實纘成先推官之志首挈涪熙舊序具述遺訓列于譜之前後尤惓惓訪祖塋而念荒隔感時物而歎僑寄勉子弟而致期望孝慈忠厚申重懇至發於內心可以上對左丞侍郎公無所忝後之人欲知其心觀其譜可也甲辰十月旦陵陽牟某書于下方云

送張剛甫之廣德學正序

儒有環堵貧不願仕曖菽飲水以事其親誦詩讀書以誨其子嘯歌一室俯仰千古亦足以樂而無求矣然吾不斷人之已知而人之知之者有不能已焉此昔人所以爲親棒檄而動色也節孝徐公后山陳公服勤勞忍貧苦堅志節惟母是養此豈有意於世而諸公知之朝廷知之節孝由望江簿教授山陽后山起布衣教授潁川節孝家山陽后山家徐徐相望也所以處兩公者如其所自處故能內全其性分之樂外忘其富貴之誘時爲歌詩以見其志節孝之嶇奇后山之高簡徒詩乎哉吾友張君剛甫蔣忠文公之外諸孫也性直而温學

博而約詩雅而麗衆譽翕然而予深敬其事親有篤行自其慈閫微恙未嘗一日去左右湯液之調護寒煖之適節寢興之按扶悉自任其勞積數歲不少懈尤人情所難者前當仕越懷其牒固謝不往甘貧教學以助甘旨而詩日益多感時物詠性情非以求知也蓋其師慕孝節后山者如此它日諸友相與言如剛甫之躬執苦勤盡心奉養可無三釜少報其意乎聞者用爲廣德學正庠家最近不減山陽潁川而皆有位于學待剛甫不薄矣可以出矣至是諸友交賀且責其行親爲喜强加餞遠近皆載酒賦詩走西郊以餞予謂剛甫是行親意也況蓼莪劬勞顧不售發聞宜在子行矣勉之是邦風俗淳厚想側聞高行薰善良而興於遜順者已相尋於桐汭之間親悅而友信怡然其春盡攬山川之美而賦之倘以寄我丁酉二月朔序

袁稼學重刊勉齋講義序

勉齋黃文肅公講義二十餘卷大抵本朱子提綱挈領不爲文辭而簡要嚴切深中學者陷溺沉痼之病世不可無此書舊板久廢良足歎稼學袁君守儒篤學乃裒散帙爲一編朝夕玩味精加讐勘輟衣食合衆助重刻之以貽無窮意甚勤而工甚夥其子德達術訓嗣事緒成之自今家有其書因勉齋所講以求朱子之言其爲發明宏益多矣余昏耄廢學喜見其成竊惟在三之義

父師居二焉勉齋力闡師說有益世教固已無愧其門而稼學之子能繼父志以廣是書之傳亦可尚者當牽聯俱書用識其末稼學名俊明云

極圓覺上人詩禪錄序

少陵云不見李公三十年予於極圓上人正復爾異時嘗行腳衡湘又遍遊天台鴈蕩倦而歸休老於菁山之崇福折脚鐺中煨飯過三十年終日圓覺不涉世故七十有七雪顱鶴骨精神不衰江西李後林朱約山吾邦陳本齋諸公皆與句語復來索偈極圓極圓即上屋下架屋泥中洗泥無有是處有人於此因有憤發大省悟一念之覺一覺之頃頓起上善譬如雲開霧除忽然見

月全體呈露適出當揩又有一人勤修積習從微至顯一毫不到使成欠缺豈之月之初生至望夜十分散滿無餘無欠乃見全功敢問極圓上人只此一輪月是同還是別

陳一齋詩序

承嘉自謝康樂後山川神秀皆發於詩流風浸遠近代作者乃推陳止齋氏大抵詩本於學無論魏晉一齋陳君博物多識而以詩名視止齋猶曰吾家子雲耳其雅言步驟山齋之十章奇采橫溢如明珠光霽一見使人驚眩不定白石鵬鶊紀行則又如挹剛風浩露神情爲之爽也然止齋僅白石巖一首異時讀書鵬鶊乃獨無

之類亦所不廢其博采而精擇如此非胸中有活法酌古今通南北孰能會于一乎吳興費茂卿世醫也予論已醫之爲道藥雖出於其手而方多傳於古人故修方之家采之欲博擇之欲精而其用之人欲有活法蓋醫者意也所以通殊塗而會一理也世率謂孫思邈得龍宮玉函禁方其事甚怪及觀千金方論治積聚爲虛則取之雷公藥治傷寒則取之仲景華陀風眩則取之徐嗣伯蒸汗則取之張苗陳廣匡莫不自有所本焉況當區宇渾一如江右晉詩醫師所述支用存范祖禹等脚氣八十餘條晉宋時蘇氏所習小兒諸方皆前所未見則又取其經驗者用之宅如崔文行度瘴散西州續命之類亦所不廢其博采而精擇如此非胸中有活法酌古今通南北孰能會于一乎吳興費茂卿世醫也予論

之四十年矣兼明諸科博習諸經而周知南北之俗安分知足志在濟人謁方求藥者日踵其門悉意調護多所全活暇日博采古今名方類爲若干門條分臚列無微不載往往其平日以活法用之而有明効者蓋非一朝夕之力也得古千金方爲多茂卿不以自私將板行于世使傳之者亦能用之以活法守常而知變潛利陰益可勝悅哉昔陸宣公閉戶集方程伊川池上施藥子編孰而不能故茂卿是編樂爲之書茂卿名某今爲醫學教授

繆荃孫國詩文序

古人謂粹其文謂不問以詩則不俊於口不俊者屬辭

不得流傳也此豈有風致可尙耶詩固無取於鄙朴使澁而重遲耶世人朝摹夕擬句假字煉以爲唐詩而終少風致正如傚叔孫敖衣冠而不得其抵掌談笑之意故必有唐人風致乃有唐人詩句半山從宋次道家盡觀唐百家詩平生硬掙且復執拘而詩則唐人也如萬綠枝頭紅一點動人春色不須多千紅萬紫凋零後始見閒人把一枝殊有風致不類其爲人則又有不可曉者合沙繆君自號淡圃風骨整峻心事篤實平日兢兢惟乃祖遺訓自守文不苟作贈遺友朋以規不以頌序東流則告之以禹之行水行其無事論古鑄則歎其田不井而畝畝秦陌持論甚正及觀其詩乃更清婉句句不以輕易重矣達善者行誼彥明能孝養其言宜信余意勝意以韻勝諷之而有遺音挹之而有餘味風味蘊藉如此非唐乎雖求之劉後村潘紫巖集中亦未多見予交淡圃久不觀其詩猶不能盡知淡圃則不知淡圃者多矣然徒觀其詩果能盡心其所未知乎淡圃笑曰是但見吾衡氣機也

鄭御史序

余聞有內樂有外樂人子之事親以志養者內樂也以祿養者外樂也是雖不能無資乎外而未始以易乎內內者天外者人內者重外者輕也古盡有捧公府之檄者有列五鼎之養者有卿大常而去晜以導母與者有至明之微之其義愈篤中更憂患散而復聚不但飲食之通室家之好一如承平時又作和樂之堂取義棠棣

爰用泚筆侈其盛事云

義門和樂詩序

人有兄弟均氣同體詩曰棠棣之華鄂不韡韡言其華鄂相承也鵪鴒在原兄弟急難言其首尾相應也蓋友愛之誼莫切於急難之際及哀之原隰憂患既平侑爾籩豆飲酒之歡必曰兄弟既具言如是則和樂且孺矣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必曰兄弟既翕言如是則和樂且湛矣蓋友愛之情尤不忘於安甯之後棠棣之不可一日廢也如此德清孫氏上世以來兄弟同居謂義門至明之微之其義愈篤中更憂患散而復聚不但飲食之通室家之好一如承平時又作和樂之堂取義棠棣

昆仲皓首娘綏其間相而後樂申其燕好資其恩義未始忘憂患時也庶能知是詩之旨矣於是姻戚稱其睦鄉里化其順郡邑傳閭旌門以表異之士大夫嘉歎作詩以寵綏之流聞四方以爲盛事其母黨俞好問萃爲一帙以序屬余伊川謂棠棣之詩章多句少多者極其鄭重少者各陳一義諸賢固皆得之顧鄙陋之辭猥簉其列似若不類況又冒書編端詭無恧乎

陳公輔聽雨亭詩序

宣城陳君德親平生業儒投老陵陽峯下韜光鏟采人不知胸中有國子監也獨喜聚書教子公輔能承其志好古博雅汎掃一室左右置書冊間以名畫古彝器其

前種巨竹列湖嶽中置一亭名以聽雨讀書之暇雨則卧而聽之用意殊不俗此數物者得其一已足爲勝況兼之聽雨乎自韋蘇州至韓杜皮陸蘇黃往往而有它未暇悉數惟王元之齊安竹樓盡掩六宜而以夏宜急雨有瀑布聲爲首此備物具美意者名亭蓋慕元之也韓仲文向予言悵望矣無緜至其處然聽雨一也所以所未聞可以爲玉川子詩及沈存中筆談補註予用是益知其能雖然玉川意不在於先春抽出黃金芽紗帽籠頭自煎喫而在於顛崖蒼生受辛苦到頭合得蘇息聽則殊公輔榮贊憲幕方爲直用非山亭聽雨時秋木耳生滴點皆愁頗念疲農乎泥深路滑竹鷓聲苦頗念遠役乎風定雲黑牀屋漏頗念寒士乎蒙莊謂聽以耳不若聽以心聽以心不若聽以氣敢以是爲聽雨亭之助

吳信之茶提舉序

唐中葉以來顧渚茶歲造萬八千斤謂之貢焙大曆五年始有進奉之名建中二年袁高爲郡嘗進三百六十串高節尚慷慨在掖垣繳貢有司天力予頗疑其此舉因放之則其來日久非自高始高不過循前比而已況又作詩一章刻石摹本同進實寓規諷非專爲進奉也其後每遇進茶湖常兩郡守皆會顧渚張宴賦詩遂成故事先朝重建茗顧渚寥寂幾三百載厥惟今日復治金沙泉修唐貢焙設湖常等處茶園提舉領之其事益重矣吳信之明敏詳練嘗任茶所遂用爲副既滿升同益習茶事通民情十餘年間講求利病多所建白深山

窮谷之退不知有官府也貢焙之綱以時而進甚稱其職而人戶亦有茗椀茶話之樂最書上徹將專權任以究厥功尤人情所善者信之嘗爲公言茶之香味性情地之陰陽向背與其采摘之宜先後之際曲盡物理得所未聞可以爲玉川子詩及沈存中筆談補註予用是益知其能雖然玉川意不在於先春抽出黃金芽紗帽籠頭自煎喫而在於顛崖蒼生受辛苦到頭合得蘇息否之語信之行且再爲顧渚來願毋忘此詩

掛簽集序

久不見俞好問忽自餘杭携王居正掛簽集過我蓬廬試閱之亹亹乎何其辭之贍也意者取之胸中施之筆

下如出自然無一毫斲鑿瀟寒儉態而其間多有佳處如
西園二十六詠好事而又有濟勝之具宜其能自樂其
樂遇好泉石則吟好風月則吟好朋友則吟李觀復鄧
善之仇仁近皆有往還言句而山村尤密熟予甚倩永
山村詩居正欲挂漁簑於其詩境大是奇事虛谷老子
遂以王簑衣稱之可知其人矣江上晚來堪盡處漁人
披得一簑歸故白佳也不如孤舟簑笠翁獨釣寒江雪
不犯手脚自然圖畫炎天畏暑火雲如山輒以此書掛
簑集如何如何

唐棣詩序

予卧蓬廬中忽唐棣者袖詩來見名甚異貌甚臞詞甚

敏問其年甫弱冠問其師則心居予陳泰初也泰初名
家宿儒何幸親熏炙之教之讀書作詩以礪磨其氣質
而唐棣銳有立志不肯磋隨俗用力甚勤亦可喜者
又聞作詩之暇砥筆和墨留意於畫嘗作二圖可丈餘
幅尺殊廣而巖崖草樹心目俱到有非年少初學所能
辦予益喜之但頗疑詩與畫二者難並進或者曰詩乃
有聲畫畫乃無聲詩不必差殊觀要當養其精神老其
歲月多讀好詩則詩自好多閱好畫則畫自好其造未
可量也予曰然因書以勉之

張竹山文藁序

予聞竹山張君名久逢鰓參差未及識菊存堉作索張

譜於忠烈王從子恭莊公四世下特書竹山予用是蓋
知君能集已亥竹山來雪始霽會風骨森秀襟抱卓犖
殊非侯門富貴中人因相共劇譚頗及往時中朝羣叟
西州同社所見聞如前日事爲之慨然且歎其白首滯
留之不遇也几間有文一編題其上曰慚藁好奇似太
過予驚焉自昔文人多護短家有倣帚享之千金苦不
自知小慚小好大慚大好退之自知之自言之信斯言
也中鄉貢其小慚乎中進士第其大慚乎宏詞不盡中
其大慚而尚有未大者乎退之固曰觀所試與得之之
文吾亦無甚愧焉退之果慚乎否毋乃有激而言乎否
則直戲耳竹山久謝場屋其爲未嘗不欲步驟古作而

猶慚藁云者激乎戲乎予故曰好奇似太過也大率喜
持論者文不必優優爲文者理不必勝以予觀竹山議
論辨博傾四坐灑灑可聽及伸紙操筆一揮累幅瀾翻
條暢足以發其意之所欲言然不爲支詞曼說言言皆
理自本自根而尤好言易若銘若贊列之座右驗之躬
行日用無可愧竹山而既盡得之矣非徒追琢時好而
使人以爲好者也夫亦有聖人之精有聖人之蘊予蓋
不能言甚慚於竹山或曰慚之一字萬善從出一慚之
不忍終身慚乎治我暇矣將於竹山乎叩之以祛我惑

送王仲敏山長之明道書院序

明道先生嘗謂一命之士苟存之愛物必有所濟其主上元簿遇鵝鮎烏雀者折其竿雖哲人細士推是心也得時行道決不忍一物之失其所此蓋異時爭新法張本眇然一主簿位至卑乃獨以學道愛人爲心彼爲天子宰開塞輕重之權震動一世顧甘心功利以新法毒天下其用心何啻霄壤異豈非學術之誤耶新經義之害甚於詩談王介甫之罪浮於王衍甫半山寂寥過者未嘗不發新亭之歎先生官稍達論愈忤雖不能少行其志如上元時然天下後世皆以斯道斯民之責歸先生至今祠享之然則學者宜何擇焉王君仲敏爲明道書院山長諸友賦詩餞別余衰病不能出輒以學道愛人爲勉仲敏趣向正詩筆高今挈挈爲先生來必將益崇其學而求其用心之所在遠到未可量也

唐月心詩序

唐以詩取士士皆工於詩蓋有工而不遇者矣場屋既廢爲詩者乃更加多然工拙深淺有定評名實之間要不可眩正不待決得失一去目也唐師善自號月心舊時舉子業修而學博去爲詩人詩尤工世人往往苦心竭慮求合唐詩而卒不近師善則優爲之句意至到音節諧美處活脫唐詩聲名方獵獵以起未爲工而不遇也況西澗以來崔李繼至而交說耶予手其編不能置者昔李誠公以詩送賈肅公蓋用進退韻世傳爲落韻

序

高景仁詩藁序

宋吳興牟　巘著

商頌曰既和且平依我磬聲又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予讀書至此然後知和平者物之極致不但聲之與味爲然雖詩亦然夫和平之詞恬淡而難工非用力之深孰能知聲外之聲味外之味而造夫詩頌之所謂和且平者乎故精能之至及造和平此乃詩之極致也福唐高景仁序其存藁自謂平生刻意於詩既去其諧俗者又去其乏和平之韻者所存者僅十之二三焉何其擇之精也景仁天藻潛發蓋異時舉子之雄一旦歛芒鍔束繩墨以爲小詩豈所甚難然猶仡仡用力如此景仁其亦知恬淡之難而又欲造乎和平之極致焉耳天下惟實病難除實德難進自昔詩人護其愚是其一蔽未有能自知其詩之實病也景仁識老見定獨能以心爲權度身爲鍼艾公其是非嚴其去取無一毫自私自恕之心勇去其詩之未和未平者弗少靳實病除則實德進今觀其詩金石相宣鹽梅相濟大抵皆出於和平詩之進德之驗也夫豈待詩爲然詩之進德之進蓋予於景仁之存藁而得其爲人

嘉業堂校刊

序以勉其行

郎晉卿歸湖州奉親求諸公詩成牛腰軸矣爲皇皇求仁義與皇皇求利財雖若同而所以求之之意則有不同焉湖州郎晉卿敝衣破履奔走四方皇皇然若有求何如此其急也非求財利也求詩也非求仁義也何也晉卿之親年高矣潛無嗜好獨喜吟詩故晉卿求詩急於求財利所得已數千首其意示渠已將裒成巨帙携歸爲親壽以承其志而悅其心適之事父亦仁義而已矣其來吳興趙子昂集賢昆仲首爲之賦繼之者甚衆予倚張仲實亦自杭以其詩來求予詩且求爲序峻拒而靖益勤惟古詩南陔白華華黍三篇有其義而無其辭義者南陔孝子相戒以養白華孝子之潔白華黍時和歲豐宜其黍稷是也即所謂序也三篇之義本與衆篇之義合編不冠於三篇之首是以三篇亡其辭而其義獨存賴其義之存因以知三篇之爲某事而作也序之於詩豈不重乎今晉卿之詩且數千首一是以爲其親莫非南陔白華之辭不待序而傳亦明矣嘉其爲親之篤勉爲後序云

潘善甫詩序

閩多詩人然不可以一槩論昔晦翁師劉屏山東萊師林艾軒其淵源皆在閩晦翁送胡籍溪詩屏山和之艾軒題漁梁詩東萊和之屏山固非詩人詩也晦翁罷經筵赦謫爲太學諸生作追送賦甲寅行弔甚哀而憤

愈忘毀江湖集嘆奇謂而名愈高爲詩人重矣潘紫巖早歲已奇人謂太白子瞻後身及奉大對極言巴陵雖策名第三人而立朝纔數日擯遠流落猶論巴陵不置以終其身銘其藏者八百國之同不能止一士之異此世教所謂民彝其有關於國論者如此他詩人如趙仲甫久寓吳名彌堅實用庭堅之字素慕名節力學工於詩始紫巖一枝之槎出世之爲晚唐者不鍛鍊以爲工則糟粕以爲淡刻鵠不成詩道日替善甫雖不區區爲如此之詩而氣脉厚格力遒自有意度不見剞劂予益喜潘氏有詩人後村謂紫巖脫去筆墨畦徑秀拔精妙其後益進德鏟奇崛趨平粹以善甫之能加之以學爲此豈難哉予尤願善甫家法之外益求之朱呂氏閩中之淵源則不但詩人之詩而已善甫又嘗爲稽山山長讀書講學有所得其進蓋未可量也

贈甥李松坡天瑞序

吾鄉文物李氏爲最盛宮師公首登進士第爲宗正簿有隆山易傳朱晦翁多取之宰饒之德興有惠政士民立廟封忠惠文烈公是生三子秀巖布衣召對賜第專領四朝史事至工部侍郎著述甚多東窗鳳山皆登世科鳳山官至參政同知樞密院而東窗止於兵部郎中獨講明道學晦翁門人黃勉齋李敬之皆推重之江東提舉拯荒歸奏極言史丞相不合去長子字行伯亦由太學登第爲成都節度推官兼會要所檢閱次子字平叔後秀巖嘗修徽欽史浙東憲可謂盛矣秀巖先娶吾曾大父介壽翁之甥女也先父存齋翁實受知於秀巖故予娶其外孫女鄧氏長姊亦歸東窗之孫僉判字伯剛長女又適僉判之子姻好蟬聯焉僉判夫妻不幸蚤世諸孤尚幼德義其第四子今名天瑞也吾擇師教之分俸周之日冀其成立世異事殊流落奔走餬其口於四方既喪其妻慨然有離世絕俗意聞有王野愚結菴于塘頭

能通道書持戒極謹乃往依之野愚喜而愛盡語以其所聞甥頗能攻苦食淡服勤不懈一日來拜具言其事予語之曰人生一世流轉塵海中何有底止倘有一把茅可蓋頭一犂田可種菜啜粟飲水便了此生況又有所主歸聞所未聞乎行矣勉之清虛以養其氣恬淡以全其眞堅苦以持其行此在汝師法中無俟予言因書其先世文獻本末遺之薪水之暇尚念之勿忘吾七十有六矣過門幸時問其死生可也

說

家自觀子說

頤山先生名其孫曰頤孫於是性存老人以自觀字之

洞山遺老申頤山之意以訓之重規疊矩見於家庭之間自觀亦既朝夕奉以從事而性存以書抵予曰吾兩家相好子生孫孫又生子獨可無以語吾兒乎予異時嘗見頤山西湖之上從容留語出所爲頤山書院記示余曰此名雖示不忘家山而象則易也蓋略如洞山所云今三十七年矣因追念慨然識昵學落顧未知爲自觀言者夫名以賓實字以尊名是卦也濂溪嘗以之更名而字曰正叔則茂賓之義猶從舊名尹川又嘗以之爲名而字曰茂叔則養正之義始與名協自觀之字其諸慕程者歟偉哉子之祖若父之進子於學也予觀鼎井取象於物皆言養不言觀頤取象於物

乃言養必言觀蓋觀有頤諟省察之義觀於物固未若觀於身之近而易知也頤首言養正則吉而觀頤則觀所養也自求口食則觀其自養也觀者非他亦觀其正與未正而已謹言語節飲食養之事也於出入之際謹之節之則得其正矣舍爾靈龜觀我朶頤觀之事也於方動之初舍彼從此則失於不正矣伊川之傳各於言下互相發明反復致意尤莫切於觀象以養其身謹言語以養其德節飲食以養其體之三言余竊以爲此乃伊川之大字說也自觀盍亦以是觀之惟侍郎公文學行誼重海內而家教極嚴傳之頤山又傳之性存皆有聞於時傳於後自觀生長閭閻姿質美氣象謹操趣正

已足爲佳子弟方且孜孜於學深惟自觀之義求以無負名祖名父之訓其進未有艾也自者自用其力非他人所能與余誦伊川之傳相與講焉繼自今學益成見益老養益充正吉之福益厚予於自觀乎觀之矣

林清甫字說

永嘉林氏德芳家世本儒有擢科第者弱冠慕道風骨秀爽趣向恬淡其師杜南谷字之曰清甫求予爲之說予謂清甫自子之爲此名名已從子而不去子之字又從子之名而不去雖微予之說子與子之名若字未始不相從子而不去而何以予言爲且爲子之說者曰天得一以清一者何而得天之以清也或曰此在吾說中

一者無極而太極者也與子之說同乎否乎吾蓋不得而知徒見夫渾淪旣剖物之輕清而上浮者其色蒼然其狀窅然其氣溟涬然遂以爲天天無形也於是其澄然者爲河漢湛然者爲雨露瑩然者爲月雪而冷然爲風又遂以此爲天之清其所以清者果一乎果太極乎天且不能自知夫孰從而知之吾無以語子也然是清也流行乎天地之間人之有值焉蓋寓今予離塵垢脫滋垢以遊於曠浪之野汗漫之鄉所謂清者其必將值而有得焉字曰清甫不亦可乎清甫曰吾將食六氣茹三秀以養其清濯滄浪以激其清游神之庭以暢其清轉蛣蜣螻蟻鳳者不足以滓吾之清伐毛洗髓者始足

以雪吾之清而徉狂乘機者又適足以混吾之清毋甯爲靈均之獨清其庶幾東郭順子之清眞可乎余曰可也歸而求之南谷有餘師遂書以爲說

碧潭說

梅溪劉公之孫景淵甫自號碧潭蓋寒山子詩語也所謂無物堪比倫教我何如說者亦不爲無見但以指晶瑩作用者而言與程子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之意雖同而實異夫靜極而動主靜工夫又在此意後大率渣滓去得盡淨則徹上徹下可達天德明鏡止水同此一理碧潭兩字彼固不得而專之也學者於此須見得動靜互根體用一源則早不溺於物欲高不倫於空寂矣

否則殆不免指心見性之偏也碧潭妙齡而靜忘其昔日之富貴安貧讀書倘念慮澄然之際知其所用力之地不爲外物回奪變遷則墨言而儒行亦可也晦翁晚歲頗取寒山子詩予不能記此詩在其間否姑以意言如此然亦資矣觀者當有以識之

猪無隱說

吳興猪君自號無隱屬余爲之說予惟夫子之言事師事君則曰無隱他日語二三子則曰吾無隱乎爾而於事父則爲父隱獨何如無隱四言雖若不同而義各攸當無隱固也有隱亦所以爲無隱也未始不同若夫子之自處則天也夫何隱之有然非學者事也惟近取節於無隱之二字求無愧吾心而已且人心本坦蕩就爲充塞使人一旦視之祕於鬼神不可俄頃度豈其情也哉吾平生不敢內其心行年踰五十惟恐纖芥留藏以爲吝海益願以此自警予竊謂此亦夫子之意也夫言及之而不言夫子猶以爲隱以爲愆而況巧言令色鮮仁色厲而內荏匿怨而友其人者乎夫子固惡夫人之有隱也大抵天地間公平正大疏通洞達者爲陽爲善爲君子固護綠繞深黑幽闇者爲陰爲惡爲小人人莫不曰我爲善也然而陽善陰惡人莫不曰我君子也然陽爲君子陰爲小人若是則又不可知則能知其情有不知而其趣者往往遂判心跡爲二塗故予於無隱深有取雖其質直不爲緣飾不爲崖岸阻深言必由衷洞見底裏不信世間有所謂面諛腹毒衷甲笑刃事人皆以長者稱之每延致名世以孝弟忠信教其子若孫栽培方寸間乃子孫無窮地此無隱所以無愧造物流慶未艾者也年益以高猶勤勤揭無隱之義直欲披肝瞞以示人予愧無能發其意閭里往還今可以空懷而語

開口而笑矣

怡雲說

予病臥空齋雲林在望疲曳不能去忽有剝啄聲推枕起視乃空隱谷公號梅方者自長興得得來爲之喜出其詩編見上有怡雲字尤爲之喜雲之於物乃天地至

和氣氤氳之氣蹙人靈客貶喜吟詠自太和氣散而雲日
以醜朝朝暮暮陽臺之下其雲蕩白衣蒼狗斯須變滅
其雲薄上下四方以從東野其雲芳碧雲暮合佳人未
來其雲愁終南一片裹餉鹿門其雲孤若是者其去太
和愈遠惟陶隱居山中之雲只可自怡悅不堪持寄君
翕兮蔼兮融兮鬱兮太和與造物爲徒最可喜豈
非梅方所謂怡雲者歟師居浮雲之山其心漠然無所
起其容瀟然無所滯其意怡然無所憂其詩蓋亦似之
不劇刻不推敲不鉢心而擢胃信乎有得於怡雲者也
然隱居不屑於持寄梅方之雲乃託於詩流曠邈之地
如予之昏眊鄙朴者亦得而玩之何耶梅方曰吾終日

吟詩而吾詩未嘗作也到處見雲則吾之雲未嘗出也
又安知自之與他予笑曰然予之詩曰山好野雲多高
卧白雲歸而求之可也此眞用意會心句也宅日見薾
林不妨舉示

覺非齋說

廬林鄒君覺非過余苕雪上從容言曰吾鄉昔有平亭
某氏高者已而交遊所爭地以爲鄉飲酒之堂而先正
存齋翁實家其楣幼時從父兄與觀禮焉至今猶想
見其處也淮先人落薊壬寅由史館通守廬陵郡之士
日相從講學閒因其求命筆大書以記其山川而存其
風俗遺蹟往往而有甲子且一周矣而程乃能追憶鄉

下莫善於覺莫不善於不自覺其非覺則知知則改不
覺不知何改之有是遂非也迷復也醫書云痿痺不仁
正以其疾痛痾癢之不知沈痼之極耳故先儒以覺言
仁最爲切近覺之至本出於吾書或者竊之彼既以性
爲幻不知所覺者何吾見其迷而已孔子不言覺而常
取有覺德行之詩及語顏子又欲其視德言動隨事省
察介然有覺之頃知其非則勿之故一日克己復禮而
天下歸仁焉覺非之效也惟顏子足以當之覺非爲賢
而仕未能爲淵明之高子竊謂以其知發實踐下克己
工夫希顏可也子老病日侵大懼墮於耄悖而不自覺
何能爲覺非言盡歸而求之覺非之齋

程尧封靜山說

人莫不樂佚遊樂宴樂而仁者乃獨樂山何取於山而樂之夫山屹然停而峙寸雲觸石千里霑霈而山之靜自若也草木之盛有時衰落而山之靜亦自若也一舉目之間全體呈露豈不與吾心同一靜乎而吾之所謂靜者何如也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仁人心也所以主宰其低昂而成其圜與方者則皆在乎權非至靜者孰能之靜而立人極者非禮不動復也終食無違主一也皆靜也山之體也吾非樂乎山樂其靜者與吾同也孔子曰仁者樂山仁者靜既言仁者之體段又言仁者之性情惟深於體仁者知之不仁者不知也彼其胸次膠膠擾擾私欲萬端山自陳乎前不見也見而不樂也無它靜

躁之不同也樂佚遊樂宴樂固有以奪其所好矣或曰孟子之言仁曰火然泉達無乃與夫子異者孟子蓋指仁之流行發見者而言此蓋言心之苗裔而其體則未始不靜也不然智者利仁亦豈自戾其說乎眉山程堯封滄洲尚書諸孫天姿明敏故能動心忍性於憂患之餘以靜山名其書齋曰人見其爲山吾見其爲仁將求其所謂靜者焉于深嘉之程子嘗曰靜中自有春意深得仁者氣象予每味斯言而其樂有不能已并以語堯封庶幾爲靜山齋中觀省之助云

湯與權靜德齋說

湯氏寺丞公之孫槩字曰與權而以靜德名其讀書之

室發其意者已詳復求予語夫鍊兩斤石鈞是謂五權名雖五而實一蓋猶數語黃鍾之宮於時爲冬而有四時之義焉運徙規然而已故權與物鈞而爲衡衡運生規規生圜矩其用則屢遷而不居其體則一定而不易人但見其推移往來靜也而不能無動遂曰權變也殊不知物有輕重勢有低昂形有圜方而所以制其輕重定其低昂而成其圜與方者則皆在乎權非至靜者孰能之靜而誠之復所謂動貞夫一者也伊川深闢漢儒反經合道之說以爲權卽是經竈山則曰知時措之宜然後可與權豈固爲異哉時措之宜靜之動也用也權祇是經動之靜也體也動而無靜靜而無動者物動而不

安市宋忠賈誼遐之是也吾友俞好問之田鄰蔡道明字子誠自號耕隱其慕耕耦隱者歟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爲此言者可謂知本矣要使其後人長留得讀書種于耳吾老農也曾無寸土可以施其鉏鑺於耕隱蓋不勝健羨因書而歸之

劉耕心字說

三良劉國良甫自號耕心因俞好問來求予說予再世倅衢若有夙緣每聞衢人語輒喜況世家好學者乎耕心蓋取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之義也余謂國良浙右頻歲水毀田與江通波民饑無所得食旦暮溝壑不自保而國良方自耕其心之田何其色之恬而計之迂

耶國良笑曰吾之田不耕種不菑畬無南阡北陌之殊無來耜錢鎛之勞無水旱螟螣之害乃上世以來口分甚葉常熟之田也歲縱大歉顧視吾方寸之間其田無恙吾復何憂余然後知國良之所耕在此而不在彼天下未有耕而不種種而不生者修德以種之講學以耨之必有事焉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以養之其用力蓋有百倍於農夫者矣因以歸語一詩以遺之云爾

夕陽猶作子孫計尺寸之疆抵死爭勞苦形神何日足見成田地役人耕傳家書種休教斷積善心苗自會生今有劉章種田法盡除蕪莠保吾成

陵陽先生集卷十四

宋吳興牟　嶽著

題跋

跋杜隱君墓銘

予假守武攸會眉山君來爲李曹掾爲賓而文同寮相好也一日愴然示予以其先隱君山莊老人龔銘因獲考論隱君之爲人蓋庶幾所謂質直而好義志仁而無惡者力學華皓不一與計偕賫志以歿李掾君乃能以科第自奮國人稱願焉是可以知隱君之教矣隱君素爲鶴山魏公國博李公所知畏齋吳公南軒先生高弟也固不輕許可亦喜稱隱君隱君平生所爲類多可紀

如不負楊大安雖古烈士殆無以過也始曦盜蜀一時諸賢義不爲賊汙往往避僞棄其官去而權大安軍楊公震仲遂死之楊公前死以書遺其家有曰是第一郡無樣子也又曰不錯不錯其處死從容如此予讀其書未嘗不爲之流涕隱君蓋其客也異時力白宣威上其事易名賜廟且褒錄其孤而楊公之節聞於天下雖人心公論有不可泯然實自隱君白發之也翟公不云乎一死一生乃見交情方是時楊公而既死矣寒根斷緒誰復顧存隱君獨不以死生爲問奪匹夫之力爲人所難冺暴白其忠是豈有爲而爲之邪烏乎楊公爲不負國而隱君爲不負楊公矣隱君且不負楊公使之獲用其忍負國哉其後蜀變潰旅猖披隱君憤罵遭戕視楊公之死雖若有小大顯晦之殊要之均不肯爲不義屈意者主賓平日於死生禍福之間講之熟而處之審矣或謂隱君之遇潰不足以死異辭以免可也烏乎孰有楊大安之客而爲賊屈者乎昔于嵩依張睢陽爲張籍言巡死時顏色不亂陽陽如平常昌黎著其語後敘中干載之下讀者猶凜凜有生氣而嵩之名遂附睢陽以傳然則隱君之於楊公法當牽聯得書惜無以告之太史氏也嵩死于仇隱君隕于潰事固有不幸而適相類者然嵩死無予今杜氏有李掾君而諸孫詵詵又皆領薦斯文蓋未艾此又隱君喜祥之報固非嵩所可望也

題淵明圖

予生也晚恨不及升堂拜隱君因籍識其大節於其銘之末使後之觀者有考焉是亦其子若孫之意也

題淵明圖

淵明來彭澤幾何日一督郵至飄然徑歸高矣乃託之情在駿奔何耶士出處關世道豈眞爲小諒此二者要未是以論淵明也淵明既賦此詞自是不復出意固有在帝鄉不可期蓋其微詞所寓而論者或未之察也烏乎內望彷徨修門愈邈吾生行盡去將安之亦惟安乎天命而已矣復疑哉此又致命遂志之義與子雲遜於不處以保天命者異矣

題松苗圖

尺寸之木加乎岑樓之上高乎哉不高也勢也苗之於
松也亦然松栢之下眾草不殖苗非加高於松也今且
易而置之苗居山上若助苗長者而松顧居其下則一
寸之莖可以茇百尺之條矣非高也勢也然是松也勢
雖若屈於苗而正性挺然無一毫慘沮抑鬱不自得之
意此固處於非據者之所甚愧也世率謂積薪居上愈
於久次之汲直七葉珥貂愈於白首之馮唐果何如耶
果何如耶

題仙人樓居圖

吾聞至人御風騎氣與造物遊直緣所見者超無所係
著故其觀人世樓觀臺榭俄然而泰倏然而漢如海市

浮空煙雲變滅爾未知亦有丹臺絳闕金城玉室五城
十二樓若是區區者今舜舉作此圖駕言於仙掌意俱
妙陶隱居中三茅而立館又建三層之樓已處上層弟
子居其中賓客至其下此矩是耶吾猶未免詰曲世閒
安得攝衣從之

書東坡石菖蒲贊後

周禮朝事之豆其實昌本注者以爲菖蒲根切之四寸
爲菹四寸一握也春秋載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歜注者
亦以爲昌歜即菖蒲菹而唐人乃謂徧檢諸書傳菖蒲
草無別名未知其所由經之似太過文王嗜昌歜安知
長楨飾以綾錦往往不能全桐川趙君必滿乃獨得其
先主簿之遺像於東鄙雖僅片紙粉墨慘淡而丰神自

身以祭焉陳其衣物思其居處與其嗜好或求之陰或
求之陽無所不至記禮曰三日齋七日戒必見所祭者
則幾若音容之可接焉吾之身即親之身精神氣脉相
爲貫屬有感必通幽明無間也後世之俗生則繪其像
謂之傳神歿則香火奉之謂之影堂禮雖非古然方其
旁皇四顧思親欲見而不得忽瞻之在前衣冠容貌宛
如平生則心目之間感發深矣像亦不爲徒設也昔伊
川先生以爲毫髮之不相似者爲疑而其家自太中公
以前固嘗用之要爲不可廢矣更兵火士大夫家侈幅

若蓋士簿之及以甲戌此生前所寫也失於乙亥得於癸巳二十年閒若有護以待其子孫而畀之非一念純孝通於造物何以致斯耶持白其母裝緣而揭之祠堂如久出乍歸喜極而感感極而潸然以悲也予閱士簿出貴胄能力學取文薦不貧其父料院公之訓是宜有子世其傳又將輯其遺事非獨此而已予得之予友張剛甫因識本末遺其子若孫尙永此意於無窮云

題徐容齋薦牒

昔古靈先生陳公襄薦司馬溫公而下三十餘人蘇文忠公亦在焉其章草草皆親筆塗改勾注其旁溫公亦有薦士錄自至和逮熙寧凡百有六人皆公手錄其外題

曰舉賢能亦公所作隸古也前輩薦賢報國誠篤懇切如此眞可爲法東平徐公琰自號容齋人有寸長片善不啻如自口出廉閩浙西士之賢者多所論薦尤留意學校舉學官二人焉以示勸江西李塗性學西秦張橫仲實是也於仲實稱道尤至不但喜其文詞言語直以高邁超卓通國體識時務者歸之謂其他日成就必越倫輩可號於天下曰知已矣此其申牘之章凡更定增損于再于三而後定尤見不輕於許予也公有藁於古靈溫公歎仲實得之以示予猶記丙申歲予偶來杭容齋首訪寄郎稱仲實不置且賀予得壻意甚惓惓覽其遺墨已成隔世使人愴悲仲實感念知已不能已因書

右方歸之云

跋忠烈王傳後

天生非常之人所以弭非常之變光武當四七之際中天而濟大業時則有二十八將高宗值百六之阨南渡而成再造時則有十三處戰功君臣相得豈非天之所授哉高宗御將同符光武維張忠烈王四將之首戰功之偉者也攷其本末大類好時侯耿弇蓋弇起扶風而王家三陽則鄉里同弇謁光武盧奴而王首事大元帥府則遇合同弇言使者從西方來欲罷兵不可聽王亦言蠟書從圍城中來此虜詐謀願勿聽皆有關於利害王郎驟至夜渡呼沱弇則合漁陽突騎以拔邯鄲苗劉

甫誅倉卒航海王亦戰明州城下以挫兀朮皆有關於危急存亡至於破五校破李成皆爲平劇盜破臨菑破劉豫皆爲敗齊寇大率英雄所見略同非偶然者克濟中興不亦宜乎予觀光武審黃石存包桑而外無彊虜不任三公事歸臺閣而內無權臣然弇自克齊之後功不再見范蔚宗猶疑時之度數不足以相容而況紹興倡和檜賈誤國方且挾強虜而忌功臣則王之處此蓋有難於弇者矣江邊累疏竟罷樞筦於是口絕言兵全身遠害而已尙賴主知獲保晚節雖英規偉畫或有未究而苴茅胙土延慶于後子孫鼎貴至今猶盛要終而論視耿氏累葉功名與漢興衰者何以異也某曩侍先

人頗獲窺金櫃石室所藏建炎以來元功之次每以劇墨散落爲歎王之五世孫模子倩也卓有立志能大其門而亢其宗暇日采舊史參家乘爲此傳以示余詞約而備事綜而實士大夫則知尊祖矣蓋深嘉之惟論史得引古相方因詳著如左以附于雲臺之列史稱耿賈鴻烈忠烈之名要當相與並垂無窮焉

題唐饒州遺墨後

唐公景實初主簿于雪竇見先公執弟子禮相從講學寂寞中先公以其用志堅苦必能有所立甚敬之既滿去以書見修齋先生王公曰吾自存齋來也亦遂爲知已予實知修齋益與景實厚在越以狂愚觸權戚幾陷

大戮景實獨爲予喜走書追勞江上論甚偉明年冬景實忽起番陽守時事倏變隕身白刃終全大節視偷生苟免者異矣同時如池陽之趙長沙之李及他死義者數人偶皆游先生門世率率連言之陳梅居分教此邦出所往還諸書讀之悚然最後一書三月八日也距景實死無幾日書中所云此惟有死等語可爲悲歎毛仲翔嘗爲予言景實遺業僅十八九歟可敬哉又聞其二孤已矣天何不佑泉明之酷也因泫然書卷末

跋浮漚歌

浮漚何所起起處起耶方雨之勢滂然下注而水之氣亦然上浮相逼而相激不能以不爲也然而謂雨非水也既不得爲漚而猶曰漚者何耶將不曰漚而且曰水曰雨其可其不可耶或曰漚須臾之間且起且滅本無成也何有於壞若使能壞而復能成雖佛之力有不暇爲也而孰能爲之耶樂普和尚因六觀之義作爲浮漚之歌意者以爲人生之起滅生死亦猶是耶抑以爲無起無滅無生無死耶其法嗣古潭源上人書之以傳當已默解大意閻以示余既自曰浮漚予亦可曰浮漚

題周味道菊野

周原膴膴堇荼如飴地氣實人力之勝質之理無足怪雖菊亦然近世譜菊者多至數十種蒔之庭圃人力勝

其天往往競出新奇以悅可人意變之速有甚於堇荼惟一種花小而正黃芬烈過他品蓋菊之眞者也顧林樊籬落掩翳寂歷乃獨不變反蒙野菊之誚野則放放則眞眞則大吾方賀菊之得此名而何慊於野哉風俗之移人賢者有所不免得見野者斯可矣殆有甚於菊無已則求諸野可也靈均惟其野故能作離騷彭澤惟其野故能醉東籬而書甲子非野不足以見二子野固二子者之所願也哉義風節遂與花俱高彼飲菊潭南陽者遽變爲容悅爲脂韋藉其名以誤人正坐不能野耳非野之過也菊可變而菊之野者不可變伯始可變而靈均彭澤不可變是未易與俗子言吾鄉尚未道多

雖早孤流落困頓萬有一生脫艱虞中以來吳門所謂辛勤三十年始有此屋牖視前君少泰雷于沙而衍出于穴而亨常情於此未必不境換意遷而味道方且以菊野扁其書齋圖而列之巖之峻以愉其前日之險阻菊之野以況其平生之孤介風霜披剝之餘寒花晚節有不變者存又將以保其歲晏之芳菲蓋其所自敘如此論議詞藻之瑣然質雖野而文則史吾懼其山林之不果也味道方自此升昔人願毋忘在莒時予亦願毋忘在野時乃無負於斯菊

書陳養大祖贈告

自昔喪亂之際至有以大將軍告身易一醉況有甚於

此者故家遺物雲散潦空不自意全古杭陳養大乃能訪求其大父贈朝議大夫告雖斷縑尺許而明禋之賜恩吏部之印章陳氏兩世之官名猶有可攷蓋其一念思親志存舊物期於必獲故造物者資陰相之世有藏唐誥多顏魯公所書而陸農師追封其祖亦米南宮爲書告家則堂師慕平原者也既識其事而性存又以忠孝稱之則陳氏之所得修矣不但取元章之字畫而已也

跋崔清獻公帖

嘉定中清獻崔公以次對帥蜀其後遂制置西事賓客從者忠文洪公實顏賤翰崔公淸規重德洪公能文直

道參會一時蜀人紀之以爲殆過石湖放翁也崔公出蜀歸臥五年杜門謝病而洪公以考功郎論巴陵事得罪擯天日山下端平改紀崔公遂相白麻一出天下傾想風采公力辭不拜御筆手詔旁午于道朝臣中使守門趣發公沉不起以至謝事是時亦起洪公爲臺諫給舍爲兩制論駁不少貶願以病不大用賓主相爲終始蓋如此至是丙申得覩兩帖於唐師善家爲之感歎崔帖後有中書省印乃程滄洲家舊物而洪號平齋又蒙齋云

跋蔚上人約梅集

往來衲子紛紛籍籍如麻如粟欲求一梅花樹下僧乃

不可得坐對眞成被花惱出門一笑大江橫誰與領此必遠自越以蔚上人約梅集來三十年前當面蹉過方相識此集中不契而合大是奇事上人高提句律咄咄逼唐人晚更老辣與梅莫逆尤苦說梅顧所謂參寥子有不可曉者默翁不負梅矣吾儕食息人閒憒憒過日徒歎老嗟卑而已不知去梅幾格此老胸次故自不凡予謂其詩集有梅花處可無一本

題范氏文宮花

韓魏公守維揚郡圃芍藥有腰金紫者四置酒召同寮王岐公荊公而陳秀公亦與四人皆先後爲首相亦異矣草木之華其尤異者至和之萼也木乎天而應乎人

理無足怪京口鶴林寺花久歸閒苑近世盛稱耶臺范氏交官花粉碧緋紫見於一日之間變態尤異於腰金紫辛稼軒嘗爲賦水龍吟白髮儒冠誤蓋屬瀘溪令君要以忠孝立身奈何甫過淮河遽欺君欺天乎乃以質言及命下欣然就職壽又例爲不釐務不屑也益捐俸廩活飢氓賜寒士委祉於後意蓋有在改簽書鎮江軍節度使判官廳公事召赴都堂審察添差通判本府以壽終于官葬丹徒遂家焉于瀘溪令實同決策孫招討司參謀有詩名曾孫休寧令有政聲五世孫即雷卿江浙儒學提舉大得士譽詩書事業未艾皆公厥信思順積善餘慶天之報施始嗇終豐如此某竊惟先朝寤寐神州收其豪雋公與辛公棄疾先後來歸忠義相知辛公遂壻于公公當審時陳公俊卿伍公炎皆知公而公老矣不果用質志以歿辛公聲名日起入則導密旨出則躋執撰領師垣烏乎公之不遇命也惜辛公不徑以前賢例取瀘溪作行狀使此十餘紙漸寖斷幸元孫之賢收拾完補爲巨軸傳示將來不負厲志之屬矣高曾

百年之章其亦少慰九原

跋湯徽猷昌言錄

紹熙甲寅七月五日太上不克執爽于重華遜位東宮改元慶元實趙忠定公之謀也孽嬖倭胄不過傳導之勞迺欲專定策功憑藉肺腑居中用事羣小甚之首去舊宮僚又出御批去侍講朱文公以坡忠定其勢已非

孔媼陳謝所可解生棄再撲所可除乙卯五月忠定竟貶死遂以逆黨僞學設爲隄禁一時諸賢皆在戊午讜議中國空無人姦囚愈肆卒至啟釁稱禍流毒海宇而後已甲寅之初徽猷湯公爲學官建言太上未須移公又言朱公不當驟去與忠定意向實同忠定既貶公亦外補甲子始入爲丞卽時朝論漸平故也繼待次台州乙丑改知宿州嘗移書于韓極論其非且論蘇師旦周筠之過時北事已有萌中外洶洶丙寅盛夏出師敗于虹縣公又移書數其罪狀視前益峻丁卯招接北來人意在再舉公以應辦錢糧不繼降謫贛州猶逞前憾也是冬師旦誅未幾侂胄殛公甫得自便黃巾賊起而後救黨人之罪幹離不陷中山府而後言黨人之忠湯公所遭不幸適類是嗚呼可勝歎哉四世孫丹陽尉暉老父子世其科追念先烈裒集遺事爲昌言錄趙南塘以忠定黨獲重譴者其挽詞併附見焉五世孫彌昌少領鄉薦前郡陽書院山長其興未艾忠義之報也自余友越敎姚式示以此錄敬觀感慨輒以所聞識于後云

陵陽先生集卷十五

宋吳興牟　巘著

題跋

跋韓子蒼帖

韓公字子蒼蜀西之陵陽人故世稱爲陵陽先生政和開以試文入館爲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靖康初起知黃州晚以次對奉祠居臨川又號北窻居士其父德翁登東坡及魯直之門公早爲二公所知中遂以元祐學術罷又嘗與陳了齋游集中歷卷是也以詩名天下呂居仁欲要入江西社然其詩自成一家有陵陽集行于世室中語載集中其餘問訊諸帖蓋在臨川時諸賢思之以及於一郡不既博乎況其先世之遺愛在吳興推之以傳子無窮不愈博乎勉强力行終始必一斯可矣雖然愛不可無差等汎愛衆必曰親仁博愛之謂仁必

難流落何所不有惟林下衲子輩猶能用情坡齋了谷亦多有與諸禪帖此帖筆法似山谷老硬處亦似了齋書某家與公同郡五子迪登進士爲邊漕先祖姑嫁其子其諸孫有克己者仍世姻特科入仕蔵公數帖許見分當時忽不取今亦不知存亡矣觀此爲之慨歎

題博愛堂詩卷後

吳興郡判官自號博愛堂至官甫踰月人皆謂其持身正處事恭聲譽赫然一日訪余敝廬相與論舊因知所謂博愛堂乃其上虞爲宰時所自創而廉訪使者適縣時所書扁也邑之士共賦詩稱道盈鉅軸至是親友程可以發千古一嘅天慶觀矣凝爲刻本今甲子又踰一周而月觀蔵之楮墨如新可敬已山陰道士愛逸少黃晉輔攜以示余三十餘年前予使越按部首事上虞因

庭經予謂不若奚道士愛此詩之有益於民也

跋歸去來辭

淵明平生志在田園雖營薄宦未始一日不念歸也始爲鎭威參軍經曲阿詩曰聊且憑化遷終返班生廬已有歸意及爲建威將軍幕使都詩曰田園日夢想安得久離析歸意愈切矣晩就彭澤爲三徑資八十餘日卽賦歸去來剛然而去自此不復出矣此其意豈在區區一郵督耶松雪齋爲虛谷翁書此詞蓋深知其心事故虛谷賦詩題其後因以自見老筆雅健讀之敬歎若子昂字畫之妙中固已言之

跋梅花賦

梁昭明稱陶淵明貞志不休安道苦節白璧微瑕惟在閑情一賦皮襲美稱宋廣平鐵心石腸而梅花賦新清婉媚不類其爲人兩事正同然閑情卒章尤蔓草而誦邵南坦然存其誠與廣平所謂貴不移於本性儷君子之高節者異詞而同旨襲美蓋未足以知之趙子昂爲虛谷翁書梅花賦眞本虛谷旣取廣平叔父永保貞固之語以明之予因發淵明之意以補其說焉

跋厲白雲詩

東白厲氏自唐殿中侍御史與姚賈同時以詩名至太師屏山公尙世其家法名章偉畫錯落岷峨開予從老人大父嘗及見之今白雲其季孫也徙家于杭年甫踰弱冠藉藉有詩聲爲諸公所稱道是家信多能邪一日來雲以白雲集示予其辭喬其思清其興寄遠讀之殊覺人有凌雲意白雲襄嘗浮江淮走閩粵慨然有志予世願肯效山翁溪友指白雲爲歸趣要未易與俗人言隱居掛冠神虎嘗謂山中白雲秖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蓋落遺外觀自樂其樂內足於已不以已徇人者也意者白雲患苦世俗殆有意隱居之所樂乎是將脫鞅掌超塵埃以與莽蒼鴻濛游方之外矣不然何其莫逆於雲酒如許宅日上下四方從東野見之白雲深處當相視一笑

跋小學大略

縣令位卑而董子以守令爲民之師帥其任乃與守等蓋所關於敎化者大也言政不及敎言敎不及化則簿書期會而已耳世之爲令者類曰吾位卑期會簿書一不應程譙責四面至日救過不暇師帥之任敎化之事有守在吾奚爲與之哉其自待何薄歟史君彥明嘗宰岳陽之平江不勞而辨暇日頗進其賢士秀民相與講學又取所藏季君簡古今訓學大略刻之梓而引先儒盡性踐形之說序之以傳庶幾有補於敎化之事矣來雪以示余閱其編大抵本諸晦菴朱氏小學書所謂立敎明倫敬身稽古者而其條目則不能悉備至於外篇嘉言善行以廣而實之者則又無之取其大略故耳然

其宋摭哀聚用力甚勤不但施之小學使學者家有此編豈不有助於修省而有裨於教化是則彥明之意也方彥明在岳陽予不知其長爲誰而一令乃能若是使凡爲令者皆能知彥明之用意非風俗之幸乎

跋葉一山所藏文山相國書後

宋丞相文公魁壘英傑以盛年負重名居高位其視一世爲如何所荅捄蒼葉君書乃不惜餘論期奬備至而詞氣又過自謙屈如此胸中所存可槩見矣書中又云思永與陵名義有犯請更之蓋爲永思陵也公於嫌疑之際造次之頃猶不忘恭謹他日臨大難守大節死而不變亦此一念所克耳葉君首江西漕解推輪於公一

飯之報不以存亡間藏其遺墨於患難奔走之餘加護拱璧賦詩追祀有主死妾猶未之句讀之使人酸鼻朋友之義與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並世道日薄頃刻變態棄之如遺況一生一死乎況又有大者乎一女不事二夫忠臣不事二姓楚襄語也文公似之思舊主衣裳爲人作春妍有聲當徹天有淚當澈泉陳后山語也葉君可以槩見世稱魯公得王右軍筆法豈不信然後有杜祁公富鄭公及蔡君謨孫之翰宋次道諸名賢所題尤可寶乞米鹿脯二帖舊刻在忠烈廟廡下今不知其尚存否有能摹此本刻補遺帙亦一奇事也

題四明二僧詩卷

東皋謀師以四明此山華國兩上人見余於蓬廬過當適當讀行卷殊佳蓋有意趣有標致顧不類僧語問二人皆傳家子弟委囿當自青中來也今歲七月旦江淮

甚難細觀可見況首章盡夫子及侍坐者皆有所本非徒苟作也

跋魯公乞米諸帖

太保李大夫卽劾大將管崇嗣背闕坐者蓋李勉也魯公以名節相期時有所須不自嫌外然必數月食粥乃乞米妻病乃乞鹿脯於李公尤不苟求如此清介之風可以槩見世稱魯公得王右軍筆法豈不信然後有杜祁公富鄭公及蔡君謨孫之翰宋次道諸名賢所題尤可寶乞米鹿脯二帖舊刻在忠烈廟廡下今不知其尚存否有能摹此本刻補遺帙亦一奇事也

題三高圖

用計然策伯越功成至於五湖而去之其得脫於烏喙之噬蓋已甚危而思蓴鱸者雖輕於一出猶幸勇於一歸千載之下可以號於知幾若夫終身角里笠澤之閒釣煙波以自適采杞菊以自肥初未始出也而何有於歸此予所以有慕於天隨也

跋捕魚圖

陸魯望反襲美作漁具詩十首計其取之術可謂巧且密矣東坡翁乃放魚東池恐數罟之損鱗鑿長堤之隔壽瀕何用心之仁也然吾能暫免之於此果能終免之於彼否今觀此圖江天欲雪魚正深潛而漁郎四集網下如雲無所逃於天地閒乎然其筆意活動殊可玩賞

與魚相忘於江湖亦足樂也

題閻靜齋與張仲實詩後

士抱負卓犖方混混庸眾人中邂逅知已一言而善攜手以上蓋未易得況未識面而深相知者乎黃豫章教授大名未識蘇長公也江梅有佳實之句深致其意而以殺止殺德在生民功在社稷而澤流子孫與劉王之功臣四百十有五人帶礪之盟爰及苗裔而太初百年之閒見侯者五迺有不盡然者焉及觀張模仲實諫其祖忠烈王世譜其事始益信蓋王起行陣靖康之勤王紹興之戡難皆身冒矢石爭天下於羣虎狼之口豈非上承天寵三膺錫命以有開國承家之慶若太公望克于牧野封于營邱于孫數百年與周興衰是矣漢初封

宗宗之下則取五行相生為次王弟之子孫亦如之節鉞之重師保公侯之貴易名之美後先相望有光史冊

何其盛也後有登進士第者上舍釋褐者有與碻韓而復以忤時貶者任守闕而竟以殺使死者匪但重絓纍組而已越至于今則有濟甫年高德劭爲族之望仲實其于務學而通至於國器之雅而秉禮如晦之敏而急義皆予之所識者其未識若性之若仲芳守其內而無求于外積善以遺其子孫蓋可尚矣近歲名門華閥居多湮落惟張氏克持其世詩書不墜是可書譜略效太史公年表爲旁通書之至六七世未艾歷官槩見于左而於本宗卒葬特詳尊其所自出亦蘇氏譜法也王字伯英仲實以模爲名嘗奉父兄之命復先廟修家傳又爲世譜而敘其首示不忘本來求余語既具論之抑子之道蓋體之無二非强之使齊也是皆未足與語弁陽盛又如此是譜也後之人尙寶藏之

跋周公謹自銘後

周君公謹以世舊夙厚余閒不見且久梅潦被道吾廬無來跡君忽披蓬藋相就談始予見太末時如川方至之意氣昳一世何如也歲星四環天余固早衰君亦華皓能不爲與慨者邪君晚更號弁陽老人刻石自銘出其詞示予頓挫灑落大抵輕死生等淹速太史公不云乎讀之使人爽然自失顧子猶區區形骸之內今昨之閒陋矣公孫夏使其徒歌虞殯趙臺卿於壽藏圖季札君抱崛奇而老憂患據會通而觀變化反博趨約落其華英澄然一室固已深玩至理而有得蘄其所當爲以求兢以百年之澤一身之承爲不易力爲其所當爲以求無愧於心無墜于先訓蓋有臨深履薄好學不羨久生之意非徒示曠達而已余以其能折衷於道得所歸宿用拔先好書諸左方云

題淩波圖

洛神一賦發於神遇備極變態卒能以禮自持此圖逸而靚麗而潔蓋深得其意子雋之於子昂可謂兢爽矣觀者殆不能伯仲之

題向氏山居圖

欽聖母儀三朝實交簡公諸孫故其族益盛而多賢無

流水游龍之習過江以來忠毅以死節著其子祕閣居衡山從學於胡文定公而節林居清江尤有聲績被知遇號爲博雅居于雪者今莫知誰下三十年前頗聞其家所藏名畫古彝鼎器皆入權門以賢相尊戚之後乃凜不自保每爲慨歎此圖出於散墜之餘尤使人把玩不能已豈徒以其畫哉

書范石湖遺墨

石湖公繇廣右帥蜀不但賓從之賢詞章翰墨之偉照映一時漢中望渭上樹如薺未嘗不慨然有所賦也此詩送人猶知爲泥封函谷舟上齊檀等語不能忘情令劍棧自夷矣杜老云意欲鑱疊嶂事復何如安得起此翁而問之

題畢良佐山水圖

閱寒林多矣此卷殊佳葉脫林瘦遠山橫陳堠塒雖露而猶有蔚然秀傑之氣筆簡意足把玩不能已少陵云畢宏已老韋偃少良佐豈其苗裔耶

書蔡琰歸漢圖

蔡文姬陷身沙漠十二年曹操遣使以重寶贖之一旦與使者俱還既慰中國士思且上先世冢墓得其正矣觀此圖垂發之際二稚牽衣萬里永訣旁觀者皆爲之掩袂乃與胡笳十八拍中同一悽哽何其悲之甚耶母子天性雖文姬以義斷恩而骨肉之情終有不忍忘者

要亦不失其正也擇婚而嫁以歸董祀宅日文姬又能言之曹公原其死罪於垂絕之頃故史書曰董祀妻繼列女之後宜哉曹公於文姬一事獨能始終恩意曲盡亦可書也

書陰符經

陰符經或以爲黃帝受之廣成子或以爲黃帝風后共玉女論云甲陰陽而爲書既以可贊程氏則又曰非商末即周末人爲之而朱氏則直贊其出於李荃蓋本山谷之論也不可考矣然其言則多有可取者三芽觀舊藏王逸少親書已歸之權貴之家徒使人感歎云

擊磬圖

孔子往來于衞殆至四五所遭皆可歎此擊磬不知果何時然不無所感矣荷蕢者雖智足以得其聲聖人之心要非彼之所可識孔子固亦自知其道終不可行自衞反魯一正雅樂蓋不得已也不然荷蕢猶能已而孔子顧不能耶

跋范文正公書伯夷頌

皇祐三年十有一月文正范公在青社用黃素小楷書韓子伯夷頌遺京西轉運使蘇公舜元蓋天下萬世大綱常大議論扶植天地不可一日以無者昔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伯夷固知其將終身西伯故辟

紂而歸之其心豈遂忘殷哉一旦武王之師載木主而以王號於其眾非文王意也兄弟奮然以身爲天下萬世爭綱常繼之以死其事誠卓絶然人乃或非之至孔子時猶有以爲怨者而孔子獨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至唐時猶有以爲偏而不通者而韓子獨曰伯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韓子之言上繼孔子而公乎天下萬世有功於綱常甚大時無韓子議論廢則綱常泯吾爲此懼而幸獲睹范公之所書義士仁人壯顏毅色凜在心目閒使頑者懦者一見且泚汗破膽知畏議論是范公亦與有功於綱常矣公平生自許忠義前後緣論諫得罪至被以誣謗目以朋黨擯斥遠外而

公信道之篤蹟而愈奮老而愈厲伯夷頌固其中素所蓄積者鳴呼皇祐盛明時公之書此猶義形于色設不幸處綱常之變當何如若公者眞可畏而仰哉大與李侯勘得此本丁丑歲于燕塌來守姑蘇偕濟南陳君祥汴梁焦君德明首謁公祠下訪問其子孫而以卑之尊賢尚義有如此公之孫邦瑞士貴敬受而藏不啻拱璧始其家嘗以摹本刻于義莊歲寒堂至是乃得眞蹟於二百四十年之後若有神物護持以待其子孫而後付殆非偶然二君議勒石傳不朽而吾友滿君彌堅實來輒具論顛末俾以刻晏元獻杜正獻文忠烈富文忠蔡忠惠諸賢與公忠義相期各有題賦而蘇公詞翰氣槩

題跋

題李尹異菌

大名元城縣李毅卿新授分水縣尹其母孫氏和易貞潔綽著閫範已酉正旦以微恙終卜塋未遂停柩中堂四月八日忽菌生柩上狀類芝草又類牡丹張倩仲實書來爲予言其事蓋甚怪昔唐張九齡楊炎固有紫芝生其親之墓者矣然上有雨露之滋下有土泉之潤猶可有諉今孫氏之柩隔以衣衾周以膠漆是菌也何自而生哉不宜生而生必其潛孚默感窈冥之中自有莫

一隅讀業堂校刊

之爲而爲者然則李氏之事豈非母之積善其子之純孝有以致然與因書此以美之

題俞子清侍郎畫

西清公勞侍從之事早退老壽跌宕筆墨間此二紙眞蹟也其一嫗篁老木榮悴各有態其一水行石間筆墨殊活故是此翁胸懷本趣余家舊藏山水四橫披今不可復見見此斯可矣壯猷力學劬書而游息之時博雅之趣如此豈非知仁之所樂邪

題秋江曉渡圖

江空木落曉色方開小艇橫岸側舟子熟睡未醒也扶杖之叟從以童僕問渡江干非名非利何匆遽如許意者謂江外幽人宿有期約不可頃刻愆期安得仙家兩麒驥淩空赴之

慶掾省楊彥遠得子

維熊維羆男子之祥在早歲已可嘉在中年尤可賀速固不如遲遲則根原實而福澤厚易固不如難難則慶幸深而期望切亦理之必然者東平楊彥遠持心近厚積善餘慶五十之年過二始弄第一雛平生欠事一朝意滿誕彌之旦賀客塡門蘭以爲沐金犀以爲錢文繡以爲衣褓或稱天上石麒麟或嘲明珠出老蚌彥遠皆歡然領之作湯餅分利市其喜可知也予試聞啼聲而張倩仲實爲索語昔康伯之生伯温又早數歲行年四

十五我始爲人父喜之者如此教養誠在我願汝爲大賢期之者又如此況在彥遠乎敢用此爲善頌

跋周卿所藏坡帖

此東坡公鳳翔簽幕時與其從叔書也公以嘉祐七年二月十三日被命疏決寶雞等四縣禁囚乃是月壬寅詔旨書中云近有詔書疏決是也既竣事遂朝謁太平宮並南山而西游樓觀大秦等寺帖中云因得恣游南山是也十九日始歸書中云近方還府是也是時老泉被命編修禮書留京師書中云屢得編禮書是也此書後題三月初五日距十九歸府時僅半月鳳翔去蜀頗近家問不絕猶有以歎而況吾濟流落羈旅萬里外回

首故山可勝淒然

跋三蘇帖

蘇氏一翁二季詞旨翰墨具見於三紙問歛衽伏讀因有感焉前二紙老泉爲編禮東坡爲鳳翔簽判時也後一紙東坡謫海豐潁濱謫高安時也未四十年而盛衰之變如此可以觀世道矣然東坡不以患難流落爲戚方且施藥葬枯骨造橋以濟病涉此與陸敬輿在南賓集名方同一意故潁濱有能安遲陋撫鄰病苦之語萬里兄弟依依至情尤使人慨然上有學士院印章程滄州家舊物良可寶也

跋趙光輔駿馬圖

飲水齕草翹足而陸馬之眞性也而燒之剔之刻之烙之曰吾善治馬馬之性始離而多病矣蒙莊以爲此伯樂之過也觀此圖豈不然哉治民與養生者亦莫不然

題元吉猿圖

楊子厚以爲猿之德靜以常山之小草木必環而行遂其植故猿之居山常鬱然此黃黑二族山深日暖朋儔相命雄雌相從領其子孫相與嬉遨攀援上下反掛倒懸若相語相持而其老者或隱樹間或伏枝上以觀窺之百態雖殊意甚自適了無諍勃喧呶搏嚙挽裂之態而其傍老幹叢篠蒼葱自如與柳子厚所言無異可愛而玩也固有泰氏印章可攷眞元吉畫

題毗陵所吟

昌黎云歡愉之辭難工愁苦之辭易好金君拱之庚午甲戌之間客於諸公往來蘇常詩中多及官府承平風物所謂歡愉之辭也於其難工者而工之無他恬淡之意常存乎胸中紛華外物不得而誘故也繼是而作者往往一變而爲愁苦之辭悲鳴兩吻不能自已吾固不願拱之之爲此也拱之自敘葢已有感於康衢之歌矣豈非其所願也哉

題李伯時雜畫

物之變態千彙萬貌觀於其會則俯仰不盡其奇此卷葢非一時之事一家之說而各效情狀於短幅之間使病耄翁得以隱几而觀詭特荒誕者可怪可愕深靜幽閒者可羨可喜不勞思惟若有所得而巖崖草樹雲霞波濤又皆曲盡變態令人把玩不能去手然淵明乃向來攢眉不肯入社者胡爲亦在其列耶龍眠眞墨戲者矣以定觀妄以常觀變可也

跋繆淡圃文集

古有山澤癯列仙之癯子於合沙繆仲誨甫見之葢能得天地間至清之氣是以自號淡圃淡於進取淡於聲利淡於嗜欲顧獨耽書胸次三萬竿皆取英咀華拔新領異絕畦徑而爲文私淑泛應往往成帙予願與觀焉如明珠大貝潛深閟幽光景時見而有卓犖者存如清

湍急流擬金戛玉音節悲壯而有透迤者存如晚菊壽梅淩雪傲霜意象淒冷而有芳烈者存眞老於文學者也然文豈徒作觀其論齊爾衣裳之會者獨以于貫爲盛有所重也辨先聖章服之異而深取鄭氏之詩有所尊也讀循史傳則以商鞅之術慘爲寒食散申韓之法甚於用牛羊有所歎也至於記吳周將軍廟併及蜀事於孔明公瑾之盛心若又有所感焉它類是者尙衆有待於世道徒文乎哉予病耄餘生棄置萬事無復訾省惟愛奇一念結習未忘於吾淡圃誠愛之重之因書其文稿如此土苴餘緒能爲我發一笑

跋意山圖

人之於物可寓意而不可留意昔有是言矣蓋留意於物則意爲物役不能爲我樂而適爲我累耳山本無情而好山者往往用意過當如謝靈運自始甯伐木開徑直到臨海從者數百駭動旁郡退之登華山絕徑不可下邑今百計取殆得歸留意於物其害乃至此山猶爾而況聲色貨利之可以動心者乎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始無意適與意會千載之內惟淵明得之所謂悠然者蓋在有意無意之間非言所可盡也今觀此圖林巒泉石皆兼有之乃武康王氏之隱處意山蓋其自號也可以想見其人焉世故甚惡幸而有山林之樂惟恐其用意之不誠似未容以留意於物者議之

跋陳忠肅公遺墨

陳忠肅公在合浦與其弟書也公因其子正彙告變蔡京至於父子對獄正彙既獲在戾公亦坐此貶海上謝表所謂更覺有生之累不如無子之無憂讀之淒然而公此書乃云但願劉氏之安不願囘子之禍則其詞氣愈厲身爾忘國家爾忘私蓋可敬而仰也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公於荆舒始自稍怒至四明始誦言攻之雖不無見事遲然春秋推見至隱未有如公者也其後毀日錄屏宇說罷配享皆本於公之論亦何及矣公卒於政和之甲辰又二年而中原塗炭距辛丑一百七十八年遺墨流落獨見葆藏于廉副商侯之家再四展玩不勝慨歎

題牧牛圖

此牧童者煙蓑雨笠揩莊于腰坐牛背如廣輿其一犢也荒野之狀安怡之意豈復知有世間富貴憂患耶鄒公坐論三后陳公坐論二章萬里百謫九死一生偶然北還而定國早以蘇累貶南賓叔黨亦侍翁過海皆備嘗險阻者矣雖然爲此所畫者蓋不可得政和大觀距今一百七十八年伏覽遺墨慨歎

題費茂卿隨分二字

人於自已惟分內往往不暇省察每認非分之物爲已有極力周回而不知有生之初天之與我者隨小大高

下厚薄各有定則非可以一毫妄求而倖致倘順受而
安焉斯爲守常知足本分人矣吳興賛茂卿平日愛用
隨分二字吾友子昂甫書之昔莊子因鵬鷃而論分辨
至齊物篇則曰分者有不分辨者如不辨故茂卿曰隨
分則順乎理而分則安乎命者也茂卿屢而隱不近名
謾而仕不違俗有子宜以傳家有善藥足以救人不以
萬物嬰吾之方寸不以人之富貴易吾之環堵所謂不
分之分自樂其樂蓋有約於莊叟之意乎予與茂卿往
來最久知其守常而知足順理而安分喜而識之如此

題淵明圖

淵明以貧起爲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而歸平生

胷懷本趣可見此又在彭澤以前梅君遇舊廬在澄江
一旦念歸遂脫塵鞅作此圖時復展玩亦不俗矣凡仕
官者無問官之高卑如能置此圖於座右存此意於胷
中縱未能高舉遠引庶幾知其涯分不致役役富貴而
不自止也

題傍雲

四明樓攻媿之裔寄身道士法中自號傍雲世之傍人
籬落騎馬傍人門者皆是此獨傍雲雲之爲物清虛閒
曠卷舒無時去來無方非如富貴利達之人有可託以
託人之所託也不彼之即而即此何耶傍雲其亦知天
下依形而立不特勢而存者矣

書蘭亭修禊圖

王謝諸賢一時高風元契豈堪持比金谷二十四友望
塵輩而逸少顧以爲喜何耶余嘗見龍眠眞筆於廬陵
曹氏閱此益增感歎

題百牛圖

我有沈牛二去岡縣上田矣黑壯丹何用許耶然亦可
見或降或飲或寢或訛氣象

題古木老柳圖

老柳疏散脫木離奇正如高人勝士嶷然滋垢之中有
不可點污者此筆乃在寧宗之乙酉噫豈不有感於黨
錮之諸賢耶

題鼠齧瓜圖

蔓落其大未至瓜爛也而鼠輩已竊入腹心咀其犀使
枵然無遺種因念往事爲之慨然

題牧羊圖

左慈以身化羊黃初平叱石爲羊神仙人乃作此等狡
猾事舜舉此筆法可謂得言外意觀牧羊悟此生余於
此圖亦云

題元吉二獐圖

秋風樹葉吻鳴相命正爾自樂其樂何自涉人境吾儕
可得而狎玩之同其樂意亦復可喜使值曹景宗輩固
將數助而射渴飲血飢食肉如甘露漿人以爲彼之樂

矣幸寄聲朋曹深藏而決游此樂勿使人知

題細竹圖

好事者醉吐胸中墨每作老竹怪石助爲豪放而不知嫩篁密幹之難工此圖蕭森婀娜濃淡相映霧氣襲人淇綠漪漪宛然在目

題三仙圖

呂洞賓唐末進士鍾離五季故將皆得道者跋驚何爲亦相參語豈非支離其形而全其天者歟

跋東坡帖二

坡翁雄文博雅高絕一世人皆謂其下筆時信意用事不暇思惟不無誤西巴之漢今觀此帖乃從人借史漢

檢尋一二事其審量如此此其所以爲東坡也前言殆淺乎其知翁者

東坡翁賦此詞送其鄉人復自書而遺之蓋自治平丙午玄蜀至熙寧乙卯爲十年此當是自密移徐時年恰四十然字畫比前遒勁故山應好在孤客自悲涼之語誦之淒然使人益重故鄉之思也

跋十六羅漢

此圖筆墨甚簡率領貌細密精神活動能得言外意張舜民字芻叟號浮休居士取莊子生浮死休之義中遭黨禍晚始得歸此殆其所藏云

跋呂自牧詞卷

雲中呂晉卿以其乃祖自牧公樂府詞卷見示或豪宕或悽惋或容與固能者也但其壓卷一首有不忍觀伐國不問仁人朝歌墨子迴車全忍之哉亟卷還之晉卿年雖少好學善問用意不苟嘗從予友鄧善之游其進未有艾願益以學自勉不必作晏叔原康伯可輩人可也毋以吾言爲過

書尚書講義後

講學所以明理理之不明而辭之徒費雖多奚以爲伏生書僅二十九篇史稱秦焚增其家法至百萬餘言亦既多矣論衡又稱說堯典篇目二字十萬言但曰若稽古二三萬言就其中尤猥多焉度與近世所謂時文大

義者復何異班固以爲不思多聞闕疑而務碎義逃難便詞巧說破壞形體不惟切中當時之病殆若爲時文發也烏乎書出屋壁簡脫字譌尚難究悉苦於分外汎濫牽引重自纏繞辭愈煩理愈失終其身無所見可哀已今爲講說者固當一洗此陋悉簡從要求其坦然明白者庶幾聖賢之意或得五六不然亦一時文義耳予倩張仲實在江陰時嘗爲諸生講尚書其徒裒取數篇示余異時吾家君高有牟氏章句受業者萬人顧予皓首不名一藝其慚無以發之然深喜其不爲游詞得講經之法葢先攷音義名物度數次列諸儒之說辨其是否暢其同異大抵隨文直解豪分粒剖求其至當而一

皆訂之以朱子之說朱子雖不立訓傳其見於他書散於語錄者往往采用焉如以克明俊德親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合於大學危微精一允執厥中合於中庸善於言聖人矣仲實幼能刻苦力學通於經術徒稱其詩文未爲深知仲實者夫義理無窮學問亦無窮所當講者似未止此尙益勉其未至進畢餘義成一家可也孔安國始註尙書其族兄臧貽書規切固不得雷同相私過有稱道覽者當自得之

題施東皐南園圖後

先父存齋翁以淸祐丙午卜居霅川定安門之裏馬公橋之旁乃慶曆簡郡守馬尋宴六老於南園處也越明年丁未冬先父以言事忤時宰謁告來歸始奠居焉嘗賦五絕其一曰買家喜傍水晶宮正在南園故址中我欲築堂名六老挽回慶曆太平風蓋紀實也門人馬公廷鸞大書南園二字揭焉直卿陳貳卿與先父有同朝好今皆此圖乃庚戌七月五日後六年丙辰中秋後所書偶不及焉直齋後重修郡志始書曰南園今牟存齋所居是其處也今年庚戌施東皐攜此相眎覩直齋所書之歲適同豈偶然哉把玩感慨不能自已因書其末而歸之庚戌淸明日陵陽牟某書年八十有四

跋范天碧定史詩

事當論逆順不當論成敗漢昭烈帝室之胄立於蜀漢高祖始封之地也章武改元不改漢號而祫祭高祖以下名正言順操名漢相然賊也丕受漢禪然篡也孫吳雖通蜀好然黨賊也助篡也乃千萬世不易之論陳壽何見帝魏黜蜀下僭孫吳習鑿齒力破其私以蜀漢爲正而魏爲篡且謂晉當越魏繼蜀漢其義偉矣其後歐公處魏於正統章望之非之治鑑書諸葛入寇朱文公非之而張宣公經世紀年遂以獻帝之後系於昭烈後主之後系於魏尤爲確論孫吳之事世往往置而弗議何耶提舉范君定史一詩乃歸首惡於仲謀以其讐蜀襲殺關羽盜賊之靡而篡奪之助也義例新詞旨勵讀之聳然方關羽之破曹仁降于禁斬龐德威聲震撼操至欲徙避之漢事幾集關羽死荊州陷蜀勢孤漢望絕魏禪成誰其使之況操欲吳圖羽以解樊圍權遽表聞殺羽目效實承操風旨操圖篡已久尙憚物議權遂稱臣陳說符瑞實率先傅會黃初之始大行封拜遂爲吳王受九錫實首受上賞誅心而論仲謀復生殆百喙無以自解定史之詩予深取之始張婿仲實以詩來予謂之曰天碧讀史有眼目論事有波瀾因復詳記之如此是關大誼不獨爲雲長吐氣也庚子七月既望

跋恩上人詩

予多病不出戶限又頗嗜睡人或與詩輒置枕間意殊憒憒莫曉何故苦事苦事近四明恩上人忽自姑蘇來

訪不覺驚起固是我輩人何相見之晚也聞此上人有詩千百首自號斷江聲價喧傳遠近予以寡陋今方識之年來詩人總向僧中去而僧中亦罕見如此者千所見乃遊廬山百餘首遊洞庭二十四首雜詩四十餘首不適千百首中之一二已爲奇特大率不蔬筍不葛藤又老辣又精采而用字新用字活所謂詩中有句句中有眼直是透出畦徑能道人所不到處想當來必從悟入非區區效苦吟生鉢心陷胃作爲如此詩也或謂禪家每以詩爲外學上古德多有言句不知是詩是禪是習是悟是外是內耶上人受業雲門口口靈澈若是到處亦復何異但恨世無夢得子厚諸人知之然正亦何

用人知其爲莫逆暢游天目曰下方雷作嬰兒叫非常語也予因題云把斷風光不許通坐天目頂月明中下方雷作嬰兒叫莫是山僧耳太聰旁一人笑曰何不道驚倒人間八十翁予亦大笑曰然且還詩卷去也

宋吳興牟巘著

啟

通湖南王帥漕啟

星臨一道載瞻帥節之嚴雲戍兩岡實隸敘條之近未遑受約束而詣大府乃輒事竿牘而效小夫某官偉望駿隆宏規開濟綠竹之歌瑟僩文章緜道學而來虹玉之貫孚尹忠信妙精神之蘊自先朝之茂簡揭華貫之瑞儀歷上三丞皆第一選史筵屢入夙資殫洽之長省戶重來獨秉清通之識繡斧益光於七聚油幢旋倚於鍾官乃自怡於珍十連薤畤仙班使三山其屹若龍收甘霆如四海之望館雖英猷之少鬱然偉望之益隆野渡方橫坐閱秋水

何方自適於考槃之遺盍亟還於訪落之後雲開衡嶽劃見祝融石廩之餘野鬧洞庭好張咸池鈞天之奏果馳驅駕來問熊湘福星出虛危間一方幸矣金文聚丁卯歲多士翕然況兼帥領之崇尤係顧憂之重中權後勁威惠剛劑二矛重弓氣勢聯絡乃躋華於戎萃仍晉直於堯章雖太史之在長沙嘗有滯留之意然申伯之式南國宜疇屏翰之功便徑陪碧落之從班行遂纘金華之相譜某山樊弱植疾疢餘生束帶立朝久負空餐之愧止戈爲武誤叨乘障之行眞切淩兢幸依巡管亟稟令於道塗之次尚歆顏於芘厦之間黔之噬巫之磕敢鄙夷於遠俗水之漢星之斗第翹企於下風

通湖南李倉啟 義山

同師文靖之門夙欽先契假守武攸之郡幸隸使家屬消上日以建臺阻順下風而伏謁亟憑籍以慕李元禮以造門自言上世聞蘇儒文之行部喜有二天何敢挾故於平生所願受容於今日幸哉晚陋有此際逢某官諸老淵源弈葉文獻承嘉響振復開正始之音雙井咏高指入江西之派踐揚中外會蔚西南刃弗頓而硎若新火洞然而玉不爐重來省戶笑看元都觀之花嘗從郿城決篤平淮碑之草膺使屢馳原隰之轡番君最得江湖之心甯屑領於鍾官乃自怡於珍館雖英猷之少鬱然偉望之益隆野渡方橫坐閱秋水

落霞之觀浮雲盡捲劃開天柱紫蓋之峯乃起郎潛來宣上指鄉邦繡錯既便觀風農扈金穰又開嗣歲偉星馳於龍節儆春滿於熊湘太史公平準之書伫聞治最眞法從甘泉之橐即上禁涂某單見冥聞孤根弱權立本朝而其忝人謂斯何得支璽以爲依天其或者甫問戍樓之役適嚴韜傳之馳十三星之在曹南是爲倉廩千萬間之庇天下尙記帡幪

通交代楊寺正啟

冠惠文而卒屬久僕歸期戈止武以名邦猥當補處出入相爲於先後交承實託於雲仍況忝通家敢稽用贊某官倫魁夙望善類夏盟準周易作太元後世子雲之

學約春秋作史記平生司馬之書盍自編摩徑排膠轕
士皆咋舌畏漢鈎黨之累人公獨誦言敷唐軍容之誤
國天王明聖世道清夷追三代之英方晉陪於議禮防
六朝之舊乃屈贊於征謀大夫同升少府出節是宜在
論思之列俄特膺臨遣而來宣布教條猶是黃龍之詔
作新風化一如白鹿之規操以和平興其孝秀賣刀相
語我始警由公親騎竹成羣昔未來期汝棄更歌麥熟
共愛裳陰人人傳續志之編字字皆最書之實安得結

輩數千盡令天下之蘇願借寇君二年姑聽道傍之請
越既懋賜金之典便盍歸羣玉之班表用而爲公卿蓋
具存於故實決獄而傳經誼顧方重於儒生乃屈仁人

俾司邦讞秦尙存其一已洗深文堯曰宥之三更觀定
力況近世諸公之大用多自理廷而中興吾蜀之類元
嘗躋揆路是姑寄徑可但持囊某誓慕方深涔朝艮忝
周章野鹿雅難著於冠紳歷落飢鴻或自謀於梁稻補
外稍諧其本趨瞻前幸有於艮規所望舊政必以告新
不然小知其可受大山公在朝汝不孤矣儻記斯言涼
州名士何以代之未知所稱

回公孫倅啟止

久滯本朝補外亶繇於天幸繆分支壘治中獲屈於人
英惠徽扮揄敬用竽樻某官器宏以達玉縝而溫唐房
相之湖秀閩鍾於英氣漢蓋川之第早已策於變名詎
爲匪頒而以規其勿廢古人之義

多其喜莫喻

回張教啟

武岡侯之行更迭幸從於婁請文學掾之至後先艮喜
於同時況在年家敢邀寅好某官鈞韶雅韻金璧清躔
考亭武夷之間淵源有自西銘正蒙等作宗派適同既
凌厲於巍科尙拘攣於常調勾稽簿領高士肯爲總統
紀綱督郵借坐坐閱羣飛之上來尋獨冷之曹點讚巫
磕曾不鄙夷周俗其情孔思益將大肆於文恐未煖於
皐比卽催歸於徠直某無裨朝路自覓斗城正度盡方
山而來乃幸依半水之重言政不及化方自慙俗吏之
爲匪頒而以規其勿廢古人之義

覆幬載持夙依大造因循玩愒遂至彌年愧治狀之蔑聞擊謝函而若惕竊以漢之循吏傳無可書唐之高賢考甘最下故善兵不求於赫赫而奇策莫若於平平智名勇功事泯於當時之近流風善政意存於既久之餘然非得惛愠無華之人祇以爲苟且自安之地伏念某本非翹厲見非闊疎橋散離奇其委不足以適用鴻飛慼落其羽不足以爲儀荷播物之所私致逾涯之若是入則紆班綴出則忝捐摩凜欲試於平生曾不量其非稱固知非健決之吏初未嘗鄙夷其民一新學校而興之庶幾風化之本者催科甯緩奚忍榜敲訟詆頓希本

無鈐距麤若相孚於父老然而未了於兒癡蚩蚩之氓咄咄其怪斧螗蜂蜎詎忍殺以爲嬉帶犢背牛曷若安於無事幸多全活得早救寧是誰之過歟難辭以責非臣之力也悉自王靈載惟負乘之蹤宜在譴訶之域滿百乃報雖荷於并包有七不堪當思於夙退及茲初考藻若後圖而況驢止一鳴宅無伎倆鶴仍多病愈覺躍跼所冀息影於祠官惟切歸心於翹館茲葢荼遇某官雨朝元老四海眞儒永底蒸民之生惟上承於德器大計羣吏之治方下飭於官聯至若遐陬亦嚴考績尚念孤危之績俾逃痩曠之珠某敢不仰體鴻私益殫駑力歲有餘日不足非敢急於近功人所欲天必從尚少休於末路

通汪帥啟 立信

肅被詔聲易鎮方面地嚴北固久資節制之尊天睠南邦兼領帥連之重置郵所暨歡誦惟均某官實學兼該英規有偉俊傑識時務已夤軼於人羣文武有威風宜獨當於事任有所謂經綸之妙曾不知盤錯之難宥府編摩望郎薈蔚征謀治法屢借密籌侯度使華幾膺隆委嘗諏度於漢甸扶風之近實講明乎周官荒政之條擢蘭錡以躋華總油幢而深重內則聯江介襟連之勢外則屹淮堧鼎峙之形制閫宏開端任重弓之寄卿聯峻陟肆頒進律之恩導密旨於樞庭通仙班於祕殿雖

久袖旁觀之手未容橫野渡之舟簡在上心起鎮京口風寒壯甚不過一衣帶之間威望隱然所恃萬甲兵之老肆酬偉績來重全湘聲聞齊鉞之臨日俟樓船之下魚龍不動坐澄洞庭青草之波牛犢自閒無復渤海潢池之習不煩教令盡肅提封星沙千里之平如在几席霖雨九州之施卽此權輿伫有詔褒卽膺枋用某本無能解何有施爲雖盡此心求副牧與翳之責終非其據曷逃負且乘之詠方下考之僅書幸前茅之來蒞廣天下士之芘願歌少陵之詩書潭部帥之勳誥視武岡之刻

通陳魁舉啟 合

榮被詔聲起將使指出少府節慘風采之一新望祝融峯淨雲陰之盡豁先聲所挾一道爲清某官九牧盛名兩科異等渾渾灝灝而妥適章句允謂精能本本元元而殫洽見聞夙稱宏達自著身於芳潤便策足於清華曉候玉堂奉翰林主人之對夕譬黃本發藏室老氏之寶萃於英奇自平陟於華塗皆薦更於劇任宣威幕下儲設醴藩房舍香傑直儒猷小試爲隽鹿洞之書省宇重來仍補鶴廳之贊引舟風急出岫雲遲正元朝士之存今其能幾小雅使臣之遣每乃更迂上方以近甸而視遐風公其持豐年以報明主小臨封部立有最聲恐難淹倉庾氏之司諒已在文字官之選最宜爲誥允屬室益懋簡知肆頒菟佩之榮伸旅龜琴而上中軍詩書之帥岳靜海澄湖南賓客之賢雲飛川泳甫借籌帷之蹐四轄出領雙鐶屬大閫之宏開復元寮之倚賴聯鑣向闕方陛戎監之華出幕持麾仍上富川之最未容家

徵某未熟父書豈嫻吏治但知持已期無媿於高高霜有及人考惟甘於下下已上祠官之請幸逢韜傳之來十三星在胃南是爲廩廩千萬間庇天下尚託蚺蠎

回教授謝薦舉啟

同門而事河汾夙固知於所教下車而薦文舉曠不嗣於此風公方夷然僕則媿甚茲幸酬於鳳諾其敢辱於鴻謙某官天分浚明風猷凝遠平生參請盡得諸老之淵源小出緒餘足爲多士之模楷肇新黌舍益振鏗鈴庶幾鄉曾之風允矣黔巫之重諸公登臺省少閱羣飛先生作棟梁竟收大用使合徑排於膠葛豈必常調之拘攣而某自顧何人敢於言士舉而不先慢也盡致負

荊忠焉能勿誨乎尚期發藥

通交代汪守啟萬頃

疏恩宸扆作鎮都梁已覺旄倪歌袴襦之來暮自慙晚陋眞糠粃之在前徽好雲仍徽聲隸史某官瑰明照物厚重鎮浮豫章孤漂砢碟其期於器業芙蓉九孕盤礴實萃於英奇自平陟於華塗皆薦更於劇任宣威幕下時看鄒城夜觀之基總賦輿邊力致蜀道清天之粟入蹐四轄出領雙鐶屬大閫之宏開復元寮之倚賴聯鑣向闕方陛戎監之華出幕持麾仍上富川之最未容家

重卽閭符傳之催載惟此邦雖非昔比然而潢池赤子久矣相安白水青秧居然可喜日徯仁侯之至自臻靜治之休惠然臨之爲績武岡之刻自此升矣徑登丈石之班某全抱迂疏居成玩惕苦心何補良有負芻牧之求歸夢已馳會且覓蓴鱸之假喜聆使驂來望帥垣豈惟竊茫盪之私抑又締交承之契靡憂淑後孟喜恭先已喚抄鷗期我苕溪之上尚隨竹馬迎公巫水之濡

賀汪安撫開閫啟

榮奉寶綸淑開玉帳洞庭九州之廣盡入提封長沙千里之平聳觀號令星馳郵命雷動歡聲某官氣塞兩間身當八面經綸宇宙妙籌略於胸中表裏江淮多麾幢

之補處既屹金焦之砥柱盍歸閶闔之觚稜帝謂重湖合爲巨鎭欲壯東南上游之重勢必得文武兼資之偉人二矛重弓屬方謀帥中權後勁全以畀公趣旨肆頒剛辰協吉旌旗之拂牛斗已開賜履之封奏繡而正魁臺佇聽十行之召某瞻仰牙纛擬具橐鞬望嶽麓之雲幸焉依於巨芘摩武岡之石尙嗣紀於殊勳

賀汪帥參啟

元戎自辟天子曰俞與我共理惟良方資賢牧屈公以望此府允謂英遊雖千里之觖然而一道之幸甚某官器宏以達玉縝而温人物英英實鍾九芙蓉之秀經綸緯緯自有萬甲兵之奇比紆菟佩之榮爰旅龜琴而上

有如黔噴巫磻之岑寂已覺耄老稺齒之歡呼公不屑行上爲改命中軍詩書之帥嶽靜海澄湖南賓客之賢雲飛川泳留借籌帷之重坐策樽俎之勳大夫同升少府出節某方邀交好亟致賀緘斗絕亡隅固攀緣之莫遂雲連大幕尙芘冒之焉依

賀陳提舉建臺啟

夙馳韜傳肇建崇臺二節星臨頓覺漢常平之重羣峯雲卷爭看韓吏部之來布濩先聲提封交慶某官文章爾雅論議崇茲海內第一流自是老蘇輪之手湖南亡千里乃尙紓擐轡之行公不以驅馳上下而爲勞士則謂內外重輕之當計長孺發粟何如拾遺禁閤之問太

肅膺明詔來領名邦上日吉圭方箱紅之喜滌先聲希
漢已湘綠之嗳浮凡在提封諒深頌詠某官英英大物
綽綽規摹地勝龍湫獨奇鍾於呈氣手高驁釣遂連擢
於兩科既妙譽之霆行宜橫翔之日闕入騁玉筍出對
金焦國子監生部書士心交屬麟筆墨手五事治道儀
關方考白玉牒之舊儀盡在業粉牆之妙選翻然首忻
久矣種棠亦既終三年淹復以三千石趙公紆雋軌雖
未愜於輿情上念眷陵海欲隆於吾道爰資碩望俾究
儒猷驅臘雪以隨車歲年豐矣對條風而出教父老歡
呼坊沙惟於緒餘已高絕於流俗坐令今日復見古循
吏之風歸重本朝即稱直侍臣之選某幸依鄰睦敢賀
於餘波

謝書考啟

揭日山城偶成細渦瞻雲眷極敢昧大恩感切輪囷敬
陳竿牘伏念某分惟循己智弗瘉人弓冶箕裘既夙慙
於家教牛羊芻牧敢自詭於民庸初非子子之姿徒有
區區之志謨撫字勞心之傳則竊慕唐之高賢誦中和
樂職之時則思發漢之盛德中更紛糾遂墮謬悠厥既
血指而汗顏何能爲役不適醫創而剜肉祇復可憐悵
始願之浸乖冀後圖之是勉問時云久課效益疏而況
兵旱相仍民荒莫遂疾病居半吏卒多逾雖復竭轅線
以爲長强鉛刀而使割竟無强詔之效自見當時惟有
凋瘵之餘以待來者居然不武何以自文薇亦柔薇亦
剛薦存歲律瓜而往瓜而代已迫戍期然且監牧不加
訶士民不推乞再獲書於下考庶遂保於末塗永惟此
恩詎無其自某官端委廊廟砥礪臣工率屬詔王三歲
乃大計於羣吏視民由己四海無不被之一夫睹此遐
陬欲其靜治每曲加於亟復俾克底於璧全某敢不感
烈銘心淩厲壺尾一日心葭庶如始至之時終更亟還
尚冀曲成之造

書考謝運使啟

列部受容幸書考下職司論薦猥於數中不及乎揚敢
忘所謝竊以周使臣爰咨諏謀詢度漢郡守樂職宣布
中和惟五善具皇華之篇尤先訪問必三思合鹿鳴之
雅而後轉聞倘不其然亦祇以愧某少而窾縈長益支
離言圖行圖是固元子所惡行散坐散願爲龜蒙之徒
周章强著於冠紳眩甯頓驚於鍾鼓竭來遠外瞀徼復
昂雖於保障繭絲蠶知所擇常恐檮杌饕餮以辱其先
惟知似似以下心豈意喵喵其怪事虎兕出於柙是誰
之過歟龍蛇放之蒩以鄰爲壑也賴詩書之謀元帥於
樽俎而折遲衝千里動中於事機一朝盡寒於賊膽提
封以肅全活維多由公而仁大書潭帥柳中丞之績非
臣之力每誦渤海龔太守之言自惟負乘之悰幸免譴

詞之域滿百乃報已辱并包有七不堪所當亟退久鷗盟之入夢俄鶚表之橫空雖一字之褒榮於衮衣豈九州之大無此芳草或者表裏洞然之既久是以父子聿聯而俱書未必心誠求之而謂之有志不能亂庶遄已而謂之得宜稱其坊止水以居中嘉其民按堵之如故曲加枚栝昭示寵綏然而無實之名是乃先民所擾煩其繰極濂若刺芒某官宗派黃豫章模楷李元禮歲寒後凋之風操持立千秋江左獨步之聲名高眡四海況踐楊監牧之重尤喜謁人竹之閒謂察吏已熟於見聞而報國乃吾之職分共理良二千石曷稱上求參錯得數十人乃愜公意遽俾灣薦士之薹恐有負牧民之箴

某敢不敬服徽言益堅素履心馳去意寄書已問於當歸自託平生作詩願哦於遠志

啟

通交代趙寺丞啟

輟班外府宅牧南州來從魏闕之問具知上意坐使巫礪之下如在近畿辱附交丞巫修贄問某官天召神秀地望穹華漢請侯王有煒苴茅之舊唐進士第並馳韋布之先獵獵貴名駸駸華踐發硎游刃初何有於盤根前蓍借籌蓋居多於婉畫遂繇驥乘入篋鴻儀既鍵司賦祿之須且簿正僚鳩之事謂宜徑上分輝藜杖之端顧肯斜飛坐嘯梅花之外復持美最歸重清班三丞朝

望之夙優列宿省郎之平陟銀黃丈二組何勇退之甚高紫翠七一峯殆夙緣之有幸郵傳至止輿誦翕然載維此邦雖非昔比然而潢池赤子久矣相安白水青秧居然可喜允資坐鎮所願速驅帝簡宗英甯久作夫夷之長朝知治行卽峻躋供奉之班某全抱一疎況嬰多病初無循良之效可望古人惟有凋瘵之餘以累君子孺袴已歌於來暮粗糠幸捽於在前願言奕葉之雲仍惠徽交好尙與都梁之父老敬候先驅

通曹漕啟

自天錫命易地建臺占軫翼分以星移實同躔次分戊己屯而雲列正賴轉輸軔傳肯來提封胥懌某官高標絕俗寶學濟時康廬敷千仞其高地靈不斷魏笏一再傳而後風烈如存粵早踐於夷塗已共期於遠器由外司馬爲中都官六院浸高晉司禁鍵專城廉取肯向口口淮壖作塢以甚嚴倉庾名官而尤重轉而反楚復此爰周時並植於雙臺身寶兼於數器外則餽餉不絕宿飽相歡內則斂散以時常平益廣征謀密贊偉績於昭公宜嘖最以徑歸上欲用賢於已效備契丹寬河北當護本根遣鮮于出京東甯迂軌轍顧熊湘其密邇馳驅駕以增光入境而褰帷滑剛而視篆先聲有俶和氣潛孚自北而南重湖正資於均惠不夙則莫一札會見於趣還行復家瓊卽持禁橐某漫分斗糲徒玩歲華食粟庶幾全璧

通劉提舉啟

榮被詔聲起將使指湖南二十里盡歸攬轡之中天上十三星是乃積倉之次先聲所暨和氣已孚某官寶璐大名淵源粹學蕭然風骨所謂山澤列仙之臞偉甚詞章如聞鈞韶九奏之雅峻躋淸貫夙負有聲太學諸生猶記舉觴之日集賢學士共驚落筆之時道家蓬山望郎省戶使其依違婉孌以諧乎俗豈復偃薄回翔以至于今逮乎訪落之初爰借偃工之重記正元之朝士能

復幾人陪上雍之侍臣是特一武忽飛鴻之驚矯渺獨鶴之來歸水竹清華圖書趺宕神全而氣深王身退而名益高石室棋閒難久袖爛柯之手衡峯雲捲獨深知皎日之心果聞黃紙之除書茂柬白頭之老監起郎揭節涓日建臺太史度湘豈若執事從官之內長孺發粟何如拾遺禁闥之間上方以近甸而視遐陬公宜持豐年以報明主甫臨封部立有最聲寧久滯於六絲郎乎登於兩制某漫分山鼇何補縣官蕭索戍樓久瓜期之云熟咿啞歸楫覺蓴興之已秋正末路之懍然俶轜軒之至止倘倘留於一日幸得事公雖獨有於二天敢云私我

賀汪帥除都丞啟

榮被溫綸肆加異數寬憂南顧允資中軍帥之賢導密西樞爰進眞從臣之列提封所暨頌詠惟均某官實學兼該英規有偉曾中甲兵數萬敵膽爲寒湖南壤地二千民孺悉暖教令孚於暮月威風懾於重湖富公之在青州非多蒙振魏國之帥定武頓革情驕治最卓然宸衷簡在迺亟陞於從橐仍倚重於帥垣惟承旨視麾禁之至嚴而入侍與轓勑而並峙紹興趙子晝寶兼次對之華元祐王彥霖徑領本兵之寄佇觀柄用以展儒猷

某竊庇庶獨深慶忭統府禮仰趨之末媿未能前正衙麻卷之頒又將來賀躍躍以喜亹亹奚殫

賀運使建臺啟

載涓剛日肇建崇臺英蕩輔函移福虛危之分棠陰闕世恰逢甲子之周初滌簡紋一新條教某官夙傳家學見謂吏師玉淵三峽之泉去爲江海洞庭重湖之野來奏鈞韶坐使離騷之鄉復見皇華之雅列戍驩呼於宿餽諸生倚賴於夏盟一尺商霖已應隨車之雨千艘楚粟坐通下瀨之冰立有最聲寧久滯於六絲郎乎檝焉依雜沓賀裾茲欣逢於上日咿啞歸楫尙亟請於下風

謝除大理正啟

外庸何取猥玷除書後至當誅自歸造命輒陳悃愊仰

答生成竊惟士制刑之中史告成于正是爲地官鄉師之屬實親南臺特書之班厥任匪輕以人而重要必稱寺中之絕乃可司天下之平藉未能得西京黃伯之循良亦當復南士顧榮之望始爲宜稱無負選掄某戍削之姿款緊之識如魏王瓚濩落本空如紀消雞虛憍已盡粵叨乘於一障偶坐閱於三秋責以會期初不過俗吏所能爲者問其治狀何敢竊長者之言稱之仰藉大鈞僅臻臻細滿俄予環而使入爰上印以亟行久阻濤波之華元祐王彥霖徑領本兵之寄佇觀柄用以展儒猷條侵晏歲雖式徵之賦幸已來歸而棠棣之詩恐其或廢屬經營於薄緒遂宿留以後時暮雪兔園自慙未至春風燕壘尙許重尋自憐支雜槁乾之餘復與光明盛

大之際昔淵潰雲遠每懷報一飯之恩今東閣天寬又覩觀四方之士突兀眼着於大廈依稀身傍於名璉人賀其遭已憨非據某官勤勞再造平決萬獄京邑空圄如見成康之世太倉發粟實同禹稷之心流海宇之頌聲輯庭闈之慶事八十者五豆方宏老老之仁三千年一花益衍緜緜之算既宏開於壽域尤茂積於陰功謂其舊服於官聯蓋亦粗知於德意俾污是正更廣好生某敢不敬受嘉師仰副鴻造謹衣冠而治惟知仰贊於明時帶笥以遊尚冀少安於愚分

謝除侍右郎中啟

元祐師臣密侍臨軒之旦清熙郎選誤叨除目之榮恩

五

華度越於輩流威烈輪囷於肝膽恭趨嚴屏肅摯謝函自三班更舊制以來惟兩選以右銓爲劇七千八十六關尤歎久淹五萬四千詞條熟能徧睹肆今日丕釐於瑣蠹而冗曹頓爲之一清然而綜敘得人自足服眾多之口妄庸非據恐反生僥倖之心世胄必得張宣公之賢蜀士亦須杜起莘之望豈緊譎陋可玷清華某結約無奇支離堪笑雖從諸老先生之後頁懵見聞徒慕雨京循吏之風莫知宣布揭重來於班筍甫四閱於階莫貢棻曉沈幸空列犴武春成鎖恐漏多魚偶沙汰之倘寬豈喬遷之過望不圖冗散忽與甄升紫粉界牆在一時而超甚青綾僚直如列宿之英何莫葢其慙欲辭勿

六

遂必使無冤失職乃見清通正自以椎少文安能敏絕靖循僥忝彌切淩兢某官文武兼資勞謙盛德緇衣兮又改造允出至誠敝袴以待有功尤嚴責實再念銓衡之公法是關磨厲之微權深愧愚踪曷當隆使某敢不敬脩職守祗服休明自知無佳吏部之稱可孚輿望何敢以老衙官之語而忽選曹惟既乃心庶無所負

賀左史王侍郎啟 應麟

升華柱史晉二天官冠蟾首蛾眉之班紫毫發彩上雞翹豹尾之列金鏡題才宸命誕頒朝紳胥慶某官四明間氣諸老傳眞海內第一流負古人所自任之志胷中三萬卷成當世不能爲之文擢異科軼平圜與盤洲誠

自馳英聲於茂宰成美最於伶藩擢外府丞維天子使
並濤江而東驚乃馮翊之左區路熟重來風生一道蒼
崖赤子自以爲不冤玉壺清冰撓之而勿濁含香徑躋
於省戶寓直密傍於奎鈞有功見知原省因任留之以
爲帝鄉之重待之以成宣室之釐方底綠綈頓覺小蓬
萊之近屬車清蹕即膺舊筆橐之班某積愧空餐日尋
歸夢顧鉛刀之鈍甚如繡斧之輕何必容於周敢以馳
驅而自詭其則不遠庶幾渠矱之是承

謝馬丞相啟 孔鶚

太微積星之次良玷清班小雅皇華之歌駿膺重寄循
牆勿遂銜袖以前竊以行部過江昔之所重觀風近甸

今者尤榮況我朝初設於祥刑維外郎首膺於出使自
非夙望曷稱嘉師某蕞爾微踪淒其先緒帶衡佩矩僅
守曲士之常尋錯節盤根初蔑良工之剞劂平生惟思
於斂退所至輒用其疎愚治郡平平甘催科之甚拙司
銓瞶瞶恥倚撫以爲奇益深逃健吏之名幸不在巧官
之目胡不歸之賦願歌菊荒無何有之鄉乃全樗散比
陳情以自列待命已之汝容豈意出綸反叨持節地大
物衆莫如馮翊之區人微望輕豈稱職司之體無乃畏
景而就日凜其受命而飲冰某官學爲帝師心主善類
周公相祀上未許於居攝農雨結當封天密扶於陰德蕩
八荒之開壽域一道之好生爰重謀詢尤加選擇謂某

雖甚腐於力若不足以激昂然有志於民可與聞於欽
恤遂令司臬實荷化鈞某敢不敬服明休冀殫薄效相
期勿犯幸逢畫像之朝尚賴曲成亟反屠羊之肆

謝福王啟

明德茂親夙仰宗藩之重皇華宵雅誤將使指之隆循
牆莫控於忱悰創櫝用伸於禮敬竊以鼓楫而過江左
昔謂至難露冕而行南陽世稱殊寵洪惟今日尤重帝

鄉三輔黃圖俱號扶馮之近雨朝赤子深涵豐沛之恩
必將坐致於無刑斯可延洪於有慶匪時宿望曷受嘉
師某本以妄庸滓叨任使出司民社會微慈禮之稱人
忝銓曹又乏清通之識竊自知其樗散每深愧於食浮

某官光明俊偉凝重粹溫郊藪之有鳳麟蔚羽儀於昭代山川之出雲雨將潤澤於蒼生出入垂四紀之餘險夷惟一節之貫爰自畸茂庸於分閫乃思挹爽氣於游帷嚴居川觀花香竹色公雖袖看棋之手上方興當扆之思謂舊筆橐之臣惟靈光之獨在而小蓬萊之地乃馮翊之要區五閫冠班十連領帥爲我强起未容龍臥於淸波惠然肯來況復馬諳於熟路先聲布濩環境驩呼領東方之縉紳靡須暖席問西廳之典故卽幹洪樞某立朝何裨予節良忝若時華選敢當小雅之遣使臣實有夙緣復見文昌之爲帥長乃平生之知已實今日之至榮所幸有函丈之可親豈敢以外臺而自列奉令

承敎常如在幕府之時當軸處中願復入陶鈞之數

回郭衢州啟

觀風問俗愧無古膚使之能宣化承流幸倚東諸侯之望敬脩削牘仰復司籤某官實學兼謙宏規有偉盤根利器未嘗肯綮之少經堅車大轂每貫險夷而一致自早收於儒級已綽致於英猷農扈晉班珍曹疊組急流勇退竭爲鹿洞之游異最昭升徑陟雉工之長旣益深於涵負難久閟於經綸若時太末之區頗狃潢池之習蜂蠆起於袖人皆貽愕以莫前龍蛇放之菹公獨笑談而遂定懋著暮年之最坐臻千里之安方畧具施威聲益振爛柯日永已知碁著之高褰簾春溫更覺棠班之近某立朝何補乘傳竭來深惟司臬之共濟康衢謠詠喜復見眞滄之風原隰馳驅亦與邀安靖之福

通鮑制置啟

賜履至海方瞻統府之尊六轡于原猥玷使臣之選夙幸邀於先好茲又託於下風乘傳甫來飭函以贊某官風儀簡遠論議崇竑少微古括之精英實鍾間氣太山洪河之涵負卓爲偉人自親簡於嚴宸遂歷居於言路拜彈霜肅稟其一御史之風忠讜日陳不在三諫官之下咸斂手以避於司隸乃持橐徑上以甘泉史觀兼華秋鄉疊組王體國論方有賴於儒猷後勁中權乃出專

於閫任仍躋仙殿來重藏垣粤從號令之新坐使提封之靖春生秋肅山立霆行海不揚波已獨高於殊績林有伏猛盍歸重於本朝暫爲十洲之少留卽聞兩地之徑拜某奚堪用世甚忝爲郎歸夢久搖每繞蒼苔之上遇恩過厚俾持英蕩而東傀隆指之莫將幸高牙之密邇周原膴膴敢自詭於驅馳夏屋渠渠尙焉依於芘冒

賀朱漕啟

輟武機庭將輸河漕木天寓直遽通東璧之遷銀漢乘槎密旁長安之日悚聞揭節盡肅提封某官天分夙高人門甚偉引筆伸紙其言自成於波瀾游刃發硎所至無前於肯綮自與聞於國計益展究於英猷有蔚功言

盍膺事任劉子羽之在梴掾寶贊魏公之謀鮮于侁之號福星嘗閒迂叟之語教條所暨和氣已孚潛引以歸中都佇昭異最拾蘧而從上雍遂陟禁塗某夙荷眷知尤深慶懌駑駘驅英蕩敢云六絲繼之並持流落草堂尚望千丈裘之大芘

賀章參政啟

煥頒奎筆晉貳台衡敘甯武圖功方領神樞之重繼自今立政遂參國秉之隆贊書一傳舉笏交賀在昔仁祖有若郇公肅乂清忠寶相慶歷之治重譴微密具形徂徠之詩洪惟今公克篤前烈某官堪輿間氣經緯全猷喬嶽太山極包涵而雲雨自潤祥麟瑞鳳不鶩搏而羽

毛畢朝早以魁壘之英共期公輔之器歷諫官御史之職有偉建明居給事侍從之間益隆德望已爲儀於清要猶未究於經綸舊學甘盤上方篤從游之眷中興常武公遂躋基命之聯乃薇宸袞擢陪宰席退思巖之深念無非爲國家久遠之圖天章閣之宏開方自任天下太平之責于以慰蒼生之至望于以昭眞儒之極功以首參而攝行豈但用冀寶之故事當中書之虛轄行遂經畢文簡之芳猷某幸園陶銘第深慶忭馳駱之持絲轡初何補於誠原燕雀之託併幪其敢忘於賀廈

賀刑部陳尚書啟 宜中

趣馳召驛晉長爽塏王人多閩密贊月將之益倚者紿

共陶於坯冶

賀陳察院啟 過

簡自嚴宸擢居憲府紬書天祿閣方資筆削之長察事司馬門遂任紀綱之寄除音誕布輿論交孚某官老成典刑大雅宏達明月寶璐紛內美之好脩繁露玉杯抱遺經而獨究久周南之留滯俄宣室之與思賤教武成橫經宗郅博士議郎之選允藉多聞承明著作之庭尤資夙望益光家學洵謂儒榮埒天筆之親除遂霜臺之分察力致天理人欲之辨尤嚴君子小人之間第一法筵已竦聞於偉義二三執政行徑踐於趨蹌某越在乘韜喜聆出綍濃墨大字媿乏徂徠生之詩庶厦歡顏第

哦杜陵老之句

回倪處州啟

疏榮嚴展作鎮近畿細旃廣廈之問方倚成於君德古括少微之分乃自詭於民庸誕布寬條歡騰輿頌某官金華秀傑麗澤淵源季方並著高名時稱競爽子雲多識奇字見謂洽聞少資璧水之楷模遂給玉堂之筆札風舞槐龍之翠密侍照明夜燃藜杖之青編儀中秘兼華省戶舉武禁涂乃莫回勇退之懷竭來舊補遊之處昔在皐比之坐已聞學子之翁歸今憑熊軾而來想見邦人之相慶蓋久浮於教化初何事於施爲田里人安江山開譯坐令今日復見古循吏之風歸重本朝即造

眞從臣之列某夙蒙異予今幸同寅駈駱諏原自愧駑驅之何補燕雀賀屋第欣賁肅之焉依

啟

賀郭正言啟　宋吳興牟巘著

顯被龍光擢登騎省御史六察方資糾正於官邪諍臣七人尤賴切劘於君德贊書俶下輿論翕孚惟慶曆增置於諫員若襄公嵲與於海服自昔右拾遺之妙選孰如此六日之新除久遠功名蔡忠惠誇朝端之風采碑言論石徂徠輯天下之頌聲在當時燁若神人肆今日復聞盛事某官人物師表問學淵源磅礴扶輿秀出五羊之表魁壘傑特獨立萬馬之中比茂簡於宸衷遂

晉司於臺察紀綱頓肅奸宄潛消具嚴白簡之威遂上青蒲之列正臣進者治表士競相歡明主可爲忠言公益自奮謂習俗當使之粹美謂議論當見之聽行有如第一義之建明足爲千萬代之瞻仰諫官能如此豈不致於太平宰相可行之遂盡攄於素學某悚聆除目倍切歡捴屬縣使傳之來阻與賓榮之賀朝陽鳴鳳方觀奏藁之傳夜月驚鴻倘許寒枝之託

賀陳殿院啟　堅

奎筆煥頒臺端晉試有神帝右方資劇拂之功執法殿中益峻綱維之任忠賢進矣頌詠翕然昔在建炎有若忠簡維三年之夏甫任諫員越一月之間徑躋臺副孰

汝而聖主每問於起居謂新益從游毋遞野而若予棄
謂初元該輔益讀宮而績于成俄銀信之密傳果沙隄
之重築儀圖惟舊眷注可知屬當四郊多壘之餘或徯
一馬二童之至諸生舉幡於闕下使者結轍於山中雖
富貴不足動其心然宗社宜深爲之計天高氣爽喜聞
庚伏之清義忠言親尤渴辰猷之告久竚矚之云切肆
優禮之是加至和之相文公特下百官班迎之詔熙寧
之召正獻適當七月人對之時有德進而朝自尊大老
歸而予焉往于以祈天永命于以甯武圖功益隆磐石
之安茂介秀眉之壽某夙夙鉤播竦聽制麻偶尚留絲
轡之間猶得際袞衣之入歌詩九百字愧莫寫於螽鳴

聚觀數千人喜即迎於馬首

通陳制使啟 存

通班禹閎出鎮瀛垣尚書五兵方峻躋於聽履元戎十
乘遂倚重於分弓明詔一傳先聲咸聳某官治朝薈蔡
善類鳳麟出神人天之文追姚古作內聖外王之學號
稱儒宗物望夙隆宸衷茂簡自重來於省戶俄歸立於
諫坡執法端門風生獨鶴之擊記言洞案日持兩璽之
坳公每夢想於清茗上方眷留於紫禁以夏卿而掌帝
制若元祐之東坡以春秋而侍經帷若紹興之文定學
館倚楷模之重史筵推筆削之公兼華已極於儒榮一
武即登於揆路而乃屢坑箋天之疏竭爲表海之行睠

此鄧峯實惟都會右扶左翊在昔所嚴後勁中權于今
尤重雖忠賢當在於禁近然宵旰欲覽於顧憂一閫位
置之新坐致提封之肅吏士具孚於號令旄倪咸徯於
旌旗樽俎從容如領十洲之勝經綸密勿即歸兩地之
崇某夙辱眷知竦聆成命竊喜聲光之近獲依節制之
尊駟駱諏原自笑馳驅之已倦燕雀賀夏尚惟茇舍之
是邀

賀徐察院啟 鄭好

光被親除晉司分察出節少府已聞冰漕之通執簡南
臺咸竦霜稜之峻贊書誕布興頌翕孚載稽先猷最重
言職裕陵簡擢嘗以使還之餘乾道訓謨必由邑最而

用蓋欲周知於民事若時復舉於舜章某官粹學英規
崇論宏議地靈傑出實爲仲原常父之邦風采著聞夙
有元城了翁之望原培器業小試絃歌紫蓋峯前晝書
撫字心勞之考金耀門裏獨升文學掌固之班方茂簡
於九重俄峻躋於四輔見大夫無可者利社稷則顯之
發河內倉毋勞使黯弄御史印其無易堯果被殊知遂
居列任凡其力陳於殿陛之上莫非目擊於田里之間
守備十三條言言尤切法筵第一義藥藥甚嚴蓋將一
正於君心于以共扶於世道善類尤主元氣益昌斯謀
斯猷正倚忠嘉之告汝爲汝翼遂踏輔弼之聯某越在
乘軺欣聞出祥讀南州高士之傳雖未庵於下風續束

魯徂徠之詩喜親逢於盛舉自惟臬事幸隸臺容沃繹六絲何有詢謀之善珍裘萬丈尚祈芘冒之仁

回安撫洪尚書啟

生磨蝎之宮人皆憐於奇分挹洪崖之袂天欲制其頹齡錫以好詞溫乎盛德某官銅柯色耐白雪調高癸酉初置於藻珠方諏舊典王戌會遊於赤壁自度新腔猶記辱在泥塗之踪特紆世掌綸絲之手斡百斛鼎絕知健筆之豐扛有千歲苓幸附長松之小草牡礽初度採借春風清穎詩篇荷尚憐於叔弼南豐香辨竊自愧於履常某蕞爾孤生淒其多幸再命三命而走其敢辱於頌言九月十月之交倘早諧於歸志

回洪制機啟

玉樹生階庭幸託通家之好銅狄話疇昔辱有初度之臨妙語過施微蹤增惕某官朱絃清越金莖琳瑯文章當家自有五鳳樓之體郎君早貴即催雙鳧鳥之朝不靳珠璣用華弧矢眞所謂幼婦外孫之作乃得此名父哲子之間呂寶臣丁未之同許邀餘福文潞國丙午之會願祝耆英某自嫗摧頹莫當繅藉聞鶴飛於鐵笛空記當年補鯨卷於錦奚第欽盛意

賀婺守趙侍郎啟

簡知當宁來重价藩天近虛皇密接圖書之窬地嚴牛女光分槩戟之輝甫睠籍文已騰輿誦某官三代循吏

賀平章冬啟

六符之星曰太平式應連珠之瑞千歲之日可坐致宜膺獻履之長維我元臣輯時若祉某官春融盛德天鑒精忠觀陽復於義爻朋來有喜占歲臨於吳分三捷奏功宜對芬芸承綏戩穀雪晴鵲噪鵲方傳廣內之歡香直麒麟散作函生之福某有慚誠度所賴庇全煖律一噓願早回於生意雲氣多壽但凌致於頌私

乾清坤夷共睹連珠之瑞晨賀書會獨冠萬玉之班維我元臣哀時善頌某官慶風雲會覓天地心金柅靡牽宜羣陰之退聽銅儀密運知元化之自調屬茲獻履之辰茂輯奉觴之慶泰初之元起曆世運方春冬至之日

壽人函生豪福某偶縻把緘莫旅賀裾問驛使之梅端
悉由於造化對衡公之竹願常報於平安

賀章參政啟 二

歲次在鶉尾適符元祐之壬申初度起牽牛方數泰元
之甲子維時碩輔茂輯頌聲某官學探天根身壽國脈
下丞相一等參幹繁機陳泰階六符密調元化履長伊
始受祉宜多前疑後丞益茂重瞳之眷晨賀晝會卽冠
百羣之班某使傳叨乘寶榮阻縞衣直指自慚無一
綫之長黃髮秀眉願仰祝千齡之壽

賀臺諫啟

元祐壬申記景至熙成之歲泰初甲子協淸躔畢聚之
祥維時正人茂輯善頌某官身壽國脈學探天根景星
慶雲出則爲明時之瑞嚴霜烈日儼然主公論之盟丹
忱屢上於囊封香氣密依於扇影晨賀晝會方陪亞歲
之朝前疑後丞卽聽敭庭之命某猥叨持節莫與賀裾
濡轡六絲何有綫長之補珍裘千丈尙依緹覆之溫

賀陳殿院啟

黃鍾爲律首持陽數之符朱衣在殿中密接天顏之粹
維時善頌宜輯殊祥某官學操易原身爲冶氣嚴淩霜
柏方揚鵠擊之威瑞應嶰籥咸聾鳳鳴之偉芳芸初茁
戩穀官多五更三點之朝方陪亞歲泰階六符之耀卽
正中台某越在乘軺莫陪賀履夜持丹筆竊自媿于平
反曉望裔雲願曲垂於芘冒

賀洪安撫啟

登臺書雲物已符歲美之占聽履上星辰宜踐景長之
同慶某偶叨把繡雙履曳裾書魯觀之雲已共占於多
壽賦梁園之雪尙密映於餘輝

慶維時閣老茂輯頌聲某官北斗穹班陽春盛德棣年報政久騰五袴之歌和氣致祥已應六龔之喜芳芸初茁載穀宜多遂錄義序之崇入補舜褒之缺某偶叨扶繡幸預稱觴會前殿之八能仰聞登用歌閟宮之千歲願祝壽祺

賀陳制使慶元節啟

驗南端之圭景式應迎長表東海之履封宜多介福順乘剛卯茂輯頌聲某官學探天根身爲元氣春回田里歡傳梅溪一杯酒之詩雲靜濤波小試希文萬甲兵之手在師中吉應復朋來某密倚崇墉倍深慶膽六絲濡轡嫗何補於馳驅千丈珍裘倘爲依於茈冒

賀吳提刑啟

漢曆大初律先起子魯經南至日喜加辛茂迎繡綫之長時輯皇華之祉某官名高雲璽令肅霜臺百九十字之筴一新明聽千二百黍之律久積陰功已淑問之滂流宜陽剛之甚長卽膺詔綍歸捧御麻某幸託部封莫趨賀廡扇開九雀願卽陪供奉之班爐擁蹲鴟竊自笑嬾殘之迹

賀陳提舉啟

律起二千百黍肇應黃鍾珠連一十三星有光翠節若時亞歲懋輯迎長某官露寒之冰霞光之繡爲魯太史會書辛日之雲發漢常平直是荒年之穀上方考八能而明陟公宜哀五善以徑升甫對峩炎卽願溫詔某旒縈守紱莫旅賀裾廬擁蹲鴟竊自笑嬾殘之迹扇開孔雀願卽陪供奉之班

賀平章正啟

一氣轉鈞歲紀心躔之次三公拜璧日膺眉壽之綏宜對剛辰益增若祉某官心通元造躬致太平南紀波澄再啟庚申之運東淮塵淨坐收甲戌之功乾清坤夷晨賀晝會桃林騎火共傳臘月之捷書柏葉羽觴載践歲端之善頌□□□□方開衍篋永燕之餘引領精祈尙冀□□放鳩之惠

賀汪安撫啟

王者吉午尤重南維長子帥師宜膺中吉新開雞帖喜溢熊湘某官碩望顒昂仁心簇達和門令肅旁行青草洞庭之區熱撰班高密接紅雲通明之殿整軍以暇列部皆春半夜牙璋趣鎭上游之方面九天翠仗歸陪元會之班頭某幸託萬間又逢三始雪深戍壘幸早許於踐更春滿辛盤恨莫陪於施賀

賀運使啟

春回紫宙方占元日到人日之晴曉望皇華願致新年勝舊年之祝輯時多祉福我全湘某官績茂方輸規宏圜物鄙潛久滯記紫粉之宮牆歲計有餘峙金湯之粟粒和重列部簡在九重著練鵠之袍立迴冰澗膺袞龍

之坐歸照火城

賀諸郡啟

七潤一章方正太初之曆萬有千歲宜歌閟宮之詩時乃佾藩薰然叶氣某官履端於始泰內其亨畫鹿車輜是爲明府之瑞黃龍詔旨誕布聖朝之仁茂對靑規趣歸紫禁某幸脩鄰睦又見歲元春入辛盤愧徒勤於頌詠雲深戍壘冀遂早於踐更

代鄧知縣謝啟

筆福蒼生久切昭蘇之望圭磨宿玷特蒙拔拭之恩瞻淖泥頓濯於淸波信雨露可生於焦穀荼脩竿牘少敘輪囷伏念某岷雪寒澌鄧林病葉楊惲之於司馬每慚

外氏之書韓湘之於昌黎空悉諸孫之列侵尋徵宦歷落寒途自知命薄以數奇所至身勤而事左屬者不量疏譾冒試劇繁覆轍相望前無完錦抱琴獨往殆若投膠然而幸閱於兩年亦且粗安於百里不謂末路淩兢之際忽生旁觀萋菲之言長官誰使汝爲傷弓至此短簿能令公喜奪席宜時咸謂其非辜顧數語厚誣之已甚落千仞而此冤莫白越五載而其書尚存惘惘行吟蒼蒼滿鬢身在菰蒲外幾無路以自言顧塌沙土中幸有天之可列果畫開於大照遂盡直其前謾贅夔鼎之汙今知免矣餘皇舟之復非幸而何徒憐屯蹇之餘重費乾坤之造恩深啄苞心誓捐糜茲葢荼遇某官忠貫兩儀重釐二柄金城圖上拓舊日之成規玉鉉鼒中釀豐年之和氣方開八荒之壽未忍一物之枯謂范忠宣猶有外孫誰其扶植謂尹師魯嘗陪上客猶記汝憐遂令綀裙葛帔之蹤亦動赤鳥衮衣之聽拔之陷阱允矣遭逢某敢不鏤骨銘肌息黥補劓活西江之鮒已自幸於餘生起中廚之駒尚希終於一顧

代謝得闕啟

委身化治僭露悃私列屬計臺猥叨鈞播允矣寒微之幸異哉特達之恩晉謝偕符荼脩竿牘某貿貿苦窳分復奇窮斷雁孤鴻曷奮飛於霄漢常鱗凡介甘漂泊於泥沙棲棲州縣之間浸浸歲年之晚遠行湘水冒傾制

巖民柘其中每易烹鮮之擾獠環於外尤難怒獸之馴良自笑於鉛刀惟恐傷於錦製相安疎拙幸免曠瘝視紫芝蔫于之歌何能爲役尋五柳歸兮之賦幸遂此心雖竊喜於璧全豈不思於穎脫鶉章或勒蟻磨仍迂欲成九仞之山奈虧一簣非得千丈之綆孰拔重淵旅食京華上書光範方擬圖於續食庶幾遂於合卺果荷甄陶俾遊幕府蓮欣依儉固已甚榮瓜靡待齊尤爲過望載惟冰漕越在淮壖中興賦入之淵昔聞此語東園登覽之娄而後可以裨婉畫自量甚審曷稱所蒙某官功被生民心存王室斷鼇立極力成再造之大功飛龍御天

身受兩朝之顧命當重任如伊尹勤小物如畢公遂使
妄庸亦叨器使某敢不服勤職守期稱恩知塞下貔貅
無乏連營之飽淮南雞犬尚希舐鼎之仙

劄

賀陳倉赴召劄

簡在清衷俶頒嚴召見知則說乃疇四牡之功式遄其歸矣趣八鸞之覲仁賢進矣氣類翕然某官世出詞家朝之治表香風一道皆蘭芷之芳菲皎日寸丹願江淮之清晏久勞使指益懋眷知謂汝直當在於拾遺而仲舒最宜於為誥屬輶軒之循部乃急詔以喚歸治舍人裝詣行在所九重虛佇趣之至四輩之馳多士共期決然居兩制之選悚觀奎畫入告宸猷某辱附門牆喜聞

綸綍願如葛賈之後賀無以自文若曰文子之同升則又何敢

回何尉劄

屈公以望此府久矣貪賢取人而拔其尤庶幾報國非相為賜何謝之云某官經緯之全淵源之正自足斡千鈞之龍鼎澗步一時亦嘗舞文二之蛇牙雄風四面越自紅旗之破賊坐消赤子之弄兵未遂疇庸姑煩贊畫頗有此客否正自不凡乃欲相吏耶居然可敬況方興文武共弱之歎蓋所謂聖哲不足之時是時輔轅於上前未許寶橫於道側且將大任聊復小陞某自笑寸筵初無強剪文僖尤喜得尹師魯東坡不忍負李直方效古靈棗之品題不知量也繼來石磯之勳業還以贈之

賀李運使赴召劄

誕布温綸肆膺嚴召遠有禮樂皇華之使久矣透遲朝無耆艾白首之儒孰其顧問仁賢進矣誦詠翕然某官善類羽儀詞林根柢前茅後勁獨奏殊妖之勳左弼右饘人蒙免羅之賜賢勞允懋磨簡益隆太史久滯於渡湘仲舒雅宜其為誥果招旌之特下亟馳傳以奐歸治舍人裝詣行在所上心虛佇趣之至四輩之多除目歡傳決然居兩制之選徑從禁甬平踐政塗某辱附高門幸聞盛事鳳凰覽輝而下已治表之可覩燕雀賀屋之成愧慶函之良後

賀浙西黃安撫劄

冠儀計省晉領神皋江左之有夷吾方高人望西都之用黃伯尤賴尹釐贊書初傳舉笏交賀某官識高見卓學博用周平生曾南豐獨得文章之派不比大老范有偉經濟之胸文武而有威風俊傑而識時務自膺臬任屢奏膚公征謀治法之兼明義實仁齊之旁邕雖護北門之管鑰厥任方隆然制西事於廟堂此言當念宜宸衷之簡在爰峻旨以趣歸左竦右馮姑少煩於彈壓一食二貨亦坐究其源流繇省府乃踐於政塗蓋祖宗具存於故實靡須温席即聽揚庭京兆逼雲霄已獨高於綦步尚書踐台斗行遂副於僉期某夙倚殊知竦聞新

逞適聞壽江之遠愧旅賀之莫前贍言夏屋之成何啻庇之是賴

賀董都承劄

顯被華褒肆頒異數晉班東壁密聯上帝之圖書導旨西樞遂簉侍臣之筆橐得輿之喜翠笏攸同某抱負瑰琦見聞殫洽名父之子夙推學問之淵源知兵之儒見經綸之磅礴屬舉行於機廷用圖回於枚卜宜疇宿望之賢俾爲一老之助乃升寶締密侍禁之至嚴而入侍與螭坳而對峙紹興趙子晉遂兼攴對之華元祐王彥霖徑領本兵之寄伫覲晉用以究宏施

賀安吉任守劄

秦最澄江易墳茗水爭杜公於境可知父老之懽然自東坡迄今復見鄉賢之至止覽條誕布輿頌翕孚某官粹玉方流盤根利器家聲偉甚蓋元符御史之後人治行卓然藹西京循吏之遺意蓋膺張選徑踐寄華惟此邦本用名流在今日尤嚴宅牧端賴仁賢之重以幸畿輔之民緘篆方閎褒襦已詠扶風馮翊既歷試而有成秦時甘泉即趣歸而徑上

武岡送交代物劄

三年上最一節趣還卧轍攀轅愁絕紫陽之父老持囊簞筆即爲碧落之從臣甫入脩門峻躋華貫某叠聯雅

好倍切慶悰屬行色之假裝輒菲儀而將意依依嫽戀蓋不勝折柳之情謹謹護持當共愛憩棠之芰

回錢安撫獄空劄

化浹神皋詔嘉空圄碑以止辟庶幾刑措之風書且斐書偉甚尹釐之績和聲所被盛節以興某官職大司徒領右內史爲治行之第一已簡殊知問斷獄之幾何即登遷列棲桁楊而不用寫琬琰於將來某伏沐賁函悚觀拓本濃墨大字愧莫繼於頌聲茂草園扉喜亦同於生意

答太平趙侍郎劄　日起

采石風清想騎鯨之正逸玉川雲冷叨致鯉之甚恩某官荷寀寄班枌陰雅誼手書郁穆藹其前輩之風臺餽豐隆逮此同僚之士某莫名所感亟拜而登裹飯而問子桑敢當盛意下詔而徵黃霸惟切頌言

回送小錄劄

臚傳集仙殿企並世之魁躔頂戴千佛經脩清時之盛事損函下逮拓本寵頒竊觀濃墨大字之所題深愧新學小生之亦與襲藏惟謹銘感曷勝

回南省登第諸鄉人請劄

泥金姓字方幸蜀裤之有人衙袖文書忽聯趙璧而過我且以互鄉之晚出獲衣峻甲以同升猥見牽聯俾陪容與荷眷私之甚厚豈謙陋之敢當執牛耳以主載書

夫孰踰於公者閉蠻扉而致干里尚加惠於兒曹

回趙閎令劄

隆指是將幸托鳴珂之芘高情良厚首勤枉翰之臨深切感藏薄言控謝某官器宏以遠玉粹而温卓爾不羣夙共稱於大雅卑以自牧尤深執於好謙粤粉省之寮華久琳宮之均供捧酎而見宗廟式昭助祭之勤賜膳以親弟兄行茂均鬯之屋宸綸極下齊鈸徑臨某未遂投閑偶叨乘傳藥莫稱咨詢之職胡敢當慶問之貽曾瓊報之弗周尚錦歸而亟謁

賀洪帥兼倉劄

綵綸誕頒臺閣並建卻穀之謀元帥方畀中權太史之上會稽爰修平準便蕃異數布濩歡聲某官學博用周德全能鉅使華帥領兼數器以有餘惠氣威聲達四封而尤邑星明胥南之積廩澤及天下之函生某自謂陳根欣傳新渙閭屢成而賀第切歡悰修郊勞之恭仰留侍處

回洪帥謝宴劄

位不同禮亦異敢遵法從之名濫謙元戎之小隊欲少見事長之意用輒忘躐等之嫌里諺塗歌不足以寫盛德山肴野簌不足以奉清歡竟席凌兢旁觀榮詡謂南陽公賓客之盛於其主以可知嚴閤老禮數之寬蓋斯今之未有方欲踵門而拜辱乃勤損

儀遂令未至之踪亦與特招之命金石備設水陸畢陳入三遜而後升所以示不慢不爭之教獲五善敢不拜豈足堪爰諏爰度之詩若小人厲褻則有之與先生並行則過矣口口爰居於九奏靈牝徒辱於兼金某既用戚藏尤深悚惕備樂而延秦子已頓有於光華攄香而敬南豐第益勤於歸倚

謝福王請會劄

虎拜對揚天子之命幸際昌期鹿鳴燕樂嘉賓之心俾陪盛禮極隆謙而下士出珍賜於上方御府分綵瑞箑更翻於薰吹宮葩壓帽名香散寶於寶奩醉飽以歸寵榮無數某恐勤鈞重阻造賓延爰居享九韶第益增於

駁晹台背俾千歲願彌祝於熾昌

回福王請宴劄

乾亨際會震夙開祥雲集紳綏共致三呼之祝天顏詔旨載稱萬壽之觴茲伏被於鈞函猥陪於盛典某自惟千齡之希遇敢不百拜而祗承

賀福王子除秘撰劄 二

鯉庭輯慶鳳閣疏恩樂善推東平勝衣授列侯之印好學如中壘繙書照太乙之藜詔墨誕頒宗藩增重穆清茂簡論譔躋華奎璧之主圖書允爲清選賑膳之親兄弟宜舉舊彝紬綍肆頒庭闈增榮

賀福王生日劄

以殷仲秋誕彌厥月在壽星之次喜適應於歲行玩先天之圖方益增於乾策御府駢羅於珍錫慶霄郁穆於殊祥永膺正祉之尊丕肇宗榮之重某猥叨乘傳幸際稱觴言采其芹輒効微忱之敬俾耆而艾願惟純嘏之祈

賀洪尚書生日劄 二

峻極儲英撰初紀度香山耆老曾賦文開八裘之詩萊國篤生咸誦少避中元之主自今其始以莫不增某官四海典刑兩朝壽俊傳斯文印記赤壁之前身與造物遊挹洪崖之左袂無心出岫有詔自天屬方講於小郊宜趣登於大老台背俾耆艾爰歌千歲之祥端冕聽咸

韶即與五人之列

明時輯慶初度題期月在斗牛之間適幾秋望數起角亢之首是日壽星蓬萊方沸於歡聲藥珠已傳於裴詔峻躋宥密永燕期頤某夙忝登門欣逢薦紳校中元列仙之籍但祝脩齡致南豐一瓣之香輒伸微敬

回洪帥送生日劄

某叢爾寒踪安知初度雖男子始生之旦爰有垂弧然古人已孤之餘猶不純朱故此日每增於多感蓋頻年彌切於苦心詎謂鈞慈特垂軫念有來介使賜以頌言塵几蕭條忽有珊瑚鈎之照海圖拆裂俄驚繡錦綴之奇謀在微賤實難蒙荷熾而昌耆而艾於自壽以何心

尊者賜賤者辭恐不恭之有譴已醜顏而登拜第芒背以弗皇未既謝私尚儲謁侍

謝福王送生日劄

躔磨蝎之官自憐微績廢蓼莪之什安識採初詎意某官下士而極勞謙懋德而勤小物寶函輦遽照以陸離之光列筵橫陳錫以庶多之品於昭盛禮若惕愚衷尊者賜賤者辭何敢方於嚴命熾而昌耆而艾願還致於頌言

冬至送物劄

荔挺初生式應得輿之吉梅花遠寄嘗修賀廈之恭豈意某官蜚畀函書記存節物詞華有燭盤乎重緹之溫

貺庇鼎來甚矣引玉之愧某再登拜倍切感藏增一線之悉正自憐於病況聽五更之漏願還致於頌言 回諸郡

復朋來之亨陽剛初長師在中之吉天寵宜承茂對昌期徑登宥府某密依崇屏盍致慶私芹獻至微輒仰于於主進雲氣多壽尙造筵於賓燕企踐斗之班媿莫修於獻履接書雲之筆適忽辱於貽律起黃鐘已應浮葭之候位隆赤社宜膺戩穀之祥剛某既拜而登莫名其感枝頭春信肯分將驛使之梅夜半灰寒自笑惟嬾殘之芋 回洪帥

長順乘壽臧永介某密依宏芘盍致慶私 福王

南至日長甫測丈三之景右扶風近宜膺第一之褒方輯慶函已紆謙柄某官霞光之綉露寒之冰晝戟凝香坐看諸縣豐登之樂翠緌鳴玉尙攸去年供奉之班方簡在於御屏即蜚來於詔紼禁途直上扇影徐開某隃企州門欣聞輿誦會八能於前殿悚聽徽書繼六客之後塵敢忘拜貺 回安吉寺

紫宸天近用亞歲儀金堂月高持少府節宜乘剛旦茂輯蕃釐某官和氣緹溫清姿冰潔梁王人序諸侯上已懋賢勞公輔在兩社問厥惟世踐佇膺詔紼歸捧御麻某未克馳緘首紫陽勢北府可飲兵可用亦既登嘉酉平有子我有臣敢忘善頌 回淮東總領

歲節送物劄

泰道始亨未獻辛盤之頌謙光下燭首蒙于墨之榮加被陽和自慚皋後某官清芳冰映儁采春華地重寶薄暫擁燕香之樂天頒聖詔卽歸豹尾之班綏福履於新元假寵光於敝邑某敢當好語祗佩高情爛竹聲中笑甫休於行役金幡影裡倘顓班於賀私 回寶慶程守

天又回杓是謂三朝之會地加錯繡甫修一介之彝豈謂某官德媲陽規誼高風概梅花歲晚肯憐寒谷之孤芳椒薦春濃特寄新元之善頌申之旣遺粲若情文某既拜而登莫名其感亟少伸於謝悃勿重列於慶言 回

斗觴龍角方供企於魁躔春入轡絲髮載馳於使傳況在右扶風之近宜膺內君興之亨首奉宸奎峻瞻禁甬尙念冰曹之末分頒齋穢之多三壽作朋願敬伸於善頌五漿先饋惟益佩於盛心 回平江倪倉

龍觴斗柄方舒紫宙之和鹿晝車輧發輯蒼苔之瑞宜多壽祉以介仁賢某官禀度瑰明詞華藻麗人爭條教共歌疑香森戟之詩天錫褒書已懋增秩賜金之渥盍從元會峻陟崇涂某密籍宏庥寶懷善頌未能與旄倪之列共聽班春所願托賓客之餘亟聲賀厦 回安吉守

端午送物劄

飯同水餅不知節物之臨玉唾銀鉤忽被謙函之寵橫陳珍錯昭示眷私進五時圖諒方膺於寵渥祝千歲壽願仰致於熾昌 回福王

奏薰吹之五絃來從殿角開昌華之九節宜泛宮壺竊效獻芹之意倘冀矜容載歌俾艾之詩第勤誦詠 福王

夏以五書式表端陽之盛晝當三接宜膺寵數之新蒲獻雖微芹忱攸寓儻特崇於領錄實信有於欣榮入和虞絃方大爲天下之福近依楚畹庶不至小人之歸 洪帥

衆人醉我獨醒方欽高躅一紙書賢十部兼被匪頒遠自蓬萊光生蒲黍傾銀注瓦共挹清香切玉浮金遂成佳節某亟言登拜倍切感藏飲美酒讀離騷莫當此意歌微涼生殿閣即以公歸回處元守

香羅疊雪駝頒天上之恩榮玉壺清冰分餉人間之奇絕北府固知於兵勝昌歜尤見於味同飲美酒而讀離騷眞成奇事詠微涼之生殿閣快問歸期 回鎮江趙總領

七夕送物劄

石梁天津御新涼於霄外雲章錦緞畀大巧於人間遂令極陋之蹤亦被珠珍之賜敢不重拜亦既黽勉以登嘉雖則七襄未喻輪囷之懷咸 回福王

重九送物劄

賦文

祭梓潼文

粵西日之蒼涼兮珠玉不屬而北走神朝發乎七曲兮夕余至乎帝所嗟九州之博大兮何必懷乎故都瞻都梁之醇麗兮山川莽其回互紛莎草之被堤兮又蕙茝之盈室詔鸞鶴以服輈兮曰此焉止息嘉歲年之豐靖兮羌不知其神之力誰忽幻此怪妖兮蔽幽塞而不見曰狐九首以晝嗥兮騶豐隆使攘除神輔帝之不殺兮千里之按堵爰亭壇之是經兮洞虛明而軒翥揭嘉名兮介景福之昭融蔚斯文之煇與兮與茲山其無窮

祭范尚書文

維蜀范氏代有偉人堂堂蜀公四朝老成越兩太史元以冠顏兮植羣芳而羅廡縠雲旂之冠婘兮濶容與乎壽宮儼多士之在庭兮陳椒酹以薦衷命餘觴以沾丐兮介景福之昭融蔚斯文之煇與兮與茲山其無窮

祭范尚書文

維蜀范氏代有偉人堂堂蜀公四朝老成越兩太史元祐紹興至公二難益光前聞長公骯髒特立獨行古之遺直位止列卿物望在公身任典刑維公素履金玉準繩若不勝衣退焉循循而中所守甚似其兄蜀公之正太史之淸帝在東宮早聞公名自請先皇以爲之賓見輒改容唐鑑之孫迨于訪落仍侍熙明從容密勿言忠誼醇譬之珠玉光景不生譬利陰益山川晶榮帝曰咨

子孫環列福履順備平生對越沽乎無愧昔有高蹈罣
景仁氏不以憂患而易富貴聰明强健飲酒樂只涑水
有言神相覺弟公視景仁其實一致甫躋八秩曾不憖
遺西洲耆舊幾盡於是有識之士相與永喟某也晚末
世托姻誼方掇升堂撰杖操几云何不淑降此大戾感
念今昔不知隕涕亦既後時逌薦薄菲維公有知鑒我
茲誄

祭心齋文

嗚呼昔者雨翁同泛茗謦出處同道夷險同節一二兄
弟相與左右公知我心獨視我厚天之降割喪我先人
所恃維公自公南征纍然幽憂誰其我揩公雖在遠勞

我良苦我免于喪重至京師見聞輒問遲公來歸忽得
公書不類他日心之憂之語不敢出我靳外補得請出
闕道聞公病我憂在顏馳詞未遠遽以凶訃追惟前書
殆其別語飯僧虎丘雪涕如灑道江而西不與喪會輔
車既脫葬且有期我病在牀感極益悲嗚呼棺不及憑
穴不得視幽冥之間永負此愧不死來歸公喪已除深
衣薤香以拜公墓新松離離宿莽荒茫公不可見曷慰
我思嗚呼公之平生多忤寡遂骯髒流落白首晏歲突
梯脂韋甯彼自賢不肯少貶山立屹然眞人勃興講幄
晚遇大用屬弼而又輒去方心直道正詞勁氣壯顏毅
色崇論弘議嗚呼公兮歿而不忘而況有子肯構肯堂

率我婦子敬陳沃酌有淚無聲嗚其永慨

祭叔時齋輅院文

哀哉吾叔清脩博雅和緩縝栗前輩典刑親薰而炙匪
棘匪徐所守靜嘿求之今人則不可得惠止一縣年近
七衰嗚乎天乎其理莫詰叔始微恙舍醫弗卽詼曰平
時氣稟素實因循荏苒敬不起卽我來省侍不寐通夕
叔恐戚我持病自力曾不踰宿遽以易簀昔我二親教
養視恤我時卯角俾陪研席年適相若分辨情密以婚
以官長各成立其間未嘗有數月別別最久者游湘之
日僅四三年離而復合何圖一旦遂爾永訣嗚乎哀哉
此情何極一致之性淺狹狷急豈不我規奇偏莫克汔

用甚愚積忤叔威幾陷大禍旁觀爲惕行不紀難語其
傷物我之於叔自歎莫及歲晚相約嚮晦入息未能免
俗破戒輕出叔方杜門堅坐一室見之憮然又以愧色
徐公有常通介若一無存者人自爲今昔叔既全歸我
服其識嗟哉族姪萬里寡特欲營義田欲講宗法叔每
是之曰子之責匪曰一時相煦以濕懼不能保百年之
澤叔今已矣凜凜孤拂日益浮危後死何益敬伸薄奠
不過蕈鯽哀來攻心有淚漉臆

祭孟從吾文

維已亥十一月戊子朔二十五日壬寅魯國牟某謹以
清酌致奠于近故視家從吾潘元之靈嗚呼哀哉君山

澤之儒癯森衣裘之氣骨宜堅強而壽耐胡大損于眠食昨扶僊以造城將善醫焉是卽驚奇疾之已就殆難故於藥石有骨肉之可望況田園之自適何沉憂之仗痞而直爲此菀結昔子夏之失明凜畏友之義責嘗引此而力譬若至苦而奚益曾別去之未幾竟莫起於斯疾抱孤孫以成喪增見者之酸惻始久要以期君送將歸之行客乃先我而長往非意慮之所及亦淹速之何計變寓哀於薄鄒嗚乎哀哉尙饗

祭射洪文

維神孔毅且仁威風惠氣劘制全蜀迺夏五神賓降火傘中天白崖時雪其疇敢不虔某黏黏未去此猶得奉

里蒙神休而某雖去亦與有幸焉尙饗

祝文

謁大成殿祝文 武岡

某以諸生試郡始見學宮示有先也越三日再至于庭惟仁之一字其在聖門未可驟語若乃節用愛人居敬行簡則某也敢不夙夜從事勉焉孳孳求以無悖於聖無戾於民者宮牆如見尙鑒厥衷

謁堯禹帝廟祝文

某猥被上命出守是邦恭惟明祠實在境內瞑事三日敬用典常祗拜于庭罔敢不肅

謁諸廟祝文

惟鬼神者二氣之良能而造化之迹也無愧於心斯無愧於神無愧於天矣某被命來守是邦敢不夙夜敬共求其所以無愧者神其鑒之綏靜千里以有豐年神之賜也

祭渠渡城隍磐山祝文

惟神昭德赫靈是有廟祀以食於其土而大芘其民某假守茲來實與有民之責圖利自封而莫之恤則何以見於神祗謁之初矢辭以告神尙陰相之俾克行所志繄神之休民實嘉賴

祭社稷壇祝文

某惟有民此有土故曰民爲大社稷次之先民而後致力子神也某被命守此土睽事三日未有以自見子民祗用典常來拜壇壝其敢不恪嗣歲方開神尙陰相之俾自今其有民力普存敢忘昭報以答神休

祭大士祝文

惟大士以大慈悲大願力憫救一世如月在水隨所聞見莫不滿意尙惠都梁曲垂全慶某始至敢禱

祭三大神祝文

某聞神之在天下如水之行地中無往不在不以方所論也神廟在蜀惠此都梁靈旂來下乃睠西顧蓋未始忘蜀也某蜀人也固不敢私事神神尙有以私之俾毋

爲人羞眙事之始敬蒸以告

祭射洪祝文

肹曰遺直僑曰遺愛誰其嗣之逸矣千載惟神英烈生爲諫臣直道去國以遂其仁惠利所施沒而稱著愛直兩全何愧于古玉屏之下玉壘之東神之精神萬里而通壽公孔甯莫此椒酒英風幽寒如在左右

祈雨詣龍王祝文

禮記謂山林川谷丘陵出雲氣爲風雨見怪物者爲神然則是山之泉其神而爲龍也固將噓氣成雲伏光景感震電神變化水下土無疑矣越自分龍以來高原告病民吁嗟求雨者日甚苦飄灑未足旱氣頗深倘如是

數日低疇且見告矣萬人之命一歲之計懸于旦夕神其忍深閟熟視而不之恫乎潔誠以祈神其亟請于帝驅風霆出雲雨振迅之頃澤徧千里槁乾胥恢歲則大熟吏得以逃其責而神益以昭其所爲神者民之報其敢後

詣渠渡祠祝文

維神廟食茲土民所信敬蓋以神之能禦災捍患大芘民也今亢旱已極苗且槁死人心皇皇大命近止神猶忍立而視之歟前令以往禱不得請敢率僚吏躬至于庭夫民望不可以久孤神功不可以久閟神其畀矜斯人大沛甘澤活此朝夕蓋早之一日有一日之利早之一刻有一刻之利維神亟圖之毋使民望以爲神蓋倘以吏爲不職則災于其身以塞咎異以謝千里亦吏之願也矢心以告神尚鑒之哉

祭二郎祝文

龐靈之怪蠭蘖之孽三犀之刻萬羊之祭神之異蹟震于全蜀者蓋不可殫紀然攷之太史公之所記則不過曰鑿離排辟沫水而已豈非水旱之爲災是蓋自昔之所畏今使蜀人有灌溉之利而無旱乾之憂則神之所以爲神固在此而不在彼也神而移其惠于蜀者用惠我千里大沛甘澤俾有豐歲則潔牲豐盛所以壽神而報之者將千萬祀其毋替

再禱諸神祝文

某日者焦心竭誠告于神凡願得一雨活千里民延望久信宿矣神聽逾遲神其果無意矣乎夫神與民相依者也苗旱而槁其野如赭所謂不得食民將流亡而神失其依矣豈神所安乎或且曰廉有陳粟糴貢不翔是無傷也嗚乎富家若有餘貧民豈有餘乎目前雖可支來歲其可支乎某行將授代去矣不敢以去而忘其民而遺其憂於後以爲是懇懇也或又曰誠意不孚積急而求神且張旦暮之憂以迫之宜神之不汝聽是則某有罪矣而神豈以某故重患苦吾民乎然則某猶竊有餘冀也惟土專城醒惟龍司雨澤惟渠渡鴻應惟慈

山祠最古惟德源在蜀能使蜀人不識有水旱是皆民之望也未有靈於昔而闕於今者也合席而處豈無一可以救吾民噓吸陰陽迅發雲雨一舉手投足之頃化焚焫而潤澤轉枯槁而昭蘇厥靈孔昭民益以附矣神何憚而不爲此寬望終缺神旂徒反固非民之願也亦豈神之願哉率顙忱恂敢固以請

再詣渠渡祠祝文

天子以神能芘此土之民而去其災害曰雨曰暘隨禱輒應是用嘉神之美號以寵光于神神宜有以報上施者乃今旱氣日深高源旱禾無所復望人心皇皇神而亟哀斯人沛然下雨俾欲槁之苗猶得函活則其德爲

甚大其靈爲益昭而對揚休命爲無斁某謹率僚吏躬拜于庭屏息俟命以刻爲歲神其念之哉

送渠渡龍王回廟祝文

比者亢陽彌月嘉氣弗效高原秀稻日就槁萎是用致神以來一意精禱不敢專語言爲神瀆豈意神肯顧哀弭節之明日而雨淋浪滂沛越三日未已也槁者澤萎者蘇千里動色曰維神之功嗚呼神勤施於民其信而可恃者如此繼自今民其益有所依賴矣某實不職三年之間勤神者再雖于取于求不汝厭斁而某甯不重自愧乎牲酒斯陳少伸答謝神其終相我穡事俾汔于成無有害菜受代有日尚冀告神以去

二月十一日祭文曲聖父祝文

維神隕趾儲祥篤生聖子以孝廉稱則誕稱之日奉觴稱壽人神一理乃者首春原饗詔旨誕頒維我惠文忠孝武德仁聖王肇新美號寵靈赫然對揚聖天子之丕顯休命以悅于親其在茲時敢因薦觴以告一堂奕葉其尚鑒之益昌斯文用惠我多士其永無斁

醴泉有源靈木有根積善餘慶篤生神君誕稱後先是曰同物我稱斯觴敬父子悅

祭梓潼祝文

日在癸卯神降之辰凡我多士齊宿以奉熏脩今乃克用牲幣舉歲常非緩也惟神以壽其親者壽斯文壽斯民萬有千歲其無窮

祭蠶叢祝文

維神之靈以蠶爲氏聰我都梁敬其以祀浴種條桑維其時矣神尚相之以有絲枲

謁浙東府學先聖祝文

某以諸生叨試臬事至之三日再謁廟庭惟片言折獄在聖門猶難之而況於某雖然敢不夙夜惟欽求其無悖於經無戾于民者宮牆在上尚鑒厥衷

謁書堂先聖祝文

聖道如天無往不在某適既躬拜于學矣載瞻燕居申申夭夭有德其容其敢不益虔

謁朱文公祠祝文

某惟浙以東是爲先生過化之地也而某也以臬事來自愿不肖不學大懼無以祥刑敬獄祇若明命惟有講求遺風尊用格言朝夕從事以免于世俗吏之爲者始謁祠庭其敢不肅

謁尹和靖祠祝文

先王之學以敬終始用能任道固節克配其師自吳來越祠墳臨然過者必肅某叨臬茲事未能躬拜爰用釋典尚鑒厥衷

謁諸廟祝文

某猥被上命于茲祥刑恭惟明祠實在境內眡事三日敬用常典祇拜于庭罔敢不肅

青詞

祈雨青詞二

沛然下雨益深傒望之情仰而呼天是亦吁嗟之義茅超淨宇自列危蹤伏念臣素無行能安有政術積其繆戾已貽灾氣之流行求以感通又愧精誠之淺薄旱既太甚民之何辜願少回造化之仁垂哀救須臾之命微機一轉生意立蘇越夕以來殷雷俶起曾陰已隮於霑霈先兆可卜於滂沱伏願深測皇衷早敷甘霆坐使膚寸雲之合毋撓於風庶幾方千里之問實均此澤

稻畦稱望急須一雨而蘇藥笈揚科虔致九天之禱不勝憂迫倘遂感通伏念臣食粟無能及瓜將代妄希小稔庶可謝於疲氓詎意餘愆又重罹於亢旱祇累來者何辜斯人夫豈無因而致然其敢以天而自解伏願哀此一方之命救之數日之間大沛甘霖俾槁乾之胥浹曲全末路庶成敗之稍寬

薦父青詞

跼蹐爲親久潰蓋高之聽吉蠲事帝甫申欲報之私雖曰後時益虔初意伏念臣父某孤蹤自致直道靡回其行已可質穹蒼其發言不忘宗社先帝去凶而後尤洞照其清忠聖主訪落之初將延登於嚴近力所香火竟謝軒裳自感恚之日深嘗陳情而露禱所願以臣之齡

是用借公宇之靚深謹壇之嚴潔式陳淨供載演眞
科以酬宿昔之祈以冀哀矜之造伏願帝慈昭格陰祐
潛敷營魂早遂於超升元化莫名於坎北誓堅素履仰
答宏私

入宅保安青詞

傳舍相承別有司存之舊薦輔甫至猥將使事之新輶
露愚衷上塵眞宰伏念臣圓形覆蓋賦分淒涼揣已何
修承戴耕耨之造效官所至舉無凌震之虞茲叨誤遲
之榮驟畀祥刑之寄亟言于役匪便其私幸陰相予過
江之餘猶籲祈於入越之後乃薦蘋羞之潔庸修藻笈
之科伏願奠錫高穹鑒垂列聖俾居俾處冀臻長稚之

又甯載馳載驅致昧始終之對越

疏

乾會節功德疏

招搖指而天下夏適當辭見之辰里鼓鳴而聖人生況
在虹流之地敬袁善頌仰致祺祈皇帝陛下如升如長
時萬時億天所助者順坐臻甯敉之功邦永孚于休益
懋延洪之慶

壽崇節滿散疏

太極生兩儀是謂先天之妙南風長萬物適逢彌月之
臨敬演眞科用陳善頌伏願自今以始既壽而康廣內
稱觴備極四海九州之養泰元授筴益開萬年億載之
期

天慶觀送盞螢疏

垤占鳴鶴正切關情野有生蓂俱將貽害永惟此異厥
有其原豈催科大苛而田里無以遂其樂獄訟不察而
吏胥得以容其姦既積繆瘥遂干乖盭顧微臣之有罪
將斯人之何辜敬扣琳宮輒據丹悃伏願賜之霖雨護
此稚种盡驅食葉食心之蟲俾無遺育茫致多黍多稌
之慶實荷至仁

鵲楊少監疏

治鳳載翔方歎漂漂之舉歲蛇多厄遽興起起之嗟訴
音遠聞善類短氣近故軍器少監梅坡楊公立朝雅望

治郡最聲吳會相羊諒方膺於追詔參墟蕭髮胡又隕
於魁躍平生未究其設施有識皆爲之痛愕長身玉立
甯復斯人滿眼棠陰已成陳迹輒袁遺愛仰叩眞乘以
紓此邦父老之思以見奕世交遊之誼伏願眞靈不昧
白香山徑歸兜率之天惠利無窮朱仲卿永願桐鄉之
地

脩湖州路儒學疏

夫子之美宗廟有屹仞牆魯人之修頻宮實我路寢惟
湖學自文昭而始蓋教法乃治道所關須先生作棟梁
本爲誰事使盧兒貧董肉良忍此心大匠不顧木章誰
生但烹瓠葉或貶卷懷而逃于墨此方挽首而代之庖

枝柱目前則幾茂於架滿經營分表則殆類於談空用
告同盟庶幾共濟生我者太極可味厥元勒子至他人
恐非所願不妨熟慮試爲特訾貲甚泥沙俱致盡錙銖
之取恬無風雨然後知衲幌之功

喻義齋洞庭山建退巷疏

有騰空劍也曾飛過洞庭湖無買山銀未易卜居豹林
谷好尋眞境共結勝緣提舉知觀喻義齋喜靜惡喧重
義輕利當年駕部嘗拂牘以徑歸今日仙壇亦掉頭而
不顧除書已下於碧落結屋欲傍於陰崖托我蓬廬任
渠爭席楊子草元宅未泯師傳商山橘隱翁尙餘樂地
既平時恥言阿堵物豈一旦幻出何有官嘉惠芳題大
徒杠早須料理正好便筐倒廩相與驅石爲梁下導衆
流上通千里布施當魚鱗次不日可成往來在鼇背行
是人都喜

千里晨門南臨大路雨涯秋水中斷小橋倘袖手以旁
觀恐禱喉之若礙而況三百步沮洳倍費工夫十一月
徒杠正當時節自無煩於鞭石端有賴於捐金堪笑草
堂杜老翁自防頹岸豈若香山白居士力去險灘猶未
忘情又還饒舌把錢作鴻毛看何事不成教人在鼇背
行我心亦快

俞好問刊詩集疏

太白平生詩卷長留天地間豫章以後家派亦有江湖
集俞好問甫胸中卓犖筆下清新七步即成章莫喻其
敏一字不堪煮乃坐此窮北則容齋老山南則厚齋虛
谷大相題品盡可流傳可與運斤成風使施妙斲勿令
遍瓢貯水徒費苦吟輒與發端以諗好事

游德明入燕疏

故國非喬木喜兒諸孫行者有裹粮坐臻千里要立墟
於冷焰須共辨於熱心德明路教胸次眞宿筆端灑落
當時一琴一鶴清甚家風今日無車無魚淒其旅別況
霞城其浸久望雲路以載馳子敬傾囷誰餉周郎之急
優孟抵掌聊效楚相之談端倚賴於仁人用濟登於遠
役風寒易水且勿動遊子懷意重泰山其敢忘國士報

建城南第二橋疏二

天上人間孰爲最上善鄱南門外未有第二橋況當馳
騁要衝其奈斷虹斜照三百步沮洳大費支吾十一月

人之壽考康甯是鈞所願王者神聖工巧孰啟厥初昔
三皇天地同符爲民立命河圖易畫分陰而分陽藥錄
靈樞載生而載育千萬世實蒙垂祐十三科各務精能
其在吾邦盍彰顯祀日來月往棟撓梁傾木有本水有
源盍申昭報翬斯飛跂斯翼宜敞宏規用是惕然誌于
識者捐貲多助壯觀一新皇肯顧歆有風馬雲車之至
物無疵厲皆青芝紫菌之功

陳守約葬親疏

游子思親恐沒齒而有憾仁人恤患每動心於無情范
公指麥舟而付石曼卿蘇子指衣帛以遺李方叔一旦
而舉累年之喪此皆盛德之善聞誰謂義財之難捨陳

守約甫閩嶠宿儒志養而適四方本圖甘旨道窮而逢
多難遽隔存亡竟弗逮中金之榮猶越在蓐塗之次樹
欲靜而風不止已矣奚追城如故而人則非歸歟未遂
發言欲涕決策在任莫勞乎三月之聚糧莫大乎百年
之終事寒貪上塚可不如夏畦馬鬣半夜扣門乃所望
於季心劇孟厚爲之贈俾掩諸幽將古道復見今時而
陰德必有陽報凡好事者幸特書之

脩茶提舉司疏

羣仙司下土玉川嘗謝於月團大匠無棄材涪翁策勳
於茗碗載攷唐朝之制最重顧渚之春起至于今益嚴
厥貢提舉司兼城疊組載酒開筵坐中合一家春事務

在兩州界陳詩述職筆下不惜千金之資度地庀工眼
中不爲百姓之擾蔡後丁前講求未到辰入酉出期會
孔殷老屋徒礙於清風頁圖盍更於爽閘甯吾廬受凍
況敢煩人賴詩情得嘗豈無好事庶幾協力相與盡心
龍護密雲金線泉更添新樣燕巢大廈綠莎廳不比舊
時

陳正則問銓疏

一飛而待三年不妨高舉宿舂而適百里姑試遠游雖
云拾級而升可無投臂之力正則學正蘭苗其砌青勝
於藍綽有修能雅厚字以正則未除豪氣豈但坐之大
脈頃者長城之行難爲短袖之舞照槃有苗蓿頁可永

歎披腹呈琅玕未能少快問銓已迫擬步猶遲誰爲爾
歌慷慨而以之干肆兀且濡近渴何觥飲之能須借更
好風得葦航而竟去凡我同志幸爲特書

張剛父助婚疏

迎爾相承宗事穆卜佳期聞有客使前羞宜神慶遺昔
洗宣子當長年而受室若晉名流爭先至以出錢固非
直賀娶之辭盍亦古勸婚之意可無貶禮以倡義風況
吾剛父學正菽水怡顏綵蘿締好綵衣而偕榮婦始是
萬全紫車而迓少君或云太簡貢羊酤酒好一洗苗蓿
粲撒帳攔門須大開芙蓉蒋相與作成於和氣庶幾煜
耀於餘光此日高堂共致千金而稱壽明朝前巷共看

百兩之送將

陵二十二

十九

上梁文

七先生祠

承流郡國當知風化之端取則先儒爰攷淵源之自相與社祠而尸祝庶幾目擊而道存惟七先生實萬世記衣被雖徧於天下脈絡尤係於湘中蓋關洛之傳實自春陵而倡蜀閩之老其惠岳麓者深都梁固已在過化之餘郡乘乃獨無揭虔之所甯非欠事或者厚顏期會簿書我猶未免於俗道德性命人亦且以爲迂然宅家方新于表章豈承學反昧于宗旨乃規爽塏乃闢堂皇

不日成之未始勤民之力高山仰止竊希尚德之風凡其致知而力行與夫興化而善俗具存本末隨寓著形恨不操几杖而行之則有若謦欬乎側者深衣大帶緬懷師友授受之親秋菊寒泉勿替歲時奉嘗之敬修梁舉矣善頌發焉

兒郎偉拋梁東地闊天開一畝宮吾道至今如日揭後先諸老發明功

兒郎偉拋梁西州宅相連屋角齊欲盡承流宣化職須將此道達民迷

兒郎偉拋梁南對面尖山翠發嵐自有此祠師道立即前繇劇史爲三公盡展濟時之畧備契丹覽河北益知發國之忠虛皇久矣疑旒父老至於載笠書破萬卷

兒郎偉拋梁北伊落湖湘同一脈師友淵源萃此中規模雖小閈三極

兒郎偉拋梁上景行可行山可仰愧我拳拳但此心安得從之操几杖

兒郎偉拋梁下洗石開池更清灑躍者自躍飛自飛活潑眞機誰識者

伏願上梁之後儒術光昭人文增盛川融山峙莫非吾道之流行政簡刑清是卽諸賢之福澤

樂語

宴交代楊寺丞樂語

上界眞仙方趣駕玉虬而止東岡假守揭來取竹馬之餘旣交組以相歡敬奉觴而爲壽某官瑰意琦行殫見洽聞易在晝前妙探太極函三象魁當參首正是搖光第一星經伴楷模史筆削王民瞻爲胃簿李德遠在曲臺共稱清袍朝士之敢言力詆朱衣常侍而不顧笑問石頭之路快吟地肺之春幾詔喚歸羞蓬萊薄昆侖而不卽扁舟徑去窺九疑浮沅湘而肯來大書唐武岡之銘復見漢循吏之傳十二條無非善最方千里如近在巖赤子更生願以楊亢宗而爲字青衿成列皆從柳子厚以學文坐使風俗淳可爲雲山賀更書甫上夜席卽前繇劇史爲三公盡展濟時之畧備契丹覽河北益知發國之忠虛皇久矣疑旒父老至於載笠書破萬卷

何須讀律以致君文似六經便合從今而修史想青旗之簇仗已紫禁之催班我某官同社西州聯題北寺李君文舉夙踩上世之通家夢得樂天最重昔人之交代機緣偶熟臭味不差眞結契之蟬聯且春容而燕衎容爲主主反爲客一笑口口生子子又生孫永爲嘉話況今日適遊於人日而古山不異於蜀山冷烟濕雪之吹晴脆管繁絃之送暖蔔生比醉不妨共卜於醉歸花枝裊長紅未許便催於行色某等輒陳薄技以侑歡顏眉間黃色喜浮浮天遣鶯皇爲相攸新綰綸歸右掖舊游泉石記南州春風自滿甘棠國曉雪初晴杜若洲樂飲更爲三日住邦人未許別賢侯

宴公孫倅樂語

山城斗大幸依典午之賢鄉社雲連共講同寅之好機緣闢湊燕衎殷勤某官玉粹以温山立而靜幾年蜀道共稱嚴楊司馬之文當日漢庭爭誦晁董公孫之對自蹉膻仕不猒卑棲諸生環侍於虎皮百里平開於驥足方城漢水盡是最聲圓嶠蓬壺盡歸清著再遷丞壁未展賢猷坐看七十一峰之奇倍增岷領要將三百五篇之作盡變楚騷雖若同翔未妨嘯詠金花剪綵曉行湘水之春珍珀傳柑夜侍端門之宴我某官紅塵已倦黔領肯來使君千騎上頭方休行役別駕異方會面甚喜相逢一見不覺於傾蓋同心有如於臭蘭南樓山北樓

水正當無公事之時左手螯右手杯却喜有藍州之處不妨起舞相與定交明月清風自添別乘平分破冷烟濕雪留得新春作上元重拈坡老之話頭添入都梁之郡志某等輒成口號以侑顏行

後先相守是鄉人自有都梁見未曾藥玉船中頻送酒鏤金勝畔又行燈鴈橋日夢猶能記鳳闕新除自此升一笑不妨追樂事坐看諸縣樂豐登

宴交代趙寺丞樂語

紫綺仙人來作集旗之瑞蒼茫倦客去尋鷗社之盟既上印以相歡敬奉觴而爲壽某官光風霽月黃鍾大鋪淮南二十一篇文章最雅天臺萬八千丈神秀獨殊新篇突過於黃初博學下觀於太乙王嚴叟爲魏公之客趙德麟從東坡之遊卽曲賦詩想見園基明夜觀空同飛揵坐看洗甲挽天河既舍爵以策勳遂聯鑣而向閥小循更迭徑陟高華已快東閤奇士之觀盍造甘泉侍臣之列顧羞蓬萊薄崑崙而不卽乃駕豐隆鞭列缺而肯來好雨隨車元氣淋漓之俱濕豐年轉手平疇罹稚之已香生意立同先聲甚偉泥飲喧譁而誇新尹總是歡聲銀袍環立以待醉翁眞成盛事條貫快活旗墨晶明豈但唐武岡之銘復見漢循吏之傳未容席暖卽有聖褒持方斧衣秀衣便當補處上鈿葭莩鏤金爵行在禁塗我某官夢繞紅邊歡迎馬首繡柯山下曾諧倒蓋之

歡紫苑洲前遂有合符之幸機緣良熟臭味不差刺史例能詩其記樂天之語昔人重交代更誦元之之詞燕衍眞情蟬聯小語況玉露金天之正爽宜朱紘翠莞之相高鯨吸千鍾莫辭痛飲雞鳴五鼓却笑掩留某等輩冒顏行聊陳口號

帝教雲牧重雲山柱轍淸朝玉立班八月星槎來海上九天藜杖照人間頌公政事文章手開此江山父老顏若到西湖應記取明年此日看徽環

宴黃倅樂語

半刺肯來覺江山之歡喜肆筵有秩接守相之慇懃幸協同寅願留更僕某官中儀頎整抱負瑰明甘棠勿剪

家聲居然猶在雙井茶之風味正自不凡蓋其大耐於功名是以厚培於風力玉軑宜驅九萬里瑤琴聊鼓一再行日照潭珠方問賢肅公之舊事江空贛石復尋東坡老之醉題風急引舟雲涯出岫願都梁萬山之抵乃副乘再駕而來亦既洗寵正宜展驥泉石儘有何殊溢浦之奇邦國不空行著海沂之詠肯同翔於丈蓋卽裴下於尺書趣取靑氈仍持紫袷我某官名雖五馬心只孤鴻帶笭箵而遊會且歸矣閒辨篁之至喜甚跫然旣一見以定交遂相從而卜飲山肴野蔌雜然前陳明月淸風添箇么破于胥樂只適我願兮從來閩蜀同風不妨握手褰遍伊梁百拍莫嫌經頭上佐淸歡輒陳短韻

向來南岳鳳留鳴再駕緹屏又一星文物君謨丹荔譜江山白傅百花亭春容相與頻呼舉肯緊爭看妙發硎紫橐靑氈吾日物孔鸞行矣集明廷

燕交代口口樂語

疇最使家方領蓬萊之勝轂班省戶來看袞繡之題旣交組以相歡敬奉觴而爲壽某官淵源問學光霽宵襟玉界尺之端方自然可則木假山之峻特卓爾不羣衡牙所至以鏘鳴游刃不勞於肯綮恥爲俗吏綽有儒風武城久聞絃歌之聲春陵衙拙催科之筆徑從六院平陟三丞薄崑崙羞問苑共欽雅趣上會稽探禹穴眞有夙緣記盛事之重臨肅淸風於一道冰甌雪椀每滌筆

以洗寃絕島荒崖亦驅車而問俗淸選動詩曹之梅興寫班分書閣之芸香爰及三年遂兼數器趙閎道之在越遺愛居多朱晦翁之爲倉救荒尤切君王函詔而趣入父老截鐙以遮留黃閣經綸已具相業堂之記靑氈步武便催通明殿之班我某官久夢茗邊漫遊剡曲居然乘傳良慙寵籍之新幸甚通家夙有蟬聯之舊會逢良巧臭味不差具燕衍以相從將雲仍之是托慙棠謹謖它年好作於話頭把菊細論一笑共傾於心事某等輒成口號上侑顏行

兩君先後締交承一笑何妨玉斝傾馳騁倘能催人來異渥臥龍留客自多情告新聽說三年最敎舊欣尋再

世盟天上除書人已到便看鵷立侍通明

宴安撫洪尚書樂語

碧油幢之元帥撰日建牙紅渠幕之舊人趨風將指繙紳共誇於佳話俎豆肆秩於初筵願希君子光敬爲先生壽某官端平之脉正始之音我敬呂榮陽以其德茜不比大范老自有甲兵京兆已逼於雲霄尚書盍踐於台斗疇庸分閫挹爽游口惟物望益高底事二龍閒洛杜精神正健未容雙犢老康廬果渴想於僕刑遂出膺於藩翰東坡謁來楊潁獨冠河圖閣老之班香山徧歷蘇杭猶竢會稽州宅之勝若時補處盡屬我公君王賜鑑湖喚起舊游之夢田父邀泥飲誇談新尹之賢況盛

事雙引於朱衣而一時並持於翠節鼓角驩亮山川靜嘉鎮趣堂前尚傳平齋翁之寶唾題名記裏自有盤洲相之芳猷信露銀青詔催泥紫便轉洪鈞開壽域喜看黃色起天庭我某官雖合扶犁漫來乘傳仕至六百石顛動歸情向來一瓣香幸逢知己望旌旗而至止操幾杖以從之蓬萊宮聞妙音正宜參叩桃李塲有佳實曾未棄捐方將洗竹外之玉槃乃肯繫柳邊之斌坐胡牀賓從不妨老子之少留絳帳師資好爲門生而一醉輒

諛口號上贊顏行

珂戈紅旆轡如絲暫爲君王鎮左畿下鵠池邊新有詔臥龍山畔又催歸共看閣老令黃閣却笑門生也

繡衣起舞祝公千歲壽蓬萊雲氣正霏霏

詞

木蘭花慢 餞公孫倅

山城如斗大君肯爲兩年留讀易堂前翛然松雪留得君不天邊下傳消息趁春風歸待翠雲裘留取去思無限江籬香滿汀洲　不妨無蠒有監州臭味喜相投怪底事朝來驪歌催倡喚起離愁羨君戲綵脫却一身輕無事也無憂昨夜夢隨杖履道林麓岳同遊

千秋歲 壽黃倅

半分敏手更覺山城小耶岸幘時舒嘯當年溢浦月偏照香山老頭未白而今半百纔踰九樂天詩也年　共

說東園好問春餘多少紅藥晚金沙早花須風日耐人看功名久催洗醆對花一笑爲君壽

鷓鴣天 壽何簿乃尊

鳩杖龐眉鶴髮仙詩中有史筆如椽愛蓮自是平生趣吟到梅花晚更堅　珍鼎食萬錢誰如有子綵衣鮮蜀陳舊事君須記貴盛還當具慶年

漁家傲 送張教

病枕逢逢驚曉鼓那堪送客江頭路莫唱驪駒催客去風又雨花飛一片愁千縷　折柳凄然無剩語加餐更把籌衣護泥滑籃輿須憑度雲飛處親闈安問應傍午

水調歌頭 壽洪雲巖

表海歸來後眠食喜清安身輕於鴈上下山北與仙南
何必交梨火棗自是霜筠雪栢歲晚越堅完摩詰本無
病微笑指蒲團　天有意留一老殿諸賢平生出處何
似試把二蘇看惟有黃門最貴況是龐眉最壽九峽閱
人問持此爲公壽卽是壽元元

念奴嬌 同前

山之天目蔚若蓌第一最佳泉石見說老龍高卧處正
擁深深寒碧獨閟雲霏人思霖雨未許無心出蒼崖赤
子而今誰爲蘇息　昨夜涼透西風玉蟾晚蟾喜見歸
鴻入十二虛皇凝佇久飛下陸離宸畫綉鹵使名洪樞
銜位催綴新班立旂裳婀娜要陪沙路清蹕

賀新郎 同前

雲擁油幢晻碧蓬萊宿緣一紀竟須公出上界清高仙
地位耿耿爲民還切此是白平生願力雨後新蔵凉如
濯喜湖山千里皆生色便乘此問閶閻　殷勤好與摩
銅狄烱精神依然未老鶴標寵息造物生賢非無意偏
近中元時節看記取平園萊國況有盤洲當家樣酉年
秋恰已升樞極繼盛事看今日

洪文安乾道己酉六月樞密八月參政九月兼同知

十二月相

滿江紅 壽趙樞密

七葉新春問底事以人爲日記正觀鄭公恰至名因人
得況是今朝生上相老天著意尤端的便喚爲人日豈
徒哉公人傑　宇宙要公扶植善類要公收拾願我公
千歲長陪丹極山立揚休人正健耐寒綵勝簪華髮看
年年天際不曾陰眞奇持

水調歌頭 壽福王

某官慶輯皇家祥開赤社秋乃萬物所說揆度正中
福者百順之名若時並錫天地其壽宗祐之休敬陳
樂府之詞仰致閶宮之祝
叔父茅封貴先帝棣華親平生爲善最樂夙德宛天人
玉葉金枝方茂瑤沼丹壺如畫光景鎮長新五福一曰
壽萬象總皆春　正秋分記初度綉綉麟傳宣來自

絳闕瑞采蔚輪囷樂有鈞天九奏尊有仙家九醞翠釜
紫駝珍笑把南山指還以祝嚴宸

行狀

黃提幹行狀

先生姓黃氏諱某字濟叔隆州井研人其先自金華入蜀子孫散居邛資隆三郡而隆之族爲大四世祖遷登元祐三年進士第元符中以選人上書詆時宰名在黨籍曾祖考時敏三冠里選嘗著場通六經釋疑義號爲博學祖考順卿與兄朝卿同舉于鄉里中稱雙鳳朝卿後登紹興二十一年進士乙科爲青神宰考子說性剛介青神當磨勘朝奉郎告且下而卒無子或謂君宜亟

圖之庶幾賞延者君正色持不可人以爲難曾祖妣陳氏祖妣喻氏妣王氏先生於慶元丁巳舉進士歲率以夏秋之間爲講會坐皋比者皆宿學大師士不憚裹糧競往聽先生持所見與之相叩擊連桂五鹿君會下竦服早遊秀巖東窻二李先生之門而某之大父雪溪公先人存齋公尤敬之奉書幣延致家塾先生以師道自處前諸生有法每講論過夜分未嘗假以詞色諸生一笑語稍譁一步趨稍異一容止稍慢先生輒

厲聲呵責之人謂焦先生弗足過也大父即世與先人俱東流落陋窮有不堪其憂者二老方相與細繹經傳攷註同異以不足日爲事其後先生家於吳書問往還無虛時歲或一再過先人留輒累月子弟奉巾履侍左右不敢怠與先人道同志合每相規以正先人立朝議論或抵忤先生輒喜聞其得請去尤喜諸賢先生聞行誼皆願交退菴吳公朔齋劉公雙谿李公前後交聘先生獨從朔齋雙谿而於朔齋尤久朔齋以文墨稱一時往往質之先生而後出先人守當塗先生已倦遊强以往凡書翰墨以煩先生嘗建小學屬先生爲之規約甚備先人得罪權貴人歸卧苕霅先生亦杜門教子不復

出先生連蹇名場涪祐癸卯甫薦江東景定壬戌以累舉當入對諸老力勸之行會有旨學縣皆設官職教睞郡博士先生得主慶元昌國縣昌國居海中洲學雖具而無教法先生首以白鹿洞規從事升堂講學記一則使學者先知學之所以誤與其所以學之序自是朔旦輒講反覆推盡不爲空言學者翕然以得師爲幸間復嚴課試歲終則校分而升黜之學廩舊縣令持簿書願并屬先生先生力却之毋慮十數反曰君任養吾任教毋相淆可也令不能强始至無所舍有無容洲僅三楹上兩旁風先生請于縣捐奉掖而新之復增堂二公居以爲來者利一不以擾縣家丞相西疇先生葉公時在

鄭闊得先生講義大加歎賞卽書其牘曰學問深醇講說明暢堪充經術精適可備講讀科且將及春而舉之會先生解去弗及用咸淳以覃恩循修職郎再調台州寧德縣丞丞廳歲催役錢爲關子九萬有奇人逆憚莫敢向屢更聊攝弊益滋逋如山積而諸吏攬上戶相表裏不可問甚者去其籍先生究知其病乃條畫詣郡白之且曰州縣母子相依痛癢相關盡立定期往專卒乎懼徒困其子守戴侯恫一始見輒握手論文如舊相識留之幕府先生力懇還曰丞雖卑吾職也敢曠官乎侯益敬歎先生所請悉行之至邑則戶予一青冊使有鈔者銷無鈔者納未幾負者畢輸解新補舊不督而辦下

戶預借之弊盡革先生初與二卿家公同寓吳幅巾短褐日相從蕭寺公性高簡不可一世士獨敬先生二子頤山坤翁則堂鉉翁因與先生厚至是則堂提點本路刑獄首問先生所在屢羅致不就舉以關升應詔薦士復以先生爲首曰學有淵源文有楷法持論堅正制行潔清早登西州諸老之門獨擅汝南旦評之譽蔚爲人物之表宜備師儒之官其相推重如此趙侯子寅來爲守未識面亦以所知譽先生甯海爲葉公通德里公角巾還第先生候之郊坰公猶不忘昌國時一見喜甚摘賞贊文警語再三問語其鄉人以先生學問操履稱之不容口迨歸公復貽書中朝相解料理而先生已無意

白之卽倉司置局字字參計雖盛暑弗置所釐正藁已具未刻梓先生忽感風眩謁告少閒猶自力擬文檄閱書策應人事如它時時先生二子請舉江東未還某往省先生使人逆拒之因屬先生之姻楊君明復晝夜視先生先生謝醫並藥曰吾無所苦也一日與楊君坐語至暮忽痰薄咽間疾復作竟終于官之正寢癸酉九月乙酉也某以諸生實制服受弔洪公尤嗟惜賻賄特厚且經紀歸其喪先生性靜專於書無所不讀一再過則終身不忘尤粹於經格言要義往往皆成誦講明義理居多士自得其大旨率本伊洛而諸儒之說亦皆參考互繹貫穿融液以會其歸義有未安者未嘗苟同頗爲

改易其於象數制度名物口講手畫粲然可覩以至訓故義疏一語之疑一字之誤人所不經意者先生言之甚精倫類博通本末該貫世之號爲儒者未之能及也每歎學者好高爲遠躐等陵節之病故其教人必以致知格物爲先而主之以敬使人靜坐收斂心身整齊莊肅曰不如此無下手處平居寡言笑及講學則樂於開導誘掖旁引曲譬諄諄不倦其詞氣反益寬平眞得講師三昧雖過時而學者皆言下有省先生制行甚謹如蹈規矩如奉圭璧終日兢兢未嘗見有燕惰之色不欺暗室不媿屋漏先生有焉威如之教行於家方嚴不可犯然其中洞然無城府處事接物一出於誠與人交篤

至周盡終始無間人有片善之長不啻如自己出逢人輒稱道不置聞言人之惡則掩耳避去尤謹於禮篤老不廢雖童幼亦與爲酬對不少忽不求人之知而人自知之於其知之者亦介然自虛親不可疎言不及利徧遊諸老而貧自居環堵蕭然無儋石儲不願也所居必痛掃潑一室蒔蘭菊列圖史布衣蔬食其間以名教自樂不知歲月之徂學成行尊朋友信之鄉里化之公卿大夫敬之不得已而仕自首下位不沮不戚惟職業自盡蓋有爲乘田委吏不卑小官之意然明練通達宿於其官者所不如故所至有去思其於文根據淵源力閎以肆大抵取諸胸中而書之凡鈎章棘句巧犖幽遷者先生所不爲詩則薄晚唐尚王蘇精深華健得騷雅意與大父先人暨朔齋諸老倡酬聯軸筆法尤遒勁逼歐梅窺之名帖中莫辨也爲金石書者以不得先生書爲憾如岷峨樓記喻德君墓碣太白祠堂記黃庭經等書皆盡其妙爭寶藏之晚自號樗菴老人有論語幼學說易集傳詩傳解漢晉史節通鑑類名物度數性理指南信筆錄等書皆蠅頭細字每帙不下十數策藏於家始先生逾四十不娶大父以孫明復邵康節之事感之娶史氏省元元一之孫子男四人壽文起潛待省進士黃中爲外祖喻氏後皆力學能文詞世其家良老早夭女三人長早卒次在室次適進士王佐材先二年

卒孫男三人見心奎壽晦老皆夭孫女三人其孤將以甲戌十月庚午奉先生柩葬于平江吳縣至德鄉鳳凰山之坤原嗚呼先生師道之立經學之術如胡翼之孫明復使其稍進于時必能助成王德有補世道而位不配其德用不究其學賚志以歿其所就僅如此可勝痛哉某卉角受學先生先生視之如子耳提面命以至成人雖不敢自謂有得於先生之萬一猶庶幾未死之年日聞師訓以不爲小人之歸詎意一旦梁壞山頹嗚呼已矣無復可言矣罔極之恩其何以報矣患難餘生志氣頹落方爲門牆羞其何能論次先生之平生而先生之遺意誼不得辭顧葬日薄廼掇言行大畧著於篇它尚

多所遺無以發先生道德精蘊此則某之罪也立言君子尙務而賜之銘尙有取於斯焉

墓銘

朱雪崖朝奉墓誌銘

吳興郡東踰一舍有雪崖朱氏之隱廬雪崖未嘗入城市蓋自知止足所謂鄉里稱善人者也辛丑春其子天錫來爲郡學正相與往還因稔知日用閒事居三載學正代歸稍不聞問而雪崖已下世矣善人云亡又重爲之慨歎一日天錫墨衰造予拜而泣曰自喪吾父抱痛終天支綴餘息未嘗倦以有大事在幸既卜遠阡墓道之石無刻辭胡可爲孝願矜而畀之銘庶幾遺善永終

長存九原有知不悼不幸矣又泣而拜嗚呼予忍固拒終沒人善不以慰其孤而紓其悲乎按狀雪崖諱嗣發字士榮姓朱氏其先自徐徙揚十世祖巽宋天聖中禮部尙書巽生尙尙生存之其間仕者不絕如綫當炎紹之際避兵至郡之烏程常樂鄉地曰東朱適與姓協遂占籍焉曾祖說將仕郎祖信京學諭父文質迪功郎力善務本益衍以裕雪崖生端平甲午夙通敏嗜書嘗以登仕郎就漕試不利輒棄去顧志奉親日調護其眠食不肯離左右甲戌初事會方殷由督屬超補官資後遂以朝奉郎致其志厥旣歸附殷門罕出治田園整廬舍聚書延師教子使克有成立世方以儒相詬病獨能修

踵門舉此以賀盛事萃一時雪崖雖病倦意甚喜强起爲加餐謂當掃淨灾以享上壽踰年浸革戒其子以忠孝立身勤儉保家喪葬宜從約已而焚香默坐翛然而逝大德甲辰四月九日也鄉人德之往往出涕而疇昔賀者亦共嗟惜焉娶沈氏前太學進士應桂之女男一人天錫孫男福孫孫女二人俱幼以乙巳正月二十六日癸酉葬于東職里餘慶之原予惟雪崖平生言行類可紀而捐廩之舉尤有德於民昔成都黃承事平糴賑饑有陰德張忠定公詠時爲帥守一夕夢府君揖黃承事坐于忠定之上雪崖蓋無愧於黃承事矣有陰德必享其報不在其身則在其子孫乃銘以識焉銘曰

百年之計惟德是樹栽之培之匪積曷裕世或趨利苟
且旦暮皇恤厥德爲他日慮於惟朱氏筆蠹華緒十世
復昌錄積累故賢哉雪崖仁性天賦爾饘爾粥全活耄
孺我詩我書保守淡素以儒爲官有子克付年開八裘
榮及三釜乃表義門乃著清譽人所難得已獨兼具夫
復何憾含笑泉路負土爲山孝思遠慕鬱爲松櫝春雨
秋露自葉流根永篤爾祜是曰餘慶雪崖之墓

朱山長墓誌銘

前安定山長朱君君望卒于吳興寓舍以喪歸葬毗陵
從先墓其志也婺婦其載哭泣感行路予嘗爲詩弔之
越三年其姻家采石山長繆君叔晦過予曰朱君望之

墓有宿草矣長婿池州學錄錢适自毗陵來將圖其不
朽者敢以其孤見願矜而畀之銘予固善君望視君孤
孱然弱也誠不可無述待其長使有攷焉按狀君名自
期君望其字也本衢州龍游人曾祖某迪功郎妣孫氏
祖某將仕郎妣袁氏父某登仕郎漕貢進士妣汪氏繼
趙氏自其祖贊祐間隨宦晉陵遂占名籍後徙居城之
東君幼敏悟祖每矜語人曰此孫他日必昌吾門景定
辛酉年二十請鄉舉德祐乙亥補太學生方摩厲以須
屬時多故東書入山恬無仕進意龜山書院兵後久荒
圮君來爲山長竭力經營且新其祭器稽其田籍舊觀
始豐終嗇耶有二予而女十人其婿皆高門大族名士

異物充斥勢不得爭喟然以歎乃節浮費協衆議惟新
是圖得曹氏廬改創書院後遂遷焉盥有所以教以
育推厥攸始寶自君望又捐己俸造邊豆可謂知禮者
愛是邦佳山水秩滿待選乃買屋以居昔者胡安定見
徐節孝頭微側曰頭容直心亦直君望以爲此乃敬以直內之義則以敬名齋本心文公爲
作古籀焚香端坐讀書其問暇則往來南北諸山從容
觴詠與朋友共樂丰儀秀整性行温雅樂道人之善內
恕及人雖僮僕不見其有疾聲遽色遇困乏者輒賑贍
之無所靳人皆稱爲善士庚于春忽念先塋嘗以時汎
掃扁舟亟歸道得痰疾疾止復還竟不可爲其卒三月

之家力能經紀其喪還定故邱遂其始志又擇師教二子使其成立造物之報蓋在此君望其庶幾無憾矣銘曰

人誰無死君以孝故上章困敦感時春暮夏畦馬醫皆上邱墓我胡不如星言仰路抱恙而還魂已先去其何去依若祖若父成願初志銘魂歸厝松檟良久慰爾永慕我銘昭示以封以樹

野翁禪師塔銘

始予聞野翁爲本論疑焉及觀其所謂本則曰吾宗本潽溪潽溪本達摩心傳面命具有先後其傳愈遠支派互分然本未嘗不一也野翁一本乎禪故有此論且深

以競華逐末爲世戒在其法中庶乎知本矣其何疑於是野翁之葬且三四年其徒卽是卽是來自鄞越以覺恩上人所次遺事求銘厥藏按師諱烟野翁字也越新昌張氏生嘉定癸未年十一出家投邑之大明寺僧大轟爲師端平乙未祝髮受戒夙具聰敏有志於道負笈徙台東披憲法師習天台教居數歲棄所習復從大轟大轟課之特嚴其長而克有成者轟之教也端嘉以來吾蜀痴絕冲公無準範公倡道東南學者傾嚮皆願爲既成家性存之異書奇幻二字揭之挹乳峯珠樹雪瀑之徒師首從痴絕於道童一見刮目坐數歲有大警發乃之徑山見無準時問道者肩相摩師年最少機最捷無準亦驟進之又數歲往造大慈濟大川之宣明舉臘壬寅八月十一日升堂語衆勸厲極慈切蓋自別也衆請留偈笑而不答至夕而逝越七日奉全身葬寄幻遂月火燒山話擬對竹篦桂之當下有省因留不去川本靈隱以爲書記力辭且薦歸雲度禪雲盛有詞藻人多師焉讓焉後掌記履齋吳公判郡知其人俾出世自大慈遷延壽又遷香山越丙子屏迹雪竇靜閱世故會杖錫遯席不得避一住十二年靡懷不在鄉里剡川自更兵火積骸滿野卽收聚焚化殆有萬數設水陸大齋於石佛寺前廣爲說戒惠及枯骨矣山多虎暴人家小兒橫遭咀咋虎驅行聲其惡而去之虎巖靈隱願以師補藏至則大新僧堂及諸寮舍學徒四來振起遯菴密菴時氣象無錫宜河客舟一日而覆溺者三十八人師憫之鐫石爲尊勝幢六級其長一尋有半自爲銘刻而立

之洲渚之上施食設以拔沉寃三年東歸游雙徑雲峯有遯堂舍蓋意亟微服還杖錫扁其室曰晚泊閉戶書法華經有老來非厭客靜裏欲書經之句雪竇虛席衆謂無以易師固共舉師首王亦爭欲得師不能奪寺榜應夢名山昭陵所感穆陵所書號爲勝處師益喜得此雖歲苦缺食兩持鉢浙右不憚也用賓禮延致東巖石公相得歡甚它日行寺東偏巖謂師盍遂卽此營菟裘既成家性存之異書奇幻二字揭之挹乳峯珠樹雪瀑帶左右師往來游憩禪宴其間隨化委順意甚自適請留偈笑而不答至夕而逝越七日奉全身葬寄幻遂無準亦驟進之又數歲往造大慈濟大川之宣明舉臘

塔焉壽八十臘六十八度弟子若干人師爲人寬厚篤
篤病者與樂貧者周之隨意作佛事不藏人善片言隻
字稱道不容口文集十卷該淹經史詩偈尤灑落每升
座記禪人騷語聯絡莫穿總爲一說而條分縷析各中
肯綮頗效痴絕云如周伯弼發家則堂文本心黃東發舒
閫風咸與之游予謂野翁立談不忘本臨行不留偈遺
戒不茶毗塔而銘之豈師意乎其徒曰是之謂寄幻銘
曰

一切世界及一切法無有堅固幻依幻滅幻既俱空所
寄何地而復於何寄於所寄幻則非寄寄則非幻強立
名字未離二患欲問寄幻久寂瀑流千丈雪峰之

側幻爲奇覩砰處濺雹凡有耳目如夢斯覺乃刻堅珉
與寄幻對幻身何在法身不壞

龍源禪師塔銘

道場山龍源禪師既寂之五年爲乙巳七月其記室懷
珠袁次遺事偕其徒希渭來求銘心源之塔予尚記歲
甲午訪師雲峯留三日窮極幽討意甚樂又七年與今
翰林修撰鄧善之再至焉師喜見顏問舍予高閣煮茗
話舊夜無倦色明日下山握手若不能釋不料遂爲死
別也留耕先生王公伯文先朝名執政與先存齋忠義
相期議論同肝膽同而予亦復交其子若姪師蓋公之
族也故惓惓於予者如此銘可辭乎師諱介清龍源號

也世福州長溪祖諱一夔古田縣尉父良輔知黃巖縣
母蔡氏素好善嘗夢神人介而進一子曰是善知識當
生爾家果娠而生師幼不茹葷年七歲喜看佛書長益
通悟泛覽經史百氏父知其不凡俾出家于郡之雪峰
居牛載行腳出飛鴈嶺抵義興法藏得度於一峯齊禪
師年十五薙髮受具戒遂偏參諸方是時靜慈石帆衍
靈隱退耕甫往山虛堂愚皆明師宿德爭欲致之師頎
然山立舉動雍容言旨閒雅志不苟從適遊吳興道場
東叟頼以爲典賓繼東叟者無等融即請師爲內記力
辭絕江過育王謁寂窗照禪師入室有契以爲侍香次
掌藏鑰寂窗自枯禪枯禪自密菴得其傳受皆南閩偉

人師世出四明壽國遷開壽有史督相之子州尹見師
行鮮相應捨開壽行府與師營菟裘曰四明蘭若爲終
隱計未幾道場虛席兩浙諸山舉師錫來此山蓋唐刹
自熙寧閒大蘇公遊道場諸詩一出名愈重五山由此
其選不輕畀也丙子劫火洞然化爲瓦礫迨乙酉凡十
年舊觀未還師既至慨然以起廢自任首建大佛寶殿
金碧輝煌像設華好次建觀音藏殿募大藏經五千四
十八卷及旃檀林列翠閣蒙堂法堂僧堂等之鐘鼓法
器由中徂外煥然一新四方衲子聞師之風挑囊負鉢
訣屬肩摩雲歸霞集於是聲達帝庭欽奉綸言賜金襴
袈裟敬受法旨加號佛海性空庶少答其道心精勤之

所成也辛丑六月三日忽示微疾索浴淨髮書偈曰佛
坐有書刼我坐十七年說甚生死義古今無後先翛然
而逝時當庚伏停龕七日神色不變闍維後頂骨牙齒
數珠不壞者三壽六十三臘四十八度弟子一百五十
餘人今住崇恩士洵爲之上首寺初無三塔師以爲慊
間語其徒士芝等圖之乃捐已財買朱氏山於寺之東
刱建三塔且力請爲師壽塔于其旁菴廬既成師扁之
曰心源芝等又集衣資買田以供香燈之費俾行者職
灑掃滿三歲則推其名次之居首者度以爲僧而禮當
代住持以改名改名已復禮塔爲師其規約如此至是
遂痤焉世率謂種種佛事皆有爲法此未足論龍源然

龍源建立亦因其時之所可爲而盡其力之所當爲非
爲已而爲也故終歲有爲而未始有爲如必爲此而爲
法一切該之不爲則澄觀師之僧伽塔昌黎公何以稱
其公才吏用之過人而以其靈骨以老而爲之歎惜耶
師之願力亦宏矣銘曰

留耕之裔窓菴之傳燕坐雲峰十有七年應緣而出緣
盡而逝居然一旦冰解蟬蛻吾性本空無亾與存是爲
佛海龍源之源附之不竭無古與今是爲龍源方寸之
心乃營三塔而四其三是爲眞宅心源之菴各自道場
無乎不在處處光滿亦無雜壞維爾子孫視我刻辭如
未見師自源求之

東皋友山恭和尚塔銘

四明慈溪福昌院友山和尚之塔久未銘壬寅秋雲門
恩上人錄其行實與其宗旨自集賢趙侯子昂所來求
文以刻梆子厚嘗謂葬大浮圖得用碑晉宋多法梁多
禪唐多律而所銘南嶽諸律師頗病夫言禪者不徵旁
行拘則泥物誕則離眞眞離誕益勝若深有取於律必
將用毗尼爲室宇而慧爲戶由定發慧一歸眞源無大
小乘也其闡揚龍樹之道南嶽天台之教甚大顧余未
之學或曰此吾法中艮其背其道光明蓋戒定慧是雖
然何以銘友山拔牀師名智恭字季禮友山其自號慈
溪陸氏子陸故大族母周感夢而娠生嘉定丙子早孤

母改適王氏挈以俱性聰悟稍長誦書輒能記惟喜啖
茄止菴文詰師在德潤湖華嚴院持律甚精往依焉服
勤不懈年二十祝髮受其戒日以律爲務能通旨義涪
祐初更從佛光晦巖照公于南湖延慶覆講有機辨不
滯文字乃入覲室居三年與儕輩十人者然指禱早輒
得大雨歸結茅菫孝子祠後以便養母堪笑翁頗相規
切用其語即已之東皐刱精廬爲接待飲食藥物百須
具往來者賴之因以誘進初學無不滿意後愈開斥遂
爲福昌縣院尊止菴第一開山示不忘本也有良田若
干頃歲用平附入其租使佃自概量嘗有刻石子題曰
人門不問方隅托鉢不限鍾鼓用心平廣類若此時出

遊諸方徧如禪老多所悟入卒定宗旨嗣佛光咸潔中白雲堂舉鄧之布金則力辭弗就自是數載益疏外務恨山不深林不密焚香嘿坐唯茗是事修比僧使過而禮之號以法惠招以悟眞而師泊然無意於世矣戊子歸老于菴墓廬曰冢間育王琪公遺詩曰聞得去年交院事世間誰識老師心友山得之意殊喜癸巳九月從容示病越五日書偈逝去闍維齒不壞即塔于冢間在華嶼湖之右臘五十八壽七十八度弟子宗要宗孟若干人宗要姪初傳業能守者也友山恬靜安詳舉止中度雖櫟鞋布襪而精神照人不可塵滓未嘗有瞋怒好拯饑周乏繕舟梁治道路以作佛事華嶼白龍祠久圮

敝則新而大之平生交游多名勝士晚歲修廬山蓮社故事舉小彌陁懺勤同社簡而易行僧俗樂從皆書某日蓮公標名錄問爲五字詩有分金禪點示及惟心觀起教觀二義人皆抄傳曰東山韓僧亦知問經歸敬焉昔我先人存齋翁善佛光當時弟子如友山者殆不可復得慈感少愚同門也寶與恩上人胥趣銘恩亦辯博有信行銘曰

止吾師也山吾友也吾以爲歸與吾同體非山非止是曰眞依華嶼之湖冢間之塔龍護持之山空月明無法可說龍之聽之

陵陽先生集卷二十四

軒闍平章先世墓銘雪樓程承旨藏書樓記雪樓記士瞻張左丞共山書院記三省堂記等作皆未得本姑集其已得者類成二十有四卷敬鋟諸梓俟有所得尚續刊之至順辛未八月朔旦男承事郎浙東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府都事應復百拜謹識

陵陽先生集二十四卷宋牟巘撰巘字獻甫井研人以父子才忤賈似道致仕歸卜居吳興巘遂爲吳興人官大理少卿亦以忤似道去官宋亡不出討論六經發爲文章以世居井研陵山之陽故以陵陽名其集不忘本也學者稱陵陽先生是編四庫已著錄因先有韓駒集亦名陵陽故是編以牟氏別之予先得舊鈔於甬上抱經樓復假葉鞠裳侍講所藏乞劉誠甫侍御況夔笙太守以兩本互勘差爲完善乃授之剞氏先生詩文篤雅有節在眉山劍南間而身丁易世其嶙然不滓之志時於詩文見之如簡趙子昂云餘事到翰墨藉甚聲價喧居然難自藏珠玉走中原曰藉甚曰居然皆隱寓不足之辭也又別趙子昂云荆州利得習鑿齒江右今稱庾子山亦以子昂之仕元而哀之也若其跋范文正書伯夷頌云公平生自許忠義前後緣論諫得罪屏斥遠外而公信道之篤蹈而愈奮正而愈厲鳴伯夷頌固其中素所蓄積者鳴呼皇祐盛明時公之書此猶義形於色設不幸處綱常之變當何如若公者真可畏而仰哉其題三高圖云而思蒓鱸者雖輕於一出猶幸勇於一歸千載之下可以號爲知幾可以哀其志矣又其出處與淵明略同故先生跋歸去來辭也則云淵明平生志在田園雖嘗薄宦未始一日不念歸也其序仇山村詩也則云蓋淵明甲子自紀其平生出處本末

起屢斥仕終不達而易姓而後林泉傲嘯不履新朝何其潔也彼荷國殊遇位躬將相而依阿諛浥涊與時浮沈甚則攘臂以代之視先生何如邪而舉世之人亦從風而靡莫有非之者使先生見之又何如邪子願舉是編以正之辛酉小春吳興劉承幹跋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丛书集成续编１３２
作者＝
页数＝７７２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ｈｔｔｐ：／／ｗｗｗ．ｚｇｘｑｓ．ｃｎ／ｂｂｓ／

子居　打包上传